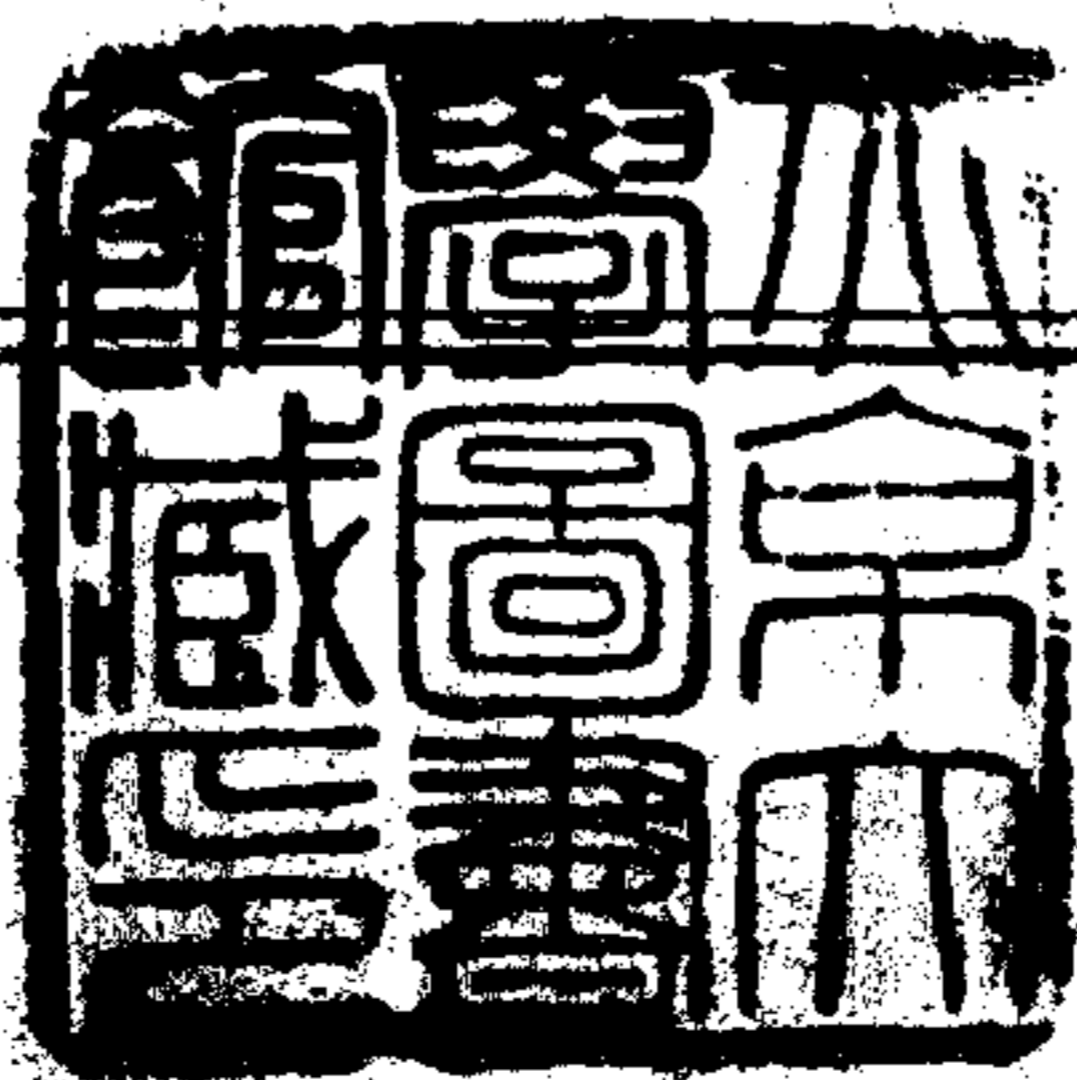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2272/02

一一一・經部・易類

石鏡山房周易說統十二卷

〔明〕張振淵撰

.....一

周易古本全書匯編十七卷

〔明〕李本固撰

.....四三七

周易象通八卷

〔明〕朱謀瑋撰

.....七二七

周易說統序

易可說乎曰惡乎可憐載易字

易形也介鱗飛走山川草木易彙也人

易心也將焉用說諸易不可說乎曰可

義說以畫周說以彖爻孔說以翼諸儒

說以疏惡乎不可乃至識緯家說靈怪

周易說統序

推步家說經躔占測家說徵應兵家說

奇遁玄虛家說方部攝生家說參同佔

俾家說制義續焚採錯靡匪原易易幾

為說鈴而又焉用說諸雖然既已可畫

可彖可爻可十翼惡乎不可疏既已可

疏而又奚說之不可蓋憐載也日月也

介鱗飛走山川草木也人也無之而非

易也百家即譎幻不倫善撫之亦足資

一映而况制義之說膚不礙深簡不病

合何也以無之而非易也季大父彥凌

翁少孤歷憂患下帷讀易寤寐洛閩之

宗而繇傳義大全以印百氏解時鑄古

周易說統序

為因時吐慧心語為朔命曰說統說可

統乎雖然善為制義說者謂制義說可

也謂非制義說而以遯諸儒疏而即以

遯翼遯爻遯象遯畫之支旨亦可也惡

乎統惡乎非統余叔夢得世張檢枕中

手澤布之蓋虞歆有翻無名公有伯温

而易學彌以光著不朽夢得叔向從不
肖受易敢綴勗以此乙卯九日蔚然謹
叙



周易說統序

五

周易說統序

今人悼易教衰謂卜筮小易猶得虛圓之
用至博士家業而易已矣噫是不然易道
廣大隨用而是田畯牧監挹著易在豈慧
業文人劇心鉅肝於此而易不在者魏管
輅謂善易者不言易是又不然文彖周文

序一

孔翼皆言也唯身有易迺善言易余友彥
凌氏幼而孤長而砥名行攻文辭老而數
奇不遇恬漠寡營實有所證入而溘焉長
逝嗟乎彥凌一生所閱皆易也幼孤善自
立卒釋患一朝得漸之初長擅當世名恂
恂執雌節唯謹得謙之二浮沉死生之際

脩然嗒然等見道者得遯之上至父子嚶
鳴蚤夜劇心不任唯易是嗜又得乎之二
今遺編具在夢得世張世其業已擅場詞
林推易名家人擬之元定之有淵沉洵然
哉獨惜彥凌玉樓蚤賦僅踰吾夫子假年
學易之歲居恒與余論易象而未竟余惟

序二

易自商瞿後浸分理學象數學之歧兩家
原不偏廢至王弼而象掃盡矣夫象安可
掃五行七政六律一元皆宇宙莫大事而
圖象示之文周言易有載兔履席入腹登
天枯楊華戰龍血皆宇宙必無事絕奇險
不經道之語而觀象得之博士家一切理

解抹殺何也余抱痛西州不及過輔嗣冢
相與更論頃欲共伯仲詮次其說與茲編
合為一統庶幾不狃偏安即潁川二程來
吾家橫渠可高據席皮譚弗徹矣

萬曆乙卯孟冬席林張元徵夢珠父書於
北山草堂



序三

刻周易說統跋

吁嗟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每讀未竟涕
泫思先子也先子少孤依孱母聊自存
活方抱終身之憂而無柰一朝之患薦至
即今念及猶令人氣短而先子當日苦心
都不示人蓋得統於易也深矣昔尼父稱
無憂獨文而至推作易之原本之憂患顧
錯九卦而著之例棧又何敢拘九卦以例

說統跋

先子而第按生平動以禮法自閑即夜沐
不改容恂謙讓若處子閑關靜攝俯若
行若老僧且素性孤芳不柰世人纖趨而
得力處守懲念室慾宗泐故其骨癯而神
充如嬰兒之未孩自少至壯自壯至老毫
不以拂亂藉口一涉境遇得失輒謂盡其
在我而聽應不應者於天至臨事善裁毋
論大小無不迎卻導窳遊办有餘宛乎九

德咸備終身如一日而先子深隱憂患之
故終不示人以明祇作舉子業以應功令
手不釋卷句解而字櫛之迨忠棧髮燥携
山中教讀埋頭數十年折衷諸子稟集百
家志逾銳而竟已矣天乎命也夫顏氏死
而尼父呼天冉氏疾而尼父言命至五十
學易僅自述曰加我數年儻亦先子處憂
患之苦心夙契尼父求無大過之旨則此

說統跋

地天命俱可不贅棧伯兄續先子之緒標
新研異詮理極玄忘食忘寢冀傳不朽題
遺書曰周易說統懸為今日功令之的夫
先子身不售於功令而俾射的者曉然功
令明經之統於是乎在則伯兄繼述之善
深得先子晦處憂患之苦心雖無文王猶
興已先子相與白首窮經者外父疑初胡
師意氣相傾者弘人錢師俱後先賚志以

沒悲夫外是凡以易起聲者輒與先子結
布衣歡迺先子素病懶復不能就熱於是
浮者浮沉者沉竟付之流水矣嗣後俾忠
棊師二寢張師友夢珠夢珠復擅場易林
相得日益深今夢珠讀是書也庶少慰人
琴之感云
萬曆乙卯春日男師棊百拜謹跋時客茗
溪之卧席巖下

說統跋

三

石鏡山房輯周易說統目錄

卷之一	乾	坤								
卷之二	屯	蒙	需	訟	師					
卷之三	比	小畜	履							
卷之四	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說統目錄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順	大過	坎	離
卷之五	咸	恒	遯	大壯	晉					
卷之六	明夷	家人	睽							
卷之七	蹇	解	損	益	夬	姤	萃	升		
卷之七	困	井	革	鼎	震					

石鏡山房

艮	漸	歸妹
卷之八	豐	旅
	節	中孚
		小過
卷之九		既濟
	繫辭上傳	未濟
卷之十		
	繫辭上傳	
卷之十一		
	繫辭下傳	
說統錄自		
卷之十二		
	說卦傳	序卦傳
		雜卦傳
	以上俱已刻	
	圖說一卷	卦例一卷
	本義發明三卷	象外別傳八卷
		易說綱領一卷
		俱嗣刻

周易說統凡例

一集說俱遵傳義闡明不敢撫拾不根以干功令其間理可並存意可互證者務旁求博採以佐傳義必實有所據如先代註疏名儒語錄考訂詳明方敢輯入

一解或與本義相左而理有闡發者非但可廣識見亦可肩列以示從違例曰附異

一諸說互有異同與傳義俱有發明者不敢偏執一見以妨大觀例曰附參

一解出自獨見超軼訓詁者不可磨滅例曰附別

一議論可以觸類旁通者例曰附餘

說統凡例

一凡沿習舊說止有刪潤而無異同者不用姓氏

一解編集衆說而小有異同者雖愚所裁定不敢襲為己美止用按

一先傷心得發所未發者必標出姓氏或推原所本明非杜撰

一解凡稱彥陵氏者俱係臆見附證

高明

武林張振淵彥陵父謹編

石鏡山房周易說統卷之一

仁和後學張振淵彥陵甫輯

男懋忠
師杖

上經

按易取三義。一曰變易。一曰交易。一曰不易。然不易之理。即寓交
易變易中。故本義專主交易。變易立說。六十四卦。本自義皇。而謂
之周易者。以夏連山首艮。商歸藏首坤。自文王更定。而繫彖。周公
繫爻。而後易道始大明於世。孔子十傳。皆所以推明首乾之義。故
別之以周。以著代也。

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故文王之易。首乾坤。山澤通氣。故下

上經說統

卷一

一

石鏡山房

經首咸雷風相薄。故次恒坎水也。離火也。既濟未濟。水火互也。水
火不相射。故上經終坎離。下經終既濟未濟。

陳希夷曰。義皇始畫八卦。重為六十有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

觀其象而已。能如象焉。則吉凶應遠其象。則吉凶反。後世卦畫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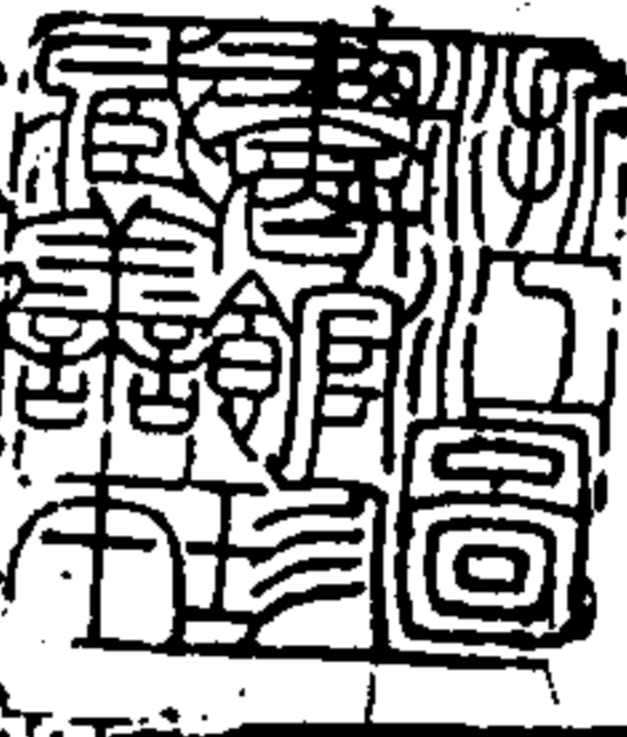
明。易道不傳。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學者謂易止於是。而不復

知有畫矣。

三三乾下

乾元亨利貞

潘雪松曰。乾健也。天之體。以健為用。運行不息。應化無方。此天之
自然之理。聖人作易。欲人法天。自然之象。而施人事。元亨利貞。乾



所繫之辭也。以贊乾之無所不統。而此四字。於六十四卦。無所不

貫。按乾只是一個健。健者勝私之謂。蓋天德之剛也。元亨利貞

四字。周流貫徹。自元而貞。貞下又起元。正所以形容乾健之妙。照

文言以四德解。而本義則曰。大亨而利於正。非謂元亨了。又必利

於貞也。據他施無不通。慶不雜以欲。不競於氣。而一本天命之正

故點出貞字。示人。摠只完。得乾健之意。人主體乾以為治。而施為

注。曆純以天德用事。而始終無間。便是法天。

傳曰。乾者天之性情。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

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

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季彭山曰。凡易中卦爻。所立有重在發

上經說統

卷一

二

石鏡山房

揚者則。但言元亨。有重在收歛者。則但言利貞。惟乾則陽剛不已

無一毫陰柔之雜。所謂純粹精者也。故四德渾然相為體用。而其

行則由元達亨。復歛利以歸於貞。非若他卦陰陽有偏勝也。

附蘇紫溪曰。乾天德也。六畫皆乾。則乾而又乾。此心之中。純是天

德用事也。天一氣耳。而生長收藏各一其候。則一氣之中。不能不

分為四序。人一性耳。而仁義禮智共成其功。則一性之中。不能不

分為四德。天以四德賦之人。人以四德憲乎天。天人合一之妙。盡

於乾矣。

程子曰。乾坤古無此字。作易者。特立以明難明之道。讀易須以

聰明之。須先識卦體。如乾有元亨利貞四德。缺却一個。便不是乾。

須要認得。彙汝備曰。易只是奇偶二畫。偶者奇之分也。一奇足以盡易。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奇偶一貫的影像。

初九潛龍勿用

傳曰。乾以龍為象。龍之為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初九在卦之下。陽氣方萌。聖人側微。若龍之潛隱。未可自用。當晦養以俟。

潛六不

時。按乾為六十四卦之首。乾初又為三百八十四爻之首。劈頭

潛六不

只是。按乾為六十四卦之首。乾初又為三百八十四爻之首。劈頭

是此義。潛之精神不露。故曰勿用。此即閉關之意。所以護微陽也。

宇宙大學問。大事功。皆從此潛字出。

陸庸成曰。龍以不見為神。其能見能暢。能躍能飛。皆在於潛。故勿

上經說統 卷一 者我勿之也。微露其可用。則人皆得而物色之。已勿之精神。其孰

能窺之。蘇紫溪曰。潛便勿用。不潛便輕於用矣。蘇子瞻曰。乾之所

以取象於龍者。以其能飛能潛也。飛者其正也。不得其正而能潛。

非天下之至健其孰能之。

附程子曰。舜在側陋時便是潛。陶漁時便是見。升聞時便是乾。乾

納於大麓時便是躍。陸庸成曰。初地道之始。故曰潛。三人道之始

故曰君子。五天道之始。故曰天。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遊世曰。潛出世曰。見。鄭狹如曰。玩田之一字。則是未離畝之

意。但其德已著。顯名聞於人。人所感化。故謂之大人。而為人所利

利。見二五。

見王輔嗣曰。田之耕稼。利益及於萬物。陽氣發動。見於地上。尤莫如田。故以為象。體陽宅中。德施周普。天下利見。此大德之人。莫不蒙其利益焉。李隆山曰。田者象聖人應世之跡。爾而龍豈真在是哉。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陸君啟曰。九三亦是龍德。但重剛不中。是性體稍有未純的。自古

聖賢作用。性體必是精純粹美。無此子渣滓。無此子痕跡。所以發

出來。光瑩粹白。絕無瑕類。若性體稍未純。終是豪傑作用。不得與

禹皋伊周伯仲矣。此處不容放過。九三乾乾惕若。打點精神如此。

磨礪融化一番。便自渾然無迹。做出事業。自然是精金美玉。可以

上經說統 卷一 慶危而不危矣。又何咎。按重剛不中。說得甚細。只資稟畧有此

未純粹。慶便是正。不必在時位上去回護。下體之乾已盡。而將入

于上體之乾。故曰乾乾夕惕若。正是只終日乾乾。意然亦不是空

空憂懼。只是打起精神幹事。若認做慮患。避禍便不是聖賢壯勝

彥陵氏曰。自如伊周事。無不從心上做起。故此又特發出乾惕

工夫。乾惕正是自強不息。慶然惕若二字。亦要玩常人之傲戒。大

都形見勢動。畢竟有實事。可按而君子本體。常自惺惺。不昧。就像

有一節。放不下的。肚腸。故曰夕惕若。姚承菴曰。无咎者。善補過也。

夙夜不遑。朝夕靡懈。何等兢業之至。而僅可以寡過。此以見鴻鉅

之難存。而高危之不易慶也。王伯厚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

難存而高危之不易慶也。王伯厚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

道也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此爻重一或字躍本是起或則未便起也聖人非有心於躍而不得躍者時使然也龍已躍而猶或無利天下之心也故无咎也伯昭曰此爻主授受之聖人說舜禹南河陽城之避湯武鳴條牧野之事正此時也

朱子曰淵雖下於田田却是個地淵則空虚無定之處通乎上下一躍即飛在天潘雪松曰夫既言躍則不復在淵矣猶曰在淵者淵能所安也在淵故能變化飛騰安其身而後動審慎如是故无咎无咎遠重進邊吳草廬曰見龍在田者謂已見而在於田飛龍

上經說統

卷一

五

石鏡山房

在天者謂已飛而在於天皆言其已然故為已定之決詞而稱龍或躍在淵謂將躍而猶在於淵蓋言其將然故為未定之疑詞而稱或

鄭玄如曰在淵而躍也而曰或馬不可知之辭也不可知者聖人行權之妙用也淵者潛也躍自淵而出為勿用之潛體為之也而曰或馬不可以告人人不能測其體不露其用亦藏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蘇子瞻曰飛者龍之正行天者龍之正處王輔嗣以九居五龍德在天則大人之道亨也夫位以德興德由位叙以至德慶盛位萬物之觀不亦宜乎楊敬仲曰二五咸言天下之利見其有居二

池在天則
動與而聖
王與天下
後其德業

安身後動
解在守妙

澤之謂利

五之位而天下不利見之者非大人也皆尊仰之之謂見皆蒙其澤之謂利

上九亢龍有悔

按位以五為中正過此則亢矣龍德莫善於惕莫不苦於亢亢則與時偕極不知進退存亡有悔且矣先禪舜舜禪禹伊周之復政厥辟君臣之間皆有是道蘇子瞻曰夫處此者豈無无悔之道哉故言有者皆非必然者也

鄭玄如曰亢者時之亢也聖人寧有亢哉時之所不得不亢而聖人值焉此非聖人之所能却也然而聖人有悔道焉程敬承曰六爻始乎潛終乎亢而乾道豈遂以亢終此時有復歸潛之機焉而

上經說統

卷一

六

石鏡山房

其妙在悔識時通變之術從有悔得也陸庸成曰悔猶天心之復也物不可窮故受之以悔按龍無惕亦無亢龍到極時則有變化此龍之悔也龍乘雲遊八極豈有過亢之嫌哉所謂亢者時當警伏爾悔其亢則反之於潛坤雅曰龍秋而降則蟄寢於淵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蘇然溪曰此一爻兼承六爻言故不曰龍而曰群龍也爻者交變之義龍者變化之物如以潛龍為首則一於潛而不能見如以見龍為首則一於見而不能潛其何變化之有純乾聖人渾身一圓天道能潛而又能見能躍而又能飛無少欠缺無少止息如天道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安見其有首耶群龍亦皆無首只是見

用九用六
爻用
爻用
爻用

蘇說此

此正心體
二說見字
有若落

是龍非龍
可似小人
之無忘操

到羣龍無首則吉。按本義變剛之說在用九上看出九者老陽
之數故有變義然只是剛而善用其剛便是柔不必如何去變剛
為柔也。无首之說據朱子則謂龍之剛猛在首故見其无首則吉
據傳則謂用陽剛以為天下先則凶無為首則吉俱不如張子之
說為妙。張子曰乾之四德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是謂大
龍時乘循環無端之意。

揚敬仲曰用九之道雖發見於諸爻而不見其為首不見其為首
者已私不形意慮不作洞然自然不見其為首也意慮微作則為
私為已好剛好進安得為首
馮文所曰乾以剛健為體而其用則屈伸變化莫測其所向故謂

上經說統

卷一

七

山房

之无首唐疑菴曰六龍各極其盛並不言吉必至无首方吉其矣
龍德之貴全也

論同海門曰乾有六龍皆其自然之變化而或者擬議於潛見惕
躍飛亢之間是為齊其未君子問其是龍非龍而已龍德無虧則
時潛而潛時見而見以至於時惕時躍時飛時亢而惕躍飛亢所
謂時乘以御天豈容一毫意必措置於其間哉彼潛見惕躍飛亢
之不當其時者以其非龍故耳故根本只在龍德龍德如何自強
不息而已自強不息非有加吾本是龍適如其體知至至之知終
終之有多術乎哉。游讓溪曰乾以純陽陽極而亢坤以純陰陰
極而戰如其不變則亢而災戰而傷不能免也乾用九則陽知其

陰而變故无首吉。坤用六則陰知其阻而變故永貞利。
乾象首。鄭狹如曰通章只是贊乾元當以乾元者始而亨一章
參看其意蓋曰大矣乾之元乎萬物以之資始而乃以之統乎天
德之始終此一節是冒雲行節元之統乎亨變化節元之統乎利
貞元亨利貞皆元所統此元之所以為大也。大明終始節此聖人
體元以亨萬民首出庶物節此聖人體元以利貞萬民也。此聖人
之所為善法乾元也。此章只大哉乾元一句可了。若分析四德乃
在元者善之長一章。

程敬承曰九天下有始者未能為始也乾惟无首故無始惟無始
故能資始始者終之始也故曰大明終始終始時也語六位為時

上經說統

卷一

八

山房

成語云龍為時乘時終時始是為無終無始即此便是乾道之變
化各正保合變化之時時至利貞又復為元而乾之始物者肇焉
故曰首出即從無首中出也聖人體元首物則終始惟時變化在
我而萬國咸寧矣各還其性命之元故耳大明終始一句是此章
大關鍵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按天道之運只是一氣而氣始於元故萬物皆資一元之氣以為
生生之始然是生氣又流行於四德之中初無間斷物之由始而
終總是一元包羅結果是元非立為萬物資始乃其統貫天德者
也。○鄭狹如曰乾道雖有元亨利貞四既總之一片生意而略分

此物如云
非指指物

此物如云
非指指物

○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亨即在流形上見得，而品物之所以流行不已者，蓋萬物資始，乾元之後，內自合亨的機括氣候到此，已是耐不住，而外面又迎着雲雨之化，所以形氣色，只管流行不已，出來流如水之流，有生不息之意，形對氣言，資始時還只是氣到此方有形，却又在資生之後，資生者，胎於中，流於外，呈露於外。陸庸成曰：元即和之氣，裁性命而出之者也。元無始，就萬物所資始處，乃見元。取和之氣，裁性命而出之者也。元無始，就萬物所流形曰：品物始，猶渾淪形，可區別也。胡一川曰：品物流形是言資始之元氣流通於形質之中，不可死殺講在物上去，恐說了坤的。

其始終而巳，攝之一生，是以該天德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此元之所以為統天。蔡虛齋曰：資始句，須要切實字意，蓋物資元以始，非元去始物也。然又非以萬物之始處當元始者，物之始也。物之所資以始者，元也。元自是天德，姚承菴曰：天生，不息，而元之初動，直貫終始而不息，是盡天之造化，皆此元之統括也。故曰：乃統天。乃字和資始來，見其始直貫於終，而終又為始，故下有終始之說。附：蘭廷瑞曰：乾元者，天陽一元之氣，亦如人之有元氣也。人知萬物之生於地，而不知天以乾元之氣為之始，亦如人之生於母而不知資始於父之元氣也。始之於未生之前，生之於既始之後。上經說統。卷一。九。石鏡山房。

此始二字
至陽源

○

大抵乾主氣，坤主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序：陸氏曰：夫萬物由元而亨，人見其為始而巳，不知終始無兩，截終即始之終，終無其終，始即終之始，始無其始，其所以有終有始者，不外乎一時而已。其所以時終時始，而其運不息者，不外乎一元之統天而已。惟聖人神通造化，故默契夫終始之運，而大明之六明者，謂其會終始之於一，而不生分別之見也。終始之所在，即是時，所在即是天卦之六爻，雖各分潛見惕躍飛亢之一位，而自大明者，視之，總只是一個時成的道理，無得於時，各居其位之一，有得於時，提成其龍之六乘此六龍之變化，則張弛開闔。

卷一

十一

石鏡

上經說統。之問如輪推鼓運，無不如意。所謂先後天而弗違者，此也。故曰：御天。大明者，終始者如是而已。終始何以謂之大明？蓋元亨時人見其始，利貞時人見其終，始分為兩候，惟聖人識得一元之統天，直從終始合一處點會其樞機，故曰：大明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的是註腳，若貞下起元之說，所重反在貞不在元，不曰始終而曰終始，便見氣化之運旋更無止息時之一字。正從此中看出別無天道易道之別，識得一元之可以統天，方能乘六龍以御天。亦即是時乘六龍以御天，御天即在時乘上見得。釋元亨利貞，插入六位時乘等語，蓋元亨利貞即是乾之作用，潛見惕躍飛亢，正是元亨利貞之作用。

王龍溪曰良知者氣之靈謂之乾知亦謂之明德大明終始明乎此而已洪覺山曰明者知也乾知也御者行也天行也然不曰行而曰乘曰御者上下進退之時其幾在我耳○耿開封曰統天言乾之體御天言乾之用統如身之統四體御如心之御五官○唐疑者曰總之六爻也或謂之位或謂之能何也析其六爻時有各當不得纖毫出入故謂之位總其六爻時當變易不得纖毫膠滯故謂之能蓋位者一定不可喻之名能者萬變不可擬之物執其至一者以貞位執其不一者以應時彼位本因時而定我亦因時而乘則統天者在我天地之猶有憾者我得以先後而左右之夫是之謂御天

上經說統

卷一

十一

山房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提出乾道二字便見天地間氣化自有一個主宰正與天字相應變化四時俱有但此處須從元亨說到利貞處性命太和共是萬物資始時所受於乾元者各正保合亦非而時事如五穀至堅定時生意毫無滲漏是性命渾其為性命也此無滲漏處便覺翳蔽秘密一團太和元氣飽飽滿滿在裏面了故曰保合○按各者分辦之意不相假借也正者止於其所意不相侵奪也保者守護之意不使漏洩也合者會聚之意不使虧欠也六龍六氣之運乾元乘氣不為氣所乘故曰乾道變化○吳因之曰化即利貞二字○天地間只此細縕太和之氣耳在天為命在物為性資始流形物

性命正是
大人交接
此此此

四物乃見
此此此

物而與之所謂各正也但未保合則謂之元亨而已自變而化各正者於是保合乃所謂利貞也以理氣分性命太和以利貞各正保合俱大謬

陸庸成曰資始之時理隨氣具由變而化氣隨理也故物物之性命各正不偏便保合太和太和即資始時一元之氣也性命原合太和而來惟各正故保全而後相合是天道之利貞所以終始於元始始於元者也流形變化之交後坤戰乾勞坎之際非剛健無息者不能故復揭乾道言之而曰乃利貞夫子之意深矣胡雲峯曰以二氣之分言則變者萬物之出機元亨是也化者萬物之入機利貞是也以一氣之運言則變者其漸化者其成先言

上經說統

卷一

十一

山房

品物流形後言各正性命物有此形即有此性皆天所命也謂之各正則命之稟也乃性之所以一定而不易謂之保合則性之存也又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蓋太和者陰陽會合冲和之氣而乾元資始之理固在其中矣以漸而變故謂之和附鄭孩如曰屬性命於理屬太和於氣非也謂性自性謂命自命亦非也自其人物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其天所流行不已以賦於人物而言謂之命其實一物也根之個生也人物之生只是圓生氣而理寓焉此生處即是性此生處即天地之氣所以流行不已而賦於人物之命也此性命即二五中和之氣細縕薰暘而為而謂之太和乃一物而三名耳分之曰性曰命曰太和合之只是

權大金保
合是保金
其生理也
其生理也

個生是即所謂一元之氣也特即其所元始者而各正之保合之
則謂之利貞耳此元之所為統乎利貞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彥陵氏曰首出庶物不是務然無為正是主靜立極的道理若使
聖人而與庶物同其後後則煩擾困苦甚矣又安能還性命之元
而成天地之化咸寧者無一物不安其性命之情也此聖人體元
而利貞乎萬民者也

游讓溪曰寒暑相易收生相禪乾道之變化也而萬物各正其性
命以保合太和聖人首出庶物其道由是也私敷五典式和民則
非能為物作則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是以萬國各得其所而咸

上經說統

卷一

十三

石鏡

寧○吳因之曰要之無為也是乘龍御天假如治具畢張之後又
擾擾紛更便犯亢龍之悔便不是造化收斂結果意思
程啟承曰首即乾元所謂始也聖人體元以統天之道治天下故
云庶物之首首萬物即能終萬物變化化自然物各得其所而咸
寧之業成御天之功畢矣
附楊誠齋曰大哉乾元何大乎乾元也乾之大者以元而大也何
謂元曰是不可言也其陰陽未形之初乎肇而一謂之元一而二
謂之氣運而無息謂之道融而無偏謂之和天非和不立物非和
不生莫之令而令其和者曰命莫之稟而稟其和者曰性孰為此
者乾之元而已故萬物象矣資取於此而後始天大矣統統於此

如此多步
化上是一
解大明
可主作易
聖人說更

而後立性命妙矣保合於此而後利貞其變也新故為無常其化
也消息為無迹謂有物耶雲行雨施莫見所自來謂無物耶品物
流形何為而有是象莫見其所自來者其物之始乎何為而有是
象者其物之終乎始而終終而始始而復始終而復終始終變化
而未已此陰陽不測之妙也曷為變曷為化是不可勝窮也試觀
雲行乎炳而黃黯而蒼此雲行之變也復而有忽而亡則雲行之
化也變者迹之遷化者神之逝天地造化皆若是而已大則於終
始之道者非作易之聖人孰與於此是故體此道以居乾爻之六
位則時行時止而聖德成執此道以乘乾之六龍則時飛時潛而
天位正此其所以首出庶物而萬國咸寧者歟

上經說統

卷一

十四

石鏡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按天之健正於行處見得然天行不息處就是健不可說惟健故
不息君子體乾全在不息蓋人心之體從乾健而來原自流行不
已惟精神自家顧靡放逸便為物欲所間斷故必自強方能不息
自強亦不是用功據見成說方見其為健自字最可玩味○鄭孩
如曰不曰乾而曰健者以明乾即健也強而曰自強人心之德本
自強猶天德之德本自健非有所作之而然也人心惺惺長古不
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明體即是乾體自強不息者如其本然
乾體而已如其本然乾體者無欲而已無欲則心體自然流行自
然不息與天行之循環無端同一健矣

八十四卦
皆用一以
字子萬世
字易之準

程敬承曰君子行此四德者始而終而始乃所謂自強不息也此心有一息不行即非天行天行為行則天亦自我御矣要自體即健體自強乃真強非純乾君子孰能之揚止菴曰不息則天有息則人天人之分係於一息幾微如此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只一在字便見是安住時節勿輕動作則陽德完固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九二當時舍之地而有溥化之德故位不在而德在焉以天下同得之理感天下同然之心象日之方升雖未中天光已遍被故其施自普

上經說統

卷一

十五

石鏡山房

道字或作
虛字看或
化字加知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大臣居高履危全在此心之運量一念稍息便與天行不相似乾而又乾無一息之或停正是反復的道理或曰道本無止息體道之精神亦與道常運故曰反復道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石徂徠曰爻辭但云或躍在淵夫子加一進字以斷其疑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胡雲峰曰二之施以德言五之造兼德與位言程敬承曰語稱天地曰造化曰大造造者天之為聖之事也聖人居天位行天道而造指天下萬世者大矣故曰大人造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亢者時之亢也亢則盈矣蓋勢處其極而將入於消之時也造物忌盈人道惡盈勢所必至豈是可久的道理此是究竟語程敬承曰亢亦時之不能違者處亢之道在不盈耳盈虛迭用易之所以變通而能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經言无首傳言不可為首為人用九者言也其受病只在為字上勿為首者屈伸變化如環無端方完得天德之妙用姚承菴曰潛見揚躍飛亢何者非天德之用事然中却自有時乘之妙而非可人為之者不時乘而自為主天德便不致知故特揭不可為

上經說統

卷一

十六

石鏡山房

三字示用九者所當知蘇紫溪曰天德不可為首以天德本無首也使天德而可為首則分六龍為六截豈成片段

附揚故仲曰人為資才所使是為九所用不能用九能用九者中虛無我何思何慮是謂本心是謂天德意動則為首則有我謂人而非天非易之道呂東萊曰乾者萬物之首非有心於首萬物

也雖有首而實未嘗為首也老子竊窺無首之義而曰後其身而身先居其後乃所以致其先跡雖不為首心實為首也觀此可知

易老公私之辨

文言章句 潘雪松曰文言以天之四德屬於人生而歸之體乾之君子故結之曰乾元亨利貞明天人一體非故一之欲二焉而

必子傷

不可得也。○按首節元亨利貞就性之本體說不必分天人心次節
提出君子二字見得惟君子能盡其性所以與本體相符至健意
已包末節揭揭前意以証經文非至此而始歸重於健也。惟健然
後能行四德可見天人原是合一的。君子所以貴自強不息之學
陸肅成曰分為四德統為一元故論乾之四德者必首元以統天
則君子之行四德是仁以行之可知矣苟又有個健以行仁是
元為善長而更有一善為長之長也觀傳中說元便說乾元其自
深乎。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
幹也

上經說統 卷一 十七 石鏡

二在此字
七指元

按元亨利貞四德雖有分屬要以一元為主元者本來生大德
萬善之所始也亨利貞皆謂之善合亨利貞而統於一元則謂之
長嘉即善之通生機發越其彪炳者會聚在此利即善之宜生理
充足其整肅者調和在此貞即善之成生機完固其紛紜者植立
在此
善長按長字內兼得之最先統之最完而意吳因之曰天地以生
物為心此天地之仁也人因得天地生物之心然後有此身是仁
乃吾之命根若義禮智不過與身俱來不若仁為身所自出此所
謂得之最先惟仁為身心所自出故有生後舉身心所感觸著見
件件都是此仁流注人若沒了這一點生理則四端萬善一齊滅

絕此所謂統之最完

嘉會程啟承曰亨句不必添出禮字只就善之通處有許多嘉美
齊集湊合於此故曰會此就性體無文上體認不在外面儀文上
論潘雪松曰萬善皆嘉德也惟亨則嘉美於此而會如朱明之夏
百物休暢孫質菴曰吾性中有無體之禮所謂天理之節文具在
吾心也吾心有自然之節文而體之為齊莊中正出之為恭敬辭
讓三千三百會聚於此故曰亨者嘉之會若把品節所著冠來說
是說了三千三百之禮却不說得吾性中之禮
義和林次崖曰此句與上下文俱不類此乃明義之為利處蓋義
之體嚴似嫌於不利故特變文為之說曰利者非他即義之和也

上經說統 卷一 十八 石鏡

蓋自君臣父子以至萬事萬物必合於義然後各得其分而相安
安斯和矣和則利執大馬故所謂利者乃義之和處而義之和即
人之利也姚承菴曰義之和這和就在義中非義之外別有個和
也各得其宜之謂義無所乖忤之謂和蔡虛齋曰和不生於和而
生於嚴和自利生也此亦明義中之和
鄭荻如曰大凡人之相與惟見其不利也則怨則凌惟見其為利
也則相安相悅是利字即和字意然和從義生本是區處截然不
相凌犯而人各見其為利不見有吾屬意則此利乃義之利而利
之為和者乃義之和也義本是最嚴的物孔子獨曰義之和以見嚴
處即和而不出於義者非真和也利原與義反而曰義之和以

見義未嘗不利而不出於義者乃大不利也
事非倪伯昭曰貞何以為事幹蓋造化生物到得貞時把實理俱
收藏在內而貞下起元是後來生生化之根抵人把這個定理
收飲得固則靜正之中不為是非可否所動搖這一點完密之神
明隨他萬事萬變那一件不根抵於此所謂葉落歸根故曰事之
幹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
事
此節直指君子身以所謂行此四德者也○按天以元亨利貞生
人生物而人得其生以為生則元亨利貞何人不具於性中獨君
上經說統 卷一 十九 山石鏡

子能會其全以其有自強不息之功也袁了凡曰前言元者善之
長長在理也此言體仁足以長人又推理之長以長天下也亨者
嘉之會以美之所聚為亨也嘉會足以合禮又推合禮之為美也
利者義之和是即義以明利物足以和義是因利以成義也貞
者事之幹是以立事為貞貞固足以幹事是謂貞能立事也
仁者未晦翁曰體仁不是將仁來為我之體猶言自家一個身體
元來都是仁也程敬承曰夫大德曰生此生脉即仁體也君子體
仁渾身都是生機一體萬體一生萬生故足以長人○鄭德如曰
元者仁也元為善之長故君子體仁則足以長人體仁者即仁為
體也形骸血肉化為仁也仁原是人體仁者得其所為人而已

三才正
相

此節不可
不體用
辨折最細
宜詳玩

矣仁原足長人者還其所為長而已矣楊誠齋曰體元無形體
仁有體故變元而謂之仁
句會按嘉會不是將外面的條件湊集攏來正指吾性中無體之
禮說蓋外面的條件即經緯錯綜種種俱是禮所散見其所會
聚處正在吾性中之亨若在散見處打點即件件做活恰好處
補湊與本來各當之天則未必件件相合君子不在散見處着力
而嘉其所會則從太初一念返其制作之原任性真之所動盪三
百三千成規成矩不必求其合而自無不合矣嘉會便與嘉之會
一般樣故曰合

利物按利物利字即宜字義主斷制似與和反然辨名定分使天
下之物各得其宜而不相紊亂即此便是和自物理之所宜而安
焉之謂利自物之得其所安而無所乖戾之謂和利為義之和即
為和義不是義外別討個和○按利物非物去求利也心完具
所利因物付物而物以為利即義之所安無少拂戾於自然之宜
曰和義○林次崖曰此句與利者義之和當有辨聖人以利與義
疑於相反也故曰利者義之和明利即義也是把義之和與利對
又以義疑於不和也故曰利物足以和義明義本無不和也是把
和與義對

葉爾瞻曰禮統天下之同而眾美咸萃義辨天下之異而眾遠俱
調此致中和之實德

卷一

二十

山石鏡

人性之智
亦勿泥夫
故亦一固

貞固程啟承曰貞何以加一固字蓋九事之幹依理以立理之所
在不可動搖只怕情識用事耳乾之貞本自固貞固者猶云固守
此貞也天下事千枝萬葉不離一貞貞固而根深矣故足以幹事
謂事以有幹而成也蔡履齋曰四德惟元至大惟貞亦大元之大
者以所發之大也故為天德之大始貞之大者以所蓄之大也故
能成終燕成始所謂富有之謂大業也鄭孫如曰貞不固不足以
幹事即窮冬陽氣發地來春發生無力之意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此節直指以明經文君子就
當乾四德就當元亨利貞不是推本於健之說亦不必將天人未
上經說統

相形○行字極緊緊四德無時無處不流行此心纔少有間斷即
便歇息惟君子之心自強不息所以能行此行字正在心體貫徹
流注上見不偏行事上見洪覺山曰乾健也天行也知天行之行
則君子之行其至矣吳因之曰不是健了然後行四德行四德就
是健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
在隱世无問不見是而无問樂則行之憂則遠之確乎其不可拔
潛龍也
提出龍德二字便見非石隱自堅的了不易不成二句只是見出
個隱的意思無問而字見得心體實無芥蒂所以能不易不成之

故樂行憂遠三句是隨時變化之意龍德全在此處
程啟承曰龍德而隱惟有龍德故能隱也不易不成謂其無心於
必易必成則可謂其有心於避世避名則不可無問之心即可樂
可憂之心其憂樂皆為世道也初九何嘗有樂行時若其心則固
非必於憂遠而不能樂行者也確乎其不可拔於而則內見得未
子曰此非專為退避不改其操也憂樂行遠時焉而已○嘗觀龍
之潛也時出時沒而神靈不可測初之隱也亦時行時遠而變化
不可知故曰龍德而隱
按不易不成有兩說一說不為世所變易曰不易不以一善成名
曰不成一說道可以易世不易者無必用之心故不易隱可以成

上經說統
卷一
名不成者無身之迹故不成○避世二句或分頂上二句或
四子說俱可極是一步深一步樂行憂遠全從無問看出彥陵氏
曰無問二字全不是知希我貴的念頭蓋聖人之心原以萬物為
一體到避世不見是地位似與本念相違人情大都因時事之感
觸而懷此與懷或援命自解或自是非人即此便是和平的念頭
聖人都無此念依然一體萬物之懷流行於宇宙之間而已故曰
無問○九問者氣有所鬱而不自達之義聖人胸中樂行憂遠何
等舒暢原無鬱結之氣又可問○憂與問又有辨為自家身上起
念便是問為萬物一會起念則為憂樂行憂遠只是個陽舒陰慘
汝吉曰言潛而憂遠與樂行並稱表龍德也確乎其不可拔即乾體

剛健堅固之義。按確即的確之確全以理論合憂遠而遠來其
圓轉不滯處。繞見其確。繞見其不可拔。若只守定隱遠邊便是一
偏之見。便不的確。便有間而可入。

游定夫曰：不易乎世者，用舍在我，故避世無悶，不成乎名者，非譽
不在物，故不見是而無悶。貢受軒曰：人在世間，都被世界轉移去
不易乎世，這是出風塵的漢子，然繞是特立，便要成名，既不易乎
世，又不成名，名繞潛得，不允所以避世無悶，得此已是沒世界的
心腸，渾乎道心之微矣。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
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

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按此節以龍德為主，其曰正中，不過以此別於潛龍耳。時說重時
誤，又謂不伐以上為龍德，博而下為正中，亦誤。○彥陵氏曰：二
庸字要看得而曰龍，則出神入變，似別有神奇不測的道理。不知
聖人所致，加者止脩其庸言，庸行而已。夫信謹而歸於庸，則奇衰
已點，真純獨湛，豈復有邪可閑？其曰閑邪存其誠者，以見聖心常
惺惺之意耳。善世不伐，不有其善也。德博而化，正己而物正也。指
其誠之純粹而言，則曰善指其善之被及而言，則曰德。曰不伐，曰
化，只是庸常的道理。該如此初非作意於其間故耳。君德二字正
在德博而化上見，而要之德所以成其為君者，亦與天下共修其

庸而已

按舊解庸字，謂尋常沒要緊的，二之字，以二亦字代，似未得旨。蓋
此庸字跟龍德說來，人知龍德之變化，而不知龍德所以變化處
只在平常日用之間。故聖人指出寔地以示人耳。閑邪存誠，不是
兩樣工夫。邪閑則誠自存，知善字正跟此誠字來，所謂純粹之本
體是也。不伐只是胸中無一毫自足意。若說誇張便淺，鄭荻如曰
善蓋乎一世而不伐，忘乎善矣。聖人固不知其善，非有心於遜
之也。聖人以吾之所以謹而信者，庸言庸行而已矣。元無善也。元
無可伐也。此德之所以為廣博而深厚也。而人之被其德者，亦化
焉而不知。聖人未嘗以為吾之善為能有所及於人，人亦能安知

吾之善一出於聖人而不與之相忘也。夫德能使人化，此君德也。

此所以為大人也。○袁了凡曰：邪和靜故可閑誠，本有故存之而
已。以庸言教人以庸行，作人淑及一世，而吾並不知有纖毫之善
及人，故曰善世而不伐。庸言無量，庸行無涯，一身所脩，并包六合
而施者，不有其力，受者莫知其功，故曰德博而化。
游讓溪曰：庸信庸謹，閑邪存誠，大人之學，誠諸身而已矣。不伐而
化，誠身之積也。○蘇紫溪曰：論聖人之德，則曰龍德，論聖人之
奇詭者，即是虛罔。○蘇紫溪曰：論聖人之德，則曰龍德，論聖人之
學，則曰庸信庸謹，此乾之所以為易知也。避世原未嘗損，何問之
有。善世原未嘗加，何伐之有。○蘇子瞻曰：堯舜之所不能加，桀紂

之所不能言。是謂誠。凡可以開而去者。無非邪也。邪者。盡去則其不可去者。自存矣。是謂閑邪存其誠。不然。言行之謹信。蓋未足以化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詞立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君子一句是頭。忠信四句是進修之條件。未着工夫。工夫全在至之終之四字。居上二句。進脩之驗。亦進修也。吳因之曰。此節全以一誠作主。天下只有一个實理。未得此子虛偽人之德。喪業廢。

上經說統 卷一 二十五 山房

按曰。乾夕惕。豈是空空憂慮。任大責重。處之最難。惟是進德修業。可以免咎。德何以進。業何以脩。摠此真心為之包。裹從兩字說曰。忠信從一字說。則曰誠。此只論其大要。取忠信工夫全在知至至之內。用脩詞立誠工夫全在知終終之內。用至於可與幾而德進矣。可與存義而業居矣。曰至曰幾。皆進字。意曰終曰存。皆居字。意其終曰乾。乾夕猶惕若之精神。全注於此。以故德業日盛而已。不有大何驕。進脩方勤而人不知。夫何憂。憂之根。却而乾惕之神。自因時而露。所以雖危無咎。此正進脩之實得力處。

物居故謂
可居居理
不居散

業其寔只是一條。○朱子曰。忠信只是實。若無寔如何會進。與播公相。似須是實下種子。方會日見發生。忠信即是誠。誠存諸心。只懸空在裏面。若不真寔去做。恐汨沒動搖。立不住了。必從忠信以說出。便從說出的做去。做到那極真極寔處。這道理始有著落。安泊。德地堅將起來。而誠立矣。程子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修業。程敬承曰。誠者成也。以忠信奠其基址。而無以淳華。操之則業成。而居安矣。故曰。所以居業。附修詞。鄭孩如曰。脩詞之脩。舊作脩。肯說黃葵峰主。脩為之脩。如先行其言之意。良是不曰。所以脩業。而曰。所以居業。蓋脩詞立誠。即是脩了。既脩了。則有可居矣。猶之屋然。脩者方在營構。既成則可居也。

上經說統 卷一 二十六 山房

吳因之曰。忠信非運以修辭。則理未經體驗過。德何由進。修辭非本以忠信。則所行與我。系不相關。業何由修。全是一貫道理。不可截然開者。○彥陵氏曰。德必期於日進。日新之謂盛德也。業必期於可居。富有之謂大業也。居如居積之居。○按本是一個道理。却分做四樣名色。這極至而不可復加處。名曰至。這一定而不可移易處。名曰終。其誠偽之判。介在毫釐。又名曰幾。其事物各有裁制。又名曰義。其寔一也。○吳因之曰。不是至之終之外。另有可與幾。可與存義。德進業脩。六不是直待可與幾。可與存義。處纔見得。只至之終之便完了。姚承菴曰。知

至而必至之一點。寔心直貫到底。此方是個忠信。知終而必終之。一點寔心直做到底。此方是脩詞立其誠。到真幾微。非親親其或不可。此與幾正見其能至。取即義理如極處。非非事。其或不可存也。存義正見其能終耳。

吳因之曰。可與幾絕。不是知幾。蓋知至之所在而至之。則吾心思意念已造到至極田地。而吾胸中之所得。幾微玄妙。不可以形象測。不可以擬議窺。此是玄通境界。精義入神。光景。豈有不進乎。○存有時。出不窮。終身取足之意。張幼子曰。義有個截。然斷制方正不移。意知終終之。則於此便割得新。守得住。立得定。故以義字歸之。

上經說統

卷一

二十七

彥陵氏曰。吾人一生受用。止憑良知。作主宰。此知一失。喪身失命。更從何處去討歸宿。至之終之。只是完得知至知終。裡面事。不是知至了。然後用忠信以之。知終了。然後用修詞立誠以終之也。工夫正在未知以前。若既知以後。一徹盡徹。可與幾可與存義。正是良知流露處。不在至之終之處。討下落。忠信即是至。不是用忠信以求至。立誠即是終。不是用立誠以求終。至誠無妄。不依情識。即是良知。不是含忠信立誠外。更覓個知。須從此處討個分曉。若騎驢覓驢。何者是至。何者是終。學問終無了期。理無加於忠信。故曰。天下萬事皆一誠。所包盡。故曰。終至終二字。愚意宜如此解。敢託高明。

眼明手快
討箇了字

九四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按。无常者。為其不果於上。而又不安於下也。無恒者。為其不果於進。而人不安於退也。重在上。與進一邊。要說得抑揚。此論其迹也。為邪離群。則原其心矣。為邪者。枉己也。離群者。違眾也。欲及時。正明其所以無常無恒之故。而非為邪。非離群可知。及時。上看一欲字。發九四所以或之之意。光明正大。無愧於神明。及時而進。何咎之有。

上經說統

卷一

二十八

經繹曰。君子德業達天。何動非幾。何幾非時。其靡常。徐起而赴之。欲不先不後。幾及之而已矣。○上下進退之際。無非進德脩業之時。及時而進。非恐失其可為之時也。正欲俟其時之可進而不敢苟且。以起功名之會也。彥陵氏曰。凡人只是自信不過。所以要在形迹上躲閃。君子德已進業已脩。自信此念。只是為天下不為一身。無常無恒。正是與時變通之妙。正不必求全於形迹之間耳。鄭荻如曰。此立而能權之事也。時者。權之妙用也。無常無恒。人所難測。曰。或曰。淵。變化之神也。非為邪。非離群。與時屈伸。君子之時中也。若為邪。苦離群。則小人之無忌憚矣。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

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此節全要着二同字一類字同即類也以同而應正所謂各從其類者非謂直至末句纔是類應但上未有類字而取故司聲六句是起下本乎天三句是上意思一般初無兩層○水流濕四句不過同中之一事○形氣相軋而成聲聲同則應天籟之鳴也○二五疑成而有氣氣同則求天機之動也水從潤下之性故流濕火從炎上之性故就燥龍興而致雲虎嘯而風烈皆出自然一毫人為不與焉以發聖人作而萬物親之意觀之者親之也葉爾瞻曰聖人作而上則為萬物造命而精神氣脉與物常相貫通故自是以繫萬物之心耳本字親字類字下得極妙類各有本本各有親

上經說統

卷一

二十九

石鏡山房

本字本

親字正泛類字推出正見萬物一體意
唐疑菴曰謂之本則知其資始之本來固然聖人安能有加亦還其本來而已蓋至於各從其類則物之無不若其生遂其性而性命之各正矣乾元以是而資之聖人以是而保令之御天之事畢大人之利見以此

附吳臨川曰鶴鳴而子和雉鳴而雌應一鷄鳴而衆鷄應同聲相應也日火之精而取火於日月水之精而取水於月磁石鉄之母而可以引針同氣相求也朱子曰天下所患無君不患無臣有如君必有如是臣雲波龍風波席只怕不是真個龍席若是真個龍席必生風致雲也

傳統為全

或曰時處其元不可故言無

要者動字

附註上正蒙曰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又曰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此動植之分也息謂呼吸也蓋其有息者陽之動也其無息者陰之靜也此動植分陰陽之義也○傳曰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聖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張幼子曰此三无字乃上九自無之也蓋既謂之貴自是有位者但志滿不能小心以慎有位故曰無位既謂之高自是有民但志高不能抑志以體下民故曰無民既謂之賢人自是為我輔者但

上經說統

卷一

三十

石鏡山房

志滿不能虛已以用賢故賢人在下位而无輔皆亢意也應邦升曰九五當位宜動上九不當位不宜動夫吉凶悔吝生乎動宜靜而動故有悔若順時不動焉得有悔
附登之曰龍有亢乎六位時乘亢亦龍之一位也位在則道在若慮亢之有悔而先處於不亢之地此智士之所為耳豈曰龍德在子鍾曰亢龍與時偕極聖人之不得已也何以悔曰聖人居易俟命甚無樂乎處極重之勢也凡言亢者必極重而難反是以悔悔亦聖人之情乎曰聖人未嘗遠於人情也情有喜怒哀樂聖人必不擇樂而避哀事有吉凶悔吝聖人必不擇吉而避悔
潛龍勿用下也

○胡雲峰曰陽在下也以此言此言下也以此言

○見龍在田時舍也

○二有君德而時則止於田故曰時舍明非不足於飛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行事即進德脩業之事事而曰行即天行不息之意

○或躍在淵自試也

○洪覺山曰自試自審也上下進退之宜存於吾心非他人所能與

○故曰自試自試乃獨知處

○飛龍在天上治也

○居上治下歸居上者方切飛龍在天語意蘇紫溪曰上治猶云感

○上經說統

卷一

三十一

山石鏡

○治三皇以道五帝以德三王以功皆治之上者也下此則伯而已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位當其窮故有災非有以致之也傳曰窮則變變則通災之免也

○其惟聖人善處亢者乎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不徒曰用九而曰乾元用九者天之心也九天之用也聖人體

○天之心用九之道

○人以君萬民故精明而濟以渾厚則天下治矣因之曰元不過

○四德之一耳直以用九屬之一元該乾道之全也

○統天

○唐疑菴曰此一既正所謂六龍時成也因時曲當不相假借如此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看一氣字還主世運說揚誠齋曰時隱則隱故初九當退而安於

○潛○陸君啓曰微陽潛藏愈養則愈厚輕用則發洩無餘矣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德施普矣天下被其化而文明是雍熙太和景象馮厚齋曰文謂

○物之鮮榮明謂化之光顯或曰潛藏者上古之醇風文明者中天

○之景運

○王臨卿曰上方云時舍此何以遽云天下文明竊意善世不伐寬

○居仁行九二之德也當是在田之前德施普天下文明九二之業

○上經說統

卷一

三十二

山石鏡

○也當在居位之後夫子要始終兼德業而言以明九二之為大人

○故其意互相發明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行即行事之行天行健原無息時九三之進脩亦與之不息故曰

○與時偕行張幼子曰無時不謹者君子守貞之常因時加謹者君

○子處危之道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蘇紫溪曰進德修業與時者也所不滯變革者上進退時

○者也所滯變革者張兩若曰六位皆道而在位革則道亦革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潘雪松曰龍潛龍見龍躍皆非其本位惟在天乃還其本位故曰乃位乎天德裂德與位為二者位非天位德非天德位以德居斯為飛龍在天○乃字似亦有意雖有其位苟無其德可謂之位乎天位而已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元龍有悔與時皆極
李隆山曰時行則借行可也時極則借極是謂不知變周用齋曰三居其危時當憂惕者也上慶其極時當謙降者也三能憂惕故曰與時偕行上不能下故曰與時偕極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按六龍之變化全在用九處見得用九而冠以乾元謂其有統天

卷一

三十三

石鏡山房

上經說統
之德而後九為所用也即是乘龍御天意以六龍之變化孰不謂無定形無定用而不知至無定之中寔有一定而不可易之矩度寓焉造化四時之運不過如此故曰乃見天則吳臨川曰剛柔遠中天之則也則者理之有節限而無過不及者也見天則正奉天時慶○不曰乾爻用九而曰乾元用九統六爻而歸之元統乾而用其九不各一節不膠一轅也九元而用變正是貞之極而歸於元元之所為終始相因而無首也故曰乾元用九可見乾道變化之則○以其剛也謂之天德以其變化也謂之天時以其萬古不易也謂之天則只是一件蘇子瞻曰天以無首為則以其萬古不易也謂之天則只是一段正所謂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天則之見正無首

之見也見其無首則又及皆見其為天德亦及及見其為天則矣六龍之乘因時變化不相膠滯又如

乾元章旨 前四條是贊天地之妙後二條是言聖人以經法夫易之道盡乎乾乾之道盡乎元元也者統六龍之道而貫乎亨利貞者也或別而言之以盡其用或合而言之以著其體無非發明

乾元之大而已言元而必貫之以乾則元之大即乾之大也故點出大哉乾乎一句以贊之下二節正示人體元之功○前彖釋四德揅入六位時成句此章贊四德復揅入六爻發揮句蓋四德六龍非二道也四德即六龍之德六龍即四德之象聖人體元之功

上經說統 卷一 三十四 石鏡山房
正在乘六龍上見濕故兩傳俱以此語承接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孫質菴曰此節不說元亨只提乾元說起可見聖人本意只把乾元做主幹三節直承上二節以贊乾元之統天也審春溪曰彖傳元亨分言而此合而言之蓋以一氣流行之初萬物得之以為生

生之始便流行發達而不可遏故合而復申之如此須從萬物出機上看此始即萬物質始之始亨即流形字也○姚承菴曰乾元

只是一氣此氣繼靜而動主萬物之始則流形始而亨似在物上見而所以始之亨之者是乾之元亨而字下濕極如天地生之

氣由微而漸底成有漸次無斷續即此一而字推之始而

亨。便亨而利。利而貞。而貞下又起。元。曾何一息之固哉。

利貞者性情也。

性情二字。要分明。如萬物隨在各。生意完聚。所謂性也。然後來。生生不息之機。寔胎於此。即是性情。是性中所含之情。即各正。保合二句。意。審泰漢曰。元亨時非無此性情。但理方流行而未見。其到收歛歸藏。則萬物之體質堅固。一物各具一個稟受之性。一物各含一個發見之情矣。○蔡虛齋曰。始而亨。則亨者固此乾。始之所亨也。至於利貞者。性情也。性情何從來。則性情者亦此乾。始之所成就矣。故下直贊乾元之大。可見意實相屬。

胡雲峰曰。元亨萬物之出機。其出也。生意發見於外。利貞萬物之

卷一

三十五

山房

此說性
情即靈
性也
在氣机上
說不在物
正說性

入機其入也。生意歛藏於內。故乾之性情。乃可於此而見之。乾性。情只是一健字。健者乾之性。而情其著見者也。且性情並言。於此。釋義曰。性命此則曰性情。言性而不言命。非知性之本言性。而不言情。非知性之用也。立行可曰。乾以一元之氣。運轉於六虛之中。始而終。終而始。其生也。其歸宿者。貞也。而亨利乃其間之功用耳。析而四之。則為四時。合而兩之。則為陰陽。貫而一之。則渾然一元之氣也。

陸君啓曰。夫命見於性。性見於情。情見於生。生見於元亨。而解。性情者。反謂利貞時始見。謬矣。蓋始亨。即性情也。不待言而著矣。至利貞時節。摧殘成。似無復始亨之性情。而不知攝其不稿。

其內剥其形。不剥其神。水潤澤說。所謂受生之本。吐化之機。隱隱躍躍。然則始亨之性情。此時猶不能已。而後知始固。乾始亨亦乾。始利貞亦貞。非乾始。乾始真統天者也。故曰大矣哉。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吳因之曰。上二節說得元統四德之意。已了。故此承而贊之。只看開場獨說一個元字。則三節大意見矣。此處更不消費力。只看。上如贊他便是。○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始者元亨者亦元以見。元與亨一也。利貞者性情也。合而言之。以見利與貞一也。故至此。又從而言之曰。始不曰亨。元可包亨。曰利不曰貞。利可包貞也。一元包四德之妙。此乾始所以大也。○按此條要看能字。不言字。夫

上經說統

卷一

三十六

山房

乾元之始。不扶始之而已。能以美利利天下。却是何等力量。而歛却神功。寂若無未嘗言其所利。乾始之功。用如此其大。為何如。不。言二字。即當貞字。蓋歸根復命。而後成之也。只取含藏之意。○據本義。則把四德逐句分。若據程傳。則曰。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蓋無所不利。非可指名也。如此。則始亨。性情俱包在。美利一句內。甚渾融。大厚本義。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上論乾德。倫矣。故此遂極其形容。以贊乾之大。時說推高。一層謂。四德統於乾。上論四德。此贊乾。夫合之則為乾。分之則為四德。原。非兩物。若至此方是乾。則所謂乾元。乾始。畢竟何物。孫質菴曰。此

大哉承
大矣我
來不推
一層極

以無可指
各解不
通妙

只言始不
言亨只言
利不言貞
可見合一
之妙

係只是就他氣機運動而為元亨利貞處細細想像許多妙處出
 未一氣之通復是到一氣之通復無間息是健一氣流行分限而
 不過是中一氣專主職司而不侵是正一氣畧無混雜是純畧無
 疵類是粹而純粹之極微極妙不可名狀處是精○鄭瑛如曰元
 即乾乾即元乾之所以剛健中正純粹精者正以元之運而無端
 統天德而始終也贊乾元而歸之於精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至矣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程啟承曰語乾元之大而摠歸之一精精故有不容各言之妙惟
 聖人以乾卦六爻發揮之而全乾之精蘊旁通無餘矣情即乾之
 上經說統 卷一 三十七 石鏡山房
 情微言之則曰精顯言之則曰情情字正從精字跌出○姚承菴
 曰四德之分合一乾之統體摠是乾之情然理到精處更無復可
 言教人從何下手賴六爻發揮出來為潛為見為惕為躍為飛為
 亢時不同而德同位不同而道同變動往來而天道闊顯顯藏之
 機悉焉分之即四德之流行合之即一元之貫徹又統之即一乾
 之包括所謂始亨性情美利利天下剛健中正純粹精微曲暢旁
 通更無一毫之不盡是其情之所發特微妙而聖人法天之治無
 能出此六龍之變化也此是承上起下語與六位時成同例
 鄭瑛如曰元亨利貞之辭直通之也潛見惕躍飛亢之辭旁通之
 也夫潛見惕躍飛亢之辭似與元亨利貞之辭異指而曰旁通之

者何也元生也元亨利貞摠之一生也龍生物之最神者也以象
 元馬而因時變化不一其道潛見惕躍飛亢惟其所為以象元惟
 一生而亨而利而貞惟其所統因時而轉也天下有異辭而同指
 者豈必正言哉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情之所向便是時聖人默會其變化之妙故惟此六龍足以闡乾
 之情惟時乘此六龍足以御天之道妙用惟我萬化歸元雲行雨
 施天下自平此聖人體元之極功也○按雲行雨施正是聖人乘
 龍御天事利貞摠在天下平一向內鄭瑛如曰乘時所以御龍御
 龍所以體元體元所以法天也以一龍而行之於六位即以一元
 上經說統 卷一 三十八 石鏡山房
 而貫之乎四德也文王言四德周公言六龍孔子言時一也
 程啟承曰情而曰旁通六爻足以貫萬變矣一卦是以周萬用矣
 乘龍御天即此發揮旁通者通之乎天下也以乾之情通之乎天
 下之情則天下自平所謂各安其性命之情也天道即是君道御
 天即是統天信乎乾元之為大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夫見行而未
 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彥陵氏曰在初而潛人或疑其德之不足於用而不知初之所以
 勿用者有德而不遇於時也成德二句是引起語通節結局處全
 在隱而未見一句上○三行字俱指功業說德與業原是合一物

君子居處

故以成德為行。行便指日可見。初之德已成。而行有所未成者。以其隱而未見也。是以二字要探。君子所以弗用之意。蓋德已成。而行即未成。病在時耳。若時該弗用。而輕為之用。則非其德。而失之矣。故惟成德者。能為用。亦惟成德者。能為弗用。朱子曰。行而未成。只是事業未就。即如伊尹。居有莘之野。便是行而未成。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鄭荻如曰。此又釋九二之為大人也。大人有位之稱。九二在下。而曰大人者。以其位非君位。而德則君德。故曰大人。君德蓋以學問寬仁而成。○理散故學以聚之。理原聚在心。學以證之。而後知其

上經說統 卷一 二十九

匪在外耳。聚則混雜。若件件不可遺放。故須辨別。問正所以辨之也。辨有揀擇。有去取。且未知揀擇去取之當否也。且放寬以居之。又則有融會貫通之期。向之為異者。今見其為同矣。向之為二者。今見其為一矣。辨於混中。見其別。居於別中。會其歸。仁以行之。一條生意貫徹。連於其中。而無間也。蠶績成繭。到抽繅時。只一絲絲。懸不絕耳。此一貫之地也。人身血氣之周流。其行無迹。其至不知隨所靡着。遍體皆是仁之行也。亦若是而已矣。到此田地。德盛而神足。以化人矣。故曰君德也。

○按寬居有二義。有寬大之寬。即張子所謂心大則百物皆通之說。又有寬裕之寬。乃從容優游。無急迫助長之意。楊誠齋曰。仁行即

此德宜如

天行也。謂心之全德。生生不窮。與天同運。無一息間斷。○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故仁以行之。便是君德。

程啟承曰。從學聚問。辨說到寬居。從寬居說到仁行。裡面來。此精一宗旨。博約全功也。君子學問工夫。專為求仁。而設仁以行之。不是將仁去為行。只是心無私欲。便自流行無間。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按乾卦以乾重。乾三四在重卦之間。故曰重剛。此二爻宜合解。○胡雲峰曰。下乾以二為中。三則重剛而過乎中。上乾以五為中。四

則重剛而不及乎中。過則憂不及。則疑。然憂所當憂。卒於無憂。疑所當疑。卒於無疑。此二爻所以皆无咎。

○九三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此正言其居上之下。下之上。當事任而為危地也。先言重剛者。其惕厲自重。剛中來也。能惕厲故可以勝上下之任。而无咎。九四不在天。不在田。與三同。而曰中不在人。非謂人事已盡。可以聽天。正見天人交際之會。其舉動不可不慎。

取或之者。據其迹。疑之者。指其心。○按三之能惕。既從重剛來。則四之重剛。似於疑字。貼不去。不知四之疑。正對蹠。妄說疑非狐疑之疑。只是詳審。取三四皆言重剛。明其為乾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

通節當以

看學聚英

石鏡

上經說統 卷一 四十

山房

皆謂以
分德四句
拾聖德先
制二句相先

天地不在
形休執

後天承
文承

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夫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

况於鬼神乎

此節就大人二字極言之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俱在功化上具

當以合德一句為主先天後天下而第抽出言之重在弗違上非

合德之外另有先後天之功也天地言其主宰鬼神言其功用覆

載無私之謂德照臨無私之謂明生息無私之謂序禍福無私之

謂言凶○唐疑菴曰天地之德本諸乾元日月之所以明而不晦

四時之所以序而不惑鬼神之吉凶所以不爽皆資乾元以為之

者大人既全體乾元則其德其明其序其吉凶皆在資始得之矣

安待合之而後合也以之御天或先天以開人天不能違乎大人

也或後天以立政則大人亦惟奉若天道而已何也我得其所以

統天者則天固不能出我之範圍何先後之有間也况於人不過

天之所生鬼神不過天之功其能遠之乎以之理幽而鬼神其依

以之治明而物各泛類固大人之餘事矣

一故分別個先後形容之如堯舜禪受湯武放伐分四時別五常

制禮作樂網罟舟車其他一切開先創造者總是天地間未有之

事其畢竟是天地間原有之理以其創乎事所未有則曰先天以

其本乎理所原有則曰後天是見得大人即天即大人即天即大人

登之曰有開必先先天之學也妙用在後天奉時中○歸震川

上經說統 卷一 四十一

石鏡

曰自聖人言之皆從其心之欲初非有所因襲故曰先天自天而

言則皆其自然之理而聖人奉之也故曰後天即子曰思慮未起

朕兆莫窺之際曰先天幾微既動形迹既著之際曰後天彥陵氏

曰先後總是一天本文自有分辨天弗違處即是先天奉天時處

即是後天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吳因之曰進退存亡得喪相因必然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悔者往往有絕人才智何故獨不明此只為他欲進欲存欲得之

心勝了故只見這一邊更不見那一邊語云身在塵中不見塵此

語最有味○馮厚濟曰進退者身也存亡者位也得喪者物也此

上經說統 卷一 四十二

交窮上反下則退矣九變為六則亡矣無民無輔則喪矣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按此節全以知字作主然不失其正四字正所以成其知處蓋進

必退存必亡便不是聖人亦有能知之者只為把利害兩字做了

主張憑他會算計只是利害以內的意念只是利害以內的處法

利害趨避算計明白腳中越成障蔽聖人只據理處置毫不置私

於其間進存不失進存之正退亡不失退亡之正貞元之用如環

無端非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者不能故再言聖人以贊之○胡雲

峰曰天數中於五陽極則剝乾上則亢中不可過也知其時將過

於中而處之不失其正其唯聖人乎自者正也乾元之用所歸宿

也乾之四德始於元至此又論聖人之體乾而歸於正其意深矣
○潛而言君子者再必君子而後能安於潛也亢而言聖人者再
必聖人而後不至於亢也不言得喪者知進退存亡則無得喪矣
○或問何為退亡之正彥陵氏曰如堯舜受禪伊周復辟何嘗不
退何嘗不亡即此便是退亡不失其正若認做以退為進以亡為
存便只是老子退一步去○此處最宜細辨若當進存之時逆計
其必退必亡而先為之地即此便是怙勢營私的念頭則其所為
退亡者正其巧於進存者也前所云知進不知退知存不知亡者
正是這等人聖人所為不失其正者當進存時只據理所當為時
所得為分所宜為的事未嘗不猛力向前未嘗先留一差以為退

上經說統 卷一 四十三

步要之道理談如此即此便是退步及至時事已把經天緯地
的事業一擔收拾無一毫留戀無一毫感慨如四時之序成功者
退一船此之謂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今人大病只是進存不得其
正所以退亡不得其正
○按六爻一元亨利貞而已初之潛元也二之見三之惕亨也四
之躍利也五之飛貞也至上之亢則貞下起元矣今之六爻為元
亨利貞析之一爻自為元亨利貞無時無處莫不皆是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
喪朋安貞吉

此說則
四德就人
事說

和在自己
不力說兩
則字沒下

此說則
四德就地
事說

道說君子
以下方是
人事

至利句同
文句後得
此解明二
句解得極
是

此說則
四德就人
事說

按坤只是個至順至順者原無望礙故曰三亨亦只據順之分量
所得為者說牝馬之貞不必揷入律字只是守這御腳到底就是
健蓋至順者原無不順也君子有攸往以下開示其例以明牝馬
貞之意先後不以一重首末言只是任已先物則致迷居後遊人
則不失主利利字乃順利之利順其自然而無所造作之謂正對
斷制看不是財利之利西南東北不必拘定方所但據陰之才力
行得去的便是西南行不去的便是東北安貞句搃上文而言也
只是知淨個順字
○鄭氏如曰坤配乾者也故亦有元亨利貞四德但其所謂四德
即乾之德乃柔順以承之而有終者耳有終為健故曰利牝馬之

上經說統 卷一 四十四

貞加牝馬二字以明其與乾不同也君子有攸往以下則人之法
坤之德也陰不為倡常和乎陽坤道從乾乾為坤之主臣道從君
君為臣之主故先則迷而後則得其所主而利矣西南得朋者率
類以從陽以人事君之道也東北喪朋者絕類以從陽渙群朋亡
之道也此皆陰道之正而能安之所以得吉也攸往以下四德皆
在其中而歸重於貞者君體元臣調元贊化而無成代終也○姚
承菴曰主是人的主意主却一個行所無事是坤的本等此三段
似平而實有次第先迷後得是教他守分之順主利又指守分中
教其存主之順西南二句又指守主中教其守到底而無自亂其
意向自喪其朋此三段皆是貞便有安的意思在

此說則
四德就人
事說

唐虞卷曰乾為馬。坤為牛。稱牝馬者從乾而稱之也。從乾而稱之以見坤之不自為主也。蘇子瞻曰龍變化而自用者也。馬馴服而用於人者也。為人用而又牝馬順之至也。順之至即健也。解卦按後天卦位巽離坤兌居西南。乾坎艮震居東北。坤道行於西南。則陰與陰為朋。故曰得朋。行於東北。則陽非陰之朋矣。故曰喪朋。

朱子曰陰不比陽。陰只理會得一半。不似陽兼得陰。故無所不稱。陰半用。故就前說。沒了前一截。就四方言。沒了東北一截。胡雲降曰乾言利貞。貞則無所不利矣。坤言利牝馬之貞。如牝馬之貞則利。非牝馬之貞則不利也。亦文曰得朋。曰得朋利也。牝馬

上經說統 卷一 四十五 石鏡山房
之貞故也。曰生述曰喪朋不利也。非牝馬之貞故也。坤但得乾之半。故乾無不利。而坤有利有不利。程致承曰吾合觀乾坤而知天下事不可先物也。天德戒於為首。謂宜柔順者得之。而先則迷。後則得。坤詞復然。可見先之一字。舉世所忌。不獨陽剛已也。坤彖旨。按全章以地道明坤義。在柔順利貞。截上言坤之德。下言君子法坤之德。乾以天道言。而配以聖人。坤以地道言。而應以君子。此乾道坤道之別。鄭孩如曰資生者元也。而曰乃順承天。順承其氣而行之。連亨利貞俱串了。含私光大。含私者利貞也。以含私而為光大。則由貞起元。而馴到元亨地位也。德之順承一乾之氣。自始至終。有常而不息者耳。故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

利貞。非專言利貞也。乃由柔順之德始。物亨物而底於利貞者也。乾主於元。坤主於貞。君尊臣畏之分也。故下文應地無疆。獨以安貞為言。

程致承曰坤元之至。全在乃順承天一句。下面德合無疆。即從順慶合也。順者一於從陽之謂。守此順德而不變。曰貞。坤德惟順。故能厚載而配天。君子惟順。故能安貞而應地。此一章大槩也。

朱子曰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天地間萬物生成。只是一元之氣。造化原無兩個元。坤元特是後乾元一截。至此不得大大則無所不統。至只是就他的分量亦已。到那極處也。正在乃順承天。處見得。朱子曰萬物資乾。以始便資

上經說統 卷一 四十六 石鏡山房
坤以生氣至而生。即坤元也。不爭得霎時間。陸庸成曰乾施坤受。所以傳而布之物也。故方施為乾。施及於物。即屬坤。非乾既資始。不坤方去資生。如始之氣機。在乾而行於坤。故坤資始。亦即和。其如氣而散育萬物。此造化合一之功用也。玩乃字自見。坤厚載物。德合元。無疆含私。光大品物咸亨。提順字於坤元。元統四德。則四德。總歸於一。順是順非。淺薄之德。寔配乾而同。其悠久者。故曰坤厚載物。德合無疆。此其所含。可謂私與惟其合之私也。故其化之光顯於外者。大而無所不遍。而品物隨之以咸亨也。咸字從大字來。正萬物繁齊相見時候。陸庸成曰坤之德。合無疆。以其厚也。然厚而載物。何獨於亨物時見之。且

於萬物形形色色乃可見坤之無不載而所以載之者厚也惟其所合者弘故其所光者大
 程啟承曰乾元統天本無疆也坤之德何以能與之相合為用蓋乾坤共一元乾之所始坤即承之以生寔與乾同運並行以成化而無界限故曰德合無疆何以見其厚也彼資生時所承天以付於物者渾淪磅礴無減乾元之初故也含弘光大四字正形容厚德之妙坤虛而受其含弘坤美而章其光大而資生之品物於是乎成亨亨者通也通於外未有不充諸內者故含弘光馬含萬物而化光則萬物皆在其吐納之中不謂之厚德而何
 附張中溪曰乾職履坤職載凡物之無不載於坤者厚為之也博

上經說統 卷一 四十七
 厚高明同乎悠久乃合上天覆物之德而無疆無疆即乾之不息

不息故可久無疆故可大○游定夫曰其靜也翕故曰含弘含言無所不包弘言無所不有其動也闢故曰光大光言無所不著大言無所不被此所以德合無疆也○陸庸成曰坤以歲之不獨利貞時可見即元亨時亦主於歲故元御醞釀之也○至成亨處盡越而知正見其厚必曰含弘必曰含萬物蓋其厚德之所歲非越所能盡也若乾則主施而已故曰雲行雨施
 此節專重柔順利貞句地類二句只是引起之詞柔順即順承天施之義即此便是坤道之貞須隱隱着收斂時說當云坤之順天

此詳行 二無疆句 正明德 合無疆意 順而從意 不重 順則貞句 於身上說

通節俱是 乾馬之貞 地道之貞 柔引馬陸 柔引馬陸 柔引馬陸

以生物者直至各正保合而後已所謂順而健者如此君子攸行
 印只是說君子體坤之德下節正是攸行處○陸庸成曰坤德利貞而曰牝馬何取也由牝馬地類可識坤德之柔順由牝馬行地無疆可識柔順之利貞也君子攸行法坤貞以行也乾之君子行此四德坤之君子止曰安貞
 附唐疑菴曰夫坤地之所以為地也夫地墮然順而已何能承天之施而合其無疆正以牝馬與地同為陰類其行於中原無疆界則地之配天者乃坤之柔順合德於乾健也此其所以利牝馬之貞也藉非柔順之德足以承天則生生之機或幾乎息矣可見以順從陽乃坤道之正以柔順為利貞則君子之所行也

上經說統 卷一 四十八
 附傳曰乾健坤順坤亦健乎口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南喪朋乃終有慶
 先則迷而失坤之道後則順而得坤之常蓋乾本統天故體乾之君子可先可後坤本承天故體坤之君子但可後不可先也得朋喪朋兩語正相呼應西南其類也東北非其類也知朋之何以喪而思所以善其終焉則有得朋之慶矣君子求其多助故事不可以孤立理不可以偏主居不可以離群動不可以遺眾○項平菴曰乃終有慶一語乃孔子所以發文王言外之意地之交乎天臣之事乎君婦之從乎夫皆喪朋之慶也

附先後 揚慈湖曰君先臣後夫先妻後當後而先為迷迷為失道
君為臣之主夫為妻之主後而得主利莫大焉君臣之分夫婦之
序是為天秩是為天常坤淩為順是為得常得常則利○經曰
失道由於先迷道自不迷迷自失道後順乃為得常道自有常順
斯得常故曰知常者明

附喪朋傳曰東北陽方離其類故為喪朋惟離其類而從陽則成
生物之功故曰有慶鄭狹如曰無成代終坤之道也與類行者共
效其能以司造化之役終有慶者獨任其勞以終造化之功乾主
始坤代終坤之承乾臣之承君其道一也○金汝白曰喪朋猶泰
之朋亡合其朋而從陽則有得主之慶

上經說統

卷一

四十九

石鏡山房

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安貞之吉即上文安貞與守貞不同即不習無不利意
陵氏曰安貞之人不會倡先做事似乎無才能的聖人直以應地
無疆許之蓋此等人不是小可的大凡無才能的人安分而不敢
倡先者有之稍有可見之才孰不欲攘臂爭先乃有寸而能飲
不露安於分之所無成而代有終必非輕浮淺露所可到也德
器深厚真與厚德載物者一般故與地之無疆相應○立行可曰
無疆天德也惟地能合天之無疆則地亦無疆君子能法地之無
疆則君子亦無疆然則君子法地地法天不出於一天德之無疆
而心矣

唐疑菴曰天言御若天不能為主而君子為之主本於乾之統天
也地言應若地自為地而君子自法之而為君子本於坤之承天
也鄭狹如曰人君法天當法其元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人臣
法地當法其貞故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李氏開曰天以氣言故曰行地以形言故曰勢程啟承曰地之厚
德惟含弘君子之厚德亦惟含弘生意滿腔靡不翕聚靡不包納
其載物無疆與地何異○陸庸成曰地勢非厚德乃厚德之形也
東西南北無喪無得混一之規模也博厚配地君子之心極乎
諸子相曰騶虞虎兇並育芝蘭荆棘並生封山濬川者不以為德

上經說統

卷一

五十一

石鏡山房

新山理谷者不以為怨地之厚德也不屑屑於賢愚貴賤之間不
總認於取舍異同之辨即罰之刑之以及於命師征伐皆所以誨
之君子之厚德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潘雪松曰坤本資生而霜則肅殺之徵坤始何以象履霜陰主殺
也履霜即知堅冰之至其初不可不慎也履霜者防龍戰之漸龍
戰者成堅冰之禍○蘇子瞻曰始於微而終於著者陰陽均也而
獨於此戒之者陰之為物弱而易入故易以陷人鄭子產曰水弱
民狎而玩之故多死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疑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張雨若曰象只提履霜堅冰四字下三句只是什他意思重始字戒於初也其道與上六同以理勢言馴有狎順意古今只為一馴字壞了許大宇宙又曰堅冰至慮其終也傳曰至堅冰防其始也彥陵氏曰履霜堅冰四字不可忽過當云坤之初象止履霜耳而即繼之曰堅冰者其初不過陰氣之始疑也漸積之而至於盛則為堅冰而不可制矣危之之辭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姚承菴曰直方雖分內外方又本直來人之生也直直其本性也直則施為舉錯自無不方直方則大不習無不利矣此是一串語傳曰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為而為也在聖人則從容中

大即就直方止見

上經說統 卷一 五十一 石鏡山房

道也○蘇紫溪曰不習非不假於學也曰教曰義皆學中事即聖帝明王亦何嘗廢學然緝熙敬止非矜持也由義而行非行義也思而無思為而無為是之謂聖學 唐疑菴曰直而大者乾之德也坤無德以乾之德為德故乾性直坤亦未嘗不直乾體圓坤則效之以方德合無疆則與乾並其大矣惟以乾之德為德故不習而無不利所謂坤以簡能者如此楊敬仲曰坤之至與乾之入非有異不習無不利與乾之利天下不言所利同也此坤體合乾之妙蘇子瞻曰夫有習而利則利止於所習矣故曰不習无不利○馮厚齋曰乾六爻莫盛於五坤六爻莫盛於二

道猶言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葉爾瞻曰直以方者一以字當以方字屬動六二之動方矣然由其存於內者直是以見於外者方也性體全在動處見得地道光是贊聖德之妙亦承動字意說來陸庸成曰直者順之極也稍不順即枉如其直而出之則方直方故大不習者大而化也化故光地道含萬物而光化○程敬承曰六二得坤道之純故直指其道為地道无不利利字即孟子以利為本字意謂自然而直自然而無矯揉也習則有利有不利不習便無不利夫無不利者坤之所以合乾而君子之所以應地也地道光六二純乎坤道則天而光矣光者思為不擾性體獨呈之謂

上經說統 卷一 五十二 石鏡山房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按人臣非無才智之患而才智太過則露才揚己最是薄德章美而能含厚德士也含章即是可貞與利貞不同或從二字俱有意或者時至而自發也從者不敢造始之意无成謂無專成正是含處代終乃無成的作用提是得含章可貞意陸庸成曰无成有終非始雖無成而後必有終也無成即指有終處見之其不敢專成者正其代君以終事而不為始也是即安於后得主利之貞者與鄭狹如曰含章非顯其章而不用也乃善則歸君而不有其名耳故象曰以時發也非不發也含章之道若何無成有終是也創始

重字合字重此二字一爻之

光謂見得
明大謂見
學心實其

由我結局由我是之謂成君主其始我代其終是之謂無成有終
○按成字上加一專字為訓未自然蓋事全局俱由我造則成功
獨歸於我若他人開端我受指揮而終事焉則功歸於人不敢居
始之名而以歸之君是謂無成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夫子慮人不達含章之義托名於齋晦而生規避之念也故特以
時發二字表之發與含似相反而不知以時而發善發正是善含
處或送二字正跟時發來蓋其所含之章昭灼赫宣故以知光大
解之要之惟知光大者乃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惟恐人不知豈
能含章也○含之則為章發之則為光大程啟承曰象言含弘故

上經說統 卷一 五十三
光大象言光大故含章互相發明摠之重含意也
呂東萊曰傳云惟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此極有意味尋常人欲
含晦者多只去鋤治驕矜深匿名迹然愈鋤愈生愈匿愈露者蓋
不會去根本上理會自己知未光大胸中淺狹纔有一功一善便
無安着處雖強欲抑遏終制不住譬如瓶小水多雖抑遏固閉終
必泛溢若瓶大則水自不泛溢都不須開費力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按陰虛能受有囊象重陰閉結有括囊象无咎无譽都是好處惟
無譽故無咎○三曰含章四曰括囊皆以齋晦不露為義然含則
有時而發括則無時而出知老子曰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

無繩約而不可解○括囊不徒在言語上緘默一切經綸俱韜藏
不露王輔嗣曰閉其智而不用故曰括囊
程啟承曰无譽非是惜之意君子處亂世不可有咎亦不可有
譽漢之黨人標榜於桓靈之朝以譽而殺其軀也抑不獨亂世然
也乾初亦曰不成乎名名者人之所競亦人之所忌固爭之府禍
之門也大都君子不樂居其名○陸庸成曰陽宜在上故乾以初
為無用之地陰宜在下故坤以四為無用之地曰潛曰括其乾坤
之妙用所居無事而根柢是者與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言也
彥陵氏曰君子身處亂世不求有功止求無害惟慎可以不害囊
上經說統 卷一 五十四

之所以不得括耳○其章光人得而物色之矣榮我名者安
知不殺我身乎象止言无咎以此李隆山曰譽者欲之括也六四
之所以无咎者以其无譽也

六五黃裳元吉
黃中德而中德之所發自是謙卑遜順故曰裳夫天玄而地黃黃
原是坤德上衣而下裳裳原是坤體故六五雖以陰居上而寔
不失乎坤道其獨稱元吉以此○按中順是一意非以中為能生
順也五只是個中帶順以為言者坤體本順而五中德故合而言
之曰中順非必以中貼讚順貼裳若曰五有此中順之德必不自
恃其尊謙中以為理云耳游雪松曰黃者坤土中央之色裳則法

百家俱是
見于外者
不義充諸
本如是惟

坤為制而有五采之施者蓋中德在中而發於事業之象也五以陰麗陽而居中位德至此而盛美至此而顯故有黃裳之象此坤德之至元吉之道也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蘇紫溪曰文在中即美在其中之意言中固所以為順也三五皆陰麗於陽故稱美焉然三曰含章五曰文在中此之謂闇然之章不顯之文甚矣聖人之不貴文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此所謂著履霜之禍於其終也不言陰與陽戰而言龍戰于野與春秋書王師敗績于戎天王狩于河陽同一書法○曰龍戰非陰

上經說統

卷一

五十五

石鏡

與陽戰乃陽不肯讓陰而與之戰也野戰言非當度也畢竟陽為主陰為客夫陰而敢與陽戰目中已無陽矣然而既至於戰勢必至於兩傷而玄黃莫辨矣陰亦何利之有哉

馮厚齋曰以龍而言則知陰不可亢亢則陽必伐之戒陰也以戰而言則知陰不可長長則與陽敵矣戒陽也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陳天德曰陰本非陽敵敢於戰何哉蓋由君子不能防小人於微使陰道至於窮極而然也若當始疑而早制之安有今日之禍哉○或曰其道窮正明所致龍戰之故陰道至於盛極龍自不容已於戰矣然而馴致其道者誰也

或主造化
龍上通

用六利永貞

坤之用六猶乾之用九也高明者易亢故無首則言沉潛者易弛故永貞為利永貞者非順之外更有健只是常守此順而不息便是永貞貞即牝馬之貞是也善用其剛曰用九順而能健曰用六胡雲峰曰坤安貞變而為乾則為永貞安者順而不動永者健而不息乾變坤剛而能柔坤變乾雖柔必強善變化氣質者當如之陽先於陰而陽之極不為首陰小於陽而陰之極以大終善撫馭世變者當如之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彥陵氏曰終不與始對言結果蓋陽大陰小定分也然未有合

上經說統

卷一

五十六

石鏡

於正而不大者若能永守此貞則順而有常與健而不息者無別其結果慶豈不與乾一般非始小終大之說○坤以代終者也乾以大始而此以大終終不失乃順承天之意

附別程敬承曰陽之極不為首是無首也陰之極以大終是無終也此見天下未嘗一日無陽陰極之終復為陽之始始循環變化無端造化之妙用固如此程沙隨曰乾以元為本所以資始坤

以貞為本所以大終

論吳因之曰坤減乾之半此他本來才力分量之不同雖均是聖人却有天道人道之別坤之資稟雖稍不如乾然想牝馬之貞意思他量已量人錙銖不真一切好勝客氣始終一毫不起如這事

未該到我做。恐他滿眼風波。按定不動。若輪到自家分量上。便會趨時若赴也。決不挫過了機會。除了純陽至健。旋乾轉坤手段。就

是他了。天地間也。只有這兩種異人。陸庸成曰。元亨利貞。雖乾坤有同德。然乾重元。以元為統。坤重貞。以貞為安。故乾之文言。由元

者善之長。說起坤之文言。由至柔至靜。貞字說起。何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也。然乾元始物。而無其始。故用九曰。无首坤貞成物。而

有其終。故用六曰。永貞坤之元。皆是乾之元。故曰。順承天曰。承天而時行。然坤之貞。亦非坤自為貞。故曰。以大終曰。无成而代有終。坤非乾敵明矣。

文言章句。胡雲峰曰。乾文言。什元亨利貞。自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元。坤文言。則首釋牝馬之貞。自貞而利。利而亨。亨而元。坤以藏之所主在貞也。

陸庸成曰。坤作成物。故文言從坤貞說起。然亦不必泥定首節釋貞。次釋利。又以釋亨。及末釋元也。坤德維厚。凡化育俱從厚出。然厚中之發生。又極是承天之施。故特別出一時字。至柔至靜。坤之

厚德也。有常者。柔靜之不變也。含萬物者。柔靜之所蓄也。時而動。剛德方。時而後得主利。時而化光。則此至柔至靜者。順焉無拂。惟是承天而行。可以盡坤道矣。坤道盡於一時。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無專成曰。柔柔之至者。具有個剛在。承乾而動。氣至即說更與

他不得。此就無專成中能效用者。言無作為。曰。靜靜之至者。具有個方在。承乾之施。因物各付。更移易他。不得此。就無作為中。有定則者。言剛即柔中之剛。剛乃見柔之至耳。方即靜中之方。方乃見靜之至耳。蔡虛齋曰。此是什牝馬之貞。須切成物時說。動非動。關之動。氣之入。機即動也。德方在動剛後一步。動剛是說。化機方則在物上見。剛方正柔靜之至。處不是柔外。又有個靜。靜外又有個方。

附列蘇子瞻曰。夫物非剛者能剛。惟柔者能剛耳。當而不發。及其極也。發之必決。夫物貞則好動。故至靜所以為方也。

後得主而有常。上經說統。卷一。五十八。石鏡山房

無專成。處即是後得。無作為。處即是主利。曰。後得曰。主利。何其柔且靜也。然柔靜有常。而不變。則剛而方矣。○利竹山曰。坤何以後

得主利耶。知始者乾也。故坤不得而先施。斷制者陽也。故陰不得而專主。居後有終。得陰道之常矣。故有所得而主利也。

附經釋曰。彖先迷後得主利語。本自相足。彖著先迷。不著主利。不正言後得。獨以後順得常一語。括之。蓋以順表利。以後順表後得也。至文言。又不著先迷。不正言後得。主利。獨言後得主。明居後主利。剛主得其主。而主利為得主。得主為後得之義。躍然。

含萬物而化光。此什坤之亨。重化光一邊。而必先之以含萬物者。不命聚則不能

發散也。伊繼山曰：化謂化機，指在坤者言也。含非歛藏之謂，只是元之後亨之前光景耳。若說是靜翁，則涉利貞時了，而以亨接利貞，把无放在何處？○含萬物，貞元之交也。坤之所含者何？乾之氣也。以其所含者而為化光，故曰坤道主藏。○氣機未到，含藏不泄，何其柔且靜也。而氣到則光著，而不可掩，則剛而方矣。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此節將順之一字，搃細上文而承天時行，正是坤道順處。彖言乃順承天，此言坤道之順承天之律而隨天之時行，正與彖互相發。○坤道無成而代終，不可先乾而倡始，不可後乾而不應。時字內兼此二意。蘇紫溪曰：健順者天地之大分也。時者天地之大機也。

上經說統 卷一 五十九

天氣未行，安得而先之？天氣既行，安得而後之？然謂之承天，則甚柔且靜，而謂之時行，則甚剛且方矣。蓋地道也。臣道也。○彖陵氏曰：靜柔坤之為體，順者坤之道，道即坤之效用處也。坤元亦統四德，故究竟只一順字。

諸子相曰：柔靜剛方，順而健也。以其柔靜，故居後含萬物，以其剛方，故有常而化光，順承天而時行，則剛方者不失其柔順，而牝馬之貞亦守其順以為健者與。通章只一意。

附慈明曰：得陽而動，布施四方，剛方則健在順中，是牝馬之貞也。坤不為先而居後，其後也。乃得乾為主而有常，是其利也。坤靜含而能含其含也。乃含萬物而化光，是其亨也。然則坤道其順矣乎。

分於其明 附以得考

承天之施，因四時而行之時，未至弗敢先也。時可乘，弗敢後也。是其元也。順之未嘗不健，此坤之所以合德於乾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彖陵氏曰：聖人最畏一漸字。然根苗俱本於所積，故又分出善不善兩路以提醒人，不徒曰辯而加一早字。蓋待臣子萌不肖之念，然後去辯其辯，已遲惟在白家身上辯其所積者，果是善果是不善，則慶殃分矣。夫不在自己身上慎其善惡之積，而要在臣子上免其弑逆之禍，豈可得哉。弑逆之禍不嘗有，而聖人特戒於初者，甚

上經說統 卷一 六十

小人之罪也，而歸本於善惡之積，其所以戒君父者深矣。呂東萊曰：善如何得積，惡如何得不積，由類則蟻聚醞酸，則蚋聚。若胸中有容着善處，善自然積，胸中無容着惡處，惡自然不積。○彖陵氏曰：餘慶餘殃，必之於所積，而特發於坤初德，莫大於陰，亦莫大於陰。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直方二句，是說六二已成之德工夫全在敬義二字上。其正其按直即是正，方即是義。聖人特借正義二字形出直方之妙，不分兩層，無所回互之謂直，指其動念處言也。而本體原無回

互立亦適如其本體而已故曰直其正也。確然不易之謂方。指其應用處言也。而本體原自具裁制之宜。方亦適如其裁制而已。故曰方其義也。此只據見成說。○朱子曰。直是直上直下。胸中無纖毫委曲。方是割截方正之意。是處事皆合宜。截然區處得如一物。四方在面前。截然不可得而移易之意。若是圓時便轉動得。直內方。按敬義功夫。不是直方外。又有所添設。亦不是以敬去直。以義去方外。內本自直。患在私意為之屈撓。敬則本體自是嘗。直者不失其直矣。故曰敬以直內。外本自方。患在成見為之偏執。義則妙用神於時措。方者不失其方矣。故曰義以方外。○不惟以字不着。加即敬義二字亦不着。加如云內何以直。只主敬而內。

上經說統 卷十一 六十一 石鏡山房

自直矣。外何以方。只協義而外自方矣。陳潛室曰。不言正以直內。而曰敬者。蓋才敬則心必正。敬則豎起精神。不令放倒。乃是正以直內。處義是把吾心做個應事應物的尺寸。區處停當。毫不差謬。是為義以方外。敬即正中之警惕。義即敬中之條理。敬義既立。其德感知。○不孤。按敬即義之在內者。義即敬之在外者。敬義原自合一的。放倒一邊不得。所謂立者。不徒內外夾持。更自有循環道理。不孤二字。解大字即在立字上。○程敬承曰。立字最難體認。人只一動。被許多人欲牽扯。便覺立脚不住。內直則旁引不滯。外方則移動不得。不能引與不能移。合更無東西走作去處。是之謂立。朱了。

石鏡山房 卷十一 六十一

曰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疑字按疑即疑滯之疑。行字即六二之動的動字。學習功夫。專為未見本體者設。若功夫到純熟地位。則本體毫無隔礙。直還其直。方還其方。大還其大。何疑之有。○鄭瑛如曰。方其敬義之初。敬有矜持之意。義有比擬之迹。不免於習而未必利。惟工夫夾持。日純日發。至於不孤之地。敬無其意。義無其迹。從心所欲。任運而往。行何有疑滯。而何有不利也。○附張陽和曰。乾只一畫。工夫只有誠一個。坤有兩畫。工夫便有敬義兩件。夫子語顏子。只是一個克己復禮。語仲子。便有兩個敬恕。所以謂之乾道坤道之別。

上經說統 卷十一 六十二 石鏡山房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按弗敢成三字。正原所以含之之心也。當以含之以從王事為句。若依胡雲峰以陰雖有美含之為句。則以從王事上反費轉指。○弗敢云者。非其才之不足。乃其分有所不敢也。爰言有終。此曰代有終。則併其終亦非坤之所敢有矣。所為弗敢成者如此。○揚誠齋曰。為臣之道。有大美而不能合。縕者矜也。有大美而不從。王事者吞也。從王事而自有成功者。驕也。弗敢成者。有懼心焉。成功而能懼。可以為臣矣。禹之不矜。代周公之不驕。吞得六三之義。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石鏡山房 卷十一 六十二

彼雨若曰變化閉塞即數百年天地大氣運乃泰否之謂草木
番者所謂朝廷既治庶類蕃殖也○陰遇陽則為泰陽遇陰則為
否陰遇陰則為閉陸君於曰天地變化而獨言草木蕃者草木得
氣之先蓋無情者先通其應也天地閉而獨言賢人隱者賢人見
幾明決蓋有識者預觀其微也賢人難進而易退惟其難進故當
其治也草木既蕃而未出惟其易退故當其亂也草木未凋而先
隱

呂東萊曰人與天地萬物同是一氣泰則見否則隱猶春生秋落
氣至即應間不容髮若謂相時而動則已作兩事者所以獨稱賢
人隱者蓋眾人強自隔絕故與天地之氣不通氣至而覺者獨

上經說統 卷一 六十三 山房
賢人所已

○君子黃中通理
按三節是一意揆是贊中德之妙不是前分後合亦不必扼定中
順二字分貼正位句點根黃中通理和言有此中德則其正位自
不居於驕亢而居於下體也美在其中節又和上二句來言中德
具於內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莫非是物則其美誠至極而無以
加者此是一氣語
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德在內無可名象特看通理二字以表
其蘊通理黃中處自通理也通言其有觸即應周流無滯理言其
品節分印然之中有燦然者在○按通即貫通之通言其圓融

變化無拘滯也通疑於混淆而又脉絡分明揆之是個黃中之德
也
蘇紫溪曰黃土色居中是欽其至色而渾然在中乃不顯之文也
然一中可以貫天下之道雖渾然中存而條理畢具故曰通理
正位居體

按正位多不能居體以勢分在我易生驕亢也正位而能居體矜
高自侈之意氣不形於動履之間為上之體宜如此也有此中德
自能以此為居此正帝王執中之治
程敬承曰正位居體雖云至順要以五居上卦之中正位位乎中
也安見宅中建極之主而不御下有體者體乃條條件件恰好正

上經說統 卷一 六十四 山房
當之謂亦居中之體也本義下體下字不必泥陸君啓曰中德之
人雖處位得勢而熨帖妥當不居於首不止於貪而居於體猶語
所謂體貼體悉皆此義耳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此節緊和上二節來黃而曰中是美德在中也中之美其精神
盎然其經緯森然鬱而必暢積而必發四肢事業通理之符也無
美為美乃為至美○足因之曰四肢事業皆管攝於心既中心
之所管攝者何得不中其暢其發自不容已則所謂美在其中者
原合身心貫德業以成其美者也蓋信乎其為通信乎其為理豈
非美之至哉葉爾瞻曰坤以順為中中德自順非有二也中順豈

可分內外言美為中德即是順暢發為順亦是中美曰至此坤德之至合乾之大矣

胡雲峰曰六五當與六二並看故皆以君子言蓋內直外方之君子即黃中通理之君子也五之黃中通理本於內直外方故其正位也雖居乎五之尊而其居體也則不失乎二之常二之內直外方是內外夾持而致其力到五黃中通理則內外貫通無所容其力矣

附鄭如曰象傳曰文在中也以在中不自炫耀為義此則言其有文在中終不可得而悶曰通理通理者通於脉理也中者虛也虛中含靈晶光內輝豈竟埋沒終隨其脉理而通顯於外暢於四

上經說統 卷一 六十五

股發於事業即通理也美在其中美即文也陰麗於陽是謂文章六三含章而曰陰雖有美含之六五文在中而曰美在其中一也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中也乃人之根本命脉處也人身之正位人心之真體也黃中是為正其位而居其體矣美在其中而能暢能達所以為美之至也舊說添順字來解而以正位居體為釋蒙義於居體二字之間又添個下字似支離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元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張兩若曰為字嫌字皆從周公說稱龍則存陽之名以扶其衰稱血則彰陰之類以抑其此玄黃雜則陰之無利於抗陽玄黃分見

陰陽定分終不可得而易聖人扶抑之意微矣按此節當以首句為綱道其變也而未以天玄地黃句收然見得至變之中自有不變者在疑者相似之意玩為其語意無陽如無君之無當屬陰說鄭如曰謂未曰戰陰與陽交戰也交戰而獨

曰龍戰者是時陰處其盛目中已無陽矣為其嫌於無陽也故獨稱龍為戰若曰陰犯順而龍戰之云耳以討陰之義與陽不許陰為敵也彥陵氏曰故稱龍不是存空名之說蓋世界原不可一日無陽即當重陰固結之時若無一點真陽如何收斂得佳如謂止存空名以扶其衰則與之戰者當是何物陰而敢與陽戰忘却自家本等矣故聖人以未離其類點醒他謂之曰血則受傷者反

上經說統 卷一 六十六

在陰知血曰玄黃是陽之正色為陰所污也故曰雜天玄地黃向正要本雜字看出當其雜也玄黃似乎莫辨而不知即雜之中玄者是天黃者是地斷斷不可混淆定分原自如此所以欲無陽而陽卒不可無欲自離類而類卒不可離止可冒其相似之迹混

亂宇宙耳陽得以申其罪而伐之矣胡雲峰曰上六六三皆揭以陰之一字曰陰雖有美含之猶知有陽也上曰陰疑於陽必戰則與陽為鈞敵矣天道不可無陽故稱龍於盛陰之時存陽也戰而俱傷在臣子雖罪不容誅在君父則宜早辯也

論按天道有陽必有陰原相為用然陰之為道利於逆陽不利於

抗陽坤道可謂至順矣。而順之變反為逆。故聖人保著其順之利。明臣子之大分。究極其逆之禍。立君父之大防。人君不可不知乾道。尤不可不知坤道。

上經說統卷之一終

卷一

六十七

石鏡

之主崇乾

之主崇坤

石鏡山房周易說統卷之二

三三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按卦震動而遇坎險動而遇隱動而未暢故為屯。乾坤定位混沌初開震為長子始出用事以濟屯難。主初一陽言也。夫險中能動自不為險所束縛故得元亨而聖人又慮其躁動妄為。僥倖以圖萬一特設利貞之戒勿用有攸往所謂寧靜俟時即此便是貞。無而層意然治屯之法莫先於正名定分故曰利建侯蓋貞正所以善用其動而建侯正所以善用其貞屯之所以得元亨者以此傳曰陰陽不交則為否始交而未暢則為屯揚誠齋曰氣始交未

上經說統

卷二

十一

石鏡

暢曰屯物勾萌未舒曰屯世多難未泰曰屯張中溪曰盈天地之間者萬物也而萬物以人為首故屯為人道之始具四德而繼乾坤也。胡雙湖曰當屯難之世適稱元亨亦猶蓋壞之時而有元亨之義。陸君故曰貞所諒者廣或行或止一經一綸皆用貞勿用有攸往則直戒其無輕動也。吳因之曰不貞非獨自有此苟且也。急躁不能寧耐皆是胡雲峰曰非不利有攸往不可輕用以往也。彥陵氏曰既曰利貞又曰勿用有攸往此語要看得鄭重蓋屯難之世庸愚固束手待斃乃豪傑自逞其才往往急於見功或反以躁妄而取敗故聖人以勿往二字止之正當英雄馳騁之秋而忽

看勿用

傳世封建
說六爻似
與初爻有
礙不知交
中爻與六
爻據象所

居心論非
初自建為
爻

收其壯心猛氣於寧靜之中。有不動動。勿感矣。此是濟屯的。

一象段。所謂利貞在此。所謂元亨亦在此。勿輕放過。

附程敬承曰。元亨利貞。天德也。屯為人道之始。人始生而五性具

故亦有其元亨利貞。但陰陽已具。不可分為四德。有大亨之道。而

利於貞耳。惟貞故能以正。正天下之不正也。鄭荻如曰。開屯之

道必具四德。而後可屯。既開矣。當靜以綏之。故曰勿用有攸往。以

元氣未完也。

附建侯之義。有謂卦詞通論一卦侯。乃他人爻辭專言

一爻侯。乃自己。不知卦爻所謂利建侯者。俱指初九。主建侯者即

主濟屯者也。此侯當草昧之初。即是濟屯之主。不曰君而曰侯者。

上經說統

卷二

二

石鏡山房

尚有九五在也。猶秦子嬰未降。而漢高猶稱沛公也。然則無論卦

爻所指為建侯者一也。顧筮者為何人耳。若是自己為君者。得

之則謂建已為侯。亦可若是卜立君者。得之則謂建人為侯。亦可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按心之主爻在初九。故始交指震。張中溪曰。乾坤之後。一索得震

為始交。再索得坎為難生。合震坎之體而為屯也。

陸庸成曰。泰者天地交而萬物通也。此則剛柔始交而難生。何也

當天地網緼萬物初生。未有人焉。以經綸之。故天造草昧。險阻多

端。如洪濛世界。湯湯懷襄之際。是為難生。曰屯。

動乎險中大亨貞

見不可
動中貼貞

全重一動字。在險能動。是其才足以有為矣。而惟其動在險中。則

有才之正。慮其苟且。以赴功名之會。故大亨而必利於貞。蔡虛

齋曰。動未便能出險之外。只在險中。而猶能動。不為所束縛耳。

吳因之曰。屯難之世。正可見聖人大手段。人情值此時。大都事求

可功。求成而已。乃聖人始終只是一個守正。別無奇謀秘計。據其

在險能動。豈不是那掀天揭地。變化若神的才幹。只是胸中不肯

苟且了分毫。終不落權謀套裏。所以異於功名之士者。以此。

附別巽汝修曰。乾坤始交。而人道立焉。人心惟危。難所由生也。一

陽初動。則乾為君。而坤從之。危者予矣。故曰動乎險中。大亨貞。可

見道心。只在人心裏。而道心動。處俱從險裏出來。雖堯舜。能無兢

業乎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雷雨句。只就本象說。天造句。方從象說到世道上。滿盈只是鬱塞

底意思。屯而未達之象。此正天地始造之時。草雜冥昧。無主乃亂。

宜建侯以為收拾人心計。然不可道建侯便了。更須戒懼。不自以

為安寧可也。蓋建侯之後。尚有許多事。屯事業所當竭心力。輔真

主。以而之。不可如漢將一立更始。便日夜縱情聲色也。必如是。而

後。可以大亨貞。

按震震象。兩坎象。若使雷一而兩下動。即宣洩。惟兩在雷上一瀆

不滿。改其動也。兩意充塞於天地之間。此時尚夫雨也。鬱結之氣。

未通是以名也

姚承菴曰雷雨之動滿盈只形容得個天造草昧四字不曰天運曰天造造者始初造出之謂也象中連用二動字總見坎之貴動也君子經綸正其動乎險中象

○象曰雷雲屯君子以經綸

按經綸俱是借用字所謂治亂民猶治亂絕之意潘雪松曰經者立其規模綸者糾合而成之此開物成務之道綸綸圖為以解世之紛結者雲雷屯則醞釀濃然後雨澤降而天地齊經綸密則謀慮熟然後紛紜定而世道寧經綸即定天下明名分裏面事馮文所曰經者總其緒而分之象雷之自歛而發綸者理其緒而

上經說統

卷二

四

合之象雲之自散而聚經綸之事豈一人所獨就哉所以利建侯也

要得此意

呂東萊曰屯難之世人皆惶懼沮喪不敢有為殊不知正是君子經綸時節洵詞曰國主於侯人主於心故經綸從心上起所以治也○郭子和曰坎在上為雲故雲雷屯在下為雨故雷雨解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姚承菴曰初九陽居動體本是能濟屯的人但在屯難之初動乎險中於理於勢有未可輕遽為者故周公教占者且須盤桓莫輕於自試方可有為利居貞者惟居貞為利也如此居貞的人眾共建為侯則可收天下之人望而成出險就夷之功故利此爻詞一

馬說直捷
白才曰志
可無任曰
西俱不必

盤桓即是
貞本之
呂東萊

錯既可安

氣說下利貞勿用有攸往是亨也第一義利建侯是亨也第一事初陽在下為成卦之主故特發於此○按盤桓難進正是乘利擇便的念頭即此是貞居貞二字聖人正從盤桓點出而習解以為盤桓則易失所守故又利於居貞反多一轉利建侯正指這等居貞的人眾共建以為侯則可以濟屯難而致太平而習解又以為初自建為侯所以與卦傳不合不知卦所謂利建者其事也利於建初以為侯也又所謂利建者其人也初之才德利建以為侯也更無兩樣

上經說統

卷二

五

呂東萊曰說者謂初以剛居剛在屯難之世恐其銳於進故戒之以盤桓此說不然蓋初以剛明之才乃能與時消息自制其剛盤桓而不敢馳此正所謂自勝之強也此正所謂剛也惟剛然後能盤桓執謂以剛為戒乎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彥陵氏曰按行字正對居字說然語意却從磐桓來據初磐桓難進似乎無志於天下不知進雖磐桓志在行正故不得不居之以待時耳下賤即從志行正處看出天地間至貴者德既在我多挾之以自尊自重自私自利而初志在行正則未嘗一日不在斯民民心安得不歸於我大字從屯字來所謂今時則易然也

防貴險賤
一陽在二
陰之下故
口下賤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二與五自是君臣正應但乘初而受其制其勢不能以自遂故為
 初所難曰屯難而不得進曰遭乘馬班如正中屯之意然初之
 求二不是要害他欲為已輔以濟特艱耳此最人情所難却者着
 此句見如子不字之難着十年乃字句見如子不字之堅○吳因
 之曰乃字十年字俱要玩蓋人情意氣有所激一時雖能守正至
 於時日既久一適慙慙不改一適杳無會合之期如何不要絕望
 了轉起念頭故言十年乃字以堅之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剛不是論他德只是據二所乘之位言之二與五應本是常理為
 上經說統 卷二 六
 初所難便失其常了謂之反常明相遇者乃其固然幸之也彥陵
 氏曰夫理之所在雖十年必反君子第患守正之弗堅而已矣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彥陵氏曰大都君子志在濟屯要本領好又要人幫助然後可以
 出身犯難以圖成功六三正犯此戒不自量度而躁於進非惟無
 益於屯而身且不可保矣猶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者然夫當此
 之時利令智昏即陷害在前而莫覺然妄行都必取困其幾不在
 既即之後實在未即之先君子見幾止有舍去一着若不舍而往
 徒取困窮然則往而得吝何如今而弗逐之為得也○吳因之曰
 此爻一幾字最緊臨幾字與辯之不早辯辯字相似幾正是辯處

三之既困於林中其著者也當其無虞即鹿之始而林中之困已
 窮其微者也幾不在著而在微邪正路口全在乎此然此幾原非
 難見只為心有迷當面挫過故象從禽二字點醒他
 趙汝楫曰田者必夷其險阻虞人設驅逆之車使禽趨田然後有
 獲無虞不驅禽即我我反從禽以我從禽故曰即鹿鹿善走險逐
 即奔林禽不可得惟入於林中而不得出之象迷於所欲即
 陷害在前莫之覺矣○胡雲峰曰卦下體震震動也初利居貞猶
 戒其輕動二貞不字則喜其不輕動三不中正上無應而妄動取
 困必矣幾者動之微六三五體艮聖人於震之動而猶庶幾其如
 艮之止故勉之曰不如舍欲其止也懼之曰往吝戒其動也
 上經說統 卷二 七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從者以身徇之謂從字重者是心貪乎禽也貪心勝故雖無應
 而不免躁動此正無虞之由從禽便是即鹿鹿者功名富貴之喻
 爻言不如舍辨之審也傳言舍之去之決也質卿曰君子只看見
 幾不如就舍一往便吝更無商量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彥陵氏曰四已入坎體身任濟屯之責矣然且欲進而不前都病
 於才之不足也夫濟屯之必藉陽剛明矣初為正應居貞俟時我
 不能屈已以求之彼安肯為我用乎惟求婚媾而往則吉无不利
 大臣正不必講求之名而束手以待斃也○此一爻契緊在求之

一字吉以剛柔相得之善言利以濟屯之功言

象曰求而往明也
呂東萊曰明之一字最宜詳玩蓋得時得位肯自伏請求賢自助非明者能之乎彥陵氏曰惟求而往方可謂明君獨任以肩險道見其愚而已矣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鄭孫如曰九五坎體有膏潤之象而當屯之時為屯其膏者也乃吝而施非欲施而不得出納之吝謂之有司非人君之宜也故小人以此為貞則吉大人以此為貞則凶言無以亨屯也初方以貴下賤而五屯其膏寧不益成初之為屯主哉○程敬承曰君

上經說統

卷二

八

子經綸大人之事而以望之屯膏之九五必不能也何者大事以得民心為本膏既屯矣則何以收拾人心而能濟大事乎程竹山曰小者必貞而吉大者雖貞亦凶甚言不可為也

此解大小
字貞字與
音異

陸君敬曰膏不可屯也其於節恩澤塞寵倖小處為之可取印刑而不忍與人卒以此失天下鹿臺瓊林之積竟何有哉以此為心而施之大未有不凶者○姚承菴曰九五本有可施之膏而屯歛不發是所謂聚財殖貨之君也於一身之計得矣如天下之大計何以小貞吉形出大貞凶來無兩意

倪伯昭曰此爻傳引魯昭高貴卿公之事明之謂威權已去而欲正之求凶之道則大貞如振綱常正名分撥亂反正之事小貞

是政事之小無關於成敗吉凶者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未光全本屯字來膏澤不下民與其道大光者異矣夫有膏而不施乃人主之自為屯耳○張中溪曰光陽光也五陽德本明以陷於坎中為二陰所掩如兩為密雲所蓄故施未光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呂東萊曰亂極則當治屯極則當通上居屯之極正是一機會然六以陰柔居之雖欲有為而才不足坐失機會故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也又曰何可長者蓋屯極之時若不變而為治即入於亂亡只有兩件更不容停待○泣者無聲而出涕血者出涕如出血也

上經說統

卷二

九

連如泣貌蘇紫溪曰四應初也故乘馬而吉二應五也故乘馬而漣上乘五也故乘馬而泣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才不足濟也徒悲何益何可長猶云豈是久計

論按九卦之所以成者必有所主此卦之所以成為屯者以動乎險中而初為震主乃其所以動者也故此卦以此爻為主五雖陽爻不為主矣惟主在於初故眾利建之為疾而諸爻之不從乎初者皆不獲吉惟四求婚媾而往則吉無不往也五坎體陷而失勢初震體動而得時故初則曰利居貞五則曰大貞凶已此屯卦六爻之義○陸庸成曰乾坤之後即繼以屯蒙何也蓋天開於子地

此童蒙之所以言也。潘雪松曰：蒙者人之初。其性不昧，皆欲自明。天性所鼓動者，自有一段懇切的意思。故下個求字，初筮初字，最重蒙之初。心惟一者，誠也。再三則非一之初矣。不告亦非不教。正所以發其憤機，真是童蒙原自有的。教者但養其良心，勿使壞於知耳。

附別楊誠齋曰：未達而求達也。一問答而加多，不達而求其達者，百問答而加少，初筮而告，達其蒙也。再三而告，不告，其蒙也。一告而達，則悅，再三而告，則憤。安知憤者之達，不深於悅者乎？楊止菴曰：坎為水為瀆，瀆者眾水所歸，煩雜混淆之意。人心有所混淆，不能如初之專一，則再三矣。故曰再三瀆。

上經說統 卷二 十 石鏡山房

附胡雙湖曰：乾坤之後，屯主在震，初爻蒙在坎之二爻。此長子代父長弟，次兄之象。艮為少男，方有待於開發。此屯蒙次乾坤之義也。建侯有君道焉。蒙求我有師道焉。天地既位，君師立矣。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按此二句，程傳作一意看，謂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本義作二意看，卦象山下有險，上既峻絕難棲，下復坑坎不測，這是蒙的象。卦德險在內，止在外，自家這裡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得，這是蒙的意。彥陵氏曰：細味二句，山下有險，句正是引起險而止，句故下句緊頂上險字說來，要貼在蒙者身上去。人心惟危，知識稍開，便墮深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鄭預如曰：物生必蒙，有蒙釋蒙，昧二義。蒙非其無知識也。混沌未鑿，純一未散，而一點真明固於其中，可以養者。此時而不可以不養者，亦此時明者之知識，非能有加於蒙也。人性具足，真明不元，有可亨之理，而九二剛中，又得教之之法，自重而不往教，迎機

而不輕教，故蒙可亨。然又必利於正教，不以正則亦不可亨也。正者，啓之以真明，不散其渾一之樸，而益之以外至之照也。山下出泉，方其未有所之，可以疏導，若其支派既定，不可以復反矣。蒙而未明，固有時明明而用之於非正，遂與聖人分途，謂作聖之功在此，詎不信哉。

上經說統 卷二 十 石鏡山房

按亨字，雖說蒙者不終於蒙，然是在發蒙身上說。匪我以下皆發蒙事。蒙之上加一童字，便見蒙是好的，所謂利貞者，只是保潔蒙之初體而已。貞固也，固守這點真心，便自可亨之理。○程敬承曰：童蒙求我，蒙非重不求也。初筮告蒙，非童不初也。曰利貞蒙，非童不能範之於心也。此雖是語教者亨蒙之道，其實蒙惟童則亨。

整而內民為止則純一未發不為物欲所陷溺故成其為蒙而蒙字要有着落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按本義可亨二字最有味蓋蒙雖知識未開而天真具在蒙自有可亨之道但恐亨之不得乎時之中耳蓋非亨行必不能以正養

非時中必不能及其蒙而養之也下文俱是以亨行時中處解時中馮厚齋曰當其可之謂可陸庸成曰亨得其時之中則行不

上經說統

卷二

十二

石鏡

應只是五之志應

志應呂東萊曰蒙之志與我相應然後可教苟急於教人不待學者有志而強告之必不能入也此固是正理然人或錯會此說充

日小剛則

解蒙中陸君啟曰不徒剛也而且中未發之體無心之機懸以待人聽其自取譬如洪鐘虛懸實叩則應固未有誠心求之而不竭者也故曰初筮告

解蒙洪覺山曰再三瀆是蒙者瀆發蒙者今反曰瀆蒙何也凡人

蒙正指蒙是功天不

初心最誠再三之心即瀆心也心有所混淆如能靜以待之猶有可清之理彼既瀆而我復以言瀆之難以尊而還之於一矣故曰瀆蒙呂東萊曰至理不容擬議一言之下便當領解尚未領解吾

上經說統

卷二

十三

石鏡

於正却不知惟養正於蒙纔是聖功程啟承曰蒙初自有良知良能元來是正的養者養此也非蒙有不正而養之正也故不曰以正養蒙而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謂蒙心完全一聖人聖人亦不失其蒙心而已陸庸成曰就童心可託聖體而養之以正便是聖功是直能以亨行時中者也

王龍溪曰蒙之時混沌未分只是一團純氣無知識技能攙雜其中默默充養純氣日足混沌日開日長日化而聖功生焉後世不知養蒙之法憂其蒙昧無聞強之以知識益之以技能鑿開混沌之窻外誘日滋純氣日漓而去聖人愈遠矣吾人欲覓聖功會須復還蒙體種種知識技能外誘盡行廢絕從混沌立根充養純氣

待其自化方是入聖真脉絡

張南軒曰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蓋童穉之時純一不雜人欲未起天理實存謂之大人者守此而已謂之小人者失此而已於是時保護養育則虛靜純白渾然天成施為動作酬酢進退皆天理也非作聖之功起於此乎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游廣平曰山下出泉其一未散其勢未達觀其勢之未達則果行觀其一之未散則育德○真西山曰泉之始出也涓涓之微壅於沙石豈能遽達哉唯其果決必行雖險必避故終能流而成川然使其源之不深則其行雖果而易以竭良之象山也其德止也山

上經說統

卷二

十四

石鏡山房

唯其靜止故泉源之出者無窮有止而後有行也君子觀蒙之象果其行如水之必行育其德如水之有本則其體盛大而其用周流矣

按不曰水而曰泉正是有源之水且水之初出其水最清不失坎之真體正如人在赤子時節故曰蒙

潘雪松曰天命之性山下之泉也傳傳淵泉盡性之聖也果行育德作聖之功也蔡虛齋曰揚墨之行非不果也而非吾所謂行佛老之德非不育也而非吾所謂德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王伯厚曰克善端於蒙泉之始絕惡念於履霜之前有味哉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刑人即非作教刑意

此只據蒙之初論個教法談如此初字最重○彥陵氏曰發蒙者發其初心也以六居初稟質雖非強明而世味未深真心猶可開發發之之道若不徹戒他一節終自流於玩愒既做戒之後又必從容以啟其自悟之機利用刑人又用說桎梏方是以亨行時中處若徒執刑人以往則失教教在寬之道矣故吝蓋君子不能化導人終是教法未盡善耳

上經說統

卷二

十五

石鏡山房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周用齋曰正法者明刑以弼教也使之有所嚴憚檢束而不放於禮法之外也謂之正者整頓而不縱弛之意○程傳曰發蒙之初遽用刑人無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蓋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二為卦主當發蒙之任其德剛而且中○正所謂以亨行時中者也發蒙全貴於能養包蒙者養蒙也明足以達蒙之心包含而巽入之吉道也納婦者又從包蒙中抽出一項言正所以明包蒙之意天下至難教者莫如婦即婦亦納之於化誨中真所謂有教無類

兩吉字只是無人不放其教意

克家只在致君上視與常解異

剛柔接

剛字不必

曲成不遺故兩稱吉而以子克家與之君子能包容天下之蒙方盡得敷教之量能造就天下之蒙方盡得設教之心克字要味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剛柔接者二本剛而五以柔接之乃能師道立而善人多接不但

親無如一家至愛無如婦而至所親信者莫如子包蒙者以納婦之心處之何蒙之不受其益任人者以親信其子之心信之何發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彥陵氏曰人生而為氣稟所拘則蒙之真體猶存故可發可包甚

而可擊以利欲其真心則不成其為蒙矣故曰勿用取女下文正明所以勿取之故納者無類之心勿取者不屑之教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蘇紫溪曰蒙卦九三言順五之順在從人上之順在禦寇若為利欲所誘則本性之拂逆多矣赤子之心順乎性者也利欲之誘逆

解字字妙

解用字妙

解字字妙

乎性者也六四困蒙吝陰資陽以為助者六四資既柔暗又無師友開發困於蒙者也不

法張中溪曰天下之蒙皆可教也苟能降師親友則困而知者與生知學知一也若終於困則吝矣

質卿曰欲自振之則限於師友之無助欲自安之則病於心息之未寧惟求通故知困惟思明故知蒙也人心不通明即為鄙吝然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上經說統卷二

彥陵氏曰剛明之士有實德之以開發人故陽稱寔夫惟遠寔而蒙始困矣勉使之遠哉大凡人情狎則相近畏則相遠聖人提出

一獨字以振其恥六五童蒙吉陸君啟曰童取其未失赤子之心非言幼也目以點障耳以挖聾

且柔純一未發正孩提之不慮類鄙夫之空空希聖希天全在此處故吉○揚敬仲曰六五象童蒙內無知識之萌外無聞見之雜

柔正應剛是志相孚而有初筮之誠者也故爻莫善於童蒙良為少男故有童象○此爻以中幼之主而聽師傳之訓如成王之

周公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順以巽正所以為童蒙處順是赤子之本性惟順故巽所以能一心以聽人交言其未雕琢之體象言其能聽受之妙不得將聽於九二意混入交中附崔子鍾曰順則善從巽則善入若順而不巽則從而不改說而不繹雖是明師亦無可成之理六五垂巽順之德所以成其為童蒙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也

治蒙過剛為擊非必真加擊也夫不曰發蒙而曰擊蒙已是為寇了聖人欲轉移他又發出禦寇一意為寇者責以所不能知不能

上經說統

卷二

十八

石鏡

行也禦寇者保護其良知良能也為寇之寇在我禦寇之寇在蒙有利有不利願所擊何如耳

王臨卿曰禦寇據本義是虛象據程傳是實象細味上下順一語上指上九下指六三三為坎之陰有盜之象在女子既為金夫不有躬在男子亦必嗜利狗欲之極濟惡怙終之徒當嚴刑以懲之者故利用擊擊則有所畏而不敢縱惡是不利為寇也為寇者不利則禦寇者利矣不然懲之不畏治之不悛禦寇者又何利焉如成周所謂移之遠方終身不齒者也然則以禦寇待蒙豈司教者之得已哉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胡雲峰曰上之剛不為寇而止寇上之順也下之人隨其所止而

止之下之順也上之順順在施非益其所本無下之順順在受第還其所本有或曰發蒙者利於初過此以往其習已深雖欲止之亦吝而難脫其勢必至於桎梏也故刑之於初者正法以示之而有餘正之於後者干戈以禦之而不足

論陸庸成曰蒙者人之初也其覺性在中聖人之全體已狹而領

矣但內若險而外若止蒙而未開也有以開之則即險之處逢不

竭之源即止之處寓不遷之極如磨鏡者去翳而明自現非始有

明也故爻曰發蒙發其在中者使著取曰包蒙包其所固有者使

自得耳曰擊蒙擊其所本無者使全其良耳故狀蒙之象則曰山

上經說統

卷二

十九

石鏡

下有險象蒙之功則曰山下出泉泉出於山下其源也達於四海其流也聖功不於其流於其源此果行育德之功養之必於蒙也程啟承曰發蒙教之豫也包蒙容之廣也發之弗喻養之弗入則用擊擊亦道之順也此為教者言也若以受教者論五之童蒙赤子而可作聖者也初六蒙始而易開法猶可懲也六四蒙困而思憤機猶可通也獨六三蔽於利欲童心盡喪蒙質盡滿發之不可容之不可象取勿用棄之也不屑之教是教之又一術也按屯言乎其君道主震之一陽蒙言乎其師道主坎之一陽天祐下民作之君師也君師之道皆利於貞經釋曰物始生為屯天之元德存焉既生而蒙形生矣蒙必亨而不足於元故不言元王伯厚曰

聖人教人。用蒙而不用復。蓋復者去其不善而後於善也。若蒙則無不善。亦未有所失也。

三三乾下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按需者寧耐之意。大抵陰每躁妄而無恒。剛多沉毅而有守。故卦以乾遇坎而成需。夫勢到不得不需。地位常人亦自束手坐待。但其心不能實安於義命。即此計較趨避的念。頭本體便為障隔。故必有孚。然後光亨而行。險微俸之事。斷在所不為矣。何貞如之。貞則不妄動。以乘危時。至機動自然可濟而得吉。而涉川亦無不利也。涉川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

上經說統

卷二

十一

山房

鄭荻如曰。坎體中實。實有孚象。凡世人所為需者。只為勢不由我。實心中怔忡。非出於情願。實能需者。不但看得理數破。亦有運養得。到實自脫然無累。故曰光亨。蘇子曰。光者物之神也。蓋出於形器之表矣。此句極妙。凡人不能光亨者。只為個此子在。不能脫去。脫得去。則以此身置之華堂。枳棘無所。不可豈有不情願意思。心不為物縛。則形不能拘。此所謂光亨。所謂出於形器之表也。心非閒暇智計。不生光亨。原有利涉之道。然人事却又當盡。故亦必貞。乃吉利。涉大川是吉也。坎有大川之象。利涉則乾之需者。於是乎進矣。

蘇紫溪曰。需一卦。是聖人涉世學問中。庸言素位而行。而極之夷。

狄惠難。正是此道理。有孚光亨貞吉。是胸中養得到。乃所以能需。慶一真為主。萬感不入。光亨者。樂天知命。故不憂也。貞者。居易俟命。順受其正也。故不特安常處順。坦然自如。即變故之臨。如大川然。亦無入而不自得矣。何利如之。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點出險在前三字。見得時所當需。然非剛健則不能需。可見險非能困人。躁進者自陷於險。耳惟能需。故不陷。惟不陷。故不至困窮。聖人以義斷之。非以智巧為規避也。此句只是說需得好。意却不重。蔡介夫曰。陰柔性躁。不能寧耐。乾剛則沉毅不苟。而能寧耐。所謂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其義不困窮矣。困於陷。

上經說統

卷二

十一

山房

則窮無所往。惟不困窮。乃見能需。則待之義勝也。吳因之曰。聖人之濟變。人但知他後。而一段功業。非有許大力量者。不能辦。却不知起初難端。方發時。豪傑皆奮臂從事。聖人挾了冠世經綸。又切痲痺。乃身之慮。乃獨於洵洵擾擾之中。疑然不動。此非有拿龍縛虎手段。如何按得定。故曰剛健而不陷。見非陰柔者所能。附陸君格曰。剛健之人。氣厲志猛。本是愁他犯難。而此卦却需而不陷。則無困窮之義。是喜他剛健而不陷。非謂剛健故不陷也。玩而字語氣可見。此係什卦名義。見不陷處。方是需。只是不陷不止。不名為需。

正中正必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需道盡於孚貞惟剛健者能不陷正中所以善成其剛健也
出位乎天位一句見得人之能需的多是勢不在我位乎天位則
勢足以自逞却有中正之德正則規模宏遠其念不雜中則本體
貞靜其氣不囂此其所以能孚貞而善其需耳利涉雖就乾健取
象然其意是承孚貞來本此孚貞而往自不至於犯難而有功矣
有功正在能需處見得
程敬承曰正中天德之純也然必本位乎天位說來者猶言位乎
正中即乾九五位乎天德之意又要曉得需而能孚惟守正執中
者能之而光亨貞吉俱從此得時說以正貼貞中貼孚又並重孚

上經說統

卷二

二十一

石鏡山房

貞者俱諤○辟曰天下之人只見奮發有為者能有功不知能
需者之往却亦有功只能需便是氣力氣力全者未有不能濟天
下之事者也故聖人特發有功之義

○象曰雲上於天君子以飲食宴樂

傳曰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陰陽和洽然後成雨雲方上於天
未成雨也故為需待之義○鄭荻如曰繫詞曰需者飲食之道也
五爻曰需於酒食而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皆以治道言分田制
產予之以飽煖使斯民樂其樂而利其利者王道也期治於必世
百年之後而不為近功有須待之義故曰需
陸君啓曰雷迅風速電閃雨驟在天之卷舒而不迫優揚而不係

傳俱在
君子操才
德而未施
上說更商
之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者惟雲而已故以為需之象陰為腹坎腹中實多取象於飲食宴
樂以言其飲食之安樂猶所謂飲食行衍者也凡人利害得失迫
於其中經營趨避皇皇常若不及一飲一食俱不自得能需之人
從容閑靜無營無係朝餐而夕飧胸寬而胃平梁雉嘆其時味美
羊讚其委蛇其為飲食之安樂如之特借此以狀其需徐自得景
象耳乃謂飲食宴樂以俟其自至安取義哉
解項平菴曰飲食宴樂皆有陷溺之禍惟自強者以剛制之故需
以乾坎成象兼取其剛健而不陷也吳草廬曰宴謂身安無所營
為樂謂心恬無所謀慮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上經說統

卷二

二十三

石鏡山房

尚遠於坎故稱郊置身於利害之外者但恐其自信不堅終始易
慮故以利用恒无咎告之用恒只是寧神到底之意无咎終不惟
扣難也郊字從初來恒字從九來葉爾瞻曰恒字即孚貞二字需
之時實能需為恒豫之時不滿豫為恒益之時不求益為恒故皆
用恒字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蘇紫溪曰犯難二字最好玩味患難亦人所時有但不知之相犯
難何足即我常者即吾心孚貞是也行不犯難則孚貞到底不失
常固常變亦常矣烈風迅雷而天之常自若世故紛錯而心之常
自若夫常則何變之有哉

難字作難
易之難解

附質卿曰天下之事。只當需不需。便是犯難而行。夫事從其易而行之。無所不濟。故乾德恒易以知險。只不犯難而行。便是常。不失常。便是恒德。人惟中無常主。或為才能所使。或為勢所激。或為意氣所動。雖犯難而不顧耳。所以失常最難。飲食宴樂不失常也。若能失常。更有何事。顏子一簞一瓢。直比禹稷。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需于沙是。虛象小有言。正是需于沙的正意。二去險漸近。雖未至於患害。已小有言矣。以其剛而得中。寬裕自處。能寧耐以待其自定。故雖小有言而終得吉。彥陵氏曰。自古豪傑有志於用世者。其心未嘗不急欲見功。往往因一言之不平。逞意氣於一擊而奮不。

上經說統

卷二

二十四

山石鏡

○象曰需于沙行在中也。雖小有言以終吉也。

履險者最忌中無定主。寬行自如。而中常不躁。則自可保身名於而全矣。故雖小有言。亦可以吉終。伊繼山曰。行即是剛。以剛為行者。就需言也。亦以惟剛為寧耐也。中即剛之中。非險之中也。姚承菴曰。凡人一履危地。躁急求免之心。多寬裕自得之心。少守義。

安命而不急不躁。便是實能寧耐之。心未有自貽於險者。初曰恒二曰行。即卦辭字貞之義。

蘇紫溪曰。人之處世。非直變故之衝。易以震撼。即是非口舌險於風波。要之求全之毀。無損於日月之明耳。行在中者。此心寬然無入而不自得。譽不加。毀不加。踈終之所以得吉者。以此。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泥豈可需之地。以泥為需。終於陷溺而已。病在過剛。不中不能寧耐之故。則寇寔自致之耳。玩致之一字。罪在三。知東漢之陳寔是也。

揚誠齋曰。初需于郊。止而不敢進。二需于沙。進而不敢逼。三需于

上經說統

卷二

二十五

山石鏡

泥。則進而逼於水矣。然坎猶在外也。災在外而我迫之。是水不溺人。而人自狎水也。狎水死者。勿咎水。致寇敗者。勿咎寇。自我致之故也。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災在外尚。可善救。故以敬慎開之。然不敗固善。何如早不及泥之為愈乎。吳因之曰。三切近災矣。而敬慎猶可不敗。四需于血矣。而柔正或可得出。上入于穴矣。而能敬猶可終吉。可見天下無不可挽回之勢。顧人力何如耳。

問敬慎之別。朱子曰。敬字大。慎字小。如人行路。一直任他去。便是敬。前而險處。防有顛躓。便是慎。慎是惟恐有失之意。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不柔則好剛使氣柔而不正則又躁妄欲速四居柔得止則能因勢利導雖在殺傷之地亦能自免然在穴中得出不止是束手聽命其間必自有委曲挽回之道但不妄動耳所謂敬慎亦是如此蔡虛齋曰剛之能需乾之德而知險也柔正者之能需坤之順而知阻也順之至亦自有健在故剛柔同歸於能需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順只是從容安靜之義心無所繫競而聽時之自然所以雖入而能出也就陽剛說需則能寧而就陰柔說需則能順聽胡雲峰曰三能敬則雖迫坎之險而不敗四能順則雖陷坎之險而可出敬

上經說統

卷二

二十六

與慎固處險之要訣

九五需于酒食吉

陳天德曰九五陽剛中正需於尊位所謂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其於君道當為的心無不為矣至此惟恭惟敬玄默優游宴樂以陰教化之洽風俗之美而已此五之貞也所以坐致太平者也何吉如

崔子鍾曰無為而需庶政之理無事而需百工之熙需而忘其為

需也貞也者去健羨點聰明之謂也吳草廬曰萬物需雨澤人需飲食天下需溼養雲上於天物之需也需者飲食之道人之需也需於酒食貞吉天下之需也酒食取養天下之義成康文景得之

需中需于

其為君耳不必重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徐進齋曰五為需主一陽處二陰之中以待下三陽同德之援者也自此坎可平險可夷矣人君於此復何為哉惟出而位乎中正之位優游宴樂與天下相安於太平醉飽之域可也胡雲峰曰需于酒食惟貞乃吉防人欲之橫流也此亦是濡首之意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彥陵氏曰陰居險極才與時俱困已入於穴矣此時更無別着惟得識明守定之人相與從容寧耐庶可望其自出耳註中需極並

上經說統

卷二

二十七

進四字要着大凡禍亂到極處豪傑無不奮發以圖功名但恐我不能推心置腹以相結約則不得其力敬之則自可藉其才力以出險故終吉敬是真心一意相與精神意氣自可傾倒一世豪傑

○不速之客即神德不隨能需之人也敬速者不需能需者不速二字亦可味
附別姚承菴曰三與上應是矣何以三人俱來曰獨不聞至公引類以報國乎上入于穴三自然引類而來此情也亦理也然何以下一客字蓋世間應為的事是吾所當專主而機非在我者皆客也人惟認主作客先之以慢心却認客作王乘之以亟心故兩失之盡其在我而不亟其在外若初之未失常二之衍在中三之敬

慎不敗非不速之客而何

象曰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按以陰居陰實是當位然不當從陰居陰極看如云才與時不相當也故能敬則位雖不當未至大失如之句可以不敬耶或

曰天下惟至健者不躁亦惟至順者不妄不當位是反言以與其位之當也言能敬以待助已者則雖不當位亦必無大失而况六之當位者乎

論按此卦下三爻有停待之義故雖居乾體而多危上三爻無可待矣有濟時之義焉故雖居坎體而有功若以待為主則失濟以濟為主則入險乘時濟險中心光明者能之陸庸成曰乾之剛健

上經說統

卷二

二十八

山房

不可遠也坎之險地不可狎也故乾之於坎遠之則无咎近之則

致寇坎之於乾順之則出穴敬之則終吉是惟乾能不陷於險者

遠須賴乾以濟信乎需非陰柔者所能為也然處需之道又莫如

敬故聖人於三上皆以敬示則焉蘇紫溪曰甚矣世故之難處也

以其一蹶而難振也故稱泥以其一傷而難平也故稱血以其深

入而難出也故稱穴乃古之聖賢履險若夷則其天定耳然而世

故之險猶可言也人欲之險不可言也中正本體稍失其守則嗜

好功利潛入而奪之矣方寸之地便成塗泥堂與之間皆為致寇

然則險何足為人患患吾心之自險耳○洵詞曰夫需豈不決之謂哉以之遭間阻進者百爾求通終焉致敗倖險為徒固無足外

謀人國家抑又甚焉出奇策變機士也尋機曲就智士也夫而忘身義士也死而如歸勇士也一致反噬君與受之可不慎乎此惟知進而不知退昧於時者以此較之不決之需又大相遠已

三三乾下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彥陵氏曰聖人以訟名卦只是要人無訟之意蓋凡具血氣者皆

有爭心欲使天下盡化於忘言勢必不能及借他這點好勝的念

頭去撥轉他故替他分別個吉凶出來使知趨避通節以有孚窒

一句為主惟有孚窒然後可認猶且要惕要中者始得吉若終

訟以求全勝則必凶矣此非有孚者乎見大人則利涉大川則不

上經說統 卷二 二十九

抽蓋大人之心曰公曰耶如果情真必能見白若存大人之前而

為虛以俸勝反并其真情而掩之矣非所謂有孚窒也何利之有

○按有孚窒者理在見枉情真受誣也惕者不敢以理自恃也中

者辨明即止無必逞之念也要之惟惕故能中止終訟以求勝者

不惕故也曰惕隱然有內自訟之意慮是非之莫斷故見大人以

求伸即此便是惕若欲逞虛詞以高俸勝則不惕之尤知惕之一

字是消磨勝心客氣仰良法

陸君啓曰以下卦言之一陽中實而陷於二陰以上下言之坎為

中實而屈於乾剛所為有孚窒也惕中之中即剛中之中能以兢

兢自持而不過也見大人者抑險以從陽入大川者以震而得隨

隨

立行可曰訟字從言從公言出於公則為訟不公則為誣為詐非訟也既訟欲其止訟未訟欲其絕訟故謀始上也中止之猶言也終則凶矣楊誠齋曰訟之吉者四凶者一利不利亦各一曰吉曰利非勸訟也此訟也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訟上剛下險以險過健而不相下所以致訟在一人則內險外健不忌以相濟在二人則彼險此健勢足以相制所以成其為訟是

嵩山曰上以剛陵下下不險則未必訟下以陰陷上上不剛則未必訟外健而內不險未必生訟內險而外不健未必能訟

陸君啓曰上剛下險則險而健知是訟之道也一事說與象象語

上經說統 卷二 三十 石鏡山房

訟有孚窒惕中言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

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按剛得中正與健險相反剛來為柔所掩正是有孚而見窒而惟

其得中則必能競傷存心不至於求勝者得中內惕中二意俱要

見出訟不可成只據理言不可二字重看所謂德喪業墮怨深禍

結是也尚中正對入于淵說是訟者尚之也淵字從大川生只取

篤虎之義入字要者冒險求勝如自家來投一槩○剛一也剛

而在下則能與訟剛而在上則能聽訟剛而得中則憂惕而吉剛

而不中正則剛愎而凶當以理義自勝不當以血氣勝君子內

而

而

而

自訟焉斯得之矣

附別蘇紫溪曰訟人之心不可有自訟之心不可無夫訟不過爭

曲直之間耳縱使吾心無他吾事本寔而是非之端一開禍有不

可勝言者惟用惕以自懼則偏陂好惡不作於中而能置身於不

爭之地如是則吉○黃蔡峰曰成非結局之謂乃成心之成以逞

志為快也不可成見其宜惕中也入於淵者上無明王下無良民

舉斯世而入傾險之俗如淪胥於淵而莫之止矣其何利之有

楊龜山曰虞芮爭田之訟必欲見文王故其訟之理決鼠牙雀角

之誠偽必欲見召伯故其訟之理明為聽訟之大人者不高中正

可乎或曰尚中正正道德齊禮之化所以使民無訟者

上經說統 卷二 三十一 石鏡山房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傳曰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由也若上下相順訟何

由與君子現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必謀其始絕訟端

於事之始則訟無由主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

是也

彥陵氏曰作事謀始不專為絕訟而絕訟之道亦在其中謀字承

上文違字說來蓋人情必相違而後有言凡事違於人情者先杜

其隙則爭端自絕矣九立朝不分朋黨講學不分門戶是也然則

謀始之道如何曰平其心和其氣無是已非人之念如是而已矣

○項平菴曰乾陽生於坎水坎水生於天一乾坎本同氣而生者

而

而

也。一動之後。相悖而行。遂有天淵之隔。由是觀之。天下之事。不可
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親暱而不敬也。禍難之端。夫豈在大曹
劉共飯地。分於七筯之間。蘇史滅宗。忿起於談笑之頃。謀始之誨。
豈不深切著明乎。

王龍溪曰。此即皇陶期。無刑孔子使無訟之意。謀始之道。非但慎
交結。明契券。陳禮以教之。象刑以示之。辨上下。定經界。使其安分
而無爭。知耻而能讓。皆此義也。洪覺山曰。謀始乃審幾誠意。反已
自修之謂。若區區計利害於事始。而後動焉。則與險健復何遠乎。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人之終訟。大抵有才有勢者為之。初陰柔則無才。居下則無勢。故
上經說統 卷二 三十一

為不永所事。訟始而未成。謂之事也。雖不得已。而小有言。乃亦平
心觀理而已。到底底是好事。故以終吉與之。夫終可以得吉。何必永
所事哉。胡雲峰曰。不曰不永訟。而曰不永所事。事之初猶真。其不
成訟也。小有言與需不同。需之有言在人。訟之有言在已。
程敬承曰。凡訟皆自言。語始。小有言為初象。不永猶未說到完結
也。楊誠齋曰。不永則易收。小言則易什。所以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張雨若曰。訟不可長。全以理論。非特屈於才勢之不足也。雖小有
言。其是非之辨。自明。終訟何為哉。聖人善解人心之蔽如此。
九二不克訟。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也。二以剛處險。為訟之主。上與五敵。而五以中正居尊。又非可為
敵者。故二畏之而逋。知其義之不可也。知義之不可。故道而不敢
訟。非既訟而勢不克也。徐進齋曰。退處小邑。示屈服之意也。苟猶
據大邑。雖曰退聽。迹尚可疑。如都城百雉。足以偶國。城武仲據防
請後。豈理也哉。

吳因之曰。九二只有欲訟之心。不曾發出。未然止得无眚。九四已
成訟而止之者也。乃得吉何也。二屈於勢。乃歸逋。窮他。只為免禍
計。取他心下。只是不乾淨。故止於无眚。四審於理。翻然改弦。易撤
起初一點好勝念頭。已自掃得潔淨。了了故吉。
象曰。不克訟。歸逋。窮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上經說統 卷二 三十一

歸逋窮也。正申不克訟之意。自下訟上。二語全以勢不敵言。正明
所以宜歸逋之故。程敬承曰。人生涉世。只管進前求勝。孰肯退後
讓。人曰。歸是退後一步。後其身而身無患也。惕故也。不然。患之至
也。自撤之矣。能免災。青哉。故為加憂。故曰患。

六三食舊德。貞厉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三陰柔不能訟。由常人視之。則為怯。由下觀之。則為德也。食舊
德。只是守舊。不以勝心改其素。一味仍舊。與人無競。即此便是貞
此等。人未免見侮於人。然寬柔不振。畢竟是好。故終得吉。无成句
此。只論其人如此。非是鄙其才之不足也。仍是守舊居貞之意。
附蘇紫溪曰。食舊德者。安其分之所當得也。不與人競利也。從王

事无成者分之所不得越也。不與。人競功也。蓋人臣一有爭競之心亦謂之訟。能忘競於利。祿易忘競於功名。雖故聖人因訟而并示其訓。○守素分而無求。便是貞。居貞即有惕厉。意非以受人侵侮而謂之危也。功成而不居。競。然以分自守。即此便是貞。厉處項平菴曰。六三以無爭處天下者也。坤六三雖無成而有終。但不敢為倡而已。訟六三止云无成。則始終皆無矣。

附別唐疑菴曰。坎卦原舊是坤。以乾再索而成。坎遂失坤之順而為險。六三在二既歸之後。復成坤。全有坤德。故曰舊德。以坤從乾之舊德也。貞即坤之貞。觀或從王事。六三三舊爻可見。○陸庸成曰。食舊德者。安其自有。復即命者。聽其固然。苟為吾舊。三百之邑。

上經說統

卷二

三十四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按從上。正是食舊德。處九訟主勝人。不主從人。一於從上而不自主其事。則客氣雄心。消磨盡矣。是為食舊德。所以得吉者在此。與從王事無干。○程敬承曰。訟上則患從上。則吉。總見居卑處後。訟之善道。故食舊曰德。爭辨曰事。聖人貴讓不貴爭也。如此。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彥陵氏曰。此爻先要明一命字。又要看一安字。天命之初。我原是大虛。如何有和九勝心。客氣皆是有生以後。添入的氣習。惟其訟而不克。把這點爭心。克去。自然漸還太虛的本體。故曰復即命。

然曰復曰即。不是強制於外的。實實落落。把這點好勝之心一變而安於貞了。命之所在。即是貞。若貞而不安。則雖強制於外。勝心猶未消磨。惟變其欲訟之心。而安於貞。則物與我共遊於無競之天。知何吉如之。○按註中以剛居柔。只是觸事有知。反之理不作逞惡不遂者看。

潘雪松曰。四不克訟矣。然無訟而訟心未化。亦非也。人心惟危。何以遂能安貞。在乾健一惕間耳。前念之悔。即為後念之貞。競心之忘。即為道心之正。爭心於是乎絕矣。陸君啓曰。君子安於理。小人制於命。榮辱得喪利害之交。有主之者。六將窮而自止。而方其行險逞健之時。命六不足以圍之。訟者微倖而強爭也。而幸其居柔。

上經說統

卷二

三十五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附胡雲峰曰。四與二不同。九二坎體。其心本險。九四乾體。其心能安於天理之正。然曰歸曰渝。皆知反者。九二識時勢。能反而安其分。之小。九四明義理。能變而安於命之正。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如此。

林次崖曰。不失正。解吉字。以理之得失為吉凶。非以事之禍福為吉凶也。或曰。能復能安。這纔是不失不換而安。其所失多矣。惟克己者能之。

吳國之陸
威說其精

九五訟元吉
按此爻據本義主訟者說與彖利見大人一例然既已有訟元吉
二字說不去胡雲峰至使民無訟說甚是但訟之一字無着落惟
楊敬仲說妙得解俱錄後卷
胡雲峰曰古人不貴聽訟而貴無訟初不永訟三不訟四二不克
訟在下皆無訟此九五所以於訟為元吉也○揚敬仲曰訟誠不
美然天下之事變不可得而必如舜之誅四凶禹之征有苗湯武
之征伐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誅少正卯皆訟之元吉聖人行之
無非道者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上經說統

卷二

三十六

石鏡
山房

呂東萊曰九五聽訟者也夫訟訟之繁多至千百聽者欲其盡善
而成吉苟件件尋一道理應之則亦不勝其勞殊不知所以盡善
而成吉者本無多術只是一箇中正待之而已

共交或又
欲作未後
臣等以刑
官之任若

上九或錫鞶帶終朝三褫之
上九剛居訟極正犯終凶之戒周公設為之詞若曰凶不必論設
便終訟而勝或有錫之以命服者然以訟得之其能安享乎不崇
朝三褫之矣夫錫鞶帶出於或然見其無取勝之理終朝不免於三
褫見其有必敗之時
蘇子瞻曰二與曰訟不勝者也然且終於無青與吉也上九訟而
勝者也然且有三褫之辱何也曰此止訟之道也夫使勝者自羞

其勝以誇其能不勝者自耻其不勝以遂其惡則訟之禍吾不知
其所止矣故勝者褫服不勝者安貞无青止訟之道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歸震川曰周公以為必見奪夫子以為雖不至於奪亦已不足敬
矣若思其不足敬之心甚於三褫○馮厚齋曰初不見訟杜其始
也上不言訟惡其終也觀訟一卦之詞則是訟不可成之意
論吳因之曰訟卦六爻聖人全不向訟裏邊判他曲直只是訟便
惱他不訟便許他統觀六爻之義人只該如三之守舊居身不可
有訟若有欲訟之心就該息了此念如二之自處卑約以免災患
萬一其訟既舉則當隨發隨已改過自新如四之復即命渝安貞

上經說統

卷二

三十七

石鏡
山房

而初之不永所事又不足言矣諸爻中不曾有個作事謀始之君
子不若論後邊改過則莫如九四之勇四可謂能復揚誠齋曰止
訟在初聽訟亦在初故仲尼聽父子之訟不咎其訟者而咎上教
之不行此民之訟也又有大者焉甘陵南北之禍始於其徒之相
非此士之訟也又有大者焉牛李朋黨之禍始於其進之相傾此
臣之訟也又有大者焉吳越世讐之禍始於一矢之加遺此國之
訟也又有大者焉漢武匈奴之禍始於平城之宿憤此天下之訟
也不謀其始訟之禍何如哉○蔡汝楫曰訟卦以惕中為戒以
訟心也訟心者祥訟人者殃○蔡汝楫曰訟卦以惕中為戒以
不訟為美不貴九五聽訟之才而尚其中正之德皆使民無訟之

今世之訟
大都云在
道學者

意

三三坤上下

○師貞丈人吉无咎

傳曰師之道以正為本。與師動眾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取。故師以貞為主。其動雖正。統師提眾。非眾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帥之者必大人。則吉而无咎。所謂大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眾所畏服。如方朔趙充國等之輩是也。貞者。伐暴除殘。兵出有名也。大人者。請練老成。才猷素著也。吉者。戰勝攻取。克奏膚功也。无咎者。無驕貪窮黷之失也。通節又當以貞為主。○吳因之曰。貞固是出師有名。然須必不可以德懷。必不

上經說統

卷二

三十八

石鏡山房

可以仁義化。天時已迫。人事已極。然後大旱之後。時雨迺降。若兩。偕千羽可格。聖人也不興師。○按師有吉而有咎者。虜秦之滅六。國是也。有无咎而不吉者。孔明之伐魏是也。吉且无咎。其三代之。兵乎。

揚誠齋曰。師也者。授民以器之凶。而納民於事之危。奚其吉且无。咎乎。為民禦寇。為中國攘狄。為天下除殘。去兵不可也。與師以其。道。帥師以其人。斯吉且无咎矣。謹之至也。○李隆山曰。師止言貞。而不言无咎。利者。兵似非一元生育之事故。不言。元若以利亨。誨。天下。懼其貪功。困生靈也。惟守一貞足矣。○彖曰。師眾也。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

主王天下

剛中二句

得中

按眾字正字。只釋師貞字義。能以眾正。慶方屬九二身上。以者將。以之也。可以王。乃是命將者王也。以正正字。與眾不同。眾屬君。以。師出有名。為正。此屬將。以節制為正。○胡雲峰曰。本義提出一以。字。依春秋書法。謂五陰皆為所。以所謂闡以外。將得專制之也。然。以之歸於正。則為王者之師。以之微有不正。則為伯者之術。

吳因之曰。能以眾正。不是專權。號令嚴肅。王者之心。如天地之好。生其萬。不淨已。而用兵。提為天下除殘賊而已。將之心。即王者之。心。故能使三軍之心。即將之心。若止是禁擄掠。止屠戮。僅僅節制。之師。何以可王。○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上經說統

卷二

三十九

石鏡山房

提出剛中二字。正見所以能以眾正。慶剛而得中。是仁勇兼行。恩。威並濟。此老成之恃也。而且得君之應。則信任又專。夫德既足以。壯其敵。而權又不患於中。為師雖曰兵凶戰危。而不為暴虐。秋毫。無犯。可謂行險而順矣。以此毒天下。正所以計安天下也。民心安。有不悅從之。理所謂無敵於天下者。此也。吉又何咎矣。好處即在。民從上見得。○程敬承曰。舊說謂行險向重。順字是已。其謂剛中句。單重剛中。則。謬。假如有剛中之才。而信任不專。亦不能有成。應碩不重。乎。行險。而順。不必與上句。齊對。以此。身天下。而民從之。分明。上。行險。向。○胡雲峰曰。毒之一字。見得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之。如毒藥。

之攻病非有沉痾廢不輕用也然而民從之者以其有害處則所以除害處也言何咎單指一人說與卦詞不同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有哉兵於農意故也師容民即是畜衆俱在平日說容字最重陸君啓曰人但知選之練徒補卒蒐乘為治師之要不知先王只是容民容者不使窮於無所也以非田容之而比伍之籍具以蒐苗獮狩容之而擊刺之法存以講射讀法習禮養老睦俗之道容之而敵愾之氣在民容而衆高矣不曰治而曰容樂和之意寬不曰用而曰畜窮賤之憐也

吳因之曰是兵本以為民若民自兵自兵自民以養兵如割肉

上經說統 卷二 四十一

以充腹天下未受兵之益而先受兵之困矣且此兵未用則無事而食多生不義之心反用則輕於叛離初無世業之慮故惟容民畜衆為萬世久安長治之策○陸庸成曰嘗觀周禮司馬掌兵者也而言掌邦政何也貞之謂也九伐之法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兵為毒故未嘗明示民以用武也軍藏於六卿弗謂軍將藏於六卿弗謂將以軍伍而會於教官之司徒以軍禮而掌於禮官之大宗伯以軍禁而拘於刑官之士師此正寓兵於農之意况四時有田則教兵不為不先六卿皆將則高將不為不預何待刺畫兵焉而明示以毒天下之具哉唐人府兵似得井田之意然井田寓兵於農府兵寓農於兵而兵有定額將有定員宜將驕卒隋之為患

蘇子瞻曰地中有水師言兵當如水行於地中而人不知也李隆山曰於師得古人井田之法於此得古人封建之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此只據為將之始說個道理如此以律如賞罰嚴明行伍整肅是也吳因之曰師出以律所謂節制之師只是能以衆正內一件胡雲峰曰以律不言言否臧則言凶者以律乃出師之常勝負猶未可知也出而失律凶立見矣

蘇子瞻曰以律正勝也不以律奇勝也以奇勝者其利近其禍遠其獲小其喪大師休之日乃見之矣故曰凶

上經說統 卷二 四十一

附律象義曰坎為律師貴人和失律謂不和吳草廬曰聽吹律之聲以占師之或臧周官春官太師之職執同律以聽軍聲官則軍和士卒同心高則戰勝士卒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志徵則將急教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此以坎為黃鍾之本故云凡師克而和人和者即師之正紀律在其中太史公作律書先言兵即此意蓋律為元聲而軍法紀律皆取法乎此故曰律師有紀律即人和意未可專言吹律一節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以失律代否臧者明否臧之為失律也吁陰謀秘計可謂律乎幸而勝君子不謂之臧

九二在師中言无咎王三錫命
按九二受六五之命任剛外之責而能以剛處中威德垂著其志
而无咎宜矣然非在上者信任之深褒寵之厚亦何由而成功乎
伊繼山曰凡言三者頻數之辭不必定是三次只是恩禮優渥有
加無已之意彦陵氏曰玩在字真有不動聲色威望足以鎮服三
軍意命曰三錫只是隆其權柄以率眾未是成功時事此句是推
明所以成功之由

象曰在師中言永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天字作王字解即春秋王心稱天之意此句是推原所以成功之
故未有委任不專而能履服眾心者懷萬邦句又推原所以錫命

上經說統

卷二

四十二

石鏡

之故蓋王者之心視萬邦為一體而有一人焉自外於教化王者
而不忍也故不得不隆間外之權以責成功不言威而言懷此王
者用師本意○彦陵氏曰奉行天討故不曰王而曰天懷萬邦句
正是錫命中事蓋王者隆間外之任似乎好大喜功而不知其心
以萬邦為一體當其推轂授鞬之始若曰非好大也非喜功也務
令萬邦在吾懷保之中而已此正王者所錫之命三錫云者再三
叮嚀之意蓋兵以不殺為威戰以攻心為上此正王者如天之德
若認作討不庭而威不執猶是第二義
子夏曰王者天下為心用兵非以怒也平寇非善殺也三錫命非
私也安萬邦而已矣程敬承曰君以懷萬邦之心而命將師之正

也將體君懷萬邦之心以帥師能以象正也此二所以上得君信
下得民心也

六三師或與尸

余四明曰謂之或者言其有此理也如趙括不童時勢舉四十萬
之眾而盡坑之秦非此之謂乎周用齋曰甚之也可為輕敵寡謀
喪師辱國者之戒矣

附按與尸程子主眾主說為其統任不專也六三上乘眾陰故有
此象揚誠齋曰河曲之師趙遁為將而令出趙穿邲之師荀林父
為將而令出先穀後世復有中人監軍者師馬往而不敗

象曰師或與尸大无功也

上經說統

卷二

四十三

石鏡

師至與尸不徒無功而已胡雲峰曰此爻甚言師徒撓敗之凶以
見師之成敗生死皆繫於將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兵家尚右故以左為退陰柔無克敵之才而得正有自量之智度
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故特以无咎與之傳曰惟取
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易步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未失常即无咎意明退不為怯也彦陵氏曰知其不可進而能退
非有料敵之智獨斷之勇者不能也故曰未失常質卿曰兵事呼
吸安危之際最易失常一失其常則方寸已亂矣何能審強弱之

勢而決進止之機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傳曰五君位用師之主也故言與師任將之道師之與必以變夷猶夏寇賊姦宄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

執言曰所入於田中侵害稼穡於義軍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

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出師固貴有名任將尤不可不專故特設與尸貞凶之戒○黃葵峰曰田有禽利執言是師貞意長子帥師是丈人意長子帥師是本爻之象弟子與尸是假設之辭猶噬嗑之例貞凶只承弟子與尸說

上經說統

卷二

四十四

山石

蘇子瞻曰夫以陰柔為師之主不患其好勝而輕敵也患其弱而多疑爾故告之曰禽暴汝田執之有辭矣何咎之有既長子帥師又使弟子與衆主之此多疑之故也○胡雲峰曰二三四皆將也五任將者也於三曰師或與尸危之之辭而不忍必言之也至五則直書曰弟子與尸蓋謂五用二而用三必至於如此故長子帥師不言吉而弟子則曰與尸貞凶甚言任衆之不可不審且專也長子即象所謂大人也自衆尊之則曰丈人自君稱之則曰長子皆長老之稱象言師必用老成則既貞又吉又言用老成而或以新進參之雖貞亦凶吉凶之鑒昭然矣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以中行者謂九二以剛中之道而行師也而為老成持重能體君不為兵端之心者見其當任也與尸而曰使不當則非中行之罪矣胡雲峰曰一使字係民命之生死國家之安危或當或否吉凶天壤可不慎哉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按師終則武功成矣順極則天下定矣故大君必有賞功之命開國承家要見爵必稱功報必償勞意無備差無私吝是王者公天下之大端也然用師之時小人或戮力其間苟治定功成之後而用之以預國政則又開多事之隙矣故又戒以小人勿用非是不賞其功只是不使之共謀議意○朱子曰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

上經說統

卷二

四十五

山石

得的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爾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不與焉。按開國拓其疆土之謂承家世其德業之謂是一起事不可以國家大小自錫之王朝言則曰國自受之私邑言則曰家揚止菴曰小人勿用非至此始不用也古者兵農無二途文武無二道師之始弟子不用故爵賞之時終無小人不待分別其人而或以國家或以金帛也若小人既有功而不用有國家在人君則為負功非聖人公天下之政

李九我曰開國承家者所以優功臣而廣封建見聖人待天下之

公小人勿用者所以御才將而絕禍端見聖人慮天下之遠○倪伯昭曰六五之征伐征其亂天下者也然有名之師無能之將則無以戡禍亂故任將不可不專上六之封建封其定天下者也然立功則易居功則難故欲以定太子則賞功不可不慎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有功而不賞與賞而不當其功則僥倖怨望之心生矣正也者分別其功之大小所以杜天下希冀之念也小人挾功以逞其勢必至於驕橫專恣不可復制故曰必亂邦張兩若曰師之始則在於懷邦師之終則恐其亂邦聖人心乎為民如此

附別蘇子瞻曰夫師終始之際聖人之所甚重也師出則嚴其律

上經說統 卷二 四十一

師休則正其功小人無自入焉小人之所由入者常自不以律始惟不以律然後能以奇勝夫能以奇勝者其人豈可與居安哉師休之日將錄其一勝之功而以為諸侯大夫則亂自是始矣聖人之師其始不求苟勝故其終可以正功○象義曰以正功者說遇獲禽所不取也唐魏卷曰始以正行師終以正論功師之貴貞也如此

李隆山曰六爻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夫未辭伐罪旋師班賞

而得其人成六三之與尸而一其令審六四之左次而重其進去

天下之言而不自為害奉天之辭而不自為辭此皆六五之君得與師之道操任將之法至上六而功成治定師之道終焉然寵命有功非至正不為功登用人才非君子不為才致其憂於甚喜之後吝其用於博用之初然後功成而無後患○陸庸成曰聖人論

師第一義曰貞而後世乃曰兵詭道也悖經甚矣失律曰小人曰勿用而後世乃曰用得其道徂詐成作使又曰以逸取而順守之悖經抑又甚矣夫八百諸侯三千臣心皆欲伐紂則伐紂非武王諸侯王皆欲擊楚弑義帝者則擊楚非高帝貞即在衆人之心也衆所欲往先聲奪人知黃髮之尚父元老之防州其丈人乎然

上經說統 卷二 四十二

非五之懷萬邦而三錫命非五之專任使而不參於弟子雖丈人亦不能收師中之功

三三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按萬物相附則生生民無主乃亂卦以一陽為衆陰所親輔故曰比夫德足以致比吉可知矣又說原筮元永貞者何蓋人主無德不成其比然或念急於晚節志維於多欲終不能如其始者有一念少懈便開天下離別之端原筮者言必如初之動而嘗自觀察也元為天德只是一個仁無少間斷處便是永不為姑息處便是貞永貞所以成其為元耳必如是始可以為天下比而无咎

夫我德既備人之應遠又何暇逆訪自是來者自來後者自後吾
 德即我之可比不可比彼之來比不來比吾不即也吾只是然
 元未貞而已
 程敬承曰元天德也永貞坤道也人主必合乾坤之道以比天下
 而後得元然故曰原筮元永貞不寧者人不得所歸心不自安也
 方來是來而未已之意後夫凶明不足為我病也如萬國朝禹而
 防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橫不來是也○吳因之曰聖人不會責
 人只會責己故萃之匪孚固益修其元永貞此為人所親輔矣又
 自審其元永貞後夫雖自取凶聖人豈漠然置之度外元永貞之
 德當必因此又檢點一番但畢竟自省無虧當是正法

卷二

四十九

山房

附鄭孩如曰元亨利貞乾之四德也約言之則曰元貞故乾象曰
 大明終始而已天有四德而後能宰萬物君有四德而後能宰萬
 民元者仁也永貞只是貞固的意思不該分三項單舉元貞以包
 亨利四德在其中矣非四德不足以克君而為天下比也不寧方
 來不但一方來比也即不寧惟吳之不寧得臣無家之意
 象曰比吉也 比輔也下順從也
 以輔訓比以下順從訓吉象共歸德大一統而王也從而曰順無
 所勉強無思不服之謂也吉道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

知是解不
寧仁可天

夫我言
以

元永貞
剛中

抄元永貞與剛中不是兩伴王道本於天德之說非如此且永貞即
 是元的永貞中即是剛的中只是渾見為妙不可判然以剛屬元
 中屬永貞天德之剛本中有體之未必中者故虞辭以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垂訓未發之中即是元不息之剛即是永貞陸庸成曰
 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非比之善物乎永貞者元必
 永於貞而後為純天之德也取元於乾取永貞於坤非九五之
 剛中顯比其孰能之剛中即元永貞之德蓋於心而本無屈撓曰
 剛本無偏倚曰中○上下猶言遠近應字最妙蓋一元之德人所
 即存我握固以為為偶而萬靈之精神命脉自相維係而不可解
 知以上文所為順從是也其道窮即在上下應者出當上下順從

卷二

四十九

上經說統
 之而一夫敢自外於王化其道自致困窮非王者以威力窮之
 也揚放仲曰彼有道而我不服之是違道也眾咸服乎彼而我獨
 不服是違眾也違眾反道是謂道窮蘇子瞻曰窮而後求比誰其
 親之
 附剛吳因之曰剛是性體堅剛強毅陽主生陰主殺陰多躁動而
 無操剛多沉毅而有守陰柔者所向常在私邪一邊陽剛者所向
 常在公心一邊中是養得十分純粹人只是養得不能純便千病
 百病並見雜出殘忍間斷私邪一時都有纔養得純自無三者之
 雜蓋元永貞總是天理條件殘忍間斷私邪總是人欲條件中者
 天理之極致也其為元永貞無

所以親民

彥陵氏曰後夫凶一語亦不賈商量若謂王者只致之度外此等
人亦並生並育於天地之間豈不足以成王者如天之仁所謂道
窮而自取其凶者何以故蓋王者之心固不以民心之順逆攬情
乃上下俱應而一夫敢為作梗則政教必有壅闕廢王者不難斧
鉞之誅所以開通治化以成吾一體之仁也後夫自取其凶於我
元德又何傷即此便是元永貞之作用○要看得後夫凶處無妨
我之仁又適所以成我之仁方是王道方是剛中方是元永貞方
是比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此當重看一親字親一體而分親親則合為一體君與民亦一體

上經說統

卷二

而分親諸侯而各親其民則合天下為一體堯舜急親賢親字正
於此體出諸子相曰先王封建之國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
五十里之殊相制相維以相聯屬建國愈衆民愈不疏遠矣親侯
者所以親民也巡狩述職上下相親如水地相比而無間也○呂
涇野曰萬國曰建視天下猶一家也諸侯曰親視天下猶一身也
本之感應合情分接而天下歸於一統是所謂大道為公之世也
○張雨若曰親諸侯即所以比天下非諸侯推我之德意以比之
也吳因之曰侯矣而無以親之則吾與諸侯先自間隔彼又安能
尚體吾意而忠心盡慮今天下以為一體元永貞所以比天下之
大本建萬國親諸侯所以比天下之大機顯比所以比天下之大

道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傳曰初六比之初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為本故比之始必有孚誠
乃无咎也孚信之在中也誠信充實於內若物之盈滿於中不外
加文飾則終能來有他吉也○岳貨素之器蔡虛齋曰有孚是今日
初比之有孚盈缶是由今積之以至於盈缶也○按人臣以心事
君止有此孚豈分初終兩念盈缶只此有孚之心徹表徹裏便見
盈滿處非初之孚尚淺必積而後滿也○盈缶方是有孚稱慶質素
便誠真誠有孚之心安望獲吉我吉而曰他可見臣子精神志只
是盡其心而已吳因之曰臣子感格君父至於簡在眷顧此本分

事不是分外但論臣子之心自真誠體國之外更分一念不得

謂之他周公說一事勤破萬古純臣心法他字正從有孚生來

若為感動君心之故然後有孚即此便是大欺周處彥陵氏曰他

之一字要看到云自外來意即以此來孚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陸庸成曰筮仕在初考終亦在初此比所以先有孚也他吉之來

豈待終乃見我於初已卜知彥陵氏曰吉在終也而聖人即在比

之初決之欲人臣此初念而勿失也

吳因之曰人臣終身立朝心術其根基全在筮仕之日起初念頭

拿不定後邊世味日淡日甚豈有能復反於忠誠者准初能

上經說統

卷二

六五

有爭根基先好故能至盈而後有他吉○方獻夫曰比下之道貴乎公比上之道貴乎誠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姚承菴曰此內字雖本內卦未然而周公下自內二字若曰此自內之所有者比之云爾正所謂達不變塞者自內即是貞直已可以行道得正則吉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所謂達不離道也兩自字正相應狗人者失已自內則不自失矣○彥陵氏曰道義自之道德也名節自之名節也我不自失孰使之失耶

內外二字
若加舊
卦內卦外
作內卦外
或看者太

六三比之匪人
張雨若曰匪人何世無之顧此與不比耳曰比之分明責三自
家知比也吳因之曰要得聖人不言凶咎之意非若他處猶待於
別白指陳耳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胡雲峰曰交不言其大凶而象惻然痛憫之曰不亦傷乎即孟子
哀哉之意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六四外比之貞吉

六四自外卦而比於五致身以比明也更無內顧之念所謂公爾
忘私國爾忘家者贊襄左右以道事君得此道之正矣何吉如之

六四自外卦而比於五致身以比明也更無內顧之念所謂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者贊襄左右以道事君得此道之正矣何吉如之

○按二曰自內謂由已而不苟於比上也四曰外比謂觀上而不私於比下也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伊繼山曰賢即五也五而曰賢明五之為賢也曰外比于賢而及曰從上所以昭大分也姚承菴曰有天不可無地有君不可無臣當比之時明從上之義此致身以比賢弗敢自顧其內也

從上正發其可以比賢意所以宜比外而不恤其私

蘇紫溪曰古之人互相固結互相協恭只是一心以事君而已一遠臣也而與內臣相尤近臣也而與外臣相比夫以避方之牧伯而結公卿其勢易於借交而失已故以不自失嚴其守以廟堂

之大僚而親外吏其勢易於結黨而營私故以從上定其分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按顯比只是個大公三驅不誡上下妙於兩忘模寫顯比之意象如此只是成其為大公○鄭瑛如曰顯者暗之反凡用智術以要結為事者關昧之道也本之以至誠溥之以大公衷曲洞達

可與天下共見其道光明故曰顯比擬其象如王者三驅之田雖前禽之失而不恤焉不強民以必從也強民以必從者必智術以

要結之不得則又刑威以稱禁之此皆陰伏狡論之私故其民易德而機械亦易以生王者以太公待民民亦化之而歸醇不識不

知少私寡欲如前禽失知邑人亦諭上意聽其自去不相攀倚張

捕以求前禽之必得也。其顯比為如也。何言如也。潘雪松曰：三驅者，立四表而三作三坐，王者之田之法也。以法從事，而不必於得。王者之田之心也。邑人不誠，眾著於好生之仁也。使邑人不喻王意，有唯恐失之之心，則禽無遺類，其仁不廣矣。未可以吉言也。惟不盡物而聽其去，故為王者之田。不誠人而人自之，故為王者之比。項氏曰：王者之比天下，去智巧捐策謀，昭示之以大中至正之道，而已可以比天下，而不可以示天下。王者不由也。故曰：顯比，顯其比周而不比矣。不顯其比，而不周矣。陸廢成曰：三驅失禽，置得於勿恤者，狀蕩平之。王心邑人不誠，民知識於大順者，此顯比之化也。

上經說統

卷二

五十四

石鏡山房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也。彥陵氏曰：正中，舊分心與事，按傳所居之位，得正中，正中俱以心言。正則無矯拂之念，中則無偏係之私。中心恬淡，無欲故能顯比。而得吉。舍逆取順，正是正中之作用。處所謂無所作好，無所作惡。是也。然非真有順逆，亦非真有取舍，只是王者無心之妙。失字，只從不必如得，上看出中者，民之恒性，私意皆生於有我。上然，則下學，學知若或使之，而然故曰：上使中。此正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的氣象。程敦承曰：王者之世，本無逆民，而靡然順逆，兩忘毫無計較，則有

若不盡民而取之，故取象如也。上爻在五前，故爻謂之前禽。畫卦在五後，故卦謂之後。夫○彥陵氏曰：王者之民，何順何逆。王者之心，又何取何舍。惟不以其順若見，以為有逆者，不必拘取若見，以為有舍者，故曰：失前禽。

上六比之无首凶

張雨若曰：君者民之元首，上六德不足，以為人所比，是元首也。眾叛親離，凶。如我胡雲峰曰：乾之无首，剛而能柔，不為首也。故吉。比之无首，陰柔不足為首也，故凶。諸子相曰：上為群陰之首，而居五上，不能以義斷，而比五，此比之无首也。後夫之窮，不免矣。故凶。

上經說統

卷二

五十五

象曰：比之无首，无終也。惟无首而不足，以比，則必不能保其終矣。此所以凶。○唐疑菴曰：比貴在始有始，而後有終。初比之於始，故終來有他吉。上六非不比也。比於五失前禽之後，則始之不知比，而無其首矣。安所容身。於顯比之世子，故曰：无終。此其為後夫之凶也。論紀聞曰：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君位者為比，得臣位者為師。比所以次師者，亦眾雖聽命於將帥，而心當親輔於君也。朱子發曰：九物孤則危，群則強。父子夫婦朋友，未有孤危而不凶者。入若為甚，故比而言。諸卦六爻貴於正應，惟比不論應否，而專以比五為義。馮厚齋曰：萃與比一體，坤順同，上體水澤，不相遠，惟九

四一爻有分權之象故元永貞言於五而此無二陽以分其比故元永貞言於卦。陸庸成曰地中有水曰師地善容故水忘其險馬行師者如水行於地中而莫知也。地上有水曰比水善下故地比以九五一陽為衆陰所歸故皆以剛中也貞者尤師比之善物也戒不貞於師之初莫如律戒不貞於比之初莫如孚而師以小人亂比以匪人傷師之五利於田禽之執比之五貴於前禽之舍師欲其有各比欲其無意也。

三三 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上經說統

卷二

五十六

按此卦巽三義然玩象辭當以一陰蓄五陽為主從巽畜乾說起見巽為卦主能畜而不能固正本一陰之力量言亨屬陽說吾道所以得亨者以其畜未成也密雲二句是陰道未行之象深為君子幸之意然此二語却不是所以得亨之故蓋陽道所以得亨全在健巽剛中此只見陰道未行君子猶可有為要分曉吳因之曰亨與別處不同不是直頭得亨言陽還有可亨之望不是截然沒生意的只怕陽不能善為之謀弄到不好田地取雲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倡則陰和陰倡則陽不和故不能成雨雲之畜聚密而不成雨者自西郊故也姚承菴曰陰氣畜得陽氣固然後成雨雲自西郊而起畜之不因也小人

南陽 北陰

制得君子定然後可以加害巽以一陰之才制君子而不忌者也自我西郊是密雲不雨之故

陸君啟曰聖人之不與陰也以陽畜陽則幸其天衢之亨以陰畜陽則幸其密雲之鬱鬱而未行雲而不雨所以止謂之畜言制陽而尚未制陽也故初二皆遂上復雲下藹則氣合而雨零上騰則氣散而未雨以小人言之則所謂被方自營其私未及害物者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按柔得位句說者謂小人得權用事上下應之句謂五陽皆受其籠絡如此則世有趨權附勢之君子矣大凡剛暴之小人必勢熾相迫絕之易柔媚之小人必情意相縈結之難此卦以六居四柔

上經說統

卷二

五十七

山房

得其本位善服其媚能使君子不悟其為小人而應之也如美疾入人不覺雖剛明君子不自知其入於牢籠之中故曰應也彖陵氏曰夫以一陰畜五陽君子可為衆矣衆君子中豈無一人見幾明決何以皆甘心為之應以應之一字正聖人罪衆君子之辭也若曰君子滿朝而令柔媚之小人善蔽其用而巧售其奸似乎諸君子皆有心悅樂從之意矣然則小人何得以畜我我而甘為之應自為小者之所畜耶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健是乾剛決斷而主張於中巽是紆徐鎮密不憤激於外所謂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是也健字內已有剛字意剛中志行

更中不

而得中

○

只言劉德君子居申用事是權未盡移於小尚可有為之機也
 乃亨者難之辭言小畜本不當亨其亨者乃以此耳○彥陵氏
 曰剛中二字舊主居中用字說則中字說得牽強不知正取上文
 健巽來正是君子妙用處蓋健而濟之以巽則君子所以用其剛
 者是操縱得宜疾徐中其節志乃可得行也向使剛而不中則
 矯激於意氣而逞一擊者有矣志何以行亨即在志行處見得
 家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按尚往句指陽說未行句指陰說意實相承陰陽和則成雨今日
 不雨則陰畜陽未極而吾道正氣猶得發舒而尚往惟其陽氣尚
 往如初是以陰之說施未究曰尚曰未其詞則幸之其意全愈

卷二

五十八

石鏡

上經說統
 之吳因之曰此二句是從亨上看出言君子猶可以得亨則是陰
 之畜未極而施未行若其畜已極其施既行君子方懼何亨之有
 王輔嗣曰小畜之勢足為密雲乃自我西郊未足為雨也凡能為
 雨者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後蒸而為雨今不能制初九之復道
 固九二之牽復下方尚往施豈得行故密雲而不能為雨尚往故
 也施未行即是未雨之意○胡雲峰曰曰剛中而志行曰施未行
 兩行字相應陽被畜而志猶可行陰雖得位而施猶未得行本義
 兩猶字專為陽言亦扶陽抑陰之意也
 計彥陵氏曰密雲二語傳註俱有定案愚何敢家第愚所不能釋
 然者我之一字耳若據本義指文王說則與小畜意似牽強若據

傳謂據四而言則周文必不肯代小人而稱之曰自我愚意此二
 語自是而意密雲不雨正是說小畜的光景正所謂陰氣固結之
 極彌漫充塞於天地之間雨則其氣洩矣惟其不雨所以醞釀最
 厚當此之時正小人道長之日君子飲德避難可也故曰自我西
 郊蓋君子時向陽明則思畏布時向陰晦則思退藏周文代為君
 子計故曰自我○或問據此解則尚往施未行如何說曰世惟泥
 不雨二字謂其畜未極故以尚往為陽明不雨之故不知尚往正
 指陰之氣網緼騰漫自下而上止過不定的時節所以密雲而不
 雨若到雨時則陰氣一洩即止矣施未行句正謂君子之設施不
 能展布所以該飲藏以待時耳非謂小人之施尚未行也細玩本

上經說統

卷二

五十九

石鏡

及其意自見敢附以証高明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洪覺山曰大畜有艮止內積之義故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小畜有風行外見之義故曰君子以懿文德懿美也畜而不有動
 而自存如風行天上以發其和順自然之美故懿也潘雪松曰陰
 陽相錯而後文生馬德文之根抵於中者以乾之體合巽之柔炳
 然文德條理中通極其粹美故謂之懿○姚胤昌曰文德是德之
 發而為文也懿是備飾之以示章美之意
 鄭汝如曰小畜大畜象傳皆以畜德言大畜者潤大其心胸包羅
 無外之意小畜者深潛其志慮研入精粹之意以巽畜乾巽者入

也深入於浩浩之天而縝密之廣大者不空疎矣。懿美也不精細不謂之美。文王之文亦此文德也。其認定在威儀言動上做工天。附別馮文所曰君子非不能大為畜也。當小畜時澤既不得施於天下而苟一言一動稍有不盡美處。小人亦得以議其短。而畜之之術遂將乘間而入。故君子致美於威儀文詞細行必於使小人不不得議我之失。取要之文德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非內有章美之蓄不能出之矣。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程啟承曰復自道有云復其故道者固於自字無着落而自訓作由亦似影響按本義自守以正不為所畜則自道分明是以自己

上經說統

卷二

六十一

道義為剛不隨人進止者正與二爻亦不自失自字相應周用齋曰卦以陰畜陽為義爻以自立不畜於人為道苟不自立則咎在隨人而其道失矣何其咎與他无咎不同得吉處正在此初九復自道矣何礙可相何象可攻何咎之有小人得而畜之乎故吉○鄭瑛如曰所謂自道者自己之道也自己原有進身之路若板援小人以進則出他途矣何當於義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按曰復其辭直曰自道其理也故小象援義而即斷之以吉所以堅君子守正之念也程啟承曰爻曰道象曰義見初之復以道義自主持所以謂之剛健

○九二牽復吉

按二漸與陰近易與小人比而受其籠絡以其剛中耿介有守能復自道者牽連而復不為陰柔所畜夫二陽並進則陰不能勝得遂復矣故吉也彥陵氏曰小畜之時君子最患於勢孤二陽並復其氣壯矣故其吉與初爻同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游讓溪曰小畜畜之小非若以良畜乾之大正也是故大畜初二則曰有厲利已曰與脫輟善其能止而不為亢小畜初二則曰復自道曰牽復善其能復而不終於止也彖傳所謂剛中而志行也

上經說統

卷二

六十一

以剛在中實能耿介自守故能與初自道而復者同其不失也云取自字正與自道自字相應○彥陵氏曰中字亦宜玩惟道乃可以善用其復惟中乃可以用其道見非矯激於意氣者之所為也亦字仍初之詞蓋復自道者之不失易見惟曰在中似乎有所依回調停於其間故以亦不自失表之見得與復自道者一般陸庸成曰復陽自下復也用復之善以處小畜初二以之復之象曰出入无疾初之自道所以於義吉也曰朋來无咎二之牽復所以不自失也

○九三與說輟夫妻反目

初二皆復三畜於四而不復者也而說之也陽無失道陰豈能畜

之哉。故其始而與之比也。溺於一時之私。其既而與之爭也。激於一時之忿。進退胥失之。若曰。以君子之於小人。而稱之為夫妻。已極可鄙。况又至反目乎。三以剛居剛。四以柔居柔。皆當位而兩不相下。剛性躁暴。不能居忍而爭。柔性善入。能制剛而乘其上。故反目而不相得。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小人其如何。行義不堅。故能動以利。守正不固。故能誘以邪。始不能正。而後與之爭。爭何益哉。○彥陵氏曰。三亦剛。健君子。故聖人以不能正室罪之。自復者。自也。不自失者。自也。不能正室。欲亦歸之。自而已。

上經說統 卷二 六十一 石鏡山房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胡雲峰曰。三陽健進。四強畜之。三雖說輻。四不能無傷。故曰血。曰惕。危之也。必與二陽有孚。而後血可去。惕可出。乃可无咎。戒之也。血去。惕出。便是无咎。血為陰。類四本多懼。以五助之。故有去與出象。○按血與惕二字。不平。血去。則惕出矣。然必先之以有孚。可見人只是個真誠。雖才力不足。也成得功。程敬承曰。巽本畜乾者也。四乃與三反目之初。便受傷。而可懼。雖與五相孚。合志協力。僅得血去。惕出而已。何所利哉。即至陽受制。而既雨。既處。厲猶不免。蓋畜乾若此之難也。但在君子。則宜力持。健體。不可為柔巽所入。卒受征凶之禍耳。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蔡虛齋曰。血去。惕出。雖全是二陽之力。加而之所以得二陽之力者。則全在有孚。上來。故孔子曰。上合志。合乃四之有孚。能致其合。非四合上之志也。志即剛中之志。九五有孚。學如富。以其鄰。

○象曰。有孚。學如不獨富也。○姚承菴曰。謂之不獨。見得不專。以力服人。感動人心。全恃此孚。取自古賢豪。誰不願奔走驅馳。以為世用。然其要在人主推心。以置腹。不在區區威力間也。○彥陵氏曰。不獨二字。常說輕帶過。如云。不獨以富厚之力。不知獨字。是着力字。蓋世主之失。人心專在自私。

上經說統 卷二 六十三 石鏡山房

○有孚。從居中來。富鄰。又從處尊來。然未有心不同。而力能同者。重和孚。上程敬承曰。九五居中。其心之孚信。足以結人。與上下二爻相學。固矣。心既相結。力亦相同。能兼二爻之助。以成其力。故曰。富以其鄰。力有餘。便是富。謂其力之富。能左右其鄰。以畜三陽。非謂挾居尊之勢。以左右乎上也。

自利之一念故聖人提出不獨二字所謂不專利於己正有字之

實驗處○惟其不獨富所以謂之富以其隣

上九既兩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彥陵氏曰九維陽然居巽體自乾視之即是陰陰陽不和相爭

而病於相和到畜極而和的地位則陰氣日盛陽氣日微所以不

兩者而不處者處也向所謂密雲西郊兮而至此一變究其始定

由君子馴致其道所致故原其積漸之所自而罪之則曰尚德載

要之不能防即是尚不是君子真如何去尚他然此特論其變耳

若小人而自認以為貞吾甚為小人危之夫小人不負責也以君

子而尊尚陰德成其為幾望之凡當此時而欲尚往必為小人所

上經說統 卷二 六十四 山房

龍絡矣凶何如哉○按此爻轉折定多然反復只一意月幾望句

不是徒說個陰盛正要本尚德載來征凶二字亦要玩蓋君子所

以與小人牽係判斷不下者其意未嘗不主調停之說為吾進身

之地耳不知小人之勢已成及身之禍在所不免然則與其悔之

於後孰若防之於微也正是做戒君子之意蘇子瞻曰此陽也而

謂之婦明其實陰也

陸君啟曰自古無術以處小人者皆曰調停不知君子於小人當

其時之不和勢之不和寧可伏而待時不可和而失勢即或和而

漸若不許入而亂群夫處君子之鋒者幾也避小人之鋒者權也

不入小人之黨者介也不忘小人之間者本志也雖曰龍潛獲也

然豈有一時處而不進我一謂之曰調停而君子之所以制小

與所以防小人也俱盡故既而則既處矣既處而小人之惡乃望

矣譬之黑白同器不盡黑不已又如鴻溝之約項羽既退一劫則

沛公必進一步此處豈容通情放手夫知壯之凶而不知和之害

者烏足以當小人哉

按陽與陰非其情也君子胡為尚之蓋小人之畜君子畜以翼

也翼者最能磨人君子亦若為其所磨而失未然之防故不覺養

成其勢以至於盛耳

孫質卷曰初言陰陽和矣而以尚德載責君子歸咎於其初也既

言月幾望矣而以征凶戒君子防患於其終也易為君子謀情見

上經說統 卷二 六十五 山房

乎詞矣○程啟承曰坤之上六陰極盛而戰然猶存龍之名於堅

冰之日小畜之上九陰極盛而雨然猶存君子之名於幾望之時

提之扶陽意也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按德積載玩也字便見是雨處之故陰德匪積不載積是漸漸養

成令人不覺到盈滿處罪君子不能防之於微○疑字有三解或

在小人上說則疑忌之疑君子而進小人疑其權相傾勢相軋所

以竭力相為排擠故凶或作疑碍之疑謂小人勢盛君子必窒碍

而不通故凶若據程傳作疑慮之疑在君子上說曰小人勢成志

有不害君子者安得不疑慮乎若知疑慮而預防之則不至於凶

既處人本 既而末 婦貞厲以 下供與備 無異

功益

如此者批 凶方游聖 人為君子 謀也

矣。

論吳因之曰。此卦雖是以陰畜陽。却亦存乎其人。若有主意。有操
守。如初如二。存自不為所畜。只是主意少。操持缺。處得不停當。便
落他圈套了。此三爻。全是責備君子。固是為君子。謀至外三爻。則
又係小人之勢。以危君子。亦是為君子。謀蘇子瞻曰。陽之畜乾也。
屬于畜之。屬而畜之者。非以害之也。將盈其氣。而作之。爾陰之畜
乾也。順而畜之。順而畜之者。非以利之也。將即其安。而磨之。爾故
大畜將以用乾。而小畜將以制之。乾進而求用。則可進而受制。則
不可。故大畜之乾。以之艮。為吉。小畜之乾。以之巽。為凶。○張南軒
曰。以大畜小。以陽畜陰。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義也。然事有出於
上經說統

卷二

六十六

山房

一時不獨天下國家。凡君子之欲行事。小人得以擾係之。大事之
將就。小物得以邀阻之。皆小畜也。胡雲峰曰。自乾而下屯蒙需訟
師比。皆三男陽卦用事。至此方見巽之一陰用事。而以小畜名。尊
陽也。

三三乾上下

後虎尾不咥人亨

○剛強之
君威權赫奕。象虎尾之難履。然卦德以說應乾。是人臣能本柔順
之心。循天澤之分。惟禮可以化暴。雖危不傷。得迷其進矣。不咥即
是。知然惟能使之不咥。纔是亨。胡雲峰曰。大抵人之涉世。多是危

後此說字
前在履尾
上看出

機不為所傷。乃見所履大傳曰。易之與也。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
是故其辭危。危莫危於履。履尾故九卦履憂患以履為首。
程敬承曰。履是踐履寔地。此卦以柔履剛。剛為主。柔以行之。剛柔
合一。謂宜在在可履。而履何以曰虎尾。人生涉世。隨其所履。無非
危機。而惟兌之悅。可以處之。豈為是側媚苟容者哉。本義不徒曰
悅。而曰和悅。夫和即中節之和也。履和而至。故履虎尾而亨。虎之
威強。首不可逆。能履其尾。是勢之順也。莊子曰。虎媚養己者順也。
○彖曰。履柔履剛也。
八卦惟兌為至柔。乾為至剛。以至柔而履至剛。則戒之勢易。陵彼
之暴。易逞。履非所履也。名之曰履。危之也。而下言剛德之善。又幸
上經說統

卷二

六十七

山房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卦以柔履剛。為危。亦惟柔履剛。為危。而不危。惟履剛。則不得更任
剛也。而剛必至於相戾。乾剛而以兌說應之。則心平氣和。強暴自
化。雖危而不傷。自有可亨之理。○吳一源曰。所謂柔非委靡也。所
謂悅非狗媚也。亦惟以履虎尾之心。行其中正之道而已。
或問柔剛說乾四字。何別。黃葵峰曰。柔剛且以各人本等性質言。
說乾則二人之所以相與者也。柔履剛且據履字立意。且虛言。辨
其後而進也。悅其所以躡之而進者。開其心而披豁。吾誠以事之
和其氣。而暢達吾真。以與之。有以感格其剛果質直之性。而動其

慷慨見亮之心。是以雖危無傷。得進而亨也。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彥陵氏曰。此節若依舊解。只是發明。而不傷。以明亨義。與上文何涉。愚謂此正見虎尾之難履。蓋事君難而事英君為尤難也。履帝位三字。不是說如虎尾之難履。正欲其以履虎尾之心。履之也不疚。全從戒懼中來。吳一源曰。帝位未易履。猶虎尾也。剛中正以履之才。位雖足有為。而其心兢兢業業。若蹈虎尾。詳審周旋。而無夫履之咎。則其道光明矣。何咎之有。按君道貴。而中正所以善用其剛。建中表正。乃禮制之所自出。事業必有一段光輝。豈越處光明說開一步。德與位稱為不疚。禮樂制度昭著。赫奕為

上經說統

卷二

六十八

石鏡

光明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滿雪松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以澤視天。則象下象卑者也。此天地自然之象。君子因其自然。制為典禮。隆殺等級。截然不亂。貴役賤尊。使卑上者。如天之不可以為澤。下者。如澤之不可以干天。使民各安其分。定其志。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君子識履之所以為履。本至卑至下。而率履不越。則民所視履。即此在矣。○洪覺山曰。君子盡分。小人安分。分生於理。非有所強而使之然。故不曰上天。下地履。而曰上天下澤。履澤說於心。非有所強之謂也。按定民志。即在辨上下內。須重看一定字。蓋生民之欲無涯。若非

以有定之分。嚴為節制。這點儲擬的念頭。從何底也。把上下之分。辨別分明。纖毫不可假借。則民自安於分之所當得。而不爭矣。即此便是定。

辨鄭板如曰。有公卿之德。則居公卿之位。有大夫之德。則居大夫之位。有士之德。則居士之位。無德則無位。而但為農工商賈。是位各稱德固。所以辨上下也。為公卿者。有公卿所享。為大夫者。則有大夫所享。為士者。則有士所享。為農工商賈者。則有農工商賈所享。車馬宮室服飾器用之類。各有限制。而不可越。是所享有限。亦所以辨上下也。如此則有位無位。皆不敢日志於尊榮。貴者賤者。皆不敢日志於富侈。而民志定矣。必如此說。意方不漏。不可以位

上經說統

卷二

六十九

石鏡

稱其德。屬公卿大夫所享。有限。屬農工商賈。

初九素履。往无咎。

傳曰。履不履者。行之義。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陽剛之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則無咎矣。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無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呂東萊曰。此最是教人出門第一步。

胡雲峰曰。初未交於物。有素象。素者無文之謂。蓋履禮也。履初言素。禮以質為本也。賁文也。賁上言白文之極。反而質也。白賁无咎。

此非世
說李最詳

其即此之素履往无咎者歟本義未為初選一句已含此意蓋以
為質素而未遷可也以為安於貧賤之素而未遷亦可也○楊敬
仲曰九湯在下初心惇固所以為履者行其素而已所謂不願乎
其外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願字就心言即平素所有之志也獨字對功名富貴而言有確然
不為彼所移之意傳曰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
中豈能安履其素哉

陸庸成曰聖人甫言禮即厲其敵為靡為奢而預設其防故初曰
素二曰幽入富貴之場而不改吾素則願乃獨行處紛華之境而

上經說統

卷二

七十

石鏡山房

不失吾幽則中不自亂曰獨曰自明其志在我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幽人貞吉

鄭荻如曰九二雖抱剛中之德亦以無應於上不為世網所嬰但
坦坦自由不蹈危機蓋所謂居易者也此惟有幽閑澹泊之心者不

餘之故曰幽人貞吉幽非以人之幽隱言以心之幽靜無欲言○
一嬰替後便蹈危機即為行乎憂患之途故士以無應得完其貞
貞吉而必曰幽人明非多欲者所能也

按天下惟道為至易亦惟履道為至樂順性而行安往而不自得
我坦坦就是形容履道的景象幽人是目其人這樣履坦坦人品
喚做幽人貞便是履道坦坦初是達不離道二是窮不失義

附唐凝菴曰世間雖太行瞿塘以易心處之無往非坦途其不堪
者人自為險耳惟幽閒之人不以矜功術能爭名奪利自亂則雖
日履危機皆坦途也雖有猜忌機械之人與之久居亦當不覺其
化而入矣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孫質菴曰惟其有中德則吾道自足而無願外之意故能不以富
貴利達亂其心傳曰履道在於安靜中若躁動豈能安其所履程
敬承曰自字最有味外物何足亂我吾心自為之亂取志定而安
於道之謂坦坦而適於恬之謂幽

上經說統

卷二

七十

石鏡山房

物有遷作好作惡自昏自亂胸中擾擾矣豈能幽哉幽人之心無
以異於擾擾者之心自無體自清明自寂然不動彼昏者自不
明自擾擾自為謬亂爾幽人不昏故中不自亂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按眇能視是自恃其謀意跛能履是自勇其斷意受病全在兩能
字上正與悅而應乎乾相反武人句不是不仁在高位之說此等
剛愎自用之人強要硬做主張猶武人為大君一般終歸咥人之
凶而已聖人以眇能視二句取象未盡故又足此一句以廣其象
○病根全在志剛二字志剛只是不量已力妄欲有為之意
胡雲峰曰凡卦辭以爻為主則爻辭與卦同如屯卦利建侯而初

爻亦利建侯。以卦上下體論。則爻辭與卦不同。如此卦云履虎尾。不咥人。而六三則書曰咥人是也。卦書不咥人。兌三爻說體。自與乾三爻體相應也。爻書咥人。六三一爻與上九一爻獨相應。履虎尾而首應也。六三眇自以為能視。跛自以為能履。猶武人而自以為能為。為於天下者也。爻之辭曰履虎尾。咥人凶。象占具矣。又繼以武人為于大君。須看兩入字。三人位也。人而不免人道之患。者必得志而肆暴之武人也。其示戒深矣。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彥陵氏曰。眇自為能視。跛自為能履。只是自以為能。便是不足處。

上經說統 卷二 七十三 石鏡

咥人而曰位不當。罪其自取也。志剛又本不當。來才德不足。而自恃其謀。自勇其斷。安免咥人之凶。正是自以為能處。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按九四陽剛而乾體在近君多懼之地。以陽承陽。威足以震主。此正危機所伏也。故象履虎尾。幸其以剛居柔。則能恪守臣職。罔敢自肆。若夫以小心謹畏之。臣事英毅剛決之君。忠順一念。自必見諒。終可免於危而得吉。

陸君故曰。三之所履者剛。故咥人。四之所履者柔。故終吉。胡雲峰曰。三正當兌口。以柔爻而蹈剛位。和說之體不具。所以咥人凶。四位雖不正。然以剛履柔。劉不至於強暴。所以能戒懼而終吉。故不

言咥人也。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志行即申終吉意。言其得君之志行也。愬愬而後志行。可見大臣欲行其志者。全不可炫才使氣。耳葉爾瞻曰。志匪保位。須敬謹以感格君心。

○九五夬履貞厲。

九五才既能為。勢又得為。而為臣者。又將順其所欲。為凡事必行。無所疑碍。雖使得正。亦危道也。蓋下常傷於所恃。而危多出於所安。五所為。則中正履帝位而不正者。聖人正慮其恃才而過。故為此戒。彥陵氏曰。厲字不在凶悔吝例。只是危之意。不是以夬履

上經說統 卷二 七十三 石鏡

而至於危。聖人正危其履之夬也。加一貞字。甚危之之辭。危者使平。所謂履帝位而不疚者。正在此。

傳曰。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未常不盡天下之議。雖為堯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為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可固守乎。有剛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為危道。况剛明不足者乎。○胡雲峰曰。在下者。不患其不憂。患其不能樂。故喜其履坦。在上者。不患其不樂。患其不能憂。故戒其夬履。二之坦則正而吉。喜之也。五之夬則雖正而危。戒之也。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彥陵氏曰。人主那有無位的提出位字。正見他才與勢。是以果於自用。而無持重顧畏之心。漢武唐宣。正坐此病。夫位一也。既以正當而厲。豈何以又曰履帝位而不疚。蓋以履虎尾為難。有心矣。故曰不疚。以夫履為難。有易心矣。故曰貞厲。人主可恃才妄作乎哉。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朱子曰。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所履而考其祥。做得周備。底則大吉。若只是半截時。無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却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團旋來。却到那起頭處。按考祥。正是視履處。絕非兩層。到考祥時節。縱欲修補。已無及矣。須向始念謹慎。直至終局。無少欠。

上經說統

卷二

七十四

石鏡

缺方是視履考祥。方是自考工夫。大結果處。元吉全在考祥。而事是考祥之例也。其旋元吉。謂必考淨如此。加緣好。有不敢自寬之意。視履而曰其旋。猶俗語回頭轉看之謂。祥者福之兆。履之善。即吉之祥。

吳因之曰。視履考祥。此是聖人寔際語。是天地間寔際事。蓋善惡禍福。總是一個善惡。正其所以為禍福。故其旋而元吉。便在元吉者。其旋之視聽。其旋者。元吉之形聲。一時都到。聖人常把善惡禍福。一樣看。常人撒却善惡。專論禍福。於是禍福兩字。遂成人間私事耳。須知視履考祥。考禍福。正是考善惡。○滿雪松曰。考祥而曰其旋。先儒所謂初往者始。上旋者終。昔往而今旋是也。上以重到。

居全之

居履之成。健而不息。能視其所履。猶之手。極身。餘行之初也。夫百順之福。生於自反。至當之德。歸於有終。始者往矣。而匪終之旋。則業缺。隨之。將不祥。莫大焉。視履者。考驗其吉祥於一念。旋履之間。所以元吉在上。大有慶也。乾九方能視與眇。能視正相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質卿曰。人之卦行。初心易。履未念難。持元吉在上。則彌高。彌仰。愈久愈精。不惟有慶而已。大字正。從在上。生來吉。莫吉於無愧慶。莫慶於克終。

附吳因之曰。天本一定。而以為有未定之天者。何也。蓋與人事合而為一。人事之所在。即天也。人有所向在善。而善未極。所向在惡。

上經說統

卷二

七十五

石鏡

而惡未極。此時殃慶大端。雖已分路。猶姑緩之。以待其所積。使一旦易惡而善。則始於殃。未始不卒於慶矣。一旦易善而為惡。則始於慶。未始不卒於殃矣。故曰天之未定。蓋涉入事。未極。猶可轉移。而為言也。至於所履之終。則人事已畢。天已定矣。故曰考祥。論立行可曰。履以上天下澤為象。則履者禮也。象言履虎尾。踐履之象也。在六爻則皆主踐履之義。言之初上履之始終也。初言往。上言旋。一進一反。而履之象見矣。中四爻以剛履柔者吉。以柔履剛者凶。以剛履剛者厲。以剛履柔者能行而不輕於行。九二之幽人貞吉。九四之愬愬終吉是也。以柔履剛者不能行而強於行。六三之跛履是也。以剛履剛者能行而果決於行。九五之夫履是也。

鄭狹如白履者禮也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此上天下澤履之謂也禮所以辨上下天下無涯之心志皆於禮而定雖有劉強狼戾之人不可以甲冑威力取者而往往帖馴於五等之禮所謂履虎尾不噬人亨者也繫辭曰履以和行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禮之體嚴而用也和者說也嚴者乾也體嚴而用和故曰說而應乎乾亦曰柔履剛也所以不噬人亨也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此制禮之君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光明之謂也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初之素履二之幽獨得禮之本矣素者太朴幽者無欲禮是以興愬愬者小心恭謹其旋者周旋無虧皆禮之善物也獨五之六夬剛

上經說統

卷二

七十六

石鏡山房

車先物少雅容退遜之象三不中正無幽素之志剛不下暴戾恣睢武人為于大君非守文之主也言武人者以見其非禮容也故於五言厲而於三言凶然則禮之為用大矣○蔡子木曰人踐履一世謂之履無地非實踐故無地不戒懼履尾不噬人戒懼之學也戒懼之體所行素履所往坦途所存愬愬所考周旋以為幽人以履天位無所不宜跋履之凶去履之厲妄動急行只是不戒懼王輔嗣曰陽爻處陰位謙也故一卦皆以陽處陰為善

上經說統二卷終

石鏡山房周易說統卷之三

三三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彥陵氏曰泰者通也三三坤上正貞元會合太極之氣充滿世界彼陰暗往大來正跟泰來說蓋也際其盛則陽明之氣充滿世界彼陰暗之小人自不覺畏阻退避而居中主事者必剛健之君子矣小自往大自來如一條通衢大路任人往來其間不必互相排擊不必互相援引方是泰通的世界君子當此時不特身得遂其進而吾道亦得以通達無礙吉而且亨深為君子慶幸之意○或問據子解往來二字恐與否卦往來字有碍曰往來自是一般只要論往

上經說統

卷三

石鏡山房

泰之人何如耳泰先言小往而後言大來是以小之往成其大之來也故其路便通達而無碍否先言大往而後言小來是以大之往成其小之來也故其途便阻塞而不通蘇子瞻曰陽始於復而至於泰泰而後為大壯而後為知泰之世不若大壯與夫之世小人愈衰而君子愈盛也然而聖人獨安夫泰者以為世之小人不可勝盡必欲進而使之窮而無歸其勢必至於爭爭則勝負之勢未有決焉故獨安夫泰使君子居中之常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為無措然後君子之患無由而起此泰之所以為最安也○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

看泰卦爻辭
往來二字
解此從此
處出



文字本乾
下坤上來

五項下天地心
本之自原上
行可說

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此即是象傳中變例。聖人觀此世界，不覺為吾道踴躍稱慶。所以把卦辭一口吐出，直透通暢。玩則是二字口氣，則天地交等語，正是從泰的時候看出這許多好處，不是釋卦詞意。○五行可曰：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氣交。氣交而物通者，天地之泰也。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心交而志同者，人事之泰也。陰陽以氣言，健順以德言。君子小人以類言，內外什往來之義。陰陽健順，君子小人之什大小之義。

按內陽外陰者，生氣流行而殺氣潛伏也。內健外順者，剛毅為主。

上經說統 卷三

而柔懦不行也。內君子外小人，不特在朝在野而已。但信而任之，則為內疎而遠之，則為外。或欲俱主君道說陰陽，以存主言健順，以作用言君子小人，以用舍言或欲以內陽二句屬造化，正與天地交相應。內君子三句為君身正與上下交相應，俱不若歸重君子小人上說為安張兩若曰：陽與健皆君子也，而在內是為內君子，而君子道長矣。陰與順皆小人也，而在外是為小人，而小人道消矣。

陸庸成曰：天不能無陽，地不能無柔，人不能無心。但欲內外各得其分而已。故消長者道也，往來者道之與時為循環也。正恃勝而使邪無所歸，則互相排擊之禍起矣。豈泰之時所宜有乎。○游

讓溪曰：傳曰：既取陰陽交和而為泰，又取君子道長，陰陽交和乃君子之道長也。愚謂陽在內則陰從陽，君子在內則小人變為君子。惟君子能容小人，所以交和而為泰。若小人在內，則害君子。其黨勝而天下否矣。氣化或衰，人事得失，蓋常相因而備。人事者其本也。

附馮厚齋曰：泰否之象，歸宿在君子小人之消長。故曰：易以天道明人事。蘇紫溪曰：上下之所以交者，以小人道消也。無所以間之，故也。上下之所以不交者，以小人道長也。有所以間之，故也。朱子曰：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可相無。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未嘗不欲盡天下之為君子，而無小人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洪堯山曰：屯蒙之世，風氣未開，需訟以浚，開而尚畜。至履而泰而後九功備，和衆美畢聚。裁成輔相之功，方有所施。是堯舜命稷契夔龍之事也。陸庸成曰：天地之道，由一氣渾淪內分別區處出來。即道中之宜，不過因之耳。以左右民者，先儒謂民為氓，氓然無知之衆，聖人以贊天地者，提挈之，使得春遂生，以復其性。此元后開萬世之泰也。

蔡節齋曰：道以氣形全體言，宜以時勢所達言。如氣化流行，籠統相續，聖人則為之裁制，以分春夏秋冬之節，地形廣狹，經緯交錯，聖人則為之裁制，以辨剛柔燥濕之宜。此裁成天地之道也。春生

石鏡山房周易說統 卷三

我成輔相
即是在左

秋殺此時運之自然高黍下稻亦地勢之所宜聖人則輔相之使
當春而耕當秋而斂高者種黍下者種稻此輔相天地之宜也林
次產曰裁成是個全體事物將來剪裁成個器具如圖圖一個段
足裁成一件衣服相輔相是時勢所趨合當如此但力不能為
聖人從而贊助之左右是左右夾輔使之植立也○朱子曰裁成
者所以輔相也

以其彙為
上句讀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傳曰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
而起矣彙者類也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自古
君子得位則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

在吉在行
隨上說

上經說統 卷三
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蓋各逆其類也
茹者相連引之貌以者初以之也征往也然不曰往吉而曰征吉
蓋凡言征者必以正行之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楊誠齋曰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惟志在於為
天下故獲吉不然則亦植黨而已潘雪松曰泰謂上下交而志同
初之志其在茲乎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鄭瑛如曰九二有剛中之德上應於五而主乎泰能以中道維世
者故聖人於此發其義謂主泰者若能包荒之量用馮河之才不

復解四件
復與人共

遺遐遠而又能絕私朋則庶幾哉可以維泰運之中而不虞其過
矣尚庶幾也如尚亦有利之尚○吳因之曰四件一時俱有蓋一
事之中而四者齊備絕非各有所宜之謂首言包荒如去一弊更
張有漸不一時取必略其微細不察見淵魚斷然要去不肯偷安
是為馮河即此革弊正是為海隅蒼生之計為百世萬世之計是
不遐遺縱然此弊一去輒不便於左右近習動戚故舊我也決不
為他中止之是朋亡

口說傳尚
行生占

朋亡主朋
厄說為是

以包荒句
作主而下
文包荒
中作用

上經說統 卷三
果之用乃為得其宜也畧其苛細而又不流於因循則精密之思
更無一事遺於外公忠之念更無一人係於內所云不遐遺朋亡
蓋由此出蓋不遺朋亡非有馮河之勇者不能而馮河又以包荒
用字貫下三句必如此而後可與中以行願之君相配取尚即
尚主之尚正與帝乙歸妹相應所謂上下交而志同者以此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按馮河不遺朋亡總是包荒中作用故小象把中行只頂包荒來
夫荒而曰包似乎優容太過其得尚於中行者何故正以其心體
之光大取心無所不洞徹故光心無所不容納故大心惟光大則
無所偏執故中

石鏡
山房



程竹山曰專言包荒者可為之時人情樂於新政之亟行快於積弊之速革故非決斷之難包容之難也蓋扶植根本培養元氣此為持遠慮而存大體也

解別唐凝菴曰包荒如天之包地陰選與非類正所謂荒也以陰而避非包也以選而遺非包也以類而分非包也故曰包荒得尚于中行重在包荒上

九三无平不波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主泰說則曰平陽主否說則曰往復只是個天運循環的道理即所謂孚也周公說此二句不是諉之於天正是要人盡人事去回天運耳艱貞二字連綿說內存兢業之念而外所為者復詳審慎

上經說統

卷三

六

石鏡山房

重不以勢盛而後盈成不以時平而萌好大人無可咎自是而天運默回平者常平往者常往即一定之期不必恤而太寧之禍可身享之矣可見天定勝人人定亦勝天慎毋以天藉口而漫不事事也○彥陵氏曰此爻前解已盡然思細味語意無平二句不是天運循環之說正見得平波一機往復一道人當以兢業存心而不可恃勢妄為也艱貞二字正從上文指此亦不是說人事當盡勿恤其孚句正是點醒世主語蓋世主處盈成而忌戒懼者彼未嘗不以天數藉口不知天命靡常之說正存之以自惕非借之以自解也若勿恤其孚則於食有福矣如之何可以不艱如之何可以不艱

附解○蔡節齋曰孚者信然之謂勿恤其孚謂不可以陰之必復而動其心也立行可曰孚即六四不誠以孚之孚
餘徐古為曰平波往復者天運不能無艱貞勿恤者人事所當盡天人交勝之理履其交履其會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若一諉於天運以為無預於人事則易可無作也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提出際字正見得人當及時挽回再運延不滯陸庸成曰世道之否泰天地之往來為之也故天地可知而不可際天地交則下濟上行而世道開其治之始天地際則此亢彼戰而世道開其亂之始自非人以艱難之心盡貞固之事挽回於早幹旋於微則此際

上經說統

卷三

七

石鏡山房

一辭即不可續消不久矣能安享其福乎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周用齋曰翩翩者疾飛貌謂群然而來且迅疾也時已過中三陰翻然而下復不待加必率之而類自合不待令以戒之而心自動其黨類之易集若此君子處此安得晏然而已乎以者四以之也○吳因之曰聖人化工之筆只在翩翩二字模寫群小人彈冠相慶引類呼朋踴躍上進景象如觀不富二句又是狀個翩翩

象曰翩翩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頹也

按三陰下復是陰復來主於內耳爻以內卦為下象以下復為上九陰在上皆非其分故曰失寔唯其失寔則此心惟恐君子議其

後故權然交合以謀害君子。寔乃其中心之願。願故自多。不待戒也。首二句是嚴陰陽之分。以抑小人。下二句是推小人之。心以危君子。○胡雲峰曰。必來者。小人之勢也。不待戒令。而自相從。期於必來者。小人之。心也。夫始以失寔之故而恐不見容於君子。既以欲害君子之故而自結於小人。其情之險如此。君子可疎其防哉。○參陵氏曰。舊解失實。句主嚴陰陽之分。說愚意此句。正是推原。他翩翩之故。實如厚實之實。見小人一向居外。失了厚實。而其心則未嘗一日忘者。故時有可乘。不必戒而自然乎也。出於中心之所願。故易集如此。夫害君子而曰中心願。何等樣狠毒心腸。○否泰二卦。以內卦為當。樞用事之地。居外者為失寔。

上經說統

卷三

八

山房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以柔君而委心於剛中之臣。如婦之委身於夫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降其尊貴以從賢。九二保泰之福。不自享而專歸柔中之君矣。故曰以祉元吉。二曰尚。五曰歸。正所以明交泰之義。福之所止曰祉。○陸君啟曰。祉言其福。元吉贊其大善。以祉者。以此受祉也。治以好善為優德。以下賢為盛君。以知臨為宜。竭歷而圖之。躬親而濟之。雖治定功成。然而非有餘之化。可繼之理也。可謂之元吉乎。

吳因之曰。初之彙征。二之中行。三之報貞。此諸臣協力以保泰也。臣任其勞。則君享其逸。只消虛心委任。而小人翩翩之勢不足憂。

矣。故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任賢以保泰。人主素願。然有願而不能行者。以讓邪貨色之為累耳。五有中德。則清心寡欲之。自能克如其願。其所以享泰寧之福如此。○陸庸成曰。泰之君願為賢者。婦蒙之君願為賢者。童中孚之君願為賢者。子尊賢之義。亦何隆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治道積累以成。泰猶隍土積累以成。城及泰之終。將反於否。平日積累之功。廢於一旦。其象為土崩。故曰城復于隍。勢已至此。而用加以爭。祇益其亂耳。但當反身自治。修其政令。以俟天命。庶可以漸而恢復。然不能預防於未然。而乃欲收功於既壞。雖貞亦吝。况可不而善後之計耶。○鄭棟如曰。根本先撥。而後枝葉從之。城復于隍。雖曰天運。而亦由於命亂。故重告命而不重行師。非謂行師之不可也。不告命。即行師無益耳。出入起居。罔有不勤。發號施令。罔有不威。故能保泰。政令滋章。能無否乎。命之不行也。自近者始。故告命自邑也。近順則遠從矣。將否而方告命。為可羞吝。聖人貴未然之防如此。

上經說統

卷三

九

山房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張雨若曰。城復于隍。雖曰天命。亦人事之失。取故曰其命亂也。謂政令不脩。治而然也。然豈遂付之於不可為乎。告命所以治之也。

論吳因之曰當陽之衰於剝盡於坤。聖人故不勝慘切。及一陽初復。雖有喜其來而悲其晚之意。然尚疑微弱。只堪愛護。二陽之臨。則浸盛矣。然君子當衰。咸無聊之後。與夫微弱未暢之餘。一值浸長之會。恐遂肆意陵逼。以快其志。故聖人方許元亨。又凜凜憂危於八月。至四陽之大壯。則陽長過中矣。五陽之夬。又極盛矣。過中者。衰之根。將伏極盛者。衰之漸。已成。故一則不言吉亨。而直戒利貞。一則屢示危辭。而不勝憂惕。惟泰則三陽並進。有方輿之勢。而無極威將衰之虞。六十四卦中。可為陽道慶者。莫盛於此。○楊誠齋曰。乾坤開闢之世。乎屯蒙洪荒之世。乎需養結繩之世。乎訟師阪泉涿鹿之世。乎書契禮法之世。乎泰通堯舜雍熙之世。乎

上經說統 卷三 十一 石鏡山房

過此而後。泰而否。否而泰。一治一亂。治少亂多。泰豈可復哉。故曰。泰其上古之極治歟。○馮厚齋曰。自乾坤之後。始涉人道。經歷六坎。險阻備嘗。內有所畜。外有所獲。然後致泰。而泰之後。否即繼之。以此知斯人之生。立之難。而喪之易。國家之興。成之難。而敗之易。天下之治。致之難。而亂之易。此又序易者之深意。而亦天地自然之理也。○按泰不欲極。以中為盛。二五皆中。一卦之泰。莫甚於此。人心一念。天下治亂。從此而決。二之中行。以光大。只是一點公心。五之行願。以柔中。只是一點虛心。三之于食。有福。以艱貞。只是一點憂心。三三 乾上 坤下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按泰者。人道之常。否則反其常。矣。所為三綱。九法。咸之時也。無復人道。君子之貞。自無所利矣。究其致否之故。實由於小人。故以大往小來。明之見。君子之貞。之所以不利也。小人非人哉。徐進齋曰。泰以天運推之。人事否。以人事參之。天運泰。則開之天。否則責之人。聖人之意深矣。

附別石介曰。為君子遇否者言也。人之所以為人者。以負陰而抱陽也。此卦內陰外陽。有匪人之象。胡雲峰曰。以天地言。陰陽不交。生道絕矣。匪人也。以一身言。陽上亢而陰下滯。元氣竭矣。匪人也。以人心言。人欲為主。於內。天理緣飾於外。失其所以為人矣。匪人也。上經說統 卷三 十一 石鏡山房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否泰反其類。故否之辭。皆與泰反。○吳臨川曰。天地之氣。交則萬物發達。而生。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抑閉。而死。先王建邦。以分治天下之民。民之情。上通於君。則天下治。而為泰。若君心不下。達民情。不上通。是上下隔絕。不交。天下雖有邦。與無邦同矣。所以為否也。林次崖曰。上下不交。則政令不行。而天下亂。故曰。天下無邦。○蔡節齋曰。泰否二卦。皆具乾坤之體也。泰言健順。則乾坤之德。否

言剛柔則其質也。否者氣藏乎質而不交。故不可以德言。但言其質而已。立行可曰陰陽以天道言。柔則以地道言。君子小人以世道言。

謝揚誠齋曰：陰陽剛柔不惟君子小人而已。亦氣類應感而自至也。主德不斷亦陰柔也。女謁通行亦陰柔也。近習用事亦陰柔也。是三者有一焉。小人乘而入之矣。故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聖人必先之以內陰外陽。內柔外剛。惟陰召陰。惟柔召柔。氣類然也。唐凝菴曰：泰不獨言時之泰。而極言保泰之道。否不獨言時之否。而極言休否之道。猶醫者不獨言病。必言治病之方也。

上經說統

卷三

十二

石鏡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按：天氣不降。地氣不升。天地閉。賢人隱之時。君子當此。非韜光晦跡。勢必觸小人之所忌。而難及我矣。昔班固說龔勝為黃帝是也。故避難。莫如儉德。不可榮以祿。正成其為儉處。不可二字。宜玩。猶言不可得而榮。知幾明決之辭也。二句只是一意。唐凝菴曰：非飲天下不可飲之跡。不能辟天下不可辟之難。故曰儉德辟難。至於世不可以祿榮之儉。至矣。坤之無咎。無咎乾之避世。無咎。俱舉之矣。

施達泉曰：君子當否之時。豈肯為位所羈絆。但恐其收歛不密。人皆得而物色之。小人反借此為籠絡之計。受之則失節。不受則

賈禍甚。有不易慶者。故君子藏鋒歛鐔。深自韜晦。使人不得以祿位榮我。此不特守道不屈之貞。亦明哲保身之智也。程啟承曰：超然於榮祿之外。乃可以運轉旋之樞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此爻要得聖人引誘。小人意。蓋小人道長之日。至為援引。勢已不可遏矣。但初惡未形。聖人就中生一變計。若曰：君子小人無定止。在正不正之分。取誠能悔悟。以從正。則否之初。猶然泰之初也。泰詞之所為言亨。即此在矣。初亦何利而甘從邪。以害正也。陸庸成曰：泰之為否。以內小人也。聖人能使小人變為君子。則命可回矣。當初之進也。聖人不急止之。且君子之若誘之也。與泰初

上經說統

卷三

十三

石鏡

之象同。而不即別其為小入者。欲化之使貞。始爾其迹。使不自異也。但改征為貞。改外為君。蓋一且以君子之具付之。承當則彼且欲於為君子而深樂於聖人之予我者。不以為小人也。此變小人之微權也。二則導之以承。三則動之以羞。夫使小人能承順君子。而又羞為小人。何至為君子之害哉。此四所以有命。而五所以休否與。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周用齋曰：九小人之欲傷善類者。祇為身謀耳。故以君之一字。破其自私自利之念。蓋小人而為君。謀必為君子。謀而愛惜善類者。君子資天地之紀。而社稷之衛也。

揚止菴曰在外則不獨善其身。而有公天下之意。在君則專欲得君。而用之。所謂為利祿而效忠也。作之不已。亦成君子。較之志在身。而不知其君者異矣。

六二包承小人言大人否亨

大凡小人之真者不足畏。而其不純乎小人者深可畏。六二包承是也。得許多承順的意思。在其包承君子處。正能禁君子處。若徒視其外有相容之迹。而不察其中。有實不然之心。未有不悅首而任其運者。故小人以善承君子為吉。就小人之分言。取大人則以安守其否。不亂於小人為亨。非為君子幸。深為君子危也。蔡虛齋曰陰柔而中止。小人中之君子也。其曰吉。小人非有吉也。

上經說統

卷三

十一

石鏡

小人而能包承君子固吉也。其曰否亨。非謂其包承而亨也。不為其包承而安守其否。乃亨也。否者儉德辟難之意。○游讓溪曰。安否非大人不能。休否亦非大人不能。愛身明道。備已俟時。休否之業。惟否亨者能之。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程敬承曰。小人猶易與也。群。小人以包承我家易為其盡惑。非大識見。大德養。未有不為所亂者。信乎。非大人不能否亨矣。夫當否時。儉德君子。豈不與小人為群哉。妙在不亂耳。惟不亂。故其定靜之中。自有轉移變化之道也。○泰之二爻。包納荒野乾道也。不之二爻。包容承順坤道也。保泰亨否之道。莫尚於乾坤。

六三包羞

蔡虛齋曰。包羞者。自羞其有傷善之志。非羞其未能也。蓋小人欲害君子。彼雖小人。亦必自知其為非。而有所不安者。故謂之羞。張兩若曰。聖人着一羞字。以動之。使終包藏而不發。則亦君子之幸也。然內羞而外包。其中正未可測矣。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伊繼山曰。位不當。非鄙。其不能猶幸君子之有此耳。蓋既失其勢。又短於才。故包羞而惡未發。使位一當。羞其終包乎。又有為君子危之之意。○呂東萊曰。人無有不善。所以包蓄邪惡。至可羞耻者。豈其本心也。特所處之位不當而已。位之一字。當詳玩。

上經說統

卷三

十五

石鏡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按有命是個機會。即無往不復意。无咎。主人。事說全在不極其剛。上看。出蓋否終泰初。正是元氣初回之日。此時若矯激以逞。不惟事不可為。反將好機會。俱弄壞了。惟不極其剛。則善為調護。人事無驟急之咎矣。自是疇類三陽。皆因我以獲福。離祉之否。四變為拔茅之泰。初者在此。信乎。天人之交成也。

游讓溪曰。泰九三將中。以艱貞而食福。否九四過中。以无咎而離祉。時之否泰。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陸庸成曰。命。亂於泰之上。而復治於否之九四。故天之命。全賴人事之无咎。以應。則轉否為泰。而泰之以祉。元吉者。疇類皆獲焉。故曰志行。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有命自天。人皆知其所以存。而不知其所以亡。咎。方天與人。而濟否之志。不可行。彼矯處以爲一。逞者。安能轉否爲泰哉。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否至五爻。否將盡之時也。善之德位俱降。爲能興衰起敝。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事也。不曰否休而曰休否者。重人力也。所謂休否者。暫息其亂。未能盡傾也。病加於小愈。可不戒懼。故必時懷警惕。若禍亂之無日。則萬世不拔之業。即在其亡之一念。基之矣。有戒懼危亡之心。則便有苞桑繫固之象。不是兩意。○傳曰繫于苞桑。爲安固之道。如維繫於苞桑也。桑之爲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

上經說統

卷三

十六

石鏡

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

潘雪松曰。人依木息曰休。九五當陽。轉旋世道。能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致於泰。猶未離於否也。若休而復來。只轉呼吸間耳。唯大人而後能保其吉。故曰大人吉。大人乾德常懷恐懼。曰其亡其亡。危之至也。君子當休之時。不敢自以爲休。故其心危懼如此。○附別。鄧伯羔曰。苞。叢生也。叢生之桑。細而弱。不堪係重。此即朽索難馭之意。胡雲峰曰。九五休否之大人。即六二否亨之大人也。○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有德無位。安能休否。見責重人君之意。姚胤昌曰。孔子不能休否。秋之否。德在而位不在也。平王不能休東周之否。位在而德不在也。

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否極則時可傾。而陽剛則才。又能傾。然言傾否而不言否傾。人力居多焉。否方未傾時。否猶故存。及其既傾而後喜。可知也。先否後喜。則又自其亡。其亡戒懼中來。唐凝菴曰。休否之力。全在九五。此直從而傾之。故特見其喜耳。○傾則。泛休而來。喜則。泛懼而出。○附別。游讓溪曰。先否後喜。謂以否爲先。悼往失而慮後禍。以喜爲後。毋矜功能。毋袒安肆。與其亡其亡意同。○陸庸成曰。上爻傾否。則泰可喜矣。猶有懼心焉。其心猶以否念爲先。以喜傾否之念爲後。君抱其亡之戒。臣懷後喜之思。泰方生而能保。否何日之有馮。

上經說統

卷三

十七

石鏡

異謂願陛下。毋忘在河北時。郭崇誨謂毋忘戰於河上之時。得五上之義云。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傳曰。否終則必傾。豈有長否之理。然反危爲安。易亂爲治。必有陽剛之才而後能也。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也。之上六。則不能變也。○吳一源曰。聖人每每不極言小人之惡。以開其遷善之門。如剝之陰。盛其惡。至於剝膚極矣。然於三則曰。剝之於五。則曰。以宮人寵。猶有深望於小人者。况否雖內陰。未至如剝之極也。故於其始進也。誘之以志在君。則吉。其既用也。誘之以包承則吉。其力足以傷善矣。尚異其包羞而不詳。情以逞。雖然。聖人之引小人。則然而

其為君子謀者。未始不嚴也。王莽下士。子雲失身。蔡京奉法。君實受欺。包承處最易亂。人故聖人戒之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夫包承不戒。遂至包羞。包羞不已。必至剥膚。防之可無預乎。吾故曰。聖人之為君子謀。甚嚴也。一陰始生。踴躍乎矣。二陰浸長。肥遯急矣。而况於三陰內固乎。尹和靖曰。易道如日星。但患於理未精。失其機會。所謂機會。豈其當泰時。便可成輔。相當否時。便可歛德。辟難乎。曰。非也。湯逆數也。若是其時。人誰不會如此。做正在未到泰之上。六便要知泰將極。未到否之上。九便知否欲傾。也是謂機會。又曰。否泰天道。在泰思得。在否思泰。盡人事以幹旋氣運。君子所以閱世道。否泰同也。徐德辟難。以存吾道。不崇寵祿。志在濟時。

上經說統 卷三 十八 石鏡山房

豈為保身堅隱哉。拔茅以集。君子之勢。包承以移。其不肖之心。而且包羞。以俟其可乘之間。至於有命。否道將消。猶必處之无咎。使群陰並離其福。而後志行至是始知。小人之未始不可為君子而亂之。未始不可治也。然而其亡之成。拳拳焉。故知盡人回天。在一念乾坤中矣。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彥陵氏曰。義皇以同人立卦。只看人之一字。便見大公無私之意。曰。于野。曰。君子。貞。只是同人裡面事。按同人之道。只是公與正兩字。然正所以成其為公。處此全要認得。同人源頭。乾父坤母。

天下原無物非我。人只多是軀殼上起見。便分爾汝。于野只是一個無我。這一段貫注的精神。何人不聯屬。何處不周到。空洞無外。故曰。亨。亨即在干野上見。得涉川亦利。甚言無所不利。取貞字。意已包于野內。聖人却怕人流於同流合污。故又點出君子貞來。見得同必合。合於貞。乃為于野。乃為亨利。涉貞必屬於君子。正是與小人分別處。

孫質菴曰。君子之與人同也。豈必其盡人同之。然後為大同哉。正者。人心之公理。不期同而自無不同者也。故同出於正。則雖同以天下。不為多同。以一人。不為寡。不然。則雖盡天下而與之。總是私情之合。而已。蘇紫溪曰。同人。只要分別公私。同人于朝。以勢同耳。

上經說統 卷三 十九 石鏡山房

同人于家。以情同取。惟于野則無我無人。如天如地。安往而不亨。通然非君子之正道。安得謂之于野。故曰。利君子貞。只把貞字觀。如于野。來只一層意。不必將公與正分開說。彥陵氏曰。卦止六二一陰。乃成卦之主。故彖只據此爻。以發明同人之義。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正下文中正而應也。此卦之名。同人者。以其五陽而同一陰也。不曰與五陽應。而曰應乎乾。見得同人之道。止在德相。應不必上。與五陽應。而曰應乎乾。見得同人而特備乾之一字。明無私之義。則利君子貞。意亦可想。見與五應。項安世曰。同人。以一柔為主。德柔不能以同乎人。也。必以天德行。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彥陵氏曰。義皇以同人立卦。只看人之一字。便見大公無私之意。曰。于野。曰。君子。貞。只是同人裡面事。按同人之道。只是公與正兩字。然正所以成其為公。處此全要認得。同人源頭。乾父坤母。

之故雖得位得中而必應乎乾乃可謂之同人至於利涉大
又曰此乾行也明非柔之所能辨也姚承菴曰此當先認一乾
乾天也健而動也無私覆載者也無私生成者也與天合德方能
蓋天所覆載生成無不徧及方成其為同人下文曰乾行也又曰
中正而應二乾字正相照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
正也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按乾行二字即下文健字正是于野源頭蓋人惟爾我一念非大
勇者不能去以乾為行則主之以無私之天德自能克其有此
所以謂之于野而亨且利涉耳君子貞全在中正而應上見得然

上經說統 卷三 二十一

必先之曰文明以健者蓋惟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文
明以健行之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後中正相應合乎乾
行所謂君子正者如此夫天下人同此心同此理吾能得其所
謂正即得所謂通而天下之志流行於方寸之中矣故曰惟君
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正慶即是通慶不是將正去通天下之志要
分曉
程敬承曰乾即吾心太虛之本體乾行天行也天無私覆以天而
行浩浩蕩蕩豈不是于野之大公然則文明天明也健天德也中
正而應以天應也此君子之正也摠謂之乾行故能以一心通萬物
也

吳因之曰通字正與志字對潛運默行金石不能隔也人心天
動處只有這正理一條路數更無別地他岐可以多方雜出雖欲
強自閉隔其道無由故能通之而無間惟通其志總謂之同志一
不通雖終日相與適謂之異而已

卦之所以相應者獨二五而已不能盡六爻而同之也而名之為
君子之正使其盡同則亦無貴於二五矣二君子也三四皆欲同
之而聖人以為訊天下亦有小人而附於君子者蔡京之於楊龜
山是也不得以其附君子而君子之其與君子同亦私也故聖人
必曰中正而應然則同人之所謂人者非其人之謂也心之謂也
心曠洞而無私僻焉謂之于野非其野之謂也吾能為之野不論

上經說統 卷三 二十一

野之人多與寡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不曰天下有火不曰火在天下而曰火與天者蓋天與火合則以
無所不覆之體無以無所不照之用物物皆在其照臨之中矣故
曰同人○類族辨物其說不一主名分說為是族以尊卑貴賤言
類之者各自為類不相混淆也物以車旗服飾言辨之者各自有
辨不相假借也辨物又承類族說來類與辨俱是審異功夫然如
分定而使天下無參差不齊之念即此便是通志慶吳因之曰唯
類族辨物則零碎者各以其品類自相會聚此是零伴同處想
來人各安其分物各止其所再無僭亂爭奪再無瀆擾侵害穆

熙熙。乃是九段同慶。

蘇子瞻曰。水之於地。為比。火之於天。為同人。同人與比。相近而不
同。不可不察也。比以無所不比。為比。而同人以有所不同為同。故
君子類族辨物。陸君啓曰。際異也。君子之異出於同。同人同也。君
子之同所以異。因其類而類之。類固自辨矣。因其族而族之。族固
自辨矣。異者不同。善同者不混。
附異。馮去非曰。類族如天之薰。覆辨物如火之燭。照吳臨川曰。天
之所生。各殊殊分。法乾覆之無私者。於殊分之族。而類聚其所同。
異中之同也。火之所及。凡物均照。法離明之有別者。於均照之物。
而辨析其所異。同中之異也。鄭瑛如曰。聖人欲君子不入於小。

上經說統

卷三

二十二

石鏡山房

人之黨。故必類而辨之。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按門室之始。初九同人之始。吾與人曷嘗不同。隔之者門也。是故
親狎昵。則疎遠忘分。內外則町畦立。出門同人。則天地四方。孰不
吾同。何咎之有。李彭山曰。于門以動之初言也。陽剛在動初。乃天
理之本體。同人之德。皆根於此。故无咎也。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蘇紫溪曰。人之處世。只是各立門戶。便有許多藩籬之隔。出門同
人。則人既同矣。又誰咎之。蓋門以心。心有所係。門以外。心無
所係也。故借言之。以明其公。唐凝卷曰。初何以能出門。同人也。離

明之初。未蔽於欲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二與五為正應。故曰同人于宗。宗謂宗黨也。同於所繫應。是有所
偏與。在同人之道。為私狹矣。故可吝。馮縉雲曰。以卦體言之。則有
大同之義。以爻義言之。則示阿黨之戒。胡雲峰曰。二往同五。復
成離。五來同二。復成乾。往來相同。乾離各反其本。是之謂宗。同人
于宗。似不失其為六二之正也。較之于野之同。則亦係於私矣。故
吝。
附鄭瑛如曰。二應五正也。而以為吝。何也。吾以為非應五之為吝。
乃未得應五之為吝也。蓋二在初三之間。初三與二俱為內卦。有

上經說統

卷三

二十三

石鏡山房

宗之象焉。二以其近親也。未免有係焉。而未。能即同於五者。也。其
在君臣之間。則未免有顧其親戚朋友之意。而未有決焉捨去之
勇。此其所以為吝也。然二終能勝其私。以遇於五。故有先咷後嘆
之象。劉伯子曰。于門同之初也。于野同之至也。于宗異之始。而
爭之首也。乘墉伏莽。起於于宗。得中而應乎乾。二之德也。于宗非
二之得也。戒也。二承乘皆剽。而又同體。有自環之象。故戒之以私
而進之於公。即利君子貞之旨。而明告者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曰吝道。便見非君子正也之道。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伏戎于莽內，蒞窺伺之心，升其高陵，外起憑陵之志，然以三求二，則理既不正，以三敵五，則勢又不敵，故至三歲而終不敢發，懷惡而內負不直，此又深見小人之情狀。○胡雲峰曰：伏戎于莽，欲攻二，似有畏五意，升其高陵，雖畏五，又有顧望意，吳因之曰：此二句是聖人就他地位想他情景，特設為此語以形容之，此是水月鏡花語，要看得虛活。三歲不興言，理勢不敵也。須索罷了，此句渾是戲他語氣。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恐五見攻，故伏兵以敵之。然二非所同，五非所敵，雖三歲之久，亦安能行乎？此雖理勢俱屈，而理實非所願也。

上經說統

卷三

二十四

山房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蔡虛齋曰：乘其墉以攻，是乘三以攻二，非直攻三也。弗克攻，非讓與三以二自是，與五正應，義不可攻而止。三歲不興者，屈於勢，乘墉弗克者，屈於理。聖人喜其克己之勇也，故以吉與之。正與訟之九二九四同。○胡潛齋曰：三之升高陵，升四而望五也。四之乘其墉，乘三而攻二也。三惡五之親，二故有犯上之心。四惡二之比，三故有陵下之志。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言則困而反則也。

夫曰乘墉，力亦強矣。攻何以弗克？攻乃以非正應而義有所不可，非屈於力而實屈於義也。夫義有所不可，而恃力以逞，祇見其為

久字要卷
若困而不
及便是白

若非真情
必至既此
此是既同
之後追論
之詞不必
以先與後
為入解

凶咎之歸耳。其言則在困而知反，義即同人之則，困於不義，因反於義，則改過之勇，知幾之哲，而得之矣。故言於此，見知因為善機，而不遂非之為貴也。○張雨若曰：點出一義字，是聖人提醒人處。義是人心自然法則，要就同人上見得。如當同而同，即是義，即此是法則。困字在義，弗克上來，見其義之弗克，則自然有一段困心衡慮，慮困而知反，方是真能復義之人。胡雲峰曰：力不足而不攻者，屈於勢也。力有餘而不攻者，屈於理也。則者，理之不可踰者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彥陵氏曰：卦名同人，專取二五同德相應為義，乃取象於號咷後

上經說統

卷二

二十五

石鏡

笑者專為三四間隔故也。同德而為號咷，所隔而人講積之念，各不能自吐，故取象號咷情，而至號咷情莫真於此矣。然心同則一時雖為號咷，邪所悞而真情必自明，遂勝合其合也。反覺其欣，慰而不能也。故又取象於後笑，願去諛要在勿疑，向非人主持，獨斷於上，則小人未免窺其隙而中之。故又曰：大師克相遇，所以明其後笑之故也。○質卿曰：不用大師，何以克三四之強？不至於必克，何以遂同心之遇？不至於相遇，何以慰號咷之情？曰：克曰：大師比小人於寇敵，可見去之之難矣。夫小人而可持以優游，不斷之意，我揚誠齋曰：師莫難於君心，而兵革為小，克莫難於小人而敵國為易。

附馮厚齋曰九五大君也當與天下相孚於大同之世而乃私係
所應是以強弗友之徒競起而爭之夫以上伐下直舉而措之耳
何至動大衆而僅能勝之哉私故也作易者以為失君人大同之
道故備言其私昵之狀而以敵國交兵之法言之其訓嚴矣

中直二字
不和惟中
故知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同人之先向不必頂號咷亦不必補後咲意只是論理之詞蓋二
五中正而應義理所同理本自直故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言其
理之直有在同之先者矣先本同故物終不得而間之取必相
克而後相遇必大師而後相克所以勸之斷也洪覺山曰非九五
以中直之心主之於先又何以為大師地乎大師只是剛毅自斷

上經說統
不使讒邪得間之意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同人于野是廣大無我之意同人于郊是無可與同之人也夫有
所同則有正與不正有得而吝者有不得而爭者物莫與同無得
失矣故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丘行可曰周公於爻以不繫於人者喜之故言其无悔孔子於象
以不能同於人者病之故釋之曰志未得也志未得與通和也
志正相反
吳因之曰同人二字道理極精細有同而不同有不同而同有

卷二
二十六
石鏡山房

同以天下者有同以一人者有耳目見聞曾未之及而隱然自
與之同者有窮海內莫與同而同於萬世之後者有終古莫之與
同而同以天地日月山川鬼神者惟願其理之何如耳紂有臣億
萬心億萬心其同也正所以為異也唐虞三代之盛此同以天下
者也商廷靡然從紂而輔殷亡者三仁孔子天下莫能容而七十
子信之此同以一人者也考盤在澗獨寤寐歌雖絕世離俗海
內必更有幽人逸士不相顧而相合者此隱然自同者也夷齊叩
馬寥寥宇內誰與同心然而萬世忠臣義士之膽此其首倡不同
於當時而同於後世者也至於古之至人值時勢之適然求此心
之自盡有不可共為於人又不可明言於衆亘古亘今誰則諒之

上經說統
卷三
二十七
石鏡山房

此意惟與清風明月晦明寒暑同運並行於天地之間此雖記載
所不及然豈可謂無是人無是事哉須把彖傳通天下之志一句
參解卦名纔是李隆山曰天下之理萃則必爭卦以相同為義而
三則伏戎四則乘牆五則大師克何也二應五而二爻據之所以
爭也嗚呼出而與人同至易至簡之事而乃如此故易中必知險
簡中必知阻不學易者殆不可以涉世也

三三離上
大有元亨
卦象見一人照臨萬國之義卦體見四海會歸一人之義故名大
有也彭山曰大主陽言以其得剛而諸陽應也夫莫大於乾之

健莫大乎離之明五以離印當中而行乎天諸陽至大皆其所有也故大有元亨立行可曰一陰居上卦之中而五陽宗之居尊能柔物之所與諸爻之有皆六五之有也豈不大哉惟其所有者大故其亨亦大也陸庸成曰元德統天為善之長故惟元為能有大而亨○制作盡善之謂元治化四達之謂亨

吳因之曰所有既大元亨又何必言蓋大有只籠統據天下大勢而言元亨則就其中運用調理說得極細如萬事皆無可議矣而猶有一事稍未精粹即此一事規模要領亦粹然無以議矣而其曲折處猶未十分滿足此便不可語元天下之大指臂相使威靈所制無弗達矣而猶有匹夫匹婦未會其極皆吾德化壅塞處

卷三

二十八

不統

使不可語亨緣所有既大我的精神要周遍圓滿照顧得到也甚難故自古創業者多而大有者少大有者間有之而元亨者絕少有大有與元亨並言則天下雖大如人一身元氣貫徹更無一毫壅開勢莫盛於此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按大有象也正在上下應處見得而必先之曰得尊得中蓋必一人建極於上而後眾人歸極於下也柔字亦不可忽傳稱居尊執柔眾之所歸是也大中即是柔之妙用處位與德雖並言然惟其居尊而有大中上所以歸心於我耳要重德上○五德位兼隆之地故位曰尊位中曰大中與同人六二之得位得中者不

大中主德
中當大更
高之

到不
到不
到不

論君德非
論德非

向吳因之曰中而曰大中猶正而曰至正大中之極也則乎而無不中之襟也下而剛健文明應天時行便都包得了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彖陵氏曰提出其德二字見得以德成其有之大非以勢成其有之大也剛健二句提本其德二字一直說下剛健在內則廣運而不自文明在外則並照而無私所謂明斷兼用者然健防其過動明防其好察其妙全在應天時行上蓋天之道張弛異宜晦明迭運所以其德不息其明不窮而君德與之相應則時乎斷時乎以不斷斷時乎明時乎以不明明便與天道之時張時弛時晦時明一發故曰應天時行當其可之謂時應天即是時行不可分兩截

卷三

二十九

不統

姚舜牧曰大抵處有者據見在之時謂可統攝人群威行海內而不知所以運量裁極全在德勝故天子提其德二字未接是以二字首節雖云德位兼隆畢竟以大中之德為主上下之應應乎此

項安世曰先剛後明秉天德以照萬事也卦雖主柔而以言其德有剛健文明之體則以剛為主有應天時行之妙則得剛之助此大有之所以元亨也司馬君實曰夫柔而不明則前有說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二者皆亡亂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保有其象元亨也○唐凝菴曰惟柔能應天故上下皆應之耳二

一、身、力、氣、血、日、月、生、氣、...

應字正相照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唐疑菴曰火在天上則所處益高所照益遠一切善惡何所不有

然未嘗不並生並育其間此之謂大有君子以此見天之休命即

天之大德也今日索其善而賞之日按其惡而伐之雖謂之天命

天討非其好生之初矣故惡不待其著即道而絕之使不作善雖

隱必揚而顯之使樂於為不惟善者蒙其利惡者亦不至受殃與

本來彙集協一而不相違故曰順天○程啟承曰天命休美原來

有善無惡過之揚之不過使天下惡歸善而人各若其命耳非

是奉行天命天討之說

上經說統 卷三 三十 石鏡山房

附解揚誠齋曰天討有罪吾過之以天天命有德吾揚之以天吾何

與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也故曰順天休命同人明在下而不

敢專故止於類而辨大有明在上而由已出故極於遏而揚吳一

源曰遏惡揚善亦惟剛健文明應天時行者能之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胡雲峰曰當大有之時驕奢浸生人易有害初陽在下未與物接

所以未涉乎害也何咎之有然以為匪咎而以易心處之反有然

知无交害大有之初如此艱則无咎大有自初至終皆當如此

按豐華盛麗之時易生廣侈初之所以无交害者好慶全在初之

一字曰剛曰居下曰無係應正明所以明无交害之故俱要本大

石鏡山房周易說統 卷三

有之初說來然初雖無交交送此始矣無交故無害則知有交必

有害也人之欲心易發而難制故聖人說出艱之一字特把個制

欲門路指點與人○慎終如始便是艱

解別傳曰九居大有之初處卑無應未有驕盈之失故無交害謂

未涉於害也匪咎艱則无咎言富有本匪有咎也人因富有自為

咎耳若能享富有而知難處則自无咎矣處富有而不能思艱兢

畏則驕侈之心生所以有咎也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慎於履始必有克艱之初而沒有天祐之上故初曰大有初九上

上經說統 卷三 三十一 石鏡山房

曰大有上九獨本末見大有焉始不垂戒終難考梯聖人之意普

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按大車是有天下大才德的象以載是有天下大責任的象以大

德而勝大任如大車而物無不載者本大車而往則任重不危致

遠不泥自可以勝其任而免咎矣揚誠齋曰蓋軫輪輻之器不厚

不良者非大車文武常變之用不運不轉者非大才惟大車為能

輕天下之至重通天下之至遠夷天下之至險大才亦然所以有

攸往无咎也○尹氏曰伊尹任天下之重此交當之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九三

傳曰壯大之車重積載於其中而不損敗猶九二材力之強能勝大有之任也。○按傳中字作虛字解。大車二字是着力字。或曰中即剛中是也。積是充滿之意。具文武之全才。所以克壯厥猷耳。着力又在中字。二法俱可。

九三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勿克

胡雲峰曰九二宰相任重之事。九三諸侯朝享之事。皆不言吉。皆臣職之當然也。○潘雪松曰人臣而居高位為公公者道德全備之稱公則能以所有之盛為天子之盛。蓄育人民為王之屏翰。豐殖賞貨待王之徵輸。小人無德而居此。徃徃私其所有。不知公以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勿克。

卷三

三十二

石鏡

附按此爻舊王貢獻說玩本義六五虛中下賢則三之用享分明。以此剛正之德輸之於王。所謂嘉謀嘉猷。入告爾后。是也。小人當大有之時。徒侈豐亨豫大之說。以獻諛云耳。故曰弗克。彥陵氏曰小人弗克。非罪小人也。正專其責。於用享者耳。

象曰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害也

爻言小人弗克。象言小人害。弗克則必至於害。知臣之事君。只有兩路。不以嘉謀嘉猷。則以靈國害民之術。獻出此入彼。更無別着。

九四匪其彭无咎

按彭本以鼓聲遠聞為義。成多之貌。匪其彭。不極其盛也。成字送。

剛上來。是功德之盛。不極。是處柔上來。不自居其功德之盛。成福不敢播。名器不敢逼。小心翼翼。以事一人。如是乃可以免咎。○匪其彭。自是臣子定分如此。非獨遇柔順之君。當然亦非為求免疑忌之故。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晷也

吳因之曰君尊臣卑之分。盈虛消息之理。人人都曉得。只是自家才望日隆。動獸日着。不覺心滿。便把這一段見解。迷昧了。明辨晷者。當局不迷。○諸理齋曰三剛正不私。其有故持以効君。四處柔不居。其有故解使去。已。附經釋曰。臣之作福。作威。王食也。其必有大之心。焉而焉知非其餘。上經說統

卷三

三十三

石鏡

有也。四柔抑抑。大明不惑。有德有善。汝才汝賢。匪其彭也。一歸諸天。康國佐王。巨勞崇勳。匪其彭也。一歸諸君。非天非君。疇與領此。於我何有。而以自詡。唯然。又何咎矣。抑微明天人之極。灼義命之微者。不及此。曰明辨晷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傳曰六五當大有之時。居君位。虛中為孚信之象。人君執柔守中。而以孚信接於下。則下亦盡其誠信。以事於上。上下孚信相交也。當大有之時。人心安易。若專尚柔順。則凌慢生矣。故必威如則吉。既以柔和孚信接於下。眾志悅從。又有威嚴使之有畏。善處有者也。吉可知矣。○彥陵氏曰註中大有之世四字。不虛。見得正是人。

威如傳
俱是夜
此說事自
有本之
新說仲

主勢處其盛最易負勢而不與下交誰肯虛已下賢然必寔寔的
虛已下賢方能激發得天下之心而使之交於我故曰孚曰信夫
天下之心不自發由我信賢而發可見任賢圖治是保有的第一
策○陸庸成曰人臣有交則私故害大君有交則虛故孚感如是
道惡揚善新然行之而不率於情是德威也感不足以言之故曰
如

附潘雪松曰六五大之君離明而晦之以陰虛中而執之以柔
心悅下賢而諸陽皆為其孚也誠信所結不約而自堅有厥孚交
如之象柔德居尊疑於無威而五文明之德下應乾剛厥孚既交
德威自著有成如之象此其所以吉也當大有之時而上無威嚴

上經說統

卷三

三十四

石鏡

則玩靈易生慶群剛之間而獨用柔順則主威不振自古虛已任
賢之君往往以優柔不斷致積弱故必威如而後可以言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吳因之曰志字正與同人卦通天下之志志字同皆指本心之發
見者言真懇之心原是人人所同具只有埋沒與發見不同其所
以觸發其真心而使固結者全在人主至誠之一念而何可以偽
妄參也○按上交者下之志下交者上之孚五虛體有孚故能發
信泛之志而成上下之交所謂善結無絕約而不可解

威如之吉易而無備也

按太平之世人情易流於玩愒苟徒有以孚之而無以威之則慢

虛其有易
心也故要
滿也此說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按此爻舊沿尚賢之解指六五為賢而上能下之所以得天之祐
不知此卦五為主不應上九又有君象蓋卦所以成其大有者專
以上下應之取義上在五之上其象為天其位為師傳惟六五尊
而高之所以克當天心而為天所佑耳天佑正指五說方與象傳
上下應之之旨合詳見後

上經說統

卷三

三十五

石鏡

唐疑卷曰他卦至上多不應五以五不可乘也惟大有稱上下應
故五以下諸爻下應也為人助之五以上一爻上應也為天祐之
天祐人助宜六五吉無不利斯其所以為大有與此非五之應天
而時行何以得之

吳因之曰大有之世皆天所為獨於此言天祐何也當大有未極
天運自宜隆盛不見祐助處今至上九正天運將衰之候了幸格
天有道而天以其祐德之心易其必然之運宜衰而不衰宜亂而
不亂故獨舉天心以明之○思若啓而行若翼曰吉推則準而動
則化曰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彥陵氏曰。提出一上字。便見盛極當衰了。所以推本於天祐。然不徒曰天祐。而且曰自天祐。明天祐之有自也。所以表人主尚賢之盛德也。○項平菴曰。大有上九。不見致福之由。而福集焉。其合臣之無咎。君道之吉。而為言者乎。故大傳以此為六爻之全德。而象詞亦曰。大有上吉。明事關全卦。非止上爻也。

論吳因之曰。處有之法。只有大者不可盈。一語道盡。初當有之初。全要此處立定了。脚跟所謂繞放肆。則日就曠蕩。繞檢束。則日就規矩。故言無交害。以勉其始。上居有之極。正天人交伺之時。日中月盈。稍驕亢。便犯亢龍之悔。天命靡常。故言自天祐之。以勉其終。嗚呼。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持盈守滿之戒。盡是矣。揚誠齋曰。

上經說統

卷三

三十六

山房

八卦乾為尊。六十四卦泰為盛。然乾之上九。悔於亢。泰之上六。吝於亂。盛治倫福。孰若大有者。六爻亨一吉二。无咎三。明主在上。群賢畢集。無一敗亂之小人。無一害治之匪德。嗚呼。盛哉。陸庸成曰。同人之主。畫在二。大有之主。畫在五。二卦皆以離之一柔為王。然畢竟離不敵乾。故同人曰。應乾又曰。乾行。大有曰。應天又曰。順天。同人以貞為要。歸大有以元為首出。

三三

坤上下

謙亨君子有終

彥陵氏曰。吾人托身宇宙。即有蓋世功勳。返之本體。原不魯增加分毫。只因自家德器淺薄。稍有可見。便覺承載不起。不知不覺炫

謙中九居

上經說統

卷三

三十七

山房

耀出來。此卦以坤地載艮山。自人視之。則有地有山。自地視之。則高山平地。摠只一般。此謙之象也。傳註俱以有而不居。解謙有字。固要看不居二字最細。不惟無誇張之念。真見克舜事業如浮雲之過太虛也。故曰不居。曰亨。曰有終。只是形容謙德之妙。自其行無不得。慶言則曰。亨自有成就結果。慶言則曰。有終不必將目前日後分兩截。○按卦德內艮為止。是其心收斂約束。外坤為順。是其行溫醇柔順。此猶未見有功德而不居。慶故但云謙意。卦象以卑蘊高。慶正是謙。葉爾瞻曰。君子非為保所有者。意卑。其一念大虛。不見所有。自然著謙遜氣象。皆從遜養純粹。得來只謙字。是至德。元不曾屈。元常伸的道理。傳曰。遠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克故退讓而不矜。

謙中九居

有終。潘雪松曰。謙為美德。由中而謙。惟君子能焉。謙能令終。逾久而通。惟君子有焉。君子者。早已下人。自安於挹損。而弁人已而忘一江河之能納。歸之下。而終無溢亢也。謙功讓能。自處於不競。而并讓名。不有一太虛之能。含飲之無。而終靡盈虧也。功愈高。心愈下。頤膚有凡。凡之女德。彌盛禮彌恭。既老猶抑抑之戒。君子之有也。○陸庸成曰。謙之亨也。惟君子能有其終。昧道者。觀近知道者。考終於其終。觀之天下之必亨者。未有不歸於謙者矣。

謙中九居

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樽節退讓。常見自
已不是。真能虛己受人。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
讓。溫恭允塞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傳曰。此明謙而能亨之義。天之道以其氣下濟。故能化育萬物。其
道光明。濟當為際。謂下交也。地之道以其處卑。所以其氣上行。交
於天。皆以卑降而亨也。○按下濟是天之氣下交於地。而與之共
濟。不在濟物上說。光明是化育之功。昭著而不可掩。卑以居後代
終言。亦不指形體上行者。其氣上達配天。以成光明之化也。蔡虛
齋曰。天非下濟不光明。地非卑不上行。光明上行。即在下濟與卑

上經說統

卷三

三十八

石鏡山房

處見得。可見謙之必亨。天地本無此謙。此是聖人覓出個謙意來。

乾本在上。九三以乾下坤。故下濟。艮其道光明。坤本居下。其分也。
故卑。今居上者。其氣也。坤承天時行。故上行。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
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天道三句起人道句。逐句語雖平。而意則重。謙這邊。四者非有心
如是。皆自然而然。故皆曰道。鬼神不言道者。天地人運用處。俱是
鬼神。○虧盈以氣言。日月陰陽是也。變流以形言。山谷川澤是也。
害福以理言。災祥禍福是也。好惡以情言。子奪進退是也。曰光曰

不可踰。統承上四句說來。見得天之所益。地之所流。鬼神之所福。
人道之所好。皆萃於此。隨其居尊居卑。斷乎埋沒他不得。所以為

君子有終。朱子曰。尊字是對卑字說。言能謙。則位處尊而德愈光。
位雖卑而莫能踰。如古賢聖之君。以謙下人。則愈尊而愈光。若驕
奢自大。則雖尊而不光。蓋以尊而行謙。則其道光。以卑而行謙。則
其德不可踰也。伊川以謙對卑說。非是。

附別。唐疑菴曰。君子居尊則取法乎天道。謙而抑之。以為光。居卑
則取法乎地道。使其上行而不可踰。則君子所謂有終也。陸庸成
曰。謙者。君子進德無窮之柄也。如登艮山。企而愈高。如行坤地。循
而愈遠。故為光為不可踰。乃愈歛則愈光。愈下則愈不可踰。進而

上經說統

卷三

三十九

石鏡山房

無已。孰限量之。若曰謙為保守之術。夫其自矣。蘇紫溪曰。謙與盈
相反。盈者必虧。必變。不能保其終。君子之終。便如造化。始成終
一。般。蘇子瞻曰。不於其終觀之。則爭而得。謙而失者。蓋有之矣。惟
相要於究極。然後知謙之必勝也。

附洪覺山曰。乾坤以純陰純陽之體。亢悔不可為終。而謙則有終。
者。一陽止於坤下。不盡乾坤之用。其用無窮也。故曰六十四卦惟
謙最美。夫子之於彖辭。於謙最詳。或問謙之為義。不知天地人鬼
何以皆尚之。朱子曰。太極中本無物。若事業功勞。於我何有。觀天
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此印家又本

以中字實不

不曰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山以卑益高之意夫深山大川咫尺千里而提謂之曰地乎此可以知謙之說矣今人大病只是把人已西念橫於胸中於是驕矜之念不勝多謙抑之念不勝寡所以施之於人已間者而不得其平君子損那驕矜的念頭去蓋那謙抑的念頭則人已而形渾於大公之內如持衡較量而無偏輕偏重之患水不波則水平情不畸則情平平情以施則施之各當而天下自無不平矣哀多以益寡也所以稱物以平其施二句一氣貫下

彥陵氏曰此須先認一物字明白夫所謂物者非即人與已也耶乃聖人渾人已而言物者何也蓋謙說人已便分彼此對立之形

卷三

四十一

山石鏡

上經說統 置吾身於萬物之中作一物看則種種不平之念即從此化矣曰哀曰益初非君子作意其間多自宜哀寡自宜益亦達其所謂平者而已矣非謂傲不可長而故以謙持之也蘇紫溪曰哀是全然損盡益是只管崇起損得上人之心盡便渾是下人之心便謂之平稱物平施從自己心上平非泛物上平也稱有低昂無低昂心稱有輕重無輕重心歸於平焉取

附問人已一體今矯之便偏勝恐反屬私意吳因之曰有意徇人則私也君子無意也此處須理會個大源頭蓋寡無工夫工夫只在哀多上哀多上夫又不在于哀多上計來君子一心欲然然常見得自己小了便自然有匹夫勝于之懼然又不是有意故自

謙亦是

損緣進德修業之心無有底止只覺得前邊有許大深遠許本境界自家些小渾不濟事雖欲矜誇不得若止是人已上起見則一點驕心如何制縛得定決有發露時節馮厚齋曰稱物平施則無一物不得其平矣此非君子謙德之象乃君子治一世使謙之象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六柔而又居下故叠用謙謙二字見其心純一無間斷也謙則人所樂與即用涉險難亦可得吉况平居乎甚矣謙受益也不曰利涉曰用涉者謙謙君子用無不利特借涉川以形其妙附別胡雙湖曰涉川貴於持重不貴於急速用謙謙之道以涉川只是謙退

卷三

四十一

山石鏡

居後而不爭先自然萬無失一故吉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程啟承曰人之驕心客氣最易發而難馴非重自抑損不能降之使馴故曰卑以自牧養德之地未有不基於至卑者也張南軒曰牧如牧羊然使之馴服方可以言謙今人往往反以驕矜為養氣此特客氣非浩然之氣也吳因之曰牧字說得極細細中一片精神漸漬浸灌於謙卑之內有薰蒸透徹行住坐卧渾不相離之意質卿曰卑地道也謙謙卑法地虛懷抑志以自養其性靈自有利安身之妙也

六二鳴謙貞吉

其非自鳴

是成詞

九三成卦

按鳴字傳以為見於聲音顏色本義以為以謙有聞聽要見積中發外之意○二柔正居下體之中其謙也充於內而見於外有不期鳴而自鳴者此非有矯飾而然也故曰貞吉貞即在鳴謙三見得出于中心便是貞朱子曰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正則吉蓋謙而不貞則近於邪佞也上六之鳴却不同處謙之極而有聞則失謙本意蓋謙本不要人知况在人之上而有聞乎此所以志未得

鳴字蘇子瞻曰雄鳴則雌應故易以陰陽倡和寄之於鳴謙之所以為謙者三也其謙也以勞故聞其風被其澤者莫不相泛於謙六二其隣也上九其配也故皆和之而鳴於謙而六二又以陰處

上經說統

卷三

四十二

石鏡

內卦之中雖微九三其有不謙乎故曰鳴謙又曰貞吉鳴以言其和於三貞以見其出於性也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鳴謙疑於外飾故表之曰中心得夫謙豈可以聲音笑貌為乎吳因之曰人惟無謙之寔心只要假此以取悅於人故巧言令色足恭無所不至若中心所自得之謙只據此真心發越出來足矣又何必粧點圈套側媚便辟為哉故得其貞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按勞不是別慶功勞即對五陰而言卦惟一陽五陰皆待之而底績其勞多矣有勞不居是為勞謙九謙必有其終而况勞而謙乎

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所謂有終之吉者即是此義○胡雲峰曰勞非難勞而能謙為難九三之勞當在上位而位止於下所謂勞而能謙也乾之三以君子稱坤之三以有終言謙之三兼乾坤之占辭蓋所謂勞者即乾之終日乾乾者是也而謙則又坤之含章也

附錄傳曰有功勞而持謙德古之人有當之者周公是也身當天下之大任上奉幼弱之主吐哺握髮可謂勞而能謙矣既能勞謙又須君子行之有終則吉夫樂高喜勝人之常情况有功勞可恃乎若矜負之心未忘雖知謙之善勉而為之欲其有終不可得也吉必要之有終有終必歸之君子者以此

上經說統

卷三

四十三

石鏡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非服其勞也服其勞而能謙也此可以見人道好謙之公心

六四无不利撝謙

胡雲峰曰四多懼之地下乘功臣非利也上近於君非利也今上下皆謙四又柔而得正上而能下此所以無不利也無不利之時人每易以自安况四以柔乘剛無功而在功臣之上危地也愈當撝布其謙以示其不自安之意可也○按撝謙不在形迹上表白真有一段不敢自安的意思發揮於辭氣容貌之間撝者由中達外暢達盛大之意徐魯齋曰九三勞謙本無見忌之隙其在於四自當如此 潘雪松曰四在艮止之上而加以厚坤順之下而

居之以柔得謙內外二體之全所謂下濟上行者皆於此取平焉故可以立萬世平施之則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遠則也

恐人疑撝謙為諛故特言不遠則以表之吳因之曰君子處世只論心上安與不安四之於三功不及而位過之自家心上原過意不去故撝謙以自盡此尊賢尚功自是理上合當如此若直為舉免疑忌之故而務表暴其謙則衰世之意諂媚之術達則遠矣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按五之謙只在和富二字上看山富者驕盈之象不富是去驕去盈故能以其鄰和富正是謙非曰謙故不待富而其類從之也利

上經說統

卷三

四十四

不鏡

用侵伐二語此是極言謙道之得民心處謙為美德爭為逆德侵伐似乎與揖讓相反不知人主誠以不富而致臣民之樂逆即侵伐亦利他無不利可知矣特舉此為例註中猶有未服一轉較品胡雲峰曰謙之一字自禹征有苗而伯益發之六五一爻不言謙而曰利用侵伐何也蓋不富者六五處中而能謙也以其鄰者眾莫不服五之謙也如此而猶有不服者則征之固宜抑亦以戒夫謙柔之過或不能自立者也故六五獨不言謙張中溪曰威武乃又德之輔助也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張雨若曰侵伐非謙征不服亦不害其為謙也若非不得已而征

之母乃外謙而內好勝乎舜治溫恭而不免三苗之伐文治微柔而不免家人之征聖人豈輕於用兵哉不得已也

揚止菴曰以師伐國乃謙所不必有之事不得已而用之蓋亦以成謙也彥陵氏曰吾有謙德而彼自不服彼自犯人道之所惡造物之所忌吾之所以不能已於征者蓋人主合天下以成其謙而有一人焉謙德所不能服不得不用侵伐以征之侵伐正所以成其謙也舜之格有苗文王之降崇皆是謙德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姚承菴曰上以柔居謙極人或有凌慢而不恭順者必用威以服之然其心本謙故備為文告之詞以鳴其謙若書所云于未知獲

上經說統

卷三

四十五

不鏡

庚於天下者斯豈不足以動眾哉故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利用行師征邑國也四句一氣說下惟其志未得所以行師征邑國蓋以未盡信德故也姚胤昌曰得眾利用謙服遠利用威謙德雖盛而才力不足則懷德者多畏威者寡故曰志未得是借詞非短詞附彥陵氏曰上之鳴謙與二之鳴謙一也世因象中志未得語謂其與中心得者異不知上以謙鳴非謂其不本於中也玩志未得語意正所以發明鳴謙之故蓋君子之志原欲令天下以成其謙有一人焉自外於教化不得不行師以征之外所以不得已而至於鳴耳玩象詞自見二曰中心得見其本於中上曰志未得見

其出於不得已其為由中達外一而已矣

論蘇紫溪曰謙之一卦下三爻則皆吉而無凶上三爻則皆利而無害為君利也為臣亦利也慶常吉也即慶變而涉川亦吉也無事利也即有事而侵伐亦利也此豈有他哉吉凶利害生乎人情者也人之情位高則相傾才高則相忌功高則相軋而淺衷狹量之人位高則易陵才高則易忽功高則易忌以易陵易忽易忌之心而應以相傾相忌相軋之迹何怪乎吉凶利害日相尋於無窮也古之君子視王公卿相若布衣然視智名勇功若愚鈍然人無所疑於我而我無所加於人故潛消其相傾相忌相軋之意於粥粥啾啾之中虞書陳謨推轂不矜幽風致頌式歌赤鳥至於征苗

上經說統

卷三

四十六

石鏡山房

振旅而謙受益一言尤諄諄焉噫聖人之意見矣揚止菴曰九天之下交爭不平惟多者寡者寡不得其稱所以有爭爭必征伐而後已也能以寡者眾多者益之則眾物無有彼多此寡之疑而各得其稱則各得其平舉眾皆平而無有於爭亦無有於侵伐舉世皆所謂順理樂天者天下皆謙矣○吳因之曰謙者天地人鬼之所與故論其效則以大川之險而亦可涉以侵伐行師之毒天下而亦可用論其理則謙之又謙疑於過矣而益見其為君子然謙者多患作偽故曰卑以自牧曰中心得以防其偽謙者多易卑謙故曰貞曰不遠則以防其誦若偽與媚則謙之賊也又何亨通有終之是云

○豫利建侯行師

按豫以和樂取義即所為樂以天下是也然人心和樂以應不是容易說得須中和位育之世則有之霸者驩虞似之而非順人心而動無求不應無為不成特舉建侯行師兩大事以見例深明其無所不利之意彥陵氏曰惟其順動故利建侯行師而要之侯以聖眾心之愛戴師以抒人心之公憤即此便是順動即此便是豫○建侯取震長子象行師取坤眾象若據張中溪解地以靜鎮故利建侯雷以動威故利行師俱不若章氏合說為妙○章氏曰豫坤順震動順在動之先也惟震動於坤之上故利建侯以主萬民

上經說統

卷三

四十七

石鏡山房

惟坤順於震之下故利行師以動大眾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按剛應志行句只是說個豫的光景其所以致豫之故全在順以動上此句遂為一傳樞紐○剛應謂四為群陰所應志行全本應字生來而順以動者正明其所以應之故也順字實動字虛彥陵氏曰動何以言順自其動於一身者言之喜怒哀樂皆本之於後中導和自其動於天下者言之禮樂刑政皆出之以大公至正於乎人心之所同然而不攪逆其性命之情如是而已知
楊誠齋曰順言理豫言心何以知理之當然哉心之同然是也觀人心則見天理循其所當然斯得天下之大悅故曰順以動豫理

先心而得也。合其所同然。斯行天下之大順。故曰豫順以動。理後心而行也。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

吳因之曰。說了豫順以動。就該貼上建侯行師。聖人因見得順動道理。六不獨感動人心。便有感動天地意思。在故言天地如之。建侯行師。在人事固為大者。然以天地觀之。又其小者矣。順動動字。不但動之禮樂刑政。即獨知萌動皆是。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已先有順的根源了。所以能合三才而一之。上下文順動皆然。陸庸成曰。天地如之。不是指三光六符之效。只是與天地合其德。天地亦如我而不違耳。

上經說統

卷三

四十八

石鏡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上文言天地如之。謂其如吾之順動耳。此節則明所以如之之故。以天地之動。原無不順也。惟天地之動。原順。故聖人以順而動。使刑罰清。民服。與三光六符正。同一運旋。可見順動的道理。原是三才合一的。豫之時義。豈不甚大。○按天地順動。只在五行二氣之流行上見。四時不忒。日月不過。正是天地之順動。處過謂失其度。忒謂愆其期也。聖人以順動。謂其見於禮樂刑政者。皆同民心。以出治而未嘗參以情識之私。我以順動。民自以順應。又何事刑罰。而後民服哉。刑罰曰濟。正可見太和氣象。清字對繁字。看獨言刑。

按字宜如此解本之

對者。豫之時。最足于和者。殺機也。可見豫者時也。以順而成其豫者。義也。人知豫之時。而不知豫之時。義。故嘆其大大其義也。使人於豫之時。思其義。則天地聖人之順動。只此義而已。豈不大哉。解吳因之曰。人之一身。觸頭則尾應。觸手則足應。一體受病。渾身不樂。何也。其血脉貫也。宇宙間。只一個太極。天地與我。大家在這裏。裏出來。一根一派。畫為三才。與人身百骸。總屬一脉。何異。然則人一呼一吸。一喘一息。如何不與天地相呼應。故匹婦合窻。三年不雨。一夫懷怨。六月飛霜。人哀亦哀。人怒亦怒。哀怒如此。喜樂可知。齊民如此。天子可知。故其順其逆。無不如之。此係定章。非獨論理。蘇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上經說統

卷三

四十九

石鏡

雷陽氣漸萌地中。及出地而奮。則鼓天地之和氣。發萬物之生意。故有豫之義。作樂是制作之作。作樂崇德。不是用樂去崇其德。樂作而把吾功德心德。闡揚光大出來。即謂之崇樂之為用。朝覲聘享。祭祀各有所主。惟刻祀上帝。則大合古今。衆樂而奏之。大司樂。圓立之奏。樂極九變是也。故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冬至祀帝於圓丘。而配之以祖。尊也。季秋祀帝於明堂。而配之以考。親也。此所以洽神人之和。蔡虛齋曰。先王作樂。本非為崇已德而設。然樂既作。則其音節之所宣布。舞縮之所發揚。其德自有不容掩者。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

配之以季秋成物之府也。姚承菴曰：白崇德，白薦配，是感格天也。此考之心以和洽四方億兆之心，所以為豫。

別解：潘雪松曰：記曰：樂行而德尊，樂以和心，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欲消躁什而德登於照明，夫豫德之和也。豫而怠，德之墮也。作樂以振德，使天機動盪，鼓舞而不倦，所謂崇德也。而後可以薦上帝歆祖考。

樂辭：呂東萊曰：履為易中之禮，豫為易中之樂。經釋曰：雷天氣出地奮而豫，故聖人作樂以應天神。人和焉，澤地形，下天下而履，故聖人制禮以配地。上下辨矣，出奮於中，故樂由中出，以彌性。上下者形，故禮自外作，以制形。樂由陽來，雷地天地之交也，故調和諧。

上經說統 卷三 五十一
介而樂興，禮自陰作。天澤，天地之判也，故高下散殊而禮制履本於素。素禮之質也，故著誠去偽為其經。豫止於介，介樂之靜也。故窮本知變為其情，樂至無怨，禮至不爭，則刑罰清，民志定。而天下化成，故易禮樂之大宗也。然禮其體已故，履先豫後，噫不達於性命而欲以制禮樂者，未已。

初六鳴豫凶
按豫之所以為豫者，四也。而初和之故曰鳴。夫以小人之和，惡藉寵貴，其所為得意而不勝，張大者即其所謂為知意而不勝。進悔者也。凶即見於鳴之時，知噫豫與謙對，謙之初即謙之上也。善必積而後鳴，惡不待積而已，不可制人心之動，可不慎乎。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按志不可滿，樂不可極。當豫之初而即以此自鳴，志已窮於此矣。安得不凶。彥陵氏曰：志窮即是凶。士君子不可無自立之志，立志如何亦曰其自視歎然而已。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按當豫之時，初與四應，三與四比。惟二以中正自守，無所附麗，有介于石之象，無欲故也。夫人心之初本自虛靈，本自覺慧，只為欲念未洗，把本來面目却障蔽了，所以不能先覺。唯其淡然無欲，本末之靈覺如鏡未蒙塵，水未着垢，見幾明決，不俟終日矣。不終日即是知幾，不曰知幾而必曰不終日，此是形容介石之妙。貞字從

上經說統 卷三 五十一
介于石，來吉字從不終日來。程敬承曰：凡物兩間為介，介所以分也。二介於初三之間，故謂之介。憂悔吝者正在乎此。惟二以坤順之中正而審其介，理欲之辨判焉。如石之不可轉，是至定之精神，所以能先事而覺也。夫天下憂樂相倚，安危相伏，其幾最微，覺之稍遲，則凶害及焉。二見之速，不待終竟一日，如所謂善不善必先知者，是履豫之正道也。繫詞所謂吉之先見者以此。○邵子曰：寶鑑造形，難隱髮，刀迎亦豈容絲。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中正，即介石意，推明所以不終日之故。姚鼐曰：私欲淨則義理

中正，即介石意，推明所以不終日之故。姚鼐曰：私欲淨則義理

自致致極則幾先自炳注成他日緣他處利害之外所以能獨
利害之中

六三肝豫悔遲有悔

肝張目而望也。小人依附權勢。只是仰面看人。聖人下一肝字。曲
盡其情狀。夫以肝而得豫。其悔可知。但當乘此悔之一念。速為改
過可也。有所留戀而不忍割。其悔有不勝言者矣。夫既已悔矣。尚
可以遲而成其悔耶。遲之一字。是聖人喫緊為人處。彥陵氏曰。小
人依附權勢。以富貴專是仰人鼻息。然其良心不死。必有一段
不自安處。甘心為之而不變者。勢必托言於其事。已成無可奈何
耳。故聖人不言凶咎。第借悔之一字。以動其良心。而特發遲之一
字。以堅其遠改之心。

卷三

五十二

山石錄

象曰肝豫有悔位不當也

近四何傷病在德不足以自守耳。可見豫非能耐久。人自為豫所
溺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卦之所以成其豫者。全在此爻。故以由豫歸之。大臣身致天下和
平之福。則天下之豫。皆其一人之豫也。豈不大有所得。然所賴以
共保天下之豫者。實在天下之初。而天下之才。非猜忌嫉妬所能
致。故必先去其疑之一念。而後同類之朋。皆樂聚而為吾之用。知
所得不更大乎。所謂勿疑者。開誠布公。集思廣益是也。

山石錄
大有得

吳因之曰。由豫與勿疑。非兩件。大臣身致天下之豫。必非獨任之
功。此時已是眾賢戮力了。但人情當未成功之時。推誠任賢。惟恐
不及。功成業就。則驕忌漸生。故周公揭出疑之一字。點破萬世大
臣膏肓之病。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即象傳所謂剛應而志行者。彥陵氏曰。合天下之豫為豫。通體之
精神亦覺為之一暢。

六五貞疾恒不死

傳曰。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豫為多。在四不言失正。而於五乃
見其強迫者。四本無失故於四言大臣任事之義。於五則言柔弱

卷三

五十三

山石錄

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已去之義。按五之疾。成其貞者。雖本乘剛
然本義必從沉溺於豫說。來見得已。惟執於逸樂。權臣所以因勢
以竊其威靈耳。國有強臣。權相君必不能以自安。其過於柔弱。與
本柔而躁動。必不勝。六五得中。故恒不死。或曰。先王之遺澤。猶存
猶可藉以不死。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曰乘剛便見得在已。是沉溺不振的。以失位之柔。乘得時之剛。疾
之象也。其所藉以自存者。僅祖宗未泯之德澤而已。亦危矣哉。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張中溪曰。上處豫之終。昏迷而不知反。然在震體能動。則有渝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張中溪曰。上處豫之終。昏迷而不知反。然在震體能動。則有渝

變之理苟能知逸豫之不可溺憚然而安安知冥冥者之不昭昭乎故聖人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無咎胡雲峰曰事已成而能變猶可无咎則未成而變可知矣初鳴豫即斷之以凶甚於初者所以過其惡也上冥豫則開之以無咎恕於終者所以開其善也○諸子相曰冥者陰柔渝者動體也渝以補過震无咎也何可長者自其不渝言之也陸庸成曰志窮於中則口不勝鳴神亂於中則目不勝肝心窮於中則意不勝冥聖人於三之悔猶懼其遷於上之冥深異其改所以出入於人心之危者何如矣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大九欲不可繼樂不可極在上而冥於豫豈是可久的道理聖人上經說統

卷三

五十四

石鏡山房

危言以動之深異其改之速耳
不名為豫卦坤震相合雷出地上陽氣和暢衆心皆豫故以豫名卦故言曰彖通全體以所樂於人公物之道也无不利矣艾止一節以所樂於身私己之欲也故凶悔咎且疾焉吉一而已可懼也夫蔡子木曰豫之世君多以柔廢事大臣多以勢自專士多以慕富貴變生平所守故五之貞疾以戒人君之履四之勿疑朋盍簪以戒大臣之專初之鳴豫二之介石三之盱豫上之冥豫以戒士之慕富貴者苟君能惕厲大臣能用賢士能守節行何豫不可久乎○陸庸成曰謙為德之柄而豫為戒德之階故謙艾極著謙之

豫艾極著豫之戒然豫由謙來故曰有大而能謙必豫謙以三為主爻故以彖之君子有終與之豫以四為主爻故曰由豫又承曰剋應志行而象曰志大行也然余謂謙有三之勞謙不可無五之侵伐以征不服知侵伐之皆為謙則知天地之變盈流盈正是天地之謙不是天地之盈豫有四之由豫不可無二之介石不終日知介石之善處豫則知天地聖人之不過不惑刑清民服只是天地聖人之順非是天地聖人之豫謙可鳴豫不可鳴謙之二處中則由中之鳴故曰中心得在外則從和於外故曰志未得豫之初應四而而鳴恃其配以為樂故曰志窮鳴者心志之間可自欺歟

上經說統 卷三 五十五 石鏡山房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以陽動陰悅為義王王道上也○按隨字內本義與人已相隨二意然必已足以致人之隨而後人自隨我意實一也玉者德果足以致人之隨則治化洋溢更無壅闕不通屬其亨大矣然隨主於悅悅則易涉於私故元亨而必合於貞乃可以得无咎也蓋德天理以為鼓舞而不假私情以為要結乃為王者大公無我之道必貞而後可為天下所隨此隨之所以為難也
胡雲峰曰屯臨无妄革皆言元亨利貞不言无咎惟隨則以无咎繼之蓋震動而兌說易失於不正不正則隨中有事而遠壞生矣

作易者繼之以无咎。有深意焉。李隆山曰。君子體陽剛之德。以立
斯世。要當使我能轉物。而物自隨。我不可使物得以轉我。而我反
隨物。此所以出而應世。雖不期人之隨我。而我自為一世之說隨
也。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按此象傳與豫象傳同。豫象剛應而志行。是釋其所謂豫而順以
動。是本其所以致此豫者。故下就順而動贊其義之大。此象剛來
而下柔。是釋其所謂隨而動。是本其所以致此隨者。故下繫
接大亨貞无咎。而發揮隨時之義之大。此說極是。然舊說亦須記。得
卦變剛來下柔。只是解隨之義。不必泥定九五身上。本卦原無柔
上經說統 卷三 五十六

○此句剛字不着力。柔字着力。動而說。動字不着力。說字着
力。○吳因之曰。剛者柔之所隨。今柔而能致剛之隨。何也。自古君
王奔走一世之豪傑。大抵皆以性悌和易得之。能下人。故人下之
也。○彥陵氏曰。剛下柔。隨義已盡矣。而歸本於動而悅者。見其如
精神之欣洽。非出於名分之束縛也。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彥陵氏曰。隨以悅而致聖人。恐世主認作私情相比。故點出一
貞字來。說貞者。天下人同然之心也。貞正所以為時。處所謂時。即
是窮變通久之道理。隨時上字最妙。蓋時之所會。人情已有必趨
之勢。王者因其勢而施變通之權。則風會人心。不覺其一轉。故不

曰。天下隨我。而曰隨時。隨我則猶屬私意。而因時以為隨。則公
公理。於此可見。○楊誠齋曰。孰為時也。聖人也。不曰天下隨聖人
而曰隨時。隨其動而貞之時也。貞者道之體。動者道之用。時者道
之跡。此時字近來制義家。多失其然。為說亦不可廢。

潘雪松曰。道本惡隨。必詭正卦。以隨名。通人情達世變。不主故
常。易於溺情徇俗。以適其私。易於有咎。此隨之所以難也。故必元
亨利貞。乃得无咎。而天下隨時。彥陵氏曰。隨有四德。而聖人置利
於不言。以見大亨處原是貞。不是以貞為利。而後可無咎也。隨必
貞乎貞。而後顯貞。必因乎時。而後神時。必托乎天下。而後妙其用
於不窮。提出天下二字。便是非可勢。要利結而隨時二字。大亨貞

元咎意俱包在內
隨時之義大矣哉
時出於聖人。天下所不能違。時成於天下。聖人所不能外。故即跟
上文隨時說下。以贊其大明。其非貞不可也。○按時者妙。夫隨者
也。貞者宰乎時者也。施當其可之謂時。達諸勢之謂時。協於義之
謂時。審於幾之謂時。從宜適變。不可為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
權者。不能與於此也。故贊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

○蔡節齋曰。天下所隨者聖人之時。而聖人制作。又當隨天下之時
禮樂法度。始於伏羲。成於周公。豈聖人智慮有所不及哉。此隨時
之義。所以大也。程子曰。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編。只為時也。若

○隨時之義大矣哉
○隨時之義大矣哉
○隨時之義大矣哉

不是隨時即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沒事。只是時有所示可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澤中有雷。藏於澤中也。雷當發時隨時而發。故名為隨。以先天圖觀之。正在大寒雷收聲之時。故君子法之以嚮晦宴息。雷藏澤中。不輕泄其元氣。以養來春之生力也。嚮晦宴息。不過用其精神。以養來日之作力也。息必於晦。闇然處用功。養未發之中也。息者自心也。心自有息。必歸心綿。若存為天地根。外若滅息中則生。息之為理微矣。

袁了凡曰。晦者明之反對。面為嚮人之神明出入。皆在面前曰嚮。

卷三

五十八

山房

上經說統
晦則舉吾之精神意念。皆收斂而歸於闇。然寐之中也。宴息。洗心茂容。放下身心。安閒自在者。宴也。萬緣俱息。一念不生者。息也。使身安而心不安。身息而心不息。縱然酣睡而餘忙猶在。雖想加馳。不得謂之宴息。程敬承曰。勿謂宴息之精神與自強不息。有二也。寧神於定。養氣於靜。而於其中。潛蓄陽厲進修之意。是靜以藏動。而動伏於靜。怡然惺然。正合卦象之義。
按雷藏於澤。為隨。雷入於地。為復。嚮晦入息。所以養陰也。至日閉關。所以養陽也。一身之夜氣。培於息。天地之先氣。培於閉。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按初為隨之主。故稱官。非以偏主當官。然偏主意。已藏在內。有主

通義

此門與

之心。非廓然無主之心矣。故曰。偷夫。虛心。從人。亦受益之道也。患所隨者。不得正。取得正。則吉。聖人即從有偷。處加一。亦只是要他。不失其心之初也。然心之初。體廣大。無涯。若斤斤持。揀擇之。念。則未免狹小。了。心量。故聖人。又以出門。交有功。廣之。此句。只是。上。六。貞。字。意。不是。把。公正。對。說。陸。庸。成。曰。人心。本。廓。然。何。字。宙。之。人。不。歸。胞。與。而。隨。則。心。失。其。官。矣。心。失。其。官。不。獨。初。也。凡。有。隨。者。皆。有。偷。而。初。其。始。也。聖。人。曰。當。隨。之。時。不。能。無。隨。矣。亦。願。隨。時。之。義。何。如。取。能。不。入。於。情。利。之。私。雖。隨。亦。貞。也。貞。則。惟。賢。惟。德。以。為。群。則。一。出。門。皆。有。功。之。交。何。失。之。有。
吳。因。之。曰。同。人。卦。惟。君。子。貞。然。後。為。同。人。於。野。此。爻。惟。出。門。然。後。

上經說統 卷三 五十九 山房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官既渝矣。必須從正。乃吉。戒之也。出門而交。不牽於私。其交必正。不失一士之意。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書曰遠著德此頑童正合此又義繫之一字專是此呢私情夫所繫者小子所失者乃在丈夫豈不可惜久詞雖不繫凶然特用小子丈夫四字正見從違之失宜也。要把這四字看得重吳因之曰木必先腐也而後虫生之二陰柔質地先不好了故因與初近而相繫者真味相投而眷戀不舍之辭失者惜之辭。辭。楊氏曰以剛隨人者謂之隨以柔隨人者謂之繫剛有以自立而柔不足以自立也。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彥陵氏曰德望若大夫人就無仰止之念然有所繫則必有所失。初擇之不卑持之不堅即欲從正而不可得所繫不可不審矣。

上經說統 卷三 六十一 石鏡

吳臨川曰二之中正非必果背五嚮二也但以其近比易於牽繫。儻若繫此則必失彼二者弗能兼與也故爻辭示戒云爾。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吳因之曰三之質地亦無以過於二幸其地位偶近四而遠初故因為從違實非真見四之為君子而當親初之為小人而當遠也。似此相隨恐不免資其勢而利其有故有居貞之戒。隨有求得句是疑之意防之意非幸之也言四陽當任而已隨之其權其勢蓋可有求而必得然如人大病莫大於有所求或以有求必得之故而反自失其守焉大非擇繫之初心矣故利於貞自居貞其道德而不利其權勢可也居正對求看居則利深明求之不

三之共往
子之性過三
之失往官
解去

德傳
訓說

利耳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弗兼與是邪正不兩立志舍下是遠近不兩立。在二則因繫以明其弗兼在三則因舍以堅其所繫。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傳曰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於隨有獲雖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人心惑已危疑之道也居此地者奈何唯孚誠積於中動為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何咎之有。

彥陵氏曰凶字跟隨有獲說即所謂招權植黨是也然凶而出於貞以貞得凶君子正不必生規避之念也但要處之得法耳有孚在道正處之之法也在道又本有孚來然所謂在道者亦不是毋敢你成作福之說本之以忠誠而九福國利民之事知無不為無不加之之謂在道然人臣心力俱竭或自恃無他信乎做去不願主上之所安者有之故有孚在道者又必濟之以明則體國之忠與知幾之哲而得之矣又何咎。要知人臣精白一念非專為避凶禍然當權勢極盛的時候內盡其心外守其節非胸中光明洞達有大誠見者不能故指之以為明。

吳因之曰常人處危疑之地主脚不定便有許多術數出來或

上經說統 卷三 六十一 石鏡

巧媚君心。借援左右。或表暴白心迹。以自明無他。聖人一切不用。所以自盡者。止有孚在道而已。若慮威權太盛。而解使去已。則表世君臣互相揣摩之術也。豈大臣體國之忠哉。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孚在道。明功也。

彥陵氏曰。義即所謂貞也。不凶於事而凶於義。之所在。君子正不必避也。當此地而能以有孚在道處之。非明者不能也。不惟可以保其身。而國家亦得收忠蓋之益。天下歸功焉。大抵人臣慶功名之際。多不克終。只坐一昏字。故爻象特提出明字。以為慶感者著鑑。

九五孚于嘉吉。上經說統 卷三 六十二 石鏡山房

蔡虛齋曰。人之相信。必是同德。不然雖曰相信。終是勉強。或始信而終疑。孚于嘉。是同德相信。知之深。任之專。君臣肝胆相照。無毫髮之疑惑也。吉。謂上下交而德業成也。程敬承曰。六二繫小子者。也。五何以與之。孚而稱嘉。六二德本中正。昵近其迹。耳負俗之累。賢臣不免在明主。指其形迹。什其猜嫌。而一心相信。則嘉會成矣。其吉可知。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所謂取人以身是也。上六拘繫之。乃從維之王。用于西山。黃葵峰曰。上在卦上。人臣勢盛之時也。而居隨之極。則驚於隨者。

也。勢力維盛。而志主之志持之益堅。故周公繫其詞曰。拘係于乃。從維之。所以形容其忠誠之不可解也。此念可通神明。而况君臣一體者乎。今本列王人臣。往往作此文。

存蘇紫溪曰。此爻當以程傳為是。拘繫二語。只言其民心固結之極。取上六居隨之極。是君之誠已通於民。而民之維繫於君。真有若或結之而不可解者也。太王嘗用之以享於西山矣。太王去邠之時。民之從之者如歸市。而王業之基。寔始於此。非民心維繫之大驗耶。

象曰。拘繫之上窮也。

窮字。作好字面。看言其居隨之終。誠意固結之極也。唐凝菴曰。隨上經說統 卷三 六十二 石鏡山房

道至上而窮。惟恐不得所隨。不特如二三之繫而已。故又加拘字。為吳因之曰。隨人之道。正與孚盡之矣。其始也。當擇而後隨。不可不正其既也。當以心相隨。不可不孚。現初二三。見從正之義。現四五。上見孚誠之義。蔡虛齋曰。隨道有終始。見於初上。隨道有邪正。見於二三。有以臣隨君之道。而言者。九四是也。有以君隨臣之道。而言者。九五是也。合而觀之。隨之義俗矣。陸庸成曰。隨俗元亨。利貞四德。而貞為要。故曰大亨貞。久亦首貞吉焉。盡止云元亨利。而不言貞。且爻又云不可貞。而貞字不更見焉。何也。隨無故也。無故而動。悅則必言貞。以防之。盡則飭也。當飭而與止。則聖人欲激之使幹。不復言貞。以阻之。

三三 巽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按序卦蠱者事也。雜卦蠱則餘也。合衆方盡蠱義。此卦不重發明。成蠱之由。惟重治蠱之道。元亨以天運言。涉川以人事言。先甲後甲。正是涉川事。賢者曰。蠱從蠱從四。物必腐而後蠱生。蠱從巽。而物斯蠱矣。人必怠也。而後弊生。之。弊積而世斯蠱矣。卦象巽止合體。而為蠱。蓋積漸使然也。世至於蠱。天運必有元亨之期。時至元亨。人事必當效利涉之用。是之謂天人相待之理。利涉者。不避險艱。不恤流俗。奮馮河之勇。以求必濟也。先甲以原其始。不固襲前人而憚首事。後甲以慮其終。不苟且目前而幸偷安。此乃所以

上經說統

卷三

六十四

善用其涉而元亨可蓋矣

彖陵氏曰。此卦利涉與他處不同。是聖人要他打起精神幹事。不可畏難苟安的意思。此一語最為喫緊。慮其有所退托。而不敢前也。先言元亨。以鼓其銳。慮其狃於目前。而不為長久之計也。再言先甲後甲。以善其謀。無非示之以利涉之道而已。傳曰。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為揀獎。可久之道。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揀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倫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倫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誠。慮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世。而

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謂有所變更也。○邵國賢曰。治蠱曰蠱。猶治亂曰亂。治荒曰荒。故蠱為有事也。涉大川。非獨勇往。直是酌其深淺。度其廣狹。身入險中。以求必濟。小心惕厲之極也。吳因之曰。先甲後甲。是一時。是一件事。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朱子曰。此是言致蠱之由。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高亢而不下。交下卑巽而不能救。此所以蠱壞也。巽而止。只是巽順便止了。更無所施為。趙德壯說。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上面一向到下面。一向柔倒塌了。這便是蠱的道理。

上經說統

卷三

六十五

彖陵氏曰。卦交剛上柔下。上下而不相交矣。所以君日驕臣日諂。只是因循苟且。過了日子。坐待其敝。而莫之救。信乎上下不可一日不交也。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傳解卦辭。從天運說向人事去。傳從人事說向天運去。不知聖人言人不言天。卦詞曰元亨。隨着利涉等詞。要人着加。知治蠱不可復事。因仍。彖傳付元亨。隨中有事。天行等語。要人上緊。知天不可不知。知其機。如此皆責人治蠱之詞。○要曉淨聖人言天處。是鼓舞人去幹事的意思。

按无亨未便是已治言盡而至於元亨的時候則亂有復治之象
知象是景象猶言模樣也其曰治盡至於元亨者蓋亂極復治雖
天運之自然然未有恬然付盡於不治自得元亨者玩本義至於
二字可見盡下即繼以元亨者亦要其始終而言耳往有事正是
治盡之法諸卦俱言往有功盡獨言往有事正是要人打起精神
幹事往字最有加須如救焚拯溺猛力向前一毫迴避不得先甲
後甲本是人事而乃曰終則有始天行者恐人畏縮不前故以循
環之天運動之○吳因之曰先甲後甲雖云人事然終則有始理
勢自然就是天意也正要如此做只為天不能自做而特假手於
人要之人做便是天做人事之所在即天運之所在人事之外豈

上經說統

卷三

六十六

復有和故曰天行此即抑人事為天見不盡人事便是遠天
吳一源曰盡極而當治也猶日之終於癸而復始於甲也終則始
者天之行慎始慮終者人之事研於未治之先而審於已治之後
至丹至三深謀遠慮乘天運以興治盡人事以成天庶其可治乎
夫勇往之志決而先後之慮周無畏難無忽易大善之道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按山下有風風遇山而止則木氣不能宣暢而中敗壞蠱之象也
以民風言之風類於下而振作鼓舞之權在上故曰振民振則類
者起矣而已德者成作新無本德而曰育涵養以要其成也匪徒
一奮勵而輒止者大抵世道之蠱由民風壞也民風之壞由已德

漢也故振民育德非二事其為治蠱之道一也○周宴曰振民者
所以起其卑巽之疾育德者所以化其苟止之病
附錄 王童溪曰於民務振作其氣使日鼓日舞無廢惰自安之習
於已務涵養其德使日新又新無逸豫自止之意
附錄 雪松曰民心之蠱以玩愒頹廢未知所振作耳振者鼓舞興
起之意故曰作新民育德者茂民心之善根提撕而煦養之以啓
其自新之機所以振之者不在條教號令上得力蓋治其本也譬
之良醫治病振者驅其外邪育者養其元氣也○按舊解則治已
治人平對程說則振民在育已之德猶說則振與育俱在民風上
說倫以待參

上經說統

卷三

六十七

石鏡山房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蠱在初未至大壞極敝治之猶易初六以陰居陽得治蠱之道故
為有子而考得无咎其德而无咎然既謂之蠱則亦危矣不可以
蠱未深而忽之也必知乎此而危以處之然後能經畫萬全整頓
蠱善故曰厲終吉○不曰君臣而曰父子明其無得委爾人子能
幹父蠱方稱有子不然與無子同此人子始事可以無憾然幹蠱
終非易事少涉意氣少不詳慎動成愆尤故又戒之以厲厲正蠱
成其幹慶
彥陵氏曰有子考始得无咎然則考之所以不免於咎者皆人子
成之也明乎此者可以子知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張雨若曰蠱雖由考致然其一段望後人替幹的心何等緊切不
承其事而承其意所謂善繼人之志者此也聖人只要人幹蠱
他以傷厥考為解故特地說破○揚敬仲曰不得已而幹父之蠱
其意未嘗不順承也其意則承其事則不可得而承矣承其事則
蠱終不盡除乃所以彰父之惡也故有孝子不明其義一於順
承因仍蠱終殊為失義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林次崖曰五以陰柔居尊位委任九二有母之象不可貞本以剛
承柔來九剛多有所違拂而柔必有所不堪故非不可正也不可

上經說統

卷三

六十八

山房

同執以為正也傳曰母在而以剛行之矯拂傷恩所害大矣安能
入乎在乎屈已下意異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

彥陵氏曰不可貞正是幹母蠱之法蓋事英主與事庸主不同英
主喜於有為一轉頭便隨我去做庸主極怕事的必委曲周旋方

克有濟若一味直行已意反放其長難苟安之心了如何能幹其
蠱姚承菴曰用剛以振飭是治蠱之貞然事當異順有不可執持

其術者是謂不可貞不可貞正是善用其貞處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彥陵氏曰得中道即在不可貞看此蓋蠱以幹為貞然蠱在母而
自認以為貞必欲直行已意未免失之太過不可貞處即是中而

得中以幹母蠱乃所以善成其幹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按三過剛不中立意失之太銳所以更張無漸不免形親之過
小有悔然幸其能體巽之權而不失其正也則雖做得快却是
而當幹不至於和詭襲外故無大咎要見得能幹雖小悔亦無妨
斷不可有所退托便不去幹耳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彥陵氏曰提一終字見得人臣為國家革弊當為久遠計不當為
目前計終可无咎何必避始之悔哉聖人只是要人去幹的意思
姚承菴曰論到周旋無虧處則過剛不中不無小小之悔故周公

上經說統

卷三

六十九

山房

亦摘其微疵論到勇力擔當處則任事不惑終是克家之子故孔
子併畧其細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劉習齋曰強以立事為幹急以委事為裕○彥陵氏曰治蠱當如
極溺救焚惟恐緩不及事乃用裕以養成其蠱為人子者能無汗
顏故聖人借吝之一字以儆之然不徒曰往吝而且曰往見吝者
謂往即止見其吝也往字有過一日偷安一日之意

朱子曰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無咎由凶而
趨吉也六四雖目下無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莘

老劉器之之徒欲盡去小人却未免有悔其他諸公且欲寬裕無

事目前雖遮掩延得過後却憂吝。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彥陵氏曰裕父之蠱者彼必託言於不忍彰親之過更張不如安守之為得也而聖人直曰往未得破其規避之念也故君子寧為三之悔毋為四之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幹蠱貴剛柔相濟二五正應主臣一心相與勵精剔弊以光先王之令緒所謂中興令主也善繼善述之名洋溢中外矣故曰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傳曰任剛明之賢可以善繼而成令譽其德在臣其譽在君也彥

上經說統

卷三

七十

石鏡山房

陵氏曰承以德雖屬九二然其所以使他能承者必定有一段精神契合處臣雖有德而君不用孰能承之

神契合處臣雖有德而君不用孰能承之

○

別解鄭氏如曰子有幹蠱之名則過歸於親矣幹蠱而親不失其令名此為用譽以幹之也幹蠱之最善者也象曰承以德也既曰蠱矣何德之可承夫使人不曰承敬而曰承德若不知其為前人之蠱然者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剛陽非遺世不事事之人居蠱之終則無事之時也在蠱之外則不當事之人也故曰不事王侯不以王侯之事為事也然當事者以幹蠱為事不當事者以高尚為事故不曰無事而曰高尚其事

馮文所曰聖賢之心無日不在天下當蠱之終而曰高尚其事非徒為高尚為潔自保自重而已惟不受世界之人然後能濟世也○高尚即在事上看也

胡雲峰曰初至五皆以蠱言言父子上以不事王侯言言君臣子之於父不可自諉於事外君臣以義合王侯之事君子有不事者矣是故君子之出處在事之中盡力以幹焉行巽之權而不為汙在事之外索身以退焉法良之止而不為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陸君啓曰士何事尚志志可則也正又高尚其事張兩若曰蠱之時不忠無事功之人若事功習勝人如高且以撓功名此風漸不

上經說統

卷三

七十

石鏡山房

可長上以不事自高欲以節預救其壞也寧獨清風高節足以廉頑起懦哉○吳因之曰聖賢處世前後若而截上之高尚正是耕莘釣渭時事一當事任便會涉川於打蠱先甲後甲所謂志可則者以此

論蘇子瞻曰器久不用而蠱生之謂之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之蠱天下久安無事而弊生之謂之蠱易曰蠱者事也夫蠱非事也而味者以事為蠱則失之矣而欲常此體欲常勞天下常欲事

事故曰巽而止蠱夫下巽則莫道止則無為名為太平無事而治生安生樂生始而衰亂之萌起矣蠱非一日之故也必世

而後見故又皆以父子言之。明父養其疾。至子而散也。陸君啓曰。治可仍也。亂可反也。蠱之時外且而內蠱。潛解而陰消。以必不可仍之時。而無可措手。以不容不變之勢。而相與溺安。治而亂。亂而復治之難。無如蠱。○按蠱以裕為六。以幹為貞。曰悔曰厲。積竅須漸。振更化戒太速也。然意寔承考。雖厲何傷。有悔非咎。○諸爻中說個幹字最有味。木之有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之有幹。蠱之所托而治者也。是把自家身子。擔當天下蠱壞之勢。儘力向前。如一條擔子。挑了一盤。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上經說統

卷三

七十二

五統

彥陵氏曰。本義以凌逼解臨。非君子真去凌逼小人。二陽浸長。這一段正大之氣。如初出之日。光燭逼人。小人自抵當不住。似乎有凌逼的意思。元亨以勢言。幸之也。勢不可恃。故又設利貞之戒。貞者。以強自持。而不恃。妄為也。八月有凶。不是天運循環之說。見得湯方浸長。而浸泚之漸。已在前。信乎元亨不足恃。而以理維勢者。奈之何。可以弗貞。○吳因之曰。元亨未是實事。只據他浸長之勢。可以元亨。貞正所以維其勢。而得元亨也。凶字正與元亨相反。不直曰凶。而曰有凶。不曰凶。而曰有凶。也。元亨利貞。是言自下。雖感却不可不貞。八月有凶。是言後日將衰。益見其不可不貞。按自一陽以至六陽。惟乾稱元亨。大壯與夬。不言亨。後與泰言亨。

不言元乃臨獨元亨何也。天下之勢。惟方與為最盛。二陽之浸長。方與之勢也。故感莫盛於臨。○傳曰。大率。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若既衰而後戒。亦無及矣。○附。胡雲峰曰。八月有三說。臨。觀。反對。觀。八月卦。一說也。歷臨六。至。臨。初二。陰。九。八。位。八。於。數。為。陰。於。象。為。月。歷。剝。六。爻。至。復。初。一。陽。九。七。位。七。於。數。為。陽。於。象。為。日。二。也。復。下。震。震。少。陽。七。位。於。東。為。日。出。之。方。臨。下。兌。兌。少。陰。八。位。於。西。為。月。出。之。方。三。也。

象曰臨剛浸而長。徐進齋曰。浸。漸也。陰符經。天地之道。浸亦用此義。言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按浸長。內包二意。有漸而上。經說統。

上經說統

卷三

七十二

長不急驟。意又有方來未艾意。說而順剛中而應。按此二句。俱要承浸長來。言雖挾剛長之勢。而又有和順之德。有剛柔相濟之美。此所以善其為臨。而為元亨者在此。所為利貞者在此。故下文直接大亨以正之辭。○內悅者。心氣和平。不以驕激自負也。外順者。舉動合理。不以意氣自逞也。剛而曰中。則天德自強。而不過於亢厲。又有君以為之應。其志得行。皆所以明利貞之義。○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按大亨以正句。是占辭。此句。把上下兩頭。天之道句。即天道以明。

此說天... 上說

利貞之義上下各自說不相蒙。吳因之曰說而順內外一正矣。剛中而應人已一正矣。卦原有正之義故其占不徒與之以大亨。而又勉之以正是正也。非獨君子臨小人之道乃天之道也。蓋造化當陽氣浸長之時發育之氣漸以隆盛而肅殺之氣漸以消落。若此者天初非有心以使之不期其然而自無不然一而已矣。天道不外於正而臨小人獨可不正乎。故觀於天而利貞之戒益

孫質菴曰天道不可一日無陽無陽便不成個世界。故其心未嘗不注意於君子然君子以與小人異。初以正不正之間使君子不能以正自處。其非天之意矣。故大亨而必以正方與天之

上經說 卷三 七十四

道命以天道原無不正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消不久危之謂使君子預為之戒取趙汝楫曰當臨之時人皆

喜陽剛之漸長而聖人於此際已垂浸消之戒視剝復否泰言消

長於二卦者其憂深慮慮為尤切浸長者原始有凶者要終言當

制於未亂也

陸庸成曰元亨利貞惟乾也然故曰天之道天道為陽為君子寧

有君子而不以天自處乎既以天道自處便當知有長必有消亦

天道之固然使不以貞維之凶立至矣。日陽象月陰象入少陰

之數七少陽之數故言陰來之期曰八月言陽來之期曰廿日

象曰澤上有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按澤之上。有地。只取地臨澤。義然澤之所以恃有隄防。安靜而不。至於潰溢。四出者。地之博厚無垠也。君子體之以臨民。無一人不。欲復其性。無一人不欲安其生也。故為無窮無疆之義。胡雲峰曰。不徒曰教。而曰教思。其意思如兌澤之深。不徒曰保。而曰容保。其。度量如坤土之大。

蔡虛齋曰。教思謂其一段教育成就人底意思。容保二字一串說。群黎百姓。皆在吾納受之中。容也。使之各安其生。而無或失。所。者。保也。只是極言其仁。天下之心。吳因之曰。無窮無疆。要玩味。九。教令科條一布。不患有有所及。有所不及。所患者。民德貴與日俱新。

上經說統 卷三 七十五

上之人若見百姓稍稍向化便自息了念頭只是自家意思易窮

之故自古教法詳盡勞來匡直脫脫不能自己只是此念的無窮

盡取又是空有這意思定有個運用處則所謂又從而振德之者

是已容保不專是足其衣食九使之樂其樂利其利皆是遺樂利

不患其易窮所患者風土不同苦樂各異也若精神運量不到不

能一一與他調度規畫則其容保便有遺而不及之虞矣無疆者

天下無不被容保之民也

初九咸臨貞吉

彥陵氏曰咸字本義作皆字解。若據傳作咸字解。愚意臨而曰咸。者謂以成之道為臨。所以示君子之廣大也。此卦以初二為主。皆

以咸臨為辭。明君子一體之義。然初當君子道長之初。聖人慮其特壯妄為。故戒之以貞。則吉。要知君子原無不負。勢值其感。慮其有所恃而易逞。故也不為小人所中。傷即是吉。

李隆山曰。山澤通氣。故山上有澤。其卦為咸。而澤上有地。初二爻亦謂之咸。章氏曰。三陽在下。為交泰。天地之氣相通也。二陽在下。為咸。陰陽之氣相感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吳因之曰。志行正。釋貞字。行正。不對榮身肥家說。正對好剛使氣說。君子之志。只欲行其正於天下而已。若欲乘此機會。植黨求勝。務洩不平。好逞客氣。一有此念。則邪也。何以為貞。何以能咸臨而

上經說統

卷三

七十六

吉。若說君子欲行正於天下。故不得不以貞。是君子之貞。全為防小人。非以自治。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按二與初同一咸臨。而二獨不言貞者。以其剛而得中。是秉道嫉邪而不傷於過激者也。即此便是貞。且上進之勢較初。又不同。小人自是阻撓他不得。故初必得貞而後吉。二即以咸為臨而已。吉无不利矣。謂其不知別小。以為臨。則小人自不敢萌中傷之念。

所謂吉也。吾道可以大行。而無所阻。無所顧慮。所謂無不利也。

○彥陵氏曰。君子最忌勢孤。初二相倚而成。其為咸臨。然初之咸臨。謂其與二協力以為臨也。二之咸臨。謂其率初同往以為臨也。

又當以一爻為主。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諸子相曰。未順命三字。正明所以咸臨之故。小人黨邪害正。未順乎君子之命。不得不進而臨之。豈特勢哉。君子所欲命於天下者。行正而已。○蘇子瞻曰。九二以方長之陽而臨衆陰。負其強而和順命。德而攻之。陰則危矣。而陽不能無損。故九二以咸臨之。而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按三以小人位。二陽之上。時當剛長自度。不能見容。故以出為臨。和婚道以自結。然君子不受非道之說。何益之有。為小人計。也不

用甘臨。惟用此愛之一念。改行從善。則君子亦不迫其既往。而咎之矣。然則何必以甘為臨。自取罪戾哉。○彥陵氏曰。愛之一字。是聖人開示小人處。小人不不得已。而以甘為臨。其心惟愛不見容於君子也。今又曰。无攸利。則小人之情窮矣。故持借他愛之一念。去

撥轉他若曰。既知所愛。則自有無咎之道。正不必以甘為臨耳。蓋小人而能知憂。即是良心萌動。處即是可與為善。處聖人所以與之以無咎。廣自新之途也。

上經說統

卷三

七十七

項平卷曰。六三以甘媚臨。而無攸利。見君子之難淫也。既憂之无咎。又見君子之易事也。其處已也。嚴故不受不正之媚。其與人也。寬故不治既憂之人。爻辭雖為六三言之。然亦可以見二陽之用。

心矣

辨按下體三爻或主臨民說然此卦乃陽長陰消之卦主君子小人說為安上三爻只是發明君相之道相道在任賢而勿貳故祭至臨之義於四爻君道在知人而善使故祭知臨之義於五爻君子用而小人退則無疆無窮之治成矣故祭敦臨之義於上爻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位不當不是德不足之說為其居二陽之上所以用甘為臨以冀免耳聖人不言所以免咎之故而咎之不長即在既憂上涕欲小人深思其故而速憂也

六四至臨无咎

卷三

七十八

楊龜山曰四初皆當位誠意以相與至臨也故无咎姚胤昌曰六四柔正大臣得初九正應而與之意氣相投如膠漆之固不以勢位拘不以毀譽間也相臨之至者也如此則得為相用人之体又何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大凡人之相與惟臭味相接者而下精神自相為凝結若非同德則浮慕下士之名而外親內疎者有矣如何有這一段懇切淳篤的意見隨五之乎嘉亦此意也故兩處小象一般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傳曰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

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為不知惟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無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五順應於九二剛中之賢任之以臨下乃所以明知臨天下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按甘臨者滑稽而易親咸臨者惘惘而難合舍甘臨而親咸臨五之所以為知也不自用而任人就是知臨知臨就是大君之宜相承而言

附別胡雲峰曰六五自是柔闇之主何為以智稱蓋謂之臨多是已臨人五虛中下應九二不任已而任人所以為知所以為大君之宜中庸曰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又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迩言其皆出於此歟夫子釋乾四德言仁義禮不言智知

上經說統

卷三

七十九

光大言於坤周公爻辭獨於臨之坤曰知臨五常之德知藏於內坤以藏之故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項平菴曰臨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慮後世必有以苛察為知者矣故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言知在知人使中正之賢行其行中之謂也○按用賢就是中中就是宜不自用而任人就是聰明之謂也古稱明目達聰而獨以作聰明為戒正是此意

上六敦臨吉无咎

按敦如敦篤之敦只取厚意主王道說正所謂敦思無察保民

無疆是也。百年必世。久道化成。其吉可知。必如是而後。毋負君天下之責。故又以无咎足其意。若主下賢說。表裏如一。之謂至終始無間之謂敦。

附吳臨川曰。坤之上。地之最厚。處天高而覆物。地厚而載物。上六陰柔居高。臨下。然以坤厚載物之德。臨之以俟二陽之進。而非敢以柔臨剛也。在上而不以高自居。厚之至也。故曰敦。此又取義乃臨卦之正意。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按志在内。即萬物一體之意。所以能敦。若把天下國家。置在度外。即有此小德澤。終是淺薄。主下賢說。志在内。即內卦二陽尊德。

上經統 卷三 八十一

樂道之念。若不本於中心之誠。其終始無間最難。故象獨原其

志。論吳因之曰。二陽之臨。去二陰之臨。正遠。聖人就向此處。稟憂危。如可立待。何也。蓋君子當碩果既食之餘。玄黃戰敗之後。委首喪氣。無聊不乎。已非一日。至復亨剛反。其氣猶振。然如久病之淺一脉。絡延未思。馳騁及二陽浸長。勃勃方興。既不可當。如出匣之太阿。向來許多不乎之氣。最易向此處發洩。便要做得垂懸。猶田地所以聖人慮之。不泔不切。而其辭不得不危。金賁亨曰。咸臨王道也。以至誠感物。而不期應。所謂無心之感也。甘臨伯道也。以私恩悅人。而非正也。四與初應。大臣之親賢。故曰至臨。五與二

應明君之任賢。故曰知臨。君臣協心。王道已成。上六敦臨。夫亦敦篤其成。臨者而已。故曰志在内。張幼子曰。說而順。剛中而應。君子進臨。小人之道也。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大君臨蒞。小民之道也。九卦陽上陰下者。取尊卑定分之義。否與恒也。陰上陽下者。取性來交感之義。泰與咸也。故臨二陽曰咸。初二咸臨。下臨上。剛臨柔也。甘臨至臨。知臨敦臨。上臨下。柔臨剛也。諸爻無不言臨者。既憂之者。反甘臨而為至臨敦臨也。兌終為悅。甘臨者。小人之事。良終為厚敦臨者。君子之德。成者臨之體言。公也。至者臨之情言。密也。知者臨之道言。明也。敦者臨之誠言。久也。甘者臨之賊言。邪也。

上經統 卷三 八十一

現盥而不薦。有孚顛若。

按自下現上曰現。自上下曰觀。卦名為現。正在為人所觀。仰上見。得然本義。推本到中正上去。惟其可以為人所現。仰繞成其為現。本於中正。本體原是精微。第謂之現。便有政教之施。聖人恐人認作祭。見粗迹。故特揭不薦。顯若。淵微玄穆。示人以現之精也。觀者顯也。不薦顯若。不顯也。顯而不顯者。神道也。有孚具於盥。顯若寓於不薦。總是篤恭不顯意。吳因之曰。此八字。只是觀字註。脚將祭而顯。而尚未薦。這時節。胸中是什麼境。雖然肅然。一毫妄想。操履。也是容着不淨。為觀者。其心須常是這樣光景。不論內外動靜。而精神之愈。愈愈純。愈收愈緊。無一息不以盥

而未薦之時。則其孚信在中而顯然可仰矣。文王不顯亦臨。無教亦仰。正是此意。
辨胡雲峰曰。諸家謂盥者祭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以求神之時也。本義以為將祭而盥手。蓋酌鬱鬯之酒以降神。灌也。非盥也。諸家謂薦則誠意已散。不復如盥之時。本義則謂盥豈有不薦者。孝子之祭。豈皆有至薦而誠散者。獨就現示上祭盥而不薦之義。以喻五陽在上無為而化。蓋祭必先盥。若未用事之時。祭則薦而用事。聖人至德之化。如將祭而盥。不待見於用事。孚信在中已顯然可仰。觀之者。見其盥。未見其薦。亦已信而仰之。蓋不待現其行事而化也。不薦而孚。蓋與未占有孚略同。

上經說統

卷三

八十一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按舊解大觀主位說。順巽句主德說。中正主作用說。不知卦所成其觀者。只在中正二字。若中正止在作用。則所示人者。亦有形迹之可按矣。非盥而不薦之旨。愚意順巽是說他性情。中正則其養成之德也。至若大觀二字。亦要着落。不徒曰在上而又曰大觀。合巽順中正以為觀。而後成其大也。若止是說位。何以謂大觀。程敬承曰。大觀在上。謂一人在上為天下觀也。中正則其所以為觀者。通章全重此一句。順巽與中正德非有二也。順則不假作為。巽則不露形迹。此皆渾然在中。不可見者。中與正即此不可見者。隱隱耀示人於聲臭之表耳。我何意於觀民。民何意於觀我。神

道設教。我與天下共遊。順巽之中。以默成中正之化。觀道也。即天道也。故謂之神。○吳因之曰。順不是順於理。心下常是和平安妥。無躁動決裂之狀。巽不是入於理。其心收斂退藏。沉而不浮。潛而不露之意。所以養到中正田地。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按。下觀而化。句。不是申釋上文。正者。着上文說來。推出一層語。徐進齋曰。上有精潔誠敬之德。顯然可仰。則天下有所觀感而化。如舜恭己南面。而天下自治。文王不大聲色。而萬邦作孚。自然之感。固如此也。○彥陵氏曰。中正者。民之本性也。各率其性之自然而不識不知。是之謂化。不顯薦恭之妙也。

上經說統

卷三

八十一

胡雲峰曰。盥而不薦。與神武而不殺同。朱子皆以為是聖人不犯手。做底。蓋盥則必薦。不薦是喻聖人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武則必殺。不殺是喻聖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故彼謂之神武。而此下文別以神道言之。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按神字。緊頂上文化字。生和只是形容中正。以觀天。下的妙處。夫下觀而曰化。其中不知不識之作用。皆本聖人精神心術中鼓鑄出來。不落形迹。故名之曰神。神無可象。故借天道以形其妙。四時不忒。正是天之神道。處即此便是中正之則。神道設教。教之所在。即是神所為。中正以觀天下是也。下觀而化。故曰服。彥陵氏曰。天

之神道無可觀其四時不忒者而已此之謂貞觀其體藏於無
聲無臭聖人之神道無可觀觀其中正以觀天下者而已此之謂
大觀其機妙於不識不知神道設教猶言聖人設教皆神道取
蓋以教顯神非以神為教正與愚天下以神有辨天道變化而無
心聖人有心而無為此可盡二神字之義

吳臨川曰常人以言設教則有聲音以形設教則有形迹聖人妙
天道於不測以之設教非有聲音非有形迹不設而設不教而教
天下一觀感之餘其應捷如影響蓋所存者神故所過者化也
程竹山曰天道聖人其化育皆無迹者也無迹故神然其所以為
觀則皆中正焉爾矣陰陽動靜各止其所民彛物則各愜其情天

卷三

八十四

石鏡

也聖人也一而已彥陵氏曰以神設教故用觀所謂目擊而道存
也若以言設教則不用觀而用聽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潘雪松曰風行地上適觸萬類周觀之象先王於地風得省方觀
民設教之道民有方有俗俗有風移風易俗在因民而設之教

汝吉曰風奢教儉風儉教禮風淫教貞利末教義風儂以房教之
高賢崇德陳禮播樂使俗移而不知教之所設從民風劑焉則以

大觀在上風之起自身者微而教易行矣

按記曰備其政不易其俗齊其教不易其宜即此便是聖人之設
教處然要歸於使民中正而已此與上文神道設教語正相

神矣

神矣

神矣

初六童觀小人吝君子吝
按傳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九五大觀在上初雖童亦得被其餘光
只是自家淺遠大的見識在小人正所謂遠道遠路者何然之有
君子當此而不能光昭聖化莫贊感治不有負於明時乎識者益
之彥陵氏曰觀乃陰長陽消之卦初爻聖人還他本等名色欲其
安於小人之分也

彥陵氏曰道屬於小人則非君子所宜可知然提出一道字正見
小人之分當如此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正是此意使小人而
自安於童順帝之則知故曰天下難治以其知多

卷三

八十五

石鏡

六二闚觀利女貞
彥陵氏曰初之童局於初二之闚短於識按童觀是茫然無所
見小人日用而不知也闚觀是所見者小而不見全體如以管窺

天一線曰利女貞則非大丈夫所為可知已張陽和曰初以小人
勵君子二以女子激大夫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亦可醜是激之之詞彥陵氏曰此二爻正見神道設教之妙自
上及下由外及內無人不陶鑄於中正之內童觀雖是小人之道

然不以小人而不觀闚觀雖為大夫之所醜然不以女而不觀
神矣

神矣

神矣

神矣

神矣

神矣

神矣

神矣

神矣

神矣

神矣

神矣

神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

王童溪曰我生者我之動作施為也進退者時也。可以進可以退者我也。三處進退之間。觀我生以決其進退耳。○吳草蓆曰生者人之神明。所得生者即仁體也。非內心自復不能識我生。非本體常惺不能觀我生。吳因之曰士君子所行未通而急於求進。總之不能觀光。竟何益哉。故聖人欲其自審。此爻雖不言觀。尤在觀光處立脚。

彥陵氏曰此爻意重在進上。聖人把進退並言者。不是可進則進不可進則退之說。蓋士君子進而觀光上國。其意專欲贊襄聖明。以圖不朽。自反生和其才德不足以大展。即必退而俸其所以進。

上經說統

卷三

八十六

石鏡

之其焉蓋不敢苟且以趨功名之會也。若謂不可進則退則退反為養拙之地矣。豈君子所以自處者哉。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彥陵氏曰進退而本於觀我生。則其進我得而主之矣。進固可以行道。退亦所以脩道也。何至進退而失其據哉。所謂未失道者以此。○道者生之理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按五以中正觀天下禮樂名物。樂然明倫。故曰光。觀莫明於近。四最近五。故道德之光華。幸得於親炙。非若初之童觀。二之闕觀。已也。此象傑于載奮庸之希。觀於此。猶高不賓之節。得毋有負於明。

將乎故疎遠之臣。利用朝覲。草莽之士。利用仕進。作賓王家。同處觀光之會可也。

傳曰夫聖明在上。九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於朝。輔戴之以康濟天下。是王者之賓也。四既觀見九五之光。故利用賓於王。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胡雲峰曰國之光。即九五所謂我生者也。特五之自觀。則即生於如也。都如自四觀五。則即光已達於國者也。不曰君之光。而曰國者。觀其達於國。則其出於君者可知矣。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徐魯菴曰明君在上。以人為政。則必賓禮朝覲之臣。賓興賢能之士。相與商治。而為之臣若士者。亦各從而尚之。以效甸宣之職。而成達道之功。非特為寵遇之故而已。○按彖象兩賓字。不同。用賓者言用作賓。王家尚賓者言當尚其賓。禮而往。正明所以用賓之。

上經說統

卷三

八十七

石鏡

附揚敬仲曰六四之進。乃觀國之光輝而進。九五賢明中正。在尊位。上九亦陽明在賓師之位。國多賢聖有道之光。象曰尚賓也者。明其國貴尚賓賢。可以進也。國有道必尊賢禮士。又以明士不可尚賤。必有禮賓之道。而後可進。若自苟賤。則何以行其道。重已所以重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此係... 季說... 孔說... 柏天下... 象觀民... 古今

九五中正為觀在上之君子也。故觀已所行，果能執中守正，一如九五之君子，然後可以為大觀之主。可以使下觀而化，何咎之有。附李彭山曰：五本陽剛在上之君子，羣陰自下觀之，非能中正以觀，何以使下觀皆化。非能化天下於中正，何以為大觀之主。故曰：觀我生，君子無咎也。孔穎達曰：我，教化善則天下著君子之風，教化不善則天下著小人之俗。君子風著已乃無咎，所謂難乎其無咎也。

附易因曰：下之觀五者以天，而五之所觀者即我下之觀五者如神，而五之觀我者即民。夫合萬民生觀我一生，是謂大觀。以我一生通萬民生是謂大化。意觀道如五而僅曰九咎，觀未易盡哉。抑

上經說統

卷三

八十八

觀我而曰生，謂必得我之所以生，而後可與人並生也。我之所以生，亦中正而已。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觀民亦只是觀我生，以內意王者，通天下為一身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潘雪松曰：宸慶上極不當，事任而德之為人，所觀者猶九五愛人

下所觀之地，雖曰無位，其心通天下以生，故曰觀其生。陽微君子以生德師帥天下，必皆君子而後无咎。若猶未也，敢自以為非已，欲其者對我而言，以我示人，則曰觀我，因人反已，則曰觀其

莫無兩樣。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雖無位，而其為觀於天下之心，不能自已，故曰志未平。蓋君子

垂世立教，其一體萬物之志，原自如此。

附崔子鍾曰：上九無進退之疑，無實主之利，但觀已所為，蓋憤世嫉邪，其志未平。武王唾拱而天下服，伯夷乃之西山，採薇焉，上

九不與天下之亂，觀上九不與天下之治。

總項平菴曰：觀本是小人道，君子之卦，但以九五中正在上，群陰仰而觀之，故聖人取以為小人觀君子之象。勢寔漸危，故五上二

爻皆曰：君子无咎。言君子方危，能如九五之居中履正，能如上九

之謹身在外，僅可免咎耳，不然九五建中正以觀天下，雖元吉大

上經說統

卷三

八十九

亨可也。豈止无咎而已哉。明二陽向消，故道大而福小也。蘇紫

溪曰：因人觀已，名曰反觀。以已觀人，名曰達觀。故天子之觀觀在

百姓，丈夫之觀觀在四方，舜之禪也，自岱宗以至西嶽北嶽，靡不

觀也。季札之適魯也，自齊秦鄭衛，以至四代之樂，靡不觀也。善哉

觀乎，以考風俗而燮惡者，衛美以鏡古今，而沿革靡成矣。此達觀

之盛也。然其要則反觀而已。傳曰：返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故日

照月臨明之末也。大聖洞達明之本也。天下未有不觀諸已而能

觀諸人者也。文之蒸也，適觀厥成矣。而猶曰望道未見，何其密也。

孔之聖也，如日月之代明矣，而猶曰內省不疚，何其切也。此觀我

生觀其生，而君道師道所以並隆也。不然，童觀者安於面墻之心。

關觀者自是於節屋之明而曰吾以反觀也可乎哉可乎哉

上經說統三卷終

上聖克

石鏡

石鏡

石鏡山房周易說統卷之四

三三 離上下

噬嗑亨利用獄

按此是去間之卦如舜之遭四凶周公之遇三叔孔子之值少正卯到了盡頭路處道德仁義之化俱有所不及用單單說個用獄要想聖人大不得已處○吳因之曰治化惟有所間故不通○蓋之而嗑便是亨通處然其嗑之也非用獄不可蓋聖人之心天地好生之心也若強梗為剛之人復逆輕怒之法優容之典未免養奸而縱惡矣故須用獄以痛懲其罪去間的道理合當如此○獄之一字兵刑俱包在內

上經說統

卷四

一

石鏡

辨義字

傳曰不云利用刑而云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用察獄也獄者所以究治情偽得其情則知為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改刑也楊誠齋曰獄者所以治間而求其情也治而得其情則刑之而天下服矣
彥陵氏曰亨固在噬嗑上見得然必噬之而嗑然後得亨此所以不容已於噬也故曰利用獄蘇子瞻曰道之表也而物至於相噬以求合教化則已晚矣故利用獄楊敬仲曰君子在上有人間之則除之國已治有巨奸間之則除之四方已服已和同有不軌不服之國則除之
彖曰順中有物曰噬嗑

願中有物必噬之而後噬勢不容已於不噬矣。○彥陵氏曰物在願中而不噬則人身之咽喉塞矣梗在要害而不去則王者之教化塞矣刑罰所以濟德禮之窮也。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按卦辭云噬嗑亨柔得中而上行。○按舊解剛柔二句各自說雷電二句交正是噬嗑所以得亨處。○按舊解剛柔二句各自說雷電二句交至說若據鄭孩如解把剛柔分句做主而以動明二句屬剛柔得中一句屬柔詳見後吳因之曰剛柔分句固不是交互也不是截然而開要把兩件相並相較說見得遠切抑等而無偏重之弊故

上經說統 卷四 二

○分。謂此卦震剛在上離柔在下。○大體而言一剛一柔不相混雜。故謂之分。卦德動而有威明而能照。威照並行所以服強禦而燭奸偽之道也。雷電合而章即上文動而明。但此重合而相濟意剛柔分已是得中。此又云柔得中而上行。單以六五言也。上行二字不重。只重卦變說來。然又當以柔字為主。得中處見其不流於姑息耳。不當位有三說。一主未能致天下刑措說。一主遇難治之獄說。一主卑承柔得中來說。

○彥陵氏曰剛者執法之義柔者矜恤之仁剛柔並分言具有仁有義並行而不廢也。明者精察動者決斷明合動而明為顯動合

明而動益神。雷電合而章。此剛德之善者也。柔進上行當折獄之位而得其柔而有制不至廢法而長奸。此柔德之善者也。是雖以陰居陽為不當位而利用獄也。○按剛柔句正言其有剛有柔漫說剛柔不過意至下文動而明二句乃言其善用剛處柔得中句乃言其善用柔處。

吳因之曰剛與動有別剛者不姑息假貸。法有所必伸刑有所必用。動者剖決能斷宜入即入宜出即出無猶豫淹滯之意。陸膚成曰考之固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司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而辨罪之重輕。司刺以三法求民情斷中而施上服下服之刑。蓋刑者所以取中也。司刺曰斷中。士師曰受中。

上經說統 卷四 二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按雷電相合而益章天威之章著也。先王象雷以用威象電以用明。則明罰勅法見焉。明者辨別精審之意勅者整飭嚴警之意。罰者一時所用之法。法者平日所定之罰。明罰所以勅法也。○彥陵氏曰此先王刑期無刑之意。奸宄之敢為梗而罔忌者以法之可玩也。然國家未嘗無法而持法不堅則奸民或反借法以行私者有之。故法不可不勅而勅法必本於明罰辨別其輕重大小之等而毫不可爽。法度自然整飭而民自無所玩矣。未聞而預為之防。

○彥陵氏曰此先王刑期無刑之意。奸宄之敢為梗而罔忌者以法之可玩也。然國家未嘗無法而持法不堅則奸民或反借法以行私者有之。故法不可不勅而勅法必本於明罰辨別其輕重大小之等而毫不可爽。法度自然整飭而民自無所玩矣。未聞而預為之防。

允王仁愛之心溢於法外者如此。

馮文所曰不言用罰而言明罰明之於先使人知所避不言行法而言勅法勅之於初使人知所畏蓋不得已而用刑而必不欲用刑者其心所謂柔中也○潘雪松曰夫罰以寬刑之用或罪誤而輕或過大而宥九以深致忠厚之意而過聽深文者何有於原情故言明罰而法以制刑之中或垂之象魏或讀之黨州凡以嚴示畫一之守而巧詆緣飾者或得以舞智故言勅法利用獄是臨時明罰勅法是平日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按趾乃人之所以行都履校滅趾懲之於初使不得行之道揚

上經說統 卷四

誠齋曰履校不懲必至何校滅趾不戒必至滅耳初九之小人能懲於薄刑止其惡而不行則不貽上九惡積罪大之凶禍矣小懲而大誠小人之福也故曰无咎○卜子夏曰戒為治者不可以不

禁其微

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止之於初故知所懲誠而不敢長其惡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按舊解噬膚謂六二德足以服人是矣至解滅鼻乃謂二自滅其鼻如云費心力之意其費解愚意滅鼻其滅趾滅耳一例看二有中正之德心無偏私所謂公生明者也治獄固如噬膚之易知然

所乘者剛暴之人非嚴刑峻罰不足以服其心故必至滅鼻乃得无咎若徒務寬厚之名反得縱惡養奸之咎矣滅鼻意正與噬膚相發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陸庸成曰刑加於剛暴之人雖噬之易必法之嚴也附別呂涇野曰去惡不嚴是長奸也克己不力是習欲也夫鼻者人生之始也深浸其鼻根株悉拔矣於咎何有書曰除惡務本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揚敬仲曰彼實強梗而又陰險三噬而除之而反遇毒者三無德也以不中不正之行而刑人人無有服逆者能不受毒乎然彼為

間而三噬之當矣雖以不能致其心服為羞吝而吝亦小耳終无咎也噬嗑以柔中為貴三本柔順之質非用法過刻者且彼既有罪終必服法所以終無咎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明其素行不足以取信也陸庸成曰百揆非舜則四凶未易司寇非孔子則五刑未易諒然二所遇者在彼為難治之人而在己有善治之術故取象於噬膚雖滅鼻而終得无咎三所遇者在己無善治之術而在彼為當治之人故取象於噬腊肉雖小吝而亦得无咎

九四噬花脫得金矢利艱貞吉

上經說統 卷四

石鏡山房周易說統

卷四

一一一五

按以合一卦言之則為開以六爻言之居大臣之位則為去開象
大司寇掌刑者二三皆刑官也以陽剛居柔有果斷之才而不
傷於刻覈雖遇難治之獄亦自輸情服罪而金矢可得知然死不
可復生斷不可復續故必艱貞然後得吉○艱在存主上沈其難
其慎惟恐有不盡之情也貞者無黨無偏不徇情不畏勢也吉者
天下無冤民也

按金矢有兩說一主訟者說詳見胡雲峰說中若據周用齋說謂
其用剛直以為斷也以剛克強以直理枉故曰得金矢主聽訟者
立行可曰噬嗑惟四五兩爻能盡治獄之道彖以五之柔為主故

上經說統 卷四 六 山石鏡

利用獨歸之五爻以四之剛為主故言獨歸之四主柔而言以仁
為治獄之本主剛而言以威為治獄之用仁以寓其哀矜威以懲
其奸慝剛柔迭用畏愛兼施治獄之道得矣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未光即慢易偏私之心是也慮聽訟者之心有所未光故以艱貞
為戒大畏民志意却不重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天子以好生為德故貴柔而太柔則又流於姑息五正所為柔沐
中而上行和以此用刑即難治之獄其情無不輸服故曰噬乾肉
得黃金然獄成而獻之玉無更生之望知故必持之以貞而其心

黃金者照
金大價也
下五貞身
一既得也

噬嗑

尤不敢怒罪即與法相應而常若有未悉之隱慄慄自懼貞而合
之以厲乃得无咎○李西溪曰九四以剛監有司執法之公六五
以柔監人君不忍之仁也然猶貞厲則无咎正如穆至訓夏贖刑
刑既輕知猶言朕言多懼是也

按貞厲即艱貞意但在人主身上說貞所謂不徇左右不主先入
不任喜怒是也四先艱後貞五先貞後厲詳見李衷一說中但厲
字較艱字更痛切有深加矜憫之意○李衷一曰獄者天下之命
也法者天下之平也君主之道先仁臣守之道先義蓋人臣
之勢屈法易執法之為難故雖艱而利用貞人主之勢尊行法
易欽法之為難故雖貞而利用厲

上經說統 卷四 七 山石鏡

黃金辨胡雲峰曰九四金矢兼得五獨得黃金何也訟獄而出金
矢已非尋常小小之訟訟則出矢獄則出金訟為小獄為大矣四
於獄訟兼得大小兼理之也五君也非大獄不敢以聞書所謂罔
攸兼於庶獄是也故獨曰得黃金蓋君臣之分如此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得當承貞厲來夫以柔中之德必兼以貞厲方治獄而得其當信
乎獄之難治矣○歸震川曰威明中正治獄之道艱貞貞厲所以
治獄之心

上九何校滅耳凶
此罪大惡極怙終不悛之人校既滅耳非可懲改凶莫甚焉傳曰

古人制法。罪之大者。何之以校。為其無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校而滅。其取誠聽之不明也。○彥陵氏曰。罪一人以警千萬人。所為明罰勅法者如此。

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錢麓屏曰。王者明罰勅法。所以示天下趨避之途。無不明且盡也。上九玩法而聽之不明。故何校。滅耳以罪之耳。若能聽於儀校。滅趾之時。又何至今日乎。

附別泉翁曰。耳之聽也。其心接手物。其為出入之門。而善惡之機也。人之罪惡。雖至於弑父與君。皆不聽者之以漸而積之。耳所以罪不聽也。蘇紫溪曰。人之耳為心聰發竅。此而不明。方寸之地。

上經說統

卷四

石鏡山房

塊然止塞。更無開悟之日矣。

吳因之曰。薄刑加於小惡。極刑施於大惡。要之當噬嗑之時。刑罰自不可少。故二三四五俱屬用刑。用刑大都俱是吉而无咎。但其德有厚薄。故治不無難易耳。統觀六爻。只是申明利用獄之意。

蘇紫溪曰。昔之論刑者。始於虞書。而倫於周禮。虞廷更飭所云。五刑五用。五宅三居。周禮秋官之職所云。三典五刑。八成一禁。何其詳也。乃帝之叮寧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而小司寇以五聲求民情。愷然於言。詞氣色耳目之聽。大司寇聽明致忠。愛於棘木之下。王且命三公參聽之。至三宥。然後刑焉。又何謹也。意是可以得聖人艱貞貞厲之心哉。○噬嗑者。刑罰之教也。責者。禮樂之化。

也。○責者。小利有攸往。按責者。歸也。專取剛柔交錯之義。以剛柔分文質者。剛之體一而實柔之體二。而虛也。責雖尚文。然必以質為本。卦變柔來文剛。則質為主。而文濟之得其宜矣。又離明則達乎時。宜故亨。剛上文柔則文為主。而質反輔之。既失其序矣。又艮止則執而不通。豈能大有所往哉。蓋禮行於文。質之適均。而病於虛文之徒勝。質達於明哲之通變。而沮於愚者之膠常。故其辭如此。○小有所利者。明其大無所利也。只是重本意。

三三 艮上

責者小利有攸往

鄭預如曰。物相映之謂貴。貴文也。天下無有專一而文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一往一來。交錯成文。此貴之大也。而其道則殺於天。日月星辰風雨露雷寒暑晦明之變是也。故以剛來文柔柔上。文剛為貴。

上經說統

卷四

九

石鏡山房

附吳因之曰。當混沌之初。渾是大樸。到伏羲躬掌說出。責字來。這個機關道破。遂為萬世文明之祖。然人情即質。而趨於知也。易自文而返於質也。難知。王一說到貴。便憂其有濫勝之志。故亨之下。即繼之曰。小利有攸往。看來文王時。歷唐虞而夏商。宇宙人文宣洩。將盡思歸不盡之巧。以還造化。故設此戒。○按卦變柔來文剛。而離德文明莫掩。則無徑情直行之弊。行之可通。故亨。然有本

也。○責者。小利有攸往。按責者。歸也。專取剛柔交錯之義。以剛柔分文質者。剛之體一而實柔之體二。而虛也。責雖尚文。然必以質為本。卦變柔來文剛。則質為主。而文濟之得其宜矣。又離明則達乎時。宜故亨。剛上文柔則文為主。而質反輔之。既失其序矣。又艮止則執而不通。豈能大有所往哉。蓋禮行於文。質之適均。而病於虛文之徒勝。質達於明哲之通變。而沮於愚者之膠常。故其辭如此。○小有所利者。明其大無所利也。只是重本意。

此字不明不
成者非

以卦論之
以辭為如

此字作陰
字者

○ 彖曰：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按傳曰：物相雜，故曰文。宇宙間之文，不過一剛一柔間雜成章而已。文有去來質與離，合上句妙在一來字，下句病在一分字。真誠之念結於中，柔自外來而文之質極文生，初無致飾之意，則真情自相流通，故得亨。文所以文其質也，而分別以為文，則加一分華。

上經說統 卷四 十一

○ 胡雲峰曰：柔來而文剛，是以剛為主也。剛性文柔，必曰分剛上文。柔者亦以剛為主也。蓋一陰下而為雜，則陰為陽之助而明於內。一陽上而為艮，則陽為陰之主而止於外。是知皆以剛為主，而柔傳以陰為小者此也。蘇子瞻曰：剛不得柔以文之，則不能亨。柔不附剛，則不能有所往。故柔之文剛，剛者所以亨也。剛之文柔，小者所以利往也。

○ 天文也。剛柔交錯，即在上。文者此不必添入。○ 按文者交也。交而錯焉，之謂文。凡日月星辰風雨露雷寒暑晦明之變化，皆交也。蘇紫溪曰：

○ 俾彼雲漢為章於天，柔來文剛也。日月星辰無光，借日為光。剛上文柔也。○ 彖陵氏曰：原文於天以明其所自始也。

○ 文明以止，人文也。

胡雲峰曰：上文以卦變言，則剛柔之交可以見天文。此以卦德言，則文明各得其分，可以見人文。蔡虛齋曰：君臣父子之間，燦然有體以相接，便是文明。然其中各止其所而截然有分，以相守，便是以此分守嚴而後人道之綱紀立。即此便是卦德的道理。故指之曰人文。

朱子發曰：在人則父剛子柔，君剛臣柔，夫剛妻柔，朋友者剛柔之合。長幼者剛柔之序，五者交錯，燦然有文。天理也。非人為也。上下

上經說統 卷四 十一

○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按二觀字也不是閑字，却不甚着力。察字化成字要着力。又不可說得費力。二以字要看得省。○ 彖陵氏曰：觀天文觀人文，即就卦爻中天文人文觀也。文出於天，不過剛柔交錯而已。文成於人，不過文明以止而已。可見世道文質之遷，天開之人成之也。質而文，文而質，其中迭運不已。總皆時之趨勢。把剛柔交錯的道理細察其變，自可以即時以施其德。而化成天下，正跟察時變和盡時變既察，則世運的主張在我質極則降之以文，文極則又故之以

○ 天文也。剛柔交錯，即在上。文者此不必添入。○ 按文者交也。交而錯焉，之謂文。凡日月星辰風雨露雷寒暑晦明之變化，皆交也。蘇紫溪曰：

使天下不知不覺範圍於文明以止之也故曰化成時變即指
文質之運說不指四時

唐疑卷曰天文者文質遠中之準時有過文過質之變故觀乎天

文可以察之施其補救之術觀乎人文之貴止則惟止之而使文

不淨以滅節乃可以化成天下矣○吳因之曰要得維持世道意

文以濟質質以救文上可經緯宇宙下可維持民俗司世教者奈

何舍其本實而徒事浮靡為也故曰與其過於文寧過於質斯挽

回世道之大權乎

附胡潛齋曰聖人南面而立視晨旦之星日月之次以知四時寒

暑之變觀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文則導以禮樂風以詩書

上經說統 卷四 十二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傳曰山下者草木百物所聚生也火在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

賁之象也君子觀此象以備明其庶政成文賦之治而無敢折獄

折獄者專用情寔有文飾則知其情寔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

吳因之曰要看無敢二字全以難易論不以輕重論鄭荻如曰明

庶政者法火之光明無敢折獄者法山之鎮重○蘇蒸溪曰庶象

也與庶物之庶同不宜作小字解

附洵詞曰獄貴詳審而忌明察苟恃其明察而深文緣飾沒其情

實是之謂敢敢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其無敢折者非不折也庶

明之心存於中而惡愛之政行於外於無敢而見庶政之能明也

於明者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潘雪松曰初九陽剛在離體之初剛正則不屈於離體則本有

其趾以此自賁於下是謂賁其趾之象在下故稱趾舍車而徒所

以為趾之賁也可稱窮不失義者矣○傳曰君子在無位之地無

所施於天下惟自賁餘其行而已○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

脩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與而

寧走行乃所以為賁也是故君子所賁也俗所羞也俗所賁君子

所賤也

上經說統 卷四 十三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軒車人之所以為賁也初以徒為義不以乘為義則以義為榮不

以車為榮矣明非以隱為高也

附傳曰舍車而徒之義兼於此應取之初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

與二非正也九之剛明不近與於二而遠應於四故曰舍車而徒

六二賁其頰

按卦之為賁雖由兩爻之變而文明之義為重故特設相頰之義

於二爻謂剛柔相頰以成賁也頰如詩所謂印頰我友之頰離大

澤所附則光燦然而成章故取頰義

附朱子發曰毛在頰曰頰三在二上頰象二在三下頰象二附三

而動如須附順而動。吳臨川曰：須之貴，非有假於外物以為飾者，喻文不虛生之義。

象曰：貴其須與上與也。

附而上而後與，正明相須之義。解唐疑菴曰：二為文剛之主，上為文柔之主，貴至於二，文明盛矣。二惟中正，知文之不可以過，故須上而與之，俱與不敢獨以文勝，所謂文明以止者，正合此義。

九三貴如濡如永貞吉。

潘雪松曰：九三陽剛，慶文明之極，而二陰比之，陰陽相錯，貴然而文濡然而沃，蓋貴飾之盛，自生光彩，光彩之盛，則生潤澤，故曰貴如濡如也。貴懼其盛也，濡懼其溺也。三本剛正，特慮其為二陰所

卷四

十四

山房

上經說統 卷四 十四 山房 陷溺未免有文滅質之患，故有永貞之戒。胡雲峰曰：能永其貞，則二陰於我為潤澤之濡，我於彼不為陷溺之濡也。此又好處在濡，其受病處亦在濡。姚承菴曰：此濡字，即若濡之濡，陰柔最善承迎人，亦最善沉溺人，須永貞方不為所濡。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羅真正曰：陵生於狎，三能永貞，二陰雖比已而終莫之陵。上陵下中，陵尊相貴者，而至於相濟，則剛之自失也。故永貞者，陽之守也。終字正與永字相應，其守少昧陰得乘間而與之，俱溺矣，乃危之意。陵如侵陵之陵。

六四貴如皤如台馬翰如匪寇婚媾。

明是會解 此指人情

按四與初為正應，本相貴者也。而為三所間，故不獲其貴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貴也，然四之不遇於初者，求之隔，四之必求於初者，無已之情狀。其心雖飛翰之疾，不足以喻其急者，夫三非與我寇也，實欲與我為婚媾耳。求在彼而應不應在我，固守其初念也。吳因之曰：九三陽比於陰，得所貴者也。濡所貴者，恐其濡物貴則以永貞戒之。六四陰隔於陽，不得所貴者也。不濡所貴者，恐其妄於貴則以匪寇婚媾防之。按匪寇婚媾句，據傳解則曰：若非九三之寇，則與初為婚媾矣。據蘇子瞻解則曰：不與三之寇為婚媾也。較本義更妥。

蘇紫溪曰：六四一爻當以白貴之義推之，四與初相貴者也。初

卷四

十五

山房

以寔心而貴乎四，不為外觀。四以寔心而未乎初，不為虛飾。初曰：貴也。四曰：皤如。初曰：舍車。四曰：白馬。同一白貴之風而已。匪寇婚媾，言其非所以相拂而乃所以相成也。象曰：當位疑言，其以陰居陰，似乎易於狗世而難於永貞者，乃能與初為貴相濟而不相拂，何尤之有。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蔡虛齋曰：當位疑謂與正應相遠而比於三，是其所居之位疑，若有可求者，然位雖可疑而志不可奪，彼又安能以勢加我。當位疑難也。終无尤壯之也。

蘇子瞻曰：六四當可疑之位者，以近三也。六二以其貴貨初九

而初九全其潔。皓然也。初九之所以全其潔者。九以為四也。四可不以潔。若之乎。是以潔其車馬。翼然而往。逆之以三。為寇而莫之。構也。此四處危疑之間。交爭之際也。然卒免於侵陵之禍者。以四之無不貞者也。

○六五賁於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潘雪松曰。五居中履。尊下無應。與六四近。不相得。而上比文柔。之。剛得止之義。以成賁之道。故有賁於丘園之象。丘園質素。而非華美之處。五為賁主。不賁於市朝。而賁於丘園。束帛戔戔。獨任其質。獨守其約。其賁飾之時。而儉嗇若此。於人情誠謂之吝。然任質則於事可久。守約則漸反於質。終成吉也。吝何足惜。○吳因之曰。賁。

上經說統

卷四

十六

石鏡

於丘園說他好處。束帛戔戔說他過處。然不是西意。如這一件事。據他不事浮華而尚本實。則為賁於丘園。就其尚本實之中也。忒過了也。又為束帛戔戔。束帛句却專就用度上說。胡雲峰曰。聖人謂賁以文飾成卦。後世必有因飾而過者。故於五明敦本尚儉之為吉。又於上見賁極反本之為無咎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鄧伯羔曰。人情必有所厭薄。則有所喜。快於文勝之時。而為丘園之賁。豈不甚可喜乎。非五自喜也。為世道喜也。○上九白賁无咎。潘雪松曰。上九賁之極。所謂分剛上而文柔者。此也以剛居之。其

本色也。本色無色。故為白賁之象。文極而反質。素賁。於是乎止矣。夫何咎。孔穎達曰。白賁。故无咎。守志任真。得其本性者也。○唐凝菴曰。賁如皤。如賁。白猶二也。白賁。則白即賁矣。所謂文明以止者。此也。○无咎。謂無忤於綱維。世道之責。

○胡雲峰曰。履禮也。初賁。履往无咎。賁文也。終白賁无咎。其反賁之文。而為履之素歟。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吳因之曰。人雖正當。馳驟紛華之日。其心中定有一點厭薄處。此是真。此之謂志。白賁无咎。便不洩沒了這念頭。能反而得其太素。大樸之真心。故曰得志。○鄭瑛如曰。人心之初。原自純白。無染。

上經說統

卷四

十七

石鏡

反本復治。遠得初心也。故曰上得志。文勝則入於偽矣。○論五行。可曰賁之一卦。以卦變言。則柔未文剛。剛上文柔。而為賁。以二體言。則下離止艮。文明以止。而為賁。以六爻言。則三陽三陰。相比相應。而為賁。然陰陽二物。有應者以應。而相賁。無應者。以比而相賁。四與初應。求賁於初。故初賁趾。而四翰如也。二比三。而賁乎三。故二賁頤。而三濡如也。五比上。而賁乎上。故五賁丘園。而上白賁也。初與四應。而相賁者也。二與三。五與上。比而相賁者也。此賁六爻之大旨也。吳因之曰。此卦本取賁飾之義。乃六爻中。唯二之賁。頤三之賁。濡為得其賁。而永貞之戒。已隨其後。此外此則四之皤。如固不成賁。而初之舍車而徒。則以幽人之貞。賁矣。五之束帛。

夷則以立園之野。貴矣。上之白賁。又且以無色賁矣。此皆非世俗之所貴也。於賁飾之時。而取不賁之賁。周公之心。即文王小利。仗往之心也。然周公制禮作樂。纖悉具備。開闢以來。人仗獨成。此皆天時人事。不得不然。不意增飾一件。則固以不賁之賁。為賁之賁矣。故南取立園。取白賁之心。然沒有一套周禮。六爻精神。歸結處。在五上而爻。

三三坤上

○ 不利有攸往

群陰長盛。消利於陽。君子自當巽言晦迹。以避其禍。不宜有所往也。此戒君子語直截警惕。○按剝字當屬陽說。謂五陰盛長。陽氣

上經說統

卷四

十八

山房

將剝落而無餘也。然推其所剝落之故。由於陰長。故以陰剝陽為辭。若直以陰剝陽解剝字者。非

○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上剝字主上九以受剝者言。下剝字主五陰以剝陽者言。○立行。可曰自一柔變剛而為始。再變過三變否。四變觀。五變剝。更盡則盡變而卦為純坤矣。聖人於始言柔。遇剛始相避。近之謂也。此言柔變剛。則盡反其所為。君子者。悉為小人。天下事有不忍言者。故遇可為也。變不可為也。○李隆山曰。夫白剛決柔。而剝曰柔。變剛何也。曰此君子小人之辯也。君子剛明果斷。小人陰賊險狠。君子之去小人。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曰知小人之

○ 止正是

欲去君子。詞不順。理不直。必萋菲浸潤使之。日銷月鑠。而不自知。故曰變一字之間。君子小人之情狀見矣。葉爾瞻曰。變如變換之變。柔變剛。謂小人深謀巧計。漸漸盡去君子。而純用小人之黨也。姚承菴曰。今人受人之害。曰遭變。此變字。宜主此解。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按此節。是發明不利攸往之義。上文說柔變剛。則向之象。陽已盡變為陰。而陽道幾無。以自立於天下矣。此時小人長。不利有攸往。說盡矣。又轉在卦德。上去謂君子亦須觀象而攸往。又轉到天

上經說統

卷四

十九

山房

行上去。只是文。分要他順止。故復申解一番。要在言外。看出下章之意。大抵聖人一說到剝字。便惻然不安。苟可為君子謀者。無所不至。故其辭氣如此。○順而止之句。即承小人長。未論理。該如此觀象。句。然後說卦德。天行句。正明所以順止之故。孫質菴曰。君子之行止。每觀時運之感。表陽息而盈。陰消而虛。則尚時而行。陽消而虛。陰息而盈。則尚時而止。若此者。正以天運使然。非人所擇而違也。在剝則消虛在陽。而息盈在陰。能不順時而止乎。潘雪松曰。所謂不利有攸往者。不可往而大有為也。謹身晦迹。巽言衛命。不犯手。不觸時。取君子尚消息盈虛。靜觀天行。為世道計。純神之時。猶恐紛委。如拘小人之。即靜處事。外不輕攸往。存吾之

身以乘其衰而圖之不然何以順而止哉○按反剝為復之機全在順止二字當剝之時陽氣正當消虛何以與盈息並言蓋惟其順時而止則尚今日之消虛後日之盈息正在此時培養出來此

天運循環之理君子亦默俟其天之自定矣○胡雲峰曰消息盈虛皆為陽言復者陽之息始者陽之消乾者陽之盈坤者陽之虛剝五陰而一陽則陽之消而至於虛者也其

變也大矣然亦天運然也李隆山曰消息盈虛乃時運之使然君子尚之與時偕行雖處剝之時而不至於嗟憂戚而變其所守者知其後之必復而屏心寧耐以待之也不然不憤辟小之進盡

力以抗之則必激起其蠶尾之毒甘受其摧剝糜爛之禍而不可救藥矣○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按山附於地習解以山勢傾頽取象不知此象正反剝立義以明剝之道見得山托於地君托於民地惟厚而後可以載山下惟

厚而後可以安宅信乎下不可剝而剝下正所以自剝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孝陵氏曰厚下正所以安宅可以見君民一體之義厚下乃可以安宅可以悟君民相制之機

附孔穎達曰剝之為義從下而起故在上之人當須豐厚於下若物之居以防於剝也虞翻曰君當厚錫之下賢當卑降於愚然後安其居○陸庸成曰以君民言之則上依下之擁護以為宅厚下

上經說統

卷四

二十一

石鏡山房

所以自厚也以君子小人言之則小人賴君子之蓋庇以為虛刑君子所以自剝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姚胤昌曰在初猶為剝陽之始雖未便逐去君子而奪之位然已

侵其權尼其道其勢必至於蔑貞而要之小人亦何利而為此祇真取凶耳取象於牀蓋君子乃小人之所藉以安也蔑貞則凶小人害君子自失其所安也○照無不利與剝廬例蔑貞之凶屬小人說為正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是小人肆惡之始也為君子危之之意楊止菴曰蔑貞與滅下滅

上經說統 卷四 二十一 石鏡山房 字不同蔑蔑視也藐然若無之意也滅浸沒也初柔雖微而剝是

此起其消剝有不可測者故滅下之為凶也○洪覺山曰初在下陰德未勝剝至於五以漸而極皆初陰為之故曰剝足滅下咎其始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傳曰辨分隔上下者床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剝至於辨愈蔑於正也凶益甚矣經釋曰床去辨即膚曰辨危之使自謹備焉○楊誠齋曰辨牀之幹也牀有幹國亦有幹大臣國之幹二大臣之位今

二柔進而變二剛此小人進為大臣而退君子之大臣也其當退九齡相林甫之日乎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與即黨與之與。未有與者，於危之中，有幸之意。似教君子急避他的意思。

六三：剝之無咎。

則非能剝去衆陰只王輔嗣曰：群陰剝陽已獨協焉。雖處於剝，可以無咎。孔穎達曰：上下群陰皆悉剝陽也。已獨能遠失上下之情而往應之，故得免剝廬之咎。

附胡雲峰曰：剝之三，即復之四；復之六，四在五陰中，獨與初應而不許以吉。剝六三在五陰中，獨與上應，而許以無咎，何也？曰：復君子之事，明道不計功，不以吉許之可也。剝小人之事，小人中獨知有

上經說統 卷四 十一

君子，不以無咎許之，則無以開其補過之門也。

象曰：剝之無咎，失上下也。

指出上下二字。聖人恐他繫戀同類而不能勇於從正也。上下而曰失，勸之以斷也。趙庸齋曰：三以失上下而無咎，猶坤以喪朋而有慶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吳臨川曰：初為牀足，二為牀辨，三為牀上，人所卧處，四人之身也。非牀也，非牀而曰剝牀，以膚言剝牀而上及於人之肌膚也。胡雲峰曰：正道終不可得而茂，故不言茂貞而直言凶。亦豈獨君子之凶哉？陸庸成曰：初二必曰茂貞凶，示剝牀剝貞，猶無意可及。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止也。至四而貞已茂矣，故直言凶，以見前言之必有驗也。禍已及身，切而近，此是外。君子去之不早的意思。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張雨若曰：剝至於五極矣。聖人忍言故，又別取一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三之勢未成，則教之去其黨以從正。五為衆陰之長，則教之率其類以聽陽。易為君子謀，亦深切矣。曰无不利者，以其禍亂既成，不得不重利害，以勸之。且以見小人雖至茂貞之後，一能委聽，君子猶可以復其福也。嗚呼！此何心哉！

上經說統 卷四 十三

言陽制陰之道。故曰：畜臣妾吉。剝陰長已極，不可制矣。故不復言陽之制陰，而言陰之從陽。是以六五曰：貫魚以宮人寵，蓋畜陰之權在陽，則告陽以制陰之道。剝陽之權在陰，則教陰以從陽之道。

聖人於陰長之卦，其委曲為君子謀者如此。附揚敬仲曰：魚，宮人皆小人之象。貫以柔制之也。寵以愛御之也。皆順而止之之道。制小人良難，恐其不利也。如貫魚，寵宮人，則無不制矣。故曰終无尤也。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此是堅小人從正之念也。蓋小人慮禍之心，特恐君子違益往事，以為罪，不知改行從善。君子終不汝尤，汝何心而甘黨小人以害

正耶。○小人不知義理。只知利害。聖人所以施變化之術。正在分
剖利害。兩途。以趨避。若曰。如彼則凶。則各則剝。虛如也。則无咎
則无不利。則終无尤。此等處。最要剝。斷明白。
陸庸成曰。剝至於五極。知併剝之一字。聖人亦不忍言。而別取一
義。以為存陽之計。曰。龍曰。无不利。聖人以暗為君子之心。托明為
小人之心。又曰。終无尤。何也。破小人之疑情。而君子之宏量。所
以深誘之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剝虛。
夫剝之時。與君子俱已淪謝凋落。獨一陽在上。是天若不忍世道
終亂。特留此一君子。以為發生之地。所賴以開太平。而昌善類者。
上經說統 卷四 二十四 石鏡山房

全在此。取象於碩果不食。謂其絕而後生也。得與句。承不食說來。
正見君子所係之重。而小人剝虛句。正見其無利於剝陽耳。所以
戒之也。語意須抑揚。○彥陵氏曰。天運絕而後續之際。其所以回
生意於如綫者。止此微陽。而世道亂極思治之秋。其所以挽末運
於再造者。止此一君子。碩果不食之君子。正衆心所承載。以為吾
道主者也。其可剝乎。如小人必欲盡去之。以為快。世安有君子既
去。而小人能獨存哉。直自剝其虛而已。然則君子者。正小人所藉
以為此者也。剝陽所以自剝。可不戒與。
唐凝菴曰。全乾剝而止存上之一爻。不特全乾之元。盡歛於是。而
再住為復。自下起元。亦於是乎發矣。無窮生機。成在於此。則此三

爻之果而民之成。終成始生。生不已之果也。豈非碩大之果乎。生
機斷自不息。安得而食諸。朱子曰。衆小人。托這一君子。以為庇覆
到這裡。時把這一陽。一發剝去了。此是自剝其虛。舍連自己亦無
安身處。○胡雲峰曰。牀上之藉。下以安者也。虛下之藉。上以安者
也。始而剝。欲欲上失所安。今而剝虛。自失所安矣。自古小人欲害
君子。亦豈小人之利哉。

象曰。君子得與。民所載也。小人剝虛。終不可用也。
提是發明。君子不可盡剝之意。一陽在上。其勢危矣。而曰君子得
與。蓋君子愈孤。民心愈廢也。夫民心既廢。君子乃小人必欲盡剝
以為快。豈唯民失所依。即小人猶自失其所庇矣。究極於終而後
上經說統 卷四 二十五 石鏡山房

知剝陽所以自剝也。小人亦何利而為此。故聖人以終不可用戒
之。○彥陵氏曰。民所載三字。最是聖人吃緊。為君子語。蓋當剝之
時。天行尚有消息。小人且乘勢以剝君子。乃民心所屬。望到剝極
而愛戴愈殷。故時可以僥上。天之幸。而權不能制。血民之心。然民
心正。天意亦在。
胡雙湖曰。下四陰爻。雖因已成之卦。繫詞其實各原。其初剝陽
言之。蓋卦本純乾也。初之蔑貞。其始之時乎。二之蔑貞。其遜之時
乎。但以剝陽為蔑貞。不以位論矣。三之无咎。其否之時乎。四之凶
其觀之時乎。而五以宮人寵。正當剝之時也。聖人既於觀。四別取
觀國之義。而於剝。五又取率群陰。以受剝於陽。為利焉。至上九直

象之以不食之碩米扶陽抑陰之意每如此夫○孫質菴曰龍蛇
蟄而身不死草木落而根不枯人心且晝猶而夜氣不息故天地
之心見於復而已存於剝陽之來復不待七日而已在於碩果之
不食矣

三三 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出入有三
解字亦有三

按復取窮上反下之義天道不可一日無陽卦名為復還其所因
有也亨即在復上見得下文言人言天○是發明亨義而復之所
以得亨慶全本順動二字為樞紐○氣失其平之謂疾出手剝入
乎復之間最忌英氣害事以順而動自無躁妄的病痛所以朋來

上經說統 卷四 二十六 亦得因我而无咎二句不平反復其道猶云反復以計其道也此

二句正見天運自有定期君子不可不善承之取陽消於剝七變
而成復故曰七日来復此是連論其未復之先利有攸往句則逆
計其既後之後以為吾道慶也所謂復亨者如此

張雨若曰聖人於臨卦言八月有凶因君子太盛而以天危之也
於此卦言七日来復因君子方長而以天幸之也然於臨曰月曰
八惡陰之長也故速之於此曰日曰七喜陽之進也故速之○游
讓溪曰七日來復此天心開治之時氣數難逢之會也利有攸往
比亨義為大佈舉慶墜之緒進復先王之政以致太平之成者君
子處復之大用也

解出入字
解復字俱
可參

○彖曰復亨剛反

唐疑菴曰他卦皆曰剛來此卦則曰剛反蓋來則猶若自外而至
惟曰反以見初本陽位若從此而往即從此而還也剛反即是陽
德亨通之時知故曰亨

上經說統 卷四 二十七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按剛反慶即是動然一陽初復正元氣初回之日此時少有忿激
之意則其氣一洩無餘矣欲速助長即此便是大病惟動而行之
以順則自能相時度勢不激不驟乃所以善其出入而无咎而朋
來亦將附我之順動而自長矣是以二字緊頂順字轉出○程啟
承曰九動皆貴順而陽反之初尤甚蓋剝之時士君子之氣約結
不得伸俟反而亨未有不銳馬思逞者惟動而執之以順則可以
固前日之生機并可以養加來之全加所為剛反剛長機括全係
於此潘夢濟曰剝以順而止復以順而行君子處道消之極至道
長之初未嘗一毫之不以順也

則則

附解 楊龜山曰。一陽復於下。而五陰在上。則陽微而陰猶盛。小人眾而君子獨。動而不以順行。則疾之者。至身且不能保。尚何明來之有。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厚。漱菴曰。反復其道者。反而後陽之故道也。剝則自息而消。自盈而虛。復則自消而息。自虛而盈。其來而必往。往而必反。循環周流。自無止息。故皆以天行明之。○彥陵氏曰。天行者。天之運行。處也。剛反之期。定於七。可見無不復之陽。亦無驟長之陽。天為陽德。猶不干時。况人手。○利有攸往。剛長也。

上經說統

卷四

二十八

石鏡山房

漢本

按剛反是方復之初。剝之一剛窮上及下。而為復也。剛長已復之後。復之一剛。自下進上。為臨為泰。以至為乾也。自其既去而來反也。故亨自其既反而漸長也。故利有攸往。

董翻陽曰。自外而入者曰來。自內而出者曰往。疾之者。眾則木可往。無疾則利於性。矣。消息盈虛。天命之自然。而君子不謂命也。上言出入無疾。而後朋來無咎。朋來無咎。而後利有攸往。蓋不以天命之自來者為幸。而以人情之難測者為憂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按以卦氣

按天地之心。只是個生生不息。原是合動靜貫始終。歷四時而不變。乃見其心。專屬一陽之復。非天地之心。至是始有也。蓋坤復之

交。里。幾。似。乎。滅。息。矣。而。生。息。之。端。正。於。此。中。啓。其。鑰。可。見。一。元。生。生。之。機。果。無。斷。絕。較。之。發。育。生。長。之。時。其。心。更。覺。明。白。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朱。子。曰。要。說。得。見。字。親。切。人。當。積。陰。之。時。以。為。剝。不。復。亨。至。於。復。乃。見。天。地。生。物。之。心。不。可。滅。息。若。是。三。陽。發。生。萬。物。之。後。則。天。地。之。心。盡。散。於。萬。物。不。能。見。得。如。此。端。的。○天。地。生。物。之。心。原。無。滅。息。至。復。而。見。其。果。無。滅。息。不。是。生。物。之。心。至。復。始。見。

傳曰。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張子曰。復言天地之心。咸恒大壯。言天地之心。發乎微。情發乎顯。○蘇子瞻曰。見其

上經說統

卷四

二十九

石鏡山房

意之所向。謂之心。見其誠然之謂情。○吳臨川曰。草木不斂其液。則不能以敷榮。昆蟲不蟄其身。則不能以振奮。此人之所以貴於復而後之。所以貴於靜也。寂者感之君。命者闢之根。冬之藏。一歲之復也。夜之息。一日之復也。喜怒哀樂之未發。須臾之復也。○潘雪松曰。復者。已之心也。而寔天地之心也。未復且不知已之心。安見天地之心。既復則見已之心。自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何。生。生。不。息。之。心。也。見。之。即。入。於。無。窮。之。門。微。矣。哉。○鄭。瑄。如。曰。惜。亡。之。後。猶。有。幾。希。方。見。人。心。之。不。死。重。冬。之。後。忽。有。陽。至。乃。見。天。心。之。不。滅。○楊。誠。齋。曰。孰。為。天。地。之。心。動。而。生。物。是。天。地。之。心。貴。陽。賤。陰。是。天。地。之。心。長。君。子。消。小。人。是。天。地。之。心。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楊誠齋曰雷陽地陰冬至之日潤陰雖水於地上一陽已萌於地
中謂之至已反而未矣迎其真機培其天機以閉關立法而不行
不省皆聖人順天時之一端也蔡氏曰商旅至賤后至貴上自后
下至商旅皆以安靜為事也

陳潛室曰一陽復於地下即是動之端但萌芽方動當靜以俟之
不可擾也故卦辭言出入無疾而象言閉關息民蓋動者天地生
物之心而靜者聖人裁成之道也饒雙峰曰閉關休息所以培養
生意使之深根固密而無所泄於以順陰而固陽也推此以往則
政事云為之間凡可以扶陽抑陰而參贊化育者必無所不至矣

上經說統

卷四

三十一

山房

附錄在
本上卷
本之卷

附錄 鄭孩如曰雷者動也。不是有聲之雷。陽氣動於地中。此之謂
復。陽雖動而忌發泄。故冬雷為害。君子養其陽氣。不欲輕為發泄。
故有閉關之道。人之精神所以發達於外。皆有開竅使之無泄也。
也。商旅行者。欲有所求者也。中無所欲。則無求矣。后省方者。欲有
所見者也。欽神內視。則無見矣。去情欲。去意見。閉關之學也。閉關
所以養仁也。○馮文所曰。商旅不行外者。不入也。后不省方內者
不出也。不行不省。則情忘識泯。人淨而天完矣。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按復之初。知即乾之全體。當剝極之餘。一陽未復於下。其體震動
得正。為五陰之至。此乾道由貞而元。無斷無續。無間可息。故曰不

遠復。在人心念起。即覺念覺。即消初。不待於形見。而後復也。无祗
悔。即不遠復。看此元吉。即不遠復。看此。○潘雪松曰。陽本天
地生生之心。自剝之反為復也。如寐而寤。往而來。由未復前觀之
故謂之復。震无外者。存乎悔。而復不遠者。不至於悔。曰无祗悔。則
初陽之復。即天地之心。不能不復者。取悔從何來。此天地純粹至
善之體。人心復還天德之元。動而未動。一念常覺之真機。言之先
見者也。故曰元吉。

楊誠齋曰。吉凶悔吝。生乎動。下卦震而動之初。初九動而復之初。
動而即復。不遠而復也。動生於心。復亦生於心。復心一生。動心自
寂。君子以此脩身。吉之大也。何悔之有。楊敬仲曰。人心本善。自神

上經說統

卷四

三十一

山房

自明如鑑。中萬象。鑑不動而萬象森然。意微起。馬即成過矣。微過
即覺。覺即神明如初。是謂不遠復。復於意不起之始也。元即乾。元
即坤。元即人之道心。即謂之天地之心。○沈德培曰。濂溪以貞論
復。伊川以元論復。觀元吉之說。伊川為有據。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唐凝菴曰。人身所由來。全是生機。一有閒斷。身為虛器矣。不遠之
復。俾其生機。渾乎無間。而後成其為身。故曰以脩身也。一陽為主
形。色皆天。○楊敬仲曰。明乎脩身者。當如此而脩。

○六二休復吉。

按人心由剝而得復。其省察克治之功。不知費了多少心力。二陰

陰爻處中正而切比於初親賢樂善以成其復較之刻苦用力多
少安閒自在故曰休復吉休者美之詞成其復即吉矣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下字要看得重仁惟其能下復所以成其為休即能下處便是二
之功力便是消磨勝心容氣的方法張南軒曰克己復禮為仁易
三百八十四爻未嘗言仁此獨言之誠有深旨所謂復其見天也
之心也至四但言以道道也而不謂仁蓋道者舉其大凡不若仁
為切至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按復乃惟一功夫如何着得頻字曰頻復則頻失可知矣然聖人

上經說統

卷四

二十一

石鏡山房

言復不言失亦是逆他好這誘過未人欲惟危故曰厲揚誠齋
曰頻復非危頻過為危聖人危其頻過故言厲以警之開其頻復
故言无咎以勸之

解別潘雪松曰頻：感之貌感而求復蓋微聲發色而後喻改者
以尚近初復也故能自惕厲而得無咎復貴於速曰頻復則去而
迷復也甚易反而補過也甚難以其震體有懼以成則之義所謂
震无咎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頻雖有厲復則能補過矣故於義為无咎或曰厲字作惕勵之勵
解復之至於頻者以易心處之也天人交戰之際能以危厲存心

一復未復矣何咎之有

六四中行獨復

復之所以為復全在初爻五陰皆復此而已但二三五六與初不
相應惟四在陰中有此專向故發獨復之義○按此爻舊解復字
與諸爻不同諸爻指善端說此爻指善類說與眾俱行獨能從善
即所謂不受習染之意新鮮附奉○鄭狹如曰中行即中途也迷
至中途忽焉獨醒獨守有憬然獨覺不迷外得一悟大悟永無迷
失之意

附解齊節初曰中者隨時取義非一定之謂也就上下二卦則二
五為中就五陰爻則四為中此所謂時中

上經說統

卷四

三十三

石鏡山房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道是人所依歸從道而不他適正發出獨字意于安國曰非謂逆
初九便是復謂從初九之善道而行乃謂之復○唐凝菴曰二與
初九能見其心故謂之仁四雖正應與初遠但見率由之迹故謂
之道

六五敦復无悔

彥陵氏曰人心渾然天理原無間斷止因情生境隔未免受染於
情識所以把未發之中漸離漸薄五以中順居尊夫中而順所謂
本性上不加一毫雕琢造到至誠無息地位故為敦復不遠復的
工夫做到了渾然天理流行不徒曰無抵悔而左曰无悔施達泉

曰卦名為復皆是善端既失而復反者敦復無悔雖是聖人但由工夫得來

胡雲峰曰不遠復者善心之萌敦復者善行之固故初九无祗悔敦復則其復也無轉移可無悔矣不遠復入德之事也敦復其成德之事歟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考陵氏曰中以自考即誠者自成意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此中落在自身內何嘗有一毫欠缺只因自己工夫間斷所以有成有虧造到敦復无悔的地位渾然大虛之初體天地全而賦之我全而歸之矣故曰中以自考蓋生身之初有中加成其自善復之淺惟

卷四

三十四

石鏡

上經說統 敦復能以自成

蘇紫溪曰天之動者莫如雷故惟復為得乾之情地之靜者莫如山故惟艮為得坤之精復曰敦復艮曰敦艮皆終身不遠也復以自知故曰自考艮以安止故曰厚終

上六迷復凶有災青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侯則是不迷迷則不復矣上在卦之終迷而不知所以復者也凶何如哉災青即所為凶用行師即迷復之象不知反求其本以克真心而用行師以驅外誘終為不勝而大敗及其國君十年不克征矣其言迷復之凶如此

徐進齋曰上六位高而無下仁之美剛遠而失遷善之機厚極而有難開之蔽柔終而無改過之勇是昏迷而不知復者也鄭板如曰反諸其內為復馳逐於外為迷復○蘇紫溪曰絕天之道則仰愧於天便是天災失人之心則俯忤於人便是人青

胡雲峰曰十年不克征正七日未復之反乾無十坤無一陰數極於六而七則又為乾之始陽數極於九而十則自為坤之終凡言十年者坤終之象○張南軒曰易之爻辭鮮有如是之詳其凶鮮有如是之極者而獨於復之上六言之蓋自古亡家覆國反道敗德無所不至其源起於一念之微不能制遏之爾夫以陰柔之才去本已遠所謂人欲肆而天理滅者故有大敗終凶之戒

卷四

三十五

石鏡

上經說統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反背也也心為天君君得其道所以能使群動馳騁而不能自操其主宰之權正與君道相背馳矣安能有開悟之日乎○王龍溪曰迷復者非迷而不復以其求復而失其主本愈求復而愈遠於道故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論薛敬軒曰卦辭有言造化之復爻辭言人心之復蘇紫溪曰六十四卦孔子惟稱復為見天地之心而至於繫辭則曰復以自知有自知之知然後能見天地之見天地之外更無人心吾心之外更無天地天地非遠而吾心願可以為遠耶一念少蔽便與天地不相通一息少間便與天地不相似不至於迷復不止矣噫自知

不相通一息少間便與天地不相似不至於迷復不止矣噫自知

之復豈易言哉。克已而後復禮。格物而後致知。夫惟內不見已。外不見物。而後可謂之真元也。此閉關之極。而顏氏之子。所以為庶幾也。○楊止菴曰。張子云。剝之與復。不可容線。須臾不復。則乾坤之道消矣。故遠盡即生。更無先後之次也。朱子以陽氣既往而來。復夫大德敦化。而小德川流。不窮。豈假手既消之氣為方息之資。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蔡虛齋曰。復者剝之反對也。五陰在上。一陽在下。而復。此所謂環中。也。邵子詩曰。自波識得環中趣。閑氣胸中一點無。至哉言乎。

三三乾上
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上經說統

卷四

三十六

石鏡山房

彥陵氏曰。乾剛震動。而體相合而成卦。是本乾之剛以動。動以天不動。以人故。名无妄。无妄即是誠。誠者天之道。然聖人不言誠。而曰无妄。要在念慮上識取天命之本然耳。元亨利貞。即跟无妄說來。所為誠之通是也。无妄原無不正。聖人又慮人認理不精。偏執信果之念。以為是。則自以為无妄者。正妄之根也。故又點出個貞字。示人真正。所以成其无妄。其匪正一段。一正一反。只是深明貞之為利意。○鄭孩如曰。无妄則何不正。之有其曰。匪正有眚。戒其於无妄上加意也。○按有肯二字。極下得好。目病生翳曰肯。人心原无妄。稍着念。即便是不慎。妄念不和着。即无妄之念。如不可着。如眼中不可放此金玉屑。

附傳曰。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或問既無邪心。何以不合正理。朱子曰。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其辨最細。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未感。理所當應。而此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此等處最宜着眼。○或問无妄。若據史記作無望。則是願望之望。非誠妄之妄。曰。有所願望。却是妄。但望字說得淺。知字說得深。○按元亨利貞。乾之四德也。陽既復而无妄。四德全矣。然在天必無不正之理。而在人容有不正之心。故文王又以匪正申戒。

上經說統

卷四

三十七

石鏡山房

彥陵氏曰。此傳只是把无妄與正合一的處分剖。示人見得无妄原出於正。乃所以成其无妄。此天命之本體。原自如此。故合於天命之初。則主得其主。推準動化。惟我變通。而參以人為之擾。則主失其主。情生境隔。動成障礙。此无妄之不可不貞。而盡人以合天。亦反之天命之初而已矣。○按剛自外來三句。舊分三子看。來當以首句為綱。无妄之復而來。故分個內外。內外二字。全不重。只重為主二字。天德之剛。原是吾身之主。吾得其主。則動作應酬之間。自然皆德性用事。而自無邪妄之雜矣。徒從動處見得。所為

不屈於欲是也剛中從應處見得所為不說隨是也○上二句只是解個无妄而貞意已寓其中故此處止用大亨以正一句承接指出天命源頭來示人然止言正而併去利之一字正見无妄與正只是一個天命亦只是在自家身上說若曰此无妄之理是天之所以命我者於穆不已之中原無所容其安排造作本來原自如此而人心稍有不正便是違天天命安得祐之○陸庸成曰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則為知命着一念焉即落人心存心養性修身以俟則為立命動一念焉則為嚴牆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則為受命墮一念焉即為困窮故匪正之青亦云无妄而不利於往者不以天命往也○有妄之不可往易見而无妄之不可往誰則知之故

上經說統 卷四 二十八

曰天命不祐聖人所以破萬古之蔽而塞異端之門戶也○蘇紫溪曰剛自外來是外卦純乾之剛來而為主於初也震之初即乾之初畫此乃卦之主也人之心只要得其所主動而健所主之剛不因動而移也剛中而應所主之剛有相須之濟也曰无妄則自無不正而又戒之以匪正者為中人言也聖人之无妄誠者天之道也大賢之无妄誠之者人之道也○又有資性樸實無所旧互而於事机未能一一合宜則中雖无妄而行未免有碍故曰何之矣其寔一不正便是妄便與天道不相似○解揚敬仲曰道心無外外心即内心惟人心自昏不省乎内馳逐乎外是故姑設外内之詞覺則復而為主於内不覺則放而為

容於外唐凝菴曰人之妄悉由於動惟動而健則其動以天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傳曰雷行天下陰陽交和相薄而成聲於是驚蟄歲振萌莖發生萬物其所賦與洪纖高下各正其性命無有差忒物與无妄也王者體天之道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物之道也○張中溪曰天之生物不遠乎時至誠贊化亦不遠乎時聖人與天地同一无妄此所謂動以天也○按對與對越上帝之對同茂者篤實感發之意自聖人心上說如肫肫其仁無有間斷的意思○程啟承曰茂對時育物只以无妄為主茂者一誠充積之盛有贊

上經說統 卷四 三十九

勃之意故其動也以天其行也以時因時而施非有心以迎時也○因物而付非有心以合物也如堯舜鳳儀獸舞孔子老安少懷豈有所期必之哉期必焉則妄矣妄則天命不在我而何有於育物故對時育物者無與於時與物者也此天道自然之妙用聖人所以體天而无妄也○陸庸成曰在我者不茂則時不可得而對對時者有為主於内者也内與外相對吾心之萬物不皆備則天下之萬物不可得而發育者先王之所以盡性盡物性也○胡雲峰曰象從天命上說象從性上說性即天之命也天下雷行物物與之以无妄物物各具一性物物各一自然之天聖人因物之所性以育萬物聖人亦自然之天也

初九无妄往吉

按所以為无妄者震也。所以為震者初九也。此一爻可當无妄一卦。○震陽初動誠一未分剛寔無私。以此而往動與天合自無不吉。吉在與天地萬物相感通處見得。

別解唐凝菴曰。夫初與四敵應。與五未交。何以言往。不知於穆之運原是不已。吾人之心原無停機。至一陽初動。生機勃然不可遏。順其最初一念而往。即是天之行。往即是至誠之無息。安得不吉。與匪正之不利。有攸往正相反。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程啟承曰。无妄心初體也。无妄而往。順心之初體以動。而自得其

上經說統

卷四

四十

石鏡

本

所之之正也。大凡有應則有繫。無應則無繫。直心而往。此心之本體自如。故曰得志。非以行之利順為愉快也。○汪成池曰。君子素位而行。固不願外而行。有不得皆求。已則亦有不安於心者在也。无妄而往。則在在可行。何志之不得乎。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彥陵氏曰。此爻主聖學說。只是形容無為而為之妙。不耕獲不是不去耕。不菑畲不是不去菑。只是他盡日用當做的工夫。前念不生。後念不起。無獲與畲的念頭。就像耕與菑都不曾有的一般。故曰不耕獲不菑畲。則字最緊切。謂本不耕獲不菑畲之心。而往方利耳。大凡精神昏於計筭。即本體靈明之內。頓起藩籬。得失

於兩忘。即日用感應之間。自成通關。與卦不利有攸往相應。正有意無意之辨。

祭虐齋曰。六二非全無作為。只是言其始終一無計較也。蓋六二因時順理。其於分內所當為者。隨時盡之矣。至於利害得失之間。全付之度外。不圖功於前。不收功於後。有如不耕亦不獲。不菑亦不畲也。○邵國賢曰。有所為而無所異。非無妄也。無所為而有所異。亦非無妄也。當耕而耕。當獲而獲。何耕獲之有。當菑而菑。當畲而畲。何菑畲之有。此之謂无妄。○春耕曰耕。秋收曰獲。初墾曰菑。三歲復種曰畲。故一歲之農。始於耕。終於獲。三歲之田。始於菑。終於畲。凡有耕然後有獲。有菑然後有畲。世乃為不耕而獲。不菑而

畲。加一而字於中。與无妄之自未合。

象曰不耕獲未富也。楊啟仲曰。未富者。虛中無寔之謂。因不耕獲而發此義。陸庸成曰。富者附也。附我而有者也。外來之富有。原非吾固有。六二未富之

上經說統

卷四

四十一

石鏡

心。與九四固有之貞。正互相發。附游讓溪曰。无妄往吉。乾道也。初之剛有主而寔。不耕獲不菑畲。坤道也。二之柔無欲而虛。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質卿曰。六三无妄者也。獲非其位。已則不妄。而災或罹之。曰无妄之災。其象如何。如或繫之牛。彼無故而來也。行人之得。此無故而

去也。而邑人受其災，則亦以無故而罹也。無故之事，則人所不能為之。必也。行人之與居人，而不相值，得牛之與失中，事有相因，蓋適然之遭。如此。君子馬得而避，馬亦順受其正而已矣。○印子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或然之數不齊，故云或。

彥陵氏曰：聖人恐人泥定，无妄往吉之說，稍不如意，便生怨尤之念，特發此爻，以盡其義。欲人以義命自安，絕其无妄之心也。蓋我有所以取之，不可諉之於天。我無所以取之，惟當盡其在我。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此象意在言外。若曰：得牛者行人也。而邑人乃受其災。此之謂之。

上經說統

卷四

四十二

石鏡

无妄之災也。事有出於意外者，君子亦自信而已。

九四可貞无咎

貞即无妄利貞之。貞蓋誠之存而不變也。四得乾體之剛，天德本其固有，而與初敵應而不相與，無所係累，故有可貞之象。可貞則免於咎，謂其無二三之雜也。可字是着加語。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蘇紫溪曰：固有非固守之謂也。天以正而立命，人以正而立心。是乃我之固有，非有待於外也。○潘雪松曰：乾初體乃震一陽，所自來是貞，其所固有者，此所以為可貞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此在治道

五正象所稱剛中而應之，又君臣道合，內治修矣。寧有疾乎？設或有疾，而中外之變，起於不虞，則是无妄之疾也。但當靜以養之，則疾不勝正，而疾自平矣。舜不治有苗，而有苗自格。周不戮頑民，而頑民自服。正合卦爻之義。

此在學道

附鄭氏如曰：二五中正相應，非有妄也。在无妄之時，不免有意於无妄。夫妄疾也。有意於无妄，則无妄亦疾也。一念橫於胸中，亦自碍了太虛之體。當知幻從真生，亦從真滅。如濕從水生，亦從水滅。勿藥而自愈矣。豈可試乎？藥以去疾，無疾而藥，是反以藥生疾。夫固無疾矣，而以无妄為疾，疾已非疾，其以為疾，是而疾之，而疾之又生一疾也。渙然冰釋，各復其故，且不知疾從何生，而又何藥之有。○楊敬仲曰：起意於善，是謂无妄之疾。若又治此，則於意上生意，疾中加疾。彥陵氏曰：勿藥即是藥。

上經說統

卷四

四十三

象曰：无妄之疾，不可試也。君子治天下，姓治身，急則攻其外邪，緩則固其元氣。若藥既无，而輕試之，則不免於困。藥發病矣，故又言不必藥。而此言不可，所以為生事者戒也。楊誠齋曰：聖人不試无妄之藥，而素人以未富強為疾，補之以商鞅之烏喙。晉人以未清虛為疾，下之以王衍之甘遂。疾未愈而身溢之矣。故有苗疾，虞而禹班師，泰和自此克。

越人非疾，漢而武帝與師，虛耗自此殫。上九无妄行，有青无攸利。

上九非有妄者。但處窮極之地。自恃无妄。執一而不知變。不可行。而行。行即妄矣。象所謂匪正有吝。不利有攸往者。此又當之。程敬承曰。象止言有青。而此言行有青。則不行。猶或可免。當止而行。便匪正。何其躁而不知處窮之道也。唐疑菴曰。三猶可諉。其災於天上。寔造其背於已。

崔子鍾曰。下三爻貴動。則居者災。上三爻貴靜。則行者凶也。曰災。曰疾。曰肯曰窮。人之所避。而不知欲避之私。皆妄也。故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欣厭就避之心。非有妄之所由生乎哉。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按行與時偕極。故曰窮窮之災。即在行處見。澤夫无妄之行。而曰

上經說統

卷四

四十四

石鏡山房

窮即欲往何之之意

論胡雲峰曰。六爻皆无妄也。初九得位而為震動之起。時之方來。故无妄往吉。上九失位而居乾體之極。時已去矣。故其行雖无妄。而有青無利。是故善學易者在識時。初曰吉。二曰利。時也。三曰災。五曰疾。上曰青。非有妄以致之也。亦時也。初與二皆有德。時當動。而動也。四可貞。五勿藥。上行有青。時當靜而靜也。洪覺山曰。君子之學。時止時動。以適乎无妄而已矣。○蘇紫溪曰。傳曰復則不妄。復者天也。无妄者純乎天而不雜於人也。夫天人之幾微矣哉。種種思慮。俱屬妄心。種種計較。俱屬妄動。如克伐怨欲之滑心也。聲色臭味之戕性也。妄之妄者。若潛心學問。銳志進脩。固自以為

无妄然取效太速。則期必之私。乘馬而妄。成心未忘。則固我之私。乘馬而妄。時窮勢極。則執一之私。乘馬而妄。彼其立意未嘗不欲為聖賢君子。而偶感性人。哉。天幾微之間。大致千里矣。二之禾耕。獲不蓄會。是勿忘勿助。純乎天也。五之勿藥有喜。是不好太承。毒。純乎天也。初之往吉。行其不得。四之可貞。止其不得。不也。歸之大亨。以正天之命而已。三之災也。係而妄者也。上之青也。窮而妄者也。告子之助長。無異握苗。尾生孝已。無取磔磔。嗟夫人知妄之妄。而詎知无妄之妄耶。

三三乾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正經說統

卷四

四十五

石鏡山房

按畜取止。畜蘊畜二義。辭專就蘊畜上說。貞正所以成畜之。謂不謀異端。不沈伯樹也。不家食與涉川。俱跟大畜來。此體用合一之學。所以為大。○潘雪松曰。天下惟陽為大。亦惟陽為能畜。大畜者。陽能自畜。畜之大者也。傳曰。在人為學術道德。克積於內。乃所畜之大也。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知。李彭山曰。有大畜者。必有大施。畜乾於下。是大強也。成畜於上。是大施也。故宜為時用。而有不家食之吉。其才必能濟天下之大險。故又有利涉大川之象。

矣。因之曰。士君子學術。未有空虛無用於天下者。必天地間事業。無一件不能做。施為措置。果到透徹處。方完吾學問之分量。若事

到頭來。伸手縮脚。縱有所經理。亦只是勉強支吾。苟且塞責。非有卓然可見之效。這却是本領不濟。亦完不得大畜。故不家食涉大川。文王繫之時。詳如此。看此卦詞。先要在卦名。大字上。想出意味來。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按剛健以本體言。天德之剛。不屈於物欲是也。篤實輝光。以踐履言。庸德懋懋。闇淡口章者也。重在篤實上。光輝即篤實內見。剛健為主。而踐履篤實。內外夾持。胸中所淨。自然日新。月異。成其蘊蓄之大。即○吳因之曰。吾儒學問。先要剛健。為主。不令胸中。容半點私。及至下手時節。又一毫放鬆不得。直須敦篤懇至。把道理看實。

上經說統

卷四

四十六

石鏡

體驗着實踐履。不令半點虛浮。久之天機活潑。鼓舞萬飛魚躍。暗中若有精光閃爍。不可掩遏。此就做工夫的。說出一段真光。景非充實而有光輝之謂。

○附季彭山曰。剛健者乾。篤實者艮。二體相磨而神明見。輝光發越。與日俱新。蓋誠於中。形於外。日有不能已者。見大畜之所以為大也。○王輔嗣曰。九物既厭而止者。弱也。既榮而隕者。薄也。夫能輝光日新其德者。惟剛健篤實也。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姚承菴曰。此節舊分三段。一曰剛居上位。要正。一曰尚賢。要正。一曰止健。要正。上下文俱不相蒙。愚謂此皆以畜德言。剛上之剛。即

剛健之剛。止健之健。即剛健之健。上文剛健篤實輝光。止。渾成說。個所畜之。大此欲發利貞之意。又就此剛健而發之。若曰用此本體之剛。尋向上去。而希賢聖。以為歸。能止於天行之健。此方是真正大工夫。真正大學術。故曰大正也。上下文意。本自貫串。而中間一而字。一能字。俱有看落。

○附剛上指上九。說人臣進居師保。大任也。正即直已守道是也。尚賢指九五。說是人君樂道忘勢。大節也。正即屏欲斥諂是也。止健合而體說。明法制而禁戢強暴。大化也。正即道德齊禮是也。或曰三句相承。說止健之功。非剛上而尚賢者。不能君臣道合。相與有為。而能化天下之強暴。此畜止之大而正者也。故曰大正。○或曰

上經說統

卷四

四十七

石鏡

發揚者。戒於太猛。精進者。戒於太銳。故健而歸於能止。乃見其為大正耳。

○不家食言養賢也

彖陵氏曰。卦言不家食。止。就君子身上說。彖復推本養賢一義。以明之。然其是亦跟大畜來。見得國有養賢之典。士君子懷才抱德。各自當享大烹而食天祿。值此時而安於家食。必無致用之才者也。此畜之所以貴大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吳臨川曰。涉川非乾健之力。不能六五下應乎乾。故利涉大川。吳因之曰。天者時而已矣。蘊蓄深積累厚。義理爛熟融貫。百九施為

注曆。圓活通變。隨時轉移。動與天俱。故曰利涉大川。○彥陵氏曰。君子以天為學。畜所以成其大。然必微之以涉川者。蓋達權通變。非應天而時行者不能也。然却只完得乾健的本體。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按天積氣也。今虛空中無往非氣。亦無往非天。山之虛處皆氣。則皆天也。雖謂之天在山中可也。多識。處即是畜德。不分兩層。○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前言往行。皆古人精神所在。若頭以觀其用。宗言以求其心。散見於宇宙。聚為吾心之故物。而德斯畜。畜斯大矣。

程啟承曰。德在內。豈持多識後。大君子剛健篤寔。內已克裕。多識前言往行。即聞見即德性。所以大其畜也。識者識之心也。畜聚也。○
上經說統 卷四 四十八 石鏡山房

止也。多識者。聚而止之。以心為宅。故畜大也。德何以曰日新也。前言往行。皆吾故物。自我畜之。則新矣。王龍溪曰。山之體小。而能韞天道。人之心小。而能聚天德。此孔門博文約禮之旨。博文乃所以約禮。多識前言往行。乃所以畜德。道問學乃所以尊德性。

初九有厲利已。張中溪曰。初九乾體。志於上進。四下與之應。而畜止之。初若恃其陽剛。方銳之勢。而欲遽往。則為所畜制。而有厲矣。故利在已而不進也。卜子夏曰。居而俟命。則利往而上進。則厲。○蔡子才曰。大畜明體。適用之時。畜已成矣。然有意於用。或昧其幾。故借畜止之意。以明之。

○按程朱解初二則以四五之畜之者為小人。解四五則以初二之為所畜為小人。蘇子瞻則六爻皆作君子。解與卦旨合。附後。蘇子瞻曰。小畜之畜乾也。順而畜之。故始順而終反。自大畜之畜乾也。厲而畜之。故始厲而終亨。君子之愛人以德。小人之愛人以姑息。初九欲進之心無已也。至於六四遇厲而止。六四之厲。我所謂德也。使我知戒而終身不犯於災者。六四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厲即是災。不犯災者。初自不犯之也。此君子明哲保身之道。

○九二與說輟。二為五所畜。剛而得中心。無繫累時止而止。若與自說其輟而不進。可為知幾之士矣。

附朱子說曰。初剛正也。二剛中也。柔能制剛。剛知其不可遽犯。而安之時也。夫氣雄萬夫者。或屈於賓贊之儀。才力蓋世者。或聽於委裘之命。故曰大畜時也。○按輟車傍橫木。與輟不同。行則縛之。止則說之。輟而說脫。暫止而可以旋起之。義非若小畜說輟之毀其輪也。且小畜之說輟。在人而大畜之說輟。由己。義亦不同。象曰。與說輟中无尤也。无尤者。美其能見幾而止也。无尤而必本於中。則不躁而能相時也。或曰。且說而說。中無怨尤。九三良馬逐逐。利與衛利。有攸往。

按良馬逐舊主三上而又說不知良馬乾象非良象也所為逐者
 三上同德三逐上以進而下二陽又逐三以進比德協力並驟齊
 驅之象馬不憂其不良憂其輕車易道以致泛軼也故又有艱貞
 之戒謂其不可以易心處而苟且以赴功名之會也日開與衛正
 是艱貞與象所以戰器足以任重衛象所以防才足以應變必如
 是而後利有所往難之辭○按考工記周人上與車有六等之
 數戈也及也戟也牙也軫也皆衛名日開與衛只是不恃壯用銳
 而持重審慮之意與艱貞一套事不可以開習為上進之具也○
 胡雲峰曰初利已戒其進也二說輟喜其不進也三可進知猶戒
 之艱貞開習懼其可進而銳於進也二之與既說輟而不進三復

上經說統

卷四

五十一

石鏡

開與衛而不輕進至是則初之利已者三可利往矣

○

象曰利有攸往上下志也
 異已者見忌同志者弗疑勢不相畜而德又相信何往弗利○彥
 陵氏曰必上合志而後往即此便是艱貞潘雪松曰大畜之推在
 上故曰能止健健而自止此三所以合上之志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傳曰下應於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
 猶童牛而加牯大善而吉也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
 扞格而難勝如牛之性觝觸以角故牯以制之若童犢始角而加
 之以牯使觝觸之性不發則易而無傷以况六四能止惡於未發

之前則大善之吉也

季彭山曰童牛未角之時而即牯之牛習於牯而忘其觸馬所以
 消融血氣而畜之易也○胡雲峰曰祭天地之牛角觸粟童則猶
 未有角其天全矣此時牯之禁於未發者也用力甚易故其占大
 善而吉○張兩若曰禮者防於未發之前刑者禁於已發之後六
 四所謂以禮防民者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彥陵氏曰有喜在元吉上看出默消天下之惡而不煩刑誅此心
 為之一快矣

○六五豶豕之牙吉

上經說統

卷四

五十一

石鏡

傳曰六五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衆發其邪欲之
 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撻攝事有機
 會聖人操得其要則道之斯行止之則戰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
 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強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
 止其躁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以此畜天下之
 惡得畜之要道矣○薛氏曰畜天下之健不可以力勝也在得其
 情而已豶去其勢則牙不噬順逐其情則健不至爭故衣食足
 民不偷男女足而民不亂衣食非止偷之法男女非懲亂之刑而
 民自不至於偷且亂者順其情攝其源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此說四
之於二
之於一
之於人
之於才
之於德
之於道

彥陵氏曰。化禦強暴。使之不敢為惡。天下受其福慶矣。蔡氏曰。論為力之難。易則五。不如四之易。故四曰元吉。而五只曰吉。論成功之廣狹。則四不如五之廣。故五曰有慶。而四只曰有喜。五不如四之易者。時不同也。四不如五之廣者。位不同也。

附蘇子瞻曰。大畜之畜乾也。始厲而終亨。初九陽之童者也。而遂特之。故至於九二。雖有牙而可畜也。其始特之。其漸可畜。其終雖進之。天衢可也。童而特之。愛以德也。故有喜。不惡其牙而畜之。將求其用也。故有慶。九物有以相德。曰喜。施德復報。曰慶。

上九何天之衢亨。此爻主治化說。本四五而爻來。謂其反側盡平。大道為公之世也。

上經說統 卷四 五十二

何者。驚喜之詞。傳曰。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天衢。天路也。謂虛空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天衢之亨。謂其亨通。曠闊。無有蔽阻也。

附按三爻。良馬逐逐。看宜主君子行道。說仕路無所阻塞。如馳驟於天衢之中。其亨可知。彖所謂不家食。利涉川。三所謂利攸往。皆本此。○胡雲峰主畜德說。鄭狹如主廣開賢路說。附後。

胡雲峰曰。隨畜隨養。不足為大畜。惟畜之極。而通所謂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亦是此意。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之。鄭致如曰。特之積之。皆有畜止而不輕用之意。至於上九畜極。而無所事畜矣。恣其進而大用之。使之得以馳騁於通衢。展其良。

馬之受而不為相制。蓋四五之畜之者。非故畜之也。抑其統而徐用之也。成就人才之術也。上九之不畜之者。非故縱之也。君子之才德已成。與衛已閑。可無虞於黑逸也。廣開賢路之道也。

象曰。何夫之衢。道大行也。道大行。即無思不服。彥陵氏曰。藏於吾心者。謂之德。顯於政治者。謂之道。大行亦本大畜來所畜者大。而後所行者大也。此之謂乃應乎天。

論馮文所曰。大畜六爻。初以剛居剛。故抑其銳。三以剛處中。故安於鈍。三以剛應剛。進無遠距者也。然知艱而自防。則亦不輕於進者也。曰居臣位。其制邪也。致其詳。五居君位。其制邪也。操其要。上

上經說統 卷四 五十三

處畜極。則通剛明之賢。進無阻塞。如往來於天衢也。與之共濟天下之險。則涉大川之功成矣。夫乾進也。曰利。已曰說。輟曰艱。貞能以止為進。良靜也。曰惜。牛曰積。豕曰亨。衢以靜制動。參和不偏。所謂日新其德也。潘雪松曰。畜以止為義。以養為義。止則得所。養也。止之欲。有以行也。養之欲。有以用也。初之利。已二之說。輟止也。開與衛用也。利有攸往。行也。三為行之基。用之體。至上而行與用俱達。止而後行。行必通。養而後用。用必濟。是之謂大正。是之謂日新。可用養賢之典。成濟川之功。○看此六爻。要得相拂而實相成之義。不必把上下兩體分截看。

三三三 震上 震下

○願貞吉觀願自求口實

按願者象也。養則願之義也。願中虛夫有物以實之。故文王示之以養德養身之道。必得正始。謂宜擇其所養而不可苟也。願而曰觀。口實而曰自求。皆獨知所自。詎不假外求之意。養正功夫全在此處。着加。○孫質卷曰。自求口實。只是觀願。而事蓋人情易移。於口實而一有不正。連所養亦為累。知。故又別出以示人。○陸君啓曰。觀願之說。即所為考其善不善是也。自求口實之說。即所為於已取之而已矣。是也。口之所寔善惡。可以自知。已之所養得失。可以自考。

附別張中溪曰。觀願者。觀其所養之道於人也。主上下二陽言。陽上經說統 卷四 五十四 山石鏡

為實惟實。故能養人自求口實者。觀其自養之道於已也。主中四陰言。陰為虛。惟虛故自求口實。願養之道。當以靜為本。靜則知止而不妄求。所以得貞而吉。一累於動。專為口體之奉。則失所養之正而凶矣。○彖曰。願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願。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養正則吉。此據養之義。說則字最活。謂養而正則吉。不正則不吉矣。然觀其正在觀其所養者何如。觀其所養。在觀其自養者何如。此兩句一說。說下正是解養正則吉。○集義以養氣。寡慾以養心。學聖道而不溺於虛無。崇正學而不流於術數。養德者。立作如是。

○觀窮不屑躡蹠。達不胃素飧。不以貧賤飢渴害其心。不以聲色臭味汨其性。養身者。宜作如是觀。○陸庸成曰。就養德以証義理。此即人心以辨道心之微。而貞吉可知矣。取希道曰。人之所以忘其大體者。以從事於口體之養也。口體之養。求不失義。則養其大體可知矣。是以觀其自求口實。足以占其自養矣。

洪亮山曰。何以為觀也。艮一陽在上。止而明。故可觀也。何以為實也。震一陽在下。為動。為實。動而後實之。正與不正。分焉。故觀之者。觀之於其動也。是故君子之體願也。必虛中。靜止。無一毫忻羨之累。則外物不入。而後內之所自養者。可觀矣。

附胡雲峰曰。觀願二語。本義主養德養身說。傳主自養。人說樂。上經說統 卷四 五十五

問董氏嘗以此質於朱子。朱子沉吟良久曰。程說似勝。蓋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養人。先人後己者。君子觀願之象。自上而下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順之時大矣哉。按天地養萬物。是養之有生之後。日夜所息。而露所潤。雷動風散。元氣渾。推出來。便是無待及也。聖人不能自以其所養。天下而養賢。以及之。有所及。卒歸於無不及矣。養之及民。與天地養萬物者。同功。故於時為大。極言養道之大。而贊之也。楊龜山曰。願之義。養也。而以正為道。天地養萬物。失其正。則陰陽謬戾。而物不遂其生矣。聖人養賢。不以正。則賢者不安其位。而民不被其澤矣。夫

天地養物。聖人養賢。與人之自養。各當其可。然後得正。得正則言順之時。豈不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順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傳曰：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發其萌芽。為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以為養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張中溪曰：出而動者為言語。不慎則妄出而招禍。入而動者為飲食。不節則妄入而致疾。皆取止其動為義。陸庸成曰：言語慎其吐。飲食節其茹。惟口出入之關也。言語敗德。然身欲愛護。亦莫如慎飲食。傷生。然德欲淡泊。亦莫如節。

附真西山曰：順之為義。在天地則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

上經說統 卷四 五十六

民功用至博大也。而象獨以言語飲食為言。何哉。蓋已過其養。然後可推以及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也。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為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賈禍。可不節乎。曰：謹曰節。云者。皆養之功也。揚誠齋曰：慎言非默。當其可。則諫死不羨。括囊節食。非矯。當其可。則操微不羨。林內。

初九：潛龍勿見。觀我朵頤。凶。徐進齋曰：以順二體合而觀之。似乎離體之中。虛離為龜。惟虛故靈。故曰靈龜。能咽息不食。以氣自養。可以不求養於外者也。爾者。初也。我者。四也。舍爾觀我。若四語初之辭也。靈龜以靜而為養。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朵頤。以動而為養。初陽本足以自養。而居正應四。動念於欲。盡生午之所守。以殉之矣。是以凶也。王輔嗣曰：安身莫若不效。備已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禍來。居養之世。不能貞其所履。以全其德。而舍其靈龜之明兆。羨我朵頤而躁求。離其自養之正道。闕我寵祿而競進。凶其甚焉。胡雲峰曰：觀三五皆曰觀我。各指本爻而言。此曰觀我。獨指外交而言。何也。蓋如靈龜可貴也。自不知貴。故爾之在此者。為爾則在彼者。反為主。而以我稱矣。中孚九二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此為我則彼為爾。爾我二字。理欲內外之分。如此其嚴哉。

上經說統 卷四 五十七

亦不足貴者。見其本貴也。惜之之辭。亦激之之辭。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鄭棟如曰：自上求下曰顛。君養民。民亦養君。父養子。子亦養父。顛頤何病。六二之顛頤。不若六四顛頤之吉者。夫在於非正應也。夫無資身之策。才德不足。動人不求我而我求人。又無平昔之驩。相知之素。無論在上在下。均不可也。求之下。曰：顛頤。而己若拂正應之常理。越五而求於上。于丘頤。必且斥逐而有凶矣。六二之丘頤。何以異於六五之蒞上。五賴其養。以養人。二賴其養。以自養。人自養。則其品分矣。士亦有遊大人。以成名者。豈未同。投謁乎哉。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按行字對守字看。惟行故失類。堅自守之節可也。凡養道以靜為

○六三拂順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按養正宜靜。而三居動極。所為縱欲敗度。恣情滅性者。終身沉溺

擇傳曰字連上句如云拂順之

於利欲之場而已。聖人用貞凶二字。以破其惑。見得日用飲食之常。不慎即為戕生。伐命之斧。可畏也。夫○拂順則不止於拂經。紀聞曰。初之示戒。欲其自貴。而不從欲。二之示戒。欲其行不失類。必求正應。三之示戒。欲其不徇利害。義縱欲傷生也。○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上經說統

卷四

五十八

石鏡

意天下後世意正共十年命

道即所謂自求口實。節飲食是也。質卿曰。拂順大悖於順道。如以藥石養生。梁肉伐病。以嗜慾殺身。貨利殺子孫。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之人。心皆拂順之類也。故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六四顛順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按上三爻皆取養人為義。六四何以顛順而吉也。蓋初九陽剛。足以養人。四柔正。與之應。惟其所養。是賴。故以上求下。似顛而求。非為自養。所以為萬民養。則雖顛而吉。第恐下不專。而求不繼耳。故又借虎為喻。只是要他純心下賢。○信任不二曰專。終始無間曰繼。○按荀九家以良為虎。虎惟求物以為養。眈眈逐逐。正指其求物之狀。蓋精神常注於目。故言視。降屈曰不純。一曰專。合來方是

眈眈精神。亦注於所好。故言欲。虛心曰求。無已曰繼。合來方是逐。逐施及於民。故謂道盡於已。故無咎。○逐而又逐。養其飢渴之情。也在養民上。見求益無已之意。

○象曰顛順之吉。上施光也。見為相者。不必耻其恩之自下出也。下有為君養民者。而君上之

上經說統

卷四

五十九

石鏡

德施光於天下矣。上指五。良有篤實輝光。故曰施光。○人臣無施。臣之施。即君之施。故施則歸之於上。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傳曰。六五順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才質不足。上有陽剛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以養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遠拂於經常。既以己之不足。而順從於賢師。傳必居貞。則吉。以陰資陽正也。居貞而不變。斯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吉也。程敬承曰。程朱俱謂居貞為守常。涉川為濟變。蒙引不用其說。而謂自用為涉險。試詳味之。倚順剛賢。而尚不可濟變。耶。蒙引說。是○按人君養賢。以及民。拂經。正是貞處。但慮其有自用之心。工不居。耶。居

之即吉矣不可涉大川正是居貞之意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順以從上也言六五之貞不在乎他在乎順從上九之賢而已以

順字發明居字見得此心樂從無方是居貞

○上九由順屬吉利涉大川

傳曰上九以陽剛之德居師傳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於已

已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

懷危厲則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不憂動就畏故得終吉夫以君

之才不足而倚賴於已身當天下大任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

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按由順是言他責任未論到

上經說統

卷四

六十

成功上本六五委任說見得人君把養天下之任托付你則天

下之養俱由你一人便有已飢已溺之意故必屬得吉所謂一夫

失所時予之幸也利涉正是由順中大經濟處見得任大責重不

是小小德澤便可補塞於萬一耳無而魯

○象曰由順屬吉大有慶也

大有慶就澤被生民說然全本屬字志經緯從統業中出也○夫

慶不易得也慶而大尤不易得也而實根柢於屬之一念信乎大

臣一心乃天下所托命精神一息不運天下必有受其散者矣

○趙汝楙曰順中有物貴於動而後合今順本虛而下猶動故動

之體止之體言初之凶失在觀二之凶失在行三正乎凶以動

極也四履乎正五居正止厲故皆吉陸君啟曰初違激流枕席之

心二極七墻登龍之態初二慶下以上交而四五六上以下求

而善四純陰嗜善之專比於養虎五居陽妄動之戒類於馮河三

雖貞而凶不善自養者有性養之憂上必厲而吉善養人者不忌

猶病之傲養已養人之道備矣○陸庸成曰願飲食之道也人之

所資以養也六過宮室之象也人之所倚以安也故願與六過之

時皆嘆其大

三三三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按大過主事勢說不主人品說四陽居中過盛只是借言時事之

上經說統

卷四

六十一

過乎常也上下二陰亦不是小人只是無能為的力當擔當不起

耳信乎勝大過之任者非剛不可知第慮太剛則此卦剛過而

得中為制其所以善剛之用者又柔而行之以說則以剛過而

適以剛過而無故曰利有攸往亨○此卦以剛為主大過所以得

名者此剛大過所以利有攸往亨者亦此剛中著棟撓一語正見

大過之任非二陰所勝而其能勝大過之任者止在善用其剛而

已

李隆山曰四陽橫而居中有棟之象而上下二陰柔而無力是上

無所附而下無所寄也安得撓大壯九四陽而在下者亦壯故

上棟下宇取諸其象者得所載也今大者過乎剛而無所附小者

過乎柔而不能載。是棟將壓而危之甚也。雜卦曰：大過顛也。大履之無非一木所能支。是必過而求濟。然後可。故曰：利有攸往。傳曰：所謂大過者，常事之過者耳。非有過於理也。惟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常所見者大，故謂之大過。此堯舜之禪讓，湯武之征伐，皆由此道也。道無不中，無不常。以世人不常見者，故謂之大過於常也。

彖陵氏曰：愚解卦辭以剛為主，其說本之方孟旋細味語意，攸往句，承棟撓說來者，正見勢重時危。田地君子正宜急往以救棟撓之敗，不可坐視其壞，而莫為之計也。不是兩意，其說已寓前解中，今特摘出以証高明。

上經說統

卷下

六十二

山不統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吳因之曰：凡作事雖以英明果敢之人為主，然其順委曲者，不可少。須用他來相濟。今純是果敢之人相聚共事，却沒有了那一邊參酌扶持的人，是為大者之過。

附潘雪松曰：陽為大為君子，當大過之時，剛實於內，朋聯勢合，棟持太嚴，議論太高，刺戾太至，不能調劑柔和，予懷虛已，以至激勵不可收拾，是大者過也。

棟撓本未弱也。

姚承菴曰：九木之能勝大任者，全在木實而未堅也。故當大過之時，承大過之任，自非根抵誠實而才幹堅強，其不至敗迺公事者。

本末作強

我希此卦上下皆陰，本末俱弱，是既不能振作於始，又不能奮發於終。棟能無撓乎？按本末只主一人說，非罪初上之不勝其任。正見任大者之不可苟也。蔡虛齋曰：棟撓者，陰之孤實陽之過也。當此者必須過而不過，乃可故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則利而亨矣。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夏官明曰：此一段是聖人於過極難處中，思得此一段，猶有可為。幹旋處利有攸往，乃亨者，難之之辭。程敬承曰：棟以本末弱而撓，乃巽兌二卦，皆主陰，剛中而以巽說行之，不幾於益其弱乎？何以利往而亨？蓋剛當過時，易涉於偏倚，惟中乃遠於時，亦易涉於躁率。惟巽乃入於幾，又易流於激亢，惟悅乃調於氣，是過而不過之。

上經說統

卷四

六十三

山不統

道也。故利有攸往而得亨。崔子鍾曰：剛過而中，則可立巽而說行，則可權。

陸庸成曰：剛過是大過之本，色非所以亨也。亨處全在中，巽說三字而巽說又從不離中體中者，意氣不用，純是德性也。德性之純，潛內運為巽，其和順外宜為悅，則靜無不察之變動，無不投之機。何大過之只慮乎？

大過之時，夫矣哉。

按大矣哉，句內含二意。此時不救更不可為，而非大過人之如。所謂剛中巽說者，亦不能為也。彖陵氏曰：大過人之如，就在過而不過上見。蓋時當大過，實是驚天動地，無才者固束手無策，若

若說君子不是大

恃其才而徒逞意氣於一擲則頃刻之間禍敗立見當此洵洵獲
 獲之際而能平其心和其氣妙斡旋於聲色不動之中而坐收其
 效信非大過之才不足以濟矣故曰大過之時大美哉
 儲雪松曰既曰棟撓又言利往而亨是天下無不可為之事患無
 大有為之才也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大過之時大美哉正君子有
 為之時也不曰義者不可以常義抑不曰用者非常之可用用權
 之時成敗之機問不容髮可不謂之大乎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避世無悶
 按澤者滋養於木澤水高漲木反為澤所滅大過之象澤能滅木
 而不能使仆以其植根固也故君子以之立大過人之行天下非
 上經說統 卷四 六十四

之而不顧雖獨立不懼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雖避世無悶
 彥陵氏曰君子所以大過乎人者全在獨立避世上見此其不懼
 正表君子之能獨立無悶正表君子之能避世也若謂獨立易至
 於懼避世易至於悶既問與懼矣何獨立避世之有○此處全不
 是藉氣魄為撐持直是見理真切所以利害迭變是非交攻不惟
 一毫不為動而生乎學力識加反借此磨練一番何懼何悶之有
 章氏曰常人獨立不免有懼心避世不免有悶心元陽不充故無
 定見無定守也君子渾身陽氣充實何懼何悶之有○此所以大過
 乎人也觀卦象可見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按初以陰柔在下承上之陽剛故有藉象柔亦能慎在巽下尤能
 慎則不眊何咎之有○茅柔物白茅則至潔者巽為白故云藉
 用白茅○彥陵氏曰用以為棟則撓用以為藉則无咎預用之者
 何如耳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柔則有安靜之義居巽下則有沉潛善入之思所以能敬慎而不
 敗○潘雪松曰剛之過者正宜得初陰以為藉善陰之亂也一比
 初故无不利四應初故棟隆吉三重剛非初所能輔而又應比六
 之柔故遂有棟撓之凶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上經說統 卷四 六十五

按二剛過之始亦不免有英氣害事虞幸其與初剛相比則能補
 偏以制過所謂高明柔克也楊枯矣而生稊夫老矣而得女妻何
 不利之有益陽氣復於下則生机不息陰氣滋於內則生意不窮
 天下事尚可為也
 胡雲峰曰巽為木兌為澤楊近澤之木故以取象楊枯大過象楊
 初在下象老夫九象女妻初柔在下象楊故仲曰楊者陽氣之所
 感其發生也早陽過則枯矣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過以相與取其剛過而濟以柔之義附於呂涇野曰言其相與之
 過非常夫婦之可及也故在難之君而獲撥亂之臣其情甚於魚

水起家之父而遇克家之子其心通乎鬼神是枯楊而生稊剛而
能柔分言之雖各過合言之則共中也

九三棟撓凶

傳曰九三以剛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得中剛過之甚者也以
過甚之剛動則遠于甲和而拂衆心安能當大過之任乎故不勝
其任如棟之撓傾敗其室是以凶也
卦言棟撓太柔則廢爻言棟撓太剛則折○李西溪曰卦上實而
下弱下弱則上傾故三居下卦之上而曰棟撓凶言下弱而無助
也上卦上弱而下實下實則可載故四居上卦之下而曰棟隆吉
言下實而不撓也此二爻當上下休分看

上經說統

卷四

六十六

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傳曰居大過之時與大過之功立大過之事非剛柔得中取於人
以自輔則不能也既過於剛強則不肯求人輔助平常之功尚不
能獨立况大過之事乎○按不可有輔有輔則應上六柔弱者
詳不可字義還主九三剛俊自用不肯受人輔助立說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

傳曰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為能用柔相濟既不
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隆起取不下撓之義大
過之時非陽剛不能濟以剛處柔為得宜矣若又與初陰相應是
有他也有他則有累於剛雖未至於大害亦可吝也○張雨若曰

大過之時人皆知有不可過之說資初柔以自輔此說竅易惑人
不知反以壞事故特戒之

我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不撓乎下只是解隆字意○傳曰棟隆起則吉不撓曲以就下也
鄭合沙曰大過棟撓由本未弱然實以本為重四居大臣之位而
應乎初故其本也救其本於未過之初故棟隆而不撓乎下其下
不撓其棟焉得不隆哉三所居不得位而應乎上救其末也救其
末於已過之後故棟撓而不可以有輔則知救過於其末不若救
過於其本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上經說統

卷四

六十七

剛過至五過極矣而所此者上陰以太柔無能之臣輔剛俊自用
之君所謂振天下之神氣而寔索天下之元氣者也无咎无譽言
其不足以濟事也重無譽過○李彭山曰枯楊至五而復生華則
陽氣盡發後無結寔之功雖其起於九二而未甚過者亦與諸陽
俱至於此而盡矣故為老婦得士夫之象程敦承曰生育陽道也
得女妻者老夫為主所澤在陽故有生育道焉得士夫者老婦為主
所得在陰失生道矣五以剛居剛過而易說陰反得而乘之故稱
老婦得其士夫

胡雲峰曰枯楊而稊可以復生枯楊而華速其死也老夫得其女
妻猶可生育士夫老婦無復生道矣陸君啓曰坤以括囊為義沉

光埋而并譽無之而始金過以隆棟為能伴食畫說并其無咎者而可醜矣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依揚已非可久之道况復生華是速之也若老婦士夫終不能相

濟以有為矣亦可醜也深鄙之詞○蘇子瞻曰盛極將枯而又

生華以自耗竭不能久矣梯者顛而復藥反其始也華者盈而畢

後速其終也九五以陽居陽汰侈已甚而上六乘之力不能正祇

速禍故言老婦士夫以醜之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薛畏齋曰大過之極非大過人之和不能濟也上六以柔弱之才

上經說統 卷四 木十八 石鏡

而為九五之所尊尚資其道以救過扶偏任過其力矣如涉川者

過用其力而至於滅頂殺身而無益於濟也故於事為凶於義為

无咎○楊誠齋曰水溢而過於涉者不足以濟川而徒滅其頂任

重而過用其才者不足以濟難而徒滅其身

附吳因之曰徒死而無益聖人之所不與也但死於國家則一死

足以明節故既曰凶又曰无咎蓋忠義感激之懷雖過而不嫌於

過周公繫此一爻蓋深以維過之貴望天下也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楊敬仲曰見危授命而功不濟亦有逆而讓其非者故聖人正之

曰无咎又曰不可咎也過涉滅頂而又咎之則知原之道行而

也

利忘義者得志矣

質卿曰大可壯不可過也大者一過勢將偏矣言可勝言如周

之文初甚郁郁及其過也遂至於文滅質再如東京之節氣初甚

凜凜及其過也遂至標榜過高寢成黨禍大之不可過也如此在

卦四陽居中而過盛故為大過是大者過也看來大過之時相率

而趨於浮動也甚易相持而入於和平也甚難相習而流於委靡

也甚易相勉而砥於勤礪也甚難非明炳於幾先者不能燭其微

非心持於公平者不能挽其末其時大矣司馬君實曰大過到已

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濟之以剛也故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為

吉不以得正為美○蘇子瞻曰陽自內出據用事之地而損陰於

上經說統 卷四 六十九 石鏡

外謂之大過陰自外入據用事之地而因陽於內謂之小過過之

為言偏盛而不均之謂也故大過者君驕而無臣之世也易之所

貴惟貴乎陽之能御陰不貴乎陽之陵陰而蔑之也人徒知夫陰

之過乎陽之為禍也豈知夫陽之過乎陰之不為福也哉立陰以

養陽也立臣以衛君也陰衰則陽失其養臣弱則君棄其衛故曰

大過大者過也棟桷本末弱也四陽者棟也初上者棟之所寄也

弱而見損則不任寄矣此棟之所以撓也朱子曰大過自有大過

時事小過自有小過時事如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獨立不懼

遜世無悶豈是常人都做得事故曰大過當過而過理也豈可

謂事之過不是事之過只是事之平常

三三坎上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陸庸成曰坎曰習坎險不重則平險之勢迫而趨避之情見智者
何而遠也如需可以不陷寒可以能止非真險也習坎則遠近
無可避之地智慧無自脫之人而後天下之真豪傑出焉其維心
亨者乎處坎與處困俱身之不免而心之亨不失惟心之亨不失
而後身可以終免矣心亨者剛德在中常通不塞所謂遭百折而
不回歷九疑而愈信○按乾坤與離皆重卦各無重義此獨言之
者危之也處險之道只宜實心寧耐而此卦陽寬有孚之象有孚
則心亨矣亨者通而不塞之意○蔡虛齋曰中實似只為有孚之

上經說統

卷四

七十一

山房

象而以為無心亨之象者蓋人性中無定主則心便虛了虛則得
喪能搖之禍福能昧之而心不亨矣所以中實為兼有孚心亨之
象此有孚頌兼行有常意終始於義命而無僥倖苟免之心也
行有尚正跟心亨來胡雲峰曰此心微有不通即是險阻即不可
行故惟心亨則能出險而行有尚也
章氏曰六十四卦獨於坎曰維心亨八卦獨於坎曰為心病信乎
坎中一陽有象於心也有孚則心亨多憂則心病人人同此心也
安得常亨而無病哉
彖曰習坎重險也
重字正解習字○蘇子瞻曰坎險也水之所行而非水也惟水為

能習行於險其不直曰坎而曰習坎取於水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水字當讀斷流而不盈兩句皆指水說蔡虛齋曰卦詞有孚以人
心言本義內實而行有常正做水說出人之有孚處水流而不盈
足於此而通於彼也盈謂盈溢行險謂水之行乎坎中也盈何
以見其不失信蓋盈科後進一坎而復一坎者水之性常然而不
改移也○鄭瑛如曰夫水性平也行險若不平而其平之性終不
失也此有孚之象君子雖在險難瀕死之中忠孝節義操之愈勵
亦猶是也○或曰水流不盈句已盡取譬不失其信直解坎之心
亨就在人心上說

上經說統

卷四

七十一

蘇子瞻曰萬物皆有常形惟水不然因物以為形而已世以有常
形者為信而以無常形者為不信然而方者可斷以為圓曲者可
矯以為直常形之不可恃以為信也如此今夫水雖無常形而因
物以為形者可以前定也是故工取平焉君子取法焉惟無常形
是以遇物而無傷惟莫之傷也故行險而不失其信由此觀之天
下之信未有若水者也
不盈五行可曰坎為水流也兌為澤止水也兌陰卦陰靜故止
坎陽卦陽動故流惟流故不盈惟不盈故可出險若待行而後流
則澤水也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中字作

盧中菴曰。心亨由於剛中。往有尚由於心亨。剛中則道心為主。天德常存。故利害變故不能搖。而心自亨也。人能心亨。則靜觀時變。而妙轉移之機。故坎窞可平。幽谷可出耳。往有功。都謂其本心亨而往也。
別解。唐疑菴曰。水之所以稱險。惟其陷也。陷則不能流行。不能流行。則或溢或止。不能常通。必有失信之時。故君子所以為出坎計。惟欲其彼此之坎。皆成通流而已。劉而得中。彼其心自有不與身俱困者。其求通之機。與能通之妙。全在於此。安得不亨。以心亨而行。往有功也。往則通流矣。蓋二五兩剛。雖為正應。有可通之道。然非往亦不通。非通亦不能有功也。○程敬承曰。君子不惡險。而惡

上經說統

卷四

七十一

其自入於險。苟不入於險。險其如我何。語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心亨而亨。所謂入險不自險者也。不自險之心定。而安即能動。而

出矣。豈不往有功乎。而非剛中能然乎。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互行可曰。往有功以上。專以水言。而明履險之道。天險以下。專以險言。而明用險之方。陸庸成曰。天道易而險自難。升地通簡而險自難。踰王公法天地之易簡。而險自不可不設。因其時。善其用。則國可守。而與天地相為長久。其用豈不大矣哉。○吳臨川曰。不可升者。死形之險。山川丘陵者。有形之險。王公固有形之險。為死形

之險。設此以固守其國。是謂入險。○按有形之險。即城郭溝池。無形之險。即紀綱法度。蘇子瞻曰。朝廷之儀。上下之分。雖有強暴而不敢犯。此王公之險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司馬君實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故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日新又新。常德行也。勞未匡直振德。習教事也。○按德行曰常。即學不厭意。教事曰習。即誨不倦。意仲尼之所以有取於水也。蘇子瞻曰。常其德行。故過險而不變。習其教事。故遇險而能應。

上經說統

卷四

七十二

按象言。習坎而交繫於初者。以其遠在重險之下也。剛猶知自拔以求出。今以陰柔昏昧懦弱。陷溺愈深。不惟不能出險。反入於坎窞之中。宜其凶。○坑坎中小穴。傍入者。曰窞。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按陰柔與剛中正反。故曰失道凶。不可盡諉於天也。所謂道有字是也。一失其乎。載胥及溺。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九二亦稱剛。中知出乎一陰之上。而掩乎一陰之下。不能脫身於險外。故曰坎有險。人情值此。多至束手待斃。而二惟剛也。為能因勢利導。善用其幹旋。雖不能出險。猶可求小得也。然才可為而不

勢利導。善用其幹旋。雖不能出險。猶可求小得也。然才可為而不

險不屈於勢。所能者人。所不能者天也。於二何尤。剛則才足。白衛中則動不失宜。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惟其未出險之中。故謂小有得。若出險則大有得矣。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坎坎三句。相承說無非言其險之至也。只緣他才德既劣。時勢更艱。故未往皆坎。前既是險。後又枕夫險。祇見其入而不見其出矣。

安所用哉。○大九君子當時勢不可為。只索靜以觀變。強去出頭做事。非惟無益。而反至身名俱困。故聖人以勿用戒之。

枕字蘇紫溪曰。枕字猶言安枕。險而不自安於險。猶有出險之日。

上經說統 卷四 七十四

險而安於險。則安其危。利其災矣。其何用之有。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聖人慮其不自量而輕進。故以終无功醒之。身履重險。即命世之才。猶難。况凡庸而當禍亂之衝乎。

附別項平菴曰。坎卦尚往。利剛而不利柔。剛能往。柔不能往也。六三居陽下。卦之上。來之坎坎。豈不有志出險。而戒之以勿用者。蓋惜其大資陰柔。不足以往也。欲進而上。則險而不可升。欲居其位。則枕而不得安。欲退而下。則又入於坎中之陷。才不剛。位不正。時不利。皆無所施。此所以戒之勿用也。象曰終无功。雖勞其心力。多方圖之。終無出險之效也。終字可見坎坎之為勞矣。

六四樽酒簋飯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張兩若曰。玩本義及程傳。斷非君臣阻隔之說。只是人臣當天卜險難之時。事君之道當如此耳。四五有君臣之分者也。而在險時。剛柔相濟。君之倚信者。倍於常時。故四不必於尚儀文。拘形迹。但益以誠心。因明自結。則上下同心。而時難可濟。故無咎。樽酒二句。一串意。本義甚明。不必分講。

傳曰。大臣當險難之時。惟至誠見信於君。其交固而不可間。夫欲上之篤信。惟當盡其質實。不尚浮飾。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况君心所明處。

上經說統 卷四 七十五

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推而及之。則易悟也。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

朱子曰。牖非所由之正。非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不由戶而自牖。以言艱險之時。不可直致也。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通之。乃能入也。

象曰樽酒簋飯剛柔際也。

剛柔際正在坎險時。看出九人情共安樂。則猜疑之際。易生共患難。則尚庇之情。自切當險之時。臣固切於上交。君亦篤於下應。剛柔自是相濟。所以不必在儀文上着脚。

此作抵字
此作抵字
此作抵字

程說承曰坎之納陽。之過巷皆時艱也。一則正應而過以道。一則交際而納以誠。故無咎。然為曲為枉。險未必可濟。未必得合矣。

九五坎不盈。祇既于无咎。胡雲峰曰。坎不盈。猶有險也。祇既于。則無險矣。二居重險之中。五將出重險之外。所以二之有險。不如五之既于。胡時振曰。坎不盈。二句一串。說言九五雖在坎中。然德位兼全。而時亦將出矣。正如坎陷之中。雖未至盈而出也。然已漸至於平。而將盈矣。既于則險可濟。故无咎。○楊止菴曰。先儒曰。天下之平。莫平於水。平即五剛中正之象也。水以中正為平。平則不陷於險矣。○朱子曰。二五雖

上經說統 卷四 七十六
陷險中。畢竟是陽會動。陷他不得。故至於既于而後無咎也。○程說承曰。坎不盈。猶險難未盡也。愚意水以流而不盈為常。不盈則平矣。盈者。泛濫之象也。天下之水。行到平處。尚復有險。而陷者乎。非通流之極。何以有此。然而止得無咎。何也。時未能遠出故也。毛瀘川曰。水之性。行則亨。止則盈。水以亨為用。不以盈也。盈則有泛濫之虞。不盈所以抵於既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盧中菴曰。中德非有大小。特以在險中。既於時勢而未得大有所施也。○陸庸成曰。知二之得。小則知五之未大。知。○程說承曰。人生涉世。無非險塗。所貴易以知險處之。以平耳。夫

視險如平。所謂心亨也。往之所以有功也。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出。○傳曰。上六以陰柔居險極。陷之深者也。如繫縛之以微纆。困其叢棘之中。險而陷之深。不能出矣。故至於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三股為徽。四股為纆。皆索名。繫之微纆。而又寘之叢棘。重險之象也。舉手掛徽。纆投足踏叢棘。才與勢俱困。如俗語縛手縛脚一般。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張兩若曰。此與初皆責其失道。聖人言。人不言天也。○經釋曰。失道若大路。然平也。失道則陷於險矣。初與上皆失道。而險詞指所

上經說統 卷四 七十七
之。錫險之情狀焉。其懼也。夫。論立行。可曰坎陷也。以一陽而陷於二陰也。上下皆坎。則二五皆陷。然坎之性。下下坎。則為陷之太甚。故上坎為安。以五得位。而二不得位。故五之祇既于。異乎二之求小得也。其四陰爻。則處陽外。而陷陰者。最凶。是以初言入於坎窞。上言寘於叢棘。以在二五兩陽之外也。若中二陰。三則失位。乘陽而無功。四則得位。乘陽而無咎也。洪覺山曰。六畫相值。無所應援。故其吉凶。惟以才德為本。以能漸出為尚。以陰陽相比為義。質卿曰。坎諸爻。大段都不得一言。字蓋在坎中。亦是時勢所值。亦是事端所壞。古人只有作事謀始的一法。以救其未然。又有明哲保身的一法。以離其禍難。若身在

視險如平。所謂心亨也。往之所以有功也。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出。○傳曰。上六以陰柔居險極。陷之深者也。如繫縛之以微纆。困其叢棘之中。險而陷之深。不能出矣。故至於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三股為徽。四股為纆。皆索名。繫之微纆。而又寘之叢棘。重險之象也。舉手掛徽。纆投足踏叢棘。才與勢俱困。如俗語縛手縛脚一般。

坎中即聖人亦難措手矣。亦有維心亨一法。聊以義命自安。故雖如九二之剛中。僅僅求小得。陸庸成曰。坎本坤也。乾一陽交其中而生水。水內陽而外陰。故其明內景。離本乾也。坤一陰交其中而生火。火內陰而外陽。故其明外景。李陰山曰。坎之一陽居中而中實。即精藏於中。而水積於淵之象也。離之一陰在中而中虛。即神寓於心。而大明於薪之象也。坎之中實。是為誠。離之中虛。是為明。中實坎之用。中虛離之用也。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誠明起於中者。易之妙用。古聖人之心學也。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上經說統

卷四

七十八

按離以麗為義。主臣道。說人臣麗君。無先於正。而順因而成。其正也。利貞者。陳善閉邪。不為阿諛取容是也。惟正則亨矣。然或浮慕持正之名。而意氣少激。非所謂貞也。惟涵養冲和。克全其異順。方成個貞。故畜牝牛。乃得其吉。二句相承。說約說云。畜牝牛吉。謂養成至順之德。則吉也。牛之性順。而又牝馬順之至也。人之順德。由養成。故以牝牛吉。而曰畜。唐虞菴曰。先利貞而後言亨。何也。蓋以附麗為事。而不得正。則附非所附。明非所明。何以能亨。畜養也。養其順德。所以消其大躁之用也。附胡雲峰曰。麗而正則亨矣。以畜牝牛。吉何也。坎之明在內。以剛健而行之於外。離之明在外。當柔順一養之於中也。坎水潤

下愈下則陷矣。故以行。尚離火炎上。愈上則焚矣。故以畜為吉。附鄭荊如曰。明貴於正。不正則穿鑿用智之為也。火之明也。惟因物以為用。故明不窮。中虛而無私焉。物來則麗之。麗盡而熄。不求明於物之外。順其固然。早照而我無為。此畜牝牛之道也。明之正也。今訓離專以麗言者。豈傳為據。不知日月以麗天而成象。百穀草木以麗土而成形。重明以麗正而成明。重在明。不重在麗也。麗者所以為明之用。專以麗言。失其旨矣。然則夫子不言明而言麗者何也。教人以用明之道也。因物而照。謂之正明。無所麗而為明者。謂之穿鑿。謂之違億。

上經說統

卷四

七十九

成天下。麗者附麗也。火無常形。麗物而後形。故離為麗。日月麗乎天上。離也。百穀草木麗乎土。下離也。重明而離相繼。謂明而又明也。常明而得其正。不為苛察。則天下之化可成也。按重明專主君德。說不兼君臣。說正字亦不作位。只是明得其正意。乃字亦不可忽。趙汝楫曰。明者易流於察。亦易昏於所寄。流於察者非明也。寄於邪私。明之害也。重明即繼明。所麗皆正。而後道化可得。而成蓋道化易於行。難於成。前之明而正矣。繼之者或正而不明。明而不正。則前之行者。後或廢。其何成之有。附蘇子瞻曰。火之為物而不能自見。必麗於物而後有形。故離之

象取於火也。火得其所附則一可以傳千萬明。得其所寄則一月目可以盡天下之續。吾明者衆矣。齊節初曰龜山云。火無常形。麗物而有形。最得本。自人之生也。得水為精。得火為神。其合也。氣聚而形成於有。其分也。氣散而神泯於無。蓋精所以為形。而神麗於形者也。天地形之大者也。日月麗天。百穀草木麗土。其神之發見而可見者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按柔麗中正。專指六二。說臣道。柔中正所以善其柔。不隨不激。即此是貞。貫之以柔麗二字。則順之意已包。可以致亨之故。全在是。故推其卷曰。是以不必將中正與柔分貼。正與順解。

上經說統

卷四

八十

山房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陸庸成曰。不曰兩明而曰明兩。作見非有二明。乃相繼之謂也。明德繼續而不已。則光明自照於四方。六十四卦獨此稱大人。蓋古人之明明德於天下者。歟。洪覺山曰。明兩作。以繼明之義。言繼續其明。緝熙光大。以昏照乎四方。而四方萬物無所遁情。是照之謂也。非物物而察之之謂也。繼明者。湯之日新。又新文之緝熙是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傳曰。陽固好動。居下而離體。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於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迹已動矣。動則失居下之

分而有咎也。然具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於咎矣。○咎即錯為之也。胡雙湖曰。錯然是事物紛錯之意。能敬則心有主宰。醇應不亂。可免於咎。程敬承曰。履錯離始也。交錯未定。猶可因其未定而敬慎。以維其敗。令終之道也。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彥陵氏曰。聖人只要人做事業。恐怕悞認。敬之一字。有所推諉而束手。故說避咎二字。點醒他。見得履錯。而必曰敬者。敬正所以慎其履。而辟咎。取豈是教你辦事。

六二黃離元吉

二木坤之中。爻故稱黃。臣麗乎君。故稱離。彥陵氏曰。本我得正即

上經說統

卷四

八十一

山房

在柔麗乎中者。出只重中字。中即所謂不激不隨不偏不倚是也。以此麗君。民君之德而不見其功。盡已之職而不露其迹。故不徒曰吉。而曰元吉者。君明臣良。渾無節義。事功之可見也。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得中道就是黃離不可分中外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胡雲峰曰。日昃晝而將夜也。晝之必夜。生之必死。皆有道也。在常用之器。不鼓缶而歌。是不安常以自樂也。不安其常。則不能自處。而以大耋為嗟矣。嗟者歌之反故也。

葉爾瞻曰。自樂只在安常。非常理當。盡安處而自適。則斡旋變通。

之計已漸圖之矣。不如是而憂嗟嘆恨思及其常必將行險微俾以自速其斃者。故聖人以歌與嗟示儆焉。

蘇子瞻曰：火澤其所以附則傳，不得其所附則窮。初九之於六二、六五之於上九，皆得其所以附者，以陰陽之相資也。惟九三之於九四，不得其傳而遇其窮，如日之昃，如人之耆也。君子之至世命也，故鼓缶而歌，安以俟之，不然咨嗟而不寧，則凶之道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張子曰：聖人言人不言天，曰何可久，正是緣天以曉人。當在初爻以前，轉旋取到了已昃地位，止有脩身以俟一法。

附揚敬仲曰：日有東西出入之異，其光明一也。生者血氣之所聚，上經說統 卷四 八十三 石鏡

其性猶是也。老死血氣之衰散，其性亦猶是也。性非血氣無形體，有形體血氣則有聚散，非血氣形體則無聚散。愚者執氣血以為已故，壯則喜，老則憂，懼其無已也。明者知性之為已性，本然體平時固自不立，已私不執，血氣為已性，如日月之常明，則血氣之或衰或散，固不足以動其心也。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庶乎思者懼而思道矣。

九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陸庸成曰：火性最躁而銳，故前明之始，有錯之象，後明之始，有突之象。按突只是更張太驟之意，突如其來，所謂飄忽閃爍，狡獪而不可方物也。夫成傾勢，壓觸之爛糜之焦燎之方揚，真有不戢

自焚之義。此非答其來也，答其來之突也。

鄭汝如曰：前明將盡，九四以剛迫之火性炎上，衝突而來，焚灼大過神。太用則竭，死棄之道也。金水內光，其光不歇，火日外光，光有時滅，是以君子居晦，以用明忌於太盡也。○火之所麗以明者，薪也。火未嘗息於天下，而薪有盡，當其薪之燃也，無所不焚，灼及其錫，化而為灰而已矣。而空中之火，以一火傳千萬火，而不窮，以無而用有也。三四者火之所用也，能為用而不能久，而二五獨以無明用天下之明，故離獨二五為善也。二五者空火，三四者薪火也。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上經說統 卷四 八十三 石鏡

洪覺山曰：以離火而言，焚則死，死則棄矣。焚而死，猶有公論惜之，而不棄者，必焚而死而棄，然後足以盡禍惡之極，而見其無所容。○質卿曰：觀四突如其來，無所容，則初敬以辟咎之義，益見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蔡虛齋曰：柔麗乎中，是個立心端正的人，但其所處不正，况又迫於上下二陽，左右都是權臣，在己既有所不足，在人又有所不遜，故憂懼之甚，所以憂懼者，恐不保其位也。然危者使平，終得保其位而吉矣。

傳曰：出涕戚嗟，極言其憂懼之深耳。時當然也，居尊位而文明，知畏懼如此，故得吉。若自恃其文明之德，與所麗中正，泰然不懼，則

安能保其吉也。○三之歌。侯命而非樂。憂五之涕。畏命而非失志。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離王公。即是吉。所謂危者安其位者也。經繹曰。夫王公至尊也。五吉則離於王公。慶之大者。於憂危得之。故戒懼不可後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潘雪松曰。九以陽居離體之極。剛明及遠。能敷王所憚。以正邦國。有王用出征之象。五為成卦之主。與上同體相比。故五用上以出征。有嘉美之功。胡雲峰曰。剛遠則威震。故曰折首。明遠則不濫。故曰獲匪其醜。威明並著。所以為嘉。故无咎。兵猶火也。夏官掌之。上在卦外。有出征之象。離為甲冑。為兵。戈征伐之所資。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汪咸池曰。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亂平亂。衰周之世。皆小殺大。弱役強。或因怒興師。或棄禮貪利。未嘗有禁暴救亂之義。故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聖人之旨深矣。必以正邦而後出征。豈王者之得已也。

論章氏曰。乾體本實。而離為之用。坤體本虛。而坎為之用。所以坎離得陰陽之中也。震動艮止。即坎之中。一陽之上。下巽入。兌說。即離中一陰之上下。可見天地間。只是一陰一陽。乾坤位而其體。坎離縱而其用。行。一陰一陽。乾坤是也。根陰根陽。垢復是也。陰陽互藏。坎離是也。故君子允執厥中。馮文所曰。前離則鼓缶。而後

上經說統 卷四 八十四 石鏡山房

離則出征者。作者過於動。故止之。繼者安於逸。故振之也。臣之失。威不能以剛為柔者也。君之憂。嗟則能以柔為剛者也。故臣死棄而君獲吉也。初居下之下。四居上之下。志皆躁動。而初慎於進。四急於進。吉凶之所以異也。嗚呼。聖人於剛柔進退之際。其審如此。此明之極也。○陸君放曰。無可柰之時。聖人教之以順。欲有為之。始聖人教之以徐。不自振之中。聖人教之以惕。順可挽。徐為繼。明惕可永離矣。

上經說統 卷四 八十五 石鏡山房
上經李隆山曰。文王序卦。以乾坤坎離居上經。乾坤者。陰陽之純。而坎離者。陰陽之中。不若震巽艮兌。為陰陽之偏也。以六十四卦之序。觀之。乾坤居六十四卦之首。坎離居六十四卦之中。尤有深

意。蓋坎離二卦。為天地之心。天地造化之本。坎藏天之陽。離為月。而司晝。離為日。而司晝。水火日月之用。寒暑晝夜之運。天地造化之妙。孰有出於此哉。

石鏡山房周易說統卷之五

仁和後學張振淵彥陵甫輯

男 懋忠 師 拔



下經

胡雲峰曰先天八卦之象說卦凡兩言之先首言天地而即繼之以山澤既言水火雷風而終之以山澤相薄者有貴於不相悖不相射者有貴於相逮惟通氣則兩言之不改然則上經首乾坤者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者山澤通氣也位欲其分故乾坤分為二卦氣欲其合故山澤合為一卦傳天地萬物之不分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為天

下經說統

卷五

一

一

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一體合為夫婦之義

咸亨利貞取女吉

按咸以交感為義然有心為感便非大公無我之道故感去心而為咸所謂心無其心也亨字即在咸字內見出彼此兩情自相訴合於太虛之內本體毫無障隔故曰亨此已足正的了但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聖人特慮人以不正為感故又指出貞字來見咸之所以亨亨者全在此耳非是亨了又要利貞感通莫大於取女特舉此以為例意却在貞字上來要分曉吳因之曰通節全重一貞字交感決是亨通的但其所為感者稍着一毫私愛情呢便非

後字在 是情解 是事上說 是物言只 是後面有

或止為感 是通之端

本體必須直從天命人心上發出來我感人不着一點感的念人應我不着一點應的念全是這般天理流行鼓舞於人已彼此之間蓋為理使而不為情役者也取女向是深明貞之為利意趙汝楫曰山澤氣通彼此交感故卦名咸交象皆近取諸身感之至真莫若身意之所欲不言而喻咸以此為感者也交之吉凶皆係於此其取人身為象則各因其位不當如它卦言位應蓋按與心腠與膈股與輔在人身皆不齊應故也○陸君啓曰絕感曰死感而無應曰孤感而不應曰睽感不相當曰乖妄感曰濫交通正對曰咸

彖曰咸感也

卷五

二

下經說統 咸字便對着應字無應亦不為感故曰交感也所謂有感斯有應有應復為感是也造化物理皆然立行可曰感者感也所以感者心也無心者不能感故咸加心而為感有心於感者亦不能感故感去心而為咸咸皆也惟無容心於感然後無所不感聖人以咸名卦而彖以感釋之所以互明其旨也○王伯厚曰咸之感無心感以虛也兌之說無言兌以誠也堯之於舜時雍孔子之綏來動和其感至知文王靈臺之樂宣王雲漢之憂其說深矣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剛柔以質言剛柔中感應以氣言主造化說感應以相與連看剛

感應又是
一辭或
以二氣句
解之而
男下女句
解之而
男下女句
解之而

以山澤言
極切卦言

單指止字
極妙

之氣下感乎柔柔應而與之柔之氣上感乎剛剛應而與之相感
相應便是相與止而說在兩情上見止則感者專一不他說則應
者樂從無強男下女專言男女之相感句句要含交感之中而不
失其當然之正亨貞不平等重貞上交感若此則彼此精神流通
泱洽情固甚乎却俱是道理合當如此理亦何常不正是以二字
方轉得來附蘇紫溪曰乾下濟坤上行名之曰交太剛下感柔上
應名之曰交感氣通而情通亨也止而說重在此字感也指說然
必止而後不妄說以動者有心於動以和感者也止而說者無
意於動以正感者也取女垂承亨貞來二少相與即二氣之感然
以男下女而非以女下男則得止說之正矣故曰取女吉

下經說統

卷五

三

山澤

澤則不見相與之義故以二氣言之揚敬仲曰既以感應相與而
說矣而曰止者何非止與說離而為二止與說合而為一也如水
鑑之萬象水嘗止而萬象自動也如天地之相感而未嘗不寂然
也大哉止說之道乎陸庸成曰剛柔之升降屢拍其氣機之訢合
也而本體則不動故卦德之止而說止體也說用也說由止出所
為居靜以運動寂然不動而感自通此所以為感之道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
萬物之情可見矣
按天地聖人之感俱見無心之妙即此便是貞處天地以氣相感

見中有著

從止而說
內看出和
和從和至
地萬物之
情妙能

本無聲臭即在萬物化生處見淨化是氣化生是形生人心本自
和平聖人以心感心更無有餘不足之感如以子應母自然感動
化生而曰萬物和平而曰天下不但見其神速而又見其廣大此
所以為感也所感二字即從上文看出蓋天地感二句總是言其
感乃其所感處皆直精自為流通必非偽妄之私所得來者故曰
天地萬物之情可見附蘇紫溪曰天地之感普萬物而無心聖人
之感順人心而無為只是個正可見一念邪則無所不邪一念正
則無所不正觀人心之所感而天地位萬物育之氣象即於吾心
而昭然可見矣苟不能見吾心之正其何以見天地萬物之情
程故承曰天地感乃二氣自相感感以無心者也聖人感人心亦
下經說統

卷五

四

山澤

非有意於感空空洞洞之中自成一箇冲然蕩然之體自然薰得
人心恬愉夷易而世道和平矣和平二字即在止而說內看出蓋
感主於說以止行說即此是中節而和即此是和平者人心所
同天地萬物之情也聖人以和平感而天下自以和平應天地位
萬物育夫非和平所感通者耶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
可見情者誠也對偽言也止行說所謂以誠感者天地萬物之
真機惟是矣卦中曰虛曰貞曰居曰順曰光大皆情之類也○洪
覺山曰感何以見其情也見其一氣之為流通也見其一氣之為
流通而必以正也見其以正流通於天地萬物間而寔不可已也
其不可已者無可見也程子所謂默而觀之斯見之矣

胡雲峰曰上經首乾氣化之始而曰品物流形下經首咸形化之始而曰二氣感應氣與形固未嘗離也上經首乾象傳言性下經首咸象傳言情後之象言天地之心咸言人心學者於此當有悟矣張中溪曰寂然不動性也感而遂通情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傳澤性潤下山性受潤澤在山上而其漸潤通徹是二物之氣相感通也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於人夫入中虛則能受寔則不能入矣虛中者無我也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揅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按虛字是人所得於天之本體能受者正其虛中之妙無所不通

下經說統

卷五

五

者也人心本虛原無不入自實以有我之私始有拒而不納者君子之虛只是全得此心本體使胸中空洞洞無纖毫私意障蔽任事物之自往自來而我未嘗生將迎意必之念故曰以虛受人善惡從違胸中原自有區別但心如鑑空任物之來而不拒其所當受便是君子虛受處

王龍溪曰虛者道之源也目惟虛故能受天下之色耳惟虛故能受天下之聲心惟虛故能受天下之善目存青黃則明眩而不能辨色矣耳存清濁則聰噴而不能別聲矣心存典要則心室而不能通變矣君子之學致虛所以立本也故曰寂於山川陸庸成曰象傳言感象傳言受感非將迎受非留滯何也常虛之體我不能

及字作不
虛和
是入我之

咸指主應
四看極是
不曰是而
口指若心
感而跡未
應故也

外字極透

居字可深
靜虛原是
木德空人
因其能動
故以居字

不與物接聽其自往感亦因應也物不能不與我接順其自來受亦感通也虛故止隨感隨受故說汪咸池曰無我因虛有主則定咸主中虛乎主中寔虛非淪於無者故曰虛者寔之因寔者虛之根虛而寔寔而虛者感之門

初六咸其拇
彭山曰咸以靜為體六陰當卦之初在止體之下宜靜者也而與四相應即先有所感故曰咸其拇之象疏指雖小動未移其足以喻人心初感始有其志志雖小動未甚躁求故不言言凶以其欲動未動本寔未傷於靜也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下經說統

卷五

六

諸子相曰象申咸拇不曰心而曰志者何志者心之動心體無私志有偏向未感而志先馳於外非所以立靜虛之體矣蘇紫溪曰心主乎理而不逐於事物即日感日應而亦在內也心係於事物而不主於理即未應未感而亦在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二陰柔不能待感而先動象咸其腓而凶亦戒詞也然本體良能止其所又二處得其位情不違中能居則身安而腓不動可以易凶而吉動凶居吉不是教他戒却感應而一於靜蓋靜者感通之本而主靜正所以為感不要把居字看死然附揚誠齋曰鍾不扣而鳴則妖石非言之物而言則怪物有不感而動者乎故以居

云林曰
不家室
去平

按順不害
語意是推
原所以
居之故
說以順字
解是字不
害字解吉
字未是

為吉。雲峰曰：咸，艮皆取身象。咸六二，即艮六二，艮其腓，不言吉凶。咸其腓，則曰凶者，躁動故凶也。居吉，即艮其腓之謂也。在咸下體，則凶。如艮本體則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樂爾瞻曰：止乎理而不遷曰居。從乎理而不拂曰順。以順言居，見非徒為守者。順應則於本體不害，豈能違伎倆。其間第無害而吉多矣。彥陵氏曰：夫子怕人，錯認居字，未免有惡動求靜之病。故提出一順字，蓋天下感應之理，本有自然而然之妙。我惟順其自然，而無所容心焉。則靜固靜，動亦靜矣。何害之有。不然，却動以求靜，其不流於二氏之枯寂者幾希。

下經說統

卷五

七

石鏡山房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鄭狹如曰：咸，拇者欲動未動，咸，腓則已動矣。然猶以己主之若咸，其股則一於隨人，己亦不得主矣。所謂從風而靡，與世俯仰，品之最卑者也。咸其股，是執其隨之象。執其隨，是咸其股之義。程敬承曰：卦德止而說，三為艮主，何以感於所說而隨也。止體之終止，極則偏而為執，其隨猶云守定一個隨人耳。往吝，深鄙之之詞。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張雨若曰：亦不處，惜之至也。所執下，鄙之深也。亦字，重看。夫君子立志，常使我常足以自主，則我者貴，所志止在隨人，日流於汙下矣。自立之謂何。詳玩文義，真令人惕然汗下。即安身而動，所

謂處也。即二之所謂居也。二不能居，三亦不能居，一之即吉矣。故三之不處，猶二之不處。既曰咸其股，即是隨矣。又曰執其隨者，重在執字。其志甘於是而安之，不疑執之不愛，誠由其不中而心有所繫故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張雨若曰：咸以無心為義。奈何有思，貞者去其思而獲於無心之謂也。貞與憧，一正一反。無心不是，是絕知慮。只是一個靜虛，感忘感應，忘應渾然太公本體，自然感無不通，而反之此心，亦快然無憾。故曰：言悔亡，若憧憧往來，則思也。非貞也，即非心也。即所從亦止於朋耳。何以能感通天下乎。曰：朋從爾思，可見遺於思之

下經說統

卷五

八

石鏡山房

所不及者多矣。如之何，可以不自鄭狹如曰：不曰咸其心，而曰貞吉，悔亡者，咸去心即貞也。心虛故也。不惟心字，不有即咸字，亦不有心無其心，感無其感，斯真感也。陸君啓曰：四之不忘，生於思，朋之不忘，生於感。豈惟要無思，并要無感。然乃無思之實証。所謂上使中也。楊龜山曰：九四一文，由一身觀之，則心是已。獨不言心者，正見感之不可以有心也。蓋有心感物，其應必狹，惟無心而待物之感，故能無所不應焉。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朱晦翁曰：往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是往來不絕，只不合着憧憧了。便是私意。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憧憧。蓋感應自有個自然底道。

如時說性
宋又說性
受病全在
思字與悔
前見推異

如知二字
心言淨固
也

不妄之知
不妄之知

理何必思也

唐疑菴曰。憧字從心。從童。曰。憧。蒙昧未明之貌。即象之未光大也。惟其蒙昧未明。故營營擾擾。心無定主。既往而將復來。而迎故曰。憧憧。往來。揚誠齋曰。九四適當心位。不言心而言思者。責其廢心而任思也。以思窮物。適以物窮思。安能窮神知化。而成光大之盛德哉。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此之謂也。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害字從感。字生來。是不正之感。乃為感害也。惟貞吉而悔亡。則不至於感害矣。感害要於朋從。爾思慮見滯。人心本至。虛何等光明。正大。若以計較之私橫在胸中。則暗昧狹小。亦甚矣。故曰。未光大。

下經說統

卷五

九

也。陸庸成曰。虛生明。如光虛能容。故大附唐疑菴曰。心之官本思。惟心體未明。則其覺性皆發。而為思。一涉於思。則散亂紛飛。勢所必至矣。習靜之人。每苦於此。故有隨時起。照之說。終非端本澄源之謂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諸爻象。拇象股。象心。皆戒其感於物。而動。五象脢。不動。知而不。能感物。諸爻動。而無靜。五靜。而無動。皆非心之正也。但以其無私。係。故曰。无悔。夫心之體。不可膠。以為有。亦不可絕。以為無。如一無所感。而置其心於枯槁。雖無悔矣。其如感通之正。何。陸庸成曰。艮體為止。宜居而二失之。兌體為說。宜感而五失之。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林次崖曰。眈。玄察而守。苦空。便非君子。天地萬物一體之志。志而曰。未。所謂本者。安在。貞與虛。而已。唐疑菴曰。天地聖人。不容廢感。正以天地萬物之情。由感而見。而吾之所以通天地萬物者。非感不可也。奈何徒取神明活物。一切執縛以求定。而失其本體之正乎。告子之不動心。病正在此。

上六咸其輔頰。舌。

胡雲峰曰。感宜靜。不宜動。以心志感。人狹矣。况動以口乎。感以言。非矣。况無實乎。童蒙孟曰。咸之諸爻。曰。拇。曰。腓。曰。股。曰。脢。取象各以其一。上六曰。輔。曰。頰。曰。舌。取象獨以其三。其惡佞也。深故取類。

下經說統

卷五

十

也。編附程新安曰。初與四應。故拇與心皆在前。二與五應。故腓與脢皆在後。三與上應。故股與輔頰皆在兩旁。而舌居中。有至理存焉。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葉爾瞻曰。凡言者。舌動。則輔頰隨之。柔媚者。感人以言。便是其欠誠實處。象云。滕。這滕字。多少。不情。滕是馳騁。意說文云。滕。張。口。騁。詞。貌。彦陵氏曰。咸之為義。去心。而不去口。以明口之即心也。碩咸之為口。止。而舌之為口也。且。千矣。象曰。滕。口說。謂其所感者。以說。而不可也。故蘇子瞻曰。夫不以咸者。口未必不用。而情。以說。而不可也。

處之一論
口貞日恒
恒在內

論蘇子瞻曰成者以神夜夫神者將遺其心而況於身乎身忘而後神存是故操履腓行心慮口言六職並舉而我不知忘也在卦者成之全也又配一體則操履不能提口能言而不能聽矣方其為卦也見其成而不見其所以成猶其為人也見其人而不見其體也六體各見非全人也見其所以成非全德也是故六爻未有不相應者而皆病焉不凶則吝其善者免於悔而已何也咸者不忘操成朋者不忘朋成勝者不忘勝咸口舌者不忘口舌也王龍溪曰儒者諱言虛寂夫子於成發感應之理詳言之何也蓋天下之感皆生於齊而其應也皆本於虛虛以適變齊以神感何思何慮所以一天下之動堯之中舜之微文之穆孔之默顏之

下經說統

卷五

十一

石鏡

愚周之靜皆是物也彥陵氏曰貞之一字正其所以為虛處此又老易之辨

三三
象上下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書曰恒性孟子曰恒心此恒之所自来也此正道也以其恒而恒之造其極焉至誠無息是也初學之恒只是工夫有常無或作輟得有悅心通貫之妙而無扞格生辛之虞亨而无咎矣提出一恒字則貞字意已包然世如楊墨等類據他執得定守得牢何嘗不自以為恒只因起初決擇不精便仁非其仁義非其義故聖人又點出一貞字正所以成其為恒處所謂亨无咎者在此而推之事

操則彼
恒則生
變

操則彼
恒則生
變

業亦無往不利利往就費用上說附傳曰恒而不可以亨非可恒之道也為有咎矣恒之所以能亨者由貞正也故曰利貞夫所謂恒謂可恒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於有往惟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則不能恒矣陳紫峰曰所恒者又必正道然後可行恒而不正則不可以有往矣恒而可行然後為常久之道也常而不可變不可守而不可行豈常久之道哉徐進齋曰恒有二義有不易之恒有不已之恒利貞者不易之恒也利有攸往者不已之恒也合而言之乃常道也倚於一偏則非道矣○張中溪曰恒左旁從立心右旁從一乃立心如一日也胡雲峰曰乾坤氣化之始故曰元亨利貞感恒形化之

下經說統

卷五

十二

石鏡

始故曰亨而不言元然成亨不以正徒為人欲之感恒亨不以正亦非天理之常也故皆以利貞戒之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恒剛柔得位如天上地下君上臣下皆是得其順序乃恒分也風多有不因雷者但雷震則必有風此是雷之風也所謂相與以動也震動而巽順以順為體動無遠逆所以可常動而不順豈能常也剛柔相應正在相應處見其可久胡雙湖曰剛上柔下乾坤交而雷風相與矣巽而後動卦體成而剛柔皆應矣皆卦所以有取於恒也蘇紫溪曰四句俱是恒以一德學問剛上柔下者天德之剛常伸

而陰柔之私退聽有恒性也學問一息與造化不相似便有作輟
須是雷厲風行相與有成方是恒久工夫異而動者動而不過於
動無所忘亦無所助順其所自然而行其所當然德之所以固也
陰陽相應者健順相濟不吐不茹皆是恒久之學所以名曰恒
恒享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傳曰恒之道可致亨而無過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失正則非可恒
之道也故曰久於其道其道可恒之正道也天地之所以不已蓋
有恒久之道人能恒於可恒之道則合天地之理也○恒亨无咎
吊起說不重只重利貞久於其道不是貞外又有個道惟貞乃為
久於其道而謂之恒蓋天下無正外之道也天地之道二句緊帶

經說統 卷五 十三

上文說通字內不必說正而正自在不可於中間用正字又不可
於上下用正字只渾淪作一句講此以天驗人見不可不利貞意
唐疑菴曰天下惟道為正惟久於其道為恒所當恒道之所在執
一而從之道也即屢變屢遷而隨時以從之亦道也不久之以迹
而久之以道乃所以善其恒也彥陵氏曰天地之道二句聖人正
指出道之本原以示人正與久於其道道字相應所謂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是也從來俱在覆載生成上說不知何故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程啟承曰久於其道是吾儒學問到極處曰終猶言了頭也學到
了頭生生不已便是變化之所故曰終則有始葉爾瞻曰始本終

不始只指
終則不盡

看終字有
象與象
終始二字
從不已看

之所有示往非難要在貞也貞乃恒道之結果成全處故曰終其
間自有妙用造端而不可窮者曰有始在天地之道貞元循環不
息亦是此理唐疑菴曰天地之化自然於道故先言道而後言久
謂之不已則其終始循環之運也蓋天下之事止於一始一終終
則無所往而不可恒矣惟終則有始循環無端則愈往愈見其不
已愈往愈見其恒矣焉得不利○傳天下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恒者
也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故恒非一定之謂也惟隨時變
易乃常道故云利有攸往懼人之溺於常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
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下經說統 卷五 十四

此節不是極言恒道即本終則有始來發明一正字蓋終始相生
不膠一定者乃所以成其為恒處日月之照者其常也日往月來
月往日來終始相生未始常也而不失乎其照之常四時之成歲
者其常也寒往暑來暑往寒來終始相生未始常也而不失乎其
歲之常聖人久於其道其中闢變通經推迭用未始常也而不
失乎其道之常然則恒者天地萬物之不已乎正者天地萬物之
所不已乎甚矣恒之貴貞也觀其所恒所字正隱隱指定正字
之意鄭瑛如曰咸以感為義而要於無感天地聖人皆無心於感
者也恒以不易為義而妙於變易日月四時聖人皆其變易而不
易者也觀其所成觀其所恒其以此觀之乎欲人得於其所立義

此等字正
比尋字正
見其而不
失其常恒
之所以為
恒全在此
恒不盡其
者說

之外也。程敬承曰：天地萬物，提不外恒。久之道道不可見，可見者惟情。如風雨露雷之相助，飛潛動植之相應，即此是恒。即此是情之可見者也。○得天者得其自然之理也。往來盈縮，循其經度，便是循天理之自然。蔡虛齋只作附麗於天看，太淺。變化謂陰變為陽，陽化為陰也。久成主歲功，說程傳謂其生成萬物，亦可用聖人句重久道化其心成其俗，必言化成者，正以見其久也。
楊敬仲曰：觀其所恒，即所感。知所恒，即所感。則天地萬物之情昭然矣。苟以為所感自有所感之情，所恒自有所恒之情，則不惟不知恒，亦不知感。故無所不通，無所不恒。天地萬物之情如此。

下經說統

卷五

十五

石鏡山房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姚承菴曰：理所一定，不易曰方。方原是不可易者。君子立不易方，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即是久於其道，然要知此方立本不易，却又變通趨時。張雨若曰：雷風變也，而以為恒變，而有不變者存焉。君子體之以立不易方，豈膠固以為守哉？時有適然，道有本然。隨時變易，以從道是乃所以為不易方也。○蘇子瞻曰：雷風非天地之常用也，而天地之化所以能常者，以有雷風也。故君子法之以能變為恒，立不易方，而其道運矣。王龍溪曰：君子體夫雷風為恒之象，則雖酬酢萬變，妙用無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體也。

接蘇說是
常中有定
按王說是
變中有常

初六：浚恒，貞凶，無攸利。

張雨若曰：初六之病，全在一浚字。世間自有理本正而勢上做不通者，君子知幾，須當審勢自止。初與四應，本是常理。然在初位卑，交淺在四，又情疎澗，不下接。又為二三所間，說口交起，此時尚可以常理責之乎？初柔暗不識世務，而性又善入，故深以常理求之，如賈生洛陽一年少而立談之間，遽痛哭流涕者，浚恒如此。雖貞亦不免凶。既凶，又曰無攸利，甚言其不可也。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大九：交際之道，自有淺深。交淺而遽以深求之，豈常理哉？疎述小臣一旦欲以新聞舊難知。蘇紫溪曰：初六浚恒是理本淺而鑿。

下經說統

卷五

十六

石鏡山房

之使深也。九人用功之始，立志太銳，取效太急，便有欲速助長之病。故曰始求深。孟子言深造必以道，而深惡智者之鑿，正是此意。九二悔亡。
按二以陽居陰，氣質未免有偏駁處。以其居下卦之中，是本體之明未嘗息者，故能補偏救駁，變化氣質。內省之疚，吾知免矣。彥陵氏曰：二之悔固從居陰來，然二之所以能悔，寔本於居中。也不然，何以知其不善而能悔乎？悔之一念，即是二之好處。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爻中中字，即未發之中中字。不作中德解，中乃恒性而恒性之明不熄。這便是爻中所久者，中非有養心之學者，不能能字有工夫。

此本諸爻
俱在心李
注說亦可

此卦是論

陸君啓曰有悔中便問斷悔亡則能久於中矣舊說久於中故悔亡夫既久中矣何處尋悔來郭白雲曰可久之道無他中焉而已矣過與不及皆非可久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張雨若曰現一其字便知德是九三原有的病全在不恒上羞之者衆不知為誰故曰或夫本無德而不恒尚可言也貞而不恒其羞如之何聖人不說凶害却說羞吝深鄙之以動其心葉良佩曰九三處得其位謂宜固執不變然而巽為進退其究為躁卦而當雷風之變不能自守故為不恒其德之象承者猶言人送羞辱與之也貞不為吝貞而不恒所以為吝也

下經說統

卷五

十七

山石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程敬承曰三不言凶而曰羞者以凶害懼之不若以羞辱愧之尤為激切也且凶害猶可逃羞則內愧已外愧人無可逃於天地之間故象曰無所容無所容直愧死而已

九四田无禽

三當恒而不恒四不當恒而恒所謂揚墨之仁義是也內不足以成已外不足以成物矣○按震為大塗田象巽為雞禽象田取震動馳騁之義喻有事也然震雖好動而脫巽之位則無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位者所當止之處即正道也安得二字正是提醒他處若曰以有

用之心而用之無用之地大是可惜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姚承菴曰剛柔相應常德也而君主於獨斷有不可泥執以為常者乃五恒守此德以為貞一於承聽無敢專成則以順從人之義而非自制其命之義只為一恒字累子曰婦人吉所以深著夫子凶陸君啓曰以貞為恒可也以恒為貞則失之矣附季彭山曰恒以惟變所適為貞五以柔順為常而不知變則所謂恒者執一而已豈利往之貞哉胡雲峰曰咸其腓戒二之動也五咸其脢不動矣而又不能感或承之羞戒三之不恒也五恒其德貞矣而又執一不通故二爻皆無取焉唐凝菴曰恒以夫婦為義夫柔婦剛

下經說統

卷五

十八

山石

其德惇矣雖謂之恒其德而猶有此分別於此益明久於道之為變化非精義入神者安足語此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程敬承曰陽主通變夫道也陰主安貞婦道也故在婦人則從一而在夫子則制義義者隨時變化之用制義者義之所在確然自為斷制更不靠人做主張正與順從者相反陳紫峰曰從婦者從婦人之道非從婦人也語氣若干意寔直下此正所謂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故凶

上六振恒凶
振恒以振為恒也此爻如王安石新法紛更誤天下蒼生索隱家

附錄

元氣皆其流禍。蘇紫溪曰：振作也。起也。恒久之道，宜順無強，且漸無驟。上九居震極，是鼓舞馳驟之意，太多而優游涵育之意，不足。蓋不徐以俟其至，而欲急以要其終者也。其進銳者，其退速，夫何功之有。大抵吾人學問，不可着意，亦不可着力。着意則淪於穿鑿，着力則蹈於助長。初曰浚恒，戒其鑿於始也。上曰振恒，戒其助於終也。洪覺山曰：恒德何常，靜正其常，應感迹也。豈謂常哉。震終動極，以振為恒。夫振則何可恒矣。終日馳騫，盡而不知其盡也。凶而已矣。

下經說統

卷五

十九

石鏡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夫一源曰振，而不恒，不過一時之失。振恒而不在上，亦不至振之。已甚，惟振恒而在上，所以大无功而凶也。鄭狹如曰：振恒以為功，夫而不知其無功之大。王輔嗣曰：靜為躁君，安為動主。故安者上之所處也，靜者可久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為恒，無施而得也。

蔡節齋曰：恒常也。一體而含二義，蓋將自其不易者而觀之，則窮天地亘古今而不可變也。自其不已者而觀之，則寒暑晝夜而其變未嘗已也。故知不易者則拘常，知不已者則厭常，皆不得恒之正也。初柔拘常而過求乎常，故凶。上柔居終三四位不正，皆偏於不已者也。或厭常或亂常，故凶。且吝唯二五居中，幾於得恒之正者。然五位雖剛而爻柔，故不能制義而凶。二爻雖剛而位柔，猶

能久中無悔，而皆非有得乎恒之正也。恒道豈易言哉。張中溪曰：不能體常者，不可與盡變。不能盡變者，不可與體常。天地所以能常久者，以其能盡變也。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久而無弊者，其變之謂乎。陸庸成曰：貞者，咸恒二卦之權輿也。貞於感，貴以無心而為感，貞於久，貴以立心而為恒。然二卦之象，皆有完義。而二卦六爻皆無全德，何也。蓋咸之所貴者，虛也。諸爻各執一以為感，則不虛矣。恒之所貴者，方也。諸爻各隨地以為恒，則不方矣。故二卦爻之最善者，僅得亡其悔而已。立行可曰：咸二少相交者，夫婦之始也。所以論一時交感之情，故以男下女為象。而始姻之道，成恒二長相承者，夫婦之終也。所以論萬世處家之道，故以男

下經說統

卷五

二十

石鏡

導女卑為象，而居室之倫正。損雖二少而男不下女，咸感之義微矣。蓋雖二長而女居男上，恒久之義恃矣。

三三

三三 乾上 下 避亨小利貞

諸子相曰：避者退也。身退，以亨得自伸，其志於隱約之中也。若身中小人之禍，道亦與之俱否矣。曰：避亨則不避不亨也。小人侵迫君子，就是不正。然小人之害君子，亦非小人之福也。故以利貞戒之。林次崖曰：既云避亨矣，本義又著九五當位一條，是如何。恐君子繫戀不知去，故為此說以喚醒之。使知時而避也。何伯宗曰：君子見幾而作，二陰浸長，已為引身之計。至否直云大往小

解出

看字

若依此解
一轉

者已往也。於觀剝坤皆不言。誠不必至此而後。若小人則
 魔之不去。直至無號而後已。故臨而泰而壯。氣息奄奄。尚不忍去。
 必至夫而後去。而猶待君子之決焉。不決則不去也。
 附別。遜與剝不同。遜者造化之所以。妙其機。君子之所以藏其用。
 也。藏其用則不窮於用矣。故亨陽為發舒為大。陰為收斂為小。當
 遜之時。與時而行。其貞在小。○按。遜者隱藏而不露。形迹之意。非
 退避也。二陰在下。未至於盛。而迫陽也。君子遠爾退避。坐觀陰長。
 否亂立至矣。豈仁入之心哉。象第曰。遠小人。象第曰。與時行。則不
 當退避。明矣。程子謂。審武子能沉晦。以免難。即是此義。
 象曰。遜亨。遜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下經說統

卷五

二十

山房

林次崖曰。加一而字。亨正在遜上見。此句只是論理。下正遜所以
 亨。處全重在與時行上。剛當位以德言。言君子行已立身。無非須
 瑕玷可指摘。而下有六二之應。小人方且包容承順乎我。此正可
 遜之時也。及是時而行。鴻飛冥舉。去得恰好。所以得亨也。時字
 最好玩味。或曰。曰剛當位。君子尚操有可為之勢。曰應。小人尚有
 包容之心。若可以無遜。然及此時而遜。則見幾明矣。與世之戀。功
 名而迫於不得已者。大別故曰。亨蘇紫溪曰。君子依乎中庸。然後
 能遜世。易稱龍德。然後能遜世。豈徒為隱逸者哉。遜而亨。非以
 退為亨也。無入而不自得。即隨處皆亨也。
 附別。傳曰。雖遜之時。君子處之。未有必遜之義。五以陽剛之德處。

時行更妙

此應看此

中正之位。又下與六二。以中正相應。雖陰長之時。尚當隨時消息。
 苟可致力。無不至誠自盡。以扶持其道。未必遜藏而不為。故曰與
 時行也。袁了凡曰。身義全在行處見之時。為當遜之時。與當遜之
 時。而遜易能也。與當遜之時。而行未易能也。馮文所曰。剛宜不與
 陰應。剛而與陰應。屈其剛。以就柔。與時行之義也。迹不示異心。不
 求同。君子所以與時消息。而用其權也。遜之妙用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

洪亮山曰。二陰雖長。而猶未盛。故以利貞戒之。更進一陰。為否則
 不利。君子貞矣。吳臨川曰。小者利於身。以其浸而長也。於斯時也。
 君子其可以不遜乎。附別。傳曰。小人雖有向長之勢。未便驟長。必
 下經說統 卷五 二十五 山房

且以漸如水之浸物。未便濕透。猶可維持挽回。不可大貞而猶可
 少施救正之力。所謂小利貞者。扶持使未遂亡也。聖人之於天下。
 雖知道之將廢。豈其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才極之開。
 強此之衰。報彼之進。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

遜之時義大矣哉。
 吳因之曰。時義時字。與時行時字相應。遜之時。以遜為義。凡事到
 而前。只消臨時起見。看還着得一分從容。雖畧遲緩。不致害事。惟
 遜則須在弊端未發。禍機未著之先。便有一段了了之見。既見了。
 就如極漏救焚。決流勇退。此非有先見之明。勇退之力者。不能故
 曰。時義大矣哉。此不是贊其大。是提醒時義之大。以儆動入。唐疑

時義二字
對新極明

菴曰君子之應唯其時能當義能引決所以善存吾道也苟誤以當位而應為可留一失其時則悔之且晚一失其義則當斷不斷禍且隨之矧欲其亨其時其義豈不大哉附列陸君啓曰時從外過義自中裁所利之貞為小貞時也所藏之用為大用所以運時也天地之不窮於利世道之不窮於否君子之不窮於小人全賴與時行之義故贊其大非以處之之難為大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而嚴

蔡虛齋曰天下有山天雖無意於絕山而山自不能以及乎天遯之象也遯是相遠之義非退避之義也或以為天遯山或以為山遯天皆非也據下句君子遠小人而言則君子如天小人如山此

下經說統

卷五

二十三

石鏡山房

不惡而嚴
兩意並重

是天遠乎山之意不惡也者無大聲厲色以絕彼之迹也嚴也者莊敬自持以消彼之邪也嚴從不惡中看出要說不惡而嚴不要說嚴而不惡程敬承曰君子以天道自處曷嘗峻絕小人德方而不露道存而不亢如天道默運於上而小人自止於其下而遯不可于豈非嚴乎不惡而嚴真嚴也彖陵氏曰要知君子之嚴非專為小人設也吾立身於無可議小人自不覺心醉神服而不敢近此不遠而遠之法附張中溪曰天之與山勢本遯絕自下觀之山之顛即天也及登山之顛以觀天而天愈高愈遠愈不可及矣此遯之象也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石鏡山房周易說統 卷五

一七七

此與及
勿使便
必也
已仕未仕
分者非

初居卦下在遯為尾是象皆決去而彼獨遲留明哲保身者似不如是故繫之以厲危其去之不早也禍且及身矣况可用之以往乎程敬承曰味本義晦處靜俟四字則知勿往非必退藏而不為也順時而處之不輕有所為以露形迹姑有所待而為耳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不往何災可見災即在往聖人提出一災字所以止其欲往之心也附列洪覺山曰遯以四陽上遯為義則初六者尾也遯尾斯後時而不可及焉斯災矣然則何以處之曰遯尾非也當尾而必求遯以顯其迹亦非也地卑職微於義尚淺古之入有行之者潛晦自存處亂世而隱下僚是也往者往有為也商山箕子之叟不陷

下經說統

卷五

二十四

石鏡山房

祖龍之阱陳門挂冠之夫不入禁錮之網彼其不往亦何災乎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本義中順二字要分明中不過時順不拂時有與時偕行之意蔡虛齋曰就隱遯上說如何見是中順蓋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不危言激論不矯矯伸節惟知自守而已此之謂中順只看自守二字莫之勝說總是中順內取出與執用黃牛非兩意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游讓溪曰九人外面堅固却本自中心來六二固守其志確乎其不可拔而潛隱不露堅乎內而順乎外故曰執用黃牛之革○按遯以二陰浸長得各則初二兩爻皆小人無疑何以反作君子解

尾言其初爻取象於尾者。蓋初與四應。四既避矣。初猶尾其後而追之。即謝事之後。尚且搜其過。摘其短。故聖人危之而教其勿往也。二與五應。是包承之。小人也。聖人特慮其為眾所搖惑。曰執曰固。志因其善念。而堅之。皆所以為君子謀也。鄭瑛如主此說。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徐進齋曰繫也。比乎二陰宜遯而繫。故曰繫。繫遯是為小人。私情所牽。繫而不能決去者。夫遯之為義。宜遠小人。以陽附陰有所繫而不能遠。害故有疾。柔將剝剛。故有危。○孫質菴曰。疾者行之。厲者身之危。無一可者也。惟以此繫遯之道。畜臣妾乃可無疾。屬耳。蓋出處大節。與泰養私恩不同。故可施於彼而不可施於此。

下經說統

卷五

二十五

石鏡

謂之畜臣妾吉。甚言其他無所利耳。蘇紫溪曰。畜臣妾吉。示之以待小人之意見。其不可繫也。蓋小人之易親。如臣妾之易以惑人。畜之法。止有個不惡而嚴。嚴以杜其狎邪之奸。而不惡以柔伏其忿戾之氣。用畜臣妾之法。以畜之。庶可以免疾。悠而吉耳。象曰不可大事。臣妾不可與共。一家之事。况小人而可與共。國家之大。事乎信乎。在畜之得其道也。○馮厚齋曰。乾三陽所以得遯。而避二陰之長者。以有九三止之也。今九三見繫於二陰。將為陰系所薄。而元氣危矣。能知人主之畜臣妾。柔而服之。使二陰止於內。而不往乃吉也。雖然三亦宜自度。果其能使二陰甘為我臣妾否也。不然繫遯為灾矣。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不可大事也。周公但曰有疾。厲。夫子於疾下。又添一憊字。形容其疾之甚也。蓋係戀之久。正氣消亡。若不勝其困頓者然。只係之一字。壞了多少人品。大事以出處去就言。或曰大事謂大奮乾綱。以盡去小人為事。備以待參。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程敬承曰。四乾體剛健。豈其有所好於小人。陰長之時。或欲大有為。以救世。或欲遠避。迹以潔身。蓋不無功名之心。焉。四之遯。倘所謂儉德不可榮。以祿。括囊不可榮。以譽者耶。吳因之曰。原無所好。遯亦不難。惟絕所好。以為遯。此是第一等果斷剛決的人品。第一

下經說統

卷五

二十六

石鏡

等光明灑淨的心事。故周公曰君子吉。小人否。以致深嘉樂與之意。諸子相曰。不曰小人凶。而曰小人否者。罪不能絕所好也。既謂小人亦何必遯。蓋言有好不絕。雖號為君子。亦是小人耳。○鄭瑛如曰。九四於初六有所交好。而能絕之以遯。此君子之吉。而小人之否也。小人以中傷善類。為得計。吉在君子。否在小人。矣。言其計之不行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質卿曰。天下之事。有斷斷乎。只是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者。此好遯是也。君子剛斷。小人係戀也。

○九五嘉遯貞吉

程啟承曰。遜何以嘉美也。九遜之不美者。或露形迹。動意氣。使小人疑我。而我反見害。九五剛陽。故能遜中正。又能善其遜。且下與六二為應。隱慶晦過。以身周旋其間。而不失其志之正。陰不至則陽猶得畜陰。九以此也。匪獨全身名。而所閑世道者大矣。故曰嘉遜貞吉。舊說以去得早為嘉。夫遜至九五。似不獨以其早矣。玩註疏。俱無早意。胡雲峰曰。非正應而相昵。曰繫以中正。而相應曰嘉。隨九五之孚于嘉。蓋因六二之係而見也。然則此之嘉遜。亦因三之繫而見也。解別。陸君啓曰。當位而應。與時偕行。遜之不至於閉固鬱塞。惟此爻為之喜。亨也。此是亨遜者也。象曰。遜時宜。遜而却行。非卓然志不可亂。主持世運之人。其不以為營私隨世者。幾

下經說統

卷五

二十七

石鏡山房

象曰。嘉遜貞吉。以正志也。尾者。志之弱也。繫者。志之私也。惟九五能正其志。把功名富貴辭。祿榮名的念頭。一齊拋棄。畧無沾染。故能嘉遜。作推原說。郭白雲曰。九五嘉遜。隨而不流。無繫也。無執也。無好也。不事於外。正其在我之志而已。游讓溪曰。正志者。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固志者。志士厲行守之於為。此乾道坤道之別也。上九肥遯。无不利。按肥者。充大寬裕之意。陽亢而無位。則不撓。世累者也。在遯而遠。陰則絕。無呈礙者也。俯仰天也。間有一段優游自得景象。真所謂

無入而不自得。故曰肥遯。无不利。甚快之之辭。狀希道曰。陽道常饒。其或損者。陰剝之也。本爻超然處外。不累於陰。無有疾厲。故稱肥馬。陸君啓曰。陰近則收斂之意。迫陰遠。故行藏之義。寬其雖以卦名。遯而不斤斤於遯者也。故無不利。无不利。豈一於遯之謂哉。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此心寬裕自得於內。曰肥。對外物言。毫無所凝滯於念。曰無所疑。無所疑。須知他去的胸中灑灑落落。真不受一點塵埃染者。胡雲峰曰。三有所繫。則疾上無所疑。故肥。楊誠齋曰。上九以剛健之極。居遯世。無位之地。遯之最高者也。自非道德之豐腴。仁義之膏澤。安能去之。無不利。决之無所疑乎。

下經說統

卷五

二十八

石鏡山房

論蘇軾溪曰。遯豈聖人好為隱逸哉。聖人無心於忘世。亦無心於戀世。明其天機。而不撓乎世味。唯時而已。知時者。安故嘉。則貞肥。則利。好遯。則吉。固志。則莫之搖。失時者。窮。故尾。則厲。繫。則疾。聖人欲人之與時偕行也。固若是切也。噫。有得於時。則離世而立。固遯也。即同世而居。而心無所徇。亦遯也。無得於時。則因時俯仰。固非遯也。即離世獨立。亦非遯也。故曰。遯之時。大矣哉。按遯者。聖人地機應世之妙用。可與達權者言。難為拘方者論也。舜與共驩。同朝。且與管蔡共國。孔子見貨。孟子偕驩。小人日在前。而我自。無頭腦。無主角。驀然而起。出於事機之外。有對面。相。而莫測其所。以然者。斯真能遯者也。故遯之最善者。莫如遠。小人不惡。而嚴。知

此之為遜則不言遜亦可。若勢已及而始番所以遠之殆矣殆矣。

三三 震上

大壯利貞

張雨若曰：壯有方盛之意。故以四陽為壯。若五陽六陽則盛時已過，不得謂之壯矣。君子既壯，何消又教他貞？蓋貞非獨行己之正，若有其自恃，其壯意便為不貞，而足以取敗。慶曆之壯，疎元祐之壯，激疎與激可不戒哉！觀本義正固字，須知君子待小人起，初未嘗不正。後來其勢在我，便至放肆，不知千百年難際之時，壞於一念之不謹者多矣。故本義特下個固字，鄭預如曰：大壯不言元亨，而言利貞，欲保其終也。雖壯而不可有恃壯之意，故爻之恃壯者，皆有所戒辭也。不恃壯者貞也。

下經說統

卷五

二十九

石鏡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按本義陽長過中，過中二字便帶憂盛危明之意。大者壯也。雖以勢言，然提出大字，不徒以勢壯可知，剛以動正，所以致此壯者，本天德之剛而動，動以天，不動以人也。非禮弗履是也。故字有勿，便見君子之勢以理而盛，則君子之盛亦以理而保。利貞之意已隱然在矣。剛動二字不，〇楊敬仲曰：天下之柔者不能壯，惟剛故壯。雖剛而不動亦無由見其壯。下卦乾剛上卦震動，是剛以動也。道心無體神用無方，不可得而屈，不可得而窮，於是名之曰剛，應酬交錯變化云為，名之曰動。因其動而知其不可屈，不可窮，故又

曰壯三者各殊實同。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彥陵氏曰：大者正也。或曰：大者自無不正，或曰：大者却要正。二說俱可。但世未有不正而成其大者，自無不正之說較長。正大二字，不，緊頂大者正也。來天地之情可見，即在君子身上說。蓋天地無情，惟理所在，君子惟以正成其大，天地所以濼濼屬意耳。向使君子而不正，天亦何私於君子而使之壯？如在覆載生成上看，與利貞之旨不合。〇程敬承曰：大壯利貞，非主防小人也。以自完其大者之本體耳。如存之以待小人心，而過防之於天地正大之情，拂矣。陸庸成曰：大壯以剛動得名，不失其剛動之初，便是大者。

下經說統

卷五

三十

石鏡

正也。萬物之情容有不正，故止曰天地之情，其性之正者不可見。而性發於情者則可見。五行可曰心動物也。情則心之動而見於外者也。復震下坤上，靜中有動，故曰見天地之心。大壯乾下震上，動已發於外，故曰見天地之情。此以動有內外而為心清之別也。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朱子曰：雷在天上，是其威嚴人之克已。能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惡，而必為善。若半上落下，則不濟事。何以為君子？須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禮傳曰：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古人云：自勝之為強，赴湯蹈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於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

非禮弗履
勇力壯盛
還只在外邊着力
惟非禮之私
潛滋暗長
於隱微之中
不與制之
外者

禮字極
物字極

吳因之曰非禮弗履全要發自勝二字意假如揮百萬強敵只要勇力壯盛還只在外邊着力惟非禮之私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勇不及施力不及用直須從念頭起處斬絕得盡制縛淨定消鎔得淨方始不形於動履之間苟非天下大勇未有能洗除蕩滌者也故以自勝為強○程敬承曰先儒謂壯以不發露預養為義非禮弗履正所以養其壯於義禮之中而有所不輕用也陸庸成曰非禮弗履總歸一貞禮者貞之矩也所以攝情歸性而所動皆剛德也丘行可曰非禮勿履者復之事也至大壯則動皆天理無待於勿故君子以非禮弗履勿者禁止之辭弗履者則自不為矣鄭狹如曰雷在天上陽氣伸於萬物之上此之謂大壯

下經說統

卷五

三十一

石鏡山房

初九在于趾征凶有孚

按初以剛陽處下事推全不在我乃因君子勢盛之時恃壯妄為不量勢加而遽欲去天下之小人不惟小人不能去而中傷之禍必不能免故曰征凶有孚征性也謂其本壯於趾而往其凶必知附蘇紫溪曰易言有孚中行又言有孚盈缶皆慘然以誠信教天下也此爻有孚解為必其孚窮解作必窮恐非本旨蓋初六居下任壯是輕舉妄動專以意氣加小人而真誠之意或闕故聖人教之以有孚欲其積誠以信於上也象曰其孚窮言其不能孚也此所以戒之有孚也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困何必事後只始壯便是窮極田地其孚窮正在在於趾上見

九二貞吉

二乾之主君子之領袖豈可以不正處壯哉必貞乃得吉此所謂以禮提躬善維其壯者與揚敬仲曰不用其壯故九二不言壯惟言貞貞正也由正道而行爾不置毫髮已私焉故言○蔡虛齋曰吉字頗難說若以大壯利貞則是不躁於進而終無不遂其進者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貞指事中指心心者事之主內有中德則無乖無戾自不至血氣用事矣不必主因中求正說韓求仲曰九二何以貞吉也蓋由二

下經說統

卷五

三十二

石鏡山房

而上三則齋其形矣由二而下初則壯於趾知二也上不在角下不在趾而居其中者不偏不倚不激不隨之謂也庶幾哉初二之過始而補初三之收於終者勦故曰貞吉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羸羊觸藩羸其用

蘇紫溪曰君子小人其類原不相容當大壯之時為小人者正抱不平之氣有不勝其忿忿疾視之狀是小人亦用壯也而君子者顧乃恃我之壯蔑視小人以為無能為而用罔焉雖其志在裁抑小人原非為邪罔亦貞也然以用罔處之亦危道也蓋小人陰賊機柅方設藩籬以自固而君子乘之以好剛直而之氣如羸羊之觸藩然則剛而必折進而必摧適以中小人之奸而厚其毒耳然

運一步

其不若合
所謂三兩
有四循有

角○三而觸藩君子已自相戾矣何以擊小人

古于小人
供九三
此類以世
帶小人而
以同持君
乎也

則君子亦何取於用罔為哉洪覺山曰義理之強無所用其強用則為強暴為威猛為無禮之勇是壯未為病用之斯病也姚承菴曰君子用罔不是全違義理義理上着一毫意見不得緣着一毫輕忽之意便是客氣便是辱陸庸成曰大壯之壯本屬君子而反為小人所用者以君子之用罔有以授之柄也太恃壯者小人將乘而用焉故君子自謂用壯不知我之壯已為小人用而我所用乃罔也非壯也罔無也壯反用於小人故無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潘雪松曰小人用壯無忌惟者君子而亦用罔所愈幾何安得不以罔困乎此有深惜君子使知所做之意鄭孫如曰小人之用壯以君子之罔之也茂之以為不足滅而輕與之角小人將盡力於我矣蜂蠆有毒而可輕乎

附馮文所曰四之藩陰為藩也三之藩陽為藩也以陽觸陰則決以陽觸陽則羸也君子方攻小人而復自相矛盾則勢不合而功不成也三之志非不正也道則未盡也其待小人也以壯陵之而欲據其上其待君子也以網羅之而使出其下故不特小人叛之

卷五

三十三

下經說統

據藩決則
據壯則此
據甚便而
象似異

而君子亦且離之進無所與則為羸羊之羸用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此爻全重一貞字貞只是不恃其壯意唐疑菴曰四本動主當健後而動得動之正矣故曰貞吉二僅得健之正四合健動而為壯蓋從容以進必無夫錯悔亦為之亡矣藩決二句正是吉悔亡之象云藩決蓋群邪退聽而莫吾阻也壯與有積中不敗之善陽故稱大也乾與本可以行又有震力助之若與之有輹矣以此大輿之輹行此決藩之塗更何所阻○按卦以剛動得名九四震主所以動者故此爻為成卦之主也於諸爻中最得力輹與輹同語云三十六輹共一輹象賢合力之象張中溪曰四以上則震為大塗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尚往是得遂其進之意唐疑菴曰四居震動之位故以往為尚夫至四然後尚往蓋乾健震動相配而往也則前此之不當往明矣尚往全在能貞上來趙汝楨曰羸角則尼吾行藩決則尚於往積四陽之壯至是而後遂剛其可妄動乎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是以有羊觸藩之悔六五柔居尊位以柔道待之是人皆為藩以

卷五

三十四

下經說統

三易釋傳
清和易之
易象中
如子系在
內之說中
字不重
按上二
文皆小人
如君子矣
與君子矣
別說可參

樂羊而已。忽然不覺其無也。有藩者羸其角。羊喪則不羸。美羸角者無攸利。不羸則無悔矣。然僅曰无悔已耳。其如剛德之壯何也。剛鄭如曰。下四陽皆羊也。六五者群羊之所欲觸者也。以和易處之而不與敵。五不為藩。羊將誰觸者。壯無所施矣。是為喪羊於易。聖人蓋教小人遜君子也。象曰。位不當。明其小人而據君子之上。固宜避位以讓賢者。不可與抗也。附項平菴曰。四之所決即九三所觸之藩。五之所喪即上六不退之羊。三以剛居剛。故貞則有厲。四以剛居柔。故貞則有吉。此貞厲吉之辨也。大壯四五易位而喪其狼。故無悔。旅五上易位而喪其順。故凶。此又牛與羊之辨也。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下經說統

卷五

三十五

石鏡山房

一釋傳主
公若治此
明所以必
明所以必
明所以必
明所以必

位當每傷於所恃。位不當明其無壯可恃也。姚胤昌曰。以柔居中何為不有在壯言之。則為不當矣。蓋乘時策業。非優柔不斷者。所能為也。附解傳曰。所以必用柔和者。以陰柔居尊位故也。若以陽剛中正得尊位。則下無壯矣。以六五位不當也。故設喪羊於易之義。然大率治壯不可用剛。夫君臣上下之勢不相侔也。苟君之權足以制乎下。則雖有強壯跋扈之人。不足謂之壯也。必人君之勢有所不足。然後謂之治壯。故治壯之道。不可以剛也。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壯終動。極志則壯矣。然其質本柔而才弱。不度其知恃壯妄為。才不足以濟志。進退而失其據。猶羝羊觸藩。既不能退。又不能遂。重

不能遂。一邊也。惟不艱故耳。誠能詳審於事機。而艱以處之。則善用其壯。而終得遂。其進矣。故吉則字要審。朱子曰。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吉耳。而不能俱從觸字來。聖人為世之喜觸者。皆起於易心之萌。故特著其辭。若此。洪覺山曰。不詳審於進退之始。及其無據。而後知艱焉。其亦壯極則變也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揭不詳二字。見艱只是詳。詳者此心自審之悉。無踈畧也。凡人處事以為易。則不詳。以為艱。則詳矣。上六既以不詳而致咎。則當務詳。以免於咎。不詳是壯時病。痛艱是處壯對症之藥。陸庸成曰。大者壯也。故四陽有壯。五上無壯。大者正也。故四陽

下經說統

卷五

三十六

石鏡山房

有貞五上無貞。然初不言貞。壯之累也。二不言壯。貞之全也。王輔嗣曰。大壯未有違謙。越禮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處陰位。為美。用壯處謙。壯乃全也。用壯處壯。則觸藩矣。彥陵氏曰。陽壯之日。正君子有為之時也。然貞也者。壯之坊也。中也者。貞之幹也。禮也者。中正之則也。故壯以剛動。得各而至。其所以剛。則又不在勝人。而在自勝。始知天德之剛。原不涉一毫意氣。世乃有自恃其壯。而輕一擊者。猶之非時而震之雷。其氣洩矣。何以固其神。而合德天地也。與。

三三三維下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張中溪曰

諸侯承王之象

張中溪曰當晉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皆同德順附有君明臣順諸侯承王之象治進而盛躋一世於康寧之域侯之力也侯以和順得衆之績上通乎天子天子亦以柔中之德比而親之不惟錫馬蕃庶錫予之厚而正畫盛明之際乃三接其臣尤見親禮之至也○按用字作虛字看如云康侯承此於天子也若據徐進齋說則是諸侯有安民之功故用此以受大君之寵禮用字又作實字解提重侯上不重天王報功

下經說統

卷五

三十七

石鏡

字最可玩蓋時當明盛生事邀功者不乏矣而王朝所寵遇者惟是以安民者居上功明不欲以多事擾天下也故君以柔道致治而臣以順德承之明良一心上不以長駕遠馭逞其才下不以好大喜功開其隙安靜以養和平之福世道亦幸矣哉○按坤有土有民有安之象錫馬蕃庶坤為牝馬為衆之象畫日三接離為日為中虛之象或曰馬與畫日離午象蕃庶三接坤為文為衆之象或曰晉進也

大有明在天上

其明最盛晉出地上其明方新有進之義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功曰自昭明德有日新又新之意即光四表格上下提是自昭之極

明出地上

明出地上無所不照賞罰清明之世也順而麗乎大明所謂小心翼翼以事一人者重在順字順故能忠貞而效職柔進重柔字柔故能虛心而禮賢張雨若曰大明之君聰察猜忌尤須順以麗之故順字重唐疑卷曰衆建諸侯所以安民也諸侯以安民見功其所以奉行明君之德意至矣此其所為順麗也○鄭狹如曰臣欲見功利於君之明故雖有順德而尤以麗明為善若夫君之待臣却不喜於自有其明也自有其明則英裁太露而謙冲之意少矣曰柔進上行者非純柔也明韜於柔也胡雲峰曰康侯非順者不能錫馬三接非君之大明而柔者不能提起一二字卦詞盡可見矣

下經說統

卷五

三十八

石鏡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徐進齋曰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日之明本無增損也蔽與不蔽之間耳君子觀明出地上之象悟性分之本明故以之自昭其明德袁了凡曰靠議論發揮非自也靠聞見充拓非自也靠遠見窺測非自也吾德本明吾自昭之而已非有待於外也○潘雪松曰自強不息我用我之強自昭明德我用我之明易大衆惟乾與晉以自言之至健莫如天以之自強至明莫如日以之自昭程敬承曰自昭明德有日新又新之意即光四表格上下提是自昭之極

谷無其持
出未方

貞非不
兩作

初居晉下晉之始也而上應竊位之九四欲進見摧未免易喪其所守故戒以守正則吉謂守正終必見信於上得遂其進也然此論其常設守正而猶不見信亦當以寬裕處之庶可免躁妄之咎耳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何以成其為貞哉胡雲峰曰摧如在彼而吾不可以不正罔孚在人而吾不可以不裕貞與裕皆戒詞也○按貞只是以道自重不干進之意貞所以自持非以求信於人若因人之不信而生一躁急之念則非其貞而非矣故既曰貞吉又曰裕无咎裕正所以成其貞也君子識得此裕字息多少躁妄之心養多少道義之心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下經說統

卷五

三十九

石鏡

彥陵氏曰獨行正諸說俱作戒辭如云晉如雖摧如矣却不可因推而失其正如此解獨行二字終牽強愚意獨行正是原他所見摧之故喚醒他大九君子處世枉已易合直道難容舉世俱隨波逐流而我獨欲以正行世上如何容得你可見惟正所以見推又安可因推而自失其正語意方貫把未受命句一看方知此象正與文互相發明耳○傳曰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故以未受命什之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張兩若曰裕本是好字若說居官不可裕則把裕字看做曠廢字樣恐未妥須云未受官守之命則以貞自守而不汲汲於求進正其所宜也否則已甚矣谷其能免乎

○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按推如與愁如不同推自人阻愁由我生然愁亦非怨尤也憂道之不得行也孟子不豫色時却有多少愁在此貞字亦與初少異所謂不階左右以先容是也然具既在我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介福之來吾自有以受之矣受字要看我能自守其貞則君之寵任方承受得起受茲介福正是貞吉處程敬承曰六五大明之君而曰王母者何不用明而用柔柔而以順麗之交孚之極故親之而云毋耳福錫自王受自我豈倖得哉

下經說統

卷五

四十

石鏡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原其所自受也
六三眾允悔亡李卓吾曰三居順極可以進矣然猶不肯遽進必眾允之然後進亦以進為悔機恐其未免於悔也經釋曰初二貞反之身也三眾允徵之人也即貞非眾允而誰其與之不中正諸講皆作無德說夫無德何以眾允而悔亡薛畏齋曰三居下之上無應於五維持左右者無其人宜有悔矣此說要
象曰眾允之志上行也姚承菴曰君子進德備業惟此志之立而已三志上行則此心上其進備必力而卓有可觀者所以眾允而悔亡張中溪曰明出地上猶有推如愁如者柔進上行之義未備也初无咎二受福三

上作向上

此象允力可進此意極是若止此象欲上則上世之令人執

象曰志上行則進而履於大明矣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傳與常異

鼫鼠之喻曲盡鄙天情狀小人而據高位患得患失之心原自如此雖貞亦厲甚危之詞程敬承曰四無貞以進而固為貞或曰以此人而晉高位其為正人之害可勝道哉故曰貞厲附許慎說文曰鼫五技鼠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遊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荀子曰鼫鼠五技而窮張中溪曰詩以鼫鼠刺貪此之鼫鼠象其貪於進也

胡雲峰曰解以陰居陽者象狐晉以陽居陰者象鼠九家易坎為狐解自初至五互重坎上下三陰故稱三狐艮為鼠晉互體艮上

下經說統

卷五

四十一

山

上。一陽故稱鼫鼠狐性疑解當去其疑鼠性貪晉當去其貪取象各有攸當况晉畫也鼠亦畫伏詐能以畫進者九四不中不正以寫高位又畏大明之君而不敢進故有此象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王童溪曰當柔進之時九四獨以剛進故進之義於貞為厲於位為不當呂溼野曰位不當已之德位也適足以濟其貪耳詩云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以陰居陽原非純德之主宜有悔矣但晉道用柔而六五柔德宅尊為離明主諸柔皆進而順附故其悔可亡然英明之主每多喜

功承平之時易生好大故又戒以失得勿恤斯吉無不利彥陵氏

曰既云失得勿恤矣又曰往吉無不利無乃以效動人主乎不知

此正所以破英主之惑也蓋英主所以庸心於失得者專是好大喜功耳孰知惟不計失得乃所以無不淨則何如計功謀利為也

附而蘇紫溪曰此一爻正是明德學問悔小疵也六五以陰居陽是幾微少偏不能無悔然當大明中天之時是靈覺內照精明常惺至於一疵不存其悔亡矣顧明德本體原潔淨精微稍恭以計較之私其累不小故必有事勿正勿忘勿助不惟勿恤其得即失亦無所容心焉則中心無私本體呈露即明明德於天下亦此大公順應之心而已何吉利如之○傳曰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

下經說統

卷五

四十二

山

任盡眾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無不利六五大明之主不患其不能明照患其用明之過而至於察故以失得勿恤戒

附袁了凡曰五本明體而居不正當晉盛之時挾長駕遠馭之意

功利之私恐所不免這便是他有悔處以其明而得中故又戒他失得勿恤能勿恤就是亡悔處若以大明在上下皆順從而亡其悔悔原在心何故就遇上說陸庸成曰凡先言悔亡者則所以悔亡在下文如睽之五爻正與晉五爻類蓋五之悔全由恤失得之心來能勿恤則心體光明矣故小象之往有慶專承勿恤言也况

五本為明體惟以六居五故純其心則為體陽而用陰雜其心則

為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此王伯之辨乎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以有慶明
別德于天
序之故

彥陵氏曰往有慶是解吉无不和然不徒曰有慶而必加一往字
謂本此失涕勿恤之心以往也夫萬方之慶乃在中心之純與不
絕嗚呼嚴矣剛毅如曰六五柔順虛中委心於康國之侯居晦
以御明不自用而任人得聰明之實即有小失固無傷於明而反
以養博大渾厚之氣故曰往有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剛進之極是貪名位不止的人此道無適而可惟當用之以伐其
邑伐邑就已私說克已甚難故云厲極剛可以勝私不至從欲惟

下經說統

卷五

四十三

石鏡

危故吉且无咎然不能防欲於未萌而欲制私於已發雖得其正
亦不免於吝矣况溺而不救縱而忘返乎未要綴已私不可不伐
之意傳曰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也剛極則有強
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於進失中之甚也無所用
而可維獨用於伐邑則雖厲而吉且無咎伐邑謂內自治也人之
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
雖傷於厲而吉且無咎也然極於剛進終非安和之道復云貞吝
以盡其義

蘇紫溪曰上九失其柔順之道未能渾然不露圭角故有晉其角
之象伐邑二字以告自邑之意推之猶言自治也既有圭角即着

以剛字妙

伐邑在是
象上辨與
不義合

實切磋琢磨自伐其氣質之過而兢兢危厲庶可以吉而無從
自以為貞而執之不變安免於吝乎道未光正與大明相反天理
明淨則氣質消融一有圭角之累便非光明本體此所以必伐而
去之也○清雪松曰在角而進亢而不已其明將窮不能及遠維
獨用於伐邑則雖厲而吉且無咎晉明照天下而維伐邑之用以
此為正亦羞吝矣坤邑象坤能蔽明亦所當伐謙六五伐不言邑
其伐也公晉則私矣既濟九三伐鬼方其伐也大晉則小矣維用
伐邑以下即畜臣妻之意極言晉角之無所利耳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姚承菴曰以極剛治其私終屬強制而非質任自然者蓋力以遏

下經說統

卷五

四十四

石鏡

折於其外猶有隱伏於其中內外未為瑩徹於自昭明德大珠故
曰道未光也附楊龜山曰非日中之時剛上窮而不足以照天下
道未光也故維用伐邑而已若夫道足以照天下無思不服矣尚
何伐邑之有

論陸庸成曰處避惡後故尾者厲處晉惡先故上者厲當晉之時
聖人最喜用柔而不用剛故四陰吉悔亡二陽厲且吝何也剛則
就進故臣道貴順君道貴柔也馮文所曰初之罔孚至三而衆允
則無不孚矣順之至也五之勿恤至上而伐邑則有恤矣明之過
也蘇紫溪曰人心之有德猶天之有日也陽精之曜不以重淵而
思其光本體之虛不以沉晦而迷其鑿故未進則切磋以求其進

即自邑之伐不以為勞已進則舒徐以俟其進即得失相仍不心
為恤至於進亡不已而齊治均平一以貫之此正明明德於天下
之效○程敬承曰用壯非壯故大壯以四爻為主不極剛乃在也
急進不進故晉以三爻為主眾允之乃進也非禮弗履壯以理之
自勝耳自昭明德進以學之自明耳故二卦之道莫先自治

三三離下
坤上

明夷利艱貞

日之明為地所掩是君子之道為陰邪所傷故為明夷然君子之
處患難總離不得個正道但時當明夷雖欲自遂其貞而不可得
故須艱難以守正艱貞連綿說貞在艱內隱忍委曲以自靖自獻

下經說統

卷五

四十五

山房

着一些直遂不得是為艱難之貞姚承菴曰顯其明以佐聖神之
君此是直遂之貞過非其主不得已而晦其明委曲以存正道此
是艱難之貞艱貞二字是艱難以行之貞非艱難以行其貞也要
分曉張婁東曰貞則晦其明是也加一艱字人之明出而揚之則
順反而艱之則逆故必艱始得貞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

明豈有時虧損但為地所掩蔽是明見傷之象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此節只說得個明而見傷為明夷之義不是文王用斯道以處明
也內文明明在內也外柔順以蒙大難妙正在蒙字蒙者明之

及不用明乃蒙也大難曰蒙有許多詭晦善藏用之意文王以之
只是見有德而遇難所以為明夷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晦其明也句語意承上起下內難句方入六五爻義明且見傷豈
容自露其明一晦字多少艱苦心事內難猶云家難見宗臣無可
舍去之義正其志謂行不得遂而志未嘗不正也何言志忠君
愛國之心是也晦明而明在內這便是正其志箕子用此道是為
艱貞者法云姚承菴曰晦其明正其志何別人臣惟此明德耳本
此明德顯行於其外志與行罔有不正者其常也不得已而晦其
明而箕子之狎狂暗黯污濁於其外其變也然其中却持之以正

此二節不
重在文王
箕子身也
只是把兩
字做個樣
也

下經說統

卷五

四十六

山房

以俟其君之悔悟是晦其明所以正其志也無兩層

彖陵氏曰利艱貞如何說晦其明大凡昏主在上國勢已危人心
已亂為人臣者心中惟不明白所以昏亡憤亡過了日子一明白
便要去做事一做事便失於矯激直遂有明而不晦非惟不足以
挽回國勢人心而身且不可保及至做不來時節却又說吾力已
竭無可奈何把忠君愛國的念頭都改了故晦其明者正忠臣萬
分委曲萬分不得已之至情即此便是正其志故曰利艱貞張叔
正曰文王之難聞天下故曰大箕子之難在至親故曰內

此節其明
非正其
志也
用者所
能
也

張而若曰用晦而明不是晦其明亦不是用晦又要明又不是以

晦為明。晦字重用。晦正。君子所以為明。處蓋明不貴於善用而貴於善藏。藏之正所以用之也。章氏曰：晦者明之藏。明者晦之發。辟人在暗處而見外物甚精，亦可以識用晦而明之一端矣。程啟承曰：晦而明與晦其明不同。謂君子照物本明而非以明而明也。用晦而明，即明出為晉。君子體之以自昭，日入為夷。君子體之以用晦，出地入地為時不同。其本明之體一也。故昭明而明大，晦明而明全。君子之明德豈有二哉？用字最妙。體本明而用則晦也，不能用晦則不善用明矣。

傳曰：明所以照，然用照之過則傷於察。太察則盡事而無含弘之度。古之聖人設前旒，屏樹者，不容明之盡乎。隱也。羅一峰曰：蒞衆

下經說統 卷五 四十七

者以離照坤也。用晦而明者，以坤養離也。王輔嗣曰：藏明於中，乃得明也。顯明於外，巧所辟也。呂東萊曰：用晦而明者，君子養明之道，不有虞淵之入，馬有陽谷之明。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君子得君行道，猶鳥之飛以翼。初九居明夷之初，雖未有貶削之加，而諫不行，言不聽，如鳥之飛而垂翼，失此時而不去，後雖欲去而不得者，知幾之君子當行則行，三日不食可也。夫見幾明決，或有訝其去之速者，然義所當往，即主人有言亦聽之而已。寧不食而不可不行，寧有言而不可不往，總是要他決去之意。馮文所曰：三日不食困之極也。辭豐而就約，則庸者怵未夷而先避，則愚者

疑以夷暗之世，忌潔惡正，宜有言也。在君子何恤人之言也。其所全者大也。

傳曰：見傷之始，事未顯而慮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夫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辨也。傷未顯而去之，則世俗孰不疑怪。故有所往適，則主人有言。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所以為明而揚雄所以不獲其去也。

別解：鄭瑛如曰：垂翼猶莊子所謂若垂天之雲，言翮羽以高飛也。蘇子瞻曰：將飛而舉其翼，必見其摩也。故垂其翼所以示不飛之形也。方其未去也，垂其翼，緩之至也。及其去也，三日不違食，亟之

下經說統 卷五 四十八

至也是何也。則懼不免也。楊敬仲曰：垂其翼，隱其去迹，使不見其飛也。三日不食，義當速也。君子初未置已意於其間，苟彰彰然著其引去之迹，是謂有攸往，是謂不垂其翼，主人將有言矣。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孫質菴曰：夫子別出一義字，則知不食之故，非特厄於時且決於義矣。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二於暗主比初稍近，視三四五尚遠，故傷而未切，有夷於左股之象。左非用事者，比夷右為未切也。此時正宜見幾而作，浩然決去，用拯馬壯以佐其速，則身名兩全而禍可免也。未切而救，就其速

只是一個去得早免於禍即是吉非謂可以為於時也孫贊蒼曰發生謂今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帝忠謂褰裳而避之猶恐波及我皆知用極之義者

蘇紫溪曰六二是天子股肱之臣故取象左股但時當明夷上無元首之明即欲畢謀効力而動輒掣肘如夷其左股而不得以存行也然二與君同休戚非如初之于飛而得以遠去者要在獨終其闕匡救其災庶幾可濟國事於萬一耳謂之曰吉乃為之在我者當如是其濟與否弗論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按象傳曰柔順蒙難則順者正處明夷之道也二陰柔有此順德

下經說統 卷五 四十七

故能速於拯救而得其則虛齋分順則為兩意則以字覺無窮落附項平菴曰明夷六二用極馬吉象曰順以則濟初六用極馬壯吉象曰順交辭意在用字象辭意在順字明以六用壯可以得吉也明夷六二當位之臣忍傷以救國事合於為臣之則故曰順以則濟之初六在下無位避難而自救故曰順也救禍者莫若順達而能順可以救世窮而能順可以救身則者道之常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以至剛至明而正應暗主則身當其禍身任其責不得已而舉事所謂子弗順天厥罪惟均者故有南狩得其大首之象不可疾貞非較計利害誠以君臣之分不容造次苟能化暗為明亦吾之志也

也吾寧待之馬耳不然是幸其君之不明而乘時以邀利豈南狩之所忍為哉吁此可見武王觀兵孟津心事矣孫贊蒼曰先曰南狩而得其大首所以示人君不道之戒繼曰不可疾貞所以嚴人臣不軌之防

蘇紫溪曰此爻舊說皆謂以臣伐君夫南巢牧野之事聖人豈忍筆之於經以訓天下後世哉竊謂暴君在上諸侯效尤大邦小邦姦究荼毒者不可勝數宜鋤殘賊清淵數取其元惡而誅之以救民於水火之中如湯之伐葛文之伐崇是也不可疾貞頑民之染惡既深宜以漸而化之不宜以速而驅之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下經說統 卷五 五十一

葉爾瞻曰志字多少涵蓄言其志非富天下為天下去害也今既得其大首則其志乃大得矣乃字宜玩所謂有湯武之志則可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明庭

姚承菴曰六四雖入坤為腹心之臣然闇君不見信任徒言無益徒死無益見幾而作可全其身以存宗祀以自獻於先王故其辭曰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明庭此爻正微子之事○居明夷之時其心皆欲去傷害而無及得超然以遠去大獲我心矣入字與出字對已入左腹矣得出門庭乃獲明夷之心

蘇紫溪曰二在外卦為股肱之象故曰左股四在內卦為腹心之象故曰左腹陽左陰右左股而曰夷非陽德之亨也欲行而不得

遂其行也。左腹而曰入。陽德之歲也。有明而自晦其明也。二之時猶可救也。故曰用拯馬壯。四之時不可溺也。故曰出門庭。所處者明夷之迹。所得者明夷之心。迹異而心同也。胡雲峰曰：坤有腹象。入於左腹自離而入於坤也。坤偶有門象。于出門庭猶可去而出。手坤也。獲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逃也。附傳曰：坤為腹。左者。隱僻之所也。六四進居坤體之下。由隱僻之道。深入其君。故云入于左腹。入腹謂其交深也。交之深。故得其心。于出門庭。既信之於心。而後行之於外也。邪臣之事暗君。必先盡其心。而後能行於外。

下經說統

卷五

五十一

石鏡

按象有專言心者。有專言意者。此獨兼言心意者。見當此大不得已之時。得意遠去。甚快之。詞彥陵氏曰：此又作微子看。則所為獲明夷之心者。非徒為一身遠害計也。實為存宗祀計也。此念可以自知。而不可以對人言。故象不徒曰心。而并曰獲意。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潘雪松曰：六五以柔居尊。為明夷之主。而象曰箕子之明夷。言箕子以見六五明夷之象也。利貞。謂宜如箕子之貞也。免於難則利。不失其正則貞。張中溪曰：又言利貞。即象所謂利艱貞也。胡雲峰曰：士大夫處平時易。處明夷之時難。處明夷之時。為微子比于易。為箕子難。微子已去。不可復去。比于已死。不必復死。內難

去死也。極

○

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此殷有三仁。而父獨以箕子言之也。王相曰：微子去之。利而不貞。比于諫而死。貞而不利。

要見晦明。正矣不可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姚承菴曰：貞一也。曷以云箕子之貞。宗臣之明德。宗社所賴。以維持。一日不可息者也。不可息而又不可露。必如箕子之艱貞。而後可程。敬承曰：明不可息。故須用晦以存之。使箕子之明不晦。則箕子之身不可保。而其明遂至滅息。明一息。便不成個宇宙。故不可也。不可二字甚重。○呂涇野曰：箕子之晦。其明者。時也。權也。然其明隱然自在。何嘗滅息。就是他艱難守正。自晦其明。處無非是。委曲以全此心之明。明豈有時而息。蔡虛齋曰：若其明可息。則一焉。

下經說統

卷五

五十二

石鏡

洪範從何處得來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胡雲峰曰：不曰明夷。而曰不明晦。蓋惟上六不明而晦。所以五爻之明。皆為所夷矣。人之明。未必傷也。卒乃自傷。而遂憤絕厥命。則亦何益之有哉。知者亦可鑒矣。蘇子瞻曰：六爻皆晦也。而所以晦者不同。自五而下。明而晦者也。若上六不明而晦者。故曰不明晦。言其寔晦。非有托也。明而晦者。始晦而終明。不明而晦者。強明而寔晦。此其辨也。○按明夷不取五為君位。而取上為君位者。能傷日之明者。地也。地積至三爻。而愈厚。故以上為主。前五爻言明夷。猶有明可夷也。上并無明可夷。直不明而晦矣。陸君啓曰：不明晦。

直是晦了。不必云至於晦。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自古亡國敗家極明察才辨的人起初何嘗不高視遠覽所謂照

四國也只是失為君之則究竟成個極情懂的人本義以位為照

不然失則即是不明晦潘雪松曰夫人心之明本不可息此天則

也二順人臣之則故用晦以為明上六失君人之則故強明而冥

晦交象不主紂言蓋六五君位明之所以夷者已於箕子之明夷

見之矣此則言用晦而明者之反以示成也故不言明夷

論立行可曰明夷一卦以商周之事繫論上一爻極暗為紂之昏

五近暗為箕子之囚如四與上同體避暗就明為微子之道去

下經說統 卷五 五十三

三與上應以明尅暗為武王之伐紂二在大臣之位蔽明於時為

文王之姜里初去暗稍遠見傷即歸其伯夷太公居海濱之事乎

陸庸成曰明夷之時貴於艱貞以自全故義不及比于薛畏齋曰

明夷之時暗者在上下五爻皆為所傷者也然所居之位不同則

所處之道亦異以位言之初無位者也自二以上有位者二三與

上異體其情踈四五與上同體其情親其位有不同矣以道言之

初可以遠去保身之智二守常而終三通變而權主於義四獲心

而此五守正而囚主於仁其道亦有間矣皆無傷於明者也○張

幼子曰明夷一卦用之以處難則為文王與箕子明而晦也用之

以居易則為莊眾之君子晦而明也明而晦故全已晦而明故燭

物彥陵氏曰明夷取股取腹心取首雖在亂世亦可以見君臣一

體之義 三三 巽上下

家人利女貞 按一家之中須是內外各正方成個家道曰利女貞非女子自正

是齊家之君子正之也論正家之道當責乎男論正家之化必觀

于女陸彥東曰天下之化未有不始於近而遠乎遠者况門內恩

勝之地婦順不軌其為陽教之累也多矣君子慎獨之功刑於一

家而女德已正則無出閭之言私謂之事而男得正乎外矣男一

家之主也由是一家之人正而可以及於天下此女貞之所以利

下經說統 卷五 五十四

也陸庸成曰巽德為寡離德為明通卦請言明者以家人非用明

之地也文中子以明內齊外為義所謂齊乎巽言萬物聚齊於巽

非巽有齊之義也張中溪曰家人合巽離而成卦巽長女而位四

離中女而位二以柔居柔各得其正此亦利女貞之義昔舜刑于

二女正合家人巽離之象○按內離而外巽曰家人外離而內兌

曰睽關明子曰明於外者物自明於內者家自齊故知用明而

齊治之道得矣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按女正二句以女先男則利女貞之意可見位者內外字有不相

侵越意又有一體相成意不獨曰位內位外曰正位乎內正位乎

雖山大義
三字只是
見男女不
可正耶

外男女各有位。位不可有一毫假借。苟且其間。正位者。止其所也。女子莫順而不預乎外之事。男子制義而不牽乎內之私。男女正則剛柔之義明。倡隨之義得。是陰陽不可易的道理。故曰天地之大義。附葉爾瞻曰。男陽為天。女陰為地。男女正位。即是天地大義。天地定位。萬古不毀。正也。此義豈不昭然而或者歎然。自以為不足與於此者。邪僻之習。錮之也。夫曰天地大義。其關係為何如。而內外之位。信不可不正矣。荀爽曰。離巽之中。有乾坤。故曰天地之大義。

唐凝菴曰。彖惟言利女貞。而彖傳因及乎男者。以見女不自正。男正之也。蓋天下惟女子為難養。聖人以刑于為首功。女而貞。則男

下經說統

卷五

五十五

之貞與家人之無不貞。可知矣。邵二泉曰。男女交。天地之大情。男女正。天地之大義。正自尊者始。故又推本於父母之嚴。嚴與正無二義。正即所以為嚴也。含正以為嚴。則高矣。

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

活家止得
一個

按此二句。緊頂上正位來。內外截然。何等整肅。即此便是嚴了。語意從上轉下。若云。不特國與天下有嚴君。家人亦有嚴君焉。正此父母之謂也。二句。只作一句讀。不是有個男女正。又有個父母去。正男女也。自內外位言。則曰男女。自一家之政教言。則曰父母。如邵三泉曰。二與三四與五。配合則為夫婦。及其嗣續。則為父母。夫以帥婦。而父道立。婦以承夫。而母道成。各得其職。以主其家。而一

家有所嚴。憚故稱嚴君。丘行可曰。父母即一家之君長也。君長嚴則臣下肅。父母嚴則家道齊。蔡汝脩曰。家人親也。不患不寬。患不嚴。國人疎也。不患不嚴。患不寬。故治家如國。稱嚴君焉。治國如家。稱父母焉。

趙汝楙曰。或曰。父義母慈。何以亦稱嚴。曰。母不嚴。家之靈也。實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嫚惟薄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尊嚴。內外齊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弟恭。夫制婦聽。各盡其道。而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姚承菴曰。此節緊頂上嚴君。來見。惟有此嚴君。故父子兄弟夫婦

下經說統

卷五

五十六

各止其所。而家道正也。正家而天下定矣。句。不重。天下定。見一正家。而天下之定。即在於此。則其所係極重大。極緊要。不可不嚴。肅以正其家耳。然其正。却自官闈始。所以必先利女貞也。故曰。家難而天下易。不作效說。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張中溪曰。巽為風。離為火。蓋火熾則風生。而火者風之母也。君子知風之自則。知風化之本。自家而出。而家之本。又自身而出也。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物猶不誠。無物之物。如云。事定。恒謂有常德。諸子相曰。言行只在慈孝友恭義順上。見言而能行為有物。行而不輟。為有常。彖言天下定。則惟極言之。齊家治國。子天下之

一氣相通
說九妙

道也。象言言行則反本言之。修身為本之義也。
孔穎達曰：巽在離外，是風從火出，火出之初，因風方熾，火既熾，凌還生風，內外有似家人之義。唐虞疑難曰：家人一氣而相通者，火與風俱以氣用，風自火出，則一氣之流通，火之熾，皆風之力矣。故稱家人，楊敬仲曰：風化自言行，又自心出，誠心善道則言自有物，行自有恒，誠心之足以化人，初不在諄諄告語，切切防檢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彥陵氏曰：正家之法，莫重於始，始而不閑，後必至於相賣相夷，悔不可勝言者，乘眾志之未流而豫防之，明長幼之習，慎男女之別，

卷五

五十七

山房

惟能閑方成一體家，故曰閑有家，有字宜玩，閑於始，終必無傷恩敗義之事矣。何悔之有。○洪覺山曰：初九有家之始，未有子婦專制之責，故其為道也不曰正，而曰閑，閑者志正而法度具焉者也。胡雲峰曰：初之時當閑，九之剛能閑，僅曰悔亡，何哉？家難而天下易能閑於初，僅可免悔，初之不閑，悔將若何。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志未變本有家之始，來玩一未字，見當及時防閑之意。胡雲峰曰：志已變而防之者難，未變而防之者易。趙廣齋曰：閑於始，則人心未變，無傷恩害義之事故，悔亡，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是也。○洪覺山曰：初剛得正，有正家之本體，雖有先見之明，故能及其志之未

極胡說惟
此更甚於
以家道
世能閑
小字十家

○

變而豫防之，所謂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渺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二實正乎內之，女象所謂女貞之利者也。故能以順為正，而事無專制，但主中饋之奉而已。蓋女不言外中饋之外，無餘事，則中饋之外，無所主也。以正道也。關雎，桃夭之化，由此而出，知何吉如之。蔡虛齋曰：此可見婦人之所以為能者，不在於無所不能，而在於能其所能也。彥陵氏曰：不徒曰无攸遂，必曰在中饋者，蓋婦以無成代終為正道，不當自遂而當代勞者也。如徒曰无攸遂而已，猶未足以盡婦道耳。附楊敬仲曰：妻道雖柔順，不可失正，非一於柔從而閑邪正也。故曰貞吉。

卷五

五十八

山房

胡雙湖曰：未繫未蘋之詩，以公侯夫人奉祭祀為不失職。大夫妻共祭祀為循法度。祭祀蓋饋事之大者，婦無遂事，惟在中饋可見矣。故六二貞吉，惟以在中饋言。彥辭所謂利女貞者，其六二當之與。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婦德惟順，順故能巽。巽指五，即无攸遂意。曰以者，在閨閣之中，供饋食之事，以左右其夫而已。即詩之所謂維酒食是議，乃正位乎內之事也。洪覺山曰：不徒曰順而又曰巽，巽德之制也。
九三家人嗃嗃，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治家之道尚嚴，九三剛而不中，是未免過乎嚴厲，使一家之人畏

而不敢犯有高高之象此雖人情所不堪而不免於悔厲然法度
肅齊人心祇畏畢竟是吉若以悔厲之故而一於寬致使婦子嗜
嗜笑樂無節則貽倫濟理終有不可言者矣嗜嗜之吝正以見嗜
嗜之吝○傳曰在卦無嗜嗜之象蓋對高高而言與其過於放肆
寧過於嚴也姚承菴曰夫為婦綱父為子綱曰婦子嗜嗜者言其
綱維之不立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嗃嗃似失之太嚴然家法因之以整肅未失乎正家之道也若婦
子嘻嘻則以恩掩義失治家之節矣家人骨肉之情最無窮必須
用節節謂節制防其過也唐凝菴曰節以調劑其寬嚴之中也立

下經說統
卷五
五十九
石鏡
於始則為開劑於中則為節非有二也言節於三者以三在內外
之介耳

六四富家大吉

張中溪曰六四與初九為正應又介乎九三九五之間以柔得剛
以虛受寔故能富盛其家而有大吉之占六四以異順之道而在
高位其一家之安與記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家之
肥即家之富也○按諸爻俱直言正家惟四則由富家說到正家
蓋既富方穀理之常也所以大吉治家治國正是一般道理不必
主大巨理財說本義在上位如云主家政者云爾
附常張兩若曰人君以天下為家而大臣其家相也六四以柔正

居上位是榮開源節源而富天下之家者禮義生於富是仁讓之
風成知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楊誠齋曰善富家者不寶珠玉而以父慈子孝為珠玉不豐粟帛
而以夫義婦聽為粟帛故六四之富而吉吉而大聖人釋之曰四
之富非富而富也父子兄弟各順其位而不相踰越是謂富矣
胡雲峰曰二曰順以異四曰順在位玩而順字婦道盡矣二在下
之婦也四之位在上其主家之婦乎方獻夫曰父主教化母主貨
財儀刑表帥父道也收蔵謹節母道也故五言假家四言富家父
母之道也

下經說統
卷五
六十
石鏡

附常張兩若曰順則有生財之夫道在位則操天下之利權故能
富家而得吉者一順字可也即會其勤之御皆逆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游讓溪曰九五尊位故以王言假者感格之義象假無言王假有
廟其義同也家者天下之則卦之九五陽剛中正正位乎外六二
柔順中正正位乎內是王者身端心誠化於家而内外交正禮教
不惑所謂雖離在官是也如是則勿用憂恤而天下無不治矣王
者之吉程敬承曰有家與萃渙有廟同不假則不能有其家也曰
假則又無所事開矣故曰勿恤
附兩楊敬仲曰假大也王者大有其家之道以天下為一家者也

亦如妙

或者往往憂慮一人之智力安能極愛天下如一家不知假大之道自吉故曰勿恤孔子又曰交相愛也惟君民交相愛之心如一

三保蘇說
似與注合
然亦有字
與注異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傳曰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止能使之順從而已必致其心化誠合

下經說統

卷五

六十一

山石鏡

交相愛雖
合一宗說
然却本大
端說未唯
二不同德
而於各也
故能成
一家交相
為愛

交相為愛乃為假有家之道揚誠齋曰以文王為君以太姒為妃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武王為子以邑姜為婦其不交相愛乎詩人歌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之謂矣蘇紫溪曰交相愛不止夫婦凡父子兄弟俱在內

重字異

唐疑菴曰九五正位乎外其家之正不正恒必由我此非一關可以畫其責者寔有假假之道焉假之者即以其真愛相感格也惟我以真愛感彼必以真愛應假道斯大家道斯正矣然則其所謂嚴者嚴其分也分不定則濇即有愛何所用手嚴與愛固相為用者解別揚止菴曰交者家人交接之常愛則心相浹洽交貴愛愛以聯交而不愛則外以各分相接而內情義不親則家非其家

矣何以曰有家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傳曰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自化為善然在妻孥情愛之附慈過則無嚴恩勝則掩義其患常在禮法不足而情慢生也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乎威二者而已彥陵氏曰孚與威無二道威正所以善成其孚也終吉猶云好到底蓋孚而濟以威則雖傳之永久人心亦常振肅而無和勝之流矣故曰終吉夫吝曰終吝吉曰終吉計及於所終而後知治家者不可苟且於目前嚴之一字可為萬世法揚叔仲曰雖不用威而如威者德威也

下經說統

卷五

六十二

山石鏡

權揚說乎
即是威

德威無他惟誠心於善而已矣善心誠實人自信服夫不用威而如威其初未見其齊一信服之效又斯見矣故曰終吉唐疑菴曰初家之始故言正家之法上家之終故言正家之本家之本在身家人之觀望策切不可欺反身而觀其所以開家者皆其寔有諸己焉舉家所信故曰有孚孚則開之自見其行節之自見其從德威自見其可畏即有不肖之心自此潛消矣

○象曰威如之吉及身之謂也

葉爾瞻曰威原是振肅人心之具歸之反身謂非求人也正身便是正人自反嚴正不威之威也陸庸成曰總言孚便要威者畢竟治家以嚴勝和也然威曰如則德威非作威也威生於反身

端則不戒自乎不怒而威矣

鄭狹如曰威從信而來信從反身而來初之有事於閑也三之不
免於悔未信故也曰厲畏則有之愛則未也嚴於已曰嚴人嚴之
曰威：與厲自不同也九五之交相愛也非昵於情之謂也關雎
之所謂有別而摯者也交相愛交相孚也亦閑而閑威在其中矣
上九之終吉以五之道終之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至於終而家
道成矣

李西溪曰卦中六爻不惟男女有定位即剛柔之位亦不可易
上父道三母道貴嚴五夫道貴義故以九居之四子道二婦道貴
順故以六居之初女道安用剛蓋女子之未從人也當以理自防

下經說統

卷五

六十二

石鏡

故亦以九居之剛柔皆當所以為家道之義陸君啟曰如之正惟
順男之正惟威無和即是順六二止於主饋德畏乃為威上九專
於反身威之過為高嗚順之似為嘻嘻不身之威不用威而似威
曰威如程啟承曰彖利女貞固矣詳觀爻義初能閑三能節五能
假上能威刑于之道男正尚馬彼二與四不過順之而已順即女
貞也婦之不順失在至家者故家人重嚴君尤重反身蘇恭曰
晉即大學之明德也而不明則夷矣家人即大學之齊家也而不
齊則睽矣自昭明德防其夷也有孚威如懼其睽也

三三離上

睽小事吉

睽就人心說本義釋睽字不獨曰異而曰乖異主於情之不合而
言不徒以迹之不同言也小事吉亦在濟睽上看所謂補偏救弊
徐以俟人心之定耳曰小事正對他不能混一區宇合天下之睽
言也張雨若曰此卦辭當與豫之利建侯行師對看豫只是人心
和樂便可大事睽比豫多個得中應剛却又只可小事只為打頭
一睽字壞了然非三者連小事亦安得吉附丘行可曰小事吉柔
為卦主也九卦陽剛為主則可以大事睽合兌離成卦而柔進乎
五其才不能大有所為故以之處小事則猶可得吉也程沙隨曰
火水相遠山澤通氣而火澤無相用之理故相遇則革不相遇則
睽

下經說統

卷五

六十四

石鏡

睽馮文所曰睽言小事吉者言小其事則吉也聖人當天下之睽
散而合之其事非小也特以睽散之時眾志猜疑批窾導卻所值
艱阻以大視之則愈難以小視之則差易故曰小事吉也小其事
所以大其用也初之見惡二之遇巷三之天剝四之交孚五之厥
宗皆小也至上之遇雨則天下之事無不濟其所用者大矣自古
家傑處於卑小而以安國定眾者何限如平之交勃寔之吊讓子
產之賂伯石仁傑之交二張是也漢之袁何唐之李鄭欲討君側
之惡而過視其事遂全睽散而不可解則無得於易之義者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先天之象則為物性之睽後天之象則為人情之睽要知睽者本

二女解極

同也。本同而後異。所以為睽。陸庸成曰：火澤之睽，於動處見之。二女之睽，於志見之。既睽而不能合者，世道人心之睽也。必睽而乃有合者，天地萬物之睽也。故以吉則小，以用則大。附：或問：火性炎上，澤性潤下，二女同居，其志各有所歸，此自然之理也。聖人以為乖異，而名卦為睽，何也？黃葵峰曰：火上澤下，以其不交也。離上坎下為未濟，亦是如此。二女不是未嫁者，家人女正位乎內，已嫁者亦謂之女。此如妾媵婦奴之類，陰性多妬，人各異志，故謂之乖異。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說謂心不暴戾，明謂通於事理，二字垂重，但要得麗字，意有其具。

下經說統 卷五 六十五 山房
也。柔進而上行，謂謙順之人，而操事權之位，重上行，字有其位也。兼君臣說，得中而應乎剛，謂虛心下賢，而賢人樂助，重應剛，字有其輔也。故雖不能大有所為，猶可小有所濟。鄭汝如曰：緣不和說，故睽說者去睽之善道也。而麗乎剛，則不苟說，又說之善也。天下不可以柔主也。剛柔不遇，所以睽也。得中應剛，睽以合矣。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傳曰：推物理之本，同以明睽之時用，乃聖人合睽之道也。以天地男女萬物明之，天其地下，其體睽也。然陽降陰升，相合而成化育。

之事則同也。男女異質，睽也。而相求之志則通也。生物萬殊，睽也。然而得天地之和，稟陰陽之氣，則相類也。物雖異而理本同，聖人明物理之本同，所以能同天下而和合萬類。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其事至矣。故云大矣哉。孫質菴曰：性情之睽，不可有形體之睽，不可無人。但知睽之為睽，而不知睽之為合，故極言其理。林次崖曰：曰事同，曰志通，曰事類，而者之合而為用也。然兩者之合，原於兩都之睽，故不曰合之時，而曰睽之時。用睽之時，用以其睽而為用也。合在睽之中，不睽則無以為合也。○蘇子瞻曰：人苟惟同之知，若是必睽人，苟知睽之足以有為，若是必同。是以自其同者言之，則二女同居而志不

下經說統 卷五 六十六 山房
同故其吉也。小自其睽而同者言之，則天地睽而其事同，故其用也大。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彖言異中之同，象言同中之異，只重在異字上。異同之間，亦只是一理。同於理不同於物，便是同而異，不可異而異，而曰以同而異，大凡處睽貴合，必得其所以為同者，而後睽可合。如以異為異，祇終睽耳。韓魏公不分善惡黑白，其不分乃分也。此同而異之謂也。同而異，正合異為同之道。彖陵氏曰：以同而異，異字要從同字說。出而字，須說得相闕，譬如一條大路，人人同走得，惟君子只從大路上走，自與旁路曲徑

迥別非異以異異以同者也。要見得同中之所不得不異處。傳曰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於東夷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楊誠齋曰禹顏同道而異趣。夷惠同聖而異行。未足為同之異也。孔子一孔子也。而齊魯之去異。連孟不一孟子也。而今昔之饋異。辭受此同而異也。乃一人自為水矣。君子亦何必好同而惡異乎。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君子身濟天下之險。必淨入。愾加。乃克有濟。初與四本非正應。公下經說統 卷五 六十七

有悔者幸其同德。是情不相投。而德則相濟。終可賴以濟。嗚呼。悔可亡也。其象猶喪馬勿逐。自復者。然同德相合。正異已者。所忌苟分別太嚴。未免為讒邪所構。就是惡人。也不可峻絕。他令彼重其疑。而甚其睽。合與為同。妙在一見。彥陵氏曰。註中居睽之時。亦要審大凡世難方。既正智勇並爭之。印有一才一藝者。那個不思量。出去立此功業。所以同德相應。自然勿逐。而自復全。要理會此意。○喪馬悔之象。勿逐。自復。悔亡之象。傳曰。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眾。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合弘之義。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絕。

陸君啓曰。睽是不好時節。故初與五皆以悔言。馬陽象在下。馬為人乘。而初所應之陽。乃在上。而遙則喪馬矣。雖然不可逐也。揭揚然奔而追之。方駭而益遠。靜以聽焉。彼將自至。履睽亦然。情之疑者。辭之則愈疑。言之悖者。辯之則愈悖。交之離者。強之則愈離。所以流言之。交姬公不辯。故自明。惠帝之事。子房不爭之。以口舌故自定。况四與初。雖旬而本應。豈能終外我哉。○惡人亦謂四也。以其去而不為我乘。曰馬喪。以其應而不與我好。曰惡人。交有迫之。而不可強者。寬以待其復。迹有避之。而不可得者。款以折其克。房睽之用微矣。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下經說統 卷五 六十八

同德之合。異德之忌也。絕惡人而勿見。不將來仇於君子乎。見惡人以辟咎。正所以固同德之合。洪覺山曰。見惡人所以辟咎。豈其為咎。蓋世道之有睽。皆起於邪正之太分明。而好惡之太峻絕耳。翼汝脩曰。見惡人乃所以避惡人也。以見為避。不以避為避。楊放仲曰。言止於避。咎則可苟。有利心焉。則不可。項平菴曰。見與迫斯可見之見。同非往見之見也。若往見則遠。勿逐之戒。美辟咎免於惡人之見。咎也。非望其有所行。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二五相應。本有君臣之分。而當睽之時。情意相隔。若欲執堂陛之常。如何得遇。必多方以開悟之。盡誠以感動之。其惻惻款款。委

參曲曲有接合在尋常軌轍之外者故象之乎遇主於巷耳夫下
有遇巷之臣上堂不亢然難下之君哉厥宗噬膚所自來矣二止
曰无咎者臣盡上應之責也五乃曰有慶者君取下賢之福也滿
雪松曰合睽之道必能遇主於巷而後得无咎臣與主睽臣之咎
也二柔失位而履中能細其剛迂其身以成吾君故曰遇曰于巷
李隆山曰委曲求合期於行道以救斯世惟二以剛中之才具和
兌之性足以行之非拘拘小節猶介避世者所知也傳曰巷者委
曲之途也不期而會曰遇所謂委曲者以正道宛轉將就使合而
已非屈已枉道也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下經說統 卷五 六十九

巷非遇主之地其迹可疑故特以未失道明之全在正應上看出
張南軒曰或謂諫君者當盡其委曲之義非也伊川云至誠以感
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
轉將就之期明信而後已此其所以謂之委曲也故孟子謂引君
以當道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入天且剝无初有終
二與四皆欲求合於三者二從其後而曳其輿四從其前而掣其
和所以誘攝之者百端三於是乎不能自白矣是以上生猜根覓
其髮而剝其鼻焉然三寔無他終必得白故曰无初有終○彥陵
氏曰見輿曳三句皆是睽乖之象一氣說下曰曳曰掣只是居二

陽之間見其如此所以積疑成猜擬其狀曰天且剝註中後為二
所曳二句看淨太死故又二字多一轉見字指上九言或曰三自
見也三欲進以應於上而不勝其猜疑之心自危而不進若見其
如此

陸君故曰見之為言三見之也初二何曾曳三四何曾掣三抵之
三之初心與上相疑徘徊而不進故生出許多妄見耳三上兩見
字相應六書卦以三為人其人御車服牛之人也天去鬚之刑剝
去鼻之刑兌為口而鬚與鼻皆在口上下兌為毀折故有是刑胡
雲峰曰三上兩爻皆提一見字意見之見非真見也火澤之睽生
於動三上之睽生於見本與輿曳本無牛掣本無天且剝疑故其
見如此耳其見如此故無初理本不如此故有終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葉雨瞻曰位不當迹有可疑明其所遭之不幸遇剛遇字着力看
剛字見上之英察而三惟善遇所以無初者有終耳傳曰不正而
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於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循理而
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彥陵氏曰遇剛要把無初有終合看大凡剛的人性最燥急見你
形迹稍可疑便放下臉皮拿出最狠毒的手段來處你然心中寔
無他勝心迹一即便如冰消霧解所以始睽而終必得合若遇着
一個性柔的人畢竟是個優柔不斷如何得有終可見天下最難

卷五

七十一

事者莫如英主最易事者亦莫如英主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彥陵氏曰大臣而欲濟睽必先得同心之人而後可協力四無正應故曰睽孤然初陽在下乃元善之夫也不遇則孤遇則不孤矣遇字正與睽字相對曰遇元夫金要四去遇他交孚全在以心相信然當睽之時嫌疑易生故必以危厲處之然後可保其孚而無咎孚乃所以成其遇屬正所以成其孚既說交孚又說個屬聖人何等深慮林次崖曰人之相與在無事之時則安常處順而巽無門處有事之秘則變故橫生而風波易起故必危以處之委之腹心以致其誠慎其舉措以杜其嫌疑則終合而無咎矣

下經說統

卷五

七十一

石鏡山房

程啟承曰異我者惡人也計詭而疑貳易滋必寬其量以杜其隙

故見則無咎同我者元夫也勢孤而說問易乘必危其心以固其交故厲乃得無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志是濟睽之志得人則睽可濟故志行然必本交孚而來可見大且而欲濟睽全要以至誠感動李清發曰情以疑而相睽惟剛則足以去疑而相合故四終於遇元夫而上終於遇兩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潘雪松曰陰居陽宜有悔然得中為文明之體應剛無偏係私其悔得亡則於已無憾而睽有可合之道厥宗噬膚所以釋五之

疑而決其往也合睽之道去問與疑五無悔而後往所謂孚以

志也厥宗謂二也五柔居尊賴剛德以濟天下之睽故視二曰厥宗二依五以為主五親二以為宗同心相倚之機其合也猶噬膚之易一噬即合而入之深者也以斯而往何咎之有胡雲峰曰二五言君臣之睽二言合之難若臣道也五言合之易若君道也故二言主尊之也下當以分嚴上也五言宗親之也上當以情親下也楊敬仲曰君當求賢而後賢從之故五六當先往附李隆山曰所謂噬膚猶噬嗑以求合也夫君臣相應當太平之時精神交際志協義從堯舜臯夔之遇合也不幸當睽之時而兩問隙相疑而至於相噬以求合可謂德之下衰也矣然不如是

下經說統

卷五

七十一

石鏡山房

以通其相應之至則彼此之情轉相乖隔而天下之睽無時可合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趙汝楙曰爻止言何咎釋遽許以有慶者睽異之時患不得合耳五能下二二必能承五剛柔得合人情可以大同慶譽可以大來豈止何咎而已哉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上四皆言睽孤者四無慮故孤上有應自猜狠而至於孤也本與六三正應相從以六三居二陽之間有疑迹遂生疑心見豕之負

此處向來
多疑其本
之極於神

文字巧合

塗若將死已而不可近也。承猶有之鬼無形而安可哉。疑情所結
怪妄。生故先張。欲射之而六三正應乎上。其誠終著。故後說
孤而不射。則疑少釋矣。既而疑釋見消。乃不與為寇。為婚。婚往而
從之。必得其和。陰陽和而為雨。則疑盡忘而睽可合矣。唐疑。亦曰
一卦中。莫難合者。無如三上矣。而離明之極。疑盡言其家。難合
者。皆合一卦之睽。無不合矣。故諸文皆稱无咎。而此則稱吉。
程子曰。睽之上九。離也。離之為德。在諸卦。莫不以為明。獨於睽。便
變為惡。以剛在上。則為狼。以明在上。變而為察。以狼以察。所以為
睽之極也。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皆自任已察之所致。鄭挾如
曰。上之視三也。以為塗。豕以為鬼。以為寇也。非人也。種種惡業。皆
下經說統 卷五 七十三 山石鏡

由見生。迨其後也。妄去見。臧匪。但人也。而又媾也。以為豕負塗者。
疑其汚於二陽也。且將汚我。以為鬼者。疑其變。幽昧不可捉
獲也。在與者。人而以為鬼也。恐其祟我。以為寇者。疑其標。戈反
亦於我也。三五互坎。有豕象。弦木為孤。本取諸睽。上居睽極。有
張孤說。孤之象。三兌體澤。水有雨象。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張雨若曰。群疑亡。要模寫許多疑心。一時盡釋。景象。此非三之心
無可議。安能如此哉。朱子曰。孔子不說象。如見豕載鬼等類。只說
群疑亡也。便見得上面許多。皆是狐惑可疑之事而已。諸子相曰
疑曰。群疑。見疑之深也。遇雨而曰。群疑亡。儻一疑未釋。猶未解。

楊敬仲曰。明天下人事。本自昭明。本自無事。徒以剛明之過。因述
致疑。因疑積意。遂至於此。極翻疑釋。則本自無事。初無可言。
論唐疑。菴曰。九睽皆起於陰。遇皆先於剛。初四兩剛。則孤於失位
之剛。而得之得位之剛。故二五三上。僅稱相遇。而兩陽遂至交并
三上失位而難合。二五得中而易合。大都易道之貴陽貴中也。至
於睽。違之世。得其主。猶未遽應。雖遇其配。猶未遽合。况非其主與
配乎。游讓溪曰。睽合之迹。物理之常。聖人言之詳。而訓之複者。豈
無意哉。自古叛亂之禍。萌於睽。阻。慕。弒之罪。始於猜。嫌。故聖人深
明睽之必合。而誠之不終。誣者所以勸忠也。君子不幸居危疑之
地。負睽離之罪。惟有貞信不二。以理自固。俟夫天之終定而已。昔

下經說統 卷五 七十四 山石鏡

周公居東二年。卒致反風之應。郭子儀解兵避謗。竟成單騎。見虜
之勳。遇雨之吉。群疑亡也。豈不信哉。程敬承曰。君子以同而異
寔欲合。異為同。我有異意。則人有異疑。疑且睽矣。是故元夫可孚
惡人亦可見。厥宗可合。曲巷亦可遇。不以為同。異起見。不以為見。生
疑。即暫或見。與見牛。見人見豕。終必疑化為信。睽還為合。而遇雨
知此君子所以貴同也。與

石鏡山房周易說統卷之六

三三坎上下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本義見險而止與象傳能止不同蓋此以時勢言彼以所能言蹇本以見險而止得名然不可終止而不思所以處之但貴據得其地資得其人行得其道有此三者蹇無不濟矣西南東北以勢之順逆言非必拘拘於西南東北也見大人指在下之大人伊呂之徒是也貞者仁義之師湯武之征是也陸君答曰坎北方艮東北方在艮坎之中豈有吉理故反其類變其義而以坎一陽為入坤體此在東北而思西南之利也坤之東北喪朋此處西南而知

下經說統

卷六

石鏡山房

東北之喪也卦以九三艮止成義而濟蹇之主方在大蹇之中出險至上六而始濟則盡蹇東北險地矣蹇與解皆言利西南可以想見其義胡雙湖曰睽取目有所見義重離在前也蹇取足不能進義重坎在前也

西南東鄭瑛如曰文王卦圖坎位正比居下漸轉而東而南而西南由艮而震而巽而離以至於坤不與坎遇則無蹇矣惟其不上轉西南向坤乃退北遇坎遂成蹇難故文王戒之以止不利東北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葉爾瞻曰身當世難曰險在前迫近之意止非安坐以觀其難鎮定不遽進也惟能止而能漸濟加一能字所以贊其知崔子鍾曰

陸君答曰

者退而反身之意見險而能止謂陽本務進能與時而止也斯其所以為知者艮之光也陸庸成曰蹇以止為智非不往也此之中時用出焉置身於事外而居靜以觀動乃可以審衰旺之形知從違之準畫張弛之畧故曰蹇之時用大矣哉

附別鄭瑛如曰以文王卦圖觀之順序而往由北而東則險在後惟艮轉身遇坎故險在前若益往則陷於險耳能止而不往轉上而往西南則可出險故贊之曰知矣哉止者非止而不濟蹇也乃見險地不可往止而不往而往於平易之方云耳艮性遇坎不往轉而向東則遇震而難解矣由震而上便是西南坤方太平之地○洪覺山曰蹇卦於蒙反而義與需合蒙貞坎內險外止則中晦

下經說統

卷六

石鏡山房

昧而蒙蹇貞艮見險能止則中光明而智需險在前乾恒易知險而不陷其知也大矣蹇險在前艮為寔光明勿之有陷焉其亦知矣哉然蒙順而蹇逆需可需而蹇在難則二經異由焉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得中道窮俱主形勢說往得中是進得其安所謂可戰而可守者其道窮即所謂英雄無用武之地蓋見利西南之為利耳天下無治也有治人故當蹇而見大人可藉其才德以成功當位解貞字正邦解吉字五以當位居正而五爻各得其正則可以撥亂反正而得吉矣蹇稱時用謂蹇時必擇地必擇人必守正用此三者乃

此以陰止
為知矣又
程紀曰見
險而止
也然卦復
言利西南
利見大人
若必有兩
往者何蓋
往而有險
不可往也
往而得中
往而有功
不可往耶
陽進居五
西南之地
得中
道窮矣益
見往西南
之為利也
大人者五
也貞者正
也五以當
位居正而
是五爻者
為之各得
其正故正
邦也一正
身而可以
正邦此謂貞
吉此往見
大人所以
有功也當
寒之時土
字分割借
為比肩邦
之不正甚
矣遇英雄
首事而倡
大義持大
信以激人
心收

竟有濟故云時用時用與時義別時義者這時應有的道理時用者這時應有的方法
程紀曰見險而止為知而六爻皆言往寒見其但可來決不可往也然卦復言利西南利見大人若必有兩往者何蓋往而有險不可往也往而得中往而有功不可往耶陽進居五西南之地得中道窮矣益見往西南之為利也大人者五也貞者正也五以當位居正而是五爻者為之各得其正故正邦也一正身而可以正邦此謂貞吉此往見大人所以有功也當寒之時土字分割借為比肩邦之不正甚矣遇英雄首事而倡大義持大信以激人心收

卷六

三

石鏡

人望則反側可安混一可而故能正邦○趙汝楙曰吃於言者曰蹇跛於行者曰蹇非不能行不能言也捷於口則期期然於進則僵仆徐行緩語雖難而亦通君子之處蹇亦然冒險以前固有所溺之憂倘以知止而遂安焉不求濟險之方則終不能出險其與陷溺者等爾九五往而得中上爻往而有功君臣德合協心以而濟所謂正心正朝廷正百官而天下罔有不一於正聖人之用蹇者其大如此哉
蘇紫溪曰蹇解二卦當以坤卦詞明之天下大難非一人所能獨濟者坤曰西南得朋是有同心協力之人故不難於濟蹇且坎而退入於艮則大難未平坎而止進於坤則大難可出矣象曰

得中指九五言九五以中居上為人心所歸其詞曰大蹇朋來此正得朋之利也利見大人者當蹇之時君固急於求士而士尤急於自効所謂君擇臣臣亦擇君也利貞者上以正而收人心下以正而布公道由是朝廷正邦人莫不一於正而亂者治險者死矣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諸子相曰山之峻阻上復有水上下險阻為蹇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蹇斯濟矣程敬承曰反者往之對也大凡前面行不去未有不對而反轉者反非却步也還反此身何故受蹇把生平盡行捨棄把生平不到處盡行剝剔毋使此身本完之德有一毫缺壞是謂反身脩德德脩則在在可行矣○張中溪

卷六

四

石鏡

曰反身取艮之背脩德取坎之心胡雙湖曰反身如山不動脩德如水之滋潤乎山之象
鄭孩如曰處難之道只在轉身一步溪澗絕險在前進無所之退却一步便見寬闊尋向別路出頭不與之爭則難不能困我良遇坎為蹇反身背坎便遇震漸向西南有出頭之路矣象之反即爻之所謂來也來舉來反來連來碩皆不在北而與坎爭來而向西南也楊敬仲曰懼已德之未善也懼已德之有缺也懼已德之有違而致此也則脩焉不敢怨天也不敢尤人也
初六往蹇來譽
程沙隨曰六非濟蹇之才初非濟蹇之位孔穎達曰初居艮始

能見險而止。見險不往，則是來而得譽。故曰往蹇來譽。唐疑菴曰：下三爻皆以止為知譽，獨歸初者，初在見險之始，當止即止，故也。李隆山曰：古人生居亂世，無官守言責者，類皆高蹈隱淪，以待天下之清。卒之身名俱高，傳播萬世，夫是之謂往蹇來譽。與夫履富貴而蹈危機，以致名位俱失，為後代指笑者，有間哉。

未往二傳曰：來者對往之辭，上進則為來，項平菴曰：初六之來猶上六之往。上六本無所往，特以不來為往耳。初本無所來，特以不往為來耳。○鄭猶如曰：凡卦爻之例，上進曰往，下反曰來。然往來字亦要看得活。蹇之象傳於利西南則曰往得中也，解之象傳則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可以謂往亦可以謂來。蓋後天圖位從左下經說統 卷六

旋言由艮之坤為往，而以之坎為來。若從右旋言，又以由艮之坎為往，而以之坤為來。此卦艮前遇坎，乃是右旋，則象傳之所謂往，即爻詞之所謂來，義固不相妨也。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趙汝楫曰：宜待云者，非謂其勿往也。謂宜待時而往也。若終於止而不行，何譽之有。王輔嗣曰：既往則遇蹇，宜止以待時。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提出王臣二字，便見身任國事，不容他諉者。蹇蹇者，五蹇而二亦蹇是也。二應於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而相機違會，觀變俟時。王輔嗣所謂執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

故此二句林次崖要作一句說，言王臣蹇蹇而久蹇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正孔明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都不必作原其心說甚妥。○唐疑菴曰：蹇蹇猶言坎坎也。二艮體原不在險，因其以君之蹇為蹇，則盡其所以濟險之道，而夙夜靡寧，志將捐軀以殉之，豈知有躬哉。不言往來者，不以往來二其心也。

楊誠齋曰：諸爻聖人皆不許其往，唯二五不言者，二為王者之大臣，五履大君之正位，復不往以濟，誰當其任乎。胡雲峰曰：坎互坎蹇，象象匪躬，其背不獲其身之象。九二皆王臣，而蹇獨稱之者，平時未足以見臣節蹇之時，方見之。○蘇子瞻曰：初三四上或遠或近，或視其勢之可否，以為往來之節。獨六二有應於五，君臣之

下經說統 卷六

義深矣。是以不計遠近，不慮可否，無往無來，蹇蹇而已。君子不以為不智者，以為非身之故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張雨若曰：聖人恐人以成敗論人，故以終无尤三字慰之。夫此心果無愧，則事之濟不濟，不足論矣。故不曰有功而曰无尤。程子曰：聖人取其志義而謂其无尤，所以勸忠也。非曰事已不濟，特恕其才而不尤之。

九三：往蹇來反。

潘雪松曰：二在內卦，應五為王臣，方蹇其蹇，志濟時艱，豈一手一足之所能內卦，惟三為剛明有濟蹇之才，二政欲附之以求濟。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孫贊基曰陰柔不能自立喜得陽助內喜云者非但喜其來亦將因之以得往也才陵氏曰當蹇之時知謀勇畧之士往往相傾相角而不相下夫子慮三之懷疑忌而不反也故以內喜慰之以見宜反之故內何以喜也二固所謂匪躬之臣也非為一身計寔為王朝得人慶耳

○六四往蹇來連

徐進齋曰六四近君往從乎五則陰柔不足以有為惟下連九三牽引以進乃克有濟才陵氏曰連字要看天下之英雄豪傑不少

下經說統

卷六

七

皆是要建功立業亦要人來幫助但我之意氣不能與之相結納則不得其力連者傾心相依比而後可與共有為也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明雲峰曰六四陰也而曰當位寔者四來連三以三之陽當位實四陰虛以連三之陽實合以濟揚誠齋曰六四居二陽之間求之已者雖謂之陰而當位實者以陰比於陽也易之為義以得陽為寔以失陽為虛如翩翩不富皆失實者無陽故爾

陸庸成曰凡陽主才陰主謀故陽必就陰恐恃才而妄也陰必連陽恐過謀而無能為也陰為內陽為實

○九五往蹇來朋

五為蹇主乃國家治亂宗社存亡所關非他人之蹇之比故曰大蹇五之蹇者其朋之功也大蹇非朋不濟五居尊而陽剛中正是不惟勢力足以招來而信義亦足以感動故朋皆來助之而蹇可濟矣當蹇時而收羅豪傑是第一策陸庸成曰坤曰西南得朋蹇之利西南以五為義故曰朋來解以四為義故曰朋至惟朋來而來譽來反來連者皆往有事矣自非中德之操持在險愈堅而豪傑何以為應若此所以奏碩功而利見也

下經說統

卷六

八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葉爾瞻曰中德在蹇時則為中節節者明斯可以激勵天下忠義之志洪覺山曰不言中道而言中節者道大投艱非有剛貞之節未有不畏難而中阻者故中節者朋來之由也張婁東曰五之中節群賢所景慕止曰朋來君臣之分未定也尚在險中故取○則狹如曰節是氣節節操之節站定不却十分堅硬是其中節處二五君臣當天下之位不可更談其責於人才智之人視之以為進止君臣畏難蓄縮豪杰解體矣故諸爻言往蹇獨二五不言上卦為難平難在艮二雖忠才不如三以能內喜乎三五者豪杰之望

蘇子瞻曰險中者人之所避也而巳獨安焉此必有以任天

九三不戒

九三不戒

也故諸朋翕然從之而寒可反矣寒反為解者全是三之力三成

卦之主故也

附解蘇子瞻曰險中者人之所避也而巳獨安焉此必有以任天

下之大難也是以正位不動無往無來使天下之濟難者朋來而

取節焉謂之大人不亦宜乎鄭剛中曰以中節者群策畢舉未定

所向非陽剛中正之大人何能節之酌其才品謂之節取裁其機

宜謂之節制

上六往寒來碩吉利見大人

已在卦極當出險之時若不得濟寒之主事之往猶寒耳惟來就

九五合朋來以成出險之功則碩吉也利見大人申明來碩之意

下經說統

卷六

九三不戒

附立行可曰上六才柔本不足以濟難而得助猶可以有為下與

三應即其助也惟不往而來與三同力則何寒不濟所以吉也來

碩應三也陽為大故曰碩大人五也上既得三之應則宜與之共

見大人而成濟寒之功矣先言來碩後言利見者蓋上得三而後

可以援五也趙汝楨曰寒之道既寒窮感上當出寒之時得陽剛

之助既寒者解窮感者緣有碩大之象故云來碩吉一卦惟上六

為吉者上應三比五居坎之上卦之外蓋寒極而通矣

象曰往寒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內指九五志在內者見其歸之誠也大人處虛至從貴方說出有

德有位故曰貴惟從貴所以利也附張中溪曰三內卦也應之

故曰志在內五大人也上利見之故曰從貴

附解蘇紫溪曰寒卦爻詞多用往來二字舊說皆謂犯難謂之往

不往謂之來似矣余獨以為未然九五之朋來正諸爻之所謂來

也當寒之時獨往則不足成功而來就九五則可以共濟此正所

謂利西南利見大人也然來反而曰內喜來連而曰當位實來碩

而曰志在內則其心志之固結真實之綢繆有雖然於形迹之外

者雲從龍風從虎豈偶然哉

論立行可曰寒難也詳六爻之義則處寒者五也五在坎中需眾

爻以出險故大寒朋來寒其寒者二也二與五應與君同患難者

下經說統

卷六

故王臣寒寒餘四爻雖亦處寒以不任濟寒之責是以喜來而惡

往故爻以往來為辭然諸爻中惟三有剛寔之才以濟難以與

五非近非應不能從五惟反而就二則可與同往而濟君之寒故

爻言其來反而象以內喜釋之言二亦喜三之來也在四而言來

連者比三也故象稱其當位寔在上而言來碩者應三也故象稱

其志在內蓋當寒之五方待三之來者也三來則眾爻俱來而寒

可濟矣獨初六才柔位卑未能有為故以來譽勉之此寒六爻之

大白也汪成池曰當寒之時見險而止者時也不容終止者義也

五為君得人以濟二為臣致身以濟三之反賴柔以濟四之連賴

剛以濟上之見而從君以濟初非其時待時以濟大夫不吝

而當寒之時一卦六爻之義是以應用是善用易也非以見險而即止已也

三三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風吉

按卦德居險能動全妙在動字夫居險之中人皆束手無策居險而能動非大幹濟者不能自能出乎險之外故名解大難方解元氣初復之印正宜培養休息故利西南取平易也無所往有攸往正是利西南處蓋解則無所往矣復之為言對有所往之時而言也若尚有所往非風不可有攸往而不風則難深而不可解矣而吉字也是安養天下之意孫質菴曰風字就是來復蓋靜而能處

西南只取

下經說統 卷六 十一

之以靜固為安止其所動而即歸於靜亦為來復其而本義而若字是未定語看解後時事何如陸庸成曰欲出塞則利用動以解之既解則利用靜以綏之故取西南致養之義所以培植關脈維持元氣也賴震免者賴坤以安坤靜也○蘇子瞻曰在難而思解處女而惡擾者物之情也方其在難我往則得眾故利西南及其無難我往則害物故來復吉來復之為吉者無所往之時也苟有攸往非風不可

胡雲峰曰寒未解且利西南既解可知矣寒言不利東北解不言者寒方止於險中故言利平易不利險阻既已出險外故但言平易之利不言險阻之不利蘇爾瞻曰西南一也寒得之為履布之

知此解則

易之利不言險阻之不利蘇爾瞻曰西南一也寒得之為履布之

良方解得之為休息之妙用復字且玩西南與風皆是要到這復處彥陵氏曰既云無所往矣又云有攸往風吉者何也蓋世徒知煩擾之毒民而不知優柔之養亂難方解之時餘孽未必盡熄如徒徂休息之見而憚於一舉則後日雖欲寧靜而不可得矣故必大奮神武掃清中夏庶幾可與天下久安於無事耳聖人特設風之一字正是來復之妙用

附傳曰夫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亂而後禍患生聖人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無所往也則當備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迨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

下經說統

卷六

十一

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有攸往風吉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風則吉○鄭疏如曰濟寒者必盡反寒之所為寒一反為坎遇震向西南之坤矣此其利也寒之諸爻忌往而喜來蓋往則遇坎往無所之惟來復於西南馬則吉夫方其未復也前進無所是無所往也及其復也轉身有地是有所往也有所往常速往不可反之遲也聖人切切欲其背東北而向西南也如此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傳曰坎險震動不險則非難不動則不能出難擊除山曰以盡觀之四陽二陰坎險在前為寒四陰二陽坎險已過為解以卦觀之

坎上震下為屯。坎下震上為解。故解者屯之反也。寒止乎險下。不若屯動乎險中。屯動乎險中。又不若解動乎險外。洪覺山曰。寒以能止而稱解。解以能動而出險。此其義若相悖。不知能止者。方能動。而動乃為慎。動而止。乃稱能止。此見天下無二道。皆一易之流通。

解利西南。往得眾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當解之時。民命方蘇。正不欲苛擾。今卦變四入坤體。坤為平易之地。而其畫又為眾。是所為平易近民。民必歸之。此西南之所以利也。得眾只就所行平易言。不可就說到得民心上。中字宜玩過。中者喜於有為。而不中者。又不能自主。今卦變九二得中。是內無喜。

下經說統

卷六

十三

山房

功之念外。中事機之宜。故能來復而吉。往字承得中來。惟得中而往。所以早往早復。不至於窮兵毒民。而有功矣。有功在履上。見湯方伯兩曰。方其險之未解也。九往皆蹇。九來皆吉。但可以來。不可以往。及其既解也。不但其來復吉。雖往亦夙吉。故曰往得眾。又曰往有功。

得眾。郭白雲曰。解利西南。往得眾者。西南得朋之地。得朋而動。乃能濟險。故蹇之大蹇。朋來與解之朋。至斯乎。皆一道也。得中。崔子鍾曰。來復之吉。不止安靜。須是整頓紀綱。法度。譬渡如。舊若寒難已平。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因循苟且。又兆險難之萌。凶之自也。故復來復乃吉。乃為得中。葉爾瞻曰。來復即解之。

其往二字
明說極是

解之天行解

中道乃者。直指之詞。附傳曰。救亂除難。一時之事。未能成治道也。必待難解。無所往。然後復先王之治。乃得中道。惟解往有功。謂其本得中而往也。有功即在。不煩。極處見得。若窮兵贖武。安得言功。彥陵氏曰。往有功。功在往。往聖人慮其優柔。以養亂也。夫不憚一時之勞。而貽萬世之安。之功。莫大焉。在行。可曰。大抵慶時方平。者易緩。除惡不盡者易滋。聖人於患難。亦平之際。既不欲人以多事自疲。又不欲人以無事自怠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傳曰。既明慶解之道。復言天地之解。以見解時之大。天地之氣。開散交感。而和暢。則成雷雨。雷雨作而萬物皆生。發甲拆。天地之功。

下經說統

卷六

十四

山房

由解而成。故贊解之時大矣哉。王者法天道。行寬宥。施恩惠。養育兆民。至於昆蟲草木。乃順解之時。與天地合德也。諸子相曰。在天地解處。截至皆甲拆。然後見其為解。雷雨是解底事。蓋陰陽之氣。收斂鬱積之極。至於解。則舒散而敷。嗟矣。於是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生意發達。始而萌芽。為甲。繼而開展。為拆。甲拆二字。不。謂甲者拆也。徐進齋曰。雷雨作者。氣之解也。百果草木皆甲拆者。形之解也。形隨氣而解。則屈者伸。鬱者暢。生意流行。充周普徧。解之時其大矣。故曰。胡雲峰曰。解上下體易為屯。屯象草穿地而未申。解則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

陸庸成曰。在險而動者。於造化為屯。故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
動於險外者。於造化為解。故雷雨而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甲拆者。
始出未申。正屯之際也。拆則萬物出於震矣。解言時不言用。其用
已顯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張中溪曰。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中有澤。刑獄中有赦宥也。
有過者赦而不問。有罪者宥而從輕。君子所以推廣天地之仁心
也。洪覺山曰。赦者舍也。釋之也。宥則寬之而已。當屯難之時。民有
以過誤。不幸犯法。深欲悔解於中。而不得自達者。故與之解焉。所
以開其自新之路也。蔡虛齋曰。赦過宥罪者。仁也。然過則赦之。非

下經說統

卷六

十五

則宥而不赦。是又裁之以義。

陸庸成曰。雷合於電。所以折獄致刑。秋令也。雷合於雨。則以赦過
宥罪行。春令也。過與罪。不是民之難。然當患難之時。天下大亂。民
生易入於罪。故過小則赦。罪大則宥。丘瓊山曰。當承平之世。赦不
可有。有則奸究得志。而良民不安。處危疑之時。赦不可無。上則反
側不安。而禍難不解。

初六无咎。
解利西南。分明以柔道致。頤難之方。解雖貴安靜。而解後人心
渙散。不可不一振作之。以釀廢弛之禍。初六以柔應剛。則不擾亦
不弛。所以无咎。○傳曰。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爻之辭。寡所

兩柔二字
既得低

以示意不言其所為。而曰无咎。以無為之得也。
剛柔之際。重柔得際乎剛。不然。初能免於廢事之咎哉。
剛柔之際。陸庸成曰。當寒之時。人心濟寒。故反者連者。朋來者。剛柔不
相期而相求。所謂同舟風波。胡越一心。解者散也。天地初解。易於
不交。人我初解。易於不合。六與九應。剛柔交濟。蓋得雷雨作之大
義焉。故獨云无咎。

九二曰。復三狐得黃矢。貞吉。
傳曰。九二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六五之君。用於時者也。六五以
陰柔居尊位。其明易蔽。其威易犯。其斷不果。而為惑。小人一折之

下經說統

卷六

十六

則移其心矣。二既當用。必須能去小人。則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
中之道。田者去害之輩。狐者邪媚之獸。獲謂能變化除去之也。獲
之則得中直之道。乃貞正而吉也。黃矢謂中直也。群邪不去。君心
一入。則中直之道。無由行矣。○潘雪松曰。陰多黨類。隱伏而善疑
。難難既解。陽采復中。其道在開群陰。而使之胥化。所謂利西南者。
正在於此。九二蓋用泰二之朋。亡以消小人。朋比之私。用豫四之
勿疑。以釋群邪疑惑之情也。三為成數。舉三言之。獲復倫及之意。
夫小人在君側。君子固未有能得其志者。三狐獲。則中直得。知此
大臣之正道。所以清朝廷而安天下者也。故曰。
剛揚誠。齊曰。田者力而取之也。矢者我直則壯也。黃者中而不過

也。去小人而不力。雖去必來。去小人而不宜。雖行必格。去小人而不中。雖甚必亂。二者盡矣。又能以貞固守之。則吉矣。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好惡不偏。為中舉。措得宜。為正。有此中斯有此正也。得中直者。得在人。得中道者。得在己。按得中道在獲三狐。得黃夫。前在九二。自身有正。無邪。說大九。小人難去。而君子又難合。若非大臣心。無邪。此一。中自秉。烏能取舍不謬。如此。附陸君。放曰。方夫者。器也。然。須藏器待時。不激不露。方得中道。不徒象矢。而又取象於黃。故象。以得中直解之。

六三負且來致寇至貞吝。下經說統 卷六 十七 石鏡山房

難之未解。顛倒混淆。小人容有冒濫爵祿。既解則公道昭明。人皆得執之。以為辭矣。且字致字宜玩。小人明知不容。而怡然不顧。若恃已之爵祿。出自朝廷也。貞吝之戒。愧其心。而使之去耳。此貞吝與晉九四貞吝同。

象曰負且來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亦可醜言。就不見事。還為識者所鄙。之意。又誰咎言。無可歸咎。深明位之奪。非奪自我。奪自我也。於誰咎乎。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斯字重看。本義若解字。則字緊。緊相應。拇足大拇。初象而汝也。不位曰拇。而曰而拇。若見其為四之所親也。私情之交。未免有所繫。

累必解之。使去而後。同類之朋。始相信不疑。以成解難之功。得曰必解。拇而後。朋至。蓋君子之交。而小人容於其間。是與君子之誠未至也。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未當位。所謂私情之交也。使溺而不解。則交累多矣。故曰解而拇者。蓋欲其斷之。以大義。而不係於私交也。程敦承曰。未當位。謂九四失位不正。而下應初。故初得附之。為其拇也。若當位履正。即不為邪媚之身。不得附之矣。

六五君子維有解言。有孚于小人。君子指人。君人君與小人同事。言不可言。惟有解去。一着曰維者。下經說統 卷六 十八 石鏡山房

見一解之外。無他術也。有大義獨斷意。小人一解。則君德清明。而天下永無禍亂矣。故言然此何以驗之。驗諸小人之退而已。若曰吾解小人。而小人尚在。則是實未解也。蓋庸君世主。固有外迫公議。而內牽私愛。姑飾辭以掩天下之耳目者。故聖人開導如此。立行可曰。小人情狀。最不一。狐以言其幻。媚隼以言其警。言其附麗。負且來。以言其潛竊。諸文已極形容矣。此復明以小人斥之。蓋所以顯其罪而去之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此夫子又為易之之詞。見得君子只是不解。若使有解。小人自即退矣。此款動之使必解。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尤不利

此乘墉之隼有以三言而上射之者有即以上言者照大有九三公用享于天子例宜以上射六三為是陸君啓曰土六位上則爵尊其象公位正則器成其用弓矢以其陰也善藏其用處解之極時至而動而六三恃德致寇竊據高位罪惡貫盈一射而獲解之時用莫利於此矣汝備曰解至上六然後射隼高墉便見其藏器待時久矣夫解之道莫急於去和而決之易未有如去者而夫初以壯趾得凶時之不可不待也如此

傳曰墉墉內外之限也言若在內則是未解之時也若出墉外則無害矣復何所解故在墉上離乎內而未去三居內外卦之間故下經說統 卷六 十九 石鏡

有此象胡雲峰曰易於震動多有戒辭今於動之極而曰無不利日欲而進於震經歷險阻而後動動必不妄也緊辭曰待時而動待解終也曰成器而動器至終而成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小人亂邦故謂之悖本文一以字要重看有與眾共棄之意名之以悖所以著其罪之不容不解耳李彭山曰當解之時至於六五已能化小人為君子矣然或有悖者國之譏惡民之雄鷲也則公為射而獲之隼獲而君子攸寧小人攸庇無不利焉解之盡也射蓋示人以正於力不勞而風在其中矣言隼則亦治其首惡之意也

論陸君啓曰寒解二卦正反對不問其義也寒上坎下艮解下坎上震震艮之畫亦正反對難以陽濟以陰靜寒之五解之四皆陽也卦俱賴之寒未出險故喜其往而中解既出險故喜其來而中往得中言九二一陽離艮險以入陰而遠據其要往得象言九四一陽脫坎險以入陰而多得其朋總以二陰為坤體故皆云西南程啟承曰解離之散也國家作難莫如小人豈容緩解我未嘗有因循姑待之意即是早往然弟獲其首惡而止而未嘗株連窮治之即是早復究也悖解而國家無復有作難者世界何等安靜即是利西南勿謂放過宥罪與屏邪逐奸有二道也○陸庸成曰解則險已盡乎矣而不知天下有至險未解者方且高張於君側方

下經說統 卷六 十九 石鏡 且援引於庶位此非攸往之所能收功也則小人是已孤者小人之天柙者小人之賤隼者小人之勢負乘者小人之借三狐不獲則中直不來柙不絕則朋不至小人不退則君子解之道未盡負乘之隼不射去則悖亂無已而寇戎無寧日矣夫卦利於靜而自二以上皆用動者以解小人固無妨於來復也當解之時百姓之過罪可原而小人之奸惡難恕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按損益皆內外卦本乾本坤上者來惟正之供不謂之損國家有大變故大典革用度不足不免於常賦外有所科斂者方謂之損

蓋不得已之計也民諒其不得已則無怨讟而樂於輸何以得民之孚亦是平日節用愛人之心素著了故臨時諒其不得已之定也損非善道宜有咎宜非貞宜難以利往惟有孚則大譽而吉無有過咎可以為正民樂於輸而利於往也程敬承曰損傳以云有孚也去浮存約其實念也始而權損之宜則存一不忍多取之心而下孚於民既而酌損之用則存一不忍多費之心而上孚於神是故四者之應應其孚也二蓋之享享其孚也行損以孚二蓋至薄猶可用享所謂貞者貞此攸往之利亦利此

蘇子瞻曰損下而下信之必有道矣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使民知所以損我者危以生我也

則信之矣損者下之所患也然且不顧而為之則其利必有輕其所患者矣利不足以輕其所患益不足以償其所損則損且有咎是故可以無咎者惟元吉也上之所以損我者豈徒然哉蓋吉之元者也如此而後無咎黃葵峰曰相天之時履地之利形民之力以為取之之節中而不過均而不擾和而不疾安而不驚斯免於咎過也可貞不是後日有此例可為常法只因損之時法令無常名色屢更故戒之曰可貞貞固也處得盡善了尤源持得貞固母為朝更夕改數數變易斯乃攸往而利民乃從矣聖人於損下之道其謹如此○朱子發曰損泰變也損九三以益上六也益上六而謂之損何也益上以下為基譬之築壩損其基以增上之高則

石鏡山房周易說統 卷六

蓋不得已之計也民諒其不得已則無怨讟而樂於輸何以得民之孚亦是平日節用愛人之心素著了故臨時諒其不得已之定也損非善道宜有咎宜非貞宜難以利往惟有孚則大譽而吉無有過咎可以為正民樂於輸而利於往也程敬承曰損傳以云有孚也去浮存約其實念也始而權損之宜則存一不忍多取之心而下孚於民既而酌損之用則存一不忍多費之心而上孚於神是故四者之應應其孚也二蓋之享享其孚也行損以孚二蓋至薄猶可用享所謂貞者貞此攸往之利亦利此

卷六

二十一

損

胡雲峰曰上有不得已而損下者非以自奉也為之用二蓋可用享必用享為訓者損之時享猶不敢過則所以自奉者可知矣古者享禮陳饋八簋為盛四為中二為簡○傳曰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享祀之禮其文最繁然歸過其誠則為偽矣損飾所以存誠也聖人以寧儉為禮之本故為損發明其義

○易之用二蓋可用享

程敬承曰國家之損非經費不之之為富而欲心侈靡之為害有下經說統 卷六 三十一

卷六

三十一

損

子者損過以就中損文以就質惟以真誠惻愍為天下先而已二蓋用享正是有孚苟有明信則天地可動鬼神可格而繁文縟節無所用之又何損下益上為哉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林次崖曰損下益上下損而上亦損故曰其道上行道者損之道也即下文所謂時是也如此道字方說得去不可作利歸於上說劉執中曰古之為人上者無損下獲益之理故易以損下為損益下為益後世乃有百姓輸已之財以助公上者皆非盛世之事也取希道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故益下則下與上俱益損下則下與上俱損

損而有孚。元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

有時。損剛益柔。有時。益虛與時偕行。

陸君答曰。文王發損之理。孔子明損之用。故云。元吉。元咎。諸語

而直解。二簋一語。又因二簋及卦畫之時。而嘆損益盈虛與時偕

行之妙。洪覺山曰。有孚以下。彖詞備矣。夫子何以不釋。而止加一

而字於其上。也。損非人情所欲。故以而字見。義使人知必本於有

孚。而後其善可盡。二簋可用。享有孚之義也。然二簋惟損時可用

聖人恐人泥以為常。故特以應有時。發之下二段。正以發明時字

之義。損剛益柔。在卦畫上說。損益盈虛。謂損其盈而益其虛。復釋

損剛益柔之義。彖傳三提時字。想見損道之不可輕用耳。葉爾瞻

下經說統 卷六 二十三 石鏡

曰。損而有孚。謂當減省之時。而有實德施之。便是與時偕行之義

彖傳。彖陵氏曰。損益二卦。本乾坤來。諸說甚詳。但二卦皆損剛

益柔。傳所謂剛為過柔為不足是矣。然剛柔之損益。從何處見得

蓋合二卦全體論之。損以三上為義。益以四初為義。乾分去一爻

則不成。乾而損則三四五益。則二三四合來。猶是純坤。是柔則有

增無減。剛則有減無增。故曰。損剛益柔。此可以見其義。

損益盈虛。蔡虛齋曰。損益者。盈虛之未定。盈虛者。損益之已成。彖陵

氏曰。此二句。舊解泛論物理。與上文卦畫相對。馮厚齋則謂。復釋

損剛益柔之義。此說為是。蓋上文止從損益處指出。時字不指

出時的緣故。示人故此處又顯出盈虛二字。見得盈者所以致以

虛者所以受益。皆理勢之自然。而非人力所能與者。故曰。與時偕

行。上文語意。重在時上。此處語意。却重在偕行上。

蘇紫溪曰。二簋應有時。此句正好玩味。文質之用。惟其時耳。上

古之時。汗樽杯飲。故其俗醉。末世之時。雕鏤文章。故其俗偽。時至

於損。聖人蓋憂其時之敝。而不復返也。二簋用享。其即禮奢寧儉

而隱然太古之思乎。損剛益柔三句。俱是不可過盛之意。人身之

氣。稟不欲其有餘。故損剛益柔者。高明柔克之中也。時也。造化之

氣。運不欲其有餘。故損益盈虛者。屈信相感之利也。時也。有餘則

損。三才之所不能違者。孰謂二簋之用。而非時哉。

丘行可曰。損之名。由有餘而起。益之名。自不足而生。損有餘所以

下經說統 卷六 二十四 石鏡

補不足也。是乃理之正事。之宜也。時也。時之所在。即道也。然則不

當損之時。而損可乎。我游讓溪曰。聖人之大用。有損有益。有盈有

虛。皆因乎時而已。商繼夏。周繼商。俗奢示儉。儉示禮。有餘者收之

不足者散之。其所損益。何莫而非時哉。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下有澤。氣通上。淵與深下。以增高。一意懲忿窒欲。要在心源上

理會。忘怨觀理。太公順應。皆懲忿之學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皆

窒欲之學也。王陽明曰。懲忿窒欲。此禁於未發之象。楊誠齋

曰。觀兌之深。君子得之以懲其忿。觀艮之止。君子得之以窒其欲。

人之一性。如山之靜。如澤之清。其忿也。或觸之。其欲也。或誘之。豈

其性哉深戒其觸之端逆閉其誘之之際損之又損則忿欲消而一性復矣。○朱子曰懲也不專是戒於後若是怒時也須先懲治他始得懲者懲於今而戒於後也。○室亦非是真有個孔穴去塞了但遏絕之使不行耳。○程子曰七情怒為難制第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懲之謂也。○又曰忿心一萌當思義理以勝之。○室之謂也。○顏子不遷不貳是也。○朱子曰懲怒如摧山室欲如填壑懲怒如救火室欲如防水立行可曰忿欲者吾身愛惡之私皆所當損也然懲怒易室欲難蓋忿屬陽其發也氣勢暴湧如山之突兀人皆知之故懲之易欲屬陰其溺人也如水之浸淫民無痕迹使人不覺陷其中而不能出

下經統

卷六

廿五

故室之難懲忿惟用心之剛者即能制之室欲不唯用剛非見理之精未易察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按已事非已進脩之事只是速往益上有公爾忘私之意酌從往處自酌其宜適而酌猶忠告中又要善道意不在交淺言深之說酌字在適字上來聖人既云適又云酌見忠與智之當無盡也吳因之曰曰已事曰適往極說得鄭重語脉全是損上益下生和然已事亦只是形容其急益上意要者得渾融言就使莫要於已之事亦姑且已之而速往以益上也酌損之正是教以益之道非不可則止之說只損所當損便是酌損胡雲峰曰量其所受隨

龜而止酌之義也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按尚合志如云上頭的人與我合志不是說我的志與上合也蓋四之志正欲損己之疾而求助於初兩情相合何嫌於過哉彥陵氏曰爻有酌損之說聖人慮觀望者有所藉口而不往也故以上合志激之或云必合志而往酌損意已含要之酌損正適往中事此意自不重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按九二剛中自守不肯妄進即此是真正志潔身儒者之高蹈也若征則非貞矣志降而身辱矣能免凶乎弗損益之正見利貞而

下經統

卷六

廿六

征凶蓋士不變所守則清風高節足以庶頑而起懦便見益上處可見弗損正所以益之也何可以征而取凶哉○程敬承曰象傳

損益有時初之時可往故以適損為益二之時不可征故以弗損為益夫二何以不可征也剛中也既中而又自損以往益上則反為不及適足以損之而已故征則凶而貞則利不征乃貞也貞即剛中之守也守不變則於己無損自於人有益否則自失其剛中何以益上之柔中乎此不損之益益之大者也

蘇子瞻曰九二之於六五不可復往故利貞征凶其迹不往其心往也故弗損益之言九二以無損於己者益六五也兌之三爻未有不以益上為志者初九迹與心合故曰尚合志也九二則其

向之而已故曰中以為志也夫以損己者益人則其益止於所損以無損於己者益人則其益無方故損之六三益之六四皆以損己者益人而損之九二益之九五皆以無損於己者益人以其無損於己故受其益者皆獲十朋之龜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點出志字有確然不可拔之意中以為志所為不染於欲不置於氣者推原九二所以利貞之故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立行可曰此爻乃損之所以為損也下體之乾三陽並進三人行也九三一爻損而上之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九三上而為上則上

下經說統

卷六

二十七

石鏡

人每行字

損與所以

六下而為三剛柔偶合一人行則得其友也陸君啓曰下卦本乾三陽同行忽把六三損去然損一亦何妨正可以致一耳一人行則得其友從損一人而幸之也此爻只是發明致一之意三而損一而也一而得友亦而也三兩字不必拘而者道義之交乎三者倫類之非偶道義交乎則雖千百其朋不失為兩倫類非偶則雖比亦相與不失為三

附項平卷曰六三上九成卦之爻也六三損剛以補上是泰之三陽損其一也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上六因六三之行而得其友既已得友則不可復損矣故曰弗損益之損由六三之損而得者故爻辭極論損之精義上九受損之補者也故爻辭極論損之成

效六三不可以不損六三一損而初二四五三上皆濕成耦六三不損則三陰三陽皆成參雜極天地男女之義亦不過如此此損之有孚而大善者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既曰三人行矣何必又使一人行君子之交相合以而而忌參以三則學術異而議論乖疑而不相入矣三則疑解所以一人行之故疑者疑忌之疑程敬承曰損之六三益上用損道在去異致同以祛疑祛則合兩成一而益及於人益之六三上益用凶道在誠心勵行以通信信通則轉危為安而益歸於己

下經說統

卷六

二十八

石鏡

六三損則三於上為湯友上於三為得臣三與上為兩九二利貞六五元吉二與五為兩初尚合志四亦可喜初與四為兩天地男女之義不過乎而故曰三則疑也

六四損其疾使道有喜无咎 楊誠齋曰物不得剛柔之中者俱謂之疾偏乎剛者怨之疾也偏乎柔者怨之疾也六四以柔居柔偏乎柔者之疾也得初九之陽以為應損其疾者也初言道四言使道蓋初之道實四有以使之也○彥陵氏曰使字要審疾是自己的病痛全在自家做主張未損我疾者尚且用道而我止玩愒優柔何以能去其疾故曰使道有喜疾能損便是喜便無終迷之咎王介甫曰偏乎陰者道之

以陽則其疾損而有喜矣陰柔之弊嘗失之緩故端乃无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林次崖曰夫子見諸疾忌醫者多故言亦可喜以歆之要玩味亦字見得無疾固可喜有疾而能損則疾不美之質以為美矣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人君之益莫大於得賢故楚書以善人為寶齊威以四臣為寶玩本義虛中受益四字於受善更切以貢獻說殊無味○傳曰六五於損時以中順居尊位虛其中以應乎二之剛陽是人君能虛中自損以順從在下之賢也能如是天下孰不損已自盡以益之

下經說統

卷六

二十九

此處有
四世子來

故或有益之十朋之龜者決是非吉凶之物賢人明能燭幾決疑或益之十朋之龜言能得衆賢之助也合天下之耳目以為聰明合天下之心思以為睿智可謂大善之吉矣

王輔嗣曰以柔居尊而為損道江海處下百谷歸之程敬承曰四以初之損而益益知其所未五以二之弗損而益益有不知其所自來者故曰或蘇紫溪曰咸曰君子以虛受人有不愛則有所適無不受則何適之有○質卿曰土寧版圖之益益之昭昭之中其益也人可見益之小也慧知明通之益益之默之中其益也不可見益之大也故六五之吉為元吉陸庸成曰惟虛以處中者乃能受天下之大益而不溢於量故損以六五益以六一當之

十朋之龜

或字甚

十朋之龜乃兩間之神物積祥之先告此非意想可希與故曰或益之惟德動天故曰元吉亦惟天眷德故曰自上祐

蘇子瞻曰六五者受益之主而非受益之地也以受益之主而不居受益之地不求益者也不求益而物自益之故曰或者我不知其所從來之辭也十朋之龜則九二弗損之益也龜之益人也豈有以予人而人亦豈有所取之哉亦效其智而已六五之於九二無求也自上而祐之而二自效其智雖欲避之而不可以其不可以避知其非求也故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質卿曰人之益必有所自六五之元吉為或益之意者自上祐乎

下經說統

卷六

三十

思若故之行若異之其必有默感而默受者天地鬼神所不能違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傳曰凡損之義有三損已從人自損以益於人行損道以損於人各因其時取大者言之四五二爻取損已從人下三爻取自損以益人損時之用行損道以損天下之當損者也上九則取不行其損為義居損之終損極而當變也不損於民乃所以益民故无咎然非遠道以干譽者也為得其氣當吉而利有所往矣在上能不自損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服從故曰得臣无家無家謂無遠近之限也

按弗損益之只是個因民之利而利之即此便是貞但弗損句且
槩說貞則申明其為純王之政耳无咎言其不負若人之責也吳
因之曰若能弗損益之則无咎蓋惟其弗損益之則是其所以益
之者制田里教樹畜蕩蕩乎平一皆帝王至正之道而非驩虞小
補之私吉且利往矣得臣尚可家計哉而又何咎之有下段是申
明上段意要着得渾融

洪覺山曰上依得天也得臣得人也五曰得天。上曰得臣。五以受
天下之益。故曰十朋之龜。上以益天下之人。故無家方獻夫曰損
不難於正而難於信。故彖曰有孚而後可貞不損不難於孚而難
於正。故此曰貞而後得臣无家。○崔子鍾曰上九乃受益之地。象

下經說統 卷六 三十一 不統

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謂此也陽剛在上艮體不動而此者應者咸
受其益故曰弗損益之凡損已益人者所益有限弗損以益人則
益無方矣益不自益故無咎可貞而吉利有攸往卦辭之善感倫
於斯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大得從弗損來小惠與民民弗徧也志安能大得
陸庸成曰損益聖人之所以定賊中邦也纔言損繼之以益損
有四善惟孚者得兼之故彖曰損而有孚然自非懲忿窒慾之主
必不能虛中以受天下之益而損之道乃上行矣夫損本取民而
損益十二爻中未有言及財賦者獨益之上九甫求益而凶立至

聖人之不言有無如岫胡雲峰曰上下經陰陽各三十畫然後為
泰否為損益咸男女之交變而損則不交恒男女之不交變而益
則交咸者夫婦之情之感也極必損恒者夫婦之道道之爻也
極必益洪覺山曰純乾過剛純坤過柔損其剛之過以益柔之上
而後六爻上下得中以相與是以善也是故剛已損矣其諸陽爻
之益人也則欲其弗損損則不及柔待其柔矣其諸陰爻之求益也
則欲其自損損則致中龔汝修曰物固有即損而得益者故損言
弗損亦有即益而得損者故益言莫益○唐疑菴曰損益一時事
也今卦獨先言損而後言益者以見凡有所損皆為有益而損損
未嘗損也是故初言酌損四言損疾二爻上爻皆言弗損益之三

下經說統 卷六 三十二 不統

則寔損剛以益上九之柔然三復得友雖損不弗損雖損之而反
有益雖損之而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則雖曰損可也
曰弗損亦可也曰損之而有益亦可也是以知損之道矣故以
損卦先焉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向秀曰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謂之損與下謂之益既行惠
下之道利益萬物動而無遠何往不利以益涉雖理絕險阻故利
涉大川○按攸往句已包得涉川但平時之益不見益之大故從
中抽出濟變來說利往如制田里教樹畜與薄賦歛之類涉川如

除殘暴恤災患與哀榮獨之類

胡雲峰曰九卦以內為本。物以下為本。國以民為本。損下之謂損。益下之謂益。而上之損益不與重本也。他卦言利往者不言利涉。益兼之。蓋益以興利也。孔穎達曰益者增足之。初下已有矣。而上更益之。聖人利物之無已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損上益下。槩以上下體言。自上下下。又言其所謂益下者。乃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則是上之恩澤流至於遐方絕域。窮陬僻壤。最下之處。而無一處之不被。其道大為光顯。非若霸者之所及。有限狹小卑暗也。○林次崖曰損上益下。看來與損上九一般。皆在

下經說統

卷六

三十三

石鏡山房

制民常產之外。如蠲租給復等類。不然說不得損上。自上下下。雖

無疆只是悅之無非無窮

生於損上。益下一句。然又見其有廣被極到意。故曰大光。利歸於下。故民說無遠弗届。故道光。洪覺山曰。自上而下。未光也。自上而能下。下是謂天道下濟而光明。故曰大光者。乾也。乾之一陽。既下而通體似離也。王者無私之大道。夫豈人人而說之者哉。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彖陵氏曰。有慶必本於中正者。全要從君臣同德看出。蓋國家止君臣而人。使其各懷異意。則上恩或不下究。下意或不上通。今二五同德。則良法美意。自無壅閉之慮。而生民之利溥矣。故曰有慶。木道二字是。影用法。濟川必以木。濟難必以木。卦具大木。則許

大經綸皆從此出。故曰大道乃行。○按有慶即民悅道光之謂。木道即中正之道。以德而遷為才者也。震在五行為木。巽在八卦為木。乃字宜玩。不過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九益之道與時偕行

通節要重一時字。動巽要合看。動有奮發之意。而巽則沉潛体会。如此交脩。則其進也將與日俱新。而不自知矣。何界限之可測。施生亦要合講。一施一生。合同而化。萬物自然並育於其間。而生生化化。無有方所矣。夫學到得功夫。是處進自然無疆。物到氣化。是處益自然無方。可見益不外乎時也。點出道字。見其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力所能為者。道之所在。即是時。此二句。看着上文推

下經說統

卷六

三十四

石鏡山房

開去說。○鄭瑛如曰。動而巽。重巽。過天施地。生重天施。過何也。此卦損上乾以益下坤。損乾成巽。益坤成震。故也。巽以順訓。未是乃是沉潛

深入之謂。其益無方。雖由天地合德。然非天施地何由生。畢竟重在天上。動到巽時。學便日益。天到施時。生便日益。以此推之。九益之道。與時偕行也。民到說無疆時。道大光時。便自有攸往涉川之利也。亦其時而已矣。

彖陵氏曰。無可得而增減者。一定之理也。有可得而增減者。無常之時也。以無常之時。合於一定之理。斡旋之妙。全在乎人。一增之一減之。不先不後。各當其可。此與時偕行之妙也。趙氏曰。損益盛

○ 疑不能鈞等。損有餘益不遂而後適中。益而無時則過於益者。必過於損。不足有餘。反覆仍在也。是以損益二卦。皆言時行。附列唐疑菴曰。九益下之道。不必若益上之酌盈虛也。時時益之。若天地之施生可耳。此則益之與時偕行也。益有一時不行。則待命於上者。竭矣。陸君故曰。損之道。獨不利於損下。益之道。初不待於損上。因損而知盈之必虛。聖人不能固其時之去。能為不盈。因益而知虛之必盈。聖人不患其時之來。患其欲速。胡雙湖曰。震巽於時。為春夏正當天地施生。雷雨益物之時。聖人體此。九所以為益之道。有慶賞而無刑威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下經說統

卷六

三十五

石統

劉調甫曰。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本相益也。君子觀象於風雷而求所以益己者。見善則遷。無係吝之心。有過則改。無遷延之意。雷厲風行。亦不過此。君子所以受益。全在一見則遷。一有則改。若稍涉係吝。遲回善不為吾有。過遂成吾過矣。何益之有。朱子曰。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猛。陸庸成曰。風之入也。最微故片善不遺。纖過必剔。雷之發也。最迅。故遷無留念。改無停機。洪覺山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無所疑。二可謂大勇者矣。何以能即遷即改也。勇莫神於機。初也。初之不審。念過而後及焉。則其反也不力矣。是故震巽一陰一陽之始。生幾之謂也。附列翼汝脩曰。聖人與時推移。其推移處。便是遷善改過。或曰。聖

人無過。夫天下觀聖人。則無過。聖人自觀。則嘗有過。程敬承曰。善何以謂之遷也。善本活的。在此在彼。不拘一轍。見善不遠。遷此執彼。遷善且為宿物矣。故遷善即所以改過。非二事。

○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人臣雖不為利祿效忠。然荷非常之遇。當必有非常之報。初受上益。比諸父為最。故利用為大作。又必須幹得十分盡善。然後可免越職犯分之咎。不然。其不以新進喜事見諂者。幾希。按利用為大作。是教初大幹事。以勸報稱。然人臣儘有出一時之感激。而不能善其成。亦有姑藉是以塞責。而不知求其善者。故又接元吉无咎之訓。

下經說統

卷六

三十六

石統

陸庸成曰。益之下卦損之上卦也。自上。下下。則受益之極者。莫如初。故當為報稱之極。而損之上。九以受益之極。而益下。則益不上。壅益之初。九以受益之極。而益上。則益不下。壅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其理可通於此矣。

○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葉爾瞻曰。下是始進之臣。不厚事。謂其不經練。重事故必元吉。自慎。若云分不當。任厚事。何以為之。利用初報君而勸功。善其始。見純臣之事。二格君而植節。要其終。見純臣之心。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虛中是誠。處下是敬。懷此誠敬。以事一人。便是臣道之真。即此精

白一念。便可與君相通。而寵渥之來。有辭之弗克。第當永守此貞而不變耳。曰享帝吉者。益以明貞之必受。而人臣不可不貞也。

張雨若曰。損六五。益六二。皆曰十朋之龜者。人君以得賢為寶。人臣以得君為寶也。君如六五。天且祐之。况民乎。臣如六二。帝且享之。况君乎。

附異。鄭玄如曰。損之六五。君也。以虛中受眾賢之益。益之六二。相也。亦以虛中受眾賢之益。賢人明於義理。若靈龜然。得賢是得靈龜也。以其陰柔。故又戒以永貞。王用享帝。揚誠齋說為是。言王用六二。以享帝也。古人一德克享天心。又曰。願俊尊上帝。

下經說統

卷六

三十七

石鏡山房

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程啟承曰。自外来。與比有他吉同。二虛中。本無求益之心。而益自出。望外故稱。或為使有心求益。便是自内來矣。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當益之時。雖以陰不中正之爻。亦當得益。但益不以美事。而益以凶事。如投之難。難寘之盤。錯。錯戒而震動之之謂也。動忍正所以增益。故凶事亦謂之益。无咎。言可因是而遷善。補過也。下二句正言其所以无咎。有孚者。滌慮洗心。誠於體國而不欺。中行者。履正。合於中道而不悖。即此便是上通於天。處告公用圭。非是有中行。了把此去。陳於君前。只是盡其道於已。以慰吾君。冀望之。

心便猶告公用圭。以通信者然。

張陽和曰。天心仁愛人君。則時出災異以儆之。大君仁愛人臣。則或用凶事以益之。禮之用。主也。卒事則反之。故圭非所以為躬。所以致信也。不曰告王。而曰告公。公事公言之。益下。以大公為德耳。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孚與中。本八所自有。但人情不激。則不致。故益用凶事。君正欲其固。本有之德。非棄之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益下之事。原非一端。必參而酌之。合於天理。斯為中也。中行則吾所欲行。即君所欲行。告之無不見從者。雖或遭其變。而至於遷國。亦无不利。舉此為例。只是申明中行告公從之意。洪範。山曰。動大衆。舉大事。未有不依順民心。而能有成者。告公從。則民心之從可知。

下經說統

卷六

三十八

石鏡山房

張中溪曰。初。本坤而上。遷於四。有遷國之象。依五也。以四依五。是以柔附剛。以弱附強。得所依矣。用之遷國。何所不利。蔡晉江曰。國者。社稷宗廟之所在。宜乎不遷矣。而至於遷者。要在於下益耳。如太王遷岐。曰。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盤庚遷亳。曰。視氏利用遷。可見天下事。如果有益。雖國亦可遷。今六四。以益下為心。則可為依以遷國矣。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程啟承曰。依字。主也。因說。接。則。字。王。民。說。

益志謂益下之志要見得主上無一念不在民益下原是君之志
四能以益下為志則告於君而見從矣程歌承曰中而曰行以三
有其孚四者其志之為行樞也然偽為中非真能行中也焉在
其告公而公從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潘雪松曰人君施惠於民不必求諸物不必損於己惟求諸心而
惠自下於下與九五操利益天下之權而陽剛中寔故曰有孚惠
如夫中心無為以中至正乃膏澤下民之本原此之謂至誠此之
謂天德其為惠也豈顧問哉如天施焉不問其施如地生焉不問
其生至人者惠利而布之上下則此其為大善而吉者矣有孚惠

下經說統

卷六

三十九

我德惠我中正之德也傳稱中正有慶以此而三之乎四之德皆
在惠德之中矣○按德即是心自施之者言曰心自受之者言曰
德○忘我德即廉潔之謙所謂粒我烝民莫非極者與民說無疆
同
洪覺山曰惠何以言心乎也惠不在博施濟眾而在聖人惠人之
心有惠人之心而或問之者小惠也勿問之矣而無意於惠人之
事者大道也大道出於心而見於事者德也程歌承曰有孚惠心
正和勿問處見深問則計得計失有令人喜怒念頭惠不謂乎矣
冀汝脩曰損者不得已而為之此貴乎也益而亦曰乎者何也益
非乎則假仁義也故有孚惠心無心之心也有孚惠德無德之德

也○別鄭狹如曰損之六五受下之益者也益之九五益下者也損
六五受益而獲元吉九五但知民之當益而已勿問元吉矣此惠
心之出於有孚者也然上雖不問元吉勿望德於民而民固德其
惠矣其德其惠也亦山於有孚也故曰王道本乎誠意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勿問之矣全本惠心來惠施於政而有迹可得而問惠出於心而
無方又何問焉惠天下者君之志至於天下皆懷其惠是我之惠
實足以及天下矣故曰大得志非以民之惠我為得志而以我之
惠足以致民之惠我者為得志也

下經說統

卷六

四十

山房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周公見世主有以殖貨忘國者特發此論以垂炯戒求益不已從
居益之極看出正是人君剝民自奉而不知止者故以莫益或擊
危之求益不已便是立心勿恒益下者君之恒道不務益下而務
自益凶可免乎凶即或擊之也不惟危以或擊而又惕以必凶聖
人示戒於專利者嚴矣傳曰利者眾心所同欲專欲益已其害大
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
附蘇紫溪曰上三爻皆當益下曰中行曰有孚微表微裏自始至
終無少虧飾無少間斷人之所孚天之所祐也上九不以益下為
心而以自利自私為心故不惟人莫之益而冥冥中已奪其譽而

益之疾矣。非或擊乎。然其端始於立心之勿恒。一念之逆。便為禍胎。豈待擊之而後為凶哉。○韓康伯曰。夫虛已存誠。則衆之所不遷也。躁以有求。則物之所不欲也。此立心勿恒者凶也。然于三。乃謂益之用凶事。豈上而為如此。真足為三益哉。三因上之逆而震動。其固有之良耳。信乎他山之石。可以為錯也。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来也。林次崖曰。偏辭猶言一偏說話也。寔言之。一定有擊之者。乃危之之詞。自外来。歸咎在致其來上。胡雲峰曰。二不求益。而或益之。自外来也。上求益。而或擊之。亦自外来也。嗚呼。是孰有以來之哉。五之吉。由中心之有孚。上之凶。由立心之勿恒。吉凶之道。未有不自由經說統

卷六 四十一

心生者。○潘雪松曰。按損益二卦。以下為本。而上之損益。皆不與焉。草木之根。墻屋之基。人之氣血。皆然後稱損益。盈虛者。皆以下言也。山下有澤。損山非不寔也。上寔而下虛。故其卦為損。風雷益。風非不散也。外散而內盈。故其卦為益。皆主下卦言也。山吸澤之氣。風動雷之威。觀損益之卦。而聖人之行事。見矣。蘇紫溪曰。益下之益。非自益也。始於有孚。中行也。則忠信以得之。之驗也。莫益之損。非自損也。始於立心。勿恒也。則驕泰以失之。之驗也。此益大衆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即誠意之學。豈有不務身心之益。而能為天下之益者哉。龔汝脩曰。人地自然之利。乃可長久。故恒與益。皆取象風雷。

風以氣雷以聲。天地間。聲氣皆雷風也。而萬物蒙蔽於其間。怒生不窮。非造化自然之機歟。惟自然而恒。惟恒故益。故曰益長裕而不鼓。上六立心勿恒。則設之而求。裕佛天地之自然。其或擊也。且夫。○損益不是兩項。能懲窒自然。能遷改忿德。便是過懲窒。便是改能。改便是遷。所以損稱與時偕行。益亦稱與時偕行。損稱有孚。元吉。益亦稱有孚。惠心。勿問元吉。德之皆孚。誠所貫耳。損爻稱或益之。勿損益之。益爻稱或擊之。莫益之。何曾判然而截哉。

卷六 四十二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己不利。即我利有攸往。胡雲峰曰。夫以五陽去一陰。亦易易耳。而象為危懼。儆戒之詞。不蓋必揚于王庭。使小人之罪。明以至誠。呼號其衆。使君子之類。合不可以小人之表。而遂安肆也。有危道焉。不可以君子之盛。而事威武也。有自治之道焉。必如是。乃利有攸往。聖人為君子。謀至矣。於剝見剝一陽之易。於夬見夬一陰之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故也。為君子者。安可以易心處之也哉。林次崖曰。君子去小人。必正名其罪者。豈徒欲情真罪當。使彼無辭。而心服哉。實欲暴揚其罪於天下。使奸人無所逃掩耳。有厲從孚。號說來。尤見危之不可已也。○揚于王庭。為小人得志。在君側。徐進齋曰。陽剛之長。當終於六位。不可有未盡之陰也。除惡務本。君子雖盛。不可以小人之勢孤。謂無能為。不盡去之。而存其孽也。

唐五王不去一武三思而患生於所忽不旋踵而君子之禍烈矣
聖人於夫設戒之意甚深何伯宗曰於復欲舒君子之氣故其辭
平於夫欲容君子之機故其辭危

彖曰夫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曰剛決柔名義便凜凜不可犯健說二句正善其決之道相承說

健謂強毅嫉邪非柔媚可惑而說則平心易氣不傷於忿激以此

決而發皆中節曰和上乃事合機宜動中肯綮之謂非柔和之和

所謂不緩治以失其機又不輕動以激其變後世不明此義健為

黨錮說為調停和乎否也○鄭孩如曰虞廷之去四凶也去之而

未嘗怒也罪在於彼不動於氣何怒之有此之謂和即不即戒不

下經說統

卷六

四十三

壯頌是也

蘇紫溪曰先言剛決柔立君子之義繼言柔乘剛聲小人之罪執

義則罪必正治罪則義益行知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乎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戒

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易於剛乘柔不書柔乘剛則書志變也一柔乘五剛變甚矣此其

罪之所以當決也而曰其危乃光者小人難知雖顯明其罪猶恐

陰伏其奸故必危其心以決之而後陽剛不為陰柔所點而光知

既曰告自邑君子之身已正而又曰不利即戒蓋惟理可以服

人為等尚威武則疾之已甚也必取困窮知剛長乃終謂剛復

一長則為純乾陽道已終君子滿朝無一小人之且矣往何不利
耶末二句一直說下蓋快之之辭也○徐進齋曰君子自治甚嚴

治人甚寬固不為疾惡之已甚未嘗容惡而不去也俾小人自知

惡大罪積不可久居其上而甘心於退屈也衆剛逆而決之則不

勞餘力一決而為乾矣若虞廷之去四凶周室之誅三監藉賢

才之盛無復貞勝之憂是得決之義也後世衆賢在位得時得君

其始未嘗不欲去小人以除君側之惡大抵不知夫決之義而勇

於一決機失事敗禍亂相尋卒貽君子之害而家國從之者何可

勝數可不戒哉

下經說統

卷六

四十四

馬不即戒即自治原無二義君子之於小人恃吾自有道以勝之

而不在徒與之角加以勇於一決卒之彼罪自知彼心自屈而吾道

終長而為純乾豈一決之力哉唐疑菴曰以攸往為利者以往則

剛必不長而後有終也不得不決又不敢輕決必待剛之自長而

為攸往之利則知決之道矣

蘇胡雲峰曰小人有一人之未去尤是為君子之愛人欲有一分

之未去尤是為天理之累夫之陽必至於純陽為乾方為剛長乃

終也此條要味三個乃字終指乾對姤始生說於子曰象云利有

攸往剛長乃終今人以為剛不能無柔中國不能無夷狄君子不

能無小人故小人不能不去今觀剛長乃終之言則聖人豈不欲

居即其質
乃居之居

小人之尺去耶但所以决之者自有道耳五剛共長一柔自去所
謂君子盛而小人自消不必聲色也

象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於天勢必潰决是天之所以仁万物也君子体象以仁万民

祿予加於君子樂利及於小人使德惠旁達允澤之潰决這便是
王者如天之仁若居其德而不施下不蒙其澤矣故忌居者積而

不流之謂也以四海之公利為一人之私藏貪主之大戒也
附李衷一曰澤上於天万物被其潤澤君子待小人之法上則决

之下則養之事權雖不使與而祿有所及小人所以既畏其威復
懷其惠惟吾之决而無不如意若居其德而不施則小人絕幾幸

下經說統 卷六 四十五

望思之想安知不徒而相鬪乎故忌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質卿曰初九當决之時見勢在君子而可乘衰在小人而可决却
只見其前不見其後不知新進後生養既未充見又不足輕舉妄

動逞於一擊往必不勝矣夫其不勝也是初之咎也不足惜也不
知舉動輕於一擲利害及於衆朋未免徒張小人之威權而費君

子之調劑其為咎也大矣
程啟承曰决之道其危乃先勝心不可有也即先為可勝以希必

勝充防太銳况往以不勝乎祇自為咎耳丁易東曰四陽為壯五
陽為夫夫壯之初曰壯趾故因大壯初趾而加前以別之前趾者

前日所壯之趾也○胡雲峰曰夫五陽由四陽之壯而成故初與
三猶存壯之名而初象又與壯同壯之初而壯于趾往凶有孚夫

之初而壯于前趾往不勝宜矣夫五陽一陰君子豈不足以勝小
人然居下而早用其壯固自有不勝之理不可不戒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楊誠齋曰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以不勝在往先者乎故
周公言往不勝而仲尼斷之曰不勝而往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戒勿恤
九二處中象所謂孚號告自邑者此又當之內懷兢惕外嚴戒號
自治之密如此則雖莫夜有戒亦可勿用憂恤矣蓋小人心術暗

下經說統 卷六 四十六
昧陰謀不測變常出於意外故云莫夜有戒即戒之戒在己有戒

之戒在人惟惕號而不即戒故雖有戒而亦勿恤質卿曰二之所
得正初之所失也二進而上居位也陰在卦之中秉權也正又剛

而得中才足以行而德足以運目中可以無小人也然尤不敢逞
於一决惟惕號常恐為謀之不固是以莫夜之戒始可勿恤古

君子之老成經國類如此豈少年喜事之人所能知哉
象曰有戒勿恤得中道也

中道就惕號上見中與一也○所决者中即是决而和彥陵氏
曰世或病其畏慎故以得中道明之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獲出遇字
看重看去
去二字保
得取神

張雨若曰。狐之捕雉也。必卑體耳。使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若狐瞋目直視。見必殺之勢。雉將驚而遠逝矣。君子要決小人。豈可一味剛壯。形之面目。祇挑禍耳。有凶。此下是聖人教三如此。言君子但要有真實決小人的心。則雖暫與之合。而為善類所慍。然終必能決去小人而无咎。又何必壯煩為哉。夫夫是心。獨行遇雨若濡。是迹有愠。是因迹而疑其心。无咎。是心白而迹不足。以累之也。○葉爾瞻曰。妙在獨與之遇。雨乃壯煩對症藥。必先夫夫云者。惟志果決。方能獨行。其密計至迹。濡見愠於眾。所弗惜也。彼壯煩者。其氣浮逞。其志寔未能堅決。但隨眾意行。其剛暴耳。故獨遇必以夫夫為主。曰若濡則非實濡也。

下經說統 卷六 四十七

看字其

解別質卿曰。九三當夫之時。內之不足。遂壯于煩。則事未形而幾先露。必有凶矣。若君子之夫其夫者。自有獨行之法。觀之於時。審之於心。籌之於夙夜。而斷之於幾微。其心思所運。有已知之。人不得而知之。獨行如此。雖遇雨可也。若濡可也。有愠可也。而終則无咎。汝吉曰。夫不信於心。而苟同於人者。惑也。不白其心。而求白其迹。淺也。皆不得言夫夫也。微不以形迹自繩。不以形迹自明者。宜不能及此矣。

象曰。君子夫夫。終无咎也。

葉爾瞻曰。曰終无咎者。起初有多少宛曲在前。而以夫夫之心。出之。究竟無一可咎。加一終字。所以決言其无咎也。鄭板如曰。與其

看字其

九四賢无膚。其行次且。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賢无膚。其行次且。二象一意。只是欲進而不能進。君以牽羊之法行之。其悔可亡。周公代為之計如此。又兼其必不信。以至於悔者。蓋深激其信。吾言以濟事也。或曰。牽羊只是牽引同進行。止與俱非。先人後己之說。○質卿曰。當決陰之時。在三陽之上。時可以乘而剛斷不足。蓋大臣依違怯懦。而不能決去小人者。夫二陽已進。勢不能止矣。一陰在前。有必消之漸矣。於此效牽羊者。從容和緩。遂其先而隨以進。則悔可亡。只是他聞言而決不能信也。時之能

下經說統 卷六 四十八

競人如此。氣之難自克也。如呼天下之事。何嘗不壞於此等輩之人。時之難乘而易失。功之難成而易敗。機括在此。鄭東谷曰。羊之性。很居前而力挽之。則忿而不行。却行而使之。則行矣。○牽羊之說。按本義。謂讓羊使前。而隨其後。則羊乃眾君子之象。若就兌羊之象言之。則羊還是九四。羊性善觸。不至羸角。不已。聖人教以自牽其羊。抑其很性。則可以亡悔矣。是亦壯煩有凶之意。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姚承菴曰。當決之時。君子道長。何以次且而不能進。由其以陽居陰。才力之不足也。不能進。則宜從牽羊之言。知而不能信者。是

其志昏於銳進而聽之不明也惜之之辭亦激之之辭傳曰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惟剛明者能之

九五菀陸夫夫中行无咎

按小人感陰氣之多故取象於菀陸柔邪狐媚最易惑君心聖人懼心有所係而不能決故策之曰夫夫堅其必決之志耳夫而人懼心有所係而不能決故策之曰夫夫堅其必決之志耳夫而

下經說統

卷六

四十九

馮文所曰五最近於上勢接則彼易弛情昵則此難斷即過於決其於中无過咎也天下有過剛而為中者五之中行是也立行可

慎是謂

附人君與小人狎昵已深信任既久一旦除之太速多生意外不測之變所謂癰疽既潰大命隨之者往必有焉周公所以有中行

見難按本義只是

未始

上六无號終有凶

交於中行必曰夫夫而象彼破其未慎之心故曰未光正以小人

下經說統

卷六

五十

馮文所曰上六一陰履極其黨將盡而恃三為應恃五為比則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林次崖曰小人方互相黨引之時自以為萬年之固到无號之凶

決。水然水澤之氣。上通於天。必潰而決於下。亦卦所取義之
一端也。陽已盛矣。陰已微矣。君子至此。皆以為不足介意。有優柔
而未肯決者。如五王之於武三思。曰。大事已定。彼猶執上肉耳。此
不忍決之禍也。故須果決。聖人於三五爻。皆曰。夫。夫。夫。果決之
決。下。決。去。之。夫。

蘇然溪曰。甘露之變。以小人攻。小人也。不知揚庭之義者。元祐之
朋。以十人制千虎也。不知孚號之義者。也。以手推席。徒犯壯頰之
凶。產祿猶在。罔防暮夜之戒。非有厲也。何進徵卓。紹之羣。而卒以
釀禍。冒假結朱。溫之援。而竟以放。災。皆即戎而非自邑也。故其決
之。而不勝也。則禍集於君子。決之而勝也。則禍貽於國家。蔡子木
下經說統

卷六

五十一

山房

曰。夫。決。去。小。人。初。特。剛。長。二。須。戒。備。三。戒。壯。頰。所。以。責。小。臣。四。之
不。剛。非。能。決。小。人。者。然。公。議。不。可。不。從。也。故。示。隨。人。所。以。責。大。臣。
五。於。陰。為。近。君。所。狎。暱。不。無。係。愛。然。大。義。不。可。不。斷。示。之。夫。夫。中
行。所。以。責。君。凡。小。人。在。朝。係。懸。於。君。依。違。於。柄。臣。而。小。臣。動。戾。機
宜。未。有。能。去。者。故。備。着。之。

三三乾上

始。女。壯。勿。用。取。女。

夫。盡。而。乾。方。喜。小。人。盡。去。而。一。陰。忽。生。寔。出。意。料。之。外。故。曰。始。有
憂。駭。之。意。陽。之。性。介。而。易。孤。陰。之。性。牽。而。善。媚。以。一。柔。而。遇。五。剛
則。能。借。其。勢。以。為。壯。也。陽。藉。其。勢。而。陰。滋。其。類。自。此。為。遯。為。否。為。

現。為。則。為。坤。不。至。於。消。陽。不。止。也。曰。勿。用。取。女。者。恐。為。所。乘。也。此
聖。人。所。以。慎。其。遇。也。

楊。誠。齋。曰。復。一。陽。生。聖。人。未。敢。為。君。子。喜。始。一。陰。生。聖。人。乃。遽。為
君。子。懼。復。一。陽。不。足。以。勝。五。陰。而。始。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朱
子。曰。不。是。說。陰。漸。長。為。女。壯。乃。是。一。陰。遇。五。陽。

承。曰。始。遇。也。柔。遇。剛。也。
始。曰。遇。不。期。其。來。而。自。至。駭。之。之。詞。卦。本。以。剛。遇。柔。得。名。而。此。曰
柔。遇。剛。蓋。五。剛。無。心。於。遇。柔。而。柔。之。敢。於。遇。之。也。便。見。其。為。女。壯
意。馮。文。所。曰。陽。來。為。腹。內。之。也。陰。生。為。遇。外。之。也。○。李。元。量。曰。夫
之。一。陰。不。能。為。主。者。陰。往。而。窮。也。故。曰。剛。決。柔。始。之。五。陽。不。為。主

下經說統

卷六

五十二

者。陰。來。而。信。也。故。曰。柔。遇。剛。月。建。一。陰。月。曰。蕤。賓。則。陰。為。主。而。陽
已。為。之。賓。知。是。始。主。陰。遇。陽。而。為。言。也。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蘇。紫。溪。曰。小。人。之。易。昵。也。如。女。色。之。易。惑。其。初。必。有。可。為。君。子
者。一。不。自。覺。而。惑。於。甘。悅。之。詞。至。與。之。相。為。比。則。奸。壬。得。志。噬
臍。無。及。是。豈。可。與。之。長。履。哉。○。程。敬。承。曰。大。凡。小。人。之。漸。長。必。有
君。子。以。引。之。如。馴。致。堅。冰。之。類。與。之。長。則。長。矣。故。曰。不。可。與。長。戒
君。子。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女。壯。以。涉。厲。之。陰。陽。言。此。以。相。須。之。陰。陽。言。天。地。相。遇。則。品。物。咸。章。

陽用事之時而卒與陰遇也不可以陽降陰升言蓋陰陽升降乃
泰之時非始之時也李隆山曰姤與下乾上有以坤之初六變乾
初九之義是謂天地相遇之象以畫觀之一陰之生是為五月五
月在辰為午南離之光所照耀者也萬物相見乎離而蕃衍乎大
夏非品物成章而何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中猶中天下而立之中正猶正南面之正君德之剛合於中正而
大行是與天地之化並隆者○按剛遇中正程傳以二五君臣相
遇說本義只指九五以中正主位說俱可從傳曰五與二皆以陽
剛居中正以中正相遇也君得剛中之臣臣遇中正之君其道可
下經說統 卷六 五十三 石鏡山房

以大行於天下也蘇子瞻曰陰之長自九二之亡而後為遜始無
臣也自九五之亡而後為剝始無君也始之世上有君下有臣君
子欲有為無所不可故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蘇紫溪曰天地相遇四句聖人幹運宇宙維持世道之盛心也蓋
以陰陽之淑慝言則天下不可一日有者此也○以陰陽之相須
言天下不可一日無者此也始於時為一多○氣動於地而上
交乎天正萬物相見之會也造化不能一日無陰况世道也惟願
其主張世道者何如耳九五剛遇中正剛則天德用事而中正則
有以善用其剛者不激不阿無偏無黨君子之道沛然行於天下
而天地之道且恃之不毀茲其遇也不亦大哉

姤之時義大矣哉

朱子曰上面說天地相遇剛遇中正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節已
生於微矣故當謹於此胡雲峰曰姤之時義大矣哉非贊遇之大
也一陰之生雖微可慮者大也陸庸成曰姤之時有義焉氣微而
難識最大而不可挽也故以卦體所遇之盛正當成章大行之時
而忽有此姤則盛夏而一陰生大治而一小人萌孽豈非履霜識
堅冰之至也○鄭荻如曰天下方歌舞太平而已有孔壬小人潛伏其中
而不自覺故聖人重之有形之患能使人畏者未大也無形之患
能使人墮者乃大也

下經說統

卷六

五十四

石鏡山房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張中溪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
舞萬民風自天而下無物不遇而君之命令實似之○人君尊居九
重與下民本無相遇之理惟王言一布則萬民爭先快觀莫不鼓
舞於其下而君民之心始遇矣趙汝楫曰天下有風與風行地上
義不同始為太虛之風自上而下觀為地上之風旁行而徧歷○
林次崖曰要知四加既濟吾情意而兩相成遇即小人有場姤之
姤亦無所庸矣此雖聖主遇下之道亦是抑遏小人第一義
初六繫于金坭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初陰始生其勢易進故聖人設為一吉一凶之辭使之自擇羸豕

復金行聖
其初故為
其初故為
不能進者
為初能自
止決非小
人所能

在止一邊繫于金柅。小人自止而不進，也不進便是貞。此僅論其
理。若以勢言，則一陰方生，其勢漸長，故又以蹢躅曉君子，使深為
之備。俗非退避，只是防微杜漸，不利貞之謂。小人極汚濁，亦善跳
跟。故取象於豕之蹢躅。云蔡汝柅曰：始得坤之初爻，復得乾之初
爻，故謹復之道。當如初九之潛，以待其盛。察姤之幾，當如初六之
復，霜以謹其始。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周用齋曰：小人依阿，洪忍其甚，如醴最易牽引，故曰柔道牽也。觀
一牽字，便是蹢躅之意。聖人蓋逆知其蹢躅之乎，而先為是以遏
之也。

下經說統

卷六

五十五

山房鏡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張雨若曰：九二是個得時。君子小人在我管轄之中，我得而制之，
為包有魚之象。能制之，則陰邪之禍不及，庶可免咎。機會一失，欲
制而不可得矣。貽禍可勝言哉！是以有及賓之戒。包有魚，只是說
有可制之機，制之還在无咎。上冠準於丁謂，是不知及賓之義者。
胡雲峰曰：剥五陰曰貫魚，姤一陰，故但曰包魚。如包苴之包，容之
於內而制之，使不得逸於外也。二與初遇，制之猶可以无咎。若不
制而使過於衆，姤之有魚，將為剝之貫魚矣。吁！可畏哉！
包字蘇茶漢曰：包有魚，重一包字。君子遇小人，自己要堅立得定，
於人又要包容。古之小人所以亂天下者，往往君子激之也。二曰

亦不激之，使無所容，其何咎焉。

胡以賓稱，蓋初陰始來，求與剛遇，柔媚取容，未敢即逞。君子因
是而加賓禮焉。亦人之常情，不知此小人不可擡舉。一擡舉，跳跟
即在眼前。故周公繫包有魚之辭，復着不利賓三字。若曰包之則
可賓之，則不利也。夫子因以義斷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言不宜
以賓禮及之也。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張雨若曰：玩一義字，是非獨計，其及賓之害也。有虎兇出柙，是誰
之過，意專其責於二也。○唐疑菴曰：曰不利賓，正言所以包之故
也。四與初為正應，然陰在內，則陰已為主，而陽為賓矣。取之必見
凶，所謂不利也。則夫二之包，正以其不利賓也。不利賓而使之不
及賓，義之所當然也。故曰義不及賓。

下經說統

卷六

五十六

山房鏡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蔡虛齋曰：無膚次且，一象一意。既不能安於不進，又不能自遂其
進，性躁而勢孤也。然得藉於陰者，往往亦受累於陰。故小畜九三
率致脫輻之虞，而兌之九五不免剝之厲。今雖孤危，亦時之不
過耳。與孽自己致者異矣。故無大咎。經釋曰：始之三，反觀之，即六
之四，夫四惡相攻，思決之，而莫能自前。始三愛相攻，欲過之，而莫

能自制為情異而无膚次且之象同

蘇紫溪曰始以一陰遇五陽三亦與初遇者然以剛居剛則豈

甘心與初遇者故論其心固不安坐以墮其術論其勢亦不能大

行以制其機惟惕惕危厲庶可以无咎耳行未牽與柔道牽相應

九三雖不得遂其行然必不與小人同事終不為柔道所牽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未牽謂未得牽引借進之人

九四包无魚起凶

四與初應本其所屬之民而無德以維係之乃遇於二而不及於

已也民心既去國勢將傾厲階從此起矣故曰起凶言難將作也

下經說統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文言民之遠已象言已之遠民非上之失道何以致民之遠

庸成曰魚以象小人也敢於非分之遇則奸邪之小人不可有也

後以正應之人則小人亦民也不可無也故三爻猶幸於遠而四

遠之則凶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按魚陰下伏而潛瓜陰下生而蔓皆甘美又皆善潰然二謂之魚

含章正是

華聲色而靜以制之謂正上也所謂也之說也即此可以點

同造化而吾道之春復還故曰有隕自天信非五之含章不能使

姤之轉而為復也張陽和曰六一陰將盡決之也易故揚于王庭

其道顯始一陰始生遇之也難故含晦章美其用藏

胡雙湖曰卦本純乾乃飛龍之主只緣一小人之進昔之潛龍化

為羸豕苟面頃更事體大異重賴諸君子包制而五至於包瓜含

章聽自天之有隕其視乾九五之氣象何如哉為人君者宜知所

以謹其初矣

舊陽剛中正主卦於上是眾君子之領袖也而下防始生必潰之

陰故象以杞包瓜謂其才之制陰也然有勝之之志而又不可露

下經說統

其勝之之迹須是含晦章美深密其謀而潛攝其勢不動聲色然

後謀出萬全天命可挽衰者候而盛消者候而長依舊又是陽明

世界矣不然露才揚已祇取覆敗安能挽回天運也哉

按本義曰杞高大堅寔之本也高大堅寔之木豈可以包瓜故

蘇子瞻以為杞枸杞也木之至痺者也包瓜者籠而有之也瓜之

為物得所附而止九五委二以制初猶以杞而包瓜用杞籠之不

使其蔓延別處也蓋以初為瓜而以二為杞此說與彖傳剛遇中

按此說合

石鏡

山房

卷六

五十八

下經

說統

卷六

五十八

下經

說統

卷六

五十八

下經

說統

卷六

五十八

下經

說統

此章本
一轉

又是一解
包即包有
包七包

不合正
力爭

大堅寔之木然不可以包物。包者蔽蓋也。覆之意。然杞樹之大而包一瓜之小。既有餘矣。又何俟於合章以聽天命耶。蓋非指瓜言。指瓜之藤蔓而言。瓜從蔓延無窮。實非杞所能包。故必合章以俟之。此說亦通。○喬樹之下無雜木。以被蔽覆不受天陽露澤故也。獨瓜能引蔓出於喬木所包之外。故以杞包瓜。有包不過之象。○姚承菴曰。凡物必得日之晒雨露之潤方能成實。見食於世。杞高陰大包此瓜於下。即蔓延必不實而自潰。此影君子包容小人而使不逞。極切且瓜以五月生。杞以五月盛。以杞包瓜使之自潰。於取象之中又深合其時。是周公文字妙處。

下經說統

卷六

五十九

石鏡

中正二字推原其所以能合之故。夫人涵養不深則英氣必露。德惟中正則所養深厚。非如世之識淺慮近。悻悻然自欲表見者。故能合章而靜以制陰也。志不合命全在合章。而看出沈德培曰。制小人之道全重合章二字。合章即是志不合命。合則不合。合則不合。念茲在茲。繫抱而不釋者。只是要挽回天命。何時合置得下。今人不甚切心。可以放舍之事。便放膽發露出來。其密密合於中。為者必其放舍不下者也。深慮之人中心藏之。豈不能挽回世道哉。○何宗伯曰。委於氣運之衰者是合命也。而力爭於形迹之間者非志不合命也。謂之志不合則必其一念獨覺之中真有潛為之制。而自通於天者。宜乎有隕自天也。

○上九始其角吝无咎

蘇紫溪曰。九五合章。渾然不露。圭角上之始。角如夫之壯。顯幾於淺露矣。故窮而吝。然儒者有云。吾人當學于路。此上九无咎之義。象曰。始其角上窮吝也。

窮字從上字生。來惟其在上。故窮於遇。而得吝。然與其苟而遇無寧窮而吝乎。

蘇紫溪曰。昔人謂陽一陰二是。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以柔遇剛。甚無樂乎有此遇也。夫遇豈可一日無。願其遇之。何如耳。以陰陽之流行。觀之復為天根。陽含陰也。始為月窟。陰含陽也。不有天根。孰為之顯。不日月窟。孰為之藏。如陽不遇

下經說統

卷六

六十

石鏡

陰陰不遇陽。即天地亦無以成。成章之化。而況於世道。我聖人之心。天地而已。謂陰可與長而不抑之。固非也。謂陰可終絕而使之不遇。亦非也。堯工比周。庶頑殄行。三監不靖。殷士怙寵。豈不駸駸乎。躄躄之漸。而侯明捷記。引以並生。敷告要囚。誌於式訓。未嘗引繩而批根之也。聖人凡以化之於包容之中。而潛消其不與之慮。使天下之小人盡為君子。亦如品物之並生於天地間。而後快。故曰。聖人之心。天地而已。○王世貞曰。剝亂成。始亂。而後快。故剝而憂。始康。節曰。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始。次。夫。明。亂。生於治乎。時。我。時。我。未。有。剝。而。不。復。夫。而。不。始。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三三坤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坤順兌說民與君聚剛中而應君與臣聚澤上於地則萬物類聚此意却輕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尊祖敬宗人人皆知所本是以聚之道故首著王假有廟之辭教王者聚已之精神以假於有廟重在王者身上人聚則當有主無主乃亂故必利見大人亨即人心有統屬不敢散亂意然必以從王為正不立私黨方可見信於大人而得亨耳用大牲承格廟來攸往承見大人來蓋萃之時正民物豐盛明良道合之日故亨祀宜從其學不宜從薄事業宜建其大不宜小就時該如此聖人特舉此以見例

下經說統

卷六

六十一

石鏡山房

鄭汝如曰此卦當以此卦參看北地地上有水萃澤上於地據一卦觀之則是主上之比乎下萃乎下而言也據六爻觀之比者比乎九五萃者萃乎九五又主下之比乎上萃乎上而為言也他卦皆論應獨此卦不論應蓋此五陽上六不比五則為後夫之凶此卦諸爻亦宜盡萃於五而有九四之陽在分五之權如魯三家晉六得之類故諸爻有萃五者亦有萃四者夫萃五正也萃四不正也卦辭曰利見大人蓋恐人之萃於四也天下無二主初雖與四應三雖與四比却宜舍之以從五以明從王不趨權門之義不得以它卦比應之義論矣陽者陰之所附也此卦有二陽聖人欲其擇於所附故詳詳以利見大人為訓

西晉其主

附黃蔡嶠曰萃王者大一統之時天下既萃之日也故名為萃夫王者天下既萃則當宗廟以祀祖考朝覲以親諸侯吉禮以事鬼神典禮以同邦國此必然之理也○舜典月正元日格於文祖武成丁未祀於周廟即此王假有廟也舜典四岳日覲羣后四朝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受命於周即此利見大人也舜典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武成庫成柴望即此用大牲也舜典命禹往予水土命棄往播百穀命契往敷五教命皋陶往明五刑命伯夷后夔往典禮樂武成備五教舉三事立信義行官賞即此利有攸往也

下經說統

卷六

六十二

石鏡山房

彥陵氏曰君與民之勢常懸於萬里而君與臣之情常隔於九閭民效順而君先悅道君推誠而臣切上交必始於悅然後得聚故字極重要見淨順必本於悅應必本於剛中責成到君上知如泉大前
附別陸庸成曰人心不順以悅則不能萃如順悅而不主以剛中即應亦妄萃也惟是人情不拂而所應者又剛中之主故一萃而亨利集焉○張中溪曰萃之所以為聚者以其坤順而兌悅也上有剛中之主而下得柔中之應此君臣聚會之際也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順天命備

天命即在人心上看
出順字方
是時字解
是皮毛

林次崖曰孝享是一串話人之享祖考皆孝心所形故謂享為孝享猶思親曰孝思也致字有深意蓋精神既聚而躬致之者也萃之時人物繁多無主乃亂須擇一人為君長之然後可以一天下曰聚以正者明以正為聚非各植其黨以亂天下者也即此便盡利貞之義天理之自然為命禮隨時變功以時建皆天命所宜然故曰順天命○蘇紫溪曰傳曰天命之謂性忠孝皆性也又曰帝天之命主於人心尊尊親親皆人心之不容已者也用大牲以將假廟之孝事親如事天也攸往以達利貞之守事君如事天也人心之所在即天命之所在故曰順必解細微宜注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下經說統

卷六

六十三

石鏡山房

萃不在形迹有所以萃者情也情之會合而不相睽絕方成個天地萬物故觀其所聚而其情可見陽唱陰和乾施坤承天地之情一聚也形交氣感聲應氣求萬物之情一聚也徐進齋曰天地萬物高下散殊咸則見其情之通恒則見其情之久萃則見其情之同不於其聚而觀之情之一者不可得而見矣附別蘇紫溪曰人與天地萬物總是一個精神吾之精神不聚則天自天地自地我自我萬物自萬物判然不相屬吾之精神既聚則天與我一地與我一萬物與我一網緼化醇之景象不在造化而在吾心矣故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蘇子瞻曰不期而聚者必至之情也惟剛中則順悅而得其所聚之正者天地萬物之情皆

是美

齊成不虞
稍異然性
意自不可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成不虞澤上於地萬物滋茂有萃象然水聚而不防則潰衆聚而不防則亂或有意外不然之事故簡治兵戎之器以豫備夫不虞所以保其萃也張中溪曰除者去舊取新之謂戎器久則必敝當簡治而除其敝壞也除戎器正所以戒不虞周公之克詰兵戎召公之張皇六師正是此意○五行可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兵亂也去兵亦亂也君子當萃聚之地而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如秦王之銷鋒鏑鑄金人李唐之議銷兵則非謂之除戎器漢武帝文景富庶之極至窮兵黷武以事四夷文豈戒不虞之義乎

下經說統

卷六

六十四

石鏡山房

○解鄭狹如曰水澤之氣上於地則萬物無不發生滋長萬物之萃萃與比相似比地上有水萃澤上於地然水流而澤聚也水之滙聚處為澤○朱子曰澤本當在地中今却在地上是水盛有潰決奔突之憂故取象如此唐疑菴曰取澤之高以畜戎器謂之除防澤之潰以防不虞謂之戒洪覺山曰萃天下之心者莫若乎敬畏象以王假有廟為言敬之也大眾以除戎器為言畏之也敬畏存而天下之心合矣○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吝姚承菴曰本義解極透但有孚不終二句說殺了既志亂而妄和是失節之人如何又能從正得蓋初六上應九四而隔於二陰當

萃之時易萃為其守故周公為之戒曰初四相應此心本自相
孚但手續有終為善如有孚而不終則乃亂而乃益矣萃其可亂
也初若身處於四不能免一握之笑但念有孚之當終勿恤衆
而往從之則正應可合而可無妄萃之咎矣點出一握為笑句
正見人言不違恤而守正不可不堅也○洪覺山曰澤澤涕皆
無所歸之謂陰柔之態也一握猶一班是衆人團聚之稱笑者兌
說之象也或云萃家通而就疎遠則笑昧本始而修晚節則又笑
畢竟號者是正笑者是邪勿恤是聖人決其當自信也
附異鄭氏如曰此六爻亦當以此六爻參看此初爻言萃此亦言
萃皆萃乎九五也此無他陽以分其比故初得以專萃於五萃有

下經說統

卷六

六十五

石鏡山房

四陽又為初之應故初於五萃不終而亂萃於四太四雖正應而
乃權臣五雖非應然萃之望也終萃於五而萃於四非利見大
人之正也若號一握為笑者媚與媚寵之見勿恤而往從大人則
无咎矣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志不自亂其誰得而亂之豈其萃而往則志治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與五間在二陰未免背公植黨二乃萃引二陰上萃於五劉元
誠所謂至公引類以報國是也集思廣益國享其利而吾身六不
受朋黨之害吉且无咎矣然其非之也非畏罪亦非微名寒本於

忠愛之實念自靖自獻而已只此一念自足以見信於君又安
用粉飾為故曰孚乃利用禴曰孚乃者謂其存孚則可不用文
飾專以至誠交於上也以禴言者謂薦其誠而已上下相聚而尚
飾焉是未誠也蓋其中實者不假飾於外此用禴之義○彥陵氏
曰天下之材一也聚之私門是為植黨薦之公家是為徇君故周
公以引勉之然薦賢為國此便是臣之孚可以獨登於君處夏禴
祭以聲為主祭之薄也秋嘗則薦新冬烝則衆物備
附蘇紫溪曰引即引君當道之引二五剛中而應如一體之相須
然願五有匪孚之悔君道未光必引之當道而後於臣職為無忝
也然臣之引君豈在口舌間哉惟積誠以感動之則不事虛文而

下經說統

卷六

六十六

石鏡山房

一德一心有驩然相得者所以引吉无咎也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有中德而未變言其愛君許國之忠不溺於朋比不奪於私交而
以能引二陰而萃於五也不然其不為初之乃亂乃萃者幾希○
馮敏卿曰保天下之萃者非大法小廉君明臣良不可也二之引
吉四之大吉大小協恭也二以孚為利五以匪孚為戒君相介德
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祭虛齋曰陰不中正而求萃則無以取重於人上無應與而始求
萃則無端而自往故人莫之與而其萃也嗟如不得萃也嗟也然

上下俱六雖無相偶之機而三之與上皆有相應之分往而從之
庶可免嗟如之欲但固然後往則是以前來歸出於不得已復得
陰極無位之爻即萃亦何足以伸其志也所以理所當出小亦不
必恤矣所恤者其見不早也

附立行可曰萃初三兩陰皆欲萃而人欲其以不正相萃
故於初曰乃亂乃萃於三曰萃如也夫四之不可萃也而
又皆斷以往无咎之辭往前進欲其舍四而萃上也以正相聚
何咎之有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聖人慮其有疑慮之心特言上巽以必往之志姚承菴曰兩

下經說統 卷六 六十七 石鏡
陰相應本無利而有吝周公必教之往无咎而夫子又推本於上
巽其惓惓勉人之聚以正蓋如此

以周備解
大字妙之

○九四大吉无咎
九四近臣居多懼之地非其位而有聚物之權故之所歸也故必
得大吉然後无咎大為周適之義無所不周然後為大無所不正
則為大吉游讓溪曰貞以親上義以使民思患以杜叢孽之萌謹
度以防僭偏之漸臣節亮而人情理是謂大吉而後能无咎
按本義上比九五下比衆陰為得所萃之說則下比衆陰看做好
的不知四非君位而操聚物之權正如齊之陳恒魯之三冢故聖
人以大吉為戒此說本之大全亦可從張中溪曰四處近君之位

應初比三皆有求萃於四之意然四以陽居陰位則不當以臣得
民聚不以正必大吉盡善乃無僭竊之咎否則強君在上威權太
逼未有不召衆產禍者九四可以戒矣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郭白雲曰四得上下之聚而非君位故言不當也胡雲峰曰五曰
萃有位以見四之萃非有位者也無尊位而得衆心非大吉安能
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傳曰九五以陽居尊有位矣得中正之道無過咎矣如是而有不
信而未歸者當自反以脩其德所謂德元永貞之道也元首也長

下經說統 卷六 六十八 石鏡
也為君德首出庶物有尊大之義焉有主統之義焉而又恒永貞
固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思不服而匪孚之悔可亡矣○呂仲

木曰萃位非萃德不能陽剛中正不謂德乎九四比羣陰在下以
分其萃而五不得專故有匪孚者蘇紫溪曰五中正何以匪孚以
說字累也五居說體或者粉飾徒工而實意不足便是君道未光
慶元永貞者反而求諸本心也乾元坤元只是個生生之心而
人得之以生此時也一真為主物感未交正有孚之本體也人惟
求此真心而常永貞固以守之則表裏始終渾然如一而匪孚之
悔可亡矣
附考陵氏曰德與位稱故曰有位有字要看即位乎天德之意已

是人無不孚。匪孚一陰不過。做民情以增備其德耳。如苗民逆命。帝所誕敷文德。是已。志曰未光。即堯舜猶病之心。伊尹納溝之取也。

爻提出有
位二字止
見與可則

馮縉雲曰。卦二陽爻。所以聚眾陰也。九四臣位九五之位。則君也。故九五之萃。為有位以四之位不當故也。立行可曰。比以一陽統五陰。一則專。專則眾。陰順從。惟五之歸。故五有顯比之吉。萃以二陽統四陰。二則分。分則眾。陰有萃四者。有萃五者。而五不得以專其萃。故有匪孚元永貞之戒。胡雲峰曰。比獨以九五為主。故卦有元永貞之辭。萃有兩陽爻。故元永貞獨歸之九五。元以善其始。永貞以善其終。非此三德。未必始終盡善。

下經說統

卷六

六十九

石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君當天下之萃。萃有德耳。徒云萃有位。其志自歎而未光。言其不足以孚民也。標未光之志。則元永貞必有真備矣。未光是不快活。乃辭塞意。不是病民。乃病己德之未洽也。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萃極則散。勢之危。該極則悲。情之變。故其所齋者。特咨涕洟而已。自曰咨。自目曰涕。自鼻曰洟。周用齋曰。古之人。朋來則樂。不澤於君親則怨。然則號嗟悲泣。豈過也哉。其中不是空空夢囈。有微我備德意。所以无咎。○此爻照後夫凶。例看則比之上六。以比之最後而凶。萃之上六。亦以萃之最後而有未安者。故其爻辭。

此正所為孤臣孽子也

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安字正與危懼相反。上即履。萃終意。○張中溪曰。五為萃主。而上乘之。故其心憂懼。未敢自安於上也。陸庸成曰。上之未安者。何也。臨之二陽。進居君相之位。既為萃矣。萃之進。為觀則上非復六之所宜居也。故求萃於下。憂注以示未安。未敢安然於四五之上也。趙汝楨曰。土無二王。尊無二上。比唯一陽。故九五為顯比之主。萃之九五。羣陰所萃也。九四或二之一。則聚。二則分。故初之亂萃。二之引三之嗟。如以見下之萃。於上為難。五之永貞。上之涕洟。以見上之萃。其下為不易。然諸爻皆得无咎者。萃雖難而志不分也。

下經說統

卷六

七十

石鏡

蘇子瞻曰。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有聚必有黨。有黨必有爭。故萃者。爭之大也。盡取其爻而觀之。五能萃二。四能萃初。近四而無應。則四能萃三。近五而無應。則五能萃上。此豈非交爭之際也哉。且天下亦未有萃於一者也。大人者。惟能因其所萃。而即以付之。故物有不萃於我。而天下之能萃物者。非我莫能容其為萃也。大矣。萃有二亨。萃未有亨者。而其未見大人也。則亨而未正。不正者。非其有之謂也。故彖持發聚以正之義。唯以正聚。而後天下之勢。歸於一。彖曰。匪其真。真於聚。散曰。號。曰。笑。曰。嗟。曰。咨。曰。涕。洟。此皆真情所發。見故。德歸於和。即謂見天地萬物之情。都以此。

三三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卦名升者以所遇之時言賢人後也。雖疏釋躡而登廟堂也。元亨且處下二段正見元亨之實。勿恤者一見便相投。所謂日隔之疎與不專之患。俱不用憂恤。正在方升時說。吉者得遂其進。而道德顯功業彰。乃見大人後一步事。然要看得一串。得君所以行道也。

○升之見大人不言利而言用何也。俞氏曰。利見宜見之用見者。將變動而有為。則見之傳曰。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於位則由王公。升於道則為聖賢。○南征者。離明於南。而巽居東南。坤居西南。皆會於南方。故以向明行道為吉。

下經說統

卷六

七十一

山房

○象曰。柔以時升。

柔升何謂以時。本卦變言。變通。趨時。時宜上進。則為時升。洪覺山曰。柔謂巽之升。非以其附陽。以其遇坤也。其升有時。故謂之時。升耳。鄭玄曰。以順而升。不躁不競之謂時。即漸卦漸字之義。○質卿曰。升非難。難在於知時。時非難。難在於用柔。柔心之人。從容和緩。退藏之心。常勝其上。人之心。故能量可而進。不失其時。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林次崖曰。君子之升。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敢進也。卦德內巽。是深潛縝密之人。非欲速躁進者。外順。是又能從容審蓋。非冒時干進者。皆可升之德。

也。卦體二剛中而五應之。是剛毅正直之臣。遇明揚汲引之主。又

可升之會也。其德與機會皆利於和。是以得大亨。

陸庸成曰。見大人南征升之。所以大亨也。巽順剛中而應。又所以有慶志行之本也。巽順剛中。亦與萃象傳同義。蓋內巽外順。固足以俟時矣。使應之不以剛中。則巽順祇為媚悅。何以達利見之節。而壯南征之猷哉。

下經說統

卷六

七十一

山房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姚胤昌曰。慶莫大於得君。志莫切於行道。古人相見。有魚水之歡。不為慶乎。幼學而壯行。是為不負所學。豈非志行乎。慶即是解。勿恤字。志行即是解。吉字當一直說。○蘇紫溪曰。利見大人南征。總

是一事。當升之時。君固慶於得臣。而臣亦慶於得君。既慶矣。安用恤之。南明也。征行也。上輔明君。而德明出治。世道之升於大猷。可

必也。君子之志在天下國家。此志未行。安得謂之有慶哉。

解。崔子鍾曰。初為升主。位下而中隔二陽。或憂其有所疑阻。近

九二之大人。而用見之。與之同升。以上事升階之主。何用憂恤。而

君臣會合。福慶大來。其升必矣。南征亦主巽言。由巽位而達乎坤

也。吉者。志行之謂也。世道升於大猷。主上升於明聖。故曰志行。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程敦承曰。地中生木。所謂其根深者。其未茂也。慎德工夫。全在積小上。德本高大。原於細微。發端君子慎德。即於細微處。從頭慎

積漸而

順是坤
德不必作
慎謀朱子
亦有此說

不謂之

梯蓋階級
又進一解

二陽見
其為

起而積之以至於高者幾希之存入危微精一之閣幽獨之謹致
中和位育之全如以為小而忽之雖欲積至高大何繇焉夫均一
木象也。在山則為漸之居在地則為升之積。積亦漸也。均一地象
也。明出則為晉之昭明。木生則為升之高大。升亦晉也。○蔡虛齋
曰。要味積小二字。語錄云。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一日不長。便為
枯瘠。便是生理不接。大抵德須要日日進。若一日不進。便退也。積
小高大。正是慎不可。把積小高大做效說。慎字是徹首徹尾工夫。
朱子曰。因其固然之理而無容私焉者。順之謂也。由是而積。則
其進德也。孰禦。○張中溪曰。地中有木。順其生理。則自萌蘖而拱
把。自拱把而干霄。長而不已。升之象也。蓋物之高大者。必以積其

卷六

七十三

山房

下經說統
所積者必以順木之始生伏於地中。積之不已。其大可以蔽日。其
高可為棟梁。未見其忤者。以順故也。君子體巽順之象。以其順德
自微小積之。可以至高大也。順德地象。積小以高大。巽木象。
楊敬仲曰。故習難於頓釋也。順而養之意。能不作。則本德自明。
神自無不善。自高大矣。本無高。因人之只。隨而各為高。本無大。因
人之狹小。而各為大。曰順曰積。皆設為之歟。
○初九允升大吉
允信也。如晉六三象。允之允。初九為巽之至。不為躁進。故二陽重
而信之。援以同升。畜之牽。微泰之拔茅。其升也。必矣。大吉即是允
升。即象所謂勿恤。南征是也。蘇子瞻曰。所以為升者。巽也。所以為

巽九字

巽者初也。故曰允升。胡雲峰曰。晉三象。允下為二陰。所信也。升初
允升上為二陽。所信也。以陰信陰。不過悔亡。以陽信陰。故大吉。彥
陵氏曰。大字宜玩。凡大作用。大建立。皆在此大字內。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志還是二陽之志。初乃上而與之合也。不信乎。友不獲乎。上矣。彥
陵氏曰。能合志而後允升。見士君子之相為。援引不可。以虛聲動
也。附陸君啟曰。巽主入。天下入人之深。無如信初。以信而二陽與
之合。故吉。
馮文所曰。初之允升。信於二也。二之用禴。孚於五也。信於剛。不為
援。孚於柔。則不為允。小臣行志。大臣納約。無不順也。

卷六

七十四

山房

下經說統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九二剛中。與五為應。性必見任。所以自結於上者。孚誠耳。不假外
飾也。故曰孚乃利用禴。禴可用。以格神明。惟其孚也。程敬承曰。惟
孚乃利用禴。以見匪孚之不可耳。楊詒齋謂。臣有所當然。則遂事
而不為專。上有所重。費則從命。而不為恃。皆用禴之義也。
吳平沙曰。二剛中而應五。然五柔未易。遂孚。故必待既孚於五。而
後乃利用禴也。乃字最宜玩。曰孚乃利。見不孚。未有能格君者。禴
者宗廟之禮。薄於常時。然誠孚於上。而後用禴。則上不疑其簡。故
无咎。呂仲木曰。主升之君。而才弱。當升之臣。而質剛。天下所疑也。
早而用禴。質諸鬼神。且不疑。而况於一體者乎。

澤及天下
本有善法
誠此意也
不可少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有喜口就孚字內看出所為即俞吁嘖會晤於一堂之上是為有
喜唐疑者曰喜即南征之吉也象自五言言有慶慶君臣之會又
自二言言有喜喜升志之行○潘雪松曰所謂有喜者君臣道合
剛柔交濟澤可及於天下矣獨二之喜也與哉

九三升虛邑
三以陽剛之德當可升之時而進臨於坤德乘乎時前無阻礙其
象為升虛邑猶云如入無人之境耳黃葵峰曰虛邑非謂空虛無
人之邑也所謂禮讓之國以謙虛冲讓相尚者也以推賢讓能為
尚而無嫉妬屈曲傾陷之風真有虛邑之象

下經說統

卷六

七十五

山房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其具而無可升之機則未免有所窒礙有德有時何疑之有或曰
疑是已之疑滯非人之疑阻也於德無疑事於時無滯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六四以順而升順有至誠之義升有去通之義是大臣以誠而事
君猶王者以誠而事神也故為王用亨于岐山之象吉格心之效
无咎者不負所職也俱本精誠來精誠意實自順字內看出或曰
亨即四之升也朱二謂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善
附別 徐進齋曰王美文王而言六四坤體本順又以柔居下順

至也以順道而升此岐之王業所以亨也故有吉而无咎也或曰
升卦二四不言升何也曰五君位也二應五大臣也四承五近臣
也其位不可升也升則疑於五而有逼上之嫌矣故在二言亨在
四言順其義可聚見也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葉爾瞻曰順事言以順從事也臣道恭順便是一點精誠可通神
明者曰順事豈徒假飾服事之名者耶

六五貞吉升階

有純王之心乃有純王之治五以陰居陽未見見小欲速故戒之
以貞貞是念慮猷為粹然一正而不濇於佞功詐力之私顯比之

下經說統

卷六

七十六

山房

治也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利雍熙太和之盛可不勞
而致其吉如升階之易者吉與升階渾和在治道上見

諸子相曰貞者因六五之不足而戒之也上疑天命下係人心豈
可以不正哉奸聲亂色淫樂惠禮盡聰明而壞心術不可以不慎
也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王者以致治為願貞吉升階則化行俗美治之功成願治之志大
慰矣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却歸重貞上善貞本正其志也以
貞而吉升階大得志亦內皆無惡者

附別 蘇紫溪曰五之貞是定此問中來階即階級有次第而升者

所謂積小而高大也。有循序漸進之天德，便可以語必世後仁之王道。故曰大得志。

○上六真升利于不息之貞

陰柔居升極，蓋沉酣於利欲而不知止，故曰真升。周公意思分明，說道這心力費於利欲之途，有甚好處，若移此用於不息之貞，則可取。蓋孳孳為利者，作狂之機；孳孳為善者，作聖之機。真升之利，與不息之貞之利可知。已張兩若曰：上六真升，本是溺於利欲，聖人却就把這點心撥轉來，教他去求不息之貞。此是甚麼心，勝不息之貞四字連綿，謂雖真升之人，而本心之天理，有不息者，此乃本體也。故利於不已以求之工夫，即在利字內。蘇紫溪曰

下經說統

卷六

七十七

石鏡山房

心之靈明無異於日，有以蔽之則真無，以蔽之則虛。虛邑之與真，升正可互觀。

○象曰真升在上消不富也

姚承菴曰：彼求升者，豈不欲常享其盛哉？乃在上猶真升而不已，則立見其消，而富不可保。是則所謂真而已矣。東坡詩云：蝸蟻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粘作壁上枯。此可為真升之戒。程敬承曰：不息之心，一也。用之於升，則真用之於貞，則利真坤極也。不息而貞乾也。乾乾不息，故不消升不已而真消之道也。項平菴曰：自物言之消，而息謂之不富。自道言之貞，下為元坤之上六，乾實居之，何不利之有。

論立行可曰：升卦之義，以卦變言，則柔以時升六，自上而為四。

也以二體言，則以巽升坤，下三爻為方升之人，上三爻皆受其升者。以六爻言，則六五貞吉升階，居得尊位為升之主，下四爻則皆來升者也。初與三於五非近，非應無嫌於五，故初允升，三升虛邑，蓋可升而升者也。如九二應五，則疑而不得進，故孚而用禴。六四近五，則進而不敢逼，故亨而順事。是知不可升而不升者也。故二爻不言升，至上處窮極之地，不當升而猶升焉，則是真升而已矣。升之道，可易言哉。○陸庸成曰：上經為臨觀，下經為萃升。臨之反則萃，觀之反則升。四卦俱以坤為上下，而巽兌迭處焉。然而陽在臨之始，則咸臨之吉而有餘；在萃之終，則求為无咎而不足。所處

下經說統

卷六

七十八

石鏡山房

岐山之象

石鏡山房周易說統卷之七

三三坎下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陵氏曰窮不足為困困在不能自振上見蓋君子

節但小人勢雖盛而吾身不受其籠絡則正直之氣猶足以發舒

惟剛為柔掩則正道反為邪道所遮蔽即欲少吐其氣而不能所

以為困也然剛之困如此剛之亨自如蓋此卦處坎之險不失兌

之惟真有無入不自得的先景何亨如之困而能亨即是真這貞

非有大運養大識見者不能故歸之剛中大人吉无咎是即困

而能亨意有言不信句反言以決其當亨耳有言是曉曉自鳴而

下經說統

發為憤世嫉俗之談者着此一句正見處困者必亨然後為貞

胡雲峰曰他卦言亨與貞不貞則不亨亨由於貞也此卦言亨與

貞處困能亨則得其貞貞由於亨也曰貞又曰大人者此卦剛柔

自乾坤往來於二與上而以九居五未嘗變也是之謂貞是之謂

大人程啟承曰有言不信非人不信也信者安義命之定心也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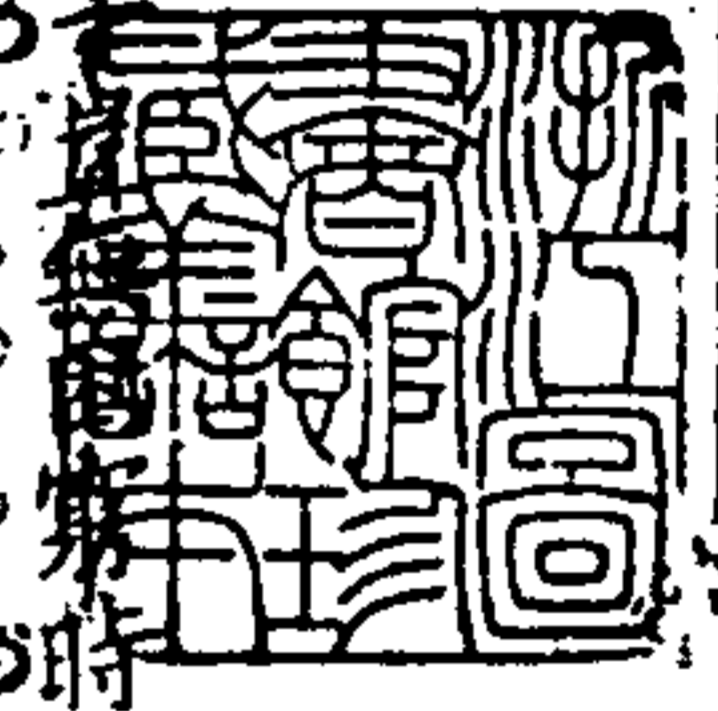
而有言則心不安於義命矣蓋取困窮非又加一番困窮也只是

終身束縛其中而不能自脫身既困而心又困若益之困耳陳紫

峰曰亦有不當晦默者當言即言以及於禍則身死而心不死亦

所謂困而亨也

彖曰困剛掩也



胡雲峰曰寒能止則知足以避需不陷則義無所窮困之為卦上
下三陰皆掩於柔窮而無所容所以為困也劉調甫曰不曰柔掩
剛而曰剛掩者無所歸咎故以剛自掩為辭蓋卦為君子設也
蘇子瞻曰困者坐而見制無能為之辭也陰之害陽者多矣然皆
有以侵之夫惟侵之是以陽不能堪而至於戰戰者有危道也而
無所謂困困之世惟不見而見掩陰有以消陽而陽無所致其
怨其為害也深矣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
不信尚口乃窮也

沈德培曰險以說即是困而亨但就卦德言則為險說就人心言

則為困亨不失二字妙吾心原有所亨不是到困時方亨即困

而所亨之道依然持着不曾遺落了這須是見真守定之君子能

之君子即剛中之大人蓋困之移人每乘其柔在柔在則沾總沾

總則多牽壓故貴剛又乘其矜激矜激則虛憍虛憍則易至耗折

故貴中剛與中合則淘洗淨淨極極何弗亨何弗貞尚口乃窮者

不忘於心故不忘於言耳乃字要都如云困何足窮我惟心失所

亨而急於自明乃至於窮窮字正與亨字相對○張雨若曰君子

處困亦不是無所尚只不尚口耳如所謂危行言遜者何嘗無所

尚來

馮文所曰顧厨俊及標榜之議盛於一時而黨綱遂起君子不能

事即是無
公不為元
之如所然

卷七

二

石鏡

○

復振則遠尚口之戒也。嗚呼君子之吉在於貞夫人。口何為乎。坤之象曰。天地閉賢人隱。坎下兌上。天地閉也。身隱矣。馬用文之。象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彥陵氏曰。人生在世。不幸而時窮勢隘。良心不死。何嘗無盡忠盡孝的念頭。但此身稍有顧恤。未免苟且遷就。把本心都屈抑而不顧。君子見得定守得牢。排了一死去幹事。可生可殺而此志斷不可奪。事之成敗雖不可料。而此志實快然而無憾。志豈不遂。所謂遂但成就一個是而已。致命未必都死。只是他肯拚一死便是。○程子曰。大九利害禍福亦須致命始得。致之為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洪覺山曰。不曰明志而曰遂志。遂。吾心之義。以得所安。

下經說統

卷七

三

石鏡山房

馬非以求名是兌說之義也。

附陸庸成曰。亨。亨。亨。於志之通。故致命遂志。即是不失其所亨。致命者。立命在我。致命而不致於命也。遂則自得之謂。○王伯厚曰。致命遂志。命可致而志不可奪。行法俟命。命可俟而法不可變。初六。借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株木之有刺。若人之體行。則趾為下。坐則髻為下。初六困而不行。坐困之象。使明者處之。猶可自援。以出於困。而坎為溝瀆。為隱伏。又有入於幽谷之象。夫求通而入幽暗之所。益終於困而已。三歲不覿。三歲數之成。火也。○附鄭。沙曰。困坎兌相重。兌正。秋坎正。北兌一陰。始得秋氣而受。

○

草木殺故為葛藟之困。六三。秋冬之交。蔓草葉脫而刺存。故為蒺藜之困。若初六在坎之下。正大冬之時也。蔓草為霜雪所殺。靡有孑遺。所存者株木而已。三爻皆陰。故繫以草木之象。○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彥陵氏曰。濟困之法。全靠識力為主。始能察幾而觀變。入于幽谷。則入者終不可復出矣。惟其幽不明。故耳。幽故不明。所謂驅而納之。苦獲之中也。幽指本心昏昧。說不明指暗於事變。○九二。困于酒食。朱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諸子相曰。九二有剛中之德。而處困時。是英明果決之才。當百職之交萃。若困于酒食矣。然二雖懼其不勝。而君方倚之以為重者。

下經說統

卷七

四

石鏡山房

若朱統方來者。馬。夫君臣大義。原無所逃。况聖明之簡注者。又如此之切。為二者。惟當竭誠以赴。國難可也。夫當此多凶多懼之日。欲以報國。而反以誤國者。有之。似不免於凶。然臣之可盡者。鞠躬盡瘁。而成敗利鈍。所弗計矣。又何咎。○按朱統方來。正所以困於酒食。蓋寵命愈隆。則責任愈重。總是困於所欲之多。意征凶。非不能濟困之謂。所為多寵多危。多榮多懼。是已。義所不得避。惟自竭誠以圖報効。雖凶何咎。如以不能濟困為凶。則中有慶說不去。○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中德能濟時之困。其福慶及天下矣。身困何辭。爻論時事。則曰凶。无咎。象論德。則曰有慶。皆嘉與之意。

有慶也

游讓溪曰需於酒食者安常以待時困於酒食者居常皆憂時也
憂時之忠固臣時之業所由成者故曰中有慶也謂天下之福慶
由於斯也以中德有慶則雖困於酒食非所以為困矣昔人論唐
之士夫能以憂道救世之心易其嗟老嘆卑之心則唐之天下何
至於亂亡此之謂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不見其妻

石堅重而難推蒺藜芒刺不可據前不能推四而進退不可據二
以為安也故有入宮不見其妻之凶蘇子瞻曰六三陰也而居陽自
以為陽而求配於上六上雖六之應而以六配六宮則是矣而非
其妻故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小人易合而難久故困之三陰

卷七

五

石房

其始相與締交而掄剛其終初六之替困六三之妻亡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曰乘剛見已是不祥者不善之徵也三德不足之咎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來指四也

初六因甚正須得正應者援之九四處位不當才不足以援初而
其來徐徐不果初六安能就極而前進也祇為九二所隔而困于
金車耳初之受困四之羞吝也然本正應二亦不得而聞之終於
得合故曰有終言終之必來而困可亨也○胡潛齋曰九四欲來
初六之心即初六欲覲九四之心未覲未來一時之用耳時移則
解則欲覲者終於覲欲來者終於來故曰有終

附而鄭狹如曰此爻與五同見於上六者也上六掄之故不得
進而求復其所然以剛居柔處位不正未能勇決於退其來徐徐
困于金車者來徐徐之象也九人久坐車中亦自困憊惟來徐徐
故坐車日久而困也曰金車者曰兌體兌為金當困時以勇退為
善徐徐故吝然既退終不受挫於陰竟得以合於五而有終也象
曰志在下也言雖來徐徐其志固在於避陰而下來也是以雖不
當位終得以合於五而有與也困之時君子自為朋與蘇軾溪曰
四與五同為上六所掩進而見摧豈君子直遂之時耶惟沉潛以
卷其晦從容以俟其幾故五曰乃徐徐曰徐徐其勢然也象曰志
在下者四位雖上入而心則下入不敢自以為賢而犯於難也然

下經說統

卷七

六

石房

四五合德天下之事終以舒徐濟之故曰有與又曰有終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小象略四之才言四之志入患無其志耳苟有其志則才雖不足
終必相合而有與也有與則不困矣故困之道必求其與

九五剝剛困于赤綬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上為陰掩是上為近習所蔽下則乘剛是下為強臣所迫故象剝
朋夫臣下本備吾之使令者也既為所傷則無所用而反為用故
象困於赤綬猶幸剛中說體則資性英明調停又善故能不動聲
色剝縛近習駕馭強臣所謂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者也故曰乃徐
有說然小人因居心為進退此念少有沾滯猶得乘剛而入故必

齊明以肅其心。純一以澄其志。無二無雜。如亨祀然。則小人永不
得倖進。而國家有無窮之福矣。何利如之。彥陵氏曰。英主見制於
群小。多不能寧。而常以輕。故敗。此又徐字極重。
解。鄭狹如曰。九五以剛居剛。怨小人之揜我也。刑威以逞。揜我
者。我剗之。揜我者。我剗之。反激其變。為其所制。有剗刑困於赤紱
之象。幸其說體。故能反而徐圖之。知其不可力爭。從容和說。靜俟
機會如此。庶乎小人可去。君位可安。而可以主宗廟社稷之祭矣。
利用祭祀者。不喪七咎之意。○張婁東曰。朱紱赤紱。皆行飾。所謂
天子純朱大夫赤者也。朱紱方來。得君寵也。困於赤紱。失臣翼也。
二臣位故言享祀以誠感其君也。五君位故言祭祀以誠化其臣也。

下經說統

卷七

七

石鏡山房

象曰剗刑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林次產曰。重志字。五本志在濟困。特狂於強梁。而剗刑未除。故志
未得。中直區慶得宜。為中惟中。為不撓。不激。而理常直。故得去羣
小。而有說受福者。君心之純。真如祭祀。則故彙按好。小人無自。而
終可免剗刑之困。這便是受福。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
彥陵氏曰。困不自振之日。全賴陽剛之才。上以陰柔處困。極欲有
為。則才力不及。欲安息。則時勢危迫。要做不得。要歇不得。歇是
困于葛藟。于臲臲之象。動輒有悔矣。所以然者。病在陰柔無振拔

之才。故至於此。然時勢交窮。之會。正。豪傑幹濟之秋。誠能自悔其
失。一旦奮發。有為。則這一段震動的精神。主張在我。豈至為困所
束縛。征則可以得吉。豈可坐待其困而不悔哉。時當困極。聖人全
要人去。做事。故既動其悔心。而復與之以征吉。○葛藟引蔓纏繞
之草。臲臲。動搖不安之貌。動悔。悔在事。有悔。悔在心。
程啟承曰。兌口自言為曰。動悔。是自訟。亦自悟也。是悔機亦變
機也。知其動悔而悔。豈遂悔而不動耶。悔前之動。不得通。而更思
變動。以求通。洪覺山所謂知悔而之吉是也。征行也。困以得行為
通。不但曰行而曰吉行。則無不通矣。所謂變乃通也。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下經說統

卷七

八

石鏡山房

彥陵氏曰。未當。全本陰柔處困。極。可見困非困。人人自為困。所
困。耳。動悔而能有悔。其吉。全在於行。大凡人心動。一自悔之念。必
不束手以待。災。日後之事。功不必論。而即此能悔一念。便不為困
所束縛矣。吉。即在行。上見聖人。正要人打起精神。幹事。
論。陸庸成曰。卦本以剛為柔。掩曰困。而六爻偏是柔。為剛困。即剛
之困也。亦非柔能困之。故初困於四。三困於二。四。六困於四五。方
且為株木為石。為蒺藜。為金車。為臲臲。何其甚也。而剛之困也。祇
以酒食。以赤紱。未見柔之困於剛也。夫柔本欲困剛。而反困於剛。
彼方有慶。有與。有說。而我則不明不祥。終身凶途而已。為之奈何。
聖人於是乘其困極。而告之曰。汝動則悔。隨之。其庶幾悟而悔於

心乎汝不思困君子君子豈欲困汝者哉惟既悔而改其掩剛之
惡則株木可以為庇而石亦可以為衽此化凶為吉之門即是變
小人而為君子之術聖人之旨微矣龔汝修曰朱紱金車酒食浮
世以為榮而君子以為困蓋沉湎濡首一生束縛於富貴中與
蘇紫溪曰心無所累則拂鬱亦皆樂地心有所累則通顯祇為危
批故曰困德之辨莫辨於此矣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此主養道說井體有常而不遷猶治道有定而不易也為治者誠
下經說統 卷七 九 石鏡

能格守成法即勢有推移時有變革而先王之舊章不敢稍為變
更則斟酌損益處正所以善其法於不窮而天下皆被其澤矣雖
無喪无得往來者無不井其井也然守法要在慎終設守之未幾
而遽逞聰明亂舊法欲而其得所喪實多前功盡棄而厲階從此
起矣汔至而羸其瓶凶何如哉○按改邑不改井雖說法不可改
實就守法而能不改者說往來井井從無喪无得說來正見常道
足以宜民而不可改耳汔至一段深戒守法者不可不敬慎以保
其終意
彦陵氏曰守法者曰無喪已矣曷以云無得也得與喪原相因世
主輕變先王成法皆好大喜功一念為之也不知成法一壞所喪

實多其始欲求其得究且所得不足以償所喪安能使天下後世
蒙其澤也往來井井即從無喪无得來然則世主第息不守成法
耳遵先王之道而過者未之有也奈何不敬慎以要其終也
附陸斗南曰夫井德之地也事有變而理不遷改邑不改井也本
體自如無加無損居安資深應用不竭無喪无得而往來井井矣
然敬又為聖學之始終也荀操之弗固至於幾成而敗則執德不
恒非汲井之無成功乎○李陰山曰古者立邑必相水泉之所在
詩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是也不得泉難以立邑則當改邑以就
之是之謂改邑不改井孔穎達曰井以不變為德終日引汲未嘗
言換終日泉注未嘗言益井井潔淨之貌也不以人有往來改其

下經說統 卷七 十 石鏡
洗濯之性也立行可曰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無喪无得井之德
也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此三句言井之事汔至亦未繙井未及於
用也羸其瓶則併失其用也此二句言汲井之事
胡雲峰曰澤無水為困命也澤雖無水而井則有水性也知困之
義則知安命知井之義則知盡性易性命之書而言之明且切者
莫井困二卦若也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性靜而定也無喪无得
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性動亦定也汔至未繙井而羸其瓶人之於
性知之而行有未盡者其猶是乎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孫質卷曰井之為井本水在出之於上者也卦以巽木入乎

下經說統 卷七 十 石鏡
洗濯之性也立行可曰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無喪无得井之德
也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此三句言井之事汔至亦未繙井未及於
用也羸其瓶則併失其用也此二句言汲井之事
胡雲峰曰澤無水為困命也澤雖無水而井則有水性也知困之
義則知安命知井之義則知盡性易性命之書而言之明且切者
莫井困二卦若也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性靜而定也無喪无得
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性動亦定也汔至未繙井而羸其瓶人之於
性知之而行有未盡者其猶是乎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孫質卷曰井之為井本水在出之於上者也卦以巽木入乎

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則是木之根莖下着土膏故土之潤上達而為木之華是猶井水在下而汲之上行也故為井是井也不動而及物有以為亨能灌溉之形凡往者來者皆井其井無有窮盡井之為用如是此釋井之名而因及其用也只在井上說○按程傳以巽木為井桶汲器巽木入於坎水之下而上出乎水汲井之象朱子謂草木之生津潤上行直至葉尾皆有水珠為木上有水如水在井底却被人汲上來一般為井之象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沆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姚承菴曰德性未堅難於持守意見偏執易於紛更二五剛而得

下經說統

卷七

十一

中則其所執持者定而母作聰明毋敢變亂是守法之至善者也然其要在敬勉而有常沆至亦未繙井未要其成正其所當兢兢焉者於此而羸其瓶則前功盡棄而紛擾之為害不可言矣是以凶也法之當守而又不可不敬以底其成也蓋如此○蘇子瞻曰至井而未及水曰沆至得水而未出井曰未繙井井未嘗有得喪繙井之為功羸瓶之為凶在汲者爾

蘇紫溪曰井是個有淵源學問象傳井養不窮四字最好玩味

九水之無源者則其出易窮有源者則其出不窮謂之井則其源深矣故可以養德可以養身可以養一人可以養千萬人何窮之有則中是天德之剛渾然在中正是吾人學問淵源居安則資深

往來井井正是左方之妙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勞民者勞身以養民也制田里教樹畜凡所以養民者盡心力而為之不憚其勞也勸勉也相助也勸勉斯民使相周助也鄰里宗戚有無相通互相賑恤之義孫質菴曰井養萬物而不窮君子者萬民之所賴以養勞之不已又從而勸之此愛人無已之心容保無疆之治

附馮文所曰木以德言非以器言也造化以五德用事而水為之紀木為之行故水木之為用相通也當閉藏之時則木氣入於水下而井為濕及發生之時則木氣出於水上而井為溢木氣之出入惟井為可見而坎之為卦又自巽而成故曰木上有水水獨言井者惟井之為德不失坎之真性也

下經說統

卷七

十二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泥汙不可汲食是廢而無用者曰舊井無禽甚言其不食者如此德不足用曰不食為世所棄曰無禽胡雲峰曰井以汲而日新泥不可汲則為舊井矣

蘇紫溪曰人心物欲之汙其井之泥乎不能強於為善而惟安於舊染不惟世所共棄而且物類之不若矣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初六在一井之底人品之可知已為時所舍而不即又將

尤徐進齋曰人品汚下不能檢於為善無用於世為人所棄觀之
交可以知所當勉矣

○九二井谷射鮒甃敝漏

九二剛中德本足以及物但上無正應則汲引無人下比初六則
彙征無助雖抱經濟之略僅能獨善而功不及民其象以井言則
為井谷之泉僅下注於鮒以汲井言則為敝壞之甃水反漏於下
也就其澤之所及曰井谷射鮒究其用之所施曰甃敝漏陸君啓
曰德孤於喪朋業累於分緒行衰於寡黨恩遠於竊潤谷射甃漏
可不慎乎

附揚誠齋曰水一也其地則不一曰井曰谷是也谷之水以注而

下經說統

卷七

十三

下為功井之水以汲而上為功注而下者其功及魚鼈汲而上者
其功及百姓今九二在泥之上井之下不為井而反為谷功止可
及於蛙鮒且不及魚鼈曾谷之不如也譬之一漏甃水下注而無
養人之功何足為井哉谷下注甃漏亦下注皆不上出之義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象以無與惜其遇所重在上應也程敬承曰井不為井而為谷此
非泉不足泉固不能自出於上以澤及百姓也則無與之故若有
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周用齋曰九三剛陽得正有濟時之具者也居上之下未為時用

蓋懷才抱德而莫之識者徒使與論興嗟知已稱屈而已然君子
謀為可用而不能使人必用其具在我舍我其誰哉惜乎不過正
明耳王明則上下並受其福當不終於井渫不食已也始惜其不
食而卒期其不終於不食聖人所以深致意於剛明之君子也設
為此詞惻見為我心恻之意○姚承菴曰不曰明王曰王明者惟
明者能知其才德汲而用之也揚誠齋曰微明揚之堯帝則大舜
雷澤之漁父微明哲之高宗則傳說若野之胥靡○並受二字按
本義以施受為解則施者指王明受者指民或曰並字虛如曰天
下並受其利之並或曰士君子之心無日不在生民生民受其福
即士君子之福故曰並受

下經說統

卷七

十四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三可用而不見用三自遭際之窮耳於行道之人何與而亦為之
惻耶此天下人心之公論也然以不遇明王故不見用耳如有明
王出焉則身用而道行矣上下豈不受福求字作旁人為三求是
期望之意○程敬承曰井不渫誰為惻者王不明誰為汲者二則
惜其無與三則望其王明遇信有時哉

○六四井甃无咎

洪覺山曰四居上體正巽木出坎水時也唯其陰柔防禦少鍊汚
穢或乘之而入故必用日新之功嚴加脩戡庶幾外汚可禦而清
淨之體不自損壞耳日新而不已寒泉之食不窮矣何咎之有井

辭泉井
字妙

不必
明為德
泉為澤

道有體有用井甃所以立其體也功不及物意不必入項子卷曰
甃所以禦泥而達泉有闕邪存誠之功○立行可曰三在內卦滌

井內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禦其污蓋不滌則污者不潔
不甃則潔者易汚此君子內外交脩之道也

附蘇子瞻曰陽為動為實陰為靜為虛泉者所以為井也動也實
也井者泉之所寄也靜也虛也故三陽為泉三陰為井初六最下

故曰泥上六最上故曰收六四居其間而不失其正故曰甃甃於
井所以禦污而潔井也井待是而潔故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張兩若曰井甃是就已成的說脩井似着工夫脩有除去不潔不

下經說統

卷七

十五

石鏡山房

使境已意○洪覺山曰四在水體矣而又有待於脩何也四不患
無水而患無井四井地也井脩則水自冽而澤物之本自存矣

九二井冽寒泉食
潘雪松曰冽清潔也水清而潔則寒故曰寒泉泉動於下者也九

五之寒泉即九二之所出也三滌之四甃之皆脩德以待汲九五

剛健中正而居尊位是王明在上井冽寒泉乃淨汲而為人食所
謂並受其福者也必言寒泉者清而冷者水之本性遇物然後濁

而温故言寒泉以表潔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諸子相曰象獨提出中正字謂陽剛為泉陽剛而又中正所以為

中說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立行可曰上六有井口之象收者汲器之出也幕者覆井之具也
勿者禁止之也井以上出為功繙至於收而井養之用成矣聖人

之心以博施濟眾為公故不以井養之利為私故勿幕焉夫惟收
而勿幕然後天下信其心之公而有孚故獲大善之吉苟收繙之

後復幕其井則非元吉在上井道之大成矣蓋內卦井道之小成
外卦井道之大成○蔡虛齋曰上出為功以全體言坎口不掩以

上體言合之有井收勿幕之義此便是井之有孚慶傳曰他卦之
終為極為變惟井與鼎終乃為成功是以元吉

下經說統

卷七

十六

石鏡山房

此意
指王
指大
可存

附鄭荻如曰上六以五為泉五之寒泉食者上之勿幕為之也大
臣能導君利布下承流宣化之象坎體中實為孚正指五爻君臣

一體五之孚即上之孚孚乃水之性有孚者源源而出不失其常
也葉爾瞻曰主澤多為近習有司所掩蔽收而勿幕便是元吉王

道本於誠意也一毫不實便與天下不相流貫
象曰元吉在正大成也
胡雲峰曰象始末揭下上二字見井之用在上而不在下初井泥

為時所棄下也故在上則由脩而中正由中正而大成愈上則井
之功愈大○潘雪松曰上則水出乎井矣成井養不窮之功故曰
大成邵國賢曰井至於滌君子脩己之極也井道之小成也井三

於收君子及物之極也。井道之大成也。夫井之成。成於德也。有遊世不悔之精神。則有萬物皆覩之氣象。

李隆山曰。坎者天乙之水。見於諸卦者。皆諸水下流之失。故多以險喻。其在卦而得水之真性者。惟井是也。以畫觀之。一陽寔於中。二陰圍其外。譬之陽氣初回。煖律於疑陰之中。冬水因之而變。温此坎之真性也。嘗以此觀天下之水。其在冬而温者。獨井泉而已。蓋得之地脉。不失其本真。及注之川澤風雨霜露之所利。失其本性。無復有向來一陽之温矣。截觀井泉之水。在人身則精血是也。川流之水。在人身則涕洟之類是也。精血固成者。乃井泉生動之性。而涕洟往而不反者。諸水下流之失也。鄭合沙曰。井以陽剛

下經說統 卷七 十七 石鏡

為泉巽二陽一。在地位趨下射谷而非井矣。一在人位居羸之下。汲之不及。不若坎之一陽浮溢於羸上也。所以收井養不窮之功。井欲溢而鼎戒盈德與器之辨也。

三三 離上 下 離上

革已日乃亨。元亨利貞悔亡。

按革去故也。主變法說。已日乃孚。見革之難。乃字可味。此元亨與他卦不同。前事之革。必可通行。無碍曰元亨。而元亨又必利於正。然後為人所信。安革之悔可亡。稍不適當。悔有不可勝言者。悔亡。即在乃孚。慶見澤。元亨等語。正所以已日乃孚之故。○王輔嗣曰。民可與習。常難與通。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革之為難。而日

不孚已日乃孚也。周用齋曰。初革而人心疑。已革而後人心信。甚矣改革之難也。然有不吝不革者。亦何暇恤哉。但貴元亨而利貞耳。其悔亡者。即已日乃孚也。由革之盡善也。胡雲峰曰。離明則灼。義理而非妄。革兌說則隨時勢而非強。革此所謂革之貞。蘇子瞻曰。兌欲下而過離。離欲上而過兌。則不能無相攻。攻而不已。必有一勝。勝者新革之矣。火能革金。離革兌者也。故曰。革火者。金之所畏也。而金非火則無以就器。用器成而後知火之利也。故夫革不信於革之日。而信於已革之日。以其始之不信。是以知悔者。革之所不能免也。特有以亡之爾。蔡子木曰。元亨利貞。乾道也。四德全方可以革。

下經說統 卷七 十八 石鏡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宮。其志不相得曰革。

陸君啟曰。坎離相為用之水火也。故即不相當。止云未濟。離兌不相為用之水火也。一上一下則睽矣。然相睽之與相息不同。所以必至於革。袁了凡曰。睽中女在少女上。則其分雖順。而其心不同。故志不同行。革少女在中女上。則心既不同。而其分又遠。故志不相得。不相得。甚於不同行也。既不相得。則宜變通。故革。揚誠齋曰。革者聖人之不得已也。天下事苟不至於如水火。如二女。聖人豈得已而不已乎。胡雲峰曰。卦以相遠為睽。相息為革。而既濟水在火上。不曰相息者何也。坎之水動水也。火不能息之。澤之水止水也。此水在上

而火炎上。故息滅息之中。有生息者。存猶人一吸一噓而謂之一息。亦有復生之義也。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革而信。而字正。發明乃字。謂其革至是而後人信之也。夫革何以得人之信。卦德內離文明。則能照徹乎義理。外兌和說。則能不拂乎時勢。本文明之德而行。以說道。斟酌調停。必然大通而且至正矣。夫大亨以正。則所革者。必是當天心。當民望。自無不信不通之患。妄革之悔。乃可亡耳。當字。即是貞字。乃孚。故乃亡。乃者。緩詞也。自其顯於變通而言。則曰大亨。自其本於中正而言。則曰以正。程子曰。革無甚益。猶有變動之悔。况反害乎。彖獨言悔亡者。重之。

下經說統 卷七 十九 石鏡山房

也。若夫羸秦取井田而阡陌之。取封建而郡縣之。取鄉遂而兵農之。豈非當革之時乎。然非明順正當。欲其免悔也。難矣。晦翁曰。到這裡。須是徹底鑄造一番。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姚承菴曰。此節發明上文大亨以正之意。重時字。上天地推遷。寒極不得不變為暑。暑極不得不變為寒。向使天地不運。便不成四時了。湯武在桀紂時。天人皆欲去其暴。不得已而革其命。正是順天應人。可見事到極處。大壞處。時之所趨。不得不與天下更始。革非聖人意也。時也不先後開。是謂大亨以正。故提出時字。以贊革之大。○按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世謂之革命。天地革。便

是時成。湯革命。虜便是順天應人。俱非兩時事。天人無二理。順天正在應人。處見得。○馮文所曰。時勢所至。即義理所在也。義理所在。即天地之心也。即天下人之心也。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天地革而成時。聖人因時以革。時者。天之理。而人之竅也。聖人順乎天而應乎人。惟其時耳。革之時大矣哉。游讓溪曰。時之所極。不交則窮。道之既墜。不續則絕。此革之時。所以為大而天地聖人莫之適也。楊敬仲曰。湯武之變。革即天地之變。革變革而不與天地相似。則失所謂變革之道。三才一體。動靜一體。人情事變一體。事變無窮。即四時之變通。是謂大易之道。是謂元亨利貞。

下經說統 卷七 二十 石鏡山房

命字。蘇紫溪曰。命即命令也。有一代之興。必新一代之命令。如改正朔。易服色。損之益之。與時更之。未有因仍而不交者。然非以已變之也。天理當如是。亦人心欲如是也。獨言湯武何也。堯舜禹相授受。繼治世者。其道同也。湯承桀之後。武承紂之後。繼亂世者。其道異也。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朱子曰。澤中有火。水能滅火。便有那四時改。三底意思。○按治曆明時者。制為曆書。推日月星辰之經。次時。即所謂春夏秋冬是也。治曆正所以明時。由遲速以定推遷。由積分以考贏縮。有晦朔弦望之序。有分至啓閉之期。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氣為時。四時為

歲氣朔不差寒暑不忒於是在上者得以敬天而勤民在下者得以因時而趨事○李西溪曰晝夜者一日之革晦望者一月之革分至者一歲之革曆元者無窮之革張氏曰夫曆數者先王以憲生殺之期而名信事之節使萬國之民不失其業者也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附黃葵峰曰澤中有火其語意只言水滅火也彖傳水火相息乃兼言兩者相滅與此不同程傳於澤中有火亦謂水火相息者非彖陵氏曰水火互相勝其常也澤中有火宜火為澤所滅矣而此卦反以離火革兌澤何也蓋夏秋之交正火伏之時也水雖足以剋火而兌為正秋全是金體故還為火所勝然不曰金而曰澤者

下經說統

卷七

二十一

石鏡

何也蓋言金則直剋之而已不見相生之妙雖以澤為言則金又為水之母水又足以勝火相克之中復寓相生之理故曰水火相息傳所謂蕪滅息生息者以此

初九革用黃牛之革

革初法未大敵時猶有待無應上不委任權不在我拂時盡上而變天下之所難此必不可也離性上而剛不中故戒之以中順自固不可有為○彖陵氏曰居初猶解作不當事任者非蓋聖人最重改作法到極敵處方不得已去更張惟居初則法猶未散事在可仍所以教他去謹守成法觀象不可有為自見按中順只是不安革與不驟革意不可革而革便不是中不可革

而強革便不是順○鄭荻如曰革之為義變改之名而名皮為革者以禽獸之皮皆可從革故以喻馬皮雖從革之物然牛皮堅韌難變故以為固守之象又離有牛象

○象曰革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當革之時人皆喜於有為故聖人以不可設戒所以止其好動之念也○陸庸成曰革之始不可輕動故取牛之中順革之終可與樂成故取虎豹之變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

下經說統

卷七

二十二

石鏡

可矣位得矣才足矣猶且從容慎重擬議於已日之久然後從而革之則人有樂從之善已無絲更之失耳甚矣革之難也○按已日言事雖當革而姑且停止一以遲疑詳審之意也與彖傳已日異然詳審而未嘗不斷故曰征胡雲峰曰卦曰已日乃乎又曰已日乃革者君之革不待已日其所革已日而已乎矣臣待君之造始而後代終故已日乃革之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行有嘉要從已日看出已日而後革自可以去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矣要在慎其所行耳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九三過剛不中。恃才妄作。居離之極。過察傷明。躁於革者也。夫變革原非得已。沉以輕躁往乎。故占當有凶。雖貞亦厲者。其言其凶也。然三當可革之時。與初不同。特病在不審耳。苟能不恃其剛明而熟思審處。議革之言。至於三番成就。則人心見信而可革矣。不然以弊易弊。雖革何益。朱子曰。革言三就。言三番結聚成就。如第一番商量。這個是當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於三番。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言三番只是詳審之意。非泥定三姚承菴曰。同一征也。二三皆有吉凶之殊。革故是天下極大事。必慎重以得之。輕躁以失之。六二已日乃革。其慎重至矣。於此而猶遲疑焉。則緩以失天下之機。故亟進之以征吉无咎。若三之躁動。

下經說統 卷七 二十三 石鏡山房

全在一征字。於此不加審慎。則驟以貽天下之禍。故詳示之以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議革之言。至於三就。則詳審之極。更無別去處也。彥陵氏曰。革之弊莫大於輕躁。故聖人往往以詳審致戒。然已詳審而復狐疑不決。則人懷苟且之念。事有叢脞之虞。曰行有嘉。曰又何之矣。皆所以勸其斷也。附鄭致如曰。火之革水也。冒而犯之。反革於水。故征則凶。惟貞正其所而自危厲。徐以樂之。坎體三爻。皆從革而信從矣。此亦一義。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鄭致如曰。四已易卦。田離而兌。是已革矣。革非得已者。承襲故陋。本有悔而四剛柔不偏。革而當也。當則悔亡。而人信之矣。改命而如是也。上不疑而下不駭。吉。○按悔亡有孚。一直說下。夫既曰悔亡。必是革而當的本義。又必有孚。然後革乃可獲吉。反多一轉。虞仲翔曰。將革而謀謂之言。革而行之謂之命。林次崖曰。已日乃孚。孚在革後。有孚改命。孚在革前。蔡虛齋曰。悔亡但不事其事。體不拂於人情而已。吉則一消去日之弊。而永收來日之功也。○彥陵氏曰。此文先言悔亡。而後言改命者。聖人慮當事者。托言於悔而生規避也。夫人臣之所自信。止此為國為民之心耳。此念既真。上下自必見信。即改命亦復何害。豈可避其悔而坐視不改乎。

下經說統 卷七 二十四 石鏡山房

胡雲峰曰。下三爻方欲革故。而為新。故有謹重不輕改之意。上三爻則故者已革。而為新矣。故不言革。直言改命。至四則曰。凝命。革而後可改。改而後可疑也。爻在離。火兌澤之交。其夏令改而為秋。令之時乎。自三至五。皆言有孚。三議革而後孚。四有孚而後改。淺深之序也。五積孚之素。故未占有孚。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傳曰。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誠既至。則上下信矣。袁了凡曰。信事者。孚在事後。信志者。孚在事先。彥陵氏曰。志在幽獨之中。毫不可欺。此念果然。自家信得過。則天地祖宗亦且見諫而况一體。若孚象曰。信志欲四自求之心而已。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九五為率之至以大人之德尊天下之事無不當也無不時也創制立法煥然可觀故象虎變者革之成也大人成德所就天人集命動成變化豈待占決而後天下信從哉虎變就大人身上見體剛則有道德之威用中則得神化之宜自然明著動變四海從風而靡未占有孚言其誠也真誠素結蓋有為之太矣此所以為大人之革也○蘭廷瑞曰乾之飛曰龍革之變曰虎要之為大人則一也充舜之揖遜天下惟德之見故曰龍湯武之征伐則有威在焉故曰虎

潘雪松曰虎變謂仲夏毛希而革易至仲秋毛落更新而潤澤是

下經說統

卷七

二十五

石鏡

離夏革而為兌秋故以虎變為大人象兌五與離二相應是文明之氣由內而達之外也胡雲峰曰占當在未革之先而孚又在未占之先則其孚也久矣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其文炳即在虎變上看出炳者光明宣著之意即所謂煥乎其有文章是也彥陵氏曰湯武本征誅得天下聖人不欲示人以階故諱武而言文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革道已成重熙累洽化行俗美之意在君子則蔚然有文小人亦換一面目矣如是而何過求哉故征則凶而居正則吉安靜無

而已張幼子曰天下事始則患乎難革已革則患乎不能守也初未可革當中順以自守既已革當靜正以自居○項平菴曰小人革面非謂面革而心不革也若其心不革何以謂之有孚面者向也古語面皆謂向當是時也小人易向導王之道矣故曰小人革面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鄭瑛如曰君子道德積中而英華發外固是涇灑聖化之深者若小人革面前之頑梗化為順從已是遵道遵路之民蓋小人朴魯而子之色氣象自好但未若君子之秀而有文不必將格心未相和蔡虛齋曰大人虎變指王者言君子豹變泛指天下之君子言

下經說統

卷七

二十六

石鏡

文炳之文昭於天下禮樂風化之類是也文蔚之文止於一身言動威儀之類是也○王湘卿曰虎文踈而著故曰炳豹文密而理故曰蔚

論洪覺山曰革者革易也革有相息相生之義是故其未革也在上者不可忽於所易故其有孚也由已其已革也在下者不可使之苦於所難故其有孚也在人已日乃革革言三就有孚是不敢忽於所易故先言革而後言有孚有孚改命未占有孚是不苦於所難故止言有孚而不言革由革而改由改而變淺深難易以次相及而革之道成矣陸君啟曰天下莫安於仍舊莫善於更新莫忘於因循既久而不為振刷之謀聖人以蠱幹天下之弊禍莫禍

於瑕爨已萌。而備為調停之說。聖人以革掃天下之凶。然而一規
隨庸人足以詰時。三甲三庫。聖人不免駭也。夫非常之原。黎民
懼焉。欲與衆人同之。則利不長。不與衆人信之。則志不行。故革莫
重於孚。孚也者。聖人之所以消懼而免駭。以行其志者也。然孚而
不待其孚。則變而不覺。其變。殺不怨。利不庸。遷善而不知變。革之
道。於是為極。故以帛變之。文當龍飛之造。均稱大人焉。○陸庸成
曰。前為家人。睽由合而離。後為鼎革。由變而定。故四卦反對。革鼎
俱有文明之義。故皆以離為上下。而兌巽迭處焉。離為火。火遇澤
則熄。出於木則焰。

三三 離上
下經說統 卷七 二十七 石鏡山房

○鼎元吉亨
上卦以火革金。革金所以鑄物象也。此卦是腹耳鉉。具備有鼎之
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合是二者。而鼎之名取
焉。在人事則革命之後。創立新制。法物以養天下。此鼎之義也。此
與天下更始。億萬載之基業。在於始創。故專言元亨之道。即春秋
重元之意。
葉爾瞻曰。自包羲氏神鼎一統。而天地萬物。俯仰惟一。黃帝作鼎
三。三才也。大禹鑄鼎九。九州也。武王遷商鼎於洛。為周。周衰。至有
問鼎。輕重者。故天下有神。器主。鼎者不可不慎也。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

賢

六十四卦皆象。而鼎獨言象者。鑄金為之。而始成也。初陰分植。為
三三四陽中。實為腹。五陰對峙。為耳。上陽橫亘。為鉉。烹飪句。則
本卦象。而指其用。巽字作入。字解。木入火。然可致烹。能見得生人
所賴。其用至切。享上帝二句。只是形容鼎用之六。不可不慎。所以
保之耳。蔡節齋曰。亨飪不過祭祀賓客。而祭之大者。無過上帝。賓
客之重。都無過於聖賢。

鄭孩如曰。鼎一烹飪之器耳。何足為重。鼎所以為重者。以國家始
建。既立。郊廟必有鼎。以為祭祀之用。此鼎與郊廟並重。非重鼎。重
郊廟也。聖人亨以享上帝。此正言其立國造鼎之由。以明鼎之為
重。聖人以為已承天命。而為天子。故立此鼎。為烹具。以享之。此祭
天之器。所以凝承天命。重器也。器不可以無輔。故推此享帝之義。
而大之。是為大烹。以養聖賢。大烹句。不與享帝句對。蓋享帝之鼎。
有國者相傳。為主器。養聖賢。而曰大烹者。推廣享帝之義。以養賢
共維此器。而長生祭焉耳。此鼎之所以為重。國祚在焉。非一飲食
之故也。若日用飲食之鼎。何足為輕重。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鄭狄如曰。此節正言所以保鼎之道。巽入也。心思沉潛。能深入於
幾微。神妙所謂思曰睿也。耳目聰明。即舜之明。四目達四聰也。離
為目。而五為耳。故取象柔進而上行。重柔字。不重上行字。或言

下經說統 卷七 二十八 石鏡山房

上行主鼎之位非也。主鼎必君位何待於說。特患德不足耳。柔即
舜之不廢不虐。湯之克寬克仁是也。得中而應乎剛。虛中以下賢
也。有德而委心賢輔。所以能盡元始亨通之道。而保此鼎配天無
極也。

○象曰木上有火。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必正而後可以凝命。君位必正而後可以凝天命。正者。端莊
安重之謂也。○項子菴曰。鼎之木上有火。猶井之木上有水草。木
皆具水火之氣。其生也。水氣升於上。水至木杪。則為滋液。象井泉
之上出也。其成也。火氣見於上。火至木杪。則為華寔。象鼎氣之上
蒸也。君子觀井象。則當養民於下。以豐其液。觀鼎象。則當恭己於

下經說統

卷七

二十九

石鏡

虞即聖學

所以凝其氣存神。以息氣人所以凝壽命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君
所以凝天命。正位象離。離為聽政之位。凝命象巽。巽為命

征即是命

按正位。如鼎之端峙不欹。側凝命。如鼎之安固不動。搖房玄齡曰
鼎者神器。至大至重。象人君大寶之位。天所命也。鼎三足而正
立。有三才定位之象。○鄭東谷曰。革以改命。鼎以凝命。知革而不
知鼎。則天下之亂滋矣。陸庸成曰。湯武革命。湯以頌。疑之。武以
敬。勝疑之。故正位者。正吾心之位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初六偶畫在下。鼎趾凝然。何由見其顛。其曰顛趾者。蓋由應四意
上取也。鼎初履未有寔。因其顛而警戒震動。則合舊以圖新。趾凝

得妾以二

顛而出否。亦未為不利也。此與得妾以其子者何異。天下之因敗
為功。因禍得福者。大率若此。舊染之汙。不足為累矣。何咎之有。君
子可以顛趾為不幸哉。○或曰。陰柔上應才力。不足以勝任。便是
顛趾。

游讓溪曰。下之於上。甚無樂乎其苟從也。四之履餗。由於應初初
象顛趾。蓋履餗之漸矣。曰出否者。所以正初志而勸從義也。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未悖。恕其過之辭。內雖舍出否之利。未可說出。下從貴。正發明所
以未悖之故。從貴者。應四之象。取新者。從貴之義。然只重取新。不
重應四。傳曰。去故而納新。馮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鄭孫如曰。鼎

下經說統

卷七

三十

石鏡

賤穢而貴新。出否之所以為利者。以其可取新而從貴也。舊不出
新何由納。

蘇子瞻曰。夫鼎聖人所以正位凝命。烹而熟之。至於可食而後
已。苟有不善者在焉。則善與不善皆烹而並熟。而善者棄矣。故及
其未有寔。而顛之以出其不善。猶為未悖。如待其有寔。則夫不善
已汚之矣。夫顛趾而出否。盡去之道也。盡去之則患。鼎無寔。聖人
之於人也。責其身。不問其所從。論其今。不考其素。鼎以出否。為利
而擇之。太詳。求之太備。天下無完人。故曰得妾以其子。九咎。其
其子之為貴。則其出於妾者。可忘也。

鼎未悖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拔二以剛居中。寔抱經綸。賡濟之略者。故為昂有寔之象。所患者。與初相比。夫陰柔小人。欲借交剛明君子。以自重。往往善用其媚。以求親。此非愛我也。其與我為嫌者。正欲借我以行私。而與我為仇者。也。敗德喪名。其受累不淺。豈可認他做好的。幸二能以剛中自守。則正足以勝邪。小人自窮於無所緣。而入矣。如是而後。所有之實。可薦上帝。可享聖賢。可飽天下。何吉如之。君子慎愛吾昂可也。

徐進齋曰。怨偶曰仇。不善之匹也。葉爾瞻曰。初陰方求比。聖人直指以仇。仇則有疾。疾可使即手。而着我字。明二自為主也。不曰使之不我。即而彼自不我能。即所謂不惡而嚴者與。或曰。有疾。

卷七

三十一

石鏡山房

○象曰。昂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彖曰。昂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九三。昂耳革。其行塞。維膏不食。方兩虧。悔終吉。
○陽居。昂腹。而上承文明之離。本有維膏之美。是以食天下者也。然舉昂在取行道在君。今三越五。應上性。既過剛時。復變革。是孤獨者。流舍可事之君。而從避世之士。雖有膏澤。不下於民。此所謂悔也。然猶幸其得正。亦非果於忘世者。若能守正以待時。則君臣道。

合而悔可虧矣。始之不食。終必為人所食。是以吉終也。然則絕世以為高。孰若濟世之為大也。

○孔穎達曰。昂之為義。下寔上虛。是空以待物者也。昂耳之用。亦宜空以待鉉。曰昂耳革。是失其虛中。納受之義也。鄭伯羔曰。凡物之行。以足。獨昂待鉉。以耳。昂耳革。失其耳也。失其所以行之具也。故行塞。傳曰。君子蘊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其終必亨。五有聰明之象。而三終上進之物。陰陽交暢。則兩方兩且。將兩也。言五與三方將上。聰明而下。巽終必相得。故吉。

○象曰。昂耳革。失其義也。
○失其義。即不仕無義意。彖陵氏曰。高潔之士。意欲絕人。逃世。然原其初心。必有不自安處。故周公動之以悔。而夫子又曰。失其義。夫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奈何可失也。

下經說統

卷七

三十三

石鏡山房

○九四。昂折足。履公餗。其形渥凶。
○大臣任國家重。而狎昵柔邪。必至敗國家之軌。而罪無所逃矣。肅宗任房瑄。而瑄任劉秩。以敗。所謂大臣誤陛下。而大臣之所用者。誤大臣也。○按程傳。解形渥。為赧汗。言大臣任用匪人。至於覆敗。可羞愧之甚也。與本義形渥。解異。却自有理。
○蘇子瞻曰。昂量極於四。其上則耳矣。受寔必有餘量。以為溢也。四則溢而覆矣。汝吉曰。顛可正。覆不可復也。李昂祚曰。餗者維膏之屬也。烹以享帝。養聖賢。非違其私。故曰公餗。

此王任人
去說信
考自
自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諸子相曰薦賢為國大臣素所期許故以信如何三字動之四
只用非人而周公以法論孔子以理論四之罪真無所逃矣或曰
始不自量至於力不能支而國受其敝身蒙其耻信如何也

六五黃耳金鉉利貞
離中言黃畫中虛而對峙有耳之象金象九二之堅剛耳所以舉
耳者中色黃故曰黃耳鉉所以貫耳者陽質金故曰金鉉六五虛
中應剛黃耳而貫以金鉉正位凝命非五而誰任賢勿二是其貞
也利貞戒誦或者為陰柔誤耳程啟承曰耳惟虛故能受耳黃故
能納剛正以自舉也

下經說統 卷七 三十三 石鏡

按金鉉本義兩存其說切謂鉉所以舉耳者也必在耳上方可貫
耳二在下其勢不可用或說恐反為優王重漢曰受鉉以舉耳者
耳也六五之象也貫耳以舉耳者鉉也上九之象也馮厚齋曰自
六五之柔言之則上為金之剛自上九之不變言之則上為玉之
粹

象曰黃耳中以為實也
中即行中之中在任賢上見與之指執中之中不同中以為實言
其虛已之誠出於由衷非矯飾襲取之所為耳實字方有著落
鄭汝如曰耳非鉉無以舉耳耳非虛無以受鉉耳虛而鉉寔鉉之
寔取之虛中受之也故曰中以為實也

上九鴻玉鉉大吉无不利
上佐五以出淑猶鉉貫耳以舉耳也輔耳以剛而大剛則折今以
陽居陰則渾厚精明合而為一矣剛中有溫故比德於玉大京集
而仁賢在位馨香遠而帝命用休故曰大吉无不利○李西溪西
王和物也○道貴和得玉鉉則陰陽和而耳之功成知鉉一也五
取金上取玉金剛而玉和五體柔故貴剛上體剛故貴和離為火
而鉉居之金畏火而玉不畏火故成耳之功以玉為貴

附別陸棊東曰五耳也虛以待鉉柔以內剛君之聖也上鉉也剛
以為質柔以為用臣之節也君於臣惟恐其有所畏難而直不盡
故曰金臣於君雖致其直而恭不替故曰玉蘇子瞻曰以耳聽物
下經說統 卷七 三十四 石鏡

人皆能之至於耳盈而憂溢耳炎而不可舉非玉鉉不能此耳之
所以養聖賢也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節者節而不過之意專主剛而節之以柔所謂鎮密以柔者此也
雖說德志在治理上見葉爾瞻曰主耳者柔而中輔耳者剛而節
君相一德可以奠耳於不傾矣
鄭汝吉曰舉耳在耳耳耳之主也安耳在足是耳所載也陰卦貴
陰當其虛有耳之用矣抑初柔失用二比之為疾四應之為浚終
賤陰也五柔得言三越之為耳耳上舉之為鉉玉貴中也李西溪
曰全體一耳分上下體為二耳上體之耳有耳而無足故九四

之。鼎折足。下體之。有。呈。而。無。耳。故。九。三。之。鼎。耳。垂。揚。止。卷。四。六。爻。皆。以。行。為。善。以。不。行。為。不。善。鼎。器。本。止。而。後。能。行。苟。不。止。而。驟。行。則。未。能。行。也。先。儒。曰。鼎。貴。靜。也。六。貴。正。也。所。謂。天。下。大。器。惟。始。之。以。靜。正。而。後。動。行。斯。正。也。○。蘇。子。瞻。曰。象。以。鼎。為。象。夫。象。者。可。見。之。謂。也。天。之。生。物。不。見。既。生。而。剛。強。者。可。見。也。聖。人。之。創。業。其。所。以。創。之。者。不。可。見。其。成。就。熟。好。使。之。堅。凝。而。不。壞。者。可。見。也。故。象。曰。君。子。正。位。疑。命。革。而。以。改。命。而。鼎。所。以。疑。之。也。知。革。而。不。知。鼎。則。上。下。之。分。不。明。而。位。不。正。雖。所。受。於。天。者。流。而。不。可。知。矣。

三三震下
下經說統
卷七
三十五
石鏡山房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也
震有危動之義危者使平易之道也故震有亨道震來以下括明
震亨笑言啞啞即在震來虩之句內震驚二句只是足笑言啞啞
一句震來是震未來時常若震之來耳虩所以形容震來之意
朱子曰言人常似那震來時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
里時也不喪匕也這個相連做一串說下來○崔子鍾曰震以人
心之動言人心常惺惺常自戒慎恐懼而不能已象震之來而虩
然不安寧此真陽之動所謂帝出乎震也震動而漸慢怠弛之
氣皆消自然精神凝固舉動安和有笑言啞啞之象是於震動中
得寧定之精神也平時業已寧定臨事豈復震憾即震驚百里變

莫大焉而能不喪匕也○神明在念匕也○在執與素格無言時同也
有主故也故曰震亨
傳曰震者所以震陰而達陽也其象則為雷其義則為動雷有震
奮之象動為驚懼之義蠅虎謂之虩者以其周圍顧慮不自寧也
人之致其誠敬者莫如祭祀盡其誠敬之心則雖神之威不能使
之懼而失守故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
之道也
按七舉鼎定之器所以載牲而升於俎也合蘇香之酒所以灌地
而降神震為長子主器故有奉七也○蘇蘇漢曰主祭者
誠敬於未祭之先則中常有主故不以震驚而懼主治者愛動於

下經說統
卷七
三十六
石鏡山房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恐致福致字要重看安寧之福惟恐懼可以致之信福不可以俾
也然此只是論震亨則句正明恐致福之故蓋人心恐懼之
後觀震之象慮事已熟隨他變故之來自然裁處有箇法則所以
○如取然所謂則者何在只此恐之一念而已○參陵氏

人生以無事為福言笑得以自如便是莫大之福

驚百里驚遠而懼通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震雷象然天下之至可畏卒然而至無所不聞者莫如雷故曰

驚遠而懼通借雷以明至可畏者也不曰遠驚而通懼而曰驚遠

懼通此足據天變說來人情當此易喪所守而主器長子獨能不

喪七也則精神之疑定立得住守得牢宗廟社稷之靈有所憑

依而不失矣故曰可以為祭主守其德也守所以可為

之主耳正在變故時看出則鄭荻如曰此節本後有則未一直說

下蓋惟其有則是以雖有意外若卒之變即如雷震百里驚遠懼

通然出吾疑定之神以當之可以不失七也九廟之靈類以安妥

下經說統

卷七

三十七

石壁

而為祭主也。可為祭主是解不喪七也之意原無脫。易以乾為

君象震為太子象震之懼所以法乾之惕震之動所以法乾之健

能動則健矣

附別揚誠齋曰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七也於主祭之手者蓋

執七也。以祭則一敬之外無餘念一七也之外無餘物當是之時

白刃前臨猛虎後迫皆莫之覺故震雷驚百里亦莫之聞教有所

甚而懼有所忘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丘行可曰兩雷相重故洊雷震天感也方其仍洊而至聞之者莫

不恐懼而君子不徒恐懼必以脩省繼之者所以盡畏天之實也

恐懼是敬天的實心脩省是敬天的實事從恐懼而不脩省則變

至而憂變已而休即戒懼微樂也文而已何以擇其變而回天意

也戒揚止卷曰恐懼與驚異由雷聲驚於外而內勃然以與之謂

恐隱然以惕之謂懼。按恐懼固以脩省為定然世未有不恐懼

而能脩省者則恐懼二字亦不可太輕

附鄭荻如曰洊雷未是變異然天之威也君子無往不敬畏視無

形聽無聲即洊雷示警而已恐懼矣已脩省矣此即孔子迅雷風

烈必變意所以能耳若待夫彗孛見山崩川竭而後求所

以挽回之術不已遲乎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下經說統

卷七

三十八

石壁

此一爻可作一震卦故悉仍卦詞而特以笑言啞啞上加一後字

下承一吉字後字正與震來字相對見滯必如於懼而後滯以無

懼也初字最重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生全出於憂患暇豫得於精明范氏曰君子之懼於心也思慮必

慎其始則百志弗違於道懼於身也進退不復於危則百行弗惟

於禍故初九震來而致福慎始也

六二震來屬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彖陵氏曰二柔弱而乘初之剛初為震之震剛動而上奮其危可

知知者處此惟有退避一策然禍害迫於外而利欲牽於中將有

避之不能者必也。度其勢不能敵，即所喪有弗惜，而飄然遠出，以避其鋒。彼貝而躋九陵，庶幾可免其危。夫其喪也，世見謂一失不復得，不知心不為利欲所眩，則默為挽回其喪也。乃其所以為得也，然則與其競一時之忿而相角以力，孰若効善後之策而徐俟其定乎？勿逐香字，正是妙用處。

程敬承曰：升高遠避，是順而退，非迫而逐。此所謂善承震，善處危者，勿逐當連上為義。是緊開字，中正自守，於勿逐處見得。吳臨川曰：有墮能不顧之達，必有去珠復還之理。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柔剛故，顯明非德之罪也。

卷七

三十九

石鏡山房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青

人心正則此不正則蘇蘇以不正而遇震，所為行險僥倖者，與恐懼備省正相反。及中失其所主，故蘇蘇而不自振也。若能因懼而奮發，激勵行之，以正則猶可無青。此句是因其失而開示之辭。上震字是震驚之震，下震字是震動之震。程敬承曰：蘇蘇六綠平時不能恐懼，故至此震行字重，即恐懼備省也。震而不行，亦徒震耳。人於震蘇蘇之時，只振奮激發有改圖之意，便謂之行，便謂之无青。考陵氏曰：處震之法，過震懼則青，能守欲震動則青，能行不當大抵是行險僥倖之計。

九四震遂泥

震剛德之首，初以剛居剛震之所以為震也。故震而亨，其四亦震主，然以不正之陽而陷溺於重陰之間，終無振拔之日矣。一味沉溺到底，悲哉。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傳曰：以剛處動，本有光亨之道，乃失其剛正而陷於重陰，以致遂泥，豈能光也。云未光，見陽剛本能震也，以失德故泥耳。汝吉曰：震行即心先亨，如雷行逆重陰而出，葉爾瞻曰：三發當字，猶需之貞，四發光字，猶需之光亨。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卷七

四十

石鏡山房

五以柔而當震，時是才弱而履危，往來皆厲，人情至此，易至於懼怯退避。五惟得中，既不至躁率以激變，亦不至委靡而失機，以此度之不惟無所畏，而且可圖恢復之功矣。震時以能震為中，劉玄德似之。○胡雲峰曰：二在初陽之上，陽之來甚急，必至於喪其所，有五在四陽之上，四方溺於二陰之中，或往或來而未定，其未也猶緩，故不特无喪，而且有事功。程敬承曰：二能退而自守，以不妄遂為中，故喪者自得，五能震而有為，以不妄動為中，故危者自平。

解質卿曰：六五在重震之中，前震已往，後震復來，數經事變，無時而不危也。與危而行，為震往來厲，則更於變故者，熟矣。操於心慮。

者。又矣。以是能大無喪有事。故曰有因無事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與邦易道從來如此。揚止菴曰。事即恐懼備省之事也。惟有事繼厲而亦安也。○揚誠齋曰。五震之世。當震動之世。聖人慮其憤起奮發。安動以激天下之變也。故設往來之戒。謂其往亦危。來亦危。甚矣不可輕為而嘗試也。必深思焉。慮焉。度其無喪而後有所事。斯可免於危矣。然則與其動而喪。吾有不若靜而不喪。吾有之為得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陰柔處震。才不足以濟變。危與行會也。危與行會。此正宜勵事之秋。一着欠當。所喪大矣。惟中德以善其事。而備省之密。大無喪也。

下經說統 卷七 四十一

何患於危。○姚承菴曰。震時以震動為中。其事在中。則必能奮動有為。故曰大无喪。周公因五得中曰。億无喪有事。夫子恐人不急於所事。而惟觀其无喪。故先舉其事中之言。其事在中。盡所以處震之道。故大无喪也。又象辭之相發如此。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索索。志氣消阻之狀。矍矍。顧瞻皇惑之狀。此皆陰柔之故。以此而往。胃中先自亂矣。安得不凶。彼惟不能戒之早耳。若能戒。預備震不于其躬。于其鄰。則庶乎可以无咎。然猶有意外之變。即婚媾且不免於有言也。奈何不防之早也。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是聖人示前一着議論。婚媾有言。即舟中皆散國意。蓋見其當豫為之備。

嗟若。○雷之聲。入耳不入目。今懼之深。則不但聽之而驚。視之。震然不寧矣。動極而當止。故征凶。卦九四陰為鄰。皆陽所震。然二三五皆與陽比。有受震之義。上六獨居卦外。不比於陽。有遠離事物。以免於震之義。故震之不于其躬。于其鄰。夫變至而圖之。則無及。變未至而圖之。則見小者以為迂遠。苟安者以為生事。故震于其鄰者。必婚媾有言。然非所恤也。上與三應。婚媾也。三方蘇蘇而上。乃號號能無笑言乎。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鉗凶无咎。畏鄰戒也。未得之得。乃中心自得之得。有主故也。中無所主。則亂。得須從畏。來敬畏在事先。曰畏鄰所戒。諸子相曰。畏鄰戒。非真有所謂鄰者。

下經說統 卷七 四十一

古人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皆畏鄰戒也。戒方在鄰而我先畏之。則必不入於畏矣。此豫之道勝也。○揚誠齋曰。天下之禍。莫大於其鄰。而於其身。次焉。何也。身者必防鄰。鄰者必玩也。江亡而秦穆懼。吳亡而晉國吊。其知畏鄰戒者歟。

按通卦九二十一。震字義各不同。洊雷震之震。以雷言。實指天變。說震驚百里之震。亦以雷言。實指事變。說震亨之震。亦以雷言。實指有震動之義。卦辭震來及交。辭開首一震字。則皆主變故言。而示人之當警。震行无咎。震不于其躬。二震字。則又皆主人之振動奮發者言。蓋雷震之時。宜有此震。盡人事。所以承天變也。辨得此諸震字。震之義自明。

蘇恭漢曰震之義有二有震於心者有震於事者夷狄患難之
變在事不在心戰兢惕厲之實在心不在事其心誠震而事之震
可無憂矣是故尸居龍見淵默雷聲君子兢兢之震也仰不愧天
俯不怍人君子亞亞之樂也此之謂震而亨也汪都山曰震恐懼
致福一句是一卦主意大要先事知戒斯可免臨事之虞臨事知
慎猶可免後事之失蓋知懼則有備無患而弗畏入畏也然君子
之震慎非怵於禍福利害之謂畏天而已矣恐懼者畏天之寔心
備省者又回天之寔事也如是雖天有卒然之變而吉存之有主
養之有定必不失其所主之重真可守社稷宗廟以為祭主祈天
以永其命矣陸君啓曰震之吉在初不在終震之凶不干鄰于鄰

下經說統

卷七

四十三

石鏡

震之肯不在行在泥震之有喪也而未嘗無得震之無喪也而不
可無事震之笑言在恐懼震之恐懼在備省蘇蘇似亞亞而非
雙索索似兢兢而非洪堯山曰震之六爻二陽四陰而皆以震發
端雖以上六之柔亦有善終之道非謂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乎

三三 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按背字只當個止字看艮其背猶言止所當止蓋人一身四體皆
動惟背不動故取止之義此句內已包動靜不與行其庭句相
夫心惟止其所止則靜時自不獲其身動時自不見其人此三句
乃艮其背之驗然不是却又跟不獲來我見既既人見自無而

此一所以
見之說非
子以絕物
為止非之
然其理亦
可互發

而立反之人生而靜之初更無遺憾何咎之有

解背孔穎達曰艮其背者此明施止之所也老子曰不見可欲使
心不亂所見者在背而背則無見之物也夫無見則自然靜止
而無見則所止在後不與面對故不獲其身既不獲其身則相
背矣相背者雖近而不相見故行其庭不見其人如此乃得无咎
傳曰入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
可得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
不獲不獲其身求其所以為身者而不得也凡人種種嗜欲割
不下者為吾有身身無聲色臭味安佚之欲併耳目口鼻四肢都
像沒有的此身在空洞無着之中了故曰不獲因身有欲無欲無

下經說統

卷七

四十四

石鏡

身惟有已見乃有人見已見既無人見公盡外邊好惡毀譽又不
見言矣不為形骸所拘累是謂不獲其身不為世情所勾鍊是謂
不見其人○朱子曰不獲其身猶言討自家身已不得蓋欲出於
身人纔要一件物事便須以自家對副他若無所欲則只恁地平
平過便似無此身一般陸子曰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
見其人無物程敦承曰艮非離行為止止非絕人求靜於行庭二
字見得

蘇恭漢曰人之患在知有身夫身非離人以為身也知有我便知
有物矣人非離身以為人也不能忘物便不能忘我矣一點胸中
全是物我二字紛擾何以為止佳艮其背則時有動靜心無動靜

許宗必如
此物為

獲其所當獲即肝膽耳目皆非吾有獲而若無獲也見其真見
即人情世態了不相聞見而若無見也○陸庸成曰人之精神動
於意而逐於物者皆緣所獲因所見以馳騫有心不能無我我
不能無人人我交紛何時止息故聖人忘言心而曰良其背背寂
然不動之本體也耳目口鼻四肢之發用皆在面惟背為不動故
以背取象背能不動而五臟皆係於背九竅百骸之滋潤皆為之
輸是以無用為用者也知其所以止之則取象在背而得理在心
不言心而背之即心可知也聖人明以心作所而忘言心活物
也者認心不得然認背亦不得故以所代背此以知背非背也
良背非離身但無獲心耳比非絕人但無見心耳故良兼背心名

下經說統

卷七

四十五

山房

卦是猶成去其心之謂也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程歌承曰艮止也艮之義非一於止而不行也唯知之真止不
而心真止之不遷在我之起念不起念不在行止也惟行止以時
而非以我則因行因止却無行無止我曾不一起念也太虛中何
意必固我之為障其道豈不光明○只緣良義為止聖人怕人泥
着個止字便墮落滅寂境界去了故特發出個行字來時字更妙
行止不以時依舊有個行止的心了却不是止行止在時不在我
此心原自寂然不動方纔畫得止字義兩則字有圓機旋轉頃刻
不留之意行止即是動靜緊承上說來其道光明就在不失其時

上見得若大守而天光發之說太非

葉雨瞻曰時者心之圓機道者時之定理心妙乎時而道光為止
非膠執空寂之謂也○行止對待言二之也動靜連綿說一之也易
行止為動靜者太極全體也動即靜之動靜即動之靜動靜合而
時在焉故可行可止皆時也○行止因時心體無纖翳瑩淨虛朗何光明
皆動也而未嘗靜也○行止因時心體無纖翳瑩淨虛朗何光明
如之○虛中卷曰光即正是他止前景象所謂湛然止水豈然明
鏡空空洞洞的意只在內外兩忘而此心澄然無事上見得若心
倚於行止則有所牽制便不光明矣○楊敬仲曰善止者行善行
者止知止而不知行者寔不知止知行而不知止者寔不知行知

下經說統

卷七

四十六

山房

行止之非二而未能一皆當其時猶米為光明如四時之錯行
如日月之代明而後為光明而後為得易之道

良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教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
見其人无咎也

良其止止字即背字下所字即是上止字是言本體止其所方是
功夫時在即止之道道在即止之所與止不是兩件止之時所
在止行之時所在行時行時止便是止其所所謂良背之義蓋
如此不相與即從敵應看出蓋止非與應相絕但有應即有與應
而曰敵只是主乎理而不為私意牽率是以人已各止其時而
心光明之全體依然不失取所謂无咎者以此○袁了凡曰不曰

上見得若大守而天光發之說太非

良其背而曰良其止者論理不論形也凡入純卦六爻皆敵應獨於良言之者蓋良之象兩人相背而立而不相見故有各止其所之義初四不相與故不獲其止之身三上不與敵故不見其行之人身止於內不涉外境事止於外不入內境內外而不相與各止其所故无咎

附此所 鄭叔如曰卦不言良其心而曰良其背以見良不在心也象傳不言良其背而曰良其止又以見良不在背也皆所以交互發明心學無方無體之妙楊敬仲曰止得其所者無所也無止之本無止本無所今曰止其所者止於無所也無所則無止無止之止真止矣夫是之謂止其使有我則有所矣汪都山曰良其背

是本體虛靈天理自中源也着了個止於理之所當止的理字橫在中心便有色相矣

附辭項平卷曰卦象雖相敵情自相與惟艮則上下卦陰陽各正其性而無外求之情陽上而陰下一陽而統二陰皆天下之定理不可加損故有不與之義王龍溪曰夫陰陽和則交謂之和應不和則不交謂之絕應皆陰陽雖應而不和謂之敵應敵應者應而未嘗應也和應俗學也絕應禪學也不墮二見應而不留敵而不相與聖學之宗傳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王龍溪曰兩雷而風而火而水而澤皆有往來之義惟兩山並峙

不相往來故止也心之官則思不出位之思謂之正思如水鑑之照物而常止也如日月之貞明變化云為萬物畢照而未嘗動也思心之用着於無思即為沉空着於有思即為逐物無思而無不通千聖之絕學也○按位字與所字只一樣從定理而論曰所從見在而論曰位不出者固不驚馳於位外然位內所當自盡的道理亦未嘗虧欠故傳曰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此理甚細

鄭叔如曰中庸素富貴夷狄等是位大學仁敬孝慈信亦是位象傳動靜亦是位時者思之行乎其間也思者以時而行乎其位也謂一身而外非位亦可謂天地上下莫非吾位亦可謂非位也近而身近而處無見無思莫非位也無非吾眼孔無非吾思不謂之

出位劉調甫曰君子近思故不出其位也不出其位以時為位也是故能六位時乘時行時止止於無位之位也其思亦何思何慮之思也是良之象止之義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潘雪松曰初六在下象趾在足為行之始以六之柔而靜象艮其趾而不行也內欲不出外情不入故无外當止之初恐其不能不動於欲也脚跟不定全體皆差艮止之義從脚跟下用力者也故以永貞為戒唐疑卷曰止之力在終故於初而欲其永取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人生而靜靜乃吾心本來之正人多緣妄動失了良其趾則能止

於方動之初故曰未失然玩味之一字亦可見終難持而易失須
永貞方得○洪覺山曰初居不正何以未失正也下未可動而
六又以在初之心未動於欲故可以不失其正永者不失之謂敦
之始也

六二艮其腓不極其隨其心不快
二以中正自守而已固無躁動之失矣然君子之心必人已蕪成
而後為快三為二所隨而過剛不中專主自是的人二體柔弱又
不能於自家學問之外更為一種道理以救正文故其心不快觀
此爻可想見仁者欲立立人的心勝彥陵氏曰君子不能化導人
必竟自己的本領不濟故其心不快或曰心之不快生於有所隨

下經說統 卷七 四十九 石鏡山房

行止不得自由故也

象曰不極其隨未退聽也

三不肯退而聽乎二亦安能如之何誠思所以開牖其聽乎必
當有善極之妙用矣退聽猶言下從

附蘇紫溪曰不極其隨非指九三言腓之與股皆不能自動隨足
而動者也咸之三曰執其隨而夫子解之曰志在隨人此正隨之

義也君子艮止之學原是以我御物不以我隨物九二艮腓則不
能極而反隨之則行此心終日從後安能快然耶象曰未退聽也

言未能退而聽命於心也天君為主則百體從令矣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此與種傳不極而推道之說合不極則不極其

心體固不可妄動亦不可以惡動而求靜故時止時行此正安心
的捷法三居上下之際正屈伸所在而過剛不中一味強制限豈
是可良厥而以此為艮則上下判隔不相聯屬如列其夤一能夫
原他的本心以為盡絕感應可以息心自養不知惡動求靜此心
已動了其中必焦灼而不安矣危至於薰心危之甚也此是聖人
點醒九三語

楊敬仲曰身雖有上下之限而氣未嘗不通和今九三失中截然
固塞艮止不復通和象艮其限列其夤夤則厲薰心矣言其心
之病也此爻乃固塞不通執艮止之迹失艮止之道道也者通也
無不適也胡雲峰曰寂然不動者心之體如之何可以徇物感而

下經說統 卷七 五十 石鏡山房

遠通心之開如之何可以絕物二艮腓後於有動之心三艮限倚

於有靜之心皆謂人心艮背者心以道寧者也

鄭剛中曰限謂束帶之處夤謂夾背肉肉附脊則身有主而可立
分列其夤則百體無以相屬心處中背處陰夤在背與心密相向

列其夤則憂危之厲安得無薰灼及其心也○按艮限如人血氣
攢聚一處成了風靡的症候列夤限來只是上下分為兩截

舊說為左右裂非是蘇子瞻曰限者上下之際所以俯仰之節也
夤者自上而屬於下者也艮於下之極則其自上而下者絕矣上

下絕心之憂也心在六四故憂之及心也謂之薰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此與種傳不極而推道之說合不極則不極其

袁了凡曰。人知屬蕪心。為利其當所致。而不知良其限。即所以屬蕪心也。甚言惡動之當戒也。良取止義。而又特發良限之論。其意較時止更顯矣。看來告子。正是九三學問。

○六四良其身无咎

六陰爻有靜止之性。四陰位當靜止之時。時止而禮之道。此爻得之正。所謂不獲不見者也。故无咎。鄭氏如曰。四當心之處。不曰良其心。而曰良其身。何也。心無乎不在者也。有在則為血肉之心矣。趾也。腓也。而心在焉。限也。背也。輔也。而心在焉。曰良其身。而後見心之大。全曰良其身。而後見心之不滯於一處。此所以化形色而為天性者也。陸君啓曰。良其身。只是思不亂。管官不妄。發即從身。

下經說統

卷七

五十一

石鏡

虞止之。取言非稿其身。以為寂。幻其身。以為空也。夫疑神於身。猶疑水於盆。未聞益壞。而水疑。豈有身亡。而神靜哉。聖賢之學。與佛氏不同。全在此。

揚敬仲曰。千慾萬謬。皆起於身。能止其身。如絲而理。其總如火而沃其薪。截然寂然。本無可言。本無所始。身氣血滯。氣血何所。思氣血之中。亦何所有。聖人於是不言心。而言身。於以見心乃虛。各本無所有。苟言心。則人以心為實。有立我立私。禍本益固。故聖人於此不言心。於成之四亦不言心。象曰。良其身。止諸躬也。良其身。只是不妄動。工夫動靜皆有。只緣說了一個良字。却像是

雖動求靜的。所以又說止諸躬。人生有身。便脫不得。應感只是動靜。異用而皆止。所謂靜亦靜。動亦動。取他只在自身上。尋個止。若彼流於枯寂者。墮點體。是從身外。別求個止。此豈四所謂良其身者哉。○楊龜山曰。又言身。象言躬者。伸為身。屈為躬。屈伸在我。不在物。兼爻象之身與躬而言。則是屈伸兼用矣。

○六五良其輔言有序悔亡

良其輔。非在言上用功。言所以妄發而不中理者。只是心無涵養。若心上養得安易。時自然言不妄發。而後必當理。所以孔子說仁者其言也。詎謂仁者之心。常存而不放也。良其輔言有序。作一氣行有序。只是合於義理。如此則無躁妄之失。悔斯亡矣。葉爾瞻曰。輔在頰兩旁。不待動之頰。舌而先良其輔。止在言前。非出口方思止也。然有序為止。止非緘默之謂也。

下經說統

卷七

五十二

石鏡

象曰。良其輔以中正也。

心定者其言安。以舒以其得中。故言自不妄。發中者心之靜。專安易是也。若心不存時。欲詞言得乎。上九敦艮吉。諸爻皆取象於人身之一。惟上九成艮之。且在艮終。當得全良。故以良字與之。而獨許其吉。夫良而曰敦。渾身皆心。化形合神。是身。猶有矜持之迹。在敦則不矜。形而立。知是之謂不獲其身。是之謂不見其人。是之謂動靜不知其時。其道光明。故吉。○按良體焉。

實故曰敦全本陽剛居止極來德性本自堅凝功夫又無間斷所以成其為敦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終以終其始厚終有始至終本體無間斷若加學然故為敦艮而古楊敬仲曰敦有厚義又有不動義書曰惟民生厚其因本厚而不動之則其厚固自若也人性本厚因物有遷今不遷動則不失其厚如初矣厚者不薄之稱爾非有完狀也

唐凝菴曰象之以厚終正與初利永貞相應蓋末路易失故步難持惟上得止之終則通上下為一身合行止為一道書之欽汝止大學之止至善皆在是矣

下經說統

卷七

五十三

石鏡

蘇子瞻曰所貴於聖人者非貴其靜而不交於物貴其與物皆入於吉凶之域而不亂也故夫艮聖人將有所施之艮止也止與靜相近而不同方其動而止之則靜之始也方其靜而止之則動之先也故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此言艮之得其所施者也施之於天下之至動是以為順施之於天下之至健是以為大高今卦合而觀之見而艮馬見其施艮於止故取其體之靜者而配之曰艮其背爻別而觀之不見艮之所施而各見所遇之位位有不同而吉凶悔吝生焉故取其體之動者而不取其靜以為靜者已見於卦矣所以為柅者為輔也所以為防者為水也今也不然為輿為柅為山為防不亦近於固與鄭狹如曰艮與成皆心也成

去心而艮言艮背不言良心心不可成亦不可艮也艮既不可言心與心相直而近莫如背故於背言之夫背則已止矣而又何加止焉止不在背也心既不可止言故言其近心者以見非心非非心貴止而又恐以止累心故言止於所不用止者以見非止非非止也心之神妙於感者也有心於感則心馳故貴艮感無其感也心之體妙於止者也有心於止則心非又貴成止無其止也不知成之道者妨艮不知艮之道者病成知成善艮知艮善成嗚呼此心學之妙也五行可曰艮以人身取象艮止體身動物也六爻自初之趾至五之輔皆圍於一體而未嘗盡止道之善僅无咎悔亡而已獨上為成艮之主於當止之地而能止焉所謂止於至善

下經說統

卷七

五十四

石鏡

聖人以為非形之可拘故曰敦艮吉與悔亡无咎之辭獨異方獻夫曰無心之感為成反身而立為艮○文王卦位起於震而止於艮然上下皆震獨初爻為震之主而義不及四者動惟發於始也上下皆艮獨上爻為艮之主而義不及三者止必要其終也動不於最下則無力止不於最上則不至

三三艮上

○漸女歸吉利貞

卦德下止上巽未進則止而不妄進進則巽順而不驟進故名漸六禮備而成婚漸進莫如女歸君子莫重始進進如女歸則吉且進也不苟則其出也可以有為不然陵節犯義凶咎隨之然世

解到貞與
不與與

按此說貞
又是場矣
者即子已進

有不正而成其漸者故必教燕恥持禮義萬勿苟且以赴功名之
會惟貞乃利也此之謂漸此之謂女歸吉漸與貞只是一套事說
不得漸即是貞說不得漸了又要貞須小曉

蘇紫溪曰惟良故漸蓋無欲而靜故進必以正彼馳於紛華盛
麗者未有不競於富貴功名也循序而俟時斯其進也善矣女歸
吉者吾人始進之初似個處女一般誠如女之歸男以禮義廉恥
自閑乃漸進之吉道也利貞者內之正已外之正人要之始終不
變而已○蔡虛齋曰或謂女歸既以漸又胡不正曰天下固有漸
而不正者如朱穆守羔羊之節乃從梁異之辟是也

胡雲峰曰咸取女漸女歸皆以貞良為主良止也止而悅則其
下經說統

卷七

五十五

石鏡山房

咸以正為取女之吉止而巽則其進也以正是為女歸之吉
豕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按漸不是進漸乃所以進也女歸吉句正釋漸進之義若曰進而
如女之歸則吉矣利貞意已包在內此聖人釋經隨文變化之妙

○楊敬仲曰士之進也貴乎漸士進而不以漸則疎則近利則不
正如女之歸則吉楊龜山曰聖人於漸以敦風化乎執此道仕進

則無干祿慕位之耻無假途捷徑之患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下二句是申上二句意無兩層進以正即是進得位正邦即是有
功以正者得位之本正邦者有功之驗朱子說曰位者待用之宅

進而不得其位則無所施位過其才則力不勝進而得位往必有
功進得位就是正但就爻位說正意未明故又發出正字以見得
位之所以有功也林次崖曰進得其位之正貞之義也有功正邦
貞之利也進得位而以正則有功而能正邦如此此漸所以利貞
也○按此條主卦變說三五皆得其正只是解貞字意不必將君
臣攙入見得正邦之功惟進以正者收之君子之進所以不可不
正取然玩可以二字即是正已可以正人之說不是以正邦為進
以正之效

其位剛得中也

按上文進得位四語只主君子說却即提出其位剛得中來見得
下經說統

卷七

五十六

石鏡山房

為之若者兼天德之剛而無躁急欲速之累正所為惟精惟一
執厥中者有君若此正則良道合之時君子之進豈可不以正乎

此節正發明君子所以該正之故不是將卦體來釋利貞○剛得
中舊主政治上說陸庸成主下賢說陸庸成曰其位與進得位

不同專指五也剛得中君道以下賢為中有君如此可以出而仕
矣此進之所以得位而以正也止而巽者漸進之德其有功正邦

乃動之所以不窮者歟
止而巽動不窮也

按此節正發明所以為漸之故蓋上文止說漸進未見其所以漸
處故從卦德指出止巽來止則恬淡無求巽則舒徐不苟此所以

能善其動而不至於... 所謂得位者在此所謂正和者在此... 止與二字不... 卦之所以成其漸者在巽而巽必本止... 蓋士君子舉動所以躁安而不能寧耐俟時者皆競進之念為之也動不窮只在止而巽上者出不在日後論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居德猶育德是寬以居之居德必積累而後成曰居則無欲速之心俗必漸摩而後化曰善則無指責之意居德者進之以漸善俗者善之以德胡雲峰曰居德象艮之止不斷豈能遽止善俗象巽之入不斷豈能遽入

下經說統

卷七

五十七

山房

非一朝一夕之所成故取漸意居謂存諸心也賢德謂純美之德居賢德有止而不遷之意化之入人風之動人必以其漸習而後安浸而自化非教令之所能也居賢德以善俗漸之道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始進無應是個新進之始名實未孚而所處不得其安猶鴻之漸于干也吾甚為小子危之安能免夫試毀之傷耶雖然輕進見權斯不免於咎初進之以漸者也躁安之咎吾知免夫无咎即在鴻漸上看來咎莫大於競進既能以漸而進雖不得所安於我何尤○游讓溪曰小子厲謂才弱處微有言謂人不見是然以良止之初能不躁進於義无咎也義之所在不可得咎也則厲且甘之矣

洪覺山曰漸何以象鴻也鴻水鳥木落南翔水泮北徂出則有時居則有序不與群鳥爭啄於稻梁而不知害是漸之義也潘雪松曰鴻始進於水涯近人多驚故厲驚則鳴故有言○鄭狹如曰鴻本漸進之鳥漸字帶鴻字為義乃是鴻漸而至於干耳不可言鴻漸進於干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提一義字明所遭之不幸非有以取之也君子亦可以自解矣... 彥勝氏曰漸之一卦君子以漸而進可謂動不窮矣乃自二而外初且厲三且凶四僅得无咎甚矣仕路之多險也

下經說統

卷七

五十八

山房

姚承菴曰凡人臣行道濟時要在安其位然後行其志不得所安如何可展舒得二有德以居位君之寵任加焉委蛇委蛇退食自公正合此爻之義志所自適可以成正和善俗之功矣何吉如之○飲食行行只是足上文于磐之意不可分祿與位對看此爻是明良會合居高食厚而委蛇自得者

象曰飲食行行不素飽也... 說子相曰德足以堪之則為得之以道而非徒飽矣故行行而慶安也不然以才行之卑獵居要地醉濃飽鮮而無益於國家之如古所稱伴食云者亦足羞已○程敬承曰君子之志原不在飽飽二與五以中正之道相與而共成邦之功可謂素飽乎哉其

飲食行宜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崇寇

漸以止巽為義九漸進者皆宜蓋明此義三過剛不中而艮於上
是知止而不知巽者故其進也止非所當止之地若鴻之漸于陸
者外圖征進而不得終其事內孕進意而不得達其懷凶如何哉
此道惟用於禦寇為利禦寇之道豈而施於漸進乎甚哉剛止之
無所利也

附不復陸君啓曰進貴漸而不貴驟貴和而不貴亢三與上應而
皆剛任剛以動所謂好勝者必過其敵強陽者不得其死是死於
敵應也故云夫征而不復婦孕不育凶利崇寇也

下經說統

卷七

五九

石鏡

應也故孕而不敵育鄭剛中曰三上無應而親四四下無應而奔
三三務進而妄動故征則不可還四失守而私交故孕則不敢育
彥陵氏曰若主鄭說則禦寇句是教三以待四之法也蓋夫婦而
出於正應則為媾夫婦而出於私情之比昵匪媾也而寔寇也惟
以禦寇之法禦之庶幾不受私情之累乃為利耳傳曰非理而至
者寇也守正以開邦所以禦寇也不能禦寇則自失而凶矣
程欽承曰三為良主自應能止然以過剛之資當漸進之時聖人
懼其進而犯難也故有勸戒之詞焉征孕皆凶言不可進也利在
禦寇言可止也大全曰鴻不亂群止則相保固知剛進為逆止為
順禦寇者止道也亦順道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配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

葉爾瞻曰漸時士君子類從漸進之道三獨過剛不中是違眾類
而獨行失其所進之道也豈非偏於剛者為心寇乎利用禁止之
則剛歸於中乃為順德而與羣類相保守其漸進之道亦可以遂
其進矣

附鄭荻如曰三無應而與初二同體有兄弟之義初在干二在磐
而三已離群醜而之陸矣上比於四非應而相睨溺而忘反故曰
不復然四非相應而相比合不以正婦失其道矣凶何如哉夫三
既離群醜而之四則不能還顧夫二與初非其類者得而寇之矣

下經說統

卷七

六十

石鏡

會非偶之野合而忘同侶之兄弟非義也故莫若還而禦初二之
寇順以相保其類斯為利耳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四居大臣之位然柔而乘剛是所遇者強梁難制之人能為吾害
耳不得所安矣然幸其順巽為能謙和自處能平其競和其心於
難處之中而得善處之術則彼雖暴亦不得以加矣又何咎无咎
二字即從或得其桷生來○鴻趾連不能握木枝故木雖高非其
所安桷橫平之柯唯平柯之上乃能安處謂四之處本危或能自
得安寧之道則无咎也或者幸而得之之辭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者以字類
象于為

順則和易謙冲而與物無忤異則深潛善入而計出為金故雖
剛而終得所安韓康伯曰四性順而體異能順於陽而異以處之
所以進而得安也揚敬仲曰順異則不貪進不忤物故處高危而
得平安之道

程敬承曰進之道不可任剛三比四而過剛不利於進惟順而止
可以相保四乘三而過剛六不安於進惟順以異可以免咎彖曰
止而巽動不窮觀此二爻可見矣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陵者居尊之象乃是高亢不下接之意夫君待臣以私化猶夫待
婦以生育二正應在下而為三四所隔無輔而處勢危夫以遼絕

下經說統

卷七

六十一

山房

勢而加以讒間之言相須雖於而相遇則甚疎也有三歲不孕
之象然和終不能勝正上下交則德業成故吉○胡雲峰曰五以
二為婦正也三與四為婦非正也三四相比而為夫婦婦雖孕而
不敢育女歸之不以漸也故凶二五相應而為夫婦婦雖不孕而
三四不能勝女歸之以漸者也故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淨賢以私化乃人君之所深願者但為讒邪所聞而情所以致際
隔耳惟終莫之勝則明良道合夙昔之願酬矣

上九鴻漸于遠其羽可用為儀吉

郭鵬海曰上九陽剛其德非不足以羽儀清廟豈贊聖主而居卦

外高舉遠引不棲止於聲華利達之途而獨翺翔於清虛寥廓之
外蓋賢達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也以彼抗志自高於世若無所用
然其清節高標儵然卓絕乎一時而庶頑立懦允矣表儀乎斯世
譬之鴻飛其真雖不與雞豕啾啾者儀於帝庭而霄漢羽毛高出
塵寰之上亦自為儀而可象也節槩著於當年清風垂於後世何
吉如之然則無用之用不乃為大用者耶○當漸之時不少事功
而少節義故周公特表之以風世

胡雲峰曰鴻進以漸而不失其時翔以羣而不失其序所謂進退
可法者也而獨於上爻言之者要其終而不可亂也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下經說統

卷七

六十二

山房

志慮高潔而功名富貴不足以累其心故其志可則使志可得而
亂又安可用為儀哉巢由脫迹首陽高則看他何等脚根何等氣
節

胡雙湖曰二居有用之位有益於人之國家而非素飽者上在無
位之地亦是為人之儀表而非無用者二志不在溫飽上志卓然
不可亂士大夫之出處於此當有取焉

論揚止卷曰漸以下止上巽為卦而彖以女歸為辭則女嫁之象
婚姻之道也又以鴻漸為辭則士進之象出處之道也婚姻者夫
婦之始出處者君臣之始而取於止巽之象焉巽為進退良為止
於進退之間合而言之巽順而知止者乃其所以為漸也然而女

歸士進皆以正焉。故彖傳以正釋利貞。而象傳亦每以正言之。何者漸不以正則改節犯義凶咎隨之矣。是乃漸之所以進也。胡雙湖曰。嘗合卦爻詞觀之。卦詞女歸吉者。以三四兩爻也。爻詞夫婦凶者。亦三四兩爻也。卦以兩體論。巽女歸。艮男之象。爻以應否論。當相應之位者為正。不當應之位者為邪。四女無歸。三男之理也。特相比而相得。為私情之相合耳。此卦但言女歸。不言取女。不得與咸例論。謹始之意。已可見於言外矣。○陸婁東曰。漸者進有次序。不急遽也。彖言女。爻言鴻。蓋臣事君。女從夫。鴻隨偶。皆以漸其事。和類。臣不二適。女不更嫁。鴻不再偶。俱以正其道亦同。

三三震上下
下經說統 卷七 六十三 石鏡山房

歸妹征凶。无攸利。
按漸言女歸。此言歸妹。見所歸者在妹也。妹乃少女而從長男。又其情以悅而動。是女子情勝而不計其匹偶之宜者。故為歸妹。所歸在妹。不正可知。方歸之始。非礼法之所容。以征則凶。既歸之後。非宜家之所宜。更無所攸利。○程敬承曰。征往也。以說而動。自往求合。故凶。漸進以正。可以正邦。所歸在妹。且正家之未能。故无攸利。
存士人守道。猶女子守身。女必六礼備而後歸。君子必君求而後出也。卦以兌少女從震長男。而情又以悅而動。所歸自妹。是士貪寵利而枉已求庸進身。若此。敗名喪節。凶必然矣。何所利哉。六十三

四卦中。繫辭全無好處者。惟否與歸妹。已否是小人肆志之日。歸妹是小人進身之時。故聖人深著其不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陰陽交感。天地大義。今歸妹。男室女家。即此。就是陰陽施受道理。故曰。天地之大義也。蓋天地不交。則氣化塞。而萬類不興。若男女不交。則形化泯。而人類滅息。故歸妹。雖是女道之終。而生育之事。所由造端。寔人道之始也。所以為天地之大義。姚承菴曰。夫婦原以人合。以人合。人生出。人來。相續不窮。前者有終。後者有始。與天地生生不已。一般。這纔是天地之大義。故不曰始終。而曰終始。本

下經說統 卷七 六十四 石鏡山房

義終屬女。始屬生育。不必泥。
辭唐疑菴曰。歸妹上震。乃乾交於坤之始。下兌。乃坤交於乾之終。坎艮巽。離皆包羅於中矣。豈非乾坤之大義乎。萬物皆六子之變化。則此固萬物之所由興也。藉令天地不交。則六子之道不行。乾坤或幾乎息矣。萬物何由而興也。以人事而論。生始於長男。歸至於少女。此其終矣。歸而復生。則又未嘗不為始也。故曰。人道之終始。
○說以動所歸妹也。
按上文點出大義二字。見得天地間男女事。本是大道理。只為說以動。所以為歸妹。謂其以情相說。而動不本義理之正也。說動者

在女子身上說病在一。所字。朱子曰。道理本是極大的。只是說以動帶累他。

蔡子木曰。動以說為歸妹。止而說為咸。無非性之欲也。而動止別公私焉。咸曰。取女吉。吉在取也。以取屬男。歸妹征凶。凶在征也。以征罪女。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徐進齋曰。位不當則柔男女內外之正。柔乘剛則悖夫婦唱隨之理。晁嵩山曰。以爻位推之。二四以陽居陰。有男以不正從女之象。三五以陰居陽。有女以不正從男之象。行皆失正。故為征凶。上卦以六五乘九二。下卦以六三乘九二。有夫屈於婦。婦制其夫之象。

下經說統

卷七

六十五

山房

故為无攸利。○傳曰。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夫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唱隨之禮。此常理也。苟不由常正之道。徇情肆欲。惟說。是動。則夫婦瀆亂。男牽欲而失其剛。婦任說而忘其順。從欲而流。放淫邪無所不至。豈人理哉。故凶與无攸利之詞俱備。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則澤水為之。搖漾如女之可挑。而動者。故為歸妹。凡男女相從。須是始以正合。後來方保厥終。但若為情之相說而動。則時雖苟合。而其後必至乖離瀆亂。故有不可勝言者。此正始刑家之道。君子所以獨至也。永終猶言終久。曇雲石曰。知字重。知久後有敝。而始必合之以正。美重在謹始。意蓋終之有敝。皆由於始之不慎。致

之也。

賢卿曰。天下事。但襲取於一時者。即情可合。相依於久遠者。非理莫全。君子知夫婦之間。永終之道也。歸妹之初。致敝之原也。思其終。不得不慮其始。念其久。不得不慎於今。不然。敝不在後。而今已。胎胎之矣。敢不謹與。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徐魯菴曰。女子從人。惟居上有應者。乃為正室。初居下位。又無正。應。則其歸為娣之賤。而已身既為娣。雖賢何為。故雖有陽剛之德。亦不過自善其身。以承助其嫡。而不能大有所為。猶跛之能履。而不能遠到也。然在其分則善矣。故征則吉。○按吉字。承跛能履說。

下經說統

卷七

六十六

山房

來只是因分。以自盡之意。蓋跛者不能以專行。必須有所倚傍。娣妾之道。承正室以行。則吉。不然。犯分凌節。雖正亦凶。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孫賢菴曰。陽剛在女子。為沉毅之德。故以恒名之。初雖為娣。然有陽剛長久之德。其分雖賤。而其德則賢。不可謂非女之良矣。故謂之跛能履。言者。正謂其有此恒德。終能承助其君。以彰明婦順。此其所以吉也。

程敬承曰。凡事惟得其恒者為吉。故長男長女之配合。卦名恒。歸妹。恒之變。而曰以娣。不居其正。以是為可恒也。楊敬仲曰。恒。久也。當以久於娣為心。當有終其身為娣之心。不可有他念也。跛能履。

誠來於敬
即其恒形
安於形即
其貞

吉者以其相承而不故專故也

丘行可曰婦之從嬌必當如跛者之履而不足以與行則無備上

之疑而嬌妾之分明妻之從夫必當如眇者之視而不足以有朋

則無反目之嫌而夫婦之倫正是妾婦之常道也象傳於初曰以

恒於二曰未變常唯各安其常此初之所以吉二之所以利與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二剛中有應則賢女而為正室矣惜其所偶者陰柔不正之五

窈窕淑如配非君子何以大成內助之功是以有眇能視之象而

其占則利幽人之貞蓋幽人無賢君猶女子無賢夫也故幽人占

此抱道守正而不出則利也不然六終不能有為耳姚承菴曰幽

下經說統 卷七 六十七 石鏡山房

人之貞四字聯讀幽獨之人棲遲衡泌之閒無一外羨得入於胸

中是為貞道女子安分守常永終不變是為幽人之貞○揚誠齋

曰幽則至靜而不可動貞則至潔而不可踰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姚承菴曰女子耳易以利幽人之貞幽人以終隱為常女子以從

一為常守分居正持之終身未變常也幽閑貞靜原是女德故以

幽人為喻

孫質菴曰以命言則初薄於二以德言則二賢於初然其不能大

有所成一也初也為婦其孔子之委吏乘田乎二也非配其孔子

之曹哀魯定乎

其得善奇
其不自可
成

解附 蘇子瞻曰歸妹以陰為君有兌則六三是也而初與二其婦

也其震則六五是也而四其婦也三不中而居非其位跛眇者也

其所以能履且視者以初與二屈而為之婦也二者各致其能於

六三故初曰跛能履二曰眇能視已有能視能履之才不以自行

安為之婦使跛者得之以征眇者得之以視豈非上下之常分有

不可易者耶故初之象曰以恒也二之象曰未變常也九二因初

初九之辭故不言婦且跛眇者一人而為之視履者二人是二人

者豈可以廢一與已有能而不自用使無能者享其名則九二非

幽人而何哉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婦

下經說統 卷七 六十八 石鏡山房

此爻居下卦之終為兌之主而與陽比說而失正其德不中柔而

上鄰其行不順女子之最賤者須待而終不獲終其身於可賤之

歸而已故曰反歸以婦須即貴其須之須陸君啓曰以說而動

以少女從長男正三之一爻三之所謂喪男而說之者四也然而

非其應也媒妁之不通陳吉之不納徒以情不能舍妄意待之而

匹配有常豈安待所能定也哉不得反而歸於上上三之應也

而皆陰又非以夫相敬待者也蓋一失其節歸而已賤矣

附別 蘇子瞻曰古者謂賤妻為須故天文有須女六三不知其託

行於初九而自為能履不知其借明於九二而自為能視是以棄

婦而用須未足以當婦也失二婦之助則以跛眇見點而歸矣歸

然後知用婦故曰反歸以婦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急於從人失女子之正道故曰未當。陸君啟曰未當言其所須者四也豈匹偶之常婚姻之正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林次崖曰愆期非人不我娶乃我不輕許人而愆期也。愆期即是遲歸。歸自有時遇佳配則時可歸矣。歸得其時何必常期。孟光三十而嫁以待梁鴻則其人也。

胡雲峰曰六三九四皆失位無應三以其無應也急於從人而反歸以婦四雖無應不輕從人而愆期遲歸何其相反如此之甚哉。

下經說統

卷七

六十九

石鏡

三陰柔不中正為無女德者四剛健在女則為賢明有德者也。士之自賤自貴如之。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有待而行者待時也時有所未至寧愆期而已其守正之志如此此所謂動必以正不以說而妄動者正與六三相反提出一志字見其由已而不由彼。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婦之袂良月幾望吉

傳曰六五居尊位妹之貴高者也下應於二為下嫁之象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而後正婚姻之禮明男女之分故易中陰尊而謙降者則曰帝乙歸妹泰六五是也貴女之歸唯謙降以定禮。

月幾望也才義解

乃尊高之德也婦媵以容飾為事本袂所以為容飾也六五尊貴之如不事容飾以悅於人故其袂不及其婦之袂良也月望陰之盈也盈則敵陽矣幾望未至於盈也五之貴高常不至於盈極則不亢其夫乃為吉也女之處尊貴之道也。

都聖與日月者至陰之精而群陰之主女君之象也幾望而光未盈柔德居中而謙也望則盈矣吉宜家之謂也陸庸成曰月與日望則相敵幾望者月遜日也婦遜夫之象也。胡雲峰曰月幾望在小畜中孚以位言陰盛而與陽亢也在歸妹以德言陰盛而可與陽對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婦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下經說統

卷七

七十

石鏡

貴女之歸不以其飾為尚者何哉歸妹以禮降為中其位在中降屈以從禮正以貴德行耳尚安事飾哉。孫質菴曰德之所貴者中故以中為貴凡能把外而許多艷麗侈大的輕看須是內面有個貴重華美的抵當得他過方能如此。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上與三陰不相應故不曰夫婦而各以士女稱之承筐刲牲所以承祭祀也古女歸廟見乃成婦承筐刲羊皆謂祭禮女無承筐之實士廢刲羊之禮則未嘗告廟而夫婦之禮不成也。胡雲峰曰先女而後士罪在女矣故无攸利之占與卦辭同。蘇子瞻曰歸妹男女皆易位柔皆乘剛此豈無終敝者哉上六則

敬之所終也。天地之情正。大而巳。大者不正。非其至情。其終必有
各存寔亡之象。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皆寔亡之禍也。象曰歸
妹。征凶。无攸利。上六處其終。故備其凶之全也。噫。君子知其敵。可
不思永其終哉。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本上六釋无實謂陰柔無承祭之德也。所承者虛筐。則婦職廢而
不脩矣。豈歸妹之永終者乎。

論傳曰。咸恒夫婦之道。漸歸妹女歸之義。咸與歸妹男女之情也。
咸止而說。歸妹動於說。皆以說也。恒與漸夫婦之義也。恒巽而動。
漸止而巽。皆以巽順也。男女之道。夫婦之義。備於是矣。蘇紫溪曰。

下經說統

卷七

七十一

石鏡山房

男女之交。君臣之義。一也。觀之歸妹。其德有貴與賤。其所遭有幸
不幸。而士君子之遇。大都若此矣。上世之君。虛巳求賢。故卑官惡
食。建韜置鼓。而不以為勞也。康功田功。克宅由繹。而不以為屈也。
此尚德不尚飾。帝乙歸妹之盛也。後世君之與臣。往往相求而不
相值。故有若女无寔。士无血者。既有其君。而恨於無其臣。有跛能
獲。眇能視者。既有其臣。而恨於無其君。是故簿書米菹之賤。往往
困天下之豪傑。而山嶽海濱之墟。往往為高士之北。避而求賢之
疏。公車之詣。往往為賈名干進之資。而天下常患無才矣。雖然。亦
願士之自處。何如耳。周之士也。貴自貴也。秦之士也。賤自賤也。然
則為君者。固不可無虛中之誠。而為士者。其可無愆期之待哉。

石鏡山房周易說統卷之八

三三 離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鄭氏如曰。此卦雷電皆至。轟震閃爍。生發滿盈。天地之間。豐大之
象。以卦德言。以明而動。宣哲之識。英斷之才。兼資互用。亦所以致
豐也。夫雷電並作。固所以鼓聖幽。結宣通。藉無也是。謂亨然過
甚。反成晦冥。混塞之景。王者至此。是又有可憂者。聖人以為勿用
憂之。但揭日光於中天。而宜於霽。而象傳亦曰。宜照天下也。雷雨
反作。則日失照。日復其照。雷雨霽矣。豐而宜日。不可過動之意。日
而宜中。又不可過明之意。

下經說統

卷八

一

孔穎達曰。彖及序卦皆以大訓。豐然則豐者。多大之名。盈足之義。
財多德大。故謂之為豐。德大則無所不容。財多則無所不濟。無所
擁礙。謂之為亨。○按王假之句。本義但以王者至此。解輕看。去傳
則云。豐為盛大。極天下之光大者。惟王者能至之。便覺有尚大意。
方。跌得憂字。出宜日中。正是保豐之道。不以勢盛而萌侈大。不以
治極而致紛更。常如日之中。而不過。則豐亨可常保矣。要得聖人
憂盛危明。意林次崖曰。天道日中則昃。宜日中者。貴中而不昃也。
世道盛極則當衰。人君執業。守常而不至於過盛。如日之常
中也。日無常中之理。聖人特借此以言治道。耳。程致承曰。勿憂非
是不必憂。言勿用空憂慮耳。宜日中正。其憂之實也。

彥陵氏曰勿憂二字正是周文點醒世主語蓋人主時值豐
碑勢遂彼豈知其可憂而文王反曰勿憂若曰可憂者且聽
只是空憂無益守日中之戒可也正借勿憂二字去打動人主
而能知憂自然兢兢業業不至是多欲而虛耗海內矣此是聖人
妙用

胡雙湖曰豐下離上震正日未出東之天其光亨之勢未已何憂
之有豈非以柔中之主履豐亨之會故不能憂重煩聖人致戒勉
耳然不勉以日進但勉以日中毋亦康節怕處其盛之意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傳曰豐者盛大之義明動相資而豐大葉爾瞻曰君德莫先於明
下經說統 卷八

明以動所以致治功之盛大也下文照天下亦只是這個明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尚大大字與前大也大字相應言豐者大也王者值此時凡百事
為都在大底一邊了正如那日之正中便藏個可憂的意思宜照
天下只是弗尚大意照天下從日中取來蔡虛齋曰尚大非是王
者要尚大王者至此時則志願日廣其勢自是尚大耳日惟其中
方能偏照天下若過盛則如日之昃而天下之情隱遺於所照者
多矣曰宜照天下言此心常在天下不敢自有其盈成也
程敬承曰尚大不是好意思志意廣大不期後而後此即憂道也
照猶俗語照管之照人主一心嘗照管天下自有許多兢業不敢

後盈之意上云宜日中下便云日中則昃危之也若曰日中正恰
好日中便當昃此處切須仔細何如大可憂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况於鬼神

此又極論盛極必衰之理發明上節宜日中意夫日以中為盛月
以盈為盛盛極則衰故日則昃月則食天之寒暑往來地之陵谷
遷負盈則與時而息虛則與時而消天地日月尚不能久况於人
與鬼神而能長保其盈盛乎此節不重盛極必衰時不能常盛正
見豐不可恃而貴先時之防方可保其盛也如聽命於時之無可
奈何則又非矣故曰勿憂宜日中按天地舉其全體而言鬼神

是舉其中運動變化者如風雨露雷草木之類皆是時即在氣機
上見盈虛二字不平只重天地且不能常盈而不虛王者常須謹
保守得日中時候方得楊止菴曰日月得天附地觀日月可知天

地盈虛與時消息
毛瀘川曰豐大也亦盈也惟有道者明德若不足未嘗中故不昃
未嘗盈故不食日新則為大反是則為盈知日中之宜則知日昃
之戒蘓子瞻曰宜日中者宜日之中而不宜其既中也既盈而虧
天地鬼神之所不免也而聖人何以處此曰豐者至足之辭也足
則餘餘則溢聖人處之以不足而安所求餘故聖人無豐盈錄重
人之事也陸君啟曰照亦日中也節亦日中也昃亦日中也盈

則必虛息則必消為具以盈處盈以息處息為部知盈守虛知息特消為照

附別蘊紫溪曰明以動重明字明者心之精明也不明而動其動也妄明以動動罔不滅矣詩云假哉皇考假大也當盛大之時王者往往有好大之心故以尚大解之宜照天下正與明字相應古聖人所為憲天聰明察民疾苦惟其有此照心耳君子不能使造化無日月盈之時而常存其日中常照之心則盈虛消息之權不為造化用而為吾用矣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折獄必照其情實惟明克允

下經說統

卷八

四

致刑者以威其奸惡惟斷乃成折獄象雷之照致刑象雷之威○揚止菴曰折謂剖斷致謂行而用之於彼獄者刑之未定刑者獄之已成折則猶伏無有隱情致則禁之無有用法蘊紫溪曰折獄致刑重折獄上必折獄而後致刑也人之情偽微暖難以盡知法之出入輕重難以曲當必折衷於情法之間使是非曲直纖悉畢照然後致之於刑則天下無冤民矣○姚承菴曰世道豐亨人心或肆其奸惡所以必折而致之者蓋維豐之盛於不衰也過惡揚善以防釁孽之萌所以保有折獄致刑以銷奸宄之氣所以持豐聖人總為世道慮也傳曰噬嗑言先王鈐法豐言君子折獄以明在上而麗於威震王者之事故為制刑立法以明

在下而麗於威震君子之用故為折獄致刑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程敬承曰初九之於九四妙在遇字遇合也明與動合兩相應則兩相資故初謂四為配主配者合而有功之意既配矣雖旬何咎往而相送則能成其豐蓋明動相資致豐之道也故曰往有尚初與四均敵而以為配主是自處四下也處下則不過旬矣旬則配而與之均過則勝而出其上處豐之下而有欲上之心可乎傳曰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如陰之應陽柔之從剛下之附上敵則安肯相從惟豐之初四其用則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是陽剛相從而無過咎也蓋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相

下經說統

卷八

五

資而成用同舟則胡越一心共難則仇怨協力事勢使然也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陳天德曰初與四雖旬亦何咎哉但不可過耳蓋臣皆王臣也事皆公事也降已以相從協力以從事則可儻置吟域其間至欲憑陵其上則兩賢相厄不獨一身之災其如宗社之慮何哉○蔡晉江曰雖旬無咎者一德威有而成治也過旬災者兩賢相厄而成黨也彼以雷天下之公此以管一己之私也○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潘雪松曰六二為離之主日中象而應五暗主震動於上正當日中乃為雷震所障蔽昏而無覩故為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日中

見斗昏之甚見之妄也於此性從之彼方自是其暗而吾為發其
明彼方以好大喜功之見而吾為惕滿戒盈之言得無疑乎得無
疾乎惟積至誠以感動之庶君心之蔽可開而豐可常保耳故曰
有孚發若吉○按豐其蔀全由君心尚大來尚大則明不足以照
天下矣故緊接日中見斗句性得疑疾以下是教二所以善開其
君之術

附傳云斗以昏見言見斗則是明喪而暗矣蔀周匝之義如用障
蔽之物掩晦其明○索了九曰二應五為麗天之曰離之中畫在
二為照地之日麗天中而光照地上故象日中然二陰蔽障障
蔽不通豐其蔀也日暗則星見三光皆屬離盛則為日微則為星
下經說統 卷八

二乘剛為疾處離中為明明而遇蔽則疑隨之疑者明之反也二
五皆中虛故有孚發而曰若者以非發發之也正與豐其蔀相反
反疑為孚反部為發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程敬承曰發如樞機之發其轉移惟我耳五雖暗主此心自有真
明惟我之積誠可以動之非可口舌爭也故曰信以發志姚承菴
曰所謂有孚發若者謂積已之誠信以發君上之志也可見君心
無不可開患忠誠之未至耳發發也發動也時至則物雖枯槁
亦自發生誠至則君雖昏愚亦自發動此聖人下字之妙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析其右肱无咎

按此說專
原四以其
為動之主
故也詳見
象外別傳
中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姚承菴曰明動致豐曰大事豐其沛安足以共計大事我明藉動
以為用非動則明無所用故曰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潘雪松
曰六二雖當豐蔀之時然五得位得中猶可以大事故六二發若
之孚可施也九三所應上六無可發之明矣不可用而不用保身
之哲也

附蘇子瞻曰蔀覆也蔽之全者也見斗暗之甚也沛沛也蔽之不
全者也沫小明也明闇雜者也六五之謂部上六之謂沛何也二
者皆陰也而六五處中居闇以求明上六處高強明以自用六二
之適五也適於全蔽而其闇者也夫蔽全則患蔽也深闇甚則求
明也切六五之闇不發則已發之則明矣收曰往得疑疾有孚發
若吉若夫九三之適上六則適於明暗雜者少用人則不能自用

下經說統 卷八
以為用非動則明無所用故曰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潘雪松
曰六二雖當豐蔀之時然五得位得中猶可以大事故六二發若
之孚可施也九三所應上六無可發之明矣不可用而不用保身
之哲也

則不足故不可以大事也。君子不與其終而畏其襟以為無時而可發也。為之用乎則不可不為之用乎則不敢故折其右肱以示必不可用而後免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劉濂曰當豐而遇暗上事多憂危下就同德其助必多故吉王輔嗣所謂同是陽爻互相助發者也汝吉曰遇其夷主吉此大臣以人事君發主之蔽保時之豐非陽明同德之妙不能也葉爾瞻曰夷主之明可資以開君心之暗全在遇之始為吉。胡雙湖曰配者配合之義彼來為我配也夷者等夷之義與我為等夷也皆陽故皆曰主。鄭東谷曰初視四為酉以下而上也四視初為夷隆上

下經說統

卷八

八

此爻如王
采神宗
不當句有

就下也。附鄭孩如曰惟四豐蔀故二豐蔀惟上豐屋故三豐沛大臣好動喜事而君信之則君明障而群臣之明亦無以自達矣四陽剛非小人只好動喜功而暗於事幾五與同體為其所惑俱入於昏故有豐蔀見斗之象四維有剛德終能求夷主之明以自助故吉吉者四之蔀撤而五之蔀亦撤也象曰位不當也居動體而為動主故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位不當謂近暗主惟幽故不明謂明德為暗主所掩此雖君之過而臣亦與有責者惟求同德相協贊乃以吉行猶行者在幽暗中

按此說即
大臣取
之意即此

而得明者以却自可免昏迷之患耳。○吳臨川曰豐蔀見斗六二爻辭已備象傳不釋而獨九四致其詳者蓋二象由九四而成四為蔀故二見斗二爻之象同而所重在四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人君不患闇於德而患闇於用人無道如衛靈尚且以用三臣而保其國况非衛靈者乎慶者享用賢之利也譽者或用賢之名也彥集於身譽流於天下所以吉也質卿曰豐時許大氣許大障蔽許大隱憂一來章遂有慶有譽為保大定功之起此易道所以為妙。

彥陵氏曰來章是聖人叫他來致章義註中若能二字要玩曰來

下經說統

卷八

九

章自有所以來之者不徒曰吉又曰慶曰譽聖人只管以用賢之故故動他所以破暗主自用之見胡雲峰曰自二之五則曰往五暗主也往則得疾自五致二則曰來二文明者也來之則有慶譽而吉柔暗之主未必能如此聖人設此義以為教耳。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游談溪曰爻以有慶譽為人君之吉傳復以六五之吉為天下之福慶也蓋天下之明為明總天下之動為動慶莫大於此者傳曰人君雖柔暗若能用賢才則可以為天下之福惟患不能耳。

○上六豐其蔀其家闕其戶聞其無人三歲不覿也

豐其屋妄自尊大自處於高明之象蔀其家寔則陰暗家設節節

無人指三
極是不觀
如云與他
無見而

以自掩蔽外。大足以拒人。內暗無以自通。是以窺其戶。聞其無人。三歲而不覲也。豈不有九三為之慮。而折其右肱矣。與無人同。自恃而不能用人。窮大而失其所居。凶何如哉。○蔡虎齋曰。世上十分乖巧的人。方做出呆癡的事。明極反暗。秦始隋煬其人也。附楊誠齋曰。豈其屋者。適以掩其家。而不光高其位者。適以空其門。而自適家之掩也。門之空也。自此三歲而熠耀行於室。麋鹿遊於臺矣。豈復觀汝家之有人跡乎。凶莫大焉。可為小人掩蔽其君之戒。

按五上兩爻。舊俱主人君說。鄭孩如則以天無二日。豐正當盛時。豈有二王之理。五君也。四上兩爻。正是大臣掩君之明者。若主此。下經說統 卷八 十一

說則四爻如王安石。上爻如李斯趙高。愚意五上兩爻。只是聖人該戒之詞。若曰如五之來章。則有慶如上之豐。屋則得凶。然則世主可自恃其豐。而不守日中之戒哉。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聞其無人。有藏也。天際翔如詩。所云如鸞斯飛之意。要摸寫他矜高自恣。無所底止。的光景。藏曰自藏。可見非人間之。而不及乃自己深藏。而與衆相絕也。○蘓紫溪曰。照心。本人所自有。而自蔽之。故曰自藏。歸震川曰。天下之所謂大智。乃大愚也。○蘓子瞻曰。上六翔於天際。自以為明之至也。而其闇適足以蔽其身。三歲不覲。其自以為明者窮矣。故凶。

論楊止菴曰。易言治者四泰者。通豫者和。萃者聚。豐者大通。而後和。和而後聚。聚而後大。大者治之盛也。然泰變而否。豫變而謙。萃變而升。豐變而旅。馬旅日中則昃之所致也。故豐如日中可慶也。亦可憂也。聖人以憂勤惕厲為心。而以晏安為懼。時當豐大。正人情狃於晏安之際。故卦爻辭皆重致謹。守保持之意。蔡節齋曰。豐為多故。難以盡見也。惟以剛遇剛。以柔遇柔。則所見同。而可以無疑。以剛遇柔。則剛者明。而柔者暗。終不能相信。初與四皆剛。故有配主之無咎。夷主之吉。然四位居柔。又不免豐節見斗之象。二與五皆柔。故有有孚來章之喜。然二位居柔。又未免有往得疑疾之事。惟三與上。以剛遇柔。故三折右肱。上至三歲不覲。有孚發若。遇

下經說統 卷八 十一
其夷主皆吉。此人厚事暗君之訓也。來章此暗主用臣之訓也。六五以謙接物。故雖六二非應。而必來上六。以亢自居。雖九三正應。而不為用。此吉凶之斷也。○質卿曰。彖言日中實照天下。而二三四爻皆不免日中見斗。見沫之異。明之過。反為不明也。君子不憂。憂而憂。豐者以此五中正與離月相對。故不言其蔽。上則過中。日

最時矣。
三三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卦取火在山上。山止而不遷。火行而不居。離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故為旅。柔順止明。此即處旅之正道也。可以得亨。旅而亨。故亨小。

吉即

道原無大小也。忠信篤敬，雖不可行，處旅離自，失所安矣。曰：旅貞吉者，言旅自有貞，不可須臾離也。彥陵氏曰：他卦止言貞，旅獨加一旅字，蓋羈旅之中，志識卑靡者，故失之。苟且又有一等高曠識，見自謂天地皆逆旅，萬物皆寄寓，日流於放蕩而不自知，故聖人從旅點出貞字，正是君子素位而行的學脚。

季彭山曰：人心做主不定，正如一個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而感萬端若不做一個主，怎生奈何。今按旅卦爻象之詞，正以發明此義。學者當求其指之所在，而勿但以行旅之事視之可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孚而順。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下經說統 卷八 十一

按處旅最忌以剛凌物，故當貴柔而過柔則屈，柔而得中，既不至過亢，又不至過卑，可謂善於持已矣。加一外字，明其為旅也。順乎剛，句見所依得人以剛強之人，吾能順之，正見柔之得中處止而麗乎明，此正得中之妙用也。內持知足之念，而外所行者，又洞燭乎事機，隨其所處而自無不宜矣。所謂小亨者，在此所謂旅貞吉者，亦在此。故摠以一句釋完。程敬承曰：諸說謂柔順止明四字並重，非然也。六五一柔在外，承柔皆剛，旅而過剛，最難相與，非柔而得中，何以能順而處之用柔之道，以止為本，外順乎剛，所主在內，而內得其止，所主在我，有主而麗明，以動非妄動者，羈孤窮困，不足以為累矣。凡此皆旅之貞也，是以小亨旅貞吉。

按麗明或主麗人之明，說麗明哲，不與昏暗為侶，所謂因不失其親是也。姚承菴曰：貞者正也。中庸云：正已而不求於人，旅之時在順剛，在麗明，而其本在柔得中，而能止原只一正已而已。故曰旅貞吉。

旅之時義大矣哉。君子素位而行，即在逆旅間自有當盡道理。故夫子贊其大以見處旅之難，非貞不可也。陸庸成曰：旅之所以小亨者，正旅之貞道也。旅而小亨焉，斯已吉矣。然旅之亨小，而時義則大，何也？義莫大於貞，當旅之時而益著也。

附別陸君欣曰：天地萬物皆寄也，自少至壯皆寓也，因是而有窮。

下經說統 卷八 十二

通得喪利害憂喜寓之寓也。世俗之所營營，賢者以為鄙，賢者之所警遺，聖人以為小，聖人之所隨順，至人猶以為拘，懷土之情，認靈壤為生命，觀化之達，以天地為遠廬，旅之時義豈不大矣哉。

游讓溪曰：君子處旅而不失其正者，謂其時之大，不以造次忽之也。先哲有云：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苟非其人，聖賢低眉，旅之難處足徵矣。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順用刑而不留獄。丘行可曰：山者火之所旅，久則延燒，獄者囚徒之所旅，留則滯。旅有行而不處之象，故火不可使久處於山，囚徒不可使久留於獄。明象火之燭物，慎象山之靜重。○按明慎二字，連看，慎者謹守。

說卦則
亦不謂之
明慎知

疾字據律
非拖死解

項如云
項如云
項如云

成法之意其要在明慎正所以善用其明而不留正所以善成
其慎用刑是方判決之時猶未即用不留獄方是用刑然與致刑
不同此兼什宥一邊大凡詳慎的人多因循不斷而獄有滯滯故
必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乃為治獄之善耳傳曰明不可恃故戒慎
鄧伯羔曰明慎所以用刑也用刑則不留
附姚承菴曰聖人論事推本於人情旅時僑寓大抵人情所不樂
而不樂之大者莫如就理刑獄羈繫而不得歸者之為甚故曰君
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洵詞曰觀六十四卦象獄起於訟終
於中孚貴當聽訟之初雖守噬嗑之法猶無敢折獄懼乘快之濫
也旅在中孚緩獄之前雖得豐之情猶用明慎慎察禁之瘦也銑

卷八

十四

謂自旅以前聽訟也中孚死中求生必非怙終之賊仁心如民
將無訟矣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處旅全以氣識為主志卑之人既處旅困則氣識淺狹鄙猥瑣細
無所不至所以致侮取辱皆由於此要者斯其所三字○瑣瑣猥
細之意張中溪曰詩云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初六有焉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志窮即是災無遠大之識而瑣瑣屑屑志窮於此則旅不足困我
而我自為旅所困知故曰斯其所取災○洪覺山曰旅之情以謙
順為用以正志為主位卑而志存焉可尚也鄙瑣不立則其所謂

災者自取之耳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按旅貴順巽位陰爻柔者多吉而六二兼之以柔居中承剛柔
故能保其所有童僕亦盡其忠信處旅之最善者也○傳曰柔弱
在下者童也強壯處外者僕也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王輔嗣曰既得童僕然後即次懷資皆無所失故終无尤○
曰貞不徒責童僕須在我有以得之不能得是我之尤也終无尤
蓋嘉其德之辭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下經說統

卷八

十五

貞字屬重
僕亦可見
得貞者亦
長之常儀
之不自者

九三行過高而性驕亢以之待人則不巽以之御下則寡恩非處
旅之善道也故旅次而曰焚言失所安也童僕而曰喪言失所賴
也此雖心無私利而正然失依寡助能免危厲乎○傳曰處旅之
道以柔順誠下為先在旅而過則自高致困災之道也自高則不
順於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上離為焚象過則暴下故下離而
喪其童僕之貞信如此則危厲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夫次者所以安其身者也旅而焚次則身亦已傷矣况又喪
其童僕乎然其喪也非獨其人之無良也以旅之時而過則不中
則其所以與下者可知矣其義當喪也又誰咎哉

○ 彥陵氏曰：在旅而喪其童僕，孰不曰人之無良也。而聖人則曰其義喪不尤人也。在旅而焚其巢，孰不曰數之適然也。而聖人則曰其義焚不怨天也。故曰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所謂旅貞者，如此。

○ 九四旅於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用柔則不過，剛能下則不忤物。雖不能如二，即次懷資，然旅於處猶不至託身無所也。得其資斧，亦不至受人侵侮也。在旅為善，但所處非可久安，所與又非親厚，安能伸其才，行其志乎。故心有所不快也。蓋其志不在於處資斧也。云我者，據四而言。○ 趙汝楫曰：處對行而言。旅而言處，旅於此，因處於此也。資斧，兼得若安矣。然

下經說統 卷八 十六

○ 旅貴於行，行則進可以遠，退可以歸。今僑寄於此，雖得資斧，終不免為旅人。故我心不快。○ 鄭孩如曰：下體士庶人之旅，求貨利者。上體士君子之旅，求功名者。以九四比五，而用柔能下。道途旅處之間，得有所依，可無不虞之患。然不能賴其薦揚，未得其位而行其志，故未快。

○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未得位，不是什於處。是原下文未快之故。當歸重未快句，君子之志要在得位以行其道耳。位既未得，則其志不能自伸。雖得其資斧，其心能快然乎哉。○ 按心未快，不是以得資斧為未快。惟其未得位，所以雖得資斧，其心猶有所未快。

○ 六五射雉，一矢六終，以譽命。

○ 游讓溪曰：人君無旅，故以羈旅之臣言之。遠臣入國，觀文明之光，思應運以行其志。射雉之象也。而無慮於時，在旅親勞，不能適合，不無一矢之亡。然守其柔中之德，內無躁競，外無苟合，將見才不終廢，身不久旅。終以此而得譽命，一矢之亡，何足惜哉。○ 辭名遂播，曰譽，受爵於朝曰命。○ 附或曰：六五離明之君，失位在外，必求文明之賢以為助。故有射雉之象。即古者方旌招賢之謂。在旅之時，君臣皆失其所，不惟君擇臣，亦擇君。故六五射雉，一矢七而終，以光顯令德，復安正位，則所獲多矣。

下經說統 卷八 十七

○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主羈旅之臣言，則上逮為君命。主人君之旅言，則上逮為天命。程敬承曰：始亡矢而終譽命，柔中之德能上達也。故曰上逮，此益見旅道之貴柔也。

○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眇喪牛于易。○ 蘇紫溪曰：三與上相應，而體皆剛。三曰焚，次上曰焚，巢全是一點。剛心烈氣，不能消磨。先笑者，意氣之飄揚也。後號眇者，失其安身之地也。鳥以巢為安身，人以知止為安身。不能止以麗明，何怪其焚巢而號眇哉。喪牛於易，是推言所以號眇之故。人生惟客氣最害事，知柔順之易喪，而剛猛之難磨，則知涉世之道矣。○ 齊節初

曰離為科上稿有巢象而火附焉故焚洪覺山曰旅焚其次猶有
可居之處至鳥之焚巢則無所容其身矣位愈高心愈亮則禍愈
烈矣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於易終莫之聞也

姚承菴曰旅以下順為道以旅在上高亢以加人可乎其義焚也
喪牛於易分明凶道而任其性以為之則終莫之聞也聞則豈至
此昏愚之人身遭禍害猶不悟其所以致此之由蓋終身不悟者
周用齋曰旅最下則以瑣瑣取災最上則以焚巢致凶蓋高亢卑
鄙皆非處世之道也而况處旅乎

吳應回曰旅凡客於外者皆是天子有天子之旅天王出居於

下經說統

卷八

十八

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旅公在楚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陳文子
之去他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孔之轍環孟之庶聘是也在下
謂之喪人在上謂之蒙塵蕪紫溪曰古者丈夫桑弧蓬矢射天地
四方而童觀闕觀且以小人女貞視之故在鄉井之日常少而在
逆旅之日常多以孔之聖焉而轍環以顏閔之賢焉而從遊以孟
子之賢焉而庶聘何之而非旅耶極而言之百年滄海吾生亦旅
也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天地亦旅也然所以處旅者固自有道矣
孔子言恭敬忠而推之夷狄不可棄中庸言素位而行乎患難行
乎夷狄茲其為處旅之善道哉自素位之學或闕而割黍之粟各
殊其一于柔者方以旦夕之寓為百年不逝之光景而徘徊瞻戀

瑣瑣不休其一於割者方且以英氣加人獨斷任事至焚次而
不安得資斧而不快焚巢而終於號咷也非善處旅者也傳曰柔
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朋豈直行旅而已哉即終身可矣

三三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雖二陽而所主在陰不者之卦也陰則力量才識皆不足以
大故所亨在小陰不利往其利往者從陽故也夫從陽而後利往
則所從不可不擇矣故又戒以利見大人夫大者陽也為眾陽之宗
而德望足以倚重故利從陽為陰之利不從陽不利矣
馮厚齋曰巽一陰在二陽下取義卑也順也伏也入也卑以其下

下經說統

卷八

十九

於陽順以其承於陽伏以其藏於下入以其進於下其象為風亦
以其委曲而入於物無所不順也○陸君啟曰陰陽不同分而亨
利亦因之所謂卦有大小也鼓舞奮迅用陽而外拓者亨之大者
也沉潛細密用陰而深入者亨之小者也陸庸成曰巽順兌說皆
陰德也以陰為主不可以訓故亨利之占巽以從陽而兌以剛中
象曰重巽以申命
按巽卦是於重巽上取義重巽所以為申命申命非是兩雷降命
則是丁寧反覆之意巽風也至柔而入人深者莫如風故命者君
之風也○程敬承曰命之入人也有在未申之先者矣上下之間
兩情睽隔而徒以命令申之誰其信我故曰重巽以申命其入也

剛柔之別
中正之別
順逆之別
見於五爻
見於二爻

重巽深入也。崔子鍾曰：人心惟學，命乃行，未有不巽而命行者也。下文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只是申明其義。

剛巽一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程啟承曰：此節還重首句，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明九五之為大人也。柔皆順乎剛，此耳。蓋偏剛不可有為，惟巽乎中正而志行，欲為無不可行者，則安見柔之順之不可資以而大也。苟非陽剛中正之大人，見之何益？是以其雖小亨，猶得陽之助而利往，而利見此大人也。故論成卦，則以柔為主，論卦才，則以剛為貴。○按中正二字，舊解主建中表正，說在位上看，不知中正善用其剛，處只主德說為是。是以小亨三句，無分頂上文，以小亨二句頂順剛以利。

下經說統 卷八 二十一

見大人句，頂剛巽不知此卦以陰為主，只是要柔去順剛而剛巽。句正見大人之所以該順處，只宜一滾說下。鄭孩如解剛巽唐經。卷解志行順剛，俱有特見，今附後。
附鄭孩如曰：剛指九五，巽字承重巽巽字來，即命也。九五之命，令以中正出之，其命善矣。故天下無不奉命唯謹，而其志行柔皆順乎剛，正其志行處也。出命而以中正之德非徒令也，此之謂大人。○按此說，剛巽巽字承上巽字來，極有脈理。但以順剛句，正是志行處，未安蓋此卦以陰為主，只是要除去從陽剛巽句，懸起說正見剛之所以該順之故。若以順剛為志行，反以陽為主了，是以二字費轉摺。

唐契菴曰：巽性柔，志常失之，不果而不行，以二之剛，猶居柔也。必巽乎五之剛中，而且正者，以為之主，而後巽當其道，而巽之志斯行。其志行而攸往之無不利，可知矣。柔雖有得位，不得位之別，要皆以其順為道，而能順乎剛之中正者，能順乎剛之中正，則併柔之過巽而就乎中正矣。其為利見也何疑。
附陸庸成曰：巽主柔而柔，所以亨利者，又實以剛為主。李隆山曰：若剛不順乎中正，則惟偏狹而為邪。若柔不順乎陽剛，則將柔媚而為諂。故柔順乎剛，順乎中正者，所以為巽之體也。若徒以陰潛伏為巽，而不究乎陰畫在二陽之下，陽畫在二五之位，則巽所以致亨者，不可得而見矣。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巽順以入於物必極，手下有命令之象。而風之為物，又能鼓舞萬類，所以君子觀其象而申命令，凡事必申復詳審，然後見之行事。則四方風動，順而易入。申命者，所以致戒於行事之先，行事者所幾言於申命之後。

蘇紫溪曰：重在申命上，必申命而後行事也。商之盤庚，周之洛誥，諄諄於言語之間，惟懼不明且盡也。聖人之心，何心哉？斯民曉然，知吾心之所在，而後行耳。耳無其心，而徒鋪張于命令之順，則元朔之詔，不能回庶耻之風。建中之詔，不能戢強藩之難。雖申命何益耶？○程啟承曰：行事即行其所命者也。命之不行，必其心有

下經說統 卷八 二十一

不相入者。申命然後行事。責其入也。入不在。詔令之煩明矣。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巽可以制事。不可以主事。初六卦之所以為巽者也。陰柔居下。卑

巽太過。進退不果。何所利乎。惟利用武人之貞。所謂文入治身。當

如武人是已。張雨若曰。武人非貞。然以過剛而矯太柔之失。則亦

為貞矣。

陸庸成曰。巽於處事。則為躊躇。故過則疑。而欲其果斷。初柔下故

也。其於承君。則為靖恭。故過則諂。而貴其精誠。二得中故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志疑。則不治。志治。則不疑。志字極重。天下事無不從心上。做業所

下經說統

卷八

二十二

瞻曰。白賁曰治。皆本義理而言。與意見執定不返者迥異。

九二巽。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宋衷曰。巽為木。二陽在上。初陰在下。床之象也。床人之所安。巽在

床下。不安所處。過於卑。其者也。然九二剛中。其心之懇。誠意之

寧。無非欲通其誠於五。非過論也。象禱祀者。用史以祀。用巫以報

至於紛若之多。此只是道達誠意。雖煩不厭。事君以之。吉又何咎

說吉。又說無咎。正恐有議其為卑之已。甚者。取陸庸成曰。巽之至

也。其反為兌。兌為巫。

彥陵氏曰。此爻者。一用字。則巽在牀下。正是用史巫紛若。處蓋人

臣忠愛一念。出于真心。實意。然或意氣有所矯激。何如感格得君

心。必須小心。翼翼不敢自用。自尊。這一段。巽積的精神。自然由中

達外。如用史巫紛若。一般。二句一意。相承。若謂牀下。嫌於過卑。又

要用史巫。以道達誠意。似分兩截。

姚承菴曰。用史巫紛若。句。周公之意。恐二之過巽。未必中心之

誠。故曰。此個巽于牀下。須是出於此心之誠。如用史巫紛若。以對

神明者。對君父。可吉。而無咎。若此念稍有參雜。不惟主上見疑。而

諧媚之咎。亦有所不免矣。程傳謂誠意之自通。本義謂欲自通其

誠意。俱未得旨。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彥陵氏曰。得中。正謂其本於中心之誠耳。不在不諂。不亢。上論周

下經說統

卷八

二十三

用齋曰。夫人之過巽。非諂諛則懷詐耳。二有中德。非為邪也。使

巽由中出。惟求通其誠。以行其志。則無惡於巽矣。陽在中。中實之

象。

九三頻巽。吝。

楊敬仲曰。以九居三。剛而過中。質非巽者。巽不出於本心。勉強而

行之。故曰頻巽。夫其實不能巽。至於不得已。而後巽。是可吝也。

唐凝菴曰。三剛而不中。居其之中。有巽之疑。無巽之躁。時躁時巽。

故謂之頻。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蔡虛齋曰。夫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以為哉。三雖強巽。非其本心。

有類字亦

三陽之悔在
三陽之悔在
三陽之悔在

則故態復舊矣故曰志窮也汝吉曰志疑者可以治救之志窮則
有容而已○王童溪曰前復後恭勤而易窮豈其志歟
解異 蘊紫溪曰九三之頻巽非勉為之而失也則習為之而過也
夫巽豈可頻哉巽而頻焉則卑屈之意有餘而振作之氣不足其
志亦窮焉而無所復之矣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六四才弱勢孤處二陽之間宜其有悔而悔可亡者用柔能下所
謂柔順乎剛者也順剛反得剛之助且用有獲焉田武事有剛德
之象於以濟巽柔之所不足也正初所謂利武人之貞也介甫曰
田者興事之大者也三品有功之盛者也柔而可以大有功巽乎

卷八

二十四

正而德所附也
彥陵氏曰二陽不是剛暴小人只是負和使氣不肯受人籠絡者
此輩而欲以意氣相加則反為我之敵柔其心平其氣不知不覺
入我網羅之中非惟不為我敵而且反為我用矣故傳曰悔或可
以為功此語最宜玩見大臣不可不虛懷下士收天下英雄豪傑
以為用蘊紫溪曰解曰田獲三狐去小人也巽曰田獲三品親君
子也三損三益之辨其嚴哉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彥陵氏曰有功要在獲三品上看此群才畢舉皆相臣調停之力
也故天下歸其功

九五貞吉悔亡不利死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按五尊位而居巽體是承前人積弊之後宜有悔者然德剛健既
能更而中正則又善其更故能補偏救弊得變更之貞而吉則
悔亡而無不利矣夫始而有悔是無初也既貞而吉則有終矣然
貞豈易言哉大凡任事的人多是信手做去不能算前算後所以
前弊未除而後弊已兆先後二字最宜玩不徒在臨事上結算未
變之先再三丁寧既變之後再三揆度熟思審處必求無弊而後
已方可謂之貞其吉可知矣吉即悔亡無不利程啟承曰此文全
重一貞字先庚後庚中正之道貞之謂也巽以行權故當巽之時
以變更為貞

下經說統
卷八
二十五
姚承菴曰居巽體何以當更巽有順習之意天下事日粗於順習
則不覺其敝是更之所不免者然更貴得貞乃可以有終即使得
貞而又必致其丁寧揆度之意乃可以善其更而得吉○鄭孩如
曰九五一文正所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巽有命命象又有蠱
壞象巽為風風字從虫虫生則物壞矣凡虫生處皆綠風也五居
巽體有蠱壞之病故有悔是承敝襲舛者而以剛中正之道煥號
更命得其真正故吉悔亡而無不利先三後三即是申命行事正
是貞處然所謂先後者只是再三籌畫深致其詳審慎重之意不
必泥

張中溪曰蠱言先後甲而曰終則有始巽言先後庚而曰無初有

中正見故

終何也蓋甲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故謂之終則有始庚者十干之過事之當更者也故謂之無初有終况巽九五乃盡六五之變也蓋者事之壞也以造事言之故取諸甲巽者事之權也以更事言之故取諸庚易於甲庚皆曰先後三日者蓋聖人謹其初終之慮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德本正所以能善其更變而吉既不失之因循又不失之躁舉變而不失其正權而不離乎中可為萬世更化者法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士君子立身雖忌驕亢然卑遜中亦自斷制者在所謂資斧也九

下經說統

卷八

二十六

居巽極過巽而失其剛彼必自認以為貞而不知志氣卑靡萬事瓦解矣凶何如哉○鄭孩如曰資斧者武人之所持以斷也初有之而未知所以用故且進且退上則喪之矣一味軟弱振之不起矣以恭之勞入乎慎之憲也貞凶二字正是點醒他處○附楊誠齋曰上九位極人臣愛其富貴權勢而慮失之心生故必極其巽順阿諛以保其所有不知順愈過身愈危小則喪資用大則喪權勢雖正亦凶况不正乎○程敬承曰旅九四以剛居柔曰得其資斧巽上九以剛居柔曰喪其資斧何也旅貴於用柔故以剛居柔者得之巽戒於過柔故以剛居柔者失之陰柔一也弱者用之為邪強者用之為正卑巽一也怯者用之為諂勇者用之為

○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洪覺山曰巽在床下與九二同而吉凶異焉何也二得中而上上窮故失其所以為巽者矣上窮者巽體之終極也是故行諂與恭

似言遜與諛似而誠偽和正不同可弗審乎正乎凶者於理為必凶也○上窮句承上起下語

正乎凶傳曰巽本善行故起之曰得為正乎斷之曰乃凶也

論胡雲峰曰上經自乾坤後震坎艮三男皆用事至小畜履巽兌

方用事小畜者小乃指其一陰也下經震艮既重之後至此方

見巽兌之重巽之繇曰小亨亦小巽之一陰也一陰之萌聖人每

下經說統

卷八

二十七

抑之如此八卦之重上經乾先坤次之坎先離次之下經震艮先

巽兌次之皆重陽也張氏曰巽與謙相類而不同謙主陽中實而

若虛其至也德盛而禮恭巽主陰內柔而性入其弊也諂畏而失

已蓋有時乎巽而不可過也丘行可曰其之為卦以居中得位為

善二得中而失位三四得位而失中初上則位與中俱失皆不能

盡巽之道也惟以九居五位乎中正此所以貞吉而為申命之主

也與

三三兌上

兌亨利貞

孔穎達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以兌是象澤之卦故以兌為名澤

也

以潤生萬物。所以萬物皆說。施於人事。猶人君以恩惠養民。民莫不說也。惠施民說。所以為亨。以說說物。恐陷諂邪。故利在於貞。正不說也。○按兌亨。內貞字。意已包利貞之戒。特因柔外而說。見得說必本於正。所以致亨。不分兩截。書曰。無拂民以從己之欲。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即此義。

胡雲峰曰。咸以艮陽下兌陰。則相感。咸則亨矣。而相感易失於不正。兌以二陽下一陰。則相說。說則亨矣。而相說亦易流於不正。利貞者。戒辭也。三勇之卦。不言利貞。剛固貞也。故咸取無心之感。兌取無言之說。象曰。兌說也。

下經說統 卷八 二十八
張雨若曰。此釋名義類。咸兌者。無言之說。以說解兌。明兌本為說。特以其說不在言而稱兌耳。此說字。要看得廣。凡人感應。慶定有。一段淡洽意思。此即為說。後面交中所用。皆是此意。○胡翼之曰。聖人感天下之心。不可以言語。舌故卦去其言而為兌。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此悅之加不以實耶

身重剛中此說本之務欲伸

此說二字

民自然欣踴躍。此就是相忘處。然此非有心執箇說去。先民犯難。只是道理所當然耳。末句說之大。承順天應人。來民勸。承忘勞。忘死。來然。要看得渾融。不曰勸民。而曰民勸。正從兩忘字看出。惟大故勸。惟勸故益。見其大。此貞之所以為利也。

下經說統 卷八 二十九
陸庸成曰。王道不令人喜。繞說悅。便涉驩虞。故必利於貞。貞者何也。悅本柔道。而宰之以剛。中是情依性而出。天人之所共協。既已得民之悅。自當得其力。并得其身。何不忘之。有潘雪松曰。說而違。則則諂。剛而違。說則暴。剛中柔外。其說之道乎。剛之為德。不可以利動也。不可以害動也。大中至正。不可移奪。是為剛德。其中則剛外則柔。所謂說以利貞也。說而能正者。順乎天道。應乎人心。何者。三才一道。故也。楊誠齋曰。忘死忘勞。非人之情也。而忘之者。說而不自知其勞。且死也。曷為而說也。知聖人勞我。以逸我。死我以生我。也是以說而且勸也。夫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是以聖人上

胡雲峰曰說易於不正必到中而後說也正說之正則能順乎天而應乎人以先民則民忘其勞以犯難則忘其死皆所以為悅之大也然不正則不大矣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按講兌象兌為口舌也習重兌象理義之說心說之至也真說資朋友而得也同門曰朋同志曰友

程啟承曰兌取無言之說朋友何以講習為也講明義理而習之不輟自得其解如論語所云時習而說固在語言文字外也

恒詞曰講習講而習之

卷八

三十一

石鏡

使理致明白工夫真切則惟力以行之爾若獨學無朋則聞見孤陋一曲之學一時之見自誤且以誤人論語首篇即曰有朋自遠

方來不亦樂乎即此義徐進齋曰天下之至可悅者無如朋友講習講而不習則言語徒詳細繹無得即所得者亦將枯燥生澁而無可嗜之味矣豈能有得於心乎故且講習用切實體驗的工夫則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得者益固麗澤之益庶乎其有相資之實而真說在我矣

初九和兌吉

按兌自有和義和獨於初言者爻位皆剛不比於柔得說之正而不流於邪故志余四明曰和非和悅之和乃發而中節之和即

此說地解古最得和字意

所謂悅以利貞者也程啟承曰人情一着於世故則不和和說體發於自然者所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何往不吉

初九和兌吉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按心之初體有未發之中即有發皆中節之和有何粘滯只因入世漸深本體漸失惟陽剛居兌初則情識未嘗掩入其流行處從本性上一直發出來更無此見拖帶故曰未疑行即發見流行之

附鄭孩如曰和兌即君子和而不同之和以陽剛而無繫應故也

下經說統

卷八

三十一

石鏡

信心信理而出行之於外者未與心疑使有繫應便不能自決疑於是而又疑於非不覺流入於同而失其和矣不曰無疑而曰未疑者以初九所處得地不與陰比九五雖中正而不免孚於剝故着一未字深見和之難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姚承菴曰凡以說相與必有悔九二剝中其所為說者一出於中心之孚則至誠動物而終可無悔矣張子曰私繫於近悔也誠於接物信而不妄吉且悔亡

潘雪松曰九二以陽居陰又與三陰相比而為說體宜有悔也二剛中之德孚信內克則非妄說者君子同德相信小人說之不

以

道不悅也。所以吉而悔亡。○張中溪曰：二處大臣之位，當兌說之。世而天下視其所說以為趨向者也。苟非乎信出於剛中之志，鮮不為六三說媚之所惑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潘雪松曰：志存乎中者也。說由中孚於己為懽，於人為當。雖不說者，亦信而莫之忌矣。大都誠實之人，難說而易事。其志無纖芥可疑，而亦無不信之者。○游龍溪曰：行未疑者，已能自信。信志則人信之矣。

袁了凡曰：以善行相契者，其信在事。以真心相孚者，其信在志。九二之誠在中，固信志不信事者也。

下經說統 卷八 三十二 石鏡山房

六三來兌凶。○抑已而從初二曰來，上無所之也。牽四五而從已曰引，下有可動也。和兌之初，孚兌之二，豈可妄說者哉。則說人之計窮，而所求說於人之事違矣。故章氏曰：立身不端，徒以柔媚求悅於人，即此便為凶德。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德不足以自守，違利貞之戒者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按九四近君之臣，而下比六三柔媚小人，若以其說已而說之，繫戀其私，則事上之心分矣。四於此未能如初九之無疑也。心知其

非正而實樂其易說，故有商兌未寧之象。然體本陽剛，能介然獨斷，知柔邪之不可近，而疾惡之如是，則進於兌說之正而有喜矣。此爻當與渙其群馬匹亡參看也。

質卿曰：商度未寧，不決與不安之心。合四所可懽者在商兌，所可幸者亦在商兌。商兌者喜之先見者也。決之以開示正道，預防邪心也。徐進齋曰：以陽剛之才處近君之位，詔王以八柄馭臣者也。所以奔走服役於其下，而求說於我者，無所不至。况又與之親比者乎。商兌未寧，正天理人欲公私界限處，不可不審所從也。

附：蕪子瞻曰：九五兌之主也。上有上下六三皆其疾也。美疾不如藥石。九四介於其間，以剛輔五而議二陰者也。故曰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言疾去而後有喜也。疾去而後有喜，則易之所謂慶也。

下經說統 卷八 三十三 石鏡山房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楊敬仲曰：有慶者，九四居大臣之位，國之治亂繫焉。能不近小人，則澤及民矣。○汝吉曰：其疾惡也。若決其進善也，必果其有慶也。能無喜乎。

附：揚誠齋曰：六三者君心之膏肓也。九四者膏肓之絨艾也。故九四者六三之所甚不喜也。六三不喜，則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私喜也。天下國家之大慶也。

九五孚於剝，有厲。

潘雪松曰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善矣然所比者上六陰柔之兌主上體純陰居卦之外善匿其情以為說非若六三柔兌顯然來說人得以非正而拒之也最能感人最能陰剥善類害既不顯而每為剛正者之所信說蓋剛正之君決非柔媚小人所能動而不能不狃於匿情矯偽以不求說為說者故九五有孚於剥之戒

姚承菴曰不曰孚於兌曰孚於剝兌固其所為剝者下字特妙卯翼儉黨以障固吾聰明哀聚凶德以斧斤吾仁義簸弄威福以消蝕吾風采以一剝字當小人何等詞嚴義正陰來比陽為兌陽往比陰為剝

下經說統

卷八

三十四

石鏡山房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陸肅成曰履之九五有夬之屬兌之九五有剝之屬俱以位正當之故崔子鍾曰夫五位正當者也卦亨貞由之以主說體特其剛正有孚剝之危聖人畏孔壬遠佞人良有以也

上六引兌

丘行可曰三柔居剛為下兌主動而求陽之悅故曰來兌上柔居柔為上兌主靜而誘陽之悅故曰引兌來兌之惡易見故本兌之引兌之情難知故比爻當戒○游諺溪曰上居說之極窮說之巧九五近之而正其名曰剝者甘說移人聖人之所畏也故夫憂莫陰兌戒乎剝聖人說以行險防之嚴而尤不忘法家弼士之助

者誠懼人心之易危也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周用齋曰上六引兌則包藏禍心踪跡詭秘能使人入於其說而不自知也故曰未光謂之未光則小人之術亦可畏哉
論趙汝楨曰卦以象得名說者象之義坎流則氣行故能通兌止則氣聚故能養物得所養而說故曰兌說也六爻則剛中而柔外剛中以立體柔外以致說折之則三上偏柔而失其體說不以正也四剛則善矣五不言兌君不可心乎說心乎說則害者紛至可勝道哉諸爻皆有義而無象辭亦簡嚴與他卦異

下經說統

卷八

三十五

石鏡山房

象曰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坎巽合體水得風則渙也渙雖有散義散有聚之機卦變剛柔得中得位有聚之道故亨濟渙之道先收人心次談經濟此時神州變亂九廟震驚假廟以聚祖考之精神是使人知反本而有繫屬誠收拾人心一大機括也人心既收何渙不可合而卦象又有濟渙之和故利涉大川此涉川與盤同正叫他奮馮河之勇去幹華不可畏難苟安耳然僥倖終不可成功故利貞以申戒貞卑承涉川言
李隆山曰萃因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之心所以為懷保之道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收其蕩析之心所以為招携之術皆所以統

攝民心而堅凝之也。胡雙湖曰：渙有二義，有因民渙散而萃之意，假廟是也。又有渙天下患難之意，涉川是也。又則全以渙為美事，各有不同。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按剛柔以漸之九六言，九來居二而得中，是來而得所憑藉，以為安不致窮困地位。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四固渙其群者，已自足安集，戡定而又得三為之助，可與共濟渙矣。此渙所以亨也。自上而下曰來，自下而上曰外。按此節舊分三段，本文語剛柔本是平對，不必割裂。舊解只重得位外字，不重今照上同看，來四本是渙其群者，三惟能渙其躬，無內顧之念，其志正與四合。

下經說統

卷八

三十六

石鏡山房

故曰：上同，上同，正從外字看，此甚不輕。

附註：按本義以二爻相比者為變，故剛柔專主二三說。若據程傳則二往居外卦之四，故曰得位乎外，所謂上同者，上同於五也。此說外字上字俱有着落。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王乃在中，須發他一點真誠敬慎祭神如神在意思，不然假廟亦是虛文。陸君啓曰：王者之假廟也，精神聚而不散，視聽一而不他在中，言其念茲在茲也。

許諫溪曰：當渙之時，王在廟中，豈惟聚已之精神已哉？昭假以揚，謨烈之盛，哀痛以作，臣民之恩，而後大義布，昭羣策畢，集蓋濟渙。

之首務也。渙與萃反而意同，合渙成萃之大無如假廟。附蕪紫溪曰：在中非在廟中，乃王者之心渾然在中，也不存之乎。無言之奏，真有出於儀文之外者，宜其精神與祖考相為感格也。

曰：假廟曰在中，此雖仁人孝子之事，亦是聯屬天下人心之一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傳曰：木在水上，乘木之象。乘木所以涉川也。涉則有濟險之功。洪覺山曰：乘木有功者，巽時順勢無所艱難多事之詞也。不見今之乘舟楫而走江湖千里者乎？順風而往則險失，其所以為險矣。三卦舟楫之利，獨取諸渙者，以此。○彖陵氏曰：當渙之時，聖人只要人去奮力幹事，謂之乘木有功，所以鼓舞傑向用之思。

下經說統

卷八

三十七

石鏡山房

揚敬仲曰：假大也。惟王者大有其廟之道，廟必有尊也，必有親也。慈愛恭敬之心也。慈愛恭敬，人心之所同有也。上者行其恭敬慈愛之心於上，舉而措之天下，則舉天下慈愛恭敬之心，無不親感於下。是為大，其有廟之道，夫人心之所同有也。離散者由其上無慈愛恭敬之心，是以下亦無慈愛恭敬之心，而為離也。有王者作，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必可以中天下而定四海之民也。故曰：王乃在中。王者即此有廟之道而推之，可以涉大川濟大險。曰：乘木有功者，取象乘木，惟以明濟險有道而已。濟險之道非他，也大其有廟之道而已。大其有廟之道非他，也即慈愛恭敬之心，乃人之本心，乃天下同然之心。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風行水上。播揚披離之象。先王欲合天下之渙。莫先於享帝立廟。此仁孝之道。尊尊親親之教。所以示天下之有本始。而聚精會才。於此不至渙散也。○王龍溪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知天則人思尊。思尊不敢以下而犯上。知祖則人思親。思親不敢背死而忘生。聖人神道設教之大端。治渙之道也。李彭山曰。收拾人心。無如宗廟祭祀之報出於享帝立廟。即王假有廟之意。蓋精誠聚而有以為統一人心之本矣。

初六用拯馬壯吉。傳曰六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又得馬壯。所以吉也。六

卷八

三十八

石鏡

下經說統 交獨初不云渙者。離散之勢。辨之宜早。方始而拯之。則不至於渙也。為教深矣。馬人所托也。初之柔順。而托於剛中之才。往以拯其渙。如得壯馬以致遠。必有濟矣。故吉也。

鄭孩如曰。水中用舟。即陸則用馬矣。初在坎初。入險未深。反而登岸。用壯馬以拯之。則吉矣。去風濤之舟楫。而跨康莊之良驥。出險之象。○胡雲峰曰。二有剛中之才。坎為美脊之馬。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舉初六見其才。勸不當得吉。曰順則全。在資人以濟。渙矣。功何必自已出哉。但要為之於早耳。葉爾瞻曰。匪順則未免相猜。軋矣。莫雄豪傑。安肯為之用。

鮮也。揆紫溪曰。渙之初。人心離散。未有所歸。如也。然悠緩因循。而不如拯焚救溺。天下其何賴焉。馬壯言其急也。象曰涉川。初曰用拯。大川之風波。則宜乘木。大陸之險阻。則宜乘馬。其為濟險之且一而已。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姚永菴曰。此爻渙味一奔字。奔者急來之謂也。濟渙首策。莫先據天下之險。要九居二。似失其故居矣。然剛來不窮。急奔而得其所。憑藉則全勝在我。可以漸圖恢復。雖有悔其亡之矣。蕭何計取漢中。鄧禹計守南陽。諸葛計定巴蜀。皆是此意。

傳曰机者俯憑以為安者也。二與初雖非正應。當渙之時。兩皆無與。以陰陽親比相求。合力以濟。故二目初為机。初謂二為馬。二急就初以為安。則能亡其悔矣。二之就初為奔。机或以五為机。亦也。張中溪曰。奔者來之速也。二剛自外來。有奔象。崔子鍾曰。二剛動乎險中。不窮於險。雖有一陰阻隔。不為遲疑猶豫。故言奔。

卷八

三十九

石鏡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按得願正在一奔字上。可見蓋當其奔也。何等驅馳。險阻今既得所安矣。自然可以漸圖恢復。豈不是得其所願。

六三渙其躬无悔。為。人臣者無以有已。夫人之所以膠執蔽固。終不能自脫於險者。自私自念而已。六三雖不中正。而高出坎險之上。於是釋然消散。

其有我之私。而志在於外。自然無悔矣。何也。換其躬而後。可以明匪躬之道也。諸子相曰。凡人欲冒險。難以收人心。以顧其私。即不能矣。忘私。不必定是忘身。不以恩怨定功罪。不以喜怒行賞罰。皆是。

周用齋曰。躬者。一人之私。群者。朋黨之私。三以陰居陽。所私者小。故換其躬。可以無悔。四以陰居陰。所私者衆。故換其羣。得元吉也。悔小而吉大。躬與群之辨也。

象曰。換其躬。志在外也。志在外。正推明。所以換其躬之故。程敬承曰。天下國家。非身外物。特對私已者言。則躬屬內。而天下國家屬外耳。六三能換其躬。則

下經說統 卷八 四十一 石鏡山房

已之私可散。以成天下之公心乎。無內者也。惟無內。故謂之志在外。

六四換其群。元吉。換有丘匪夷所思。

按天下之換。常由人心之畔上。而締其私。交然後王命。應而下。權振六四當換之時。下無應與。是大臣能散朋黨。而專心事上者也。故元吉公道。既昭則人心自有歸屬。換有丘雖本換其群。然世

又有一等孤立特立的人。止能換而不能聚者。亦有之。註中能字。使字。最有加匪夷所思深贊之。絳。○彥陵氏曰。夫大臣之必欲換其群者。正慮士聚於私。而朝廷有孤立之患也。然止為一身明心。而因使才知之。士懷疑避嫌。而不敢進。則雖免招朋植黨之

議猶是尋常識見。若能於既換之後。首以尊王大義。激發人心。仗人。乃心於王室。方是第一等事業。方是第一等人品。故曰匪夷所思。

蘇老泉曰。夫群者。聖人之所欲。換以混一天下者也。蓋當人心。散之時。而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散小人之私群。成天下之大群。使所散者聚。而若丘然。丘聚之大也。方換散而能致其大聚。其功甚大。其事甚難。其用至妙。非平常之見所能思及也。

附揚止菴曰。語曰。君子為群。小人為黨。夫子曰。君子詳而不黨。是已。然君子為羣者。以其羣然而也。雖有小人在中。則亦化為君子。所謂非無小人。唯乎其為小人也。羣而化之。謂之換。之為道。正欲

下經說統 卷八 四十一 石鏡山房

散小人之黨。又欲散君子之羣。又能盡化小人為君子。是為大群。如君子自能群。置小人於度外。而不散之。反欲以其散者聚於己。是亦黨也。大道為公。異乎此矣。

象曰。換其群。元吉。光大也。游讓溪曰。九四下絕黨與。表正群辟。一德奉公。以濟天下之換。非其心之光明正大。何以能之。故曰光大。

九五換汗其大號。換王居无咎。巽體有流令之象。謂之汗者。蓋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無不被而及之。亦猶人心之

汗出於中。而浹於四體也。夫朝廷德意。美聲之號令。則民心之

結解矣然實惠不下究即大號亦空言耳又必并其居積而無屯膏獨肥之患乃可收天下之心各可免矣○按煥王居即煥大號內事蓋天下之煥始於人心離而人心之離由於財聚發散財之詔於四方正所謂宣贊導滯收拾人心之大機括彥陵氏曰三居王字極妙世有散財之君矣而即散民間之財深於歛者也非能煥者也所煥者王居則不徒散民間之粟而已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徐魯菴曰五以陽剛中正之德而居尊位有德則志在民有位則權在我是以能公其利而无咎○程敬承曰正位只重陽剛中正居尊位位字不重蓋大賚而天下歸心世主所難在居位而正

下經說統 卷八 四十二 山石鏡
若取彥陵氏曰位而不正則借位以營其私者有矣安能散財發粟哉

上九煥其血去眚无咎
陽剛才可煥極時易為天運人事兩得之矣故傷害者安憂懼者喜煥可以濟故无咎
附按姚承菴謂避字為遠字義若曰煥之時天下紛爭生民膏血上九以陽剛居煥極能煥生民之傷害而去之使斯民皆遠出於湯火之中則於煥有濟而於理於分為得无咎耳故夫子申其意曰煥其血遠害也言遠出於湯火之害也後儒以惕字易避字者誤

象曰煥其血遠害也
遠害是申明煥其血之義然止云遠害而已瘡痍甫復未敢言功論蕪紫溪曰煥之為義煥下險而巽以行之如風行水上凍結冰釋而水流盈也是故初六乘壯以極二九二奔枕以就五皆煥也三煥其躬四煥其群小臣不肯公大臣不營私也上六煥其血絕陰私之盡也而五位王居則煥汗其大號日降其德意以煦待澤之民而後開即脉絡無不貫通茲煥也固所以為聚與而本原於假廟在中之一誠則至誠一念尤王者收拾人心之大機括洪覺山曰象詞因煥以來其聚爻詞因煥以喜其散是故上下三陰所以俱善而无咎者在煥之時為其能散小以成大散已私以成濟

下經說統 卷八 四十三 山石鏡
煥之功也
三三坎上下
即亨苦節不可貞

按川與澤皆水之所在川通而澤止水在於澤即止不行者也故坎兌合而名節夫凡事有節則裁制得中自可通行而無弊故亨然節中道也過而不節非中也節而至於苦亦非中也佛情逆性大不近於人情豈是通行的道理故曰不可貞謂不可以之為貞也彥陵氏曰節非矯情之過而一於偏實所以諱有餘不足之情而歸之於中也節則必亨即所謂中節之謂和也若有意於苦節則及必至於不節矣此亦勢極必反之理故聖人舉太過者以

示戒所以維節道於不窮也。不可貞不惟世上行不去，即自身上亦有許多病痛。

周用齋曰：凡節之道，中則甘，過則苦。甘者，人情之所共適；苦者，人情之所不甘。先王之制度，數議德行，皆因人情而為之也。朱子發

曰：凡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曰苦。苦，即則違性情之正。物不能堪，申屠狄之繁，陳仲子之廬，非不正，立即太苦，不可貞也。

附別解：胡雲峰曰：天地之數六十，故卦六十而為節。月有中氣，有節氣，即以抑其過而歸之中也。節則適中，固可通行於天下。苦節則不中，故不可貞。何也？損與節皆自泰來，損而孚則可貞，節而苦則不可貞。

下經說統 卷八 四十四 山石鏡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大抵剛主裁制，柔多縱弛。卦體剛柔均分，是豐儉適宜也。而又以

剛得中為言者，蓋節道剛為主，剛能止，尤最易過，故取二五之剛。得中，以明節道之善。蔡汝楫曰：剛柔分者，自然之節，剛得中者，制

節之人，德行之不節，患無用中之人耳。故王弼曰：剛柔分而不亂，剛得中而能制，節不遠中，所以得亨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吳應曰：剛得中而能節，乃為九五之甘。柔失中而過節，則為上六之苦。故物得中則甘，失中則苦。此節則亨而苦不可貞也。

鄭孩如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節非節，

省之謂也。節制之謂也。竹之有節，前後長短適均，則其所謂節，乃其所謂中也。合於中，故和亨。和即甘，有意節者，便於中字加其子，失其節之本矣。便苦便窮，苦與甘與和，反窮與亨反。

此節，德見節所以亨也。而苦節不可貞之意，亦寓人情說則易流。遇險則止，卦德說以行險是，即其易流之情，而不使之溢為節之義，節所以得亨也。其道全本於中正，而必從當位說來。蓋世未有

不操節，天下之權而能行其節於天下者，德借位以顯耳。此二句不平，九五居尊主節，而其道惟中正，所以能通。通者坎流之義，窮之反，中正以通，即所謂剛得中者是也。節之所以得亨者，以此。

下經說統 卷八 四十五 山石鏡

節按說以行險句，若以人情易流，遇險則止，解則行字无着落。且此卦所以成節者，以止水即流水之義，其功在允。今反謂遇險則止與卦旨不合，特附諸說。

姚承菴曰：說以行險句，特繫在當位中正之上。分明以節之善言也。蓋聖人因人情之流，嚴立防限，以開制之。與險何以異，然其所

為險者，以和說之。法行之故，曰說以行險。陸庸成曰：夫人之情，於性而中，節為和，故節宜甘和者，達道故必甘。始通和於中，

故必得中者，能甘中正以通，非即悅以行險者通之乎。處險而能

說困之所以不失其亨，以說而行險，節之所以不窮於苦。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才不害民。

按此即正是發明中正以通之義。天地原無所謂節。正在四時成上看出。蓋氣序之推遷。陽極生陰。陰極生陽。若有限制而不過。此所以寒暑不爽其候。此便是天地的氣化。中正以通。處聖人制度以為節。所以法天地之節也。蓋國有制度。則出入自有定額。無濫用以傷財。則不至於廣誅求以為民害。即四時寒暑溫涼之宜也。所謂中正以通者如此。制度二字內便含中正意。即所謂悅行險者而不傷不害。正是通處。然不害又本不傷來。即用而愛人。正是此意。

下經說統

卷八

四十六

石鏡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澤。匯衆流水之所止。不泛不溢。謂之節。因數而起。度。萬用皆有自然之限。由德而為行。百行皆有自然之限。法不立不定。故貴制學。不講不明。故貴議。王童溪曰。數度。所以為節也。德行。欲其中也。古者之制。器用宮室衣服。莫不有多寡隆殺存乎其間。一定不可踰。故貴賤上下各安其分。德存乎中。而見之於行。則必求其隨時合宜。元過不及。而後已。曰制曰議。無非求合於中正之則而已。楊誠齋曰。民修受之以節。苦受之以中。無形受之以制。聖人之防人。欲足矣。而猶未也。約民於制。以為節也。先民於身。以為制。

也。故制度數為未足。必反而議。吾身之德行焉。嗚呼。周矣。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胡雲峰曰。初九得正。而時當節之初。九二近不相得。阻塞在前。未可以行。故為不出戶庭之象。知節之蚤。能謹於微。可免於咎矣。蘇紫溪曰。戶庭。門庭。不宜分戶外。門內。謂之節。如門戶限人一般。然自有箇中道。戶有出入。時有通塞。時通則行。關戶之乾也。時止則止。關戶之坤也。初居卦始。戶正當闔。開其兌。塞其門。則為知時。二以到居中。戶值其開。乃知入而不知出。知退而不知進。則為失時。而爻時字最重。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下經說統 卷八 四十七 石鏡

下經說統

卷八

四十七

石鏡

胡雲峰曰。通則行。塞則止。節之道也。知時之不可出。而謹守不出。此初之所以中節與。彥陵氏曰。初之不出。謂之知塞。可也。象魚通為言。者以明初非知塞而不知通者也。且知時之宜塞而塞。則通之理。寓焉。傳所謂中正以通者是也。蓋塞當其時。則塞即所以知中正也。然則其塞也。乃其所以為通歟。洪覺山曰。初九何以知之也。初念无塞。故知塞。知塞。則知通。而不必於塞焉。尔也。是故不出戶庭。可也。不出門庭。不可也。九二不出門庭。凶。初前遇剛。當戶而塞位。又居初。不出可也。二前遇柔。門既開矣。二又居中。不应固滯。乃高亢自賢。以隱為高。所以致凶。而不出皆因。

即取義。按初前遇陽陽奇故為戶。上前遇陰：偶故象門。蘇子瞻曰：節者事之會也。君子見吉凶之幾發而中其會謂之節。澤上有水節以澤節水者也。虛則納之滿則流之水之始至澤當塞而不當通既至而通而不當塞故初九以不出戶庭為死咎言當塞也。九二以不出門庭為凶言當通也。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失時極惜之之詞。張南軒曰：處節之道要知時。時之通則出為是其不可出者非也。時之塞則不出為是而出者非也。是故節而止者易節而通者難。初之知通塞知節者也。二之失時極不知節者也。

下經說統

卷八

四十八

石鏡山房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死咎

此无咎與他爻異

徐進齋曰：三處說之極不知節者也。說極則悲故曰不節若則嗟若。不節之嗟已所自致無所歸咎故曰無咎。劉牧曰：節之義唯居中得正者能立節。三當節而不節有悲嗟之嘆。項平菴曰：三兌主說說以行險則成節不說則成嗟。嗟與說相反者也。楊誠齋曰：三處說之極而位人上狹其說豫充盈之勢極侈太以自奉而不知節至於人惡其盈鬼瞰其室天收其聲然後戚嗟慨歎亦何及矣。附胡双湖曰：以澤節水故名節。其成卦正在六三一一人今自三爻觀之坎水出於兌澤之上初非三之所能節者故有不節之象。但

徒見其兌口之開故又有嗟若之象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以不節而致嗟自取之耳。又誰咎哉。附洪覺山曰：此蓋自然之詞也。常人之為不善一遇險困未有不懲艾嗟嘆而思返其所為者。故聖人以無咎補過與之所以勉也。

六四安節亨

四柔正其德忠順不失而九五主節於上又無俟於經畫造作之勞者節而安之昭法守之宜明無成之義卦之所謂節亨者全備於此。按安字照下承字看是順而無所造作之謂或曰節本人情所難安則自然而無勉強亦可。

下經說統

卷八

四十九

石鏡山房

蔡晉江曰：五之節道中正以通四之順德率由不忘甘言中安言順上下皆得其道矣。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楊誠齋曰：九五之君方以甘節先天下乃得六四之近臣安節以承其道此天下所以蒙不傷財不害民之福也。故亨非六四之亨天下之亨也。彥陵氏曰：道之所在順而承之非徒安於為下之分而已。九五甘節言往有尚。按他爻之節其在我者九五當位以節天下者也。節天下而使天下甘之所謂中正以通者也。在已則安行在天下則說從其

可知夫即本甘而往則無道窮之弊化行俗美恭儉廉讓之風
成矣故曰往有尚

胡雲峰曰甘在臨之三則我求說於人故無攸利在即之五則
入自說於我故行有尚陸希聲曰聖人性乎情故達節賢人制乎
情故守節節能通天下之情不違其礼守極中之節不失其時以
此而行聖人之所尚也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即中為貴中則不過而至於苦九五居位得中節之所以甘而
吉也葉爾瞻曰節而甘即中節之和推本於居位中即未發之中
也

下經說統

卷八

五十

石鏡山房

六苦節貞凶悔亡

胡雲峰曰五位中故為甘如上位極故為苦苦節雖有悔而終得亡
之蓋苦節之悔猶勝不節之嗟也蔡虛齋曰大過上六凶矣而又
曰無咎節上六凶矣而又曰悔亡蓋理之得失尤重於事之吉凶
也○彥陵氏曰苦節不可貞貞則凶矣凶故苦節者所自甘也又
何至於悔乎夫凶而不自以為悔節之所以成其苦也已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荀爽曰道有窮節之苦者窮之也或可艱難困阨於一人而未
可公行於天下或可勉强植立於一時而未可通行於萬世皆苦
之凶也○楊誠齋曰聖人惜其節之苦而哀之若曰斯人也而有

斯窮也不以非道而窮蓋以道而窮者與

蘇紫溪曰苦與甘對甘節可以範一身亦可以範天下苦節若不
可以繩天下而可以繩一身蓋整齊天下者必顧其情之所安而
度其勢之可行一以苦節行之則裁削太甚刻覈太過入必難堪
而勢將廢格矣其何身之有然人苦其苦而我自甘其苦苦之
高可以共德經經之守可以寡尤何悔之不亡是故聖天子賢公
卿不可無甘節安節之度士君子不可一日無苦節之心

論陸庸成曰觀下卦通塞二字上卦甘苦二字可以知節道之貴
中矣大抵通處味甘塞處味苦而因時以調劑者中也時不一而
中一時不一故二不得徂於初之塞中一故四當安於五之甘塞

下經說統

卷八

五十一

石鏡山房

極必潰故三受馬甘失反苦故二受馬○彥陵氏曰聖人之制節
所以防人情之流也節雖苦正足以懲世警俗乃察聖人之意又
若慮其太過而深為之戒者何也蓋節為矯偏救弊而設所以節
天下之過而歸於中也士君子徒懲不節之過刻意勵行於世道
非無所補然不折諸情理之極則一偏之弊勢窮必反則愉淫縱
恣者反得借之以為厲階矣譬之於水泛濫固失之橫然壅塞坊
開而逆其宣通之性至於窮無所之亦將有潰裂四出之患故節
而苦聖人非不取其節也慮其以苦為節而反令不節者得以藉
口也

三三 卷上

此中毫不為動其生平必有時以為無恐者也此豈從作為勉強得來故摠歸之於利貞

○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乎乃化邦也

潘雪松曰中孚在中也三四以柔在內是中虛所以受信二五以剛得中是中實所以為信此中孚之美說則和順而易從巽則

漸漬而不迫下說以孚乎上上巽以孚乎下無往不孚則無往不

化固可以化萬邦矣有孚在中而化乃邦中孚之德也彥陵氏曰

到乎乃化邦地位然後完得我的中孚乃意兆人之本心天下

有一人未孚必我之孚有未到者耳不是以化邦為中孚之效

陳潛室曰中實為孚謂實理充乎其內而外邪不得入之此中孚

下經說統 卷八 五十三 山石鏡

之體中虛為孚謂外邪既不得入故中唯有虛明道理此中孚之

用○按柔在內句形容得一箇虛而剛得中正見得虛之中動

理俱實意貫一串虛之一字是通章血脉

揚敦仲曰夫孚何取乎柔也人心非血氣無體狀至虛至柔雖有

作用視聽言動其實無我我意猶無安得有偽是謂中孚豈不甚

柔而又曰剛得中也天下之至剛生於天下之至柔惟空洞無我

無我為至柔故外物不得而干使已私微立則外物舉得而轉移

之安得剛至剛至虛至實乎而歸之於中無所偏倚惟意不

作故無偏無倚惟意不作故無偽無詐曰柔曰剛曰中足以發明

中孚之實也而又曰說而巽者何也所以備言中孚之道也中孚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按中孚無中實中虛二義然不是兩件自其內欲不萌則曰虎自

其外誘不入則曰實中孚字亦要玩蓋中所抱者實有物也夫孚存

於中何嘗有一毫外飾而正惟至誠所動不分靈蠢即無知若豚

魚亦可感化而吉况其他乎此是實象涉川亦利亦只是舉一件

至險難事以示仰見得中孚無往不妙耳中孚原無不正聖人特

慮理理者執小信以自堅故又點出貞字示人貞正所以善成其

孚處

傳曰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朱子曰一念之間中無私主便謂

之虛萬理俱備便謂之實積子瞻曰中孚信也而謂之中孚者如

下經說統 卷八 五十三 山石鏡

羽蟲之孚有諸中而後化也然內無陽不生故羽蟲之孚必柔內

而剛外且剛得中然後為中孚也○郭鵬海曰豚魚吉是假象或

泥本義致豚魚之應語謂實有事非也貞即在手不是孚之後

又要貞陸君啟曰豚前而貢意象兌之說魚下泳而深潛象巽

之伏陸之無知者無如豚水之無知者無如魚

彥陵氏曰聖人論中孚而以豚魚見意說者為其無知而難感是

矣不知吾之孚所以感動得他正妙在無知耳惟其情識不生故

真性自相觸發若一涉情識則真偽自不相入矣利涉大川一語

正是中孚得力處蓋凡人之情當平居時則巧偽百出自謂出奇

應變及到險難地位失其所恃真情不覺畢露當風波洶湧之際

無我和說。自生自柔。巽不忤奇微立已。意於其間。則必有不和說。不巽者矣。中孚之全。明白無虧。中孚之用。邦民自化。此豈五霸之權術。漢道之雜霸哉。一於誠而已矣。豚魚吉者。豈雜以權術較計。揣度之所為哉。純然一誠。無間無雜。故能及之。能信及豚魚。則可以濟大險矣。乘木舟虛。即柔在內之道也。惟虛故柔。惟虛故無所忤。即說而巽之道也。惟虛故不可移。奪惟虛故不動乎意。而不倚。即剛得中之道。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及即到。誠不到。彼不能感也。一點至誠。真個到彼。所以信及豚魚而得吉。感格豚魚。意已在上句。下句只叫起一信字。說自然而下。經說統卷八 五十四 石鏡

及物意。菴溪曰。萬物之性。其天俱不容偽。海客忘機。而鷗鳥相狎。其天同也。中孚則與造物者游。而物相忘於無兢之天。何豚魚之不可感矣。鄭湘卿曰。仁及草木。言草木難仁也。誠動金石。言金石難誠也。信及豚魚。言豚魚難信也。天則真人。則情聖人與天地同德。任真不任情。故信及豚魚。然後為吉。附潘雪松曰。中孚為何豚魚亦吉。蓋聖人在上。天地鬼神亦莫不寧。及鳥獸草木魚鱉咸若。以能為之主也。中孚之人。隨在為主。隨在為物之主。則隨在為物之天。物得其天。未有不熙然而遊快然。而育者。此豚與魚之所以吉也。孔穎達曰。人主內有誠信。雖隱微之物。信皆及之。莫不得所而獲吉。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此節只重一虛字。把乘木說來者。實才內蘊。多自恃而不能虛。故也。分木與舟為二者。非。○菴子瞻曰。以巽行。兌乘天下之至順。而行於人之所說。必無心者也。舟虛者。無心者也。陸庸成曰。孚乘才而此虛。其中以運之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程頤曰。天命於穆不已。其本然處。只是箇大虛。人得此以為原。無一毫偽妄之雜。何嘗有不正。其不正者。實之以有我之私也。完得此大虛之體。則情識不生。意見不執。反之於天命之初。無少差謬矣。故曰。乃應乎天。中孚原不出於人為。應天止。適合乎本體。○程頤承曰。孚合虛實。而虛為主。故柔在內。先為什利涉。而曰舟虛。虛之為貴。尚矣。利貞。應天。天無形。虛之象也。天無心。虛之理也。應天者。與其太虛合也。與虛合。則孚矣。孚則貞矣。附楊誠齋曰。海客之機心。海人未知。而鷗鳥先知。中孚之至信。所以及豚魚。燕客之枝心。秦人未覺。而白虹先覺。中孚之利貞。所以應乎天。

下經說統卷八 五十五 石鏡

只是自盡
其心而已

此論自不
可少

此論自不
可少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無所不之而澤獨受者以其虛也情所最可矜憫者無如獄死者不可復生故君子以至誠惻怛之念必悉其情而後已曰議曰緩所謂求其生而不得然後死之何等懇惻的心腸項平巷曰獄之將決則議之其既決則又緩之然後盡於人心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議獄也旬而聽二旬而職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故獄成而爭輸而爭在我者盡故在人者無憾也○按議與緩不是兩項事議獄正所以緩死也大抵議生於疑疑則當緩緩死亦只是欲察其未盡之情緩正所以待議耳不是姑息

附楊誠齋曰風無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無象而能動天地感

下經說統 卷八 五十六 石鏡山房

人物中孚之感莫大於好生不殺舜之欽恤舜之中孚也有虞之民協中刑措天下之中孚也天下中孚則萬心一矣鳥巢可窺况豚魚乎無他不殺之心乎於鳥爾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若元惡大憝不在是典故四凶無議法少正卯無緩理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此爻只就居卦之初上說箇道理象所謂志未變可玩也凡孚信之道貴乎審初初所可信無如六四能度其所可信而一意信之則始合以正志定以寧吉之道也如有他焉則二三之心非所以定交而成其孚矣寧得燕而安乎索了凡曰有他非謂否四亦有

此論自不
可少

他○也○謂○既○從○四○而○此○心○復○有○他○也○燕○是○心○中○安○裕○虞○意○分○兩○路○便○不○開○適○虞○吉○欲○其○審○之○於○始○也○有○他○不○燕○恐○其○變○之○於○終○也○陸○庸○成○曰○定○交○在○初○防○心○亦○在○初○初○之○與○四○孚○也○不○患○交○不○固○而○患○心○不○一○虞○者○防○心○之○法○也○有○他○則○變○矣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虞吉從初字得來初念最純繫心於一則二三之念未生故曰志未變要之惟初故未變竟其志於終可也○楊誠齋曰初不聞不可與言存誠是故中孚之誠不可不防其有他也然而防心在初故宋人之開有家中孚之虞吉皆見於初九虞之為言即書儆戒無虞萃戒不虞是也一身之外無非妄一誠之外無非偽不及其

下經說統 卷八 五十七 石鏡山房

初志之未變而防之俟其亡而追炎而撲曲而捺決而隄則無及矣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二與五同德而居相應之位分則君臣也情則父子也君都臣俞鶴然於虞歌喜起之間猶鶴鳴而子和之天機自動欲聞之而不能者此曷故哉君臣之相應和乎也而所以相孚德也懿德良貴人所同好故二有懿美之德而五亦同靡之有相為繫戀而不能舍者古明良一德之孚其自然契合固如此○按兩象一意上二句言彼此之交孚下二句正明其所以交孚也曰子曰吾曰我曰直是胞畧形迹之外○彥陵氏曰細味吾與爾靡語意不是好

爵同好之說二不欲以好爵自私正欲君之與我同好也曰我曰爾私心所自期望者如此此念正是幽隱之誠故有在陰之美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程敬承曰鶴之鳴由中而發子之和亦振心而應故曰中心願願出於中中乃乎之至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程敬承曰天下事全憑自家作主六三陰柔不中正無定操守居說極亦無定性情而乃與上九信之窮者為敵夫謂之敵原非配

下經說統

卷八

五十八

石鏡

而助我者我不能自主而惟敵是從是以作止哀樂漫無常度而顛倒舛錯乃爾象曰位不當也正罪其陰柔不中正也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爻言得敵外無賴而冥行象言失當中無主而妄動敵而為應良順物而無心應而得敵乎恬物而喪已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死咎

傳曰四為成乎之主居近君之位處得其正而上信之至當乎之任者也如月之幾望盛之至也已望則敵矣臣而敵君禍敗必至故以幾望為至盛馬匹亡四與初為正應匹也古者駕車用四馬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駮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稱故兩馬為匹乎

馬匹亡則无咎也

潘雪松曰月本無光受日之光以為光六四柔體之虛而承剛實

如幾望之月於日光無所不受以位近五正原與五同體也三陰

不正與已為匹如馬並駮有牽繫之意四則惟知上迨於五而不

下繫於三此大臣之絕私黨而一心於君者履正承尊絕無私累

得中孚之義所以无咎

方蛟峯曰月幾望不處盈也馬匹亡不為黨也大臣而處盈植黨

則有咎矣禹之不伐周公之不驕月幾望也晏子不入崔陳之黨

韓退之不汚牛李之朋馬匹亡也

下經說統

卷八

五十九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絕初之類而上信於五所謂義無私交乃心王室者也絕字下得重惟絕故能上世未有一心為公一心為私者

○九五有孚擊如死咎

胡雲峰曰六爻不言孚唯九五言之九五孚之主也合九二共為一體包二陰以成中孚其固結如此故其象為擊如在九二則曰擊九五則曰擊皆固結不可解之象姚承菴曰說而異乎乃化邦正在此爻有孚擊如當從君臣之孚說到化成天下方見其一德之所致

○象曰有孚擊如位正當也

崔子鍾曰人君之乎當洽於臣鄰而後貫於億兆為乎乃化邦比事非德之正當何以有此諸子相曰位正當者取入以身也不以副健中正居尊位則雖有正亦疑之而不能用矣

上九翰音登於天貞凶

孫質菴曰天下事理與時勢常相上下不可一槩取必上九居信之極務執其信往往膠於一定之理而必欲行之不度之時可否勢之順逆故有此象以是為貞而不知變則必拂於時而忤於勢反以信敗矣故曰貞凶

傳曰翰音者音飛而實不從處信之終信終則衰忠篤內喪華美外颺故云翰音登天胡雲峯曰鷄鳴必先振其羽故曰翰音而其

下經說統

卷八

六十一

鳴有信故於中孚言之○表了九曰鶴有實德則鳴在陰而遠聞鷄本卑棲則音登天而無實象曰翰音登於天何可長也

傳曰守乎至於窮極而不知變豈可長久也蔡虛齋曰如宋襄之仁尾生之信皆不可長必敗於信也○或曰誠於中者可久飾於外者不可繼揚誠齋曰夫一舉千里者鴻鶴也鷄於千仞者鳳凰也怒而九萬者鵬也鷄乃樊籠之物耳乃挾其聲之善鳴欲一飛而登天有是理乎

論李清臣曰中孚謂居中者孚不中者不孚也二五俱中故互有字肇如鶴鳴子和主卦之美全在九二以有誠于幽隱之間也

人名中孚之義如此章氏曰中孚取象不獨豚魚最親切鶴鳴論音亦然二居兌澤故曰在陰上為巽風故曰于天孚於中也則鳴鶴自有子和孚於外也則翰音徒登於天然則中孚可以人為與之哉

三三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陽大陰小陰陽之分也為卦四陰在外而得勢二陽在內而失權陰過於陽非若浸長之消陽也故曰小過陰雖過陽而用柔得中故亨然勢有時而可過理無時而可過必安守其分義之正而不越乃為利耳可小不可大正是貞之所在不宜上宜下句又從小

下經說統

卷八

六十一

事。中。抽。出。以。申。戒。撻。之。所。以。成。其。為。貞。○陳紫峰曰卦詞許多說話。搃不外利貞二字曰可小事曰宜下正所謂利貞也大意謂小過固可以得亨而又必利貞利貞者何蓋可小事而不可大事惟為吾陰柔才力之所能為而不強其力之所不及且其小事又必收歛退抑而不至於過甚宜卑下不宜高上乃得大吉也○蘓子瞻曰陰自外入據用事之地而因陽於內謂之小過陸君啟曰小過不以人類言以事類言君子雖行貴得中事期當可而氣或稍偏勢有極重時須損餘以補闕事必矯枉而後平必小有所過然後得亨過而得亨豈可復以不正為過哉即夫子所謂寧儉寧固速朽速貧進之退之意理所當過即是時中

看道之音
三時有見

姚承菴曰凡陽剛的人鼓動迅昂之意多凡陰柔的人謹密周慎之意多小過云者正謂其過於謹密周慎也此却是好事故聖人與其亨或恐不安於陰之分故又戒以利貞而申之以大小上下之說飛鳥遺音向本義但其聲下而不上者立說不知鳥身甚小而張甚大故彖曰有飛鳥之象此飛鳥二字是不好字非小過之所宜者乃所遺之音則不上而下為小過之宜見得陰柔的人僅可小事又必持下人之心若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則可以大吉云爾飛鳥向方有着落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周宴曰時當過矣不過則不行故有亨道唐疑菴曰因其過而善下經說統卷八 六十一 山石鏡

用之故亨傳曰事固有待過而後能亨者過所以求就中也故小過自有亨義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彖陵氏曰不徒曰利貞而又加過之一字蓋小過之時得亨在小者之過似乎不必守利貞之戒不知過而不貞則干分則罔上則犯義過以利貞正是過之時該行的道理小者過而得亨好處全在此遠時則不祥矣重看過字行字方得時字不當以理字代陸君啟曰違時則中者亦過適時則過者乃中中趨時所以宜過過當時所以得中與時行者過之貞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勢則甚明

小過之時柔勝剛矣柔能得中小事以之得吉剛失位則權不能自操而行復偏頗不中鳥可圖大事從知言其不可知亦知矣不容無知姚承菴曰小事在日用常行溫克過慎之人皆可辦得大事閔天下國家非剛健之才沉毅之守不可克勝其任者故聖人示人量力而審處陸君啟曰不可以爭節中則過而不過失中則過而已矣

按失位不中下卦之剛不居二而居三上卦之剛不居五而居四皆失位也三以剛居下之上四以剛居上之下皆不中也不可大事謂大者不可過也附鄭孩如曰柔而得中不過之意是之謂安於小事而吉也剛囚於陰既失位而不中權已去矣為臣者當望

下經說統卷八 六十三 山石鏡

君權以還之不可專行大事以逼之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而作福作威是行大事也行小事為下為順行大事為上為逆

有飛鳥之象為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卦體內實象鳥之身外虛象鳥之張兩翼上逆下順向看飛鳥推開人事上去蓋小過之時惟謙抑可以有為而過亢非所處事挾一上上之心則忤時而為逆持一下下之心則合時而為順惟上逆而下順所以宜下不宜上而大吉

蘓紫溪曰卦詞只是發出小過之意承傳提一時字最妙事有大小惟其時之可而已處事有上下惟其時之宜而已時當大事則以大事為貞是可上而不上也時當小事則以小事為貞是可下而

小過卦注
然不可甚

下也。不宜土宜下即可。小事不可。大事之譬原無二層。意飛鳥之
象不必添內實外虛字。言是可小事而不可大事也。固人道之宜
也。而觀之於物。有飛鳥之象。鳥飛已過而遺之音。過之象也。鳥
之音順風而下。不能逆風而上。人情事理猶是也。上則逆。下則順
也。逆即逆時。順即順時。正與時行相應。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朱子曰。小過是小事。過又是過於小。恭與泰反。哀與易反。儉與奢
反。皆是過於小。退後一步自貶底意思。又三者皆是宜下之意。吳
臨川曰。山上之雷。震於高處。然其高不能及天上之雷。但能小過
於出地之雷。與澤上之雷而已。故名小過。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乃

下經說統 卷八 六十四 石鏡山房

大過之事。恭、哀、儉三者。雖過亦小過之事。

晁嵩山曰。時有舉趾高之莫教。故正考父矯之以循墻。時有短喪
之宰予。故高柴矯之以出血。時有三歸反玷之管仲。故晏子矯之
以敝裘。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勵俗也。吳草廬曰。三者非有取於
過也。恭以救諂。哀以救易。儉以救奢。救其過以補其不足。趨於平
而已。所謂時中也。
附丘行。可曰審陽聲也。方伏於地。其聲未發。於卦為復。及出於地
上。其聲和暢。於卦為豫。在於天上。則震薄宇宙。於卦為大壯。今在
山上。則已離於地。未升於天。其聲小過而已。項平菴曰。曰行曰復
曰用。皆見於動。以象震也。曰恭曰哀曰儉。皆當止之節。以象艮也。

○ 蕪子瞻曰。小過之君弱。是以臣子痛自貶。以張君父也。

初六飛鳥以凶。

卦有飛鳥之象。鳥之權在翼。翼之權在翰。初與上。皆其翼之翰也。
故皆言飛鳥翰。舉則身從之。以輕聽重。以臣迫君之象。○ 以致也。
言其自取之也。不好全在飛字。此是小人倚勢自逞。而立致禍敗
者。可為依附權門者之戒。陸庸成曰。初凶而土加。次青鳥不宜上
之故也。

○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不可如何。猶言無可奈何也。○ 蕪子瞻曰。大過之棟。小過之飛鳥。
皆以為一卦之象。而其於爻也。皆寄之於初上者。本末之地也。春

秋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飛鳥見以於翼。欲左而左。欲右而右。
莫如之何也。故凶。

○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以家之象言之。三為父。四為祖。五為高。而陰者也。則為妣。矣。以國之
象言之。五君也。二三四皆比肩而為臣。二與五遇。則非惟過三。并
過四矣。為過祖。遇妣之象。似乎絕。百寮離群。類以當尊。然而君之
分不可及。臣之分不可過。二又居中。處順。雖功高位極。而執卑守
恭。仍與三四一等。故云。過其臣。言无以異於三四之為臣也。○ 按
祖妣。只作陰陽象。陽亢而陰順也。過祖。遇妣。是去陽而就陰。去亢
而從順。非實以三四五六五為作兩樣人也。如此則不凌及於君。而

下經說統 卷八 六十五 石鏡山房

適當臣道之常矣。死咎相過之謂過。凌迫之謂及。適相當之謂過。不及其君。過其臣。宜下正順也。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提出不可二字，所以立臣道之大防也。游讓溪曰：臣過其君，非坤道矣。小則有專恣之嫌，大則有僭逼之禍，故不可也。或曰：此與不可大事之不可同，所謂宜下者。○張雨若曰：及即過。春秋書法，我所欲曰及，則不惟與之齊，而且所主在我矣。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也。

張中溪曰：凡事不可過。君子之防小人，不可不過。為之慮也。當小者過時，衆欲害陽，須過防方免。而自恃其剛，不過為備，而反送。

下經說統

卷八

六十六

石鏡

之防檢一疎，傷害立。或者不虞之意也。蔡虛齋曰：唐五王惟失此義，中武三思之害，故為人君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尤不可不知易。○胡雲峰曰：聖人以此戒三謂當以陰之過也。而防之不當以陰之比也。而狎之。程傳曰：防小人之道，正已為先。○從之一字，有乘間抵隙，巧以入人之意。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

凶如何二字，此危之之詞，所以警勸君子，使知過防之不可已耳。彥陵氏曰：初特始進之小人耳。聖人已曰不可如何，惕之以必。然之禍，欲其謹之於微。三乃剛正之君子也。聖人又曰凶如何，動之以意外之憂，欲其防之於早。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按九四當過之時，以剛處柔，只可小事，所以得无咎者，寧安於下而順。毋過於剛而逆也。既弗過剛，則適合其宜矣。故云遇之。若去柔而更以剛往，弗遇則過，故有厲而當戒。戒其上，也。然而剛不可過，柔亦不可過。如戒往厲而執柔之過，以為常是，天下事無時可用，剛也。烏乎貞。貞有時在柔，又有時在剛。惟其宜耳。勿用固執也。蔡虛齋曰：周公繫此爻，上句言弗過遇之，又曰往厲必戒，說得似太重了。故復看弗用永貞一句，以裁之。然後於理為盡也。陸君放曰：過以時行，則適與時遇矣。與時遇則仍弗過矣。過則弗遇矣。故有以過而遇之者，二是也。有以弗過而遇之者，四是也。有

下經說統

卷八

六十七

石鏡

弗過而過之者，上是也。陸庸成曰：三四俱剛，失位而不可。大事者，故均止之曰弗過。又三微其防，疎則召災，四戒其遇，往則致咎，亦為大者慮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易貴當位，在小過之時，反以不當位為善。九三非不當位也，而凶。九四位不當也，乃為不過遇之。蓋小過之時，過柔乃其宜耳。終不可長，言不可長用其剛也。剛柔迭用，勿用永貞，意已包此。爻終是要他善用其剛。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弋取彼在穴。

孫質菴曰：以陰居尊，才不足以有為。又當陰過之時，而時亦將極。

矣欲其經綸運量於天下其何能為故為不雨西郊之象然已雖
不足而或得陽明之佐猶可望其濟也乃取六二之陰柔者以
助陰柔才弱濟得甚事天下事可知矣密雲而終不能成雨者以
此○潘雪松曰飛鳥在穴不飛者也陰類也中虛穴之象不言射
而言弋不言獲而言取不言於高墉而言在穴皆謂陰小之不足
大有為也
附姚承菴曰時值小過宜下不宜上陰至於五過甚矣乃其所居
者尊位也挾勢自亢澤不下究雲雖密而不雨自我西郊故耳當
此之時欲沛膏澤於生民必須求下求巖穴之士以為輔乃可也
故又勸之以求助抑之以下賢公入山其佳似此

下經說統

卷八

六十八

石鏡山房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已上發其自尊之心也彥陵氏曰天下未嘗無才特患求才之道
不至耳六五過高志滿不能下賢故雖有膏澤而不施所得者僅
阿諛逢迎如六二等輩豈能大有所濟乎
上九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青
胡雲峰曰六二陰柔中正故曰過曰遇九四陽弗過而遇乎陰上
六陰弗能遇而過乎陽四無心之過上有心之過也初之飛鳥已
却上飛鳥而離之凶可知矣不特曰凶且天災人青無不有之然
則陰之過豈陰之福哉○張雨若曰是謂二字有味無妄之災君
子以為猶福也惟孽自我作是謂之災青耳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夫陰當過時宜下不宜上者也况可至於過亢乎宜其犯天人之
所共忌也此亢字即承辭逆字
陸庸成曰小過之時用靜吉用動凶之時君臣俱弱矣上動下
止上作而下不應矣陰盛陽孤小人制君子矣此用靜之說為君
子計也然而小人亦不得倚時以陵君子故先與之以亨即戒之
以貞而且曰可小事不可大事若曰才力只可小就若大事則俟
大者為之耳其曰大吉者非為小者許也小者能貞於小事而安
於下之宜則大者吉吉不在小也小既順大又何患矣○蕪子瞻
曰小過者君弱而臣強之世也小者過而亨則大者失位而否矣

下經說統

卷八

六十九

石鏡山房

其取象飛鳥者蓋飛鳥之制在翼翼欲往腹背不能止翼欲止腹
背不能作也四陰據用事之地其翼也二陽囚於內其腹背也鳥
之飛也上窮而忘返其身遠矣而獨遺其音臣之替也必孤其君
遠其民使其君如飛鳥之上窮使其民聞君之聲不見其形也而
後得志故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止逆而下順也小過
之世其臣則逆而其民順故不宜上宜下上則無民而主孤下則
近民而君強也
三三 雜下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為卦水火相交佐力有人位各得正施為停當事之所由濟也故

名既濟張雨若曰既濟亨小只緣既字不好好時節將過了故但可小小得亨而已此時正當着意謹守而利於貞不可謂既濟而遂忘戒懼此何以故蓋既濟之初心尚警懼所以可吉及既濟之終則息心生而紀綱廢壞肇萌矣亂所必至此所以利貞也

陳潜室曰既濟之卦時既濟矣而曰亨小者蓋既濟之尾乃未濟之首有微戒無虞之意故只可言小亨也既濟終為未濟故又曰終亂胡雲峰曰易之道一陰一陽天下之生一治一亂陽一而陰二故治常少而亂常多創業之主以憂勤而吉守成之君以逸樂而亂初吉不幾時終亂乃迭見聖人所以於既濟之時深戒之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下經說統

卷八

七十

石鏡

林次崖曰小者亨與彖同主天運說不作小事解蓋時以濟名若無衰亂之形然太寧既久瑕類漸生所亨者亦小耳在天運正過中之候不可不盡人以維天也○陸君啟曰國家當極盛時總有好處都只是尋常事所以說小者亨若說補偏救弊便像未濟解附別洪覺山曰既濟六爻不惟皆相應而剛柔無一之不當其為既濟豈不大哉而彖以為小者亨焉何也初之吉與終之亂皆由於小也夫天下之事陽主之陰成之其成其敗未有不由於陰者故觀亨小而終亂之意在目前矣豈但濟極則小也哉○按小亨者亨而漸微之意見亨之大者既通而不足恃也此時非守之以貞雖小亨豈能保乎貞只是憂勤謹畏即下所謂正此中者是已

此當看

而惟其初終有兩念故治亂無定時人豈可以天藉口哉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事既濟之後太剛則過於振作太柔則失於廢弛而此卦六爻剛柔無偏勝之意而其位當矣剛當剛之位則剛得其正自不至於更以釀禍柔當柔之位則柔得其正自不至於因循以滋弊所以善保其亨者以此○彖陵氏曰剛柔正句要合說來方見保治之長策真有上下同此憂勤彼此互相儆戒意

初吉柔得中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按卦辭初吉終亂主天運說故彖傳特推本人事以明之○彖陵氏曰上文釋利貞兼剛柔兩邊而此處專提柔得中未蓋創業之

下經說統

卷八

七十一

石鏡

主專要做事故貴守成之主最忌多事故貴柔則小心謹畏自能持盈守滿矣柔且得中又不是因循的人初所以得吉止者苟安愉惰之心全無謹飭的念頭正與柔中相反此乃困窮之道取天下事焉得不亂張溪中曰卦曰終亂而彖曰終止則亂非終之能亂也於其終而有止心此亂之所由生也

丘行可曰古今治亂之變何有窮也治極生亂亂極生治此雖天運實人事也人之常情慶無事則止心生止則心有所息而不復進此亂之所從起慶多事則戒心生戒則心有所畏而不敢肆此治之所由兆治亂者天也所以制其治亂者人也

故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按思患以心言豫防以事言然不思患則不能豫防徒思患而防之不豫思亦無益當一申說程敬承曰既濟本無患正惟無患乃生患患生於無每隱而不及費故費於思思者思其終也患生於無亦卒而不及拂故費於防防者防其始也防之豫則終無患矣豫防不過是守貞蔡子木曰只憂勤便是豫也天下原無必不可防之法

附項平菴曰人之用莫大於火而火常生患善濟火者莫如水思火之為患而儲水以防使水常在火上其力足以勝之則其患止矣郭白雲曰成湯之危懼成王之永志皆思患豫防之謂也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死咎

下經說統

卷八

七十三

石鏡山房

蔡虛齋曰此全是憑初字說道理危者使平也曳輪濡尾亦言其禦禦之心有若此如若真曳輪則車不能前矣若真濡尾則狐不能濟矣只是其亡其亡之意无咎謂能保其濟也○按曳輪取任事之慎重濡尾取慮患之周密兩象非重複朱子曰曳輪濡尾不是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老子所謂與兮若冬涉川之氣涉則罪竟涉只是畏那寒了未敢便涉鄭孩如曰輿以輪而行有所牽曳則不前歎之涉水必揭其尾濡其尾則難涉胡雲峰曰此既濟之時也而有未濟之象此句甚妙蓋車開策勁而常有曳輪之慮彼岬已登而常有濡尾之防思患預防之意故無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象加一義字正與道窮相反然要初字上看此明幾慎始以大才而操小心義得无咎豈倖免哉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彖陵氏曰臣之行道在得君如婦必得茀而後可前行也二五君臣正相應反謂婦喪其茀者全在五居既濟之時自恃太平不肯下賢以行其道也然士君子無志濟世則已志在濟世而不獲見用則未免以得喪動心從物而失其素守者有之不知時當既濟我若急於求合未以自小而動君之疑惟靜以待其天之自定則其既在我合我其誰邪故曰勿逐七日得全在勿逐來逐

下經說統

卷八

七十三

石鏡山房

則未必得矣○君子濟世之志既若不能頃刻待者故聖人喻七日之期以慰之○胡雲峰曰五雖與二應而不汲汲於求二者處既濟之時則中反為中權故也二欲自行其道不可得矣然五雖不汲汲於二二守中正之道亦不汲汲於遂之數極則必變道窮則必通不然喪但失其在外部逐則自失其在內者矣夫我失自失烏乎七日得文凡六七則復始七日得即自勿逐得也○附別揆子瞻曰安樂之世人不思亂而小人關之開之有端必始於爭爭則動動則無所不至君子居之以靜受之以廣大雖有好亂樂禍之人欲開其端而人莫之予蓋未嘗不旋踵而敗也既濟

爻皆不應六二六四居二陽之間在可疑之地寇之所謀而六
二居中九五之配也或者欲間之故竊其第弗者婦之蔽也婦喪
其第其夫必怒而求之求未必得而婦先見疑近其婦者先見詰
怨怒並生而憂患之至不可以勝防矣故凡竊吾第者利在吾之
逐也吾恬而不逐上下宴然非盜者各安其位而盜者敗矣故
曰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保濟莫妙於中中道在我舍我其誰又何必逐而後得乎語中要
得勿逐意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下經說統

卷八

七十四

山房

按伐鬼方是實象與箕子之明夷同下二句皆是戒既濟之時
啟多事之端者必小人故戒以小人勿用鄭東谷曰九三內治已
濟必欲用陽剛以求功於外者故為之戒曰以高宗之威而伐鬼
方猶三年而後克之成功之難如此其可用小人而啟多事之源
乎無事之世捨內治而幸邊功者皆小人啟之也
胡雲峰曰三代之兵未嘗一小人用小人是平一亂而生一亂
也聖人此意甚微張中溪曰小人夷狄皆為陰類我狄之禍遠小
人之禍近故作易者於用兵之後必以小人勿用戒之師之上既
濟之三是也
象曰三克年之備也

丘平河曰三年而後克之師老財匱其困憊亦已甚矣以言兵不
可輕動也傳曰言德以見事之至難在高宗為之則可無高宗之
心則貪念以殃民也

六四編有衣袽終日戒

二句皆取象於舟蓋自濟字上來作一津意蓋有備患之具而
猶存慮患之心不以有備而或弛也大象思患在預防之前此終
日戒在預防之後○黃葵峰曰編註疏作濡程傳亦然今當從之
然其語意非舟已漏而後塞之謂也蓋慮舟之漏而預備衣袽以
為之防耳終日戒常恐其漏至不知而吾之衣袽不及塞也
朱子曰以柔居柔能慮患預防蓋是柔善底人心不粗便慮事細

下經說統

卷八

七十五

山房

張中溪曰六四出離入坎此濟道將革之時也濟道將革則蠲
漏必生於此四坎體也故取漏舟為戒終日戒者自朝至夕不忘
戒備常若坐散舟而水驟至焉斯可以免覆溺之患胡雲峰曰乘
舟者不可以無濟而忘衣袽亦不可謂衣袽已備遂忽然不知戒
水浸至而不知則雖有衣袽不及施備患之具不失於尋常而慮
患之念又不忘於頃刻此履既濟之道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彥陵氏曰疑字宜玩蓋人心所以為止偷安不為終日之計者只
是自信得無事故耳若此念不敢自信則何事不為難端何處不
是瑕隙安能一刻忘戒懼乎疑字正與止字相反陸庸成曰水能

載舟亦能覆舟安得無疑○汪咸池曰天下之治亂生於心終止則亂能疑則濟程啟承曰九三善用其剛所防在外○六四善用其柔所防在內○治其為思慮預防一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潘雪松曰五以陽剛居中正當物大豐盛之時而位險隱中而易滿故備東鄰西鄰兩家祭禮以示警懼夫祭時於大時可得美則明德馨而黍稷可薦明信昭而沼毛可羞是以東鄰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在於合時不在物豐也蓋借兩鄰以省五使知而戒也東西者彼此之詞不以五與二對言○

下經說統

卷八

七十六

石鏡山房

附姚承菴曰此爻傳教泥一時字俱以文王與紂之事明之不知焉中言禴者凡數卦如小畜六五如泰六四如謙六五皆以所與者言本爻何以為之鄰大抵人君當既濟時專治平之盛驕奢易萌而誠敬必不足故聖人借兩鄰以為訓若曰東鄰殺牛何其盛也西鄰禴祭何其薄也然神無常享享於克誠彼殺牛者反不如禴祭者之實受其福信乎享神者在誠不在物保治者以實不以文此蓋教五以祈天保命之道非君失其時不如臣得其時之說存胡雲峰曰文王與紂同此一時取在紂則為已過之時在文王則為未至之時也然福在天地間未嘗不以與人非吝於紂而私於文王也文王實有以受之紂則無受之道耳

象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鄭孩如曰殺牛成祭用之於冬至禴祭只用聲樂用之於盛夏惟其時耳當盛夏而用大牲失時之宜便是褻神故曰不如西鄰之時也今執泥此一時字遂以二五為解所以窒礙難通○陸君啟曰萃以用大牲為吉物之初聚極其豐即濟以禴祭為時豐之既極尚其朴吉大來有如川之方至如日之方升意然而難得而易失者時也為人君者不可所以持守之哉○

附蔡虛齋曰象傳提出時字而爻義自明吉大來也此正在時上見得汪咸池曰五當濟時不肯思慮預防至時不在我而卒使二收其福則亦可為人君之炯戒矣○

下經說統

卷八

七十七

石鏡山房

○士六濡其首厲全體為濟極本體為險上正終亂之時濡其首即載胥及溺之意即此便是厲揚誠齋曰上六以柔懦之資懷亢滿之志居治安之極如已濟大川自謂沒世無風濤之虞矣不知既濟其一又遇其一求載而無宿舟求涉而無善游蹇裳馮河濡至於首則溺其身可知矣○洪覺山曰濡尾則猶有可為之時至於濡首則身首俱在坎中吾見其溺而已矣是故君子之濟世必須以身在濟之中如六爻尾首俱濟而又能自拔於逸欲不至以身沉溺乃可成也○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何可久愈見惠當豫防至此則無及矣葉爾瞻曰濟何以濡貴蓋自以為濟而息地念勝不至於淪溺不止矣濟不可久所謂終亂也

論子瞻曰凡陰陽各安其所則靜而不相為用將發其用必有以蘊之者水在火上火欲炎而不達此火之所以致其怒也陰皆乘陽陽欲進而不得此陽之所以奮其力也火致其怒雖險必達陽奮其力雖難必遂此所以為既濟也邵國賢曰既濟之貞言乎其既濟也其道有三故尾可濡帶可喪鬼方可伐也未濟之貞言乎其未濟也其道亦有三故尾可濡輪可曳大川可涉也持重奮發因時而動並行不悖如是哉既濟之窮則之於未濟故曰濡其

下經說統

卷八

七十八

山房

首未濟之極則反於既濟故亦曰濡其首言平之不可玩與險之不可不戒也至矣哉○蕪紫溪曰既濟之時至盛時也乃勉以利貞危以終亂者何蓋天下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聖人知其然故不幸其在天而欲維之以人濡尾不戒必至濡首終止之亂人自為之天何尤哉雖然猾夏之禍不在鬼方而在欲竄深淵之隕不在濡首而在迷心於逸於樂動色於虞庭玩人玩物陳規于周后聖帝明王之時其慮深矣故曰防乎其防是為易之大綱

三三離坎上下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水火不相濟也

按水上火下不相為用而三男又皆失位故曰未濟未之為言非終於不濟也特云未耳有待而濟也未濟有濟之理故亨然所謂亨者必其慎始故終乃克有濟如不自度其才小力弱而銳然冒險漫無所畏如小狐汔濟而濡其尾豈能濟乎故無攸利○狐尾豈於身濡其尾則身隨以溺其老者多疑畏故履水而聽懼其陷也小者未能畏懼故勇於濟勇於濟必至濡尾而不濟矣周用齋曰凡事每成於老成練達之和而多敗於少年剛銳之輩故聖人以小狐象之鄭致如曰水上火下二者交相為用亦可互制其過火上水下不惟不得其用且水不能制火則火之焚至於燎原火不能制水則

下經說統

卷八

七十九

山房

水之淫至於滔天故為未濟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按卦辭亨字屬天運上說象却歸重人事蓋未濟之時非小心慎密處置得宜者不能濟此六五柔而得中所以致亨也○程致承曰既濟之吉以柔得中未濟之亨亦以柔得中可見濟天下事未有不自一念謹畏中而回者○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未出中也與不續終相呼應見得未出坎險之中則將濟未濟此時正須畢力維持謹始而後成以收未濟之利而乃曰濡其尾无攸利

正位
三陽
林

剛
柔
應

者則敬慎之心終與始不相續也。然則天下事終於不濟已乎。雖
 然卦之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皆應可與同心協力而終有濟矣。
 此見未濟之必亨特在人之續其終耳。○按不續終謂其敬謹之
 念不續於終也。或云首濟而尾不濟或云濡其尾則終不可濟俱
 非。○不當位者已之才德雖偏而剛柔相應得人以制其過而輔
 其不及不當位故未濟剛柔應故終可濟項平菴曰於无攸利之
 後復言到柔應者覆辭上文亨字意也。雖无攸利用其柔中以與
 剛應自有致亨之理。
 郭鵬海曰既濟之吉以柔得中未濟之亨亦以柔得中則敬慎勝
 也既濟之亂以終止未濟之無攸利以不續終則克終難也既濟
 下經說統 卷八 八十一 石鏡山房

之貞以剛柔正未濟之可濟以剛柔應則交濟之功也既曰柔得
 中而又有不續終之戒可見濟事無可輕忽之時既曰不當位而
 又著到柔應之善可見得人無不可濟之事
 附別洪覺山曰未濟之亨何復以柔言也曰重離也五行之所難
 伏者火七情之所難制者燥五柔得中則能下與陽應而有可交
 之漸矣未濟之五即既濟之二也故既濟之善在初未濟之善在
 終既濟之險在外未濟之險在內既濟之終止則窮未濟之不續
 終則不利經繹曰既濟敬終未濟亦敬終大易貞勝以敬勝始終
 教萬世無窮焉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既濟永叔曰火在水上物各失其所居矣故君子慎辨其物宜而
 各置其物於所宜居之方使不相犯所以待其濟也。○按天下未
 濟時物多易方貴賤混淆名器倒錯不為之辨孰肯各安其所也
 而不相侵犯故君子觀象於水火而慎辨之因器以命名緣分以
 定制不使一毫僭差則萬物各止其所而不爭矣慎字最重不慎
 則不能辨也物字該得廣君臣上下俱在內
 附別象旨曰水火異物辨之使羣分水火異方居之使類聚夫始
 以異物各止其所既以同居各適其用其未濟者終濟矣此與同
 人之辨何以異曰同人別其所同未濟致之各異
 附鄭孩如曰此卦火上水下火之炎上水之潤下為得其方矣得
 下經說統 卷八 八十一 石鏡山房

方而反曰未濟此君子之所辨而尤新於慎者此也辨之不慎則
 有居之於方而反為戾者貴其分又貴其合水中有火之位火降
 而居下得火以烹真水水不洩越而真水歸垣火中有水之位水
 升而居上得水以伏真火火不飛揚而真火司局此之為方大方
 而有無方之妙辨之可不慎乎若未濟之水火其在人身精湯洩
 於下將致枯火飛騰於上將致焦其在世道君亢於上而不下
 達臣日卑於下而不上通是以居方而失其方者也故辨之宜慎
 也
 初六濡其尾吝
 以陰居下方將涉險而尾即濡與既濟登岸而濡尾者異矣卦詞

不濟矣

所謂小狐正指此爻新進喜事不度勢不量力急於求濟而反不能濟可吝孰甚焉不言凶咎者聖人不欲以始進而竟其終局也○或曰未濟在初時正可濟而以陰居下遂退縮而不進終於不濟矣有好機會而不能乘時有為豈不可吝
徐進齋曰既濟初濡其尾無咎未濟初濡其尾吝者既濟之初才剛足以有濟又下卦離體明也明則知緩急之宜而不急濟故雖濡尾亦終濟矣而無咎未濟之初才柔不足以濟又下卦坎體陷也陷則冒險以進而急於求濟不知未濟之義則至於濡尾而不能濟矣故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下經說統

卷八

八十二

石鏡

事必敵始而後可善其用於終初所以致尾之濡不是時不可為心不知敵慎故耳潘雪松曰極者終極之謂初知當濟而不自審其續終之難故曰亦不知極○或曰此極字從未濟生來亂之極正是將濟之始在智者必能因時有為而初六只是退縮而不進所謂不知通變之理故曰不知極

九二曳其輪貞吉

程啟承曰坎自有輪曳象所以曳輪乃其自曳也本義自止而不進是也此豈其才不足以進正以柔君而處艱難之時非過剛冒進者所能濟故寧詳審無躁急者濟之正道也所以吉也夫二何以能貞吉也艱難之時以慎審不急濟為中九二居柔得中所以

自學正

續二

能審慎而行其正也得正故吉

傳曰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方艱難之時所賴者才臣耳五以柔處君位而二乃以剛陽之才居相應之地剛過則好犯上而順不足故戒曳其輪則得正而吉當艱危未濟時尤當盡恭順之道斯所為得正而可保其終唐之郭子儀李晟是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中言心正言事作推原說蓋自古人臣當權盛之日非有一點忠順本心必不能恪恭於事而守正道耳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按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和不正當大難方殷之時獨力以求濟

下經說統

卷八

八十三

石鏡

險以行不足以濟險而反其其險矣何凶如之此其凶不在時事之難病在自己之才不足耳三以柔乘剛將出乎坎誠能當事變不容他委之日資英雄之助以摧陷廓清何不利之有○既云征凶又言利涉何得與相矛盾至是蓋行者水浮則借舟力此用人則裕之象陸走則用已力此自用不足之象洪覺山曰征者自征涉者乘物也征則不能而利求得所乘以濟此在夫三之自審之而已兼而瞻曰利常存涉大川之心以養其才謂宜慎也人情當涉大川未有不知畏慎者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位不當是才力不足苟不藉陽剛之加而欲以濟險難矣故獨

位不當

○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

郭鵬海曰九四大臣任濟世之責者也而以剛居柔為失其剛志

欲有為而不免於沮喪不貞而有悔也誠能勉而貞乎永有一

不辭於位則得臣道之善悔可亡矣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為貞也

况當未濟之時禍亂未平正人臣戮力勸勤之日是必以剛決之

心作其震發之氣奮然為國家揚戡定之烈壯安攘之勳殫厥心

力乃克有勳如震用伐鬼方三年而受賞斯所謂貞也斯吉而悔

亡之道也○揚誠齋曰既濟伐鬼方而憂其憊者既濟之世利用

下經說統 卷八 八十四 石鏡山房

○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 志行云者未濟時志存必濟以其貞故得行其志鬼方之伐正四

之所為貞也○九四病在居柔故奮發有為即便是貞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 彥陵氏曰此文舊亦主變化氣質說然玩无悔二字與悔亡不同

正是與其天德之粹美不是矯不正以歸正之謂也蓋五為文明

之主其本體之虛靈不特且虛其心而陽為之輔則切磋琢磨形

氣之累盡融而本體湛然無纖毫瑕翳矣故曰貞吉无悔自是而

暢四支發事業正所謂闡然日章之君子也本性之靈光自然誠

則形形則著煥乎其文章矣何吉如之此吉字在治功上說與上

文稍異○提出君子二字則有孚之意光字內已含又點出有孚

來者見其光之非外襲耳不是光又本於有孚之誠然有孚從何

處見得以其本之於貞也此二句只是申贊之詞體只完得一箇

貞字

○ 六五貞吉有孚吉

○ 諸雪松曰六五以柔居中貞其固有非戒也悔亡不待於亡

也文明之善發輝於事業故曰君子之光離體發有光而乘承應

得中耳當未濟之世乃以貞正而吉以孚誠而又吉以光輝而又

吉備三吉而無一悔其盛於他卦何也為文明之主而能虛中以

臨照百官推誠以任賢佐故諸臣戮力大君端拱安得不變未

濟為濟而內表上下其被格寧有涯哉先即乎醞之而發越暉即

光布之而炳耀非有殊也

○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 君子二字重言君子便見光之本於有孚矣非光之外別有所謂

暉也堯之欽明其光乎堯之被四表其暉乎光而言暉昭其盛也

暉又言吉贊其妙也唐與菴曰字在內則光有體光在外則字有

用表裏相稱實德充盛光輝昭著莫非心精之發越安得不吉貞

吉之吉吉在五暉吉之吉吉在天

下經說統 卷八 八十五 石鏡山房

○ 吉備三吉而無一悔其盛於他卦何也為文明之主而能虛中以

臨照百官推誠以任賢佐故諸臣戮力大君端拱安得不變未

濟為濟而內表上下其被格寧有涯哉先即乎醞之而發越暉即

光布之而炳耀非有殊也

上九有孚於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時至上九自未濟而之濟正當與時安息休以無事以待天命之自至有孚於飲酒之象即需所謂飲食晏樂也无咎無欲速使信之咎也然謂之有孚飲酒非是盡諉於天命正是人事已盡所以信得過耳若放縱不返漫不事事飲酒而至濡其首信非所信矣天下事何由而濟○有孚失是仰不是過於自信之說是即指孚說失是即所謂孚失其孚是也飲酒二字亦要看得好只為所當為不為行險意

下經說統

卷八

八十六

石鏡

先子房之辟穀於後皆有得乎有孚飲酒之義者也若過於自信自樂則為劉伶阮籍之濡首矣以身與世相為陸沉豈徒無濟且有害焉有孚失是易戒深哉

附鄭孩如曰此文稱作將濟聽命說愚謂未濟至六五已變為既濟矣豈至上九猶有未濟此文正是周文武至成康時也人主當此惟真心實意與天下共樂其樂休養無為而已然亦不可戒生事而入怠荒如飲酒無節至於濡首則失有孚之義矣○黃葵峰曰昔者文王觀遊於靈臺君民同樂成王游歌於卷阿君臣同樂真心實意共安太平優游泮泮寬舒順達正此有孚於飲酒之意也

揚誠齋曰既濟之濡首者水也未濟之濡首者非水也酒也水之溺人溺其一身酒之溺人溺其心以及天下國家故澤水之害小於儀狄之酒禹惡旨酒之功大於平澤水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義之裁制為節即所謂是也不知節即是失是葉爾瞻曰節乃有孚中自然定限但貴知之知節者神明不自昧其天則也論馮文所曰未濟之為卦也以水火不交也是以居中者其責重三四兩爻任其責者也三出坎而承離故以涉川為利四居離而履坎故以伐國為功三以位白以才拔難樹功上下所倚藉也若初之濡尾三之曳輪或自量而不能濟或自重而不急濟未可語

下經說統

卷八

八十七

石鏡

此也五居其成而言君子之光者以濟任人則可見者惟光也上虞其逸而言有孚飲酒者以濟聽天則所事者惟飲也濟難在人而德不可不修獲福在天而義不可不盡貞吉者勉其修德也濡首者戒其違義也天之道盡於茲矣李隆山曰陰陽之氣往來乎天地之間或不能無過差故聖人作易於頤大過之後繼之以坎離蓋以陰陽之中而揀大過之弊也於中乎小過之後繼之以既濟未濟亦以陰陽之交而中者而揀小過之弊也○王應麟曰易之始終皆陽也始乾之初九終未濟之上九程敬承曰乾之初九以勿用始未濟之上九以失是終何也無用為用而卷舒操縱總歸於是斯陽德完局也胡雲峰曰既濟以中道離之中也未濟

中以行正坎之中也。既濟九五之時。時即所謂中也。未濟上九之節。節即所謂中也。充之授。只是一中字。易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字。易於小象之末曰中曰時。易之大義畧可見矣。

全經李西溪曰。上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首咸恒。終既濟未濟。亦坎離也。天地之道。不過於陰陽五行之用。莫先於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馮厚齋曰。乾上坤下。離東坎西。此先天之易。天地日月之四象也。故居上經之始終。以立造化之體。山澤通氣。雷風不相悖。水火相逮。此後天之易。六子之用也。故居下經之始終。以致造化之用。既濟之後。猶有夫濟者。示造化之用。終則有始也。

經說統

卷八

十八

石鏡

石鏡山房周易說統卷之九

仁和後學張振淵彥陵甫輯

繫辭上傳

男 懋忠 師 斌



傳鄭瑛如曰。讀繫辭傳者。不知孔子所以作傳本意。其曰繫辭者。非傳辭也。傳象也。其傳象。又非傳六十四卦也。傳乾坤也。其傳乾坤何也。蓋周易首乾坤。明以乾坤為六十四卦之祖矣。所以獨精於夏商之易。夫子既於文言逐節論之。猶以為未盡。故上下傳二十四章言乾坤。剛柔天地者。十有七皆所以發明乾坤之理。文王以乾坤綱領全易。而繫辭傳屢標揭言之。此孔子所以深於易也。

上繫說統

卷九

天尊地卑章旨 此章言伏羲作易之本原。與君子學易之要道也。蓋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者。易之道也。易未作而已形於天地之間。雷霆風雨日月寒暑男女者。天地之道也。易既作而悉具於卦爻之中。可見易大本乎天地自然之理。而非有所安排造作也。易道盡於乾坤。乾坤盡於易。簡易簡即在人。身學者求易於天地。又求天地之易於吾身。則易可無作矣。通章之意。總論易書之作。無非發明乾坤之理。要人為聖賢。以與天地參耳。胡雪峯曰。此章首言天地有自然之易。繼言易中有自然之天地。末言天地與易不外乎自然之理。所謂自然之理者何也。易也。簡也。陸庸成曰。易首乾坤。乾坤之始。止是剛柔二畫。而乾坤交錯不窮。亦總是

原聖人身
是作易本

辭從剛柔

變化者此
易簡又精
一解

坤成乾乾
則其真有

剛柔之變化。此便見易簡之妙矣。易簡者。聖人於剛柔變化中。別出精與。以示人也。故下傳首章。亦曰剛柔相推。交在其中矣。而繼之曰。示人以易。示人以簡也。附鄭注如曰。繫辭傳中之乾坤。皆指其一畫者言。非三畫六畫之卦也。此二畫者。一名為乾。一名為坤。六十四卦者。此二畫之所生也。而坤又乾之所生也。乾者一而已矣。一者太極之道也。其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易簡者。得一也。簡。易之道。坤成乾之德。對言之曰。乾坤。精言之曰。乾而已矣。易簡原是一理。依易之理。而作之。則為簡。若曰如何為法乾之易。又如何為法坤之簡。則支離矣。非所謂得一之妙也。

天尊地卑。乾乾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

上繫說統

卷九

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此節是有易之後。追論未有易之先。以見畫前原有易也。本義乃會意解。不必泥。易有乾坤等名色。這不是聖人杜撰。只是據六合中。自有的模寫一番出來。易雖未作。而許多物事。色色都備。先儒所謂天地間原有一部易書是也。鄭注如曰。通節只重乾坤二字。若貴賤剛柔變化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除吉凶二字外。未嘗有是名目。皆夫子象傳象傳標出。蓋六十四卦。總是一個乾坤。而此乃其中所具之物件。夫子闡論乾坤。而并及之。不可以貴賤等。與乾坤並列也。陸庸成曰。乾坤之於易。為門為緼。是剛柔變化所包舍而從出者也。故乾坤定。乃列貴賤之位。此位非剛即柔。斷

不相混。故辭各指其所之。而吉凶生焉。總之。剛柔變化。其間假令變化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此之易理。原在天地。俟聖人仰觀俯察而得之耳。

解。此乾坤非聖人之強名也。天尊而上。便有德的意思。在地卑而下。便有順的意思。在則乾坤未名之前。却已定在於兩間了。故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按天地只重德順。不重形體。恐得下卑高也。錢融堂曰。無畫之易。在太極。先有畫之易。自而儀始。蓋下文所謂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自乾坤而始著。非自乾坤而始有也。解。高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為高為卑。自然成列於兩間。則卦爻中

上繫說統

卷九

三

山房

內者。貴外者。賤。乘者。貴。承者。賤。若有定位。不可移易。故曰貴賤位矣。按卑高。垂天地人物。陳者。鋪列有等級也。位者。以序而相次。體統自不容紊也。卑何以先高。卦畫自然之序也。解。動靜有常。可見亦有互變處。但非常性耳。凡剛必動。凡柔必靜。斷有判然。不相混意。置陰陽言。剛柔質。可見氣不可見也。彭山曰。動靜者。乾坤起伏之勢也。動顯於外。而靜中亦有動。靜藏於內。而動中亦有靜。此動靜之有常也。乾本剛德。剛則常動。坤本柔德。柔則常靜。動而無常。則易衰。不得為剛。靜而無常。則易弱。不得為柔。惟常則一剛一柔。斷然不相雜。乃為不已之德。此言乾坤之德。不過一剛一柔之斷而已。

即從眾分
攻和承相
成一段情
由方與吉
合

象字對分

字多一轉

在字極

蘇子瞻曰方本異也而以類故聚此同之生於異也物群則其勢
相攻相取相感之態皆不出此而吉凶之貞勝有出於其外者乎
也所分者群物之朋伍即方所分曹角立而分正以聚分也天下
偶故言其分所聚者類方之種彙即情臨岐各判而聚正以分聚
如東西南北諸極有定所故言其聚物則良楛堅脆殊質而相對
故曰生附葉爾瞻曰方即物情之效其動物即方向之成其品也
以其儕輩相倡和曰以群分所聚善惡之漸積也所分善惡之異
曰類聚物者品格既立各成一件器局則彼此各自為臭味而但
解方物方者意見所向徂自成其為端隅始一念而萬念會合將來

不得不分此異之生於同也有成而後有毀有廢而後有興是以
知吉凶之生於相形也
象形者乾道之流行故屬天形者坤道之結實故屬地象形即
變化所在不可說象形有變化亦不可說變化而成象形蓋變化
流行不得不托象形而現實非因象形而始有也變者動於既窮
化者居於既往此正陰陽之其測處象形皆有陰陽則皆有變化
不可分屬天地蘇子瞻曰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為象或為
形所在不同故云在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者也
形者象之體質留於下者也人見其上下真以為兩矣豈知其未
嘗不一耶附張常甫曰成象成形須得變化意思假若日月無往

卷九

四

石鏡

變化為

既意亦妙

野爻分屬
亦是一見

造化亦幾乎息矣故日月星辰山川動植之屬者天之象地之形
也其往來顯晦聳伏潮汐老壯榮枯之屬相推而不窮者象形之
所以成也物極謂之變變然後成象物生謂之化化然後成形變
化見則天地之妙用顯矣
黃勉齋曰此言有天地則乾坤貴賤吉凶變化之理昭然可見然
必有乾坤而後貴賤剛柔吉凶之體始具有貴賤剛柔吉凶而後
變化之用始行始於乾坤終於變化此生生所以不窮天地所以
常久而不已也附吳因之曰首節不是畫前之易只是造化即易
意故易一作而造化之象形無不具於其中朱子發曰乾坤貴賤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此節以橫圖言正聖人作易之法也玩是故二字分明跟上說來
聖人見得天地間只乾坤二義而天下事物之理莫不悉備於其
中故畫一奇以象乾畫一偶以象坤而剛柔立矣奇偶兩畫以剛
柔言者正明其為乾坤之體質所以效天地之能者也摩盪皆假
借形容字只是一每加二而已摩是兩個物事相摩盪是圓轉
推盪出來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圍旋推盪那六十
四卦出來剛柔二字直貫下八卦連八卦亦是剛柔所成者相摩

卷九

五

是三畫卦相盪是六畫卦質卿曰看來天地原只一乾坤乾坤原只一變化此造化自然已成之易也故易之始作也只是一剛柔而已有剛柔也不能不相摩相摩而斯有八卦有八卦也不能不相盪相盪而始有六十四卦剛柔者乾坤之異名摩盪者變化之妙用易何嘗外於乾坤哉

朱子曰摩如一物在一物上面摩旋的意思亦是相交意如今磨子相似下面一片不動上面一片只管摩旋推盪不住自兩儀生四象則老陽老陰不動而少陽少陰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自八卦而生六十四卦皆是逆上加去下體不動每一卦生八卦故謂之摩盪鄭氏如曰六十四

上繫說統

卷九

六

卦固因摩盪而成然既成之後亦自有摩盪之妙

鼓之似雷震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按此兩節當主易書既作造化在易說蓋天地間千變萬化無不於一個陰陽聖人本此剛柔二畫相摩相盪以成易則凡天地間之鼓者潤者運行推遷無非是物之流形生出人物之散殊來故易未作而造化一易也易既作而易一造化也可見聖人作易是未造化而自有的道理與首節一意故曰相發明註中變化二字當易字看即上文摩盪是也雷震四句俱在造化上說二之字不宜着物葉爾瞻曰雷震風雨俱連綿言雷霆餘聲鈴鈴所以

說分開說
二說
行來俱可
用
離以配火
震以配木
兌以配金
坎以配水
坤以配土
乾以配天

走出萬物風連而只言潤和氣所合成澤也行曰運行轉徙不息也日為暑月為寒兩一字亦循環不窮之意○吳草廬曰震為雷離為電雷即雷也巽為風坎為雨今看伏羲圖左起震而坎以離鼓之以雷霆也右起巽而坎以坎潤之以風而也風不能潤風而雨故通言潤離為日坎為月艮山在西北巽疑之方為寒兌澤在東南溫熱之方為暑左離坎以兌者日之運行而為暑也右坎以艮者月之運行而為寒也曰鼓曰潤曰運行曰一寒一暑此正相摩相盪之妙

上繫說統

卷九

七

陽於是有天有地而為一大男女既有男女之後則氣化分於形化形化行於氣化而人物生變化無窮男女各以類分矣所謂男女者亦只當得陰陽兩字蘇紫溪曰要玩二道字又玩二成字乾以健為道男而非健形雖男也而不得謂之成男坤以順為道女而非順形雖女也而不得謂之成女即此偶見人之道一天地之道聖人觀天地人而作易易作而天地人之道盡在其中則會易理而配天地者非人其誰能承之哉曰在人形質為男女德性為易簡夫子要人形質上識有易簡之理故先說成男成女隨說知始作成易簡云解彭氏曰乾坤者天地生物之大德而人得之以生者同此德也乃以男屬乾道女屬坤道者蓋自陽之生而

男女二字
物性承人
與易簡之
者合此氏
以六子配
合更妙

日月二
有兩說一

神解把成
象成形對
會考非

此皆從
上加去不
是兩字相
摩盪乃是
上下相摩
盪與本義
稍異

可極男女

神訂之論

之妙

即此便是

存性以顯

言則生於陰也。陽生於陰中。勢必發揚。故得乾初爻為長男。得乾中爻為中男。得乾三爻為少男。自陰之生而言。則生於陽也。陰在陽中。勢必退縮。故得坤初爻為長女。得坤中爻為中女。得坤三爻為少女。男女雖同稟陰陽之氣。而主於陽者必健。主於陰者必順。其勢各有所重焉。乾坤之道。生物之理也。以乾坤之道而成男女。則男女之性。本乎健順之德也。與凡物得形氣之偏者不同。物性不可以語健順。故男女以人言也。此結上文。以起下文。見乾坤乃人固有之理。而德業之所由成也。

蘇子瞻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雷風雨日月寒暑，更相迭作於其間，雜然施之而未嘗有擇也，忽然成之而未嘗有意也。及其用上繫說統

息而功顯體分而名立，則得乾道者自成男，得坤道者自成女。夫男者豈乾以其剛強之德為之，女者豈坤以其柔順之道造之哉？我有是道，物各得之如是而已矣。聖人者亦然，有惻隱之心而未嘗以為仁也，有分別之心而未嘗以為義也，所遇而為之是心着於物也。人則從後而觀之，其惻隱之心成仁，分別之心成義。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上文男女就易上說，此則轉向造化上言其理也。知始作成，都無男女。上是乾坤各成其形，陰陽對待之義也。此是乾坤共成其功，陰陽相須之義也。表了九曰：朱子謂知如知州知縣之知，則知訓主宗有照管之意，蓋神眼內蘊而能宰物之謂也。此處尚未着物。

天始即在

正為男女

乾含元氣以待施運於無聲無臭之先，物觸着便資之以始。故只言始，不言物。作是作用之作，不是振作之作。乾處其遠而無為，坤任其勞而有作。蓋受乾之施而隨其生長以成之也。蔡虛齋曰：始指其初，大謂其全也。即以一物論之，方受精之時，雖曰輕清未形，九內之所為臟腑筋脉外之所為象貌支竅者，已無一不備其中。但未至於效法而詳密可見耳。故不曰始而必曰大始也。惟坤則一一為之，翕受培養，化以成之，使臟腑成個臟腑，筋脉成個筋脉，象貌成個象貌，支竅成個支竅，妙合而凝，其形乃著。故曰坤作成物。○邵子曰：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為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為倡，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也。

上繫說統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此就知如成物處看。他一個易簡，非功本於德之說，而以字甚輕。若曰乾知大始，似乎甚難矣。坤作成物，似乎甚煩矣。乃乾坤則以易知以簡能耳。所謂天地無心而成化也。○乾之德健，只是這氣一過時，萬物皆生了。要生便生，更無凝滯。更無等待。故曰易知最省事。更無勞擾。只承受那乾的生理物出來，便見得是簡。簡順從而已。若不順，如何能配陽而生物。張常甫曰：事莫難於造始，而乾以易知，能常見於多故。而坤以簡能，是故厚於力者力不費，周於才者才不顯。力不費，故動而不測。才不顯，故功成而人不知。

卷九

九

馬伊繼山曰制於物者便不易作於己者便不簡就其有主之柄不制於物者也故其知始自易坤有順承之德不作於己者也故其成物自簡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前三節見得天地間物有乾坤此一節見得人心自具一乾坤蓋人自有生以來易簡之妙莫不令下稟受即所謂良知良能是也此良知良能者何人不可知何人不可能只因世人撇却本來自生情識所以生出無數艱難險阻來故從易知易從說起直說到有親有功可大可久無非形容易簡之妙數則字承接甚緊然

上繫說統

卷九

十

俱是本體備証工夫不是向外暴討者表了九曰易只是主乎理而無所容心簡只是循乎理而行所無事所知所從雖在人所以致其易知易從者實在我故講易知只在心明白處講易從只在行要約處講萬物之情便是有親通天下之志便是有功久即至誠無息之知大即善與人同之大

又字說

合非以指攝之力論也故曰有此至性體自存之機括也下共知則一而不貳其精神更無今古當吾世而有親者此心即當時而在也千百世而有親者此心即後世而在也所謂克其心至今在者故曰可久若說因人之信而自信益堅則避世不知不將自悔乎有功何以可大天下事皆吾身事成不獨成良能之分量原如是耳可久日新之謂盛德也可大富有之謂大業也

上繫說統

卷九

十一

良是下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句只是足上之詞而即繼之曰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蓋言即此易簡而可以得理可以成位也易簡二字一也因賢字生出聖字作對太鑿舊解為二可字所誤不知此可字正如文言可與幾可與存義之類附項平菴曰稱賢人者明乾坤之德業人皆可充而至也若但言聖人則嫌於必生知安行而後可而進脩之路絕矣

有的。本是現成人。不信其在。我反從明白內。自起疑情。直捷中。自
 生間阻。惟易則坦然。不勞擬議。惟簡則應緣。併有順事無情。
 無違妙義。現目前千頭萬緒之理。都在此一毫端上。收拾盡矣。
 得字最要。理會在我之理。即是天下之理。更無兩樣。
 陸庸成曰。知始作成。天地之大業也。易知簡能。天地之盛德也。夫
 變變化化之內。而易簡之精。窺焉。乃知人之良知一易也。良能一
 簡也。法乾坤者。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惟易簡在。聖人故九
 乾坤所知始而作成者。莫非聖人所密藏。得貴賤之理。於高卑。得
 剛柔之理。於動靜。得吉凶之理。於方物。舉變化化者。一以貫之
 矣。夫是以天地定位。聖人成能而作。易以與天地準。非成位乎其
 上。繫說統 卷九 十二

中者。其孰能與於此哉。沈蛟門曰。成位乎中。要體貼成字。蓋太
 極初分。妙合疑成者。此位也。天惟易。則天成個天。而位上。地惟簡
 則地成個地。而位下。吾人無體易簡。則人成個人。而位於中。成位
 乎其中者。成人之位。於天地之中也。夫生天地之中者。皆人也。到
 此地。位只說一個成。只還湯人的本等而已。
 蘇紫溪曰。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言天地之未始不為人。也。終
 曰成位。其中言人之未始不為天地也。大抵繫辭之作。只是發明
 易簡二字。故上繫下繫。首篇俱特揭出言之。求之於易簡。則天高
 地下。摠是實際。不求之於易簡。則窮天極地。摠屬虛幻。識破此關。
 一部易書。何待外求。

聖人設卦章旨。上章言聖人之畫卦。此章言聖人繫辭。然辭
 實不外於象。象實不外於道。象之所在。即道也。聖人繫辭。全是借
 象以顯道道之所在。即天也。君子學易。全要得道。而忘象。從象字
 別出一道字。從道字提出一天字。見君子與天合一。方完學易工
 夫。程啟承曰。上章言先天之易。原始於剛柔摩盪。而歸諸易簡之
 理。至論君子體易。而不言工夫。曰。久大德業。曰。理得而成。位亦從
 先天論也。此章言後天之易。究析於辭。占象變而歸諸三極之道。
 至論君子學易。而不廢工夫。曰。安居樂玩。曰。言无不利。亦從後天
 論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上繫說統 卷九 十三

此聖人專指文周設卦。與設卦以盡情偽之設卦不同。此只是就
 伏羲所畫之卦。一陳說。六者。耳。重繫辭。上卦內兼爻言。象之所該
 最廣。究其要旨。不過時有消息。位有當否而已。吳因之曰。凡有易
 以來。吉凶之理。雖具。却未嘗明白說出來。自文周聖人觀象繫辭
 而吉凶始大明于天下。要發吉凶得詞。而明意義。爾瞻曰。不曰理
 而曰象。器與道一象是義。理可見的。影子辭。表乎象。妙在觀字上。
 見得觀是文王周公心印。義皇之易。虞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按此節是原聖人觀象繫辭之由。蓋易之所有。剛柔而已。然是剛
 柔二物。迭相推盪。非剛推夫柔。則柔推夫剛。絕不是拘泥執定的。

此變化所由生也。若死然的东西，從何變化出來。相推句全要發出活動的意思。與剛柔相推變在其中，又自不同。推是自內推出外的意思。非有兩物對待而相推也。如陽窮於九，自然有個八隨後而來。陰窮於六，自然有個七隨後而來。此只據卦爻中現在者說。相推處即是變化無兩層。諸景陽曰：剛柔無迹，豈有為之推。而前之所移若迫於後，故因而謂之曰：推亦偶無心，豈有為之生。出而彼之所易若根於此，故因而謂之曰：生。朱子曰：陽化為陰，只德地消縮去，便無痕迹，故曰：化。陰變為陽，是其勢浸長，漸有頭面，故曰：變。

胡雲峰曰：易之道不外辭變象占。吉凶占也。占以辭而明，故曰：繫上繫說統。卷九 十四 石鏡

辭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象也。象由變而出，故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要知剛柔相推之中，或當位或失位而吉凶悔吝之源正起於此。聖人之所觀觀此也。聖人之所明明此也。蓋吉凶悔吝雖繫於詞，而其原寔起於變。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吳因之曰：朱子曰：此章首三句是題目，下面是解說。此語最妙，是把得失憂虞解說繫辭焉而明吉凶。把進退晝夜三極解說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象非彼此相像之像，只是形象之象。猶言形體時說却把相像像字解了，謂辭占合於人事象變合於造化者非。

此辭象本
解與此
參看

解悔吝字
義極確

自謂可羞
便是悔了

四個象字全不重，只要見得吉凶由於得失悔吝由於憂虞變化，具有進退剛柔具有晝夜六爻之動，具有三極之道。句解：鄭瑛如曰：只得就是吉之象，不必繫社駢臻，然必為吉，只失就是凶之象，不必六極而後為凶。此聖人所以禍福為禍福，而人事為禍福也。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妖氛厲鬼。故下文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即合乎易理處，便是吉，便是无不利，不必更向外尋討。

上繫說統 卷九 十五 石鏡

於中然何等羞者，蓋悔吝俱在吉凶之介，而憂思慮皆其所不免焉。故云：悔吝者憂虞之象。解別：龔括蒼曰：憂在心，虞在物，在心則方有端，而無患成悔而已矣。悔者心每有之，而不忘故積之以成吉，在物則已有形，而可虞非悔之可及也。故成吝吝者口以為是，文過而不改也。故積之以成凶。按憂虞如分貼，則虞字作娛，樂解鄭瑛如曰：方其娛樂時，方自得意，豈自謂可羞而聖人以為可羞也。故曰：吝。

變化剛柔不是兩件，從他相摩盪處活看之，為變化是一進一退的光景，從他相摩盪處然看之，為剛柔是一晝一夜的光景。變化者剛柔之流行，剛柔者變化之本體。進退者造化消息之

晝夜者造化晦明之序未有晝夜而不進退者未有剛柔而不變化者

解二極六爻之動只以九六為剛柔不以初二三四五上為剛柔動之一字即從變化看出三極之道亦只一動故以六爻之動為道

非把六爻為三極也虛齋引一陰一陽之謂道句來看更透動不對靜看對室碍死殺看三才之所以各一其極者惟其運用處變化旋轉不可捉摸若室碍死殺何以為極程紀曰剛柔變化曰象

不曰道惟是六爻之間一剛一柔變化化周流不滯則動也動即道也道至極也極一而分布於天地人為三故曰三極蔡虛齋曰易中語道體則謂之太極語太極流行則謂之道葉爾瞻曰象

上繫說統卷九十六石鏡山房

與道非而物道如物象之中而象皆道之實跡此學易者所當深玩

蘇紫溪曰六爻之動括上文蓋易有太極至一者也太極分而為兩儀為三才至動者也天一息不動則天道晦地一息

不動則地道裂人一息不動則人道缺有六爻而太極分布於其中矣有六爻之動而三極流行於其中矣此易之書所以兼三才

而順性命之理也舊說以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則六爻板定移動不滯何以為道鄭瑛如曰極字不訓至只訓中意書曰

皇建其有極又如屋極南極北極皆中義也六爻之動變化進退皆所以隨時往來而取中也此所以為三極之道也天地之道惟

其變化進退故常不過乎中人惟不知取中之義故常動而至於

過而凶悔吝生焉故悖乎極聖人於是乎示以極之所在而指其過乎此者之為失為憂虞蓋非以六爻之動為極而以六爻之動自有天地人中極之理在也方其動時本以窮極不可復度欲往就中反因動得過是動之不善耳而其中之理固自在也故統六爻之動而皆可以為三極之道而聖人以此取衷繫辭焉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孫賈菴曰聖人因變以觀象因象以繫辭不惟盡造化人事之形容抑且具三極大中之至理而易誠不可不學矣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在乎剛柔變化之易序所樂而玩者在乎吉凶悔吝之爻辭其躬行心得只是一個易理○按序即時宜之理以其理當然

上繫說統卷九十七石鏡山房

而又不得不然若有品第等次於其間不容一毫差越故曰序居安亦非繩趨墨守之謂只是循理而動即千翻萬覆而合之時宜若一定而不可易便是居安爻辭雖不如彖辭之約却一爻自為一義一事自為一理其圓轉推移周流活潑愈玩愈味愈無窮

故曰樂玩蓋易道趨時而趨時之教尤盡洩於六畫苟得其解真有手舞足蹈而不自知者耳居斯安匪安不成居矣樂斯玩匪玩不成樂矣葉爾瞻曰居安樂玩只據見成說言君子之心一易也

其工夫之詳則在觀象玩辭觀變玩占剛柔變化不違其時故不曰象而曰序得夫憂虞而盡事變故不曰卦而曰辭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

仁字解作十字獨利

動即是道入有也

即中即寓所以括攝乎道

序只是上文所說上

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居字與居安居字不同上無動靜此則對動而言四其字俱指卦爻象變即易之序未筮則曰象既筮則曰變辭占即易之辭未筮則曰辭既筮則曰占辭占即在象變裡不可平朱子曰易有象八卦六爻然後有詞筮有變老陰老陽然後有象占其變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詞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所值之詞而決焉其示人詳矣故君子居則既觀象矣又玩詞以考其所處之當否動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考其所值之吉凶善而吉則行否則止是以動靜間舉無遠理而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天非真個如何未祐只是依理做去更無阻碍便是天祐蘇紫溪曰君子

上繫說統

卷九

十八

石鏡

子身與道俱便與易之序俱而忘其為象心與道契便與易之辭契而忘其為言曰觀象曰觀變非徒觀也觀此道也曰玩辭曰玩占非徒玩也玩此道也有得於道則三極自我立而天且弗違矣○胡雲峰曰象與變有剛柔變化之殊辭與占有吉凶悔吝之異君子居而學易已窮乎象與辭之理動而用易又適乎變與占之宜動靜無非易即無非天天地間剛柔變化無一時閒人在大化中吉凶悔吝無一息停言一而已凶悔吝三焉故上文示人以吉凶悔吝此獨言吉又言无不利到此方是君子學易之極功葉爾瞻曰易道一天道也居動渾是易理便是與天相周旋天祐之吉利先天弗違後天奉時是也道分為三極統之一天而已學易至

天祐乃能會極於我天休命原只示人吉利一途作易言悔吝凶吝也只是要挽轉到吉利處匪吉利不見學易達天故說君子學易到吉无不利止

象者言乎象章旨程啟承曰通章重辭是統言卦爻之辭之通例也象詞言乎象爻詞言乎變自吉凶悔吝无咎之詞繫而卦爻之精蘊闡矣要之聖人繫辭其言吉凶甚辨其憂人實深其震動人策切其指人以此所之之路最明無非欲人謹其介而防之於初知所悔而改之於後所之者向易不向險向吉不向凶而歸於无咎耳此卦爻之詞之通例也繫辭之功大矣哉其實辨吉凶一旨以繫一章之旨指其所之即辨之以示人處而愛悔吝震元咎

下繫說統

卷九

十九

石鏡

無非言凶與民同患意也○陸庸成曰此章屬於觀象繫辭之後是即繫辭明吉凶一句而剖析之也故統論卦爻之辭發明象變之精蘊以覺人耳自其所示曰言自其所言之包含處曰存提是因氣以濟民行故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指卦之所之正以指人心之所之也須知此章非徒叙列通例全是發明聖人憂世覺民之心陸君故曰只一象言乎象爻言乎變便盡通章意思辭正不出象爻之外舊以卦爻辭分三項看者非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孫質菴曰須把義皇畫卦說起方與卦有小大節相應希皇畫卦所謂象立而意已盡矣第百姓之愚豈能得意忘象文周而聖人

不得繫辭以盡其言。○六畫備而成卦，卦之德方以知，只是一
個頭項，故曰彖言乎象，象者奇偶純雜內外消長之形，六位分而
為爻，爻之義易以貢千頭萬緒，故曰爻言乎變，變者隱顯貴賤當
否比應之殊，易有實理而無實事，故謂之象，卦立而象形語意峻
索而渾成，易有定理而無定用，故謂之變，爻立而變著，條理精密
而疎暢。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上文彖爻內已包了吉凶悔吝无咎等項，此處不過指出示人要
敬聖人愛世覺民之意，其字俱指象變言，失得指時有消息位有
當否說，小疵兼兩意向於得而未得，尚有小疵則內生怨艾而成

下繫說統

卷九

二十一

石鏡山房

悔向於失而未失，已有小疵，則內咎尤蒙而成者，無咎者本是有
咎的，在時位不當上見，或因位轉移或隨時轉旋，反從不盡處看
出一段好處，故曰善補過，善字作與字看，不重如云善卦爻之得
過便是既有吉凶，又有悔吝，又有无咎，許多說話，不過要人寡過
而已。○胡雲峰曰：前章言卦爻中吉凶悔吝之辭，未嘗及无咎之
辭，此章方及之大抵不貴無過而貴改過，无咎者善補過也，聖人
許人自新之意，切矣。

事上說，洪覺山曰：悔吝憂虞吉凶攸繫，而但曰小疵何也？言小疵
以見其可為也。楊誠齋曰：悔者遷善之權，與也者長惡之膏，膏

天澤中理
上人事說
是

也。然聖人猶許其改也，謂之小疵，怨之之辭也。程啟承曰：善補過
善字極重，人既有過，即如玉有瑕疵，衣有破碎，非磨淬極工，則瑕
疵未淨，非彌縫極巧，則破碎之痕尚在，不得謂之善補，善補者及
之早救之，力改之，又改以至於無之謂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
此二節舊說相承，以位申變，以卦申象，以吉凶悔吝无咎各申上
文亦是，但此章專重辭上，列貴賤二句，只是引起下三句，見得有
卦爻斷不可無辭以辨吉凶耳。列齊辨憂震五字，皆指易言貴賤
小大吉凶及介與悔都着易上看。

上繫說統

卷九

二十一

石鏡山房

分齊謂以類而分，定也。貴賤大小雜陳，則自有得失之報，此有吉
凶之理而未著，所以辨別之者，必待辭而後明，故曰辨吉凶者存
乎辭。楊龜山曰：天道貴陽而賤陰，陰陽有貴賤之理，而列貴賤者
必托六位而後明，陽大而陰小，陰陽有大小之理，而齊小大者必
假卦象而後顯，貴賤小大天地間各分之不容混淆，凌奪者而位
卦以列以齊，故易教可以定分，乃名教之大坊也。蘇子瞻曰：陰陽
各有所統，御謂之齊。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孫質卷曰：介與悔都是易中所有憂之震之頭着易上看，存乎介
存乎悔，易之教人憂之震之的，機括處在此，憂之懼之意，震動

介是理然
今時論不
是悔吝
路廣

也。易中陰陽消息之間剛柔當否之際必有所謂介也。介即天
人欲分路頭猶未形於悔吝於此憂之則必過惡克善不至悔
吝矣。此處一失挽回甚難。故曰憂易中時位既極之餘理勢既窮
之際必有所謂悔也。悔即良心省覺時節大凡改過必從悔中來
於此震之則必舍舊圖新而咎可免矣。此念一萌只是因循過了
日子故曰震介在事前悔在事後。附黃葵峰曰：憂悔吝震无咎本
是人事而以歸之易者蓋易只是影出這個道理耳。故曰爻也者
效天下之動也。無兩邊不成。介是善惡分路處。然正是方動未
形之時。若一形了則善惡各隨所向而趨亦不得謂之介矣。如屯
六三陷入於林中便是吝。所謂即鹿無虞者妄行也。惟其妄行

上繫說統

卷九

二十二

石鏡

故吝使其能不妄行則不吝矣。其妄與不妄之間方動未形之際
便是個介處。都丹陽曰：憂其悔吝者必思患豫防而防禍於其始
震而無咎者必恐懼備省而省過於其終。

胡雲峰曰：前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故曰憂悔吝者存乎介。蓋謂
當謹於其微不可以小疵而自恕也。前曰无咎者善補過。此曰震
无咎者存乎悔。蓋謂欲動其補過之心者必自悔中來也。悔者天
理跡動之機。不悔則人欲沉痾而不自知也。姚胤昌曰：易辭
為吉凶。憂悔吝者震无咎。正辨吉凶之幾處。夫有辭以辨吉凶而吉
凶未判之先又有憂悔吝之介。既成之後又有震无咎之悔。
無非欲人有吉而無凶。轉凶而為吉也。聖人憂世覺民之意何其

據本字通
則卦字皆
無文說然
不必補出

至哉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上文卦爻吉凶悔吝无咎逐一說個通例。此則據言卦爻辭原是
合一的非卦自卦而辭自辭也。上二句平小大以陰陽別也。險易
謂顯晦殊也。蔡虛齋曰：辭之所以有險易者豈聖人故為是險易
我隨其卦之所向耳。所向處是情。情則有險易。不要說所向有大
小。大卦辭未必皆易。小卦辭未必皆險。只是大槩說揚誠齋曰：讀
謙復之辭者。如行夷塗如逢春陽。如對堯舜周孔。何其氣象之和
樂也。其辭夷易而指人以所之之得且吉也。讀遯剝之辭者。如涉
風濤如履霜雪。如對桀紂盜跖。何其氣象之凜慄也。其辭艱險而

下繫說統

卷九

二十三

石鏡

指人以所之之失且凶也。質卿曰：大之不能不易。小之不能不險。
此理有自然。事有必至。是之謂所之也。辭惟各指其所之則趨避
者有定準。就理者無他岐。天下後世知有大道而不可欺以邪徑。
信有易地而不可惑以險途者全在於此。

附吳因之曰：此可見聖人繫辭無非示人之向往。當由乎易而不
可入於險也。不險其辭則使天下懈怠而無震攝之心。不易其辭
則使天下危疑而無自全之策。險易自當兩存而不廢。故曰辭也
者各指其所之。鄭狹如曰：各指其所之不可謂大者皆易。小者皆
險。蓋大必有險。情小必有易。情也。辭也者各隨小大之卦所向之
情。險易而指言之耳。指是指引之指。隱然使人知所趨避意。

易與天地準章首。陸庸成曰：彌綸天地之道是綱。下三節至晝夜之道而知，總是彌綸處。故每節必首曰：天文地理曰：天地相。曰：範圍天地之道，即天地之道。通知即彌綸者，而會通之也。此句是聖人用易，小結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句，是通章贊道之大結。正見所以與天地準也。○程敬承曰：易與天地準於聖人用易處見。聖人用易以窮理盡性至命，亦只是一套事。蘇紫溪曰：此易字不必靠定卦爻，是言易道所謂生生之謂易也。易者三極之道也。天地間一陰一陽變化無窮，而具之人身，有生生不已者，所謂易也。準則也，所以為平也。人身之易與天地之易同一準則，故人身雖小而天地之道舉彌綸於其間矣。或曰：何以知易為人身之易？

下繫說統 卷九 二十四 石鏡

曰：以下文知之曰：觀天察地，觀之察之者人也。曰：安土樂天安之樂之者人也。曰：範圍天地範圍之者人也。至末曰：易無體，知無體之易在人心，則知與天地準之易在人心矣。仰觀以下正見彌綸天地處首節言知天地，次節言似天地，終則言天地之造化在我，固莫得而窺其知，亦莫得而窮其似，此所以謂之彌綸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孫質菴曰：天地之道，即下文幽明死生鬼神，仁知與夫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不出乎陰陽之變而已。準是準其道，非準其形。兩句一直說下，故能字要着得着力。彌是種種周密，是件件分明。易只是陰陽而已，蓋陰陽合萬為一，無少滲漏便是彌綸。

分陽一實萬分各有條理，便是綸二字不平，彌是就其中包括得盡。說綸是就其中各有條理說，不但彌綸天地，而曰彌綸天地之道，直舉天地所以定位之理，聯合而分理之，非精通造化者不能也。○按以包括得盡解彌字，即程傳徧也之義。若依朱子解作彌封之彌，取其無縫縷空際合來方盡。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惟易能彌綸天地之道，故聖人用易以盡天地之道。曰：幽明，曰：死生，曰：鬼神，總不外陰陽。曰：故，曰：說，曰：情狀，總不離陰陽變化。鄭狹如曰：聖人以陰陽之理，觀察原反，推究乎文理，始終精魂之際，因

上繫說統 卷九 二十五 石鏡

見幽明死生鬼神之理，總一陰陽而有以知其故，知其故知其情狀，而體蹈之，則天地之道，彌綸於聖人之一身，而與之相似不違。○三知止是一知幽明死生鬼神一物也。特天地間有此名色，隨在而言之耳。若論其是則知幽明之故，一句便了。總之聖心中，太虛瑩瑩，淨會陰陽之靈變，而無所遮蔽，於幽明便知其故。於死生便知其說。於鬼神便知其情狀。良知之分量原是如此。○解文：陸君啓曰：天浮陽上運，皆其察然可見者。故曰：文，地則形質之中更有脉絡，故曰：理。文易見，故可觀理難知，故用察。故字與說字例看，非所以然之故。吳因之曰：夫人視幽明為二途，以幽自幽，明自明，聖人却於天文地理中，看出互根互換之妙，故曰：知其故。

據此說則

其首義曰陰升之陽則成天之文陽降之陰則成地之理幽謂天
上地下之不可觀者明謂天地萬物陳列於耳目者朱子按曰天
氣也而成文地形也而有理形散為氣明而微也氣聚成形幽而
顯也仰觀乎天九地之成形者莫不有是文俯察於地九天之成
象者莫不具是理

原始及

原始及葉爾瞻曰陰陽之變有始終着於體質則有生死始終猶
云起止原反是起頭一直看到底朱子曰反如折轉來謂推原其
始折轉來看其終如回頭之義程子曰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
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
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但窮得終始則自知死生之說

下繫說統

卷九

二十一

石鏡

解字妙

不須將死生更做一個道理來翻揚止菴曰始以未生之前言終
以既死之後言說者究竟之謂始必有終終必有始死生究竟如
此而已故曰死生之說鄭瑛如曰反者歸也即反身而誠之反原
人之所以始全而生之即反其所以終全而歸之不但空原空反
而已陸君啟曰死而更生日月是也古人言死生似不獨專以人
物變朱子曰精魄也耳目之精為魄氣魂也口鼻之嚔吹為魂精
氣合則魂魄合而疑結為物離則陽已散而陰無所歸故為變變
是魂魄相離此雖獨說游魂而離魄之意自見知按本義聚字
不是二者合聚之聚乃疑聚之聚對散而言也魂漸散去無所
不之故曰游蓋魂原是氣本無形也魄是有迹的物本是精血以

乾枯而已非實降也對魂遊則為降耶死則謂之魂魄空則謂之
精氣天地公共的謂之鬼神

吳因之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只是尋常事物為物為變此人道生
死之常非有怪異而鬼神盡於此矣故聖人以此知鬼神之情狀
張子曰精氣者自無而有游魂者自有而無自無而有神之情也
自有而無鬼之情也自無而有故頭而為物神之狀也自有而無
故隱而為變鬼之狀也揚誠齋曰鬼神無聲無臭何為而有狀狀
且無也何為而有情曰物者具是形者也魂者使是形者也魂止
而物存魂游而物亡游者止之變也亡者存之變也觀其聚散則
鬼神之情狀可知矣

下繫說統

卷九

二十一

石鏡

陸庸成曰其聚其散可知鬼神之狀其倏聚倏散有所以聚所以
散者可知鬼神之情情即狀而顯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是也非
物變便是鬼神也鬼亦能神神不離鬼鬼之伸即神之屈即鬼
也附陸君啟曰天地間有一等精氣凝結有形有聲的鬼神謂之
物太史公曰學者多言鬼神然言有物又云類有物憑之者是
也有一等肅然凄然隱隱默默游移往來似有奇異此是游魂精
精氣所結可謂之變而已鬼神情狀盡於此兩者若如常說非惟
仍是死生抑且情狀二字無着落
鄭瑛如曰為物為變二字有工夫道家以精氣為人身藥物煉
精化氣煉氣化神在聖學則孟氏養氣之說不敢暴泄使其完固

成個物耳游魂為變者游戲神通之謂此動靜開闔屈伸往來之妙鬼神為從者也然則觀察而知幽明之故豈是空知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

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上文三知字內便見聖人心通造化全體太極矣天地與我更無

彼此之間故曰相似相似便不違此句承上文來是此節之綱且

虛說知周等項正是與相似處葉爾瞻曰天下之理皆具於性中

天地生人之始原是完完全全付托與人有生之後情生境隔失

却本然之性所以天地自天地而我自我而不相肖了聖人完得

性之初體則天地與我渾然相似何違之有不違非我不達天地

下說統

天地自不違乎我蘇紫溪曰知周道濟與天地同事功旁行不流

與天地同變化樂天而知命則益無所違於天安土而敦仁則益

無所違於地○楊龜山曰天地之功大矣準之者易也似之者聖

人也易本無體其準於天地則如平準之準均一而無間聖涉有

為其似於天地則如形似之似惟順適乎自然

解知周程敬承曰知周即上知其故其說其情狀之知無物不知是

謂知周萬物天下者萬物之會也道濟是有道以濟天下萬物也

隨知周之所至而處置得宜非增非減無偏無陂何過愆之有蓋

道本無過道濟故不過也道濟似不必把把仁字代他道蓋合仁

知而一之者

卷九

二十八

石鏡山房

解行葉爾瞻曰旁行對正行說委曲旁出不拘泥常途為行如流

如水之流蕩不循正道也旁行原只是正行之圓活無滯處與流

向邪妄者迥異旁行不流所謂權不離經也不流只在旁行裡

吳因之曰旁行不流本是旁行却又不流於變詐蓋於圓活交通

之中不失萬世經常之道經權更無兩樣本義以旁行為行權只

是於旁行處認權字更親切耳非謂處常可無權也權字只可貼

不流不可貼旁行須善會

解天知吳因之曰天與命雖分屬理數然命非一身之數乃宇宙

間盈虛消息之數字宙變態紛紜不齊總未無出於理數之外者

樂天知命則任其所值但以理之當然者付之數之必然者處之

下繫說統

又何憂之有樂天便談得知命知命也談得樂天須善會葉爾瞻

曰樂天非以我樂乎天我所樂者一天也樂原是心之靈明活潑

潑地知命正是樂天真意天之所以為天惟命之流行不已也知

豈在見解與命相冥契此念自得直是神理舒暢知即樂又何憂

憂不必愁苦稍着一念滯礙皆是憂不憂正樂之真境界

解安土葉爾瞻曰安土謂安止於地道猶言下製水土意猶言安貞

應地意安土正是敦仁地道載物只是一元生生之意安土不遷

此念渾是元善始終無息為仁之最篤厚處仁便能愛不外論其

愛而內論其能愛即坤道之厚德載物

朱子曰敦只是篤厚去盡已私純是天理更無夾襍充足盈滿方

卷九

二十九

石鏡山房

有個敦厚之意。只是仁而又仁。吳因之曰。安土只是無係累之極。此如太空晴雲。纖翳不染。碧波止水。纖塵不着。故能敦仁。程敬承曰。到無憂地位。覺在在自得處。皆安何土。非遠何道。非仁故曰安土。敦仁安土。乃所以敦仁也。譬如桃仁杏仁。必安之土中。而後能厚培。此生意。生意活潑。得厚。自然暢茂條達。而無凋瘵之患。所以能愛。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彥陵氏曰。此即承上與天地相似。可以似天地。而不遠。即可以範圍天地。而不過。無兩層。但似天地。處以本體言。範圍天地。以功用言。

下繫說統

卷九

三十

石鏡

用言耳。萬物天地之生成。晝夜天地之顯晦。曲成通。知正是範圍之實事。若擬庸成。解又當以通知句為主。蓋晝夜二字。是摠括上文。而無方無體。即在通知內。看出神易二字。有主。聖心說者。有主。易書說者。俱備參。

陸庸成曰。範圍是天地位也。曲成是萬物育也。固知仁之極功。與天地相似之實驗也。非其透徹天地之道。摠為易之道。而通知晝夜。何以有此。析分之。則知其故。知其說。知其情。狀合之。則通晝夜之道。而知此。莫非易之彌綸。具有天地之道。故易之神。以方求之。不得。易之易。以體執之。不得。而易與天地準也。神即易。而寓故。無加。易隨神而化。故無體。

範圍天地之化。滔滔不窮。何處是他節。限似乎有過。慮惟明其時。經其地。然後天有個春夏秋冬。地有個東南西北。正如一爐金汁。鑄成器皿。使入模範。匡郭自各有其節。而不過。不過。就氣化流行處。有個限制。潘雪松曰。範者形之所自出。圍者數之所能周。彥括曰。範者形之使。有體圍者制之使。有方。纂言曰。如範模在外。圍逸得天地之化。在其中也。即此。就是不過。鄭瑛如曰。莊周曰。易以道陰陽。天地許多大。只被易這兩字。籠罩盡了。更不走作。聖亦只是兩個字。籠括天地。便自有芥子納須彌之意。

下繫說統

卷九

三十一

石鏡

在內。同有是性者。自不能外之。更何所缺。此聖人造萬物之命也。惟曲成。故不遺。鄭瑛如曰。萬物各得陰陽之性。陰陽之性。難得直遂。故妙在曲成。如金木相剋。水火使各遂其性。便不能曲。全且亦有因相克。而乃成用者。是曲成之道也。吳因之曰。講範圍要清。主張天地意。講曲成。要得提挈萬物意。言範圍。則曲成亦在其。中。然範圍實際。屢舉。竟在曲成萬物上。範圍曲成。不徒經制。作為此是性命上。感召得來。如中庸言。盡性贊化的能事。一般。

通。知。張。兩。若。曰。晝。夜。之。道。即。天。地。萬。物。之。道。九。出。明。生。死。鬼。神。俱。包。在。內。自。其。循。環。互。相。根。換。慶。言。摠。只。謂。之。晝。夜。晝。夜。二。字。即。陰。陽。二。字。正。蒙。曰。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魄。交。成。

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於春萬物揉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晝夜字於此可見蘇紫溪曰要玩一道字又要玩一通字晝非自晝而為夜之根夜非自夜而為晝之根道固然耳子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正此道也聖人夜氣有息且晝有為靜而後動而後靜直與晝夜之道相潛通而無間矣是知也即後以自知之知即乾知大始之知即知天地化育之知非聞見之知也○龔蒼括曰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不受命於陰陽而從後於晝夜其微有消息其著有盈虛其分有幽明其數有死生隨流轉徙未嘗知其為晝夜也故成然止其然行惟晝夜之所驅耳通乎晝夜之道者則異乎此雖與之來而有所謂不來雖與之往而有所謂不往故其體為神其用為易

神易姚胤昌曰神易在易上者正見與天地準處易不外陰陽自其主宰言謂之神自其運用言謂之易或在陰或在陽妙乎天地萬物晝夜之中而无所不具無所不應一物而融謂之無方忽為陰運乎天地萬物晝夜之中而其往不滯其來不窮變化圓融謂之無礙○葉爾瞻曰曰通知可見範圍曲成全出於聖心一片虛靈境界因說歸神易神言聖心主宰處而在不測易言聖心流行處手變不窮神自無方易自無體無方無體只是形容神易之妙楊龜山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易者生之謂天高地下心有方矣神則無方天圓地方必有體矣易則無體無在而無

子不在無為而無所不為也
考陵氏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晝夜者天地之化機也曰幽明曰死生曰鬼神曰仁知其散見於天地者摠不外一個晝夜而其中變化之妙莫可端倪天地之道一神而已矣故以神為道者天地也運晝夜於萬物而兩在者不測故曰無方與神為一者易也通晝夜於天地而周流者不居是曰無體天地有無方之神惟無體之易可與之準故曰能彌綸天地之道神易二字且如此解不必在易書聖心上分疏
胡雲峰曰上文言彌綸天地之道此曰範圍曲成範圍如大德敦化即所謂彌也曲成如小德川流即所謂綸也上文言聖人之知

不過此則聖人能使天地之化皆不過上文知幽明知死生知鬼神知命此則通晝夜之道而知是豈見聞之知云乎哉前所謂知者知有其故知有其說知有其情狀也此所謂知者則神無方所易無形體也嗚呼深哉
一陰一陽章句 此章大有只是陰一陽之謂道一句便了聖人恐人外陰陽以求道故從一陰一陽上指出道來又恐人泥着陰陽求道故就陰陽中說個不測來不測即是一字而神則所以贊道之妙非道外別有神也中間節節是道節節是神須融會看始得蔡虛齋曰此章陰陽大抵以流行者言程敬承曰此章承上章說來上第言彌綸天地之道耳此則直指一陰一陽之謂道上

第言神無方易無體耳此則直指陰陽之生一謂易陰陽不測謂
 所以為至妙也故首章一句是通章之大綱
 陸庸成曰自天尊地卑至於天地準運句言道則逐句都是陰陽
 却秘此二字並不說出至此乃點破示人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
 止言陰陽似屬乎氣一與一為迷運便是道兩個一字乃別出道
 之所以然處天即此而賦予為善人即此而稟受為性是人人具
 有一陰一陽之道難為偏見不知者言也夫天地以陰陽鼓萬物
 其德業之盛大能使人各一性而不能使之全其見於其知故覺
 民以贊化育者惟聖人任其變而天地不與焉於是列乾坤之畫

上繫說統

卷九

三十四

易

開占事之門而易作矣易非他也即一陰一陽之道生一相推而
 生變化者也然即此主一處道行其中而人不知故謂之易安得
 就易之無體而測之不可測非有外於陰陽也一循環無體自
 無方所謂神而已矣易即作易之易神即著策之神其易其神即
 是天地間一陰一陽之道

一陰一陽之謂道

此句是通章頭腦直管下文兩一字最活送運意全在兩一字上
 朱子則恐人誤指氣為道而失其所為形而上者之意故以理氣
 別而言之正所謂當離合看者是也葉爾瞻曰氣之送運道機之
 最顯可見者故夫子指以名道道便著在氣運上非又添一層另

有個道理
 揚止菴曰道者一也即太極也一不可言即此一者靜而生陰是
 為一陰動而生陽是為一陽夫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太極之體所
 以不偏也一陰一陽一陽一陰太極之用所以不窮也此其可言
 者道之所由名也故曰之謂道王伯厚曰先陰後陽即歸藏先坤
 之義閭而闢靜而動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就天人賦受處指出道的源頭來把人看見得一陰一陽之道
 即落在人的性中不可不體其全耳繼是接續不息之意成是
 疑成有主之意繼之即是善成之即是性不可分兩截繼善是天

卷九

三十五

易

命流行成性則此命已交過人物去了姚承菴曰今人解繼字曰
 繼靜而動不知即一陰一陽看便有繼的意思在陸庸成曰陰陽
 是一氣氣分動靜而循環無端故說一陰一陽隨說繼之者善
 繼字還是兩個一字所謂天命不已也成性則所謂物與無妄也
 元統天而為善善生心而為性其陰陽流行初無斷絕曰繼其陰
 陽稟受各溼生理曰成故夫善者性之原也性出於善而性則已
 落於質中矣○吳因之曰善字是對靜時說若動時已有作為運
 用此理似有所擾雜不知雖屬於動其於至靜之本體原未嘗擾
 然太極之本固自如也故曰善
 潘雪松曰繼之者天命之本然乎成之者人性之得於天命自然

上見通界
皆主此說

亦人有愛
以本作為

吾繼者陰陽相續。貞又為元。此太和渾淪之體。所謂善也。成者陰陽化生。成男成女。此秉彜各足之真。所謂性也。善者性之氣。性者善之實。善性皆天理中。雖有剛柔善惡中偏之不同。而天命之本然無不同。知繼善成性之本體。則工夫始與天命合一。始能得性之本體。而不帶於意見之偏。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性而曰成。原是完整的。纔交過人物。去便落氣質。纔落氣質。便亦偏全。纔有偏全。便分仁知。百姓故君子之道鮮矣。然仁知雖偏。偏亦適道。百姓雖不知。不知即道。乃知斯道無所不在矣。重在道無不在。紫統

卷九

三十六

在不重鮮能上。張雨若曰。二見字。是心中偏見。非真見之見。其之字。正指動靜。非謂道也。下二之字。方指道。謂之二字。須看得有下落。言他偏了。却不自知其偏。而謂之止於此也。非謂名此道為仁為知也。蓋仁知二字。亦自從旁人說得。若彼以此自名。則亦自見其偏矣。胡雲峰曰。上章說聖人之知仁。知與仁合。而為一。此說仁者知者。知與仁分。而為二道。無陰陽本自無滯。仁者之見滯於陽。知者之見滯於陰。百姓則日由乎陰陽之道。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君子之道。即一陰一陽之道。上文所謂天地之道也。房陵氏曰。見與知。從何分別。知者。德本性上。發出來的靈機。見則落於意識。了道不可以見。見未始不可以知。知自為見者。既不能

知不知者。又不能見合一之妙。非君子不能體其全。故曰君子之道。吳因之曰。學者之病。莫大乎即未到之見。以為真。蓋未到之知。猶可言也。即未到。以為真。則終蔽矣。所以聖人把這仁知兩字。直與日用不知之百姓。一類同看。百姓之日用。即聖人之日用。但有知不知之分耳。日用。即人情物理也。人情物理。易理也。除却人情物理。何者為日用。伊繼山曰。仁者非惟不知仁外。有知亦不自知其所見為仁。知者非惟不知知外。有仁亦不自知其所見為知。至於百姓。則日囿於斯道之中。而全無所見。固不知所謂仁。亦不知所謂知也。

卷九

三十七

顯諸仁。歲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此則化機上見。一陰一陽之道。承上文繼善。來見成性之後。有偏而繼善之初。則未嘗有偏也。顯仁正元亨時。歲用。止利貞時。仁者天地生生之心。何以曰顯。蓋時當閉塞。萬物皆歸根復命。及至春陽發生時。陰陽五行。細細交密。皆昭著而不可掩。故曰顯。用即造化之功用。何以曰歲。蓋萬實告成之時。陰陽之氣。收斂伏藏。而後生生化化之機。皆由此出。故曰歲。諸用。顯仁。即德之盛。歲。用。即業之大。歲。天地盛大之至。於顯。歲。三句。提見得。不必於盛大外。而別尋個至也。不與聖人同憂。此以聖人之至。表出天地之至。提是贊嘆其妙。不重聖人身上。○張常甫曰。夫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其理察然無隱。而所以然之妙。不可得而測。是以鼓動萬物。泯然無

此二句... 謂之類也... 亦先法... 亦先法... 亦先法...

亦先法... 亦先法... 亦先法...

心非聖人可得而同也。而天地之德業斯其至矣。
用辨仁。衰了九曰。顯仁藏用。不可分。元亨利貞。生物謂之仁。藏物
謂之用。造化乃是時時顯著。時時退藏。其顯也。仁恩普著。而機絀
之妙。卒未嘗形其藏也。大用寂然而造化之功。終未嘗息。故能鼓
舞萬物而動其發育之端。不與聖人同憂。謂無心也。惟其無心。則
天地之盛德大業。不涉思惟。不落擬議。而運於無聲無臭之中。故
贊之曰至。

附別陸庸成曰。仁曰顯。用曰藏。正是陰陽之互根。故點出以破。仁
知之見也。聖人有憂。所以天地無憂。聖人之憂。吉凶與民同患之
憂也。偏見不知者多。而憂乃滋矣。德業二字。生於首章。可知久之
上繫說統 卷九 三十八

德可大之業。從易簡求。則天地之盛德大業。可知。就蘊蓄探其大
就發揮。徵其盛。猶是互根之道乎。生生之易以下。乃聖人作易之
德業。所以釋其憂也。

胡雲峰曰。顯藏二字。與中庸費隱相似。一在費中。藏。在顯中。善者
天地賦于萬物之理。仁者。天地生生萬物之心。人得天地之心。以
為心。即謂之仁。而善之本也。上章言在聖人者。則曰仁。與知此言
在造化者。則曰仁。與用發於造化者。為仁。而所以發者。為用。發於
聖人者。為仁。而所以發者。為知用者。造化機絀之妙。鼓萬物而無
心。知者。聖人察用之妙。不能不運天下以心。此造化之所以不與
聖人同憂。而為盛德大業之至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以富有什大業。以日新什盛德。此二節全要。見顯藏送運。意是一
章之腹藏。用宜謂盛德。而謂大業者。用根於體。以其內之富。而知
其外之弘也。日新宜謂大業。而謂盛德者。體以為用。以其外之顯
而。其內之厚也。葉爾瞻曰。就顯論業。皆屬分派。論所藏。富有乃
造化作用大源。會慶故業曰大。就藏論德。似涉空虛。論所顯。日新
乃造化真元。常流行不息者。故德曰盛。

蘇子瞻曰。造化不自以為有。即物而有。故富有。如使自以為有。此其
富有。豈矣。富有者。未嘗有日新者。未嘗新。新者。物耳。蔡節齋曰。富
有。廣大不樂。日新。悠久無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其富有之謂與
上繫說統 卷九 三十九

陰陽升降变化不窮。其日新之謂與
生生之謂易
史南泉曰。此句一章。柱于與一陰一陽之謂道。相照應。上五節是
分言陰陽動靜之無端。此則合言陰陽動靜之無端也。易者。交易
變易之義。以此生彼。剛柔互換。曰交易。以前生後。陰陽送還。曰變
易。蔡虛齋曰。陰生陽。陽生陰。在天地。則為消息盈虛之類。在人物
則為動靜榮瘁之類。其變皆無窮也。易字。該得廣。

吳因之曰。陰陽何嘗有意於生。只是陰靜之極。了此氣。過抑不住。
不得不發。散出來。這發。散。便是從陰靜裡。邊生出。及發散既極了。
自是消歇不深。不收。斂。入去。這收斂。便是從發散裡。邊生生。

理

乾

坤

不

是只管相生。只管變易去。程子曰：天地有陰便有陽，有一便有二。

纔有一二便有三。已往更無往。老子亦言：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

謂易。理自然如此。非是入為之。如使可為。雖是萬般安排。也須有

息時。只為無為。故不息。趙震潛曰：此節之意。徹首徹尾。是中間

一個大關鍵。處若專就本節論。兼造化人物相生之理。立說若善

上文言則繼成之相。乘仁知之相。用德業之互根。皆生生所在。善

下文言則法象之相。禪占事之相。因心皆生所在。善

附別。陸庸成曰：兩個生字。即從前兩個一字。內看却易即道之變

化也。未畫為陰陽。以其陰陽之生生者。擬諸形容。而畫以象之。為

乾坤。乾坤立而易行乎其中。是以有著策之數。有數乃有所值之

上繫說統。卷九。四十一。石鏡

變占者。占卦之占事。則事業也。所謂功業。見乎變也。此便是聖人

憂民之所托。而鼓之舞之。以盡其神。處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易

所以彌綸天地之道也。道則一陰一陽之謂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成象二條。本生生之謂易。舉物之乾坤。見天地間無物而非陰

陽之生生。舉筮之占事。見日用間無事而非陰陽之生生。蔡虛齋

曰：法象就生物言。二字有微著之分。象只是一團氣耳。法是坤元

資生之後。乃氣之聚而形體已具也。余四明曰：乾坤即陰陽二字。

成者物之端倪。成也。效者物之形貌。見也。不是乾成坤效也。物初

出時。朕兆依稀曰成象。以其輕清未形。名之乾。及其漸森。數而形

體畢具曰效法。以其重濁有虛名之堪。○朱子曰：乾只略成一個

形象。造化方有。此顯露。處坤便都呈出。許多法。來到坤處却細了。

為法一齊出。見則大段詳密矣。效字難看。如效順效忠。效力之效。

有陳獻的意思。○按法字。亦是借用。法者。法則。法度。之法。有許多

曲折。度數。界限。纖悉。最精最密。最移易不劫。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策。

此就人事上說。極窮究也。窮究陰陽老少之數。因以知未來之占

此則擬議未定。某慮方與。所謂問焉。以言的時。節。故謂之占。占

既決矣。就占之所決者。而或趨或避。以通行乎事。變此則變化已

成。趨避已知。所謂成務定業。若在此。故謂之事。程故承曰：生生之

上繫說統。卷九。四十一。石鏡

易論其理也。有理斯有數。數乃陰陽消息。易數也。推極之。可以知

來占之義也。非實指占筮之占也。通變通數之變。亦易變也。變有

不與時偕極者。通之即成天下之事。非以所占卦變而通之也。蓋

此章全是論陰陽之道。未及畫卦筮。以後事。

其清雪松曰：有象有法。則數行矣。易逆數也。無有遠近。憂深遠。知

來物。則有以極其數。道無數也。故未嘗有窮。物有數也。故可極。馬

數為可極。則來物為可知。此占事也。楊上菴曰：數極則窮。窮則變。

變必通。變通者。通之變。此生生所以不窮。極數知來。即是占。通變

即是事。故曰之謂。

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句是通章收尾直與上文正與一陰一陽之謂道句相應石河
即一字而神即道之至妙者以其主宰言故曰道以其變化言故
曰神趙震潛曰而在不測不可謂道在陰又在陽只是陽中合陰
不可測其為陽陰中合陽不可測其為陰不測處便是神綱維於
繼善成性之中迭用於顯仁藏用之際變化於陰陽生生之內流
行於乾坤占事之間節節有一陰一陽之道則節節有陰陽不測
之神矣陰陽不測就在起初而一字內看出姚承菴曰論道不論
到易不見道之無體論道不論到神不見道之無方論到無方無
體處然後見道之至妙至妙終日言之而不盡也
正行可曰上章言易無體此言生生之謂易惟其生生所以無體

卷九

四十一

山鏡

上章言神無方此言陰陽不測之謂神惟其不測所以無方言易
而以乾坤繼之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也言神而以占事先之占事
則神所托而顯者也神易用而變化無窮其實則不越乎陰陽而
端而已

夫易廣矣大矣章句 按此章三節一氣相承說首一句是冒子
以言乎遠三句虛虛伏他廣大的模樣此節推廣大本於乾坤而
末節遂承之曰配天地至配四時日月至德皆配天地中事也姚
承菴曰論廣大至配天地極矣然不說到四時之運行日月之照
臨則天地之所為廣大處猶未見得推到易簡處則天地之所
以為廣大處猶未盡得故究極言之見得易之廣大原本乾坤廣

大而求而其理之精微實通極於乾坤之所為乾坤處非且配天
地形體之廣大已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通則靜而正以言乎天

地之間則備矣

廣大贊易理也廣謂其溼香之無遺大謂其統括之無外三以言
乎皆形容其廣大語提不外陰陽遠邇無時與地不禦其充周
賁微無可限量靜是無所造作安排意正則各正而無所偏缺也
天地之間猶云六合之內俗謂色色具足無少欠者孫質菴曰不
但言天言地而言天地之間則其間事物巨細畢舉無一不
在其中矣間字要着經釋曰無體無方而無體非其體無方非其

卷九

四十三

山鏡

方也安所不備
剛柔陸廣成曰靜而正即不禦中之真際也所謂寂然不動而天
地全收意念不形而萬物咸賴其遠之所磅礴處纖悉呼吸種種
各足故天地之間何不備焉是易之廣大也胡雲峰曰靜而正本
義以為即物而理存者蓋言此理非特動時可見即眼前事物觀
之未動時亦無非此真實之理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
是以廣生焉

欲說易之廣大乃先從乾坤說起若乾坤易之原也易本乾坤而
作乾坤廣大如此則易之廣大有由矣不曰天地而曰乾坤此以

性情言上文天地則以形體言專直翕闢即是乾坤之廣大而曰廣生大生者與動而生陽之生字同非謂乾坤之廣大從此而生也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生物全在動上而以靜先若不專一則不直遂不翕聚則不發散也乾一之氣常行乎坤兩之中是天包淨地之外故大生坤兩之中常受乎乾一之氣是地容許天之氣故廣生蘇子瞻曰至剛之德果至柔之德深果則其靜也絕意於動而其動也不可後回深則其靜也歛之無餘而其動也盡之必盡絕意於動專也不可後回直也歛之無餘而發之必盡闢也張常甫曰專而後動則遊於餘地迎鋒輒解故直翕而後動則如源泉未泄一決沛然故闢韓康伯曰乾統天首物為變

性情言上文天地則以形體言專直翕闢即是乾坤之廣大而曰廣生大生者與動而生陽之生字同非謂乾坤之廣大從此而生也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生物全在動上而以靜先若不專一則不直遂不翕聚則不發散也乾一之氣常行乎坤兩之中是天包淨地之外故大生坤兩之中常受乎乾一之氣是地容許天之氣故廣生蘇子瞻曰至剛之德果至柔之德深果則其靜也絕意於動而其動也不可後回深則其靜也歛之無餘而其動也盡之必盡絕意於動專也不可後回直也歛之無餘而發之必盡闢也張常甫曰專而後動則遊於餘地迎鋒輒解故直翕而後動則如源泉未泄一決沛然故闢韓康伯曰乾統天首物為變

卷九

四十四

化之元通乎形外者坤則順以承陽功盡於已用止乎形者也故乾以專直言乎其材坤以翕闢言乎其形姚承菴曰天地德是一個生理天主其施故靜專動直先地而主始地主其受故靜翕動闢常後天而時行
盧中菴曰上言易之廣大此言乾坤之廣大到廣大配天地却合籠來也乾以專直而大生坤以翕闢而廣生此乾坤之廣大也易不過模寫乾坤之理而已故曰易之所以廣大者以此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此節以廣大配天地作主變通陰陽易簡皆廣大中齊肅四時日月至德皆天地間所有廣大配天地即易與天地準意配者相地

對而無饒滅之意李彭山曰廣大該乎變通變通該乎陰陽之義陰陽之義該乎易簡之善易簡之善所以為廣大之本也善至於配至德則易道盡矣故贊之曰易其至矣乎○按乾大生坤廣生則論廣大莫過於天地矣易道陰陽無非發明此乾坤之理則其理之廣大真有與天地相為匹對者故曰廣大配天地一陰一陽之謂道變而不窮之謂道配四時以流行者言陰陽之義義字乃名義之義配日月以對待者言○易簡極是純粹道理故曰善至德者人性所自得即天地之實理而四時日月之精疑成焉者也或曰至德以天地健順之德言附蘇紫溪曰配至德即乾易知坤簡能之至德夫其大也而未嘗不易廣也而未嘗不簡此天地人

卷九

四十五

之至妙也天地而匪易簡何取於廣大之象形人心而匪易簡何取於廣大之虛器
張南軒曰乾之大生以資其始坤之廣生以流其形此廣大配天地也闢闢往來終則有始此變通配四時也復言七日以陽生為義臨言八月以陰長為戒此陰陽之義配日月也中庸之德中人以上可俯而就此易知中人以上可致而及此易從也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胡雲峰曰首章論乾坤之尊卑結之以易簡而理深此章論乾坤之廣大結之以易簡之善配至德然則易不徒在乾坤而在於吾心之中矣
附孫淮海曰易之廣大於遠不御通靜正天地之間無所不備

此說本之
程子靜以
為至也

見之而其所以廣大者則出於乾坤二卦專與翁所謂靜正也直
與關所謂不禦也天地之間無所不備即大生廣生也惟專而後
直惟翁而後關天地雖廣大其至德則甚易簡夫人心之靜正如
乾之專如坤之翁則易簡之善是合天地而已寂然不動則自專
則自翁是所謂靜正也

易其至矣乎章自 蔡虛齋曰此章當以首一句為主夫易句又
一章大綱知崇至末皆詳言聖人以易而崇德廣業處見易之所
以為至也本義雖以知崇禮卑分屬崇德廣業其實德崇業廣至
道義之門處方完須先把德業知禮成性道義等名目看得融貫
成性是見成的性道義即是性中所原有的發出來便與做道義

上繫說統

卷九

四十六

就這道義已成的說便喚做德業其實一也知禮只當得知行字
眼做工夫看

程啟承曰此章承上易簡至德說來故曰易其至矣乎易理之至
於聖人崇德廣業處見得謂以易而崇之廣之也以乾之易知為
知故知崇如天以坤之簡能為能故禮卑如地易知簡能即吾人
已成之性也成性存而道義出非即所謂易簡理得者耶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故
天卑法地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知易之至不可得而形容故即聖人用易
以見之知崇禮卑正是崇德廣業的實落處四字已道盡聖人知

禮下其曰效天法地不過形容其知禮也禮即效法二字不着加
蘇紫溪曰生生之謂易是理也在天為天道在地為地道在人為
人道聖人所為富有之大業日新之盛德即此生生之理而已非
謂用易以為德業也○按知即德之虛明炯於中者禮即業之矩
矱成於外者知崇者聖心神明無私欲障蔽也禮言卑卑下方成
個禮方踐履皆着實而無虛浮天運於萬物之上而聖心之知亦
獨超於象數之表故曰崇效天地包細微不遺一針不走一線而
聖人之禮亦不忽於纖悉細微之際故曰卑法地

陳潛室曰知崇即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底事禮卑即道問學盡
精微道中庸底事知欲高明故崇如天禮欲執守故卑如地若一

上繫說統

卷九

四十七

向務高明而不專着寔則窮賸索幽流於清虛而無執守依憑之
實地須是約之以禮者寔也即人之躬行實踐也楊止菴曰禮
即理不曰理而曰禮以其有寔地可據也○孔穎達曰知者通利
萬物象天陽無不覆故以崇為貴禮者卑敬於物象地柔而在下
故以卑為用韓康伯曰極知之崇象天高而統物倫物之用象地
廣而載物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道義之門
彥陵氏曰上文說效天法地故用天地設位四字承上轉下此語
最有加蓋上文所云效法者不是德崇如天業廣如地之謂也正
是聖人用易以崇德廣業處故以天地設位易行乎中句接見得

存性
存性
存性

不己之意
成曰存其
存性則上
存性則上
存性則上

天地者易之原也。聖人所以效之法也。蓋天地間變化之理。即在吾性中。惟聖人能用知崇禮卑的工夫。則渾成之性。依然不失。千變萬化。皆從此出矣。易不出天地外。德業不在吾性外。所謂效天法地者。如此故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會得此意。天地設位。一語方有着落。歸震川曰。天地位而變化行。變化即天地之用也。知禮成性而道義出。道義即知禮之流行也。只是知禮熟。處自別。性本皆具。則不窮。

卷九

四十八

禮甲中見混。蓋非以一知見。一踐履為存。以知與禮合。知禮與未。地合而謂之存。存也。葉爾瞻曰。性本渾成。其存住在心存。存者。聖心不己之純也。性率而行之為道。有自然不易之宜為義。至此更不須着力把持。只任意發出。來都合着道義了。曰門者。即時出而不窮。意性存而道義出。是德業之宜。落。屬。附別。鄭荻如曰。易以乾坤配天地。天地之道。即易之道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只一乾坤之變化耳。效法天地。即效法乾坤也。馮常伯曰。德崇業廣。上節說完了。下節即抽行言。其性渾成。神流之妙耳。總此個知禮。中具許多縱橫變化。見得德業崇而且盛。非謂到此方崇廣也。盧中菴曰。天地位而易行。是天地德業之盛。知禮。

石鏡山房周易說統 卷九

存而道義出是聖人德業之盛

葉爾瞻曰。德崇業廣。只完全得性中道義。而性之常存。以聖心之知崇禮卑也。夫性即知禮之助於天地者。道義即性中之變化也。聖心知禮同天地。便是性存而道義出。吾性之天地位矣。此聖人之德業。皆其心易之妙。而易之至。不在易而在聖人矣。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章句。通章重擬議。以成變化。一節。上三節引起。正明易之可用。下雜舉七爻。以為例。全汝白曰。上章存存。本原之功也。專德性也。此章擬議。言動之功也。道問學也。惟存存。則擬議者。自明。惟擬議。則存。者。益熟。相須而合。一者也。程敬承曰。道義之門。有無窮之變化。變化之成。即道義之時出。

卷九

四十九

石鏡山房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此節主伏羲立象說。天下之物。雜亂不齊。然不越陰陽之變化。擬諸形容者。擬諸陰陽也。在未畫卦之先。象其物宜。正畫卦之事。擬是擬其所象。象是象其所擬。形容含有物宜在。物宜或出。形容未物而曰宜。不獨欲肖其形。兼欲盡其理。鄭荻如曰。象與形不同。形則確定。象則依稀。影響鏡之花。水之月。皆象也。天下許多物。形若不一。一模。何以能盡。只是個意思。以影照之。擬諸形容。擬之在心。可知。而不可言。象其物宜。知在。畫可象。而不可執。郭子知曰。不獨是天地風雷水火山澤謂之象。只是畫卦便是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賁天地萬物動則專就人事觀字承見字說去會通會中之通也典常也禮者人心本然之天則也行是推行之行謂體也合禮則斷其為吉悖禮則斷其為凶爻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故謂之爻

○王臨卿曰按本義解會通二字譬之庖丁解牛會則其族而通則其虛也極說得好至於典禮二字亦有分別典為常法謂萬世不易者禮以義起可因時制宜者○沈蛟門曰觀行二字最妙觀有昭徹無遺意行有活潑不約意聖人教天下只在典禮二字典禮不即會通來如何可常行得爻畫中時有消息位有當否不可

○上繫說統 卷九 五十一 山石鏡

為典要總只是一理然有宜如此行者有不宜如此行者有宜如此而中間又有宜變通者有不宜如此而中間又有宜變通者若

行其典禮 吳因之曰首節不重畫卦全重畫卦本於陰陽二節不重繫辭全

重繫辭本於一理蓋下文不可不亂張本全在此處二條有以二字極有力從有以二字一氣直說下來與是故二字正相應

○蘇紫溪曰此言聖人之作易自其真見中來也本文有以字却要玩味天下之動與動人誰不見之而不見其所以動

之理雖見猶無見也聖人見天下之至一故有以見天下之至賁

○見天下之至靜故有以見天下之至動賁與動不在天下而在吾心知此之謂真見也

○言天下之至賁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兩言字是著出之意與變動以利言言字同不可惡不可亂只在物宜典禮上見湯散之物象雖至賁而不齊而合諸陰陽則至簡而有定溥之人事雖至動而不已而要諸典禮則至一而有常溥

○雪松曰象自賁之不可見處各之是言天下之至賁自變之不可窮處通之是言天下之至動至者理之極至處也賁之至處有至一者存所以不可惡動之至處有至常者存所以不可亂蘇紫

○溪曰此二句只是見易不可遠之意 上繫說統 卷九 五十一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至賁不可惡至動不可亂易之言動却是何等變化擬之議之是融會易理於心非逐言動去求也擬有比倫詳度意議有商確裁

○定意言動隨時合道曰成變化張雨若曰變化擬只一時易者隨時變易以迄道也以字有力不可以成變化為擬議之效

○蘇紫溪曰擬議不在言動上着力只在心上求聖必所以如象繫辭之理則能會動於靜會靜於一故曰成其變化論言動之變化可與天地相開闢與鬼神相屈伸論言動之擬議則不出乎此

○心此理是不變也乃所以為變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

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遠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與言不類

舉七爻以見例所以發明擬議成變化之意項平菴曰七爻皆欲人畏謹也鳴鶴言處隱之誠同人言同心之一白茅貴慎有終尚謙亢龍惡亢戶庭以教密負乘以戒慢皆所以養人之敬心也朱子曰此本是說誠信感通之理夫子却專以言行論之蓋誠信感通莫大於言行蔡節齋曰居其室即在陰之義出其言即鳴鶴之義千里之外應之即其子和之之義郭鵬海曰善不善只是誠

上繫說統

卷九

五十二

與不誠動天地善不善言可不慎也上文數句○按居室既在陰則九言行俱是隱微沒緊要之以命令政事講非是言出而天下屬耳便是加民行發而天下屬目便是見遠此二句是承上轉下之詞只是形容感應極速不必入應遠即此見得是樞機主榮辱處

質卿曰戶之運全在樞機之發全在機樞運而戶必開機發而矢必遠君子之運動全在言行一發動自然加乎民見乎遠不可已也榮典辱為言行之實言與行為榮辱之主主善而實自嘉主召而實自集識榮辱者先要辨其主遠近皆天地之心榮辱皆天地之道識其主自知動天地者就是此言行夫安得不慎○楊成齋

動天地是實理

曰在陰者鳴鶴隱微之地也居室者君子隱微之地也游讓溪曰中孚謂誠積於中而信孚也慎獨以脩其言行所以進於誠也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家義初終字不必

出處語默迹也各以兩者反對故下云二人迹異而道則同是以謂之同心同心承君子之道未四或字正見隨時盡道意其利之利堅利之利也而心同而堅利可以斷金言金石可斷而二人之心終不可間耳同心之言即承同心斷金說來不平對九人情參差不一莫如議論言臭如蘭謂其味同自兩相浹洽也吳因之曰同心斷金蓋兩人各各歸到理上去信理愈真則兩人相知相信

上繫說統

卷九

五十三

亦愈篤其交如擊固景象真是割不斷截不開故曰斷金同心之言兩人各自說個道理理中之言極耐咀嚼極耐涵泳我亦言正彼所欲發而彼所言亦我所欲發故曰如蘭

楊誠齋曰君子之道於其心不於其迹心同迹異君子不以迹間心心異迹同君子不以心混迹故出處同道則禹顓顏晦同一道語默同道則史直蘧卷同一意心同故也金石至堅也然不堅於人心故二人一心則石可裂金可折董猶同器一童子能辨之臭味不同故也取南山之蘭雜北山之蘭十黃帝不能分臭味同故也

別詳蘇紫溪曰易言斷金猶詩言攻玉也古人意氣之同非詭詭

為歡諾諾而從者。日相與切磋。相與琢磨。其利真可斷金。然此雖相拂而實相成也。故曰先號咷而後笑。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慎之至只是於慎字做得到家。非過於慎之說也。要形容出他慎之至。故用可矣字。慎從用藉上見。薄物用重。妙在所用耳。以往謂去濟太過之事。無所失。只說不失於理。而不敗意。自在其中。重善事之術論。故不言成敗而言得失。

程敦承曰。天下事類成於慎。而敗於忽。况當大過時。時事艱難。慎上繫說統。卷九 五十四

心稍有些子不到處。便有所失。故有取於慎之至。言寧過於畏慎也。盧中菴曰。茅之為物。靈不如著。臭不如蘭。至微薄也。然用之藉物。則致慎之心。賴以將顛覆之患。因以免其用。不亦重耶。此藉用白茅。所以為慎之至而得无咎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勞謂効力。勤事功之所由成也。伐謂矜誇於人。不德不自為德也。不伐不德。乃若無若。虛的心事。故贊其厚之至。識蓋深量。即下所云德盛也。謙是下人意。勞謙是以其功下人。禮之恭也。惟德言盛。故禮言恭。而字皆從傍人。二九三之辭。孫資卷曰。德誠禮恭。皇

相承看。大凡薄德之士。恒以所得自滿。不自知其德之未盡。故以所得凌人。不自知其禮之當降。惟德欲增而日進。則禮欲減而日。恭此必然的道理。致恭存位。非謂君子之致恭。欲以存其位也。能致恭。則位以之存耳。存其位是有終意。張南軒曰。大抵風之不厚。不能負大翼。水之不厚。不能負大舟。君子處心不厚。則恃勞而傲物。耀功而忽人矣。安能以其功而下人乎。夫內之德盛而外之禮恭。所以處上而人不忌。處前而人不怨。此謙所以長保其位也。揚誠齋曰。人之謙與傲。係其德之厚與薄。德厚者無盈色。德薄者無卑辭。故有勞有功而不伐不德。惟至厚者能之。

吳因之曰。以其功下人。句要體貼口氣。九三是何等樣功業。非惟上繫說統。卷九 五十五

不以驕人。反因此而益加貶損。是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推勞謙之心。正見其為厚之至。大抵自古豪傑。所難者不在萬世之動。而在胸中之德量。德量須有大涵養。大造詣。全在性靈中。淘洗得潔淨。精微渾然無迹。勞功特其剩技矣。

附蘇紫溪曰。勞與功在外者也。德與禮在內者也。在內者。湛然沖然而天下之事。功一無所與。在外者。鬼然赫然而吾心之性。分一無所加。故曰德言盛。知有德。不知有外物。其器量深也。禮言恭。惟見我之不足。不見我之有餘。其持守謹也。此所以不伐不德也。時說以功勞為德大非。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尚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

一第... 月... 日... 年... 月... 日...

而有悔也
持盈之道貴變而通之以時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
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丘行可曰父義主出處之節言此及於言者蓋口舌乃人刀刃之
門加一語不謹則失身殃禍之至書曰惟口出好與我楊誠
齋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
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寇準欲去王欽若而
被酒漏言此幾事不密則害成也○按事曰幾事正在可成可敗
之介此而不密是事可成而吾自害之知害成害其成也語曰國

卷九

五十六

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三曰謀泄不密之謂也

子曰休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
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
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知盜者真見盜的情由在一致字上玩所謂招也非盜之咎咎其
招致之者耳小人君子就其德而定其品盜本欲奪小人所有然
必執小人之罪而後可奪慢上暴下此正小人之罪可伐處若似
小人誨他的慢藏二句其喻也而誨字正與而思字應曰盜之招
罪小人之自取也治如陶冶之治謂粧飾之美也即荀子美麗姚
冶意○楊誠齋曰司馬安能盜魏曹操教之也蕭衍安能盜齊蕭

成教之也蓋盜非能盜小人之有也小人實教盜以盜已之有
也此謂知盜非知奪伐之盜也知教奪伐者之盜也治如陶冶之
治謂習其容也

陸庸成曰即以七爻之雜舉者觀之或類取於鶴鳴或義燕夫甯
兆或織及白茅而喻同負乘宜可厭惡也衆不以為誣君子不以
為怪何也其假象而非寔也或斷其无咎或斷其吉或斷其有悔
而致寇宜其雜亂也時有所必歸位有所自至何也有典禮而非
泛也所謂擬議以成其變化也如此

上繫說統卷之九終

卷九

五十七

石鏡山房周易說統卷之十

天一地二章首按此章舊解都把數法平對不知法由數以立
數由法以顯首論數所以起立法之原也未提歸之神正從法與
數合慶贊其妙不是把數法對說姚承菴曰首兩節從圖上說天
地之數大衍句正見著策之數本天地來自分二至能事畢矣皆
言撰著以求卦之法而顯道節則語其法之功用足以酬酢而祐
神與前數之功用有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相照應肯綮在變化
鬼神四字

程敬承曰此承上章擬議成變化說來大意謂人之用易不外撰
著求卦之法而著法之變化即天地之變化蓋大衍之數原從天

上繫說統 卷十

地之數而得撰著之法則大衍之數之用也六圖數只一陰陽著
法亦只是陰陽之變化五十而必虛一變化也分二而必掛一撰
四而必歸奇變化也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皆天地之數也三百
六十變變化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千變萬化也當期當萬物
皆天地之數也成易成卦小成變化之端引伸觸類變化之極畢
能事而酬酢鬼神變化之妙用也總皆天地之數也所謂成變化
而行鬼神者著亦得天地之數而成之行之矣故遂贊之曰知變
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變化之道即是神此指著法之變化
為神非提承數法而並贊其神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張雨若曰此兩節逐句逐字却是就河圖上指天畫地說個分曉
非泛論道理之文即是河圖的圖說也河圖五數原即天地之數
但當初羲皇雖得此圖數作易後來人却不知道故夫子據了圖
中國子歷歷指點區別出來大抵陽氣輕清其數奇故凡奇皆屬
天陰氣重濁其數偶故凡偶皆屬地圖數只是氣之痕迹仔細論
來天地之數又只止於五其六七八九十不過一二三四五之下
半截耳至究竟之五只在一二三四中三四又只在一二中二又
只在一之中一之祖曰無而已深思之令人真有個欲忘天地意
思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二十九

上繫說統 卷十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上面把河圖分別明白此則總而兩之曰天數五地數五又積而
計之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合之五十有五兩段雖有分積
之說其實相得而有合正是成變化而行鬼神非謂相得而有合
了然後去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五數在圖各有定位故以位字
替數字相得以序言奇先偶後而其序不紊如兄弟一般生成之
功各專其一處有合以配言奇施偶承而其交無間如夫婦一般
生成之功妙合以兩處然有合又本相得來○上面分天地之數
五只是就奇偶分之至二十有五是把奇之細數積起看三十是
把偶之細數積起看五十有五又是把偶之細數積起看

六按天數
一十有五
天地之數
非相合者
非徒多積

不過只是上面五數所以分了又積極妙處在五行之成也
五蓋五十是成數五生十數之極而五成所以不
窮耳相得合便有生成變化在復詳積天地之數而其正
見五位摩盪之全數中間有無限運用為造化極者此所以直
指之辭非更深一層也天地間陰陽變化皆鬼神所為而自然有
分限節度在內則歸之於數各正保合曰成流續無間曰行成變
化便是行鬼神故着而字聯本義五行就生物上言物物有個五
行其生出清濁微著之序固然者五行便變化變化全是鬼神不
變不化不名為鬼神鬼神只着在變化上見
吳因之曰首言河圖之數皆天地之數正見圖數即造化意此節

卷十

三

石鏡山房

相得有合成變化行鬼神根子全在上節先要把上節意思看淨
好言憑他左來右去交錯互見却是天地却是造化
相得有吳因之曰相得有合重有合上相得特原起之辭耳言遠
五位原是秩然有序陰陽各淨其分於是陰淨陽以為偶而不患
於獨陰不生陽淨陰以為偶而不患於獨陽不成兩相配合之妙
出乎其間矣惟相合則天數合於地地數合於天天地之數已完
全大備而無遺舉天地之全數而不出於有合之內豈不足以成
變化行鬼神
五十五有葉爾瞻曰五者數之中數以五紀即五行之妙分布其間
故統為五大數天地自相符合而五其五則為二十五六其五則

據此說
花不必
皆陽

為三五五之有十數之全也五復各終則為五五五復各終則
五其終始無窮之玄機乎五者五也謂天地交五之所成也天
間本有五數五數有生有成故合成十數五十數之極而又起五
天地生生不已者以此
神變化鬼程竹山曰成變化非以此數能生成水火金木土也生成
者陰陽而此數所以兼陰陽之義者故能成之註中生成只在奇
偶上見淨屈伸往來只在生成上見淨一二三四五之生數來而
伸也六七八九十之成數往而屈也方生方成為來既生既成又
為往來者向有而為神往者向無而為鬼郭青標曰變化在陰陽
似無成迹可見而靈虛消息之機可驗於物生之榮枯生悴故於
上緊說統

卷十

石鏡山房

變化上着個成字然究其所以變化處屈伸往來有迷運而莫可
端倪者故於鬼神上着個行字成變化而行鬼神全在相得有合
上天地間惟兩故化惟一故神
附變王臨卿曰按變化二字本義因周子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
木金土之說遂以此解經不知周子此說是論五行生成之序非
為天地之數成變化行鬼神說也謂成變化之在水火木金土者
不過據天地之五數而為言耳天地之五數是即所謂五行也五
行成變化而行鬼神非謂五行因變化而成也鄭致如曰變化二
字如乾道變化之義不當以五行分貼鬼神則變化之屈伸往來
者非有二也變化鬼神俱就氣機言不可以生成萬物言蓋此只

言圖數中具有成變化行鬼神之理。未說到生物處也。
 行解蔡虛齋曰五行物物都有資始時屬水故為一流形時屬火
 故為二向於實則木故為三實之成則金故為四舉全體而言則
 為土故為五而居中此五行本數也其六七八九十者乃生數之
 副耳天一生水陽生於子也地二生火陰生於午也蘇子瞻曰五
 行蓋交相成者也水火木金不得土土不得是四者皆不能成夫
 五行之數始於一而至於五足矣自六以往者相因之數也水火
 木金得土而後成故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
 八四得五而成九土無定位無成各無專氣水火木金四者成而
 土成矣故得水之一得火之二得木之三得金之四而成十言十

上繫說統

卷十

五

石鏡

則一二三四在其中而言六七八九則五在其中。九言五行有
 二以氣序流行言則木而火而土而金而水以萬物生成
 言則水而火而木而金而土
 天行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
 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初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初而後掛
 按大行之數承上河圖而言此數之組也數得五十者取其中宮
 曰天五乘地十之數而大行之所謂參天兩地而倚數是也此句
 是綱正指著策下正是揲著之法其用四十有九虛一以象太極
 也太極無為而實天地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由是而分二則其
 用有象於兩儀由是而掛一則其用有象於三才由是而揲四則

其用有象於四時

由是而再揲

則其用有象於三才

由是而揲四則

其用有象於兩儀

由是而掛一

則其用有象於三才

其用有象於四時由是歸奇而再揲則其用有象於閏五歲再閏
 已包上句乃聖人怕人不明再初之義故又着此句後掛意不重
 象兩象三象四時象再閏只見揲法無往不合之妙
 大行二張雨若曰行必從中宮起者圖從中起之意行若就母數
 起子數布算推積數無所為小行大行只是從一個十算到五個
 十耳五十即是著數著生百莖而止取五十者所謂人事居造化
 之半也張邦正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五十為著數於天地之
 數去其五者存本也五者五行各一其本也其用四十有九者又
 去其一以為本也止於一者致用之時五行合於一本也致用者
 必存其本有用者必有待於無用也

上繫說統

卷十

六

石鏡

陸庸成曰五位是生數是參兩之所以定位也為天地之正數五
 十者皆五所衍故天地之數總之五十有五併五位亦在焉其大
 衍之數則除五位而止曰五十又聽一不用者數生於一就五十
 之內又以一為宗示尊也有一之不用以就四十九之用故自分
 二掛一至於為三百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皆此四十九之變化
 而一不與焉以明十百千萬無非生於一然一不化而為十百千
 萬也故一正用之所從出豈曰置之無用之地已哉
 解一蔡西山曰虛一掛二揲四歸奇乃天地四時之生萬物也其
 奇數策數以定陰陽老少乃萬物各在性命於天地也在天地則
 虛其一而為四十九在萬物則掛其一而為四十八此聖人所以

其用有象於四時

由是歸奇而再揲

則其用有象於閏五歲再閏

已包上句乃聖人怕人不明再初之義

故又着此句後掛意不重

象兩象三象四時象再閏

只見揲法無往不合之妙

大行二張雨若曰行必從中宮起者

圖從中起之意行若就母數

知變化之道也。然其掛一何也。人與天地並立為三。天地非人則無以裁成輔相。故分二必掛一也。初掛者。人極之所以立。天地因乎人也。再揲三揲之掛者。人因天地以為用也。
歸震川曰。四十有九。得用處在掛一。掛一得用處不在一。變而在二。變三。變必揲四者。四十九之數。去初掛之一。則為四者。十二以四數之。則變也。故著策以四為二也。
五歲再按曆法。一歲以三百六十日為中數。每歲天行疾於日。五日有奇。日有奇曰氣盈。謂二十四氣常有餘也。月行又緩於日。五日有奇曰朔虛。謂十二朔常不足也。就日定為歲。一歲餘有十二日。三歲積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置一閏月。尚剩六日。復加二歲。有二十四日。上繫說統

上繫說統

卷十

七

石鏡山房

日湊成三十日。更是一閏月。是五歲之中。閏月有再也。余四明曰。歸奇於扚以象閏。一扚字已兼初扚再扚。閏字亦包三閏五閏。但混言未明白分配。故又言五歲再閏。二句以申其意也。蓋曆法五歲之中。有再閏。故筮法五者之中。亦有再扚。或謂歸奇句。在三年一閏。上言再扚。後掛在五歲。再閏。上言非是。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姚承菴曰。分掛歸奇。皆已用之策。其揲過去的。似皆無用之策。然就此過揲言。乾坤之三百六十。可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又可當其物之數。數象之符。會處真是極妙。伊筮山

曰。此二節策數。皆生於四象者也。著數生於河圖之中。數策教生於河圖之外。數各有所象者。數法之妙也。期之日。以氣言之。則有三百六十六日。以朔言之。則有三百五十四日。今舉氣盈朔虛之中數而言。故曰二百有六十。萬物亦舉其盈數言。郭白雲曰。天地謂之數。乾坤謂之策。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為已定之數也。
陸庸成曰。老陽之策。其存者大抵一變。有四。二變三變。皆三則十策矣。又通三次掛一之策。為十三。除十三策。故其揲餘者。共三十六策。九過揲。曰四九者。九個四也。老陰之策。其存者大抵一變。有八。二變三變。皆七。則二十二策矣。又通三次掛一之策。為二十五。除二十五策。故其揲餘者。共二十四策。九過揲。曰四六者。六個四

上繫說統

卷十

八

石鏡山房

也。其云三奇則九。每一奇作三。算也。其云三偶則六。每一偶作二。算也。乾爻六。每爻有三十六策。坤爻六。每爻有二十四策。通二篇乾坤之爻。各有百九十二爻。則亦各得此策。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沈德培曰。前篇剛柔摩盪之變化。一出乎易簡。剛柔相推之變化。一準乎三極。然則今之著卦。所象所當。一一與三極合者。夫孰非易簡自然之妙乎。三節揲是四營之事。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是故二字。揲上三節。來說個成卦的次序。以明筮法。終始蓋揲著正。所以求卦耳。營營度也。分二揲。四掛一。歸奇。經四番。營度。則或

五與四或九與八成了一變故曰易即十有八變中一變也自此一變而積之十有八變則內外貞悔具備成一卦矣易者蓋法之始成卦者蓋法之終

八卦而小成

程竹山是

蔡虛齋曰上言一變遂乘勢說到十有八變中間內體一節未及發也故翻足之以此句既言成易成卦矣又言八卦者有內體而後有外體由小成而後為大成蓋其序也

程竹山曰此兩條似重一變字四營而成易都一變也十八變成卦者十八變也八卦小成九變也變之所在正卦之所由成也引伸節又是成卦之終考變占也

上繫說統

卷十

九

石鏡

其說極是

附郭鵬海曰八卦而小成是九變既言十八變却說四九變語氣似倒時說俱云補出九變成兩卦方不遺漏蓋意四營二句自一變直說至十八變為一卦之變化八卦小成以下自小成說至大成為六十四卦之變化天下之能事畢變化之成也可與酬酢可以佑神正所謂畢天下之能事而變化之極功也酬酢者以著卦之變化盡人事之變化佑神則通於神矣故漢之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語不濶漏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引伸觸類都是成卦後變占之法卦既成六爻定有變動因爻之變不變以推卦之動靜即此通彼引其端以伸之則一卦可變為

其者為靜

六十四因變極變觸類以長則卦卦可變為六十四貞神之用易貢之也無一毫遺漏故曰天下之能事畢矣天下能事依放象作吉凶悔吝皆不越于此吉凶悔吝便是天下能事不作成天下之務說郭青環曰天下之事已矣何以云天下之能事蓋天下事皆是入所能為的聖人成能百姓與能故謂之能事盧中卷曰引伸據一卦之變說觸類是觸引伸之類而長之比度擬議推廣將去則卦卦皆可變也本義四千九十六卦要活看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此言著法功用之妙吉當趨凶當避乃自然不易之理曰道趨避之明皆得之心而見之行事曰德行蓋法所變占昭顯其道以示

上繫說統

卷十

十

石鏡

其者為靜

入而鼓舞德行之盡神故可與占者相酬酢而祐助鬼神之功用此正是畢天下之能事處周用齋曰道在天德行在人天者幽顯道幽顯在人者顯神德行微顯也道一而已順則吉逆則凶是其所以順逆之而成吉凶者為道非吉凶即道也神德行即鼓舞盡神之謂或吉或凶因數推出來自然一趨一避脚踏手快行淨順德故曰神德行

其者為靜

附葉爾瞻曰德行者道之實跡神德行乃顯道中不測之妙用酬酢借字眼謂如賓主之交應所謂問焉以言受命如響也顯滑道出便是神那德行處此就是可酬酢祐神者無兩起事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據說數
法子對
者非

按此章點醒人處全在成變化而行鬼神句。天地間無非變化鬼神之妙用。揔天地之數其成之行之。宛然可見。聖人即數以用之。著若天地之數。點運於法中。故能成易成卦。引伸觸類。其顯道神德行處。便是天地之變化。鬼神著亦得天地之數而成之行之矣。故遂讚嘆而贊之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蓋指著法之變化。即是神之所為。見其不外天地之數。非揔承數法而並贊其神也。○按著法即是變化。變化即是道。道即神。只是替著法之妙。此節語意正與苟不固聰明聖知節相似。只重變化。難知不重。要人知變化。上陸庸成曰。神妙變化而為言。故知鬼神之行。即在成變化處。蘇子曰。神之所為不可知也。觀變化而知之。爾變化之

上繫說統 卷十 十一 石鏡山房

問神無不在因而知之可也。指以為神則不可。程敬承曰。通章節目雖多。其大綱只二語。可盡前言天地之數。有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後言聖人本天地之數而大行之。有以盡天下之變化。而祐鬼神。成變化乃所以行鬼神。酬酢乃所以祐神中。有不可測識之機。故直贊其妙曰神。周用齋曰。天地因圖以著數。所以啟聖人之獨智。聖人因數以作易。所以終天地之全功。大抵天地數一原也。尸策數之行也。卦畫數之聚也。河圖則所以洩天地之秘。而開尸卦之先也。此皆一神之所為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章旨。按此章分明說易有聖人之道。須從易

○聖人之道。若如常只在用易上。說依舊只是易之通聖人之通。只一個神字。而分之則有四。要知辭占象變。不出精變外。精變又不出神外。精變神。又不出聖人極深研幾外。則易之所以神者。正聖人有以神其神也。故結束在聖人身上。○陸庸成曰。前章言著法生於河圖之數。而變化一歸於神。則神者非人之所能為也。聖人之功。幾恨矣。不知易之神。實賴聖人而著也。故下三章隨繼之曰。聖人之道。曰聖人以此洗心。曰聖人之意。每章貫之以神。俱是從神之所為句出來。易有聖人之道四馬。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上繫說統 卷十 十二 石鏡山房

別出一個道字。神字已埋伏在內。然辭占象變即是道。以其本之陰陽之變化也。四者一之為也。有者無之歸也。按以言不是空言。是欲擬議其事也。動只是事到面前。自家一念之動。要求處置。他制器器字。只取有定理之意。制乃心之裁制也。凡事皆就規矩。一如成器之制。故曰制器。卜筮是假借字。只取決疑之意。卜如下相之卜。筮如原筮之筮。張南軒曰。指其所之者。易之辭也。以言者尚之。則言無不當矣。化而裁之。易之變也。以動者尚之。則動無不時矣。象其物宜者。易之象也。制器者尚之。則可以盡造物之智。極數知來者。易之占也。卜筮者尚之。則可以窺先知之神。陸庸成曰。擬之後言尚辭也。議之

後或尚變也。象事知數占事知來尚象尚占也。變指七八九言象指老少動靜。

或問尚辭與尚占如何分別。蔡虛齋曰：人之發言處事自有兩樣。有止議論道理不及吉凶。泛應事物不關利害者。則尚其辭以言而已。亦有事關成敗之兩途。而須用決擇。幾涉善惡之兩端。而須為剖折者。則當尚占以決其疑。制器亦只是常行事。不待思。

索裁度。只據見成道理。行將去的。故尚其象。若有一事偏值是。非利害兩途。未決須用商量。經度全在隨機應變。故尚其變。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元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上繫說統 卷十 十三 石鏡

是以二字承上文。直貫下節。為在身行在天下。以言據本義。在人發言上說。不知抱著問易。故曰以言。即下文所云命是也。其受命至來物作一句。捉見其速也。遠近無時與地。幽指氣數。深指人心。未物謂將來之吉凶。即在遠近幽深中者。純粹不雜之謂精。故

古人以玉為精。天下之至精。謂易具至理。無一毫入偽之雜也。精即精細精密。精靈意俱在內。陸庸成曰。至精渾融合一之妙。遠近幽深。所不得而析。亦不得而滑者也。朱子曰。理定既定。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定待虛存。體應用可味。至精之意。

沈德培曰。二將字有味。天下事有未然者。其機寂而未然而將。然則離於寂而已。向於動有已然者。其機顯而將。然而猶未必然。則

涉於顯而尚屬於微。故須用抱著問易。如嚮言其應至速也。在則渾然一理在人。則湛然一心。以是心感。以是理應。故受命如嚮。莫測其所以然之妙也。葉爾瞻曰。凡有遠近幽深。可名皆謂之物。惟無有遠近幽深。自無有論。乃謂之來物。易不從有處知。從無有處知。無象無始。直窺其原。知來之妙。何所不周到乎。曰遂知遂字。承如嚮意。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參伍錯綜。只是假借字。眼不可泥。殺參伍以變。就一變說。四營而成易。了此時止有個多寡之數。故曰變錯綜。只是錯綜那參伍的。

此時三變既成。奇偶已定。故曰數。參伍只是一變。猶未通也。至合三變而皆用此參伍。則變通矣。文即老少之文。遂成謂即成於通變之中。錯綜只是一文。借未極也。至合十有八變而皆用此錯綜。則數極矣。象即動靜之象。遂定謂即定於極數之中。至變者。變之無以加也。只將不變來相形。自見此圓轉屢遷之妙。即在為奇為偶。為老為少。為動為靜。不可測識。上見渾。程啟承曰。天地間。陽變還本。無定在之可拘。而消息盈虛。自有至理。於其間。象變太此至理。求所以變一通。而文遂成。數一極。而象遂定。

參伍錯。朱子曰。參伍如去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非直為三與伍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

上繫說統 卷十 十四 石鏡

參伍錯。朱子曰。參伍如去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非直為三與伍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

參伍錯。朱子曰。參伍如去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非直為三與伍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

參伍錯。朱子曰。參伍如去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非直為三與伍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

參伍錯。朱子曰。參伍如去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非直為三與伍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

參伍錯。朱子曰。參伍如去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非直為三與伍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

參伍錯。朱子曰。參伍如去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非直為三與伍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

而會撰著本無三數五數之法。只是以彼數參此數。而數參合方
看得幾個成數。或問錯綜之義。朱子曰。錯是往來交錯之義。綜
如織底綜。一上一下。便只是七八九六對九七對八。便是東西
相錯。六上生七為陽。九下生八為陰。便是上下為綜。潘雪松曰。按
本以交互解錯。以提挈解綜。蓋三變既成。此時奇偶已定。以一變
至於再變。以再變至於三變。格上一左一右。交錯審看。是之謂錯。
把這三變提起來看。或三個通是奇。或三個通是偶。或是一奇二
偶。或是一偶二奇。舉那一低一昂。打提來看。是之謂綜。
附朱子發曰。參伍以變者。縱橫十五。天地五十有五之數也。錯之
為六七八九。綜之為三百六十。通六七八九之變。則剛柔相易。遂

上繫說統

卷十

十五

石鏡

成天地之文極。五十有五之數。則剛柔有體。遂定天下之象。非成
文不足以成物。非定象不足以制器。變之又變。謂之至變。張南軒
曰。三五天也。參而伍之人也。
沈德培曰。天地之文。如日月星辰山川土石。是陰陽老少
之變。變既通。則奇偶錯陳。老少間雜。宛如天經地緯。燦然成章。天
下之象。不過陰陽動靜。數到完處。則動靜已著。宛如人事紛紜。而
天下之象。遂定。文曰。天地以附麗者。言象曰。天下以散見者。言
按天下之象。包括其廣。非卦爻動靜之象也。如乾初潛。二見三惕
四躍。五飛上亢。天下之象。備矣。所謂象其物宜是也。鄭狹如曰。能
參伍得能錯綜得。能通變得。能極數得。即此是變。若死殺不活的。

諸說俱在人心上

無思無為

物便推不去了。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

其孰能與於此。

上數遂字。已有神字意了。非精變之外。別有個神。無思無為。相

因有提只是無心也。無心故無思。無思故無為。此句意在寂感之

上不可把此也。看做一。夫子欲形容其感通之妙。故先以

無思無為起語。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是易之本體。其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則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之妙用耳。妙在寂而能感。上究極

其所為感通處。直是無思而無不思。無為而無不為。却原歸於無

思無為去。故曰。至神。呂藍田曰。寂然之中。天機常動。感應之際。本

上繫說統

卷十

十六

石鏡

原常。靜洪鍾在簾。叩與不叩。鳴未嘗已。寶鑑在手。照與不照。明未
嘗息。

姚承菴曰。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何以曰通天下之故。任天下之

萬感萬應。莫非所性之故。物故者。天下所固然也。不動也。其動者

事變之日新耳。龔汝修曰。惟其故。則以故合故。一感遂通。若非故

雖感亦不通也。惟遂通。是以寂然。陸庸成曰。神全在寂。然內推。助

此體。惟寂故能無不通。其無不通。處常是寂。此易之神。所以無方

也。程子曰。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只是自內

感。不是外面將一物來感於此也。張子曰。一故神。譬之人身。四肢

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

孔穎達曰夫非忘象者則無以制象非遺數者則無以極數至此者無善策而不可亂至變者體一而無不周至神者寂然而無不應斯蓋功用之母象數所由立故曰非至精至變至神則不得與於斯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上已發明聖道之妙此處承上點出聖人字來以中章首之意來物隱於無形所謂深也極深即在辭占上吉凶悔吝之未形者因辭而顯因占而決深者推究到底故曰極文象隱於未判所謂幾也研幾即在象變上陰陽老少之未判者因變而彰因象而定幾者研審出來故曰研極與研俱本聖心之精變者陸庸成曰極

上繫說統

卷十

十七

山石鏡

未形之理則曰深遠動微之會則曰幾夫極非極之使淺也深無不濬之謂極研非研之使著也幾無不中之謂研惟深惟幾即是至精至變自聖心言故曰深曰幾

或問如何是極深朱子曰聖人曉得至深難見底道理都就易中見得如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類如何是研幾曰便是研磨出那幾微處且如一個卦在這裏便有吉凶有悔吝幾微毫釐處都研出來研幾是不待他顯著只在茫昧時都慮盡了點姚承菴曰易何以極天下之至精極天下之至變極天下之至神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幾深可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便是神夫子本意謂聖人極深而研幾所以至精至變而

至神朱子却謂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倒了陸君啟曰聖人作易時擬議形容物宜觀會通典禮是用審氣力故曰極曰研辭占象變總只是這個道理不用分看但就其難測而謂之深未判而謂之幾

○

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吳因之曰此節要淨歸功聖人意惟易為聖人所以極深研幾故能通志成務而其所以通志成務者抑且妙於不疾不行使非聖人惡能有如是之功用○吉凶悔吝之理若不能究到極致處人看了他只好粗粗得個門徑志慮隱微處終未什然惟深則九

上繫說統

卷十

十八

山石鏡

細微曲折無不備具一玩辭玩占便較若發蒙胃中真是明鑒透徹故曰通志天下事若執定死殺做去多少窒礙縱竭盡心加畢竟不能成就惟幾則陰陽老少推移靡定以此做事活活動動如珠走荷毫無執泥豈不可以立業而建功故曰成務九局於方體滯於一隅者推移轉動須用費力易道惟神何等員融活潑故尸一標卦一求詞占象變流水跳山即應觸之即覺豈待絲毫用加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不疾不行言其不用人力也朱子曰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深在心甚玄奧幾雖是微畢竟是有那事了通天下之志猶言開物鄭彼如曰極深以義理言故能開通人志研幾者研其兩端之幾使歸一是使人破猶豫而成

蓋故能成務。不疾不徐即在通志成務上見。程子曰：神無速亦無至。湏如此言者，不知是不足以形容故也。蔡汝楫曰：若思為在感通之前，則感應皆思為之擾，便觸途成礙。

楊誠齋曰：易何為神也？聖人窮極天下萬物之理，而得其深，研究天下萬事之微，而得其幾，聚於一心之精，而謂之神也。惟其深，故以吾先知達彼後知，以吾先覺達彼後覺，自一心而通天下之志，惟其幾，故未亂知亂易，亂為治未亡知亡轉亡，為存自一心而成天下之務。然則聖人之神，果何物也？心之精與變也。是故範圍天地而一念不踰時，經緯萬變而半武不出戶，豈待疾而後速行而後至，何為其然也？心之神也。聖人聚天地之神於一心，推一心之上繫說統

神於大易。此易道之所以神也。卷十 十九 山石鏡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用章首語作結，全要得此之謂三字，此之謂以源着神字為主詞。占象變皆易之道，必本於聖心之精變極研出來，其中不可知之妙，真非思慮所可及者，故不徒曰易之道，而必曰聖人之道。夫子論易每歸之於神，聖人之神在易，易之神在天地，天地之神在太極，太極之神不可得而知，復歸之天地，天地歸之易，易歸之聖心，知得聖心，方知易。朱子曰：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為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然非有寂然感通之

神則何以為精為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道，所以為神之所為也。

夫易何為者也？章旨按易道功用之大，專賴卜筮，然所以能致其用於天下者，聖人也。故首節提聖人二字，便有歸功聖人意。次節言聖人先得乎易理，而不假於卜筮，見其具作易之本也。三節提出前民用三字，正見聖人所以制卜筮之故。四節叙神物始末，以申上節與神物之意。太極節舊主伏羲畫卦說，所謂立卜筮之體是也。時說作撰者求卦之法，良是然此二節主意和上接卜筮全在定吉凶生大業上，為下文贊著龜功用之大的伏案。取天生神物節見其本於造化之自然，所為明天之道者，以此末節正所

上繫說統 卷十 二十 山石鏡

以前民用也。與首節意照應。程啟承曰：通章只重與神物以前民用一句。上章言易道之神，皆聖心之神，此即接上言聖心之神，寄於神物之神。洗心退藏與神物之本也。其始則造化生之，而其體則太極立之者也。定吉凶成壹壹神物之功用，莫大矣。合而觀之，神物之興也。上因乎天，而為則之象之效之下，利乎民，而為示之告之斷之，摠所謂明天道察民故與神物以前民用者也。乃其本則聖心之神智先之矣。蘇紫溪曰：此章書看層見疊出，而其實天道民故盡之矣。易之書原乎造化，天道也。易之用，周乎天下，民之故也。天人之理盡於太極，太極之理具於聖人之洗心也。易之原也，而其冥則皆神之

所為者也一章精神全在諸聖人字提撥轉折處全在諸是故言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此言易道之大所以佑民而聖人用之以化天下蓋為卜筮而發
也開物三句正是易之所用然且就易上泛說個道理是故聖人
三句方著卜筮說

易字若概
未物之物
辭不以人

上繫說統

卷十

二十一

石鏡

道揆不出吉凶貞勝上自造化氣數下及人心謀慮千條萬緒雖
巧曆不能記自卦爻一設便却收拾在裡面不消逐事逐項開出
自然纖悉備具故曰冒道如斯而已言易之為用如此已含卜筮
不可不作意下三句以字要重看作為卜筮全在三以字內
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
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
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此節是聖人心易之妙所為作易之本也首三句輕引起亦所有
八卦爻耳尸之揲也成易成爻數無定體圓轉不滯而神妙不測
著之所值為卦得失昭然如方不易而燭照事理卦之所生為爻

隨位隨時各因其一節而變易告人此易之妙也以字洗字須活
都不是真個把著卦爻去洗心只是聖心渾然易理未有著卦爻
而著卦爻之理已澄徹於胸中略無纖埃點染却把此個易去
洗濯其心一般只是形容其空徹之妙退藏及神知舊分動靜不
知來藏往正即退藏物客出來其孰能印其不易能也古之
句深贊其妙之詞聰明睿知乃神武之本續武不假綬所以為神
同神方知羅康州曰尸卦何以下個德字爻何以下個義字尸得
之為尸之變卦得之為卦之體爻則因時之宜以為動耳義者德
之用也葉爾瞻曰圓轉不滯使神不可測圓神只一意故中著而
字卦爻句中著以字者蓋方所以知易所以貢也貢取貢獻之義

止繫說統

卷十

二十二

石鏡

謂祀吉凶獻出與人言也○潘雪松曰著數七七七四十九象陽
圓卦數八八八六十四象陰方圓者運而不窮方者止而有分惟
變而適無數不用故曰圓卦列爻分各有其體故曰方張子曰
圓神故能通天下之志方知故能定天下之業易有故能斷天下
之疑易書成三者備憂惠明聖人淨以洗濯其心退藏於密矣
洗心 蘇紫溪曰聖人以此洗心句是易書大本領想像洗心一字
恍然如見義文周公之心入於太一而不為虛通乎萬象而不為
遠一部易書俱從此發揮出來矣退藏於密正是此心本體人心
與天地一般天地不翕張則其數必不大人心不收斂則其用必
易窮故必斂之又斂存之又存洗心之學至是而後為密也朱子

曰六民之
不患少解

神知二
神知二
神知二

曰密是主靜處萬物出焉心中渾然此理別無他物也退字或字
俱有味如入退入去蔽在密室中誰能窺之

同德聖人視斯民之吉凶如我自家事故曰與民同患非趨避與

人同之說孔子曰吉凶與民同患者凶雖民之所患吉亦民之

所患也既得其吉又患其凶老子曰寵辱若驚也

也德合天地鬼神而心涵宇宙民物民所患者吉凶聖人隱隱通

之知乃其間幾有先而未兆理有定而可據惟取諸此心密藏之

神知一一坐照之故曰神以知和知以藏往神即員神也知即方

知也朱晦翁謂用神而不用尸用知而不用卦是也陸庸成曰夫

上繫說統 卷十 二十三 山房

神內放知故言知來知今於神故知來之知即以藏往蓋知出於

神縱可坐照天下之來而知不離神其未來之理在退藏中莫非

往也是感遂通而通未嘗不察聖心與著卦之易一而已與於此

者指伏羲也○朱子曰神以知來便是以著之德知來知以藏往

便是以卦之德藏往洗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蔡虛齋曰神

以知來即占事知來知以藏往即象事知器

神式不程敬承曰神武不殺承聰明睿知來聖人之聰明不以見

聞睿知不以思慮即神武之威不以殺伐神其武也神武不殺是

妙其神武之用提之以四字言則曰聰明睿知以二字言則曰神

知不著字眼言則曰洗心其為心易一也又須識得此條通是聖

心未用之易即同患知藏皆預料他如此下節方是作用之易

陸君放曰聰明言其哲睿知言其聖神武言其斷一樣是贊詞受

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偽相感人生其間何處不是殺機惟聰明睿

知神武者有吉無凶有利無害有得無喪所謂神龍不醜聖人無

死以極狀其知來藏往之妙舊謂神武不殺是喻者非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

口以吉
或取窮
不假刑
故曰神

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按是以二字承洗心來惟其有洗心之易是以有尸卦爻之易也

明察即上神智之用是自然非必如何明之察之也與神物前

民用不必分承天道民故與神物正所以前民用前民用正所以

上繫說統 卷十 二十四 山房

承天心也○齋戒神明正與上文以此洗心相應潘香松曰有思

則與物禱故欲齋齋者所以齋不齊之思有為則與物敵故欲戒

戒者所以警不虞之患人心本神本明本與鬼神合其吉凶非自

神聊其德何以故神物之靈非自齋自戒何以能神明其德聖人

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蓋以此教天下也

天道民龔氏曰剛柔變化自然之道也其體幽以遠故欲明之吉

凶悔吝使然之故也其用顯以近故欲察之明察者聰明睿知之

符也張子曰言天之變遷禍福之道由民逆順取舍之故故聖人

作易以先之

神物按著植物而知數龜動物而知象以為神耶則既物於物以

神物按著植物而知數龜動物而知象以為神耶則既物於物以

神物按著植物而知數龜動物而知象以為神耶則既物於物以

神物按著植物而知數龜動物而知象以為神耶則既物於物以

神物按著植物而知數龜動物而知象以為神耶則既物於物以

神物按著植物而知數龜動物而知象以為神耶則既物於物以

神物按著植物而知數龜動物而知象以為神耶則既物於物以

為物矣。則神所寄焉。夫是之謂神物。前民用即上文通志定業斷
疑也。前字下得好類蒙之俗昧於趨避。得神物而前之。取前活字
猶言先導也。歸震川曰。天與人。一故神物通於民耶。

齊或神程啟承曰。聖人以此齋戒諸說。謂聖人自用易。恐上下不
與相貫。愚意是言神物之興。非徒以下筮推測。而謂之神也。以聖
人齋戒神眇。而謂之神耳。聖人之心。豈待卜筮時齋戒。聖人之德
豈待齋戒後神眇。想其洗心濯慮。嘗自湛然。肅然。無念不與鬼神
通。亦無息不與蒼卦之神。知合真若以此之神。助我之神。以我之
神。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凡卜筮必極其慎重。精
審以此齋戒。言以此卜筮而齋戒。非卜筮時致齋戒也。李彭山曰

上繫說統 卷十 二十五 石鏡

以此齋戒。又以此洗心之符也。神即知來之神。知即蔽往之知。項
子菴曰。其齋則洗心也。其戒則蔽密也。其神明其德。則與民同患
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
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
之。謂之神。

按此段正與神物前民用之事。先言乾坤變通。見造化氣運之精
粹。處所以能孕毓得神物出來。次言見象形器。見物生之有漸。而
神物之生。不偶然。又次言制用之法。又次言利用咸用之神。
則見與神物以前民用。果有功於世道之大。都陸庸成曰。乾坤以

中又言一

神物只作

生動說

陰陽言戶。生生之戶也。同一戶。而闔闢便分。陰陽故變者一。而二
通者二。而一也。二不能一。則往窮於神。來窮於屈。乾知始。僅乃
為象。坤作成。斯乃為器。是闔闢變通之機。生乎著。而著具之。則圓
神之。用包含而未剖。耳在制用者。立之而有準。故為法。在用之者
由之而不知。即為神。至是則乾坤闔闢變化之妙。在斯。民日用中
而齋戒神明之用。自聖心而通於天下萬世矣。

闔闢。韓康伯曰。凡物先蔽而後出。故先言坤而後言乾。朱子發曰
無闔則無闢。無靜則無動。此歸藏所以先坤與。
變通一闔一闢。謂之變。以闔闢而對。謂之往來不窮。謂之通。闔而又
闔。闢而又闢。往來而不窮。則氣常流通。而無陽亢陰戰之患。吳因

上繫說統 卷十 二十六 石鏡

之曰。要重者不窮二字。造化之氣。一息不流。則陰陽便已隔絕。惟
往來不窮。循環無已。則此氣常自流轉無碍。故曰通。若只是往來
亦可言通。

葉爾瞻曰。此二句專指神物言。謂陰陽變通之理。無象無形。
而不能不存其精。於著龜。龜見乃為象。即乾坤變通之象。其象
也。形乃為器。即乾坤變通之形。其形也。此物之所以稱神。而可制

用以利民者。
制而用。吳因之曰。制字要說得重。尸列四營。龜分五兆。此開闔以
來。所未有。聖人特起義。始創制。開先定為分二掛一。揲四歸奇。與
夫兩繫。象緯克之五兆。使尸龜有以制之於用。制用正。所謂與神

物也。游讓溪曰：制而用之謂定陰陽老少之象，卦爻尺數之法，皆本於乾坤化育之理。

利用出朱子曰：利用出入者，便是人生日用，却離他不得。又曰：民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民，周徧而不窮。所以謂之神，所謂活潑潑地，便是這個。龔汝修曰：夫法何以謂之神也？惟其成用是謂之神也。制用成用，利用三用字，應前與神物以前民用一用字。此節若據胡雲峰蘇紫溪說，作操者求卦之法，亦極有理。詳見象外別傳中。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此節言畫卦之序。吳因之曰：前後俱言卜筮，中間突然提起畫卦。

上緊說統

卷十

二十七

之事者，蓋卜筮全憑着卦畫。全虧那八卦之中，原有預定之吉凶，所以能形見於操尺求卦之際。不然，縱有卜筮，亦何所用？太極者，有其理而無其形，是萬象萬形萬變萬化原頭處。說個易字，已合兩儀四象八卦在了一大極，亦即易中之太極，不可泛指造化之理言。蓋卦爻之理，即太極也。兩儀四象八卦，都是影此理。各目而論，陰陽謂之儀者，以此奇偶兩畫，即是那陰陽之儀形也。四陰陽老少謂之象者，以此再加四畫，即是那陰陽老少之模象也。儀象二字，都虛影字眼。卦謂以此理掛而示人也。三生字，都在畫卦時說。

附鄭孩如曰：此二節乃其制而用之之法之實也。蓋開闢變通等。

皆易也。有太極而後有易，而兩儀四象八卦，吉凶大業，即開闢變通象器的影子。故伏羲橫圖，以此為序，而操尺之虛，一象太極分

二探四以至成卦生爻，亦由是也。是皆所以效法開闢變通象器而為之者也。所謂制而用之之謂法也。按此二節，是言卦畫所自來，不可分此節為卜筮之體，下節為卜筮之用。游讓溪曰：開闢變通易之流行，太極者其主宰也。承接極矣。

羅近溪曰：此夫子贊易之辭，非易之外，又有個太極懸在空中也。夫子指此易之卦象，完全只太極之所生化。蓋謂卦象雖多，均成個混沌東西也。李見羅曰：有字下得重，人只知有兩儀有四象，有八卦，曾不知從何來。故揭有太極。教學者之所歸宿也。蘇紫

上緊說統

卷十

二十八

溪曰：生生之謂易，九生兩儀，生四象，生八卦，皆生生也。所謂闢闢而變通者也。太極則所以生生也。所以開闢而變通者也。象之而無象名之，而無名故推而名之曰太極。猶行謂大初太一也。分而言之，則二而四，四而八，合而言之，則皆太極之生生也。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此八卦即六十四卦之全體，不但三畫大業未便說到，趨避只言事務。此二節專論卦不可操尺時說陰陽消息，便具淋漓之理。吉凶曰定，所以通天下之志，得失之報明，便可利用出入。大業曰生，所以成天下之務。吳因之曰：定吉凶句，重不與下句平。言聖人既畫成八卦，則吉凶已定，而大業生於其中。知蘇子瞻曰：入於

吉凶之域然後大業可得而見
姚承菴曰此二節分明是撰著之法易者撰著營度之易也
太極者儀象之宗先開闢而存所謂混沌之初也兩儀則乾坤從
太極之戶出矣四象則由儀而見矣七八九六僅見其端也八卦
則又由象而列為形器矣是於著之圓神內取出卦之方知也定
吉凶則制用有所值矣生大業則出入咸用以之矣是著又於卦
之方知內取出爻之易頁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
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大乎著
上繫說統 卷十 二十九 石鏡

郭鵬海曰此一節歸重聖人著龜二段備物制用二句不止與神
物前民用一項然論致用利天下之大莫過於此講莫大乎著龜
處須粘著聖人說下仍要於定吉凶成亶亶處補出致用利天下
之大方得此章之意蘇子瞻曰天地日月四時天事也天事所不
及富貴者制之富貴者所不制聖人通之聖人所不制尸龜決之
徐進齋曰上三言以易之在造化者言也下三言以易之在人
者言也天地有自然之法象非崇高富貴位與天地並何以脩道
而立教四時有自然之變通非聖人作易變通盡利何以神化而
上民日月之明旁燭幽遐非易之示人本隱之顯何以開物成務

是三言者各有所合也
附楊誠齋曰何大乎易書之事業也以言乎法象之大則有易中
之天地乾坤是也以言乎變通之大則有易中之四時震巽六子
是也以言乎著明之大則有易中之日月坎離是也以言乎崇高
之大則有易中之富貴日新之盛德富有之大業是也以言乎利
用之大則有易中之聖人或神道而設教或順動而民服是也以
言乎深遠之大則有易中之著龜某爻吉亨某爻征凶是也是皆
易中之大業也

待制者也如網罟舟車之類而句對說或曰立成器在備物致用
上繫說統 卷十 二十九 三十

內做出
附隱深張兩若曰賾者散於物象探則討而究之以歸於一隱者
藏於事幾索則考而求之以洩其微深者藏於不測指性命理數
說鈎則曲而取之以使之淺遠者達於未來無此勢世數說致則
推而極之以使之近李彭山曰賾者藏於隱之奧故賾與隱為一
類以理之不可見者言也探如以手入內而取之索則盡其所求
也深者散於遠之源故深與遠為一類以理之不可窮者言也鈎
如以鈎垂下而取之致則極其所至蓋即所謂無有遠近幽深遂
知來物者也成亶亶即在定古凶內朱子曰入到疑而不能自明
處便放倒不肯向前動有疑阻既得卜筮知其吉凶自然勉

住不渴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

此節見易非聖人所強作也造化有自然之理不過則之效之象

之而已神物二句作頭變化吉以正著策卦爻中事而圖書則易

之原也故并及之胡雙湖曰神物謂著則之而四十九之用行變

化謂陰陽效之而卦爻之動靜以倫象謂日月星辰循度失度而

吉凶見象之而卦爻有以斷吉凶圖書則金木水火土生成克制

之數則之而卦畫方位以定皆作易之本也余四明曰則察於象

象顯於效效則彷彿之而已圖書皆有迹故曰則日月有象故曰

上繫說統

象變化屬氣故曰效

姚承菴曰世謂河出圖聖人則以作易洛出書聖人則以叙時不

知此圖書相為表裏無林易之理也則圖可以作易則書亦可以

作易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其位主於合而其序主於生書以五

奇數統四偶數其位主於離而其序主於對圖著其方以象而存

教之體對待之易也書著其圖以數而呈象之用流行之易也虛

實其中恍乎太極也離合進退宛乎四象也析其四正補其四隅

卷十

三十一

石鏡山房

陸康成曰

即則天之所生著策之變化即效天地之運著卦之吉凶即象天

之所見著教之大衍與參伍錯綜即則天地之圖書於是操著求

卦之後民得以見所示聆所告知所斷而天地之用無不前矣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此節振言卜筮所以前民之用正與首通志定業斷疑相應

游讓溪曰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變化之道立象以盡意

故曰即上文示之定理以通天下之志者也繫辭焉以盡其言

故曰即上文裁之典禮以定天下之業者也定之以吉凶則趨

上繫說統

避之機矣故曰即上文立之大極以斷天下之疑者也此結

上數節之意也錢氏藻曰有其象無其辭則示人以其意而已

聖人懼後世不能與知也於是繫之辭以告之定其辭以斷之曰

吉曰斷皆所以終示之意也無非欲人趨吉避凶以奉若天道

而已朱子贊曰易於吉凶有以利害者有以情遷言者有義命當

卷十

三十二

石鏡山房

卜筮以知吉凶成事業而已故曰易為卜筮術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
所助者信也復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也
天人所助
信則助不問人脚信只從自己信順處便決其為天人所助此是
實理實事復信思順非復那信思那順所履皆信所思皆順也又
以以字不可忽謂以此信順尚賢尊尚賢德無非信順之所為也
○信在心而曰復順在事而曰思心外交致信順之極也復信思
順就他下六五處看出他立心制行來自然而無矯拂為順誠實

上繫說統

卷十

世

而不偽妄為信俱是滿而不溢要在大有上九上看出

書不盡言章旨 按此章只重一意字前三節許多語只是立象
盡意一節後三節則言學易者貴於得意而忘象也張雨若曰思
按一部易書却只乾坤兩畫包滌及論卦極處則又承乾坤而忘
之所謂聖人之意亦只在一箇神明中會之耳噫語易至此亦精
之精矣

程敬承曰前數章皆易之神曰無方曰不測曰不疾不速利用出
入蓋詳其言之矣而尚未及用易者之以人而神也故語立象
盡意而歸諸神語得意忘象而歸諸神明之人不有其人而易道
豈能自神耶故神者道之入於無形者也神明者德之體於不言

者也人之神與易之神合之斯為至妙至妙者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
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
鼓之舞之以盡神

先以而不盡字喚起數盡字摠歸在盡意上言不盡意緊頂上句
言字說謂書所載之言也然則句謂聖人之意非終不可見用友
語喚起下文○通節以立象盡意句為綱程敬承曰聖人何意吉
凶與民同患之意也此意非言所能盡又不能使天下默喻吾意
則有立象以盡之而已情偽象之淑慝也言象之精蘊也變通象
中摩盪之機也鼓舞象內自然之用也鼓舞不出變通之外盡利

上繫說統

卷十

三十四

而至於入神此正盡意處

立象象以最初兩畫言即下文所謂乾坤是也鄭荻如曰舊說以
為聖人之意在濟民行此亦何難盡言此所謂意乃模寫道體之
意耳惟道難正言言則為人執泥而意病象者如鏡花水月非有
非無聖人借象以顯道賢知者深之可以悟於形上即愚不肖者
亦不至因言生見授之以穿鑿之端此意之所以可盡也蘇子瞻
曰聖人非不欲正言也以為有不可勝言者惟象為能盡之

情偽設卦者即所立之象為因重已足六十四卦人之善惡以情
偽言者性本善而見之為情其不善者偽也非情也卦故而時位
之消息當否即世間情偽的影子故曰設卦以盡情偽朱子曰不

是聖人胸中有情又有偽自是卦上有這情偽

解言蔡虛齋曰書不盡言繫辭亦書也如何能盡言蓋易書是個

稽定待處只依卦爻之象說個道理在隨其樣事都說得隨其樣

人都應得所以能盡其言揚止菴曰自卦設情偽可盡而未有辭

則情偽不著故又繫之以辭鄭荻如曰辭蓋因象而繫者也所以

盡言也

變通鼓變通變字是聖人立個變法如老陽變少陰老陰變少陽

七八九六之類通還是此卦通到那卦上這便有個變通有個活

動底模樣有象有卦有辭而無變通則易為確定之物不能相通

其不足與適用也明矣何利之盡利是便利之利無遠不順也言

上繫說統 卷十 三十五 石鏡山房

隨時變通而造於用也鼓舞是振作底意思神則有莫知其所

然而然者既有象詞以主其體又有變通以達其用民之不果於

趨避者因卦得占皆趨之避之而不能自己神妙莫測無出於此

苟矣曰鼓舞者動也舞者行也人心無疑行事不倦如以鼓舞作

舞容鼓舞愈疾而舞容亦愈疾鼓舞不已而舞容亦不已自然而

然不知孰使之者所謂蓋神也蘇子瞻曰執鼓之與執舞之與莫

造為之則謂之神

○乾坤其易之緼即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

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按上文立象盡意但說得一個大槩而立象之所以盡意處未嘗

昭晰故後提乾坤其易之緼以申釋之以見乾坤二象之不可不

立也張而若曰緼與門別緼是泛他包蓄處說門是泛他生出處

說易之緼即說齊所謂乾坤而象乃六十四卦之與府三百八十

四爻之寶藏是也乾坤成列以下正見其為易之緼乾坤那有毀

的時節乾坤的變化那有息的時節只是見易不可無乾坤則乾

坤斷不可不成死耳四易字皆主變化言不必分書與理立行可

曰易未嘗無乾坤亦未嘗息特以卦畫不立無以見其變易之理

併乾坤之功用不可得而見爾

附別胡雲峰曰乾坤即是奇偶二畫易以道言畫以兩而相並故

曰列道以一而隱乎其中故曰立乎其中畫不列則道無由而自

見道不著則畫不能以自行陸君格曰立言其附而著也見言其

託而著也易在天地間變通往來何時可息而非此二畫為之體

骨則似乎散漫而無所凝着曰不立似乎滅沒而莫可索摸曰不

見聖人立象以示人而若使人現象不足見易則象之用或

乎窮又曰神明之人見易者也鼓舞之人不見易者也見易者以

有知神不見易者以無知神故神無方而易無體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

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其節正好體認立象盡意處夫乾坤象也而曰易之緼曰易立乎

其中則意盡知正以象之所在即道也是故字承上乾坤來形而

上形而下所以俱言形者見得本是一物若舍此一字只言上者道下者器便分而截矣陰陽有自然之化而裁之為七八九六之數於是盈虛進退其變不可勝窮故曰變惟其變則有自陰推而行之陽者有自陽推而行之陰者隨時所適流通無少窒礙故曰通此俱以聖人立法言舉而措之天下之民正是趨避處事業着聖人身上說開物成務而聖人之事業溥矣

形而上之是乃太極本體之真故謂之道下對上字言器者成了一個體質也提出道字見聖人之意實落精蘊在此而合之於器以載道則象以見意之謂也令形外別有象則象而虛器也

上繫說統 卷十 三十七 山石鏡

何以以盡意○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朱子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明道所以謂攔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個界至分明器道道和器有分別而不相雜也張南軒曰道不離形特形而上者也器具於道以形而下者也道托器而後行器得道而無弊故聖人悟易於心覺易於性在道不溺於無在器不墮於有也

成變也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不處得無悔便是通
華爾瞻曰事業者道所設施而非舉措則不就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舉此變通之法而措之民用也此正聖人措器以和道的實事事業連綿字胡雲峰曰事者業之未成業者事之已著附具蘇紫溪曰此節正見盡意處聖人之意不過一個道道不離乎象亦不倚乎象寓於象之中而實超乎象之外所謂易有太極乾坤之精所以不息者也道也若自有形者而言不過在天之象在地之形種種可見者謂之器耳化乎器而裁之以道則不局乎器矣是乾坤之一闢而一闢也變也推乎器而行之以道則不滯於器矣是乾坤之往來而不窮也通也至舉是道以措之天下之民人人而變人人而通人人而由於其道是聖人道濟天下之事業也聖人之意至此而盡矣

上繫說統 卷十 三十八 山石鏡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夫象立而意斯盡可見象之所在誠非形下之器而已者形土之道實具於其中是故夫象四字提極極妙不曰是故夫爻者爻因象而繫不得與象並也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程敬承曰聖人見天下之賾見賾之皆道也見天下之動見動之

皆道也。惟見道於賤而立卦。故卦可用以極賤。惟見道於動而辭。故詞可用以鼓動。胡雲峰曰：窮天地萬物之象而歸諸卦。故曰：極發天地萬物之理而見乎辭。故曰：鼓洪覺山曰：極者，極教之極。鼓者，鼓發之鼓。道無可見，可聞，辭以鼓發之，使聞於人也。正義以鼓發揚是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謂之變，謂之通。變，通因化裁推行而後有也。以作易言也。存乎變存乎通，化裁推行因變通而後施也。以用易言也。極賤四項，只是引起下文之語，須重看神明句。神明即神明乎變通也。神有主

上繫說統

卷十

三十九

石鏡山房

牽運用意，明有精融，昭晰意此句虛說。默成一句正，是神明處。其人即德行之人，無所作為而渾然完具，則為默成。無假言說而真實不疑，則為不言而信。張氏曰：神明是吾心本體，神妙萬物何象之困，神無不通，何象之拘，化裁推行不過吾心之用耳。理以神悟而實得於心，道以神合而實體諸心者，必不事於言說也。此以成德為行，故曰德行。陸庸成曰：成即成性之成，固有之謂也。信乃信心之信，合一之謂也。德行得於心以為行，所謂知來歲往之人與夫極賤於卦，鼓動於辭，化裁於變，推行於通，第器以會道也。惟神明所成而歸於不言，則道深而化乎。其器知是謂得意而忘家。

德承曰：默深潛玄遠之謂，聲臭俱無之境也。默則神完而德全，故曰默而成之，不然稱有泄漏，便有虧欠矣。信何以不言也？人心疑則有言，不疑而何言焉？見之真而行之為，得諸心而體諸身，不徒言也，亦不容言也。道遠於默而心通於神，所謂神而明之者，其人如此。上繫末章歸重德行，下繫末章亦首揭出德行二字，合而恭之，此之德行，即所謂乾坤易簡者乎。

上繫說統

卷十

四十

石鏡山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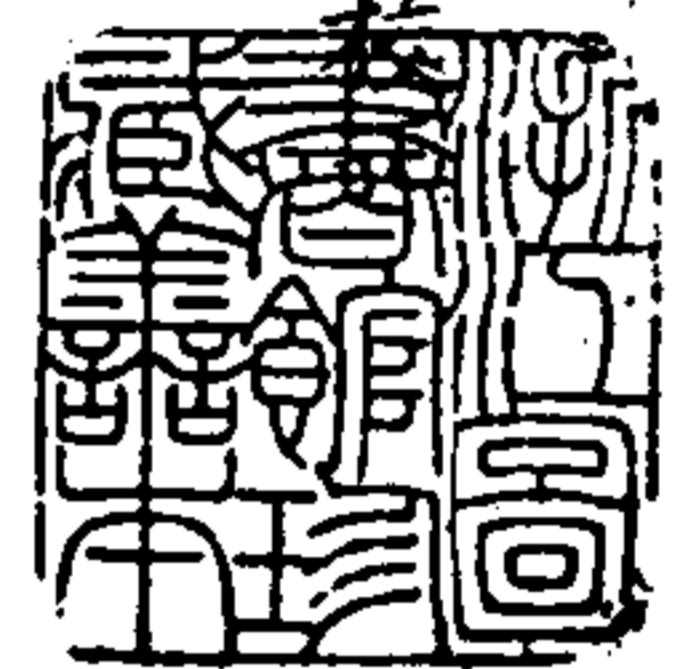
而人當得意忘言，求之身心之外矣。

若鏡山房周易說統卷之十一

仁和後學張振淵彥陵甫輯

繫辭下傳

男 懋忠 師 斌



按上繫數陰陽之理下繫多言吉凶之情

八卦成列章旨 楊誠齋曰此章在貞夫一處截前一段是言聖人繫易之辭本乎爻象之剛柔以明天地之道德後一段又言聖人用易之意體乎天地之道德以為帝王之仁義○按此章以言凶貞勝句為主通章大意只貞夫一三字道盡蓋易有象有爻有變有動無非關吉凶以詔天下乃所關言即非他本此理之貞

卷十一

石鏡

下繫說統 若以說統取此理却從何來從乾坤易簡得來爻象剛柔不過效像此易簡之理則其所變動處即定天下吉凶而成天下事業而即可以見聖人之情者天地生萬物聖人知萬民不如此易簡可見此理在易書不為小在天地不為大而憂世覺民之情繼天立極之政其功用一而已 程啟承曰繫辭上章言易之剛柔變化因乎造化之自然自然者乾坤之易簡也聖人體之為久大之德業所以成兩間之位也下章言易之卦爻吉凶貞夫天下之至一至一者亦乾坤之易簡也聖人運之為仁義之功業所以符生德之大也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按易書之結盡於吉凶吉凶原於爻象故先把爻象說起成列因重就畫卦時說成列是小橫圖聖人作易自西而四自四而入有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之序便是成列象只是說卦之奇偶的形體猶言模樣云取此時只說得是象說不得是爻緣爻有變動之義非六畫完見未見變動故必因重而後爻在其中因重是大橫圖謂因此八卦之列而重之也鄭氏曰卦始於三畫未有爻也因重之其體有上下其位有內外其時有初終其序有先後其數有六九而爻在其中矣○朱子曰象只是乾兌離震之象未說到天地雷風處王童溪曰聖人因象以設卦則象在卦先設卦以立象則象在其中

卷十一

石鏡

附姚承菴曰象爻不止以形體言象即象也者像也象字為有所像故曰象在其中爻即爻也者效天下之動爻字為有所效故曰爻在其中下文效此像此正發此象爻之意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此節從爻象說到吉凶剛柔相推二句言吉凶之所以生繫辭焉二句言吉凶之所由明相承說來爻象中奇偶便是剛柔剛柔使會相推而變在其中此就見成的說凡剛皆柔之所推凡柔皆剛之所推而變自在矣爻只在卦爻上說不涉動義與相推而生變化同卦爻有變而變之中時位自然有消息當否聖人觀變而繫辭以告之則凡所值當動之卦爻亦已具於其中矣據卦爻看

只有辭那見其動乃其繫辭而命之內憂深慮遠惟恐人不知吉
凶而趨避則示人所值當動之占正在此故曰動在其中此還未
動乃豫計其動也數在其中字皆非外至之辭於此亦可想見即
人作易自然處

按此說動
指人事不
指卦爻

附蕪紫溪曰動在其中虞翻謂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此說極是
此動字與下文生乎動天下之動三動字俱同易之詞原是聖人
見天下之動而繫之者故曰鼓天下之動存乎辭此即動在其中
之說非當動爻象之謂也傳曰寂然不動又曰動之微吉之先見
當其不動也尚無所謂吉又何有於凶惟動而微也吉斯見焉動
而紛紜雜亂也凶與悔吝始生於其間矣

下繫說統

卷十一

三

石鏡山房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孔穎達曰上既云動在繫辭之中動則有吉凶悔吝所以吉凶悔
吝生在乎所動之中也夫吉凶悔吝皆辭之所命也必因卦爻之
動而後生者何蓋卦爻之動乃操尸之所值者如元亨利貞必因
乾之動而見潛龍勿用必因乾初九之動而見也楊止菴曰動以
用言即變之所之而變之位有當否故其辭有吉凶悔吝所謂生
乎動者也林次崖曰此句是足上文之意蓋占以辭寓辭以占顯
交相成也○此句依上下文宜如此解若論道理凡人之吉凶悔
吝皆生于動動不可不慎也可以動而動焉吉之所從生未可以
動而動焉凶悔吝之所從生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所以研幾者

正在此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

按立本二字因動字說來以見本之未嘗動也下文一字與易簡
二字俱從此看出易中所有不過剛柔而已剛柔雖或錯居而剛
自為剛柔自為柔並立而無偏枯分立而無淆亂如木之本根植
立不移故曰立變通就立本中相推處見剛變而通於柔柔變而
通於剛皆時所為蓋時有往來消息而變通自然從之時則不容
停留故曰趨變字與變在其中變字不同此着揲著時說○按爻
通趨時不專是好的剛柔之變有變而善者有變而不善者乃時
勢之相趨相激使然不能自由故有吉凶

下繫說統

卷十一

四

石鏡山房

辭立本與
常說異

鄭玄如曰動而吉凶生則錯探不一矣反其本而觀之剛柔定位
立本原是靜的原是一的惟變通趨時而乃至於相勝故貴反其
本而貞夫一彥陵氏曰卦爻中吉凶其妙全顯于變動此處提出
趨時二字便是易道之大綱領

吉凶者貞勝者也

按上言吉凶悔吝生乎動猶未曾說吉凶的道理故此節提出貞
勝二字見得吉凶本于一理耳周用齋曰夫剛柔而妙於變通則
吉凶見矣是吉凶者豈曰循環而無定者哉亦豈曰對待而相勝
者哉蓋天下有常勝之道貞是也貞字極妙真正也正則吉不正
則凶惟天下之一正為能勝天下之萬變故曰貞勝葉爾瞻曰吉

貞字亦存
下卷或曰
以貞制吉
山又深一
層

千古名言

凶不並立若相制相尅者曰勝。顧非偶湊而勝有簡正當之理。提
衡其間。順而吉。悖而凶。未嘗有倒置者。曰貞勝。如以吉之逆勝。為
正常。說貞字不透。潘雪松曰。貞者事所歸結之處也。動於有覺之
幾。則為吉之先見。而無有於凶。守此貞常之理。則雖紛紜雜擾。而
要歸於吉。故曰貞勝。
韓康伯曰。貞者正也。一也。夫有動則免乎累。殉吉則未離乎凶。盡
會通之變。而不累于吉凶者。其惟貞者乎。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為
天下貞。萬變雖殊。可以執一御也。游讓溪曰。以上言卦爻吉凶
皆生於剛柔之變化。下文則推言吉凶之故。皆定於乾坤之理。所
謂以道義配禍福也。

下繫說統

卷十一

五

山房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此節承上文貞勝的貞字說來。以天地日月影起天下之動。見得
貞之為正。自造化而來者也。天下之動。便是卦爻吉凶底樣。予貞
夫一。所以為貞勝。一字即從貞字生來。非深一層。觀即天地之
貞明。即日月之貞。加一道字。從其運用處。指出消息盈虛。至
變矣。總之以貞而常。運故曰貞觀。晦朔弦望。至變矣。總之以貞而
常。照故曰貞明。天下之動。得失憂虞。至變矣。總之以貞而常。勝故
曰貞夫一。
源質菴曰。天地貞觀。不止謂形體。如所謂四時行。百物生。與夫萬
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而顯道以示人。

貞夫一與
貞勝只是
一意不是
別勝之中
又貞夫一

據家引此
即是推本

卦之所由
山不是中
貞觀之義

者爾爾。瞻曰。貞勝謂勝之中。有貞在。在吉。凶曰勝。在天下。則曰動。
動豈非吉凶相勝者。而貞之於一。一直指貞之原。而云也。隨他勝
而貞自在。故曰一沈德培曰。天下豈有兩路並馳之理。堂堂正正
止是一條大路。只得一箇吉。那凶不是與吉持衡的。乃吉之反耳。
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要見有箇獨而無對者在。所以如此。則占
不如此。則凶而常。以貞為勝。
彥陵氏曰。從吉凶之中。指出貞字。從貞之中。指出一字。聖人開示
人心。使知有至一之歸。而不迷於非幾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此二句正究此理之貞一處。乾坤天地之性情。已包健順在內。確
然隤然。則從其健順。以狀其易簡之妙。易簡只在健順處。見得無
兩層事。隤與頽同。下墜貌。乾坤化機。昭昭在人眼前。故曰示人。
按易簡就生物上說。與上繫易知簡能同。示人易。示人簡。即所謂
貞觀也。此正天地得一之妙。
陸庸成曰。夫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至一之
精。不容出以示人者也。由其不可見。以意其可見。則就確然隤然
處。無非易簡之理。可效可像者。因重之。所以有爻而成列之。所以
有象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蔡介夫曰。爻之奇偶。所以倣夫易簡者也。蓋百九十二之陽爻。皆

下繫說統

卷十一

六

山房

一而實自是健而易之理百九十二之陰爻皆二而自是順而
簡之理卦之消息所以像夫易簡者也凡乾震坎艮為陽卦陽
卦在內而為王者皆陽長而陰消也則所以像乾之易凡坤巽離
兌為陰卦諸陰卦在內而為王者皆陰長而陽消也則所以像坤
之簡○陸君啓曰此二句正應上文爻象在其中之意爻雖至變
而典禮不愆象雖至賸而義類不越爻象豈徒體天地之撰實所
以摹易簡之德也故足以盡聖人之情而貞天下之動吉凶之生
在動動之貞在時不失其貞者趨時而已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按此節承上文說來正指揲著說有爻象則可因書以求卦知爻
下繫說統 卷十一 七 石鏡山房

象一動於著卦之內吉凶便見於著卦之外二句一氣相承不可
平蓋爻象原和易簡來只此一理理順處便吉理逆處便凶所以
一動而即見也功業二句雖分承上二句來然語意實相貫蓋
爻象動而吉凶見則據其變動趨吉避凶功業自此可見而
吉凶之辭實唯出于聖心之惓惓則又可因辭而見其情者如象
致用全在動吉者聖人命之辭而通志成務者也內外猶云先
後功業只是趨避然非已成之功業亦只據變而預計之耳
附程啟承曰此節緊承上文致此意而大意謂聖人本易簡
以立爻象而吉凶便見功業便見無非恐人迷於趨避而致人利
於出入所謂吉凶與民同患者也要以爻象吉凶功業總以一理

功業不日
曰見乎變
簡而象惟
義也故能
成天下之
易之意

為貞動乎內者乾坤闔闢之幾也見乎外者順逆得失之報也而
變在動中何以有可見之功業變自不窮於趨避也於是而聖人
之情見矣吉凶貞勝之理托之手辭以闡明於天下使人得以占
爻象而成事業而其情始釋然矣如此說覺明安因本義著卦二
字而遂云通節都在揲著上看誤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
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論卦爻吉凶到聖人之情已悉聖人作易之功此節復舉聖人經
世事與造化同德者蓋作易聖人以憂世之情發明易簡於卦爻
之詞用易聖人有御世之位推行德生於仁義之道無非所以為

斯人而已陸君啓曰有嗟有吸皆生也有聚有禁皆仁也有吉有
凶皆正也大生之所不及聖人之仁乘乎位以溥天地之生大寶
之所不及聖人之情見乎辭以並聖人之位
蘓紫溪曰此節是以用易之道歸之聖人也生生之謂易天地之
大德生生而已易知而大生焉簡能而廣生焉斯其德之大乎然
天地有是生生之意而成之者在聖人聖人有是好生之心而所
藉以行者在天位是所實在位何以守位曰仁正與大德曰生相
應生者天地生物之心也仁者得天地生生之心也義只是仁之
作用裁制得宜處論到義只完得箇守位之仁○陸庸成曰以易
簡生生者天地體天地好生之德者聖人天地之大德顯仁藏用

大德不外
易簡

仁字不作
人字看正
易簡字相

下繫說統 卷十一 八 石鏡山房

是也。顯仁為信。固生也。藏用為義。亦生也。聖人之德。必以業顯。故位為之寶。而仁育義正。並行不悖。所以與天地參歟。

孫質卷曰。天地無德。大德云者。歸德於天地之辭也。天地只是箇生。到推拆剝殺處。總之欲固其生理耳。○郭白雲曰。天地只生物為德。故人以大德歸之。聖人得崇高之位。然後成位乎中。而贊化育。故以位為大寶也。大寶者。亦非聖人自以為寶也。天下有生。幸聖人之德。位以柔其澤。故天下以為寶也。○聚人謂集合人心。不使携散也。或曰。聚者謂蓄養之。使其蕃庶。財者百物之提名。理財承聚人曰財。財來而必及於正。辭禁非者。財以富天下。使溥訓以正而防其非。皆經世之道。所不可缺。理財者。料理其所為生財者。以

下繫說統 卷十一 九

禁正廢微 得合宜便 是

布之下也。正辭者。正名定分。使辭必稱其實。維禮教於有終也。禁民為非者。教化以禁於未發。刑戮以禁其已發也。○附鄭氏曰。欽聚有經費。出有法。無并無所肆其開闢。邦國不得擅其節制。此之謂理財。垂法於象魏。讀於御黨。著之話言。布之典冊。上言之以為命。下守之以為令。此之謂正辭。奢不得僭。上不得踰。貴。造言者有誅。偽行者有罰。有以率其怠倦。有以勸其強極。此之謂禁民為非。○附理財。蘓子瞻曰。夫理財者。疏理其出入之道。使不壅滯。非取之也。正辭者。正名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無道之世。惟不正名。故上有媿於民。而民不直其上。令之不行。誅之不止。其禍皆出於財。故聖人之言理財。必與正名俱。

用藥必與其畏者俱

也。名一正。上之所行。皆可名言。則財之出入有道。而民之為非可得而禁也。民不為非。則上之用財也約矣。又安以多取為哉。

按通章。樞紐在吉凶二字。其關係在動之一字。其縮結在貞夫一三字。其究竟在易簡二字。其轉折在立本趨時四字。其眼目在爻象二字。其精神所歸宿。在聖人之情見乎辭七字。程啟承曰。易有爻象。因有剛柔。剛柔迭變。因有當否消息。故聖人因而繫辭。繫辭者。原本於憂世覺民之情。而辨吉凶。以詔天下。隱然示人以所當動也。惟動也。故吉凶悔吝。生焉。剛柔立本。動之根也。變通趨時。動之妙也。動而妙之乎。時時而準之乎。貞惟貞則吉。匪貞則凶。故曰貞勝。信以貞為勝也。貞也者。動之所以一。一即乾坤之易簡也。當

下繫說統 卷十一 十

初聖人立象繫爻。無非像此效此。故爻象一動而吉凶。凶遂見焉。所謂定天下之吉凶也。功業亦遂見焉。所謂成天下之亹亹也。讀聖賢之辭。因可見聖人之情。總是不忍人迷於吉凶。而欲生天下萬世於不窮耳。故天地以易簡生萬物。聖人以仁義生萬民。利使天下知所趨。害使天下知所避。何莫非吉凶與民同患之心。為之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下傳只此一句。意貫到底。

占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章旨 此章大旨。言聖人作易。本天地人物之至理。來故先後聖人。創制立法。皆不能外。所以有功於天下萬世。言庖犧而繼以神農。言神農而繼以黃帝。堯舜便見五帝之授受為道統之淵源。而數聖人心法之傳。不過易理而已。○蘓

取取不取
備此為即

子瞻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制器者尚其象故以義求之則不
合以象求之則獲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
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
德以類萬物之情

通節只把陰陽費陰陽中便有消息不可平潘雪松曰聖人之作
易無大不極無微不究大則取象天地細則觀鳥獸之文與地之
宜也近取諸身物理成備遠取諸物性命各正陰陽之消息為
卦爻之法象通神明而不為幽類萬物而不為迹顯微無謂此易
所以為道之書也○天象如日月之代明星辰之交錯地理如

下繫說統

卷十一

十一

山川之流時陵谷之變遷鳥獸之文如柔毛而剛鬣希革而毛
地之宜如高下原隰東南西北各有所宜不可執定取諸身如形
氣之動靜呼吸性情之健順條舒取諸物如本乎天者則有應求
變化本乎地者則有柔養松柏之不外陰陽而陰陽有交易變
易則易理寓乎其中○蕪紫溪曰德曰神明即所謂形而上者是
也本無聲息可擬曰通者謂卦畫立而有以盡陰陽變化往來之
妙萬物之情是物情不是物象正在相通相感處見得曰類者謂
卦畫立而有以盡陰陽感應生不已之機鄭孩如曰卦畫本是
硬定的物而曰通德類情則其所蘊在象器之外所謂形而上者
謂之道矣

附解項平卷曰象以氣言屬陽法以形言屬陰鳥獸之文謂天產
之物飛陽而走陰也地之所宜謂地產之物木陽而草陰也洪覺
山曰觀物而及於鳥獸者伊川所謂觀兔可以盡卦朱子謂魚脊
鱗三十六龍脊鱗八十一具卦氣之類是也鳥獸之觀與君子居
則觀象之觀其心一也故子嘗謂觀察法取是伏羲終身之學以
天地身獸為書初非專為畫卦也其畫卦者不得已教人之事有
八卦而後人之學假于象矣○彥陵氏曰義皇畫卦立象是開萬
世文字之祖故十三卦終之以書契此是王天下的大結局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胡雲峰曰民以食為先自古未有耕種則鮮食乃其先也潘雪松

下繫說統

卷十一

十二

曰上古茹毛飲血故教之以佃漁○離取二義兩目相麗而虛其
中網罟之象也一陰麗於二陽之間物麗網罟之象也朱子曰蓋
取諸離乃模樣是法地○張南軒曰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故伏
義氏為網罟以佃漁非徒使民皆知鮮食之利抑亦去其害而安
其居也○彥陵氏曰民生之初其自視與禽獸無異天生聖人為
生民主不過欲人異乎禽獸而已故始制網罟所以制禽獸也中
制衣裳所以使人自別於禽獸也乃飽食煖衣之後人欲橫流詐
偽百出則人與禽獸何異聖人易之以書契不欲人相欺相詐自
甘與禽獸同歸故網罟取象於離者謂人與禽獸至是而始相離
也衣裳取象於乾坤者謂乾坤至是而始開造也書契取象於夬

大異
字解

白
白

此以言
次小人
即即
小人即
與禽獸

者謂如此則為人如彼則為禽獸斷乎不可混流也。聖人人類之滅久矣。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標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潘雪松曰耜耨耒耨也斲木之銳而為之耒耨耨也屈木之直而為之利字內有百谷用成意胡雲峰曰其動也在下之耨而所以入之者在上之耒於益之卦德上下動蓋有合焉此為天下之益於卦名又有合也。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下繫說統 卷十一 十三

此詳確
性方長

民有餘魚之利有菽粟之饒則貨財殖矣貨財殖則有無可以相易矣故神農教以日中為市都丹陽曰五十里為市市各致其民則天下之民無不致矣市各聚其貨則天下之貨無不聚矣天下之民不同禁天下之貨不同用致而聚之噬而嗑之義。按上古人質而自守其用力作而不相往來財貨之有餘不足不知其均也故為之市日中之時取其遠近之人皆得以相及也各得其所謂以有無相易各得以遂其願而濟其所用也彥陵氏曰市人惟利是嗜必噬而後噬者爭多寡權子母之謂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

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通其變四句就暗指衣裳之制所謂易固陋而文明是也變在世道上升神化即通變之妙於無為者宜之正是不倦之故黃帝堯舜當一元文明之會太古朴陋之風當變知聖人因時通變使民日用其道而不倦者以其通之道神妙不測正使民宜之也神化即是通宜則自不倦兩使字不着力以下使字申明上使字此是易理之必至而聖人弗能違者故緊挿易窮數語易理即天道也天祐吉神亦即在宜民不倦上見得垂衣裳句正是通變宜民之事通變不止衣裳乃禮教日用所易見者。姚胤昌曰易窮則變三句泛論天地間變化之理要在世道看大凡事物之理終始相

下繫說統 卷十一 十四

變通久止
變易非是
易有窮時

仍衰敗之極其行不通處便是窮窮則數盡必更勢重必反豈容變故定然一變了變則可乘而通之通則法宜於民自然守之豈不可久變化無為俱在垂衣裳裏面。盧中菴曰只一衣裳之垂便見變化處只一垂之而天下治便見無為處。

潘雪松曰變者時而已矣通其變所以趨時也變而無迹曰化神而化之有若或使之之意故下二使字要之天地間變化自然之理一易也易一天也聖人順易理而通其變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張南軒曰垂綃為衣其色玄而象道辟衣幅為裳其色纁而象事。○謝疊山曰乾天在上衣裳衣上闔而負有陽奇象坤地在下裳

象裳下兩股。有陰偶象。上水下裳。不可顛倒。使人知尊卑。上下不可亂。則民志定。天下治矣。朱氏曰。十二卦分而乾坤合。上古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一體也。神農時。與民並耕而食。瘠瘠而治。至是尊卑定位。君逸臣勞。乾坤無為。六子自用。○蕪紫溪曰。言通變神化。而獨詳於黃帝堯舜。言黃帝堯舜。而獨取諸乾坤。乾坤諸卦之宗也。黃帝堯舜。千古人文之始。中天之運。至此而開。洪荒之俗。至此而變。此所以為善。發義農之精蘊也。

附別 陸庸成曰。嘗考衣裳之制。矣。繪於上。衣有日月星辰。山龍華蟲。馬。綉於下。裳有宗彞。火藻。粉。采。輔。黼。馬。夫。明日。達。照。無。遠。不。燭。日月星辰之照。臨也。恭已無為。山之鎮也。難名莫測。龍之變也。命

下紫說統

卷十一

十五

九官以熙庶績。華蟲之文也。宗廟之享。宗彞之孝也。惟精惟一。藻之潔也。光被四表。火之明也。六府九備。庶民粒食。米之養也。誅四凶而不疑。舉十六相而不惑。黜之斷也。定天下五服。十二州。內華外夷。敵之辨也。故服以象德。非聖德之似乎十二章。由十二章而聖德為之昭焉。故也。德之不足而垂拱。何以能神化宜民。使天下治乎。○鄭孩如曰。取諸乾坤者。非以垂衣裳取諸乾坤。以神化取諸乾坤也。所謂神化。不在器物。上理會。在風氣。上理會。程清溪曰。此上用天之道。此下用地之利。

此解與本
上異

張南軒曰。衣裳之垂。固欲遠近之民。下觀而化。然川途險阻。則用所不通。惟夫舟楫之利。既興。則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拭目觀化。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矣。蕪紫溪曰。渙之卦。當以睽之義。推之。渙之為言散也。不通者。濟而散者一矣。○剡木削之使中。屨也。剡木削之使未銳也。

此解與本
動上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李氏曰。舟楫。因植物之材。而用通。馬牛。因動物之性。而途通。牛以順為道。故服而馴之。於引重。馬以行為事故。乘而駕之。於致遠。引以有所進。為義。致以有所至。為義。○董鄱陽曰。牛穿鼻。馬絡首。雖人為也。亦各因其天。而任之。故取諸隨。程子曰。胡不乘牛而服馬。

下紫說統

卷十一

十六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楊氏曰。川途既通。則暴客至。知又不可無所以禦之之術。故取諸豫。重門以禦之。擊柝以警之。則暴客無自而至。二陰在前。重門象一陽在丁。擊柝象三陰安於內。說豫象。○按城門郭門為重門。柝者夜巡行所擊之木也。未然而有。以防備其來。曰待。司馬君實曰。豫。急惰之意。擊柝者所以警急惰也。

此情之通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有杵。以精食。養生益備。以濟者。言萬民由此而濟也。徐進齋曰。民粒食矣。又杵。以治之。而使精。小有所過。而利人者也。彥陵氏

○曰人欲無極聖人以小過見意其即箕子象箸之喻也

○弦木為孤刻木為矢孤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弦木為孤以經弦木也刻斬木而削之使木銳也吳臨川曰孤木

○弓也兵器不一弓矢所及者速為長兵威天下者亦有警備而使

○之畏也姚承菴曰孤矢即也即以和言威暴所以仁其也張

○南軒曰外有門柝以防暴客內有杵臼以治粒食而無以威其不

○軌則雖有險不能守雖有粟不得食此孤矢之利不可緩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

○取諸大壯

○徐子與曰冬穴居無以待風夏野處無以待雨故宮室不得不與

○下繫說統

○震風凌雨然後知厦屋之為悒悒故棟宇不可不固大壯之意也

○蔡節齋曰棟屋脊標也宇椽也棟直承而上故曰上棟宇兩垂而

○下故曰下宇○姚承菴曰上文着數為宇始為之制也此下着三

○易字始易其制也皆變之不可已者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

○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厚衣以薪積薪以覆藉之也不封不樹土為墳也不樹不樹木為

○識也喪期無數無祔練禫禭之目數也張南軒曰君子不以天下

○儉其親於此而過無害也○都聖典曰杵臼棺槨所以使民養生

○送死無憾所以依於人者過厚也然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故取小

○過之義而已送死足以當大事故取大過之義焉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

○諸夬

○徐退齋曰上古民淳事簡事之大小唯結繩以識之亦足以為治

○至後世風俗媮薄欺詐日生而書契不容不作矣言有不能識者

○書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夫取明決之義蓋決乃君子決小

○人之卦而造書契者亦所以決去小人之偽而防其欺也○葉爾

○瞻曰書文字也契合約也書以記而更有以契為信者百官用之

○各理其職萬民用之各辨其事曰以治以察是官民俱相安於書

○契之用也或曰百官以此而可治萬民以此而可察就治天下者

○下繫說統

○姚承菴曰結繩而治何必書契易之以書契必結繩之不可為治

○也是為近古○餘揚誠齋曰夫乾下而兌上乾為天為首兌為口舌

○揚雄曰天常為帝王之筆舌史曰斗為天之喉舌書契者其代天

○之口舌乎張南軒曰器用利便則巧偽生憂患作聖人憂之故易

○以書契書契可代忘言之兌乾天可防書契之偽十三卦終之以

○夬聖人之意深矣

○鄭氏曰黃帝堯舜其號名雖殊其所以應時而趨變化為民而已

○執久則釋視久則曠事久則弊不更則斲故通其變者使民不倦

○

○文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道有變動曰文。可見文以動為義。動亦文中所具者。如愛惡情偽利害得失之類。動本至煩。故辭亦至悉也。效呈也。謂據其理而模寫出來。曰天下之動。便有會通典禮在。效云者。呈獻以示人也。只在消息當否上見。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吉凶悔吝顯設在彖文中。都是故二字緊頂上來。有彖文發卦象之總則。本體貞勝之幾。自不能已。故吉凶因動而生也。吉而向凶。則以吝凶而趨吉。則以悔。皆自其幾而發見。故曰若此所以能貞天下之動也。葉爾瞻曰。吉凶已成。曰生如草出土。然生者變化不

下繫說統

卷十一

二十一

山房

窮之辭。悔吝未成。吉凶涉於隱微。曰著則昭昭可見矣。蔡虛齋曰。易所以作。只是要明吉凶悔吝。故此章終以此句。

○陸庸成曰。聖人因二以濟民。行作易者。所以告人。吉凶悔吝也。當立象足以盡意。而吉凶悔吝之理。已包具於內矣。乃彖以言林。則德體象變。總舉其概。方以知也。文以效動。則消息當否各闡其歸。易以貢也。故吉凶悔吝。其隱於象者。發生顯著於詞。而天下之民何志不通。何業不定哉。

○陽卦多陰。章旨。胡雙湖曰。此章專以陰陽卦畫分別君子小人之道。○按此章雖論卦畫有扶持世道之殊。指焉。蓋天地間陰陽而陽成陰。有數行乎其間。陽統陰而陰受陽。又有道制於其間。

○惟得數而知道。陽當統陰。以為主。而治其多陰。宜從陽。以為君。而歸於一。而陰陽之大分。即定於奇偶之大數矣。

○邵堯夫曰。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書也。二道對行。何故治世少亂世多耶。君子少。小人多耶。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朱元晦曰。聖人論德行。指陽為君。陰為民。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則扶持之意亦嚴矣。

○陽卦多陰陰

○震坎艮都是索於乾而得者。故喚做陽卦。巽離兌都是索於坤而得者。故喚做陰卦。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下繫說統

卷十一

二十二

○張叔正曰。陽卦奇。以奇為主。陰卦偶。以偶為主。以之為主。則不得。不必以少禦衆。易之理也。姚承菴曰。五畫四畫說非是。吾聞畫一以象陽。畫一以象陰。未聞此一之可分為二畫也。

○質脚曰。奇。乾道也。獨立乎衆陰之表。而物莫之與偶者也。陽卦皆乾。以奇為主。則陽之常尊者。自在。故謂之陽卦也。偶。坤道也。不附乎陽道之尊。不能成乎偶者也。陰卦皆坤。以偶為主。則陰之依附者。自在。故謂之陰卦也。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從卦畫上看出德行。正見卦畫不是粗迹。乃宇宙辨名定分之書。

二只是定兩

以一二作奇偶

相奇

蓋陽大陰小。陽貴陰賤。多寡之階。便闕世道之升降。德行即道之別名。以其有吉。凶淑慝。寓於奇偶之上。而不滯於形也。故曰德行。君子之道。小人之道。成箇世界。故曰君子之道。政分柄。維民無定主。此歸之。陽明用事。成箇世界。故曰君子之道。政分柄。維民無定主。此陰濁用事。不成世界了。故曰小人之道。○按一君二民。二君一民。尚在卦畫上說。君子小人。方始推開在世道上。去。蘊紫溪曰。陽德常貴。有君道焉。陰德常賤。有民道焉。彥陵氏曰。論卦則陰陽亦迭相為主。論分則君民斷不可期。此即天玄地黃之意。

下繫說統 卷十一 二十三

君子之道。陰二君而一民。謂以耦為君。以奇為民也。如此則陰陽之理。特而君民之分。亂故曰小人之道。

姚承菴曰。別君民以正名分。而辨君子小人之道。以維世教。則奇偶書數之多。少。蓋實有義存焉。夫通在君子。則微陽猶足以御世道。在小人。則獨陰不能以自持。此扶陽抑陰之意。聖人作易之微權也。○周用齋曰。數則有奇偶。道則有淑慝。奇偶是粗。淑慝所謂易者象也。君子小人之道。是精義。所謂象者像也。

憧憧往來。四節旨。彥陵氏曰。通章只明理之自然。以破憧憧者之意。語意相承。大凡好用思慮的人。只是驟希神化。反去日用。精切的工夫。故首節把一致百慮。同歸殊塗。直指出神化的源頭。

次節即以造化屈伸相感之理。明無所容其思慮。尺蠖四句。不是又把物理自然來說。世未有下學的功夫。不到而插能上達者。試看尺蠖必屈以得伸。龍蛇必蟄以存身。神化的功夫。正在精熟和用上做起。此正聖人指點他實落下。即造到神化地位。不過精利功夫。漸進漸熟。外精利更何神化。世柰何遺却日用。墮落玄虛。○朱子曰。天下何思何慮。一句便是先打破那箇思字。却說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何用如此憧憧往來。而為此朋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伸。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亦不能伸也。今之為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

下繫說統 卷十一 二十四

所以崇德乎。內只是如此做持。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思者。心之運。慮者。思之精。總只是文內一思字。思慮是此心動用。如何廢掉。不可不看。總看便是憧憧。便是貞了。所以聖人不可無字。却下箇何字。於何字內。正好想。想是自然。然象來同歸。二句。正明其不必思慮也。程敬承曰。人之憧憧往來。不過馳思天下耳。而孰知天下空體也。天下寥廓。盡屬之天下。而不屬之我。何處可容吾思慮。我歸本自同。奚後後於塗之殊。致本自一。奚營營於

廣之百人第因天下應天下以天下還天下可笑而憧憧思慮安
所用之先言同歸一致所重在本體也

陸庸成曰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虛之中無不同焉無不一焉
神化之所自出也故天下者至虛而至變之名從無起有皆由心

造理自同歸心原一致歸宿處不妨交錯每一中何碍因應彼憧
憧之思慮所為迷其歸一之原祇逐幻妄之境不惟喪心併喪天

下故冥會於一與同之勝則宇宙開神化飛揚盡露太極可使入
心造物通為不二真力於一與同之宗則心極內圓神變化總完

太虛可使下學上達共為兩忘天下何思何慮
同歸一按殊塗就行事說百慮就心之發念處說殊塗即在歸

下緊說統 卷十一 二十五 山石鏡
中百慮即在一致中要在同與一處見出殊與百來不要把殊與

百轉到同與一上去姚胤昌曰理在天下若論到歸宿處更無差
別但事至物來千變萬化逐條逐項莫不各有當行之路如只一

條路分來却有千蹊萬徑是為同歸而殊塗人心之理反而說到
至約之處從來不過是這一箇歸宿更無二致但自吾心應事接

物依他路上走將去逐項把念頭去應付他是謂一致而百慮
附庸鄭孩如曰同歸一致是何物即下文神化二字神化者易簡

自然之理萬事萬化俱會此箇中故曰同歸同歸者歸此易簡也
致極也極處更無兩箇試看赤子無思慮時有何差別故曰一致

不知其同而至於殊其塗不知其一而至於百其慮此憧憧之過

也知同可以反殊知一可以息百。蘧子瞻曰四海之水同一平也
胡越之疆墨同一直也。故致一而百慮皆得也。夫何思何慮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
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

生焉
因說憧憧往來故就日月之往來說往來就序上言序在外其可
見者也屈信就氣上言氣在內不可見者也相感相字不必泥只

重屈之感伸意張雨若曰日月相推便明生寒暑相推便歲成非
相推後然後生且成也屈伸相感屈感而伸應也不可轉說伸感

手屈其曰相感者蓋屈所以感乎來伸所以應乎往其感之往而
下緊說統 卷十一 二十六 山石鏡
屈者必有其應之來而信者亦復為感相推之而功用不息

故曰相感利猶功也即指明生歲成言
附蘧子瞻曰易將明乎一未有用變化晦明寒暑往來屈信者

也此皆二也而以明一者惟通二為一然後其一可必故曰在天
成象在地成形又曰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又曰闔

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皆所明一也張子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以偽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
用安身以崇德也

龍蛇尺蠖是引起語見得尺蠖不屈則不能伸龍蛇不蟄則不能

龍蛇尺蠖是引起語見得尺蠖不屈則不能伸龍蛇不蟄則不能

存身欲造神化地位。安可無精利功。夫求伸存身。都要見得物理。自然不着。加吳一源曰。人皆知伸之利。而不知屈之所以利也。故以尺蠖龍蛇明之。專言屈之利。以示人正欲人養。靜以動。無感以待。感也。而伸之利。亦在言表矣。○蕪紫溪曰。精義二句。重在入神。利用二句。重在安身。精即惟精之精。神即合一不測之神。精義而至入神。則性屈來伸。不見其迹。只是箇寂然不動本體而已。何嘗有一毫思慮哉。然寂而感。感而通。無心於致用。而用自致。利用即不習無不利。安身即靜而能安。利用而致安身。則其神不勞。其形不擾。何嘗有一毫思慮哉。然高明廣大。俱自安閒無事。中來無心於崇德而德自崇矣。○按此二段。解雖平。精義二字。是綱領。

下繫說統

卷十一

二十七

精義正於一致。處透其本原。故義既徹。則義之窾會至神。而不容思慮。若無不精。到是為入神。神故泛應不測。其曰致用。乃一致之所自致也。義以致用。此用之所由利。若精義非空寂。利用正其實體。認處利用。緊粘致用。用字說來。二以字不着。加朱子曰。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無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于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刀快劍。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判作兩邊。去姚鳳梧曰。利用安身。乃一項事。利用故身安也。使用不利。豈能存在。皆安而處之。泰然。如今人處事。件件都能迎解。將去他身之所處。自然安閒。順適。潘雪松曰。精義而入於神。乃所以致用。蓋得共同歸者。而殊塗皆合。得其一致者。而百慮皆通。自

無憧憧之擾矣。存體自然。致用。致用自然。歸體。體用俱存。動靜如一。身安而德崇矣。

附張子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蕪子瞻曰。精義者。窮理也。入神者。盡性也。至於命也。窮理盡性。以致於命。豈徒然哉。將以致用也。譬之於水。知其所以浮。知其所以沉。盡水之變。而皆有以應之。精義者也。知其所以浮。沉。而與之為一。不知其為水。入神者也。與水為一。不知其為水。味有不善。游者也。而况以操舟乎。此之謂致用也。故善游者之操舟。其心閒。其體舒。是何故。則利用而安身也。事至於身安。則物莫吾測。而德崇矣。

下繫說統

卷十一

二十八

鄭孩如曰。日月寒暑之往來。屈伸相感。天地之神化也。尺蠖龍蛇之屈伸。蟄存物理之神化也。若以凡人之耳目論之。亦常事耳。至若吾人。日用間。應酬之義。又豈不為常事。然其中神化之妙。無以異於造化物理。何必憧憧。潘雲松曰。上文以屈伸。發日月寒暑。來往之義。此節以尺蠖龍蛇。證屈伸之義。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過此此字。即上精義利用工夫。以往往字。就是下窮神知化境界。然理無精粗。窮神知化。亦豈出精義神用之外。但精義利用。猶待思勉。到得那窮神知化。則無待於思勉。取神化。只是一理。特以存主。厥言神。運用處。言化。德感不是。就窮神知化上。贊他德之盛。

只把德字
接來批是
血脈

神窮知二
字極是

未之或知
即是神化
妙解

德盛方能窮神知化。要分曉。潘雪松曰：德至於崇，則精義之功成。若此以往，不可得而知也。窮極微妙之神，通知變化之理，乃德盛而自至也。朱子曰：此德字，即上崇德德字。德崇後，便能窮神知化。做來做去，做到徹處，便是。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亦是德盛之自致，何思慮之有。

神化蔡虛齋曰：神化皆主天地言。窮神知化，只是說與造化胞合無間。張子曰：合一不測為神，推行有漸為化。姚承菴曰：窮神之窮，非窮探之窮，窮極之窮也。窮極其神，則神由我主，分明是箇神。知化之知，非知識之知，契之知也。知契其化，則化自我出，分明是箇化。德之盛者，養到極處，德不可言，神化亦不可言也。究竟此

下繫說統 卷十一 廿九

神何神。此心之神，明通極於天地之神，即精義入神，實得而主諸內者。此化何化。此心之變化，妙合於天地之化，即利用安身，實依而形諸用者。

附別葉爾瞻曰：此節一氣說下過者，境轉而不留之辭。知曰或知，非一定之真知，是起念反迷，所謂意障也。未之或知，知識俱忘，是為神化。神化不必指天地，即心之神明變化。吾德之自一自同，神也。吾德之自殊自百，化也。非有神可窮而窮之，即神非有化可知而化之。即化是乃德之盛而稱神化者。德得善之心，非添設一心而言盛也。盛德神化，不過還得何思何慮之本體而已。蘓子瞻曰：恐天下沿其末流而不知反其宗，故寄之不知以為窮。恐天下相

追於無窮而不已，故指其盛德以為藝極。

程敬承曰：成九四心學也。無心之心，至一也。一之體微，而思慮禁焉。則危，屈伸往來之間，有微危之幾焉。得其幾，則歲而動，危而安。昧其幾，則不度勢而困，不懲小而滅，不量力而折矣。大哉幾乎！非精義入神，孰能知之。故曰：知幾其神正，以幾之動最微一之乎。微而無危也。吉之見，最先一之乎。吉而無凶也。若顏之庶幾，亦以其心還而一於善，而其行反而一於吉也。一於吉則用利而身安矣。故知幾者，致一者也。致一者，天地萬物之道也。得此道，則損即為益，失此道，則莫益而或弊之矣。何者，立心勿恒也。勿恒之心，乃憧憧之思，所必至者，危乎危乎，孰與識幾之微而致之一者乎。噫！夫

下繫說統 卷十一 卅

子舉十一爻以明事物之理，而以無心之成始，以立心勿恒終，益可見成恒一道一之乎，何思何慮也。

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朱子曰：此文大意謂不可做的，便不可出頭做。如石不能轉動的，不須去動他。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且以人事言之，有着力不得處，若只管着力去做，少間做不成，人便道自我無力量，便是辱了名。楊誠齋曰：君子有不幸之困，無以致之在。陳畏是已，故名不辱而身不危。張雨若曰：知彼知己，身名兩全。

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按隼者禽也三句只據字義解却不是譬喻器與人不相離既提出器字了又何必提出人字來此人字非對無器的人說正對有器而不能含藏者說下文藏器待時兩意俱從此人字生出藏與待兩意並重動而有獲全在時動而其妙專在能藏得來曰成器而動則待時之意已寓其中矣因之曰一節精神只重在時字上藏字與待字正緊相呼應能待然後見其能藏從來君子欲除小人者何嘗不負一才略只為悻悻自見急於成功不以時動故

下繫說統 卷十一 三十一 石鏡

敗乃事妙處全在能藏天地藏諸用聖人藏於器君子藏器於身邵子說人之精神貴藏而後用為術於外鮮有不敗者惟藏器而不輕動自然時至則動矣何不利之有老子曰廉不剝光不耀藏之謂也

程致承曰藏從德性涵養中來涵養深磨鍊熟斯大器成矣器之不成毀於輕試也諸子相曰必在我者真有解悖之德又當小人之可解之時故其動利動利者動而不括者也是以獲之而悖可解也有禽無矢則不可射故君子慎動彭山曰括結碍不通之意藏器既久則能通於變而無所礙故出而有獲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戈不懲小懲而大

諒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葉爾瞻曰不耻四言寫盡小人心事懲者耻畏之機也威者懲於利勸小懲斯大誠矣懲追咎其已然之心誠預防其未然之念小人之福聖人之欲成全小人也天下不見小人之足罪舉世而為君子亦可矣滿雪松曰見利二句不平說利本禍胎人世之陷阱也見利而勸不復顧仁義自然觸忌犯怒直到干冒三尺禍害迫膚而後知痛戒夫必待於利與威者小人之惡萌也而猶知有勸與懲者小人之福階也聖人一片生物念頭就是小人必開以自新之門而動之以福歆之以無咎蓋小人重福福更甚於重仁義也

下繫說統 卷十一 三十一 石鏡

鄭孩如曰此節時解止就小人說還要說出聖王使民遠罪意方得懲誠是聖王懲之誠之非小人自懲誠也小人之福便是聖王為民造福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張雨若曰積字宜玩凡善惡未有不由積而成者惡起於微禍成於積小人非不畏也其心蓋謂無傷耳小人只為無傷二字做成許大禍胎洪覺山曰小人之初為不善也猶有畏忌解釋之心焉以為是小惡為無傷也及其無所懲誠果於無所傷而後浸浸不

已敢為肆惡之心生矣。故惡積罪大者一敢之心為之也。小然而大誠所以使之不敢也。○程啟承曰：小人弗去弗為之心，即不耻不畏之心也。鄭狹如曰：此節重積字尤重，二小字見君子慎所積而不可不謹於微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洪覺山曰：安危以位言，存亡以國言，治亂以世言。君子身當休否之時，既以自處其艱，而又有見於安危存亡治亂之機，循環未已，故其亡其亡繫於苞桑，不敢忘也。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

下繫說統

卷十一

三十三

石鐘

皆不忘其今日所以休否者而已。故處否所以處泰也。林次崖曰：曰危曰亡曰亂，不是虛空無事，徒有危亡亂之心，其所以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者，必自有道矣。三不忘字，可想見兢兢畏愴意。易戒苞桑，詩垂桑土，憂治世而危明主，大抵皆然。○彥陵氏曰：身安二字最宜玩。身之安正在國家可保處，見得夫人主所最愛者身也。夫惟操不忘之心，然後身安而國家可保。人主即不為國家計，寧不為身計乎？或問危者以其位為可安而不知戒懼，故危亡者以其存為可常保，是以亡亂者有其治，是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是以亂朱子曰：保字說得較牽強，只是常有危亡與亂之意。則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程啟承曰：前章言身安而德崇。

此章言身安而國家可保，至末章又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則利用安身一句，足以貫九卦之旨，而憧憧思慮者非矣。○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節，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朱子後曰：位欲當德，謀欲量知，任欲稱力，三者各得其實，則利用而安身。小人志在於得而已，以人之國，微幸萬一鮮不及禍，自古一敗塗地，殺身不足以塞責者，本於不自量而已。項平菴曰：德之薄，知力之小，皆限於稟而不可強。聖人豈厚責以所不能哉？責其貪位而無厭，過分而不能自量焉爾。

彥陵氏曰：自古誤人家國者，不在無才知的人，反在小有才知自

下繫說統

卷十一

三十四

石鐘

憚以為能者，故無德無知無力者不足責，而聖人所責正在德之薄，知力之小者耳。○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馬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知幾其神，至不俟終日，言君子之知幾易曰：至可識矣。言君子之所以知幾知微以下正言知幾之妙。幾字，本文明說是動之微，則是諂瀆之初，前為幾，不指恭與諂和與瀆初分處也。下面微彰四者，亦是在四者初起處為幾，須認得細。知幾其神，神字猶神明神。

聖也就人說。不是如神之神。上交容易諳而不諳。下交容易諳而不諳。是必能於諳讀初發念處覺之早。絕之力耳。故曰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二句言幾之難知也。君子見幾而作二句言知幾之速也。作有幹旋意。知幾必本於介石者。靜而後能明也。微彰柔剛四字活看。各有箇幾在。不可說微彰之間。剛柔之際是幾也。萬夫之望深贊之辭。只是知幾其神之意。

下繫說統

卷十一

三十五

初分幾為幾。今因恭和二字添出。只指諳讀初起念為幾。不知不諳不讀。只是形容知幾之神。惟其知幾。所以不諳不讀。只據見成說。正不必在讀不讀諳不諳之間着加。此是夫子解幾字之義。幾本此心之發動。此心只有箇天理發見處。最微而事之所為吉者。先見於此。是之謂幾耳。是吉之介。辨於凶處。程子曰。先見則吉。可知不見。故致三蘊紫。漢曰。吉之先見。不宜多一凶字。凡豫前知幾。皆向吉而背凶。遠而就吉。無復有凶。故特言吉也。微字如中庸之莫顯乎微。輝之道心。惟微也。動而顯者。其吉已見。人可得而知之。動而微者。其吉先見。非聖人不能知也。按微字舊說。在事上說。與惟微之解。異矣。

子曰。凡事未至而空說道理。易見事已至而顯然道理。也。易見性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此最難見。按動而微欲動未動之間也。此時雖云吉之先見。而實與凶隣。此處便須理會正好及早回頭。若到形見勢彰。更怎生奈何。故君子凡事一見其幾。即便幹旋。轉不善而就於善。不俟終日之久。寧用字斷字。何等喫緊。此從介石上來。程啟承曰。見幾而作。疏云。赴幾之速。是也。謂君子既見事之幾微。則須動作而應之。不待終其日也。介石三句。所謂神生定也。衆人見昏於多欲。故識在事後。君子神清於無欲。故識在幾先。姚承菴曰。此心之天本極靈明。而守不堅定。便有混而不明處。觀介於石。不終日。全是素。

下繫說統

卷十一

三十六

養之定。露出本體之靈明。也。君子動念即知幾。微彰柔剛內。總是一幾所動發。而未嘗發者。自在。縮晦曰。微顯。設曰。動在事。幾上見。退避曰。柔。勇往曰。剛。在作用上見。鄭孩如曰。此正詳其知幾之事。見幾而作。微彰柔剛。無不適中。此知幾也。非以微彰柔剛為幾。附別。孔穎達曰。凡物之體。從柔以至剛。凡事之理。從微以至彰。知幾之人。既知其始。又知其末。是合於神道。程子曰。知微則知彰矣。知柔則知剛矣。蘊子瞻曰。知幾者。衆之所望。以為進退之候。陸庸成曰。石者至靜無欲。故靈明變化。石不如心之圓堅。確疑定。

心當如石之介。心惟疑定則靈明自生。知微不知其彰。非知微也。知柔不知其剛。非知柔也。潛亢無二義。霜冰不二時。困剝在垢壯。夫在復。非超凡入神者。其孰知之。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蕪紫溪曰幾字與上知幾幾字同。看兩知字。即上知幾之知。知不善而不行。此心常不自瞞。昧過所以進於知幾之神也。介知幾無動而非吉之先。復庶幾動無悔而卒歸於吉。知幾者貞吉。庶幾者元吉。貞元之渾成而元則貞下之所起也。陸庸成曰誠則明者知幾之神由介石來也。明則誠者不遠之復由真知得也。在豫貴

下繫說統 卷十一 三十七

守之即故曰貞吉在復貴覺之早故曰元吉。按復必從剝來。故不言善而言不善。顏子之有不善亦最細。只在起念之間。知不善亦不在不善上分。詎只是渾體皆善故一萌即覺一覺即沛。如洪爐點雪一入即化。朱子曰今人只知知之未嘗復行為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不行正是知處。若知而復行。端的不叫做知。顏子瞻曰其心至靜而清明。故不善觸之未嘗不知知之。故未嘗復行知之而復行者非真知也。世所以不食鳥喙者。徒以知之審也。如使知不善如知鳥喙則世皆顏子矣。所以不及聖人者。猶待知。爾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附庶幾幾字。當作虛字。辭殆訓危。猶言險。此子意庶近也。幾將及之詞。

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網緼氣之交。構精形之交。氣化者得天地之氣而醇厚。不濟形化者得男女之精而發生。不息。朱子發曰天地升降其氣網緼萬物化矣。醇而未濟言其一而未始離也。天地既生萬物萬物各有陰陽精氣相交化生無窮。男女曰化主者言有兩則有一也。姚承菴曰網緼構精統言其合一無間。處化醇化生則其兩相與之益也。人心總是這箇一。纔着一異已者在。便生間隔。去其間。推極到無間處是為致一。鄭孩如曰此節雖指交道言。但承上知幾二節來。不為無意。蓋一者幾之未分者也。致一而不使分。則有善無惡。

下繫說統 卷十一 三十八

附丘行可曰損自泰來。以未成卦言之。下軋為天。上坤為地。以軋上三爻。交坤下三爻。而為損。有天地網緼之象。以既成卦言之。上坤變艮。艮為少男。下軋變兌。兌為少女。有男女構精之義。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姚承菴曰君子一身全是以理為主。而養之有素。其身自順適。而安閒。其心自坦夷。而和易。其交自聯合。而無間。其動其語其求。蓋此理自形而莫之知者。所以說君子修此三者。修此云者。修之於

平也。修到安其身。其心定。其交處。其動其語。其求。自行無不
得矣。故曰全。全是完。全無欠缺。郭鵬海曰。故全。無人已。言在我
者。施無不宜。而於人行無不得。是謂全。而無失也。事不順理。從欲
惟危。而悍然必行。為危以動。心知非理。自覺惶恐。而強人從令。為
懼以語。思非素結。信非素孚。而驟使之輸財供後。為無交而求。
項平菴曰。危以動。則民不與。黨與之與。無交而求。則民不與。取與
之與也。潘雪松曰。以易對懼。其義可見。直者其語易。曲者其語懼。
乾之所以易者。以其直也。或云易者。平易之意。懼以語。是以
恐喝之言。感天下也。柴中行曰。以義相與。為交定。以利相與。為無
交。周用齋曰。夫以上下相接。而曰交。若有敵已之恩焉。以上取下

下繫說統

卷十一

三十九

石鏡山房

而曰求。若有俯求之意焉。聖人下字之間。其義味深矣。
陸庸成曰。惟損乃得見致一之為真。幾求益反。凶見無恒之為妄。
幾。總引之以示安身之道。於義貴精。不誠不明。憧憧何補。宜身名
之俱失。罪惡之難解。危亡之相踵。此十章之旨也。
乾坤其易之門。耶章旨。按首節是伏羲畫卦。先天之易也。二節
是文周繫辭。後天之易也。三節承繫辭。言易之無不備。而四節又
抑揚以贊易中。所備之妙。無非以前民用者也。或欲以三四節。總
承先後天者。亦是但彰往察來。及稱名取類等項。大抵都着辭一
邊。故只頂後天為要。之所體。即禘而天。越之理。而觀。察微
辭。當辨正。斷無非天地之撰。神明之德。先天後天。其揆一也。陰陽

二字是通章骨子。因二以濟民行一句。是通章主意。
陸庸成曰。天地間至曠至動。無非陰陽變化。究歸只一人。
固其陰陽。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情偽錯出。趨避皆迷。聖人係其理
以立象。復闡其象。以盡言。衰世之意。即是無言之蘊。不過於陰陽
道理。剖決示明。則寧獨聖人之情見乎辭哉。體撰通德意之示人
固已深矣。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
體。以體天地之異。以通神明之德。
易之門。句。處。乾陽物。至剛柔有體。正見所以為易之門。處。而天地
神明二句。是說其有以貫天下之道也。曰陰曰陽。言其判然不相

下繫說統

卷十一

四十

石鏡山房

混也。兩者交合。然後成易。陰陽合德。只是奇偶相交。剛柔有體。謂
成卦交之體也。蓋卦交剛柔。只是一箇陰陽。千變萬化。出來故謂
乾坤為易之門。撰。何以。下箇體字。德。何以。下箇通字。天地之撰。陰
陽之迹。之可見者。易有剛柔。則其撰。悉備於其中。若合體而不殊
者。故曰體。神明之德。陰陽之理。之無形者。易之剛柔。本陰陽之合
德。來則其德和順於其中。實通一而無二。故曰通。
門字。問門者是六十四卦。皆由是出。如兩儀生四象。只管生出。故
曰門。邪。為取闢闢之義。邪。朱子曰。只取闢闢之義。六十四卦。只是
這一箇陰陽闢闢而成。按闢闢言。此言門戶一也。以流行言
門。二也。以待言。乾一而奇。全是模畫其所謂健而動者。故為陽

德

物坤一而偶。全是模畫其所謂順而靜者。故為陰物。凌氏曰。乾坤物於陰陽。而由陰陽以闡闢。故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解。蘓紫溪曰。宇宙間無獨陽獨陰之理。陽之動。即陰之根。陰之靜。即陽之根。未有不合於陰而能成箇陽者。亦未有不合於陽而能成箇陰者。故或剛上柔下。或柔上剛下。皆自合德中來也。天地之撰。合同而化者也。神明之德。合一不測者也。使陽自為陽。陰自為陰。則天地或幾乎息。而何以為神明哉。葉雨瞻曰。以體根本上有體體字。來以通。即體之所通也。撰猶事。謂造化作用事。撰出以示人者。天地之撰。無非神明之德。以體天地之撰者。便以通神明之德。德通神明。乃見陰陽合德之妙。陸

下繫說統

卷十一

四十一

山房

庸成曰。陰陽合德。其門內之網。總是一機。為互根。而剛柔有。其從門而出者。則摩盪之變化。遂成諸卦。而不窮矣。乃知風雷山澤。皆乾坤之無盡。健順止悅。皆乾坤之無二道。離德言撰。則形下無自成之器。離言德。則形上無自禪之機。撰者。憑陰陽以效質。德者。妙陰陽而寓靈。此立象固已盡意也。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稱名謂卦爻辭中所稱物事名色。稽類就所稱。而稽考之也。類即萬物之情類。字。蓋上古之時。民風淳朴。未有許多情狀。變遷。聖人亦不魯若。這許多思慮。後世民漓事煩。聖人經歷萬變。思慮不得不詳。言辭不得不切。故曰。衰世之意。○盧中菴曰。遠取諸物。近取

撰

諸身。雖假乎物象。事變莫非陰陽。至理之所在也。故雖雜出而未嘗差謬。如牝馬稱於坤。本其順而健也。牝牛稱於離。本其柔而順也。因坎之中實。而曰心亨。因順之中虛。而曰口實。其在象辭如此。靡不稱於始。取其陰之必長。碩果稱於剝。取其陽之復生。因成之居下。而曰咸。悔。因艮之居下。而曰艮。輔。其在爻辭。又如此。蓋皆本陰陽以立論。而於理。又何差謬之有。陸庸成曰。有種種之物。各有種種之名。不包羅悉舉。則所以道陰陽者。不備。要知於體撰。處立名。即於通德內。示意。此非聖人憂深慮遠。挽衰世之風。復上古之盛。則立象足矣。亦何事於煩稱乎。陰陽之義。雖無餘蘊。而聖人之意。蓋亦有不得已焉者。意字。可玩。附類。朱子曰。稽考其事。類。蔡虛齋曰。文章亦有關於世類。如治世之音。和以平。亂世之音。憂以思。亡國之音。哀以怨。此所謂類也。○按朱說。則類字。跟稱名。句。來。蔡說。則類字。指衰世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夫易二字。只承稱名之易。來。天道已然之迹。曰往。人事未來之幾。曰來。本人事於天理。是徵其顯。發天理於人事。是闡其幽。當名。謂實稱其名。如貴賤上下之屬。辨物。謂名從其類。如飛走服用之屬。正其是非之說。斷其吉凶之辭。此皆備於後天之辭者也。則備矣。總承上數句。即易冒天下之道之謂也。○葉爾瞻曰。往。寓乎。來。未。而出於往。故彰往。察來。着。而字。聯。往。來。有顯。有幽。故更着。而字。聯。

下繫說統

卷十一

四十二

山房

微闡所謂彰察。只在名物言辭。故又著而字聯。

彰往察來。姚承菴曰。彰往即藏往也。謂明於天之道。而彰明已往之
理。察來即知來也。謂察於民之故。而察知未來之事。往是理之已
定。來是事之未至者。未至之事。總不出已定之理。彰明其往而
昭察其來。故曰彰往而察來。

微顯則朱子曰。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雖是粗底。
然皆出於道義之縕。便就上而尋其不可見底。教之知得如此。微
顯所以闡幽。幽所以微顯。只是一箇物事。

揚止菴曰。微顯即神德行也。微者顯之謂。推本其所從出也。闡幽
即顯道也。幽者闡之謂。究極其歸處也。附陸庸成曰。惟以往北來。

下繫說統 卷十一 四十三 石鏡山房

即來藏往。故顯者處。却是淵微。幽深處。却又闡發。

言辭辨物。正徐魯齋曰。天地之間。名各有當。物以類分。皆不可使
亂。若於其卑貴賤之名。則因陰陽上下之分。而稱之。使名當其
實。於動植器用之物。則因陰陽生成之質。而別之。使物從其類。至
其辭之所告。則是非可。皆本陰陽典常之道。以發之。而無偏曲
回互之言。其占之所決。則吉凶趨避。皆本陰陽得失之故。以判之。
而無兩可。不決之辭。
附開字。蕪子瞻曰。道之大全。未始有名。而易實開而賦之。以名。以
名。為不足。而取諸物。以寓其意。以物為不足。而正言之。以言為不
足。而斷之。以辭則備矣。名者言之約。辭者言之幽者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
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蕪紫溪曰。其稱名也。小六句。正與雜而不越。相應。取類者。陰陽之
類也。其辭文者。陰陽之章也。曲而中者。陰陽之變也。肆而隱者。陰
陽之精也。此後天之辭。不越乎先天之卦也。因二以濟。民行二句。
亦與衰世之意。相應。上古之世。人心出於一。故其俗淳。其事簡。有
得而無失。有吉而無凶。衰世之後。人心出於二。故淳者漓。簡者繁。
愛惡情偽。相攻相取。而吉凶雜出。於其間。聖人因民心之。二。而
欲濟其行。故得則示之吉。失則示之凶。凡以開物成務。而使天下
之人。不迷於所適。從也。陸庸成曰。擬形容。以象物宜。則名小而類

下繫說統 卷十一 四十四 石鏡山房

大矣。觀會通。以行典禮。則旨遠而辭文矣。中以曲者。乃樂玩之府。
隱於肆者。乃通變之門。民雖貳。失得雖殊。天下之動。不貞於一乎。
哉。胡雲峰曰。稱名雖小。而取類於陰陽也。甚大。不可以淺近。早
吾易也。其旨雖遠。而其文經緯。可見。不可以高遠。荒吾易也。言雖
委曲。而又皆中於理。豈高遠之書哉。事雖橫陳。而實本於至隱。豈
淺近之書哉。頃抑揚說。方盡其妙。
文字。張幼于曰。文者道之顯。對遠字說。只是顯出其理。以示人耳。
非謂本旨渾朴。而詞却文彩也。
解字。程啟承曰。理貞夫一。而民貳之。有失得故。貳也。明失得之報。
則天下曉然。歸於理之一。而民行濟矣。濟者出之。陷溺之。危而指

之安吉之地也。此其所以為衰世之意耶。葉爾瞻曰：報德應也。吉凶乃失得之報應也。不曰吉凶而曰失得之報，見吉凶非倖致也。免而在修為有得無失，此易教也。質卿曰：君子修身治行，得失之間，寸心自知，何必言報。至於言報而世事可知矣。報明而猶然不信，至有前因後果之報，累萬言而不盡聖人之心感矣。蔡子木曰：彰往察來，微顯闡幽，當名辨物，是天地之撰，因貳濟民，明失得之報，是神明之德。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章旨：陸庸成曰：聖人無憂，憂德之不修，不以所遭為患，而憂所以處患者，無其德自廢而下。錯舉卦名，其首節即序有不容紊者，次節則贊其德之妙於教而字見之末節。

下繫說統 卷十一 四十五 石鏡

則發其德之用於數，以字見之。聖人所以獨憂患者，獨至而所以與民同憂患者，誠預也。此易之興於中古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蔡虛齋曰：此節言易之所由興，而因著作易之情也。當中古之時，世態日新，而作易者，又身歷乎憂患之事，故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而所以反身修德者，自無所不用其至耳。易卦之中，多是憂憂患之事。陸庸成曰：上曰：衰世之意。夫世衰而易興，則世之衰者，道之隆也。非有憂患，易未必作。則遇之難者，天下萬世之幸也。陸先清曰：憂患乃憂患天下之多故也。若聖人則樂天知命而已。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用也。損德之

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此節要得次第之序。履謙在踐履上說，復恒在存養上說，損益在脩治上說，困井在成德上說，巽在應物上說。○葉爾瞻曰：基猶基址，禮卑如地，人之踐履，一循乎禮，是從實地立脚。實自下積累而上，故曰：基。謙何以為德之柄，驕心傲氣，始基不恃也。謙卑則知敬謹，而此心有所持循，故曰：柄。本根也。復者陽之始生，良心為道之根也。恒德之固者，物莫能傾也。恒立不易，故曰：固。脩謂治其惡，懲忿窒慾，以脩身也。裕謂克長善，端有餘裕也。德至於裕，工夫已到，非固安所驗之。處因而亨，養之規也。故辨德必以困也。地取安止之義，安貞無疆，地德也。井為德性之靜定，曰

下繫說統 卷十一 四十六 石鏡

地制裁制也。巽順而入，所以制也。象利刀之裁制布帛，隨其長短而裁之，無不如意。

盧中菴曰：基與地有別，基小而地大，基是初起脚跟，積累可由此而上。地是凝成全體，施用之妙，皆由此而出也。○程啟承曰：履為德基，亦是危機，處憂患何可驕亢自高，須當執持此謙，故以執言而曰：柄。○損益以見成言，惟懲忿窒慾，故能損非以損為懲忿窒俗也。益亦在遷善改過之後，德所以能克長而優裕。○蘇紫溪曰：因以辨德，孟子所謂動心忍性，增益不能是也。人情慮患日深，則天人之界愈明，更事日多，則利害之故愈晰，此所謂辨也。蕪子瞻曰：困則真偽別，蕪子瞻曰：地者所在之謂也。無喪無得，動靜常

宜廣博之澤所由出也。故曰地。張常甫曰：損益交養至此方有實地。可據地者合衆德而承載之存體以待用也。○朱子曰：異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順他道理方能若心粗只從皮膚上綽過如此便錯了。又曰：異字之義非順所能盡乃順而能入之義。謂異一陰入在二陽之下是入細直徹到底不只是一到皮子上。

復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并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此節贊九德之妙須一抑一揚說禮緣人情非以強世見其初然實乃天理人情之極一毫加不得一毫減不得。謙本自卑自晦然

下繫說統 卷十一 四十七 石鏡山房

畢竟埋沒不得尊而且光復乃一念之善雖甚小而至後然理欲界限自是分曉終非衆欲所能混應感紛紜襟交於前容易失守恒則心一於善獨覺其意味之深長克己最難所謂摧山填壑到後克治既久則人欲易退自然一劍兩段下手不難故雖難而易遷善改過互相長益然初無安排造作曰不設困窮而通處險而說也窮其身不能窮其心心超乎困之外不謂之通而何遷者移此及彼之謂泉之用也惟不動之為動君故曰居其所而遷特就全體內預許其能待天下之用耳未便說到并養不窮上因事制宜輕重不爽曰稱然以其深入之義理而妙用於一心不動聲色不露機絀用雖彰而機則隱也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陸庸成曰復何以云小非來復者僅萬念之一念也齊曰惟微蓋子曰幾希此心全體自是小而不容濶也所謂聖狂之路人禽之關郭鵬海曰道心惟微動以天不淆以人故曰辨於物○蕪紫溪曰恒者久於其道也人之一身萬事異形萬物殊狀紛然雜出其間而此心則貞於一心外無境而心不移於境是之謂不厭而如曰避賢以求靜非能靜者也處雜而不厭雜真定者入於而不礙○張幼子曰損以去惡用力為難先其所難以待其自得不計功也故曰後易後易猶言後獲也益以長善改過功夫日新不已以求其自裕不急用也故曰不設猶言無所設施也陸子曰設者後張也不設則無侈張不誠之意乃所以為益也鄭孩如曰念如

下繫說統 卷十一 四十八 石鏡山房

突颺來不及捍欲如粘絲刷不可去若非得箇悟頭只在懸空上努力到底是難心在復恒之後念欲之勢殺矣漸向於無矣故易益之妙全在不設譬如毛髮在人日長而人不自知所以為妙充長而待於設豈可言充長哉○朱子曰隱不見也如風之動物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張幼子曰巽為權故能稱隱者委曲善入而不露形迹所以為德之制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用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此節根上節來須在字上着加用履以和其行有節文而不和虞用謙以制其禮有遜順而不激亢善復而惺然者有獨

所以得者無變遷損以遠吾心無形之害蓋以興吾心自然之利
用同之通可以寡怨尤用井之遷可以析裁制用巽之隱可以達
變化

程啟承曰進德以行始却非可矯強為者履和而至故用之以和
行耳制節制也何以言制人情驕亢多違制而失禮惟謙則卑以
自牧可以制伏驕亢之氣而歸於天理自然之節故曰謙以制禮
謂謙乃得禮之本然非謂禮過於矯強而用謙以制之也或曰制
如制作之制外邊節文度數皆從內裡謙卑一念發出耳非制
其太過制其嚴厲之謂自知之知即知大始之知主也善念既
復則中嘗惺惺而自家有主矣故知或曰知即良知之知揭孤燈

下繫說統 卷十一 四十九 石鏡

照破衆昏自有其知不外借以自知自即是知此曰自知大
學曰獨知自與獨一也王伯厚曰必自知然後見天地之心有不
善未嘗不知自知之明也程啟承曰害之遠遠其有害於己者
非修到易處未必遠也利本已所自有自裕無待外索故無
不利也強求其利利未必興矣○孫質菴曰得處困之道則樂天
知命而無所怨尤其曰寡怨者亦以困窮時節人所易動非學力
之至識見之定者未能太然無累故不曰無而曰寡亦以見無怨
之為難也○程啟承曰物不照於流水而照於止水井之所以能
辨義也此是即其動之體而許之非正應用時也重在所以能辨
義上巽在辨義之後辨到精微委曲處細心以入自能從心以出

所以說巽以行權陸庸成曰井以辨義惟至靜者觀衆動而不亂
巽以行權惟善入者妙出機而不詭○游讓溪曰行權者大過人
之業蓋處憂患而能拯天下之憂患者矣乃其為德則曰稱物之
宜潛隱不露彼以英心盛氣臨事者豈過人之才哉

陸子靜曰九卦之陳履謙復恒損益所以豫其內困井巽所以利
其外復而先以謙履蓋履上天下澤而人居其中先辨一身所以
舉錯動作之由謙以自持使精神之聚於內則此心斯可得而復
本心既復謹始克終以得其常而至於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為
換天理日以澄瑩而為益雖涉危陷險所遭多至於困而此心卓
然不動然後於道有左右逢源蓋至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逗漏

下繫說統 卷十一 五十 石鏡

如巽風之散無往不入矣○程啟承曰處憂患之道非必身當憂
患乃以是道處之觀德必辨於困則平時脩德工夫在未處困之
先可知九德稱制者兩其曰制所以制英心銳氣而取衡之平也
謙亦曰制所以制矜心傲氣而歸禮之節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章旨孫質菴曰通章重變字易一變也易
之有辭亦變之所為也人能不遠乎易則變不在易而在我矣此
章如臨父母總截是明易之不可遠末節則以不遠易望人而致
其責望之意
沈德培曰此章要者不可為典要與既有典常二義融透便無碍
了不可為典要者固此卦爻之變也既有典常者亦此卦爻之變

也。卦爻固未始有定。而爻實未始無定。所謂會通典禮是也。易中言員神易貢。即言方知言貞勝。即言貞一。言立本。即言趨時。道理原是微不定的。却是定的。做是定的。又却是不定的。易者隨時變易。以從道者也。故曰易之為書也。不可遠。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爻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雖爻所道。

首句一章綱領。不可遠謂其為載道之書。切於民生日用。取屢遷句。正見所以不可遠之故。又是一即總領。屢遷謂為道。爻通而不滯乎物。爻動不居。以下正言易道之屢遷。也不居。猶不止也。卦雖六位。而剛柔交畫。往來如寄。非實有也。故曰虛。○其交易也。或剛

下繫說統 卷十一 五十二 石鏡山房

上下剛柔
六五卦
看為是

接揚說止
非論理性
法用功天

上柔下。或柔上剛下。此以六虛中對待言。其爻易也。剛可易為柔。柔可易為剛。此以六虛中逐爻言。不可為典。要在無常相易。處看此典定也。要執也。各爻改頭換面。不可執定一個義理。惟爻所適。正是不可為典。要在上則上。爻在下則下。爻為剛則剛。爻為柔則柔。爻之所在。即道之所在。道之屢遷如此。不可揚誠。齊曰。夫易之於人。如水之於魚也。魚不可離於水。人不可遠於易。君臣父子。無非易也。視聽言動。無非易也。治亂安危。無非易也。取舍進退。無非易也。魚離水則死。人遠易則凶。妄鳳何曰。不可遠言。君子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象玩古。不可須臾離此也。附無常揚誠。齊曰。乾之初九。忽上而居於坤之上。六於是坤爻為

剝坤之上六。忽下而居於乾之初九。於是乾爻為始。此易之爻。上下無常者也。乾之一陽。與坤之一陰。相易而震生焉。坤之一陰。與乾之一陽。相易而巽生焉。此易之爻。剛柔相易者也。

○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上文說一箇適字。便見適之所在。無定中。又未始無定。自此二句。緊承惟爻所適來。適。適。適。入。即道之宜。出。宜。入。而確不可。故

剝坤之上六。忽下而居於乾之初九。於是乾爻為始。此易之爻。上下無常者也。乾之一陽。與坤之一陰。相易而震生焉。坤之一陰。與乾之一陽。相易而巽生焉。此易之爻。剛柔相易者也。故又訓為常。今典常訓為常法。只是上文典字同。要則其要約也。六虛六虛。魏鶴山曰。爻者動也。專指九六。則父母之策也。畫者卦也。畫七八九。六則包男女之策也。總而言之。畫即為爻。拆而言之。爻與畫異。畫之見者。又為位。爻之爻者。又為虛。故曰爻動不居。周流六虛。位。從。爻。而為虛也。曰六畫成卦。六位成章。虛。從。畫。而為位也。然其實皆自奇偶之畫始。

下繫說統 卷十一 五十二 石鏡山房

○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上文說一箇適字。便見適之所在。無定中。又未始無定。自此二句。緊承惟爻所適來。適。適。適。入。即道之宜。出。宜。入。而確不可。故

世與世明
凡防是上

以定則言而曰度。之所在順之吉。遊之凶。一毫不可踰越。雖欲
不懼而不可得者。若或使之也。○按其字指上易爻。言在易為
顯。設此道以程世。則為度。內外與出入二字相連。要者易爻。推
列人事上去。如云出而作外入而作內是也。知之一字亦要。正
在。獨知之中。默為提。醒耳。

此節并憂患節。提是明。屢遷之道。只承上條。易字說來。不必露出
辭字。然辭實在其中。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但言出入。猶參禍福兩途。獨提出憂患。言者聖人作易。重在濟民
行。一邊。故於憂患尤喫緊。以示人耳。又字承上文。言不特外內懼

下繫說統

卷十一

五十三

石鏡

而已也。又明於憂患。與那所以憂患之故。是以人之用易者。當懷
恐懼。雖無師保在前。而常如父母在上矣。師保父母互言。以形容
其敬謹也。○撫子瞻曰。憂患之來。苟不明其故。則人有苟免之志。而
急於避禍。矣。故易明憂患。又明其所以憂患之故。揚止菴曰。憂謂
終身患。謂一時。即聖人與民同受。與民同患二字。明於其事。欲人
知其為憂為患而避之也。明於其故。欲人知其憂患所由致。而得
其所以避之之方也。所謂故者何在。在乘出入之度而已。○彭山
曰。師者教之道。保者保其躬也。此以禮法繩於外者言。臨父母以
以敬愛本於天性者言。以明知懼之心。乃道之自然。不能已。若非
生於外之謹慎也。

初卒其辭。而後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時說每每謂爻無常而辭有常。故聖人教人。沿詞以求卦爻之義。
似此則爻與詞有二矣。不知易之詞。寓於爻。易之爻。顯於詞。之
所指。即道之所遷。要分曉。○彥陵氏曰。夫易以屢遷為道。則其不
可為典要者。似乎不可模提。不知詞正所以闡其爻。其始也。第當
因詞以揆其道之向。則凡所謂相易無常者。盡數皆有一定之成。
法。其屢遷處。正是典常。如不是兩件。夫至常而至變。非達變之人。
不能。其爻有方而無方。非通方之人。未免拘於方。道其可虛行
也。

按典常。即在惟知。而適處看此。易雖千變萬化。不可為典要。然皆

唯爻所適。是其常與也。方字。舊作方向之方。解。其亦曉解作方術

之方。如術家良方。事。可收其效者。

陸肅成曰。易之為書。不可遠。非書不可遠也。道不可離也。然人不

能遠易。而亦鮮能行易者。何也。至爻而至常。人但日鼓舞於易之

中。未有神明默成者也。凡百家之言。不可為常。則亦不可為度。其

可以為常。則必不可為爻。皆非道也。道則有定體。無定用。故屢遷

者。爻也。不可為典要者也。爻之所適者。度也。揆之有典常者也。體

三極之道。於爻動之際。會貞一之理。於趨時之間。非其人。孰能行

附彥陵氏曰。非其人。看做泥詞拘方之人。非也。蓋易道之妙。全在

變動。不居然。至爻之中。實寓經常不易之至理。世有一等崇尚玄

繫說統

卷十一

五十四

石鏡

爻動。不居然。至爻之中。實寓經常不易之至理。世有一等崇尚玄

虛的人以象為贅以詞為煩把先聖經世微權尺欲掃去自以為神明變化矣不知此正小人之無忌憚慮故稷子曰此二語是戒非其人而學其道者非其人而學其道則無所不至矣此辭極妙或問虛行之義荅陵氏曰易之為道妙於周流六虛至其所撈以行於世者有變與詞以實之也苟非其人必且自逞意識却把變詞俱看做了粗迹日流於玄虛一邊去了舍變詞以求道之行適可以虛行哉愚意此章變字固重然聖人從變之中提出度字又提出典常二字見得變之中出入內外一毫不可踰越無非提醒世人這點知懼的念頭敢附臆見以証高明

原始要終章旨 此章都是從有易後說雖以卦爻並論而語意下繫說統 卷十一 五十五 石鏡山房

却重爻一過首節舉卦以及爻而自二節以後俱發明時物相雜之義雖有象辭一句亦抑揚反覆言之非正申為實意也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實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時謂上二句是論卦下二句是論爻不知爻不出於一卦首舉原始要終以為實正論六爻之所由成耳原要字不着加猶曰舉頭到尾照惟其自見實謂全體六爻各具一體合之乃成全體也卦既以始終而成便是六爻相雜以九六言陰陽皆稱物而以時不同故稱時物時當剛而剛便是剛之時物時當柔而柔便是柔之時物此即揭一箇實字以定其大體又揭一箇時字以贊其妙用體有定而用無定也時字與趨時之時不同彼主兩卦

少則時物二字最精

主本卦中爻說姚胤昌曰六爻相雜非是剛柔之位相間在畫上言如初爻剛居之柔亦居之便是時即六位時成之時物即陽物陰物之物胡雲峰曰卦有定體故曰質爻無定用故曰時

龍一也或潛或見或躍或飛之不同者時也如漸之取鴻一也而於于於磐於陸於木之不同者亦時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按此節承原始要終來難知易知就後人觀易說初辭二句亦後人逆推聖人之繫詞如此本末句則解上而起下惟本末也故料得聖人當初繫辭時必擬議其當假何象當用何古而後繫之

下繫說統 卷十一 五十六 石鏡山房

以詞至於上爻之詞不用更著心思別立主意只消用初爻之意而為之卒成耳雖上爻所繫亦或別有道理畢竟由初及上即始見終是個徹首徹尾的道理○蕪紫溪曰初上之本末即卦之始終爻者劫天下之動者也卦始於初猶萬事萬物之所從始立天下之本卦終於上猶萬事萬物之所由終因本而之末卒竟也竟初所擬之意以成其終也郭鵬海曰易知難知就人觀易言或欲指爻義說謂聖人知之有難易非也初辭擬之二句乃追說聖人繫辭時亦自有難易明所以難知易知之意時講云惟其難知故聖人初詞擬惟其易知故聖人卒成之終非也此一節是教觀易者緣本以知末即始而見

○若元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若夫二字承初上來雜物撰德辨是與非雖有三項意自相屬雜
 物即相雜之時物也德者妙乎物者也或為剛或為柔或為中正
 若於時物之中撰而列之也有德則有得失有利害而是非辨於
 其間矣非中爻不備以初上之爻合之中四爻而後為條也○按
 雜物即所謂類萬物之情撰德即所謂通神明之德然德即物中
 所以然之理是非即物與德之是非所謂辨者即時位中之消息
 當否是也○潘夢旂曰不言吉凶而曰辨是與非則吉凶可知矣
 止節漢儒多以互禮論朱子曰此說亦不可廢今附後

下繫說統

卷十一

五十七

石鏡

○其物為地有順之德焉自三至五互艮也其物為山有止之德
 焉互陽位也而以陽居之則當位而吉固可辨其是互陰位也而
 以陽居之則不當位而凶亦可辨其非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
 存亡就氣運說吉凶就人事說而總其在時位之內時有消息則
 有存亡位有當否則有吉凶然位之當否却本時之消息來居可
 知云者即可坐得之之說也末二句不重在觀象上只是甚言如
 如不可不備之意蓋觀象而知存亡吉凶此惟知者能之而百姓
 之愚未能也使六爻不備則人將有賢賢焉者矣故末復以四

以辨是與非
非有出居
字大妙要
字亦不脫

○交盡其義○潘雪松曰要與要終之要同辨是與非原中爻之始
 也要有亡吉凶要中爻之終也要者得其要也以辨是與非為要
 則存亡吉凶居可知矣言無待於動也○彙蒼括曰象者原始要終
 以為質者也故智者觀之無待於爻蓋所要愈約則所知愈易中
 四爻者六爻之要而象者又一卦之要也
 ○附韓康伯曰夫象者舉立象之統該中爻之義約以存博簡以兼
 衆雜物撰德而一以貫之形之所宗者道象之所歸者一其事彌
 繁則愈滯乎形其理彌約則轉近乎道象之為義存乎一也一之
 為用同乎道形而上者可以觀道過半之益不亦宜乎

下繫說統

卷十一

五十八

石鏡

○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此二節申言中爻雜物撰德辨是與非之義功者力量之所能善
 者時位之所值善字極當譽與懼隨其位而自足其事皆人臣之
 善物也善因位異方是善其用柔中正明所以無咎之故○蔡虛齋
 曰四多懼者以其近君而有凌逼之嫌也然而柔之為道非得陽
 剛以為之依附則無以自立亦不利於遠也而二乃大要得無咎
 者以其用之柔中也知二之無咎以柔中則知四之懼又不獨以
 近美
 ○附郭鵬海曰柔不利遠者何柔靜的人非有恢廓之才而處疎
 之勢名譽難於上逮故遠非所利或謂柔道必依剛而立不利於

亦非也。柔本不利遠而多譽者以其說說及善而無咎而所以無咎者以其柔而得中以為用也。時說或以無咎為多譽末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貴賤之業以君臣之分。貴則權獨操而職其要有合天下之功為一人之功者。賤則聽命陳力不避艱險而常任其凶。是貴統賤不抗貴之定分也。其柔危其剛勝則又論才德之克堪處。蓋君臣任有天下之重。惟剛德可堪負荷。不然未有能免於危者。此則三五之所同也。然收結却着一即字。則其意又活。○纂言曰。譽懼雖不同而皆可謂之善。凶則不可為善矣。故不言善。別遠近貴賤。

下繫說統

卷十一

五十九

石鏡

必歸到柔中剛勝。見德重於位也。○郭鵬海曰。二四皆陰三五皆陽。故曰同功。以力量言也。若以事任言。臣如何與君同。或曰君相總以天下國家為事。故其任大責重同。

蘓紫溪曰。位之分遠近。列貴賤。所謂爻有等。故曰物也。曰其用柔。中曰柔曰剛。所謂德也。而多譽多懼。多凶多功。或無咎。或危。或勝。所謂辨是非也。此觀彖辭者。不可不玩。爻辭也。

廣大悉備章首。廣大悉備。首即已足。次即第著易中。所見以見道。所以為廣大悉備也。通章一道字貫。蓋天下之理。三才盡之三畫也是三才。六畫也是三才。物爻與言凶也。莫非三才。爻者三才之迭運。物者三才之散殊。文者三才之錯綜。言凶者三才之貞勝。

故曰廣大悉備。

胡雲峰曰。前章始以質言。此章末以文言。卦必奉始終而成。故曰質。爻必雜剛柔以為用。故曰文。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張雨若曰。廣大是統論。其繁悉備是就廣大中細論。其詳前道字。內已含陰陽剛柔仁義等意。至後六畫更覺分曉耳。爻字與兩字不同。兼猶通也。謂通此三才而各兩之也。天下道理盡於三才。今據易中八卦來看。起初只有三畫。上畫天也。中畫人也。下畫地也。易之小成。一三才矣。通此三才而各兩其畫。故知。然遠六者。又非。

下繫說統

卷十一

六十

石鏡

別有他道。亦只此三才取。五上即天之陰陽。三四即人之仁義。初二即地之剛柔。易之大成。無非一三才矣。其廣大悉備也。如此。吳臨川曰。一而不兩。則獨而無對。天獨陽而無陰。地獨陰而無陽。人之陰陽亦混而不分。必皆兼而兩之。然後其道全而不偏。所以重三畫之卦。而為六畫者此也。

附揚誠齋曰。重卦之後。兼三才而兩之。是一三才為兩三才也。合為一卦。則陰或居上。安知地之不為天陽。或居下。安知天之不為地。五為君。則天道為人道矣。二為臣。則地道為人道矣。方魯岳曰。天地人謂之三才。天不能覆萬物。非才也。地不能載萬物。非才也。人不能一體萬物。以天地之心為心。是不才也。希聖人。

法天地庶幾免於不才也已矣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

把之此節
不也俱在
卦上看出
不涉釋者

生焉
華爾瞻曰夫六畫俱是三才畫之所在便是道之所在聖人正恐
人認畫為滯泥不化特揭道字為其有變動而名之爻爻有物等
有文雜又有吉凶總不外於道之變動也道字直串下一節意
朱子曰道有變動不是指那陰陽老少之變是說卦中變動如乾
卦六畫初潛二見三惕四躍這箇便是有變動所以謂之爻爻中
自有差等或遠或近或貴或賤皆謂之等物是那列貴賤辨尊卑
底物相雜故曰文卦中有陰爻又有陽爻相間雜則為文若有陰

卷十一

六十一

石鏡

下繫說統
無陽有陽無陰如何得有文○不當二字非謂當則吉不當則凶
以不當內自有吉凶之不同也○不必蕪當位說汪咸池曰文既相
雜豈能皆當故有以剛居柔以柔居剛而位不當者亦有以柔居
柔以剛居剛而位未必皆當者則或時當相齊也而不當者為吉
或時當以正也而不當者為凶吉凶於是而生矣
按爻以位高等以畫言物以名其爻之等爻稱為物非以物比爻
也物者品級懸判不可混清之謂不當鄭海曰不當二字作不
得其宜看道在得正則以當位為宜道在相濟則以不當位為宜
爻位之相雜有宜有不宜而吉凶生矣不當如云不能皆當也蕪
當不當說為是若據本義以當不當分吉凶儘有當而凶不當而

道之字
注二。參

吉者若專就不當論吉凶則又遺了當一邊矣
辭蓋紫溪曰此節見三才之道無所不有而易之書無所不備也
道即三才之道也天之陰陽消息無端地之剛柔變動靡定人之
仁義迭運不居而爻以効此也故曰爻有文則上下以辨貴賤有
爻是三才間之物所以羣分而不紊也既象其物宜則剛來文柔
柔來文剛三才之文所以經緯而成章也然是文也豈能一一各
當哉天地之文不能皆祥而無災人道之文不能皆得而無失而
吉凶生矣信乎易之廣大悉備也
易之與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
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詞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

卷十一

六十二

石鏡

下繫說統
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按此章重在其辭危一句危者憂惕之意即下所云懼也使平使
傾合而使字正是可危處上危字屬辭一邊下危字屬人心一邊
點此一通字見得世固無偶至之福亦無倖免之禍理所以然聖
人不得不危其辭以儆人心也百物不廢正是道之大處懼以終
始二句正指出其辭危緣故末句要見聖人憂世覺民之情
崇中行曰非末世則情偽不如是之滋非盛德則易道無自而興
盛德備九卦之德也當紂之事正處憂患以作易也聖人之情見
乎詞其詞危正是聖人用情處蓋當其時人陷溺放逸為非皆由
不知天命之足畏故特示以危厲之意使人知所警而不蹈凶穢

平使傾
在詞上

非謂遇禍而始懼也。使者天理之自然。若或使之也。危便使之平。易便使之傾。詞何等危。危其詞正。懼人以終始。使不敢生一易。心總要歸到無咎處。此其道之大。而百物俱不能廢也。故善用易者。存一懼心而已。

鄭該如曰。不可謂文王遭紂之厄。而作易。故辭多危懼。乃是見紂逸樂肆志。將有傾亡之禍。以其不知危故也。故為此危詞。以儆天下。後世使之懼。以終始。要於無咎。陸庸成曰。危者平之幾也。危言之不足。則反其辭。而為易。傾益以揚人之危也。夫福莫大於平。平莫平於無咎。故曰。其要無咎。見得辭雖分危易言危者。正欲人先以致其平。言易者。正恐人易。以致其傾也。葉爾瞻曰。懼則不以

下繫說統 卷十一 六十三 石鏡山房

易心分其危。心只有致平之理。更無招傾的過端。○周用齋曰。常人始乎憂。卒乎怠。故易之懼人。不以始為難。而以終為貴。故不曰懼以始終。而終始。○馬常伯曰。章內二道。字相照應。看平傾事也。所以平傾。由於危易。此精蘊處。此之謂易之道也。道字方有着落。夫乾天下之至健也。章旨。按此章言聖人心易之妙。不假於易。而能知吉凶。作易以成天地之能者。為斯民計也。首節言聖人能前知吉凶。次節言聖人心易。見所以前知之妙。三節言有可知之理。所謂天地間元有一部易書。便是四節言聖人作易之功用。入卦至情遷句。正作易之事。愛惡至悔且吝。是申吉凶情遷句。而未條則即人之情遷。以明易之情遷。張雨若曰。上傳言聖人立象盡

意為天下之人不能忘象得意耳。至聖人自家何消用易。此傳言聖人自家無卜筮而知吉凶。何消用易。但要百姓與能。則易不可不作耳。意正相發。

程敬承曰。易簡知險阻。是此章骨子。說之研之者。易簡也。定之成之者。易簡也。象之占之者。亦易簡也。成能與能。所以使人就易簡之歸。而出險阻之途也。至末段。反覆發情遷之義。蓋情即險阻之情。而天下古人恒必其。餘若叛若。若疑若。若先守皆險阻之類也。吉凶情遷。無非教人。就人情中。知險阻耳。易簡理得。則聖人作易以教人之本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

下繫說統 卷十一 六十四 石鏡山房

恒簡以知阻。張雨若曰。此節所謂無卜筮而知吉凶者。乾坤言人。健順言性情。易簡言他。所行知險阻。言臨事變。歸重在臨事變上。而實則健順內已包括了。乾坤雖分兩聖人。然聖人固是陰陽合德者。易跟健來。大凡性剛健的。做出自無艱阻。故恒易有易心者。多冒險前進。而茲又事變當頭。復長慮却顧。故以待之。而知險。簡跟順來。大凡性柔順的。做來自不至於擾。故恒簡。既謂之簡。自然安詳。雖有事變。必是小心敬慎的。然且益致其慎。更用簡約。而知阻。知險。知阻。全自易簡中得。不是着意去知之也。易簡以知以字。何等現成。若要去知便。不是易簡。蘊子瞻曰。已險而能知險。已阻而能知阻者。

天下未嘗有也。是故處下以傾高。則高者異起。用晦以求明。則明者必見。易簡以觀險阻。則險阻無隱情矣。

陸庸成曰。夫乾坤非二聖人也。聖人合陰陽以成德。自其秉乾之德。則會易知之理。而恒易。自其秉坤之順。則會簡能之理。而恒簡。易本無險。故險之幾。舉歸坐照。簡本無阻。故阻之幾。無不前知。

彭山曰。健之極而不見有健之迹。謂之至健。順之極而不見有順之迹。謂之至順。恒者久而不已也。若乾不知險。其為易也。不能恒。坤不知簡。其為簡也。不能恒。恒不能恒。易恒簡則亦非健順之至矣。險有危懼不安之意。阻有退避不進之意。或曰。健則遇險亦易。是謂恒易。順則遇阻亦簡。是謂恒簡。

下繫說統 卷十一 六十五 石鏡

解異 蕪紫溪曰。知險知阻。非知事之險阻也。知吾心之險阻也。禍患之險。非險也。而莫險於一念之私。變故之阻。非阻也。而莫阻於物欲之間。蓋理本至易。而出乎易。則險矣。理本至簡。而出乎簡。則阻矣。未有易而不知險者。未有簡而不知阻者。亦未有知心之險阻。而不知事之險阻者也。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此節又推原知險知阻之故。說心以無事時言。研慮以應事時言。此心是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懽悅。悅是平素理會得了。於事上更審一審。便是研諸慮。研是研磨他。定吉凶。頂說心來。成亶亶。頂研慮來。吉凶無形。故以心言。而曰定。定者。剖決之意。亶亶則有迹。

故以慮言。而曰成。成者。造就之意。兩能字。及定字。成字。俱在聖人身上。說天下字。不必泥。

葉爾瞻曰。知險知阻之知。皆心之虛明。而慮之審也。心體本自舒暢。而慮無不精者。惟聖人平時能悅諸心。及臨事則能研諸慮。悅者。此心自得之真趣。研慮則其通泰悅豫。心地自有一段靈光。謀畫詳密。莫可參雜者。著兩能字。所謂唯聖者能之也。有此心。自有此慮。故定吉凶。而成亶亶者。皆心之所慮。得之也。聖人所圖。維樹立。味開於天下之大故。而著天下字。

參 盧中菴曰。悅心研慮。定吉凶。而成亶亶。只是歷發乾坤之能事。正見至健至順。知險知阻。而不陷於險阻。處非推原其所以然也。

下繫說統 卷十一 六十六 石鏡

下文方是所以然處。鄭孩如曰。悅心研慮。原是易簡之妙。心不易。簡煩擾。苦惱矣。何如能悅。煩擾即生。障塞矣。何如能研。朱子發曰。天下之吉凶。藏於無形。至難定也。天下之亶亶。來而不可。至難成也。定之成之者。易簡而已。蕪紫溪曰。聖人之心。心乎天下。聖人之慮。慮乎天下。既自知險。又使天下之不陷於險。既自知阻。又使天下之不困於阻。故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總是易簡自然之功用。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此節言聖人心易之妙。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不是用意推測。得來。朱子曰。上兩句是說理。如此。下兩句是就理上。知得如此。

此節言聖人心易之妙。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不是用意推測。得來。朱子曰。上兩句是說理。如此。下兩句是就理上。知得如此。

在陰陽則為變化。在人事則為云為。吉事自有祥兆。惟其理如此。故於變化云為。則象之而知。已然之器於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然而事。凡見於有形之實事者。皆為器。林以崖曰。變化云為。其吉凶之理。皆一定而不可易。所謂器也。聖人即是事而貌象之。則一定之理。皆有以洞見於胸中矣。故曰。象事知器。吉事有祥。其吉凶之理。雖隱於無形。然其勢所必至。而無可疑者。也。故曰。來聖人。即是事而占驗之。則其將來之理。已豫知而不惑矣。故曰。占事知來。此所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程竹山曰。象是比。方之謂。以其理本一定。故一比方而可知。占是考驗之謂。以其事應未至。其幾甚微。故必考驗而後知。即所謂知以藏德。神以知來。

下繫說統

卷十一

六十七

石鏡山房

附潘雪松曰。變化即乾坤闔闢往來之變化。變化顯設於人心。則云為也。人心應感至神。云為無停機。無滯迹。如天道闔闢往來。變化之自然。此機也。善之先見而為吉端者。故言吉事有祥。祥未有形而已見於心。故謂之象。象之所見。即事也。事之所成。為器。故云象事知器。占者因象而占。驗吉凶。謂之占事。所占之事。即象事也。事應未至。其幾甚微。必考究而知。故曰。占象事。占事。通。即。知。事。有祥。說。而。吉。事。有。祥。則。就。變。化。云。為。中。也。之。本。義。分。項。非。姚。承。菴。曰。天。下。事。皆。本。此。心。之。天。理。出。皆。是。吉。事。祥。者。吉。之。先。也。皆。了。吉。方。稱。凶。事。耳。吉。事。句。不。必。增。入。凶。事。胡。雲。峰。曰。在。天。道。人。謀。亦。在。易。上。說。極。

為變化在人事。為云為。人事與天道相符。則吉事有祥。而可知。不是空知。便有幹旋的意思。在故。摠歸列吉事上。知。附。異。蘊。紫。溪。曰。此。節。言。聖。人。所。以。定。吉。凶。成。亹。亹。也。天。道。之。變。化。無。停。機。也。人。事。之。云。為。無。定。迹。也。而。其。吉。事。之。有。祥。者。則。在。吾。心。馬。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以。此。吉。事。而。象。之。則。千。萬。世。既。往。之。事。不。過。此。理。以。此。占。事。而。占。之。則。千。萬。世。未。來。之。事。不。過。此。理。何。者。而。遺。於。聖。人。之。知。歟。聖。人。而。知。器。知。來。則。天。地。之。道。惟。聖。人。知。之。天。地。之。化。惟。聖。人。贊。之。是。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矣。百。姓。之。愚。皆。能。定。吉。凶。成。亹。亹。此。之。謂。易。則。易。知。簡。則。簡。從。也。此。所。謂。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也。

下繫說統

卷十一

六十八

石鏡山房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夫知器知來。聖心中原。自有一部。易書何消得假卜筮。以為趨避。然使聖人能之。而百姓不能。終是聖功。缺陷處。不得不制出卜筮。來。天地乃易之原也。所謂易知簡能也。天地設位。則陰陽消息。內便見險阻。器來之理。欲舉此理告人。即天地亦窮於所不能。聖人制為卜筮。則天地所不能者。得聖人而成其能矣。明則謀之人。幽則謀之鬼。雖百姓之愚。亦得以與其能。此正聖人之成能處。彭山曰。天地設位。則乾坤變化。而見吉凶。初天地之能也。但不能使天下之人。皆定吉凶耳。聖人體乾坤之德而定之。是成其能也。人謀以聖人之設卜筮。而定吉凶者。言鬼謀以天地之生神物而。

見吉凶者言吉凶之幾乃人人之所同有。有以開之則人人皆能趨吉避凶。就易簡之歸而天下無事也。故曰百姓與能。楊止菴曰：百姓之智愚賢不肖不同，而皆得與聖人之能。此之謂易簡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朱子曰：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一。厥天地設位使聖人成其能，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以與其能。成能與能雖大小不同，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程子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並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為三才。天地本一物也，地亦天也，只是人為天地之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為上地為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下繫說統

卷十一

六十九

不鏡

此條與下條正是成能之勢，所以使百姓與能者也。提不外象辭變占四項，八卦通指六十四卦以象告者以奇偶之象告也。此句是象指先天聖人說，以情言者以險易之情言也。此句是辭指後天聖人說。此二句且勿露吉凶字，剛柔句總上二句說象告是剛柔之畫而雜居不一含有吉凶則所謂情言即象之所告而○程敬承曰：聖人作易成能不過欲人知險知阻趨吉避凶耳。而吉凶何自見也。當初聖人畫為八卦僅以陰陽之象告耳，未必百姓之愚能知險阻之情也。惟亦爻象之詞乃始以情言情亦象中脈其爻象所言即此卦畫中剛柔交錯而當否互異者以吉凶所以可見而百姓所以與能也。

剛柔雜居
情言一
象說下對
不鏡

是
不年記極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變動是謀者求卦時事自四管至十有八變皆是變動雖無利之可見而教人趨吉避凶却在此所謂變而通之以盡利者故曰變動以利言情遷之情即上文情言之情情具卦爻中消息當否屢遷而不定即本上變動來此句最重愛惡以下正是情遷之實悔吝和害不凶吉爻愛惡遠近情偽是情而其中有相攻相取相感不相得其情不一故曰情遷項平菴曰：吉凶悔吝利害之三詞分出於相攻相取相感之三情而總屬於相近之一情相感者

下繫說統

卷十一

七十

不鏡

情之始交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則有事矣故言悔吝相攻則其事極矣故言吉凶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偽其情皆有愛惡也故提以相近一條明之。○蘇惡愛惡以德言中正相六曰愛其情便和諧而得吉不中不正相與曰惡其情便拂逆而得凶攻專也如攻乎異端之攻或曰攻如攻擊之攻或為所愛攻所惡而吉生或為所惡攻所愛而凶生。○蕪子瞻曰：順其所愛則謂之吉犯其所惡則謂之凶夫我之所愛彼所甚惡則我之所謂吉者彼或以為凶矣凡吉凶之紛紛者生於愛惡之相攻也。遠近遠近以位言非正應而以私情相求者謂之相取此句專說

此此辨相
此此辨相

不好蓋遠相取則或至於遠實近相取則或至於妄求皆足以致悔而取羞也。○情之合者不宜遠而遠相取則有悔吝情之睽者不宜近而近相取則有悔吝。

情偽以應言正應而感情也。不正應而感偽也。相感以情則為道義之交故利相感以偽則為私邪之合故害。○攻情務入而中之也。取情欲致而得之也。感情有所觸而動之也。

按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是論其大槩中間儘有近相得而善者有遠不相得而無害者惟是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以偽相感凶或害之悔且吝耳故又着此一段以發明則遠近皆善間着或字見伏於不可知而發於不及料也。悔吝間着且字甚其不

下繫說統 卷十一 七十一 石鏡山房

畫之憂而燕召之辱也。

附邵寶曰觀變動者存乎應應遠者也陽唱陰和是謂相得故屯六二之貞君子取之否則為比之三矣變順逆者存乎比比近者也陽乘陰承是謂相得故復六二之休君子取之否則為遯之四也雖然感莫大於正應而比不與焉應有正矣而苟焉以求相得可乎故曰近不必比遠不必乖此之謂也故遠而相求有如睽之三上者久而相待有如屯之二五者變而相守有如同人之二五者難而相濟有如蹇之二五者此所謂相得也如其無正應也則近有相取之道焉如賁之二則以承而賁頊如復之二則以乘而下仁此亦所謂相得也其不然者反是。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此節即人之辭以情遷者驗易辭之以情遷也此理在人心最明白。○將叛去此理言與實相背故慙中心既疑故不敢說殺枝者如木之有枝分兩歧去養定的人其中安以舒其辭簡以默無養的人急遽而苟且不傷於誠則傷於支矣故以吉躁分多寡本等是善却誣為不善其辭便浮游而不根故下箇游字失其守者屈於理者也。屈於理安得不屈於辭此一節宜參孟子知言節看。項平菴曰六辭之中吉一而躁叛起誣失居其五所以吉凶悔吝之分吉居其一凶悔吝居其三也。仁者默勇者譁能言者寡信善

下繫說統 卷十一 七十二 石鏡山房

巽者少決智人多險文士罕守剛柔之變盡於此矣

附別 吳臨川曰上文言易之辭皆由情而生此又以人譬之人之辭亦由情而生也虞仲翔曰將叛者其辭慙坎人之辭也中心疑者其辭枝離人之辭也吉人之辭寡艮人之辭也躁人之辭多震人之辭也誣善之人其辭游兌人之辭也失其守者其辭屈巽人之辭也。沈德培曰先天只說得箇象尚未經險阻如何有許多情後天既云以情言又云以情遷種七愛惡情偽遠近攻取之類皆痛發世上奇形怪相崎嶇險阻聖人雖處變而不失其常憑他變怪百出吾心只是平常所以謂之易簡而知險阻也默成不言此易之祖

而後面只言不能已於言情轉多險阻愈甚其能忘於無言乎愛
怒相攻一節皆以發明末世之多情多變此險阻之途所以滿天
下也聖人到此烏得不盡言也

江都山曰繫辭之言易簡三其義一而已矣上篇言天地以易簡
而生人物易之原也中言聖人以易簡而模之爻象易之實也此
言聖人以易簡而具為德行易之本也天地也易書也聖心也一
而已矣聖人成能而始與能者其易簡之能也

程敬承曰作易以道陰陽成變化是聖人前民本古而實非
聖人杜撰之書也乾坤變化之理先見於天地而妙於自然自然
者易簡是已在天地為無心之造化在人為率性之知能成位天
下繫說統 卷十一 七十一

地惟其易簡理得也而此理之得失分則吉凶悔吝之途異矣聖
人觀象繫詞繫此者也而象因乎變變妙於動動即為道此
極而合之為一天誦辨吉凶悔吝而君子體之惟一吉此一者易
簡之功也出乎易簡便入於險阻故詞有險有易豈別有指耶無
非教人憂悔吝無咎以趨易避險云耳因知易之道盡於易簡
而能故與天地合而無不能範圍也曲成也通知也聖心之神易
以易道故自神易而能彌綸天地也夫彌綸天地之道何道乎一
陰一陽之道也無體之易乃從陰陽生生而名易無方之神乃從
陰陽不測而名神詢矣易為道陰陽之書廣大而易簡者也故曰

易簡之善配至德然則易其至矣乎豈非聖人之所以德崇業廣
者乎存之於心則道義之門也擬議之於言動則變化之成也而
變化之道何以知之觀天地之圖數知之也聖人行天地之數於
著而致天地之用於人故著數之變化無窮而天下之能事已畢
酬酢祐神即天地之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此變化之道神之
所為而易道之所以神則聖心之神為之也易其聖人所以極深
研幾而神通志成務之用者耶向非本之乎洗心之神知何以明
天道而察民故何以與神物而前民用而所謂立象設卦繫詞變
通鼓舞誰之功乎故曰此聖心之神為之神盡則吉凶與民同患
之意盡而會其意得其神是在神明默成者耳夫神明默成知變

化者也即能成變化而無庸擬議者也所謂易簡理得斯其人乎
吾固謂易道只一易簡盡之故下傳復原象爻以論吉凶而歸之
於貞一即易簡之謂也象像此爻效此此外別無造化功業別
無神明物情別無通變神化亦別無所謂吉凶悔吝而辨君子小
人之淑慝者貞於理之一而不容二也是故戒戒憧憧一致故也
豈獨屈伸感應之致一而動靜一也小大一也安危一也微顯損
益亦一也小人失此一如困三陽四噬嗑初上均凶之屬也君子
得此一如射隼苞桑知幾而復損一而益均吉之屬也乃知聖人
作易後天不若先天之無言者曷故哉懼衰世之民不明於理之
一而其心二其行罔齊不得已剖吉凶報失得令不罹於憂患

下繫說統 卷十一 七十四

耳是故九卦皆處憂患之道也。道之屢遷又以明憂患之故。懼人心也。而統一卦之時。物則是非辨而吉凶決。燕六爻之變動。則當否異而吉凶生。大哉易道。未有危不平易。不傾者。此何莫非懼人。以終始而免人於凶咎乎。總之聖心本易簡。以知險阻。知以理之一也。繫爻象以決吉凶。情遷雖不一而究歸於理之一也。其惟辭寡者乎。斯之吉人。取前所謂默成其人。而易簡理得者乎。嘗總為之說曰。乾易坤簡。天地之所以成化也。是天地之易也。亦聖人之所以成象爻也。是聖人之易也。易簡而理得。聖人即天地也。易簡而知險阻。則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而百姓之得以與能也。繫辭二傳以易簡始。以易簡終。嗚呼。盡之矣。

下繫說統

卷十一

七十五

石鏡山房

石鏡山房周易說統卷之十二

仁和後學張振淵彥陵甫輯

男 懋忠 師 校 正

說卦傳

胡雙湖曰。說卦首論生著立卦。次論伏羲文王卦位。次論八卦之象。其象多是夫子所自取。不盡同於先聖。漢儒以來千五百年。未能動破此義。以為夫子只是櫟括前聖所取之象。求之於經。又不同。是以言象者。多牽合傳會。而不得其說。愚嘗謂數聖人取象。各有不同。故說卦言象。不必盡同於先聖。若分文王周公之易。各自求之。則坦然明白矣。

下繫說統

卷十二

一

石鏡山房

幽贊神明章旨 陸庸成曰。此章由生著得數。由數得卦。由卦得爻。而道德性命之與。無不具焉。則知易之作也。原為道德性命而作。使非著數卦爻。何以洩其藏而盡其蘊乎。故下章遂云。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按通章只叙著數卦爻。具有道德性命之與。足矣。不必專重著說。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聖人專指伏羲。幽贊句是原著。亦由生天地之主宰。處曰神明。與相助。有不假於禮樂刑政之迹者。故云幽贊。幽贊就玉道。上說不是聖人要著。以起數。如何去。幽贊而生之也。聖人只一篤。不顯取。而至誠之感。格自有幽贊於神明者。著從此生焉。自是起數。

不曰贊也。明正見著。之為物一。不。

而生卦交。此方是聖人之功化。○胡氏曰：看之為物，其蓋長丈其
叢滿百覆，以祥雲而與天相合，載以神龜，而以類相從，倫圓神之
德顯天地之數。自非聖人致中和，體信達順，孰從而肇生之哉？
子瞻曰：介紹以傳命，謂之贊。天地鬼神不能與人接也，故以看龜
為之介紹。

附異 蘓紫溪曰：生者當以生爻之例推之，乃制用之法，所由生也。
者本是神物，而聖心之齋戒，與之相為流通，故明以前乎民用，而
陰以助乎神工，是看之所由生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
此節原數所由起，見聖人以理定數也。參天兩地是見成之數，未

下繫說統 卷十二 二 石鏡

是說看倚數之數方說看數參兩二字不看九。天圓圖三原自
三之理。陽數則用其全，而曰參。地方圖四原自涵四之理。陰數則
用其半，而曰兩。倚靠也。二老之數則參兩之積，二少之數則參兩
之交。看數一本於天地，故曰數即是理。

陸庸成曰：河圖之一三五，天數也。三積之而為九，二四地數也。兩
積之而為六，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倚依也。倚數在生看之後，立
卦之前。蓋用看得數而後布以為卦，故以七八九六當之。取奇於
天，取偶於地，故以參兩為目。不以一目奇者以三，中含兩有以一
包兩之義。明天有包地之德，陽有包陰之道，故天舉其多地言其
少也。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數起於看而卦爻則看所撰之卦爻也。俱在撰看上說。觀變發揮
乃撰看已成之卦爻，不看加變謂陰陽之變，指看數之奇偶也。卦
以所值者言，觀是大槩看幾畫陽幾畫陰，成箇甚卦。發揮者，又是
逐爻細看，闡發明白出來。剛柔即奇偶之老少爻，即所值卦中當
動之爻。葉爾瞻曰：由看起數，則有陰陽之變，觀其陰陽純雜，而所
值之卦已蘊立而不移矣。卦立則六畫倫，有剛柔之節，發揮猶云
闡揚細察剛柔之動靜，則所值之爻若生出者然，而逐節有可見
也。卦爻本具於易中，曰立曰生，由看數而後看者，觀變發揮，自聖
人制筮法言。

下繫說統 卷十二 三 石鏡

潘雪松曰：陰陽即所以為爻矣。復言剛柔生爻者，未入用則謂之
陰陽，已入用則謂之剛柔。未入用故止曰觀，已入用故曰發揮。其
發指曰：剛柔之為物，始隱而終明，始聚而終散者也。方其隱也，發
之使明，方其聚也，揮之使散，揚誠齋曰：數既形矣，卦斯立焉。聖人
因其變之或九或七而為陽，因其變之或六或八而為陰。聖人無
與也，特觀其變而立之，爾故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卦既立矣，爻
斯生焉。聖人因其數之陽而發，明其為剛，因其數之陰而發，明其
為柔。聖人無與也，特發揮之，爾故曰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附異 盧中菴曰：立卦生爻在聖人作易上看，若作看數之變說，却
是用易了。朱子謂未用說到看數處是也。變字還據卦上陰陽而

言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者也。作易聖人本觀察變化之道象於天地陰陽而立乾坤等卦故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既觀象立卦又就卦中剛柔兩畫或上或下微細闡發出來而生變動之爻故曰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一句正見卦爻具而理無不備和順等字俱要就易上體則吉

消消長進退存亡之統體為道德其中間條目為義而其散見於天下為理稟於人物為性理性之從出則為命其實一也但道德與義則分合言之而理性與命則顯微言之耳和順即是慎獨如

道德皆一依他樣子模寫出來無少乖戾無少拂逆就其中消

下繫說統 卷十二 石鏡山房

長進退之義却又種種分曉曰理窮與盡亦是包括無餘之意至則與天命渾融體合而無間矣。按道德二字本不可分今人類分吉凶消長為道德順易簡為德不知此德順易簡人得之為德而率之為道者也故統言之曰道德道人所共由之則也得此道於心之謂德道德中遂伴有箇時宜在曰義義只在和順道德內自有條理故著而字聯。通德義散之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即義之體段也故說到理於義承接以窮理此理皆根於生生之初所稟受者曰性窮者究竟而無所不極也盡者完全而無所不也窮理盡性乃所以至命以字有力理具於性而終原於天命命流行不已只着在理性上見得

姚承菴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人之事也卦爻一物耳易必窮盡而至于之曰卦爻中陰陽剛柔盡天下之物則盡天下之物理皆闡發於斯矣是窮理之謂也盡天下之物理闡發於斯則盡物性之所具模擬之殆盡是盡性之謂也理性皆天命之精微也既窮理盡性便到天命之極致處是卦爻之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

解陸庸成曰道即三才之道也德則易簡之德也義即道德之宜燦然各別者也陰陽剛柔之在卦爻者既有以彌綸之則於天下之理無不窮到而理統於性無不曲盡且至極於天命之精微矣聖人作易之功何如哉道德與義只是一理而成性又道德義之門也命又性之原也

下繫說統 卷十二 石鏡山房

程子曰窮理盡性至命一事也才窮理便盡性盡性便至命如木可以為柱理也其曲直者性也其所以曲直者命也若實窮得理則性命並了張子曰程子說只窮理便是至於命亦是失之大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以去盡性盡性以去至命豈有當下便理會得。按程張之說不同朱子獨以張說為是愚意理性命豈有淺深次序其次序只在窮盡至見得然世未性不盡命不至而謂之窮理者亦未有理既窮而性不盡命不至者程說較長徐進齋曰如乾為天道而象之元亨利貞則其德爻之潛見躍飛則其義以一卦統言之所謂和順也就六爻析言之所謂理也善觀易者推爻義以窮天下之理明卦德以盡一己之性窮理盡性

亦是一見
但解義字
與常解不
同

則進退存亡得喪之天道可以知而天命在我矣張南軒曰義在我也命在天也天下之人皆知義命則聖人之易不作矣惟夫不知義不知命此聖人不得已而生着倚數立卦生爻凡以為天下不知義命者設也邵園賢曰義命二字入事天道具矣吉凶於是生焉而天下之大業成矣

性命不分
使人極是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無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揚止菴曰上言窮理盡性至於命此遂言性命之理以明上節易中具有性命之理之意○按性命只是一理性者一定而不移命

性命之理
即是天地
入之道

上分天地
入則曰陰
陽則曰仁
義則曰性
性則曰理
理則曰道

下繫說統 卷十二 石鏡
若流行而不已性即是命命即是性非有二理也立天三句正是性命之理而兼三才以下則分合以言其順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立字不着加蓋謂非此不立如車之兩其輪缺一則不立也兼三才兩句是統看分陰三句是分看成章處重在迭用上陰陽剛柔俱以位言分陰分陽即是迭用柔剛當相承說不可平○蕪紫溪曰性命之理原自兩兩分天地以兩而化人道以兩而成兼三才而兩之故易以六畫成卦而三才之統體者在易知亦自交相為用分天之陽用地之剛則成人之仁分天之陰用地之柔則成人之義故易以六位成章而三才之流行者在易矣人而神明乎統體之易則有以順乎性命渾然之理人

人身之理
與此本之
理則其與
之

而會通乎流行之易則有以順乎性命渾然之理此易之所為作也天道地道林次崖曰有陰有陽然後天道立如有寒無暑有晝無夜如何成個天道有剛有柔然後地道立水火土石南北高深剛柔之顯然易見者有仁有義然後人道立如有慈愛而無斷制有慶賞而無刑威有靜而無動如何成個人道朱子曰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仁義看來當作義與仁當以仁對陽仁若不是陽剛如何做許多造化義雖剛却主於收斂仁却主於發舒這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歲其根之意

看性命之
理字集
看此通字

性命之
理字集
看此通字

下繫說統 卷十二 石鏡
蔡言曰立者兩相對之謂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性本於命一也陰陽剛柔仁義兩也理者條理自一而條分為兩也道以兩之行處言黃蔡峯曰合陰與陽為天之道合剛與柔為地之道合仁與義為人之道性也一陰一陽一柔一剛一仁一義循環無端命也
余子華曰分陰分陽只是說三個陰三個陽然使三陰換做一處三陽換做一處不見得有文惟三陰三陽間雜迭用所以成章成章全在相間上○丘行可曰分陰分陽以位言凡卦初三五位為陽二四上位為陰自初至上陰陽各半故曰迭用柔剛以爻言柔謂六剛謂九位之陽者剛居之柔亦居之位之陰者柔居之剛

亦居之。或柔或剛。互相為用。故曰迭分之以示其經。迭用以為之。緯經緯錯綜燦然有文。故曰成章。此以六爻之相濟也。

此為二字

此是千古不易之辭

五字雖不若力之立而後運用可輕故也

程歌承曰。上章第言立卦生爻耳。而卦之六畫全備。爻之六位分布。尚未明言其所以故。此又發揮之。謂三才之道。原以兩而立。故易無兩而為六。非聖人故為之。兼兩也。三才之道。亦交相為用。故易迭用而成文章。非聖人故為之。迭用也。此所謂順性命之理也。陸君啟曰。性命之理。既兼而會其全。又分之而極其極。何順如之。胡雙湖曰。易為斯人作也。性命之理。天所賦於人。人所受於天。之理也。三才之道。雖有陰陽柔剛仁義之殊。大抵以立人道仁義為主。蓋人負陰陽之氣。以有生肖剛柔之質。以有形具仁義之理。以

下繫說統

卷十二

八

石鏡山房

成性。莫不有三才之道。焉。仁義之道。立。即所以使之陰陽合德。剛柔有體。以順性命之理也。故下文止言陰陽。柔剛而不復言仁義。仁義之道。固在其中矣。

陸庸成曰。天地提以氣為升降者也。人得天地太和之氣。因秉天地一中之理。而為性。性之本原。即所謂命也。性命。獨屬於人。以參天兩地者。人為之也。三才曰立者。賴通以植立不毀也。必立而後運行不窮耶。天雖以陽為主。必與陰而參用。故通復無端。地雖以柔為常。必與剛而迭行。故翕闔無量。人雖以仁為心。必與義而並運。故喜怒哀樂。即是陰陽剛柔之循環。而性命不二。分陰分陽。而剛柔為之。迭用。是適均之中。有錯雜之妙。故曰成章。蓋陰陽剛柔

相通而一。而仁義在其中。謂之六位成章。即三才之章。正是易順性命之理。慶

天地定位。章旨。通章專解圖。圖兩條。一。意。前條只是分布先天卦位。出來定位。等帶說不重。八卦句正。見大圖。圖不出此小圖。圖耳。非上四句為對待。此二句說流行也。後條正解圖意。必看逆數句。若聖人當初將橫圖。規而圓之。本欲以象渾天之形。陰陽消息之數。又恐人拘順逆分半之說。而不知易之所由出。故指其生出之序。總之曰逆數。

附鄭如曰。上章言聖人作易。順性命之理。聖人以為使人知其順而不知其逆。將至於沿流而忘源。逐末而忘本。故又指出逆之

下繫說統

卷十二

九

石鏡山房

一字以示人還反之宗。而得其所歸宿也。凡自內而外者。為性。往者隨流而出。其勢順。卦之自下而上。自內而外。由一而二。而四。而八。而十六。而三十二。以至六十四。是也。凡自外而內者。為來。來者逆流而反。其勢逆。卦之自上而下。自外而內。由六十四。而三十二。而十六。而八。而四。而兩。以復於一也。一者。性命之宗也。不知性命之順者。難以番衍於生成。不知性命之逆者。無以冥合乎大道。易以太極為宗。乃歛入逆收之數。非生出廣衍之數也。數與倚數。數字同音。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南上北下。天尊地卑。其位定矣。在天地間者。不過山澤雷風水火

之功用。通氣謂以氣相感受也。薄正訓迫。又附蕩也。謂勢相迫而成震蕩之功也。射犯也。不相射相濟為用。無相犯害也。此先天圖圖對待之玄理也。相錯互相交錯也。相錯便是六十四卦所由成。此圓圖擴而為大圓圖者也。○林性之曰。天上地下。日東月西。山鎮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動東北。此造化自然之迹也。聖人作圓圖。何嘗擬其方位。而填八卦於此。只是因八卦橫列。無以象陰陽消息之運。故中分八卦。左右圖列。而卦位適當其處。若出於安排布置者耳。此先天之易所以為妙也。

朱子曰。澤氣之升於山。為雲為雨。是山通澤之氣。山之泉脉流於澤。為泉為水。是澤通山之氣。是兩個之氣相通。不相射。即下文不

下係說統

卷十二

十

石鏡

此解相

相悖之意。項平菴曰。八卦既成。按而數之。天地以上。下直對水火。以東西橫對雷風山澤。以四角斜對八卦相錯。然有倫是也。不言八卦而言八物。非物無以見相與變化之理。

附繫蒼括曰。陽而輕清者為山陽屬也。下而深者為澤陰屬也。是皆以止為體也。雷陽也。故動風陰也。故入水陽也。故內景火陰也。故外景是皆以動為用也。以止為體。故其相絕也。為定位。其相屬也。為通氣。以動為用。故其同功也。則相薄。其異德也。則不相射。其定位也。故其縱為上下。其周為四方。其上成象。其下成形。其交為泰。其塞為否。其通氣也。故其蒸為雲。其降為雨。其凝為水。其世為電。其離此以感彼。則為成。其隆上而殺下。則為損。而相薄者反相

看相錯

與也。相薄則相勝。相與則相親。不相射者。反相遠也。相遠則相致。不相射則不相入。始則相薄。而終不相悖。則為益。始雖不相射。而終於相逮。則為既濟。然則之八物也。其成體也。則各有用。若乾坤坎離震艮巽兌之八卦是也。其定位也。其通氣也。其相薄也。其不相射也。則以相交為用。若泰否咸恒損益既濟未濟之八卦是也。相錯則不特上下相交而已矣。縱橫相為用。而六十四卦備。然後可以數往而知來。往有體。故順數之來。無方。故逆知之。順數者知之。事也。逆知者神之事也。易具神知者也。此所以於來不特知之。而又數之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下繫說統

卷十二

十一

石鏡

此節承上八卦相錯。往來分順逆。而易終出於逆。則相錯者。所以相生之序。逆正以成其順也。圖從中起。故以震巽中分為往來。數計也。以數往順。形起知來。逆順只是逆易。逆數只是機難。遠達易卦生出之次。未有不逆者。逆數則自無適在。變化之漸生。生不窮。易理之自然也。

按此節有數解。俱備錄。陳潛室曰。圖必從中起者。蓋萬事從心。出之義。卦必從復起者。蓋天開於子之義。自一陽始生之復。起冬至節。歷離兌之間。為春分。以至於乾為純陽。是進而得其已生之卦。如今日。覆數昨日。故曰數往者順。自一陰始生之姤。起夏至節。歷艮兌之間。為秋分。以至於坤為純陰。是進而推其未生之卦。如

此說

今日逆計順日故曰知來者逆然本其易之所成則自乾一而兌
 二離三而震四巽五而坎六艮七而坤八如橫圖之序與圓圖之
 右方而已故曰易逆數也○或曰往者陽之舒也來者陰之歛也
 陽自內而達外故順陰自外而反內故逆陰之歛不極則一陽不
 能復生此復所以次剝也易者生生也然必本於歛靜則所謂逆
 數也○安公石曰已往而利見為順未來而前知為逆易為知來
 而作故其數逆數也數往者順蓋因下句而並舉之非為易有數
 往之順數也○揚用脩曰易畫自下而上易圖自右而左故曰逆
 數自上下下曰順自上下上曰逆左徂右曰順右徂左曰逆
 沈德培曰此章按圖說義此八卦八方排列便是世界中千古一
 下繫說統 卷十二 十一 山房

首大局當其作圖時圖從中起雖則有順有逆其實生生者皆起
 於未生一逆入之數耳逆者言其未生而難知也故曰生生之
 謂易程啟承曰震歷乾陽之舒也出向而為往順而達之者也巽
 歷坤陰之歛也入反後為來逆而收之者也來而逆者是為用
 後之仁貞下之元而後往而順者旋轉無窮息故圓圖乾後不能
 不巽而坤後始有震大圓圖夫後不能不始而剝後始有復皆逆
 之所以為順此易理之自然不易者也聖人之心易退藏而神知
 亦逆而入斯順而出也逆之玄機妙用天下之理盡之矣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暉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
 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章主方圖言前章起天地圓圖從中起也此章起震其方圖從
 中起也八之字皆指物說自動至艮物之出機自止至藏物之入
 機出無於有氣之行也故以象言入有於無賢之具也故以卦言
 潘耒旂曰上章先言乎天地之無為後言乎六子之相為用言天
 地之用六子也此章先言乎六子之職後言乎乾坤之道言六子
 非乾坤無以主之藏之也
 按天地之變化皆從中起震其居中其居左而向於東南震居右
 而向於西北震象雷其象風是乾坤初畫之交易動則物萌其生
 意散則物發其辭結二者言生物之功次巽者坎次震者離坎象
 雨離象日是乾坤中畫之交易潤則物以滋培艮則物以堅凝二
 下繫說統 卷十二 十三 山房

者言長物之功次坎者艮次離者兌艮德止兌德說是乾坤三畫
 之交易止則物以成斂說則物以欣洽二者言收物之功次艮而
 位極於東南者坤次兌而位極於西北者乾於萬物無所不統震
 離兌之陽得乾而有所君主故曰君坤於萬物無所不容巽坎艮
 之陰得坤而有所歸宿故曰藏○君則物有所歸藏則物有所息
 二者又言藏物之功此主四時流行之序故分配如此其實六子
 功用俱是乾坤為主案
 金汝白曰上章以天地居有序尊卑也此章以乾坤居後德成功
 也上以卦言此以功用言也程啟承曰坤之藏也入以收出之功
 也而藏取於坤者靜為物府也商歸藏所以首坤也艮之成也入

此乃所以
為順又此
皆解外

此始專始
此說之論
此說之論

卷十二

十一

山房

卷十二

十三

山房

是光尼
首以之

以儲出之倪也。而成取於艮者止為動因也。夏連山所以首艮也。要之坤之歲。即歲其生出之根。與艮之成終成始。亦無異義。帝出乎震章旨。此章卦圖乃文王將伏羲圓圖而更置之所謂。後天之學也。卦位震東兌西。離南坎北。巽東南。艮東北。坤西南。乾西北。起震而終艮。大意以八卦之位。當一歲之運。為造化流行之序。故說先天主對待。後天主流行。其實不外先天卦氣之運也。上節言造化之序。具於卦圖。下節正言卦圖所以合造化之序。上重氣。下重卦。位此二節相承之意。蘇紫溪曰。文王於伏羲八卦。取震兌而東西之。取坎離而南北之。退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移艮於東北。移巽於東南者。豈無謂哉。

下繫說統

卷十二

十四

山石鏡

即天之所以生成乎萬物者也。先天之易。主於對待而成象成形之變化。見焉。後天之易。主於流行而四時五行之妙用。寓焉。可見易之書。縱橫進退。無往而非自然也。先天卦氣。以君言。則所主者在乾。後天卦氣。以帝言。則所主者在震。乾為震之父。震為乾之子。以統臨謂之君。則統天者莫如乾。而先天卦位尊一。乾此乾方用。乾則震居東。非而緩其用。以主宰謂之帝。主器者莫若長子。後天卦位宗一。震此震不用。則震居正東。而司其用。皆尊陽之意也。帝出乎震。齊乎巽。其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以主宰言。謂之帝。朱子所謂太極者。萬物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是

帝出乎震
齊乎巽
其相見乎離
致役乎坤
說言乎兌
戰乎乾
勞乎坎
成言乎艮

也。邵子曰。太極不變。夫變者陰陽也。帝言主宰。則不變而出。若謂陰陽從此變動而出也。太極初分。陽始於震。陰始於巽。變動之始。一陽生。一陰之下。故出始震。出者發露之謂。出則必齊。齊者畢達之謂。一陰順乎二陽。而與之並行。以畢達於外也。齊則必見。陰積於中。而陽獨盛。光輝發於外。故曰相見乎離。見則必後。坤陰盛。代陽有終也。致至之也。後猶使也。養則必說。兌陰將收。欲以從陽。自為忻洽也。說極則必戰。乾純陽。當亢極。摧折陰。將生日。感陰將疑。之故戰也。自其至坤。皆陰卦。忽與乾遇。陰疑於陽。必戰。戰則必勞。勞動之餘。而休息之。坎陰而陽蓄。藏於中。為之休息。既勞則有成。成者完全之謂。艮陽止於外。而陰在其中。前變從此完。後變從此

下繫說統

卷十二

十五

山石鏡

起故曰成。伊繼山曰。此節純以造化之主宰言。不可以物雜講。亦不必言帝之主宰。萬物只主方位。說帝無為而無不為。其乘卦位出入。無待而若有節。機相值也。卦位其帝之臣。王代帝有為者乎。昔人云。四時者天之吏也。八卦之分。職亦然。孫質菴曰。出而齊。齊而見。帝之出也。至於後。則出而入之端。說而戰。戰而勞。帝之入也。至於成。則入而出之端。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其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繫齊也。離也者。門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

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
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
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此即不是將萬物之出入以明帝之出入蓋上即將卦位以明帝
之出入則一歲流行之序統是矣然不將卦位分割明白則不見
帝之所以出入之故故此即把入卦方位次第推此分明四時更
代之義則帝之出入於此可見而文王所以更置伏羲圓圖者一
出於自然之理而已○八卦或以方言或以五行言或以時令言
或以德言或以卦言蓋交舉而互見之

下繫說統

卷十二

十六

石鏡山房

其東南次之離火主夏故為南方之卦坤土在夏秋之故為西
南之卦兌乾二金主秋故兌為正秋乾西北次之坎水主冬故為
北方之卦艮土在冬春之交為東方之卦木金土各二者以形
土也水火各一者氣王也坤陰土故在陰地艮陽土故在陽地震
陽木故正東巽陰木故近南而接乎陰兌陰金故正西乾陽金故
近北而接乎陽坤旺季夏義在中央故言地而不言西南兌以物
成為說故言秋而不言西
出張兩若曰震居東方於時為春正青陽景候萬物始生之時故
萬物於此而出
其東南於時為春夏之交乃南認之候也故萬物於此繁齊

二字要連講繫齊者解繫而均齊句萌甲拆無一參差之謂也
觀離也者明也此句只空空講箇離之德其所謂明者正在於萬
物相見處而所以相見者則以其在南方之卦也南方於時為正
夏故物皆相見相見者條達暢茂也光輝發越彼此交相映也聖
人二句相承說下只帶說南面而聽天下只是位嚮明而治所為
明目達聰察百官治萬民皆是蓋取諸此只取明一邊程啟承曰
聖人據乾符其坤維震巽坎兌皆取以為治而獨於離言者重明
之一字也沈德培曰首提震而中忽說出聖人體離之治可見文
王全重出震繼離明以動之道即乾之乘龍御天百凡宜嚮明振
作以大其緝熙之光方能剝落其浮華以收之本根而為包裹地

下繫說統

卷十二

十七

石鏡山房

取要見先天首乾與後天首震若合符然
之地非天地之地只當一土字看坤在五行為土而於時則為夏
秋之交故萬物皆致養於坤以一身為萬物之統悉其力而無所
靳也土寄旺四時而獨旺於夏秋之交故養必歸之坤○揚誠齋
曰坤於帝言致後而萬物言致養何耶蓋坤位也帝如也君之
於臣後之而已坤母也萬物子也母之於子養之而已後物以養
已者物也後已以養物者地也夏秋金火之交物之生意全賴土
極育以向於地故以地言而曰養
說兌居西方時為正秋乃金氣肅殺化機始藏之也故為萬物之
所說說字有味看到秋成後萬物各飽化機何等欣欣自得

戰戰兢兢 戰戰兢兢 戰戰兢兢

乾乾言西北於時為秋冬之交故陰陽之氣自相搏擊而物亦因之天者色變喬者葉脫也陰陽相薄此理但可意會而不可以形求其實到此時候亦自覺道有箇戰的氣象在○姚承菴曰而北是秋冬之交陰氣極盛正與陽氣搏擊之時陰陽何以相搏擊化育流行總來是陽之主宰到陰極盛時陰既不肯遜於陽陽又不肯為陰下則其勢自必至於相搏擊矣

崔子鍾曰兌不言正西而言正秋者萬寶告成實在正秋不特在西也坤不言西南而言地者地即土也萬物皆產於坤土而土王四季不可以一方言也坎為正北方之卦又兼言水者天一生水實在於此所以為生物之根也他卦皆言萬物乾獨不言者戰不

卷十二

下繫說統

石鏡

繫於物也他卦皆無所取離獨有所取者以其居中而正當南面之位也

坎水乃五行之水非地中之水也正北方正是申說水字意蓋北方為名正水旺之時也勞慰勞也說者恬休戰者寧定若安存而慰勞之者萬物之所歸又申勞卦意萬物至此莫不歸根復命保合太和以歸休於此故曰勞乎坎

賊東北乃冬春之交收斂既固則今年生意於此而終明年生意又於此而始艮本是終然終則必始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成始只在成始內無兩截事

胡雲峰曰春屬木夏屬火夏而秋少克金者也火金之交有坤土

焉則火生土土生金克者又順以相生秋屬金冬屬水冬而春水生木者也水木之交有艮土馬木克土土克水生者又逆以相克土金順以相生所以為秋之克木土逆以相克所以為春之生

蘇紫溪曰震而巽巽而離皆春夏之時以生長為事帝之出也而夏秋之交有坤土則出之終所以為入之始兌而乾而坎皆秋冬之時以收藏為事帝之入也而冬春之交有艮土則入之終所以為出之始其實八卦之德各一其性八卦之次各一其位春夏秋冬各一其時木火土金水各一其氣帝為四時之綱而萬物則生且成於四時之內帝為五行之府而萬物則終且始於五行之中此化之所以無端命之所以不已也

卷十二

下繫說統

石鏡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統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燥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上數章分言先後天此則合言先後天而統之一神也天之主宰謂帝其妙用謂神此去乾坤而專言六子六子之為即乾坤之為也乾坤兼是六子故曰乾坤藏然則神者其乾坤之妙用與葉爾瞻曰此贊後天流行之用而推本於先天對待之體也其言推本先天亦是發明後天之妙耳神非乾坤乃乾坤之運六子而

變化即其
感萬物

不測者神曰妙萬物則神即從萬物上見下文八萬物字皆神之
 妙不消另補箇神說曰動曰撓曰燥曰說曰潤曰終始一歲氣機
 之運為後天圖位流行之用此正變化成萬物慶然天地間功用
 惟一故神非兩不化若無先天對待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何以
 能變化而成萬物故先天之六子各得其偶者所謂兩也兩者體
 之立也後天之變化成萬物者所謂兩者之化也兩者之化用之
 行也就此兩化之合一不測處即所謂神
 程敬承曰雷以發其生意風以散其鬱結久濕則腐故火以燻之
 火日也久旱則枯而物不得成故澤以說之澤天澤也雨露之澤
 也水北方水德用事之水也說者生意向內由澤之沾濡而始
 下繫說統 卷十二 二十

潤者根抵既堅由水之滋息而始疑也元氣一奮而物隨以動
 氣一發而物隨以撓故俱着個疾字終始萬物惟艮兼主其事故
 獨下一感字惟專一其用而又互合其機然後陰變陽化為動為
 撓為燥為說潤為終始而既成萬物也此非神之至妙至妙者妙
 異黃葵峰曰此章以後先天立說者牽合非旨玩故之一字
 乃承上接下之詞其語意蓋上文只著六子之各司其用至於相
 連相通不相悖正是六子相須為用處乃見合一不測之神所以
 能變化而盡成乎萬物也初無許多推本層級鄭孩如曰六者各
 司其職而莫疾莫曠莫感者固妙六者又非單行之物而相連和
 通不相悖者又妙行神之官有六而神之行惟一故神也

此一降
字有者

附孔穎達曰此節明八卦生成之用六物並行乎天地之間乾坤
 不用而神行焉動機燥說潤終始所謂相連不相悖而通氣者也
 張南軒曰八卦各有所在也而神則無不在八卦各有所在也而
 神則無為而無不為強名之曰神者即其妙萬物而為言也程沙
 隨曰始言六子之各有所長終言六子之情各有所合虞仲翔
 曰不言乾坤者乾主變坤主化言變化則乾坤備矣陸君啟曰
 雷動章六子統於乾坤見乾坤之廣大以章乾坤寄於六子見乾
 坤之易簡天地定位章六子出乾坤之際見專卑之有序出震章
 乾坤錯八卦之內見變化之無窮
 附水按坎為流水屬陽之動兌為豬水屬陰之靜澤水乃地下原
 澤水按坎為流水屬陽之動兌為豬水屬陰之靜澤水乃地下原

下繫說統 卷十二 二十一

有之水上滲乎物故謂之說坎水乃天上所下之雨下既乎物故
 謂之潤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性以本質言情以發用言都只就卦畫上說乾純陽故靜專動直
 而德坤純陰故靜翕動闢而順震陽起於下故其性奮發其作為
 果決而動巽陰伏於下故其性沉滯其作為婉轉而入坎者陽陷
 陰中也中藏不測而外示韜晦離者陰麗陽中也內體文明而外
 露輝光艮陽極於上則止是靜亦定動亦定也兌陰見於外則說
 是內固和外亦和也胡雲峰曰夫子欲於下文言八卦故先言性
 情如此象者其似性情者其真也

附別項平菴曰動陷止皆屬健入麗說皆屬順凡物健則能動順則能入健順者其體也動入其用也健遇順則陷順遇健則麗麗者其勢也健者始於動而終於止順者始於入而終於說陽之動志在得所止陰之入志在得所說者其志也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健而行不息者馬也順而勝重載者牛也以動奮之身而靜息於地勢重陰之下與地雷同其寂者龍也龍之潛於淵底者重陰之處也以入伏之身而出聲於天氣重陽之內與地風同其感者雞也雞之鳴於丑半者重陽之時也前後皆陰之汚濁而中心剛躁者豕也前後皆陽之文明而中心柔怯者雉也外剛能止物而內

下繫說統

卷十二

二十一

柔媚者狗也外柔能相說而內剛狠者羊也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乾積陽在上而覆物首則會諸陽尊而在上坤積陰在下而載物腹則藏諸陰廣而有容震陽動於下足則在下能動巽陰偶居下股則兩垂而下坎陽陷陰中耳輪內陷陽在內而聰離陰麗陽中目睛外附陽在外而明手剛在前艮陽止於上口開於上兌陰折於上
余息齋曰八卦之象近取諸身者六子以反對遠取諸物者六子以序對四者易而坎離不易也首君腹藏天地定位足動股附雷風相與耳目通竅水火相逮口與鼻通山澤通氣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姜鳳阿曰此主畫卦說索者陰陽之相求也陽先求陰則陽入陰中而為男陰先求陽則陰入陽中而為女稱者尊之之謂謂者猶彼此相謂不敢同於尊之詞也大抵男女分於所得之陰陽少長列於所得之先後原二老既尊卑之有等推六子又長幼之有倫易誠正名定分之書乎按乾坤六子原有父母男女名色夫子傳其義如此玩故字自見

下繫說統

卷十二

二十三

胡玉齋曰三男陽也乾之似也乃歸之於坤求而後得三女陰也坤之似也乃歸之於乾求而後得何也蓋三男本坤體各得乾一陽而成此陽根於陰故歸之坤也三女本乾體各得坤一陰而成此陰根於陽故歸之乾也俞玉吾曰三男之卦以氣言之則得乾一爻之奇以體言之則得坤二爻之偶三女之卦以氣言之則得坤一爻之偶以體言之則得乾二爻之奇是故一爻為氣二爻為體伏羲卦位則以體相聚而女從父於東南男從母於西南王卦位則以氣相依而男從父於東北女從母於西南廣八卦旨張雨若曰孔子傳易廣八卦之象乃至瑣屑然其中亦自有至理莊子所謂道在瓦甓微見其旨矣善乎關尹子曰一

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聖人見其天。不見物。不見道。一道皆道。不執之皆道。執之皆物。程沙隨曰。八卦之象皆物。充其類。所謂百物不廢者。極其說。則可以類萬物之情。

○乾為天。為圓。為君。為父。為王。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馵馬。為木果。

天純陽至健。圓而動。居尊而在上。父知大始。玉純粹。金堅剛。煉俱位西北。而冰則寒之所凝也。大盛陽之色。或主位南。謬良純陽之德。老陽最健。瘠健之最堅強者。馵健之最勇猛者。木圓而在上。

下繫說統

卷十二

二十四

胡雙湖曰。乾無所不統。為君。變生六子。為父。爻剛位間。柔相濟。為王。爻純剛。為金。故為寒。金生水。水極寒為冰。又乾為天。而貫四時。故在秋。冬為寒。為冰。在夏。為大赤。純陽而健。為馬。在春。為良。夏為老。秋為瘠。冬為馵。乾取象無所不包。不可與諸卦例論。故於其義。○余息齋曰。乾為寒者。陰不生於陰。而生於陽也。冰者。陰之變而剛者也。○吳臨川曰。坎中陽為赤。乾純陽加大字。以別於坎也。或曰。寒。冰。本後天西北之位。盛陰之氣也。大赤。本先天正南之位。盛陽之氣也。○胡雲峰曰。馬加老。良。瘠。馵。四字。以見純陽無陰。異於震坎陰陽相雜之馬也。崔憬曰。骨為陽。肉為陰。故瘠謂骨之峻。非羸弱也。馵。馬。鋸牙。食虎豹。健之最。有威猛者。○程沙隨曰。為木。

果以實承實也。若良為果。則下有柔者存焉。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為母。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地厚德載物。母作成萬物。布柔而平。廣釜虛而容。物畜靜。翕不施。功動闢而廣。子母純陰。至順與所載者廣。文三畫皆偶。眾偶畫之多。柄宰成物之權。黑極陰之色。

○潘雪松曰。旁有邊幅。而中廣平。南北經而東西緯。皆布象是也。或以泉貨為布。取廣布流行之義。進齋以動闢為說。豈以布有

下繫說統

卷十二

二十五

散布之義。與姜鳳阿曰。釜所以化生物為熟物者。乾生坤化。故坤為釜。以為虛而容物者。似非吝嗇者。不施化之歛也。其時之利貞。乎均平者。不偏化之廣也。其時之元亨乎。○陳定菴曰。昧乎動而關也。敷布其發生之澤。則謂之布。而含弘光大。德合無疆。與釜之容物者。同其量也。昧乎靜而翕也。收藏其化育之恩。則謂之吝嗇。而賦形有定性。命各正與均之平。施者一其宜也。○胡雲峰曰。上文乾為馬。此則為良馬。老馬。瘠馬。馵馬。良取其德。老取其知。瘠取其骨。馵取其力。皆取其健也。上文坤為牛。此則為子母牛。取其生。生有繼。燕取其順也。○楊止菴曰。坤以中黃之質。出精華之氣。自下而昭於天。為文。偶畫多如物之生於地上者。象也。俞氏曰。

一作枘乾性圓轉而曲坤性勢方而直故乾圓坤枘相反也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專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
菁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
究為律為蕃鮮

雷陽氣奮於地龍陽性奮於淵玄乾坤始交燕色專陽氣始
施大萬物畢出子長一索得男決決陰而動躁蒼東方之
色筤竹之莖下本實而上幹虛善陽在內為聲上畫偶則
開口出聲也顙顙起為馵陽之起是騰起為作陽之律的
白陰色顙在上稜反陽動於下蕃鮮究陽之長必至於乾而
為律既變而乾則陽氣盛而萬物莫不茂盛矣為蕃鮮

下繫說統

卷十二

二十六

石鏡山房

蘇紫溪曰為專氣之亨為大塗物之亨也其於馬也四句是廣
震之象於馬無非取其畫之陰陽也為善鳴是合陰陽之畫而取
也為馵足三句是分陰陽之畫而取也其於稼也至蕃鮮上是因
剛反而取下是因剛長而取○吳臨川曰專字又作藪與華通花
帶下連而上分為花出也胡雲峰曰震為專軋為木果震一陽花
之數軋三陽果之結○朱漢上曰萑葦震之餘氣發已過者故竹
堅而萑葦脆竹久而萑葦易枯也的顙古皆訓白與震色不同吳
幼清訓如射的的顙有旋毛中虛如射者之言上畫之虛也
○胡雲峰曰軋為木果結於上而圓坤為大輿載於下而方震為
決躁巽為進退不果剛柔之性也震巽獨以其究言剛柔之始也

然震之一陽望其究歸於乾其之一陰望其究歸於震則扶陽抑
陰之義可思矣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
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
躁卦

木皆取其善入長一索得如繩直繩糾水之曲而取直工引
繩之直而制木皆本德之制來自少陰之色長風行之性高
木生之性進行多遲疑不心無決斷與陰鬱而不散人寡陰
血不和顙顙陽氣上盛多白眼陽屬又反離之中畫近利市
陰主和巽陰為主而性善入卦震為決躁巽之究變而為震

下繫說統

卷十二

二十七

石鏡山房

木取下入又其性可曲直亦順巽之象○張子曰陰氣凝聚陽在
外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吳臨川曰凡物有聲色臭味聲
臭屬陽色味屬陰巽二陽外達故為臭凡眼白者為陽黑者為陰
離上下白而黑者居中黑白相間而勻停巽目上中白而黑者在
下上白多於黑○坤主利吝嗇而長女得母氣之多原肖其善利
故為近利市三倍深於人情而寡多也○軋鑿度曰物有始有壯
有究震得陽氣之先巽得陰氣之先皆有究極之義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
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巫心為下首為薄蹄帝
其於人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水內明外暗而能陷物... 意精陽在陰中抑而能制... 耳體虛中實必疾非水為人血... 中並剛躁在內蓋脊與心皆馬之中也... 下畫之柔與多陰陷通水之性... 陷物多心堅剛而在內

姚承菴曰水流而不盈故為溝瀆不獨曰溝曰瀆曰溝瀆云者言... 天下之相注相通者皆坎之象也... 乘不掘在人則心微微隱事機藏伏鄭正夫曰陽居中而無陰以... 蔽之則見而不隱陽在下而動得時則起而不伏坎則陰陷陽而

下繫說統 卷十二 二十八 石鏡山房

包之故為隱伏○姚胤昌曰曲者更直為矯直者更曲為揉弓輪... 者矯輮所成也弓中勁則善發輪中勁則善運... 鄭正夫曰素問金在志為憂水在志為恐恐則憂故為加憂... 火藏在心坎水勝之故為心病水藏於腎開竅於耳而水在志為... 恐恐則傷腎故為耳痛氣為陽運動常顯血為陰流行常幽血在... 形如水在天地間故為血卦○張幼子曰坎心亨而此為心病何... 也曰有孚則心亨加憂則心病矣心一也願用之何如耳故曰心... 當實以理不當實以欲○胡雲峰曰乾為馬震得乾初之陽故於... 馬為善鳴鼻足作足的顛震陽下而陰上也坎得乾中爻之陽故... 於馬為美脊亟心下首薄蹄曳坎陽中而陰外也坤為大與坎與

多骨坤中虛而力能載坎中滿而下無力也姚承菴曰多骨有三... 說進齋云柔在下而不任重雲峰云坎中滿而下無水臨川云坎... 險陷而多阻礙○沈德培曰盜字要說得高妙即陰符入天地萬... 物之盜夫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其為用也陰矣所為疑鬼神... 即偷取日月之精陰竊木鷲之功若季子之謂練揣摩也者此得... 天地之殺機而陰用之者也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 卦為蟹為蟹為蟻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稿... 火內精外明日火之精電火之光中再索得如艸陽外堅兵... 陽上銳人大中虛卦火燥蟻蟻皆外剛內柔細分則蟹陰

下繫說統 卷十二 二十九 石鏡山房

而靜蟹剛而蟻柔善麗蚌中虛龜文明上稿科室也中空則... 土稿中虛之義... 姚承菴曰日秉陽精何以屬離而中虛月秉陰精何以屬坎而中... 實曰惟陽為日而陽中有陰含光以為明惟陰為月而陰中有陽... 借曰以為光此日屬離而月屬坎固陰陽互藏其宅之至理也○... 胡雲峰曰坎內陽外陰水與月則內明外暗離內陰外陽火與日... 則內暗外明坎中實故於人為加憂心病耳痛離中虛故於人為... 大腹...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闢寺為指為狗為嵐為... 點塚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山一陽降於坤地之上。一陽橫亘二陰之上。如山小蹊石。一陽在上。如山頂卷石。關上陽橫。下陰開。果剛在上。小而圓。關皆掌。王宮者。關止外之不應入。寺止內之不應出。指前割。止物。狗外。割止物。用前。割。鳥之黑。咏者。善咏。亦前。割。多。木。堅。陽在於外。

郭子和曰。坎之隱伏在君子為隱。在小人為盜。艮之利則狗。害則。其皆一義而二象也。○項平菴曰。震為敷。為蕃。鮮草木之始也。艮為果。為草木之終也。果能終。又能始。故於艮之象為切。○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為剛。為妻。為羊。

下繫說統 卷十二 三十

澤坎水而塞其下。流。少。三。素。得。秀。五。口。巫。悅。神。口。舌。悅。人。上。折之義。折。毀。金。氣。始。殺。條。枯。實。落。附。柔。附。於。剛。為。剛。所。決。剛。二。陽。在。下。地。之。剛。者。方。有。齒。不。然。則。齒。水。虛。滴。矣。妻。陰。小。而。賤。羊。內。狠。外。悅。

胡雲峰曰。震為大塗。反而艮則為徑路。大塗陽關乎。陰無險阻也。徑路陽阻而下陰不能關也。巽為長為高。反而兌則為毀折。長且高者陽之上。達毀而折者陰之上。窮艮為關。寺為指。陽之止也。兌為巫。為口。舌。陰之說也。○姚承菴曰。為附決者。以陰柔之容悅。善附於剛決之君子耳。兌六三曰。來兌。上六曰。引兌。是也。○項平菴曰。地之齒。非不潤也。暫燥而乾。已而復潤。天下之潤者。莫久焉。然。

不生物以其潤氣之在外也。見於外者。其上則甘。而為露。露之凝。為霜。其下則鹹。而為鹵。之疑也。為鹽。二者皆殺物之具也。徐進。齋曰。坎水絕於下。而澤見於上。鹵者地之死氣也。

鄭孩如曰。夫子廣八卦之象。正恐人之泥於象也。周公以乾為龍。夫子却取馬象。而以震為龍。文王以坤為馬。夫子却取牛象。而以乾為馬。其餘多周文所未取。以見止此八卦。天下之物。無不可象也。泥象求象。非善易者也。此夫子廣象之意也。○陸庸成曰。首論八卦之性情。所謂通神明之德。次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所謂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次乾父坤母。而六子男女之序定焉。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又復取八卦之象。而廣之。所謂其道甚大。百物。

下繫說統 卷十二 三十一

不廢類。萬物之情。序卦傳。吳臨川曰。始乾坤。終既濟。未濟者。周易六十四卦之序也。蓋文王既立卦名之後。而序其先後次第之序如此。皆以施用於人事者。起義而六子為之。傳以發明其卦序之意。或者乃疑其非夫子之作。張子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其間雖無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况聖人之於易。必須布遍精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乾坤者天地之法象。以明周易所以有乾坤。

之意于寶曰蓋物有先天地而生者矣。今正取始於天地。天地之先。聖人弗論也。故其所法象。必自天地而還。葉爾瞻曰。天地開闢。萬物得天地之氣以生。生者變化不窮之貌。

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物之始生也。盈者窒塞。填滿之意。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盈塞於天地之間。鄭孩如曰。鬱塞何以謂之盈。蓋發則散矣。孟子所謂塞乎天地之間。此即盈意。蓋物始生時。看若未有。而元氣盈然。已遍滿世界。發散皆從此出。豈不是盈。○項平菴曰。屯不訓盈。剛柔始交。雷雨動盪。其氣充盈。故謂之盈耳。謂物之始生者。其時也。若屯之訓。紛紜盤錯之義。

下繫說統

卷十二

三十三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

伊繼山曰。物生必蒙。如孩提之童。雖有良知良能。然未加學問。則明未開。純一未發也。此句緊承上句物之始生。言受之以蒙。謂蒙卦蒙也。之蒙。應物生必蒙。○楊止菴曰。物之生。天聰明。中具必有所以開發之者。故受之以蒙。

蒙者蒙也。物之稱也。物稱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物稱不可不養。二句。主養蒙者說。朱子發曰。物稱而無以養之。則夫開不遂。畜德養才者。亦然。程啟承曰。物稱可養。責在乎開世。覺人者。夫不徒飲之食之。而必曰飲食之道。養正之。謂也。楊止菴曰。

需者需於飲食。以俟其自得之。有不容強求者。故曰飲食之道。需不訓飲食。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欲之而不得。遂則爭。爭則訟。朱子發曰。乾能起慾。水酒生禍。有血氣者。必有爭心。故次以訟。飲食日用之常。不慎。則為爭端。吁。可畏也。

○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師者眾也。眾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眾曰。起則騷動多矣。師為兵。眾自有所比。則為萬民之眾。○程啟承曰。爭奪起。必師以平之。以眾起。還以眾定也。○游讓溪曰。飲食者生之道也。然人欲之。流從此始。知小爭以言。大爭以兵。非顯。

下繫說統

卷十二

三十三

比之聖人。其孰能定之。韓康伯曰。眾起而不比。則爭無由息。必相親比。而後得寧也。眾必有所比。只是眾酒。統於一意。

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比必有所畜。庶而富也。物畜然後有禮。富而教也。伊繼山曰。觀然後二字。正謂禮生於人之既聚。物畜則必以禮教之。而後不近於禽獸意。楊止菴曰。卦曰履。比曰禮。踐履有實地。可據之。謂禮項平菴曰。履不訓禮。身之所履。未有外於禮者。故以履為有禮也。○按自訟至此一段。所謂導之而生。養遂。畜必有禮一段。所謂教之而倫理明。禮達而分定。泰平可致。知此屬王道。眾必有所比一句。是

此段中開紐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人而有禮則相接之際自然有別群居之間自不相凌彼此各得其分而相安矣故受之以泰泰者安泰之義所謂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是也朱子發曰禮者履而行之者也所履者君子之大道故其心泰然而安故次之以泰
揚誠齋曰乾坤天地之太初屯蒙人物之泰初有物必有養故需以養之養者生之源亦爭之端爭生焉小者訟大者戰師以除其惡比以附其善畜以生治履以辨治而後致泰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故曰古無聖人則人之類滅久矣

下繫說統

卷十二

三十四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泰者通也屬上句則人事之屬屬下文則氣運之通張南軒曰治亂相仍如環無端物安有久通者乎故受之以否夫泰而驕所以致否而畏所以復泰胡雙湖曰小畜履後乾坤自相遇成泰否然乾坤十變方泰何其難泰一變即否何其易履其交會處此者宜知警戒為變化持守之道可也
按不可終通不可終否之類以勢言不可以盈不可以為合之類以理言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司馬君實曰否者物不相交之卦不相交則異異則爭爭則窮故受之以同人同人所以通也物通則大有矣游讓溪曰同人親也所以傾否程清溪曰與人同者仁也仁者物之體也天下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朱子發曰認物之歸為己有者必驕驕則亢滿自大復為累矣有大者不可以盈全以理論惟理可以維勢鄧伯羔曰謙者居有之道也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豫次謙而必從有大說來惟滿而不溢然後見其能謙耳豫之為

下繫說統

卷十二

三十五

言所謂無疆惟恤無疆惟休者葉爾瞻曰謙之平施便是順動故天下必豫
按同人至豫一既見致治保治之道歸到君心上却同人者公好公惡不拂天下之心謙者畏天勤民不恃天下之有豫則常保其有而樂以天下知有大者不可以盈一句是此段中開紐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
此豫以下之悅豫言與上不同民心悅而後從之故受以隨而以喜隨人不是出於勉強驅迫正欲相與以有事取有事從喜字生來附朱子發曰臣事君子事父婦事夫弟子事師非樂於所事者其肯隨乎

○蠱者事也

其說古字合

項安世曰蠱者壞也。物壞則萬事生矣。事因壞而起。故以蠱為事之先。○按有事當主好一邊。說古所謂明良喜起以成功者。又有謂以喜說隨人依阿者。則其勢必至做壞而有事者。亦通游讓溪曰。隨生於豫和樂之應也。蠱生於隨。宴樂之漸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韓康伯曰。可大之業。由事以生。故因蠱之事而後有臨之大。彥陵氏曰。宇宙大業。大經濟必非陰柔委靡者所能建。臨以二陽浸長。故以可大之業期之。臨者大也。

下繫說統

卷十二

三十六

石鏡山房

項安世曰。臨不訓大。大者以上臨下。以大臨小。凡稱臨者皆大者之事故。以大稱之。典豐者大也。大異。○張南軒曰。二陽進而四陰退。駸駸向於大矣。荀爽曰。陽稱大。以人品言。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物大之大。指功業上說。陽明主事。巍然煥然。天下之耳目一新矣。豈不足以動其瞻仰。○吳臨川曰。物之小者。在下視之而不見。必大而後可以觀也。以臨卦二陽之大。反易其體。則大者在上矣。故為在下。四陰之所觀。張南軒曰。天下皆山也。惟泰山可觀。天下皆水也。惟東海可觀。程啟承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以天道臨人。所以大而可觀。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

姚承菴曰。臨以陽勝。有光明正大之義。凡政治光明正大。便足為觀於天下。故曰物大然後可觀。政教足觀於天下。天下胥歸大一統之治。誰得而間之。故曰可觀而後有所合。彥陵氏曰。功業至於可觀。然後終有事者之局。然窮其始。君必以豫而後能致人之隨。臣必喜於隨而後能樂於有事。信乎欲大有為於天下者。要在明良道合耳。○按豫必有隨。至此為一段。落俱在治功上說。以喜隨人者。必有事。一句。此段中關鍵。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此主文。賁說。苟合二字妙。凡物之所以不散者。在合而所以保其不散者在合之不散。苟合則賁而易離。必以賁而飾之。賁者所以約情之流而使之合。以禮也。禮子瞻曰。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所謂合也。直情而行之。謂之苟。禮以飾情。謂之賁。苟則易合。易合則相齟齬。易離。賁則難合。合則相敬。敬則久矣。故觀而後得合。又不可苟。以禮飾情。合斯不苟也。

下繫說統

卷十二

三十七

石鏡山房

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姚承菴曰。賁者文明以止之。謂飾也。此飾字。是人之所不可少者。不好全在一致字。亨即亨嘉字。亨本是極嘉的。禮之實也。致飾其文。則禮之實漸漓而無復存。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以剝。鄭孩如曰。亨者通也。文者所以行吾之意。而通於彼此之間者也。徒文而

無實則亦不能通於人而亨。盡矣。物極必反。氣運固當自復而所以轉移其間者則聖人亦有微權焉。

○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文勝戒質。故剝質極反本。故復。姚承菴曰。剝者剝也。句屬上。文是禮實之剝。屬下文。是陽氣之剝窮上反下。枝葉摧而根莖萌也。徐

魯齋曰。自賁而剝。以人事言。自剝而復。以天道言。

按自賁至復為一段。落主文質之運說。質勝則宜濟之以文。文散則又宜救之以質。致飾則亨。盡矣。句。是此段之開紐。○自屯蒙至泰。是聖人整頓初闢之乾坤。自否至賁。是中古以後聖人整頓再闢之乾坤。

下繫說統

卷十二

三十八

石鏡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死矣。

復則不妄。要味一則字。復就是不妄。所謂辨於物也。真妄必無相雜之理。余氏曰。自有事而大大而可觀。可觀而合。合而飾。所謂忠信之薄而偽之始也。故一變而為剝。剝而復。則真實獨存而不妄矣。

○有元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程敬承曰。德誠為本。無妄誠也。故可畜。聚其德而至於大。朱子發曰。前曰比而後畜。其畜也。小。惟無妄然後物物循理。乃可大畜。間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

可字極妙。聖賢要在所養。中心有妄。所畜皆非。即欲養而成其為聖賢也。得乎沈德培曰。畜不過一塊朴。誠更須調養。養乃勿忘勿助之功。彥陵氏曰。玩然後二字。可見養又從畜來。聖賢無空虛之學問。

○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程敬承曰。其畜也大。故其動也亦大。不懼無悶。要自涵養中來。非矯矯於意氣者也。游談溪曰。復以誠之識以畜之。頤以養之。曰畜曰養。皆誠也。本末兼焉者也。夫然後誠與才合。而大過人矣。彥陵氏曰。畜本於大。君子何患無運用之才。聖人且戒之曰。不養則不可動。動又必本養來。信乎才與養合。而後成其大也。不然。躁率以

下繫說統

卷十二

三十九

石鏡

還。不。缺。則。折。其。為。才。也。亦。小。矣。

按自復至大過為一段。落專主聖學上說。聖賢無支節之學問。故始於能復。而後其體立。聖賢又無空疎之學問。故終於可動。而後其用行。此一段當以復則不妄矣。句為綱領。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

姚承菴曰。上云大過由所養而動。世視之為大過。而事實中也。此云終過則惟求其過而不反於中。是過之大者。○按此主行事說。過字作恃才過動看。人若過於恃才。畢竟做不去。而陷於險矣。故君子貴中。

○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管子曰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得出為離游談漢曰陷必有所麗而後才有所施可以扶危拯弱而不終陷也彥陵氏曰麗作附麗解如云有所憑藉而後險可出耳不是依附於人之說餘沈德培曰坎離相資水火共濟此天地間一大局也故為上篇之包裹云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後有男女然後有夫婦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此明下經所以首咸之義有父子則生齒日煩矣於是有統治役而為君臣上下比君臣又廣蓋有君臣則尊卑貴賤緣分而定在下繫說統

卷十二 四十一

在皆有箇上下之制矣上下既明自然有禮義以節文之禮義非緣上下而始有實因上下而後行故錯字男女以上和夫婦之所自來父子以下明夫婦之所由致是見夫婦所繫之重項平卷曰上下既具則拜趨坐立之節形而官室車旗之制設其行之必有文故謂之禮辨之必有理故謂之義禮義者非能制為人倫也亦有人倫而後禮義行其間耳楊止菴曰萬物凡雌雄牝牡莫非男女非生萬物之後方有男女也男女者謂交道以成形化之始自是以形生形是為父母揚龜山曰乾坤萬物父母咸恒人之父母上經終曰離者麗也咸恒陰陽相麗而合則父母之道生焉故咸受離離始乎下經也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楊止菴曰下經首咸陰陽相麗為夫婦夫陽主倡婦陰主和陰陽倡隨之義象天陽地陰相交至久不變而後陰陽之大義以立故曰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提出一道字可見天不地不生夫不婦不成相頌之至王教之端故詩以閔睢為國風之始而易於咸恒備論禮義所由生也

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此又借恒之名泛論物義若夫婦之道豈可以不久韓康伯曰夫婦之道以恒為貴而物之所居不可以恒宜與世升降有時而遯也○林性之曰久受尊名則有不祥之患久於祿位則有取禍之

下繫說統 卷十二 四十一 石鏡山房

機此物不可以久居其所也楊止菴曰久居其所者必至於執一能以變通退也者是變通於久居之後者也此是功名遂而身退之義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彥陵氏曰壯從遯來故是吾道盛衰循環之運然既遯之後其氣淹鬱不伸非陽明剛正之君子不能發舒其氣而昌其運也惟大故壯此大壯所以次遯之故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終字作徒字解朱子曰不但如此壯而已又更頂進一步謂進而相與以有為建功監績斯不為徒壯也姜廷善曰大壯在遯之後

○晉之前介乎進退之間退而方止而未進者也

○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

○蔡虛齋曰進而不已則知進而不知退必致傷矣蓋消息盈虛天運然也四時之序成功者退

○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閻彥升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明夷之傷豈得不返於家人乎

○按自退至家人為一段落主仕進說中又分二段晉者進也截上

○是因君子之退而許其必進下是因君子之進而戒其當止附別

○鄭孩如曰夫婦之終為父母父母既老乾退西北坤退西南矣此

○下繫說統 卷十二 四十二 山石鏡

○亦不久居其所之義父母退避長子壯而用事大壯者震長男承

○乾之卦十既壯當晉代父任故受之以晉恃壯過晉必有傷必反

○其家欲其修身齊家而後可以治國平天下也自咸至此一意相

○承以後方推出別意而亦自家道說起蹇難必起於家道之乖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

○把家道說起推開世道上却家道之窮由治家無法來身不行道

○則家法為然情義必然乖離雖至於父子夫婦不相親愛矣所以

○次睽也姚承菴曰有孚威如正家之道乎與威不立家道之窮也

○法不能行之謂窮

○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

○人心各懷猜忌則必至於互相戕賊而後已所謂乖氣致殃也

○陵氏曰夫以一家之乖異遂釀成世道相戕相賊之禍君子奈何

○不謹其所始○項平菴曰屯曰難蹇又曰難者卦皆有坎也然屯

○動乎險中行乎患難者蹇見險而止特為所阻難而不得前耳非

○患難之難屯以經綸治之蹇以反身修德治之

○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

○患難必有解散之理此天運也責在乎解之者耳程敬承曰反身

○修德正己可以正邦難直可迎刃而解矣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彥陵氏曰解難之法最忌躁急緩正所以善用其解者也何謂必

○下繫說統 卷十二 四十三 山石鏡

○有所失蓋緩用於難未解之先是謂和緩之緩可以平天下煩擾

○之害緩用於難既解之後是謂急緩之緩適以開天下叢脞之端

○損字作損壞之損解眼必有所失說來或曰損之法使過有喜故

○可以治其緩之失更詳之

○游謙溪曰過險難則思拯濟出於險難則生懈怠人情倚伏之機

○君子畏之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彥陵氏曰損益二卦俱加不已二字蓋損益盛衰之始也惟到不

○已地位損自有受益之地益自有必決之機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

朱子發曰益久則盈盈則隄防必決。○鄭孩加曰益損夫三卦如以理學言人欲日損則天理日益益而不已宏中肆外溢決而流布矣以國事言漢文帝日減省而國家富庶此損之必益也唐德宗瓊林大盈日盈日益而有奉天之難此益之必決也姜廷善曰損繼以益深谷為陵之意益繼以夫高岸為谷之意按自睽至夫為一段落主世道說可以見盛衰循環之理然必從家道說起者天下國家之本在家也此段當以此句為綱領○或以損而不已二段主理學說

卷十二

四十四

石鏡山房

下繫說統
小人也。小人既去則君子之朋必至而相遇故受之以姤。○按夫者決也。句屬上文則沛決之決屬下文則決去之決。始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按決主開遇主合物相遇合然後會聚而成群。君子既聚其勢自然上進乃聚不謂升必聚而上乃謂之升。所謂升世道於大猷是也。乃知君子之升不在身逐其進而濟世安民所以善其聚也。不然即互相援引其不貽朋植黨立之誦者幾希。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蔡虛齋曰升而不已必困亦是知進而不知退之類困乎上者必

反下前既不得遂其進勢必退却也。此井字只取在下之義下井字方就井道言。妻廷善曰井有養道焉。猶言困竭者就井取汲以養。或曰不得乎人而反諸己猶之澤無水而濬井也。兩解俱有見。按自姤至井為一段落主君子進退說。彥陵氏曰夫始必決小人而後成。遇何其難也。而繼之受困反在於升則又何必小人之中傷而諸君子有競進一念則互相排擠之禍起矣。君子可不善其遇乎。○此段當以聚而上者謂之升為關脈。上是叙君子所以相聚之故。下叙君子所以受困之故。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此主變法說。朱子發曰井久則穢濁不食治井之道。革去其害井者而已。

卷十二

四十五

石鏡山房

下繫說統
革物者莫如鼎故受之以鼎。變易成法非操天下之重權不可故以鼎次革。○韓康伯曰革去故鼎取新既以去故則宜制器立法以治新也。鼎所以和齊生物成新之器也故取象焉。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按鼎者宗廟社稷之重器主之者將以事天地承宗祧不可不慎故必主之以長子然後人倫正而天理得。可以致天命人心之助。高廢嫡立庶則爭端起而大亂作矣。此天下國家之大計故於此發之。○提出長子二字所以正名定分也。

按革鼎震三卦自為一段落從革說來者主繼體立極之君說主
器者莫若長子句又是下經一大綱領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
以終止故受之以漸

氣機之運如環無端動靜相生秉承之理故震而繼之艮動極復
靜也艮而繼之漸靜極復動也此以造化流行看程敬承曰以艮

為止止於其所所以養其動也以漸而進進得其序所以善其進
也程清溪曰天行至艮而止一歲生成之終終於艮始於艮也故

受之以艮艮者止也天行無可止乎哉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
於穆不已天之所以天也

下繫說統 卷十二 四十六 石鏡

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故受之以歸妹

沈德培曰學問最忌躐等漸進不已必有義理歸宿之地人必抵
家方有位處假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再無去處了這便是得其

所歸夫子特借歸之一字以論其序非以明卦旨也○或主仕進
說進必有傷者先以壯也進必有歸者先以艮也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

學問得所歸宿則德業至於自然盛大此亦借歸字以泛論致豐
之由非取歸妹義○或主君道說朱子發曰大有次同人者處大

之道也豐次歸妹者致大之道也

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大於所得所歸可見學問要在源頭處探討若只將意見去馳騁
反將本來固有的失去雖借名理為托宿終非居之安的道理故

受之以旅○或主君道說窮大者尚大也失其居謂喪其安止奮
業也如富貴之極而驕驕則敗而失其所有矣唐明皇宋徽宗

是也諸子相曰得所歸者必大得人者昌也窮大必失其居獨寡
旅也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
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中無實得必托而不安涉獵者無味自然下沉潛工夫故巽巽者
入也人心既能深入於理則理與心融而說矣故受以兌兌者說

下繫說統 卷十二 四十七 石鏡

也夫既說知則根心生色而醉而益骨故又受以渙

姚胤昌曰義理不深入不能得其趣苟能虛心遜志以入之則不
覺意味深長旨趣雋永而說矣說不過與義理淡洽久之將天機

泮渙意氣舒暢直到手舞足蹈而不知地位了故曰說而後散之
說即深造自得之機散則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之謂也○程子曰

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義韓康伯曰說不可偏繫
故宜散渙者發暢而無所壅滯

按自漸至渙為一段落俱主學問說彥陵氏曰此段頭緒甚多當
以意會若只主學問說以得其歸者必大一句為開細漸是非

其致大之由旅是防其窮大之弊巽而後入入而後悅正指出學

問歸宿的功夫在沉潛上做起不在虛是意見到說而後散地位
所謂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統見有源頭的大學問

漁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此段主治法說渙者離也人心放逸而無所統紀則離惟制節防
關可合其離而為一節非徒制其外而已也誠實之念溢於制節

之中使天下亦誠信於制節而不過是善合其離之道也故受之
以中孚然事有權宜信難執一若自有其信則以信自負而果於

必行則與人情未免拂戾而以小信妨大信者有矣故受以小過
姜廷善曰受之以節謂有禮制乎其間而將有以合其情非若睽

下繫說統 卷十二 四十八 石鏡山房

之乖也節者制之於外乎者信之於中節得其道而上能信守之
則下亦能信從之矣所謂節而信之也○項平菴曰有其信猶書

所謂有其善言以此自負而居有之也自恃其信者其行必果而
過於中程敬承曰此過字在字上猶論語所謂經也韓康伯

曰有其信則失貞而不諒之道而以信為過故曰小過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體之具者用必周有過人之才者方能濟事韓康伯曰行過乎恭
禮過乎儉可以矯世勵俗有所濟也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此又以氣運說既濟物之窮也然物無終盡之理萬古此天地則

萬古此氣化萬古此氣化則萬古此人物不以既濟窮也故受以
未濟未濟則未窮有循環不已意生生之謂易也故以此終焉終

首篇乾坤之義也○傳曰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無不
已之理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以未濟終焉未濟則

未窮也○窮則有生之義程敬承曰以未濟終畢竟無終意
所謂終則有始也愚觀六十四卦始於乾而乾却無首終於未濟

而未濟却無終未濟還須濟留此一段未完之局於天字此易道
之最妙入神處

陸庸成曰昔周氏就序卦以六門往攝第一天道門第二人事門
第三相因門第四相反門第五相須門第六相病門如乾次坤泰

下繫說統 卷十二 四十九 石鏡山房

次否等是天道運數門也如訟必有師師必有比等是人事門也
如困小畜生履因履故通等是相因門也如遯極反壯動極反止

等是相反門也如大有須謙蒙釋須養等是相須門也如賁盡致
剝進極致傷等是相病門也

胡雙湖曰乾坤天地也坎離水火也以體言也咸恒夫婦也既未
濟水火之交不交也以用言也上經以天道為主具人道於其中

下經以人道為主具天道於其內三才之間坎離最為切用日月
不遇寒暑不成矣民非水火不生活矣心火炎燥而不降腎水涸

竭而不升百病侵陵矣故上下經皆以坎離為終焉

雜卦傳

張敬夫曰序卦所以言易道之常雜卦所以言易道之變此古有是言也殊不知易之雜卦乃言其卦畫反對各以類而言之非雜也於雜之中有不雜者存焉項平菴曰有序必有雜序者天地之定體雜者天地之大用也有序而無雜則易之用窮矣故以雜卦終之此既濟之後終之以未濟之意也

乾剛坤柔

此主造化言純陽故確然而剛純陰故隕然而柔或曰乾剛德用事君臣皆主健以御天坤柔德用事君臣皆守順以應地

比樂師憂

得衆而道可大行故樂統衆而機難預測故憂閻彥升曰比順動

下繫說統

卷十二

五十一

石鏡

故樂師行險故憂種子瞻曰有親則樂動衆則憂揚止菴曰比自師而變樂從憂生其樂宜也所謂樂以天下者也師自比而變憂從樂生其憂宜也所謂憂以天下者也

諸子相曰剛柔者質也樂憂者情也與求者事也剛柔立天地之位樂憂分治亂之形與求明上下之分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陳思獻曰以我臨物有威德被及之意故為與物來觀我有專心仰慕之意故為求程敬承曰以臨為與以觀為求保敬臨所以吉也以觀為求求以中正下觀所以化也

姚承菴曰居上臨下曰臨有與之義然與所以應其求自下觀

上曰觀有求之義然求所以視其與臨觀以義言者其義當如此也二或字甚活二義原自倂其中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不失其居猶云未離故地謂未出險也才足見而時猶居險行於難行也氣本雜而功能自著明於難明也或曰此主人心說上是雖動而未嘗不靜下是雖幽而未嘗不顯程敬承曰見者乾坤初變物之始見故曰見不失其居謂動乎險中而能固守不失其所居之貞也屯雜亂晦冥蒙以屯變故蒙曰雜雜而著者外陷險則幽暗內艮體則光明也所謂屯而未出乎險蒙而可以致亨是也震起也艮止也

下繫說統

卷十二

五十一

石鏡

此主化機說起止要見發端極致意云動靜未精且須主陽說震是陽起於下艮是陽止於上也或曰震動於下有昂發興起之意艮止於上有寧謚靜止之意指聖學說

損益盛衰之始也

損下益上雖未衰也而衰之機於此乎兆損上益下雖未盛也而盛之機於此乎兆故曰盛衰之始或曰損之極必漸益為盛之始益之極必漸損為衰之始

大畜時也無妄災也

止健者得其機會福之出於偶然者也吾無致災之理而災因之禍之出於適然者也沈德培曰偶獲之福不足喜當思所以杜其

萌。偶。值。之。災。不。足。懼。當。思。所。以。善。其。動。○。余。息。齋。曰。止。有。靜。中。之。得。故。大。畜。曰。時。動。有。慮。外。之。失。故。無。妄。曰。災。

萃。聚。而。升。不。來。也。

萃。順。以。說。同。道。相。聚。於。下。而。未。往。升。巽。而。順。同。德。共。升。於。上。而。不。

來。或。曰。萃。有。聚。而。尚。往。之。義。升。有。往。而。不。反。之。義。

謙。輕。而。豫。怠。也。

謙。者。抑。然。有。以。自。下。視。已。常。輕。敬。心。也。豫。者。侈。然。肆。於。民。上。自。處。

常。怠。肆。心。也。豫。作。逸。豫。之。豫。解。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噬。去。頑。梗。刑。教。也。反。取。質。素。禮。教。也。或。曰。食。色。人。所。不。免。頤。中。有。

下。繫。說。統

卷。十。二

五。十。二

石。鏡。山。房

物。故。曰。食。賁。尚。質。而。不。尚。飾。故。曰。無。色。○。程。敬。承。曰。去。有。間。而。歸。

無。間。治。之。順。也。去。有。文。而。歸。無。文。化。之。成。也。

兌。見。而。巽。伏。也。

此。以。人。心。寂。感。言。當。又。以。陰。為。主。兌。悅。外。見。和。順。之。氣。積。中。而。發。

外。巽。入。內。伏。深。潛。之。思。退。藏。而。淵。密。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上。下。相。交。而。無。故。故。無。所。用。飭。上。下。不。交。而。有。故。則。不。可。不。飭。守。

成。中。與。惟。其。時。而。已。矣。項。平。菴。曰。隨。以。無。故。而。偷。安。蠱。以。有。壞。而。

脩。飭。故。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也。

剝。爛。也。復。反。也。

此。以。陽。道。消。長。言。剝。則。生。意。潰。爛。而。歸。於。無。復。則。生。意。復。萌。而。反。於。有。凡。果。爛。而。仁。生。物。爛。而。蠱。生。木。葉。爛。而。根。生。糞。壤。爛。而。苗。生。皆。剝。復。之。理。也。

晉。晝。也。明。夷。誅。也。

此。以。世。道。汗。隆。言。晉。者。文。明。之。候。明。夷。者。雜。亂。之。秋。程。敬。承。曰。明。

一。也。晉。上。明。而。下。順。麗。乎。明。而。顯。於。時。所。以。為。晝。明。夷。內。明。而。外。

順。晦。其。明。而。蒙。於。難。所。以。為。誅。知。明。夷。為。誅。則。知。晉。為。晝。矣。

井。通。而。困。相。遇。也。

陳。定。菴。曰。井。則。養。物。不。窮。而。其。功。上。行。是。君。子。之。行。道。以。濟。時。也。

困。則。以。剛。遇。柔。而。為。柔。所。制。是。君。子。之。見。制。於。小。人。也。葉。爾。瞻。曰。

下。繫。說。統

卷。十。二

五。十。三

石。鏡。山。房

澤。及。於。物。不。求。通。而。通。德。揜。於。邪。非。所。遇。而。遇。以。通。與。遇。為。反。對。

則。遇。為。相。抵。而。不。相。通。之。象。

項。平。菴。曰。自。乾。坤。至。此。三。十。卦。止。與。上。經。之。數。相。當。而。下。經。亦。以。

咸。恒。為。始。以。此。見。卦。雖。以。雜。名。而。乾。坤。咸。恒。上。下。經。之。首。則。未。嘗。

雜。也。

咸。速。也。恒。久。也。

程。敬。承。曰。天。下。和。平。其。感。速。也。天。下。化。成。其。道。久。也。又。曰。虛。以。受。

故。速。方。不。易。故。久。又。曰。無。心。於。感。為。咸。成。之。速。也。妙。在。無。心。耳。不。

膠。於。常。為。恒。恒。之。久。也。妙。在。不。膠。耳。此。主。王。道。說。○。按。感。道。隨。時。

即。通。故。曰。速。常。道。萬。世。不。易。故。曰。久。咸。非。訓。速。恒。非。訓。久。蓋。咸。必。

有性可以

遠恒必久也
 渙離也節止也
 渙風散水故離節澤防水故止一則分崩離析無所統一而不止
 一則議禮制度有所防範而不離主民心說
 解緩也蹇難也
 已免於險利用夫緩寬舒之政也方在於險當思其難艱難之慮
 也
 際外也家人內也
 外則情意不相維繫內則恩義自相聯屬外猶言外之也非內外
 之外以情之親疎為內外也徐進齋曰情義乖離者疏而外恩誼
 下繫說統
 卷十二
 五十四
 山石錄

陽之方壯懼其銳進而失防陰之道故戒君子以止而不進陰之
 方長慮其遂進而肆害陽之心故又戒君子以退而不進一則使
 之止於方盛一則使之退於方衰無非為君子謀耶○吳臨川曰
 大壯四陽進而消陰遯二陰進而消陽慮後陽之恃其壯故不欲
 九四之進而欲其止慮前陽之不及遯故不欲六二之進而欲其
 退也
 大有象也同人親也
 所有大者萬邦帝臣而曰衆與人同者民腹心戴之而曰親衆則
 其勢大親則其心一○潘雪松曰大有同人皆以離之中爻為主
 在上則人歸於我是故謂之衆在下則我同乎人是故謂之親
 下繫說統
 卷十二
 五十五
 山石錄

淡洽者親而內
 否泰反其類也
 否大往小來泰小往大來故曰反其類葉敬之曰解緩蹇難內外
 皆到以水為體際外家人內內外皆柔以火為體解際似渙蹇家
 人似節一離一止一緩一難一外一內正否泰之相尋而相反故
 次之曰否泰反其類也
 解潘雪松曰際外家人內皆以離卦言也火在外則氣散火在內
 則神凝治身治國一也否泰之相反亦在內外之間皆以乾言也
 乾在外則否乾在內則泰乾者國之君子身之陽氣也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單去故也取新也
 在治道上說去故者革其積習之陋取新者布以維新之化項平
 菴曰革以火鎔金故為去故鼎以木鑽火故為取新革以釐弊剔
 蠹為義鼎以改觀易慮為義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小者之過乃謂之過若過之大是罪惡而非過知中心之孚乃謂
 之信若外之孚則色取而非信知或曰小過即謂之過君子不可
 忽於小中孚裁謂之信君子不可貳於中
 豐多故親寡旅也
 明動相資則日事更張而故多窮大失居則喪家亡國而親寡葉

爾瞻曰。盛時多故。處事豈容過恃。外寓寡親。處人不在尚合。解別。潘雪松曰。以多故對寡親。則故非事故之故。凡物之情。豐盛則故。解。合。羈。旅。則親。成。離。離上而坎下也。

潘雪松曰。乾陽而在上。坤陰而在下者。陰陽之定體。如人之首上而腹下也。離女而在上。坎男而在下者。陰陽之精氣互藏其宅。如人之心上而腎下也。是故腎之精升而為氣。則離中之陰也。心之精降而為液。則坎中之陽也。火陰物也。而附於陽。故炎上。水陽物也。而藏於陰。故就下。然則日為陰乎。曰。日則陽矣。而日中之精則陰之神也。月則陰矣。而月之精則陽之神也。故曰離上而坎下也。

下繫說統

卷十二

五十六

石鏡山房

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小畜以一陰當眾陽之衝。欲止之而不能止。寡不敵眾也。履以和說躡剛強之後。欲進而得遂其進。柔能制剛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事莫善於需。不輕進。常安。事莫不善於訟。不相親。常爭。○需訟皆主乾言。以健而遇險。故不進。天與水違。行故不親。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剝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依蔡氏更定。大過反頤。一顛一正。既濟反未濟。一定一窮。歸妹反漸。一女之終。一女之始。姤反夬。一陰長。一陽長。不必更定。

潘雪松曰。自大過而下。特皆以男女為言。至夬而明之曰。君子小人。所以明陰陽消長之義。大過者。亂之極也。亂之原。必起於姤。姤者。小人之初長也。漸者。小人之窺伺君子也。頤者。君子遭變而自養也。既濟者。君子之善處小人也。歸妹者。小人之遇合也。未濟者。君子之失位也。聖人作易。示天下以無終窮之象。教人以撥亂反正之法。是故原其亂之始。生於姤。而極其勢之上。窮於夬。以示微之常。防盛之不足。恃自夬而乾有終。而復始之義也。○或問頤何以見得遭變自養。曰。卦氣在大雪之後。冬至之前。既濟何以

下繫說統

卷十二

五十七

石鏡山房

見得善處小人。曰。三陰三陽各當其位。過本末俱弱。不勝重任。而顛始一陰始生。而遇中。有出於期望之外者。柔遇剛。遇字最善。之善。用其知惡處。漸女歸待男之俗禮。而後行。是進之以漸者。頤所養皆正。乃頤道也。既天下事大定。無復有蕩搖處。方名為既濟。歸女得所。歸則有終。濟事。系男子任三陽失位。男自窮。何以濟。潘雪松曰。既濟六爻當位。未濟三陽失位。皆主男而言。水能留火。故定。火不能留水。故窮。陰陽不交。而陽獨受窮者。生道屬陽。死道屬陰也。夬剛正為君子之道。柔媚為小人之道。此盛長則彼憂。而不得舒。時胥天下而為君子矣。此等世界。其鼻夔稷契之在位。而四凶投竄之時乎。夫子繫易而終之。以此

欲使天下有治而無亂有君子無小人也聖人之情見乎辭其扶世立教如此

胡雲峰曰自大過以下本義謂卦不反對愚切以為雜物撰德非其中爻不倫此蓋指中四爻互體而言也先天圖之左互復頤既濟家人歸妹睽夫乾八卦互姤大過未濟解漸蹇剝坤八卦此則於右取姤大過未濟漸四卦於左取頤既濟歸妹夫四卦各舉其半可兼其餘矣是雖所取不能無雜蓋此謂雜卦而互體又其最雜者也上三十卦終之以困柔陰剛也下三十四卦終之以夬剛決柔也柔陰剛君子不失其所亨剛決柔君子道長小人道憂矣然則天地間剛柔每每相雜至若君子之為剛小人之為柔決

下繫說統

卷十二

五十八

石鏡

不可使相雜也雜卦之未特分別君子小人之道言之聖人贊化育扶世變之意微矣

沈德培曰序卦傳後物不可窮也故以未濟終焉此則應之以未濟男之窮也既濟不可窮又留未完之局以示千古之寥廓今未濟不可窮又說君子小人消長之局以見人力之挽回傳中又云否泰反其類道長道消又兩見於否泰之彖將一決字示主世運者一刀兩斷無滯恐狐疑之意此聖人之苦心也○或曰雜卦始於乾終於夬夫之一陰決盡則為乾也乾則元也故夫終貞始元所謂貞下起元所稱貞元之會如此

全經汪都山曰上經首乾坤天地之大開闢也自屯蒙以次相承

氣運漸開世道漸變至於泰否乃造化一大交會也自同人大有於坎離又人道一大交會也首乾坤萬物之大父母終以離天地之大索齋也下經首咸恆人倫之有夫婦亦乾坤也至損益人事之有興衰亦否泰也至震艮人心之有動靜亦剝復也而終於既未入情之有離合亦坎離也上經乃一陰一陽交會之大端下經乃陰陽一消一息千變萬化交會之節目合而論之天地父母之尊也坎離夫婦之別也震艮兄弟之義也巽兌姐妹之序也天尊地卑君臣之道也六子用事六卿分職也

下繫說統

卷十二

五十九

周易古本全書序



鴻烈曰有形埒者天下共見之
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以形
相勝者也法之曰一國之市不
勝異意必立之平一卷之書
不勝異說必立之師聖人之書
之行天也天其少變乎而傳書
不果人以巫教六經惟易其傳
最遠而附會假託與焉如氏治
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鵲盧人而
醫多盧崑崙策而宛多石
書二百洞庭之藏去滋也其

理最總淨精微而信想穿
鑿與焉百意不一致而三四為
法或夢人之喻噬象者之重
譯宛若之神謔無者也其用
最錯綜變化而音字寬瑣與焉
辨則非馬恠則虞初空則貝典

雜則釋官或詰屈贅辱或刻舟
求刻或盡蛇漆足無益也至于
卜筮制舉業而愈無以見易矣
治易者有章句有傳有注有集
注有義疏有論說有類例有譜
有考正有數有圖有音有擷

為蔡夢叔部李維寧統彙編
 輯其大綱三曰彖辭曰象數曰變
 占而彖辭之目八曰古易曰辭會
 曰明彖曰釋名曰詳易曰玩辭曰誤
 異曰易派象數之目八曰圖書象曰
 圖書數曰總論曰畫象曰三易曰
 廣象曰觀象曰衍象變占之目十曰
 著象曰之象曰反對曰變例曰小
 成曰觀象曰不卜曰玩占曰卜筮曰
 法廣六卷備矣諸訓亦解誤一
 事一義之善悉采拾以折衷於
 經傳陰陽協中正統精闡生靈所

不入而生之之理始較然明著東面
 而望不見西墻南面而視不覩北方
 惟無以備則無以不通故稱金書
 以此右經傳別行自費長翁以傳
 解經鄭康成以彖傳連經文之補
 嗣以彖傳移綴彖辭之後宗呂汲
 公王原叔晁以道李與巖呂東
 萊朱文公皆病其非古而相沿
 未改惟寧正之牛蹇羸頤六骨
 也而世弗灼必罔吉凶於龜者以
 其歷歲久矣故稱古本以此昔
 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不言易曰

繼我數年以學可去大過幸編
三統錢鏡之所遊志時敏如生後
道小生也易之教漢儒林傳魯
商瞿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底
授田醜之授孫虞之授齊田何其
後進相授受五十餘人約有數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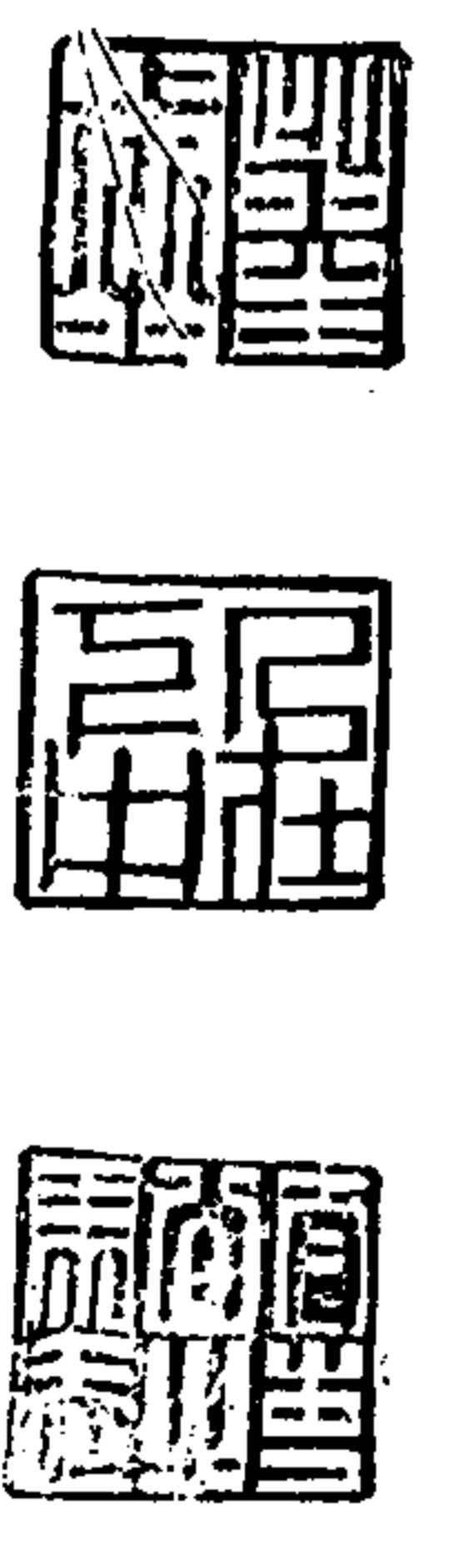
序 五

要之言易者存田何齊魯人得
孔子真傳而末流為施孟梁學
為張趙學為翟孟白學為士
孫鄒術學為京氏學為高費
學為瀋亂矣孔子曰通天地人
曰儒易具三才非魯國之儒一

人其孰與歸諸儒不文析字煩
重碎辭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
師而非生古黨同門而始道真
于易何有維寧生百世之下而
會百家之言擇精語詳期無
悖於孔子家近齊魯夫者所

序 六

受之也
明易學大典與漢興田何同
稱儒林首功矣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撰



古易彙編敘

國家額士以經表經以詁而
海內士之帖括者如農之
時望絨里年終而亦經以未
有明也而策少以易且用
以博一第乃其時直而三

序

二

六書之何物先之復之何
語陰系純且博結以概之則志
十九年之高聖而後得儒以易
一其說今所難可證在如進
之易林系方之下宜按而進
能信終不忒也余儒宗五即

陳某則以漢之國力大拉
理而而道為家如之傳詁而
占臨以迄於世而用則其
善澤也古而學寺隆師承
六書詁而致之矣宋法澤而
為即授受不課或遺物而
善乎友學在之也曰善也

序

三

未之三才不立乎之也
愈悔矣之求明在之也
道之暢益也曰易以余耳目
象進先生之易學也象
果超之書義又有點焉東氏

之曰淄川高氏之為成也名家
而李維寧氏詞會一書也通古
今經學餘論亦未行得在法家
際祥生後家亦備而教生序亦
外文而後家亦生體文之以
習而家亦生之文占雖之難

三

敘述雖之終、乎其之則也確
乎其之授也盡、乎其之之苦
也不久一亦而矣、與家以久
解之而矣、之解其功亦三重
人則祖祿之、而仍於我
家而心之、以素章雖亦之勸

法儒猶覺生隨則尤卓然也
已足編後之傳法生人通古者
大是雖亦拘之靜正之思體
采因不其易後之傳詞之主律不
以在業也雖亦之思乎也且就
其門人湯方來之在傳之乃

四

先木之器、以年之為
噫矣之矣
萬曆壬子秋中日東海友第
高出孩之撰併書



古易彙編意辭集目錄

意辭集

辭會

古易攷

卷之一

經上篇

卷之二

經下篇

卷之三

彖傳上篇

卷之四

彖傳下篇

卷之五

象傳上篇

卷之六

象傳下篇

卷之七

繫辭上篇

目錄

卷之八

繫辭下篇

卷之九

文言篇

卷之十

說卦篇

卷之十一

序卦篇

卷之十二

雜卦篇

目錄上

古易考

焦氏易筮云古易分上下二篇所謂二篇之策也孔子作傳釋經謂之上翼上象傳一下象傳二上象傳三下象傳四上繫辭傳五下繫辭傳六文言傳七說卦傳八序卦傳九雜卦傳十古者經傳各為一書自費直以傳解經而後鄭玄以象傳連經文然猶若今乾卦次序至王弼乃自坤卦而始每卦以象傳移綴象辭之後又以象曰兩字冠之後之人遂不謂之象傳而直謂之象夫以孔子之象傳為象則文王之象辭當復謂之何哉魏晉而下古日遠訛以傳訛至今讀者弗察西漢時六經與傳皆別行及馬融為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為注

十二篇王叔原集前世易說折衷為古易分傳十二卷葉石林云此即藝文志所云十二篇也晁公武依漢田何本分經上下並十翼通為十二篇以矯費氏王弼之失名曰古易李巽巖曰晁氏專主北學亦時采掇呂公書景遷則輯諸家異同或斷以己意篇第則放費長公未辭以前舊本並十二篇為八篇呂東萊依呂仲微篇次取晁以道所正而更定為古易經二卷傳十卷古易賴以大明朱子謂其乃復孔氏之舊也故依東萊古易作本義馬洪常序云易有古經今經之異程子因今經作傳朱子因古經作本義者蓋謂此也我

高皇首定天下易兼程朱列學官則本義古經也永樂間承詔諸儒編輯五經大全乃以本義附程傳而一之始抑古經以從今經而成化間奉化教諭成君矩謂讀易者先本義而後傳乃不求古經而惟倣大全式獨刻本義行于世學者便之至今不見古經則今之本義非復

高皇初頒之本義矣故末學不揣復朱呂更定之古易以矯近世俗儒之失者所以遵

國初之制書也豈擅作乎哉若夫意辭象數變占之集則諸論詳之矣

萬曆壬子冬十月既望清源後學李本固識

周易古本全書彙編意辭集卷之一

清源後學李本固維寧甫述

句曲門人湯泰時方來甫校梓

上經辭會

三三乾下

乾元亨利貞

子夏傳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言乾秉純陽之性故能首出庶物各得元始開通和諧貞固不失其宜是以君子法乾而行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矣李彭山曰凡易中卦爻所主有重於發揚者則但言元亨有重於收斂者則但言利貞惟乾則陽剛不已故四德渾然非若他卦陰

陽有偏勝也

初九潛龍勿用

子夏傳龍所以象陽也馬季長曰物莫大於龍故借龍以喻天之陽氣也初九建子之月陽氣始動於黃泉既未萌芽猶是潛伏故曰潛龍也孔仲達疏易以時為大時在潛便當勿用龍之為物靈變不測此言潛者晦養以俟時也二見五飛皆初之潛者耳程敬承云潛字中凝蓄許多變化端倪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鄭康成注二於三才為地道蓋以六畫卦言之地上即曰也陽大陰小故大謂九以三畫卦言於三才為人道得

六人矣三獨注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於地上故曰有德施周普君之德也田之耕稼利益及於萬物故以為象陸庸成曰遷世曰潛出世曰見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惕地居四音別敬也憂也懼也

康成注三於三才為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三

四皆明人故不言龍下乾終而上乾繼故曰乾乾居下卦

之終有終日而夕之象敬承云合上乾下乾而健以行之

无息不體此乾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于今升曰陽氣在四二月之時四虛中也躍者暫起之言

既不安於地而未能飛於天也四以初為應淵謂初九纂

言曰在田在天皆言其已然故為已定之決詞而稱龍將

躍而猶在於淵蓋言其將然故為未定之疑詞而稱或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康成注五於三才為天道天者清明无形而龍在焉飛之

象也潘雪松述六畫之卦五為天三畫之卦五為人九五

陽氣盛至於天故云飛龍在天蘇子瞻曰飛者龍之正行

天者龍之正處王注以九居五龍德在天則大人之道亨

也夫位以德興德由位叙以至德而處盛位萬物之觀不

亦宜乎楊敬仲曰皆尊仰之之謂見皆蒙其澤之謂利

上九亢龍有悔亢苦根切過也德也正義上九亢陽之至大而極盛故曰亢龍

王子雍曰窮高曰亢今升曰體乾既備上位既終在上戒

益盛而不反必陷於悔劉濂曰陽極盛而陰生龍既飛而思潛故曰有悔時之所宜也潘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亢而有悔龍德之與時偕極而不失其正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楊敬仲曰用九之道雖見於各爻諸陽而不見其為首不

見其為首者潛見惕躍飛亢當其時乘其物斯用之不見

其首也質卿曰无首言龍皆同體无有獨出眾龍而為首

者陸庸成曰乾陽惟能變故亢復為潛終則有始老子曰

隨之不見其首得无首之說矣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

吉易彙編 六二經辭會

東北喪朋安貞吉牝類忍反故音由所也喪去聲

今升曰陰氣之始婦德之常故稱元與乾合德故稱亨行

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若馬故乾以龍稱坤以馬象也坤

陰類故稱利牝馬之貞案乾稱龍坤稱馬見龍馬負圖之

象也盧氏曰坤臣道也妻道也先則迷失道矣陰以陽為

主當後而順之則利崔憬曰西方坤兌南方巽離二方皆

陰與坤同類故曰西南得朋東方艮震北方乾坎二方皆

陽與坤非類故曰東北喪朋以喻在室得朋猶迷於失道

出嫁喪朋乃順而得常安於承天之正故言安貞吉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程傳陰始生於下至微也聖人於陰之始生以其將長則

爲之戒陰之始凝而爲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潘述履初象霜六象堅冰上六象履霜者防龍戰之漸龍戰者成堅冰之禍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象吉以六居二得坤道之正則无私曲故直居坤之中則无偏黨故方敬仲以坤之至與乾之大非有異不習无不利與乾之利天下不言所利同也此坤體合乾之妙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虞仲翔曰以陰包陽故含章地道无成而代有終故无成有終項氏曰六三以陰居陽謂不得位而在上下之交故靜則含章而可以守其貞於下動則從王亦足以發其知

古易彙編

上經辭會

四

於上也象吉三陽德爲章六陰居故含失位故示以可貞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仲翔曰括結也謂坤爲囊變巽爲繩故括囊潘述四重坤之交履非其中純陰无陽當自括結其囊以求无咎无譽陰虛體有囊象重陰結閉有括象

六五黃裳元吉

令升曰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陰登於五柔居尊位若周霍之臣也百官總已專斷萬機雖情體信順而貌近僭擬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然後可以取信於神明无尤於四海也程傳曰婦居尊位女媧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易筮取象于后尤效

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

象吉上六非龍龍者乾也說卦曰戰乎乾戰於卦外故曰野朱綬曰野戰言非常度也含陽而孕長男先天之象侯果曰坤十月之卦乾位西北陰窮於戌窮陰薄陽所以戰也上六道窮即初六馴致之道其積陰非一日也是故君子謹於履霜

用六利永貞

顏鯨義林陰道柔而難常故用六之道在常永貞固是故國有理亂而臣懷不二之心家有廢興而子竭無方之力遇有險夷而婦堅從一之節其義一也項安世曰用九者乾之坤用六者坤之乾乾惟用九故可變爲坤坤惟用六故可變爲乾

故可變爲乾

三三

震下

水雷屯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元亨利貞

程傳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爲盈塞於天地之間潘述乾坤定位混沌初開震爲長子始出用事以濟屯難故屯乃元亨初陽得正所以能濟故利貞勿用者屯難在前不可輕用以往王弼注所謂往益屯也民得主則定震一君而主二民侯象也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張子厚曰磐大石也堅強安固之物桓柱也威武碩大之物初陽剛爲卦主是有元德而堪大任故象盤桓濟屯之

具也屯難之初以陽居下應陰柔險陷之爻未可輕動然居得其正故利於居貞也以陽下陰為民所歸侯之象也故利於建侯周用濟曰初九非自建侯也蓋占得此爻者利見如初九者為侯耳

連音精進說非

六二屯如邇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仲翔曰匪非也寇謂五坎為寇盜應在坎故匪寇陰陽德正故婚媾潘述六二柔順中正初能下之欲得二以為亨屯之助震陽為馬二乘其上故象乘馬馬強人弱故邇回不進班布不前也初非為寇欲與為婚媾耳但二柔中之德守其女子之貞而不許字至於十年之久而終字焉六三即鹿无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古易彙編 六二經辭會

仲翔曰即就也虞謂虞人掌禽獸者二變體坎坎為藁木故稱林中震為麋鹿又為驚走潘述六三居震動之極陰而居三无德而求民心无應而舉濟屯之事即鹿无虞象也趙汝楫曰曰者必夷其險阻虞人設驅逆之車使禽趨田然後有獲仲虎曰幾動之微六三互體艮止故曰不如舍欲其止也曰往吝戒其動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仲翔曰乘三也謂三已變坎為馬故曰乘馬馬在險中故班如也按虞謂三已變坎者互其變卦也初為得民之侯四其正應婚媾之象然初陽四陰彼男此女必待其求然後可往亦貞道也相得故吉濟屯故利

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仲翔曰坎雨稱膏詩云陰雨膏之是也潘述九五剛中居尊處行而施以澤萬方斯其事矣而時方在險掩於上下之陰雖坎在上為雲而不為雨屯膏之象陽大陰小孟康言小貞臣大貞君人臣小而屯膏此有司出納之吝九五大而屯膏則无以收人心而濟大事雖貞必凶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仲翔曰乘五坎為馬震為行長為止馬行而止故班如也九家易上六乘陽故班如无所復承憂難不解故泣血漣如伏離為目牙良為手掩目流血泣之象象言處屯之終三非已應而五在坎中不足歸又去得民之初最遠也故

古易彙編 上經辭會

乘馬班如坎為血卦為隱伏故有泣血之象陸贄互錯也

三三 坎下 山之象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康成曰亨者陽也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中德施地道之上萬物應之而萌芽生教授之師取象焉仲翔曰童蒙謂五我謂二也五陰求陽故童蒙求我二體師象禮有來學无往教蔡介夫曰蒙之所以得亨者以九二陽剛得中善教之也教者无求於學者學者有求于教者而後師保之道尊學者之求教者如叩神明而不瀆者之告學者達其誠心而不以言瀆然後師之言入於心而刑與蒙象者之所利惟貞而已矣楊止齋曰

告音各

試出
極奇
子書反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康成曰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仲翔曰初為蒙始而失其位發蒙之正以成兌兌為刑人坤為用坎為穿木震足艮手牙與坎連故稱桎梏兌為說之應歷險故以往吝小疵也程傳初下民之蒙也發下民之蒙當明刑禁以示之以說其昏蒙之桎梏而革其非心苟專用刑以為治則苟免而无耻故以往則可吝按本義痛懲而暫舍之為正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仲翔曰坤為包應五撻初包養四陰故包蒙吉震剛為夫伏巽為婦以剛接柔故納婦吉二稱家震長子主器者納婦成初故有子克家潘述包蒙者養蒙也明足以達蒙之心包含而遜入之吉也納婦者所以明包蒙之意如納婦焉則吉如此則主德成就有臣成教於國猶有子克承其家也包納二虛能受之象克九剛能任之象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仲翔曰金夫謂二初發成兌故三稱女陽稱金震為夫三逆乘二陽所行不順故曰勿用娶女坤申稱躬失位多凶故无攸利宗義九二包蒙如納婦得亨蒙之道也蒙如六三發之不能包之不可非可納之婦矣六陰象女而居陽乘剛柔暗而躁動女之見金夫不有躬者也如是之人二既勿取上且擊之何以利哉

困蒙吝

王弼注獨遠於陽處兩陰之中闇莫之發故曰困蒙困於蒙昧不能比賢以發其志亦鄙矣故曰吝

六五童蒙吉

仲翔曰艮為童蒙處貴承上有應於二動而成巽故吉也楊敬仲曰六五雖陰而未明而能應亨蒙之主柔順而聽如童蒙然內无知識之蒙外无聞見之雜蒙者之求而有初筮之誠者也故爻莫善於童蒙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潘述上蒙之極教道窮矣陽剛在上能用威者有擊蒙之象蘇子曰三為坎盜而上九應之有寇象擊蒙過當非我為寇乎不利孰甚焉艮土能止坎水有禦寇象但去坎險之為蒙賊者使內惡不萌外誘不入而蒙德成矣蒙之利莫大焉利亨也或曰擊蒙擊三也三陰柔不正心寇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仲翔曰大壯四之五孚謂五離日為光四之五得位正中故光亨貞吉何妥曰大川者大難也須之待時本欲涉難既能以信而待故利涉大川矣仲虎曰乾陽在下皆有所需而九五坎陽在上又為眾所需需而无實无光且亨之時需而非正无吉且利之理初九需於郊利用恒无咎

王弼曰：居需之時，最遠於險，能抑其進，不犯難行也。雖不應吉，可以保常。故无咎。垆外曰：郊平曠，无險之象。令升曰：郊乾坎之際也。既已受命進道，北郊未可以進，故曰需於郊。處不避汚，出不辭難，臣之常節也。得位有應，故曰利用。恒雖小，稽留終於必達，故曰无咎。

九二需於沙，小有言終吉。

潘述：九二漸近乎險，故曰需於沙。荀爽：虞翻皆曰：水中之陽，稱沙。謂與五應也。履健居中，亦未嘗進而需焉，以待其會。雖小有言，以吉終也。象言二何以致言，當是時知其前險者，責之以潔身，知其不陷者，責之以拯溺，而二之終吉，以陽德平行，易以知險，不在下卦之中而能需也。

九三需於泥，致寇至。

慈明曰：親與坎接，故稱泥。須至不進，不趨於四，不致寇害。趙氏曰：水涯之泥，善陷，切近於險之象。四坎陷寇象，三迫於險，居位則然，非致寇者。然才位俱剛，進不顧前，能无窮乎？致寇之云，欲人遠險，如初戒人，即險如三也。

六四需於血，出自穴。

九家易：雲從地出，上升於天，莫不由穴。王弼注：穴者陰之路也。四處坎始居穴者也。潘述：坎為血卦，血陰之傷也。四交坎體而抗三陽之進，抗則傷矣。履傷之地，安柔之分，退伏不動，即為需於血。九三剛進見侵，則避是自穴而出於外矣。血者險難迫切，人所不能安，而安焉以柔，而不說。

九五需於酒食，貞吉。

慈明曰：五牙離坎水在火上，酒食之象。需者飲食之道也。雲須時欲降，乾須時當升，五有剛德處中，居正能帥羣陰，舉坎以降陽，能正居其所，吉。朱子曰：又須是正方吉，如飲酒濡首，則非正矣。纂言曰：酒食者養天下之謂。上六入於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慈明曰：須道已終，雲當下入穴也。雲上升極則降而為雨，故詩云：朝躋於西，崇朝其雨。則還入地，故曰入於穴。雲雨入地，則下三陽動而自至者也。三人謂下三陽也。須時當升，非有召者，故曰不速之客。烏來知德曰：入穴窮幽，望人扶援之心甚切，故喜其來而敬之，終吉者，以三陽至健，知險可以拯溺也。案四變兌穴口在上，故象出上變巽，兌在下，故象入。宗義自陽呼陰曰寇，自陰稱陽曰客。

三三訟上 天水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窒張栗反塞也。康成曰：訟猶諍也。言飲食之會，恒多諍也。潘述：坎中陽實有孚之象，一陽陷於二陰，為窒之象。坎為加憂，有惕厲之象。九二陽中不克訟，有中吉之象。謂有孚而見窒，窒而後訟，訟而能惕，不敢過中，則吉也。上九健極訟終，有終訟之象，則凶矣。九五剛中居尊，為訟之主，有利見大人之象，以剛乘險，以實履陷，有不利涉川之象。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楊誠齋曰初以才弱而位下才弱者有慙忿而无遂心故雖訟而不永位下者敢於微訴而不敢於大訟故雖有言而小不永則易輟小言則易釋所以終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通補吳反七也

康成曰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言至薄仲翔謂與四訟坎為隱伏故逋乾剛在上坎濡失正故

不克也坎為眚潘述九二險體上下二陰皆有正應九二乃恃其剛欲爭有初而與四訟欲爭有三而與上訟是謂以下訟上不勝宜也故曰不克訟而二得下體之中遂能自戢歸而逋避隱伏其身免於禍患周禮憑弱犯寡則眚

之眚削其地也惟九二歸逋以避咎故其邑人得免削地

古易彙編 上經辭會 十二 之青洪覺山謂二上與五敵而五居尊非可敵者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仲翔曰三動得位體噬嗑食故食舊德乾為王二變時坤為事王弼注食所饗也上所施予為德程傳三雖居剛而應上然本陰柔處險而介二剛之間危懼非為訟者也祿

者稱德而受食舊德謂處其素分貞謂堅固自守能知危懼則終獲吉也當是時競功忌能之風熾矣故或從王事則成功不居者貞厲之用心也潘述三本坤之六三因二

變而成訟三守舊德合章不渝自无訟理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渝以朱反

仲翔曰失位故不克訟渝變也不克訟故復位變而成其

為命令故復即命渝動而得位故安貞程傳四履三應初三居下而柔初正應而順无與訟者四雖剛健訟无由與能克其剛忿欲訟之心即就於命革其心平其氣變而為安貞則吉矣潘述羔裘詩云舍命不渝大雅云敬天之渝皆馴變說約曰命天命也乾為天

九五訟元吉

王子雍曰以中正之德齊爭之俗所以訟元吉也王弼曰處得尊訟之主用其中正以斷枉直中則不過正則不邪剛則无所溺公則无所偏故訟元吉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褫收終反

仲翔曰錫謂王之錫命鞶帶大帶男子鞶革初四易位巽為腰帶故鞶帶慈明曰鞶帶宗廟之服上為宗廟潘述上九剛健之極恃高用剛不勝不已終訟者也凶其固然設使終訟而勝尚爭之世或有錫之以命服者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享不崇朝三褫之矣是得亦失也何貴終訟哉

三三坎下 師貞丈人言无咎地水師

何晏曰師者軍旅之名周禮二千五百人為師也康成丈之言長能以法度長於人能御眾有正人之德者崔憬曰子夏傳作大人並王者之師也汝吉曰師眾也禮五兩卒旅具而成師大爭以兵也卦偶多為眾章氏曰師以貞為本一陽為眾所主故為師貞剛中有將帥之道故象丈人

彭山曰丈人剛德宅中可以統羣陰專闢外有功无咎

吉无咎吳因之曰貞者仁義之師丈人者仁義之將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否補美切音師按本義否臧謂不善則否字當讀師九反

程傳初師之始也律謂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也以號令節制為本所以統制於眾不以律雖善亦凶九家易坎為法律左傳師曠吹律聽聲纂言曰師律即人和意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周禮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潘述九二一陽在下卦之中為卦之主所謂丈人也上與五應得闢外之寄以專節制在師中之象剛而得中威和並至乃可輯戎行以戡邦國而有成功故吉而无咎王弼注恩命之加至於

吉易彙編 上經離會 十四 三所以推誠盡禮於將臣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盧氏曰坤為師坎為車馬折首失位乘剛无應尸在車上故輿尸凶矣程傳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為上信倚若或更使眾主之凶之道也汝吉曰三裨將象柔不中正居剛好上欲以其智尸之豈有當哉輿尸眾主也周用齋曰可為輕敵寡謀喪師辱國者之戒

六四師左次无咎

慈明曰左謂二也陽稱左次舍也二與四同功四承五五无陽故呼二舍於五四得承之故无咎仲達疏六四得位而无應无咎不可以行得位則可以處故云師左次无咎

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程傳五君位用師之主也故言與師任將之道丘仲深曰賊盜興於民間戎狄侵於境內此田有禽也故利執言聲罪致討兵出有名故无咎象言帥謂二也弟子謂三五柔不足於斷故有貞凶之戒坤土田象坎豕震鹿為禽二互震為長子三體坎坎震之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慈明曰開國封諸侯承家立大夫也宋衷曰坤為地為方有國象上變艮闕有家象損艮變為坤故稱无家潘述師之終論功行賞之時也大君有命以正功言賞必當功不可差失也六爻出師駐師將兵將將旋師班賞无所不載

吉易彙編 上經離會 十五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 坤下 水地比 坎上 子夏傳地得水而柔水得土而流比之象也夫凶者生乎

垂爭今既親比故云比吉也質卿曰萬物相附則生生民无主則亂故比即吉初筮得坤純陰民象也再筮得坎剛中位尊體元居貞於以作君當天天下之歸而无咎也不寧方來後夫且凶民之比之豈有外哉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在師九反 他滿何反

仲翔曰坤器為缶坎水流坤初動成屯屯者盈也故盈缶終變得正故終來有他吉王弼注處比之始為比之首者也夫以不信為比之首則禍莫大焉故必有孚比之乃得

免於比之咎應在一心无私繫著信立誠盈溢乎質素之器則物皆歸向應者豈一道而來故必有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令升曰二在坤中國之象也得位應五而體寬大君樂民人自得之象潘述內內卦也六二居內處中上應九五當陽之主雖雜羣陰之間而柔順正位克配陽德自有聲應氣求之理故曰比之自內得比之正道曰貞吉

六三比之匪人

王弼注四自外比二為五應近不相得遠則無應所與比者皆非已親故曰比之匪人潘述二四皆陰而內外比皆吉以其承陽應陽故也三亦陰柔不中不正承乘應皆陰

古易彙編

上經辭會

十六

為比之匪人之象

六四外比之貞吉

仲翔曰在外體故稱外得位比賢故貞吉潘述六四以陰居陰履得其位不內應初而外比五故曰外比之貞吉得比道矣案四五非應特以近比所幸顯比為得主耳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仲翔曰坤為邑人誠期約也舍逆譏驅逆在表外者即初也潘述當比之世眾陰皆伏五獨居尊聖作物觀之象陽明為顯王中心无為顯然以元永貞之德親比天下如太陽中天普物照鄰而來者後者皆无容心也其象為王者之田所用者三驅所失者前禽而邑人亦不誠吉可知矣

康成曰... 而射之三則已發軍禮也失前禽者謂舍前來者不逆而射之傷去又不射唯背是者順而射之不中則已足皆所以失之用兵之法亦如之

上六比之无首凶

慈明曰陽欲无首陰以大終陰而无首不以大終故凶也仲翔曰首始也陰道无成而代有終无首凶按上即後夫

三三乾下 風天小畜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畜六反大畜卦同畜音觸

康成曰畜養也程傳聚畜也畜止也止則聚矣以小畜大所畜聚者小所畜之事小以陰故也項氏曰四本象風以其互兌而在天上故為雲案互離伏坎故不雨汝吉曰九

古易彙編

上經辭會

十七

五剛中用事上援同德陽之氣尚往陰之施未行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復芳六反 二爻同

仲翔曰謂逸四之初成復卦故復自道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何其咎吉乾稱道也案逸隱伏也周用齋曰卦以陰畜陽為義爻以自立不畜於人為道初九復自道矣何咎之有小人得而畜之乎故吉

九二牽復吉

彭山曰牽復以一陽之初復者牽連而進也九二陽剛得中非陰柔之所能畜亦吉道也

九三輿輻輳夫妻反目

說文輻輳輳同車下縛木也仲翔曰逸坤為輿為腹至三

成乾坤象不見故車說輻逸震為夫為反巽為妻離為目
火動上目象不正巽多白眼夫妻反目洪覺山曰輻車轆
也按潘述以二下牽初為脫輻互兌為口舌亦相爭之意
三乾為夫四巽為妻初四正應三以近比而妻四四上合
志離目不下視故多白眼而反目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去上聲

潘述有孚孚五也一柔獨立以畜羣剛眾寡不敵能無傷
乎以其巽主位正體虛有孚於五結契以誠不忌其進故
血可去也羣陽疑忌可无惕乎能知憂懼避巽以出不妨
賢路故惕可出也巽德善下能補過也故无咎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攣反 寧相牽繫不絕之名也

潘述四與上合志五與四同體有陰陽虛實相孚之義巽

為繩攣如之象五誠孚四因四以孚三陽向之欲畜而靡
之者咸畜聚而為已有是謂富以其隣乾陽皆五之隣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幾音

案上九居巽之終處畜之極向也陰密雲不雨今變坎而
既雨矣向也陽氣尚往今不往而既處矣此豈一朝一夕
之故哉蓋由上九尊尚六四之陰德至於積滿是以為其

所畜不得不與之和也以坎之與載巽之婦尊尚極矣使
為婦者以是為貞則厲也戒巽也以坎之月對離之日幾
相望矣使為君子者猶有所征則凶也戒乾也易所以兩
致其戒孰非為君子謀乎

兌下

履虎尾不咥人亨咥血聲也

王弼注成卦之主在六三以柔履剛履危者也履虎尾有
不見咥者說而應乎乾也略例雜卦曰履不處也又曰謙
以制禮陽處陰位謙矣按謙者履之對卦也可見謙以制
禮君子之所履也此卦天上澤下尊卑分定人之所履當
如是故曰履人之涉世皆是危機以兌之柔躡乾之剛其
履危矣如尾虎然首不可逆履尾勢順莊子曰虎媚養已
者順也以三之和悅躡五之中正履和而至虎不咥矣故
亨蔡子木曰履虎尾不咥人戒懼之學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上經辭會

敬仲曰履初象未有華飾也九陽在下初心惇固所以為

履者行其素而已所謂不願乎其外也以是而往則達不
變塞故无咎仲虎曰履禮也履初言素禮以質為本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仲翔曰二變成震為道為大塗故履道坦坦潘述九二剛
中履即為道此道甚夷无疑无阻坦而又坦者也內卦之
中象幽人上无應與內心不動人皆擾擾已獨恬如守其
真正而无不吉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於大君跛反
侯果曰牙有離巽離為目巽為股體俱非正汝謀兌為毀
折故稱眇跛案三以履禮之時處多凶之位柔而志剛不

中不正厠羣剛之間互離目也以陰居之則眇而強以為能視互巽股也以陰行之則跛而強以為能履以是履乾之後能无傷乎猶既跛又眇視步不前而為虎所噬也凶矣即此志剛蓋強暴之武人也乃恃其成卦之主欲為五陽之大君焉五陽虎踞各方其能容之乎宜其啞之而凶不止眇跛而已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愬本音幸 愬山音切 音索 愬馬 愬謂之愬 反坊不音也

程傳九四陽剛乾體居四不中不正在近君多懼之地先相得之義五復剛決之過故為履虎尾愬愬畏懼之貌若能畏懼則當終吉快反 夬決也

九五夬履貞厲夬古 夬決也 快反

上經彙編 上經解會

程傳夬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其剛決而行者也如此則雖得正猶危厲也案此卦之所謂虎豕之所謂剛中正履帝位者而辨上下定民志皆其果決而行者矣王注履道惡盈而五處尊是以危厲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案上九處履之終居健之極視其所履以考其祥果積善歟則慶之祥果善未積非慶之祥然其考之也必自既履之終旋而質諸素履之初其能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无一非禮之行而天澤之履已敦庸於天下矣此百順之福大吉也陽明方能視乾健方能履與眇跛正相應

坤上 地天泰

泰小往大來吉亨

康成曰泰通也仲翔曰坤陰誦外為小往乾陽信內稱大來天地交萬物通故吉亨彭山曰為卦陽在下而陰在上二氣相交而流通无滯故泰陰退則出外故曰往陽進居內故曰來吉為君子言也吉則无所不通矣故言亨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初本音拔 茹音如 茹根之相連者 彙音會 同

康成曰彙類也茹牽引也仲翔曰茅之為物拔其根而相牽引也三陽同志俱志在外初為類首已舉則從若茅茹也上順而應不為遠距進皆得志故以其類征吉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馮音 馮音

按康成曰荒讀為康虛也九二動則變離包涵虛中之象

上經彙編 上經解會

坎者離之對仲翔曰坎為大川為河之象三陰在外為遐之象三陽茅茹為朋之象陸康成曰包如天荒屬地案九五中以行願行行者也二剛中正是能包容荒穢果斷剛決如徒步涉河不遺千里百世之遐遠脫左右近習之朋比而專誠上交得尚九五之中行則上下交而其志同裁成輔相之道得矣泰何難保乎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於食有福

仲翔曰陂傾謂否上也平謂三天地分故平往謂消外復謂息內從三至上體復象程傳三居諸陽之上泰將極而否欲來矣案陽來居內平也无有不往而陂者陰往居外往也无有不來而復者此上下變革之際亦危矣必艱難

其念正固其行乃可无咎然亦不必過為憂恤惟在其乎耳苟能開誠布公乎初二之朋聯上下之交則得持盈保泰之道而常平常往之福可長享矣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翩翩音為翩翩舉貌

程傳鄰其類也夫人富而其類從者為利也不富而從者其志同也彭山曰當泰之時三陰在上皆承順乎陽不敢為主按俞氏謂當泰之時陰陽皆應上下交而其志同不獨二五也乾之初爻既拔茅連類以上交四為坤之初爻亦翩然連類而下交三交乎上既勿恤其孚故四交於下亦不戒以孚上下一心陰陽調和此大道為公之盛所以為泰也劉伯子曰翩翩飛而向下象也陰為虛不富也鄰

五與上也不戒以孚三陰同志皆承順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祉音祉福也

九家易五者帝位震象稱乙是為帝乙六五以陰處尊下應於二當下嫁二故言帝乙歸妹以中和相承故元吉也仲翔曰帝乙紂父震九兌妹故嫁妹祉福也程傳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六五陰居尊位下應九二剛明之賢柔中虛已而順從之如帝乙之歸妹然降其尊而順從於陽則以之受祉且元吉也臨川吳氏泰卦互變皆成歸妹卦故以歸妹為辭

上六城復於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復音伏反也隍音黃城也無水者子夏傳基土培扶乃得為城今崩而復隍即泰復於否之

象仲翔曰按同人乘墉言於乾則城者乾也坤為積土王介甫曰衆心已離不可收拾用師徒驅民於潰散而速其禍故曰勿用師坤為邑邑非所以出令也天下皆不用命窮守一邑播告之修亦何為乎故雖貞亦吝坤為吝嗇也

☰☷坤上天下地否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否備

崔憬曰否不運也於不通之時小人道長故云匪人君子道消故不利君子貞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慈明曰拔茅茹取其相連彙者類也合體同包謂坤三爻同類相遭欲在下也貞者正也謂正居其所則吉也按三

陰同體否時同志初雖最下其位本陽有牽連同類而並進之象然初惡未形機有何挽故戒以守正則吉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慈明曰小人二也謂一爻獨居間象相承得繫於陽故吉也大人謂五坤乾分體天地否隔故曰大人否也二五相應否義得通故曰否亨矣蔡虛齋曰小人非有吉也小人而能包承君子固吉也不為其包承而安守其否乃亨也六三包羞

程傳三以陰柔不中正極小人之情狀者也其所包蓄謀慮邪濫無所不至可羞恥也簡氏輔曰六三否過乎中承應皆陽小人之道將消舍垢忍恥故包羞蔡虛齋曰包羞

者自羞其有傷善之志非羞其未能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九家易與為命謂受五之命以據三陽故无咎无命而據則有咎也疇者類也謂四應初據三與三同功故陰類皆離祉也離附祉福也陰皆附之故曰有福案程傳亦謂命為君命洪覺山曰命天命也无往不復意也四當將復之初而又以靜正得之故曰有命无咎命自此立疇陽類也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苞桑包同

李鼎祚曰九五居否之時下包九二二牙坤艮艮山坤地

五牙巽木地上有木包桑之象言五二包繫根深蒂固也程傳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

言易彙編

上經辭會

三五

人之吉也猶未離於否也故有其亡之戒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其亡其為安固之道如維繫於苞桑也來知德曰此心兢兢若國家繫於苞桑之柔小嘗畏其亡而不自安也鄧伯羔曰苞叢生也叢生之系細而弱其堪繫重乎此即朽索難馭之喻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侯果曰傾為覆也否窮則傾矣未傾猶否故先否也傾畢則通故後喜也汝吉曰否既終矣塞且通矣剛德乘之諸否惡之積者可一決而去矣夫否則蓄諸憂也終則自傾无有存者可无喜乎何也塞意亡而泰也

三

離下
天火同人

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康成曰乾為天離為火卦體有巽為風天在上火炎上而從之是其性同於天也火得風然後炎上益熾是猶人君在上施政教使天下之人和同而事之故謂之同人風行无所不徧徧則會通之德大行故曰同人於野亨野喻廣遠言和同於人必須寬廣乃得亨通與人同心足以濟難故利涉大川與人同利易涉邪僻故利君子貞初九同人於門无咎

索初變為艮象門象旨初前遇六偶為門象上无係應近同於二人无不同隔之者門也出門則天地四方皆吾同者又何咎金賁亨曰此卦象以大同為義爻以擇所同為

言易彙編

上經辭會

三五

義案初剛正有不比之德離初有知人之明故无咎六二同人於宗吝

潘述六二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此同人之所以為同人也以其柔體去五尚遠而近繫同體之陽有同人於宗之象彭山曰二本美德而為比所動未遂其上應剛直之願故曰吝也觀五以不得同二而號咷則二之情可知矣

九三伏戎於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莽莫

康成曰莽叢木也象旨三互巽為伏離體戈兵戎之象變震為草木林莽象下體之上高陵之象爻在三乾為歲象劉濂曰九三過剛不中上无正應惟二一陰欲近比而同之又懼九五大師之攻乃伏藏於林莽之中升於高陵之

上三歲之久終不敢與其象如此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備音小成曰墉

潘述九四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於六二而為三所

隔儻然起憑陵之心焉有乘其墉之象象旨離二中虛外

周象墉九三為六二之墉乘三之墉將攻而取之其才陽

也而處九三之上故乘其墉其位陰也而處九五之下故

不克攻而吉項氏謂凡爻言不克者皆陽居陰位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疏戶反咷也

潘述九陽位五居中得正同二之道裕矣三四為間故有

先號咷之象三四皆剛曰伏莽曰乘墉非易克者九五乾

剛為能克之故有大師克相遇之象案師同人之對卦也

彭取大師義牙巽令有欲義變兌悅有笑義

上九同人於郊无悔

子夏曰居外已過其同无與同者爭患之禍則免矣求同

之志可得乎敬仲曰雖无三四之爭亦无九五相遇之笑

无悔尤也象旨邑外為郊

大有元亨

大有元亨即案此以九居五說大有之六五為悅然此之應之者五陰也則民庶之象也大有元亨之應之者五陽也則君之象也大有元亨之應之者五陰也則民庶之象也大有元亨之應之者五陽也則君之象也

彭山曰大主陽言以其柔得剛而諸陽應也夫莫大乎乾

之健莫大乎離之明五以離日當中而行乎天諸陽至大

皆其所有也故大有元亨姚光祚曰於卦象見一人照臨

萬國之義於卦體見四海會歸一人之象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項氏曰大有與同人反對大有之初九即同人之上九六

五受人之交而初九獨不往交似為有害然豈其咎哉居

勢適然若能危行言遜艱以自守則雖無上下之交亦足

免於咎也案程傳卑无應與未涉乎害本義從之為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程傳以陽剛居二為六五之君所倚任剛健則材勝居柔

則謙順得中則无過其德如此所以能勝大有之任如大

車之材強壯能勝載重物也可以任重行遠故有攸往而

无咎也按坤為大輿指軫方而伏在乾下載乾之重者也

二變離中虛能受外剛能行故有此象

九三公用亨於天子小人弗克

潘述三居下體之上是諸侯君公之象剛而得正處大有

之時不以有自私有享獻象乾體已盡漸近離五故為亨

於天子之象此本陽居陽位故能爾小人則重剛不中故

弗克也仲虎曰九二宰相任重之事九三諸侯朝享之事

四匪其彭无咎

王弼注四剛履謙專心奉上諸陽並進治極物豐其盛且

多皆五之有也已何有焉有匪其彭之象彭本以鼓聲遠

聞為義盛多之貌程傳九四已過中矣是大有之盛者也

能謙損不處其大盛則得无咎也彭盛多之貌詩云汶水

湯湯行人彭彭行人盛多之狀雅云駟驪彭彭言武王戎

馬之盛也諸理齋曰四處柔不居其有故解使去已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潘述六五大之君離明而晦之以陰虛中而執之以柔

心忱下交九二而諸陽皆為其孚也誠信所結不約而自

堅有厥孚交如之象柔德疑於无威而五文明之德下應

乾剛則厥孚既交德威自著有威如之象此其所以吉也

仲翔曰孚信也發而孚二故交如乾稱威發得位故威如

吉素威如即道惡揚善斷然行之而不牽於情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王弼注餘爻皆乘剛已獨乘柔順也五為信德而已履焉

履信者也居豐富之代物不累心高尚其志尚賢者也爻

有三德盡夫助道故繫辭具焉朱子曰大有惟六五一陰

而上下五陽應之上九能下從六五則為履信思順而尚

賢象案五上天位有天之象

謙亨君子有終

坤上 艮下 地山謙

康成曰艮為山坤為地山體高今在地下其於人道高能

下下謙之象亨者嘉會之禮以謙為主謙者自貶損以下

人唯艮之堅固坤之厚順乃能終之故君子之人有終也

仲翔曰君子謂三艮終萬物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慈明曰初最下為謙二陰承陽亦為謙故曰謙謙二陰一

陽成體故曰君子彭山曰用者用此爻之義以涉大川也

涉川不可以爭先以至謙之道涉川則无所爭而可安也

案初前臨互坎故涉川

六二鳴謙貞吉

姪信曰三體震為善鳴二親承之故曰鳴謙得正處中故

貞吉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乃中心所自得非勉為之故

不覺發之于外耳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程傳三以陽剛之德為眾陰所宗履得其位是上為君所

任下為眾所從有功勞而持謙德者也故曰勞謙又須君

子行之有終則吉彭山曰此謂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

故曰有終案三互坎勞卦也故取勞義又艮山主爻其勞

如山之高其謙如山之止

六四无不利撝謙

撝對切音歷發聲也

仲虎曰四多懼之地下乘功臣非利也上近于君非利也

今上下皆謙四又柔而得正上而能下故无不利撝謙說

文云撝裂也程傳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動息進退

必施其謙蓋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故也

六五不富以其隣利用侵伐无不利

陸氏曰六五柔中虛體不以富有之盛自居為人君而持

謙順天下所歸心也故不富而能用其隣也唯富乃能用

其人今不富而能用隣則謙之至也以謙而侵伐新伐皆

驕逆也故曰利用侵伐案自二以上有師象故利侵伐周禮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伐之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程傳謙極為過象坤邑國象潘述以父居柔應勞謙之三陰倡而陰和故鳴案行師同五而邑國為小

三三坤下雷地豫

豫利建侯行師

九家易震為建侯坤為行師坤為眾四互坎險以一陽統眾陰行師象也國語稱居樂出威得之康成曰坤順也震動也順其性而動者莫不得其所故謂之逸逸悅樂之貌也震又為雷諸侯之象坤又為眾師役之象故利建侯行

師矣

初六鳴豫凶

象旨初陰柔居豫初失位不正志安夫豫又有震由豫權臣之應震為善鳴而初和之故為鳴豫之象蓋不勝其有矣其凶以盈滿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王肅注處豫之時得位履中安夫貞正不求苟豫者也仲翔曰與四為艮艮為石故介于石程傳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止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案一陽界五陰有介義一變互離為日未變故不終日

六三肝豫悔遲有悔

康成曰肝誇也潘述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上承動豫之主進而上視有肝睢其豫之意三陽也悔不容已於心也陰體遲疑不能早決猶豫未已比其及也能无悔乎故見幾在介而悔過在震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康成曰由用也簪連也侯果曰為豫之主眾陰所宗莫不由之以得其逸王弼注夫不信於物物亦疑焉故勿疑則朋盍簪也仲翔曰據有五陰坤以眾順故大有得坤為盍盍聚會也眾陰并應故朋盍簪熊氏象旨大有得者一剛之得五柔朋盍簪者五柔之合一剛案四互坎為狐疑故

戒以勿疑易因豫復皆值五陰故皆取朋象

六五貞疾恒不死

案居正為貞象互坎心病為疾象在震反生為不死象潘述疾者對豫而言當豫之時四陽震動於下專權執勢而五乘之五雖居正位然豫皆由四而不由我常若不豫者故曰貞疾也所以恒不死者柔得中而无太過雖為陽剛所制猶能以貞自全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諸理齋曰冥者陰柔渝者動體也渝以補過震无咎也程傳冥豫雖已成能變則善猶似虛設開示本義以其動體是直許其能變案上六變則為離反冥為明故能渝

震下澤雷隨

隨元亨利貞无咎

蔡清曰卦以物隨為義又以隨物為義康成曰震動也兌悅也內動之以德外悅之以言則天下之人咸慕其行而隨從之故謂隨也既見隨從能長之以善通其嘉禮和之以義幹之以正則功成而有福若无此四德則有凶咎焉焦贛曰漢高帝與項籍其明徵也案否上之初剛下柔也雷動澤洎澤隨雷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潘述官有渝是震動之體既有隨而變不主故常必得正則吉也初剛本正出門交二兩正相依不為詭隨故曰有

周易彙編

上經辭會

三十一

功也康成曰震為大塗又為出門是臣出君門與四方賢人交有成功之象也案初震主爻曰官動則變坤不正故戒以貞前臨互艮有門象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王弼注陰處隨世不能獨立必有係也體夫柔弱以乘剛動豈能秉志遠於所近隨此失彼弗能兼與也劉濂曰初陽在下而卑小子象五陽在上而尊丈夫象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程傳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迫於四故係於四也上係於四故下失於初得隨之宜也彭山曰四陽當任而三從之以柔隨剛以昏隨明凡有所求皆得



也然四非正應非正大之情故不言吉而戒以居貞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彭山曰九四以陽剛當有為之任得眾陰之從有獲之象隨以陰從陽為正亦得為貞但位不中又在說體疑於睽矣四多凶近也况有植黨之嫌哉故貞凶質卿曰惟有孚可以感人惟在道可以持已以其明也王弼注著信在道以明其功何咎之有

九五孚於嘉吉

章氏曰惟中正之君然後能信用中正之賢九五陽剛中正下應六二之中正所謂迪知愧悔於九德之行心誠信而隨之者也故曰孚於嘉五非有係而有失二非有求而

周易彙編

上經辭會

三十三

有獲蕩蕩平一德一心之孚也吉道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於西山拘音拘志也言音先大有卦

仲翔曰應在艮艮手為拘巽為繩兩係稱維兌為西艮為山故王用亨於西山案上六以柔居柔為說之主處隨之

極進无所隨而獨係於五順悅之至不可間離有拘係又維之象其隨之誠意雖用亨於西山神且隨之而格則人之隨可知也

巽下風益

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子夏傳云先甲三日者辛壬癸也後甲三日者乙丙丁也康成曰甲者造作新令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取改過

自新之義後之三日而用丁也取其丁寧之義本義取此
質卿曰蠱從虫從皿人必怠也而後弊生之弊積而世斯
蠱矣程傳既蠱則有復治之理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
元亨也蠱之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曰利涉大川治
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
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案泰初之上為蠱三陰三陽有
先後三日象巽木為舟互兌為澤故利涉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幹干云戶幹能事也

仲翔曰蠱正幹事也泰乾為父坤為事變而得正故无咎
厲終吉方時化曰初承陽下父象潘述蠱以漸積在初尚
易為力初為內卦之主子象以陰居陽以柔行剛幹蠱象

古易彙編 上經辭會 三十四

克體父志不襲其弊為父補過是為有子而考得无咎當
事之首是以危也能堪其事故終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仲翔曰應在五泰為母方時化曰二乘陰後母象蘇子瞻
曰陰性安無事而惡有為是以為蠱之深者歸之母而幹
之尤難正之則傷愛不正則傷義二以陽居陰有剛之實
而無用剛之德可以免矣程傳若仲已剛陽之道遽然矯
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胡仲虎不可貞不可固
執以為正也仲達宜屈已剛不可固守貞正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李鼎辭爻位俱陽父之事王弼注以剛幹事而无其應爻

有悔也履得其位以正幹父雖小有悔終无大咎矣潘述
巽體剛正得幹父之大義但過剛不中或小有悔而无大
咎方時化曰三四又乘陽後而五又承上之陽故皆同父
象也洪覺山曰在巽體之中得位之正可免於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仲翔曰裕不能爭也孔子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四陰體大過本末弱故裕父之蠱兌為見變而失正故往
見吝彭山曰陰柔得正但非強幹之才其體艮止亦非進
而飭蠱者寬以居之而已以止自安見吝必矣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子夏曰柔非能幹蠱也事必有主之者矣則任賢正六五
所以為幹蠱者慈明曰體和應剛承陽有實用斯幹事榮
譽之道也潘述嗣君以成就先德為孝故曰用譽

古易彙編 上經辭會 三十五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仲翔曰泰乾為王坤為事應在於三震為侯坤象不見故
不事王侯艮陽升在坤上故高尚其事也項氏曰居蠱之
終无事之時也在卦之外不當事之人也案剛居艮極既
為知止升在山上尤為最高故不事王侯之事以高尚其
仁義之事不知世之有蠱也艮山象互震為林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

韓康伯曰澤上之地岍也下臨乎水故為臨康成注臨大

也陽浸長矣而有四德齊功於乾盛之極也人之情盛則奢淫奢淫將亡故戒以凶也臨自周二月用事訖其七月至八月而遯卦受之此終而復始天命然矣程子曰當其剛浸長之時便戒以陰長之意

初九咸臨貞吉

潘述一陽初復有應於四心無私係徧感四陰以至公而臨大順臨民之道也故曰咸臨所居者正所感而應者皆正故曰貞吉陽雖長而陰猶眾非協力不足以勝故初二皆曰咸臨咸无心之感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仲翔曰得中多譽兼有四陰體復初元吉无不利潘述

周易彙編

上經辭會

三六

陽浸長與五正應其志得行故為咸臨吉无不利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仲翔曰兌為口坤為土兌口御坤故曰甘臨失位乘陽故无攸利熊氏象旨三不中正兌口柔說互坤土味甘動則成乾三惕若憂也洪覺山曰二賢在下不為所說且將進而逼之是以不覺於憂也仲虎憂者說之反能憂而改則九二象六三變則為泰即泰之艱貞无咎也

六四至臨无咎

象旨至臨者坤兌之交地澤相依臨之至也潘述四處下體之上陰柔得正而應於初剛居正位而親下賢誠意切至至臨之象柔能順剛乃得无咎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知音智

趙氏曰夫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是曰知臨六本柔闇承比皆陰而稱知臨以應二也柔順居中委而聽之無一毫自用之私為知臨也大君臨制萬國職惟親賢濟柔以剛握中以運已不勞而天下之治成此大君之宜吉之道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潘述坤之上畫地之最厚處上六陰柔居高臨下坤厚載物以俟二陽之進厚之至也故曰敦臨感於陽氣之大亨以正而又无比應牽係之私吉又何咎象旨爾雅云如覆敦者高堆為敦案上變為艮山為墩於地上厚之至也故為敦又坤艮皆土有增高象

周易彙編

上經辭會

三七

觀 坤上 風地觀

觀而不薦有孚顒若 觀音與反下大觀以觀之觀大衆觀之同 顒音母貫說文海字也 點容切音囑嚴正之貌
康成曰坤為地為眾巽為木為風九五天之爻牙體有艮艮為鬼門又為宮闕天子宗廟之象也馬季長曰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王道可觀在於祭祀祭祀之盛莫過初盥灌神以下觀上見其致盛之禮萬民信敬故云有孚顒若王注有孚謂五顒若君德有威容貌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潘述觀者觀九五也五陽剛中正之君惟近之乃見其光初陰柔在下去五最遠如童子之觀不能遠見也小人謂下民其為童觀不足為吝在君子則大人在上而失利見

之會可羞吝矣初居陽象男童按互艮之下有童象坤為眾陰為小變震主君子象童見其小不見其大

六二闕觀利女貞

仲翔曰臨兌為女竊觀為闕艮為宮室坤為闔戶小人而應五故闕觀女貞李鼎祚案女目臨闕之象潘述二以

陰柔之小人在內雖與五為應而隔於三四猶在門內而闕門外所見者狹也婦人之道也初清曰二居陰象女子

案二中女爻得正故利女貞闕見其似不見其真

六三觀我生進退

案六三之變也全卦為漸漸進也故為進象內卦為艮艮止也故為退象又居上下之際近進退之異故不觀九五

而獨觀我所行之通塞以為進退占者宜自審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

象旨觀陽消陰息之時以六四為主爻當用事而逼近九五五以陽剛臨坤土之上國之光也周史謂光遠而自他

有耀是矣項氏曰坤國象光陽光也又互艮有光五君位

王象四近五賓於王之象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彭山曰五本陽剛在上之君子羣陰自下觀之非能中正以觀何以使下觀皆化非能化天下於中正何以為大觀

之主故曰君子无咎也孔疏君子風著已乃无咎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程傳觀其所生謂德業行誼本義以我為其小有主賓之異陳器之云避九五不得稱我猶若他人之詞案上亦為下所觀必觀其所行一如九五之君子乃无咎也

噬嗑亨利用獄

案頤中有物曰噬嗑物謂九四四牙體坎坎為法律又為刑獄離明震動威照並行四在頤中齧而後亨故利用獄

利用指六五李子思曰天地生物有為物之梗者必用雷

電擊搏之聖人治天下有為民之梗者必用獄斷制之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校音教木曰也

象旨曰初上不言噬无位受刑之象初在卦始其過淺薄

刑以誠使不復重犯陽剛橫亘於震足之下遮及其趾之

象子夏曰戒為治者不可以不禁其微令升曰行侵陵之

罪以陷履校之刑小懲大戒故无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潘述噬齧也禮祭有膚鼎侯果曰居中履正用刑者也二

牙體良良為鼻又為黔喙滅鼻之象象旨膚鼎肉之大饗

謂二中正而乘初剛噬之沒鼻則其噬合矣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仲翔曰二在膚裏故稱肉離日爻之為腊坎為毒故噬腊

肉遇毒潘述腊之言夕也朝暴之於夕乃乾曰腊肉藏骨

案周禮有腊人掌腊肉程傳六居三處不當位自處不得

其當而用刑於人則人不服而怨懟悖犯之如噬齧乾腊
堅韌之物而遇毒惡之味反傷於口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乾音干燥也肺音淳

陸公紀曰肉有骨謂之肺離為乾肉又為兵矢失位用刑
物亦不服若噬有骨之乾肺也金矢者取其剛直也程傳
陽德剛直為得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
吉也九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於果故戒以知
難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堅貞潘述九四當噬嗑之任象
大司寇掌邦刑者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仲翔曰陰稱肉位當離中日烈故乾肉也乾金中黃故得

周易彖編

卷一經辭會

四十

黃金貞正厲危也變而得正故无咎潘述六五君位獄成
而告於王王聽之之事也林黃中曰五成離之主剛位而
柔中能斷獄而得其情者也故云得黃金然實柔體故戒
其貞固而懷危厲乃得无咎

上九何校滅耳凶 何何可反

康成曰互坎為耳離為禍木木在耳上也滅耳校之厚掩
過其耳而不見也梁寅曰初卑下而无位上高而无位皆
為受刑者過陽之極不能卑伏此惡極罪大怙終不悛之
人也吳因之曰統觀六爻皆申明利用獄之意

離下
山火

賁亨小利有攸往 音彼

康成曰賁變也文飾之貌離為日天文也艮為石地文也
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二文相飾成賁者也猶人君以
剛柔仁義之道飾成其德也剛柔雜仁義合然後嘉會禮

通故亨也卦牙體坎艮艮止於上坎險止於下夾震在中
故不利大行小有所之則可矣仲翔曰泰上之乾二乾二
之坤上也仲虎內離則質本剛而柔文之故亨外艮則質
本柔而剛文之故小利有攸往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舍音捨趾音止足也

仲翔曰應在艮艮為舍坎為車徒步行也位在下故舍車
而徒潘述初九陽剛在離體之始剛正則不屈於慾離體
則本有其明以此自賁於下是謂賁其趾之象在下故稱

周易彖編

卷一經辭會

四十一

趾舍車而徒所以為趾之賁也

六二賁其須

侯果曰自三至上有頤之象二在頤下須之象象自六二
一陰施於二陽之間以文剛者也然成離之主而性炎上
隨上而動故為賁其須之象須待也指九三而言案三互

震體故動震為木火麗木則然故二須附震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象言九三有離文自飾故曰賁如坎水自潤故曰濡如
章氏曰三四剛柔相雜且離艮相連又以兩卦相賁取象
潘述陰陽相錯賁然而文濡然而沃故曰賁如濡如也賁
懼其盛也濡懼其溺也三本剛正惟永貞而不變則吉心

解云三居二陰之中有坎象故有濡義亦有陷義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皤白波反

王弼注有應在初三為寇難二志相感不獲交通欲靜則

失初之應欲進則懼三之難故或飾或素內懷疑懼鮮潔

其馬翰如以待履正位未果其志匪緣寇隔乃為婚媾則

終无尤也程傳賁如而為三所隔故不獲相賁而皤如

六五賁於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戔在干反又音淺

仲翔曰艮為山五半山故稱丘木果曰園六五失正動之

成其巽為帛為繩艮手持故束帛以艮斷巽故戔戔失位

无應故吝變而得正故終吉荀爽曰艮山震林賁飾丘陵

隱士之象也潘述任賢則於事可久守約則漸反於真終

成吉也匹兩為束

上九白賁无咎

象自上稱白賁賁者文飾也字從貝諧弁聲貝水蠶背有

雜文如錦者陰蟲也說卦曰坤為文今上以乾畫居賁終

則以陽漫之故其賁白謂不雜也案文返於質无咎之道

三三坤下 山地剝

剝不利有攸往

胡雲峰曰剝落之也五陰剝一陽欲落之以至於盡也程

傳惟當要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方時化曰小

人既長時自不利有所往且當靜以俟之如夜則安靜以

俟晝冬則安靜以俟春非以為不可往而遂逃也

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蔑莫結切音篋削也足牀足也

潘述剝一陽在上五陰在下有牀之象床身之所處也人

以牀為安牀以足為安剝始足下故為剝牀以足蔑貞謂

蔑陽之正道也其凶可知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辨謂會牀牀足第間也一說牀足之上牀身之下

康成曰足上稱辨辨分也潘述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

陰漸進而上剝至牀之辨始必蔑貞而凶也楊氏曰牀有

幹國亦有幹大臣國之幹也

六三剝之无咎

慈明曰衆皆剝陽三獨應上无剝害意是以无咎孔疏上

下羣陰皆悉剝陽也已獨能違失上下之情而往應之故

得免剝廬之咎

六四剝牀以膚凶

潘述膚者牀之膚崔憬謂薦席也六四在下卦之上陰愈

上進與上九同體而切近有剝牀以膚之象身臥膚上剝

膚則切近於身非以膚為身膚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仲翔曰剝消觀五巽為魚為繩艮手持繩貫巽故貫魚也

艮為宮室五以陰代陽貫坤為宮人陰得麗之故以宮人

寵動得正成觀故无不利潘述五為衆陰之長凡剝者皆

其類也體艮欲止五位得中能部率羣陰如貫魚之次第

以順承乎陽有貫魚以宮人寵之象如何不利之有

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剝廬

仲翔曰艮為碩果坤為車為民艮為廬上變滅艮坤陰迷亂故剝廬潘述此文為艮止之主一陽巋然在上不為羣陰所剝有碩果不食之象程傳碩果不食將有復生之機一陽以五陰為輿蓋陽所乘以行五陰以一陽為廬蓋陰所入而處君子當剝之極必得其輿小人當剝之極則及其廬矣楊止菴曰上九无諸陰則无所載故曰得與諸陰无上九則无所庇故曰剝廬

震下地復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康成曰復反也還也陰氣侵陽陽失其位至此始還反起

易象彙編

經辭會

四四

於初故謂之復何爻曰陽氣復反而得交通故云復亨也案卦有震動之才又行坤順而上是以入乎坤之虛邑出乎震之大塗无阻礙之疾而諸陽朋類之來為臨泰為壯夫為乾亦得无咎也蓋天道之循環无往不復自午月之姤至今子月之復爻經七爻而陽自復生於下乃天運之自然此復之所以亨而君子道長又利有所往也薛敬軒曰卦辭言造化之復爻辭言人心之復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初九音初一音支一音其王篇聲經音辨並見示部按字與音歧訓天也引韓康伯云初九也

康成曰祗病也潘述一陽震動於五陰之下剝之反為復也剝於上則反於下故曰不遠復震无咎者存乎悔而復不遠者不至於悔曰无祗復即天地之心天命純粹至善

不遠復

之體復還人心吉之先見者也故曰元吉案剝冬盡為貞震春初貞下起元故元吉碩果中之仁落則復生震木初生為仁洪覺山曰陽仁也不遠之復求仁之學也

六二休復吉

潘述復主初之陽剛六二以柔中之善密比於初陽氣上進而柔體能順有必復之機為休復也吉矣王介甫曰陽以進為復初九是也陰以退為復六二六三六四是也案震初為木二人依之休象

六三頻復厲无咎

程傳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王弼頻頻蹙之

易象彙編

經辭會

四四

貌柔初復不遠二休漸遠三復又遠有頻象

六四中行獨復

象言在震大塗之上故曰中行伸達在羣陰之中故曰中行獨自應初故云獨復潘述四雖非中位而四以陰居之為得其正又處羣陰之中在順之體下與初應依中而行獨得所復者故為中行獨復之象

六五敦復无悔

潘述六五之於初非比非應固應有悔然五征陽也則坤之中坤靜而中有主能下順陽剛得居尊之體故曰敦復无悔案初復之主也二已休復矣三已頻復四已獨復矣五復益厚之故為敦復坤上高於震木亦敦象

上六迷復凶有災皆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滋凶至於十年不克征

從天受命上言也

仲翔曰坤冥為迷陰柔而居坤體之上所謂先迷也故為迷復康成曰異自內出為害物為災慈明日坤為眾故曰行師謂上行師而距於初陽自上升必消陰終有大敗也坤為邦國故國君凶李鼎祚曰坤數主十也乾无十坤无一程傳以陰柔居復之上迷而不復其凶可知災禍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之以之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為國則君之凶也至於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

三三

震下 天雷无妄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天雷无妄也固也震動也乾天也利而亨于天理始曰无妄

易象彙編

上經辭會

四十六

康成妄猶望謂无所希望也程傳動以天為无妄君子行无妄之道則可以致大亨矣法无妄之道利在真正象旨妄者二陰耦畫之象无妄者一陽奇畫之象潛述震主初陽由乾索也震乾合體為動以天趙汝楨曰動與天合理應大亨然乾有性情猶曰利貞况震之動吉凶悔吝由是生安得不利於正乎不然則眚從內生其於往也將何所利金賁亨曰无妄誠也史記作无望蓋有所期望非誠矣初九无妄往吉

李舜臣曰震陽初動誠一未分剛實无私以此而往動與天合其又奚必有應而後能往哉此初九之往所以得无心之吉也蘭廷瑞曰初則當行終則當止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菑田音繼畲音餘

康成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三歲曰畲仲虎一歲之農始於耕終於獲三歲之田始於菑終於畲六二柔順之至因其時順其理自始至終絕无計功謀利之心故其占曰利有攸往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仲翔曰艮為鼻為止巽為柔為繩坤為邑人按三變離為牛質卿曰六三无妄者也履非其位而災或懼之曰无妄之災其象如何如或繫之牛彼无故而來也行人之得此无故而去也而邑人受其災則亦以无故而懼也蓋適然之遭如此

易象彙編

上經辭會

四十七

九四可貞无咎

仲翔曰動則正故可貞承五應初故无咎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仲翔曰巽為木艮為石故稱藥矣坎為多眚藥不可試故勿藥有喜康子饋藥丘未達不敢嘗此之謂也案五動變離對坎為疾潛述九五即剛中而應无妄之至也凡疾生於有妄无妄則何疾焉以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李西溪曰處卦之終其位不正所謂匪正有眚也乾體健極故不能止而有行行則有眚矣无攸利即卦辭不利有

攸往崔子鍾所謂下三爻貴動則居者災上三爻貴靜則行者凶也

乾上 山天大畜 故六反卦名取止畜也畜二義卦辭俱就畜言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仲翔曰大壯初之上其德剛上也二五失位故利貞二稱家謂二五易位成家人程傳在人為學術道德充積於內乃所蘊畜之大也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既道德充積於內宜在上位以享天祿故不家食則吉所畜既大宜濟天下之艱險乃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

初九有厲利已

王弼注四乃畜已未可犯也進則益危有厲則止故利已

子夏傳云居而俟命則利往而違上則厲陸庸成曰內卦是受畜者以自止為義外卦是為畜者以止之為義

九二輿說輓

仲翔曰萃坤為車為輿坤消乾成故車說輓按虞之引萃乃對卦也潘述九二剛健與初三同為乾體故有輿象二在中有輿象當大畜之時陽剛得中遇止而止象輿說輓自說其輓而不行也說輓特說其車下之縛不失為輿也

案二變離中拆脫象外剛中虛輿象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
康成曰逐兩馬走也日閑日習車徒仲翔曰乾為良馬震為驚走故稱逐也二已變離為日坎為閑習坤為車輿乾

人在上震為驚衛案健極則行止極斯通九三以健極之陽上應同德不畜而進而初二隨其後齊驅並駕良馬逐

之象以艮止在前未可輕進故利艱貞猶日閑輿以壯其具日閑衛以周其防則利之利已二之說輓者於是可尚往矣考工記周人上與下有六等之數戈也父也戟也矛也軫也皆衛名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康成曰異為木互體震震為牛之足艮為手持木以就足是施牯仲翔曰艮為童萃坤為牛牯謂以木福其角得位承五故元吉程傳四下應於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牯大善而吉也

六五豮豕之牙吉

陸佃曰爾爾釋豕子猶豕豕然則豕者豕子也崔憬曰說文豮劇豕以豕本剛劇乃性和雖有其牙不足害物喻九二之剛健失位若豕之劇不足畏也李鼎祚案九二坎爻為豕以陽居陰而失其位若豕被劇之象程傳六五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豕剛躁之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若豕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仲翔曰何當也衢四交通乾為天震艮為道以震交艮故何天之衢亨康成乾為天艮為徑路按上變坤坤為衢徑

路為衢於天上故稱天衢潘述上九畜之極卦之主也隨畜隨發不足為大畜惟畜之極而大發何所不通故以何天之衢象之四通八達无所障礙曰何喜之也亨即不家食利涉大川之意

三三震下 山雷頤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以之反

康成曰頤口車輔之名也震動於下艮止於上口車動而而因輔嚼物以養人故謂之頤頤養也二五離爻離為目觀象也觀頤觀其養賢與不肖也頤中有物曰口實自一至五有二坤坤載養物觀其求可食之物則貪廉之情可別也趙汝楨曰自求云者不外假以為實也故六爻之義

古易彙編 上經辭會

自養者吉求養於人者凶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朵多果反

康成曰朵動也潘述離為龜頤卦內陰外陽似離故初象靈龜洪覺山曰九以陽質明智之德自養養人无待於外如龜之咽息頤氣靜極而靈可謂貴矣今乃與眾馳逐以朵頤於六四之應四以陰虛无實而又无所得焉徒自動頤垂涎焉爾矣故觀者設為六四之詞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潘述非天地生賢以養萬民之意失頤貞之吉故凶

六二顛頤拂經於丘頤征凶

象旨說文曰顛頂也謂上九由頤丘說文空也王肅謂六五是矣由頤不在六五空頤耳二與五應震體妄動求養

於初則顛而拂經常之理越六五丘頤而之上則凌上非義故征凶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仲虎但曰拂頤則又不止拂經而已雖貞亦凶况不貞乎三陰柔不中正又居動極人皆求頤於上三獨拂之而隨下體之動是自拂於頤矣故不但曰凶且曰十年勿用无攸利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象旨良為虎卦肖離目有視象眈眈說文視近志遠馬君云虎下視也本義柔居上而得正所應又正而頤其養以施於下故雖顛而吉纂言曰凡自養於內莫如龜求養於外

古易彙編 上經辭會

莫如虎故初九六四以此二物為象虎視常下四之於初其下賢求益之心必如虎之視下求食而後可其下視也

專一而不他其欲食也繼續而不歇如是則於人不貳於已不自足乃得居上求下之道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仲翔曰失位故拂經无應順上故居貞吉良為居也涉上成坎承陽无應故不可涉大川矣程傳六五陰柔之質不足以為養天下上有剛陽之賢故順從之頤其養以濟天下

君者養人者也反頤人之養是違拂於經常必居守貞固篤於委信故吉也雖能持循於平時不可處艱難變故之添故云不可涉大川也案五羈拆山阻故不可涉川上陽

健知險故利涉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仲翔曰由自從也體剝居上眾陰順承故由頤失位故厲以坤艮自輔故吉也象旨艮為小石厲象卦有丹虛之象故又利涉也王弼注以陽處上而履四陰陰不能獨為主必宗於陽也故莫不由之以得其養故曰由頤貴而无位是以厲也高而有民是以吉也為養之主物莫之違故利涉大川也朱子曰頤下三爻皆是自養上三爻皆是養人經釋曰下體震動於欲而多凶上體艮止於道而多吉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此棟字指初二爻棟中居屋之中也下棟釋官棟謂之將屋體曰棟即屋脊也屋脊柱曰棟同體

案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為大過程傳棟取其勝重四陽聚於中可謂重矣九三九四皆取棟象謂任重也中強而兩端弱是以撓也棟撓則當修而卦才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攸往乃能亨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仲翔曰位在下稱藉巽柔白為茅失位咎也承二過四應五士夫故无咎矣彭山曰大過之初柔而處下敬承四陽陽剛得此不至於大過矣文言傳以為慎之至亦謂其能濟剛之過也故无咎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仲翔曰稊稚也楊葉未舒稱稊巽為楊兌為雨澤枯楊得

澤復生稊二體乾老故稱老夫兌為少女故曰女妻象旨稊者陸氏謂楊之秀大戴禮云五月楊稊稊者發乎則非根矣程傳當大過之初老夫得其女妻是剛柔相濟之象此枯楊所以生稊也

九三棟撓凶

此棟指三潘述九三重剛棟而過重勢必難舉且居下卦之上而應末又弱安得而不撓雜卦云大過顛也大廈之顛非一木所能支三以剛居剛過剛則折故棟撓之凶九三獨當之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此棟指四潘述棟之剛柔適中則隆然在上而室安九四以剛居柔下應初六有白茅之藉故下不撓而棟隆矣所以吉也象

古易彙編

旨有它吝子夏傳曰非應稱他三與四比同是棟也三撓則亦為四之羞故曰有它吝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仲翔曰老婦謂初巽為婦士夫謂五大壯震為夫兌為少女象旨五陽之極以過二與初枯楊之稊至是畢達而華初巽長女為老婦至是得五互乾為士夫剛過而在中故无咎居巽剛之上而當大過之極故无譽龜山聞之蜀僧云四爻之剛雖同為木然或為楊或為棟棟木之強者楊木之弱者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仲翔曰大壯震為足兌為水澤滅震足沒水故過涉滅頂

首也乾為頂頂沒允水中故滅頂凶乘剛咎也得位故无咎丘建安曰上陰躡乎四陽之上乘剛也故凶

三三 坎上 坎為水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仲翔曰習常也孚信謂二五水行往來朝宗於海不失其

時如月行天故習坎為孚也坎為心行謂二尚謂五也程

傳陽實意中為中有孚信維心亨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行

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

初六習坎入於坎窞凶 習徒感切音苦坎中坎也

象言當王肅云坎底也在習坎之下故曰底吳幼清曰坑

坎中小穴旁入者曰窞坎之柔畫象水旁兩岸其缺象岸

古易彙編 上經辭會 五

側小穴故曰入於坎窞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仲翔曰陽陷險中故有險據陰有實故求小得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於坎窞勿用 枕對甚反

王弼注既履非其位而又處兩坎之間出則之坎居則亦

坎故曰來之坎坎也枕者支而不安之謂也出則无之處

則无安故且險且枕也來之皆坎无所用之徒勞而已

六四樽酒簋二用 樽音尊酒也簋音歸也 納約自牖終无咎 納音內約音外日也

仲翔曰震主祭器故有樽簋坎為酒簋黍稷器震木為足

坎酒在上樽酒之象貳副也坤為土禮有副尊坎為納四

陰小故約良為牖得位承五故无咎康成貳副也天子大

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於簋副設玄酒而用缶也象
旨四偶畫虛而通明有牖象王弼注處重險而履正以承
於五五亦得位皆無餘應明信顯著不存外飾處坎以斯
雖復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納此至約自進於牖
乃可羞之於王公薦之於宗廟故終无咎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潘述九五剛中在坎上體且出坎矣然猶有一陰在上故

為坎不盈之象五雖未能盈乎坎外然祗既平焉平則可

行乎險中而不陷於險故无咎象旨祗依鄭作坻按詩宛

在水中坻說文云小渚坎之象也程傳祗宜音坻抵也復

卦云无祗悔

古易彙編 上經辭會 五

上六繫用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 寘音置

仲翔曰徽纆黑索也寘為寘長為手上變入坎故係用

徽纆寘也坎多心故叢棘狀九棘故稱叢棘康成

曰上之乘陽有邪惡之罪故縛於叢棘置於叢棘而公卿

以下議之其害人者置之園土而施職事焉上罪三年而

赦中罪二年而赦下罪一年而赦不得者不自思以得正

道終不改而出諸園土者殺故凶陸德明曰三股曰徽兩

股曰纆皆索名仲虎繫之徽纆而又寘於叢棘重險之象

三歲亦復不得出以陰柔處坎險之極故也

三三 離下

離利貞畜牝牛吉 畜許六切音血養也

離利貞畜牝牛吉 畜許六切音血養也

潘述離上離下二陰分麗於四陽之間故為離離本陰麗
麗陽之中為正中虛而明乃亨通也王弼注柔處內而履
中正牝之善也外強而內順牛之善也離之為體以柔順
為主故畜牝牛乃得其吉象肯坤為子母牛柔相依附也
離得坤中爻而麗二剛非其類故止云牝牛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慈明曰火性炎上故初欲履錯於二二為三所據故敬之
則无咎矣程傳陽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於
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跡已動矣動則失居
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具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
不至於咎矣

古易彙編

上經辭會

五十六

六二黃離元吉

侯果曰此本坤爻故云黃離來得中道所以元吉也程傳
二居中得正麗於中正也黃中之色文之美也文明中正
美之盛也故云黃離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同於文明中順
之君其明如是所麗如是大善之吉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凡有所謂曰鼓者皆四
反音也老也耋有七十

慈明曰初為日出二為日中三為日昃以喻君道衰也王
弼注處下離之終明在將沒故象日昃之離彭山曰缶瓦
器質素之物民間所常用以為樂者鼓缶而歌安常樂天
養志無為之象不能如此則大耋之嗟凶也呂大臨曰詩
云我今不樂逝者其耄與此意同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慈明曰陽升居五光炎宣揚故突如其也陰退居四及爻
墜故其來如也陰以不正居尊乘陽盡曆數終天命所誅
位喪民畔下離所害故焚如也以離如坎故死如也火息
灰捐故棄如也象旨三四當繼明之時二火重炎三以舊
火上升接乎四其焰如出於突四以新火上升逼乎五其
烈如火之焚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仲虎曰離中有坎沱若坎水象戚嗟若心加憂之象案火
性烈物入而焦九三時既大耋矣九四時既死如矣六五
以後離繼前離是新君嗣舊君居亮陰之日也而以文明

古易彙編

上經辭會

五十七

之德麗中正之位得繼體之道盡天子之孝也故涕沱戚
嗟而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醜凶切離上聲類也

潘述九以陽居離體之極剛明及遠能敵王所愾以正邦
國有王用出征之象象旨五為成卦之主用上以出征有
嘉美之功彭山曰折謂屈折而服之也屈折其為首之人
而不濫及其脅從之衆也仲虎曰剛明則威震故曰折首
明遠則不濫故曰獲匪其醜威明並著所以為嘉故无咎
在卦外有出征之象離為甲冑為兵戈

上經辭會終

易之本全書彙編意辭集卷之二

下經離會

清源後學李本固維寧甫

三三 兌上 澤咸 咸恒反對 句曲門人湯泰時方來甫校梓

感亨利貞取女吉

鄭康成曰咸感也艮為山兌為澤山氣下澤氣上二氣通而相應以生萬物故曰咸也其於人也嘉會禮通和順于義幹事能正男有此三德以下女正而相親說娶之則吉也程傳咸感也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物之相感則有通亨之理利貞相感之道利在於正也取女吉以卦才言也宗義謂感之貞如取女然則吉也

初六咸其拇

拇後反或曰以人身之象也感之尚淺欲進未能也又言此卦卦主于感感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

虞仲翔曰拇足大指也艮為指坤為拇彭山曰咸以靜為體六陰當卦之初而在止體之下宜靜者也而與四相應

先有所感故為咸其拇之象孔疏指雖小動未移其足以喻志雖小動未甚躁求故不言吉凶

六二咸其腓

肥音同腓足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安而不能固守也然有中正之德能居其所則言改家若動而靜也

崔憬曰腓脚腓次於拇上二之象也得位居中於五有應若感應相與失其止之禮故凶居而承比二順止而隨與當禮故吉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股音古股本曰股輔下體者隨足而動不能自專也下爻皆欲動也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往則吝也

崔憬曰股股而次於腓上三之象也往傳九三以陽居剛為艮之主而應于上六不能自主隨然而動如股然其所

執守者隨於物也陽剛之才感於所說而隨之如此往可羞吝也潘述三居互巽進退失其體之止其象如此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楊龜山曰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已獨不言心者正見感之不可以有心也潘述心之本體不落於思慮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是謂正正則吉則悔亡一人思慮失其心體則憧憧往來不勝其擾是謂思思則朋從則不正則悔仲翔曰憧憧懷思慮也欲感上隔五感初隔三故憧往來三陽相比亦有朋從之象

九五咸其脢无悔

脢音枚

子夏云在脊曰脢仲翔曰脢夾脊肉也謂四變坎為脊程

傳九五尊位當以至誠感天下而應二比上若係二而說

上則褊私淺狹非人君之道脢背肉也與心相背言能背其私心則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也唐凝菴曰悔生於動不動復何悔乎

上六咸其輔頰舌

頰音笑旁

仲翔曰耳目之間稱輔頰四變為目坎為耳兌為口舌故曰咸其輔頰舌潘述上六陰柔兌體為說之主感之極也於人身當口舌之間與九三為正應然彼止而我說其說以言耳故有咸其輔頰舌之象說約曰上以口舌感三以

隨應

或以人身而象之則如係和以自身取身以仁則得

三三 震上 雷居性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康成曰恒久也巽為風震為雷雷風相須而養物猶長女承長男夫婦同心而成家人長之道也夫婦以嘉會禮通故无咎其能和順幹事所行而善矣程傳恒而不可以亨非可恒之道也為有咎矣恒之所以能亨者由貞正也故云利貞夫所謂恒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於有往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侯果曰浚深恒久也初本六四自四居初始求深厚之位者也位既非正求乃涉邪以此為正凶之道也故曰浚恒貞凶无攸利矣象旨浚如春秋浚洙詩小弁浚泉之浚謂深之耳

九二悔亡

仲翔曰失位悔也動而得正處中多譽故悔亡象旨九二不正而中中重於正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荀慈明曰與初同象欲據初隔二與五為兌欲悅之隔四意无所定故不恒其德郭雍曰九三剛已過中而與為不果進退无常不恒其德者也葉良佩曰九三處得其位然以其過剛不中又巽體其究為躁卦而當雷風之變不能自守故為不恒其德之象或進之羞雖貞亦吝

九四田无禽

易因震為大塗田象與為難禽象潘述田取震動馳騁之

義以喻有事也无禽者田獵不獲以喻有事無功以九居四而在恒時久非其位故勞而无功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案六居五不正也而能久於中是能恒其德矣故可因中以得正然以柔順為正者婦人之道也故占者若婦人則吉若夫子則宜剛而柔故凶

上六振恒凶

案本義居恒之極四語隱括程傳最精雲峰胡氏曰必合此四者而後振恒之象備矣以振恒之上應无恒之三躁而無功不止羞吝而已故凶象旨振虞張作震動也

三三艮下 天山遁 避大壯反對

避亨小利貞

避小人漸盛君子退避之義

康成曰避逃去之名也艮為門闕乾有健德牙體有巽與為進退君子出門行有進退避去之象象旨避亨以乾言小利貞以艮言體艮止而不進以侵陽乃艮之貞

初六避尾厲勿用有攸往

陸績曰陰氣已至於二而初在其後故曰避尾也避難當在前而在後故厲往則與災難會故勿用有攸往彭山曰尾如蠱尾之尾以其毒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案仲翔謂艮手持革縛三在坎中侯果謂不隨物避獨守中直程傳謂二五以中正相與其交之固莫之勝言

謂二以中順固守於五莫勝說喜敬仲又謂二非遜者而中正堅固潘述又謂君子順其善心執之使不脫去諸說紛紛唯游讓溪曰六二固守其志確乎其不可拔而潛隱不露堅乎內而順乎外故曰執之用黃牛之革合本義必遜之意易林曰陳媯敬仲乃適管丘語遜也

九三係遜有疾厲畜臣妾吉

畜計六反音如

徐進齋曰比乎二陰宜遜而繫是為小人私情所牽繫而不能決去者潘述良體光明非其所安寧無疾乎既為牽繫不免屈辱能無厲乎惟當下畜二陰如畜臣妾乃為吉耳見其不可繫也

九四好遜君子吉小人否

否方有反

侯果曰不處其位而遜於外好遜者也然有應在初情未能棄君子剛斷故能舍之小人係戀必不能矣故君子吉小人否易因九四與初有相應之好方好而遜君子之吉不待言矣夫君子既吉則小人自否不能為君子之累

九五嘉遜貞吉

宗義九五陽剛故能遜也中正故善遜也隱處晦迹以身周旋其間而不失其志之正處遜之世陰不至剝陽陽猶得畜陰凡以此也故曰嘉遜貞吉

上九肥遯无不利

大平功德已致言天在成十或向愛留也

侯果曰最處外極无應於內心無疑戀超然高舉果行育德安時无悶遜之肥也故曰肥遯无不利則頴頴巢許當

此爻爻子夏曰肥饒裕也案焦弱侯肥古作肥

三三乾下大壯利貞

慈明曰乾剛震動陽從下升陽氣大動故壯也王介甫曰君子之道不壯則不可以勝小人四陽足以勝二陰可止而止不可征故曰利貞

初九壯於趾征凶有孚

象言初九在下先動壯趾之象雜卦傳曰大壯則止故征凶孚信也謂以壯往則得凶可必也敬仲曰初居下有趾之象陽實又有孚之象

九二貞吉

程傳春秋美惡不嫌同辭九二因中得正曰貞吉許之也九四不中不正曰貞吉戒之也王注居得中位以陽居陰履謙不亢故貞吉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羝音低壯也羸音低也

潘述重剛不中在乾之上過於剛而果於用者小人血氣未除自矜其力而用壯君子理義未純自恃其智而用罔罔亦君子之壯也以壯為正其正必危楊簡曰九四奇畫橫截其前藩象趙氏曰三以其障已之途猶羝羊性很怒角以觸之不知反為所罣是用壯之過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决不羸壯於大輿之輓

輓音福

仲翔曰失位悔也體夫象故藩決坤為大車為腹劉濬伯

曰乾為輪輿壯在輪輪壯在輿唐凝菴曰四本動主當健後而動得動之正矣故曰貞吉合健動而為壯進无失錯悔亦為之凶矣王注已得其壯而二陰不罔已路故藩決不羸也壯於大輿之輶无有能脫其輶者可以往也

六五喪羊於易无悔喪羊於易同易以政以正同音傳家蘇子瞻曰人皆為藩以禦羊而已獨無豈非易之至也歟有藩者羸其角而易者喪之羸其角者無攸利則喪之者无悔豈不明哉胡雲峰曰喪羊於易人君自凶其剛也項氏曰四之決即三所觸之藩五之所喪即上不退之羊上六羸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子瞻曰羊九三也藩上六也自三言之三不應觸其藩自五言之上不應羸其角方其前不得遂而退不得釋也豈獨羊之患雖我則何病如之且未有羊羸角而藩不壞者也故无攸利均之為不利也則以知難而避之為吉項氏曰上六居動極質本陰暗而又好動不能詳審者也三以進退失據動極則止故又有克艱之象

三三 離下 大地晉 晉明夷反對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仲翔曰觀四之五晉進也康安也震為侯為馬良為多坤為衆故繁庶離日在三故晝日三陰在下故三接矣朱氏曰周官校人天子十有一閑馬六種凡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侯果曰四為諸侯五為天子坎為馬大行人職諸公

三饗三問三勞諸侯三饗再問再勞姚氏曰觀禮廷升一也觀畢致享升致命二也享升王勞之升成拜三也進齊徐氏言諸侯有安民之功故用此以受君之錫予而被其親禮也崔憬曰晝日三接喜其來而親之至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罔孚罔孚是雲峰曰上互艮有欲進而止之象凡始進必資薦引四應不中正乃若相摧抑者進之初人多有未信者然摧如在彼而吾不可以不正罔孚在人而吾不可以不裕初以陰居陽非正才柔志剛不足于裕貞與裕皆戒辭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於其王母
子夏曰得位而進无應而愁如也夫以謹慎中正憂勤其進非惟獲吉抑受其福也五以陰而降德也苟能立身行道當時大明何必待於應乎陸庸成曰摧自人阻愁由我生仲翔曰乾為介福良為手坤為虛故稱受介大也謂五已正乾為王坤為母故受茲介福於其王母

六三衆允悔亡
程傳以六居三不得中正宜有悔而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者也三陰皆順上者是三之順上與眾同志有順上向明之志而眾允從之悔之所以亡也敬仲曰坤象象羣承耦比有眾允之象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九家易鼫鼠喻貪謂四也淤不度漬不出坎也飛不上屋

一五上也緣不極木不出離也穴不掩身五坤薄也走不
先足外震在下也五伎皆劣四文當之詩云碩鼠碩鼠無
食我黍刺貪殘也翟玄曰鼯鼠晝伏夜行貪猥无已雖進
承五然潛據下陰久居不正之位故有危慮也仲虎云互
艮為鼠象旨鼠以晝伏非能以晝進者

六五悔公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潘述六五柔德宅尊為離明之主諸柔皆進而上行以相
附麗故雖居不當位宜有悔而悔公矣王注此大明當中
之體自能盡諸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謂得失之恤如
是而往則吉而无不利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古易彙編

下經離會

六五

仲翔曰五以變之乾為首位在首上故稱角坤為邑動成
震而體師象故維用伐邑陸氏曰離為兵戈故稱伐離體
焯烈故稱厲仲虎曰上九剛進之極而以伐私邑雖危而
吉且无咎然以剛進之極僅能伐其小邑雖正亦可吝鄙
之也項氏曰晉好柔而惡剛故九四上九皆以厲言之

三三離上
坤下

明夷利艱貞

康成曰夷傷也日出地上其明乃光至其入地明則傷矣
故謂之明夷日之明傷猶聖人君子有明德而遭亂世初
在下位則宜自艱无幹事或以避小人之害也孔疏闕三
在上明臣在下不敢顯其明智不可隨世傾邪故宜艱難

堅固守其真正之德

初九明夷於飛垂其翼君子於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
言

象旨離有飛鳥之象互震為大塗於行自初適四也三日
歷三位乃之四左傳當且在三卿之象離似順有口象初
變艮止故不食主人謂四離為言洪範以言揚厲火左氏
曰火焚山敗於人為言言必讒也慈明曰不食者不得君
祿陽有明德耻食其祿也章氏曰凡鳥於將暮便不高舉
戢翼歸巢離卦背晝也則明夷為夜故飛垂翼將暮之象
言其知明夷之早也君子行而去之即三日不食无懷資
之裕有所往主人有言无即次之安皆所不顧也

古易彙編

下經離會

六五

六二明夷於左股用拯馬壯吉

拯之陵反

案六二在足之上為離之主有股肱之寄也徐氏曰二在
下故曰左兵法以後為左馬壯則行速楊誠齋曰居明夷
之時惟晦者可免於傷而二有文明之德此暗主所甚忌
也惟去者乃免於傷而二居股肱之位此昏世之不得去
也故有左股之傷初九九三乾馬用壯之助助之者壯處
之者順所以吉也案項氏取坎為馬不用初三

九三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九家易歲終田獵曰狩潘述離南方之卦狩田而去害之
事昏主在上羣陰從昏民之害也九三以剛德在明體之
上志與上應為君除之故為南狩之象殲厥渠魁得大首

也以明剋暗不得已而動无逞剛欲速之心乃得為貞卽利艱貞意也朱氏曰離上王用出征折首與此南狩得首同案離為戈兵故利征伐

六四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於出門庭

慈明曰腹者謂五居坤坤為腹也案入于左腹當明夷世之腹也四離下卦而交坤體之下下為左有入左腹之象坤偶畫象門有出門庭之象孔疏六四體柔處坤與五相近是能執卑順之道入昏闇之地獲明夷之心意也既得其意不被疑忌不勞遠遯而免於難曰于出門庭仲虎曰於出門庭者猶可去而出乎坤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周易彙編

下經辭會

卷八

馬季長曰箕子紂之諸父明於天道洪範之九疇德可以王故以當五知紂之惡无可奈何同姓恩深不忍棄去被髮佯狂以明為暗故曰箕子之明夷卒以全身為武王師名傳无窮故曰利貞矣案箕子蜀才作其子

上六不明晦初登於天後入於地

仲翔曰應在三離滅坤下故不明晦晉時在上麗乾故登於天照四國今反在下故後入於地失其則潘述上六坤卦之終如日入地中地之上皆暗故為不明晦之象五上為天故象初登於天坤地至上成故又象後入於地

三三

離下

風火家人

家人睽反對

家人利女貞

季長曰家人以女為剛主長女中女各得其正故曰利女貞矣案卦下離上巽二四皆居陰位執柔道以順三五之陽剛女之貞也正雖在女而所以正之者男也薛仁貴曰明乎內者家自齊內離明而外巽齊也女德未正他事雖齊本已亂矣故曰利女貞

初九閑有家悔亡
潘述初九陽剛下於四之巽順男女始交有家之象卽能閑之以禮使邪僻之意無自而興悔可以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慈明曰六二處和得正有應有實陰道之至美者也坤道順從故无所得遂供饋中饋酒食是議故曰中饋居中守

周易彙編

下經辭會

卷九

正永貞其志則吉象旨二不變則互坎二變則互兌皆有飲食之道為中饋矣案離畫中虛壺中象故曰在中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嗃呼各切音腫嚴厲貌
嘻嘻音熙和樂聲

王弼注以陽居陽剛嚴者也處下體之極為一家之長行與其慢也寧過乎恭家與其瀆也寧過乎嚴是以家雖嗃嗃悔厲猶得吉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侯果曰嗃嗃嚴嘻嘻嘻也案象旨嗃嗃依劉向作熇熇與詩熇熇同離體之象嘻嘻書嘆也宋王固疑重剛无嘻笑理以謂嘆意

六四富家大吉

仲翔曰得位應初順五乘三比據三陽故富家大吉章氏曰以柔得剛以虛受實有富盛其家之象巽為近利市三

倍亦有富義能富家則能正家矣既富方穀理之常也
以大吉王注占法陽主貴陰主富記曰父子篤兄弟睦夫
婦和家之肥也家之肥即家之富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假更白反

案一家之人初開之而二饋之三節之而四富之王者至
此亦何恤哉雖肅在宮而已蘭氏廷瑞曰剛中正為家人
之主而初二三四各當其位亦如人君正身齊家使父子
兄弟夫婦各正位乎內外而不相紊故不待憂恤而吉汝
吉曰古假格通至也感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徐進齋曰上九以陽剛居卦之終家道大成人信之矣故
曰有孚然不以人信而或弛律身益嚴故曰威如身愈慎
則家愈齊保家之道也故曰終吉

三三離上 火澤睽 八目

睽小事吉

康成曰睽乖也火欲上澤欲下猶人同居而志異也故謂
之睽三五相應君陰臣陽君而應臣故小事吉仲翔曰小
謂立陰稱小得中應剛故吉案說文睽目不相視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仲翔曰无應悔也四動得位故悔亡應在於坎坎為馬四
而失位之正入坤坤為喪坎象不見故喪馬自一至五體
復象故自復四動震為來故勿逐自復也離為惡人程傳

睽為卦上離下兌
睽睽為卦上離下兌
睽睽為卦上離下兌
睽睽為卦上離下兌
睽睽為卦上離下兌
睽睽為卦上離下兌
睽睽為卦上離下兌
睽睽為卦上離下兌
睽睽為卦上離下兌
睽睽為卦上離下兌

其說之亦頗
洪範之作
之時乎何
睽已睽矣不
可以忘疾志
及之也惟不
已甚徐徐
移此合睽
睽也故曰
吉小事
吉小事
吉小事
吉小事
吉小事
吉小事
吉小事
吉小事
吉小事
吉小事

馬者所以行也睽獨无與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與
之合是勿逐而馬復得也惡人與已乖異者也見者與相
通也案坎馬在外為喪初動亦變坎則馬自外而復本位
故自復惡人亦指四迫斯可見非往見之也

九二遇主於巷无咎

仲翔曰二動體震為主為大塗良為徑路大道而有徑路
故稱巷變而得正故无咎程傳二以剛中之德居下上應
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成濟睽之功矣而居睽離之時其
交非固二當委曲求於相遇觀其得合也故曰遇主於巷
必能合而後无咎象吉主謂五說文巷里中道何休云八
家共一巷是也離中虛有巷之象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仲翔曰離為見坎為車為曳故見輿曳案離牛上阻為牛
掣其人謂四惡人也點額為天割鼻為劓潘述六三正應
上九而位在二四兩陽之間為疑地故三遂以疑成見方
時化曰夫方其初睽而生疑也三若見二曳其輿三掣其
牛上又從天且劓其鼻矣其實豈有是哉案其始之不能
不睽也是无初也其後之必不終睽也是有終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王注无應獨處五自應二三與已睽故曰睽孤象吉處无
所安比非吾與必以氣類相求為助故遇元夫元夫謂初
陽德也質卿以為喪馬弗逐之仁人也始之睽而卒以遇

其志交孚無間而且交相厲也故得无咎

六五悔凶厥宗噬膚往何咎

子夏曰取天下之物成天下之事異物相制合眾材各睽其小體以成大體夫濟天下之務者豈於一才乎潘述六五處睽者也以陰居陽宜有悔然得中為文明之體應剛無偏係之私其悔得凶厥宗謂二也五柔居尊須剛德以濟天下之睽故視二曰厥宗其合也猶噬膚之易一噬即合而入之深以斯而往何咎之有仲虎曰噬嗑六二曰噬膚睽六五以九二為厥宗噬膚睽二變即噬嗑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孤音胡本弓也說吐活反

吉

釋辭會

七十三

彭山曰三陰互坎豕象允澤塗泥象仲虎曰弦木為弧本睽象案變震塗象離為戈兵弧象互坎寇象又雨象乘坎故狐疑變歸妹婚象震雷坎雨注澤而流通故遇雨則吉程傳睽極則嗝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案上與六三正應以三居二陽之間遂生疑心方時化曰上若見三所駕非牛乃負塗之豕所載非人乃一車之鬼於是先張之弧以為寇而欲射之後竟知其為我婚媾說弧而不之射焉羣疑叢生此三上所以成睽也往遇雨則吉羣疑盡釋此三上所以終合也

三三

坎上

山水蹇 蹇解反對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傳翔曰離為見大人謂五二得位應五故利見大人五當位正邦故貞吉也程傳在蹇難之時利於順處柔易之地不利止於危險也蹇難之時必有聖賢之人則能濟天下之難故利見大人也濟難者必以大正之道而堅固其守故貞則吉也

初六往蹇來譽

仲翔曰譽謂二二多譽也失位應陰往歷坎險故往蹇變而得位以陽承二故來而譽矣孔疏初居艮始是能見險而止見險不往則是來而得譽故曰往蹇來譽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朱子本義不言吉凶者但言難躬言而已至于成敗利鈍則非所論也

沈存中云王五也臣二也二應於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

吉

釋辭會

七十三

遠害而相機違會觀變俟時王輔嗣所謂執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仲虎曰坎蹇蹇象匪躬艮其背不獲其身之象

九三往蹇來反

程傳三與上為正應上陰柔而无位不足以為援故上往則蹇也反還歸也三為下一陰所喜故來為反其所也

六四往蹇來連

仲翔曰在兩坎間進則无應故往蹇進齋曰陰柔不足以濟蹇惟下連九三牽引以進乃克有濟唐虞菴云四在互離之中二陽兩歷有連象

九五大蹇朋來

張中溪曰九五以陽剛而陷於坎中是遺大投艱於朕身夫豈小寒也哉斯時也正望羣賢之來出其險以拔其禍幸而下有六二匪躬之大臣為之正應必能朋合來譽來反來連來碩之才翕然而至同心協力共濟其蹇矣宗義陽陷陰中大者蹇也

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仲翔曰陰在險上變失位故往蹇碩謂二艮為碩退來之三故來碩得位有應故吉也離為見大人謂五潘述當出險之時上六陰柔往猶蹇耳來應九三之陽剛則碩大而吉且利見九五之大人合朋來以成出險之功也

坎下震上 雷水解 解者解也之正義解有兩音一音解謂解之也一音解謂解之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仲翔曰臨初之四坤西南卦初之四得坤眾故利西南往得眾也子瞻曰蹇解本相反之卦蹇九五往在上今來居二是陽復於下卦之中矣故無所往其來復吉蹇九三為艮止不動今往居四其體震動為往故有所往夙吉

初六无咎

潘述蹇始解陽來復中為下卦之主六陰柔弱自下承之故得无咎

九二王獲二狐得黃矢貞吉

仲翔曰二稱田田獵也變之正艮為狐坎為弓離為黃矢矢貫狐體二之五歷三爻故田獲三狐黃矢之正得中也

貞吉九家易坎為狐卦多陰故象三狐居二為中黃中色矢直物孔疏九二以剛居中而應於五為五所任處於險中知險之情以斯解險無險不濟故曰田獲三狐得理中之道不失枉直之實能全其正者也故曰得黃矢貞吉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劉濂曰坎輿象亦寇象潘述九二來復得中六三陰柔位乎其上負四乘二為負且乘之象負為人役乘民所載也民役而為人載忝位已甚且復召釁致寇必矣濂曰此為位之小人所當解者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拇音某足大指也

李鼎祚曰九四體震震為足二在足下拇之象王注三為之拇則失初之應故解其拇程傳九四以陽剛之才居位承六五之君大臣也而下與初六之陰為應拇在下一而微者謂初也四能解去初六之陰柔則陽剛君子之朋來至而誠合矣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潘述六五以柔居尊正應九二近比九四陽剛為輔是君子之德宗義曰維者見一解之外無他術也小人一解則君德清明故吉然此何以驗之驗諸小人之退而已

仲曰君子在位無所不解則人心無復懷疑而吉有孚於小人小人即所解去者

上六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射食也反隼音尹反車音尹車者音隼之鳥

九家易集鷲鳥也今捕食雀者其性疾害仲翔曰上應在
三離為隼三負且乘高墉之象王注墉非隼之所處高非
三之所履上六居動之上為解之極將解荒悖而除穢亂
者也故曰射之靜極而後動成器而後舉故必獲之无不
利也

三三 先下 山澤損 損益反對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易之用二簋可用享
康成曰艮為山兌為澤牙體坤坤為地山在地澤在地
下澤以損增山之高也猶諸侯損其國之富以貢獻於天
子故謂之損矣慈明曰損乾之三居上孚二陰也居上據
陰故元吉无咎以未得位嫌故曰可貞陽利往居上故利

有往二簋謂上體二陰也案有孚者去浮存約其念實也

其道大善故元吉其道可守故可貞其道可行故利往二
簋之享亨其孚而已苟有明信則雖薄物亦可薦於神明
何必損下益上哉

初九已事適往无咎酌損之

潘述初四正應而初以陽居陽則盈矣四以陰居陰則虛
矣以已之盈益上之虛初之事也以爲已事而速往以益
之則无咎又因陽剛好進初體輕銳而戒以酌損之仲虎
所謂當自酌其淺深之宜而不自傷其本量其所受隨器
而止酌之義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潘述九二陽剛得中貞也所利在貞則不待有所損益
所向往則失其貞而凶矣弗損益之不自損其剛貞則能
益其上乃益之也案二居柔而說體上應陰柔之君故其
占如此董氏二以剛居柔更損之將至媚悅以徇五矣故
既以利貞勉之復以征凶警之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仲翔曰泰乾三爻為三人震為行故三人行損三之上故
損一人一人謂泰三之上據坤應兌故則得其友言致一
也丘建安此爻乃損之所以為損下體之乾三陽并進三
人行也九三一爻損而上之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九三上
而為上則上六下而為三剛柔偶合一人行則得其友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潘述六四以陰居陰履得其位在損之時而正應初剛陰
虛能納以損其疾也損柔之偏以從剛也疾何可久唯使
之遄速則有喜而无咎仲虎曰六四與初九為應彼方已
其事而速於益四四以初之陽剛而損其陰柔之疾惟速
則有喜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仲翔曰謂二五也變成益故或益之坤為十兌為朋二上
失位三動離為龜十謂神靈攝寶文筮山澤水火之龜也
故十朋之龜三四易位成既濟故弗克違元吉矣案若虛
中以寶賢賢實心以愛君羣策畢集自弗能違故其象占

如此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王子雍曰上據五應三三陰上附上下交接貞而吉也如此而往亦无不利剛長居上衆陰仰戴而歸有得臣之象子夏曰高而无位贊五之功雖應得臣無自有也仲達无家者光宅天下无適一家也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向秀曰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既上行惠下之道利益萬物動而无違何往不利故利有攸往以益涉難理絕險阻故利涉大川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象旨大作虞翻侯果皆本繫辭以爲未耜之利易道設虛以待有不止于耜耜矣案陽爲大震爲動大作之象張中溪曰初九爲震動之主上應六四近君之臣則初受四之任者重矣故利用爲大作興之事而所作之事必得大善之吉乃得无咎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子夏傳柔得其位受上之益得中之道能精意以奉五通于人而信于神也故自來非常之祐十朋之龜不能違與損之六五同矣其位臣也故以永貞于五爲吉夫陰之所利在于永貞而二能盡之王者用以享上帝亦吉也仲

曰坤數十兌澤爲朋三變離爲龜震稱帝王謂五艮爲宗廟三乾折坤牛故王用享于帝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仲翔曰三動體互坎故有孚震爲中行爲告位在中故告中行乾爲圭九家易上公執桓圭九寸諸侯執信圭七寸潘述當益下之時以陰居陽不能謙退二本多凶又處震之極震動警省乃所以益之也案朝廷錫我以信圭業界我以益民之任矣上公益我以凶事則責我以孚中之歉耳必誠合于中行凡所以損盈益虛者務以真心而行中道以是而告公則公無不從由是而用圭則信無不達庶可以報凶事之益矣彭山曰二五之中自貞悔言二四之

中自一卦言四近五爲公象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仲虎曰四與初上下往來之爻也故于初曰作於四曰遷案四損已之九以益初而得六是爲益之主公之象也夫我肩益下之任而不益則病民過益則病國必也中行乎三以中行而告公則信可通于我我以中行而見告則與以從乎三矣蓋四以益下爲志雖居坤有國也然自四而遷于初以行其益下之志即依十朋享帝之二以自立亦爲利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潘述人君施惠于民不必損於已惟求諸心而惠自下于

下矣九五操利益天下之權而陽剛中實故曰有上惠心其為惠也豈顧問哉如天施焉不問其施如地生焉不問其生王人者導利而布之下此其大善而吉者矣以中感中以正感正遂得六二之有孚惠我中正之德也而三之孚四之從皆在惠德之中矣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潘述居益之極求益不已亢極乘尊過求莫附雖有其應豈與之哉求多干人人所忿也益窮反損故有或擊之者震巽為恒巽震則非恒矣故有勿恒之象象旨至三四五互艮艮手有擊象

三三乾下 澤天夫 夫始反對

周易彙編

下經辭會

八十一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夫古快反號戶羔反對內同

康成曰揚越也五牙體乾乾為君居尊位王庭之象仲翔

曰陽在二五稱孚初動體巽為號今震為告坤為自邑

二變離為戎仲虎曰夫以五陽去一陰亦易易爾而彖為

警戒之詞不一蓋必揚於王庭使小人之罪明以至誠呼

號其眾使君子之類合不可以小人之衰而遂安肆也有

危道焉不可以君子之盛而事威武也有自治之道焉必

如是乃利有攸往聖人為君子謀至矣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仲翔曰夫變大壯大壯震為趾位有前故壯于前孔疏初

九居夫之初須當審其籌策然後乃往而體健處下徒欲

果決壯健前進其趾以此而往必不克勝所以為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仲翔曰惕懼也二失位故惕變成巽故號劍坤為暮夜二動成離離為戎潘述九二處中當眾陽決一陰之時而善用其剛內懷兢惕外嚴戒號自治之密也陰謀不測意外之變卒然而起為莫夜有戎勿恤可也莫夜戎皆陰象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

翟玄曰頄面也頄間骨慈明曰九三體乾乾為君子二五

同功二爻俱欲決上故曰君子夫夫質卿曰九三當夫之

剛之不足遂壯于頄則事未形而幾先露必有凶矣若

君子之夫其夫者自有獨行之法觀之于時審之于心籌

之于夙夜而斷之于幾微獨行如此雖遇雨可也若濡可

也有愠可也而終則无咎案應上兌澤雨濡象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仲翔曰四變坎為臀剝艮為膚大壯震為行坎為曳故其

行赴起兌為羊震為言坎為耳案李鼎祚謂凡卦二為股

四為臀无膚孔疏所謂據下三陽位又不正下剛而進必

見侵傷是也臀无膚則行不前又居兌下毀折而不長于

行故曰次且仲虎曰牽羊者讓而先之九四以陽居陰而

在陽之先宜乎有无膚次且之悔唯如牽羊然不與眾陽

並進而安出其後則可以凶其悔然既處柔必不能也雖

使聞是言亦必不能信用也

九五莧陸夫夫中行无咎

子夏傳莧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慈明曰莧者葉柔而根

堅莧根小陸根大朱子曰莧者馬齒莧陸者章陸一名商

陸皆感陰氣多之物程傳五雖剛陽中正居尊位然切近

于上六上六說體五為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

必決其決如莧陸然則于其中行之德為无咎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仲虎曰九二惕號呼眾陽也上六一陰何所號哉終凶而

已聖人于五陽未嘗許之曰吉一陰爻直絕之曰凶

三三乾上 天風姤

姤女壯勿用取女

易象彙編 下經辭會

八十三

象言女壯謂巽為長女初比二故四勿取楊誠齋曰復一

陽生聖人未敢為君子喜姤一陰生聖人已為君子憂復

一陽不足以勝五陰而姤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既曰

女壯是以曰勿用取女申戒五陽以勿輕一陰之微而親

睚之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仲翔曰柅謂二也巽為繩故繫柅乾為金與木入金柅之

象也九家易絲繫於柅猶女繫於男故以喻初宜繫一也

若能專心順二則吉今既為二所據不可往應四故曰有

攸往見凶也案袁曰巽為股又為進退股而進退則蹢躅

矣王弼注羸豕北豕也豕強而北弱故謂之羸豕陰也

蹢躅陰之不可與長有如此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仲翔曰巽為白茅在中稱包詩曰白茅包之魚謂初陰巽

為魚二雖失位陰陽相承故包有魚无咎賓謂四也乾尊

稱賓二據四應故不利賓張中溪曰初與四為正應魚本

四之有也今九二先與初遇以陽納陰包而有之則二為

主而四為賓矣此豈四之利乎故曰不利賓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徐進齋曰九三之志亦在乎初初比二應四與三无係三

乃介乎其間求與之遇而承乘皆剛進退不能案退不遇

于初而乘剛不安故无膚進不遇于上而承剛難前故次

且然三剛正知其危厲不敢妄動可无大咎矣巽為股三

居股上臀象動變坎陷故无膚巽進退故次且

九四包无魚起凶

王弼注二有其魚四故失之也无民而動失應而作是以

凶矣吳臨川曰初者四之正應而為二所得故二之包中

有魚而四之包中无魚也已之正應與他人遇猶君之失

其民也今雖未凶凶由是起矣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潤自天

杞音起柳屬隕音頌墜也落也

李隆山曰杞叢生性堅而壽瓜蔬菜而不正易以滋蔓初

六之才也九五包制之有杞包瓜象當陰長之時合其陽

以之中正之道臨制之張中溪曰陰陽升降循環之
理剝之上九天位也復之初九地位也碩果自天而剝落
于地復有生意存焉豈非有隕自天乎

上九婚其角吝无咎

仲翔曰乾為首位在首上故稱角動而得正故无咎程傳
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潘述上
无所遇而亦不近陰邪可免于咎也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仲翔曰大人謂五三四失位利之正變成離離為見坤為
牛故曰大牲劉濂曰萃聚也坤順兌悅上以說感下以順

應又澤上于地物所萃聚故為萃孔疏聚之為義其道必

通故亨假至也天下崩離則民怨神怒雖欲享祀與无廟

同王至大聚之時孝德乃洽始可謂之有廟矣聚而无主

不散則亂惟有大德之人能弘正道乃得常通而利正故
曰利見大人亨利貞以此而用大牲神明降福故曰用大

牲吉民聚神祐何往不利故曰利有攸往約說曰聚之道
有四神聚也人聚也事聚也神聚則當享廟人聚則當有

主物聚則當施用事聚則當往幹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仲翔曰初動成震震為笑四動成坎坎為恤程傳初與四
為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然當萃時三陰聚處柔无守

正之節若舍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終也乃亂感亂
其心也乃萃與其同類聚也若號呼以求正應則一握笑
之矣能勿恤而往從剛陽之正應則无咎過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禴音藥天子四時之祭春日禴禴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禴以一餼以同以四者非

仲翔曰應巽為繩良為手故引吉得正應五故无咎孚為
五禴夏祭也仲虎曰二在三陰之中而與五應惟萃引上
下而萃於五則吉无咎矣二五之交孚之至也萃之時用

大牲吉然能如六二之孚則雖用禴乃利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仲翔曰坤為萃故萃如與為號故嗟如失正故无攸利動
得位故无咎象言萃如者六三之本志嗟如上六不應故

无攸利往往從四也四與五比陽為陰歸故得所萃而无

咎但有小吝耳

九五

九四大吉无咎
象言九四近臣居多懼之地非其位而有聚物之權咎之
所歸也必大吉然後无咎仲虎曰五萃有位見四之萃非

有位者也無尊位而得衆心非大吉安能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凶

象言卦以二陽萃陰五萃之有位者也有位而得民之萃
豈有咎哉呂仲木曰萃位非萃德者陽剛中正不謂德乎

九四比陰在下以分其萃而五不得專有匪孚者故元永
貞言于五比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

六齋谷涕洟无咎 齋音咨數声涕音夷鼻涕也

象盲齋將也咨依仲翔陸希聲作資上變乾為玉為金資象也上以陰居外而下無正應齋資涕洟而急萃於五此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者也以兌體之上悅極而悲憂戚如此故无咎劉濬伯曰齋咨兌口象涕洟兌澤象

三三 坤上 地風升 卦自巽來柔上居四內巽外順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九二剛中而五應之是川下也此南征之謂也

康成曰坤地巽木水生地中日長而上猶聖人在諸侯之中明德日益高大也故謂之升升進益之象也仲翔曰剛中而應故元亨也張中溪曰大人二也用見五應之也勿恤勿勞憂恤也南征前進也二能前進以應乎五則吉矣

易象彙編 卷之六 升卦 六五

仲虎曰巽坤之中有離故有南象

初六允升大吉

慈明曰謂一體相隨允然俱升初欲與巽一體升居坤上位尊得正故大吉也潘述初六為巽之主也巽二陽而居其下二陽相得二陰同願勢必上進以柔之體處升之初得坤之援允矣其上升也吉孰大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仲虎曰萃六二以柔而應九五之剛升九二以剛而應六五之柔其至誠感應則一也故爻詞同王注與五為應往必見任閑邪存誠志在大業乃利用納約於神明矣案二之自結于君者孚誠耳孚乃可以格神而况于君乎

三升虛邑

潘述二既上應三亦同體剛正而巽以廣同升之途進臨坤地前无難之者直達无碍有升虛邑之象坤象國邑六四王用享于岐山吉无咎

慈明曰巽升坤上據三成良與為岐良為山王謂五也潘述四居近君之地在升之時无可復升陰居柔位能止其所以順事乎上得臣道之正即文王以服事殷之德故為王用享于岐山之象程子曰止其分升其德深得此爻之義仲虎曰吉者得臣道之純无咎者无僭分之失

六五貞吉升階

仲達六五以柔居尊位納于九二不自專權故得貞吉升階保是尊貴而踐阼矣案坤為土耦多如級有階象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亦或言宜進德柔道利乎

程傳陰居升極昏冥于升知進而不知止不明甚矣君子于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強不息者也以小人貪求无已之心移于進德則何善如之

三三 兌上 澤水困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潘述坎險兌說處險而說困而亨也而能亨必是履正之人仲翔曰處困无應宜靜故曰貞此指九二大人九五大人能濟乎困然後得吉而无咎坎中陽實信象兌不掩有言象有言不信坎兌相睽也案此戒處坎之

不可尚兌之口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案人之體行則趾為下坐則臀為下初六陰柔失位處困之底困而不行坐困之象象旨四互巽為木木中曰株四欲拯初而坎為溝瀆為隱伏有入幽谷之象也三歲自初至四歷三爻言久而不能自拔于困以觀四之正應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彭山曰困于酒食謂當以飲食俟時而不可強求其通也坎為酒兌為食上九降二故朱紱方來朱紱宗廟之服乾為大赤朱紱命服恩澤象心亨之人福祿自臻然君命以祭服不過用之享祀齋戒盛服以通神明而已不敢輕動

古易彙編

經解

卷八

也陽為陰掩若征行則非其時故凶然九二剛中之德非妄行者故得无咎也案上九降二變自否來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象旨陰柔不中正承乘皆剛而无應與非所困而困焉兌為剛凶伏艮石象謂四也有九家易坎為蒺藜謂二也三內體言宮仲翔曰兌為妻謂上无應也妻在互離之外隔絕而不見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張中溪曰坎為輿九二居坎體而又剛健故曰金車初六之來徐徐者以困于九二之金車也然四之志則在乎初始若可吝人必有終也案四兌體金象二自乾降亦金象

九五劓則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亨祀

仲翔曰割鼻曰劓斷足曰剕兌為刑故劓剕否乾為朱紱為說崔憬曰赤紱天子祭服之飾所以稱困者被奪其政唯得祭祀若春秋傳曰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故曰困于赤紱案剛中居尊出險入說困將通矣而九二同德之應為二陰所掩故五劓三剕初以拯二之困也然上為陰掩下則乘剛雖行小刑而失其大柄王注所謂用此威刑異方愈乖者也徒擁繡紱為祭祀之主而已故困中正之交久必相合徐則通矣故說既通以主祭則受福故利亨祀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

仲翔曰與為草莽稱葛藟謂三也乘陽故動悔變而失正

古易彙編

經解

卷八

故有悔三已變正已得應之故征吉項氏曰六三非所當牽而牽之故為困于葛藟九五非所當乘而乘之故為困于臲臲所處如此徒用兌口禦人以動而生悔為辭則又可惜之甚象所謂尚口乃窮也若能斷葛藟而不牽離臲應而不居行而去之吉孰加焉或云曰動悔自訟之詞

三三

坎下

皆近

皆極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

康成曰坎水也與木桔槔也兌為暗澤泉口也言桔槔引瓶下入泉口汲水而出井之象也井以汲人水无空竭猶君子以政教養天下惠澤无窮也仲翔曰坤為邑乾初之

五折坤故改邑初為曰井四應甃之故不改井坎為通故
往來井井張希獻曰邑居其所而能聚可改而就井井居
其所而有常不可改而就邑故終日引汲未嘗言損終日
泉注未嘗言益无喪无得也汲者往而來者汲潔淨之體
自如井井也程傳瓶所以上水而致用也羸敗其瓶則不
為用矣是以凶也象旨周禮四井為邑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于寶曰體本上交在下未浚不能汲而日新是以為舊井
也坎失前禽故无禽周長寧謂井旁餘瀝禽來飲食不食
者遠于兌口徐進齋曰人品汚下不能強于為善无用于
世為人所棄

九二井谷射鮒甃敝漏

九十一

仲翔曰巽為谷為鮒鮒小鮮也離為甃羸其瓶凶故甃敝
漏象旨谷說文泉出通川之稱九二剛畫象水實甃中初
偶象甃之敝舊下漏又互充為毀折也仲虎曰井以上出
為功二无應而下昵于初以井言如井旁穴出之水僅能
射鮒以汲井言如敝甃不足以上水而反漏于下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象潘述陽剛泉象渫者去初之泥也居得其正巽入之功
已畢其井渫然潔矣然不得其中非井邑所會而上六之
應又才弱不能汲有不食之象非惟我心恻行道之人亦
為我惻可以汲矣汲之者其惟九五乎居尊王象互離明

象雖曰非應而居上有出水之才水渫有必出之理汲之
以及物故上下並受其福矣

六四井甃无咎

甃音絢結也馬云為九裏下達上
圖亦治也以磚甃井修井之壞謂之甃

慈明曰坎性下降嫌于從二能自修正以甃輔五子夏傳
甃亦治也仲虎謂甃二之谷也張中溪曰井而甃矣則舊
井完而新矣六四才柔雖未能施其井養之用而近承九
五井冽之主將有汲引上出之功而无汚濁不食之咎矣
九五井冽寒泉食

潘述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尊位是王明在上井冽寒泉乃
得汲而為人食所謂並受其福者象旨五變坤作甘故冽
剛居剛故潔坎北方之卦為寒泉居兌口之上食象也仲
虎曰井道至此初泥已浚二漏已修井道全矣所謂井養
而不窮者正在此矣然則渫與冽性也食不食命也

上六井收弗幕有孚元吉

仲翔曰幕蓋也收謂以鹿盧收縵也坎為車應與繩為縵
故井收勿幕劉濂曰井道感矣收者收縵收瓶汲之終也
勿幕者坎口不掩公其利也有孚者井中實為孚有常而
不變源源而不窮也井道上出上下往來皆享其利故曰
元吉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巳音以

康成曰革改也水火相息而更用事猶王者受命改正朔

易服色故謂之革也王注民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繼成難與慮始故革之為道即日不孚已日乃孚也孚然後乃得元亨利貞悔亡也已日而不孚革不當也悔吝之所生生乎變動者也革而當其悔乃以案離日象說孚意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九革反

于實曰鞏固也離為牝牛在革之初而无應遽未可以動潘述離為牛黃謂一也離二有中順之德彭山曰離初炎上而麗乎二鞏用二之中順不敢用剛而妄動也初剛能固守故言鞏案初民象二革主故民從主革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案潘述六二柔順中正文明之主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

盡事理而必已日然後革之離日方中蓋未已也故未可

遠革以正應在上不敢自尊而征行從五則吉而无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程傳以剛陽居離之上而不得中躁動于革者也以是而行則有凶也然居下之上事苟當革豈可不為在乎守貞正而懷危懼順從公論當革之言至于三而皆合則必得至當乃有孚也如此則可以革矣允口言象三爻三就象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仲翔曰互巽為命四動互坎改巽故改命吉亦離改為允之象宗義四陽居說體其于上下有悃誠見諒之意以是更改命令乃吉蔡節齋謂湯武革命也程傳離下體而上

體居水火之際革之時也以九居四剛柔相濟革之用也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之而當其悔乃以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劉濂曰兌虎象澤雲雨象虎始生而色黑遇雲霧七日不食澤其羽毛始有炳然之文體說應二以居尊位四已改命五但受命大人之象孔疏損益前王創制立法文章之美煥然可觀六二復以文明之德相應而麟鬣之虎變之象占所以謀革未占之時眾已信之豈待今日哉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陸績曰兌之陽爻稱虎陰爻稱豹豹虎類而小者王德卿曰虎文疎而著曰炳豹文密而理曰蔚子瞻曰易稱風從

書易彖傳

下經離會

九十三

虎。虎有文而能神。豹有文而不能神。吳幼清曰。虎革之時。革道終矣。君子變革其外而有文。小人革其外而順君復何求哉。靜守可也。征行則凶矣。

三三巽下

鼎元吉亨

康成曰鼎象也卦有木火之用牙體乾兌乾為金允為澤澤鍾金而合水爻以木火鼎烹熟以養人猶聖君興仁義之道以教天下也故謂之鼎矣案教當作養劉濂曰鼎之用大有元吉之道焉鼎之用道有亨道焉孔疏此卦德位兼備又有其輔則可莫重器于无虞而凝天命于有永矣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仲翔曰初陰在下故否利出之四故曰利出兌為妻妾四
變得正成震震為長子介夫曰初居鼎下趾也上應九四
趾而向上則顛矣然當卦初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
顛趾而出矣胡雙湖曰以初得六得妾之象王器有人无
咎之道吳澹齋曰下體與正兌之反初陰爻妾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徐進齋曰怨耦曰仇不善之匹也二五為正應而密比初
柔陰陽相匹而非正是初為我仇也即就也初自顛趾有
疾也不能就二是我仇有疾不我能即也故吉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仲翔曰動成兩坎坎為耳而革在乾故鼎耳革離為雉坎

古易彙編

不經辭會

九十四

為膏為雨案三居巽上下鼎之耳也耳貴虛方能受鉉今

重剛則實越五應上又當變革之地變垂耳耳之常矣鼎
待耳以行耳革則其行塞矣雖變離互坎承文明之腴有
雉膏之美尚在鼎腹之中而不得為人之食也悔何如哉
然陽九必變變則兩離兩坎未濟互既濟之象陰陽將和
而兩革者虛塞者通而鼎實亦食矣豈不虧失其悔哉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仲翔曰謂四變時震為足足折入兌故鼎折足形渥大刑
也九家易鼎者三足一體猶三公承天子也三公謂調陰
陽鼎謂調五味案上卦之下上鼎之足也動則變艮履盂
之象雉膏充實餗象四近君公象鼎實之足貴剛居柔變

陰下應顛趾之初故足折餗覆其刑剝誅凶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子夏傳中虛為耳案衷曰五當耳中色黃故曰鼎黃耳兌
為金又正秋故曰金鉉宗義六五虛中應剛黃耳而貫以
金鉉正位凝命非五而誰任賢勿貳是其貞也潘述非處
中不能受鉉之貫非堅剛不能勝鼎之重五變乾為金鉉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于寶曰玉又貴于金者故鼎之義上爻愈吉也君臣相臨
剛柔得節故曰元吉无不利仲虎曰上九一陽橫亘乎鼎
耳之上有鉉象上九以剛居柔而又下得六五之柔則以
為玉鉉鼎以上出為功故占則大吉无不利

古易彙編

下經辭會

九十五

震亨

震下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康成曰震為雷雷動物之氣也雷之發聲猶人君出政教
以動國中之人也故謂之震人君有善聲教則嘉會之禮
通矣雷發聲聞于百里古者諸侯之象程傳陽生于下而
上進有亨之義當震之來則恐懼不敢自寧虩虩然也處
震如是則能保其安裕故笑言啞啞孔疏震卦于人又為
長子正體于上出則撫軍入則監國威震驚于百里可以
奉承宗廟養器樂盛久而不失潘述七舉鼎實之器所以
載牲而升俎鬯合鬱香之酒所以灌地而降神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孔疏體夫剛德為卦之先剛則不暗于幾先則能有前識故處震驚之始能以恐懼致福而獲其吉也張中溪曰爻辭與卦彖詞同者以初九為成卦之主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躋于西反登也升也

仲翔曰厲危也乘剛故危億億惜辭也坤為喪三動離為羸蚌故稱貝在艮山下故稱陵震為足足乘初九故躋于九陵震為逐三動時離為日震數七故七日得者也程傳六二居中得正善處震者也而乘初九之剛以震來之厲度不能當而必喪其所有則升至高以避之也勿逐七日得遠避以自守過則復其常矣仲虎云一至上上至二七數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咎

九十六

仲翔曰死而復生稱蘇三死坤中動出得正震為生故蘇蘇坎為雉二出得正坎象不見故无雉潘述蘇蘇恐懼失則精神潰喪之狀二在下卦之上本剛位而以柔居之不中不正當震之來有蘇蘇之象蓋中无主而不自振矣能因震懼而勉于行可以无咎案下震接上震故蘇蘇

九四震遂泥

仲翔曰坤土得雨為泥位在坎中故遂泥也潘述四亦震主而處柔失剛健之道居四无中正之德陷溺于重陰之間不能自震奮者也故云遂泥泥滯溺也遂无反之意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仲翔曰坤為喪事謂祭祀之事象旨初始震為往四洊雷

為來厲雷聲之厲也六五居位得中陰中有陽非若二之純陰而乘初剛者之比故大无喪其所有事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隣无咎婚媾有言

仲翔曰上得位震為征四變時坤為躬隣謂五也仲虎震為善鳴有言象程傳志氣索索則瞻視徘徊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而處震動之極故征則凶也不于其躬謂未及身也能震戒于未及身之前則不至于極矣故得无咎婚媾有言親也有言有怨咎之言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九十七

康成曰艮為山山立峙各于其所无相順之時故謂之艮也仲翔曰艮為多節折坤為背坤象不見故不獲其身震為行人艮為庭坎為隱伏故行其庭不見其人三得正故无咎李鼎祚艮為門闕今純艮重其門闕兩門之間庭中之象案一陽隆然在上背之象也郭氏云人之耳目口鼻皆有欲也至于背則无欲矣故曰艮其背蘇蘇潘述曰惟艮其背則時有動靜心无動靜則肝膽耳目皆非吾有獲而若无獲也即人情世態了不相關見而若无見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潘述初六在下象趾在足為行之始以六之柔而靜象艮其趾而不行也故无咎當止之初恐其不能不動于欲也

陰柔以貞靜為德止有終身之義焉故曰利永貞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仲翔曰艮長為股艮小為腓拯取也隨謂下二陰艮為趾
震為動故不拯其隨坎為心故其心不快徐進齋曰二有
中正之德宜止不動然艮主在剛故其隨在三三剛列貞
不得止之宜二不能拯其失故曰不拯其隨以二之中
正而柔弱不能拯其所隨豈其所欲哉故其心不快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仲翔曰限腰帶處也坎為腰夤脇肉艮為背坎為脊震起
艮止故裂其夤坎為心厲危也敬仲曰三居下體之上上
下之限也身雖有止下之限而氣血未嘗不通和今九三

失中截然固塞艮止不復通和象艮其限列其夤夤列則
厲薰心矣言其心之病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唐凝菴曰三限分上下四艮其身則通上下為一身矣耳
目手足渾身是止非有所之止矣趙汝楫曰艮其身殆行
庭不見其人者潘述四近君大臣之位以天下為一身度
時通變施政濟時止乎其所當止也則可无咎耳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張中溪曰輔者頰輔也言之所由出也柔居尊位發則為
絲綸之言而中倫之難五得中于人身當輔之處上其輔
非不言也不輕言也言不妄出則秩秩德音自然有序而

悔可亡案自三至上皆臨有輔象車輔也
上九敦艮吉

吳子儀曰艮山象兼山敦艮象潘述上九陽剛居艮之極
為成艮之主剛健能止舉止以至於篤實也故為敦艮是
為止于至善而其道光明所以為吉

漸女歸吉利貞

仲翔曰否三之四女謂四歸嫁也坤三之四承五進得位
往有功及成歸妹允女歸吉初上失位故利貞勿清曰巽
女在外而入而來歸艮男在內方止而未往迎有女歸以
漸之象六禮備而後成婚女歸之以漸如此潘述卦中四

爻位皆得正女歸之所以吉利于如此貞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仲翔曰鴻大鴈也小水從山流下稱干艮為小子初失位
故厲變得正有言无咎也潘述鴻漸于干始進而于水涯
也近人多驚故厲驚則鳴故有言初為小子位則下也德
則柔也上无應援則孤遠之迹也何能免於危厲程子曰
在下所以有進也用柔所以不躁也无應所以能漸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象旨磐依漢郊祀志作般孟康云般水涯堆二當互坎可
稱水涯之堆仲翔謂艮為山石非也互坎為飲二變互允
為食介夫曰六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則非竊據高位者

矣又上有九五之應則得君以展布事功而无尸素之歎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象旨爾雅高平曰陸水中平地三動則成坤故為陸夫指
三康成曰坎為丈夫水流而去仲翔曰婦指四巽為婦離
為孕離為兵戈坎為寇盜自下禦上三動坤順坎象不見
又以艮體而止巽順故利禦寇誠齋三居艮之終止極則
進必銳壓巽之下伏久則飛必高故一飛而登于陸劉濂
曰夫征不復者少男无應而上比于四務進而妄動故征
則不可還婦孕不育者長女无應而下比于三失守而私
交故孕則不敢育艮為止故禦寇為順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易彖編

下經卷會

七百

仲翔曰巽為木桷椽也為交為長木商為麗小木麗長
木故或得其桷得位順五故无咎案四巽體為風為水鴻
乘風而升于木出艮山之上乘九三之剛進愈高而勢愈
危矣又鴻掌不能握木木棲非其所安然文陰位正象桷
惟降棲于可桷之甲枝則庶幾无咎歟

九五鴻漸于陸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象旨爾雅大陸曰阜大阜曰陵釋名謂體崇高以其在艮
之上張中溪曰此人君處九五之位象也五剛得中與二
止應二乃五之婦也二欲歸于五者三近止之歷四而五
三歲不孕之象敬仲曰六二之不孕異乎九三之不孕九
三不中六二中正終不與不正合故九三終莫之能勝邪

不可以干正中正者卒得所願安得不吉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楊廷秀曰上九之漸也自木自陸而陸其進為退雖高而
平以剛陽之德秉謙巽之極其位彌上其志彌高其進彌
徐其退彌速此其羽翼翔集截然而不可亂豈不足以高
出一世而為天下之儀表乎項氏曰此蓋元老舊臣在賓
師之位譬如望飛鴻之羽于九達之遠但見其次序之不
可亂亦足以儀刑眾庶也

三三 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仲翔曰歸嫁也先為妹泰三之四坎月商曰俱歸妹宴故

易彖編

下經卷會

七百

妹娶也震為征三之四不當位故征凶四之三失正无應
以柔乘剛故无攸利宗義征往也以說而動自往求合故
凶進以正可以正邦所歸在妹且正家之未能故无攸利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仲翔曰初在三下動而應四故稱娣履禮也初无應變成
二坎為曳故跛而履應在震為征案兌履象初足象程傳
女之歸居下无正應娣之象也剛陽在婦為賢正之德娣
之卑下雖賢何以能為不過自善其身以承助其君而已
如跛之能履言不能及遠也故以是而行則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仲翔曰視應五也震上兌下商目不正故眇能視幽人謂

初九之正應陰柔乃女賢而配不良不能自遂以成其內助之功適可以善其身而小施之如助者之能視而已潘述幽人猶如靜女二居允中處于三下亦象幽人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仲翔曰須需也初至五體需象娣謂初也震為反反馬歸也程傳三居下之上本非賤者為說之主以說求歸動非禮也上无應无受之者也无所適故須也人誰取之當反歸而求為娣媵則可也象吉天官書須女四星賤妾之稱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仲翔曰次月離日為期三變日月不見故愆期坎為曳震

為行曳故遲也震春兌秋坎冬離夏四時體正故歸有時

也潘述九四之為妹以陽處陰下體之上女之賢者過于少女下无正應而在震之家是歸妹之愆期者雖遲歸也而歸有其時待價而沽不輕從人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仲翔曰震為帝坤為乙泰乾為良為君坎月離日日月相對故曰幾望程傳六五居尊位妹之貴高者也下應于二為下嫁之象尊貴之女尚禮而不尚飾故其袂不及其娣之袂良都聖與日月者至陰之精而羣陰之主女君之象也幾望而光未盈女君之謙也望則盈矣吉宜家之謂也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仲翔曰女謂應三允也震為筐以陰應陰為虛故无實為士允為羊為刀故士刲羊三四復位成泰坎象不見故无血三柔承剛故无攸利也李隆山曰士者婦助祭必有筐篚實蘋藻之類而諸侯卿大夫躬割牲所以重宗廟之祭今三上无應承筐无實刲羊无血是夫婦之禮不成而祭祀无主矣仲虎曰士曰女未成為夫婦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崔憬曰離下震上明以動之象明則見微動則成務故能大矣金賁亨曰王假之言惟王者能至之蓋盛大之業非小康之世圖伯之君所能及也勿憂云者勿憂才力不足

古易彙編 下經辭會 一百三

以致豐宜日中云者文明中正之體也王者保豐之道宜如是也震動有恐懼憂疑之象離明有日中普照之象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潘述初為明始而四為配主本不相應而爻位適遇之以陽適陽以離之主配震之主明動相資者也故雖旬可以无咎往而從之功有嘉尚矣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仲翔曰日蔽雲中稱蔀離為見象在上為日中艮為斗案九二為離之主日中之象上應六五陰闇之主雷電交作而兌與雲霧興起風霾以致日蔽晝晦又二變日沒于天豐蔀見斗之象是遇羣奸蒙蔽之暗主也乃離下伏坎為

疑疾往從暗主必反見疑而有疾疾二箇中虛有孚之象
惟在積其誠意以感發君心庶可發其部而行其志也故

吉洪覺山曰內明發則外部徹而志可上升矣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仲翔曰在雲稱沛沛不明也沫小星也噬嗑離為日艮為
沫上之三日入坎雲下故見沫也案九三處離明之極日
中則當是應闇極之上闇極則為夜不動則互兌與為雲
霧風靈滿盈而蔽日動則互坎為雨是雲雷而沛雨日中
而見沫之象又互艮為肱兌為毀折為折其右肱不可復
用之象遇闇主而不用未失其正何咎之有

九四豐其部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仲翔曰部蔽也噬嗑離日之坎雲中故豐其部象二為與
巽為入日入坎雲下幽伏不明故日中見斗金賁亨曰二
部在五四之部在巳以陽居陰能遇初而資其明則吉矣
案四變坤成明夷當豐亨日中之時而有明夷日入之象
故豐部見斗與二同也劉濂曰當豐而遇暗主事多憂危
下就同德其助必多故吉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仲翔曰譽謂二二多譽五發得正則來應二故來章有慶
吉也潘述六五以陰當陽為豐之主出四震之上不為所
掩矣其質柔闇非能章者而居中體虛能來九二之章以
誠致孚以明輔闇則可以致豐大之慶名譽之美而吉赫

然如日之照天下而萬國咸仰其輝光矣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闐其戶闐其無人三歲不覲凶

仲翔曰闐空也四動時坤為闐戶闐故闐其戶坤為空虛
三隱伏坎中故闐其無人李鼎祚案上應于三三牙離巽
為戶離為目目而近戶闐之象也既屋豐家蔀若闐地戶
闐寂無人震木數三故三歲致凶案上六震終則躁動遠
離則昏闇豐極則高亢重陰則障蔽故有豐屋自蔽之象
雖應三離目之闐亦障于蔀而不得見上之人雖上六震
足之趾亦蔽于沛而不得覲三之應也凶孰甚焉

旅小亨旅貞吉

仲翔曰小謂柔得貴位而順剛麗乎大明故旅小亨楊廷
秀曰山內而火外內為主外為客山止而不動猶舍館也
火動而不止猶行人也故艮下離上為旅也案用柔之麗
以止為本旅之貞也故曰旅貞吉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陸續曰瑣瑣小也艮為小石故曰旅瑣瑣履非其正應離
之始離為火艮為山以應火災焚自取也丘建安曰初以
陰柔而在下是卑賤之人處旅不得志而困窮者也不務
遠大而局于瑣屑此其所以自取災殃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九家易即就次舍也資財也以陰居二即就其舍承陽有

實故懷其資初者卑賤二得履之故得僮僕處和得位故
正居是故曰得童僕貞也李鼎祚曰六二履正體良為
闍寺童僕貞之象潘述貞言此皆六二處旅之正道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象旨仲翔曰離為火三動艮壞故焚其次艮為童僕坤為
喪三動艮滅入坤故喪其童僕二即而三焚二去離火稍
遠而三近也二得童僕而三喪二去初甚近而三遠也其
相反者俞氏所謂六二柔得中九三過剛不中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案九四雖剛不中然居柔處下故旅于暫處之地不若二
之即次也得其所資之斧不若二之得僕也陽實為資足

易象編

下經辭會

一百六

以自利剛斷為斧足以自防然非其正位則處之未安所
應非剛則托之非主上不足以麗五之明下不足以安二
之止故其心有所不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游讓溪曰人君无旅故以羈旅之臣言之或以六五文明
之君失位在外必弓旌以招文明之賢相助復國潘述當
羈旅寡親之時下无應與為雉為矢互兌為决射雉之
象離畫中虛一矢亡之象終以文明美譽受上祿命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侯果曰離為鳥為火巽為木為風鳥居木上巢之象劉濂
曰離為科上稿巢象又牝牛象上九處旅之上離之極過

剛自高故火延上而焚其巢旅人處高以為快意故笑既
而失其所安故號咷牛者順物旅之所駕以利行者今以
過剛不順而喪之于易欲歸則无所欲行則无資凶道也

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仲翔曰遁二之四柔得位而順五剛故小亨大人謂五離
目為見二失位利正往應五故利往利見矣馮氏曰巽一
陰在二陽下取義卑也順也伏也入也宗義天下惟大識
量方能大有為巽陰為主故亨小陰能從陽而得陽助故
利往往而從剛中正之大人則可資以圖大故利見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易象編

下經辭會

一百七

仲翔曰巽為進退乾為武人初失位利之正為乾故利武
人之貞仲虎曰巽為進退為不果初處重巽之下性柔進
退不能决惟臨事如武人之貞斯无進退之疑矣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案東曰巽為木二陽橫亘初陰對峙牀之象也巽義伏二
與九五兩剛不相應退而據初心在乎下故曰巽在牀下
象旨用史巫互兌也仲虎曰牀所安也巽在牀下是不能
自安巽之過者每失之不誠史職下筮巫職禱祠丁寧煩
悉其辭以自道達於鬼神雖巽之過而誠者也如是則吉
无咎宗義无非欲通其誠于九五非過諂也

九三頤與吝

王童溪曰九三居兩巽之間一巽既盡一巽復來故曰頻
巽夫謂之頻巽則頻失可知唐疑菴曰三剛而不中有巽
之疑兼巽之躁時躁時巽故謂之頻巽敬仲曰巽不出于
本心勉強而行之故曰吝不足也

六四悔凶田獲三品

案六四才弱勢孤巽二陽之間宜其有悔然用柔能下所
謂柔順乎剛者可凶乘剛之悔順剛反得剛之助且用有
獲焉田武事有剛助之象田可以獲三品下三爻有貴賤
之等故曰三品陸庸成曰巽為近利三倍故獲三品

九五貞吉悔凶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象旨俞氏曰卦互兌為口所以造命也兌居西方故言庚

書易彖編

下經解會

一百八

初在互兌三畫之先庚三日也五在互兌三畫之後後

庚三日也案五剛巽乎中正故吉程傳九五剛健中正為

巽之主命令之所出也然巽者柔順之道所利在貞能貞

則吉而悔凶所不利无初始未善也有終更之始善也

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于其變之前

癸所以揆度于其變之後變更之道當如是則吉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案二五奇橫牀辨象初四耦折牀足象巽木兌金資斧象

武人剛斷之物也二巽于初得中而不失其剛也上九陽

剛在上本有資斧而在牀上者而失中无位重巽之極乃

亦效一之為伏乎四之卑失其武人剛斷之具矣故有巽

於下喪資斧之象雖貞亦凶矣况未正乎

三三兌上

兌亨利貞

孔疏說卦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兌是象澤之卦故以兌
為名澤以順生萬物所以萬物皆說施于人事猶人君以
恩惠養民民莫不說也惠施民說所以為亨以說說物恐
陷諸邪故利在于貞正

初九和兌吉

子夏曰以剛正之說首出門而和人者也守正和人何往
不吉程傳陽剛則不卑居下則能巽處說則能和无應則
不偏處說如是所以吉也象旨兌六爻以相比取義初和

書易彖編

下經解會

一百九

兌者比九二剛中之人兩陽相與和而不流故吉

九二孚兌吉悔凶

潘述九二以陽居陰又與三陰相比而為說體宜有悔也
二剛中之德孚信內充則非妄說者君子同德相信小人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所以吉而悔凶

六三來兌凶

潘述六三為下兌之主陰居陽位過中失正以說為事上
无應者乃來就二陽求與之說何為者哉凶已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王弼注介隔也三為佞說將近至尊故四以剛德裁而隔
之匡內制外是以未寧閑邪介疾宜其有喜仲虎曰介乎

三五之間商兌而未寧必舍三從五介然有守疾邪如此
有喜矣位柔有商兌之象質剛有介疾之象

九五孚于剝有厲

潘述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說道善矣然所比者上六陰
柔之兌主善匿其情以為說最能惑人最能害剝善類害
既不顯而每為剛正者之所信故九五有孚于剝之戒

上六引兌

仲翔曰无應乘陽動而之巽為繩艮為手應在三三未之
正故引兌也仲虎曰凡陰爻稱引上六引二陽而說引之
者將以剝之也五言有厲上不言凶可知矣或曰兌為口
舌六爻之辭簡抑以勝口說為戒歟

三三坎下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仲翔曰否四之二成坎震天地交故亨也乾為王假至也
否體觀艮為宗廟坎為大川渙舟楫象故涉大川二失正
變應五故利貞也潘述渙坎巽合體水得風則渙也陰之
渙皆歸陽陽之渙皆歸五故知渙者必聚有亨通之道也
剛在陰中為王假有廟之象巽木坎水有利涉大川之象
案木有本而水有源也故王者當民渙之日不尋干戈而
先假廟自盡本源之思以收拾人心人心既聯然後可散
大難以中正之才乘舟楫之便除難夷險若乘風破浪而
難皆解散矣剛中柔正皆貞之道故皆利貞

初六用拯馬壯吉

仲翔曰坎為馬初失位正動體大壯得位故拯馬壯吉程
傳六居卦之初渙之始也馬謂二也二有剛中之才初之
柔順而託于剛中之才以拯其渙如得壯馬以致遠必有
濟矣故吉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仲翔曰震為奔坎為矯揉艮肱據之憑机之象渙宗廟中
故設机張中溪曰奔者來之速也二剛自外來有奔之象
仲虎曰奔九象互震為足机二象互震為木下偶為足案
二當渙之時而在險中故有悔剛自外來居中而安故悔
亡

六三渙其躬无悔

慈明曰體中曰躬謂渙三使承上為志在外故无悔潘述
坎上則當渙之時應上則得渙之助故有渙其躬之象李
隆山曰夫人之所以膠執固蔽終不能自脫于險者有我
而已六三雖不中正而高出坎險之上于是釋然消散其
有我之私而志在于外自然无悔矣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盧氏曰自二居四其羣倍渙其羣也得位承尊故元吉
也牙體有良艮為山丘潘述六四與下一陰為羣而獨居
正志在上同心无私繫能渙散陰類之羣眾知嚮方而渙
成聚矣蘇洵曰羣者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

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大羣使所散者聚而若丘然此等莫慮之所及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九家易謂五建二為諸侯使下君國故宣布號令百姓被澤若汗之出身不還及也仲虎曰汗坎象號與命象居陽實象九五君位當渙之時非散其號令與其居積无以收天下之心必如是僅可以免咎耳汗由中出決于四體猶大號出于君之中心而決于四方也

上九渙其血去逃无咎

仲翔曰應三坎為血為逃逃憂也仲虎曰上卦已出坎險之外上九居渙之極去險愈遠故有血去惕出之象故渙

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

節亨苦節不可貞

仲翔曰泰三之五五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故亨也苦謂上也應在三三變成離火炎上作苦位在火上故苦節雖得位乘陽故不可貞張中溪曰凡事有節則裁制得中可以通行而无弊故亨過而不節非中也節而至于苦亦非中也苦則人病其難行不可固守以為貞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仲翔曰泰坤為戶艮為庭震為出初得位應四故不出戶庭无咎矣仲虎曰初九得正而時當節之初九二近不相

得阻塞在前未可以行故為不出戶庭之象潘述知節之蚤能謹于微可免于咎矣按初前奇衡有闔戶象

九二不出門庭凶

案二前耦拆門闔象在初已離乎巽剛而得中可出之時也然失位不正與五兩剛不相得若內守固有不出門庭之象當節之時不能從中正之主成輔節之功故凶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潘述險者兌所節也三陰柔不中兌口開而承坎水常流而不塞徐進齋曰三處說之極不知節者也說極則悲故曰不節若則嗟若已所自致无所歸咎故曰无咎

六四安節亨

潘述六四水澤之交以水入澤自然受節柔順當位五為坎主節得中正而順承之委蛇自得安于節者也故亨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仲翔曰得正居中坎為美故甘節吉程傳九五剛中正居尊位為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在巳則安行天下則說從節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可嘉尚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潘述上六居節之終處險之極重陰既吝嗇无應又无制其廉也矯其清也隘窮于潤下之鹹變為炎上之苦矣傳虎曰苦節雖有悔而終得亡之蓋猶勝不節之嗟也

三三 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朱子言孚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蓋中所抱者實有物也潘述豚魚者異為魚而在允澤之中以應巽風有江豚之象大川允澤之象巽木浮于允澤之上隨風涉遠舟楫之利故可涉大川而守信之道又利于貞也

初九虞吉有他燕燕

象言虞如虞之虞謂樂信于四也張中溪曰居中孚之始與四正應度其可以孚感者无如六四故有相應相孚之志苟舍六四之正應而有他志則不得享其燕安矣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音易彙編

下經辭會

音

象言互震為鳴為鶴在陰者師曠禽經以為鶴愛陰惡陽俞氏曰鶴澤鳥也王注處于內體又居重陰之下而履不失中立誠篤志雖在闇昧物亦應焉故為鳴鶴子和之象陽剛有實仁義忠信具好爵也好爵我之所自有詎惟我好乃同德者所同好有孚于心若靡係而不可解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象言敵匹敵謂四也三陰柔不當位過中失正心无所主非能孚者故不孚正應而妄說于近四近不相得故有得敵之象是以動靜欣戚不得其常也案三互震為動欲奮而鬪或鼓象互艮為靜輒凝而止或罷象承巽卑退俱侵思憂或泣象居兌說極口開喜匹或歌象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仲翔曰訟坎為月離為日日月象對故月幾望乾坎兩馬匹初四易位潘述陰德月象月本无光受日之光以為光六四柔體之虛而承剛實其象為月幾望三陰不正與已為匹如馬並驟有牽係之意四則惟知上從乎五而不下係于三又為馬匹亡之象履正承尊絕无私累得中孚之義所以无咎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潘述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尊位有孚之實為孚之主也仲虎曰合九二共為一體包二陰以成中孚其固結如此故其象為攣如在九二則曰縻九五則曰攣其一德之所致

音易彙編

下經辭會

音

乎上下内外皆以誠信相通得君之道又何咎也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仲翔曰巽為雞應在震震為音翰高也巽為高乾為天失位故貞凶禮薦牲雞稱翰音也仲虎曰雞鳴必先振其羽故曰翰音吳幼清曰豚魚知風鶴知夜半雞知旦皆物之有信者故中孚取三物為象上九天之位也雞飛類之走鳴于地上以孚于人者欲其音登徹于天則非所能矣

三三 巽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仲翔曰晉上之三柔得中而應乾剛故亨五失正故利貞

上陰乘陽故不宜上下陰順陽故宜下大吉關朗曰小過一時之用也大過一世之用也周宴曰小過亨者時當過矣不過則不行故有亨道利貞者可過而不可過乎常也故其道又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小過之所宜費禘曰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此小過之貞也勢盛而其心能下猶飛鳥遺之音乃大吉也紫溪曰鳥之音順風而下不能逆風而上也唐氏曰良喙而震鳴音象初六飛鳥以凶

徐進齋曰初柔本下而上與四應四動體初從四而動如鳥之飛動而不止又小過之義上逆下順初躁動而從上失宜下之義故凶

古易彙編 卷一百一十一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過其臣无咎

仲虎曰六二柔順中正設使進而往則過三四之陽而遇六五而自遇其臣之分矣程傳四在上故為祖五陰而尊祖妣之象上進而不陵及于君適當臣道則无咎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張中溪曰當小者過時衆欲害陽須過防方免而自恃其剛不過為備而及從之防檢一踈傷害立至或者不慮之意也案三下比過祖之柔上應災眚之陰故有此戒艮止有防禦象兌毀有戕害象隣震有戒愬象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九家易以陽居陰行過乎恭今雖失位進則五遇故无咎

也案九四陽剛不中下防飛鳥之陰上迫密雲之主宜有咎矣而得免于咎者以其居柔而弗過于九下陰而前遇其君也夫君弱而臣強若往任大事則有震主之危必戒也來安小事可耳然天下无常厲常戒之理又當時行所宜四震體而陽性不可固守以為常也故又戒其勿用永貞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仲翔曰坎為弓與繩連為弋艮為手二為穴兌為密雲坎象半見故不雨西郊亦是互兌彼謂二陰在互巽穴中五體震動弋取以自助也易因六五陰雲已上不與陽遇獨陰不成其象為密雲不雨潘述陰雖極盛不能成功而僅

古易彙編 卷一百一十一

取六二同類之陰以為已用故有公弋取彼在穴之象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案上重陰在上過中之極九三正應艮止于下故曰弗遇六五祖妣震動越過故曰過之所謂上逆者離猶詩鴻離之離項平甫曰上六居震之極其飛已高動而成離則麗于網罟奈何不凶哉是謂災眚災自外來眚由內出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潘述既濟小謂三陰三陰得位而三陽下之故言亨小六爻剛柔正位故利貞章氏曰初吉終亂以柔在二則吉在上則亂卦象離明在內坎險在外亦有初吉終亂之象

上則亂卦象離明在內坎險在外亦有初吉終亂之象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宋衷曰离者兩陽一陰陰方陽圓輿輪之象也初在後稱尾潘述初始濟者陽剛離體臨險始濟未涉于躁象車將濟險而曳其輪无造易心獸涉水必揭尾濟將及岸復濡其尾汔濟之象也俞氏曰輪曳不敗尾濡不溺故无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子雍曰體柔應五履順承剛婦之義也婦人出門必有茀自蔽而後行喪茀退不可行勿逐不急于求行也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而二中道在我久之將自定不得行于今必得行于後張清子曰茀所以蔽車者詩云翟茀以朝是也案離為雉翟茀之象七爻七日象

吉易彙編

下經辭會

百本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潘述上六險終陰極鬼方之象离為戈兵有伐之象由三至上三年之象密比二陰小人之象仲虎曰三居离終火性易躁况復以剛居剛聖人惟恐其失之躁動也故曰高宗之伐鬼方也宜若易然然且三年克之其不如高宗者可知矣小人勿用用小人則有躁動之失故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仲翔曰乾為衣故稱繻繻布帛端末之識也袽敗衣也乾二之五衣象裂壞故繻有衣袽离為日坎為盜在兩坎間故終日戒象旨繻繻采也袽衣之蔽也六四得位名之美也險而乘剛行可疑也初吉之時已過而終亂之兆已萌

猶盛飾而衣有弊袽也終日者居三之後離明盡而坎月方升居兩坎之間險陷之際兩盜所窺故有終日之戒
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

仲翔曰禴夏祭也离為夏离明得正承五順三故實受其福楊子雲云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紀聞曰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之過如月已望而將晦乎時之始至如月方弦而將望乎劉濂曰五當既濟志欲驕則中剛反為中滿二當方濟禍亂始脫則中虛尚為中誠殺牛雖盛神將吐之夏禴雖薄神實福之矣
上六濡其首厲

吉易彙編

下經辭會

百九

潘述坎為濡上為首既濟之極險體之上水火反復之變必矣陰柔處之忽而不戒以之于窮有濡其首之象危可知矣彖詞所謂終止則亂也

三三坎下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康成曰夫物不可窮理不可極未濟者亦无窮極之謂也案水火不相為用三男又皆失位故未濟潘述未能濟坎險也上卦离中執柔應剛有可濟之理故亨程傳狐能涉水濡其尾則不能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愚其陷也小者未能畏愆故勇于濟必至濡尾而不濟矣案此喻力弱銳進者不能濟險也于寶曰坎為狐說文汔潤也
初六濡其尾吝

仲翔曰應在四故濡其尾失位故吝象旨以陰居下方將涉險而尾即濡與既濟登岸而濡尾者異矣故吝

九二曳其輪貞吉

姪信曰坎為曳為輪兩陰夾陽輪之象也二應于五而隔于四止而據初故曳其輪處中而行故曰貞吉敬仲曰曳其輪未濟也時在險中勢未可濟不敢欲速易之道也貞正之道也故吉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慈明曰利下從坎二者坎成卦主爻為水有大川之象王弼注以陰之質失位居險不能自濟者也故曰征凶二能拯難而已比之乘已委二載二而行溺可得乎何憂未濟

古易彙編

下經辭會

頁十一

故曰利涉大川案下坎為川互巽為舟故曰利涉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案九四當未濟之時肩濟時之任而以陽居柔失位不中宜有悔也然出險入離時當濟矣故戒以貞固則吉而悔亡握甲兵之強變震動之威承輝光之君應幽險之狐當遠征不庭而後濟天下之事有震用伐鬼方之象然時未則難速也勤遠則難捷也入險則難克也故必三年功成而後有賞于大國矣離為甲冑為戈兵故用伐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仲翔曰動之正則吉故貞吉无悔離為光坎稱孚也案坎以互言六五柔中虚心為文明之主而陽為之應貞其固

有非戒也悔其本无自亾也離體本中而乘承應皆陽虛中以照臨百官推誠以信任賢佐文昭之美發于事業而四表上下皆被格矣王注離體中虛應剛之所以附故曰有孚吉唐凝菴曰光輝昭著莫非心精之發越安得不吉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旨坎為酒食卦上為首濡之者二也與三應而沒入坎水中也上九以剛孚柔時養濟矣上孚于五而濟難亦孚于五而宴樂于以飲酒未為失宜何咎之有若飲酒不已至濡其首則孚非所當孚而我自失其是矣項氏曰六五以九二為孚則上九之孚者六三也六三以坎從離自下升上飲食之象上九自離入坎首反向下濡首之象

古易彙編

下經辭會

頁十一

李西溪曰上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首咸恒終既濟未濟亦坎離也天地之道不通於陰陽五行之用莫先於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補紫溪曰上經終坎離以其為天地之用也下經終既濟未濟以其為坎離之交也然謂之既濟如花之既開生意將盡謂之未濟如苞之未開生意尚合易不終既濟而終未濟其生生不窮之機乎

下經辭會終

廣雅古本全書彙編意辭集卷之三

清源後學李本固維寧甫述

彖上辭會

句曲門人湯泰時方來甫校梓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潛述元氣之始也陽氣初動太和氤氳萬物悉資之以兆始也一始萬始而生而成天之發育皆總於乾元故曰乃統天及夫陽氣漸舒蒸而為雲降而為雨天澤既布土膏乃潤萬品庶物流出而成形各得鬯茂太和之滿盈也蓋其亨也程敬承曰不曰始終而曰終始以元之始起於貞

音易彖編

彖傳上篇

元不為首也案一乾方終一乾又始則生意續而不息故曰終始聖王大明乾之終始則見六爻之位潛見惕躍隨時渾成而六龍載焉聖王乘此六龍升降无常惟時所用以控御天體所以變化不息也蔡虛齋曰此條時字最重紀聞六位言六畫之定分六龍言六爻之變象潘述六龍六氣之運乾元集氣不為氣所乘故曰乾道變化程傳乾道變化生育萬物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各正性命也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保謂常存合謂常和保合太和是以利且貞也天為萬物之祖王為萬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王者體天之道則萬國咸寧也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合於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九家易謂乾氣至坤萬物資受而以生也劉瓛曰萬物資生於地故地承天而生也蜀才曰坤以廣厚之德載合萬物无有窮竟乾之德而坤合之故云德合无疆也崔憬曰合育萬物為弘光化萬物為大動植各遂其性故言品物咸亨也侯果曰地之所以含弘物者以其順而承天也馬之所以行地之遠者以其柔而伏人也而又牝馬順之至也潘述至順而後乃亨故惟利於牝馬之貞君子法之以

音易彖編

彖傳上篇

攸行也无為物先之期迷失坤道矣曰惟處後以順所主應而靡唱則得坤道之常也西方以南坤致役齊乎夷見乎離說乎兌得朋也東方以北戰乎乾勞乎坎成乎艮復出乎震喪朋也物之成始成終皆乾德坤之東南西北无往不順承乎乾故曰乃終有慶也是牝馬之貞也安處其貞順以健全應地配天吉也夫安貞安止也曰應地无疆地道安止之盡也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張清子曰乾坤之後一索得震為始交再索得坎為難生合震坎之體而為屯也初陽正位本足濟屯時值坎下能

震動奮厲於危險之中世難可平而亨焉所以大亨由夫
貞也震爲雷坎爲雨雷厲雨傾在在滿盈萬物萌生屯而
未達之象天地造始之時也草雜冥昧民無所定其時一
陽動於下衆陰之所同歸者宜建之爲侯以收拾人心也
雖建侯自輔而五陽陷於上險難未出方荒作之不遑而
遑有寧居必如是而後可以大亨貞焉象言天造草昧草
指震震爲蕃昧指坎水內景不明於外也章氏曰凡卦爻
一字一義皆是實象以此卦觀之剛陽象柔陰象始交乾
陽初交坤陰之象動震象險中坎中爻之象大陽象亨震
動之象貞陽居陽位之象雷震象雨坎象滿盈天造草昧
總是屯象勿往初下之象建侯震初之象不寧坎陷之象

各卦爻辭象俱倣此

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
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蒙以養正聖功也

陸績曰六五陰爻在蒙暗又體艮少男故曰童蒙慈明曰
再三謂三與四也皆乘陽不敬故曰瀆瀆不能尊陽蒙氣
不除故曰瀆蒙也潘述蒙山下有險退則困險進則闕山
蒙之義也然蒙可以亨也亨蒙者何能以亨蒙之道而行
以時中也當其可之謂時無過不及之謂中九二獨以陽
居中應五有爲君者師之象童蒙之來求我志應故也志
不應其蒙未可發也以剛中而發人之蒙如蒙待時

惟人之求初筮極誠是以告之受命如響至再三則不信
神明而褻瀆之矣若又告之是告者反瀆蒙者矣以此養
蒙開其誠心動其憤悱是謂蒙以養正作聖之功也貞之
所以利蒙之所以亨歟

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
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何妥曰坎爲險也有險在前不可妄涉故須待時然後動
也侯果曰體乾剛健遇險能通險不能陷義不窮也蔡介

夫曰所謂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其義不困
窮矣需有孚遂光亨貞吉者以卦之九五位乎天位正而

且中也正中乃天位本然如此不正則邪不中則偏可謂
天位乎仲翔坎爲大川得位應五故利涉大川五多功故

往有功也

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
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

潘述訟上剛下險以險遇健不相下而有訟在一人則內
險外健在二人則彼險此健訟之所以爲訟也訟有孚窒

惕中吉者坎剛來而得中也剛來居險孚之窒也居二得
中中吉之道也終凶者訟不可成訟至於成所喪必多利

見大人尚中正也中正訟者之所尚也尚大人之中止則
孚窒可伸矣凡終訟者皆冒險爲之爲入於淵言其入險

愈深不可出也

師眾也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崔憬曰剛能進義中能正眾既順且應行險戡暴亭毒天下人皆歸往而以爲王吉又何咎矣程傳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爲正應信任之專也上順下險行險而順也師旅之與不无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

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崔憬曰下比於上是下順也案比吉也本義疑衍文今依程傳比者吉之道也所以吉者以其親輔也下順從也爲

書易彙編

卷傳上篇

五

妙洪覺山曰彖蓋以輔訓比以下順從訓吉也程傳所謂

元永貞以陽剛居尊位爲君德元也居中得正能永而貞也于寶曰來者五爲卦主故內辭天下歸德不惟一方四陰比五五比其眾乃上應下也上六爲後夫不得言應矣敬仲曰有元永貞之德則不寧者皆以方來其獨後而不服者凶矣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與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汝吉曰畜蘊也止也卦陽畫五而六四一陰一者貴也四得位主畜於外上下之陽皆應焉爲所畜也卦名小畜而陽猶亨蓋乾健也健體必上升者非與所能畜也四雖成

卦之主而九五剛中用事於上下援同德上升之志得行陽之所以亨也畜不能固陽之氣猶尚往而陰之施未得行小畜之不能大有爲猶西郊之雲不能成雨也

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章氏曰兌德爲說柔不忤物乾居其上天德天位在焉說而應乾下順乎上陰承乎陽天下之至理也象履虎尾不咥人亨九五剛健中正以履帝位爲諸陽宗無疚病矣此盛德之光輝而不可掩抑者故曰光明也卦中具此履道之至善所以危可使平歟吳一源曰帝位未易履猶虎尾剛中正以履之詳審周旋而无夫履之疚則其道光明矣

書易彙編

卷傳上篇

六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子夏曰泰象於天地交而萬物生上下交而人治成陽內得時而陰外也健發於內其道順行於外親內君子疎外小人君子之長也是以損削之道往而豐大之道來吉而通者也何妥以天地陰陽健順明天地以上下君子小人明人事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與泰相反

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九家易謂乾舍於離同而為日天日同明以照於下君子則之上下同心故曰同人侯果曰九二升上上為郊野是同人於野而得通者由乾爻上行耳故特曰乾行也何妥曰離為文明乾為剛健非尚武乃以文明應不以邪乃以中正故曰利君子貞也潘述文明則不迷於非幾健則不撓於萬變中正以應則不牽於邪僻此乃君子之正也惟君子能以其正道通天下之志而大同於人也

周易彙編

象傳上篇

七

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王弼注處尊以柔居中以大體无二陰以分其應上下應之靡所不納大有之義也項氏曰先剛後明秉天德以照萬事也應乎天而時行仲翔謂五以日應乾而行於天也卦雖主柔而以言其德有剛健文明之體則以剛為主有應天時行之妙則得剛之助此大有之所以元亨也

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案艮陽下降天下濟也艮有光明之象地至卑也而在上

卦氣上行也陽降陰升品物露生此謙之所以亨也崔憬曰若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高峴為谷深谷為陵是為變盈而流謙地之道也朱門之家鬼闕其室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滿招損謙受益人之道也仲達曰尊者有謙而更光明盛大卑者有謙而不踰越是君子之終也言君子能終其謙之善而又獲謙之福故曰君子之終也

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周易彙編

象傳上篇

八

九家易建侯所以興利行師所以除害興利除害民所逸樂也程傳震動而坤順以豫順而動則天地如之而弗違况建侯行師豈有不順乎天地之道萬物之理唯至順而已復詳言順動之道天地之運以其順動所以日月之度不過差四時之行不愆忒聖人以順動故經正而民興於善刑罰清簡而萬民服也

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蜀才曰此本否卦剛自上來居初柔自初而升上則內動而外悅是動而悅隨也相隨而大亨无咎得於時也得時則天下隨之矣故曰隨時之義矣哉程傳天下所隨者時

也故云天下隨時君子之道隨時而動不可為典要非知
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也故贊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
蓋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
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仲翔曰泰初之上故剛上坤上之初故柔下上艮下巽故
巽而止蠱也九家易陽往據陰二來乘陽故有事也此卦
本泰乾天有河坤地有水二爻升降出入乾坤利涉大川
也程傳治蠱之道如卦之才則元亨而天下治也夫有始
則必有終既終則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終始之道故
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然先甲後甲而為
之慮所以能治蠱而致元亨也蔡汝棊曰往有事欲其有

古易彙編

彖傳上篇

九

涉川之勇也須如救焚如拯溺危難艱險迴避不得
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於八
月有凶消不久也

仲翔曰剛謂二也兌為水澤自下浸上故浸而長也說兌
坤順也剛中謂二也四陰皆應之故曰而應潘述陰符經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相勝臨曰剛浸而長二陽浸長進臨
羣陰是有臨人之象故曰臨也內兌為說說則二陽之進
也為不逼外坤為順順則四陰之從也為不逆剛當浸長
而二為剛中則陽德方亨而不過柔正用事而五為正應
則剛柔合德而有為此臨之大亨以正是乃天之道也法
吉曰八月之卦陽旅退燕能无傷乎則夫長而消固不久

也明於勝復之運者當時撫幾功成不尸毋亟疾以迫之
庶夫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
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
服矣

蜀才曰柔小浸長剛大在上其德可觀故曰大觀在上也
仲翔曰順坤也中正謂五五以天神道觀示天下咸服其
化賓於王庭觀反臨也以五陽觀示坤民故稱觀盥沃盥
薦羞牲也孚信謂五顒顒君德有威容貌若順也坎為水
坤為器艮手臨坤坎水沃之盥之象也巽為進退容止可
觀進退可度則下觀其德而順其化詩曰顒顒印印如珪

古易彙編

彖傳上篇

十

如璋君德之義也聖人謂乾退藏於密而齊於巽以神
其德教故聖人設教坤民順從而天下服矣王弼注統說
觀之為道不以刑制使物而以觀感化物者也神則无形
者也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不見聖人使百姓而
百姓自服也

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
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仲翔曰物謂四則所噬乾肺也頤中物无則口不噬故先
舉頤中有物曰噬嗑也象旨頤中有物則為噬嗑貴何以
不為噬嗑俞氏所謂噬者必下動貴無震也剛柔分
離柔分居内外非謂三陰三陽也柔得中上行對貴言之

謂居尊在上而行事也程傳剛柔分而不相雜為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動而明下震上離雷震而電耀相須並見合而章也照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仲達欲見明之與動各具一事故剛柔云分明動雖各一事相須而用故雷電云合

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慈明曰此本泰卦謂陰從上來居乾之中文飾則道交與中和故亨也分乾之二居坤之上上飾柔道兼據二陰故小利有攸往矣象言天文上據郭京舉正脫剛柔交錯四

字仲翔曰離良為星離日坎月五天位離為文明日月星辰高麗於上故稱天之文人謂三坎質離文震動良止人文也臨川吳氏曰時變謂寒暑代謝之變化謂舊者化新成謂久而成俗朱氏曰觀乎天文可以察時變而聖人之修政和民以天文也觀乎人文可以化成天下而聖人之神道設教以人文也乃聖人用賁之道也吳因之曰柔來文剛是當質勝之餘而以文濟之剛上文柔是當文勝之後而以質救之

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慈明曰謂陰外變五五至尊為陰所變故曰剝也康成曰

陰氣侵陽上至於五萬物零落故謂之剝也五陰一陽小人極盛君子不可有所之故不利有攸往也程傳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隆山李氏消息盈虛乃時運之使然君子尚之與時偕行

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仲翔曰復入坤出震義也丘輔國曰剛反言剝之一剛窮上及下而為復也剛長言復之一剛自下進上為臨為泰以至為乾也以其既去而來反也故亨以其既反而漸長也故利有攸往潘夢旂曰剝以順而止復以順而行君子處道消之極至道長之初未嘗一毫之不以順也慈明曰

復者冬至之卦陽起初九為天地心萬物所始吉凶之先故曰見天地之心矣

九安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象旨卦以下為內上為外陽本在上故稱外來對大畜之詞也蘇紫溪謂外卦純乾之剛來而為主初也潘述謂自乾而來象自天降命也指一索得男言仲翔謂遯上之初也淮海曰初九之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宅心之實也所謂正也動而健行義之勇也所謂正也五剛中而二柔中以應待物之誠也所謂正也正者天之命也故大亨也卦

謂曰匪正有眚不利攸往則反是也

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仲翔曰剛健謂乾篤實謂艮體互離坎離為日故輝光日
新也李鼎祚按乾為賢人艮為宮闕也令賢人居於闕下
不家食之象京房曰謂二變五體坎故利涉大川五天位
故曰應乎天說約曰畜有三義以蘊畜言之畜德也以畜
養言之畜賢也以畜止言之畜健也內剛健而外篤實輝
光則其德日新也此蘊畜之大而正者也上體本坤上爻
變而為艮剛上也為六五人君所尊尚賢也此畜養之大
而正者也又能止健是止強健之人而不縱其惡也此畜

易義編

大畜傳上篇

十三

止之正而大者也象旨曰賢為陽尚賢五尊上九之賢也
利涉大川大畜養賢之功用也按乾為天六五下應乎乾
故曰應天乾健知險故利涉大川

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
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姪信曰以陽養陰動於下止於上各得其正則吉也宋衷
曰頤者所由飲食自養也君子割不正不食况非其食乎
是故所養必得賢明自求口實必得體宜是謂養正也朱
子曰頤須是養正則吉何以觀其正不正蓋觀頤是觀其
養德正不正自求口實是又觀其養身正不正未說到養
人處程傳天地之道則養育萬物聖人則養賢才與之共

天公養賢所以養萬民也故夫子推頤之道贊天地與聖
人之功曰頤之時大矣哉

大畜大者道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有攸
往乃亨大畜之時大矣哉

向秀曰棟撓則屋壞主弱則國荒所以撓由於初上兩陰
爻也初為善始末是令終始終皆弱所以棟撓象旨史繩
祖曰本末字皆從木以一陽藏於木下為本以一陽散於
木上為末大畜與下兌上以四陽畫積於中二陰皆處於
外猶之木為上鐵下短本末弱是也剛過而中則可立巽
而說行則乃入於幾惟悅乃謂於氣仲達當此大過之時
吉易義編 大畜傳上篇 十四

易義編

大畜傳上篇

十四

惟君子有為拯難其功甚大
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
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
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慈明曰陽動陰中故流陽陷陰中故不盈仲翔曰水性有
常消息與月相應故不失其信矣潘述流而不盈未出險
也險中有信所以為亨也象旨維心亨身尚未亨也以剛
中指二五也行有尚者坎忌不流然本勞卦也故行則必
通行謂二尚謂五二位震為行動而正應五故行有尚往
有功也天險指上坎地險指下坎天險地險故曰重險
艮為山丘陵象本卦象如川也雲峰曰水字當讀

案九五王也六三三公也艮為山城坎為水也王公設險之象也子雍曰守險以德據險以時成功大矣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潘述二五皆陰麗陽中日月麗天附陽氣以長有其明此五為天位麗天之象也百谷草木麗土附陽氣以永保其種此二為地位麗土之象也上卦下卦為重明三四人道效法天地自然之麗日新又新明而又明以麗乎正斯可以成天下文明之化矣極言離道之大通於天地人此利貞之義也柔不能自亨惟居二五之位則得中正以中正為德故亨畜牝牛為柔麗中正之實象宗義日月麗乎天

易彙編

象傳上篇

十五

上離也百穀草木麗乎土下離也

周易古本全書彙編意辭集卷之四

彖下辭會

威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程傳威之義感也在卦則柔爻上而剛爻下陰陽二氣相感相應而和合是相與也艮止于下兌說于上以男下女和之至也相感之道如此是以能亨通而得正取女如是則吉也卜子夏曰二氣之相感應也中无間也故得萬物變化乎其肉丘建安曰无心者不能感故咸加心而為感有心者亦不能威感故咸去心而為威張中溪云天地之感也以氣聖人之感也以心天地交感而萬物有化生之理聖人感人心而天下有和平之治寂然不動性也感而隨通情也于其所感而觀之而天地萬物之情可得而見矣宗義以止行說即是中節而和即此是平

易彙編

象傳下篇

十六

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來知德曰恒者長久也以恒字論左旁从立心右旁从一日言立心如一日久而不變也王弼注剛尊柔卑得其序也蜀才曰此本泰卦六四降初初九升四是剛上而柔下

也分乾與坤雷也分坤與乾風也是雷風相與異而動也九家易初四二五雖不正而剛柔皆應故通无咎矣荀爽曰長男在上長女在下夫婦道正故利貞久于其道也程傳天地之道得其所久故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震巽陰陽之始艮兌陰陽之終咸恒相反而終始見也日月得天運旋而能久照四時推移變化而能久成聖人應變隨時久于其道所以能使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遜亨遜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遜之時義大矣哉

仲翔曰剛謂五而應二艮為時故與時行矣慈明曰陰稱

小浸而長則將消陽故利正居吳一源曰彖云與時行則

不退藏明矣王弼注遜之為義遜乃通也剛當位而應遜不否亢能與時行也陰道欲浸而長正道亦未全滅故小

利貞伸達自非大人照幾不能如此其義甚大

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知矣

侯果曰此卦本坤陰柔消弱剛大壯故曰大壯也邵二泉

曰大者壯也壯之體大者正也壯之道正不離大道不離氣也王弼注羣陽盛長小道將滅大者獲正故利貞也天

地之情正大而已矣弘正極大則天地之情可見矣

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慶侯用

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崔憬曰渾天之義日從地出而升于天故曰明出地上坤臣道日君德也臣以功進君以恩接是以順而麗于大明雖以卦名晉而五爻為主故言柔進而上行也蜀才曰此本觀卦九五降四六進五是柔進而上行

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慈明曰明在地下為坤所蔽大難之象仲翔曰以用也箕子紂諸父故稱內難汝言曰明夷時之窮也而道則彌窮

彌通者也其當文王箕子與紂之事即內明外順以蒙大難奉昏主以明聖拘羑里而卒免也其明夷也而道在文

王矣親遭內難卒正其志不殞身以存道不枉道而遂臣也其艱貞也而道在箕子矣非聖人不能行易道非易道不能濟聖人也

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按女正位乎內謂二與四也男正位乎外謂三與五也家人之義以內為本故先言女也慈明曰離與之中有乾坤

故曰天地之大義孔疏男女正義均天地道齊邦國邵二泉曰男女交天地之大情男女正天地之大義正自尊者

始故又推本于父母之嚴王肅曰凡男女之所由以得其

正者家人有嚴君也家有嚴君各正其家无家不正即天下之治定矣家人關係之重如此

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吳臨川曰動而上動而下此二物之性睽異也同居不同行此二女之性睽異也孔疏說而麗乎明不為邪僻柔進而上行所之在貴得中而應乎剛非為全弱雖在乖違之時卦又有此三德可以行小事而獲吉也汝吉曰天地高卑圓方動靜何睽也而細縕化醇合以育物其事同矣男

女正位異姓殊體何睽也而剛柔相隨合以成家其志通矣萬物芸芸別生分類又何睽也而性情聲氣相應相求其事類矣莫不善于睽而三才之大用由焉楊廷秀曰合睽之道又有大者天地之判而合男女之別而耦萬物之分而聚非合睽之大乎

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仲翔曰離見坎險長為止觀乾為智故知矣哉按見險而能止謂陽本務進能與時而止斯其所以為知知者良有光而又互離為見也卦惟一陽九四之陽往進居五則得

上卦之中可以濟蹇也九三之陽止于艮上阻於山阨道窮也象旨往謂在上以解體反對言之仲翔大人謂五二往應五五多功故往有功也慈明五當尊位正居是羣陰順從故能正邦國程傳天下之難豈易乎也非聖賢不能謂可謂大矣

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仲翔曰險坎動震二月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物咸孚甲萬物生震震出險上故免乎險也慈明日乾動之坤而得衆西南衆之象也陰處尊位陽无所往也來復居二處中成

險故曰復吉也五位无君二陽又甲往居之者則吉據五解難故有功也洪覺山曰蹇當上進故往五解當內修故來二紀問曰屯象草穿地而未甲解則雷雨作而百果草皆甲拆分裂也崔說曰坎在上則為雲屯也坎在下則為雨解也孔疏天地之功由解而成故贊解之時大矣哉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蜀才曰此本泰卦李鼎祚泰坤之上六下處乾三乾之九三上升坤六損下益上者也陽德上行故曰其道上行也林次崖曰損下益上下損而上亦損故曰其道上行章氏

曰惟時然後損所以備衆善也程傳二簋之質用之當有時非其所用而用之不可也潘氏曰處損之時則可若處萃之時則大牲矣程傳剛爲過柔爲不足損益皆損剛益柔也必順時而行不當時而損益之則非也柔或損其盈或益其虛唯與時偕行而已天地聖人不能違也

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與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蜀才曰此本否卦乾上之初仲翔曰乾爲大明以乾照坤故其道大光震三動爲離離爲日與爲進坤爲疆日與與俱進也萬物出震故天施地生坤爲无方潘述自上下下

天道下濟而光明故爲益九五陽剛中正六二以中正應之以此攸往利益天下君臣慶會天下實同受其福慶矣唐疑菴曰木道即與益下之道行則震之行也王弼注以

卦德而觀人事陽剛震動於內而行以卑與則日有進益无疆限也以卦象而觀造化天以陽氣損而下施而地順以生育其利益萬物无方所也滿而益之害之道也故凡

益之道與時偕行李隆山曰天施地生指乾坤初體而言夫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

往剛長乃終也李隆山曰以和悅濟健決則夫之道不傷大過王弼曰剛

德浸長一柔爲逆衆所同誅而无忌者也故可揚于王庭于實曰德大卽心小功高而意下故曰其危乃光也程傳不宜專尚威武卽戎所尚乃至窮極矣仲翔曰乾體大成以決小人終乾之剛故乃以終也

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鄭康成曰姤遇也一陰承五陽一女當五男苟相遇耳非禮之正故謂之姤女壯如是故不可娶彭山曰陰長則陽消矣故陽之於陰常有以制之不可使長也李舜臣曰以坤之初交乾之初是爲天地相遇之象一陰之生建午之

月也萬物相見乎離而養育於大夏非咸章而何瞿玄曰

剛謂九五遇中處正教化大行於天下也易之貴陽也胡仲虎曰衆君子在上忽有一小人欲長于下幾微之際大可慮也

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慈明曰謂五以剛居中羣陰順悅而從之故能聚衆也陸績曰王五廟上聚百物以祭其先於廟五親奉上也註所謂聚全乃得致其孝之享也大人體中正者也以正而聚

聚道乃全故卦詞謂之利貞物聚可以備禮故用大牲吉人聚可以集事故利有攸往皆歸重在五徐幾曰天地萬

物高下散殊不于其聚而觀之情之一者不可得而見矣
汝吉卦德主陰廟象坤牛兌羊澤豕大牢象卦二陽而五
尊王大人象

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
也南征吉志行也

隆山曰反萃而升是二陽降居下三陰反居上故曰柔以
時升慈明曰謂二以剛居中而來應五故能大亨上居尊
位也趙汝楳曰大人九二上得升階之主下與天下之賢
同升諸公則勿憂恤君臣會合福慶大來矣南征者由巽
位而適乎坤也吉者志行之謂也

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享其惟君子貞大人吉
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慈明曰謂二五為陰所揜也此本否卦陽降為險陰升為
說也謂二雖揜陰陷險猶不失中君子雖陷險中不失
中和之行也五雖揜于陰近无所據遠无所應體剛得中
正居王位則吉无咎也案兌為口古明處險者尚兌之口
乃益困也兌為有言失中為不信龍仁夫讀困而不失其
所亨亨自為句唯說而順受則不其所而亨

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慈明曰巽乎水謂陰下為巽也而水上謂陽上為坎也木
人水出井之象也周宴曰巽乎水而上水則其出有源其

用无窮故曰井養而不窮章氏曰剛中指九五即泉出于
中之象困反為井坎位下今位乎上在上在下不同而中
爻陽剛不動是邑改而井不改也彭山曰汔至亦未繙井
則人未獲其井養之利故未有功也巽以入井值坎之險
則并其瓶而羸之凶也孔疏以喻人不能善始令終也
華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
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亾天地革而四時成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

仲翔曰離為火兌為水四時之正二女有志離火志上兌
水志下故其志不相得坎為志也王弼注巳日乃孚革而
信之也夫所以得革而信之者文明以說也內離文明慮

變已熟研幾已精外兌和說比時順物宜民安俗窮則變
變則通大亨也二柔五剛得中且正非以正乎為革而大
亨以正可謂當矣革而當天心當民望其悔乃亾信在事
前也李氏夏革春而陽事畢春革冬而陰事畢時變係焉
湯華夏而為商武華商而為周天命係焉張中溪夫時未
當華聖人不能先時時而當革聖人不敢後時故彖辭贊
之曰革之時大矣哉

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
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于夏傳中虛為耳周禮烹人掌鼎鑊給水火之齊饗犧牲
體魚腊之器既熟乃香於鼎烹調之慈明曰巽入離下中

有象不火在外金在其內鼎鑊烹飪之象也潘述革去故而鼎成新故為烹飪天下莫不用之而聖人用之乃上以事上帝而下以大烹養聖賢也巽以為主然後能成離明之德離體柔順進而上行德之凝而鼎命新也離體中虛下應乎剛德之助而鼎養行也皆主五言有如是之德此所以能奠鼎之重盡鼎之用也

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迺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仲翔曰懼變承五應初故恐致福也則法也坎為則也遠謂四近謂初震為百謂四出驚遠初動懼之近也洪覺山曰虩虩非為福也動心脩身以求吾心之則耳則福之實

法象震

震象下

三五

也項氏曰驚遠懼迺震之甚也出猶出乎震之出長子將成其為君以主社稷之重可不懼乎宗義不喪七鬯是謂有則斯稱主器之長子矣不失其所以為主故可為祭主也象旨吳氏曰震象七互坎象七互艮象手執之

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仲翔曰時止謂上陽窮止時行謂三體處震為行動謂二靜謂上艮止則止震行則行故不失時五動成離故其道光明潘述艮止也非一于止而不行也時乎當止則止時乎當行則行是謂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宗義大虛中

无意必固我之障而其道豈不光明時行時止无時非止其所也非謂時无定而所有定也王龍溪曰皆陰皆陽離應而不和謂之敵應應而不留敵而不相與聖學之宗傳也案无與則无累无累則動靜兩忘是以人我无見也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仲翔曰三進四得位陰陽體正故吉也功謂五四進承五故往有功巽為進也李鼎祚中四爻正故可正邦五剛得中不以居尊位正邦之主也敬仲曰士之進也貴乎漸士進而不以漸則不正如女之歸則吉也進得位而後可以有功此位剛得中之位也君體剛而又中而後可以有為可

法象震

震象下

五十六

以有功汝吉曰卦德止巽合德方其在下若將終身進以巽行委蛇屈伸其進漸也其漸正也吾知動必不窮矣

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仲翔曰乾天坤地三之四天地交以離日坎月戰陰陽則萬物興唐凝菴曰上震乃乾交于坤之始下兌乃坤交于乾之終子雍曰男女交而後人蕃天地交然後萬物興

仲翔曰雜卦歸妹女之終謂陰終坤癸則乾始震庚也說兌動震也謂震嫁兌所歸必妹也胡仲虎曰出震見兌兌說勞坎是萬物興也少女女之終長男男之始亦人道終始之義崔憬曰中四爻皆失位以象歸妹非正嫡故

終之義崔憬曰中四爻皆失位以象歸妹非正嫡故

也子雍曰以往則有不正之凶以處則有乘剛之逆也故无所利矣

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潘述天下之大動无踰乎震天下之大明无踰乎離離明而震動明動合而成豐大王者有天下之大也曰王之假之謂其所尚者大好大喜功何所不為曰宜日中言此心宜照燭天下也乘此光明照燭天下必有惻然不敢尚大者矣劉向說苑引孔子告子夏曰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虛矣何也日至于中可喜也亦可懼也謂其中之必昃

占易彙編

卷下

十七

不能保其常中猶月盈則食豈能保其常盈也又推之天地之一盈一虛皆與時而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旅小亨乘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蜀才曰否三升五柔得中於外上順于剛九五降三降不失正止而麗乎明所以小亨旅貞吉也潘述五為羈旅而乘剛逆德也惟其得中乎外陰順于陽不為乖逆是謂小亨下體艮止剛為主也上體離明剛為輔也夫艮為主有隨寓而安之意麗乎明有外比于賢之意處旅以此得正而吉也王注曰旅者物失其所居之時也物失所居則咸願有附豈非智者有為之時故曰旅之時義大矣哉

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朱子曰巽風也風之吹物无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亦如風之動物也重巽所以為申命陸績曰二得中五得正體兩巽故曰剛巽乎中正也皆據陰故志行也李氏曰若剛不順乎中正則將禍隘而為邪若柔不順乎陽剛則將柔媚而為諂故剛順乎中正柔皆順乎剛所以為巽之體也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丘建安曰兌之義說也剛中指二五柔外指三上外雖柔說中實剛介故兌亨利在貞正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

占易彙編

卷下

十七

夫逸與生人之所好勞與死人之所惡也今乃忘勞忘死豈人之情也哉不知說以先民則勞之者正所以逸之也說以犯難則殺之者亦所以為仁也潘述說之大至于民咸勸此非有術以使之也由正而行也幾于神矣

漢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盧氏曰此本否卦乾之九四來居坤中剛來成坎水流而不窮也坤之六二上升乾四柔得位乎外上承貴王與上同也按卦自否來九來居二得下之中資二陰之助而道不困窮六往居四正位于外而上同于五有輔君之功渙者可萃是以亨也九二剛中之德聚會精神渾然在中以

此至廟有孚顒若下觀而化矣楊誠齋曰水之淺能溺萬物然乘一木則悠然而濟水之怒可决九山然遇一風則欣然而散大難渙然有功也

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盧氏曰此本泰卦分乾三上升坤五分坤六五下處乾三

是剛柔分而剛得中也蔡汝楨曰剛柔分者自然之節剛得中者制節之人故王注曰剛柔分而不亂剛得中而能制節不違中所以得亨也仲翔曰位極于上乘陽故窮卦

內兌外坎險者人之所難說以行之則人不以為苦節之義也九五居尊能受兌之節而五又成坎之主坎為通也

敬仲曰天地亦有節夏暑之極秋節之冬寒之極春節之故四時成爲國則節以制度有制度則財不妄用不妄用則不橫歛害民節道之大也如此傳

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潘述中孚有信在中也三四以柔在内是中虛所以受信二五以剛得中是中實所以爲信此中孚之義說則和順而易從巽則漸漬而不迫下說以孚乎上上巽以孚乎下

无往不孚則无往不化固可以化萬邦矣豚魚澤物風性風動澤中豚魚信于未發之先出沒水面以迎之信及風澤之豚魚不言而信信在言前也木舟内虛外實可以順

風上下而涉川濤故利涉大川誠者天之道也中孚而貞則皆天機之自動感以天而應以天也

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慈明曰陰稱小謂四應初過二而去三應上過五而去故曰小者過而亨也章氏曰柔得中指二五也柔本小是以小專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指三四也剛本大是以不可大事也

立則首向上飛則首向下象吉上則乘剛故不宜上下則承陽故宜下彭山曰鳥迴風而上爲逆隨風而下爲順

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侯果曰此本泰卦六五降二九三升五是剛柔正當位也剛得正柔得中故初吉也正有終極濟有息止止則窮亂故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潘述小者亨也水賴火以致用

剛賴柔以成功故也蘓子瞻曰坎上而離下剛柔正也剛皆居剛柔皆居柔位當也鮮于侁曰終止則亂者反本之謂水反而終于潤下火返而終于炎上故有終止則亂之戒乾鑿度曰既濟未濟者所以明戒慎全虧道

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案未濟互有既濟有亨之道而六五之柔得中處尊位而應剛慈明所謂柔上居五與陽合同故亨也朱子曰汔訖幾與井卦同既曰幾便是未濟未出坎中也不續終是首濟而尾不濟不能相接續也蓋濟險者必有餘力而小人不足以濟也然豈終不濟哉馮去非曰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皆應苟能協力以濟可以致亨未濟者終濟矣潘述卦體明在外而險于內狐之疑而心病者也胡仲虎曰後天以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故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下經亦以坎離之交不交終焉坎陽而離陰坎先上坎下終焉乾坤之後坎上坎下凡六卦下經亦以坎上坎下終焉卦名既濟未濟亦且取義于坎五行坎中之水

最先而天下坎險之時最多也陸庸成曰天地交則泰不交則否而天地之用見于水火故泰者既濟之純既濟者泰之雜否未濟之純未濟者否之雜以卦畫觀之坎離錯綜卽是泰否互見耳

下解會卷之四終

周易古本全書彙編意辭集卷之五

象上辭會

清源後學李本固維寧甫校梓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句曲門人湯泰時方來甫校梓
案衷云晝夜不懈以健詳其名于令升曰言君子通之于賢也故堯舜一日萬幾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終夜不寢顏子欲罷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捨力故曰自強不息矣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敬仲曰有德之施安止而自應如天之施而普徧於物也

是謂龍德宗義澤物在德在田故普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諸理齋曰乾乾猶天行之不已也只是反覆乎進德修業之事宗義道卽乾道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荀慈明曰陽主于進或躍在淵則无進之心故曰進无咎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胡雲峯曰五之造兼德與位言有其德无其位不敢作禮 樂卽所謂造也宗義造者天之爲聖之事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徐進齋曰能知其不可久而防于未亢之先則有悔者无

悔矣洪覺山曰亢盈也知悔故不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蘇紫溪曰天德不可為首以天德本无首也用九者全體

天德如環无端聖人之自強不息不過如此耳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潘述坤道无為其勢卑而高下相應之无窮故曰地勢坤

厚柔德之積也積德之厚则无物不載矣誠齋楊氏曰地

之體不厚則載萬物不勝其重君子之德不厚則載萬民

不勝其眾也

復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至其道至堅冰也

九家易曰馴猶順也言陽順陰之性成堅冰矣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潘述六二獨言地以見坤之主爻乾六爻莫盛于五坤六

爻莫盛于二宗義地道光大二純乎坤道則大而光矣

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潘述可貞方能時發光謂見得明大謂見得大惟其知之

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惟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

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陸希聲曰四處多懼變化之際猶臣居高位權勢之間若

盛而致譽有逼上之嫌退而近咎有敗事之累惟慎所出

納使得其正乃可以立大德建大功也

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子雍曰坤為文五在中故曰文在中也令升曰當總已之

任處疑僭之間而能終元吉之福者由文德在中也

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程沙隨曰乾以元為本所以資始坤以貞為本所以大終

貞下起元元即大矣此大終所為發也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潘述雲雷屯陽蒸陰則陰氣騰而為雲陰蒸陽則陽氣奮

而為雷二氣和則雨謂之屯者時乎雷動雲合二氣縕緗

彌滿空中畜聚未雨也故為屯之象屯難之世人皆惶恐

喪沮不敢有為不知正是君子經綸時節經者立其規模

綸者糾合而成之以解世之桎結君子之雲雷也郭子和

曰坎在上為雲故雲雷屯在下為雨故雷雨解

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慈明曰陽貴而陰賤陽從二來是以貴下賤所以得民也

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崔憬曰下乘初九故為之難也

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白虎通云禽者何鳥獸之總名為人所禽制也

求而往明也

仲翔曰之外稱往體離故明也

屯其膏施未光也

仲翔曰陽陷陰中故未光也張清子曰光陽光也五陽德本明以陷于坎中爲二陰所掩如雨爲密雲所畜故曰施未光案遠離爲光在坎中故未光泣血連如何可長也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仲翔曰艮爲山震爲出坎象流出故山下出泉君子以艮爲果震爲行育養也二至上有頤養象游定夫曰山下出泉其一未散其勢未達靜而清之體也君子思以開其德性之蒙體坎之剛中以果決其行體艮之靜止以養育其德潘述果行育德作聖之功也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古易彙編

象上辭會

世二

項氏曰發蒙者利于初故刑之于初者正法以示之而有餘正之于後者于戈以禦之而不足坎爲法律在卦之始艮爲守禦在卦之終象之示人可謂明矣

子克家剛柔接也

程傳二與五剛柔之情相接故能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案非五柔順不能從二之剛中非二剛明不能破五之柔暗也宗義接是順以與之之謂

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仲翔曰失位乘剛故行不順也項氏曰三變則與爲長女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孔仲達疏六三近九二六五近上九又應九二惟此六四

既不近二又不近上故云獨遠實也王註陽稱實也童蒙之吉順以與也

潘述六五互坤爲順有應于二動而成巽兼巽順之德以下學于九二之賢蒙之所以作聖也

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胡雲峰曰上之剛不爲寇而止寇上之順也下之人順其所止而止之下之順也項氏曰上以剛禦三三以柔從上于理爲順故曰上下順也

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仲翔曰君子謂乾坎水兌口水流入口爲飲二失位變體噬嗑爲食故以飲食陽在內稱宴大壯震爲樂故宴樂也

古易彙編

象上辭會

世

項氏曰雲氣升于九天之上而後雨可需若本無雲何需之有此所以貴于有孚飲食以養陰象坎宴樂以養陽象乾飲食宴樂需客之具也然飲食宴樂皆有陷溺之旣惟自強者以剛制之纂言曰宴謂身安无所營爲樂謂心恬无所謀慮也

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王弼曰居需之時最遠于險能抑其進不犯難行雖不應機可以保常質卿曰不失常便是恒德飲食宴樂不失常也蘇紫溪曰患難亦人所時有但當不犯難耳

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仲虎曰衍在中者胸次寬衍綽有餘地不以小言動其心

故以吉終

需于泥矣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案坎雖為災而猶在外尚可善揅外卦也敬仲曰雖處迫險之地致寇則寇不至彭山曰敬慎不敗即所謂剛健而不陷也

需于血順以聽也

王弼注九三剛進四不能距見侵則辟順以聽命也潘述順于九五而聽三陽之進也

需于酒食以中正也

項氏曰需者飲食之會也在禮速客之辭曰主人須矣三陽方來為客五為主人具酒食以需之盧氏曰沉酒則凶

中正則吉也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潘述需以五為主能需三陽之進上六非能主三陽者故曰不當位然與人恭而有禮雖不如五之當位愈于四之大失也案上六位正而云不當者陰居險極耳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仲翔曰坎為謀乾知大始故以作事謀始潘述天一生水其始本同一氣一麗於形天上行水下潤天道西轉水流東注是天與水相違而行也孔疏相違而行象人彼此兩相乖戾故致訟也訟雖行違於終實始謀之不慎謀之於始自訟于心不以片言起釁不以纖芥睽情塞憤爭之源

杜若慮之責而訟端自息矣

不承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盧氏曰初欲應四而二據之暫爭事不至永小謂初陰初變則成兌為口舌雖小有言其辨明矣

不克訟歸而逋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程敬承曰歸逋是後其身而身无患也惕故也不然患之至也自掇之矣能免責哉坎為加憂故曰患

食舊德從上吉也

侯果曰雖失其位專心應上故能保全舊恩食舊德者也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侯果曰訟既不克當反就前理變其訟命則安靜貞利而不失初也

不失初也

訟元吉以中正也

案訟者之所以元吉以九五有中正之德聽斷不枉也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侯果曰禡解也乾為衣為言故以訟受服諸理齋曰以訟受服正使其受而不禡亦不足敬也况必禡乎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

習靜劉氏云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為比旅卒黨之民役則為卒伍軍旅之眾畜之於无事之時而用之於有事之日此眾即此民也故聚眾惟在養民

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運云所以必須以律者以其失律則凶反經之文以
明經義九家易師主人和失律則不和矣周禮太師執同
律以聽軍聲

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卜子夏曰王者天下為心用兵非以怒也平寇非善殺也

三錫命非私也安萬邦而已矣

師或喪尸大无功也

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程傳曰偏將軍居左次常備師也師順用柔與險无應次

舍无咎得位故也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慈明曰長子謂九二也五處中應二受任帥師故曰師以

中行也案衷曰弟子謂六三也弟子與尸謂使不當其職

也潘述言用老成而以新進參之雖貞亦凶

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程傳大君持恩賞之柄以正軍旅之功師之終也潘述小

人倖而成功則難于不賞使之開國承家則必亂邦豈聖

人君國子民之道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何妥曰水性順下今在地上更相浸潤比之義也仲翔曰

先王謂五初陽已復震為諸侯坤為萬國理言先王封

建之國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殊初謂在維也

建國愈眾民愈不疏遠矣親族者所以親民也胡氏曰容
民畜眾井田法也建國親族封建法也

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于寶曰比之象三公在比之象而得其位上比聖主下御列

國方伯之象也能外親九服賢德之君務宣上志綏萬邦

也潘述賢以德言上以分言

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

也

程傳顯比所以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得正中也比以不偏

為善舍逆取順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中誰使之由上之

德使不偏也

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卜子夏曰無誠於附道窮而比戮斯及矣何終哉凡比之

道有始則有終無始則无終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九家易曰風者天之命令也今行天上則是令未下行畜

而未下小畜之義也君子以乾有美德互離為文明命令

詒誥之文以德為本不內懿德而文其言未矣陸庸成曰

化畜為蓄非畜之善乎潘述君子以懿文德文德命令之

本也

復自道其義吉也

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孔疏九二牽連而復以其得中于已不自有失也三則不

中而自失矣吳因之曰亦不自失則因彼許此之意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家易輿以輪成車夫以妻成室今以妻乘夫其道逆故

不能正室

有孚惕用上合志也

慈明曰血以喻陰惕疾也四當去初疾出從五故曰上合

志也

有孚擊如不獨富也

潘述陽德君子可以力畜乎哉凡孤立助寡而无隣无德

以孚耳故象曰不獨富也明乎之為本也

既兩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仲翔曰坎為車與為婦坎月離日案坎為憂疑為隱伏故

君子征有所疑矣

上天下澤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仲翔曰君子謂乾辨別也乾天為上兌澤為下謙坤為民

坎為志潘述以澤視天最卑者也此天地自然之分君子

因其自然制為典禮隆殺等級截然不亂上者如天之不

可以為澤下者如澤之不可以于天使民各安其分定其

志隆庸成曰化履為禮非履之善乎

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程傳安履其素而往者非苟利也獨行其志願耳獨專也

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珍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啞人之凶位

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李鼎祚案以陰居陽武人者也三牙離離為嚮明為于大

君南面之象與乾上應故曰志剛

懲愬終吉志行也

侯果曰以其恐懼故終吉也執乎樞密故志行也

夫履貞厲位正當也

孔疏所以夫履貞厲者以其位正當處在九五之位不得

不決斷其理以位居此地故也

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盧植曰王者履禮于上則萬方有慶于下

天地交泰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象履成曰財節也輔相左右助也以者取其順陰陽之節

為出內之政春崇寬仁夏以長養秋教收斂冬勅蓋藏皆

可以成物助民也程傳謂裁制成施為之方因天時地利

輔助化育之功象旨乾坤而後陰陽各三十畫而後為泰

无過不及矣乾左也坤右也左右之使无過不及也

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楊誠齋曰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項氏曰九二剛而能柔其道中平上合于六五之中行二五相易遂成既濟以此處泰不亦光大乎五交二成離故有光大之象

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潘述天地際謂此乃陰陽消長之際則然明人道當以艱貞致福也

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乎中心願也

宋衷曰陰虛陽實坤今居上故言失實九家易乾升坤降各得其時陰得承陽皆陰心之所願也

以祉无吉中以行願也

九家易五下于二而得中正故言中以行願也

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程敬承曰大凡處否而罹于人之禍者多因韜敏不深反

令人得以祿位榮我一為所榮祇為辱矣故不可榮乃所

以辟難也案莊子云五漿先饋形謀成光即是不善儉德

惟將德消化無痕人不得見其光輝故不得以祿位榮之

方為高也倫齋也

援茅貞吉志在君也

九家易陰志在下欲承君也經釋曰小人者私一已為其

志也反而貞即志在君於泰初又何間焉故善反惟志一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龜山楊氏曰二柔而得正九五大人亦以其柔順應已故能休否也然則六二雖與上下二陰同體而羣不亂矣

包羞位不當也

有命无咎志行也

慈明日謂志行于羣陰也項氏曰當否之時羣陽將復苟

无天命四雖有志可若何哉

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程傳不居正當之位雖有大人之道將何為乎

不終則傾何可長也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厚齋馮氏曰族如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之族如士大夫之

族為士大夫農之族為農工商之族為工商此類族也裸

生為裸物羽生為羽物毛生為毛物鱗介之生為鱗介之

物此辨物也

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崔憬曰剛而无應比二以柔近同于人出門之象又誰咎

矣洪覺山曰誰咎者无可咎也

門人于宗吝道也

張雨若曰吝道便見非君子正也之道

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程傳所敵者五既剛且正其可奪乎故畏憚伏藏也至于三歲不興矣終安能行乎

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程傳所以乘其墉而弗克攻者以其義之弗克也以邪攻正義不勝也其所以得吉者由其義不勝困窮而反于法則也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程傳先字即有後笑意五與二以中直相遇是相遇之由不必作變之由然必假之大師而後遇者言相克也克去二陽則正應至矣

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丘建安曰志未得與通天下之志正相反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潘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得上下之應可謂天之休命矣何以順之善者天之心也惡者非天之心也君子秉心如天有日惡无不見也見无不瘳也善无不見也見无不揚也順天休美之命所以治大有者也

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仲翔曰體剛用中可以任重有應于五故所積皆中而不敗也薛敬卿曰二虛中能容以五所載積之于中不至損敗故利有攸往无咎也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程傳小人大有則為害又大有為小人之害也

匪其彭无咎明辨哲也

潘述不敢以大有之極盛自居由離明足以辨哲其幾也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侯果曰其體文明其德中順信發乎志以覃于物物懷其德以信應于君厥孚交如也有威不用唯行簡易无所防

備物感其德翻更畏威威如之吉也

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劉表曰地中有山以高下下故曰謙謙之為道降已升人

山本地上今居地中亦降體之義故為謙象也蘇紫溪曰

凡下人之心寡上人之心多損得上人之心盡便渾是下人之心稱猶權之稱物低昂輕重歸于平焉耳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輔嗣牧養也仲達恒以謙卑自養其德南軒張氏本此

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慈明曰羣陰順陽故萬民服也楊誠齋曰非服其勞也服

其勞而能謙謙而有終也

无不利為謙不違則也

潘述四何以能无不利艮止之上而加之以厚坤順之下

而居之以柔不違于法則也

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程傳征不服也征其文德謙其所不能服者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

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潘述以其居高不中與六二自得于心者不同故志未得謙利用侵伐上六名在于謙實則不足故其行師征邑國已焉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鄭康成曰奮動也雷動于地上萬物乃豫也以者取其喜佚動搖猶人至樂則手欲鼓之足欲舞之也崇充也殷盛

也薦進也

上帝天也

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籥舞

以武得之者作萬舞各克其德而為制祀天地以配祖考者使與天同饗其功也故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也象旨易繫帝出乎震震在上上帝之象互艮為門闕互坎為隱伏有宗廟祖考之象

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侯果曰得位居中柔順正一明豫動之可否辯趣舍之權

宜故曰豫之正吉

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周宴曰盱豫與介石相反遲與不終日相反中正不中正

管位不當位故耳

雷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真豫在上何可長也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侯果曰坤為晦乾之上七來入坤初嚮晦者也坤初升兌上為休息入宴者也欲君民者晦得息物動悅黎庶則萬方歸隨也九家易兌澤震雷八月之時雷藏于澤震東方

卦日出之地曰暘谷兌西方卦日入之地曰昧谷今自震東趨兌西嚮晦之象卦互巽入艮止入而止息之象也周

宴曰爻取隨時而動大象取隨時而息

官有渝從正吉也

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卜子夏曰

隨主于見可而變也初無專應得其理也剛不失正得其吉也與二相得出門交有功也不隨則獨立無功矣

係小子弗兼與也

陳琛曰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

二苟係初則必失正應弗能兼與也

係丈夫志舍下也

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孚于嘉吉位正中

徐進齋曰明五之與二皆得乎位之正中

折修之上窮也

胡雲峰曰隨終而曰窮極喜其人心固結而不可解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象旨山下有風則何以蠱邵子曰蠱者風之族也蠱以風化故字從蠱今夫山下有風則木多滯淫而蠱生焉蠱之象也巽之弊失于悞懦風則能振動萬物者也艮之弊失于苟止山則能畜養萬物者也李隆山曰山下有風則風落山之謂也木摧落蠱敗之象飾蠱者必須有以振起之振六者猶巽風之鼓為號令也育德者猶艮山之養成材力也

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王弼註幹事之首時有損益不可盡承故意承而已也敬仲曰其意則承其事則不可得而承矣

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潘述柔行巽入乃幹母之中道也

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程子曰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孔子以其幹蠱之功大故直許之曰終无咎

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程傳以其在下之賢承輔之以剛中之德也

不專王侯志可則也

項氏曰當事者以幹蠱為事不當事者以高尚為事非宜幹而不幹者故志可則也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慈明曰澤卑地高高下相臨臨之象也按潘述澤之所以恃有隄防而不至潰溢者地之博厚也君子之于民亦然教思无窮肫肫而无已者兌澤之深也包容保育莫麗而无疆者坤厚之至也此大德臨民之道君子所以法澤地之象者

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明慈曰陽始咸升以剛臨柔得其正位而居是吉故曰志行正

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慈明曰陽當居五陰當順從今尚在二故曰未順命也潘述坤有順德陽自下進至三陽開泰則陰无不順仲達未可全順五命須斟酌事宜亦通

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至臨无咎位當也

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象旨劉績引緯書陽氣在內中和之德膺乎盛位浸大之化行于萬民庶幾近之

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蘇子瞻曰敦益也內下也

蘇子瞻曰敦益也內下也

蘇子瞻曰敦益也內下也

蘇子瞻曰敦益也內下也

尸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潘述風行地上遍觸萬類周觀之象先王于地風得觀民設教之道移風易俗在因民而設之教汝吉曰風奢教儉風儉教禮風淫教貞利未教義尚賢崇齒陳禮播樂使俗移而不知教之所設則以大觀在上風之起自身者微而效易行矣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侯果曰得位居中上應于五處大觀之時而為闕女正則利君子則醜也

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周易彙編

觀象上辭會

四十九

按潘述道觀之道也惟四得之初二則失之矣三觀我生以審進退未至失道也

觀國之光尚賓也

潘述尚賓也者明其國貴尚賓賢可以進也唐凝菴曰爻曰利用則作賓在四象曰尚賓則尊尚在五

觀我生觀民也

王弼註為衆觀之主當宣文化光于四表猶風之靡草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君子風著已乃无咎欲察已道當觀民也易因曰下之觀五者以夫而五之所觀者即我下之觀五者如神而五之觀我者即民觀其生志未平也

王弼註處天下所觀之地其志未為平易不可不慎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侯果曰雷所以動物雷所以照物雷震電照則萬物不能懷邪唐凝菴曰雷震必雷電輝必雷九不相合者先王但取離之明以彰明其罰取震之威以申勅其法示人以不可犯而已

履校滅趾不行也

噬膚滅鼻乘剛也

侯果曰乘剛噬必深噬過其分故滅鼻也陸庸成曰刑加于剛暴之人雖噬之易必法之嚴也

遇毒位不當也

周易彙編

象上辭會

五十一

利艱貞吉未光也

陸績曰噬肺雖復艱難終得申其剛直雖獲正吉未為光大也

貞厲无咎得當也

潘述離初故未光離終故不明此離之中而用剛故得當也

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王廣曰山下有火文相照也夫山之為體層峯峻嶺峭嶮參差直植其形已如彫飭復加火照彌見文章賁之象也仲翔曰離為明坤為庶政故明庶政坎為獄三在獄得正

故无敢折獄朱子曰明政如火慎刑如山
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敬仲曰軒車人之所以為賁者初九在下義不乘車窮不
夫義也以義為榮不以車為榮人達此者寡矣
賁其須與上興也

侯果曰上承于三與之同德雖俱无應可相與而興起也
王註柔必麗剛以興起文明之盛離火得附則光燦然而
成賁不麗陽剛安得賁乎

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盧氏曰體剛履正故永貞吉與二同德故終莫之陵也

六四當位疑也匪寇昏媾終无尤也

李鼎祚案坎為盜故疑當位乘三悖禮難飾應初遠陽故
曰當位疑也崔憬曰以其守正待應故終无尤也

六五之吉有喜也

慈明曰能以中和飾上成功故終吉而有喜也潘述五得
上之文而喜可知也

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吳因之曰人當馳驟紛華之日其心中定有一點厭薄處
此之謂志賁極反白得其太素太朴之真心故曰得志
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盧氏曰上君也宅居也山高絕于地今附地者明被剝也
君當厚錫于下賢當卑降于愚然後得安其居朱子曰厚

下者乃所以安宅如山附于地唯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
而不搖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搖猶所謂本
固邦寧也

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仲翔曰坤所以載物牀所以安人在下故稱足先從下剝
漸及于上則君政崩滅故曰以滅下也

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案二雖剝牀及辨而應五方貫魚承陽比三方失眾應上
不為應與是二之勢孤未有黨與也

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案上下四陰皆剝陽者已獨違失上下而往應陽趙氏曰

三以失上下而无咎猶坤以喪朋而有慶也

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以官人寵終无咎也

王弼註剝之為害小人得寵以消君子者也若能施寵小
人似官人而已不害于正則所寵雖眾終无尤也

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侯果曰君子居此萬姓賴安若得乘其車輿也小人處之
則庶方無控被剝其廬舍故曰終不可用矣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不省方

卜子夏曰冬至陽潛動于地中也帝王者體化合乾故至
日閉關絕行不務察事以象潛之勿用與時更始也象旨

開闢象坤之闔戶商旅象坤之眾震爲大塗商旅之路地
靜不行之象建安丘氏曰地靜雷動雷在地中靜養動也
關宜開者也而閉之商旅出諸塗者也不行古者歲十
一月朔巡守而后於是日則不省方皆法雷在地中之義
而養微陽也

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潘述吾心之復卽復天地之心一陽爲主形色皆天身無
有不善者矣

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王弼註陽爲仁得位居中比初之上而附順之下仁之謂
也親仁善鄰復之休也

復之厲義无咎也

程傳頻復頻失雖爲危厲然復善之義則无咎也

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程傳稱其獨復者以其從陽剛君子之善道也唐疑菴云
震爲大塗有道象

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潘述白考如考中度衷之考五本中位得其本心故能自
考不遷于物進于不遠之復亦免于悔也

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仲翔曰此位是剝卦一陽舊居今成復矣在一陽居此則
統領衆陰極而能復在上六居此極而不能復與一陽相

背馳故曰反君道吳幼清曰君道謂初陽所復之仁也迷
復之凶不仁之甚者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九家易天下雷行陽氣普遍无物不與物受之以生无有

災妄故曰物與无妄也程傳天道生萬物各正其性命而

不妄先王觀天下雷行發生賦與之象而以茂對天時養

育萬物使各得其宜如天與之无妄也

无妄之往得志也

象旨初九卽剛之爲主于内上應九四兩剛不相牽係直

心而往此心之本體故曰得志

不耕獲未富也

古易彙編

象上解會

五十四

卜子夏曰不合初以首事不與隣以謀富故不耕不菑獲
畚而已矣承令而行則利其往也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程傳行人得牛乃邑人之災也有得則有失何足以爲得

乎臨川吳氏曰其得者无妄之福其失者无妄之災

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潘述乾初體乃震一陽所自來是貞其固有者所以爲可

貞也

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纂言曰居卦之極靜守而終焉可也乃猶行焉故以窮之

災言之窮反生妄也胡雲峰曰善學易者在識時上曰骨非有妄以致也亦時也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向秀曰止莫若山大莫若天天在山下大畜之象天為大器山則極止能止大器故名大畜也姜延善曰天積氣也今虛空中無往而非積氣亦無往而非天山有空洞處積氣未當不在焉謂天在山中實有之也王汝中曰山之體小而能韜天道人之心小而能聚天德多識前言往行乃所以畜德道問學乃所以尊德性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石介曰乾雖剛健前遇山險必不能通故未有犯也案災

謂艮山之阻

輿說輶中无尤也

盧氏曰處失其正上應于五五居畜盛止不我升故且脫輶停留待時而進退得正故无尤也

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程傳所以利有攸往者以與在上者合志也上九陽性上進且畜已極故不下畜三而與合志上進也

六四元吉有喜也

卜子夏曰牛陰類也而又童焉居牢而安能止其健不勞備而得其用則何往而不濟焉故大慶有喜矣

六五之吉有慶也

案九二之剛不易制今得其機而制之易則无為我搜而反為我用不亦有慶乎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仲達疏天衢既通道乃大亨指蘊畜之道言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慈明曰雷為號令今在山下閉藏故慎言語雷動于上以陽食陰艮以止之故節飲食也張中溪曰出而動者為言語不慎則妄出而招禍入而動者為飲食不節則妄入而致病皆取止其動為義孔疏先儒云禍從口出患從口入故于頤養而慎節也

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質卿曰人各有類行無失其類則相應相求感之易動二之征凶正以行失其類也

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金賁亨曰初九以陽居陽未至全悖于道六二以陰居陰不征則免于凶六三以陰居陽位不中不正亟動于欲道

大悖也

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仲翔曰上已反三成離故上施光也案艮體篤實亦有輝光之義上反三不若四變成離也

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潘述言六五之貞不在乎他在乎順從上九之賢而已
由頤靡吉大有慶也

程傳若上九之當大任如是能競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澤
是大有福慶也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潘述澤在木上澤水漲而沒木也澤者滋養乎木木反爲
澤所滅大過之象澤能沒木而不能使之仆以其植根固
也君子以用之則獨立不懼合之則遯世无悶不懼象與
木之立不悶象兌澤之說

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潘述剛之過者正宜得初陰以爲藉善陰之辭也

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潘述二五皆陽陽九而无與則不發生故二過其應與上
之少女五過其應與初之長女皆能發生獨大過之時得
過其應故謂過以相與仲達過分相與乃相濟也

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潘述輔三者上也上柔不能輔而九三過剛自用不可輔

寧免撓折哉

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潘述四應乎初以棟其本棟其本于未過之初故棟隆

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正之曰无咎又曰不可咎也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陸績曰洊再重習也水再至而益通流不捨晝夜重重相
隨以爲常有似于習故君子象之以常德習教如水不息
也象旨陸司農曰趨而下者至也常德行則險而不變坎
剛中之象習教事則險而能應重坎象也程傳涑水司馬
氏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
以成大賢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仲翔曰習積也上无其應初二失正故曰失道凶矣

求小得未出中也

慈明曰處中而比初三未足爲援雖求小得未出于險中
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趙汝楫曰身居兩坎之間往來求出徒費心力無所用之

故曰終無功也

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象旨六子卦重者爻不相應義取近比而已坎四柔近比

五剛故曰剛柔際

坎不盈中未大也

仲翔曰體屯五中故未光大也盧中菴曰中德非有
特以在險中阨于時勢而未得大有所施也

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經釋曰夫道若大路然平也失道則陷于險矣張雨若曰此與初皆責其失道聖人言人不言天也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朱子曰明兩作猶言水洊至今日明來日又明明字便是指日而言薛敬軒曰明相因而不息大人緝熙光明以照臨天下也

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象旨辟咎者不近于咎之意欲其詳審非欲其无進也

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郭京曰王註居中得位以柔處柔履文明之盛而得其中

故曰黃離也

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九家易咸嗟順陽附麗于五故曰離王公也

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程傳王者用此上九之德明照而剛斷以察除天下之惡所以正治其邦國也

周易古本全書彙編意辭集卷之六

象下辭會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崔憬曰山高而降澤下而升山澤通氣咸之象也程傳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潘述澤氣上蒸于山而山受之謂山之虛也山受澤山之虛心受人君子之虛虛故感感故應

咸其拇志在外也

虞仲翔曰遠應之四得正故志在外謂四也潘述志在外非所以立靜虛之體也

雖凶居吉慎不害也

王弼注不躁而居順不害也二五正應非戒其不感欲感而後應不可躁也

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程傳有剛陽之質而不能自主志反在于隨人是所操持者卑下之甚也潘述下卦二陰皆欲動者二雖陽爻亦然故云亦不處也

貞吉悔凶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程傳貞則吉而悔凶未為私感所害也憧憧往來以私心相感感之道狹矣故云未光大也唐凝菴曰憧字从心从童象昧未明之貌

咸其脢志末也

王弼注進不能大感退不為无志其志淺末无悔而已孔
疏末猶淺也感以心為深過心則謂之淺末也
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王注輔頰舌者所以為語之具也咸其輔頰舌則滕口說
也憧憧往來猶未光大况在滕口薄可知也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宋衷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二者常相薄而為萬物用故
君子象之以立身守節而不易道也程傳自立于大中常
久之道不變易其方所也仲虎曰雷風雖變而有不變者
存體雷風之變者為我之不變者善體雷風者也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古易彙編

卷下 辭會

本一

仲翔曰乾初為淵故深張中溪曰初以陰柔而居下相應
之始而求望于九四者大深是以凶也

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慈明曰乾為久也能久行中和以陽據陰故曰能久中也
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石介曰三以剛而當兩剛之間既不能安處于冥又不能
仰承乎震進退皆无所容欲免羞辱得乎

久非其位安得會也

仲虎曰師之六五曰有禽五柔中而所應者剛剛實故曰
有禽恒之四以剛居不中而所應者柔柔虛故曰无禽
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孔疏五居尊位在震為夫二處下體在巽為婦五係于二
是從婦凶也案惟婦剛而夫柔所以從婦也

王注夫靜為躁君安為動主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為
恒无施而得也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而嚴

崔憬曰天喻君子山比小人小人浸長若山之侵天君子
避避若天之遠山故言天下有山遯也孔疏遙望之天與
山之勢若相接連何惡之有及到山頂山自止于下天自
行於上无若遯去山與天遯不可干豈非嚴乎

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古易彙編

卷下 辭會

本一

象言四陽將遯初尾其後體長止而不相犯故不災也
執用黃牛固志也

案二所以堅守中順之道者以固結其必遯之志也
係遯之厲有疾德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游讓漢曰係戀之久正氣消力不足而困憊也畜臣妾
之道豈可以當大事也大事以出處去就言

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白雲郭氏曰九五嘉遯隨而不流无係也无執也无好也
不事于外正其在我之志而已

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侍虎曰三有所係則疾上无所疑故肥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崔憬曰雷陽氣也陽至于上卦能助于天威大壯之象也

子夏曰雷在天上陽氣大行君子得其道也非禮弗履保

其壯也仲達盛極之時好生驕溢故於大壯戒以非禮勿

履也

壯于趾其孚窮也

彭山曰陽剛中實本為有孚特以此時不當即壯在三陽

之下而无援於上安得不窮故象曰其孚窮也

九二貞吉以中也

趙汝孫曰二之能正非但以剛居柔謂其居下卦之中故

不恃壯而猛進此所謂利貞也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集小人用壯无足怪者君子何亦藐視之耶易因陽喜其

壯絕不喜其用壯盖用壯者小人之事君子罔敢如此也

藩决不羸尚往也

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潘述君位當陽今四陽在下而陰居五曰位不當也故變

剛之用而用柔和亦時位使然耳

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難則吉咎不長也

項氏曰上六居動極質本陰暗而又好動不能詳審者也

是以進退失據既以不詳而致咎則當務詳以免于咎也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鄭玄曰地雖生萬物日出于上其功乃著故君子法之而

以明自昭其德案自昭有日進日新之意非為人昭也

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潘述无進无抑唯獨行正道也未受命即賜不受命之謂

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九家易大福謂馬與蕃庶之物是也張中溪曰二之所以

受福者以能居中而得正也王注原其所受也

衆允之志上行也

中溪曰明出地上猶有摧如愁如者柔進上行之義未備

也初无咎二受福三象曰志上行則進而麗于大明矣

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汝棣曰晉晝卦也鼠夜物也當晉進之時以九居四則位

不當也

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仲翔曰動之乾乾為慶也王注五必往而後三陰成上進

之功故五之往有慶即三之志上行也

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楊中立曰非日中之時剛上窮而不足以照天下道未光

也故維用伐邑而已案商變為震火燼于木故未光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眾用晦而明

王畿曰日出崦嵫沒于淵虞明夷之象君子觀明入地中

之象于蒞衆也而用晦以爲明蓋用明而察人情反朕疑而不安唯用晦而明始得蒞衆之道象旨蒞衆坤爲衆此垂旒黻纁之意王注藏明于內乃得明也

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慈明曰暗昧在上有明德者義不食祿也

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程傳六二之得吉者以其順處而有法則也吳臨川曰六二以柔居中爲順而有則故能得強壯之馬以拯已之傷而有吉也

兩狩之志乃大得也

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侯果曰體柔履中內明外暗羣陰其掩以夷其明然以正爲明而不可息以爻取象箕子以之

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侯果曰初登于天謂明出地上下照于坤坤爲衆國故曰照于四國也後入于地謂明入地中晝變爲夜故曰失則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慈明曰風火相與必附于物君子之言必因其位故言有物也大暑燥金火不增其烈大寒凝水火不損其熱故曰行有恒矣王畿曰火熾則風生火者風之母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則知風化之本自家而出家之本又自身而

出矣身之所出唯言與行言行相顧則其身脩身脩則齊治平之道自此而出此知風之自也

閉有家志未變也

六二之吉順以異也

九家易謂二居貞異順於五則吉矣上卦巽也家人嗃嗃未失道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汝棊曰義以制情法以維愛家之節也嗃嗃雖嚴而未失或甚而使之嘻嘻則失其節矣

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程傳以異順而居正位位正而異順能保有其富者也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誠合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也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張南軒曰反身謂何言有物行有恒而已衆象言威不言孚威克厥愛也故家之本在身身脩則家齊嚴君也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慈明曰火性炎上澤性潤下故曰睽也夫婦雖同小事當異百官殊職四民異業文武不同威德相反共歸于治故曰君子以同而異也潘述道同而事自異其心同而迹自異正猶兌商本同乎坤之體而火澤自異乎卦之象見惡人以辟咎也

楊誠齋曰見惡人子見南子陳寔弔張讓是也若非辟咎則无事乎惡人矣孔子不見陽貨是也

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崔憬曰處睽之時與五有應男女雖隔其志終通張氏曰于巷非遇主之地而无咎者以不失乎相從之道也

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程傳以六居三非正也又在二陽之間所以有如是艱阨由位不當无初有終者終必與上九相遇而合乃遇剛也

交孚无咎志行也 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汝楫曰五能下二二必能承五剛柔德合人情可以大同

慶譽可以大來豈止何咎而已哉 遇雨之吉羣疑凶也 程傳雨者陰陽和也所以能和者以羣疑盡凶也其始睽也无所不疑故云羣疑睽極而合則皆凶也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程傳山之峻阻上復有水坎水為險阻之象上下險阻故為蹇也君子體之行乎艱難險阻之世必反求諸身而益脩其德張中溪曰反身取良之肯修德取坎之心

往蹇來譽宜待也 輔嗣既往則遇蹇宜止以待時 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侯果曰志在匡弼匪惜其躬輔君以此終无尤也楊誠齋曰大臣犯天下之多難而捐軀以求濟何尤之有

往蹇來反内喜之也 仲翔曰内謂二陰王注内卦二爻惟九三一陽居二陰之上是内之所恃故云内喜之也

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子夏傳四得位矣可以承其上而不可獨濟也故往則蹇矣來則當其位而連于實得所附也

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鄭剛中曰以中節者羣策舉舉未定所向非陽剛中正之大人何能節之酌其才品謂之節取裁其機宜謂之節制

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孔疏志在内也者有應在三是志在内也應既在内往則失之來則得之貴謂陽也以從陽故云以從貴也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張中溪曰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中有澤刑獄之有赦宥也有過者赦而不問有罪者宥而從輕此君子所以推廣天地之仁心也按周禮司刑職過者當宥罪者當刺今過直赦之罪則宥之所以為解也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中溪曰居解之初患難方散之時也初才柔位卑未能有為幸而初四相應剛柔交際以此處解揆之於義自无咎

也

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子夏曰剛中而能濟難衆之所附初承以奉之五正而應之衆來附也非我之求也得中之道正之吉也

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程傳負荷之人而且乘載爲可醜惡也處非其據德不稱其器則寇戎之致乃已招取將誰咎乎

解而拇未當位也

程傳四雖陽剛然居陰於正疑不足若復親比小人則其失正必矣故戒必解其拇然後能來君子以其處未當位也

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仲達悖逆也六三失位負乘是悖逆之人也上六居動之上能除解六三之荒悖故云以解悖也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程傳君子觀損之象以損於已在修己之道所當損者惟忿與慾故以懲戒其忿慾窒塞其意慾也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孔疏人情感物而動境有順逆故情有忿欲懲者息其既往窒者塞其將來

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案四之志正賴初以損己之疾兩情既合何嫌于遄哉

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仲達言九二所以能居而守貞不損益之良由居中以中爲志故損益得其節適

一人行三則疑也

潘述一則得友三則生疑損益之道微矣

易傳无疾上也有疾而損之次也案在初之遄往王事急干已事固可喜矣在四之使遄有疾復干无疾亦可喜也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質卿曰人之益必有所自六五之元吉爲或益之意者自上祐乎思若啟之行若翼之其必有默感而默受者朋黨

鬼神所不能違也

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約說曰君子之志唯在益民而已大得從弗損來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劉調甫曰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本相益也君子觀象於風雷而求所以益己者見善則遷无係吝之心有過則改无遷延之意雷厲風行亦不過此朱子曰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猛

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王注居下非厚事之地在卑非任重之處大作非小功所濟故元吉乃得无咎也

或益之自外來也

漢上朱氏曰或益之者益之不一天下之善皆歸之也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象旨三多凶稱凶事說文凶象地穿交陷其中三五坤而震極未有不陷所以為凶事之象也案對外來言故曰固有

有

告公從以益志也

姪氏曰告公從謂告公而獲從者告之以益天下之志也

志苟在于益天下上必信而從之

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程傳人君有至誠惠益天下之心其元吉不假言也天下

至誠懷吾德以為惠是其道大行人君之志得矣

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紀聞曰或益之自外來人皆得以益之也或擊之自外來人皆得以擊之也案上動則坎來坎為擊故曰自外來

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陸績曰水氣上天決降成雨故曰夫潘述澤上于天取潰決之義君子觀象以施祿及下惠于臣工徧于萌隸如澤

決而下宜施而施天无留澤之理上重積而不散居其有而屯其膏忌矣決附之義利施而不利居也

不勝而往咎也

主注象曰不勝而往咎也不勝之理在往前也誠齋曰勝

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况不勝在往先者乎

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汝吉曰中无定體時其決即惕號為中故曰得中道

君子夫夫終无咎也

程傳牽拮于私好由无決也君子義之與比決于甯決故終不至于有咎也

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仲翔曰坎耳離目折入于兌故聰不明矣潘述兌為口舌故曰聞言同體兌說故以聞言不信戒之

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案九五與上平素相比之切今雖以義不可而決之其心

未能无係谷永所謂公志未專私好頗存者也故曰未光

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翟玄曰天下有風風无不周布故君以施令告化四方之民也仲翔曰后繼體之君姤陰在下故稱后與泰稱后同

義也象旨乾為施巽為申命誥四方者所謂夏至之日施令命誥四方所以助微陰也張中溪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周用齋曰小人依阿澆忍最易牽引故曰柔道牽也

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中溪曰二近四遠一陰不能兼二陽揆之于義則不及也張雨若曰義字有虎兕出柙是誰之過意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象言行未牽與柔道牽相反以其未牽于初而不行也無魚之凶遠民也

程傳下之離由已致之遠民者已遠之也

九五合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程傳所謂合章謂其合蘊中正之德也德充實則成章而有輝光胡雙湖曰志不違於天理所以有自天之福

如其角上窮吝也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慈明曰澤者卑下流潦歸之萬物生焉故謂之萃也仲翔曰除修戎兵也詩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陽在三四為修坤為器象旨俞氏曰兌西方殺氣屬金故言戎器互巽工故除坤藏而不露故言不虞兌為口故言戒越汝棓水聚則決必有以防之水乃滯人聚則亂必有以制之人乃定萃聚之時居安則防危故君子體水聚之義方國力富盛申警軍實之資除治兵械以備不虞所以保其聚也

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汝吉曰萃不自亂其志亂也堅其孚而往則志治矣

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潘述二居中得正雖與羣陰同處而中德不為所變也

仲翔曰動之四故上巽潘述三四五互體巽順故往无咎

大吉无咎位不當也萃有位志未光也

丘建安曰比以一陽統五陰一則專萃以二陽統四陰二則分故均言元永貞而比五之道顯萃五之志未光也

齋谷涕洟未安上也

陸庸成曰臨之二陽進居君相之位萃之進為觀則上非復六之所宜居也故憂泣未敢安然于四五之上也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康成坤地與木木生地中日長而上汝中曰木之生自毫末以至于尋丈人莫見其升之迹者以順積而致之耳順德坤地之象積小以高大巽木之象易傳曰梁棟者拱把之積也聖人者小善之積也

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九家易謂初失正乃與二陽允然合志徐進齋謂升下一柔與四合志坤巽本合體雖同柔爻而稱合志

九二之孚有喜也

潘述喜者君臣道合剛柔交濟也案喜即南征之吉也

升虛邑无所疑也

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質卿曰易之道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順易道而進之

於德即為順德用易道而行之于事即為順事

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中溪曰坤為晦在上猶且升而不息豈知升極當降長極

當消消則不能有其富矣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王弼注澤无水則水在澤下也水在澤下困之象也處困

而屈其志者小人也君子固窮道可忘乎程子曰不知命

無以為君子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潘述

體坎陷以致命體兌說以遂志只是不失其所

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翟玄曰陽從上來居中得位富有二陰故中有慶也章氏

曰二有中德所謂困而不失其所者故有朱紱方來之慶

據于茨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崔憬曰位雖不當故吝也有與于援故有終也

刑刑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陸績曰无據无應故志未得崔憬曰以其居中當位故有

悅慈明曰謂五爻合同據國當位而主祭祀故受福也

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志行也

仲翔曰謂三未變當位行謂三變乃得當位之應故吉行

本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潘述本上有水即巽乎水而上水之象所以為井井養而

不窮周晏曰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則所以

為養者无窮矣汝中曰此即同井相助相交之義

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于寶曰其始无人其終无禽則所以為井者凶矣故時皆

舍之謂時舍者明非初罪時止在此耳

井谷射鮒无與也

崔憬曰井之為道上汲者也今與五非應與初比則是若

谷水下注唯及於魚故曰井谷射鮒也

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宗義王以求賢為明心惻故求也王以養人為德以人得

其養為福惻而汲故受福也受福受三之福

井甃无咎修井也

仲翔曰修治也坤為土初之五成離離火燒土為甃治象

故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寒泉之食中正也

孔疏以言剛正之主不納非賢必須行潔才高而後乃用

若非居中得正則任用非賢不能待寒泉而後食也

元吉在上大成也

潘述井道貴上上則水出乎井澤濟乎物成井養不窮之

功故曰大成王注井功大成在此爻矣故井收也

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仲翔曰曆象謂日月星辰也四動成坎離日月德正天地
革四時成故君子以治曆明時也吳氏曰曆謂日月五緯
之躔次時謂春夏秋冬夏之代序推日月而後可定四時故
治曆所以明時

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潘述有為謂適時之變有所云為也初剛在下不中離始
體躁不順宜堅附二以從其革不可以有為也

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潘述曰行有嘉不輕許其變動而惟征行始有可嘉之功
進齋曰凡卦中言嘉者皆二與五應

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仲翔曰四動成既濟定故又何之矣

改命之吉信志也

仲翔曰革而當悔可人矣且忠悃結于君誠愛諒于民有
孚如是則改命吉象曰信志謂上下皆信其志也

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宋衷曰陽稱大兌為白虎九者變爻潘述虎變文章外見
離之明兌之澤故曰其文炳也

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程傳君子從化遂善成文彬蔚章見於外也革易其外以
順從君上之教化是革也至此革道成矣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房玄齡曰鼎者神器至大至重象人君大寶之位位天所
命也鼎三足而正立有三才定位之象君子居中履正成
位乎兩間以凝天之基命定命所謂協上下以承天休者
也胡仲虎曰鼎之器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實君之位正
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命項氏曰正位象離凝命象巽
出頭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程傳鼎覆而趾顛悖道也然非必為悖者蓋有傾出否惡
之時也去故而納新瀉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

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趙氏曰六五都舉鼎之柄二當慎所之以從正應不可貳

也不可遷也我仇有疾何能為我尤哉

鼎耳革失其義也

仲翔曰鼎以耳行耳革行塞故失其義也

覆公餗信如何也

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陸績曰得中承陽故曰中以爲實蔡汝楫曰中者虛也虛

則能受

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宋衷曰以金承玉君臣之節上體乾為玉故曰玉鉉雖非
其位陰陽相承剛柔之節也

汔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程傳洊重襲也上下皆震故為洊雷雷重仍則威益甚君子觀洊雷威震之象以恐懼自修飭循省也楊止菴曰雷驚于外而內勃然以興之謂恐隱然以惕之謂懼恐懼而不修省柔之過也恐而又俱修而又省皆洊雷重震象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來厲乘剛也

于寶曰六二木爻震之身也得位无應而以乘剛為危

震蕪蕪位不當也

震遂泥未光也

仲翔曰在坎陰中與屯五同義故未光也

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古易彙編 未象下辭會

七九五九

敬仲曰易道以得中為貴六五之事自在於中時時保惕安安翼翼豈有在中之事而尚有所喪也哉蓋不喪七鬯以為祭主也鄧伯羔以億為大陸希聲則謂萬萬曰億

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本義中謂中心仲達畏隣之動懼而自戒乃得无咎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質卿曰心之官則思思自有本位而有思則自然時止時行而動靜不失一出其位便成越思中溪曰君子觀艮止之象如山之寂然不動而固敢越思

艮其趾未失正也

吳臨川曰能止於下則位雖不當猶未至於失其正也

不狝其隨未退聽也

仲虎曰三不肯退而聽乎二二亦安能如之何

艮其限危熏心也

敬仲曰再言其心之病當反求諸心不可求諸外也

艮其身止諸躬也

唐凝菴曰爻言身象伸為身屈為躬兼爻象之身與躬而言則是屈伸兼用矣

言則是屈伸兼用矣

艮其輔以中正也

孔疏以中正者位雖不正以居得其中不失其正也

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仲翔曰坤為厚陽上據坤故以厚終也

古易彙編

未象下辭會

一南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仲虎曰居德象艮之止不漸豈能遽止善俗象巽之入不

漸豈能遽入案居積也居積乃進也巽風有俗意

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仲翔曰動而得正故義无咎也潘述以義揆之寧有知危

而陷于過者乎

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仲翔曰素空也承三應五故不素飽敬仲曰人情大抵好

進惟有道者不然飲食衎衎疑于不事事而素餐故象釋

人之疑曰不素飽也

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以保

也

潘述九三之夫求合于四往而不復反是離其坤三之聲類而與坤上交以為良也六四之婦苟合于三孕而不取育是失其漸歸之正道而與坤初交以為異也二變復坤為順良剛止寇于外下蔽二陰與之相保則為順也或得其楠順以異也

孔疏言四雖乘三體異而附下三雖被乘上順而相保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孔疏二與五合各履正而居中三四不能久塞其路終得遂其所懷注云不過三歲必得所願矣

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言易義編

大妻下辭命

百一

仲虎曰鴻進以漸而不失其時翔以羣而不失其序所謂進退可法者也无物可亂其志亦鴻不亂羣之象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潘述允澤水鍾而不流雷震其上澤沸騰涌陰說陽而動之象質卿曰君子知夫婦之間永終之道也歸妹之初致敝之原也思其終不得不虔其始念其久不得不慎於今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潘述歸妹以說而動非夫婦能常之道初以陽德安卑下之分為恒而承事於君故征吉與柔征凶異旨矣

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潘述常即恒義恒之變為歸妹以初與三易位也九二在

中曾何變乎不變常便是幽人之貞

歸妹以須未當也

潘述象言未當者以六居三柔乘剛賤承貴皆未當之意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潘述所以愆期不為苟就有所待而行不以說而妄動也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潘述其位中貴也五有中德之貴而行自不尚飾矣

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程傳折獄者必照其情實惟明克允致刑者以威於姦惡惟斷乃成君子觀雷電明動之象以折獄致刑也紀聞雷

言易義編

大妻下辭命

百二

電交至威嚴盛大故曰豐折獄象電之照致刑象雷之威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豐其沛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章氏曰位不當者以九陽震體不宜居四也遇夷主吉者

震動則行猶行於幽暗之中而得明者指引可用以行也

六五之吉有慶也

程傳五與二雖非陰陽正應在明動相資之時有相為用之義故在二曰往在五曰來五能來章則有慶譽而吉也

兼天下之明總天下之動慶莫大于此者

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聞其无人自藏也

程傳六處豐大之極在上而自高若飛翽于天際仲翔曰謂三隱伏坎中故自藏者也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丘建曰山者火之所旅久則延燒獄者囚徒之所旅留則淹滯旅有行而不處之象故火不可使久處于山囚徒不可使久留于獄也明象火之燭物慎象山之靜重取象于旅正恐其留獄也仲虎曰不留獄如山不留火

旅瑣瑣志窮災也

趙氏曰凡旅必有所志士君子之旅志于行道商賈之旅志于買遷旅之初不能識其大者而瑣屑屑錙較而寸

量之志躬于此所以災也

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王注旅不可以處盛故其美盡于童僕之正也既得童僕然後即次懷資皆无所失故終无尤

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程傳旅焚失其次舍亦以困傷矣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汝吉曰山上有火必上焚林故三象焚一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芥心未快也

中溪曰九四雖在近君之地而處于羈旅之中未得位縱得資芥之利而以剛居柔未得盡行其志故未快也終以譽命上逮也

宗義始凶而終譽命柔中之德能上達也故曰上逮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慈明曰巽為號令兩巽相隨故申命也法教百端令行為上貴其必從故曰行事李氏曰天下有風姤所以施命若風相隨而至則是申命不一之象古之出命者必反覆申戒之然後其事可行于天下丘建安曰申命者所以致其戒于行事之先行事者所以踐其言于申命之後

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宗義志疑則亂武人之貞易亂為治也

紛者之吉得中道也

周用齋曰夫人之過與者非諂則懷詐耳二有中德非為邪也其與由中惟求通其誠則亦无惡于與矣

頻巽之吝志窮也

慈明曰乘陽无據為陰所乘號令不行故志窮也

田獲三品有功也

王注得位承五而依尊履正以斯行命必能獲強暴遠不仁者也獲而有益莫若三品故曰有功也

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仲翔曰居中得正故吉也潘述陽剛位乎正中所以貞吉悔凶无不利也所以先庚後庚重巽申命也

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芥正乎凶也

潘述上九處卦之上陽剛九極窮上反下故曰上窮既喪其資斧矣可以爲貞乎凶也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仲翔曰陽息見兌學以聚之間以辨之兌二陽同類爲朋友潘述兩澤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講兌象兌爲口舌也習重兌象理義之說心說之至也真說資朋友而得也

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徐氏曰疑謂疑于陰也卦四陽惟初與陰无係故无所疑孚兌之吉信志也

游讓溪曰行未疑者已能自信信志則人信之矣

周易彙編

卷下辭會

百五

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九四有慶也

汝吉其疾惡若決其進善必果其有慶也能无喜乎

孚于剝位正當也

案五位正當者也恃其剛正而不備則孚于小人之剝矣上六引兌未光也

周用齋曰上六引兌則包藏禍心踪跡詭秘能使人入于其說而不自知也故曰未光小人之術亦可畏哉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仲翔曰謂受命之王收集散民上享天帝下立宗廟也離上至四承五爲享帝陽下至二爲立廟也朱漢止曰享

于帝使人知天无二主立廟則人知反本鬼有所歸所以一天下之心合天下之渙

初六之吉順也

渙奔其机得願也

按當否之時上下閉隔所願未遂今渙其否剛來不窮得二陰之助居可以安于机往可以出乎大途得所願也渙其躬志在外也

敬仲曰六三近比于九二陰陽有相得之象而渙其躬身

在于内而正應上九是志在外也斯其所以无悔歟

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游讓溪曰大臣而能下絕黨與一德奉公以濟天下之渙

非其心之光明正大何以能之故曰以光大也

王居无咎正位也

潘述王者正位天德乃可渙大號而无咎五巽之主也

渙其血遠害也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讓德行

侯果曰澤上有水以堤防爲節仲虎曰澤上有水水有所

限而止也制數度所以定萬用之限讓德行所以嚴一身之限也

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紫溪初居卦始當闔戶之時閉其兌塞其門知時者也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不肖之嗟，誰咎也。

无所怨咎，故曰誰咎。項氏曰：不說則成嗟，嗟與說相反。

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楊氏曰：九五之君，方以甘節先天下，乃得六四之近臣安節，以承其道。此天下所以蒙不傷財、不害民之福也。

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中溪曰：甘者味之中，五者位之中，所以吉者以其位之居中。也。楊止菴曰：中則四安之過，則上苦之。

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慈明曰：乘陽于上，无應于下，道曷有窮節之苦者窮之也。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易象圖說

卷下 離命

百七

汝中曰：風感水，受中孚之象，獄而曰議，求其入中之出，

而曰緩，求其死中之生，議獄兌象，緩死巽象，案周禮王聽

之三公聽之，司寇聽之，議獄也。旬而識聽，二旬而識聽，三

月而上之，緩死也。諸子曰：曰議獄正，所以緩死也。

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案交孚之始，剛正純一，其志未變，故吉。有他則變矣。

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案其鳴由中而發，其和根心而應，願出中孚之至也。

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案三陰柔不中不正，又居說之極，巽之下，震動艮止之間，比馬匹之四，是其處位不當，故動止失節，憂樂无恒也。

馬匹凶絕類上也。

仲翔曰：訟初之四體與上絕，王應麟曰：三四本陰類，上三自以為得敵，六四守而不與，三比是絕其類而上也。

有孚擊如位，正當也。

潘述人君之孚當洽于臣隣，而後貫于億兆，為孚乃化邦之事，非德之正當，何以有此。

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侯果曰：窮上失位，信不由中，中實內喪，虛華外揚，是翰音登天也。虛音登天，正何可久也。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吳氏曰：山上有雷，震于高處，然其高不能及天上之雷，但

易象圖說

卷下 離命

百八

能小過于出地之雷，與澤上之雷而已。故名小過。汝中曰：

時有踰禮而忘乎恭，治喪而忘乎哀，用奢而忘乎儉者，君

子矯之，蓋可過乎恭，不可過乎慢，可過乎哀，不可過乎易，

可過乎儉，不可過乎奢也。又以為不可甚過，恐恭之慎為

足恭，哀之甚為滅性，儉之甚為吝嗇也。

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朱氏曰：初艮體不正，柔則止不當過也。有應在四，其過至

如飛鳥迅速，雖欲救止，不可如何，其凶必矣。

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潘述臣不可過者，臣不可自過其位也。

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弗遇過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案四以陽居陰其位不當故宜自守不可過也惟厲與戒

不可長久故勿用永貞大事小事在與時行耳

密雲不雨已上也

濟述謂不宜上也已上即過之之意亢者過之極也

弗遇過之已亢也

徐進齋曰上六弗與陽遇而且過之獵其上極其亢如鳥

之不能戢翼垂翅超然高飛上而不能下所謂飛鳥離之

凶也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

汝中曰水火既交各得其分爲既濟水火之性竟則必復

復則爲變君子處既濟之時慮患于後因豫防之于其先

思而預防使不至于患可以保其終矣

曳其輪義无咎也

宋衷曰尾濡輪谷也得正有應于義可以尾而无咎矣

七日得以中道也

于雍曰喪弗隣于盜也勿遂履中道也二五相應故七日

得

三年克之憊也

侯果曰興發動衆聖猶疲憊則非小人能爲故曰小人勿

用

終日戒有所疑也

仲翔曰履多懼之地土承帝主故終日戒慎有所疑懼也

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蔡虛齋曰此正以時言大來有如川之方至日之方升意

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慈明曰居上濡五處高居盛必當復危故何可久也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侯果曰火性炎上水性潤下雖復同體功不相成所以未

濟也故君子慎辨物宜居之以道令其功用相得則物咸

濟矣歐陽永叔曰火在水上物各失其所居矣故君子慎

辨其物宜而各置其物于所宜居之方使不相犯所以待

其濟也象言水火異物辨之使羣分水火異方居之使類

聚丘建安曰辨物如火之明居方如水之聚

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于夏曰以乘濟險初始涉者也近淺猶濡尾况其深遠必

不濟矣不知力之極也

九三貞吉中以行正也

敬仲曰九二之曳輪不犯險而過涉不畏險而不涉中以

行正與時偕行其出險而有濟必矣

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貞吉悔凶志行也

程傳如四之才與時合而加以貞固則能行其志吉而悔

凶鬼方之伐貞之至也

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吳幼清曰散輝及物為光斂光在體為輝陸庸成曰光即乎醞之而發越輝即光布之而炳耀非有殊也

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仲翔曰節止也良為節飲酒濡首故不知節矣

象下終

易象圖說

象下終

百十一

周易古本全書彙編意辭集卷之七

清源後學李本固維寧甫

上繫辭會

句曲門人湯謙亨六吉甫校梓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易象圖說

上繫辭會

百十一

項氏曰此章論伏羲作易本於天地自然之易邵子所謂畫前原有易也是故觀乎二儀之判而奇偶之畫已定觀乎卑高之勢而三極之位已陳觀乎動靜之理而七八九六之性已斷觀乎氣類之分合而比應攻取之情已生觀乎法象之著陳而飛伏變互之體已見朱子發曰乾坤貴賤兩者聖人觀天地而畫卦剛柔吉凶變化三者聖人觀萬物而生爻象旨剛柔謂文畫奇偶也馬融云摩切也盪除也剛摩柔為震坎艮柔摩剛為巽離兌仲翔謂剛柔相摩則八卦相盪者是也金汝白曰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者易之道也易未作而已形於天地之間雷霆風雨日月寒暑男女者天地之道也易既作而悉具於卦爻之中

仲翔曰雷震良霆風與雨兌日離月坎寒乾暑坤也彖易自有震之動而造化之雷霆鼓動于易中矣自易有巽之入而造化之風雨潤澤于易中矣自易有離之火坎之水而造化之日月運行于易中矣自易有兌之將夏艮之將冬而造化之一寒一暑錯行于易中矣自易有乾稱父道交于坤而生震坎艮坤稱母道交于乾而生巽離兌于是萬物之男女皆生成于易中矣此周易之所以首乾坤也九家易始謂乾稟元氣萬物資始慈明曰物謂坤任育體萬物資生胡氏曰萬物始於无形乾能知之時下降而生之坤則能承陽之氣以作成萬物之形狀也說旨始始其氣也成其質也汝白曰易道盡於乾坤乾坤盡於易簡

管子彖編

管子彖編

百五

乾道易故易知坤道簡故易從知與從以君子學易言非謂他人知我從我也既易知自不能離故有親言與道相親也既易從自日加益故有功不離道則德自久日加益則業自大君子體易之實功也陸庸成曰賢非下聖人一等也惟易簡在聖人故凡乾坤之所知始而作成者莫非聖人所密藏如得貴賤之理于高卑得剛柔之理于動靜得吉凶之理于方物舉變化者一以貫之矣夫是以天地定位聖人成能而作易以與天地準非成位其中者其孰能與于此哉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

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程敬承曰上章言先天之易原始於剛柔摩盪而歸諸易簡之理故體易而不言工夫次章言後天之易究析於辭占象變而歸諸三極之道故學易而不廢工夫案聖人謂文王周公取伏羲所畫之卦而設為反對之體觀于消息之象繫以卦爻之辭以明其吉凶之繇也夫所謂象非剛柔之兩畫乎自摩盪以來剛推夫柔柔推夫剛而變化生仲翔曰剛推柔生變柔推剛生化也故吉凶悔吝皆辭也

管子彖編

管子彖編

百五

則皆占也仲翔曰吉則象得凶則象失也于寶曰曰悔亡則虞有吝則憂象言易言吉凶在人為得失之象易言悔吝在人為憂虞之象也剛柔變化皆象也則皆變也慈明曰息卦為進消卦為退也剛為乾柔為坤乾為晝坤為夜象言柔變為剛進之象剛化為柔退之象剛進柔退明晝象柔進剛退晦夜象也六爻之動動曰變化也陸績曰天有陰陽二氣地有剛柔二性人有仁義二行六爻之動法乎此此三才極至之道也夫易之辭占象變秩然有序根于三極如此是故君子居安惟易序循之而便故安也樂玩惟爻詞味之而永故樂也故雲峰曰象與變有剛柔變化之殊辭與占有吉凶悔吝之異君子居而學易也窮乎象

與辭之理動而用易又適乎變與占之宜動靜无非易即
 无非天子夏傳君子自卜之明也聖人極陰陽之度窮變
 化之會而得其易是以合於天而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
 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
 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
 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
 所之

此統論卦爻之辭之通例也姚鳳梧曰聖人觀象而繫象
 辭故象以言乎象奇偶純雜内外消長之形象乎物之宜
 者也聖人觀變而繫爻辭故爻以言乎變隱顯貴賤當否

古易彙編

本上條辭會

百五

比應之殊趨乎時之變者也案辭之曰吉曰凶者以言乎
 人事之有得有失也辭之曰悔曰吝者以言乎向善而尚
 有小疵向惡而已有小疵也辭之曰无咎者以言乎本有
 過而善能補之則復于无過故得无咎也易辭之旨如此
 是故吾人欲列易之貴賤者在爻言乎變之位而已欲齊
 易之小大者在彖言乎象之卦而已欲辯占之吉凶者在
 辭乎失得之辭而已欲憂占之悔吝而去其小疵者存乎
 悔吝之介而已欲震動其補過之心而歸于无咎者存乎
 悔吝之萌而已所以然者蓋緣聖人之設卦不能无大小
 故繫辭不能无險易也卦有以陽大為主者則其辭乎易
 卦有以陰小為主者則其辭艱險各指其所之之變以示

人之趨避也而聖人之情見乎辭矣此卦爻辭之通例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
 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
 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
 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
 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案易之始作也固摩擬乎天地而寫其陰陽之理其既作
 也亦齊準乎天地而合其陰陽之道故能外之彌合天地
 而无所不包內之經綸天地而无所不貫也何以見之幽
 明死生鬼神也知仁天命也化育晝夜也皆陰陽之理天

古易彙編

本上條辭會

百六

地之道也聖人仰焉以易觀于天文而求其在天成象者
 俯焉以易察于地理而求其在地成形者則天地萬物所
 以幽明之故可知矣慈明曰幽謂天上地下不可得睹者
 明謂萬物陳列著于耳目者也以易原究其始而求其陰
 陽之聚合以易反考其終而求其陰陽之離散則人物所
 以死生之說可知矣九家易合則生離則死也朱子曰精
 氣合則魂魄合而凝結爲物陽已散而陰无所歸故爲變
 易奎其離也魄之降可測而魂之游不可測也是鬼神往
 來屈伸之情狀可知矣夫幽明陰陽之顯晦死生陰陽之
 消息鬼神陰陽之聚散而皆盡之于易可見易之道即天
 地之道也聖人體易故其道與天地相似相似故不違程

敬承曰知周卽上知其故其說其情狀之知无物不知是謂知周道濟是有道以濟天下萬物也隨知周之所至而處置得宜何過愆之有旁行不流王註謂應變旁通而不流淫是也知周之人經權常變隨其所行无不通達豈其溢於理之外而流焉幽明死生鬼神屈伸代謝於天地萬物之中者何莫非命知命則一身之生死得喪同於屈伸代謝何憂之有安土者隨寓而安心无繫累而日益敦厚其仁方能溥愛愛者天地生物之心所謂仁也能无憂而其知益深能愛而其仁益篤此知之盡仁之至盡道之極也朱子曰天地之化滔滔不窮如一爐金汁鎔化不息易爲之鑄寫使入模範匡郭而不過乎中道也又就事物之

古易彙編

上繫辭會

章二

分量形質隨其大小濶狹長短方圓无不各成就此物之理无有遺闕九家易範者法也圍者周也侯果曰言陰陽二氣委曲成物不遺微細也纂言曰日上爲晝凡明生神皆是也月上爲夜凡幽死鬼皆是也慈明曰晝者謂乾夜者坤也通於乾坤之道无所不知矣夫俯仰則窮天地之神相似則同天地之流範圍則贊天地之化故以其流行曰神无在而无乎不在何方所之有以其變通曰易若有而實未嘗有何形體之有陸庸成曰神卽易而寓故无方易隨神而化故无體此易之所以爲大也此易之所以彌綸天地而與之準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

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案夫道一而已不可言惟一者靜而生陰是爲一陰動而生陽是謂一陽夫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太極之體所以不偏也一陰一陽一陽一陰太極之用所以不窮也此其可言者道之所由名也宗義陰陽相禪則相繼繼則流行于天載極純而无雜善也陰陽相繼則相成成則體具于人物各正而不偏性也性合仁知而一之者也侯果曰仁者見道謂道有仁知者見道謂道有知百姓用道以濟然

古易彙編

上繫辭會

百六

不知其方韓注仁知則滯于所見百姓日用而不知體斯道者不亦鮮乎宗義曷不于造化顯藏之機觀焉仁而曰顯顯卽知之用也用而曰藏藏卽仁之體也顯而藏藏而顯以鼓萬物之出入而不與聖人同憂此盛德大業所以爲極至乎夫大業外也而就其內藏之富有者徵其發外之大盛德內也而就其顯外之日新者探其蘊內之盛此見內外互根陰陽迭運其生生寧有窮哉案陰生陽陽生陰其生而又生者无窮則其變而又變者亦无窮此之謂易矣其生生之成象者健而主陰則謂之乾其生生之效法者順而從陽故謂之坤乾也坤也何物而非陰陽也

有象法則數行矣故極其老少之數知其未來之事則謂

之占有數占則變生矣故通其卦爻之變以成天下之務則謂之事占也事也何事而非陰陽也此一陰一陽也互根而未始有定兩在而卒不可測也則謂之神而已矣韓注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不可以形詰者也夫易無體也唯其生生所以無體神无方也惟其不測所以无方論道至此其至妙至妙者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至哉易乎其殆廣矣而中无不容大矣而外无不包者乎

以言乎遠則易理无遠之弗召感而遂遠孰能禦之以言乎邇則易理靜存而不偏寂然不動何靜正乎以言乎天地之間則萬有具足纖毫不遺蓋悉備矣然易之廣大生于乾坤乾坤之廣大生于動靜宋秉曰乾靜不用事則清靜專一含養萬物矣而動用事則直道而行導出萬物矣一專一直動靜有時而物无天瘁是以大生坤靜不用事閉藏微扶應育萬物矣動而用事則開闢羣蟄敬導沈滯矣一翕一闢動靜不失時而物无災害是以廣生象旨廣大配天地坤廣乾大也變通配四時仲翔曰變通趨時謂十二月消息蓋乾坤之變也陰陽配日月者慈明曰乾舍于離配日而居坤舍于坎配月而居乾德至健坤德至順

乾坤易簡相配于天地故易簡之善配至德彭山曰善至于配至德則易道盡矣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甲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崔憬曰此更美易之至極也蘇紫溪曰生生之謂易聖人所以為富有之大業日新之盛德者即此生生之理而已孔疏知者通利萬物故以崇為貴也禮者卑敬於物故以卑為用也極知之崇象天高而撫物備禮之用象地廣而載物也潘述聖人知禮成於所性綿綿若存一崇一卑渾然天地設位之體自然觸處皆成道義德之崇崇於此業之廣廣於此矣薛敬軒曰成性即天地存存即設位道義之門即易行乎其中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程敬承曰道義之門有无窮之變化變化之成即道義之時出陸庸成曰易卦之老少天下之賾該焉擬其可象象其所以總不出於見如龍馬風雷之屬宛然取象之物與形容相宜故云象也易爻之相雜天下之動具焉觀其可

行其所觀亦總不出於見其衆動會通處即是典禮繫辭之斷卽是行典禮所謂易以貢也故云爻也彭山曰伏羲擬所見之贖而以言定卦象之名文王周公擬所見之動而以辭發卦爻之義蓋欲人之體易而謹於言行也故學易者擬其象而後言則心一矣議其辭而後動則心精矣變化之所成實由於精一故不可不擬議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乾之

古易彙編

上繫辭會

卷三

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楊易此卽河圖說天爲陽地爲陰一三五七九爲陽二四六八十爲陰仲翔曰天一水甲地二火乙天三木丙地四金丁天五土戊地六水巳天七火庚地八木辛天九金壬地十土癸此則大衍之數著龜所從生也天數五謂一三五七九地數五謂二四六八十也五位謂五行之位甲乙丙丁坤相得合木謂天地定位也丙艮丁兌相得合火山

通氣也戊坎巳離相得合土水火相逮也庚震辛巽相得合金雷風相薄也天二地癸相得合水言陰陽相薄而戰於乾故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或以一六合水二七合木三八合火四九合金五十合土也一三五七九故二十五也二四六八十故三十也賈卿曰五奇之積爲天數二十有五五偶之積爲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者成陽變陰化一歲氣運之周也有此變化卽有此鬼神成之行之者相得有合之妙用也宗義此數之祖也是故聖人則之以制筮焉取其中宮天五乘地十之數而大衍之其數得五十卽此五十之數置一不用其用四十九不用者乃所以爲用也其始平分而爲二則象兩而兩儀列矣取右一策懸卦于左手小指之間則象三而三才立矣隨取左右之策四四而揲之所以象四時也隨取左右所揲之餘歸而扚于左手三指之間所以象積月之餘閏也餘者歸而四十有九之策盡於此矣然後別起一掛象再閏之後別起積分也掛扚已備其過揲似皆无用之策然就此過揲著數總六爻而計之則爲乾坤之三百六十可當期日矣又總六十四卦凡陰凡陽之爻而計之則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可當別物之數矣是五十虛一者著數之所以妙易變之所以成也故以一變言則四營成易以十八變言則成卦以九變言則八卦而小成引其變之端而伸之則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觸其變之類而長之則

古易彙編

上繫辭會

卷三

而伸之則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觸其變之類而長之則

每卦可變為六十四卦夫其始不過四營耳變化化變
无窮用亦无窮天下之能事不已畢於此矣乎至於道顯
行神德可與酬酢佑神此正所謂畢天下之能事者也此
著變妙用之極與數之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何以異故曰
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變化者衍也胡經曰夫
道者寓于器而不囿于器而卦爻之辭有以顯之德行者
得于心而見于事而卦爻之辭有以神之如是則明可酬
酢于人出可贊祐于神所謂人謀鬼謀也神也者道之樞
而數法之宗也能知變化之道則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
信者非知神之所為乎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

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
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
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
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
於此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
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
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崔憬曰聖人德合天地習周萬物故能用此易道大略有
四揚止菴云以謨謀誨四尚易辭以念慮所動尚其變以
日用措置者尚其象以知辨別者尚其占潛述辭彖辭

也變爻變也象卦象也占動爻也言聖人之道四欲人崇
尚而不可忽也質卿曰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不
敢苟也於是以筮問易著受命而告之如響應聲其應至
速也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其應至悉也若是者非天
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蓋非精則粗非至精則猶未離
乎粗非天下之至精則精術可比擬必不能顯然如是之
靈通也潘述君子問焉以言之後所用於著者既參五以
盡其變復錯綜以明其數從參五之變而通之則陰陽老
少粲然以明遂成天地之文也即錯綜之數而極之則卦
爻動靜昭然以著遂定天下之象也若是者非天下之至
變其孰能與于此蓋非變則滯非至變則猶未離于滯非

天下之至變則變猶可方物必不能成文定象而變化不
測也按參伍錯綜南軒漢上雲峰雙湖諸說俱詳而終未
明實意者方其四營而一變也則取掛扚在手之策或一
合三或二合二既參以數之或三合一或四合四則又五
以數之所以盡其變也及其三變而生數也則視布列小
刻之策以左右之多寡或再三以交互既交錯而左右之
或奇耦之純雜或刻策之上下又總摯而低昂之所以窮
其數也至精者无籌策而不可亂至變者體一而无不周
此豈象數之所能得哉蓋有妙乎其間者矣盖无思也
无為也方其著之未揲辭占在冊象變未形寂然不動已
耳及著之已揲則來物遂知文象可見无感而不通矣此

蓋神而又神天下之至神也精者精此也變者變此也非天下之至神孰能寂而不稿感而不滯之若是哉夫精變之至神豈易自神之哉蓋辭占之至精乃聖人所用以窮極天下之幽深象變之至變乃聖人所用以研磨天下之幾微者也此易之所以至神也惟深也故未其至精者極而著之辭占則精貫乎人心之微故能通天下之志矣惟幾也故本其至變者研而裁之象變則變通乎萬事之宜故能成天下之務矣惟神也故其通志而成務者皆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而无思无爲者有感必通也是極之研之通之者皆聖人之成能而爲深爲幾爲神者皆易道之妙用也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此之謂也此天下易之而不可忽也侯果曰言易唯深唯神蘊此四道因聖人以章故曰聖人之道矣

周易集解

卷之五

百五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與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之謂坤闔戶之謂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噐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太極是生

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噐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鈞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按易之作也何爲者哉夫易吾見其開物矣吾見其成務矣吾見其冒天下之道矣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其開物者通天下之志以其成務者定天下之業以其冒道者斷天下之疑彭山曰此言易道之大而聖人用之蓋爲

周易集解

卷之五

百五

卜筮而發也崔憬曰著之數七七四十九象陽圓其爲用也變通不定因之以知來卦之數八八六十四象陰方其爲用也爻位以分因之以藏往韓注圓者運而不窮方者止而有分言著以圓象神卦以方象知也貢告也六爻變易以告吉凶也洪覺山曰義者德之用也貢取貢獻之意宗義聖人一心原具此著卦爻之理瑩潔澄徹恰如以此三者洗濯其心潔淨精微淵涵神知其退而藏之于密也與天地之靜專靜翕者一致民所患者吉凶聖心隱隱通之矣吉惟患其不趨凶惟患其或罹乃其幾有先而必兆理有定而可據惟取諸此心密藏之神知一一坐照之故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神即圓神也知即方知也朱子謂用

神而不用著用知而不用卦是也仲翔曰誰乎能為此哉古之聰明睿知之君謂大人也紀聞曰神武者易聖人神明剛斷之用以吉凶威服萬民不假刑殺也孔疏以著望卦則是知卦象將來之事以卦望著則是聚著象往去之事案惟其聰明睿智也是以上明于天地陰陽變化之道下察于天下利害情偽之故天之道莫靈于神物矣民之用莫急于趨避矣惟其與民同患也是與神物以前民用陸續曰神物著也聖人與著以別吉凶先民而用之民皆從焉惟其洗心藏密也故于考占之時尤必湛然齊焉以齊其思肅然戒焉以防其懈以神明其德使吾心之精神與神物流通庶乎藏往知來可以通志定業斷疑而民用

音義彙編

上繫詳會

五十五

益神矣然著植物耳而何以稱神物哉蓋著策神于易理而易理原于天地自地主閉藏而闔戶也斯易之所謂坤焉自天主開發而闔戶也斯易之所謂乾焉自天地之陽變為陰開而復閉陰變為陽閉而還開斯易之所謂變焉自天地之闔往闔來陰通于陽闔往闔來陽通于陰斯易之所謂通焉乾坤變通而萬物皆由此生矣自物之始生法象可見形質未成斯易之所謂象焉自物之既生太和保合體質完足斯易之所謂器焉見象形器而神物亦生其間矣由是聖人擇其形器之尤靈者制為卜筮之法以前生民之用是則修道之教立為典常乃謂之法焉由是百姓之不識不知者皆利用聖人之法趨避于出入之間

音義彙編

上繫詳會

五十六

斯則鼓舞不倦周徧不測乃謂之神焉此著之所以稱神也夫乾坤由于闔闢而孰是闔闢之變通由于往來而孰是往來之哉蓋易有太極焉是理之祖氣之元也太極動而生陽闔戶而生乾儀故畫一奇以象陽靜而生陰闔戶而生坤儀故畫一偶以象陰是生兩儀而兩儀一太極也靜而復動故為太陽少陰之象動極而靜故為少陽太陰之象是生四象而四象一大極也于太陽少陰之上各加一陰一陽而乾兌離震生于少陽太陰之上各加一陰一陽而巽坎艮坤生是生八卦而八卦一太極也所以通天下之志也八卦既成則六十四卦俱生于是繫辭而命之則吉凶生所以斷天下之疑也吉凶既定則以之趨避而大業生所以定天下之業也然易之體固本于卦爻而易之用尤資于著龜是故自兩儀成象而法象莫大乎天地矣自四象成化而變通莫大乎四時矣自萬坎普照則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矣自吉凶紛紜莫為之主而富有四海貴為天子者能崇天下之大業而崇高莫乎富貴矣此皆可以稱大而非易中之所大也若夫備天地之神物以致出入之用立卜筮之成器以利咸用之民則莫大乎聰明睿齊戒神明之聖人而已若夫探索天下之賾隱鈎致天下之深遠以定天下之吉凶以成天下之亹亹則莫大乎神圓八卦兆開五行之著龜而已是聖人以著龜而成易著龜以聖人而稱神然則聖人也著龜也始與天地

合其德四時合其序日月合其明富貴合乎崇者歟然是
著龜之神物天生之也是以聖人則之而立爲卜筮之法
矣有卜筮則有變化蓋自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已有變化
故聖人效之以爲易中之變化矣有卜筮則有吉凶蓋自
日月星辰之順逆風雨寒暄之恒時已見吉凶故聖人象
之以示易中之吉凶矣卜筮原于圖書自龍馬負圖出于
河神龜負書出于洛而聖人則圖以制八卦之占則書以
灼五行之兆而卜筮所由興矣至是而作易備矣故先天
聖人立爲陰陽老少之四象者有畫无文示人以意也後
天聖人繫以八卦之辭者因辭闡象告人以言也繫
辭焉而定之以吉凶者所以斷其當趨當避而无所疑也

周易彙編

上繫辭

聖人

夫象示則可以通天下之志辭告則可以定天下之業吉
凶斷則可以斷天下之疑故曰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
道者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
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
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
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
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
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
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
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

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
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朱氏曰言之難論者不能盡之於書意之難傳者不能盡
見之於言然則聖人之意終不可見于天下後世乎夫有
意斯有名有名斯有象質卿曰立一奇以象陽而名曰乾
立一耦以象陰而名曰坤自有陰陽二畫而言之所不能
宜意之所不能盡者无一不在其中崔憬曰言伏羲仰觀
俯察而立八卦之象以盡其意設卦謂因而重之爲六十
四卦之情偽盡其中矣文王作卦爻之辭以繫伏羲立卦
之象象既盡意故辭亦盡言也陸績曰變三百八十四爻

周易彙編

上繫辭

聖人

使相交通以盡天下之利荀慈明曰鼓者動也舞者行也
謂三百八十四爻動行相反其卦所以盡易之神也象旨
人心无疑行事不倦如以鼓聲作舞容鼓聲愈疾而舞容
亦愈疾項氏曰立象設卦繫辭三者作易之事也盡利盡
神二者用易之事也象旨乾坤謂奇偶之畫緼謂其周流
六虛俞氏曰乾坤緼于六十四卦之中非謂易緼于乾坤
兩卦是已朱子曰兩畫也是列八卦也是列潘述有乾坤
而本于及諸卦爻之變化皆在其中故曰乾坤其易之緼
朱氏曰除日則无歲故乾坤毀則易不可見易不可見則
乾爲獨陽坤爲獨陰生生之功息矣惟乾坤爲易之緼此
二象之不可不立也崔憬曰凡天地萬物皆有形質就形

質之中有體有用體者即形質也用者即形質上之妙用
 也言有妙理之用以扶其體則是道也其體比用若器之
 於物則是體為形之下謂之為器也程敬承曰象形也奇
 偶二畫是也自易之理言則為形上而曰道自易之畫言
 則為形下而曰器也楊易曰陰之極化陽陽之極化陰化
 而裁之為二體六位其名謂之變剛柔自內推外一推必
 行不行則必有所窒碍故相推而行去謂之通舉而措之
 于天下之民得以成事定業故謂之事業胡氏曰事者業
 之未成業者事之已著龔氏曰有道有器則乾坤全而易
 見故化而裁之謂之變易之與物化也推而行之謂之通
 易之與時行也有道器以為體有變通以為用故曰舉而
 措諸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節陸績謂此申明立
 象盡意設卦盡情偽之意次節申明繫辭焉以盡其言之
 意也程敬承曰聖人見天下之賾賾皆道也見天下之動
 動皆道也惟見道於賾而立卦故卦可用以極賾惟見道
 於動而繫詞故詞可用以鼓動案化而裁之易原有變也
 故欲因陰陽之化而裁為七八九六之用者亦存易之變
 推而行易原有道也故欲因剛柔之推而行為與時推移
 之妙者亦存乎易之通惟憬曰易神无不通明无不照達
 此理者存乎其人謂文王述易之人慈明曰苟非其人道
 不虛行也九家易默而成謂陰陽相處也不言而信謂陰
 陽相應也德者有實行者相應也惟憬曰言伏羲成六十

四卦不有言述而以卦象明之而人信之在乎合天地之
 德聖人之行也庸成曰神明者神明乎變通得其意而忘
 其象也默成不言正其神明處成即固有之謂也信乃合
 一之謂也象言默成則貫道與器有渾全完具之妙曰信
 則冥乎幽弊之意有如是之人斯易道不虛而聖人立象
 之意始盡矣

周易古本彙編意辭集卷之八

下繫辭會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案易之作也有象爻辭以立其體有變動占以達其用象

爻何昉乎卦未畫則象未形也惟八卦成列而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形象皆呈露于其中矣卦未重則爻未備也惟因重為六十四卦則初二三四五上之爻位皆交錯于其中矣張雨若曰成列是小橫圖因重是大橫圖也變動何昉乎剛柔未推變无由也自剛推柔而變為柔柔推剛而變為剛而可尚之變在其中矣辭之未繫動无由也惟繫卦辭而命之以吉凶繫爻辭而命之以吉凶則所值之動即在其中矣曰在其中猶未動也卦爻若動則動之當而吉生動之不當而凶悔吝生故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然既動則為變通未動則為剛柔故方成列重卦之時則畫定剛柔如根本之植焉及剛柔相推之時則著有變通

乃隨時之適焉趨時則有吉有凶而聖人自有常勝之道曰貞而已聖人秉貞正之道遇吉而貞事固愈吉遇凶而貞亦不至凶事變紛紜惟正則勝此其為常勝之道也庸成曰不觀之天地日月乎消息盈虛至變矣總之以貞而常運非貞觀者乎晦朔弦望至變矣總之以貞而常照非貞明者乎天下之動得失憂虞至變矣總之以貞而常勝非貞夫一者乎案吉凶有二貞則无二故曰一此卦爻辭所以貴夫貞也貞觀何如夫乾天象也萬物資始而至健无難確然以易為貞觀也是以大生焉夫坤地象也萬物資生而至順不煩隤然以簡為貞觀也是以廣生焉故天得一以清也地得一以寧也則日月得一以明可推也夫

下繫辭會

人之動有不得一以為天下貞者乎宗義因而重之爻固在其中而爻非他效乾坤之易簡也八卦成列象固在其中而象非他像乾坤之易簡也有爻象則可因著以求卦矣著之方揲則參伍錯綜而爻象隱然動於著卦之內著之既揲則成文定象而吉凶昭然見於著卦之外夫爻象動乎內所謂剛柔相推變在中者也而由是可以基開物成務之功故曰功業見乎變吉凶見乎外所謂繫詞而命動在其中者也而由是可以見憂世覺民之心故曰聖情見乎辭案此聖人所以愛天下之生亦如天地愛萬物之生也故曰天地之大德何在曰以易大生以簡廣生而已聖人之大寶何在曰爻天以君民生母地以師民生而已

何以守位曰仁仁者天地生生不息之心聖人所以成位
 兩間者也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天地所生以為民生之命
 而財散民聚也財既民之所利宜理之以導利于下辭令
 者節制此財也宜正之以定民之志為非者蠹害此財也
 宜禁之以防民之慝則不得不用義矣崔憬曰財貨人所
 貪愛不以義理之則必有敗言辭人之樞要不以義正之
 則必有辱百姓有非不以義禁之則必不改也故仁義與
 財聖人實位之所要也信乎聖人之功業配造化矣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
 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
 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
 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耨木為耒耨之利
 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
 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
 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
 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
 取諸乾坤剡木為舟刻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
 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
 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曰杵之利萬民以濟蓋
 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
 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
 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

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
 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夫
 虞仲翔曰庖犧太昊氏以木德王天下故知大化炮燂犧
 牲號庖犧氏也仰觀俯察楊誠齋曰若為雷為風觀象于
 天而得之也若為山為澤觀法于地而得之也觀鳥獸慈
 明日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之屬地之宜九家易
 謂四方四維八卦之位山澤高卑五土之宜也誠齋謂若
 左股右股取諸身也若鶴鳴鴻漸取諸物也慈明日乾坤
 為天地離坎為日月巽震為雷風艮兌為山澤此皆神明
 之德也九家易六十四卦凡有萬一千五百二十策策類
 一物故曰類萬物之情以此知庖犧重為六十四卦明矣
 古易彙編 下繫離會 巨七
 網罟節仲翔謂離為目巽為繩目之重者唯目故結繩為
 罟取獸田畋潘述上古茹毛飲血故教之以佃漁朱漢上
 曰離為雉互巽為魚兩目相麗網罟之象陰麗于陽物麗
 之象耒耜仲翔曰巽為木為入艮為手乾為金手持金以
 入木故斲木為耜良為小木手以撓之故耨木為耒坤為
 田巽為股進退震足動耜良手持耒進退田中耕之象潘
 述斲木之銳而為之耒屈木之直而為之耨取益體下震
 動上巽入皆木中互坤土木入土而動也宗義民有禽魚
 之利有菽粟之饒則貨財殖矣貨財殖則有无可以相易
 矣故神農教以日中為市翟玄曰離日在上故稱日中艮
 為徑路震為足又為大塗致民象也坎水艮山羣珍勝財

一第 丁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6 頁 三 日

聚貨之象震升坎降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噬嗑食也濟通
噬嗑互坎艮勞乎坎成言乎艮也仲翔曰變而通之以盡
利故使民不倦也化成萬物以利天下象其物宜故使民
宜之也陸績曰陰窮則變為陽陽窮則變為陰天之道也
窮則變變乃通與天終始故可久民得用故无所不利者
也九家易黃帝以上羽皮革木以禦寒暑至于黃帝始制
衣裳垂示天下衣取象乾居上裳取象坤在下也虞仲翔
曰乾為明君坤為順臣故天下治九家易木在水上流行
若風舟楫之象剝除也巽為長為木艮為手乾為金艮手
持金故剝木為舟剝木為楫也乾為遠天故濟不通致遠
以利天下矣張南軒曰舟所以濟物楫所以進舟蓋渙之
成卦上巽下坎象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虞仲翔曰否
乾為馬為遠坤為牛為重艮為背巽為股在馬上故乘馬
巽為繩繩束縛物在牛背上故服牛李氏曰牛以順為道
故服而馴之以引重馬以行為事故乘而駕之以致遠潘
述隨之取義以其前動而後說也九家易兩艮合對重門
之象艮為手震為足為行坤為夜潘述坤為闔戶震動為
有聲之木馬融云擊柝以行夜又互艮為闔人擊柝之象
也互坎為盜暴客之象也既有不虞之備故取諸豫也象
旨兌為毀折斷巽木為杵也巽木入坤土掘地為臼也仲
翔曰艮止於下曰之象也震動而上杵之象也震出巽入
艮手持杵出入曰中春之象也故取諸小過吳幼清曰坎

象張者中附強上下兩稍弱也離為矢者前簇後括實中
箭虛龔氏曰弧矢之用相睽不可以相无而卒所以治睽
也仲翔曰无妄艮為宮室變成大壯巽為風兌為雨乾為
高巽為長木反在上為棟兌澤動下為下宇潘述棟屋脊
棟宇即椽也周禮棟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雷遠纂言乃
之象上二柔字伏下而垂之象仲翔曰大過巽為薪艮為
厚乾為衣為野乾象在中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巽為
木為入處兌為口乾為人木而有口乾人入處棺斂之象
潘述不封土為墳不樹木為識无耐練祥禫之日數也俞
氏曰下巽上兌其卦肖坎坎為隱伏葬埋之象潘述書契
取夫書以刀筆畫木簡為文字也契以木刻一二三四之
畫予者執左取者操右合之為信也仲翔曰乾為百剝艮
為官坤為眾臣為萬民乾為治夫反剝以乾照坤故百官
以治萬民以察徐氏曰明決之義蓋夫乃君子決小人之
卦而造書契者亦所以決去小人之端而防其欺也誠齋
曰乾為天兌為口舌書契其代天之喉舌乎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
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崔憬曰上明取象以制器之義故以此重釋于象言易者
象于萬物象者形像之象也仲翔曰彖說三材則三分天
象以三才謂天地人之道也動發也謂兩三材為六畫則

發揮剛柔而生爻也。楊止菴言易理不可見，故畫出卦爻之象，則可見卦爻之象，非虛設。乃天地人物之形像也。材質幹也，動以變言。天下之變不一，而爻者模倣之者也。胡雲峰曰：材者象之質，動者象之變也。仲翔曰：爻象動內則吉，凶動外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故著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崔憬曰：此明卦象陰陽與德行也。陽卦多陰，謂震坎艮一陽而二陰，陰卦多陽，謂巽離兌一陰而二陽者也。仲翔曰：陽卦一陽，故奇；陰卦一陰，故耦。楊誠齋云：陽卦宜多陽，乃反多陰；陰卦宜多陰，乃反多陽。故自問曰：此其故何也？於

古易彙編

六下繫辭會

百四十一

是自答曰：陽卦奇，陰卦偶，故也。又自問曰：如此則陰陽二卦其德行何也？又自答曰：陽為君子之道，陰為小人之道也。孔疏：陽卦以一為君，以二為民，得其尊卑相正之道也。陰卦以二為君，是失其正，以一為民，乖反於理，上下失序，故稱小人之道也。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荀慈明曰：陰陽相易，出於乾坤，故曰門。陽物天，陰物地也。楊止菴陰陽指一一畫，言仲翔曰：合德謂天地雜保太和，剛以體天，柔以體地也。九家易曰：撰數也。萬物形體皆受天地之數也。剛柔得以為體矣。隱藏謂之神，著見謂之明。陰陽交通，乃謂之德。說言體天地之撰，以卦象言通神明之德，以卦德言九家易曰：陰陽雜也。名謂卦名，陰陽雖錯，而卦象各有次序，不相踰越。侯果曰：稽考也。易象考其事類，但以吉凶得失為主，則非淳古之時也。故云衰世之意。邪止菴曰：文王設卦，其所稱舉卦名，每以乾坤相雜屯蒙相雜而實不越乎義。蓋之舊於嘆辭，稽其以乾坤為類，屯蒙為類，上古時无此。其中古之後，衰世之意，即仲翔曰：神

古易彙編

六下繫辭會

百四十一

以知來智，以藏往微者，顯之是察來也，闡者幽之是彰往也。于賈曰：辨物類也。正言正言義也。斷辭斷吉凶也。如此則備於經矣。姜廷善曰：往謂陰陽消長，剛柔變化，卦爻所藏者著而明之，故曰彰往來。謂吉凶未定，事物方來，占筮所告者，可以前知，故曰察來。止菴曰：顯者微之，謂推本其所從出也。幽者闡之，謂究極其歸處也。孔疏：開而當名者，闡釋卦爻之義，使當所象之名。若乾卦當龍，坤卦當馬之類是也。辨物如龍辨其性健之物，馬辨其為性順之物也。止菴正言如潛見惕躍之言，示人以正理而不差辭，如吉凶悔吝之辭，示人以斷而不疑也。言易冒天下之道，无所不備，所以體天地而通神明也。雲峰曰：稱名雜小，謂陰陽

長裕不設不絕
尚綱而者
在內并不初
而變去而行

於陰陽也其大不可以淺近卑吾易也其肯雖遠而其文
經緯可見不可以高遠荒吾易也言雖委曲而又皆中於
理豈迂濶之書哉事雖橫陳而實本於至隱豈淺近之書
哉質卿曰古之為民者一今之為民者二此衰世之意聖
人之所憂也以為民既二矣則趨避必惑得失必迷故稱
名于雜而稽類于同要以明得失之報此報一明則疑于
行者明微于辭二于心者會歸于一聖人之為世道至矣
易之與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
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
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
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
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
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
以辨義巽以行權

古易彙編

八下繫辭

卷二

之固蘇氏曰恒德之固者物莫能傾也德雖固矣私未淨
也而損則怨忿繁欲以修德德雖修矣理未純也而益則
遷善改過以長善善深甫曰裕謂充長善端有餘裕也此
居常耳惟遇困而失亨不失則德之進否辨明矣康成曰
遭困之時君子固窮小人窮則濫德于是別也此特暫耳
惟如井之无喪无得則德澤之普唯此地矣姤信曰井養
而不窮德居地也然可立者未必可權惟巽以申命行事
順時制宜而反身修德之事備矣案程紀履和而至游讓
溪謂平於人情而止於天則是也謙之成卦在九三以剛
下人上承下綏衆皆歸之故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小幾
希也幾動善生雖微而不亂於物故辨也酬酢事變非一
人情多生厭惡是不恒其德者也能恒者風雷交變而立
不易方雜而不厭也忿欲之害性始損之為難習熟則覺
宜焉是後易矣益充長而至于裕其益孰禦焉豈以飾為
事哉陸子曰設者侈張也不設則无侈張不誠之意也困
窮而通處險而說也窮其身不能窮其心不謂之通而何
井居其所不動也遷者移此及彼之謂泉之用也巽稱而
隱張切于曰隱不見也如風之動物但見其動而不見其
形權之用亦猶是也委曲善入而不露形迹所以為德之
制潘述履以柔履剛以說應乾故以和行則不乖度謙稱
物乎施故以制禮則不失節復以自知心獨覺而不蔽也
恒以一德心不二而能久也損以遠害損其害于德者益

古易彙編

八下繫辭

卷二

以興利益其利于德者寡怨困而心亨之驗也困以剛中自得于心而怨尤之意消辨義井養不窮之用也井以上出為功而利物之義明巽以行權權者稱錘前却无定以等物之輕重而取衡之平時中是也象旨三陳九卦初德次體次用皆處憂患之道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楊誠齋曰此言易道之用存乎變易道之體存乎常易道之行存乎人夫易之于人如水之于魚也不遠非書之不

古易彙編 天下象辭會 百四

可遠道之不可遠也易之道安存曰變而已是故屢遷而不居周流而无間案陰陽變動而無定變化流行于六虛以二體言或內體上而往外或外體下而來內何无常也以二爻言或剛變而為柔或柔變而為剛何相易也不可

不敢違揆度乎道之方而不敢離玩味于變動不居之中探索其典常不變之要躬而行之執而有之則易之道為吾有矣仲翔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信謂之德行故不虛行也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揆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凶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古易彙編 天下象辭會 百五

徐幾曰質謂卦體時謂六位之時物謂陰陽二物也原其事之始要其事之終以為一卦之本質卦有六爻剛柔錯雜隨其時變其物言卦雖有全體而爻亦无定用也初者本之所由始事未有形非知幾不能擬其象故難知上者末之所由終在事已成功之後而易知故初辭則費于擬議卒則決以成其終而已崔憬曰易原始潛龍之勿用要終亢龍之有悔反復相明以為體也上既具論初二爻次又以明其四爻也言中四爻雜合所主之事揆集所陳之德能辨其是非備在卦中四爻也蔡清曰如震下坎上其體為屯雜而撰之自二至四互坤也其物為地有順之德焉自三至五互艮也其物為山有止之德焉互陽位也

而以陽居之則當位而吉固可辨其是互陰位也而以陽居之則不當位而凶亦可辨其非象吉要與要終之要同崔憬謂中四爻亦能要定卦中存凶吉凶之事者是也潘述以辨是與非為要則存凶吉凶居可知矣言无待于動也以象為要則知者觀其象辭而思過半矣言无待于爻也中爻者六爻之要也彖者一卦之要也韓康伯曰夫彖舉立象之統論中爻之義約以存博簡以兼眾雜物撰德而一以貫之者也過半之益不亦宜乎崔憬曰此重釋中四爻功位所宜也二主士大夫位佐於一國四主牧伯之位佐於天子皆同有助理之功也異位韓康伯曰有內外也二處中和故多譽也四近於君故多懼也崔憬曰言二

周易彙編 下繫辭會 卷六

是陰遠陽雖則不利其要或有无咎者以二柔居中異於四也三諸侯之位五天子之位同有理人之功而君臣之位異韓注有貴賤也崔憬曰三處下卦之極有威權之重若无含章之美則必致凶五既居中不偏貴乘天位以道濟物廣被寰中故多功也侯果曰三五陽位陰柔處之則多凶危剛正居之則勝其任言邪者不定之辭也或有柔居而吉者得其時也剛居而凶私其應也宗義功者力量之所能善者時位之所值蔡虛齋曰用者德之用也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慈明曰以陽易陽謂之廣以陰易陰謂之大易與天地準固悉備也崔憬曰言易之為書明三才廣无不備大无不包悉備有萬物之象也重卦六爻亦兼天地人道兩爻為一才六爻為三才則是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即三才之道也陸績曰天道有晝夜日月之變地道有剛柔燥濕之變人道有行止動靜之變聖人設爻以效三者之變動故謂之爻古註等類也謂爻有陰陽之類于寶曰等羣也爻中之義羣物交集眾形萬類皆來發於爻故總謂之物也仲翔曰乾陽物坤陰物純陽物入坤陰物入乾更相雜成六十四卦乃有文章故曰文潘述文既相雜則必有當位與不當位者在焉陸庸成曰承乘比應宛然卑高之陳剛柔雜居燦然文章之著其文之當者無論已惟不當而時位之得失涉多故吉凶生焉亦三才貞勝之理乎易之廣大悉備也如此

周易彙編 下繫辭會 卷七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仲翔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謂至德矣紂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故殷之末世也仲虎曰文王以憂患之心作易故其辭危案凡易之道危懼其情者則必使之平康慢易其情者則必使之傾覆是危平易傾之道所該甚大百物之所不廢也辭易如其危哉

正其懼人以終始俾人不敢生一易心其摠要使人歸于无咎常平而不傾且此其為道之大而百物不廢也故善用易者存思心而已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辭易彙編 下繫辭傳 頁八

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按楊易夫乾以象天行不息天下之至健也聖人法乾健之德以為行恒易而知人情如水之險夫坤以象地地勢无疆天下之至順也聖人法坤順之德以為行恒簡而知人情如山之阻知險則不陷于險知阻則不困于阻所以能危能懼而无易者之傾也惟聖人體乾坤之易簡故易知易從能導占者之心而使之說惟聖人知天下之險阻故能危能懼能動天下之慮而使之研用能定天下之吉凶而剖判其得失能成天下之亹亹而龜勉于事業一易簡而已是故聖人以乾坤健順之變化為擬言議動之變化則于天下之險阻豈待卜筮而後知哉清明在躬

志氣如神天地變化有開必先凡吉事之將興必禱祥之先見可說可研者也如象者器之影也見其已成之象則知已往之器矣知以藏往也占者來之訊也占以吾心之易則知未來之事矣神以知來也此惟聖人之易簡故不卜筮而知吉凶非百姓之可與也易可无作乎故天地設位于上下則以乾坤之變化而示休咎之徵者天地之能也聖人成位乎其中則以險阻之世情作為卜筮之書者聖人之成能也由是百姓其未占也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其有占也謀諸神者謀諸靈龜而不知險阻之百姓皆得與于知器知來之能矣成能何如先天之易有八卦焉有畫无文告人以象而已後天之易有爻象焉卦辭爻辭言

乎其情而已剛柔象也吉凶情也惟剛柔雜居于陰陽六虛之位則有得有失而吉凶之理可見于未繫辭之先矣孰謂情不本乎象哉然有象辭必有變占易道變動開物成務以利言也而卦爻之占有吉有凶者隨其情之所遷耳何則卦爻之情有愛惡或中正有應而相愛或不中正不相應而相惡故為所愛攻所惡而吉生以所惡攻所愛而凶生焉卦爻之情有遠近或遠而相須取其所宗所應或近而相比取其所承所乘故取之趨吉而悔生取之向凶而吝生焉卦爻之情有情偽或情以相感為道義之孚或偽以相感為比暱之私故以情實而利生以虛偽而害生焉然凡爻之近者欲其相得也惟近而不相得則惡相

易彙編 下繫辭傳 頁九

攻而凶生偽相感而害生近相取而悔吝生焉是易辭之情遷皆險阻也不觀之人情乎人情之守不定而將叛乎正理者其辭慚媿而回互人情之是非无主而心疑乎正理者其辭枝蔓而不一惟有德之吉人故言不妄發而辭寡若无德之躁人則言必輕出而辭多无而爲有虛而爲盈誣善人之也其辭浮游而不實陽而不健陰而不順失其所守之人也其辭屈抑而不伸人情之險阻如此則易辭之情遷正以模爲乎此矣仲翔慙坎人之辭也枝離人之辭也寡艮人之辭也多震人之辭也游兌人之辭也屈巽人之辭也

古易彙編

下卷

二

周易古本全書彙意辭集卷之九

文言辭會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劉瓛曰作文而言其理曰文言按乾之四德獨天道哉蓋亦人性焉元之在天資始統天矣而在人則爲衆善之長而萬善兼包四德統貫也亨之在天品物流行矣而在人則爲嘉美之會而經緯錯綜懿文萃聚也利之在天各正性命矣而在人則爲義之和裁制咸宜恩情欣洽也貞之在天保合太和矣而在人則爲事之幹根本培植事業發

古易彙編

文言辭會

二

生也潘述君子體仁仁卽其體仁者人也元德首出庶物故足以長人君子之心皆嘉美之會三千三百動容曲中合禮也君子之心只在利物利物者物之所以爲心各適其心而保其太和故足以和義洪覺山曰利已則私而害義利物則公而和義君子之貞自其天性靜正不忒寧極而固故足以幹事周公曰冬日之閉藏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可見貞之貴固矣李贄州曰言天運四時以生成萬物君法五常以教化于人仁主春生東方木也禮主夏養南方火也義主秋成西方金也貞爲事幹以配于智智主冬藏北方水也不言信者信主土而統屬于君仁義禮智非君不弘故先言乾而後不言信明矣潘述道非

人不載无君子之至健何能行天道之行汝吉曰惟君子
乾乾天行不已于誠而至道以凝故能行此四德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
成乎各遜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
其不可拔潛龍也

何妥曰言聖人有隱顯之龍德今居初九窮下之地隱而
不見故云勿用矣潛述道可以易世不求治世无必用之
心也隱可以成名不求成名无潔身之志也康成曰當隱
之時以從世俗不自殊異无所成名也游氏曰不易乎世
者用舍不在我故遜世无悶不成乎名者非譽不在物故
不見是而无悶紫溪曰无世味則忘進退矣无名心則忘

是非矣可行則行可違則違吾之胸中原无加損也此之
謂不可拔此之謂潛而隱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
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案九二以龍德而居下卦之正中不潛不躍之時也德何
以稱龍哉蓋聖人修身見于世其功在幾微宥密地而其
道在尋常言行之間視庸言即出身加民之要而无不信
焉視庸行即發過見遠之樞而无不謹焉謹信即誠也猶
恐謹信之不密則邪入而誠出也復閑其邪以固存此誠
還乾始之元歸性命之正如是則善蓋乎一世矣而不自

有其善也如是則善溥于一世矣而物莫不從化也莫窺
其利物之跡而人皆利見之矣此大人之所以稱龍雖非
君位君之德也案裏曰二在非其位故以閑邪言之能處
中和故以存誠言之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
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
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
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案君子之朝乾而夕惕者何事哉進德修業而已德何以
進崔憬曰推忠于人以信待物故其德日新也業何以修
翟玄曰修其教令立其誠信民敬而從之則業日積矣然

忠信有至焉而三處一體之極有至之義也知其至善之
地而忠信以至之則安而能慮明炳幾先可以與幾矣非
德之所以進乎立誠有終焉而三居下卦之盡有終之義

也知其事業之終而立誠以終之則有始有卒道義存積
可與存義矣非業之所以修乎由是居下之上則德業日
盛而已不居何驕之有居上之下則進修方勤而人不足
何憂之有此九三君子所以朝乾夕惕而不敢少有懈時
蓋因其危厲之時而進修是以雖處危地而終得无咎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
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慈明曰乾者君卦四者臣位也故欲進躍居五不齋當下

居坤初德正位故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謂居五退謂居三故進退无恒非離羣也案所謂坤指對卦也初潛淵應也居三當云居四坎之下位有淵之象潛述非為邪以干進无必上之意也非離羣以獨往无必退之意也宗義其平日之進德修業原不為一身全是為天下此則欲其及時而進耳崔憬曰至公欲及時濟人故无咎吳因之曰及字最有味先一日便屬躁厲後一日便屬固滯及者不先不後正中機會之意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飛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周易彙編

卷之三

百五三

相應相求仲翔謂震與也雷風相薄故相應也艮兌山澤通氣故相求也張璠曰雷風者天之聲號令者君之聲同德同化動靜不迷也崔憬曰方諸與月同有陰氣相感則水生陽燧與日同有陽氣相感則火出也流濕就燥仲翔曰離上而坎下水火不相射也潘述流濕就燥以性從也龍變化而雲從虎有威而風從以神從也仲翔乾為龍雲生天故從龍坤為風風生地故從虎聖人應乾五位五動成離日出照物皆相見故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潘述各從者一物親一物而已至于聖作物覩无一物不親者聖人萬物之天地所謂出乎其類者故統乎萬類萬物之睹即利見大人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慈明曰在上故貴失正故无位何爻曰既不處九五帝王之位故无民也賢人在下慈明謂上應三三陽德正故曰賢人別體在下故曰下位而陽无位故无輔升極當降故有悔象言爻言悔孔子言動悔吉凶悔吝生乎動不動則无悔矣

潛龍勿用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何爻曰此第二章以人事明之當帝舜耕漁之日卑賤處下未為時用故云下時舍此夫子洙泗之日仲翔曰二非王位時暫舍也潘述舍猶傳舍謂初出潛暫寓于此程傳行事進德修業也潘述在上在下必有事焉自試量可而進自試其時行之道何爻曰此武王觀兵之日欲以試觀物情也上治此當堯舜見旒之日以盛德而居高位在上而治民也潘述上治猶云盛治大人尊居五位治之上者也亢龍處位之窮窮則變變則通災斯免矣敬仲曰非乾

元則豈能用九而不為所用用九則隨時而應各得其所故曰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案潘述天道時而已君子隨時而已陽氣雖動猶潛藏地

中即人之勿用時也二變為萬物相見天下文明即君

德之出見時也三變履虎乾乾行事一隨其當惕之時時

不息而進修亦不息也四變畜異為進退離下乾體入上

乾體適當乾道變革之時也潛見惕躍皆非其本位惟在

天乃還其本位之時又變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天德也

位以德居斯為飛龍在天耳上九亢之時也與時偕極知

變也雖處乎上之位而不亢矣此皆明乾元用九之道潛

見飛躍皆有其則不可亂非人為也故曰乃見天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

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

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案乾之妙用在四德德之統貫在一元是乾元也獨資始

萬物哉始而必亨者也蓋觀于物之通變品彙流行而乾

之元德足徵其大矣獨始於亨萬物哉亨而必利貞者也蓋

觀于物之成遂各正保合而乾之性情可見其健矣程傳

既始而亨非利貞其能不息乎王弼注不為乾元何能通

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入行其正可見亨者元之亨利者

元之利貞者元之貞乾始能以亨嘉之美利普利天下乃

歛而歸于无言惟寧靜而貞固焉此乾始之所以為大也

程傳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而不言所利

者蓋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也然貫四德者始也統一始者

乾也大哉乾乎其剛不撓其健不息其中不偏其正不倚

而是剛健中正之德又純乎其无雜粹乎其无疵也而是

純粹之德又寂乎其无聲澹乎其无臭也皆上天之載而

極其精也此皆乾之性情也聖人以乾之六爻發而揮之

于潛見惕躍飛亢之間以曲通其剛健中正純粹以精之

情是六爻即六龍也變化不測皆天道也聖人因時而履

涉六龍以駕馭天運則陰陽溥暢其行如雲之潤其施如

雨之澤則品物咸亨萬國咸寧是天下和平之道也陸績

曰乾六爻發揮變動旁通于坤坤來入乾以成六十四卦

故曰旁通情也御者行也乾并于坤曰雲坤降于乾曰雨

陰陽和均而得其正故曰天下平仲虎御天指九五宗義

乘龍御天即此發揮旁通者以乾之情通乎天下之情則

天下平矣

百五十五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勿用也

子實曰君子之行動靜可觀進退可度以成德无所苟行潘述德行有諸身當章著于用者今日潛者以時未可見故須潛也金賁亨曰行而未成非謂德未成蓋時猶未可行耳或世道未亨或君聘未至未能成其所以行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楊廷秀曰夫學以取善故衆善集問以明善故一不善不入也寬居謂涵養寬裕使心大而百物皆通仁謂心之全

古易彙編

文言辭會

百五

德生生不窮與天同運无一息間斷案此君子閑邪存誠之實功也庸信庸謹渾然一體故曰仁以行之即體仁長人之德也此之謂君德而文明之見德施之博在其中矣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仲翔曰以乾接乾故重剛位非二五故不中何妥曰上不及五故云不在天下已過二故云不在田處此之時實爲危厄也處危懼之地而能乾乾懷厲至夕猶惕乃得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李贄州曰三居下卦之上四處上卦之下俱非得中故曰

重剛而不中案五上在天造其極也二下在田守其常也三在人位猶下體也夫是三者皆不在焉乃離下而上值變革之時在進退之間進亦不可輕也時亦不可失也故或之者疑之也停審慎重之意故无咎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乾鑿度曰聖明德備曰大人也莊氏與天地合德者同一覆載也與日月合明者同一照臨也與四時合序者同一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也與鬼神合凶者同一福善禍淫也

古易彙編

文言辭會

百五

先天弗違天合大人也後天奉天大人合天也諸理齊曰天且弗違而况于人其能違之而不利見之乎况于鬼神其能違之而使人不利見之乎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登之曰亢亦龍德非聖人不能亢非亢不足以見聖人蓋龍德知進退存亡不至于極重不反之地而亢獨不然進不思退存不思亡得不思喪時勢之所驅迫至于履盈滿被疑謗冒天下之大不韙所不避也非聖人能若是乎聖人實非不知也而當亢之時以進爲正安得顧其退以存爲正安得顧其亡然則其進不思退存不思亡乃其所以

知進知退知存知亡而不失其正者也故曰其唯取人乎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案六爻皆陰是至柔而動必直遂則剛也九家易坤一變而成震動生陽也地體不動是至靜而賦形有定德方也慈明曰得陽而動布施四方也剛方則健在順中是牝馬之貞也坤不為先而居後其後也乃得乾為主而有常是其利也坤靜翕而能含其含也乃含弘萬物而化光是其亨也然則坤道其順矣乎承天之施因四時而行之時未至弗敢先也時可承弗敢後也是其元也順之未嘗不健此坤之所以合德于乾也文言什乾以元亨利貞為序什

百易彙編 入文言辭會 百五九

坤以貞利亨元為序亦陽順陰逆之理歟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孔疏臣子所以久包禍心由君父不早分辨故也案君父順臣子不善之積故致大禍猶坤順乾肅殺之令故致堅冰象旨文言曰坤道其順乎堅冰馴至亦以順積漸難辨也蘇氏曰唯其順也故能濟其剛如其不順則辨之久矣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程傳謂一陽稱直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故直

其正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故方其義陽息在二故發以直內坤位在外故義以方外謂陽見兌丁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故德不孤孔子曰必有降也慈明曰直方大乾之唱也不習无不利坤之和也陽唱陰和而无所不利故不疑其所行也案二動變坎內剛正直外耦四方得陽為陰主故大不孤九二師中師靜則直正動則義方得眾故大不孤亦一義也

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慈明曰六三陽位下有伏陽坤陰卦也雖有伏陽含藏不顯以從王事不敢自成潘述凡地之于天妻之于夫臣之于君其道皆如是

百易彙編 入文言辭會 百六

以陰從陽之正也案襄曰臣子雖有才美含藏以從其上不敢有所成名地得終天功臣得終君

事妻得終夫業故曰代有終也案三變為勞謙君子互坎剛中為美山藏地中為含謙弗成勞終工事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潘述人與天地萬物同是一氣天地交而變化草木无不蕃衍氣之通也天地不交而氣閉賢人從而隱避氣之塞也慈明曰今四陰位迫近于五雖有成德當括而囊之謹慎畏敬也孔疏不與物忤故无咎功名不顯故无譽也案四變為豫雷出地奮天地變化也不變則重陰為閉塞之

象震木蕃鮮草木蕃象合章由豫賢人隱象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潘述坤也者土也居中色黃虛而中通脉有其理者也案五柔而居陽變坎陽明蘊焉得地之黃在卦之中坎水流通陰陽交錯而有文理黃中通理也正位于五宅中建極居體于坤安貞應地正位居體此皆謂之美也美在于中必形諸外由是暢于四支而辟面益背手恭足敬發于事業而端冕垂裳黼黻皇猷美莫過焉所謂黃裳元吉也侯果曰六五以中和通理之德居體于正位故能美充于中而旁暢于萬物形于事業无所不宜是美之至也

古易彙編

文音辭會

百六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九家易陰陽合居故曰嫌陽謂上六坤行至亥下有伏乾陽者變化以喻龍焉按陰窮亥降則陽生子升二氣交接陰陽相薄故戰也曰陰盛則嫌于无陽而天下不可一日无陽也故稱龍者明陽升也言坤馬敢與乾龍接戰即今之十月稱陽月也慈明曰實本坤卦故曰未離其類也血以喻陰也案稱血者言陰傷而見血也王凱中曰陰陽交戰故血玄黃案稱玄黃者天地之雜也言陰陽無別无復天地之正色矣然未判其類故玄黃雜及天地反正則玄自玄而黃自黃矣上六陰極變剝苞孕少男堅冰既至

蔡之臣也故云然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繫于苞桑

崔憬曰言有危之慮則能安其位不失有亡之慮則能保其長存有防亂之慮則能有其治也在安而慮危在存而慮亡在治而慮亂仲翔君子大人謂否五也君位定于內而臣忠于外故身安而邦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繫于苞桑慈明曰存不忘亡也五在否家雖得中正常自懼以危亾之事者也案觀安位保存有治則苞桑應是固意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古易彙編

文音辭會

百六

楊止菴云君子之道身之或出或處口之或默或語不同者跡也而所同者心也二人之心既同則物莫能間故同心者之行如至利之器可斷至堅之金无能梗也同心者之言如幽生之蘭自有遠聞之香无能障也今二五心同則三四豈能隔之是以先隔故號後遇故笑號笑之跡何足論哉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崔憬曰言上九履五厥孚履人事以信也比五而下應天

思天道之順也崇四匪彭明辨于五又以尚賢也是以自
天祐之吉无不利案崇四匪彭不如崇三用亨之賢或云
五方順天休命以揚善又能尊上之賢也王注高尚其志
亦通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
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
也

仲謂坎為勞卦艮為厚坤為至乾為盛德坤為禮揚易
竭方曰勞功之本成事曰功勞之效張南軒曰大抵風之
不厚不能負大翼水之不厚不能負大舟君子處心不厚
則恃勞而傲物耀功而忽人矣安能以其功而下人乎案

周易彙編

卷一百一十五

百六

德以承上欲其愈盛如山之隆禮以接下欲其愈恭如地
之卑皆致恭之道勞謙也存位即有終意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
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
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
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淮海曰知幾其神乎人人謂心為神明即此神也案上交
貴恭易涉于諂下交貴和易涉于瀆于此有幾焉君子于
上下之交无諂瀆之愆其知幾乎韓注幾者去无入有不
可以名尋不可以形覩者也吉凶之彰始于微兆故言吉
之先見崔憬曰此爻得位居中於豫之時能以順動而防

于豫如石之耿介守志不移誠齋云夫石者至靜而无欲
至重而不動者也今也君子介然如石天下之可欲者何
物能動之乎其見幾也寧用終日而後識之乎蘇氏曰夫
知彰者衆矣唯君子于微而知其彰知剛者衆矣唯君子
于柔而知其剛故萬夫介望之以為進退之候也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
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屢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馮奇之曰不以不仁為耻故見利而後勸于為仁不以不
義為畏故畏威而後懲于不義懲惡在初改過在小使小
懲于前將終身不進于大惡而免重禍矣非小人之福乎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

周易彙編

卷一百一十五

百六

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
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朱漢上曰精于義者豈一日積哉彼積不善而滅其身者
不知小善者大善之積也錢氏曰凡善惡未有不積而
成者也張兩若曰惡起于微禍成于著小人非不畏也其
心蓋謂无傷耳仲翔積惡而罪大故為上所滅聰不明者
聞善不聽聞戒不改故凶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
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淮海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先見者心之所以為神也
故曰顏子庶幾蘇氏曰其心至靜而清明故不善觸之未

嘗不知知之故未嘗復行知之而復行者非真知也所以不及聖人者猶待知爾誠齋有不善未嘗不知此大學之致知也知之未嘗復行此傳說之行其所知也故仲尼稱其近于知幾又以當復之初文殆庶之爲言遊也知幾則聖近幾則賢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誠齋曰不慎之謂苟不苟之謂慎將由夫苟者爲之乎舉是物錯諸地斯以爲可矣无以藉之可乎薄莫薄于茅也然重莫重于藉也有茅以藉是物則茅雖薄而用則重矣

懷之至而无失无咎也蔡節齋曰凡天下之事過則有失惟過于慎則无所失故无咎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案咸之九四憧憧往來思慮之過也夫君子之心寂然不動何思之有感而遂通何慮之爲何則天下之事同歸于太極但外感岐分而其所治之塗始殊耳天下之理致一

于人心但內應紛紜而其所發之慮始百耳吾識其歸則殊途貞一矣吾執其一則百慮一貫矣又何思何慮哉蓋凡天下往來之利不外乎屈伸相感而已觀日月之往來而生明者此屈伸相感而明之利生也寒暑之往來而成歲者此屈伸相感而歲之利生也尺蠖之屈以求信龍蛇之蟄以存身者亦此屈伸相感而利生也天道物理皆屈信之自然如此則天下之殊途百慮皆此屈伸之理而已何以思慮爲哉屈蟄行蟲郭璞云螂蝮也無已則精義乎吳幼清曰義理精明則應物有定而神不外馳入者无出內之屈也然乃所以致極其外之用屈之感信也日用咸利則每事曲當而身之所處隨寓而安外之信也而乃所以增崇其內之德信之感屈也此聖學之屈伸相感也案精義入神思慮之正也而非憧憧之應利用安身往來之正也而非朋從之感六四之思何爲哉然此猶思慮之可及也過此以往則非思慮之可及未之或知也前猶僅入于神此則窮極不測之神矣前猶安而未化此則通知變化之道矣此乃聖人德盛之自致耳又何容于思慮哉彼憧憧者亦勞矣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賊齋人皆知小人之致盜莫知小人之為盜小人身為賊負之役而僭乘君子之車此盜位也既得君子之位而公行暴慢之惡此盜勢也故得車而盜奪之得勢而盜伐之非盜能盜小人之有也小人實教盜以盜已之有也案盜非自至也慢藏其貨者有以誨之也其與治容誨淫者何異誠齋故仲尼曰知盜非知奪伐之盜也知教奪伐者之盜也故又終之曰盜之招者以此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案隼者鷩之禽如負乘之悖也弓矢者利用之器也射之者君子之人也君子藏利用之器于其身不先時而輕發待肆悖之時而后動不後時以養亂何不利之有動之以時則所向无敵不括也是以出其利器元克斯得有獲也則解卦上六之公所以射隼高墉之上者語成器而動也是以獲之无不利矣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幼清曰天地之二氣交故物之以氣化者其氣濃厚而能醇男女之二氣交故物之以形化者其精凝聚而能生案此形氣之以兩而交故精神以一而合也何獨于友而疑之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蓋言去其

一者之間所以合其兩者之專致一而不雜也致一則同歸一致之理得矣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淮海曰安其身而後動身之恒也易其心而後語心之恒也定其交而後求交之恒也順道則安不險則易道義相與則定誠齋危以動則无名懼以語則无辭无交而求則无助此立心无恒之人也此仲尼所謂傷之者至而易所謂或擊之者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羅一峰曰六三前遇九四之剛強如石壓吾上不宜惹之以致困者乃不量力而欲去之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矣下乘九二之剛強如蒺藜刺人豈可據以為安乃不量力而欲據之其能安乎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矣仲翔以陽之陰故名必辱二折坤體故身必危陸績曰六三從困辱之象變之大過為棺槨象故曰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困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龔氏曰古之人臣必量力度德而後受之任。項氏曰德之薄知之小力之小皆限于稟而不可強。聖人豈厚責人以必能哉。責其貪位而不量已過分而不能勝任爾。量力而負其人不跌量鼎而受其足不折。今鼎足弱而實豐有不折足覆公餗者乎。自取之也。餗何與焉。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宗義書曰惟口出好與戎故亂之階全起于言語。丘建安曰爰義主出處之節。此及于言者蓋口舌乃人一身之門戶。一語不謹則失身殃禍立至此。尤君子之所重也。

宗義曰幾事則利害起于隱微成敗繫於毫忽。此而不密是事可成而吾自害之矣。楊止菴曰慎密不出非一于閉藏也。詳擇審處可出而也。案節二至五互順口象。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蔡節齋曰居其室即在陰之義。出其言即鳴鶴之義。千里之外應之即其子和之之義。質卿曰言之善否在居室而旨之應違在千里。此何以故。蓋君子之言出乎身者必加

乎民行之發乎邇必見乎遠。故言行為君子之樞機。樞運而戶必開。機發而矢必遠。榮與辱為言行之賓。言與行為榮辱之主。遠近皆天地之心。榮辱皆天地之道。識其主自知動天地者即此言行。安得不慎。翟玄曰樞主開閉機主發動開閉有明暗發動有中否。主於榮辱也。案中乎自二至五互順言象。下互震行象。

古本全書彙意辭集卷之十

說卦辭會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于寶曰幽昧人所未見也言伏羲用明于昧冥之中以求萬物之性爾乃得自然之神明能通天地之精而管御百靈者始為天下生用蓍之法者也案幽贊默相也酬酢佑神之意神能生蓍而不能使蓍自揲故聖人默相之而生著法參兩吳幼清指揲著一變之後而言得一奇數則象天之圓而圍三三者參其奇故天數倚參而起得一耦數

則象地之方而圍四四者兩其耦故地數倚兩而起有數則得卦觀其陰陽老少之變而立奇耦之卦或主陽或主陰此卦之所為立也有卦則有爻六畫既成則於所值剛柔之變發之使明揮之使布此爻之所為生也有蓍有數有卦有爻聖人之作易備矣而何所不該哉統觀於卦而於天下當由之道心得之德和順而不乖拂也析觀於爻而於天下制事之義各有條理而不紊亂也惟理于義故可以窮天下之理惟和順於德故可以盡人物之性惟和順於道故可以至天賦之命則易豈適為卜筮之書哉張敬夫曰此生著倚數立卦生爻凡以以為天下不知義命者設也

書序

說卦辭會

百七三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案昔聖人之作易豈徒畫象之粗哉將以和順人性天命之理而无所乖逆也蓋天道所以立曰陰陽成象也地道所以立曰剛柔成質也人道所以立曰仁義成德也此皆性命之理以兩而化者也聖人以易之三畫雖具三才而未盡其理故兼而兩之故六畫成卦而上陰五陽一柔初剛三仁四義性命之理順於卦中矣又細分之初三五陽位而剛柔居之二四六陰位亦剛柔居之故易有六位則剛柔迭居間雜成章性命之理順于爻中矣易誠性命之書乎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案此明先天小成易也吳幼清曰乾南坤北天地定其尊卑之位艮西北兌東南山根著地澤水連天通乎天地之氣也震東北巽西南雷從地起風自天行互相激薄也坎西離東水火本相害各處而相濟不相侵克也孔疏使八卦而不交錯則庶類无生成之用品物无變化之理所以因而重之令八卦相錯故天地定位而合德山澤異體而通氣雷風各動而相薄水火不相入而相資八卦之用變化如此則已往之事將來之幾備在卦爻之中矣于往則

順而知之于來則逆而數之聖人用此易道以逆數知來事也楊易此明大成圓圖自北而東左行往右曰順自南而西右行之左曰逆是故易生生之序自知來逆而起至數往順而止故曰逆數也安公石易圖云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為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楊用脩謂易畫自下而上圖自右而左故曰逆數凡左徂右曰順右徂左曰逆伸虎謂本義依邵子謂數往二句為指圓圖言易逆數一句為指橫圖而言案此先天所以首乾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梅氏考原次言伏羲方列之圖舉經以該別也八雷以動

古易彙編

附圖辭會

直靈

物于中左八風以散物于中右其生物之功乎八雨以潤物于次風八日以暄物于次雷其長物之功乎八艮以止物于次雨八兌以說物于次日其成物之功乎然六子各分其職而二老兼總其權八乾以君物于西北而六子所為稟命矣八坤以藏物于東南而六子所為復命矣案此歸藏之所以首坤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數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

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崔憬曰帝者天之王氣也至春分則震王而萬物生出立夏則巽王而萬物潔齊夏至則離王而萬物皆相見立秋則坤王而萬物致養也秋分則兌王而萬物所悅立冬則乾王而陰陽相薄冬至則坎王而萬物之所歸也立春則艮王而萬物之所成終成始也案此連山之所以首艮而文王後天以首乾者也卜子夏曰帝者造化之主宰不可以形智索因物之生成始終而顯其出入焉是故出乎震春之建也陽動于下萬物震之而生也故震東方之物齊

古易彙編

附圖辭會

直靈

乎巽物之長齊乎布生鮮潔區別而不相亂也故巽東南之物也離也者明也萬物之貌始大皆明而相見中柔順也可以治之矣是以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物之雜也外盛而中未盈養之而後成者也故順而求役而致養之故坤為西南之卦也兌正秋也外柔而中壯也萬物之盛而咸說也故兌為正西之物也乾西北地也陽之老陰薄而爭與也故戰也萬物衰而落其榮也故乾為西北之物也坎者陽胎於中而陰盛於外水之卦也水幽陰之物也水流而不已萬物之所歸也故其勞卦為北方之物也艮四時之終萬物之所成止于艮也終則有始故曰成言乎艮為東北之

卦也案首節言帝次節言萬物所以明帝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韓康伯曰於此言神者明八卦運動變化推移莫有使之然者神則无物妙萬物而為言也崔憬曰謂春分之時雷動則草木滋生蟄蟲發起所以動萬物莫急于此也風能鼓撓萬物春則發散草木枝葉秋則催殘草木枝條莫急於風者也火能乾燥萬物不至潤濕於陽物之中莫過乎火光說萬物莫過乎澤而成說之也滋潤萬物莫過以水

而潤之大寒立春之際艮之方位萬物以之終而為去歲末以之始而為今歲首此則叶夏正之義莫盛於艮也此言六卦之神用而不言乾坤者以乾坤而法天地无為而无不為能成風雷等有為之神妙也孔疏神既範圍天地故水火雖不相入而氣相逮及雷風雖相薄而不相悖逆山澤雖相懸而能通氣然後能變化而盡成萬物也仲翔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成既濟定故既成萬物矣按此章統贊四易六子之妙皆神于乾坤也雷風火澤水艮連山之易而後天之所同也水火風雷山澤先天之易而歸藏之所同也連山後天流行之變化本於先天歸藏對待之文錯然皆一神能妙之則乾坤之外豈更有神哉是皆神

四易之所異而神於乾坤則四易之所同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仲翔曰精剛自勝動行不休故健純柔承天時行故順震陽出動行巽乾初入陰坎入陽陷陰中離日麗乾剛陽在上位故止震言出口故說項氏曰動陷止皆屬健入麗說皆屬順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孔疏乾象天行健故為馬坤象地任重而順故為牛震象龍動故為龍揚止巷曰乾數奇而行不息馬蹄圓而能致

遠也坤數偶而順能載馬蹄拆而馴伏以勝重也九家易風應節而變雞時至而鳴與風相應也二九十八主風精為雞故雞十八日剖而成雛六九五十四主時精為豕坎豕懷胎四月而生宣時理節也孔疏離為文明雉有文章故離為雉九家易艮數主七九六十三立斗斗為犬故

大懷胎三月而生斗運行十三時日出故犬十三日開目孔疏兌為悅羊者順從之畜故為羊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孔疏乾尊而在上故為首坤能包藏含容故為腹也震動用故為足股隨順於足故巽為股坎北方主聰故為耳離

南方主視故為目艮為止手亦止持于物使不動故艮為
手兌為悅口所以悅言故兌為口龔氏曰外圓諸陽所會
首也中寬眾陰所藏腹也吳氏曰陽動陰靜動而在下者
足也陽連陰拆拆而在下者股也誠齋水內景有耳內聰
之象火外景有目外明之象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
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
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
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介夫曰乾天也物所資始有父道焉故稱父坤地也物所
資生有母道焉故稱母孔疏索求也以乾坤為父母而求

其子也得父氣者為男得母氣者為女坤初求得乾氣為
震故曰長男坤二得乾氣為坎故曰中男坤三得乾氣為
艮故曰少男乾初得坤氣為巽故曰長女乾二得坤氣為離
故曰中女乾三得坤氣為兌故曰少女此言文王八卦次
第也

乾為天為園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
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案取乾象而廣之不止為馬為首而已大而上覆乾其為
天乎健而運轉天之體則園也君長六子乾其為君乎而
萬物資始三男之所稱父也至粹莫若玉乾粹而不劇不
為玉乎至剛莫若金乾剛而從革不為金乎後天值於西

北於時為冬故為寒而寒之極則為冰矣先天位於正南
於時為夏故為赤而赤之盛則大赤矣乾之為馬以健也
然健而最善則為良馬焉健而最久則為老馬焉健而筋
骨高峻又為瘠馬焉健而最有威猛又為鋸牙食虎之駁
馬焉至若巽為木艮為果蔬而乾則員實在上非木果之
象乎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
為衆為積其於地也為黑

西經而南北緯布象也中既虛而容物又熟物而養人釜
象也三畫皆虛而歉縮純陰靜翕而不施為吝嗇均周禮
陶人造瓦載土以成器者崔憬曰生物不擇善惡亦動關

廣均之義也坤固為牛以其順也然至順而蕃育蓋不徒
為牛而實為子母牛矣坤厚載物所謂與也然至厚而載
多蓋不徒為輿而又為大輿矣奇為質也而坤偶相雜不
為文乎奇畫寡也而坤偶畫多不為衆乎有形可執萬物
依之為本故其於物也為柄矣坤十月卦極陰之色故其
色也為黑矣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專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
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
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取震象而廣之不止為足也仲翔曰太陽久得水有聲故為雷邵子曰重淵之下有動物者豈非龍乎幼清曰震兼有天地之雜色為玄黃孔疏謂玄黃雜而成蒼色也說音專與萃通花蒂下連而上分花出也象青帝與萬物之所出故為大塗主器者莫如長子震一索得男故為長子決躁陽進決陰而性躁動也蒼黃竹深青色而美也崔葦震之廢氣故竹堅而崔葦虛竹久而崔葦易枯也仲翔曰為雷故善鳴也馬白俊左足為馬爾雅後左足白馬震居左也作足猶駟頌斯作之作雙足並舉也皆言在下之陽畫也的額幼清訓如射的之的額有旋毛中虛如的言上畫之虛也反生萌芽自下而生反勾向上陽在下也宋衷曰

泉豆之類戴甲而生也陽生不已其究如乾之健象育三

爻俱變則為巽故為蕃鮮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取巽象而廣之寧止為雞為股哉象旨巽偶下入者木根奇上升者木幹又其性可曲直也張子曰陰氣凝聚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繩直順以達也工謂入而順古注風吹去塵為潔白幼清曰陽長陰短陽高陰卑中陽積而達於上故長而高前二陽欲進後二陰欲退將進又退不果於進者也荀爽曰風行无常故進退風或西

或東故不果為臭者臭以風傳陰氣在下鬱鬱而不散三陽達之於外也寡髮廣顙陰血盛髮多陽血盛髮少言髮稀疎而顙廣也凡眼白者為陽黑者為陰巽二陽一陰白多於黑也巽陰性主利善入故近利離日為市巽與離相近案三倍謂乾有美利巽下動為乾三陽也巽三變成震為躁卦乾鑿度曰物有始有壯有究巽變究為震也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取坎之象而廣之寧為豕為耳而已哉宋衷曰坎陽在中

內光明有似於水仲翔曰以陽闢坎水性流通故為溝瀆也陽藏陰中故為隱伏矯輮者宋衷曰曲者更直為矯直者更曲為輮水流有曲直故為矯輮仲翔曰可矯輮故為弓輪坎為月月在于庚為弓在甲象輪兩陰失於為多眚故加憂為勞而加憂故心病象旨楊殿撰曰有孚則心亨加憂則心病也恐則傷腎腎傷則耳痛孔疏云坎為勞卦聽勞則耳痛亦是也人之有血猶地之有水赤血色也朱漢上曰黃帝書腎主心腎坎水也脊者外體之中心者內藏之中宋衷曰陽在中央馬脊之象崔憬曰取其內剛動故亟心也前畫柔故首不昂慈明曰水之流首卑下也下畫柔故蹄不厚九家易水趨下則流散流散則薄也宋衷

曰水摩道而行故曳案馬行險陷中若或曳之也仲翔曰
背敗也坤為大車坎折坤體故為車多背水流溝瀆故通
象背為月依簡輔月為水精故方諸取水於月坎受乾為
體月借日為光一也為盜楊用修謂坎外險柔而內剛狼
象盜又為隱伏有穿穴踰垣乘墉伏莽之象木堅多心中
剛也仲翔棘棗屬也用修云溝水備澇瀆停水備旱也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
為乾卦為鼈為蟹為贏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

取離之象而廣之寧獨為雉為目哉為火崔憬曰取卦陽
在外象火之外照也為日慈明曰陽外光也幼清曰日者
天之火故陽燧可取火於日中日麗天電麗雲康成曰大

周易彙編

大義卦辭會

百八

明似日暫明似電也象旨中女者謂再索所得甲冑幼清
曰上剛象冑下剛象甲中柔象披甲冑之人也兵戈者上
剛象刃下剛象鑄鐵大腹中虛也仲翔象日常滿如妊身
婦也乾卦火日燠燥物也鼈蟹贏蚌龜者外剛內柔者也
楊氏曰蟹性靜取中畫之柔蟹性躁取二畫之剛龔氏曰
贏則形銳而善麗蚌則內虛而含明象龜靜而養神動而
先知有文明之象者也案衷曰陰在內則空中木中空則
科上稿也彭山曰科鳥之科巢以木枝結構而成也如鵲
巢之類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廠為閭寺為指為狗為
鼠為縣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取艮象而廣之寧獨為指哉象旨下二陰為地一陽隆起
於地上者為山震陽在初則為大塗艮陽小在上為山中
之徑路也小石陸續曰艮剛卦之小俞氏曰陽大陰小艮
陽畫為山故陰為小石也上陽連亘下陰雙峙門闕象一
剛在上象木果二柔在下象草廠案衷曰木實謂之果草
實謂之廠皆出山谷也闕寺案衷曰闕人主門寺人主巷
皆寧禁止者仲翔曰艮手多節故為指王太古當足趾也
漢上朱氏曰狗當作狗爾雅謂熊虎醜其子狗鼠與狗皆
善嗜也剛在前也郭子和曰艮之利則狗害其鼠一義而
二象也縣喙幼清謂齒牙堅利如鐵持束物者郭子和曰
艮剛動於上故言喙堅多節剛不中也中則為心中則

周易彙編

大義卦辭會

百八

為節虞仲翔曰陽剛在外故多節松栢之屬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
園為妾為羊

取兌之象而廣之寧獨為羊為口哉象旨澤者虞仲翔謂
坎水半見俞氏曰坎體則上下俱虛澤體則上虛而下實
川壅則成澤澤決則成川也仲翔曰坤三索位在末為少
女吳幼清曰巫少女外以口媚悅陽神俾陽神降於心內
也為口舌兌上拆畫口之象中畫奇連舌之象也毀折者
前畫缺張子曰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附決一陰附二陽
之外案二陽長則為乾一陰之附者必決也剛凶幼清曰
東方斥西方鹵仲翔二陽在下故剛澤水潤下故鹵也鄭

少梅謂剛者出金鹵者出鹽雖不生五穀而寶貨興充為少女女子之未嫁以兄弟言也為妾女子之既嫁以嫡娣而言也仲達為羊如上釋取其性順也鄭司農作陽養无家女行貨炊爨賤於妾者郭璞云巴濮之人自稱阿陽即此妾也皆女之末者也

鄧伯羔曰離為乾卦可見坎之為濕坎為血卦可見離之為氣巽為臭可見震之為聲乾為君可見坤之為臣為員可見坤之為方坤之吝嗇可見乾之為施為與可見乾之為蓋允為毀折可見艮為堅韌又為附决可見艮為附剥學者能推類以及其餘庶幾哉盡天下之贖矣

周易古本全書彙編意辭集卷之十一

序卦辭會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師者眾也眾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而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文中子曰大哉序卦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纂言曰乾天坤地立于上下然後萬物生于中此乾坤所以為上

之首也項氏曰剛柔始交雷雨動盪其氣滿盈王肅
剛柔始交而難生故為物始生屯也張氏曰物始生穉小
昧蒙蒙所以次屯也朱氏曰勿穉而无以養之則天闕不
遂蓄德養才者亦然張氏曰需者乃養之以中正飲食之
道也朱氏曰乾候以衍承酒生禍有血氣者必有爭心故
次以訟介夫曰人之有訟各有朋黨彼此朋黨亦非一人
是有眾起也王注眾起而不比則爭先由息必如親比而
後得寧也羅彛正曰畜聚也眾比則成聚矣物聚則分殊
分殊則禮立禮者人之所履也故小畜繼之以履延信曰
安上治民莫過于禮有禮則泰然後安泰者通也張敬夫
曰治亂相仍如環无端物安有久通乎故受之以否韓注

否則思通人人同志故可出門同人崔憬曰以欲從人人

必歸已羅氏曰同于人者物必歸大者皆為吾有也朱氏
曰後物之歸為已有者必驕驕則充滿大復為累矣有大
者不可盈故次以謙康成曰國既大而有謙德則于政事
恬逸有逸豫和樂之意豫必有隨者喜樂而出人必隨從
胡氏以喜隨人久而已極必敗成事故豐次隨項氏曰豐
者壞也物壞則萬事生矣事因壞而起故以豐為事之先
羅氏曰可大之業由事而生故因豐之事而後有臨之大
項氏曰以大臨小大者之事羅氏曰物之小者細者不足
觀必大然後可觀臨反而為觀則大觀在上矣朱氏曰在
上无可觀則在下引而去矣非可觀而能有合乎韓注可

則則異方會合也楊中立曰物不可以苟合无故而合者
必无故而離又在乎賁以飾之慈明曰極飾反素文章敗
故為剝也韓注極飾則實喪也崔憬曰夫易窮則有變物
極則反于初剝之為道不可終盡而歸之于復也物復其
本則為誠實故復則无妄慈明曰物不妄者畜之大也積
中不敗故大畜也崔憬曰大畜剛健輝光日新則可觀其
養羅氏曰萬物聚而養道備也龔氏曰不養則不可動雖
形體亦然而况有為乎故上六由頤而後利涉大川也羅
氏曰物不可以終過過極必陷故君子貴中楊中立曰坎
者陷也必有所麗則庶可以扶危拯溺作易者于坎後必
繼以離豈无仁民物愛之心哉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

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
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
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
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
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
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
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
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
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
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

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音易彙編 序卦辭會 頁七

吳氏曰天地萬物男女者有夫婦之所由也父子君臣上下者有夫婦之所致也于寶曰有上下之序則必有禮以定其體義以制其宜錯施也語錄獨不言咸何也曰夫婦之道即咸也程子曰夫婦終身不變者也故咸之後受以恒韓注夫婦之道以恒為貴而物之所居不可以恒宜與世升降有時而遷也別抄遜有退衰之意凡物无終衰退之理必有壯盛之時崔憬曰不可終壯于陽盛自取觸藩宜柔進而上行受茲蕃錫闡彥升曰知進而已不知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則傷之者至矣故受之以明夷以利合者迫窮禍患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相收也明夷之傷豈得不反于家人乎張敬夫曰身不行道則父子夫婦无

復親矣此家道窮則乖離所以次睽也崔憬曰二女同處其志乖而難生故曰乖必有難介夫曰如人情義乖離必至相戕賊而難作矣凡人患難畢竟有解散之日故曰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程子曰難極則必解者緩也縱緩則必有所失失則損也姜廷善曰損益盛衰若循環然損而不已天道復還故必益益而不已則所積盈滿故必决程子曰姤遇也决判也物之决判則必有遇合本合則何遇姤所以次夬也善廷善曰物相遇合然後會聚而成羣崔憬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故聚也蘇氏曰聚而无主則亂故必有所相推而上之者敬夫曰積小以成其高大故聚而上者為升也崔憬曰真升在上以消不富則窮研

音易彙編 序卦辭會 頁八

不已必困也姜廷善曰困乎上則必反于下而物之在下者莫若井井有養道焉困竭者就井以養也朱氏曰井久則穢濁不食治井之道去其害井者而已張獻翼曰漢書引古禮立秋浚井改水即井道之革也韓注革去故鼎取新既已去故則宜制器立法以制新也鼎所以和齊生物成新之器也故取象焉崔憬曰鼎所以烹飪享于上帝主此器者莫若長子以為祭主也關朗曰震動也動无不止艮止也止无不漸漸進也萬物无不漸漸其聖人之進乎關氏曰漸之所謂進者漸進而已焉得无所歸乎案士漸進則歸君女漸進則歸夫是必有所歸也故次以歸妹虞仲翔曰震嫁兌兌為妹嫁歸也案良臣歸君則大其國

良女歸夫則大其家是得所歸者必大也故次以豐雀憬
曰作者不居况窮大甚而能處乎故必獲罪去邦羈旅于
外也旅所以次豐也羅氏旅者親寡非與順則无所容與
順則何往而不入項氏人之情相距則怒相入則說故入
而後說之程子曰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
意渙所以次兌也韓注說不可偏繫故宜散渙者發暢而
无所壅滯則殊越各肆不反而遂乖離故受之以節夫事
有其節則物所同守而不敢越者也姜廷善曰節者制之
于外孚者信之于中節得其道而上能信守之則下亦能
信從之矣所謂節而信之也韓注守其信者則失貞而不
諒之道而以信為過故曰小過也行過乎恭用過乎儉可
以矯世厲俗有所濟也有為而能濟以已窮物者也物窮
則乘功極則亂其可濟乎故受之以未濟也

周易彙編

雜卦辭會

頁九

周易古本全書彙編意辭集卷之十二

雜卦辭會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
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
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
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
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解緩也蹇難也睽
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眾
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
故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
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
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
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周易彙編

雜卦辭會

頁九

文中子讀易至雜卦云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案
聖人取正對反對之卦而雜言之謂夫乾天下之至健也
其剛之純乎而百九十二之陽爻皆其剛矣夫坤天下之
至順也其柔之純乎而百九十二之陰爻皆其柔矣比以
一陽在上為顯比之主萬國親輔何樂如之師以一陽在
下為行險之將三軍寄命何憂如之臨以二陽而臨四陰
則容保敬思皆以上臨下而有與之道也觀以四陰而觀
二陽則觀生觀光皆以下觀上而有求之道也屯之初九
建侯以經綸其能已著見矣然尚在險中而盤桓居貞不

先其居也蒙之九二包蒙而納婦維于羣蒙矣然亨行時
 中而養正作聖昧者皆明著也震一陽動于二陰之下則
 天地發生之氣于此肇始非起乎艮一陽止于二陰之上
 則天地收斂之氣于此成終非止乎泰之變為損可謂衰
 矣然損而不已必益是衰者盛之始也否之變為益可謂
 盛矣然益而不已必損是盛者衰之始也以乾之剛健也
 孰能止之乃受畜于牯牛之四猶豕之五何哉蓋艮山止
 上有篤實之力時有適然也以乾之无妄也宜免災矣乃
 災及于邑人之三有青之上何哉蓋震雷奮下有不測之
 驚災自外至也萃以觀之上來四為主而同類之三陰聚
 于內則不散于外矣升以臨之初往二為主而同類之三

古易彙編

雜卦辭會

頁九

陰升于上則不來于下矣勞謙之君子視蓋世之勳若毫
 毛蓋甚輕矣由豫而得志視冥豫之世為无虞意少息矣
 以戢亂者存乎武當願養之世而有物以梗化焉不得不
 用明動以食之所以為噬嗑也以飾治者存乎文當勅法
 之世而无色以白賁焉不得不用人文以飾之所以為賁
 也子夏曰兌剛內而柔外見其情而說人也巽剛外而柔
 內隱其情而巽物也案隨從否變剛來下柔以无故而倫
 安也蠱從泰變剛上柔下以有壞而修飾也剝則陽盡于
 上不食之果其爛乎然爛于上者可種于下也復則剛生
 于下天地之心其及乎然生于下者必長于上也晉則日
 出地上晝日三接其晝乎明夷則明入地中得其大首其

謀乎潘述井與之上爻塞坎水之下流而水乃出于上先
 塞而後通也困兌之下爻塞坎水之上源而坎水適在其
 下與困而相遇也咸自否三上易而柔上剛下男女交感
 感之至速者也恒自泰初四易而剛上柔下夫婦恒與與
 之至久者也渙九二坎水在巽風之下為風所離散節九
 五坎水在兌澤之上為澤所節止解九二坎陷在內震則
 出險而動內險已解緩也蹇九五坎險在外艮則見險而
 止外險方艱難也關子明曰明乎外者物自睽故曰睽外
 明乎內者家自齊故曰家人內也徐氏曰否大往小來小
 人道長泰小往大來君子道長故曰反其類也案大壯四
 陽盛長恃勢而壯進則必有傷故壯趾用壯有戒欲陽之

古易彙編

雜卦辭會

頁三

止也遯二陰在下陰微而浸長則必見害故嘉遯匪遯有
 利欲陽之退也朱氏曰大有六五柔得尊位而得其眾眾
 亦歸之故曰大有眾也同人六二柔得中位而同乎人人
 亦親之故曰同人親也案革以六二之離火上焚兌澤之
 金故金鎔從革去其金之故也鼎以六五之離火下傳巽
 風之木故鑽燧改火取其火之新也幼清小過九四主也
 而為六五所過蓋陰盛能過陽衰不及也中孚六四主也
 而為九五所信蓋陽實能感陰虛能應也案豐以明動之
 相資而好大喜功不多故乎旅以窮大失其居而孤身羈
 棲不寡親乎離陰也而附麗于二陽之內故為火而性炎
 上陰之根乎陽也坎陽也而陷藏于二陰之中故為水而

性潤下陽之根乎陰也。小畜以六四一陰畜止乎五陽之衆力微勢寡故陽氣猶得尚往能小畜而不能大畜也。履以六三一陰躡履乎五陽之間失位不安故虎尾常恐噬人可暫履而不可久處也。需以九五爲主下之三陽以險在前而不進訟以九二爲主水險潤下與天違行而不親也。大過以四陽之盛而陷于二陰之間過之顛其常者也。頤以二陽之德而順養四陰之衆養之得其正者也。漸六四以巽女之長必待九三艮男六禮之備而後行女之正也。歸妹以兌女之少而得九四震兄須娣之嫁女之終也。既濟二男各當其位則百度貞而百廢舉家道无不定矣。未濟二男皆失其位則時既窘而勢亦迫陽男遭其窮矣。

始之言遇也以一陰而遇五陽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是可虞也。夫之言决也以五陽而决一陰君子道長小人道憂是可幸也。而决盡則復爲乾易道之循環豈有終窮乎反對之義如此。

論曰：褚澄謂易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是故漢自田何梁丘施孟以至馬鄭虞荀其釋辭率研象數。象數非土苴也。糟粕卽精髓而煨燼皆神理也。故鏡誠縣而萬形畢照，貌誠肖而百體洞燭矣。至魏王弼始一壘以義理而象數之學大廢。其義局于一事，既偏而不該，而虛無名理敝且流爲清談焉。其徒康伯和之仲達正義弗改也。不有贛州之集古易其盡湮乎。及宋伊川既本弼意以作傳。

陽又本程傳以作義。學者驚于帖括不識象數爲何狀。惜哉。王儉嘗謂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揣據。小王爲該備而六爻變化羣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多所不開。將泥大道晉人所譏蓋謂弼矣。史云孔子博易于卜子夏商瞿子木子夏得其象數五傳而至田何世守其說不變。是諸儒所守非子夏之象數歟。孔子贊易既有象傳而繫辭明象再三復廣八卦之象焉。蓋三易所重不得不詳也。是子夏所得非孔子之象數歟。然則馬鄭虞荀之有牙逸變肖諸體夫豈自捫爲之。蓋亦守師說焉。象數之學可盡廢哉。是用忘其固陋象數則述漢注義理則述宋儒擇其尤雅者著于篇會理象爲一如項氏玩辭劉濂象解之例非敢爲異也。因命曰辭會者夫觀會得通則存乎其人焉。

古易彙編三集雜論叙



夫易有易也者其未始有易也
在易之書也而始有易也者其未
始有易也者其未始有易也者其
未始有易也者其未始有易也者
其未始有易也者其未始有易也

古易彙編

雜論序

一

津法更留古極之秘機不為不
朕而卦畫之為靈圖至教弘闡
于是四聖人之精神匯而成易
夫求四聖人之秘用易之乃可以
用聖人平邪理苞函錯綜變化

凡山川奇植蟲魚蟻蟻諸法皆
一切關於三時人事之紀無非此物
此書編之書也象象之循之而趨
解途之變可謂變易之居周流
不居在洞於易之說矣卜子夏商

古易彙編

雜論序

一

瞿子本之後漢易者其書數十
百餘大端不雜理如二者以為卜
筮之書至如秦漢漢子律之私新
本錄之其者為焦延壽為孟喜
為京房以為性為王充為理漢洛

其間法傳之直窮與實而甚
 也為王弼為陸象山為楊奐
 要以為程之流也其浸漸
 吞吐之口流不加量不加
 謂深
 其間法傳之直窮與實而甚
 也為王弼為陸象山為楊奐
 要以為程之流也其浸漸
 吞吐之口流不加量不加
 謂深

周易三集
 雜論序
 三

其間法傳之直窮與實而甚
 也為王弼為陸象山為楊奐
 要以為程之流也其浸漸
 吞吐之口流不加量不加
 謂深

周易三集
 雜論序
 四

學漸衰多古策善敗失以激名
 軍如漢以安之洞晰奇中若
 律書生錄外之曆以如園古
 建古三史考三易卜筮至秦而廢
 至漢而以附書之經以善廢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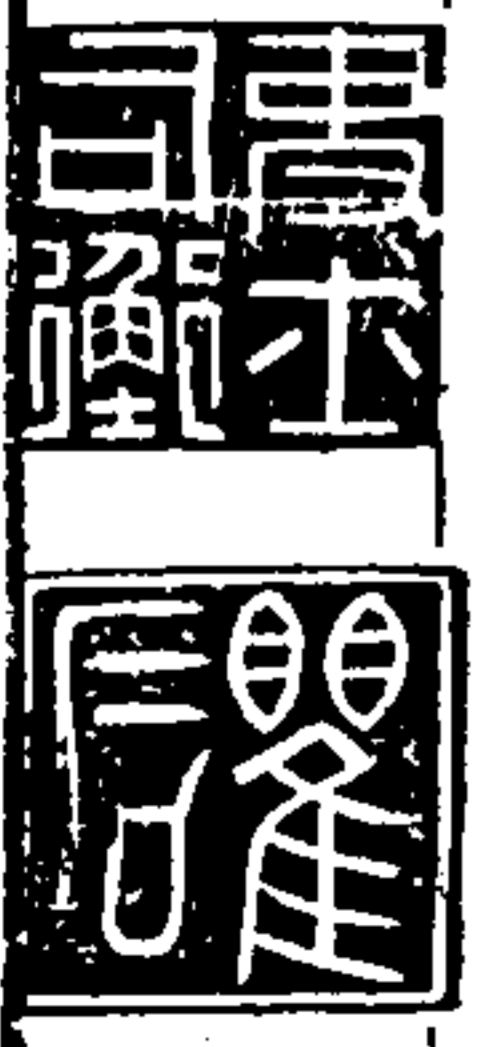
古易三集 雜論序 六

後代遂弃不置類古以失
 國也意以定大事決大終以
 象占多可少哉昔李贄為著
 易集解以序卦并於逐卦之
 可集上下子夏等三十余處而引

乾鑿度義利正輔副原成之
 久學古翁於宗之文李伯紀著
 易傳內外篇內以探經要外以探
 象變詞曰電為東馬理學嘗矣
 經之可也至精派邪以是氣業

古易三集 雜論序 六

精古易蒼江法家苞菜言象體
 用世能居終二以象法也什後世
 推易學指南為學士大夫世之口誦
 法不廢也必曰李氏易
 宛陵年弟胡國鑑



145 子夏易傳 00 211

古易彙編意辭象數變占集目錄

意辭集

卷之十三

明意

釋名

詳易十五體

玩辭

誤異

易派

象數集

卷之十四

圖書象

圖數

書數

總論五行附

畫象三圖

三易五圖

卷之十五

廣象

觀象

數衍

變占集

卷之十六

菁變

之變

反對

變例

小成變占

觀變

不卜

玩占

卷之十七

卜筮攷

斷法

目錄下

周易古本全書彙編意辭集卷之十三

清源後學李本固維寧甫

明意

句曲門人湯謙亨六吉甫校梓

案王弼略例曰。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忘象以存其意義。斯見矣。楊用脩謂為理窟。妙解是固然。已。然。非。真。得。象。者。也。棄。象。數。而。不。譚。者。也。亦。非。真。得。意。者。也。以。意。憶。之。而。已。象。者。何。奇。一。耦。一。而。已。奇。耦。何。象。乎。象。陰。陽。而。已。象。陰。陽。何。意。乎。明。夫。道。而。已。道。何。在。翼。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古。之。聖。人。有。感。于。河。圖。之。奇。耦。即。天。地。之。奇。耦。數。也。故。畫。一。奇。以。象。陽。而。名。之。乾。畫。一。耦。以。象。陰。而。名。之。坤。乾。坤。成。列。則。乾。大。生。坤。廣。生。而。四。象。八。卦。及。六。十四。皆。以。次。生。焉。而。易。行。乎。其。中。矣。故。曰。生。生。之。謂。易。然。則。易。者。其。一。奇。一。耦。之。交。易。乎。道。者。其。一。陰。一。陽。之。交。易。乎。道。不可。明。而。藉。畫。以。明。陰。陽。不。可。象。而。藉。畫。以。象。故。曰。象。者。所。以。明。道。明。道。者。聖。人。之。意。也。禮。曰。昔。者。聖。人。達。天。地。陰。陽。之。情。立。以。為。易。呂。涇。野。曰。性。與。天。道。聖。人。合。一。存。乎。易。莊。子。所。謂。易。以。道。陰。陽。是。已。程。子。曰。所。以。陰。陽。者。道。問。關。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生。氣。非。也。張。子。曰。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朱。子。曰。陰。陽。何。以。謂。之。道。陰。陽。是。氣。所。以。為。陰。陽。者。乃。道。

象引曰易中一謂之易二謂之卦著四為辭占象變一有形也。無言也。故義易圖從一起也。周易乃始乾坤陰陽也。辭占象變皆以明夫一也。邵子曰一者之謂道。道為太極。又曰聖人不言易而著之于圖象者。所謂示人也。欲人因象以明理也。亦欲其得不言之意也。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惟不盡意而後謂不可得而言也。又曰易有意象立象皆所以明意。朱子曰易是稽實待虛存體應用所包者廣拘拘強貼人事反失聖人平淡意味。又曰以言會者淺以象會者深。上智可以意會而得其不言者中人可以象求而得其所以為意者其下者則知以易為書。唯曰圖曰象曰辭而已。而不知易道及問以天地人物變化之理為易則甚駭而不信。蓋逐流而

古易彙編

明意

忘源不知沂流而求源者也。又曰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天地之間无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其數自在。非特圖書為然。嘗因其言而衍之。盈天地之間何者非一陰一陽之理哉。如天文之一上一下也。日月之一盈一虛也。四時之一消一長也。星辰之一經一緯也。電雷之一顯一藏也。風雨之一行一止也。地理之一南一北也。一高一深也。山石之一潤一燥也。川澤之一盈一涸也。江海之一潮一汐也。人類之一夫一婦也。生生之一男一女也。男女之一少一老也。人事之一得一喪也。一窮一通也。一貧一富一貴一賤也。人世之一死一生也。一壽一天也。一古一今也。國運之一治一亂也。國祚之一長一促也。人物之一

善一惡也。善惡之一進一退也。仕者之一升一沈也。國勢之一危一安也。年之一豐一歉也。治之一衰一盛也。以至鳥獸之一飛一走也。飛之一雌一雄也。走之一牝一牡也。羽毛之一華一毳也。鱗介之一潛一躍也。洪纖之一高一下也。昆蟲之一變一化也。蟻蠕之一蝨一啟也。草木之一天一喬也。天喬之一榮一枯也。一花一實也。終則復始如環無端。何莫非此一陰一陽之理。則亦何莫而非易哉。故尼聖贊之以自天開地闢以來天地之一尊一卑也。形象之一卑一高也。人物之一動一靜也。一聚一分也。天地之一象一形也。皆一陰一陽之道。則皆畫前之易也。此象之所由立而數之所由生。歟是理也。其在陰符經則云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

古易彙編

明意

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朱子曰陰陽之道无日不相勝便是貞勝之理。雖李筌偽為黃帝之言而其語陰陽推遷之道即易理也。在列子則云昔者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形質具而未離。故曰渾渾混混。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所謂太易即易有太極之解。但不見不聞者乃不測之神。而謂之易驟矣。石潭子則云陰陽氣也。天地法象其實體也。網緼相揉其游氣也。分陰分陽可以兩言也。至言其

本體則一而已。夫是一者非道。而何在。泰同辨則云。乾剛坤柔。配合相包。陽稟陰受。雌雄相須。須以造化。精氣乃舒。坎離冠首。光耀垂敷。聖人揆度。參序元基。六十四卦。張布為輿。龍影就駕。明君發時。注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坎離匡廓。運轂正軸。牝牡四卦。以為橐籥。覆冒陰陽之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設位者。列陰陽配合之位也。易為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是言乾坤之象立而坎離交易也。夫諸家譚道。雖涉于玄。而于畫前之易。有一得焉。故學易者。莫先識意。夫一陰而又一陽。是陰易而為陽也。變化也。一陽而又一陰。是陽易而為陰也。化生變也。生生不息。非易而何。變化無窮。非道而何。以易載道。非聖人之意。而何。故曰。立象以盡意。意盡而聖人可以无言矣。然得意忘象。得象忘言者。幾何人哉。此文周孔子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

希夷先生曰。義皇始畫八卦。重為六十。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嘿觀其象而已。如其象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此。伏羲不言之教也。易道不行。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復晦。蓋上古卦畫明。易道行。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行。聖人于是不得已而有辭。學者一著其辭。便謂易止于是。周孔遂孤行。更不知有卦畫微旨。此之謂買積還珠。焦弱侯曰。四象八卦。示人本无文字。使人消息吉凶。嘿會希夷。嘗言學易者。當于義皇心地上。馳騁无于周孔注脚下。盤旋朱子云。非周孔之注。安知羲之心乎。陸象山六經注脚。及糟粕之說。正出于此。周

孔且注脚。六經尚猶。况其餘乎。善乎。郭青螺之論曰。夫易者何也。生生之謂道也。生者何也。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則生生之謂道也。而易管是矣。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惟萬物故受之。屯屯以下六十四卦。以次而受。故曰。生生之謂易。彼乾坤者。易之緼也。大生于乾。廣生于坤。生生之易。蘊蓄于乾坤也。乾者。剛大生。廣生者。不生。无以見易。易不可見。生機不暢。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曰。毀曰息。蓋對生生言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不過以天地生生之德。筆之于書。故曰。易也。此之謂易意。

釋名

索周子言无極者。何楊用脩曰。汲冢周書云。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无極。道言也。正人有極。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道天无極。謂生物不測。悠久无疆也。然則无極而太極之言。亦不始于周子矣。孔子曰。易有大極。何本乎。曰。洪範。皇極是也。大傳云。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三極者。何。曰。陰與陽天之極也。曰。柔與剛地之極也。曰。仁與義人之極也。天以陰陽之道而立為天地。以剛柔之道而立為地。人以仁義之道而立為人。猶屋之有極而立為屋也。三極者。參而三矣。太極者。一也。一者。理也。極之為言。至也。太極者。至之又至。非尋常之極。故曰。太極。屋極之極。有形也。无形之極。則曰。太極。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強名曰道。蓋大道不可名。而借道路之道。而強

名曰道。猶至理不可名。而借木理文理玉理之理。而強名曰理。然則太極不可名。而借屋極之極。強名曰極。周子恐人滯于形。泥于象。曰无極而太極。又曰太極本无極。強名之上。又加強名。千載而下。未有知其解者也。又云大寶无爲而首物。太極不動而構天。瑟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二輻各以其力旋。萬事紛紜。易之芻狗。萬物形。神之糟粕。京氏易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固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明日有四象。而兩儀。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騶侯稱晉頤榮云。太極混沌之時。蒙昧未分。紀瞻云。其理極盡。无復外形。皆善言太極者也。近吾鄉張山人好窮天地之說。謂余太極者。自无而之有。不可以理言。孔子曰。易有太極。周子曰。无極而太極。易也。无極也。乃指理言。莊子曰。在太極之先者。復何物耶。易者何用。脩引說文。秘書云。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參同契之說亦同。羅秘云。日月爲易。反正爲勿。勿者。月彩之散者也。故曰散于日。下則爲易。散于日。上則爲智。相對爲明。對而虧爲昉。易者逆也。所謂朔易。昉者晦也。明者望也。昉也者。望而食者也。是故西曰昉。谷明都在東南。而朔易二郡俱著于北。慎按昉。卽昧字。史記昧爽作昉。爽。莊子曰。冉有問于仲尼曰。昔吾昭然。而今昉然何也。是昉卽昧之証也。鄭康成替易。易之爲名也。一言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

三也。故繫辭云。夫乾確然示人易也。夫坤隤然于人簡也。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之法則也。又曰。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此言其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易之道廣矣大矣。宋儒釋三義。謂不易也。交也。變易也。按說文曰。蜥蜴。蜥守宮。形象也是。易卽蜥蜴也。乃疑。羅云。按爾雅及諸疏。蜥蜴之形。殊與易字不相似。戴似蜘蛛居穴中。吐絲網。穴口有足。謂其形實象易字。則易爲蜥蜴。而非蜥蜴矣。不知蜥蜴故善變化。董子繁露云。蜥蜴蜥蜴。與雲吐霧。是名蛇醫。又爲蛇師。與龍爲親。能入海吞水。吐爲水電。故用以祈雨。以其血塗婦身。有私則化。故漢武多巡幸。常用以守宮。東方朔射之謂龍。无角爲蛇。有足者是也。若蜥蜴之吐絲網。穴者何。變化之與能。矧蜥。从易音。亦若蜥。从易音。陽。易加蟲音。蕩。又與易何涉乎。疑糞合蜥蜴而一之。亦好奇之過矣。蓋易自爲一部。而无所借。蜥蜴乃借易之音者。但當曰會意。而不當云象形耳。陸氏曰。抄一日一月謂之易。一爲奇。奇者爲陽。二爲耦。耦者爲陰。陰陽之象也。按日月中之一。卽奇。一畫。月月中之二。卽耦。二畫也。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中者。天地卽乾坤。定位。易卽日月。坎離之交易耳。故天地者。不易也。易簡也。日月者。交易也。用脩易者。盧蠡之名。

是也。身色无恒。日十二變。是則易者取其變也。象者取
象者。象者何象。大荒之獸也。人希見生象也。按其圖以想
其形。名之曰像也。按象齒剛能斷物。故易取其斷。不獨知幾
而象膽不附肝。隨十二時周流一身。故易亦取其變。寧獨像
之謂哉。貞悔之為卦者何。用修謂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
于壁也。蓋懸物之拔也。拔則可掛于壁。易卦豈可掛于壁乎。
卦者主也。古者造律制量。六十四黍為一圭。則六十四象總
名為卦。可也。應劭曰。其為字也。從卜為義。从圭為聲。古文圭
亦音掛。此可証矣。六畫曰爻。何。木經云。爻者交疏之窓也。其
字象窓形。今之象眼窓也。義取于旁交也。十黍為象。十象為

一。易象編 明意
鉢八鉢為鑑。二十四鉢為兩。十六兩為一斤。一斤凡三百八
十四鉢。或問程子曰。易重幾何。程子曰。易重一斤。蓋言易有
三百八十四爻也。漢志。二篇之策。陰陽變動之象。十六兩者
四時乘四方之象。程子之言。蓋出于此。按許氏說文。卦筮也。
从圭卜聲。徐鉉曰。圭字聲不相似。从挂省聲。又交也。象易六
爻頭交也。占卜貞悔者何。說文占視兆問也。从卜从口。卜灼
剥龜也。象灸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縱橫也。貞卜問也。从卜
貝。以為贊易卦之下體也。商書曰。貞曰。每卦从卜。每畫數辭
變者何。說文畫界也。象田四界。隼所以畫之。辭从僑理也。變
更也。从支。支。聲。數計也。从支。支。八卦名何。說文乾上出也。从
乙。乙物之達也。从儿。聲。兌从儿。台。聲。徐鉉曰。台古文兌字。非

聲。管。口从儿。象氣之分散。目从目。七相背也。商。麗也。商。方
之卦名。離黃倉庚也。鳴則蠶生。又筆乘離有八音。則易卦从
商。不從離矣。震辟歷振物者。春秋傳震夷伯之廟。與具也。从
弓。兩已形。又作巽。巽卦為長女。為風者。徐鉉曰。頭亦選具
也。坎。陷也。坤。地也。从土。从申。土位在申。陳繼儒曰。畢少童。妙
于筮。其論水字。正畫一坎。出張有妙于小篆。其言心字。是
一倒火。豈知畫一。離三哉。傳文兆云。乾从十。从日。又从十。至
健也。震从辰。巽从巳。坤从申。十二支神也。坎从土。坤从土。五
行也。離从佳。雞與雉亦从佳。遠取諸物意也。兌从口。艮从反
身。近取諸身意也。玩八卦之字。亦已包涵萬象矣。曰。翼曰。傳
何。說文傳遽也。按翼。翮也。羽翼。聖經也。傳轉文。諧義也。曰。經

九 明意
曰。繫何。說文。經。織也。繫。統也。爾雅。經。徑也。如。徑。路。无。所。不。通。
可。常。用。也。經。分。上。下。者。何。乾。繫。度。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
也。易。卦。六。十。四。分。而。為。上。下。象。陰。陽。也。陽。道。純。而。奇。故。上。篇。
三。十。以。象。陽。陰。道。不。純。而。耦。故。下。篇。三。十。四。以。法。陰。胡。雙。湖。
曰。經。分。上。下。誠。有。至。理。上。下。經。雖。有。三。十。卦。三。十。四。卦。之。不。
同。以。反。對。計。之。各。十。八。卦。一。也。上。經。反。對。五。十。二。陽。爻。五。十。
六。陰。爻。下。經。反。對。五。十。六。陽。爻。五。十。二。陰。爻。二。也。上。經。以。四。
正。卦。為。主。首。乾。坤。而。終。坎。離。與。先。天。圖。南。北。東。西。四。方。之。卦。
合。下。經。以。二。變。卦。為。主。震。變。為。艮。巽。變。為。兌。首。咸。恒。而。終。既。
未。濟。與。先。天。圖。四。維。之。卦。合。而。坎。離。之。交。不。交。亦。可。見。伏。義。
先。天。圖。備。見。於。文。王。序。卦。首。尾。中。二。也。若。是。者。豈。以。竹。簡。重。

大之故耶

論曰。嗟序圖呈畫摹象。先意也。意立畫生意。先象也。夫不測之神。其无言之易乎。一陰一陽之道。其无言之太極乎。天尊地卑。其无畫之兩儀。春夏秋冬。其无畫之四象乎。天地風雷水火山澤。其未畫之八卦乎。定位通氣相薄不相射。其畫前之變化。變化之幾祥。其畫前之吉凶乎。程子云。見免可以畫卦。此之謂也。是聖人作易之意也。民貳未濟。民用未前。聖人有憂之。是故立卦生爻。繫辭衍義。神道設教。鼓舞不倦。俾上士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中士居安樂玩。以崇德廣業。下焉百姓與能。以趨吉避凶。相率由仁義中正之途。而不蹈末世之罔。則聖人亦可相忘于无言矣。是

詳易

按詳易之例。十有五體。而非翼所載。不與焉。嘗次第其說。一曰卦體。翼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語卦體也。故合言曰全體。分言曰兩體。下三爻曰內體。下體貞體。上三爻曰外體。上體悔體。朱子曰。卦畫以下為先。上為後。卦象以上為前。下為後。又初下體之下。二下體之中。三下體之上也。四上體之下。五上體之中。上上體之上也。故有乘承比應焉。乘如乘馬乘車。履其上也。上乘五。五乘四。四乘三。三乘二。二乘初也。承負載其下也。初承二。二承三。三承四。四承五。五承上也。比如麗立麗坐。如車輔之相依也。初二相比。

二三相比。三四相比。四五相比。五上相比也。應如感應之。應者應援也。初四相應。二五相應。三上相應也。陰應陽。陽應陰也。皆陰皆陽。則无應。或為匹敵。為夷主。為同德也。邵端簡曰。辯順逆者存乎比。觀變動者存乎應。柔乘剛。剛乘柔。未為相得。如屯六二之難乘。剛也。豫六五貞疾。乘剛之類。然亦有相取者。如大畜四乘三。而元吉。復二乘初。而下仁也。項氏曰。陽剛陰柔。近而相得則吉。而亦有私比者。隨之係小子也。案承剛則危者。履三之履虎尾也。承剛而善者。賁二之與上興也。承柔而善者。隨之出門交也。承柔而不善者。大過之可醜也。有應而吉者。臨師升无妄萃之二五也。以有應而凶者。夫三之壯頰也。无應而失者。蒙四之

困吝也

以无應而得者。有初之无交也。有五陽而應一陰者。小畜同人。大有也。有五陰而應一陽者。豫比四五也。有六爻皆應者。泰否咸恒。損益既未濟也。六爻皆不應者。乾坤坎離震巽艮兌也。餘應不同。而吉凶亦異矣。其故何也。下卦之初。即上卦之四。下卦之二。即上卦之五。下卦之三。即上卦之上也。夫上下內外。貞悔前後。乘承比應。合之而體備焉。斯卦體之解也。二曰中正。聖人之作易。非徒畫而漫辭之也。將以闡夫中正之道也。是故堯舜禹之授受。不越執中。箕子之陳王道。唯曰正直。是中正者。帝王傳心之要也。是故易之所貴。莫先中正。翼之贊乾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訟曰。尚中正也。

曰中正以觀天下。離曰柔麗乎中正。益曰中正有慶。姤曰剛遇中正。巽曰剛巽乎中正。夫非中正之為尚乎。其言中而兼正者。則比并漸兌之剛中。噬嗑之柔中是也。其因中而得正者。大壯九二之貞吉。以中也。未濟九二之貞吉。中以行正也。其言中而略正者。則蒙小畜大過坎困之剛中。旅小過之柔中是也。剛中正。履帝位。澄乎天位。以正中。其中正而當乎。歸妹之貞凶。未濟之无攸利。其不中正而不當乎。蓋卦唯二五為中。而九居陽位。六居陰位。乃為正。當中正矣。而應意焉。故應莫重于二五矣。夫二五中正。則遊猶亨。蹇猶利。困猶亨。貞。渙猶利。洗。未濟猶亨。小焉。况其他乎。是知二五者。治卦之主也。中正者。治卦之道也。主得其道。雖危可濟也。雖險可出也。三四若正。猶可言一卦之中。初上无位而失中。雖正无為也。又何能濟世乎。黃潤玉曰。易之道。扶陽而抑陰。卦之位。貴中而賤極。陽過乎極。雖剛不吉。陰得其中。雖柔不凶。楊誠齋曰。惟中能中天下之。不中。惟正能正天下之。不正。此之謂矣。

三曰卦德。翼曰。以通神明之德。曰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語卦德也。程子以彖為卦才。即翼彖者材也。指全體。朱子謂卦德。指二體。彖傳言德。皆自下而上。如剛健而不陷。險而健。訟險而止。蒙行險而順。健而巽之類。正也。惟大畜言能止健。蹇見險而能止。則自上而下。變也。然乾又為陽剛。為高明。為大。

始為易知。為強果。坤又為陰柔。為博厚。為代終。為簡能。又為行為。為勇。為奮。為威。巽又為順。為伏。為卑。為進退。為號。令。坎又為險。為難。離又為文明。為光輝。艮又為靜。為篤實。為輝光。兌又為喜。為辯言。為佞。皆斯德之充也。若上動下止之為未耜。上明下動之為市。合下止上動之為杵。相又法外之意也。卦德即爻德也。或曰。六爻各有爻德。言卦主也。卦材言剛柔健順。有疆弱之分也。卦義如泰有亨通之義。盡有幹濟之義也。又乾大有謙。豫。晉。益。豐。升。有吉之義。屯。蒙。否。剝。遯。睽。蹇。損。有凶之義也。彖中亦有不取卦德者。四曰卦象。翼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又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語卦象也。故彖所取象。皆上下之不拘。如雷雨之動。滿盈。雷電合而章。雷風相與。明出地上。火動而上。澤動而下。木道乃行。水火相息。以木巽水。乘木虛舟之類。象傳所取。皆自上而及下。如雲雷屯。山下出泉。象。雲上于天。需。地中有水。師。之類是也。若地上有水。比。天地交泰。雷電噬嗑。又自下及上。焉。有以男女取象者。如咸。男下女。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睽。革。二女同居。漸。女歸。吉。歸妹。女之終。未濟。男之窮。之類。有以方所取象者。如坤。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蹇。利西南。不利東北。是也。男女方所。皆後天象也。若兩目相承之象。網罟。上乾下坤之象。衣裳。上木下水之象。舟楫。及遠取近。取廣。八卦之象。又雜物撰德之類。推也。其餘卦爻雜。

周易古本全書匯編 卷一三

象詳見觀象篇

五曰卦變。翼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語卦變也。故有往來，有上下，有出入。彖云：小往大來，大往小來，語往來也。曰：剛上而柔下，柔上而剛下，語上下也。曰：出入无疾，語出入也。自內卦而之外，曰：往。曰：上。曰：出。自外卦而之內，曰：來。曰：下。曰：入。有兩體出入者，師比否泰之類也。有四爻往來者，賁柔來文剛，剛上文柔也。胡仲虎曰：凡爻例上為往，下為來。屯六四下而從初，亦謂之往者。據我適人，于文當言往，不可言來。需上六三人來，據人適我，可謂之來，不可謂往。又變例也。有初上兩爻相變者，剛上柔下，豈剛來下柔隨也。有二五兩爻相變者，泰二之五為既濟，否二之五為未濟也。有三四兩爻相變者，泰四之三為歸妹，否三之四為漸也。有初四相變者，泰四初易為恒，否初四易為益也。有二上相變者，否三上易為咸，泰三上易為損也。要之一陰一陽之卦，皆自復姤而來。一陰二陽之卦，皆自臨遯而來。三陰二陽之卦，皆自否泰而來。其正變及變著變，詳見觀象篇。

六曰爻位。爻者，實畫位者，虛舍也。位之陰陽一定而不易。爻之陰陽變易而无常。翼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朱子曰：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陽為尊為貴，陰為卑為賤。上卦為尊為貴，下卦為卑為賤。初賤而一貴也，二貴于二，四貴于二，五貴于四也。上雖无位，亦終貴也。翼曰：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矣。初二五陽位也，以九居之則正，以六居之則不正。二四六陰位也，以六居之則正，以九居之則不正。翼曰：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此當不當所由分矣。然卦之當位與爻不同。爻唯取陽當陽，陰當陰，當陰之位，卦則必合二畫總觀。而後見其當不當。所謂五當位者，必巽之陰居五，坎之陽居五，而後當陽位。所謂陰當位者，必巽之陰居四，離之陰居二，而後當陰位。剛當位而應乾居五，位而當也。寒之當位，貞吉，坎居五位而當也。渙之柔得位乎外，巽居四位而當也。同人之柔得位，離居二位而當也。剛柔正而位當，坎居五，離居二，而當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則離上坎下，而位不當矣。唯五曰帝位，曰天位，曰尊位，曰正位，可見五為大君之位也。四大臣之位也。三則卿位，二則初命之臣位也。初則士庶，上則无位之臣也。美則師表也，宗廟也。次則郊野隱逸也。惡則極窮災眚也。代淵曰：六十四卦，皆以五為君位者，易之大略也。王晦叔曰：不為君位者，其卦有四：坤也，遯也，明夷也，旅也。又初為少，二為壯，三為究，全體則初一少，三四壯，而五上究也。又下體初為始，二為中，上為終。上體則四為始，五為中，上為終。全體則初二始，三四中，五上終也。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初地位一人位，而二天位也。全體則五上天位，所謂陰陽也。初二地位，所謂柔剛也。三四人位，所謂仁義

也。王弼曰：初上者，體之終始，事之先後也。故位无常分，事无常所，非可以陰陽定也。尊卑有常序，終始无常主，故辭但論四爻功位之通例，而不及初上之定位也。卦位曰：陰陽者，氣也，虛也。爻九六曰：剛柔者，成質也。六爻隨位取，不拘一例。程子曰：看易，只要知時，人人有用是也。

七曰卦宗。宗主也。翼曰：不寧方來，上下應也。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語卦宗也。王弼曰：夫少者多之所貴也，寡者衆之所宗也。曷言乎乾五飛龍，天道御也。坤二牝馬，地道光也。是純陽純陰之卦宗。二五也。初復不遠也。二師中吉也。三勞謙，四由豫也。五顯比，剝上碩果也。王弼所謂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爲之主也。姤初係柅，一同于宗也。三履虎尾。

四小畜陽也，五有孚威，夫上无號也。王弼所謂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爲之主也。雖二陽之卦，亦宗一陽。一陰之卦，亦宗一陰也。雖三陽之卦，亦宗一陽。三陰之卦，亦宗一陰也。或時而宗陽也。若夫小成之主，則乾坤三純也。震巽主初，坎離主中，而艮兌主三也。卦亦有二主爻者，用其尤重焉。又九五爲尊位之主，二五爲全卦之主。又主爻爲當任，復有間爻，則務去之，間爻爲主，則難去之矣。世應家，又以復姤臨遯否泰壯觀夬剝乾坤爲十一辟卦。纂言曰：凡消息十有二卦。一陰一陽之卦，初爲主。二陰二陽之卦，二爲主。三陰三陽之卦，三爲主。四陰四陽之卦，四爲主。五陰五陽之卦，五爲主。六陰六陽之卦，上爲主。辟卦之主，與成卦之。

主遇則重，成卦之主，頗與象辭不侔，而世儒率用之，亦可參詳焉。大抵自卦變來，剛上者主剛，柔上者主柔，或剛柔上下，則以一不動者爲主，而聖人于剛上柔上者，皆取剛蓋重之矣。要之以象爲本，故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八曰時義。翼曰：變通者，趨時者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語時義也。程子曰：卦者時也，爻者時之事也。分三而又兩之，足以包括衆理矣。蓋言一卦爲一時，一爻爲一時之事也。然有隨時而制之者，有隨時而順之者。蒙引曰：六爻皆以聖人明之，亢亦聖人乎。蓋聖人亦有亢時，特以時雖亢而知處乎。亢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也。此隨時而制之義也。若潛見惕躍，以至于飛，則所謂隨時而順之。

義也。象傳所謂時義者，以成卦之主爲時，以當任爲義。以九五義者爲大，如隨時之義大哉，險之時用大矣哉。贊于各象之下者是也。二五當位而相應，則二陰之日，似可无遯也。然而必遯者，與時行也。初之時尚塞，而二之時已通，故節初之不出，爲知通塞，而二之不出，則爲失時極也。卽如乾之六爻，初曰陽氣潛藏，當潛之時也。二曰時舍，則當見矣。三曰與時偕行，則當惕矣。四曰欲及時也，故當躍。五曰大人造也，故時當飛。上曰與時偕極，故有悔則不亢。總之曰六位時成，是卦爻之時也。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是聖人之乘時也。然則時者，聖人作易之大機歟。九曰消息，處義畫卦，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

消息故翼于復曰剛長臨曰剛浸而長于泰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于夬曰剛長乃終于姤曰不可與長于遯曰浸而長于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剝曰君子尚消息盈虛語消息也不寧唯是于損則曰損益盈虛于豐則曰與時消息是故卦有消息爻有升降自復臨泰壯以及夬乾陽息陰消之時也自姤遯否觀以及剝坤陰息陽消之時也自冬至後初爻陽升至小滿後初爻陰降自夏至後初爻升陰至小雪後初爻降陽故用易者當與時消息也

十曰互體 翼曰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語互卦也以中四爻交錯二三四為下卦三四五為上卦故翼謂之中爻漢唐謂之牙體宋儒謂之互卦張掄曰

八卦互成剛柔相易之道非此无見焉坤與坎曰師而長子帥師之象蓋出于震坤艮曰謙而用涉大川之象出乎坎雷在天上而羝羊象乎兌明入地中明夷而蒙難則有坎存也洪容齋曰歸妹之六五曰帝乙歸妹以下配九二而言蓋指震也而泰之六五亦曰帝乙歸妹固亦下配九二亦震體云案蒙卦六五上牙坤順變則為與故其象曰順以與也履卦六三上牙體與為股下牙體齒為目而皆非正故其辭曰眇能視跛能履聖人固有取爾矣乾坤互互其變卦故又有變互之說如泰九二變離明燭遐邇故不遐遺朋人象曰以光大也互其變卦則坎為河上互震為足故馮河同人九三離體為戎變震為草莽互其變

卦與為伏艮為山為高陵巽股震足為升故升其高也變卦亦有互也然上互則為遇卦上體之急用下互為遇卦下體之急用又不可不知爾

十曰之卦 翼曰道有變動故曰爻又曰辭者各指其所之語之卦也然則與卦變何異曰卦變者自彼而來此也之卦者自此而往彼也項氏曰易以變易為書用九用六以其能變也故彖辭多取變象為言至本文義重者則自從本爻不必盡然也乾二變離為乾之同人故為見龍為文明為利見皆離之象也乾五亦變離為乾之大有故為飛為利見亦離之象也聖人作而萬物睹即大有之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也坤二變陽為坎乾在位中有內直外方之象故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言不動則有方而直也陽為大故曰直方大陰得陽則不孤故曰德不孤陽為光故曰地道光也坤三兼常變二象其曰含章可貞則指不變之時言之曰或從王事无成則自其變時言之變艮為之謙其從王事則謙之勞也其有終即君子之終也陽為光為大故曰知光大也此皆變象之明者故略舉之以例諸卦焉按乾初變姤為係于金柅亦勿用之義乾三變履履虎尾故乾乾而惕四變小畜上巽為進退故或之而進退无恒坤五變坎為顯比故曰正位居體坎為美春為亟心故曰美在其中矣觀焦延壽易每卦之六十四則之體者其引伸觸類之要樞乎

十二曰反體。翼曰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起也。止也。語反卦也。易惟乾坤坎離小過中孚大過頤不可反。視餘五十六卦皆兩兩相反。蓋屯之反為蒙也。需之反為訟也。師之反為比。小畜之反為履也。泰之反為否也。文王設卦之意。欲交易以盡其變。是故初上相反。二五相反。三四相反。項氏曰。大有之初九。即同人之上九。皆遠于柔者也。故同人獨上九為未得。大有獨初九為无交。豫之初六。即謙之上六也。故上六曰鳴謙。而初六亦曰鳴豫。紀聞曰。鳴謙則吉。鳴豫則凶。謙可鳴。豫不可鳴也。案損之六五。即益之六二也。故皆云或益之。十朋之龜。既濟之九三。即未濟之九四也。故皆云伐鬼方三年。大壯之二。即遯之五。

書易彙編

詳易

五

也。故皆言貞吉。比之五。即師之二。故在二則王三錫。在五則王三驅。一勘亂以武。五緩平以文也。又有取三畫之反者。如鼎初巽為長女。而稱妾者。趾顛則巽反為兌。初陰少女為妾也。咸三艮主為止。而稱隨股。咸則艮止。反為震動。是為澤雷隨也。易之以反為變也。其猶寒暑晝夜乎。十三曰對體。翼曰乾剛坤柔。離上而坎下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大過顛也。頤養正也。其小成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語對卦也。蓋乾之反也。猶為乾。故以坤偶之。坎之反也。猶為坎。故以離偶之。小過大過之反。猶本體。故以中孚頤偶之。即京房所謂伏而荀虞所謂逸也。夫見田日乾在淵在天。其陽之自降而升乎。然龍至。

升極復降。而亢陽限為履霜矣。直方合章。括爻。其陰之自微而盛乎。然化馬至于稱龍而戰。則盛極復衰。而龍降為潛龍矣。坤上當十月亥。乾初當十一月子。平是十二交。而十二月之氣運已備。必全易而後見哉。此乾坤所以為諸卦之父母。而以對待寓流行也。坎離其水火之交乎。小過中孚大過頤。其雷風山澤之交乎。易言之。二水盈而有險。五不盈而既平。其人水而不溺者。得乾之健也。二得中道而黃。五離王公而憂。其入火而不焦者。得坤之順也。而水濕則資火之燥矣。日燥則資水之潤矣。是以不相射也。靈龜涉川可以養人矣。而有養者。可大過兩棟兩楊。可為大過矣。而有過物者。須過養。雷風之交。

書易彙編

詳易

五

益也。三四交孚。吾以觀孚焉。而孚不可過。防過弗過。吾以觀過焉。而過則不孚。山澤之有損也。非通氣而相薄乎。是對待而交易。不獨乾坤然矣。又有小成之對。如同人下巽。伏坎故利涉。隨上兌伏艮為山之類。易之以對為變也。其猶日月東西乎。十四曰肖體。翼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語肖體也。吳潛齋謂之似體。如頤似離而稱龜。大壯似兌而稱羊之類也。按本義。下陰為足。二三四陽為腹。五陰為耳。上陽為鉉。有鼎之象。故彖曰鼎象也。蘓子瞻曰。小過有鳥之象。四陰據用事之地。其翼也。二陽囚于內。其腹背也。故彖有飛鳥之象焉。鄭東卿曰。孚字从爪从子。如鳥以爪抱卵。革有風爐。

之象。陸氏曰：中孚有鳥鳴實之象。今變為小過，則鳥舒翼而飛，有過之象。蓋以鳥抱卵為孚，鳥出卵則飛也。又頤之全體肖口輔車，故頤其名。而口實其義，圭玉為之，而益三之用圭，寧獨互乾為玉，亦以全體肖圭焉。謙五上之行師，寧獨互有師卦，亦以全體肖師也。頤四之虎視，寧獨變離，亦以卦肖離目也。剝之全體肖一牀，與之全體則肖二牀焉。劉濂又有厚體，如厚坎為水，厚離為火之類。合四五爻言震初至四為厚，巽肖龜貝，故曰喪貝，又肖頤口開，故曰笑言。萃初至五為厚，艮肖門闕，故曰有廟。離二之五為厚，坎肖雨，故曰涕沱。易之有肖體也，其猶書之象形乎？

十五曰位象。翼曰：六位時成，朱漢上曰：六爻天地相由，坎

巽錯居坎，巽者天地之用也。雲行雨施，坎之升降也。大明終始，巽之往來也。語位象也。故縣鏡或以位之陰陽取象，謂六十四卦惟既濟一卦六爻之陰陽與六位之陰陽協，故曰既濟定也。餘六十三卦皆具坎離陰陽之位焉。又足以見日月為易之妙，初不以爻拘也。如乾九三居離位之上，有終日夕象。九四居坎位之下，有躍在淵象。義則昭然矣。愚觀唐李贄州解易多取此象。如觀二離爻為目，女目臨門闕之象。泰二坎爻為水，憑河之象。此漢儒所未發，向未敢從信。如縣鏡之說，則贄州之六位取象，良不可廢矣。故並錄之，以備參攷。又有逐爻取象者，如隨二三指初為小子，大過指初為女妻，噬嗑賁壯夬鼎艮指初為趾，旅二

三指初為童僕，遯既未濟指初為尾，晉姤上象角，大過上象頂，既濟上象首，皆是也。易之以爻位取象也，其猶書之形聲乎？

論曰：於虞漢宋諸儒詳易之例，夥矣。大端不越十五者，然卦體剛柔而已，而內包乘承比應前後貞悔，中正內包兼正略正，卦德內包交德卦義，卦變內包上下往來出入爻位內有貴賤尊卑始終，卦宗內有小成二五間爻辟卦時義，消息內有升降互體內有變互上下，反體內兼小成之反，對體內兼小成之對，肖體內兼厚體，位象內兼逐爻，詎止十五而已耶。此皆十翼之已發例之可從者也。若夫京君明之納甲親神，鄭康成之上應天文，荀慈明謂臨四欲升

二至五已得承順之虞仲翔謂乾四已變則五體離，于今升每爻必貼殷周文武恐非聖人之意，則吾不敢從也。愚竊嘗觀希夷先生之譚河洛，數有所謂十體八體者，其例頗與此同，是華山之秘旨，皆周孔之心法也。豈可與術數同誦者哉？

玩辭

朱漢上曰：聖人設卦本以明象，不言而見吉凶，自伏羲而下，聖人觀象而自得其後，懼觀之者知有不足以知此，于是繫之卦辭爻辭，所以明象，非得已也。朱子曰：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則疑已有辭矣。又曰：是書夏商皆用，惟不同者辭，然皆大卜之官掌之，有所謂繇辭者，左傳所載亦可見。

王弼曰夫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者也。夫時有不泰故用
有行藏卦有大小故辭有險易。凡體具四德者則轉以勝者
為先。故曰元亨利貞也。其有先貞而後亨者。亨由于貞也。凡
言无咎者。本皆有咎者也。防得其道故得无咎也。吉无咎者
本亦有咎。由吉故得免也。无咎吉者先免于咎。而後吉從之
也。或亦處得其時。吉不待功。不犯于咎則獲吉。或有罪自己
招。无所怨咎。亦曰无咎。故節六三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案辭者所以明象。故即象以為辭。其觀于天文也。有在天有
天衢。而日則初登于天焉。雞其可登天乎。有晝日。有日中。有
日昃。而乾至三。亦為終日。豫至二。亦終日焉。于稽其數。則有
三日。有七日。有庚申之三日。有巳日。有八月。有月幾望。有見
斗。有見沫。有震驚。有密雲。无坎故不雨。和則既雨。有方雨。有
遇雨。有往遇雨。乾為寒。為冰。而坤有履霜。有堅冰者。乾寒之
所結也。又有莫夜。有終朝。積而數之。有旬。有三百。有二歲。有
十年焉。其察于地理也。有地。有疇。有城。有隍。有邑。有國。有郊。
有疆。有平。有原。有野。有田。有在陰。有人地。有水。有大川。有河。
有淵。有險。有宮。有井。有泉。有沙。有泥。有衍。有寒泉。有林。有陸。
有遐。有荒。有遠。有聲。有衢。有澤。有岐。有陵。有干。有道。有塗。有
困。石。有介石。有西山。有岐山。有百里。有西郊。有丘園。有山。有
浚。有濡。又有東北。有西南焉。其近取諸身也。有首。有面。有面
之上。有頰焉。上有頤焉。有髮焉。有目焉。有耳焉。中有鼻焉。輔
頰焉。口焉。舌焉。牙焉。頤焉。須焉。其下有胸焉。有腹焉。有背焉。

焉。有六腹焉。腹以內有心焉。意焉。胸之下有背焉。有躬焉。有
膚焉。有限焉。骨焉。臂焉。四肢則肱焉。股焉。有右肱焉。有左股
焉。指焉。腕焉。股之中則為腓焉。足焉。趾焉。前趾
焉。拇焉。總之為人身。而身膚之中則有血焉。汗焉。是故人事
之不齊。其于首也。有大首。有龍无首。有滅頂者。目。一也。有觀
有闕。有視。履。有肝。有明。有瞽。有眇。視。有肝。視。有反。目。有
出涕。有沱。若有泣。血。有漣。如。者。耳。一也。有聰。有聰。不明。有退
聽。有聞。言。不信。者。鼻。一也。有涕。淚。有滅。鼻。者。口。一也。或痛。或
或嗜。嗜。或鼓。或歌。或笑。或有言。或啞。啞。或无。號。或號。或號。或號。
或察。胸。或感。或齊。咨。或小有言。或有言。不信。者。心。一也。有
思。有憂。有喜。有愁。有愠。有惕。有勿。恤。有心。亨。有光。亨。有孚。窒。
有憧。憧。有困。不。失。亨。者。疾。一也。有災。有介。疾。有。无。妄。而。疾。有
疾。厲。有疑。疾。有貞。疾。有損。其。疾。有仇。疾。有。无。疾。其。手。足。有繫。
有擊。有禦。有握。有執。有行。有征。有往。有奔。有徒。有過。有遲。有
折。肱。有折。右。肱。有。換。股。有。夷。左。股。有折。足。有跛。而。履。有。貴。趾。
有壯。趾。者。其。法。有。獄。有。律。有。訟。有。校。有。刑。人。有。天。有。劓。有。劓。
有折。首。有滅。耳。有滅。鼻。有滅。趾。有刑。劓。有。與。尸。有。通。竅。有。條。
實。有。微。纒。者。其。于。倫。也。為。君。為。大。君。為。王。為。先。王。為。大。人。為。
后。為。臣。為。帝。臣。為。公。為。康。侯。為。君。子。為。王。臣。于。古。則。為。高。宗。
為。王。母。為。箕。子。為。帝。乙。為。鬼。方。焉。尊。則。為。父。為。母。為。考。尊。于。
父。母。則。為。祖。為。妣。焉。所。生。則。為。長。子。為。弟。子。有。德。則。為。丈。人。
為。元。夫。為。丈。夫。為。夫。子。為。聖。賢。无。德。則。為。小。人。為。武。人。隱。則。

為人出則為王賓少則士夫為童蒙為小子老則為老
為大蓋焉賤則為童僕為臣妾為閹寺女則為官人為妹為
婦為女須焉嫁則為女妻為婦為老妻焉侶則為朋為友為
主為賓為同人為嫁娶為族為師為比為邑人為行人為眾
為夷主為配主為不速客焉技則為史巫為工為虞為商旅
或為進退之人焉下則為惡人為金夫為後夫為寇為仇為
盜焉其事則或離社或改命或錫命或告命或原筮或禱祭
或失律或田疇或享祀或祭祀或南狩或納約或建侯或行
師或征伐或侵伐或即或左次或南征或婚媾或娶女或
歸妹或幹鼎或克家或受福或首臣或納婦或得妾或致寇
或飲酒或濡首或有恤或用亨或假廟或假家或利見或利

或易彙編 玩辭
涉或用汲焉其取鳥獸之文也則為馬為牛為豕為豚為獭
豕為羊為羝羊為虎為豹為鹿為狐為大牲為鼯鼠為角為
尾于飛為雉為雞為鳴鶴為鴻為隼為鳥為翰音為禽為燕
焉其于鱗介也則為龍為魚為鮒為包魚為貫魚為豚魚為
靈龜為十朋之龜焉馬一也有壯有良有牝有白有乘者有
喪者有逐者有勿逐者有錫者有用拯者牛一也有牝有童
有黃有繫者有喪者有擊者有殺者龍一也有潛有見有躍
有飛有戰豕則有羸有躡躡有負塗有牙者羊則有觸藩有
藩決有羸有不羸者有辛者有喪者有刳者鳥有飛有鳴有
垂翼有遺音有翩翩有飛離之有焚其巢者有獲隼有射雉
有登天有羽可儀有漸磐有漸陸者其遠取諸物也于居則

為家為室為宮為門庭為墉為藩為階為戶為牖為舍
為屋為棟為榭為次為處為巷為隣為王居為大國為邑
邑國為邑人為城隍為虛邑為井于植則為苞桑為碩果為
叢棘為枯楊為稊為華為茅茹為葍為葛藟為林木為桎梏
為茨藜為杞為木為爪為耕獲為苗裔為萇陸為蕃為藥焉
于器則為牀為机為枕為祝為虛舟為車為大車為金車為
鼓為輿為大輿為輻為輪為輶為黃金為金鉉為玉鉉為貝
為鬯為資斧為包為錕為鋌為鑿為編為缶為匡為鼎為鬲
為金矢為黃矢為蕪為沛為幕焉于服則為簪為圭為璽為
屨為履為袂為衣袂為括囊為黃裳為束帛為朱紱為赤舄
為部焉于食為酒為口實為飲食為中饋為家食為

古易彙編 玩辭
不食為膚為肉為腊為乾脯為乾肉為公餼為雉膏為烹
為百果為三品為七鬯為尊為尊為噬嗑為采頤焉辭之文而
且奇有設為不必然之物者龍何戰乎戰何野乎血玄黃乎
此不必然之物也有不必然之事者龍无首乎无首何為龍
乎噬乾肉乎噬而得黃金乎倘其偶乎牝牛畜之乎未占畜
乎占而當畜乎此不必然之事也有不必然之地者西南乎
東北乎往之而利乎不利乎此不必然之地也有不必然之應
者七日來復乎八月有凶乎飛鳥遺音乎剋應乎此不必然
之應也有卦反對而辭同者益之二即損之五姤之三即夬
之四未濟之四即既濟之三故所繫之辭亦同然意之所指
則異矣有辭在此卦而通之于彼卦者帝乙歸妹繫之詩八

矣。而又繫之于泰。三四易則為泰也。跛能履繫之履矣。而又繫之于歸妹。彼履乾此履震也。有辭同而意異者。均一拔茅連茹也。而在泰則為君子進。在否則為小人進。均一濡尾也。而在既濟則无咎。在未濟則可吝。均一利女貞也。在家人則利于女。在闕觀則不利于丈夫矣。有辭同而意亦同者。小畜以陰在上。而曰密不雨。自我西郊。小過亦以陰在上。而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有彖辭與爻辭異意者。臨為臨陰則四陰為小人。而至臨知臨敦臨。不以小人目之也。遯以陰長而遯。則能遯為君子。乃初與二亦以君子之遯言之。觀之四陰非小人乎。乃言君子之觀光。復以一陽來復為言。乃六爻皆取善念之復。象固一意。而爻又一意也。有以爻為主。而我為賓。

者。六三勿用取女。是以三為女。而我勿取之也。上九觀其生。君子是以上為君子。而我觀之也。初九舍爾觀我。是以初九為靈龜。而我語其舍也。六五射雉。是以五為雉。而我射之也。以我用爻此一例也。有以爻為主。應爻為賓者。見輿曳。是以三為輿。而上九見之也。童牛之牯。是以初為童牛。而四牯之也。豮豕之牙。是以二為豕牙。而五豮之也。王假有家。是以二為有家。而五假之也。求昏媾。是以四為昏媾。而初求之也。此以爻用爻又一意也。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據其辭。則泰之四小畜之五。若為小人誇詡。而其意則在君子也。晉之康侯。泰之大來。若為君子慶盛世。而意則在衰世也。有鄙之者。有危之者。曰不雨。曰穴鄙。小人之无能為也。曰童觀。曰闕觀。鄙。

君子之不能有為也。曰剝牀。曰蹢躅。曰女壯。甚小人所以為君子也。而總之皆扶陽抑陰。无非為君子謀耳。是以象為辭者。何其廣大悉備也。翼曰繫辭焉。而明吉凶。又曰繫辭焉。所以斷也。是辭以斷占。故即占以為辭。曰利貞。曰安貞。曰居貞。曰永貞。曰元永貞。曰可貞。曰君子貞。曰女子貞。曰婦人貞。曰童僕貞。曰小人貞。曰牝馬之貞。曰幽人之貞。曰武人之貞。曰內比之貞。曰外比之貞。曰不息之貞。曰師貞。曰旅貞。詔之也。曰艱貞。曰厲貞。曰貞厲。曰貞吝。曰貞凶。曰不可貞。曰不可疾貞。曰勿用永貞。曰不利君子貞。戒之也。曰无悔者。可免于悔。曰悔凶者。有悔而凶之也。曰虧悔。曰不抵悔。勉之也。曰有悔。曰小悔。警之也。是故有亨。有元亨。有吉亨。有小亨。有亨小。有。

惟心亨。有利貞亨。有元吉。有大吉。有終吉。有吉无不利。有往吉。有吉亨。有吉无咎。有厲吉。有厲終吉。有悔厲吉。有貞吉。有宅吉。慶之也。有利見。有利往。有利涉。有利用。有无不利。示之也。有往无咎。有吝。有厲无咎。有何其吝。有吝无咎。有吝吉。有往无吝。有吝。有終吝。有小吝。有它吝。有貞吝。有往吝。有見吝。惜之也。有勿用。有勿有攸往。有不利。有攸往。有不利。涉大川。有攸利。有攸往。禁之也。有凶。有大凶。有厲。有災眚。有終凶。有貞凶。有征凶。有起凶。有見凶。有以凶。有終。有凶。有貞凶。有凶无咎。有凶无攸利。矜之也。是以占為辭者。何其變化无窮也。有象以寓理。有占以决疑。而繫辭之道。備矣。而要之。以貞悔為本。貞則吉。亨所必致。悔則可反凶吝。而无。

答矣此玩辭之大端蓋米傳文兆之語也

論曰愚觀文周之繇辭率合象占以成文燦然備矣是故物宜形容象之擬也吉凶悔吝占之決也君子玩其繇辭而勸戒廩矣然黃裳或以敗南蒯而之否反以昌成季豈辭亦有反諺庫亦存乎其人耳吾不為小子之係則匪人不能為傷吾能為維心之亨則屯蹇可以必濟故致寇則寇至不致則不至不節則嗟節之則何嗟瑣瑣則取災不瑣瑣則何災甘臨則有咎憂之則何咎苟无其德雖得見龍之辭而不免于潛苟有其德雖得括囊之辭而猶可時發故蒯之敗不能用黃裳之辭也友之吉能用觀光之辭也豈辭之有不應哉如爻不中我以中用之爻不正我以

吉易彙編

玩辭

三十

正用之則勝爻正而我不正爻中而我不中雖得元吉亨利之辭亦必敗矣卦爻其如人何故易非君子不能用也斯翼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也誠能以洗心退藏之衷運化裁推行之妙則不煩卜筮而知事之吉凶如王子伯廖之論曼滿也其在周易豐之萬弗過之矣問一歲鄭人果殺曼滿智莊子之論先穀也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果遇必敗晉人卒殺先穀管輅之論何晏鄧颺也鼻者良土天中之山而蠅集焉位峻者顛後果皆遇害之類是掛牒不事而吉凶洞若觀火故曰以言者尚其辭虛虛哉傳君之論辭曰貞悔焉蓋之矣愚亦曰中

誤異

按聖經雖脫秦火而諸儒頗有踏駁家纂一宮人傳以各守其師說莫適統一不能無誤異焉誤則証之者是異則初之者非也經乾九三厲无咎漢許慎說文厲作彘敬惕也易曰夕惕若夤上九亢龍作亢龍焉坤六二吳氏纂言大不習句習重習也言不再有此大也屯說文作屯象艸木之初生也然而難从屮貫乙出地也初九盤桓王弼注盤山石之安者也纂言盤作磐俗作盤非六二遭如說文遭作驢駘也婚再婚也鄭康成婚作葍猶會也六三即鹿虞翻王肅鹿作麓山足也惟徒手也鬱儀氏作誰非時犯禁而遭譴訶也幾鄭作機弩牙也說文上九連如連作連泣下也蒙再三瀆

吉易彙編

誤異

三十

作驢崔憬曰瀆古驢字也咸陽石經仍作瀆虞本初六用說桎梏說讀喜說之說不發元兌為說九二包蒙石經作苞鄭本包當作彪文也需讀為秀陽氣秀而不直前者畏上坎也鬱儀氏光亨當作元亨需於沙沙鄭作止致寇至寇作戎訟有孚窒窒作啞覺梅貌上六三禮鄭本禮作禮徒可切晁氏曰如挖紳之挖纂言仍作禮訓搜亦挖之義言得服不勝其矜終朝而三搜服之也楊芷庵易作搜非師丈人吉崔憬曰子夏傳作大人王弼解丈人為莊嚴之稱陸績云聖人也纂言從崔說楊易以丈字本大之訛也纂言以律否臧句左傳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否音鄙蓋聽吹律之聲以占師之或否或臧也楊易臧即藏字非郭京舉正師六五田有禽利

執之今本之誤作言楊易以為未然。蓋言韻也。晉干寶本此原筮原卜也。周禮三卜一曰原兆。本義。纂言再也。周禮原籒漢有原廟。楊易原即原泉原始之原。坎象水原也。筮周禮作箒。說文作箒。皆古文也。初六有孚。鬱儀氏。上有孚。二字衍。王肅本匪人下有凶字。纂言從之。鄭本三驅。驅作馭。楊易小畜畜音旭。鄭本畜養也。九五學如。學陸氏釋文。刀端切。馬季長曰。連也。子夏傳作戀。云思非。九三說輻。晁氏曰。輻說文作輻。纂言從之。伏兔也。上尚德載。纂言尚音常。臣下取帝女曰尚。公主。子夏京房虞翻傳。德俱作得。晁氏纂言皆從之。坎為輿。上變坎而實其中。象輿之得載也。陸績本履四想。想音音色。纂言徒結切。上九考祥。鄭陸晁氏皆作考詳。纂言又歿稱考。

市易彙編 誤異 三五

祥喪終之時。旋反還也。泰初拔茅。鄭本茅音苗。九二包荒。作包荒。說文荒水廣也。虞曰大川也。纂言作益。二變互坎為血。三陽包之。郊者包裹牲血而達誠於天也。石經包荒與包承包羞之包。俱作苞。惟包有魚包无魚如字。而寇俱从宀。災俱从首。歸俱止脚。及凡勿恤之恤。說文俱作卹。焉尤見古文云。否本義之匪人三字衍。纂言從之。二包承。承當作胥。惟以苞首饋遺而已。羞者。腫蔽。醢。晉之屬。四疇離祉。疇鄭本作焉。蓋井田制也。楊易離與僱通。同人九四乘其墉。鄭本作庸。大有九二大車以載。陸氏釋文曰。車剛除反。蜀才作輿。楊易按後漢時。車始有居音。依古本為輿。不知車自音姑。此改為輿。則困於金車。載鬼一車。將何改乎。虞本匪其彭。彭作旭。四失位。

折足故。楊易謙子夏傳作嘽。晁氏曰。按篆文无嘽字。又終下當有吉字。劉向說苑。謙亨。君子有終吉。韓詩云。能以此終吉者。君子之道。鬱儀氏。初六謙謙。上謙。當讀作歛。如大學自謙之謙。鄭本搗謙之搗。讀為宣。荀爽曰。搗舉也。欲舉三使居五。說文搗裂也。从手為聲。王弼搗作揮散也。焦弱侯曰。搗通作摩。詩曰。摩之以肱。書右秉白旄。以摩亦通作搗。楊易豫从象从牙。南方獸名。左傍之牙。垂地。愛緩步而多疑。故曰豫。郭璞謂豫當訓先釋安逸者。非。九二介於石。鄭本介作砢。摩砢也。盱楊易从日。媯信曰。日之始出。震為旭。九四盱簪。虞本簪作摺。宗也。李鼎祚曰。簪舊讀作摺。連聚於一也。成有渝。纂言成如春秋求成之成。渝如渝盟之渝。隨四在道以明。纂言道。

市易彙編 誤異 三三

路也。四下孚初。如在路。以賢明之人隨行也。臨八月有凶。本義云。二月之卦。鬱儀氏。殷正建丑。二陽之卦。人君臨政之時。否於殷正。則八月也。按文王。姜里演易。用殷時也。故取殷正為妙。楊易觀从窿。从見。窿大鳥。喙擊有聲。巢居高大。土人視窿飛鳴。止食。以占常變。故借形為觀。顯說文云。大頭也。詩曰。其大有顛。二剛為大。噬嗑六四噬乾肺。肺音也。說文作食。食所遺也。易曰。噬乾金。楊雄說。食从宀也。纂言乾从卓。从乞。利艱貞吉。石經作大吉。舉正。賁亨。不利有攸往。今本誤作小。鄭本賁如。幡如。幡作幡。禮坊記。不耕獲。不菑畲。下有凶字。復初九无祗悔。纂言祗从衣。从氏。猶云至也。與祗敬之祗不同。六三頻復。頻水涯也。大畜九三曰。聞鄭虞皆作目。晁氏曰。陸希。

聲謂當作日。程朱從之。鄭本猶豕之牙。牙讀為互。謂豕張口而鳴。按吾从互从口。牙上从互。漢儒互體作牙。體當讀為吾。詩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於恤靡所止。居觀金吾讀金牙。則通用。可知輿腹逐特牙。衛一韻也。焦弱侯曰。何天之衢。與何校之何。同音。賀負也。魯靈光殿賦云。荷天衢以元亨。周尚書解引莊子。背負青天而莫天闕為証。尤明。鄭云。首肩之間。荷物處是也。然考之何荷義。而何音劉琨詩。弗克負荷。韻榮寵屢加。潘岳愧無子。賤歌韻。但恐忝所荷是也。鬱儀氏。顧古文作匪。六二於丘願。願作臣。古阜字。楊謂逐逐。諸家作攸攸。或悠悠。未然。纂言。佛經。如引袖拂天星。階前樹拂雲之拂。經過也。於丘如淵明。崎嶇而經丘也。拂。敷勿切。大過初藉用白。

茅藉祭藉也。祭祀縮酌沃灌。沃薦牲皆藉以茅。九二枯楊生稊。鄭本稊讀為莠。枯讀為姑。無姑山。莠木更生。謂山榆之實。虞氏曰。稊。稚也。陸氏釋文。祭。舉也。舉正坎。習坎。今習上誤脫坎字。六二險且枕。鬱儀氏。枕。古文作沈。祇既平。鄭本祇當為坻。小丘也。說文作禔。安福也。市支切。則當从示。纂言仍从衣。从氏音支。馬離九三。日昃之離。說文。昃。作百。日在西方側也。徐鉉曰。今俗別作昃。非是。不鼓缶。鄭本鼓作擊。詩云。坎擊其缶。大耋之嗒。下。揚易以古本及鄭辭。无凶字。晁氏亦曰。无凶字。然象何可久也。正見嗒凶。則凶字非行可知。說文云。古文不順。空出也。从到子。易曰。不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咸初咸。且。梅子夏傳。拇作跗。荀本作母。晁氏曰。按母。

古文也。揚易疑有關文。六二成其匪。鄭注。膊腸也。上六輔頰。舌鬱儀氏。謂舌當作吉。以吉聲。舌傳寫誤耳。恒初六浚恒。鄭本作濬。相九三。或承作威。承。禱。縮衣。九五恒其德。貞。貞作偵。上六說文。振作。檣。砥柱。古用木。今以石。易曰。檣恒凶。單移切。筆乘上六肥遯。肥作巷。九師道訓。遯而能飛。吉孰大焉。張方平賦。欲飛遯以保名。曹子建七啟。飛遯離俗。皆可証。大壯九三。羸其肉。鄭本羸作羸。晉說文。作晉。進也。日出萬物進。亦古文云。晉下王。羸本以為脫。亨字。奉正。晉。亨。今本誤脫。亨。晝日三接。鄭本接讀作提。勝也。蕃庶作蕃。遯。禽也。初六推如。讀如南山。崔。崔之崔。六二愁如。愁子小反。變色貌。鬱儀氏。王母乃王牧之誤。古牧作圖。與母相似。纂言。眾允允作狀。進也。從說。

文也。彪與碩同。子夏傳。鄭氏皆作碩。說者指為五技。窮之鼠。失於僻矣。六五失得勿恤。王馬。虞。荀。本。失作矢。王馬謂離為矢。荀謂離者射也。故矢得。虞謂矢古誓字。誓信也。註疏亦以失得乃筆畫之誤。楊易皆以為未然也。纂言及鬱儀氏。失得句。悔者凶矣。失者得矣。何恤之有。明夷六二。夷。鄭本作睇。旁視曰睇。用拯。說文。拯。作拊。易曰。拊馬壯吉。蒸上聲。或从登。徐鉉曰。今俗別作拯。非是。則渙亦宜然也。家人九三。嗃嗃。劉向作焯。與詩焯焯同。焯。與焯通。如火之炎熾也。嗃。與謔通。善熱。痛呼之聲。禮。嘻其甚矣。左傳。謔謔出出。九五王假。假與格同。如舜格於文祖之格。睽六三。其牛掣。鄭本掣作齧。牛角皆踊曰齧。說文。齧。牛角仰也。徐鉉曰。當從契省。乃得聲。尺。

一書 6 丹 庚 參 日 在 三 書 卷 0 反 三 司

制切楊易其人天天本古介字夾物而去之也。卽音髡胡安定謂當作而纂言從之而去須之刑上離頤象三在其下須也。變剛則去須矣而元書作形。剝作鼻內兌廢也。剝說文作剝則鼻刑从刀泉易曰天且剝上九後說之弧馬鄭王翟弧俱作壺離大腹四壺矢韃也。虞曰兌有口離爲大腹坎酒在中之應歷險以與說故後說之壺舉正寒九三往寒來正今誤作來反解九三貞各楊易以各下當有元谷字觀傳可見。損初九虞本已事作祀坤爲事祀舊作已或作自己之已益初九大作謂耕播耨之利益取諸此侯果曰大作謂耕植也。纂言損六五益六二或益之句十朋之龜弗克違句古五目爲朋龜謀從已下之吉也。鬱儀氏雖下以十朋之龜弗能

古易彙編

時集

三五

達也鄭本夫九二莫夜莫如字无也。无夜非一夜九三壯於煩煩作頰夾面也九五莫陸孟喜曰莫山羊名說文莫山羊細肉免足首首讀若九虞本莫讀莞爾而笑之莞陸和陸也。鄭本商陸也荀爽作兩物曰莫二曰商陸項氏曰莫音九土羊也。陸者羣行之路羊行山引之牧於陸纂言從之楊易莫雖善觸遇陸則止也。纂言姤下有女壯二字云姤女壯勿用取女今本脫女壯二字楊易從之初六金旣晁以道曰蒼頡篇旣作稱附稱也。巽爲繩之象九家易絲繫於旣猶女繫於旣。湯易從之舉正九四包失魚王弼注二有其魚四故失之也。今誤作无魚楊易以无字爲是鬱儀氏起凶作征凶萃亨。鄭本无亨字。程子曰亨衍文也。陸氏曰馬鄭虞陸並無此字。

晁氏曰王昭素謂當无亨。纂言楊易從之鄭本初六一握讀爲夫三爲屋之屋升卦作昇說文允升大吉允作胤進也。纂言從之本義省作允鄭本困二朱紱作朱紱文王將王天子制朱鞅朱深云赤纂言六三陰柔不中正猶周官所謂罷民也。困於石其坐諸嘉石與據於蒺藜其寘之園土叢棘乎鄭本九五剝則作倪仇陸氏荀王肅陸績作艱危晁氏曰倪仇卽艱危之占文也。纂言從之而揚易云舊作艱危云不安上六曰動悔曰字疑衍或闕文也。并說文作井八家共一井象構餘形。蠱之象也。古者伯益始作井鄭本與木桔槔也。龐鈞羅也。上六勿慕纂言慕作器古作口莫狄切舊作莫非革已日纂言讀作戊己之已音紀離象日以之象月則納已後

古易彙編

讀集

三五

五日中午之後也初九鞮用說文鞮作鞮古文也九五虎變之變或作辨云別非矣。纂言鼎元亨舊作元吉亨程子曰美吉字初六利出否楊易否作否音透陽光透出實也是難從也。九二我仇鬱儀氏仇作逌則內實人所逮也。九四形渥陸氏曰鄭作刑剝晁氏曰京虞荀九家陸希聲僧一行並作刑剝朱子亦云刑剝舊本作形渥。纂言從之震亨下去震來虩虩笑言啞啞八字初九爻辭重出也。程子曰蠲虎謂之虩許逆切啞鳥格切楊易虩音虎全氏曰虩蠲虎也。蠲虎居隙如隙中風籟其聲如雷也。良其背背讀作佩北堂也。詩曰焉得諛草言樹之背又以人身取象象就宮室取象九二列其夤。實鄭本作腹。熏虞作闕良爲闕守門人坎盜動門故爲闕心。

古謂作熏字。而荀本作動心也。六五言有序作有孚。動得正。故言有孚悔也。漸上九於陸。虞本如字。三坎為平變坤稱。陸范昌謬陸簡疑陸字誤。胡翼之曰。陸當作達。程朱然之謂。雲路也。纂言。路九達。密九軌。曰達。楊易。天路亦曰陸。南陸北。陸是也。改達叶韻亦善。歸妹六三以須。子夏孟喜京房鄭本。皆作須。有才智之稱。天文有須。女星屈原之妹名女須。纂言。從之。楚詞。作須。女須之婢。媚荀陸作嬌。上六无血。血左傳作。血豐初九。雖句。纂言。句十日。離初納已。耶。二納已。丑為一。句。初二以近相比。雖淹留十日亦无咎也。楊易。雖作唯。句作句。誤筆。乘句。即古均字也。六二豐。部。部鄭作菩。小席也。九三豐。沛。陸氏曰。沛或作施。纂言。謂古字通用。幡幔之屬。而鄭本作。沛。

易彙編 卷之三十一

帟。祭祀之蔽。滕。楊作市。謂諸儒改市為沛。為水之滔。然非也。日中見沫。鄭本作昧。鬱儀氏作味。朱鳥之味。南方柳星是也。上豐其屋。說文。豐作豐。閨作閨。靜也。徐鉉。按易。窺其戶。闈其。无人。窺小視也。具大張目也。言始小視之。雖大張目亦不見。人也。苦具切。旅亨。小。楊易。亨。小。衍文。筆乘。旅。巽。資。資。讀。為。齊。應。邵。曰。齊。利。也。淮。南。子。磨。齊。斧。以。伐。朝。困。齊。資。古。通。用。也。六五一矢。凶。朱子曰。凶。如。秦。无。凶。矢。遺。鏃。之。凶。與。五。先。庚。說。文。庚。作。庸。易。曰。先。庸。三。日。更。事。也。纂。言。六。四。為。西。方。庚。辛。故。自。庚。而。數。二。三。四。互。兌。納。丁。三。四。五。互。離。納。祭。渙。九。二。渙。奔。其。机。虞。本。震。為。奔。為。足。良。肱。據。之。憑。几。之。象。楊。易。机。音。几。所。以。憑。也。凡。乘。安。車。必。有。机。則。俗。作。机。者。誤。矣。纂。言。坎。為。輿。二。

在坎輿中。如車中之有机。鬱儀氏机。即軌轅端持衡木也。纂言。上九。渙其血。句。去。逃。出。句。逃。遠。也。言。去。其。害。而。遠。出。本。義。逃。當。作。揚。中。孚。豚。魚。虞。作。逃。魚。李。贊。州。曰。虞。氏。以。三。至。上。有。遞。象。便。以。豚。魚。為。遞。魚。雖。見。曲。象。之。異。見。乃。失。化。邦。之。中。信。也。初九。不。燕。鄭。東。卿。云。燕。當。作。變。非。本。義。纂。言。燕。安。也。鬱。儀。氏。燕。玄。鳥。也。孚。姬。之。始。鳥。巢。所。託。虞。掌。山。澤。之。官。禁。禦。害。物。者。九。二。鳴。鶴。筆。乘。鶴。作。鶴。鶴。愛。陰。惡。陽。故。易。曰。鳴。鶴。在。陰。從。雨。也。吾。與。爾。靡。之。子。夏。傳。靡。作。摩。相。觀。而。善。謂。之。摩。鳴。鶴。以。相。和。成。聲。好。爵。以。相。摩。成。德。今。本。作。靡。靡。牛。纏。也。繫。戀。之。意。然。不。如。摩。厲。之。為。長。也。按。和。摩。同。韻。則。和。亦。不。作。明。臥。反。矣。既。濟。六。二。婦。喪。其。茀。虞。本。茀。作。髮。一。名。婦。之。首。飾。詩。曰。鬢。髮。

易彙編 卷之三十一

如雲離為婦。坤為髮。坎盜故喪髮。六四。繻有衣袽。王弼本。繻。作。袽。楊。易。與。濡。尾。濡。首。之。濡。同。考。說。文。繻。繻。采。色。讀。若。易。繻。有。衣。徐。鉉。曰。漢。書。傳。符。帛。也。則。繻。之。非。濡。明。矣。初。說。文。作。絮。絮。繻。一。曰。敝。絮。易。曰。繻。有。衣。絮。古。本。未。濟。亨。小。句。狐。汔。濟。句。今。以。小。狐。為。解。非。六。三。利。涉。大。川。正。疏。利。上。有。不。字。不。知。何。據。也。象。傳。乾。纂。言。將。大。明。至。御。天。十。五。字。以。為。錯。簡。移。入。咸。寧。之。後。楊。易。移。入。乃。利。貞。之。後。似。不。必。然。屯。雷。雨。之。動。石。經。說。文。凡。雷。俱。作。雷。後。世。省。為。雷。也。說。文。雷。頭。也。遇。雨。不。進。止。頭。也。是。頭。有。止。脚。其。義。乃。備。後。世。乃。省。為。須。何。哉。鄭。本。位。于。天。位。上。位。音。涖。良。是。訟。以。此。毒。天。下。毒。古。毒。字。完。厚。之。意。詩。曰。亭。之。毒。之。釋。害。未。然。筆。乘。說。文。毒。音。篤。訓。生。厚。也。从。生。从。

母會意。每音獨從艸諧毒音。二字音義皆有別也。比吉也之也。王昭素謂衍文。纂言亦去也。字履象不疾。疾陸績作疾。馬云病也。履自剛中正。泰自內陽而外陰以下。及餘象天地日月四時。聖人萬民萬物之類。楊易俱改入文言。馬否下纂言去之。匪人三字。虞本同人曰。不作羨文。纂言依胡氏程朱去之。隨象大亨貞。郭京陸氏皆以亨下脫利字。虞本天下隨時時如字。四時位正。時行則行。故天下隨時。蜀才曰。得時而天下隨之。故曰隨時之義。王肅本隨時作隨之下。作隨之時。義本義纂言從之。音象賁下舊有亨字。朱子曰。宜衍纂言刪去。舉正首象剛柔交錯。天文也。注剛柔交錯而文成焉。今脫剛柔交錯四字。胡氏曰。蓋脫遺。朱子曰。或然也。纂言補入焉。而

古易彙編

讀異

甲

於復亨剛及下亦補也。字鄭本。大畜彖輝光日新。句其德連下文。於韻尤協。石經輝作輝。離麗乎土。說文麗作麗。土作地。草木相附麗土而生也。按上下韻叶不必改地。惟麗上加艸為古文耳。楊易以離象為文言錯簡。而改云離麗也。按重明以麗乎正。添乃利貞二字。又以日月十二字入文言云。又以恒亨无咎。恒字衍文。而以天地之道二句移在有始也。下大壯利貞。楊以大壯二字衍文。大者下疑有闕文。晉象是以下亦依郭京俞琰。宜有亨字焉。明夷象文王以之。箕子以之。鄭本以俱作似楊。以內文明十五字為文言移入晦其明也。之下。箕子。蜀才作其子。俞氏以其子即箕子。周公不敢顯言。豈知其古作其乃後人加竹爾。家人象楊易疑俱似文言。而謂

漢儒遂以文言代象。或有脫簡云。寒象見險而止。知矣哉。楊以七字移入文言。解象動而免乎險解。以下解為衍文。百果草木皆甲宅。石經拆作宅。皮曰甲根曰宅。宅居也。蜀都賦曰。百果甲宅。石經拆作拆。本宅音。而禮記宅澤皆音鐸。土及其宅。水歸其壑。草木歸其澤。是也。萃象故聚也。楊易聚作亨。利見大人。亨下當有利貞二字。九家易利貞用大牲吉。五以正聚陽。故曰利貞。困象其唯君子乎。楊易改入文言。是謂聖言无波也。未免割裂之失矣。巽乎水上。說文有井瀉也。二字。今本無此句。改邑不改井下。郭京舉正徐氏王昭素各本俱云。脫无與无得。往往井井入字。楊易改云。巽乎水而上水。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養而不窮也。系矣。

古易彙編

讀異

甲

虞本无喪二句入剛中也。下汔至之上。或其幾乎。與象亨也。亨說文作輒音執。易曰。輒。舉正。與象聖人亨。以亨上。以養聖賢。今本多而大亨二字。楊易以聖人亨以下。是文言遂移入焉。諸如此類。亦果矣哉。而謂是以元亨間脫吉字。理或然也。震亨下舊有震來虩虩。至有則也。十六字。纂言以其重初爻象去之。舉正。震象不喪七。巽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今脫不喪七。巽一句。范諤昌。巽亦同。晁氏曰。王昭素按徐氏云。出上脫此四字。程朱從之。纂言補入。良象良其止。晁氏當依卦辭作良其背。纂言據此更定。而仍音佩。漸象王肅本。漸漸進也。登言從之。楊易漸之進也。古文如字。朱子以之字疑衍。或是漸字。皆非也。女歸吉。下舊本有也字。无

利貞。彖言依王肅本主也。字補利貞二字。歸妹象自天地不交至所歸妹也。二十三字。楊易俱入文言。豐象故豐。林栗蔡。杭本作故亨。楊易從之。旅象旅下柔得中上舊有小亨二字。彖言以為衍。楊易從之。又以重巽以申命。五字入文言而云。當添巽入也。三字是。何據耶。郭王何晁徐諸儒皆以申命之下有命乃行一句。未知然否。小過象舉正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脫可字。下誤增吉字。石經是以可小事也。項氏曰。脫可字。美吉字。隨沙程氏亦云。然彖言從之。舉正既濟亨。小者亨也。今誤脫一小字。彖言亦云。或謂既濟亨之下。又當有一小字。楊易舊註既濟下疑脫小字。未然而謂利貞下脫也。字焉亦未定之。見與象傳乾自強。石經作自彊。彖言從之。

古易彖編 卷三 聖

舉正坤初六象曰履霜陰始凝也。今本誤增堅冰。朱晁氏曰。徐氏無堅冰二字。王昭素胡安定並以為然。項氏云。魏許芸奏引易傳初六履霜陰始凝也。本義謂當從魏志者此也。彖言依魏志所引。象雲上於天。王肅本作雲在天上。六三象舉正何以從禽也。今本誤脫何字。史記漢書禽獲也。蒙六三象行不順也。虞本如字。失位乘剛故行不順。朱子曰。順慎古字。通用荀子順墨作慎。墨。言以作慎於經意尤切。遂改順作慎。訟九二象。項氏曰。上兩句皆是。又辭下兩句方是象。如需上六象句。瀉楊易不克訟歸通句。患至撥下有闕字。否象不可榮以祿。虞本榮作營。乾為營。坤為祿。上九象其命亂也。楊易亂古治字。大有九四象明辨哲也。鄭本哲作道。按哲與

晰同。蓋制音而明義。與謙象。象多益。鄭本哀作擘。取也。初六象。卑以自牧。蒙引曰。牧野外也。五象。外牧之地。彖言。牧如。牧牛之牧。常常看顧。不令亾失也。楊易。豫初象志窮凶也。錯。簡王弼曰。樂過則淫。志窮則凶。九四象。明功。楊謂功上脫以。字。臨九二象。未順命也。本義云。未詳。胡安定。晁景迂。馮厚。獨。皆以未字。美文。不達。交義。矣。噬嗑象。雷。雷。程子曰。象无倒置。者。疑。文。互。也。朱子曰。當作雷。雷。張氏曰。蔡。巽。石經本。作。雷。雷。也。彖言。改正。從。程。朱。也。上。九。象。聰。不明。也。楊。易。以。聰。即。古。聰。字。舉。正。元。安。六。二。象。求。富。也。今。本。誤。作。未。楊。易。以。為。未。然。坎。六。四。象。樽。酒。簋。二。陸。氏。釋。文。無。貳。字。張。詠。陸。希。聲。亦。然。彖。言。據。以。剛。去。而。晝。无。竹。首。也。九。五。象。中。未。大。也。虞。本。作。中。未。光。

古易彖編 卷三 聖

大也。咸上六。滕口說。本義。彖言。滕。滕。通用。鄭。虞。本。滕。俱。作。滕。音。印。送。也。謂。從。嫁。之。女。也。兌。為。滕。山。澤。通。氣。故。滕。口。說。楊。易。滕。即。古。騰。本。文。九。家。易。曰。達。是。也。大。壯。上。六。象。不。詳。也。王。肅。本。詳。作。祥。善。也。而。楊。易。以。為。是。焉。彖。言。蹇。初。六。象。宜。待。下。鄭。本。有。時。字。蓋。以。叶。韻。然。離。騷。徑。待。與。為。期。叶。則。不。添。時。亦。叶。韻。解。六。三。象。自。我。致。寇。虞。本。作。致。戎。彖。言。致。寇。舊。本。作。致。戎。晁。氏。曰。其。失。自。虞。始。自。虞。以。前。皆。又。辭。作。寇。益。上。九。象。偏。辭。孟。虞。盧。侯。俱。作。偏。辭。周。布。也。夫。九。四。象。聰。不。明。也。楊。易。亦。謂。聰。古。聽。字。焉。如。象。后。以。施。命。誥。四。方。鄭。本。誥。作。詰。正。也。彖。言。升。象。以。成。高。大。舊。本。无。成。字。陸。德。明。王。昭。素。皆。云。一。有。成。字。今。從。之。舉。正。困。初。六。象。入。於。幽。谷。不。明。也。今。谷。下。多。幽。字。彖。

言困九五象剝則作純施。革上六象其文對也。說文對作。分別文也。艮六五象以中正也。虞本作正中。五動之中。故以正中項氏曰。姚小彭氏云。當從以正中於韻為協。本義中正當作正中。協韻可見。纂言據以倒其文。不知正古音征。證在古韻。是其韻未嘗不協。不必倒其文也。漸象王肅本善俗之間。有風字。舉正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今本脫風字。又以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脫志字。上六象天際翔也。鄭本。際當為瘳。瘳病也。自藏也。藏作戕傷也。楊易云。戕不如藏之善。孟喜本翔作祥。謂天降下惡祥也。虞翻曰。天際祥明以大壯為屋象故也。舉正小過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今誤作已上。不知上古音商與長亢協。確不可易也。未濟初六

古易彙編

誤異

四四

象亦不知極也。朱子疑極作敬字。或云是拯。纂言疑當作極字。或云極音兢也。繫辭乾坤。矣。樂記作君臣定矣。卑高作小。大剛柔作陰陽。八卦作天地。潤作奮。而明吉凶。下。虞本有悔吝二字。纂言補之。易之序也。虞本序作象。謂舊誤作厚。或作序。非也。所樂而玩樂作變。楊易從之。未為妥也。而纂言依虞本改序作象。焉。舊本而玩其占。下有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十字。纂言以為錯簡。刪去。鄭本玩作翫。原始及終作及。終。朱子曰。旁行而不流。突然一句難曉。纂言曰。下闕五字。若中立而不滯。未知是否。不流京房作不留樂。天虞本作變。天象言從之何也。故君子之道鮮矣。鮮鄭作彫。藏諸用。藏作臧。善也。纂言易簡之善配至德下。以易其至矣。乎續之為結句。

早法地。法作瀆。則古文也。說文易言天下之至。際。疏。善云。深也。此亦假借之字。當通作噴。言天下之至動。舊亦誤作願。虞本改動。今從之。煙信本典禮作典。體惡。舊作亞。非也。纂言天一至地十。舊本在第十一章之首。程子張子並云。宜在天數五上。朱子從之。又按漢書律歷志。引此章天一地二至行鬼神。六十四字相連。則是班固時此簡猶未錯也。知變化上去子曰二字。以後九子曰字盡去之。開物成務。上。舊有夫易二字。陸氏云。无幼清從之。立成器。舊本无象字。去子曰。立下疑有闕文。按荀悅漢紀。引此文作立象成器。幼清。增。舊易有四象。舊屬聖人。則之之下。吳改為書不盡言之首。而去子曰字。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上。舊有是故夫象四字。東

古易彙編

誤異

四十五

萊音訓衍文。吳氏去之。鄭本極深。研幾幾作機。石經聰明處。知處作獻。說文。齋字書所無。不知所從。易云。定天下之。當作媿媿。楊易以為未然。石經其易之。縕。縕作蘊。下繫夫乾。確然。說文。確作崔。高至也。从佳。欲上。胡沃切。路史。天地之大德。節冠。古者包義之上。吳本亦然。守位曰人。舊本人作仁。陸氏曰。王肅下伯玉桓玄明。僧紹作人。纂言從之。鄭本包犧。包聚也。鳥獸全具曰犧。楊易包本處字。讀作庖。又作伏。皆傳訛。犧本是義。孟京作戲。云伏服也。戲化也。說文。羸壯大也。讀若易曰。處犧氏平秘切。為因。因。因作罔。為。罔。罔作罔。未。罔之利。纂言。罔作罔。神農氏。虞本農作農。蓋古文也。石經。吉无不利。下有也字。纂言。以是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係重出刪去焉。九家易。剡木為楫。楫作楫。以濟不通。下舊有。致遠以利天下。六字。纂言以陸氏本无去之。說文服牛乘馬。服作輔。拆作楫。判也。又作橈。易曰。重門擊楫。俱他各切。九家。易。于寶。暴客之暴。作暴。亦古文。易之以棺槨。石經。柳作梓。古。韻書。材才通用。虞本龍蛇之蟄。蛇作虵。天地細縷。縷作紆。班。固。張衡。潘岳。細縷俱作烟。燭各見於其詩。鄭本男女構精。構。作觀。合也。本義而微顯。當作微顯。而開而之。而亦疑有誤。虞。本。開。而。當。名。句。因。貳。以。濟。民。行。鄭。本。貳。當。為。式。雜。物。揆。德。揆。鄭。作。算。數。也。居。可。知。矣。居。音。基。楊。易。抑。亦。要。存。凶。節。當。在。童。末。遂。改。入。剛。勝。耶。之。下。舉。正。二。多。譽。三。多。懼。注。近。也。今。誤。以。近。也。為。正。文。能。研。諸。侯。之。慮。虞。本。坎。為。心。慮。乾。一。之。坤。為。震。

百易彙編

誤集

四七

為諸侯故能研諸侯之慮。李亞巖云。衍侯之二字。纂言按王氏略例無之。晁氏曰。王昭素司馬溫公皆以為衍字。乃去之。楊易云。侯字誤。當作民。其辭屈作訕。纂言凡繫辭有子曰字者。並去之。文言元者善之長也。左傳穆姜稱元體之長也。則善作體。而无四者字。又以嘉會為嘉德。而下无君子字。或云此蓋古語。穆姜稱之。而尼父因著於易云。九二閒邪。存其誠。鄭本。作以存其誠。易曰。見龍至君。德也。十三字。纂言以為重。出去之。非也。而凡子曰字。俱去之。尤為爽然。石經不易乎世。世作廿。逝廿善。廿後廿皆然。淵民虎純。豫皆缺。未畫。避唐諱也。上九文言其唯聖人乎。魏王肅本作愚人。後結句始為聖人。唐陸德明著於釋文。洪邁述焉。性情也。鄭本作情性也。纂。

言從之。知得而不知喪。下舊有其性。聖人乎。五字。胡安定以為美文。纂言亦以為重出去之。觀魏王肅本。聖人作愚人。後結句始為聖人。則其非美明甚。石經至靜而德。方德下有也。字。荀爽本。初六。蓋言順也。順如字。臣順君也。纂言依朱子改。作慎。六二直其正也。鄭志完作直其敬也。劉器之改正以直。內非禮記曰。直其政也。則敬訛為政。政訛為正也。上六嫌於无陽。鄭本嫌讀如羣公。嫌之嫌。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濇。濇雜也。故釋文云。嫌鄭作謙也。謙九三不伐。劉向代作怨。不德。鄭本德作置。此後纂言以為重出刪去。釋。上九爻辭。一節。幾者吉之先見。舊本无凶字。纂言增之云。吉。凶之先見者也。解三治容。鄭本作野容。楊用修曰。治古作蠱。

百易彙編

誤集

四七

治蠱古通用也。西京賦。妖蠱豔夫。夏姬美聲。治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水同志。故治字從水。女之艷媚。亦令人銷神。流志。故美色曰治也。益上危以動。則民不與也。纂言以與重。下文與則韻叶。乃改與作與。困三。成期將至。從陸氏釋文。及東萊音訓所定期。改作其。其四。其形渥。作刑。剝。說見經註。李善屈申。注易曰。屈信相感。而利害生焉。今本无害字。說卦參天兩地。說文兩作兩。再也。从口。闕。水火不相射。楊易射音石。虞本音亦厭也。而石於韻叶。日以暄之。荀暄作烜。考之石經。亦然。李吳岩云。成言乎良。成當作誠。鄭本莫盛乎良。盛音成。裏也。纂言水火不相逮。或无下字者。非。震為雷。為龍。虞于本。龍作駝。駝蒼色。震東方。故為駝。為專。作為專。陽在初。隱未出。

鬻故專。鬻言又作為敷與。通石經。崔葦作葦。葦說文為的。穎的作的。从日勺聲。又作駟馬白額。一曰駟馬也。吳幼清訓如射的之的。穎有旋毛。申虛如的古音。訓白楊。易謂吳為白若震色。不自蓋爾雅。的穎白巔之誤也。虞本為臭作爲嗅。寡髮作宣髮。與鄭本同。鄭謂四月靡草。以髮猶靡草。虞謂吳為白故宣也。宋洪邁云。攷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爾雅曰。宣易與為宣髮。陸氏釋文。黑白雜為宣髮。又廣穎作黃穎。荀本為下首。首作晉。益古文也。蔡言矯。或作橋。紀表切。鄭馬鄭陸績王肅本。作汝九切。為與其於與也。作其於與也。為曳。為乾。卦釋文。乾宣為乾。蔡言果。或。程沙隨引詩。果。之實以為一物。然故作。字不同也。虞本為狗作為拘。指屈。

古易彙編

誤

以

信制物為拘。狗字之誤。鄭本為黔喙。黔作黠。正韻黔與黠通。虞本為羊作為羔。羔女使取位。賤羊為再出。非孔子意也。楊易謂本養字。如俗行貨財。執炊爨。賤於妾者。又謂鄭本作實。而康成本如字。謂其畜好剛。鹵前稱鄭少梅。不知何鄭也。季氏曰。為妾為羊。當在少女下。文誤在剛鹵下耳。程沙隨曰。若夫大琴謂之離。小樂謂之坎。此見於他書。而說卦可以類推者也。序卦故受之以履下。蔡言謂韓注有履者。禮也。四字。王弼畧例引此四字。吳補人物不可以終盡。淮南子作刺之不可遂盡也。雜卦舉正蒙稚而著。今雅誤作稚。豈則飭也。鄭本飭作飾。明夷誅也。楊易誅作昧。荀云誅滅。虞陸韓云傷孫奕。公誅當作昧。明出地上為晝。明入地中為昧。得反對之義。而

讀如暮叶下韻云。按晝乃周之去聲。與誅通韻。不必作昧也。熊叔仁謂大壯剛以動而止。非其象矣。止蓋上字之誤。舉正豐多故也。今本故下脫也。字。楊易從之。及觀石經。故下果有也字。纂言據以補入焉。虞氏曰。大過至八卦不復兩卦對說。蔡氏以卦變正之曰。大過顛也。願養正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夫夫也。剛遇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纂言依蔡氏改正。今今齊曰。易既分為六十四卦。以為上下經。夫子又為序卦。明其相授受之義。又重為雜卦。以易其次第。雜卦之末。又改其例。不以兩卦反覆相酬者。以明道非常道。事非常事也。筆乘古易有逸經焉。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

古易彙編

謙

四九

兌消息。見左傳。証神者殃。及三世。見劉向傳。建其本而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毀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又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見說苑。其亾斯自取災。見風俗通。地可觀者。莫可觀乎木。見說文。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見東方朔化民有道。對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於天。後入於地。見鹽鐵論。皆逸易也。然則易果得為全書乎哉。論曰。野自蒼牙。龍畫伯牛。穗文。玄律雲體。少顯驚星。高陽。辨十玉子。儼書。八眉龜兆。伯禹裸形。半光倒。離。日尚連錦。

周侯虎書史稱複篆而墳典三易皆古文矣至魯恭壞孔子宅得壁經皆蝌蚪文則尼聖贊易時用倉書也及李斯改省程邈滅繁羽人八分尚方與隸而易非蝌蚪矣然秦猶存八書漢存六書焉劉向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倫匹无咎字唯費氏與古文合所謂中古蓋大篆也遠亾新擅命改定古文而易非篆隸矣許慎說文稱孟氏易其文多異而費王移象象入卦爻移文言入乾坤不能无陶陰系亥之訛焉康成箋詩多改字注易其說近鑿而說文亦多異字何耶載觀路史八會大本乎三地本乎水本乎二火本乎三因有中孚非有小過之象方造太古及肝陽佐書衛嵩改楷主父行藁而古文蕩然矣上

古易彙編

譏與

四三

下數千載間字屢變而經屢改點畫之訛可勝紀哉鄭夾漆曰秦火之後經籍初出諸家所藏傳寫或異箋註之儒皆憑所見更不論文字之訛謬是已故司戶參軍厥有舉正毘陵從事爰續陸簡朱成補注章仲正誤景迂仁夫互有參攷斯其拮据攷訂良以勤矣而訛正並陳世莫能定也今蒐鄭虞荀王石經說文舉正之遺輯為誤異蓋兩存之若夫正其誤而剔其異使聖經燦然而純備則俟後之君子

易派

道之大原出于天易其天授乎自太昊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著草伏羲則之觀天地之象鳥獸之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作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乃作十言之教曰坤艮為山為地為道為聖所謂先天之易也灋陰陽教民嫁娶儷皮以為禮取易數作甲歷取易象作結繩為罔罟象龍馬以龍紀官又命子襄為蜚龍氏造為鳥跡龍畫所謂萬世文字之祖非耶正義云伏羲初畫八卦雖有物象變通之理猶有未盡故因其八卦而更重之為六十四卦傳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然重卦之人鄭玄以為神農孫

古易彙編

易派

四四

盛以為夏禹史遷以為文王又班固楊子雲皆如史遷今考之傳曰兼三才而兩之故六畫成卦六位成章昭如也其論著亦曰十有八變而成卦明用著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前矣包義氏沒炎帝神農氏作以山出雲氣連連不絕故易首艮曰連山明定乃能應易所稱成言乎艮也始執五穀教民農尚易象作耒耜教民稼穡日中為市以通有无八八成卦酬酢而祐神以其起于烈山亦曰烈山氏以其易尚連山亦曰連山氏京房引孔子之言曰神農重乎八純史記云神農觀日中交益之象始作重卦鄭玄皆宗此說正義曰何易緯等歷不及神農但有蓋取諸益不言重卦也且重八純既孔子之言何不言之于係辭而京房所引亦他書之語不足信

也孫盛以爲夏禹修用連山然則神農取伏羲之畫首良亦
修用耳非重也神農氏沒黃帝有熊氏作以地能藏養萬物
莫不歸藏于其中故易首坤曰歸藏示藏然後發易所謂坤
以藏之也始命史倉頡觀鳥獸號咷造書葬以又萬品是爲
蝌蚪乃倚案而修義正衣裳以象乾坤作舟楫以象渙作
矢以象膠命大撓作甲子諫首作數立占天之官以法易以
其易尚歸藏又曰歸藏氏有熊氏沒唐虞堯舜氏作法易
策咨義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曆象
日月星辰察遠近玉衡以齊七政則易數同律度量衡通變
宜民爲重也作宮室棺槨皆有尚于易象曰官占唯先
蔽志龜筮協從卜不習吉而以精一執中相授受焉是五帝

性易彙編

易派

四十五

之易也夏興禹平水土隨山濬川天乃錫禹玄龜負書出洛
衍爲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因烈山氏之書有合龜書之文用
連山易蓋夏得人統故歲首建寅而卦首艮人生于寅也曰
枚卜臣功曰惠迪吉從逆凶益贊之曰謙受益滿招損是以
塗山之兆從而啟世至龍萊之藏驗于周季而占卜益神矣
及飛燕之下順而殷湯興懋昭厥德建中于民因軒轅氏之
書用歸藏易蓋商得地統故歲首建丑而卦首坤地闢于丑
也六事自責而大雨千里若高宗之伐鬼方帝乙之歸妹箕
子之明夷易皆有取焉周興文王爲西伯德純天載柔順文
明以蒙大難念古易大甄乃演易于羨里因伏羲之畫設卦
觀象擬形容象物宜繫彖繇以前民用而易道中興謂之周

易以著代也又周者周普无所不測也蓋周得天統故歲首
建子而卦首乾天開于子也故非熊之占協而得輔百穀之
筮吉而周王尼聖贊之曰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
有憂患乎又曰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
耶而古史云文王始因古八卦爲六十四也按連山首艮連
山猶兼山也歸藏首坤先天首乾皆重卦名洪範稽疑卜筮
占用二曰貞曰悔是貞悔已見于夏矣周禮三易經卦皆八
其別皆六十四是三易皆有貞悔矣則卦重于伏羲而彖辭
繫于文王也明矣武王未受命訪太公受丹書訪箕子受洪
範七稽疑擇建卜筮人乃命卜筮于是圖書卦疇經緯表
裏而易道大備周公成文武之德相成王制禮作樂設易卦

性易彙編

易派

四十六

之爻觀會通以行典禮繫繇辭以盡其變以教民占而卜金
滕卜洛罔弗虔焉周禮立大小筮人之官掌三易以辨九筮
之濃以八命贊三兆三易之占而易始尊用于世如左傳國
語所載陳筮觀光畢萬筮屯晉侯筮大有之類據經剖事其
應如響蓋可徵矣或曰爻辭亦文王係也觀韓宣子適魯見
易象曰吾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季札聘魯見易
象而喜曰周禮其在魯矣蓋魯周公後故周公著爻辭魯家
藏世守之非若文象之大訓已頒天下者故韓李二子至魯
始見耳或曰乾鑿度以上唯言三聖不言周公班固亦云然
者正義曰爻辭多是文王後事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
奴文王不宜預言箕子之明夷按史文王崩武王終三年之

喪始觀政于商郊。十三年紂始囚箕子。武王乃伐紂。是時文王崩已十三年矣。安得文言箕子。西隣東隣。周公喻文王與紂之事也。王用亨于西山岐山者。周公以王尊文也。若曰文以天王尊紂。則天子當祭天地。諸侯乃祭境內山川。豈抑天王使就諸侯之祭乎。則又辭之作于周公明矣。此三王之易也。周衰易僅以下筮言者。多附會文周之意。弗闡孔子憲章文武。晚而好易。章句二絕。鐵擿三折。漆書三滅。讀損益而興。嘆戒无恒。曰不占。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无大過矣。觀三聖之畫辭。覽者之不一。乃作彖傳上下。象傳上下。繫辭上下。說卦文言。序卦雜卦。為十翼。讚易道以黜八索。而易道大明。天地之緼可見。八索之黜。傳信不傳疑。愛道不愛奇。

古易彙編

易水

四七

也。或曰說卦蓋三篇。漢初亡之。乃河間女子。伐老屋而得之。焉。夫易歷四聖。時經三古。而後廣大悉備。豈聖人之好作哉。蓋天无言。假四聖以代之言也。鼎賁大畜。諸占歷試。殆以此洗心與民同患者耶。孔子傳易于卜子夏。商瞿子木。子夏有易傳。史謂子夏得其象數焉。子木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筮。筮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雖經祖龍之焰。詩書並燼。而易獨以下筮之書。得不火幸哉。此聖門五傳之易也。漢興孝文除挾書之律。六經稍稍出。而易師宗田何。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人王同子中。睢陽周王孫齊。服生。梁項生。皆著易傳數篇。易之立傳自此始。同授淄川人

楊何叔元。武帝始好儒。垂情于經學。是時易師楊何。召為大中大夫。齊卽墨成。召為陽城相。廣川孟但為太子門大夫。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本之田何。後立五經博士。聚諸儒石渠講求其詁。田何易列學官。梁項生從何受易。生從者丁寬。顧讀誦精敏。過項生。何喜曰。吾以經傳也。教豈有類哉。遂舉授之。學成寬謝何。東歸。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寬至。雒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而寬作易說三萬言。授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丘賀。故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梁丘賀瑯琊諸人也。從何弟子太中大夫京房。受易。房出守齊郡。更事田王孫。治田易。精宣帝。聞房明易。求其門人得賀。令待詔。黃門人說教諸侍中。遷郎中。至少府。

古易彙編

易水

四八

五

以筮數有應。得近幸。以房為中大夫。給事中。小心帝甚信重。之時施讐長卿。自童子時從王孫受易。終老卒業。謙讓常稱學廢不敢授。及賀為少府。官事劇。遣子臨將門人張禹等從。讐問讐自匿不肯見。賀身往固請曰。子忍令先師之道終廢乎。讐不得已乃聽。于是賀薦讐。結髮事師數十年。經精通。臣賀不及。乃詔拜讐博士。而同時蘭陵孟喜亦受田王孫易。喜輕脫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以自詡。即宣言師田先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頗耀之。賀笑之曰。田先生乃絕施生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喜門人。蜀趙賓持論巧慧。非古法。後賓死。莫能持其說。或薦為博士。帝聞喜改師法。遂不用。蓋漢經重師也。初燕大傳韓嬰為韓詩。兼通易。而燕趙間獨好

詩故詩傳而韓易獨傳其子孫至是承韓生以詩徵待詔曰
所受易先太傅所傳也嘗受詩不如其易深司隸校尉蓋寬
饒本受易孟喜見韓生而說之而韓易乃行河內趙生以韓
詩授同郡蔡義義授瑯琊王吉吉通五經好梁丘賀說易令
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為郎官至御史大夫駿子崇至大司空
皆世其學云元帝即位欲倚望之堪為相望之剛直堪公方
自遂而帝惑于讒慝俱中廢自殺郎京生以易見親幸言灾
異屢效亦以讒見誅京生者頓丘京房君明也事梁人焦延
壽○讀○受○易○贛○少○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
成○學○初○受○易○孟○喜○後○得○隱○士○授○易○別○傳○學○既○成○為○郡○吏○察○廉
補○小○黃○令○愛○養○吏○民○化○行○郡○中○以○易○法○候○何○先○知○姦○邪○盜○賊

不得舉最當選三老官屬上書願留令詔許增秩留因遂
卒小黃延壽易長于災變所著易林引伸觸類其卦四千九
十有六辭假經史意合神明又宗緯書六日七分圖是類謀
四正之卦稽覽圖卦起中孚之說分六十四卦更直用事以
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授京生京生處災應尤精而延壽
以其不訪然不說也常太息曰得我道以亾身者京生也後
竟如其言初秦末時有易緯書曰乾鑿度曰坤鑿度曰稽覽
圖曰辨終備曰是類謀曰乾元制記曰坤靈圖曰易通卦驗
漢初皆有禁至京房始開其禁時人始駭後信又為章句火
珠林世應飛伏之例後世效之張禹軹人也與瑯琊魯伯事
施讐生學易成帝為太子時從禹受論語既即位徵禹賜爵

關內侯後為相封安昌侯元成間經傳靡盛易諸家互異東
萊直長翁長卦筮治易无章句獨以彖象繫辭十篇解經
為章句于易最為雅正其本皆古字號曰古文易然以彖象
文言雜入卦中而古易反以亂以授瑯琊王璜平中璜授沛
國高相相治易亦无章句專陰陽灾異授于康及蘭陵毋將
永康由是易有費高之學天子立京氏易兼存異義焉揚雄
子雲蜀成都人少好學博覽无不窺以為君子之道簡易用
要易守法易言也遂撰法言以擬論語又以經莫大于易作
太玄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二表七
百二十九贊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
與太初歷相應自雄沒後法言天行而玄終不顯世祖中興

數好儒術四方學士皆抱負墳策雲集于京師劉昆陳留東
昏人少習容禮已從沛人戴賓受施易王莽世以布衣教授
弟子建武初舉孝廉不行逃之江陵即拜江陵令當是時
傳孟氏易者稱南陽漢子主廣漢在安定祖安學義研深
避莽世不仕事光武至大鴻臚時人為之語曰居今行古任
定祖而為梁丘易者稱代郡范升鄴陵張興為京氏易者稱
汝南戴憑升少為恭司空王邑史光武聞升明經徵為博士
升讓博士梁恭山陽呂差帝不許而得升加厚弟子自遠至
者著錄且萬人為梁丘家宗正月朝賀百餘畢集帝令羣臣
能說經者更相難義不通奪席蓋通者憑重五十餘席京師
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蓋建武中孟易最盛而陳元鄭

衆皆傳費氏易後馬融以授鄭玄融作易傳玄作易註荀爽又作傳于是費氏興而京孟氏易遂微梓潼景鸞治齊詩兼受施易作易說兼取河洛圖緯以類相從州郡交辟不就也孔僖者先聖孔子後也元和二年春帝東巡幸魯祠孔子大會孔氏男子命儒者講論經義明日僖入謝拜郎中冬拜臨濟令孫期濟陰成武人少習京易家貧事母孝牧羊太澤中奉養焉遠近從學者皆執經聽呼里落化其德鄭玄康成北海高密人造太學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九章筭術西入關事扶風馬融融貢備稱大師玄在門三年不得見日夕誦不解會融集諸生改圖緯須布筭聞玄善九章召見于樓上玄因從質諸蓄疑融大驚服其攻堅爲悉精告之問畢

古易彙編 易類 五二

辭歸融喟然嘆曰吾道東矣玄註易又註易緯書乾鑿度稽覽圖易通卦驗自漢中業經有數家學者疑而莫正玄括囊大典綱維衆家裁剪煩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始知所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云初淮南王所聘明易者九人各講易書名九師道訓荀爽爲之集是爲荀九家易漢末張遐明易徐稱常稱之陳蕃問遐曰易无定體強名曰太極也餘姚虞翻夢吞三爻而注易孔融謂東南之美不獨竹箭也董過季直亦著易說其本惟散見于李鼎祚諸集焉盧植涿人也少事馬融通古今學融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植受學積年未嘗流盼融深敬之延篤師事馬融通經融喪棄官奔赴焉漢代之經學重師如此此兩漢之易也

迨六代道微儒學委棄南北所治章句互異然並宗末師鄭康成王輔嗣之倫魏尚書郎王弼字輔嗣幼而察慧好老易吏部尚書何晏嘗言聖人无喜怒哀樂弼曰聖人之情應乎物而不累于物者也今以无累而直謂之无情過矣自東漢來言易者多溺于象數至弼始一暢以義理爲古今論易冠冕云然易雜老莊魏晉談玄皆弼輩倡之既自喪其身至于神州陸沈可勝嘆哉弼註易著略例而以繫辭說卦序卦雜卦授其門人韓伯康伯爲之註十卷自費氏荀劉馬鄭皆傳其學則弼亦本費氏也王右軍羲之承詔錄其窮微易辨蓋錄藏于秘府云自晉學尚玄言學者无慮稱老易蓋尊老子易也伏曼容以老易授徒仕梁爲太子率更令臨淮守子胆

古易彙編 易類 五二

幼傳父業事梁武爲博士孫惠蔚者武遂人師董道季受易太和以薦被勅集朝堂議雅樂李處以才辨立難抗論无所屈時權會河間鄭人志尚高雅動遵禮則少受鄭氏易該洽精析雖明風角玄象口未嘗一及每占筮必中但用彖象辭斷吉凶而已所註易行而魏荀焯梁荷胤任布古亦各有易注焉魏關朗子明河東解人也有經濟大略尤精易學妙極占筮并州刺史王蚪言之魏孝文召見問老易朗導帝仁儉飾之以禮樂刑政帝嘉嘆以爲管樂之器蚪子同州刺史彥師事之會天下亂彥有憂世之意問治亂之數引著布策筮遇夫之革歷言二十四年後治亂之跡一一皆驗語錄在斷法中子明撰洞極真經以準易或曰乃子明家世所藏而受

其說于林崆峒者內有原在明變次為三圖生資育三傳極數篇以傳趙蕤復為易傳以註洞極日從事于易雖亂未嘗釋卷也劉經彥和夜夢仲尼乃準易所用之策撰文心雕龍四十九篇而褚仲都蕭子政張譏周弘正梁蕃何安則各有疏義林栗則有集解陰弘道則有新傳疏焉梁陝川大都督左司馬任貞一宗王弼易撰其棠正義二十卷隋文中子名通字仲淹上黨銅川人也世有明德少考易于族文中華長上太平十二策知道之不行也乃退而續詩書修元經正禮其讚易曰趨時有六動焉聖人所以乘時也讚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可與存義也文中子歿門弟子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易曰黃

易象彙編

六易

五三

十

袁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而衡水孔穎達仲達明王氏易唐貞觀中進國子祭酒奉詔與顏師古等撰定五經義數百餘篇而所疏易主王輔嗣取甘棠正義申演其說採諸說附益之已賜名正義詔于志寧長孫无忌等為損益行之長孫无忌則有要義魏徵則有易義薛仁貴有新注本義焉亦一時經學之盛矣永徽中王勃子安者文中子通孫交趾令福時子也與兄勔劇並著才藻嘗讀易夜夢若告者曰易有太極池思之寤作大易發揮當大曆時唐人文日盛學士覃意于經術蔡廣成以易名是時有京兆參軍高定者相郢子也精王氏易嘗為易圖合出入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若易外傳

二十七卷而李鼎祚贊州著周易集解取序卦各冠逐卦之首所集有卜子夏孟喜京房馬融荀爽董過鄭康成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績于寶王肅王弼鍾信王虞張璠何秀王凱同候果蜀才翟玄韓伯劉瓛何妥崔憬沈麟士鍾仲盧氏崔觀孔穎達等三十餘家又引九家易乾鑿度義刊嗣輔之野文正康成之逸象而所取于荀虞者尤多所云子夏傳者殆非卜子夏或曰漢杜子夏或曰張弧偽作也又有蕪州司戶參軍郭京世授五經得王韓子扎與石經比世所行或頗差駁作舉正如坤初六象曰履霜陰始凝也而時本霜下誤增堅冰屯六三象曰即鹿无虞何以從禽也時本脫何字之類全文錄入誤異又拾遺陸希聲作易傳十篇易圖指說釋變

易象彙編

易象

五四

十一

微旨四篇初隴西李阮學其說以為經傳二篇思屬玄妙故希聲又為之解亦近代之名家歟洪道世承子夏孟喜十家之說參訂其長作新論傳疏七十二篇唐東卿取互體開釋言象作物象什疑一卷蔡廣成設為問答作周易啟源十卷蘓鵬演其祖晉八卦論著開玄關一卷國子博士陸德明彙集漢魏唐初諸書著周易釋文一卷蜀孫逢吉據石經著周易指略例至若史證之口訣邢壽之補闕黃通李真周孟陽之易義皆不本師傳互有純駁所謂唐无經學蓋以此云迄五代經學極壞歐陽公修五代史不復列儒林而儒生効官者甚乃人雜傳中悲夫此季代之易也宋興五緯集全兆啟文明統祖親贊孔顏實始重學隆儒臣

而經學萌起聞酸棗處士王昭素深于易召入便殿講易乾卦素者易論經學風焉與國初召見華山處士陳搏賜號希夷先生先生精易尤精伏羲龍馬先天圖達造化元本以自全全天以授處士种明逸放河南穆修伯長聞放嘗從希夷受道師事之學道第進士而青社人李之才挺之復從修授學修下急多怒事之愈謹卒盡得其易學第進士故又以河圖洛書傳季溉溉之演六十四卦相推相生為卦氣圖以授許堅修以其學授周元公之才以易大旨卦圖傳康節實開易學淵源云太宗留意墳典命學士校定五經註疏于是文治洽而濂洛之學大興天禧中毘陵從事范諤昌著大易源流圖又著易證墜簡酷類郭京舉正如震象辭脫不喪七咎

古易彙編

易派

五五

四字程正叔取之漸上六疑陸字誤胡翼之取之自謂其學出許堅意云周元公惇順道州營道人生而聰明汲汲于學問患聖道失傳天人之學不復講于是作易通數十篇曰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易何止九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又著太極圖易說蓋受之穆伯長而朱子尊信之以為乃易通本源也攝通守程珦見而異之使夫二子受學焉程純公顯生而神明體道成德裕如也其為政以仁愛為本居洛十年與弟順講學于家化行鄉黨定性書言定者動亦定靜亦定无將迎无内外易所謂定理也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朋從爾思天地之常心普萬物而无心聖人

之常情順萬事而无情先生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程正公願勿高朗有大志與純公受學于春陵道既通以明道淑人為己任自涪陵歸恭而安樂天命漸于化其于易因理明象而知隨時變易以從道傳春秋中輟獨留神于易傳未嘗輕以示人比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于是焞以為先生平生深盡心于易求先生之學求易傳足矣朱子曰自秦漢以來攻象辭者泥于術數而不得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滯于空寂而不適仁義中正之規求其因時立效不同于法而同道者則惟伊川先生之書而已自是楊時勉之游酢定夫張繹思叔羅從彥仲素李侗延平胡勉之致中皆受程氏易各有所詣焉龜山易集受業一程之門載

古易彙編

易派

五六

道而南明道最愛之嘆曰吾道南矣吳審律嘗勸龜山解易龜山曰易難解如潛龍一爻耳聖人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人于它卦能如是推明乎若不能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易之理果極于此乎所以未敢苟也羅豫章一見龜山始悔舊學之非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即驚田走洛問之歸築室山中絕意仕進以易傳延平嘗教以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延平得之亦每以此教人曰程子謂不學便老而衰易謂日易之離大耋之嗟是也孔子不知老之將至以此游酢定夫為易說今未有傳者畧載呂氏輯畧中而通判蜀州陸秉端夫論易之名采參同契著周易意學寶元間以此奏御勅書嘉獎陳氏謂其多異

先儒穿鑿无據也景佑實元間徐復復之建州人學易通京
焦流衍卦氣之法康定中元昊反以薦召見崇政殿復以其
學對命講乾坤既未濟問今歲直何卦西兵欲出當如何復
對歲直小過剛失位而不中其強君德乎明年獻邊防策洪
範論命爲大理評事辭留判登聞鼓院與林瑀同修周易會
元又王洙叔元以通經侍講大章閣乃集前世諸儒易說折
衷其理依卦變爲類以王弼爲內故自謂外傳名言象外集
皇甫泌官至尚書右丞著述聞一卷隱訣補解一卷精微二
卷又有紀師說辨道通爲八卷或曰其學得之常山抱犢山
人而前陽游中傳之劉彝錢藻爲之序山人不知名蓋隱者
也范富二公皆以泌有經術也涪陵譙定夫授問易于郭襄

古易彙編

易派

五七

五

氏于見乃謂之象一語有人郭襄氏象數之學也定後至汴
聞程正公講易往見棄其學焉遂得聞精義正公編管至
涪涪山北有巖師友日遊泳于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巖蜀
人稱爲醮夫子授易胡勉之胡憲勉之結草爲堂憲歸故里
力田賣藥供學並以成德稱勉之稱白水先生歸見劉安世
楊時皆請業焉憲著易解稱籍溪先生初二程先生遊成都
見治篋者挾冊就視之易也篋者曰二君學此乎因指未濟
男之窮以問二先生愕然遜而問之曰三陽皆失位耳兄弟
渙然翌日再過之莫知其所之而鳳翔郡人張明公載字子
厚者爲二先生外兄弟之子嘉祐初至京師見二程先生先
生與之語道學之要厭服之因渙然信曰吾道自足何事外

求于是盡棄其學淳如也是時子厚業擁舉比坐譚易矣從
受易者衆及聞二程論易次日撤去皐皮輟講久之學益明
著易說云易大象皆是實事卦爻小象容有寓意晁氏曰其
解甚畧也著正蒙窮造化幽明變化之原揭乾稱篇竄左右
命曰西銘蓋以孝子事親喻仁人事天先儒謂易道根本非
耶馮元道宗始平人七歲母夫人授之易是夕夢吞紺蓮花
且撫之曰善讀此後當以學顯矣元治易及太玄九精舉進
士會有詔銓集吏明經者元投牒通五經以聞授國子直講
擢崇文檢討真宗命講易泰卦元既通繇象具言君臣輔相
裁成之道帝悅除龍圖閣後燕見說易盡上下經帝嘆以爲
元說易通而不泥言外自有餘趣賜三品服文正公旦令子

古易彙編

易派

五

五

弟從問易察其端亮因請益焉康節邵先生雍字堯夫世燕
人也父古學先正音著易解徙洛爲洛人先生于書无不讀
尤苦攻易寒不爐暑不扇刻厲自進蔬素不厭初希夷陳先
生得河圖洛書伏羲衡員方圓具造化生成自然之妙方外
秘之秦漢諸儒未覩也希夷傳之種放種傳之穆脩穆脩傳
之李之才之才念无受者而先生盧蘓門之百原山布裘蔬
食躬爨以養父也則扣其廬勞苦之曰子可謂篤志矣物理
之學學矣如性命何于是先生再拜卒爲弟子乃舉以其易
圖授之先生探頤索隱洞悟玄解于是衍先天衡圖爲皇極
經世著觀物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
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

形體飛走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終始以皇帝王霸易詩書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蓋不假卜筮而前知秦漢以來一人而已書授門人王天悅子伯溫伯溫學宗家傳解得精義而祝泌本康節意註經世蓋多折衷于伯溫而曲詳其辭焉天悅名豫大名人初以善易自名聞康節篤志欲以其學授之與語三日復聞所未聞乃大驚顧北面從受學天悅歛數不傳後百年而有廖應淮焉時劉牧長民受易范諤昌作鈞深索隱圖名易解慶曆間其辭盛行其學亦出种放也但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不免口耳之誤耳歐陽永叔謂孔子出于周末懼易專為卜筮用也乃作

古易彙編 卷之九 易派 五九

彖辭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后以當其事而以圖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為言蓋明非止于卜筮也設為問答專釋繫辭文言說卦著或問易疑三卷乃洛陽司馬溫公君實以太虛為心體故以太玄為玄而好之謂萬物皆祖于虛虛生于氣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故作潛虛擬玄為氣體性名行變解各圖又為句說御史張敦實乃為釋虛傳九篇李氏謂楊雄虛而不知實理作太玄溫公玄而不知定理作潛虛皆不合易義亦或然歟惟泰州胡瑗翼之者讀易泰山攻苦食淡范文正公聘主湖學成德達材條科畢具以易授門人倪天隱著易傳平陽孫復明復石介守道亦讀書泰山魯多儒雅稱石介尤賢躬耕徂徠之野著易解學

者稱徂徠先生慶曆五年上幸國子監命直講孫復講易乾卦言王者當法乾元以攬威福漢元帝優游不斷失乾剛之道也上善之賜五品服鮮于侁子酸本之王弼劉牧而時辯其非且云眾言淆亂折諸聖故名其篇曰聖斷宋咸嘗解易以正亾誤及得郭京舉正于歐陽公遂參驗為補註十卷皇祐五年表上之自序云予既以補註奏御而男億請餘義凡百餘篇因以易訓名頗論陸希聲劉牧鮮于侁得失云皇佑間徐庸以春秋凡例易亦有之故著易意蘊凡例總論凡九篇其學祖劉牧陸希聲耳直講盱江李觀泰伯撰刪定易論六篇蓋刪劉牧易圖而存之者三焉代淵明卦位卦體卦德卦主作用易與古語純疵相半也房審權編義海凡四卷後江

古易彙編 卷之十 易派 六十

都李衡顏平刪削而益以東坡漢上之說為撮要焉乃江南人鄭夫揚庭之著論曰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乾坤錯綜陰陽各得三十二以為得之異人受此曆數也邵伯溫因著辯惑以秦玠鄭夫嘗欲從先君學皆不之許天悅且死夫賂其僕于臥內竊得之遂以為已學著易傳易測數書皆穿鑿不根者耳龔原傑之初以經學為王安石引用著易講義後于元符間入黨籍焉呂大臨與叔學宗康節自言學京氏易從伯溫得康節易圖遺編作易傳後又為章句呂大防微仲以王弼專治象象以為註乃分析于卦爻之下使學者不見完經因援古文而正之作古經十二篇而千年之陋始獲一洗孫坦言子夏辭不甚粹或取諸傳證之作周易辨

阮逸天隱每一爻各以古書繫之頗多合作易筮顧叔思片言先儒論說甚衆而其旨未嘗不同立名標辭義不一作義類王逢嘗爲國子直講著易傳十卷其學亦宗王弼也陳瓊了翁晚年著易說八卷止解六十四卦而辭旨深晦无足采者張轅知常著吳園易解卷後有序論五篇雜說泰論各一篇牛師德自云傳邵子之學于司馬温公之說作先天易鈔太極實局陳氏曰蓋爲邵氏之學而專乎術數者也朱震子發以程傳爲宗會程張邵之論上采漢魏下逮唐宋作漢上易集而亦雜老莊何耶晁說之公武依漢田何本分易經上下金十翼通爲十二篇以矯費氏王弼之失謂劉向嘗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丘經至蜀李譔又嘗註古文易遂名曰古

書易彙編

易說

六一

七

易而古易爲之再明然並十二篇爲八篇則朱子所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者也而鄭亨仲爲正誤或者爲脫簡大都增益郭范之說而已後張弼舜元者其易頗宗鄭氏其學多言象象著易解一卷紹聖中章惇薦一朝賜號葆光處士紹聖以後安石卒以經術亂天下而羣姦黨附以致二帝蒙塵良足悲矣

既自高宗南渡學業榛蕪丞相李綱伯紀于紹興遷謫之日著易傳內外篇內篇以釋經翼外篇則釋象變辭占衍數元不該貫實始倡道東南而徽國朱文公以父吏部郎松官龍溪徙建陽生而夙成少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就視之八卦也以父命師事白水胡致中藉溪胡仁仲屏山劉

冲彥問入道次第仁仲曰吾于易得入道之門所謂不遠復者吾三字符也文公冠屏山作字詞祝焉文公舉進士歷官煥章待制兼侍講以爲學莫要于敬著敬箴後筮遜卦焚諫草著經書集註綱目于易則因程易作本義因邵易作啟蒙爲原象述旨明筮稽類警學五贊焉以授門人黃幹幹以爲由孔子而後有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有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謂集大成焉時張宣公祗敬夫少從胡仁仲學仁仲告以聖門論仁要旨拭深思若有得也以古聖賢自期待讀易理會象數作解義呂成公祖謙從胡憲游友張敬夫朱文公學益精詣著易古義音訓十四卷又著精義始取晁說以道所正古易而更定焉古易

書易彙編

易說

六二

七

賴以大明而文公高弟建陽蔡元定季通少穎悟強記父手授以周易通程遺書張正蒙邵經世從文公學文公謂之老友義理洞見大源故圖書樂律制度无不精極朱子曰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呂討論定著皆有成法學者稱西山先生子沈篤信師學一以聖賢爲宗受父師之托著洪範皇極內外篇撰著法解學深而實言精而通焉蓋易駁于漢老玄于晉萎翳于隋唐至宋周程邵朱而後意言象數各臻其趣豈非天哉豈非天哉朱子曰陳安卿論顏子卓爾之說甚善論大本達道意甚備若得不容已處自可默會矣而蔡九峰註經世本義啟蒙皆有精義夫非朱門之卓者歟王湜潛心康節之學自序康節有云理有未明不可強求使通故

愚于觀物篇既推其所不疑又存其所可疑不敢輕為去取也所謂廖應淮者建昌南城人于天地六合開闢古今興廢人物消息銳欲研所自尤好方術年三十客京師疏丁大全誤國狀配漢陽軍遇一道士曰子非盱江廖應淮耶應淮驚應曰先生何以知之曰余待子久矣延與語則蜀人杜可久也因謂康節先生以先天數授王天悅天悅歿以所受書從葬未百年而吳曦叛盜掘其塚得皇極經世諸篇无名公手澤存焉余賄盜得之逆數順知毫髮莫遁今五十年矣數當以授子于是為禱郡將脫應淮伍籍盡授以塚中書其筭由聲音起應淮一問輒了遊宣歙間十年著玄玄集曆隨星野指南象滋說會聲譜畫前妙旨約十萬言自號溟洋生市大

續修四庫全書

易類

六三

卦

衍卜多知未來蓋私淑康節之高足歟郭雍願正言其父忠卒受易于伊川伊川示以易之艮曰艮止也學道之要无出于此自是讀易有味胸其室曰兼山立身行道皆自艮始念續其說作傳家易說鄭亨剛中兼取象義不解乾坤作周易窺餘鄭東卿合浹專取易象作易說如中孚有卵之象固朱子所謂好處而華為風爐倘亦擬議之過耶洪邁容齋以互體為古肖體做郭京舉正作經文說字張汝明舜文分觀象觀變玩辭玩占作易索隱唐佑公弼作易解義善析文義簡潔有發明沈該什六爻兼論變本左傳占法作周易小傳武子正博采古今諸家附以已聞作昭德易訓傳李光泰發忤秦檜謫海外宗劉元城作讀易老人解說胡銓邦衡謫新州

其師弟問答之語作逍遙公易解疑問都潔聖與用蔡墨言乾六爻之例以之卦為主作古易焉乃誠齋楊萬里之為易傳也以易者聖人變通之書惟中能中天下之不中惟正能正天下之不正獨以所見為說讀其文爛如也平巷項安世之為玩辭也則兼象數易理无一有合程傳亦无一不本程氏焉雙峯胡一桂之為翼傳也蓋專主卜筮以推義理而以翼朱子之啟蒙焉雲峯胡炳文之為通釋也則融諸家之格言釋本義之與旨焉李簡則以朱張胡楊彬夫集五十餘家單渾三十家合一而為易記焉李恕則合程朱語錄何氏發揮大易粹言南軒解義諸書節之為旁訓焉梁寅則合程邵

朱子對酌三家旁采諸說附以已意為參義焉董楷以程朱

二書卓然有見于斯道也則以所得附各章之下為程朱說

馬丘富國則明本義程傳舉所未備作易解焉曾種獻之受

易于郭白雲則集程張游揚二郭之學作大易粹言焉吳仁

傑斗南則以爻象為繫辭今之繫辭為說卦其言十翼謂象

傳繫辭傳上下說卦上中下文言序卦雜卦作古易圖說焉

李舜臣則以易起于畫因畫論心作易本傳焉程迥可久則受易于喻樛子與名公文游多所聞見作沙隨易章古易攷其論占法雜記占事作外篇焉以至趙善譽為撞川漕一卦為一論則作易說矣王炎于象數頗有發明于卦變存而不論則作筆記總說矣潘夢旂多言互卦則作大易約解矣鄭

程傳為主附以已見則作翼傳翼程傳矣於至以
之本之太極極數本之天地觀變本之撰著則作裨傳外篇
矣楚汝楫輯所聞聖人立象倚數之妙則作輯聞又本爾雅
意作易雅矣朱采以程朱傳意為主取先儒象數變互以資
發明則作折衷矣趙以夫謂聖人作易所以盡天地萬物之
理而示人趨吉避凶之方不外于亨貞則作易通矣張獻之
紫崖言其曾王父忠獻公潛心于易則嘗為之傳附以讀易
雜說作易傳矣何基于恭師事黃幹隨事誘掖得聞淵源之
懿則因學者往返辨論作大傳啟蒙發揮矣王栢會之以河
圖乃逐位奇耦之交後天乃統體奇耦之交則作洵古易說
大衆衍義洵古圖書矣俞琰玉吾以辭本于象象本于書乃

古易彙編

易派

六五

十一

歷攷諸家易說據其萃萃為一書名大易會元集說矣黃震
東發言非聖人之書不可見无益之詩文不作可也而作易
抄西山真德秀于禁錮之日慨然以斯文為已任講習而服
行也而作復卦說焉椅厚齋改彖曰象曰為贊曰改繫辭上
下為說卦上中也而作易學鮑寧會峯論太極觀象天樞卦
氣皆以先儒成說為言也而作天原發微易類圖羅秘原本
易之終始彙集羣史也而作路史蕭漢中景元以二篇之卦
必先分而後序也而作讀易攷原熊南沙稽漢唐之象數窮
互變之體致也而作象旨鶴山魏華父即物以明義反身以
求仁有見于道器之不離也而作要義以上諸書瑕瑜不掩
雖微塵纖埃不无點于全鏡而于流萬派亦統歸于滄溟而

已若楊元素之易大衍說申孝友之大衍五十有五論李康
平之河圖解歸愚子之大衍數聶麟之河圖解鄭厚之易圖
註程大昌之易原熊明來之撰著論郭雍子和之著卦辯疑
李康平之河圖解鄭克武之撰著古法張仲純之易象圖說
陳安民之圖解王廷相之河圖易言以五行說出緯書為非
其立論頗詭于先儒而于圖數或有一得之裨焉若沈存中
之獨詳大小畜過易解象傳丁易東之易傳畧或者之正誤
外義董道源之廣川易學晁以道之太極傳外傳因說何萬
之易辯淵源戴溪之總說朱升之旁註趙南塘之易說吳如
愚之易說葉正則之習學記袁聘儒之述釋王應麟之困學
記劉禹偁之易解雜言房審權之義海龔原之講義王逢之

古易彙編

易派

六六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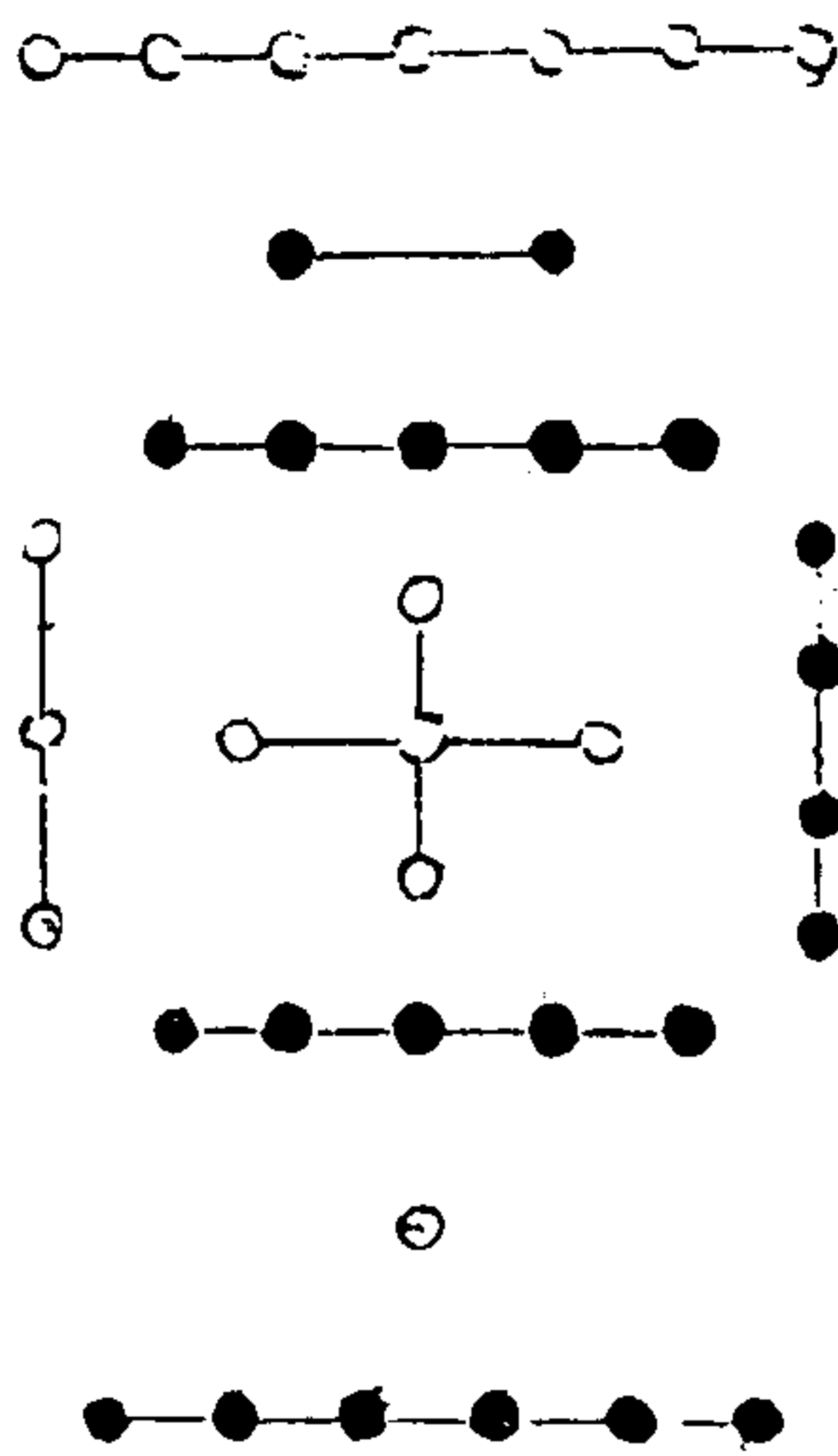
易說虞伯生之易集陳章之總義余子積之性書鄭樵之通
志胡震許復之衍義龍昌期之祥符注蔡淵之易傳象意李
杞之詳解陳深之讀易編蔡節齋田疇張應珍之易解葉子
長之易義張簡之義略沈季長之新義易祓之總義周滿之
象義顏鯨之義林劉猷之義疏李覺之大衍義梁蕃之序義
張浚鄭史之易傳沈該之小傳董正卿之纂注朱宸之叢記
鄧伯羔之古今易詮李恕之旁注則家標一幟人置一喙倘
亦足發明大易之萬一耶他若彭汝礪之乾生歸一以乾為
生生之本萬物歸于一而雜以釋老之說王安石之易解若
乾九四坤六二皆不識理蘇東坡之易解專于愛惡相攻而
吉凶生又參之以佛老陸象山之集以學苟知道六經皆我

註脚楊慈湖之易解宗象山謂大易之用混然一貫之道故卦爻皆歸之一棄象數而尚玄虛皆繇王弼之玄理有以誤之也可不戒哉慨自文公倡道東南學士執經者无慮習紫陽書及宋德不兢元以腥羶入主中夏若疊山謝枋得之貧不仕元訓徒貴溪而著易說數條士類高之靜修劉因之向內崑靜義不事元曰窮理盡性以至命學夫易而著敘學篇卓乎偉矣然于戈日尋之後標帙散逸洛閩學未傳于中國學者幾無存者賴金儒張特立頗以程易教授江漢趙復錄程朱經傳以傳行臺郎姚樞中書楊惟忠始受其學而廣平實然懷五許衡旦暮誦習繼行其傳于是衡為國師教授有云為作讀易私言而臨川吳澄幼清博通經傳著書草廬所著易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精明簡潔第晚年溺于陸學為不克終耳浸淫至于元末乃有蜀資黃澤金華陳樵焉澤見邵子天地自相依附語窮晝夜以思因玩河洛圖書屢夢見孔子于是經傳隱贖犁然盡解謂易明象因孔子之言以求文周之意其括在十翼作十翼舉要吳學士澄嘆其前无古而後无今也樵好學有遂悟謂郡人宋景濂曰漢大師說經善者无傳傳者多不得其宗余屏去傳註獨取遺經精思之四十年一旦神會心融也請遂聞之曰吾以九疇為六府三事而圖書同為易象以片言統眾論于是伊洛之學大明于淳熙矣而劉濂為易解以明因卦識象因象識理馬端臨為文獻通攷以明諸經之指何基為發揮俞琰為舉要

別傳皆元儒之翹楚要不出程朱之範圍矣此宋元之易也論曰易其至矣乎義畫之文辭之周公繇之猶未殫其意也微尼聖之十翼萬古如長夜耳方祖龍之烈豈有鬼神訶謔耶何其幸免也漢初除挾書禁諸談易者焚焚要之不離古文者近是聖門懋矣田何田王孫著焉象象附經其費直之擅作耶總括綱紀必也康成乎自王弼以玄虛煽亂而康伯穎達輩宗之雖讀以文中子猶莫能易也迨宋啟文明先天圖始傳于希夷太極圖作于濂溪經世衍于康節而伊川之易傳紫陽之本義啓蒙始發于載之覆而睹天地之全焉亦可謂十翼之功臣矣要之意言象數占變闕一不可意會理也賈乎象數占變而立乎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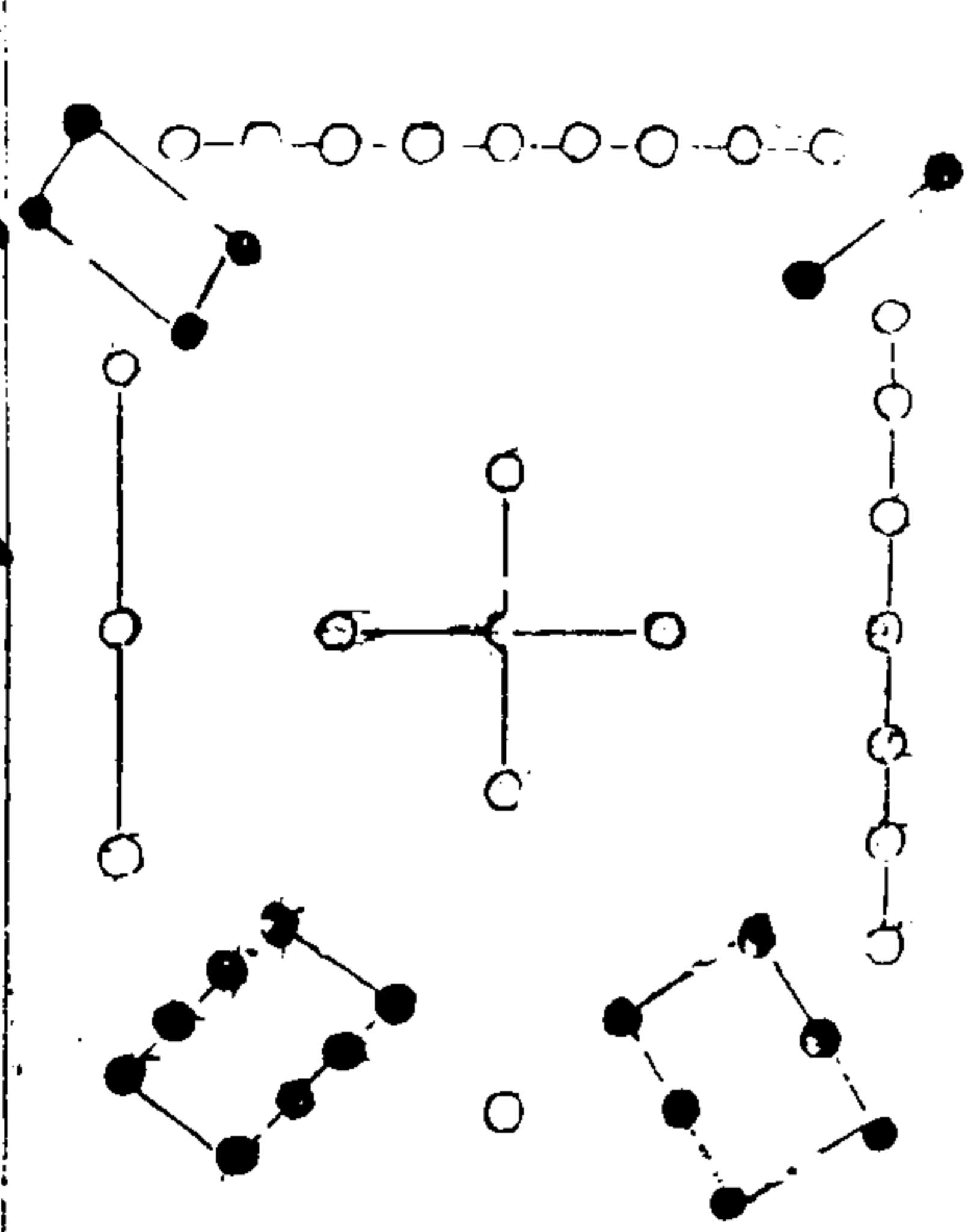
先者也漢儒泥象數則涉于虛晉魏譚名理則涉于虛非周邵程朱孰從而統括之學者求諸象數占變得其言因得其言之意其于易也庶乎

河圖象



一六居下
二七居上
三八居左
四九居右
五十居中

洛書象



戴九履一
左三右七
二四爲肩
六八爲足
五點居中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尚書顧命陳寶祚乃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

球河圖在東序。孔安國曰：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神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劉歆曰：伏羲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關朗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邵子曰：圖書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蓋圖書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鮑寧天原發微曰：天地開闢之初，太極混沌，象數未顯，此河圖洛書所以開聖人也。

語曰：河不出圖，易曰：河出圖，洛出書。書曰：天球河圖，則知圖書乃天地自然之文。古今以爲瑞物，非人力之所爲也。後世有肆爲怪誕者，如顧野王以洛書農用敬用十八字爲神龜之所負，班固以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之本文。唐孔氏曰：天語簡要，不應叮嚀曲折如是也。惟孔安國之言極穩，故朱子取之。楊止菴按：資治通鑑魏書龍間張掖柳谷口水湧，實石負圖，狀象靈龜，立於川西，有石馬鳳凰麒麟白虎犧牛，璜玦八卦列宿之象，蓋天地之氣化何所不有。後世怪誕者，遂神其說，讎緯之書，詳聖人受河圖之始，以爲河出天苞，洛出地符，河圖龍發，洛書龜成，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何嘗言

龜龍之兆。又何嘗言九篇六篇乎。是故有以十為洛書。九為河圖。如劉長民張文饒者。又有以先天圖為河圖。五行生克數為洛書。戴九履一圖為太乙下行九宮圖。如蔣得之者。有謂得圖書於青城山隱者。有謂別傳圖書於異人而九十皆河圖者。有謂圖書皆出於羲世者。遂使聖人明白易簡之理。多支離變怪之說矣。易筮云。易但言河出圖。洛出書而已。未有龜龍之說也。自漢重圖讖。儒者爭言奇異。以希時好。即以圖屬易。書屬範。與易已自不合。乃詆以傳訛。如鄭司農馬融之流。无不篤信之。至劉牧又自為易。置以九為圖。十為書。託言出於希夷。元人趙撝謙又為自然河圖。謂蔡元定得於蜀山隱者。雖朱子亦莫之見。其為

詭秘大率皆一類耳。書顧命河圖與天球並列。當為玉石之類。如俞琰所言。近之若龍馬自伏羲至成康。歷千萬年。豈有尚存之理。魏青龍中張掖柳谷出石蒼質而白理。有若麟鳳人馬者。有若八卦列宿者。其字可讀而不可曉。又宋政和末於洛水出石大如拳。有字兩行。宇宙之間。何所不有。特圖書偶挂聖人之筆。而穿鑿附會之說。乃焚焚矣。按路史野王符瑞圖云。黃帝軒轅氏東巡省河過洛沈握。視將加沈璧集曆並臻。皆臨諸壇。河龍負圖出赤文。象文以授命。龍魚河圖云。天授帝號。黃龍負圖。鱗甲光耀。從河出。黃帝命侍臣寫以示天下。又言黃帝云。予夢兩龍授圖。乃齋往河洛求之。有大魚沂流而至。泛白圖。帝跪受之。而

挺輔佐曰。黃帝持齋七日七夜。天老皆從以游。河洛之書。至翠嫫之泉。大鱸沂流而至。問五聖莫見。獨與天老迎之。蘭葉朱文五色。畢見沈白圖以授帝。又云。黃帝游於河洛之間。至澤鴻之泉。鱸魚負圖以授帝。蘭葉命曰。錄圖。前河圖亦云。黃帝遊洛水。有鯉長三丈。身青無鱗。赤文成字。故世紀云。黃帝大霧三日。帝游洛水上。見大魚。三牲醮之。天甚雨七日。魚流而得圖書。劇元水經云。堯帝修壇河洛。擇良議沈率舜等。升首山道河洛。有五老游焉。相謂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童也。言訖五老乃翻為流星以入。昇事見論語。比攷云。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游首山。觀河洛。有五老游河洛。一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曰河圖將

來告帝。謀。三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曰河圖將來告帝。符。有項赤龍啣玉苞。舒圖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盛書威。曰。知我者重童也。五老乃為流星。上入昇。黃姚視之。龍沒圖在。堯等共發。曰。帝當桓百則。禮於虞。堯喟然曰。咨汝舜。天之歷數在汝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乃以禮舜。夫古之事。亦有原矣。今道之營道北五里有五老人祠。書中候。握河紀云。堯即政十七年。仲月甲日。至於稷。沈璧於河。青雲起。回風搖。落龍馬。啣甲赤文。綠色。自河而出。臨壇而止。吐甲。回。還。甲似龜。廣九尺。有文。言虞夏商周秦漢之事。帝乃寫其文。藏之東京。而世紀言。堯與羣臣沈璧于河。乃為握河紀。今中候是也。王

元長云。握河沈璧。孫氏圖瑞云。帝堯即位。坐河渚。神龍赤色負圖而至。備載山澤河海之形。國土之分域。帝舜祇欽相有光。至於稷興。榮光迭至。黃龍負圖。卷舒至水畔。置舜前。舜與三公。大司空禹等。二十人集。發圖。周公踐祚。理政。與天合志。萬序咸得。休氣充塞。藩侯陪位。至於日昃。榮光汨河。青雲浮至。青龍仰玄甲。臨壇址。濟止圖滯。周公視王。公視其文。言周世之事。五百之戒。與秦漢之事。故摘洛戒云。青龍脚甲。玄龍背書者。此也。又中候云。周成王舉堯舜之禮。沈璧於河。白雲起而青雲浮。乃有蒼龍負圖。臨河。据攷之。亦黃帝之事耳。按洪濛之世。象數未開。天牖聖衷。假物垂象。固多有之。然豈歷代皆沈河洛。雲興皆呈青白所

古易彙編

圖書

五

云。河圖乃甲錄山澤之象。與易无涉也。此皆識緯家附會粉飾。以文其書耳。豈足信哉。故附此。吳幼清曰。周之時。河圖與天球寶玉。同藏于王室。其貴重可知。秦漢以來。官府既不收貯。學者亦不復見。觀漢志。劉歆所云。本孔安國蓋亦祖述相傳之辭。爾未嘗親見圖書之象者也。後漢鄭玄註禮記。則不識河圖為何物。及魏何晏集註論語。晉人作尚書。孔傳。顧命。洪範。兩註。雖皆用孔劉之說。而頗失其意。蓋孔劉雖不見圖書。而謂伏羲則河圖。畫八卦。禹法洛書。陳洪範。則圖自圖書。自書卦。自卦範。自範。猶不誤認爲一也。若晉魏則直謂周易八卦。卽是河圖。洪範九疇。卽是洛書。蓋以河出圖。爲龍負一片之圖。洛出書。爲龜負一卷之

書矣。唐孔穎達易書禮疏。朱邢昺論語疏亦然。且雜取偽書怪誕之說。皆由不曾見圖書十數九數之象故也。大抵周後漢初。儒流專門之學。率是口耳授受。故凡有文辭可記誦者。有傳。遇无文辭不可記誦者。无傳。五經皆存。而獨樂之一經。亾。三百五篇詩皆存。而獨笙詩之六篇。亾。蓋以无文辭。非可記誦故也。若先天古易。祇有卦畫。河圖洛書。祇有圖象。則儒家亦不傳。是以漢魏晉唐宋初之儒。不見圖書。義易圖書。不傳於儒流。而方伎家藉此竊窺造化。乃秘寶之。宋興。異人挺生。希夷先生陳搏。圖南。從方技家得此。當時有穆脩。種放。遊其門。故穆得其古易。種得其圖書。穆傳李之才。再傳而至邵雍。種傳李溉。許堅。范諤昌。四傳

古易彙編

圖書

六

而至劉牧。邵子得圖書。蓋亦穆所傳也。其洞徹蘊奧。與茂以加矣。劉亦發揮圖書。有易象鈞隱圖。然邵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而劉則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劉之知識。雖庸下而爲人。亦質實非敢故意易置圖書之名也。蓋其初所傳。但得二圖。不曾分別何者爲圖。何者爲書。是致混淆。而不免差互。非劉之罪也。當時有阮逸者。作關子明易。阮與穆種同時。人蓋因二家。而得見圖書之象。故云。然歐陽脩亦阮同時。而未及見。蓋當時所傳未廣也。是以歐陽與臨川王氏。文人巨擘。而皆不見圖書。歐陽直以八卦爲河圖。不信有洛書。並疑繫辭非孔子所作。王氏雖不以爲无。而其說圖書。皆以意懸空立言。至乾道淳熙間。朱子始推尊邵

子之學。然當時信從者寡。亦未盛行於世也。觀鮑吳諸說。及啟蒙歷引孔安國劉歆邵子戴禮之言。則河圖十而洛書九萬世有定論矣。乃吳氏纂言曰。河圖五十五點之在馬背者。其旋圍如星象。洛書四十五畫之在龜背者。其文之拆如字。畫楊止菴遂據以改圖。噫。此特以理度之耳。非真見太古之文也。即今馬背之毛。其旋如星。而推古之龍馬。必旋毛。即今龜文之拆。其畫如字。而推古之神龜。必拆畫。是固然矣。然果知龍馬之毛如何。而旋果見龜背之文如何。而拆乎。而止菴之為旋毛。半陰半陽。黑白互根。如周子太極圖例。當時既極分曉。則周子之作。為贅矣。為拆畫。皆層曲向內。如已灼之兆。且皆規之焉。觀邵子云。圓者

易圖編

圖書

七

星也。謂圖無四隅。乃圓之象。方者土也。謂書有四隅。乃方之形也。非可皆規之也。管公明之述河圖也。一白六黑近尾。七白二黑近首。三白八黑在左。九白四黑在右。五白十黑在中。是固以黑白分陰陽矣。至述洛書。其背一長畫。二短畫。一黑。白近尾。九點紫近首。一黑四碧六白在左。三綠八白七赤在右。五黃在中。凡九位而七色備焉。至今曆家宗之作九宮圖於月建之下一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惟白紫吉。如是而可言字畫乎。惟一長畫二短畫。始可謂之拆畫。即黑白之圈。亦不足以盡七色之義者。故周子之作圖以太極難名。不得已而圖之以○。兩儀四象亦難名。又不得已而圖之以☯。不過假象以

明理耳。豈真有互旋之形哉。是以希夷得之方外。此白黑也。傳之於穆季。此黑白也。方外之傳。即周室所寶。周室所寶。即義皇所遺也。可至今而旋之而規之哉。

圖數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朱子曰。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易筮曰。五位相得者。一二也。三四也。五六也。七八也。九十也。猶甲陽得乙陰。丙陽得丁陰。戊陽得己陰。庚陽得辛陰。壬陽得

易圖編

圖書

七

癸陰。五者之陰陽皆相得也。各有合者。一六也。二七也。三八也。四九也。五十也。猶甲陽合己陰。乙陰合庚陽。丙陽合辛陰。丁陰合壬陽。戊陽合癸陰。五者之陰陽各自相合也。一三五七九乃天之五行。二四六八十乃地之五行。一生一成。一往一來。皆不出此。楊止菴曰。相得先後各順其序。朱子所謂如兄弟者。如其序也。有合內外各有其別。朱子所謂如夫婦者。如其別也。啟蒙此河圖之全數也。又曰。陽變則生陰。化之漸也。陰化則成陽。變之成也。水火之生成。如此。陰變則生陽。化之漸也。陽化則成陰。變之成也。金木之生成。如此。本義曰。鬼神謂奇偶生成之。屈伸來往者。奇偶生成指變化。屈伸往來指鬼神。韓氏范洛曰。屈伸者進退

之幾也。往來者，循環之運也。時乎春也，木進則水退，時乎夏也，火進則木退，時乎秋也，金進則火退，時乎冬也，水進則金退。而土則旺於中央。此言五行之時，水往而木來，木往而火來，火往而金來，金往而水來。而土則運行夏秋之交，與冬春之交，所以定四時而成歲功也。按五十合者，中五與上五為十，與下五亦十也。止菴云：生數在內，成數在外。內以宅言，外以居言。四陰內西而九陽居其外，是太陽居太陰之宅也。而右四中五亦為九，一三合五亦為九，二陰內南而七陽居其外，是少陽居少陰之宅也。而前二中五亦為七，一二合四亦為七，一陽內北而六陰居其外，是太陰居太陽之宅也。而後一中五亦為六，二合四亦為六。

周易彙編

圖書

九

三陽內東而八陰居其外，是少陰居少陽之宅也。而左中三五亦為八，二合六亦為八，外者內之積也。內者外之分也。生數陽居下，左者陽得始也。成數陰居下，左者陰得始也。劉雲莊曰：河圖陰陽之位，生數為主，而成數配之。東南陽方，則主之以奇，而與合者偶。西南陰方，則主之以偶，而與合者奇。奇偶易之體也。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案止菴以中☵為太極，其間外左旋☲為陽儀，右旋☱為陰儀。四圈☳為四象，西九為乾，下一為兌，上二為離，東八為震，上七為巽，東三為坎，西四為艮，下六為坤。不惟位次迥異，抑且太少失倫，且中一〇耳，何從而分其左旋右旋。

哉。夫虛五與十為太極，奇耦各二十為兩儀。一得五而六，二得五而七，三得五而八，四得五而九，為四象。紫陽固有明訓矣。唯是八卦之說，頗有多端。啟蒙云：先天八卦，乾兌生於老陽之四，九離震生於少陰之二，八艮坤生於老陰之一，六巽坎生於少陽之三，七韓氏范洛曰：以一六為老陽，二七為少陽，三八為少陰，四九為老陰，六七八九是矣。而一二三四何為也？乾兌一九，老陽所生而象之二七，巽坎二七，少陽所生而象之一九，離震二八，少陰之所生而象之艮坤，艮坤四六，老陰之所生而象之離震，皆於義而未協。是楊之布位，一宗乎韓矣。然兌陰卦而為太陽，震陽卦而為少陰，及艮陰巽陽，非其類，而東西易置何為哉？意

周易彙編

圖書

十

者獨中☵為太極，奇耦四圈為四象，合之為五行。義皇於陽儀取左旋之意，故自西而南則乾九而兌四，自南而東則離二而震三，於陰儀取右旋之義，故自東而西南則巽八而坎一，自南而西北則艮七而坤六，自一二三四言則一太陽二少陰三少陽四太陰也。自六七八九言則六太陰七少陽八少陰九太陽也。太陽數始於一而極於九，少陰數始於二而極於八，少陽數始於三而極於七，太陰數始於四而極於六，與洛書符中五者五行之氣也。外十者五行之質以兩其五行也。如此則坎一生水，坤六成之，離二生火，艮七成之，震三生木，巽八成之，兌四生金，乾九成之，中五奇坤生土，外十奇艮成之，而中五之五行又散焉。

八卦之五行矣。陽儀之離兌陽中陰也。陰儀之坎艮陰中陽也。天高地下。日東月西。山高於西北。澤下於東南。雷奮地而風行天。其不易之體乎。定位通氣相薄不相射。八卦交錯其交易之用乎。圖南而卦東。圖西而位南。其變易之機乎。是先天對待之中。已兼後天流行之妙。一則圖而易備矣。蓋朱子卦序。艮一兌二震三巽四坤六乾七離八坎九。胡玉齋從之。韓氏卦序。兌一離二坎三艮四坤六巽七震八乾九。楊易從之。今定卦序。坎一離二震三兌四坤六艮七巽八乾九。崔憬則謂兌二艮三坎五坤六震七巽八乾九。呂氏則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坤六艮七坎八巽九。或據橫圖則謂乾一離二巽三艮四坤六坎七震八兌九。或謂乾一離二巽三艮四坤六坎七震八兌九。或謂坤一乾二離三坎四艮六兌七震八巽九。諸說紛紜未詳。孰是總埃知者。要之伏羲之畫卦。生於成列。橫圖特見河圖而發端耳。不必一一強合也。考諸康節之軌策。以一六坎水。二七離火。三八震巽木。四九兌乾金。五十坤艮土。為斷而占。罔弗驗焉。故曰。邵子得先天之奧也。

書數

尚書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舜倫攸敷。鯀則殛。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舜倫攸敘。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

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七稽疑。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一曰三。二曰巫比。三曰巫目。四曰巫比。五曰巫目。六曰巫比。七曰巫目。八曰巫比。九曰巫目。十曰巫比。十一曰巫目。十二曰巫比。十三曰巫目。十四曰巫比。十五曰巫目。十六曰巫比。十七曰巫目。十八曰巫比。十九曰巫目。二十曰巫比。二十一曰巫目。二十二曰巫比。二十三曰巫目。二十四曰巫比。二十五曰巫目。二十六曰巫比。二十七曰巫目。二十八曰巫比。二十九曰巫目。三十曰巫比。三十一曰巫目。三十二曰巫比。三十三曰巫目。三十四曰巫比。三十五曰巫目。三十六曰巫比。三十七曰巫目。三十八曰巫比。三十九曰巫目。四十曰巫比。四十一曰巫目。四十二曰巫比。四十三曰巫目。四十四曰巫比。四十五曰巫目。四十六曰巫比。四十七曰巫目。四十八曰巫比。四十九曰巫目。五十曰巫比。五十一曰巫目。五十二曰巫比。五十三曰巫目。五十四曰巫比。五十五曰巫目。五十六曰巫比。五十七曰巫目。五十八曰巫比。五十九曰巫目。六十曰巫比。六十一曰巫目。六十二曰巫比。六十三曰巫目。六十四曰巫比。六十五曰巫目。六十六曰巫比。六十七曰巫目。六十八曰巫比。六十九曰巫目。七十曰巫比。七十一曰巫目。七十二曰巫比。七十三曰巫目。七十四曰巫比。七十五曰巫目。七十六曰巫比。七十七曰巫目。七十八曰巫比。七十九曰巫目。八十曰巫比。八十一曰巫目。八十二曰巫比。八十三曰巫目。八十四曰巫比。八十五曰巫目。八十六曰巫比。八十七曰巫目。八十八曰巫比。八十九曰巫目。九十曰巫比。九十一曰巫目。九十二曰巫比。九十三曰巫目。九十四曰巫比。九十五曰巫目。九十六曰巫比。九十七曰巫目。九十八曰巫比。九十九曰巫目。一百曰巫比。

蔡沈註此九疇之綱也。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之所以因乎天也。五極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極者。君之所以建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乎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極。皇極之所以建也。又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懲勸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孰有加於此哉。內篇曰。一數之周。一歲之運也。九數之重。八節之分也。一一陽之始也。五五陰之萌也。三三陽之中也。七七陰之中也。一二者陽之長。四四陽之壯。五則陽極矣。六六者陰之長。八八陰之壯。九九則陰極

矣。一九首尾爲一者。一歲首尾於冬至也。蓋冬至二而餘則一也。一者數之始也。九者數之終也。一者不變而九者盡變也。三五七者變而少者也。二四六八者變而偶者也。變之偶者不能以及乎奇。變之少者不能以該乎物。奇偶相參多寡相函。其惟九數乎。數始於一。參於三。究於九。成於八十一。備於六千五百六十一。八十一者數之小成也。六千五百六十一者數之大成也。天地之變化。人事之始終。古今之因革。莫不於是著焉。洛書數九而用十何也。十者數之成也。數成而五行備也。數非九不生。非十不成。九以通之。十以節之。九以行之。十以止之。九者變通之機。十者五行之敘也。方偶對待中五合五而十數已具於九數之中矣。以見其體用之不相離。而圖書所以相爲經緯也。

古易彙編

圖書

十三

朱子曰。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天有陰陽。故二其五爲一十。合三與七。一與九亦十也。地有柔剛。故二其六爲十二。合四與八。二與十亦十二也。十爲千。十二爲支。十千者五行有陰陽也。十二支者六氣有柔剛也。十千實五行也。十二支實六氣也。五行六氣實一氣也。清濁未判。乃天地之所以立。上下定位。又萬物之所以生。故自體言之。則對待而不可缺。自用言之。則往來而不可窮。蓋造化之幾微。聖人之能事也。案楊止菴九疇虛五用十。皇極虛五極九數也。外有六極用十也。一九爲十。三七爲十二。八爲十四。六爲十。書雖无十而有十之用矣。此中○者所謂極也。卽

易有太極之極。河圖之中○也。箕子所謂皇建之者也。故曰五皇極。以一三四言則一太陽二少陰三少陽四太陰也。以六七八九言則六太陰七少陽八少陰九太陽也。太陽數始於一而極於九。少陰數始於二而極於八。少陽數始於三而極於七。太陰數始於四而極於六。西北六老陰而北一合中五亦爲六。南九老陽而東南四合中五亦爲九。六進爲九。則六之本體已消。而九於是乎長焉。此老陰爲老陽。卽河圖六居一外也。九退爲六。則九之本體已消。而六於是乎長焉。此老陽爲老陰。卽河圖九居四外也。西七少陽。西南二合中五亦爲七。東八少陰。左三合中五亦爲八。八退爲七。則八之本體已消。而七於是乎長焉。此

古易彙編

圖書

十四

少陰爲少陽。卽河圖八居三外也。七進爲八。則七之本體已消。而八於是乎長焉。此少陽爲少陰。卽河圖七居二外也。所謂陰陽互藏其宅者也。妙矣。玉齋胡氏曰。大抵數之進者爲長。退者爲消。長者退則爲消。消者進則爲長。朱子所謂迭爲消長者如此。案進退皆以五言。如一乘五則進爲六。九除五則退爲四之類。故履一天一之象。進中五則生西北之六。左三天三之象。進中五則生東北之八。右七天七之象。退中五則生西南之二。戴九天九之象。退中五則生東南之四。啟蒙論三同二異云。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劉氏曰。圖之一三五七九皆奇陽數也。一三五之位不易。七九之位易者。亦以天地之

間陽動主變也。然陽於東北則不動，於西南則互遷者。蓋東北陽始生之方，西南陽極盛之方，陽主進數，故必進於極而後變。胡雙峰曰：自二圖並觀，使東北二方之數相易，亦不過有相生而无相克。至西南二方之數相易，則金乘火位，火入金鄉，有相克制之義焉。此造化之所以必易二方者，正以其相克之象也。胡雲峰曰：陽不可易而陰可易，專以生數言也。蓋謂洛書視河圖，東北不易而西南易，東北一三陽數不可易，而西南二四陰數可易也。一圓而三生數之中，又自有相生之象，二方而四生數之中，又自有相克之象。相生則有不易之體，相克故有變易之用。如四時：春屬木，中央屬土，冬屬水，其體不易；夏屬火，秋屬金，夏

易象圖說

六圖書

十五

變而秋，其用不能不易。初不待圖變為書，而後見也。案圖西之九移於正南，四移東南，東之八移於東北，而三不易。是陽氣之左旋也。圖南之二移於西南，七移正西北，之六移於西北，而一不易。是陰氣之右旋也。火西流而克金，金東射而克木，是為夏秋之交。火功畢而生土，故土旺於夏季。如素問所謂長夏者，而中央五位之土始運行於四時焉。故伏羲取圖西方之九為正南之乾，取西方之四為東南之兌，取南方之七為西北之艮，非以夏秋之交而生土乎。而圖可以包書，卦可以溫疇矣。厥後文王則洛書之位，宗連山之旨，而設後天之卦。西北六足為乾金，正北履一為坎水，東北八足為艮土，正東三為震木，東南四肩為巽

木正南戴九為離火，西南二肩為坤土，正西七為兌金，於是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乾六，兌七，艮八，離九，中五寄坤十，皆祖此矣。在河圖則乾坤坎離分居四方，兌震巽艮分居四隅。止菴仍謂兌一，離二，坎三，艮四，坤六，巽七，震八，乾九，是遵何說哉。邵子曰：洛書縱橫皆十五也。案縱而觀之，東行四三八，中行九五，西行二七六，橫而觀之，南行四九二，中行三五七，北行八六一，斜而觀之，東南對西北四五六，西南對東北二五八，皆合十五之數，乃天地自然之妙也。

總論

易象圖說

六圖書

十六

朱子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耦數，而各居其所，數之用也。玉齋胡氏曰：河圖以生成分陰陽，陽內陰外，生成相合，交泰之義也。洛書以奇耦分陰陽，陽正陰偏，奇耦既分，尊卑之位也。十者對待以立其體，故為常九者流行以致其用，故為變也。蔡氏曰：河圖數偶者靜，靜以動為用，故河圖之行合皆奇易之吉，凶生乎動。洛書數奇者動，動以靜為用，故洛書之數合皆偶，範之吉，凶見乎靜。胡氏曰：河圖耦而奇，奇者地三十，天二十有五也。洛書奇而耦，奇者天二十有五，地二十也。河圖虛其中之十五，洛書虛其中之五，則陰陽之數均於二十矣。七九為陽，陽主進，六八為陰，陰

主退進則饒故老陽饒於八少陰饒於六退則乏故老陽
乏於七少陰乏於九董盤淵云陽極生陰陰極陽又生少
者老老者變而少者又進焉亦造化不窮之妙也又曰陽
之主饒陽數常盈陰之主乏陰數常虛也楊止菴云河圖
洛書皆中五虛其中五則皆四十矣圖四連六為十而九
六十五常相連三連七為十而七八十五常相連一連九
為十二連八為十而中之十五亦相連書則一得五成六
而六合九為十五四得五成九而九合六為十五二得五
成七而七合八為十五三得五成八而八合七為十五又
二四成六而連中九為十五一八成九而連旁六為十五
二六成八而連中七為十五三四成七而連下八為十五

周易彙編

圖書

十七

是九六七八無適而不遇其合也圖主圓陽皆順行一而
三三而七七而九陰為逆行八而六六而四四而二流行
之所以不已也洛書主方陽皆逆對一與九對三與七對
陰皆逆對二與八四與六對對待之所以不紊也圖主流
行而其位則四方是以對待為流行也書主對待而位則
八方是以流行為對待也河圖以運行言自北而東左旋
相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復生水以對待言
北方一六水克南方二七火西方四九金克東方三八木
東方木克五十中央土中央土復克北方水是河圖以逆
生以順克所謂相克寓於相生之中也洛書以運行言自
北而西右旋相克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復克

水以對待言東南四九金生西北一六水東北三八木生
西南二七火西北水生東北木西南火生中央土土生東南
金是洛書以順克以逆生也所謂相生寓於相克之中也
以天一為履地二為右肩天三為左地四為左肩天五為
中地六為右足天七為右地八為左足天九為戴而地十
散於對待之合此圖之可以為書圖為經而書為緯也以
履一為天一右足為地六右肩為地二右七為天七左三
為天三右足為地八左肩為地四戴九為天九對待之合
數為十此書之可以為圖書為經而圖為緯也取圖之自
一至九而繫之疇則表八卦而裏九章也取書之自一至
九虛中五而畫之卦則表九疇而裏八卦也所謂圖書相

周易彙編

圖書

十八

為經緯卦疇相為表裏者如此傳文兆謂河圖此太極生
兩儀也中五與十太極也一與三陽儀也二與四陰儀也
六與八陰儀也七與九陽儀也一二三四環抱而五其中
乎六七八九再環抱而十又其中乎五者為陽中乎十者
為陰其抱陽乎謂洛書此兩儀生四象也中五太極也一
與九一象也三與七一象也二與八一象也四與六一
象也案信如是說是河圖无四象洛書无八方矣卦於何
生疇於何敘乎殆不可立異以啟後學之疑也五行尚書
禹曰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其誓王曰有扈氏威
侮五行怠棄三正洪範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天乃錫禹
洪範九疇初一日五行二曰水三曰火四曰木五曰金五

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易說卦乾為金。坤為地。巽為木。坎為水。離為火。虞翻曰。天一水。甲地。二火。乙天。三木。丙地。四金。丁天。五土。戊地。六水。巳天。七火。庚地。八木。辛天。九金。壬地。十土。癸則易範之有五行尚矣。而其源出於圖書。王氏曰。五行者。往來行於天地之間。而不窮。是以謂之行。本有生成。生行生克。乃獨言行者。正義曰。謂之行者。在天則五象流行。在地則五行流行。皆世所謂用也。若範以水火。木金土為序。謨以水火金。水土為序。劉向班固以木火土金水為序。范曄以木金火土水為序。各有取也。朱子曰。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白虎通

百易彙編

圖書

十九

云行者為天行氣。水訓準。水在黃泉。養物平均。有準。火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金禁也。秋水萬物。金氣禁止。木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土吐也。土居中央。萬總吐萬物也。楊止菴云。以生成言。天一生水。水資地以流動。而水成於地。六地即載水。乾天益清。則地二生火。藉陽光以閃爍。而火成於天。七火成之後。氣達而實。則天生木。華於坤。柔此木以地八而成也。木成之後。地四生火。金氣斂而固。則金續於乾。剛此金以天九而成也。四時既成。天五生土。厚而博。為萬物之所資藉。為天之所依附。故地十成土也。先儒曰。水火體虛。而用常。羨得氣先也。木金體實。而用常。嗇得氣後也。土收終氣。故體厚。而用博。亦其序也。河圖三八東

水。二七南。火。陽也。而水生於水。水生於金。此陽根陰也。四九西。金。一六北。水。陰也。而土生於火。火生於木。此陰根陽也。何也。水一生木。三生陽也。而水六成木。八成是陰也。是木皆根陽也。火二生金。四生陰也。而火七成金。九成是陽也。是火皆陽根陰也。以生行言。北一六水生。成行而東。三八木生。成行而南。二七火生。成行而中央。五土生。成行而西。四九金生。成行而北。由是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復生水。此行鬼神之說也。河圖以陽為順。為進。為左旋。為上生。觀自北。一而左。三而中。五而上。七而右。九皆順也。進也。左旋也。以陰為逆。為右旋。為下生。觀自南。二而右。四而下。六而左。八而中。十皆逆也。退也。右旋也。下

百易彙編

圖書

廿

生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周子亦曰。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四時之內。固備五行之氣也。惟土無定位。寄旺于四季。春木之氣盛。則土為之傷。夏火之盛。氣則土為之息。故夏季本土旺之月。而又加之火。則尤為旺。故能生金。而為秋。此其相生之序。豈不瞭然。今但見夏之後。便繼以秋。不得其說。遽斷之曰。火能生金。竊恐其為踈矣。月令以中央土。繼於夏季之後。素問於四時之外。以長夏屬土。皆是此意。自炎黃以迄於今。未之有改也。以生克言。圖主相生。而北水克南。二七火。南火克西。四九金。西金克東。三八木。東木克中。五土。中土克北。一六水。是相克者。即寓相生之中。特生克者。則對待相生者。則流行也。洛書則主相克。而

六水克西二八火西火克南四九金南金克東三八木東
木克中五土中土克北一六水則相生即寓於相克之中
特相克者則流行相生者則對待也先儒云天地陰陽中
而已生者則有時而窮窮則乏乏則不及是故克者相濟
以補其不及也亦有時而溢溢則盈盈則過是故克者相
制以洩其過者也五行以相克為用提防灌溉乃土水相
制之用也烹飪藏洩乃水火相濟之用也火之用惟燔與
烹易曰以木與火烹飪也火之命藏於木古之人鑽燧改
火莊子曰木與木相摩則燃是又木火相克之用也金與
火相守則流洪範金曰從革聖人因其從革之性鎔之而
流製以為五兵田器諸物之用是火金相克之用也木曰

曲直聖人因其曲直之性度以規矩方圓以成宮室器用
非斧斤不克是金木相克之用也斲木為枅採木為耒一
耨之成廣尺深尺是木土相克之用也水言潤則土溽火
燠木敷金飲皆可知也火言炎則水列土蒸木溫金清皆
可知也木言曲直則土圜金方火銳水平皆可知也金言
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皆可知也土言稼穡則水井
洫火變冶木金器械皆可知也然火生於水而焚木金生
于土而鋤土木克土而土養木土克水而水澤土油水類
也不克火而資火灰木成也不克土而資土木生火火生
土也天原發微曰天一生水故水居五行之先物之初生
其形皆水水者萬物之原如金石之產其初亦乳一陽之

中庸

中庸

中庸

中庸

中庸

中庸

一曰之時一年十二月皆肇於子子者水位也朱子
水之包五行以其歸根反命而藏於此也木无水則燥金
无水則宿以水包之則流通四時活動萬物以干支言發
微曰天一與地六生成水而居北子數一亥數六壬為陽
水一癸為陰水六也地二與天七生成火而居南巳數二
午數七丙為陽火七丁為陰火二也天三地八生成木而
居東寅數三卯數八甲為陽木三乙為陰木八也至於土
位乎中央則五與十而生成土戊與辰戌麗於十而屬陽
巳與丑未亦麗於十而屬陰也西方金位成金庚干申支
數既為九而屬陽辛于酉支數又為四而屬陰矣所謂天
干地支也止菴云順而言之甲乙木東丙丁火南戊巳土
中央庚辛金西壬癸水北此五行正氣相生之序錯而言
之甲巳土乙庚金丙辛火丁壬木戊癸水又五行更革之
序發微曰圖中五點土居中央外四點北水南火東木西
金是也戊巳律中黃鍾之宮春角夏徵秋商冬羽音皆別
居中央重十而五不離中矣觀此則獨中一圖為太極
外四圈為四象益有徵矣董誥有言五為數祖參天兩
地此圖書皆以五為數之宗也所以氣有五行人有五常
天有五星地有五岳樂有五聲米有五色以至施為五教
秩為五禮服為五章罰為五刑食為五味有五穀兵有五
兩數之起於中五也可知矣學齋佔俾曰楊雄所謂五復

守于五而橫渠所謂十為五之偶合於中央而為五行之成數二語最為有得懸鏡五行之生皆不能離乎中五之士以成形質天一生水矣水非土則源泉從何出故一得五則成六是地六成之也地二生火矣火非土則歸宿於何所故二得五則成七是天七成之也天三生木矣木非土無所培植故三得五則成八是地八成之也地四生金矣金固土之所滋長故四得五則成九是天九成之也天五生土矣土而必成則積之深厚故五得五則成十是地十成之也五行質具于地而氣行于天故圖之左旋合四時之序焉二八居東為春屬木於干為甲乙於支為寅卯於人身為肝二七居南為夏屬火於干為丙丁於支為巳午於人身為心四九居西為秋屬金於干為庚辛於支為辛酉於人身為肺一六居北為冬屬水於干為壬癸於支為亥子於人身為腎五十居中為四季屬土於干為戊己於支為辰戌丑未於人身為脾河圖主左旋相生洛書主右轉相克造化不可无生亦不可无克不生則或幾乎息不克則亦无以成其生也案洛書則一白坎為戊二黑坤為乙癸三綠震為庚四碧巽為辛六白乾為壬甲七赤兌為丁八白艮為丙九紫離為巳五黃中寄艮又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之所繇興也傳文兆曰五行不同總歸三德水木者過於柔雖鹹酸異宜而未若稼穡之甘火金者過於剛雖辛苦異味而亦未若稼穡之甘甘者中道也萬

物之所生生也此高明貴於柔克沈潛貴於剛克者凡以歸皇極之中也是洛書之五行也論曰嗟嗚緯書符錄之言則愚不敢信矣若河圖著於顧命垂於魯論而與洛書並言於翼傳吾論圖書耳奚辨龜龍哉夫羲之受圖史言天應禹之受範書稱天錫蓋天所以開聖人也然天无面命手授之理非假物奚適矣假物必假物之靈龍龜固水蟲之靈也則其謂之龍龜也以此圖十數全而四隅缺書四隅全而十數缺豈非天缺西北地缺東南之象乎是故日食于鳥月侵於蟾造物固不全而况於人手外周者郭郭乎近環者宮室乎內五者五曜五行五藏五常乎中一者帝乎守其郭郭修其宮室播其五以閑其邪而帝安矣故八卦者衛四象者也四象者衛兩儀者也兩儀者衛太極者也前四後四者衛皇極者也五者播之於二四八者也外不衛內則天君不寧內不播外則榮衛不充外衛內播則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故太極也皇極也得一而已矣一者五曜之樞五行之紐五藏之心而五常之仁也樞者立天之極紐者立地之極而仁心者立人之極也人極立則可與天地參翼所謂立人之極曰仁與義而周子所謂主靜立人極者也此圖書所以括八於五括五於一明以三極之道開義焉矣故易重太極書重皇極聖人之則天象豈虛乎哉堯舜禹執中惟一而極立於上矣尼聖一以貫之

極立於下矣。陸象山曰：讀易者須知太極。讀洪範者須知皇極。可不謂片言居要哉。啓蒙闡體用之妙。玉齋發奇耦之蘊。言探河洛之原。發微究五行之運。止菴扶生克之旨。雖略於易書之極。而於圖書各有發明。故備錄之。俾學士擇焉。

畫象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天地設位。而易行乎中矣。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古易彙編

圖書

易有太極

伏羲生卦次第

啓蒙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



四象生八卦。兩儀生四象。是生兩儀。易有太極。

其理无朕之目。在河圖洛書皆虛中之象也。周子曰：无極而太極。邵子曰：道為太極。又曰：心為太極。此之謂也。楊易太極原是此一自希夷初傳作○。今依河圖中五中圈作①。朱子曰：太極便是一畫。此言是獨得之妙。案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玉衡即一之象也。太極圖中有豎界。即一之意也。故星有南極北極。簡儀中有衡軸。是天之有一也。固然矣。但河圖中○曰太極。洛書中○曰皇極。及希夷所傳周邵所圖。程朱所解。俱止中○。而无一。則亦河洛未呈之象。周邵不言之蘊。可以无作者也。陳繼儒曰：孔子不作。宋儒翻有作義。卦之上理本无象。而蒼着一○。一○且為贅。而况一一乎。啓蒙曰：太極之判始生一奇一耦。而為

古易彙編

畫象

廿六

一畫者二。是為兩儀。一者為奇。陽之象也。二者為耦。陰之象也。陽專直為无間斷。故一陰翕闢而有容。受故一。周子所謂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也。止菴云：此下即生生之謂易。啓蒙曰：兩儀之上各加一奇一耦。而為二畫者四。是謂四象。圖書中五下○則為太陽。上○則為少陰。右○則為少陽。左○則為太陰。周子所謂水火金木土行於中者。仰子所謂天地人物皆四。以水火土石為象者。此也。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為三畫者八。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總名之為八卦。說卦所謂八卦成列。周禮所謂經卦皆八者也。說卦傳曰：易逆數也。邵子曰：

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知來者
逆若逆天而行是左行也皆未生之卦夫易之數由逆而
成矣若逆推四時之比也懸鏡云伏羲不是逐卦如此畫
只是自太極生兩儀為第一畫者二兩儀生四象為第二
畫者四四象生八卦為第三畫者八所謂始畫八卦者此
也朱子曰爻之所以有奇耦卦之所以三畫皆是自然流
出不假安排此易學之綱領開卷第一義也案啟蒙太極
自作一圖兩儀自作一圖四象及重儀每加一畫作一圖
似不聯屬故減為兩圖本義卦在象中象在儀中學者難
明故逐節分著朱子曰伏羲四圖其說皆說出邵氏得之
華山希夷先生今依原式為四圖而小圓圖入三易中

古易彙編 畫象

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兼三才而兩之故六者非他也三才
之道也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

履	泰	大畜	需	小畜	大壯	大有	夬	乾
十四是也啟蒙若於其上各卦又各生一奇一	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周禮所謂三易之別皆六	六十四卦備矣說卦所謂因而重之爻在其中	卦成矣四變而十六五變而三十有六六變而	百六十四又曰一變而二二變而四三變而八	四其數奇一百八十二偶一百八十二合為三	加一奇一偶其畫為六其位倍三十二為六十	畫之上各加一奇一偶其畫為五五畫之上又	纂言曰八卦之上各加一奇一耦其畫為四四

耦則為七畫者百二十八矣七畫之上又各生
一奇一耦則為八畫者二百五十六矣八畫之
上又各生一奇一耦則為九畫者五百一十二矣
九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耦則為十畫者千二
十四矣十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耦則為十一
畫者二千四十八矣十一畫之上又各生一奇
一耦則為十二畫者四千九十六矣此焦貢易
林變卦之數蓋以六十四乘六十四也案延壽
易林每一卦變為六十四非六十四之上又每
加六十四也邵子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上
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

古易彙編 畫象

頤	屯	益	震	噬嗑	隨	无妄	明夷	賁	家人	既濟	豐	離	革	同人	臨	損	節	中孚	歸妹	睽	兌			
則曰生自如摩憂而出則曰摩自如桴推而出	即因而重之兼而兩之也特自根生幹幹生枝	相摩即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也八卦相盪	日月寒暑每一句各為一圖固極分晰然剛柔	剛柔相摩為一圖八卦相盪為一圖雷霆風雨	愈小愈細則愈繁按大傳止云因而重之兼三	才而兩之則四畫五畫之說似非本意而楊易	二分為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	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三十二三十	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	生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故一分	易林每一卦變為六十四非六十四之上又每	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	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	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	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	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	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	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	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	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	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	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	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	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

復	姤	大過	鼎	恒	巽	井	蠱	升	訟	困	未濟	解	渙	坎	蒙	師	遯	咸	旅	小過	漸
則曰盪耳。程子云：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為六十四。故六畫而成卦。朱子謂程子之意，只三畫上疊成六畫。八卦上疊成六十四卦，是已。胡雲峰曰：夫子說易，只得八卦，便停住。此云相盪，後之成列，因而重之，數條以明六十四卦，即八卦之所重也。則四畫五畫，似不必更為之圖矣。意見曰：伏羲加一成卦，邵子得之，為加一倍。自程子發之時，皆知之。畫止於六，蓋未知也。使知八，八相乘為三才者，兩陰陽剛柔仁義三才具矣。否則七八九十一十二，何所極邪？即此說見，則河圖作易之義，卦至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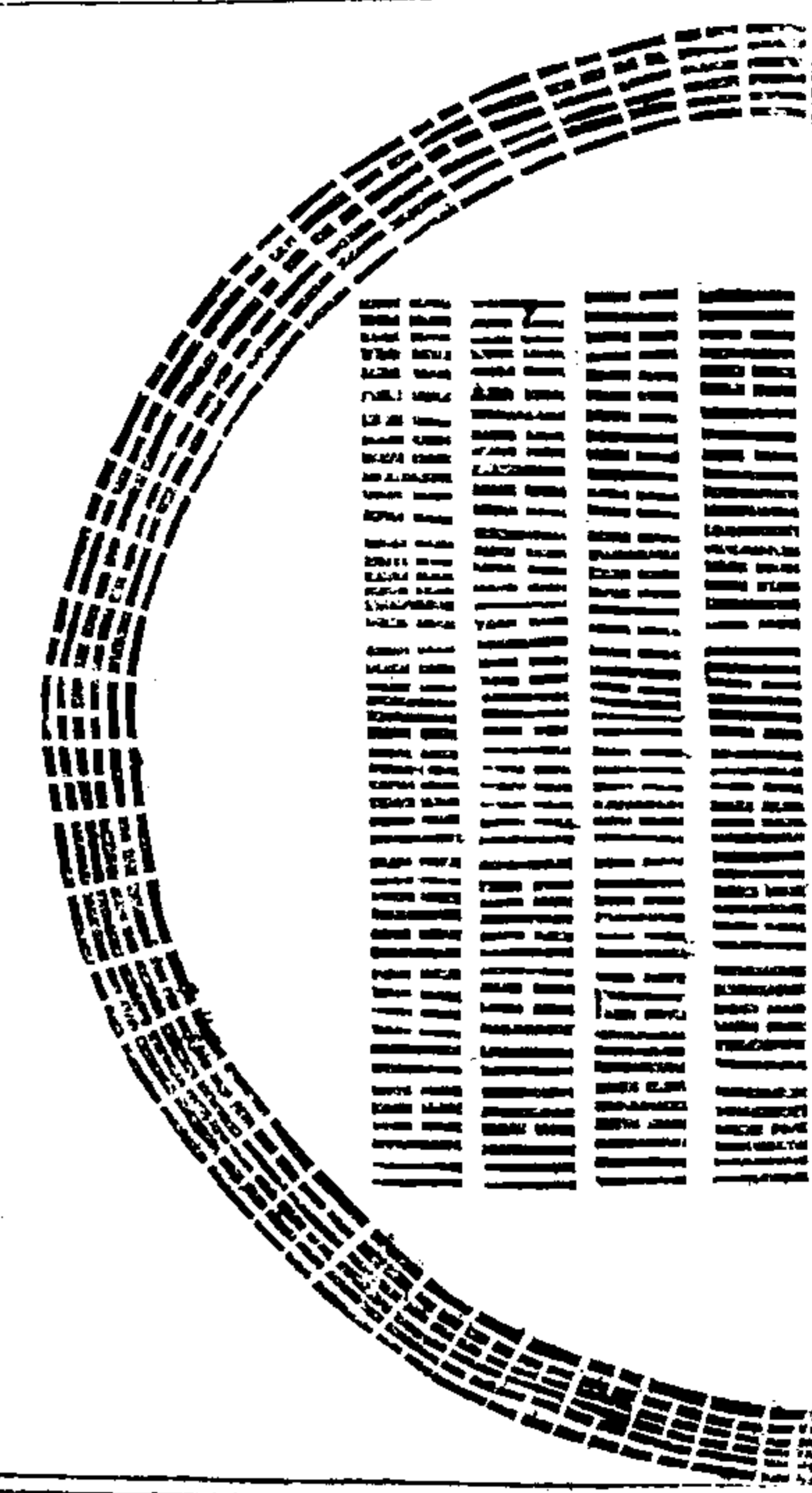
周易古本全書匯編 卷一四

第	謙	否	萃	晉	豫	觀	比	剝	坤
四爻莫不有極至之理。在乎其間，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者是也。文王周公雖嚴利貞吉之教，貞固便是理，但未嘗明說出太極來。夫子恐人惟以下筮視易，則卦爻涉於粗淺，故推本太極為言。太極者是理至極之稱，而為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二百八十四爻之祖。太極之名一立，而仁義禮知性命性情忠信誠敬中正之教，發揮無餘蘊矣。程沙隨謂易以道義配禍福，故為聖人之書。陰陽家獨言禍福，而不配以道義，詭遇獲禽，則曰吉，得正而斃，則曰凶，故為技術斯言，最有補於世教。									

伏義先天

西山蔡氏曰：先天六十四卦圖，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

圖方函圓



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

古易彙編

畫象

三十一

于外者為陽方于內者為陰圓者動而為天方者靜而為地也邵子曰乾坤定位也震與一交也兌離坎艮再交也故震陽少而陰尚多也與陰少而陽尚多也兌離陽浸多也坎艮陰浸多也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為陽之母陽為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是以陽起於復而陰起於姤也震始交陰而陽全與始消陽而陰生兌陽長也艮陰長也震兌在天之陰也與艮在地之陽也故震兌上陰而下陽與艮上陽而下陰天以始生言之故陰上而陽下交泰之義也地以既成言之故陽上而陰下尊卑之位也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闢日月之所出入春夏秋冬晦

測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乾四十八四之一分為陰所剋也坤四十八而四之一分為所剋之陽也故乾得三十六而坤得十二也復至乾凡百一十有二陽姤至坤凡八十陽姤至坤凡百一十有二陰復至乾凡八十陰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則皆順行此真至之理案圖可見之矣坎離者陰陽之限也故離當寅坎當申而數常踰之者陰陽之溢也然用數不過乎中也先天心學也故圖從中起萬化萬事生於心也圖雖無文吾終日言之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縣鏡圓圖起於復復者居

古易彙編

畫象

三十二

消而陽漸長為立春自明夷至同人得二十陰爻二十八陽爻則日漸長而氣漸溫為春分自臨至履得二十陰爻二十八陽爻日已長而氣已熱為立夏自泰至乾得十二陰爻三十六陽爻則日極長而氣極熱為夏至自姤至升得二十陰爻二十八陽爻則陰漸長而陽漸消為立秋自訟自師得二十八陰爻二十陽爻則日漸短而氣漸涼為秋分自遯至謙得二十八陰爻二十陽爻日已短而氣已寒為立冬自否至坤得二十二陰爻十二陽爻則日極短而氣極寒復交冬至也此日月星辰寒暑晝夜為流行之易案此伏羲之所謂消息也圓圖見天地之順方圖見天地之逆天地之運不順不行天地之交不逆不生順而行

順起於子。方於內者地也。地氣右轉而逆起於丑。寅之間。其卦畫自然配合之象。巧妙如此。天包地外。地列天中。是。一。大陰陽相配也。圓圖自復至乾得一百十二陽爻。八十。陰爻。是陽多陰少。即春夏之畫長而熱也。自姤至坤得一百十二陰爻。八十陽爻。是陰多陽少。即秋冬之畫短而寒也。方圖西北十六天卦自相交。東南十六地卦自相交。其。斜行則乾兌離震巽坎艮坤。自西北而東南。皆陰陽之純。卦所以不能生物也。西南十六卦天去交地。天卦皆在上。而生氣在首。故能生動物。東北十六卦地去交天。天氣皆在下。而生氣在根。故能生植物。其斜行則泰損既益恒未。

易象圖

畫象

三十一

濟咸否自東北而西南。皆陰陽奇耦之卦。所以能生物也。合而觀之。方圖乾處圓圖亥位。謂之天門。是天氣下降也。坤處圓圖巳位。謂之地戶。是地氣上騰也。此陰陽互藏之宅。泰處圓圖寅位。謂之鬼方。否處圓圖申位。謂之人門。此東西十六卦。是天地交泰而生之不息。所謂陰陽各從其類也。可見天有生物之氣。地有成物之形也。論曰。易者畫也。畫也者奇耦也。立象者立此者也。觀象者觀此者也。紫陽謂伏羲初畫卦時。不曉先畫甚卦。觀大傳。太極生兩儀。諸語。想其一見河圖。便識中。有太極之象。白。黑。有兩儀之象。四方有四時之象。八位有八之象。太極不可名擬。故仍其象為。而畫一奇。一以象白。一以象黑。

一。以象黑。由是各兩之而為四。各三之而為八。各。之。而為六十四。河圖以黑白分陰陽。義畫以斷不斷分。陰陽。道豈有二哉。衡圖由方四圖。五季以前未聞。此必秦。漢以察。方外有道者。摸為山林秘授。以為丹寶。而漢唐諸。儒未睹也。宋始傳至希夷。乃授神明逸。穆伯長。於是明逸。傳之李溉。溉傳之許堅。意堅傳之范諤昌。諤昌傳之劉牧。伯長傳之李挺之。挺之傳之邵康節。康節傳之王天濂。故。紫陽啟蒙。一本邵氏原圖之出自希夷始。則其謂希夷之。初作也。固宜。而於真傳大極兩儀四象八卦及相摩相盪。之說。无一弗合。則亦有功於義。皇矣。康節之加一倍。蓋本。連歸之法。為經世之綱。與大傳兼兩之義。不協。故弗敢從。

易象圖

畫象

三十四

圖由方圖。希夷舊无卦名。所謂使人消息。嘿會。啟蒙從之。而本義仍著卦名。蓋欲學者之易明也。今從啟蒙。

三易

按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于今升注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初乾初艮。初艮初乾。初離初。初。此歸藏之易也。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因之。連山。者。烈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之。歸藏。軒轅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夏得人統。故歲首建寅。而卦首艮。商得地統。故歲。首建丑。而卦首坤。周得天統。故歲首建子。而卦首乾。伏羲。

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楊用修云邵康節之易先天後天其源出於此今之讀易者知有先天後天而不知有中天讀尚書者知有古文今文而不知有中文可乎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大卜此語見於桓譚新論則後漢時連山歸藏猶存不可以藝文志不列其目而疑之至隋世之連山歸藏則僞作上官求賞者耳案羅長源之論三易頗與此同而曰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氏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杜子春從之誤矣案歸藏之文有乾爲天爲君爲父爲大赤爲辟爲卿爲馬爲禾爲血卦之類則知與今易通矣或曰歸

古易彙編

三易

三五

藏黃帝之書而坤啟筮乃有堯降二女以舜妃之語節卦云殷王其國常母谷目之類易爲伏羲書而有帝乙文王等語又何耶其卦是也其文非也連山之文禹代之作歸藏之文湯代之作而易之文特文王之作至於爻辭則周公而彖象則孔子也易者易也變易也而乾坤以爲首連山者重山也故重艮以爲首艮山也歸藏者萬物藏焉故也故重坤以爲首坤者藏也從時配位是三統之政也三易之書其書一其法異其爲卦皆六位經卦皆八而別卦皆六十四書一也易尚變連山歸藏尚不變法異也變老也不變少也易用九六尚老也連山用七歸藏用八尚少也尚變之占三百八十有四不變之占亦三百八十有四

凡七百六十有八其所以逆天地陰陽之神數定天地陰陽人事之休咎者備矣注或云商著策三十六蓋商氏之易主於坤坤之策三十有六也惟易則變故一可六十四而六十四可以爲一是故以六乘十四乘六十四得四千九十有六其與連歸藏倍一之理殊矣於是復以五十約之爲三千二百則今之易卦三十二陽三十二陰者也大衍之數五十實筮乎此是伏羲神農以來歷數之本也或曰得意忘象何首卦之云是不然易亦知夫太易之掌其法而不掌其書耶書果一則連山得陽歸藏得陰歸屯而下卦卦分也而在三易則卦不分焉故曰不異抑且不知雜卦之次與序卦之列不同焉又何歟伏羲氏之小成神

古易彙編

三易

三本

農易之爲中成神農之中成黃帝易之爲大成伏羲氏之先天神農易之爲中天神農之中天黃帝易之爲後天豈非易道變通不窮是故伏羲作之前而神農帝相與振明於後惟變通之術不得不異而其爲道則未嘗不同之歟世之說者不原乎此乃更以爲易道不一可以隨時而變置者亦誕惑矣案桓譚論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則漢之二易猶存明矣而筆叢謂歸藏爲杜子夏之撰何耶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得坤乾焉坤乾商易也晉薛貞注唐長孫无忌論齊世本著三卷缺文昔教筮明夷條治洪水牧占大明桀筮癸惑武王伐紂牧占耆老曰不吉是也

案明夷癸惑大明耆老歸藏卦名也。公羊疏孔子作春秋九月成卜之得陽豫之卦。史記秦始皇獲瀉池璧言明年祖龍歿不樂卜之得游徙。案陽豫疑即豫卦游徙疑即旅皆連山卦名也。陸佃云長安人家有之其卦皆縱然批齊劉光伯常撰偽連山。魯史記以應遺書之詔後亦敗矣。世有連山三十卷者乃梁元帝之所撰筆叢據孔安國語連山歸藏周末已亡。隋藝文志有連山易十卷案班氏六經首周易不聞有夏商之易。隋時牛弘購求遺書至三十七萬卷不聞有連山而至唐始出何耶攷之北史劉炫傳隋文憲訪圖籍炫因偽造連山上之故馬端臨以為炫作也。而晉經簿始有歸藏易十三卷。晉太尉參軍薛貞唐司馬

廣谷有注按七略无歸藏隋志有二卷稱子夏撰或以為杜子夏非卜商也。杜子夏名粲西漢人必粲所撰。至宋僅存初經齊母本著二篇隋志稱此書惟載卜筮不類聖人之旨。唐世固疑其偽馬端臨業辨之矣。路史孔安國以義炎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瞿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康成從之而賈逵以三墳為三皇時書五典為五帝典。常至馬季長始以三墳為陰陽始生天地人之三氣豈其然哉。予家三墳三卷以山氣形為之三墳山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氣墳言生動長育止殺謂之歸藏。而形墳則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坤乾。復有河圖姓紀天皇策辟地皇政典之類。大率似假義炎黃帝為言以憑就

於孔說云元豐中毛漸使西京得諸南陽逆旅偽書也。夫墳者防與大之訓而索者究八體之應也。蓋禮法之書故史伯云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而立德張平子以三墳為三禮而馬融以索為八卦惟有以也。案觀此而連歸之真廣可晰矣。歸藏即坤乾也。乃分歸藏坤乾為二墳其陋尤甚。夏易首艮也。而夫子贊連山乃終之以艮商易首坤也。而夫子贊歸藏乃後坤蓋歸重於艮坤以見卦首艮首坤之繇也。傳文兆乃泥夫子之言謂夏商易皆首震反謂首艮坤者為誤。然則先天以乾兌為震巽坎艮坤為序而夫子贊先天乃先地山後水火亦將因以易其序乎。文王之易以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為序而夫子贊之乃先出震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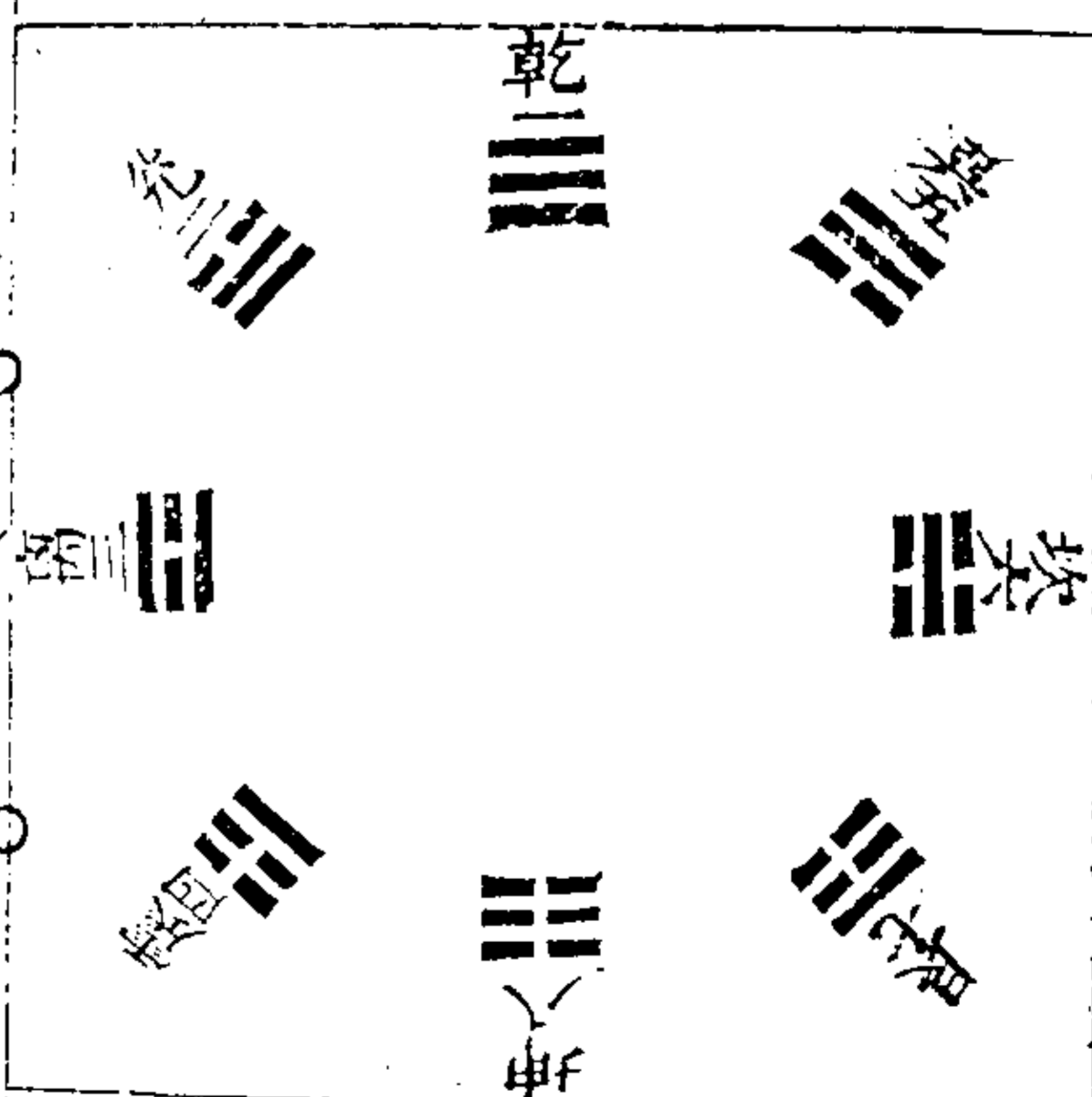
謂首震可乎。觀艮之成終而成始及於宋得坤乾之語則連山當以艮震巽離坤兌乾坎為序歸藏當以坤乾兌艮離坎巽震為序矣。其先震雷圖從中起耳。今升乃謂初乾初與何故哉。路史初與初乾初離初學初兌初艮初巽初釐是已。文王後天之方位法洛書之方位即連山之方位也。特首艮首乾之異耳。然連山之畫自神農始神農畫卦於五帝之前何以位符洛書於五帝之後所謂先天而天弗違非耶。禹之修用連山蓋以其數符龜書文王後天何以循用連山所謂後天而奉天時者耶。人但知伏羲之先天為則河圖而孰知文王之後天則洛書乎。人但知禹則洛書以敘疇又孰知禹則洛書修連山乎。先聖後聖同一

揆天心聖心无二軌奇哉合而觀之惟伏羲之畫始稱先天即神農之中天已落後天則世人之不知有中天也无足怪已夫三易雖變而經卦八別六十四終不變三統雖變而春卯秋酉及歷元終不變服色之黑白赤可變而上繪下飾不可變也政之尚忠質文可變而簠簋升降之禮不可變也子曰商因於夏禮其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其損益可知也豈非文者可革而本者不可革乎此義易夏時所以至今不可革歟用修引希夷曰易學意言象數四者不可闕一其理俱見於聖人之經不煩文字引說止有一圖謂先天方圓圖也以寓陰陽消長之說與卦之生變圖亦非創意以作孔子繫辭述之明矣又作易龍圖序

曰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希夷以授穆伯長伯長以授李挺之挺之謂邵雍曰物理外有性命之學雍悉傳之作後天圖見于伯温之序朱子因其出于希夷而諱之後作啟蒙指天地定位節曰此先天之學也帝出乎震節曰此後天之學也似說易元有此圖矣蓋康節因孔子易傳難明因希夷之圖又作後天圖如周子因易有太極一句而作太極圖今便謂先有太極圖而後有易傳可乎案翼傳所以明古易六圖所以明翼傳故今之四易皆先翼傳後圖說焉易筌亦是此意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游逆數也

伏羲先天小成圓圖



案此說卦明先天易也希夷圖之邵子曰乾南坤北震東坎西震居東北兌居東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定位者乾南上坤北下定尊卑之值通氣者艮山根著於地而泉脉從此出兌澤連接於天而石潤從此生震雷從地起由內而動於外巽風自天行由外而入于內互相衝激

激也水火本相害今一左一右在於天地之間各處而相濟不相侵克也自震至乾為順自巽至坤為逆又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玉齋胡氏曰圓圖南北為縱東西東南西北西南東北為橫楊用修云易畫自下而上圖自右而左故曰逆數凡上下下曰順下上上曰逆左徂右曰順右徂左曰逆史稱伏羲太昊氏春也邵子以易配春大戴禮言伏羲氏以木德王畫卦自下而上即木之自根而幹幹而枝也其畫二木之生數也其卦八木之成數也重卦亦兩其三八其八耳木行春也春貴四時木德仁也仁包四端伏羲所以為羣聖首而易為五經之原乎路史本乎陽者升而上本乎陰者降而下乾純陽天也故正位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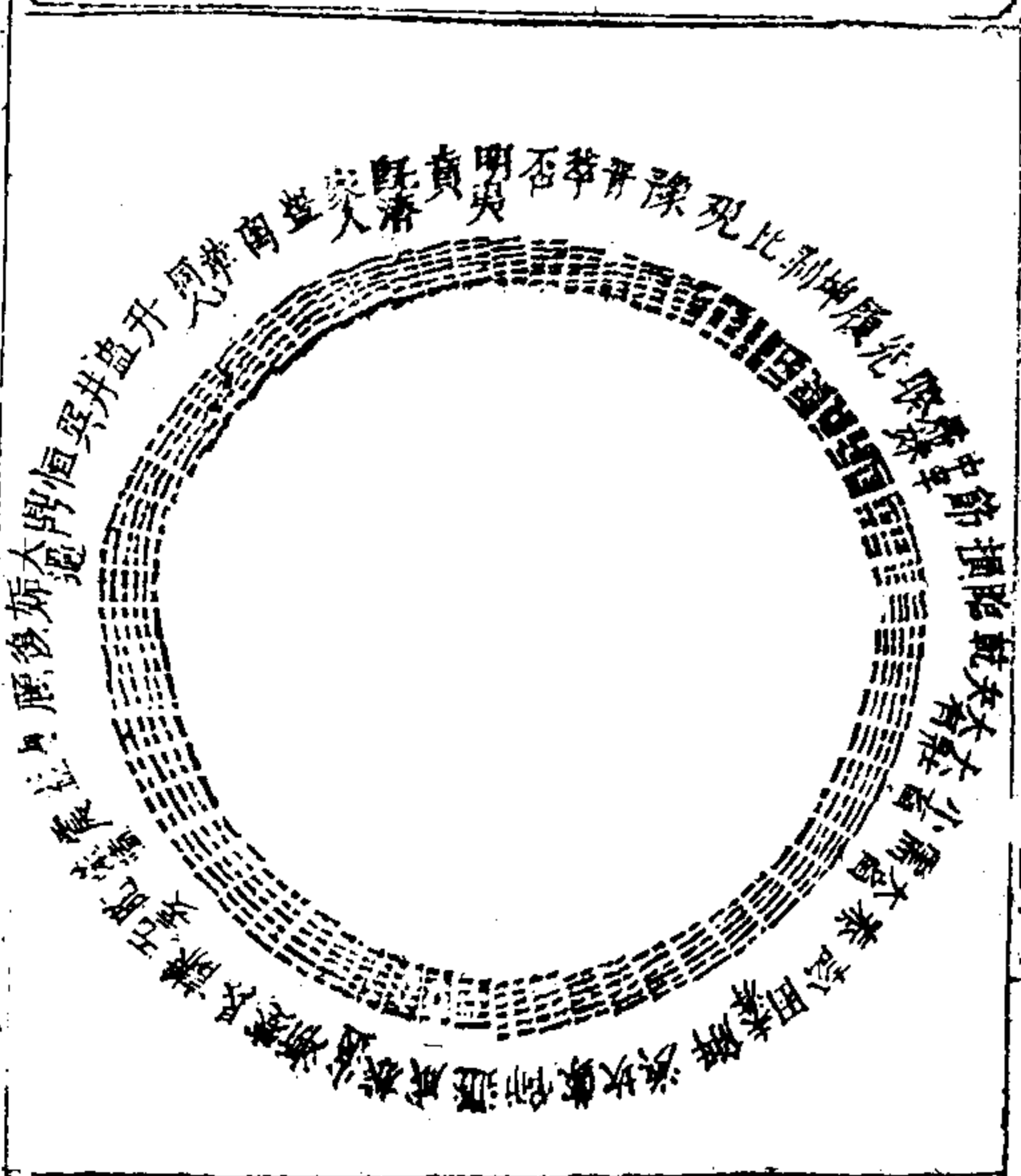
南坤純陰地也。故正位乎北。乾付正性於南。故中虛有日之象。坤付正性於坎。故中實有月之象。日生乎東。故離正乎東。月生乎西。故坎正乎西。今之上經首乾坤。而尾坎離。取四正之卦也。乾下交坤。故三男之卦附於坤。坤上交乾。故三女之卦附於乾。乾一變為巽。居乾之左。再變為艮。故居坎之左。三變而之坤。坤一變為震。居坤之左。再變為兌。故居離之左。三變而之乾。艮為山。兌為澤。地勢高於西北。故艮位之。四瀆湊於東南。故兌處之。雷出乎地。故附坤之東北。風薄乎天。故附乾之西南。今之下經以震艮巽兌為用。取四維之卦也。乾坤坎離。純一不變。故在四正。震艮巽兌。互變。故在四維。此伏羲之所理也。翼學編伏

義之作易也。天火陽之正。其卦為乾。為離。地水陰之正。其卦為坤。為坎。風為天之變。雷為火之變。其卦為巽。為震。山為地之變。其卦為艮。為兌。然而間兌於乾。離首巽於坎。艮。蓋陽降而陰上。而升。澤上於天。風行乎地。斯以明相交之用。與懸鏡乾坤。坎離以四正卦。居四正之位。震巽艮兌。以二反卦。居四隅之位。其位則乾一坤八。兌二艮七。離三坎六。震四巽五。各相對而成九數。其畫則乾三坤六。兌四艮五。震四巽五。亦各相對而成九數。九老陽之數。乾之象。而无所不包也。隱然寓尊乾用九之意。震一陽。離兌二陽。而乾三陽也。巽一陰。坎艮二陰。而坤三陰也。是為運行之序也。乾統三女。坤統三男。本其所由生也。傳文兆曰。坎一陽

而剛得中。兌巽二陽。而剛得中。乾三陽。而剛得中。離一陰。而柔得中。震艮二陰。而柔得中。坤三陰。而柔得中。易所謂剛中正。柔得中。其本之此乎。震艮坎皆一陰。而應一陽。巽離兌皆二陽。而應一陰。易所稱上下應。剛柔皆應。其本之此乎。震一陽也。兌二陽。而乾三陽。非陽長乎。巽一陰也。艮二陰。而坤三陰。非陰長乎。易所稱浸長道消。其本之此乎。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案此說對明連山易也。希夷圖之曰。正位稱方。震離南。兌巽北。坎離西。艮巽東。乾西北。坤獨稱地者。八方皆統於兌。言正秋不言方位。四時主時為四正類。可見

神農連山中成圖



離稱相見。萬物皆見於此。兌稱說言以正秋。非萬物所說之時。唯以兌體為澤物之所說。不取其時。艮稱成言。艮體終止。萬物金以生成。初言者。艮連于寅。故特言。邵子曰。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路史此神農之易。以人事為重。乾坤相交。萬物化生。然及成功。則男女以用事。父母以退處。此天地之常理也。陽以順動。故乾順進四位。而處於西北。陰以逆行。故坤逆退四位。而處於西南。離火生東。而王乎南。坎水生西。而王乎北。火炎上。水潤下。故離自東南。而水自西而北也。雷以春分出。帝故自東北歸於卯。澤以秋分始伏。故自東南反乎西。長養萬物于春夏之交。者風也。故巽自西南而居于巳。作止萬物于冬春之際。者山也。故

古易彙編

三易

四易

艮自西北而處乎寅。此則應地之方。而見于用者也。傳文兆曰。離其大明之候乎。乾其寒水之候乎。易所稱文明堅水。其本諸此乎。離南方之卦也。易所稱南征南狩。其本之此乎。坤西南艮東北也。易所稱西南得朋。不利東北。其本諸此乎。震木之始生也。齊巽而木始高矣。有木而後生火。故離次之。有火而後能生土。故坤次之。坤者土也。土中能生金。而金生在澤也。兌為澤也。乾則為金矣。故乾次之。乾天也。天一生水。故坎次之。坎者水也。水能生木。而木多生于山也。故次艮。而復震焉。易所以稱漸木乘木。金矢金鉞。其取諸此乎。

古連山文

姤初六龍化于地。或潛于窟。茲孽之牙象。不可與長也。復初七龍潛于神。復以存神。淵兮。无吟操兮。无垠象。可與致用也。剝上七數窮。致剝而終。象致剝而終。亦不知變也。陽文啟筮。享神于大陵之上。其卦有陽豫游徙之類。

屬連山文

有太始有太極有太易有太初有太素。云皆勦合鑿度之文。

伏羲稱天皇神農稱人皇軒轅稱地皇

岐伯天師云。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云勦胤征文。

古易彙編

三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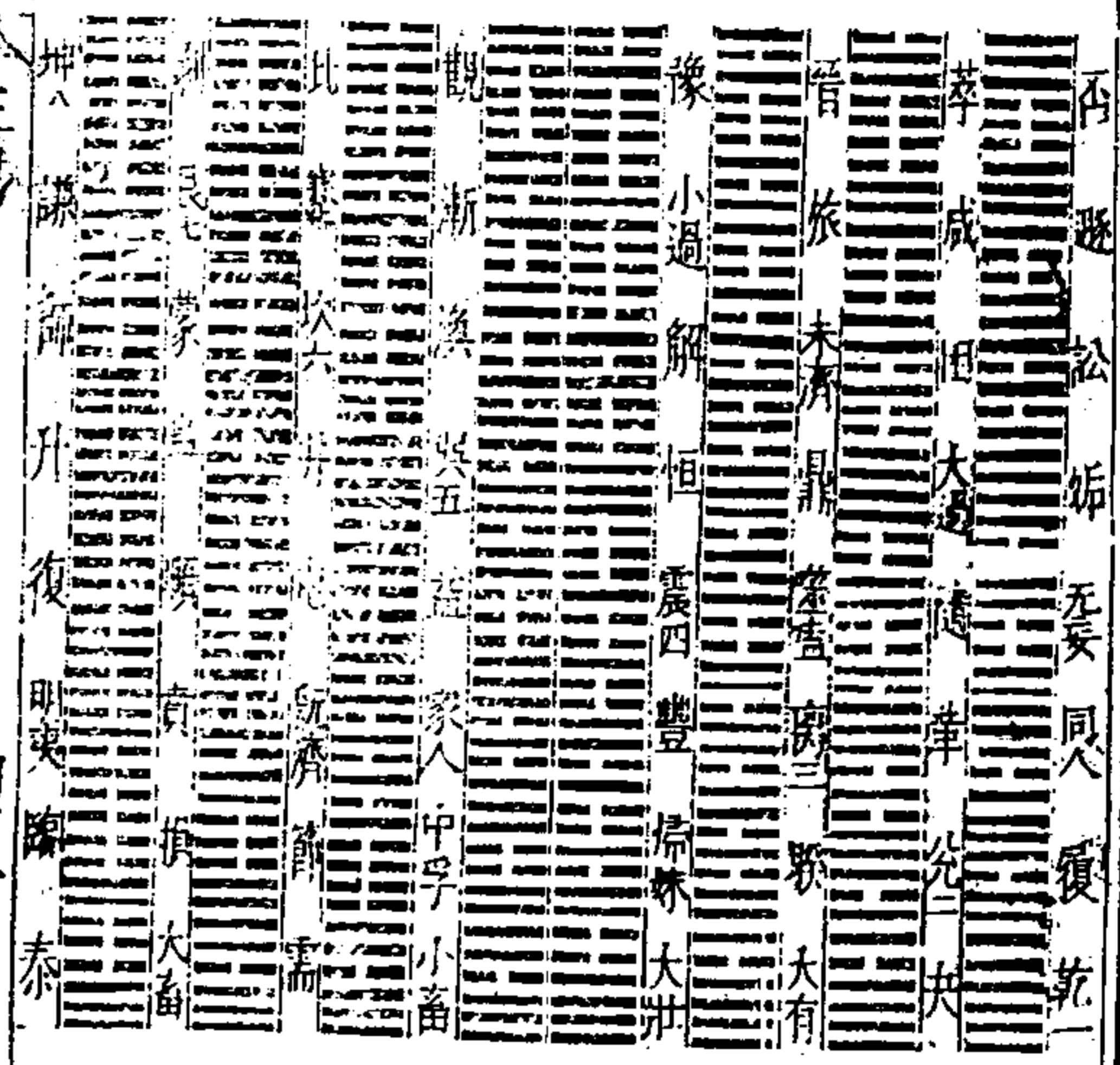
四易

天皇氏策辭云。咨予上相共工。我惟老極。无為子。惟扶我正道。咨告于民。俾知甲歷日月歲時。子勿怠共工。曰。工居君臣之位。无有勞君。其念哉。皇曰。下相皇桓。撫愛下民。同力咨告于民。桓曰。君其念哉。云全勦舜典。又有民兵器。陰兵妖陽兵。遣兵陽陣策辭。又有主我屋主。我兩斧諸語。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案此說卦明歸藏易也。語錄朱子欲取出圓圖中方圖在外。此即取出方圓以明歸藏易者也。胡玉齋曰。震離兌陽得乾而有所君。巽坎艮陰得坤而有所歸宿。希夷圖之邵

黃帝歸藏大成方圖



古易彙編
子日乾七子允六子為五子震四子巽三子坎二子艮一子坤全陰故无子乾七子坤六子允五子艮四子離三子坎二子震一子巽剛故无子乾坤七變是以晝夜之極不過七分也允艮六變是以月止于六共為十二也離坎五變是以日止五共為十也震巽四變是以體止四共為八也擊壤集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意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為六十四邵子曰圖皆從中起內四卦四震四巽相配而近有雷風相薄之象震巽之外十二卦縱橫有艮兌有山澤通氣之象艮兌之外二十八卦縱橫有乾坤有

其定位之象四而十二而二十而二十八皆
有隔八相生之妙以四隅自外而內則乾坤否泰第一層
之四隅兌艮咸損第二層之四隅坎離既未濟第三層之
四隅震巽益恒第四層之四隅而鏡其中為震巽者各四
自是而為坎離者各八而坎離之上下四震四巽復存焉
自坎離之外而為艮兌者各十二而艮兌之上下為震巽
坎離者各四又自艮兌之外為乾坤者各十六而乾坤之
上下為震巽坎離艮兌者各四焉案此翼之所謂故水火
相遠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者也
路史蓋伏羲之易本于天歸藏之易本乎地學者不知究
爾乾兌離震在天為陽在地為剛故在天則居東南在地

則居西北與坎艮坤在天則為陰在地則為柔故在天則
居西北在地則居東南立天立地自然之理如此真即坤
字華即坎字釐即震字與即巽字此歸藏本文即黃帝易
揚用修云易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曰陰陽之義配日
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曰陽陰而
曰陰陽者何也曰生生之謂易陽主生陰主死若曰陽陰
則死而不復生矣先陰後陽有生不生之義焉匪特此
也易曰是故知死生之說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又曰闔戶
之謂神闔戶之謂乾不曰生死而曰死生不曰神鬼而曰
鬼神不曰闔闔而曰闔闔亦猶曆家晦先于朔不曰朔晦
而曰晦朔然則商易之首坤蓋亦有見于此朱氏曰周易

所配五行案方圖可見從中起震巽在中木生于春而長于夏是故震巽之為木者凡十六卦木生則火離在東南火之盛是故離之為火者凡八卦火生則金乾艮在西南金之盛是故乾兌之為金者凡十六卦金生則水坎在西南之中水之盛也是故坎之為水者凡八卦傳文兆曰震坎艮以一奇為主雖多陰而為剛卦巽離兌以一耦為主雖多陽而為柔卦易所稱剛上柔下其本諸此乎以一陽而統二陰是一君而二民也以二陽統一陽是二君而一民也易所稱君子大君得民遠民其本諸此乎震初畫坎中畫艮上畫剛易柔也巽初畫離中畫兌上畫柔易剛也易所稱剛柔相易其本諸此乎初陽位也震居之則當巽居之則不當二陰位也離居之則當坎居之則不當三陽位也艮居之則當兌居之則不當易所稱當位不當位其本諸此乎

古歸藏文
初經云初與初乾初離初牽初兌初艮初與初釐坤堯降二女以舜妃節殷王其國常母谷目大明不吉有初凶後癸惑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為狸我為鼠勿用作事恐傷其父穆王子筮卦于禺強

管封于崇縣死三歲不腐副之以吳刀昔黃神與炎帝戰於鉅鹿將戰筮之啓筮云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羲和是主日月出入以為晦明啓筮徙九鼎啓果徙之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黃帝殺之于青丘乾為天為君為父為大赤為辟為卿為馬為禾為血卦其卦有明夷癸惑耆老大明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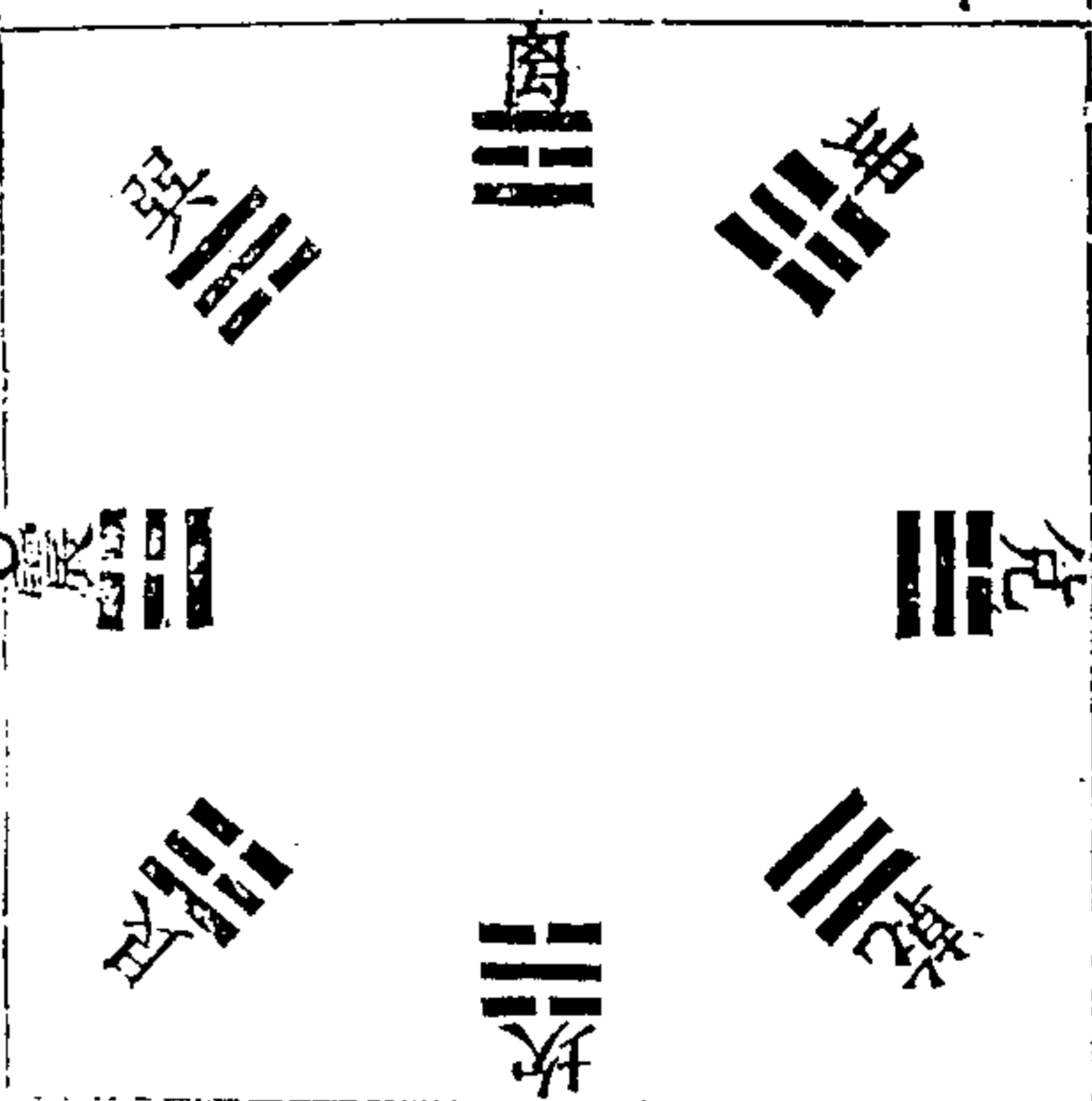
廣歸藏文
歸勛乘舟 動歸乘軒 藏止重門 殺動干戈 殺長戰殺止亂 生動勳陽 止殺寬宥 歸殺降生殺害長歸從師 長藏從夫 動止戒生殺相克皆經典判語

廣坤乾文地皇坤乾象
雲天成陰 雲地高林 山地險徑 氣地下濕 山日沈西 天日昭明 川日流光 日月代明 川月東浮 日山危峰 月山曲池 山雲疊峰 山氣籠烟 川氣浮光 雲氣流霞 月天夜明 川山島 雲山岫 氣山崑 日川湖 雲川溪 氣川泉 月川湖 山川澗

皆詞人語或剽諸經典或取諸閭閻不類三代以上者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

爲羊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文王周易方位



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既濟也乾生于子坤生于午

于午坎終于寅離終于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于西北退坤于西南長子用事而長男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爲輔以應地之方也王者其盡于是也玉齋胡氏曰乾居午而云生于子者以乾陽始生于復復子之半也坤居子而云生于午者以坤陰始於姤姤午之半也故再變爲後天邵子曰易者一陰一陽之爲也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故當子午之位巽艮不交而陰陽猶雜故皆用中之位乾坤純陰純陽也故當不用之位也又曰兌離巽得陽之多者也艮坎震得陰之多者也是以爲天地用也乾極陽坤極陰是以不用也劉雲莊曰乾坤不用而六卦之用无往而非乾坤之用矣縣鏡先天爲對待之

案此明後天易也

邵子圖之曰先天

之學卦成之後文

王觀於已成之卦

而推其未明之象

以爲說乃入用之

位後天之學也又

曰至哉文王之作

易也其得天地之

文王周易次第

母坤			父乾		
兌	離	巽	艮	坎	震
少女坤上畫	中女坤中畫	長女坤初畫	少男乾上畫	中男乾中畫	長男乾初畫

案此說卦明後天易也邵子圖之曰坤統三女于西南乾統三男于東北上經起于三下經終于四皆交泰之義也故易者用也朱子曰先天後天既各自有一義而後

體後天爲流行之用先天之離東坎西日月之出卯酉後天之離南坎北日月之正子午先天非後天則无以成其變化後天非先天則不能自行傳文兆曰此易亦首乾而最居易之後故曰後天首節即八卦之性情以立象也易所稱動而健動而以順行止而說說以行險之類其本諸此乎次節遠取物以立象也易所稱乘馬童牛潛龍翰音雉膏羝羊之類其本諸此乎三節近取身以立象也易所稱大首左腹折足滅耳之類其本諸此乎按文王後天之方位因夏易夏禹之方位則洛書洛書之方位合連山然則文王其述而不作者歟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天說中取義又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
如一索再索之說初間畫卦時也不是恁地只是畫成八
卦後便見有此象耳傳文兆曰此以男女立象也易所稱
幹父王母待男取女之類其本諸此乎按先天連歸多明
造化通神明之撰故取象于成象成形後天之易多明人
事類萬物之情故取象于父母男女合之而易備矣項氏
曰後天之序播五行于四時也震巽二木主春故震在東
巽東南次之離火主夏故為南方之卦兌乾二金主秋故
兌為正秋乾西北次之坎水主冬故為北方之卦土旺四
季故坤土在夏秋之交為西南之卦艮土在冬春之交為
東北之卦木金土各二者以形旺也水火各一者以氣王

古易彙編

三易

五十一

也坤陰土故在陰地艮陽土故在陽地震陽木故正東巽
陰木故近南而接乎陰兌陰金故正西乾陽金故近北而
接乎陽也舒梓溪曰土在冬春夏秋之交後天圖言卦氣
之流行者也明哉由此圖推之則知五行之氣播于四時
而天道成運于八卦而易道著用于九疇而彝倫序驗于
黃鍾而律呂定雖聚散攻取百奎若以根本合而言之五
行只一陰陽也總論傳文兆曰太極生兩儀生四象生八
卦所謂剛柔相摩也先天歸藏連山後天總之八卦之轉
移所謂八卦相盪也雷風相薄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
潤之帝出乎震齊乎巽所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也
日以暄之相見乎離所謂日月也自雷動至艮止日月運

行也自兌說至成艮一寒也自出震至後坤一暑也乾索
于坤而得男所謂乾道成男也坤索于乾而得女所謂坤
道成女也蓋以數語總該盡四易之旨豈泛然成象成形
之變化耶案此論繫詞首章總該先後中天之蘊最為獨
得之見由此推之則首章不獨四易之總括抑亦十翼之
統宗乎

論曰或言周易天事歸藏地事連山人事周易即義易也
蓋以三統推之耳故當周之盛三易並占蓋恐一書不備
故參占而兩從之也然周禮稱三易而傳君稱四易何也
先天也連山也歸藏也後天也後天文王之易而實宗連
山者故止謂之三易也今升稱易有中天今不言中天何

古易彙編

三易

五十二

也中天即連山也以文王宗之又在三皇之後故世但謂
之後天而不知有中天矣歸藏後天矣文王易亦云乎歸
藏後義農者也文王後黃帝者也義畫文辭未聞有此稱
者則誰為名之翼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易道
即天道也而先天後天之名昉此矣希夷以四圖授學者
謂之先天而歸藏之方圖亦在其中蓋易雖有三其卦一
也卦始于義農黃文王但改置其位次而未嘗改其卦也
改置者變易也未改者不易也邵子受之為後天圖而連
山原未有圖也傳君始圖之如後天位然八卦耳既曰八
八成卦又曰重乎八純則八卦非矣故為大成圖此其可
變易者也餘則悉從陳邵蓋弗可易也述三易

廣象

問十五體象數之學乎曰然中正卦德奚處焉曰此所謂
 義理也體何以爲象乎曰秉承比應體中之象也肖體亦
 體也何別于卦體乎曰願噬成艮之肖身革鼎乎過之肖
 物體象之廣者故又撮之也時義何象乎曰時義者象之
 時義潛見躍飛孰非象乎六位時成孰不有時義乎是則
 然矣餘何爲皆象乎曰有卦變則有變象隨自蠱來爲出
 門蠱自隨來爲高尚之類有爻位則有爻象初淵二田三
 日四躍五天初拇二腓三股四思五晦上舌之類有卦宗
 則有宗象比三驅豫蓋簪刺碩果姤羸豕履虎尾之類有

古易彙編

廣象

五十三

消息則有消息之象七日復八月消日中食月盈昃之類
 有互體則有互象觀否互艮故曰有山之材山嶽則配天
 屯比互坤故曰母覆之衆歸之屯豫互艮故曰泉貨以資
 之之類有之卦則有之象風爲天雷爲火震爲土天爲澤
 川壑爲澤火焚山敗之類有反體則有反象巽反爲兌艮
 反爲震之類有對體則有對象中孚抱卵小過鳥飛離有
 日月坎有山川之類有肖體則有肖象願肖龜虎大壯肖
 鹿羊之類有位象則乾三象日九四象淵之類業備載于
 詳易中矣是足以盡象乎曰未也自廣八卦外荀九家焦
 氏林邵子數斷易懸鏡諸書取象尤多今萃其說復爲廣
 之乾爲龍爲直爲衣爲言爲闢爲施爲始于人爲首爲骨

古易彙編

廣象

五十四

爲耆老爲大人爲尊貴爲長上爲辟爲卿爲冠冕其于興
 也爲蓋爲寶石爲珠爲鏡爲銅爲禾爲公廨爲樓閣爲高
 亢爲環珮爲獅爲象爲天鵝爲玄紫爲霽爲戰爲西北其
 數爲一九爲辛壬甲爲亥坤爲方爲囊爲裳爲黃爲帛爲
 漿爲水爲霜其于人也爲臣爲妃爲田婦爲妻爲閭爲靜
 翁爲牝爲迷爲邑國爲田野爲郊圻爲困廩爲倉儲爲富
 家爲五谷爲稼穡爲甘飴爲穴藏爲磁基爲土缶爲瓦甕
 爲墨爲西南爲苞孕爲柔韋于事爲寥曠爲厚重爲畱遲
 其數爲八十爲戊癸爲未戌震爲玉爲鵠爲鼓爲宮人爲
 道士爲髮爲蛇爲叢竹爲林木爲茂草爲柴桑爲榆柳爲
 棟梁爲百足蟲爲架閣爲里閭爲驛舍爲有幹爲樂器爲
 聲爲竹器爲楮幣爲蔬蕪其數爲三四爲庚甲爲卯辰爲
 青碧與爲楊爲鶴爲羽衣爲僧尼爲醫媪爲術士爲香氣
 爲羽毛爲禽啼爲蟲爲厄爲箕爲杆爲枝爲矢爲筆爲花
 爲錦雞爲帆爲音爲削削爲工緞爲豚魚爲酸壑爲山林
 爲寺觀爲舟車爲機杼爲絲泉爲木器爲蔬圃其數爲五
 八爲辛乙爲巳爲綠爲東南坎爲宮爲律爲箭爲棟爲叢
 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爲露雪爲霖雨爲密雲爲中男爲
 江河爲水族爲魚鹽爲核仁爲酒醋爲小壘爲水器爲坻
 爲宮爲滂沱爲泥爲北方爲黑色爲六一爲壬癸爲子商
 爲牝牛爲飾爲文人爲虛心爲霞霞爲虹霓爲陶鎔爲文
 書爲典籍爲蠶龜爲庖厨爲明窓爲高炕爲冷場爲乾燥

為空堂為燔燔為大琴為采雀為虛舟為蟻為螺為貝為
 螢為紅赤紫為苦蕒為灰為三二七為丙丁為巳午為南
 方艮為鼻為背為虎爪為百禽為山獐為山嵐為丘冢為
 少男為山樵為石上藤為林麓為伏石為石器為剛土為
 附剝為土窖為廬為牀為東北為七五為巳丙癸為寅丑
 辰為黃藍兌為常為輔頰為金鍾為缺月為繁星為凹地
 為崩坡為廢井為敗垣為歌女為優伶為譯為缺口器為
 澤畔為缺石為娣為須為媵為養為陽為白為覓為瓶為
 刀劍為瓶壺為二四為西方為庚為丁為申酉又其變也
 乾兌為圓有損為園有口為取玉為缺金為類珠乾離為
 鍛金為鎔金器乾震巽為木果為金盒為鼎基為金器柄

易象圖說 卷之五 五十五

為鼎蓋遇坎為水珍為圓珠為麗鑿乾艮坤為土中鼎為
 沙邊坤乾為圓土為瓦器坤兌為食物為土器缺坤離為
 室竈為陶甓坤震巽為犁鋤為草沐坤艮為土中石震乾
 為削竹為管笛震兌為散竹器震離為爆竹為燬木震巽
 為木竹震坎為水蒲為蓼葍為荇震艮為蕃鮮為蔬與
 乾為厄匱為雕木巽兌為毀木為嬰薪為色花為赤帛與
 坤為茂木巽震為巧器巽坎為水菹巽艮為山木其在左
 傳坤為輿兌而震亦為車坤為邑矣而乾亦為國坎為狐
 矣而蠱互震亦為狐震為車矣而亦為旗震建侯矣而離
 亦為侯離為日矣而亦為月兌為佞而火山亦為讒十坤
 之數而離日亦為十坤象之象而坎亦為象其在易林乾

為多阪為譯瘖之蒙為鴟鵂為鴟鵂謙為韉擊為折軸咸
 為橘栗益為駕驪姤為鳳來井為龜鳴旅為繭栗坤之小
 畜為騶虞豫為鉛刀明夷為訾姬困為兔置革為螟蟲歸
 妹為飛蟻屯之坤為得麟師為李梅比為獐鹿大壯為薇
 蘭歸妹為藿豆旅為雙鳧蒙之隨為猿墜家人為飛鷹需
 之臨為鮫室恒為蝠螺井為琮璋師之頤為鷺鳴夬為紫
 芝小畜之渙為鶉尾為鬣菑履之頤為睢鳩泰之萃為豹
 裘大有之壯為瘦瘤豫之節為景星臨之乾為黃犢夬為
 青蛉復之屯為懸狙萃為蚍蜉大畜之乾為金柱為鉄關
 之蹇為鸛鳩頤之中孚為熊羆咸之比為雙鳧恒之蹇為
 蓼蕭遯之剝為蟻螺之震為驄驕晉之恒為敝笱萃為孔

易象圖說 卷之五 五十六

為解之臨為天孫噬嗑為鷓退飛損之乾為多魚萃之兌
 為姬冠困之隨為筐筥為錡釜震之蹇為蟻封豐為旃裘
 漸之謙為播梅兌之謙為絺綌小過為羅網節之萃為槐
 根小過之臨為莎雞未濟之睽為獾狁之類其在洞林兌
 金口為銅鐸井互離為井沸隨為鍾乾兌為脚壁山下馬
 為駁虎刑在午為鬼巽為寡姬震為兔豫為澡盤康節金
 木為鋤夜則為斧坤巽為雞黍離五為幣聘睽兌為樹伐
 乾巽為魚硬軌策克下為服權龍戰為盜入室元耗世空
 為失意二七為利見空會為不行元世空為大難會空為
 賄史退數為耗散缺世為跌蹠雜占泰為父入土貴土為
 墳水馬為馮兌為總角為奉口為金釵貴為華山艮為子

鼎顛趾爲舟至、離爲日中鳥、變通化裁、珠走盤中、隨意起象、圓活不拘、故能應問若嚮、知來如矚矣、若說卦所著、不過據其要者、以俟後之推廣耳、豈以是爲拘限哉、學者推類以盡其餘、是真得象于言外矣、奈何視爲筌蹄也、

觀象

來知德曰、卦中立象、不盡拘說、卦乾馬、坤牛、乾首、坤腹、之類、有自卦情立象者、如乾卦本馬而言龍、以乾道變化、龍乃變化之物、故以龍言之、蓋以卦情立象也、荀九家亦有乾爲龍、又如咸卦、艮爲少男、兌爲少女、男女相感之情、莫如年之少者、故爻象曰、拇曰腓、曰股、曰憧憧、曰悔、曰輔頰、舌、无往非感者、此則以男女相感之情立象也、又如豚魚

古易彙編

觀象

五十七

知風鶴知秋、雞知旦、三物皆有信、故中孚取之、亦以卦情立象也、又如漸取鴻者、以鴻至有時、羣有序、于漸之義爲切、且鴻又不再偶、于卦辭女歸之義相合、此亦以卦情立象也、有以卦畫之形取象者、如剝言宅、言牀、言廬者、因五陰列于兩旁、一陽覆于其上、如宅、如牀、如廬、此以卦畫之形立象也、鼎與小過亦然、又有卦體大象之象、凡陽在上者、皆象艮、巽、陽在下者、皆象震、兌、陽在上下者、皆象離、陰在上下者、皆象坎、如益象離、故言龜、大過象坎、故言棟、頤亦象離、故亦言龜也、又如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亦取噬嗑、火雷之意、以中孚、大象離而中、爻則雷也、故凡陽在下者、動之象、在中者、陷之象、在上者、止之象、凡陰在下者、入

之象、在中者、麗之象、在上者、說之象、又有以中爻取象者、如漸卦、九三、婦孕不育、以中爻二、四、合坎中滿也、九五、三歲不孕、以中爻三、五、合離中虛也、有將錯卦立象者、如履卦、言虎、以下卦兌、錯艮也、有因綜卦立象者、如井、與困、相綜、巽爲市邑、在困爲兌、在井爲巽、則改爲邑矣、有即陰陽而取象者、如乾爲馬、本象也、坎與震、皆得乾之一畫、亦言馬、坤爲牛、本象也、離得坤之一畫、亦言牛、皆其類也、有相因而取象者、如革卦、九五、言虎者、以兌錯艮、艮爲虎也、上六、即以豹言之、豹次于虎、故相因而言豹也、亦有无此事此理而立象者、如金車、玉鉉、金豈可爲車、玉豈可爲鉉、蓋雖无此事、此理而爻內有此象也、聖人立象、有卦情之象、

古易彙編

觀象

五十八

有卦畫之象、有象之象、有中文之象、有錯卦之象、有綜卦之象、有爻變之象、有占中之象、正如釋卦名義、有以卦德釋者、有以卦象釋者、有以卦體釋者、有以卦綜釋者、卽此意也、善乎蔡氏曰、聖人擬諸其形容而立象、至纖至悉、无所不有、所謂其道甚大、百物不廢也、其在中古觀此、以繫辭而後之言、易者、乃曰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一切指爲魚兔筌蹄、殆非聖人作易前民用、以教天下之意矣、乃傳文兆之觀象篇云、彖者言乎象者也、文王觀象繫辭、所以像其象也、是故取有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象者、乾坤履萃泰否、所以言乎天地之象也、艮兌震巽謙豫、所以言乎雷風山澤之象也、坎離晉明夷困革井鼎渙節既濟

未濟所以言乎水火之象也。有取健順動入陷麗止說之象者。屯蒙需訟所以言乎健動險止之象也。蹇解豐旅所以言乎險明之象也。有取男女少長之象者。家人與睽所以言長女少女之象也。漸與歸妹所以言長女婦少男少女婦長男之象也。有取剛柔相易之象者。咸損言乎三上之剛柔相易也。恒益言乎初四之剛柔相易也。隨蠱言乎初上之剛柔相易也。賁言乎二與上剛柔相易也。有取剛柔大小之象者。无妄升大畜小畜言乎陽奇陰耦之象也。大過小過大壯大有言乎陽大陰小之象也。有取得位得中上下應之象者。師與同人言乎剛中柔中而應之象。比與大有言乎上下皆應之象也。有取剛柔消長之象者。復

古易彙編

卷五

五十九

姤言乎陰陽之初長也。臨遜言乎陰陽之浸長也。利夬言乎陰陽之既長也。有取近取身象者。中孚者象中心之形也。頤者象頤之形也。噬嗑象頤中有物之形也。有遠取物象者。井以言木水之象也。鼎以言乎木火之象。小過以言乎飛鳥之象也。是設卦之中。固已言其象矣。故彖之辭多有不言象。止即名卦而申言其占者。乾隨大有无妄賁利大壯明夷恒鼎兌節之類。此皆言占而不言象也。以象已言于卦中也。有兩象皆取以繫于占中者。上坎為險。故曰勿用有攸往。下震為長子。故曰建侯。上震為長子。故曰建侯。下坤為衆。故曰行師。下坤為衆。故曰錫馬蕃庶。上離為日。故曰晝。日三接。上艮為少男。故曰童蒙。下坎為剛中。故曰初

筮。上震為雷。故曰驚百里。下震為長子。故曰不喪七鬯。乾在上為剛中。故曰利見大人。坎在下未出陰。故曰不利涉大川之類。有兩象止取一象以繫于占中者。因坎剛中在下。故曰貞曰大人。因巽陰在上。故曰密雲不雨。因艮有成終之義。故曰君子有終。因巽為木在下。故曰棟撓。因中長二女。故曰利女貞。因兌離以一耦為主小也。故曰小事吉。因巽中正。曰利有攸往。因巽為木。故曰利涉大川。因離在下。故曰已日乃孚。因艮為身故曰艮其背之類。有象在他卦而取之以繫于此卦者。乾馬也。而取之以繫于坤曰牝馬。坤牛也。而取之以繫于離曰牝牛。艮東北也。而取之以繫于坤曰東北喪朋。坤西南也。而取之以繫於蹇。解曰利

古易彙編

觀象

六十一

西南離南方也。而取之以繫于升。升曰南征。坎水為大川。巽木為利涉。而繫之于同人大畜曰利涉大川。有本无其象而自以意象者。觀而曰盟。而不薦有孚頤若。損而曰易之用。二簋可用亨。井而曰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夬而曰揚于王庭。臨而曰八月有凶。復而曰七日來復之類。有象在本卦而繫之于本卦者。艮為良馬。大畜之乾曰良馬逐。坤為衆。晉之坤曰衆允之。巽為雞。中孚之巽曰翰音登于天。巽為木。漸之巽曰鴻漸于木。巽為白。大過之巽曰藉用白茅。巽進退。巽之初曰進退。坎為盜解之坎曰致寇至。坎為血。卦需之坎曰需于血。屯之坎曰泣血漣如。離為火。故離曰焚如。旅之離曰焚巢。雉為雉。旅之離曰射雉。雉為日。故

離曰日昃、艮為果、剛之艮曰頤、果不食、離為乾卦、故噬
嗑之、離曰乾肉、乾肺、艮為徑路、故漸之、艮曰漸陸、大畜之
艮曰天衢、兌為口舌、故咸之、兌曰輔頰、舌是也、有象在上
卦而繫之于下者、上卦乾為君、而下則曰武人、為于大君
上卦坤為輿、而下則曰師、或輿尸、上卦巽為進退、而下則
曰觀、我生進退、上卦坎為水、而下則曰于郊、于沙、于泥、上
卦坎為盜、而下則曰致寇、至上卦離為雉、而下則曰雉膏
不食、有象在下卦而繫之于上者、下卦坤為輿、而上則曰
君子得輿、下卦坎為赤、而上則曰困于赤紱、是也、乃夫子
之釋彖辭、多得之言外、有不拘、文王本意者、象傳亦然、其
德剛健而文明、是以元亨、升之與而順、是以元亨、鼎之與
而耳目聰明、是以元亨、履之說而應乎乾、是以不啜人亨、
小畜之健而巽、乃亨、大過之巽而說、行乃亨、困之險以說
困而失其所亨、凡七卦均釋亨之辭、而未必盡出文王本
意也、屯之動乎險中、大亨貞也、臨之說而順、无妄之動而
健、革之文明以說、皆大亨以正也、止而說、是以亨利貞、止
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能止、健大正也、文明以健、君子
正也、其釋貞者、凡八卦、而未必出文王本意也、內健而外
順、為小往大來、順而麗乎大明、為錫馬、日接、動而以順、行
為无疾、无咎、動而明、為利用、獄行險而順、為丈人、吉、无咎、
說而麗乎明、為小事、吉、順而止之、為不利、往、凡七卦亦非
文王本意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止而巽、動不窮也、說、說、動

古易彙編

彖象

卷一

所歸、妹也、益動而巽、日進无疆、說以行險、內文明而外柔
順、凡六卦于言外得之、剛健篤實、專以乾健釋大畜之名、
不論艮也、下順從、專以坤順釋比之名、不論坎也、何則、下
曰剛上而尚賢、屬艮、則知剛健專屬乾矣、坎險不言、其比
而无險、可知矣、此夫子之意也、夫子之釋男女、有出自文
王本意者、漸、女婦、侍男、行也、男下女、是以取女、吉也、有不
出自文王本意者、革、之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也、未濟、男
之窮也、天地水火、健順、動止之類、文王固取之以設卦、至
于取剛柔、中正、剛柔相應、相易、以至剛柔消長之類、則說
卦所未言、使夫子不於彖中發明之、後人何以知其從來
哉、夫子之觀象也、乾之象天、天之行一日一周、天萬古常
運者也、天之行不可見、見之于日、日入于地中、則夜、日出
地上、則晝、自明之兩作、而其運常不息矣、天地之氣、交不
交、不可見、而見于春之雷、秋之風、氣未交也、雷藏于地中
而已、及其交、則雷出地而奮矣、有時而雲上于天也、有時
而雷雲之屯也、有時而雷雨之動、滿盈也、有時雷電之皆
至也、有時雷電合而章也、有時雷在天上而壯也、有時雷
之游至而驚百里也、有時雷雨之作也、有時雷風之恒也、
自天下雷行、而物莫不與之以无妄矣、自天下有風、而物
莫不與之相遇矣、風之出也、自火出而已、是風也、相隨而
起也、有時而與雷交相助、益、有時而行于天上、有時而行
于地上、有時而行于水上、皆觸物而見者也、雷風相與、乃

古易彙編

彖象

卷一

天地相交之景象也。至于雷收聲，金風動，而天地之氣始不交矣。此一歲之運，萬古如斯也。所謂仰則觀象于天，非觀此也。耶坤之象，地之勢厚而无疆，觀其載華嶽，振河海，而其大可想矣。世寧有天而在山中者乎？天之下惟有山，而山則附于地也。山不獨一山，即太山華嶽亦必相兼而起。有山則有水，水不獨一水，必歷龍門，經碣石，放四海，相滄而至。故地之中惟有山地，之中亦惟有水而地之上亦有水，山之上亦有水，山之下則惟出泉而矣。以木言地之中生木，而山之上亦有木也。以澤言山之上亦有澤，而山之下亦有澤也。以雷風言山上有雷，而山下亦有雷也。山上有風，而山下亦有風也。以火言山上有火，而山下亦

周易彙編

觀象

六十三

有火也。澤非溝瀆，四瀆彭蠡之類，兩相附麗，皆澤也。澤本連天，但澤自是在下，天自是在上，上天下澤，定分不易者也。澤本在下，而澤之上有地，澤之上有水，澤之上有風，澤本在下，有時而上于地，又有時而上于天，澤之上有雷，而澤之中亦有雷也。以天觀水火，天與水違行，天與火則同情也。以木觀水火，木上有水，而木上亦有火也。澤大過則滅木矣。以澤觀水火，澤有時而无水，澤有時而有火也。至于水火互相為用，水有時而在火上，火亦有時水上，不可常也。所謂俯則觀法于地，非觀此也。耶夫子觀象不更一卦名，而其取象无不悉臻其妙。試觀六十四卦象之下，无非經綸天下之道，即无文王之易亦自成書，又所謂得意

而忘象者也。觀雷雨滿盈之時，則盡經綸之道，觀天地交泰之時，則盡裁成輔相之道，觀天下雷行之時，則盡對時育物之道，觀洊雷方震之時，則盡恐懼修省之道。此上而君后，下而君子，前而先生，皆所以不能外也。先王之臨天下，有郊焉，則觀渙而亨帝，立廟有封建焉，則觀比而建國，親侯以養賢人，則觀夫而施祿及下，以經天文，則觀革而治曆明時，以立學校，則觀臨而教思容保，以制田里，則觀師而容民畜眾，以制禮樂，則觀履而辨上下，觀豫而作樂，以明刑罰，則觀噬嗑而明罰勅法，于巡狩，則觀觀而省方，設教於號令，則觀姤而施命四方，當治功既布，則觀需而飲食宴樂，當人心玩愒，則觀既濟而思患預防，若此者，凡

周易彙編

觀象

六十四

以正位凝命，以承天休而已。教思无穷者，何觀蠱而思振民以育德，觀坎而思常德行，以習教事，施命未已，又觀重巽以申命焉。然恐民之怠也，故觀井而勞民勸相，何者，蓋非厚德无以載物，非厚下无以安宅，蓋有見于地勢之厚，山之附地而然也。明罰勅法者，先王之制也，然恐其流於慘刻，故觀中孚而議獄緩死，又恐其過於姑息，故觀豐而思折獄致刑，然則如之何？君子亦惟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可也。蓋折獄大事，寧赦過宥罪，寧明庶政，无敢折獄，何也？蓋遏惡揚善，所以順天休命，不然則逆天之命矣。禮所以辯上下，而辯之惟在度數，故觀節而議德行，以制之，觀同人而類族，以辯之，觀未濟而思慎辯物，以居方，皆方巡狩

也親侯述職也然巡狩不行无以勤勞來故須巡所不省方者惟至日而已思患預防何以乎觀萃而除戎器以戒不虞而已作事貴于謀始永終可以知敝故觀訟而謀其始觀歸妹而慮其終此處事之道也自昭明德君子之晉德也繼明照四方者新民之學也若夫泄衆則惟用晦而明不敢自炫其明也君子之持已觀恒而立不易方觀大壯而非禮不履觀太過而不懼无悶時當困則思致命以遂志時當否則思儉德以辟難君子之待人觀睽則以同而異觀咸則以虛受人觀謙而哀多益寡觀小畜而以懿文德觀小過而過恭過儉至其待小人則觀遯而不惡而嚴矣君子之畜德也觀升而思積小以高大觀大畜而思

易象編

觀象

本十五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觀象而思果行以育德然天下未有不須友以成其德者故又觀兌而以朋友講習焉其修身也則觀蹇而反身修德反身者何慎言語節飲食者養德養身之切務也遷善改過者修身之益也懲忿窒欲者修身之所當損也然天下之則本于家故觀風自火出而言有物行有恒焉自強不息君子之至健也獨晦入宴息者所以節其精神以繼其不息者也素位而行君子所以思不出位也居賢德以善俗君子變俗之一機也合觀諸象真是大經濟大學術易真貫天下之道哉
論曰愚觀太玄五行至戶牖葉緒規矛青怪軌狂猛舊瑤卸春椎燧齒螫毒矩鉞瘡譜綬書吐射赤怪盲舒介祠寶

猶盾聾裸雷織繭脂漆膠轂犢犢黃怪靡不該備則八卦可推矣况震巽爲木乾兌爲金坤艮土坎水離火八卦未嘗外五行乎是以摺據爲推象例非爲蛇足也夫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故影則肖形矣像則肖貌矣夫易象何肖乎曰肖理也理者何太極而已肖太極何象天以肖陰陽天之極也象地以肖剛柔地之極也象人以肖仁義人之極也而水火而山澤而風雷皆以肖陰陽剛柔之變化而馬牛龍雞而豕雉狗羊而首腹足股而耳目手口以及廣八卦之象孰非斯理之肖乎伏羲聖人躬中正仁義而立象以盡意及文周廣之于辭尼聖廣之于翼孰非所以立人極乎是故俯仰遠近博取物象如十五體之類以象數

易象編

觀象

本十六

該義理猶不識形者指之以影不識貌者指之以像爾來君言象取諸卦情卦畫互變錯綜斯春秋之遺意可不謂有合焉傳君取二篇之象反覆聯絡分類以成章與近世制莠家捫題爲文何異蓋博影摸像而未睹夫形貌之真精神之蘊此希夷先生所謂買櫝還珠耳至其言郊廟封建學校田里禮樂刑罰巡述修省爲聖人經世之大法則不可易也

衍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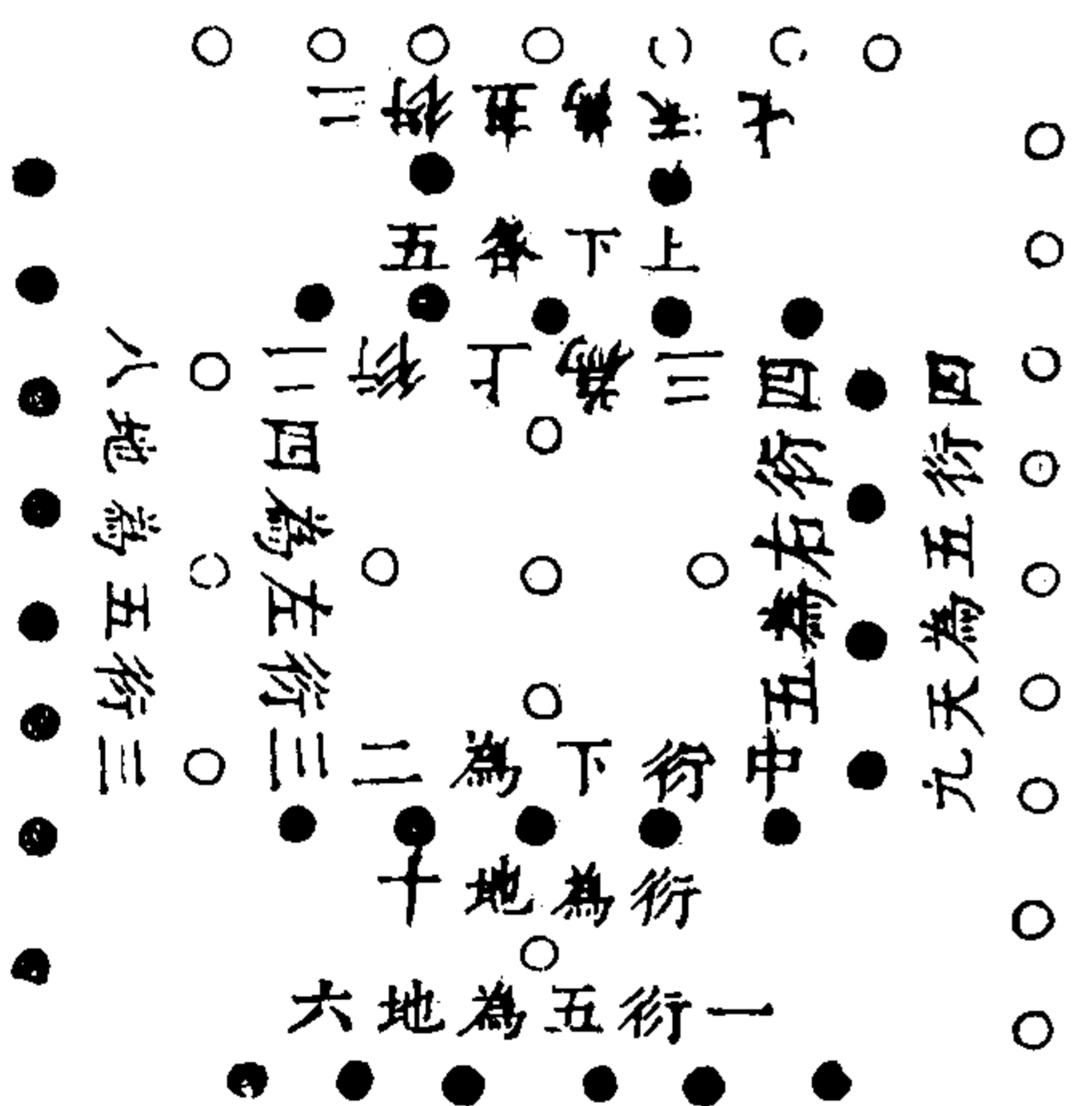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揚易攷之漢儒京房以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而一不用者天之生氣馬季長以太極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

二十四氣是為五十而一不用者為北辰不動苟爽以卦有六爻八六四十有人加乾坤二用是為五十而一不用者為乾之初九潛龍勿用韓康伯以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與之歲斯易之太極也案京房知舉二十八宿而遺其七政五長不知四者同氣而總名苟爽以八卦言加乾坤以定之皆不足以知大衍之數者知之惟韓康伯蓋著之德七真而神卦之德八方以知以著之七推之七七為四十九亦猶卦之八八為六十四也彼康成以減五又減一為說姚信董過以六卦減六為說顧足以神數虛一為說亦不知天地之用數者耳太衍五十去天五虛一

象太極也掛一以地二之中掛一蓋二乃一之所生也四十八策八卦爻數四者過揲交錯以成八卦四時之行也凡為四者十二準十有二月四時之常數也奇耦者閏餘之所生也變也三變則陰陽老少見矣宋咸易辨云天地之數是自然之數大衍之數是推衍之數推衍者自太極生兩儀則陽一陰二衍而為三兩儀生四象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衍而為十四四象生八卦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衍而為三十六通太極之一兩儀之三四象之十八卦之三十六則數自五十鄭

武帝探著左法云太極之一非數也數從此而起是謂數之體非數之用故不用而虛其一以存太極之本體也

胡楊大衍圖



而合為五十也
朱子曰大衍之數五十二云者以天地之數五十有五除金木水火土五數並天一便是四十九數家之說不同此說却分曉故王齋胡氏曰河圖五十因五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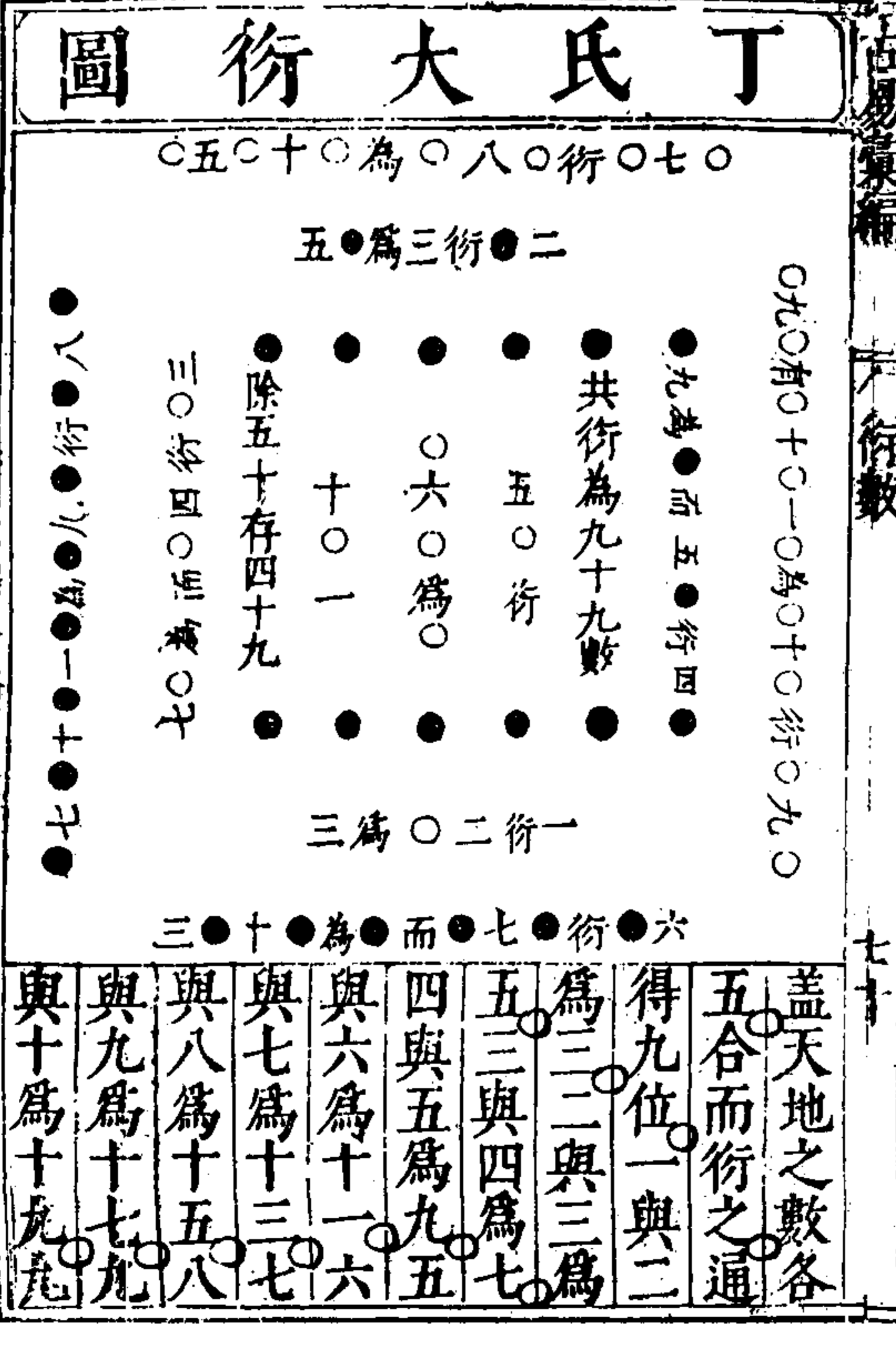
用則惟兩儀四象八卦所衍之數則其用四十九也聖人用四十九揲如下文所云之法掛其一而以四揲之則四其九而為三十六四其六而為二十四四其七而為二十八四其八而為三十二是其數不取河圖亦自有理者也啟蒙曰河圖積數五十有五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獨五為五十所因而自无所因故虛之則但為五十又五十五之中其四十者分為陰陽老少之數而其五與十者之所為則又以五乘十以十乘五而亦為五十矣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于十則合為五十矣盤淵董氏問云五者數之祖也河圖洛書皆五居中而為數祖宗大衍之數五十者即此五數衍而乘之各極其數

後得者一得五為六一六合七二得五為七二七合九三
 得五為八三八合十一四得五為九四九合十三五得五
 為十總為五十是皆因五而後得也五自无所因故虛之
 則四圍之數但為五十以五乘十以十乘五而為五十者
 以五乘十是為五箇十以十乘五是為十箇五乘取義
 皆可以為五十也魏莊渠曰衍寬平也引而長也蓋從水
 從行如水流于寬平之地引之而長也楊易河圖五居中
 五數之本也中○衍下○為二二○衍上○為三三○衍
 左○為四四衍右○為五五邵子所謂小衍之為五者此也
 自是下一○曰天一以一行五為地六●●●●●上
 二●●●●曰地二以二衍五為天七○○○○○左三

古易彙編 卷一五
 六九
 ○○○○曰天三以三衍五為地八●●●●●右
 四●●●●●曰地四以四衍五為天九○○○○○
 ○○○上下各五曰地十●●●●●以上下
 各五衍中五共成十總之為五十邵子所謂大衍之而為
 五十者是也案上下各五衍中五為十五若以上五衍中
 為十下五亦衍中五為十是則二十矣雖見衍意與胡氏
 同而終未確也本義曰大衍之數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
 地十而得之即以五乘十以十乘五之意簡而易明但止
 言中宮不及四面恐終非大衍也若以朱子五乘之法四
 面大衍之當以中五為衍母以五乘十既五十矣由是一
 其五為五二其五為十三其五為十五四其五為二十六

周易古本全書匯編 卷一五

其五為二十七其五為三十五八其五為四十九其五為
 四十五合之是為二百有五十而不止五十矣說文蒼生
 千歲三百五十者其取用之數即二百有五十者其未
 取之叢數也楊易云五箇十十箇五合之為百故蒼生百
 莖分之只是五十也故用于筮止用五十故曰大衍之數
 五十也武陵丁氏曰朱子以五乘十之說于諸家為近至
 于四十有九率不過歸之虛一而已未有得夫五十數與
 四十九數之全者于是萃五十七家之說為稽衍而自為
 原衍翼衍凡三卷其說曰有以先天兩儀四象八卦合四
 十九所虛之一是為太極者有謂四十九與五十皆天地
 之數各再自乘而以中數自乘除之者二說似矣而未也



六六七

位各有奇。五位各有偶。置其五位之偶。是為五十。大衍體數。存其九位之奇。則得四十。有九大衍用數。一居其中。不用。丁氏又出朱蔡之外備也。撮其圖附此。見朱子所謂聖人說數。不只說得一路。自然有多少。通透信矣。又云。用變動之謂。謂其一不變動。其變動者四十九也。河圖之數。五十有五。今日曰五十者。去天五而為言也。五居中。中為數之本。朱子所謂統體。一三七九之陽。二四六八之陰。上下五之十。是為五十。朱子所謂兩儀也。其用四十九者。夫天一而言也。天一為根。陰根陽之宗。去之而實未嘗去。案此即老子所謂无之以為用也。夫九十有九。是通得九位也。九九皆陽。非各有奇乎。兩五兩四。非九位有耦乎。置其

易象編

大衍數

七十二

五之偶。是除五十也。著之體數也。存其四十有九。著之用數也。觀此則九章算法。數起九九者。其本諸此乎。小學洪珠曰。生數自一二三四。而極于五。成數自六七八九。而極于十。故大衍之數五十。取天地之極數。以立本也。布筭者。生數至四而止。遇五則變而為一。成數至九而止。遇十則變而為一。故其用四十有九。取天地之變。以起用也。邵子曰。一者數之始。而非數也。故一一為二。二二為四。三三為九。四四為十六。五五為二十五。六六為三十六。七七為四十九。八八為六十四。九九為八十一。而一不可變也。百則十也。十則一也。亦不可變也。是故數去其一。而極于九。皆用其變也。五五二十五。天數也。八八六十四。卦數也。九九

八十一。玄範之數也。大衍之數。其法之源乎。是以筭數之起。不過乎方圓曲直也。案推此則一者。太極无數也。一一為二。兩儀數也。二二為四。四象數也。三三為九。九宮數也。四四為十六。每卦貞悔。各八數也。其數之積。三百八十有六。除一一。太極之體。餘三百八十有四。則爻數也。信乎圖數之於筭。盖无往而不有。合與要之。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之數。去五而為五十。不可易也。而其衍則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之數為算。不事外求也。易筮大衍之數。五十。陸乘曰。此脫文也。當云大衍之數。五十有五。盖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正五十有五。而用四十有九者。除六虛之位也。古者卜筮先布六虛之位。

易象編

大衍數

七十二

然後揲著。而置六爻焉。如京房馬季長鄭康成。以至王弼。不悟其為脫文。而妄為之說。謂所賴者五十。殊无證據。又曰。不用而用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此語。尤誕且繁。辭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豈不顯然哉。又乾坤之策。自始至終。无非五十五數也。始于一而終于五。天以藏德運化。妙其所以為數之始終。而神其所以為其消長者。故虛一與五。退藏于密。秘而弗用。則其用四十九焉而已耳。老氏所謂有之以為利。无之以為用。是當其无而有。大衍之用也。此聖人千載不傳之奧旨。案此亦獨得之見。可以並觀者。故附錄焉。夫五歲再閏。二百六十為期。此曆法也。故僧一行衍之。為大衍曆。策四其十。

二。十二月之律也。故蔡季通衍之為律呂。本原推之。月令。參同五星六藝。權度量衡。孰非是數之幹旋哉。

論曰。繫辭之言大衍。蓋本河圖哉。緣向在錯簡。而日辰星宿節氣象卦之說始焚起焉。亦漢儒尚象之過矣。宋咸鄭武子議近正大无扭合之陋跡。其立論儻亦京荀馬鄭之遺耶。康節紫陽數本天地。蓋在程傳移簡之後。故大衍之數得與天地之數合為一章。而意脉始貫矣。中五乘十。其簡明之備說耶。若全圖之衍為二百五十者。微獨三百為叢。或亦五束之著數焉。及以康節之例。衍至三百八十有六。顧多父數者二。何餘多合而此之微謬也。一一太極不可以數紀。卽虛一掛一之旨耶。陸端夫之言五十有五者。

衍數也。去六虛者用數也。丁武陵之衍九十有九。則五十者著數也。四十有九者用數也。是兩言者。旨獨超詣而不悖。往詰亦耿耿乎其不磨矣。聖言渾淪而憶射者。衆宋已五十七家。至今又不知如許矣。衆言淆亂。不可強合。要之理象咸通者。近是。故並彙輯以俟采焉。若夫律曆之衍。則世有其書。不具論。卽元會運世之衍。亦有无名公之書在。

周易古本全書彙編變占集卷之十六

清源後學李本固維寧甫述

著爻

句曲門人湯泰時方來甫校梓

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劫。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劫而後掛。

邵子曰。著德圓。以况天之數。故七七四十九也。五十者存一而言之也。卦德方。以况地之數。故八八六十四也。六十者去四而言之也。著者用數也。卦者體數也。用以體為基。故存一體。以用為本。故去四也。圓者本一方者本四。故著存一而卦去四也。著之用數七。併其餘分。亦存一之義也。掛其一亦去一之謂也。著之用數掛一。以象三。其餘四十。

八則一卦之策也。四其十二為四十八也。奇數極於四。而五不用。策數極於九。而十不用。五則一也。十則二也。故去五十而用四十九也。奇不用五。策不用十。有无之極也。以况自然之數也。案衍去五。策去一。故著圓卦方也。啟蒙曰。掛者懸于小指之間。揲者以大指食指間。而別之奇。謂餘數。劫者。劫于中三指之兩間。著凡四十有九。信手中分。各置一手。以象兩儀。而掛右手一策於左手小指之間。以象三才。遂以四揲左手之策。以象四時。歸其餘數於左手第四指間。以象閏。又以四揲右手之策。而再歸其餘數於左手第三指間。以象再閏。是謂一變。

得五者三所謂奇也。

得九者一。所謂偶也。

一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三左二則右亦二左三則右必一左四則右亦四通掛一之策不五則九五以一其四而為奇九以兩其四而為偶奇者三而偶者一也四變七變同法一變之後除前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四或四十分掛揲歸如前法五變八變同法是為二變

得四者二。所謂奇也。

二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二左二則右必一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通掛一之策不四則八四以一其四而為奇八以兩其四而為偶奇偶各得二焉再變之後除

前兩次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策或三十六或三十二分掛揲歸如前法是為三變其掛揲者如再變例三

變既畢乃合三變視其掛揲之奇耦以分所遇陰陽之老少是為一爻乃即所得三小刻之策而畫其爻于版一爻已成再合四十九策復分掛揲歸以成一變每三變而成一爻並如前法掛揲之數五四為奇九八為耦掛揲三奇合十三策則過揲三十六策是為老陽其畫為口所謂重也掛揲兩奇一耦合十七策則過揲三十二策是為少陰其畫為一所謂拆也掛揲兩耦一奇合二十一策則過揲二十八策是為少陽其畫為一所謂單也掛揲三耦合三十五策則過揲二十四策是為老陰其畫為又所謂交也

是為四象老變而少不變也凡十有八變而成卦乃考卦之變而占其事之吉凶纂言曰一三之陽有餘陽為日而曆法之日與天會者常多五日為氣盈二四之陰不足陰為月而曆法之月與日會者常少五日為朔虛凡曆一車七閏前閏大率在三年二月之內置後閏大率在五年之間置也啟蒙朱子曰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二百三十五分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十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七十五十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四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邵子曰大數三故六六而又六之是以乾之策二百一十大地數兩故十二而十二之是以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也乾用九故三其八為二十四而九之亦二百一十有六兩其八為十六而九之亦百四十有四也坤用六故三其十二為三十六而六之亦二百一十有六也兩其十二為二十四而六之亦百四十有四也坤以十二之二十四六之六之一與半為乾之餘分則乾得一百五十二坤得一百八也啟蒙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者積六爻之策各二

十六而得之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積六爻之策。各二十有四而得之也。凡三百六十者。合二百一十有六百四十有六而得之也。當期之日者。每月二十日。合十二月為三百六十也。蓋以氣言之。則有三百六十六日。以朔言之。則有三百五十四日。今舉氣盈朔虛之中數而言。故曰三百有六十也。然少陽之策三十二。積坤六爻之策。則一百九十二。此獨以老陰老陽之策為言。易用九六而不用七八也。然二少之合。亦三百有六十。朱子答程可久云。期者周也。謂周一歲也。以氣言。則有三百六十六日。以朔言。則有三百五十四日。今云三百六十者。比之氣盈。則少六日。不得謂

之盈。比之朔。虛則多六日。不得謂之虛。是蓋於氣朔盈虛之間。指其數之中者為言也。乾坤之策。合之為三百六十。亦正足以當期之數也。二篇者。上下經六十四卦也。其陽爻百九十二。每爻各三十六策。積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百九十二。每爻各二十四策。積之得四千六百八十八。又合二者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若為少陽。則每二十八策。凡五千三百七十六。少陰。則每爻三十二策。凡六千一百四十四。合之亦為萬一千五百二十也。呂氏卦傳曰。陽數九。陰數六。是故四九三十六為老陽。四六二十四為老陰。乾之策二百一十六者。老陽六爻六其三十六也。坤之策一百四十四者。老陰六爻六其二十四也。乾坤之策。通計

三百六十者。六其六十。以當期之日。六十四卦。陽爻百九十二。以三十六乘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百九十二。以二十四乘之。得四千六百八十八。合陰陽爻策。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當萬物之數也。六十四卦。統計三百八十四爻。三百六十去乾坤坎離二十有四而言也。六十四卦。三千八百四十之變。何也。悔之道也。六十四卦。各變六十四卦者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六十四卦。六爻策數。三千八百四十。卦何數也。貞用悔也。是故三其三千八百四十。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用備矣。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四營者。四次經營也。分二者。第一營也。掛一者。第二營也。揲四者。第三營也。歸奇者。第四營也。易變易也。謂揲之一變也。四營成變。三變成爻。一變而得兩儀之象。再變而得四象之象。三變而得八卦之象。一爻而得兩儀之畫。二爻而得四象之畫。三爻而得八卦之畫。四爻成而得其十六者之一。五爻成而得其三十二者之一。至於積七十二營。而成十有八變。則六爻見。而得乎六十四卦之一矣。然方其三十六營。而九變也。已得三畫。而八卦之名可見。則內卦之為貞者立矣。此所謂八卦而小成者也。自是而往。引而伸之。又三十六營。九變以成三畫。而再得小成之卦者。一則外卦之為悔者亦備矣。六爻成。內外卦備。六十四卦。

之別可見。然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而觸類以長焉。則天下之事其吉凶悔吝皆不越乎此矣。胡氏曰：一變而得兩儀之象，至三變而得八卦之象，蓋一爻以三變而成，猶八卦以三畫而成，故以為象也。一變而得兩儀之象，謂得五者象陽儀，得九者象陰儀也。再變而得四象之象，謂得五四者象太陽，得五八者象少陰，得九四者象少陽，得九八者象太陰。三變而得八卦之象，謂得五四四者象乾，得五四八者象兌，得五八四者象離，得五八八者象震，得九四四者象巽，得九四八者象坎，得九八四者象艮，得九八八者象坤。其逐變皆彷彿近似於儀象卦，而未有其書，故惟以其象言之。

古舊筮法啟蒙曰：且用舊法，則三變之中，又以前一變為奇，後二變為耦，奇故其餘五九，耦故其餘四八，餘五九者，五三而九一，亦圍三徑一之義也。餘四八者，四八皆二，亦圍四半之義也。三變之後，老者陽饒而陰乏，少者陽少而陰多，亦皆有自然之法象焉。凡此四者，皆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蓋經曰：再扚而後掛，又曰：四營而成易，其指甚明。注疏雖不詳說，然劉禹錫所記：僧一行畢中和，顧象之說，亦已備矣。近世諸儒，乃有前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之說，考之於經，乃為六扚而後掛，不應五歲再問之義。且後兩變又止三營，蓋已誤矣。玉齋曰：案王輔嗣注云：分而為二，一營也。掛一象，三三營也。揲之以四，三營也。歸奇于扚，四

營也。孔穎達疏云：再扚而後掛者，既分天干于左，地于右手，乃四四揲天之數，最末之餘歸之合于掛扚之一處，是一扚也。又以四四揲地之數，最末之餘，又合于前所歸之扚，而總扚之，是再扚而後掛也。劉禹錫辨易九六論云：畢中和之學，其傳原于一行禪師一行。唐開元時所作名大衍曆本議云：綜盈虛之數，五歲而再問，蓋其衍法皆以再扚而後掛也。畢中和有揲法，其言三揲皆掛，正合四營之義。朱子亦謂畢氏揲法視疏義為詳，顧象之說未詳。禹錫又自言揲法：第一指餘一益，二益，三益，四益，一餘，二餘，三餘，四餘，四第二指餘一益，二益，三益，四益，一餘，二餘，三餘，四餘，第三指與第二指同。此可以見三變皆掛矣。沈氏筆談云：易象

九為老陽，七為少陽，八為少陰，六為老陰，其九七八六之數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歸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為陰，如爻之耦，少為陽，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其策三十六，兩多一少，則一少為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為震，中為坎，末為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數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一多為之主，與離兌也，故皆謂之少。陰多在初謂之與，中為離，末為兌，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諸家揲著說，惟筆談簡而盡，孔穎達非不曉揲法者，但為之不熟，故其言之易差，然其於大數亦不差也。

和視疏義為詳。柳子厚詆劉夢得以為膚末於學誤矣。異論三揲皆掛一。正合四營之義。惟以三揲之掛。於三指間為小誤。其餘一益三之屬。乃夢得立文太簡之誤耳。胡氏曰。舊法與今所用之法。四十九著。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初无以異。而三變之分得五者。二得四者。一得九者。一得八者。二亦莫不同。但其於第一變。以或五或九者。皆為奇。第二第三變。以或四或八者。皆為耦。與今所論五四為奇。九八為耦者。有不同。但舊法所分。蓋以前一變在先而屬奇。故其餘五九亦奇數也。後二變在後而屬耦。故其餘四八亦耦數也。不過因其數以分奇耦。初未嘗遽以此奇耦而定陰陽。然以餘五九者為奇。則五三九一。

古易彙編

卷一

亦有圍三徑一之義。以餘四八者為耦。則四八皆二。亦有圍四用半之義。况三變之後。老陽十二。老陰四。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其饒之多寡。自然之法象。初不害其本同也。邵子筮法。魏了翁書抄。康節陳耆掛枋之數。奇耦以多少為決。其實以一約四。以奇為少。以偶為多。九八者。兩其四。陰之耦也。故謂之多。四五者。一其四。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多之數。二少之數。三歸奇積三。三而為九。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六矣。歸奇積三。二而為六。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四矣。歸奇積三。三而為八。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二矣。歸奇積二。三而為七。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八矣。故曰。四營而成易。易即變也。四營而成一。

變揲十二營。三掛六枋。乃成三變。三變然後成一爻。邵子曰。著數不以六而以七。何也。并其餘分也。去其餘分。則六故策數三十六也。是以五十者。六十四卦。閏歲之策也。其用四十有九。六十四卦。一歲之策也。歸奇掛一。猶一歲之閏也。卦直去四者。何也。天變而地効之。是以著去一。則卦去四也。圓者徑一。圍三重之。則六方者。徑一。圍四重之。則八也。五十者。著之數也。六十者。卦數也。五者。著之小衍也。故五十為大衍也。八者。卦之小成。則六十四為大成也。奇數四。有一有二有三有四。策數四有六有七有八有九。合而為八數。以應方數之八變也。歸奇合掛之數。有六。謂五與四。四也。九與八。八也。五與四。八也。九與四。八也。五與

古易彙編

卷一

八。八也。九與四。四也。應以圓數之六變也。歸奇合掛之數。得五與四。四則策數四九也。得九與八。八則策數四六也。得五與八。八則策數四八也。得九與四。四則策數四七也。得九與四。四得五與四。八則策數皆四八也。為九者。一變以應乾也。為六者。一變以應坤也。為七者。二變以應兌與離也。為八者。二變以應艮與坎也。五與四。四去掛一之數。則四八三十。二也。九與八。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六二十四也。五與八。八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五二十也。九與四。四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四十六也。故去其三四五六之數。以成九八七六之策也。近世筮法。啟蒙曰。若用近世之法。則三變之餘。皆為圓三。

徑一之義而无復奇耦之分。三變之後為老陽少陰者皆二十七。為少陽者九。為老陰者一。又皆參差不齊。而无復自然之法象。此足以見其說之誤矣。王齋胡氏曰。舊法三變皆掛。則初變五三。二變四八。皆二。三變一六。皆一。而二為圓四用半之義。今後二變不掛。則皆四三。三變一六。皆一。並如前一變之五三九一。而无復後二變之四八皆二。故惟有圓三徑一之術。而无圓四用半之術也。尚安有奇耦之分哉。是以三變之後。老少變數。雖有六十四。而參差不齊。无自然之法象矣。蓋則河圖傳文。兆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果則之以作易乎。曰。非也。則之以撰書也。於何而徵之。繫辭言五十

有五之數。即以大衍之數承之。朱先生曰。大衍之數。生於河圖之中宮。凡此策數。生於河圖四面。此以知則河圖以撰書矣。自古言撰書者多矣。孰有反而歸之圖者。而我朱先生獨能以圖証之。此誠千載獨得之見。是故以大衍之五十。則河圖中宮之五十。粹乎无容議矣。至於虛一分二掛三。撰四。本則河圖之一二三四也。而或立其說於歸奇撰四之。或六或七或八或九。本則河圖之六七八九也。而或指其數為過撰。雖其三奇則九。即過撰之四九三十六。三耦則六。即過撰之四六二十四。一奇一耦則七。二耦一奇則八。即過撰之四七三十八。四八三十二。而一主於歸奇。一主於過撰。其於則圖撰書之意。漫然无所指歸矣。河

圖之數。一二三四環於外。而五則居中。六七八九再環於外。而十又居中。是圖之數。皆由外以至中也。聖人則之以制書。則由中以及外。其最者中者非五與十乎。則即此五者。使各極于十。而大衍之數。五其十矣。居五十之外者。非一二三四之環列乎。於是則其一以置一不用。則其二以承而為二。則其三以掛一為三。則其四以撰而為四。餘者為圓。再餘者為再圓。不用之也。居一二三四之外者。非六七八九之環列乎。則以三變之後。歸奇之餘。其見在之策。若撰四而得六。則為圖之六。若撰四而得七。則為圖之七。若撰四而得八。則為圖之八。若撰四而得九。則為圖之九。為七為九。雖不同。而均命之為陽爻。為六為八。雖不同。而均命之為陰爻。陽爻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用六。而不用八。故用九六。以計乾坤之策。則為三百有六十。用九六。以計二篇之策。則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由此觀之。聖人之制書。以筮何莫非所以則河圖也。或問先儒以乾坤為過撰。而用奇零之策何也。亦不玩其辭耳。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是乾策以撰四言。未嘗以歸奇作數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是坤策以撰四言。亦未嘗以歸奇作數也。若曰過撰之策有所準。則過撰而非當撰。聖人何必復論之也。蓋河圖之數。由外以及中。聖人制書。由中以及外。取中五與十。為大衍之數。則勢不得不用乎一二三四。取一二三四。以為撰之之法。則其勢不得不用乎六七八九。三變成矣。

均命之為陰爻。陽爻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用六。而不用八。故用九六。以計乾坤之策。則為三百有六十。用九六。以計二篇之策。則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由此觀之。聖人之制書。以筮何莫非所以則河圖也。或問先儒以乾坤為過撰。而用奇零之策何也。亦不玩其辭耳。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是乾策以撰四言。未嘗以歸奇作數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是坤策以撰四言。亦未嘗以歸奇作數也。若曰過撰之策有所準。則過撰而非當撰。聖人何必復論之也。蓋河圖之數。由外以及中。聖人制書。由中以及外。取中五與十。為大衍之數。則勢不得不用乎一二三四。取一二三四。以為撰之之法。則其勢不得不用乎六七八九。三變成矣。

六七八九之數見矣。然爻止有陰陽二畫。則聖人繫辭。安能兼用乎七八九六。故舍七八而用九六。亦勢也。夫聖人所不用。胡為獨在乎七八。蓋九六之所值最少。七八之所值最多。故取最少者。以示其勢也。因乾策二百一十有六。而知每爻必三十六策。因三十六策。而知四揲之九。因坤爻百四十有四。而知每爻必二十四策。因二十四策。而知四揲之六。因九六以推之七八。因乾坤以推之二篇。是二篇之策。皆由揲四者成之也。四營不成易乎。吳因之曰。朱先生取歸奇之數。以七八九六為餘數。合而觀之。彼以三奇為九。此以九二十六為九。彼以三偶為六。此以四六二十四為六。彼以二奇一偶為八。此以四八三十二為八。

古易彙編

卷之六

十三

彼以二耦一奇為七。此以四七二十八為七。特一取其先。一取其後耳。

洪範筮法。蔡九峰曰。筮者神之所為乎。其著五十。虛一分。一掛一。以三揲之。視左右手。歸奇於扚。兩奇為一。兩耦為二。奇耦為三。初揲綱也。再揲目也。綱一。目二。以虛待目。目一為一。以實從綱。兩揲而九。數具八。操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備矣。分合變化。如環无端。天命人事。由是較焉。吉凶禍福。由是彰焉。大人得之而申福。小人得之而避禍。君子曰。筮者神之所為乎。大事用年。其次用月。其次用日。其次用時。數者理之時也。辭者數之義也。吉凶者辭之斷也。惠迪從逆者。吉凶之決也。氣有醇漓。故數有失得。一成於

能易之者人也。一吉而九凶。二祥而七災。八休而二咎。四吝而六悔。八數周流。推類而求。五中則平。四害不親。厥或是櫻。雜而不純。承平之世。視主廢置。凶咎災吝。有命不摯。案楊止菴龜卜考。有全氏卜方位圖。兆頌象圖。二外兆圖。三似是古法。今備載其書不具述。論曰。今世卿大夫士。所用筮法。率遵紫陽氏。无容皆矣。然古法奇五七九。而耦四六八。較之圓三方四。三全四半。九覺易簡。而邵朱略焉。何古占驗之奇。而後驗之寥寥也。此非法之過也。古術法以釋象。雖遺理。而中多後索理。以通法。常遺象。而尊知耳。至參天為三。兩地為四。斯理之至。弗可易者。道法再揲。不掛陰陽偏勝。亦未學之耦。豈故與

古易彙編

卷之六

十三

古為犄角哉。乃以六其四揲者為六。七其四揲者為七。八其四揲者為八。九其四揲者為九。亦鄭武子之囁余為宋咸之嚆矢也。傳君峻譚攘為已見。愚不能无取焉。雖然亦邵朱範圍之內者也。觀物啟蒙。易嘗不該焉。淵處者不知山。陸處者不知水。各以所見為適。云爾。其言筮則河圖一二三四以為揲法。六七八九以為變占。而五十為衍數焉。抑亦可謂名言已夫。筮著也。洪範以龜卜者。而九峰氏乃以亦有筮法。豈經緯表裏。卦疇固然與。夫太玄亦有筮法。而範可知矣。愚志卜筮者也。而能勿取乎。

之變

啓蒙用九用六者。變卦之凡例也。言凡陽爻皆用九。而不

用七陰爻皆用六而不用八用九故老陽變為少陰用六故老陰變為少陽不用七八故少陽少陰不變獨於乾坤二卦言之者以其在諸卦之首又為純陽純陰之卦也聖人因繫以辭使遇乾而六爻皆九遇坤而六爻皆六者即此而占之蓋羣龍无首則陽皆變陰之象利永貞則陰皆變陽之義也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為主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為貞之卦為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為主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

易彖編

卷之

十四

卦彖辭於是一卦可變六十四卦而四千九十六卦在其間矣所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豈不信哉今以六十四卦之變列為三十二圖得初卦者自初而終自上而下得末卦者自終而初自下而上變在第三十二卦以前者占本卦爻之辭變在第三十二卦以後者占變卦爻之辭案三十二圖具性理不贅歐陽子乾坤之用九用六何謂也曰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變而七八无為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及其筮也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有九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六十四卦皆然特於乾坤見之則餘可知耳案左傳孔成子筮立衛公子元遇屯曰利建侯秦伯伐晉

筮遇蠱曰貞風也其悔山也則六爻不變而占彖辭分貞悔者固有據矣畢萬筮仕遇屯之比初九變也占利建侯晉文公遇大有之睽九三變也占公用享於天子陳敬仲遇觀之否六四變也占觀國之光南蒯遇坤之比六五變也占黃裳元吉晉獻公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占剝羊承筐則一爻變而占所動之爻辭亦有據矣惟二爻變則經傳无例故歐陽子二變爻以上爻為主而韓苑洛則主下爻考之齊文宣筮乾之鼎初五兩爻變也宋景業占乘龍御天則主本卦之上爻焦氏林曰弱足則跟折亡為患則主之卦之下爻洞林顏士羣筮母病得歸妹之隨二三兩爻變也景純占兌秋必亡則主本卦之下爻焦氏林曰

易彖編

卷之

十五

孤獨宿茂湯我邑則取澤水滅震木主之卦之上爻要之二爻變當以本卦之上爻為主以之卦之下爻為輔也左傳晉公子筮遇貞屯悔豫皆八蓋初與四五凡三爻變也而司空季子占曰皆利建侯是占彖辭分貞悔者有據矣而韓苑洛謂前十卦以本卦一變爻後十卦以之卦一不變爻皆主上爻故之晉成公筮乾之否下三爻變也單襄公占曰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其次必此為晉周得國之兆蓋占大往小來主悔也乾之否前十卦也而主悔是古亦有所不拘矣焦氏林云駮駕六龍封為燕王蓋占乾乾君子或躍而飛則得君位是主貞上爻也而六龍亦乾彖辭云吳孫皓筮同人之頤亦三爻變也焦氏林曰子錕執麟

春秋作陰元聖將終尼父悲心蓋指同人三陽為麟三陰
執之故春秋為昏世而元聖所悲也主貞也是其彖辭君
出郊野而求口實俯仰於人且乾天也而折於山離日也
而沒於雲亡國之象明矣是貞悔之彖兩體之象皆當占
者啓蒙為是而苑洛可參閱也四爻變經傳无例故啟蒙
以二不變爻苑洛以一不變爻占皆主下爻爻之洞林桓
茂倫嫂病筮賁之豫四爻變也景純占時陰在初見陽失
度煞陰在申刑鬼入墓變震屬卯棟宜殮充四變爻皆占
也焦氏林曰鵲延卻縮不見頭目日以困急艮山出為頭
離為目而上下皆變則不見占變爻也沈七之筮王諸得
乾之觀下四爻變也沈云乾變至四又不至五未得見大

人占四變爻也而二不變爻无與矣焦氏林云江河淮海
天之輿府衆利所聚可以饒有言四陰行地猶四瀆也占
四變爻也亦惟隨時取象而前例有不盡拘矣穆姜往東
宮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艮之隨蓋五爻皆變惟二得八也
則五爻變以不變爻占啟蒙苑洛有攸同焉是亦有據矣
蔡墨曰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故六爻俱變啟蒙則乾
坤占二用餘卦乃占彖辭苑洛則皆以不變彖辭占焉又
楊止菴引介夫之言羣龍无首利永貞乃總結六爻之意
而非其為六爻皆變占辭也緣蔡墨之言啟之故朱子占
二用然不若直占彖辭為是然三爻變既占之卦又
不占則乾坤彖辭矣以為也然乾之坤林曰招致來整害

不拘於辭也要之陰變陽者多吉无咎陽變陰者多凶悔
吝何也寒變暑主發生暑變寒主肅殺天道也小人消而
君子長則治小人長而君子消則亂人道也易道不外是
矣朱子曰卦之一畫變者六一畫變者十五二畫變者二
十四畫變者十五五畫變者六六畫俱變者一合之為六
十三並本卦不變者六十四一卦變而成六十四六十四
卦變而成四千九十六焦氏易正如此也懸鏡如本卦變
爻不合占意則以之卦變爻參詳如之卦變爻不合占意
則以本卦變爻參詳凡卦辭貞字皆指內卦爻辭貞字皆
指本爻爻辭悔字皆指變爻凡撰著書卦既成便看六爻

有無變動依變法占可也
論曰春秋論爻必曰之觀蔡墨言乾之姤曰潛龍之同人
曰見龍之大有曰飛龍則易之有之變也尚矣六爻變占
之例蓋考亭氏酌古准今而為之式非臆之也乃韓苑洛
移二二三爻之例楊止菴訂六爻變之占各置喙焉何哉余
攷之古蓋有不盡拘者矣左傳其源委也焦氏林其支流
也景純康節其遠派也於茲舍是吾真稽諸无已其貞悔
乎无動則貞內而悔外有動則貞遇而悔之一爻變則貞
靜而悔動五爻變則貞動而悔靜二爻變則遇貞上而之
貞下三爻變則之貞下而遇貞上六爻俱變則貞之而悔
遇貞者主也貞悔分而賓主判矣賓主判而勝衰形矣而

无動占遇之彖。全動占之之彖。半動之占。兩彖。又九當參焉者。乃所謂不盡拘者。如全寅得潛龍而占躍飛躍飛未動。而勢有必至也。希夷得離之明夷。而兩卦之蘊。搜括无遺。豈待遇哉。故左傳之占。或詳卦名。或詳卦象。或及卦變。或及互體。或及肖體。或及變互。或及反對。或參天時。或參星緯。或參人事。則彖爻之辭。不盡拘也。此外如火珠體用。生克之類。亦咸有奇中者。是可拘一定之例哉。

反對

邵子曰。天之體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地之體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體者八變。用者六變。是以八卦之象。不易者二。以六卦變而成八也。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反易者

古易彙編

反對

十八

二十八以三十六變而成六十四也。故爻止於六。卦盡于八。策窮于三十六。而重卦極於六十四也。卦成於八。重於六十四。爻成於六。策窮於三十六。而重於三百八十四也。乾坤之名位不可易也。坎離名可易。而位不可易也。震巽位可易。而名不可易也。兌艮名與位皆可易也。離肖乾。坎肖坤。中孚肖乾。頤肖離。小過肖坤。大過肖坎。是以乾坤坎離中孚頤大過小過皆不可易者也。案不易者四。是正變之旨也。反易者二。是反變之旨也。故楊易有正變反變之說焉。其言正變者。初變初二。變二三。變三四。變四五。變五上。變上。是謂正互變。胡玉齋曰。每圖各以第一卦為本卦。順變將去。則自初而終。是由乾以至於坤。反之。又由坤以

卦為本卦。逆變轉來。則自終而初。是由坤以至於乾。一順一逆。每圖以兩卦而變。合三十二圖。先後次第不紊。案此指朱子三十二圖而言。每卦可變為六十四卦之例。其圖具啟蒙一覽而明矣。其言反變。上變初。五變二。四變三。三變四。二變五。初變上。是謂反互變。黃瑞節曰。假如得初卦者。以初為初矣。得末卦者。又以末為初矣。逆而觀之也。前三十二卦。以前為前矣。後三十二卦。又以後為前矣。覆而觀之也。案此亦指啟蒙卦圖言。而楊易則為橫圖。二截。每截正反二卦。反覆為一百二十圖。其圖為三。則乾坤者。乾天坤地。定體。坎離者。離日坎月。定體。兌澤巽風。艮山震雷。頤大過中孚小過。四時定體。定體變。則陽變陰。陰變陽。此

古易彙編

反對

十九

天地日月四時之體也。所以乾坤八卦為一。則乾天坤地。變而為否泰。離日坎月。變而為既未濟。兌澤巽風。艮山震雷。四時變而為咸恒損益。陽變陽。陰變陰。此天地日月四時之用也。所以否泰八卦為一。則乾天坤地。離日坎月。兌澤巽風。艮山震雷。各會遇其間。此復姤以下四十八卦。皆男女萬物各陽變陽。陰變陰。此定體妙用之。所以生生不已。所以姤復剝夬四十八卦為一。則第橫圖不見一爻變。二爻變之跡。而或二截。或三截。覽未易明。反不若啟蒙三十二圖之易知也。而曰義易得初占。初得上占。上周易得初占。上得上占。初得二占。五得五占。二得三占。四得四占。三且義惟卦名。辭皆周文。筮法既同。占法何異。恭見其

可也。夫占法固有用反對者。不過取一義以足占意。非可據為斷也。如占大有者。其反為同人。不過藉同之一字。而曰同復于父云耳。豈曰得大有之三者。宜占同人之四乎。夫正變者。邵子之所謂不易也。天高地下。不可易也。日晝月夜。不可易也。而中孚肖乾。小過肖坤。亦猶天地之不可易也。願肖離。大過肖坎。亦猶日月之不可易也。八卦者。對待之體也。故為對變圖一。

反正皆乾 一爻變姤同人履小畜大有夬 二爻變遯訟

三爻變否漸旅咸渙未濟困蠱井恒

故與坤對壯 三爻變否漸旅咸渙未濟困蠱井恒

故與乾對節損豐既濟賁隨噬嗑益

易纂編

反對

三

升解坎蒙小過蹇艮觀晉萃 三爻變泰歸妹

反正皆坤 一爻變復師謙豫比剝 二爻變臨明震屯頤

反正皆離 一爻變旅大有噬嗑賁同人豐 二爻變鼎晉

艮遯小過睽大畜乾大壯頤无妄震家人明夷

故與坎對革 三爻變未濟蠱姤恒剝否豫漸謙咸

故與離對隨復益夬泰小畜歸妹履損

孚蹇萃坤觀大過升巽解訟蒙 三爻變既濟

反正皆坎 一爻變節比井困師渙 二爻變屯需兌臨中

反正中孚 一爻變渙益小畜履損節 二爻變觀巽訟蒙

坎家人无妄頤屯乾大畜需 三爻變漸否剝

故小過對比姤蠱井未濟困師

故中孚對姤泰夬大有復隨噬嗑既濟賁同人

革離解升大過鼎坤萃晉蹇艮遯 三爻變歸

反正小過 一爻變豐恒豫謙咸旅 二爻變大壯震明夷

反正大過 一爻變夬咸困井恒姤 二爻變革兌需大壯

乾萃蹇小過遯坎解訟升巽鼎 三爻變隨既

故與頤對濟豐同人節歸妹履泰小畜大有

故大過對交變蠱未濟渙師旅漸謙否豫比

坤大畜睽中孚臨離家人明夷无妄震屯 三

反正皆頤 一爻變剝損賁噬嗑益復 二爻變蒙晉艮觀

按對者不能反固矣。然亦有以對而兼反者。凡四卦何則。

天地相對也。而否泰互具焉。水火相對也。而既未濟互具

焉。然皆可以相反。蓋否泰乾坤之交也。既未濟坎離之交

也。此乾坤即以為上經首。否泰所以為上經中。坎離所以

為上經終。既未濟所以為下經終也。反者不能對。然亦以

反而兼對者。凡四卦何則。山雷反也。而咸恒各具焉。風澤

反也。而損益各具焉。而咸與損對。恒與益對。蓋咸損山澤

之交也。恒益雷風之交也。此咸恒所以為下經首。而損益

所以為下經中也。之八者。變易之用也。故為交變圖一。

天地為否 一爻變无妄訟遯觀晉萃 二爻變履同人益

噬嗑隨姤渙未濟困漸旅咸剝比豫 三爻變

與泰交易乾中孚睽兌家人離革頤屯震

與否交易三爻變坤小過蹇艮解坎蒙大過鼎巽

恒井蠱復豐既濟賁歸妹節損大有小畜
 地天為泰 一爻變升明夷臨大壯需大畜 二爻變謙師
 水火未濟 一爻變睽晉鼎蒙訟解 二爻變噬嗑大有損
 履歸妹旅剝否豫蠱姤恒渙師困 三爻變離
 與既濟交頤无妄震大畜乾大壯中孚臨兌
 與未濟交大過升巽萃坤觀小過遯艮
 漸節夫泰小畜隨復益豐同人賁 三爻變坎
 水火既濟 一爻變蹇需屯革明夷家 二爻變井比咸謙
 澤山為咸 一爻變革大過萃蹇小過遯 二爻變夫隨既
 濟豐同人困井恒姤比豫否謙漸旅 三爻變
 與損交易兌需大壯乾屯震无妄明夷家人睽
 與咸交易 三爻變艮晉觀坤鼎巽升訟解坎
 濟渙師賁噬嗑益復大有小畜泰履歸妹節
 山澤為損 一爻變蒙頤大畜睽中孚臨 二爻變剝蠱未
 雷風為恒 一爻變大壯小過解升大過鼎 二爻變豐歸
 妹泰夫大有豫謙咸旅師困未濟井蠱姤 三
 與益交易爻變震明夷革離臨兌睽需大畜乾
 與恒交易 三爻變巽訟蒙坎遯艮蹇晉萃坤
 否剝比小畜履損節同人賁既濟噬嗑隨復
 風雷為益 一爻變觀中孚家人无妄頤屯 二爻變渙漸
 反變者邵子之所謂反易也。乾坤不可反。而以交於日月
 山澤雷風則可反。日月不可反。而以交于天地。雷風山澤

可反此體用之所以生生不已也。屯蒙以至渙節之四
 十八卦者變易之妙也。故為反變圖一
 正視水雷屯爻變井困師渙咸謙漸豫否剝 與鼎對變
 坤觀需兌臨中孚革明夷家人震无頤 三
 一爻變比節既濟隨復益 二爻變坎蹇萃
 正視山水蒙賁噬嗑益復大有 小畜泰履歸妹 與革對變
 中孚臨艮晉觀坤鼎巽升訟解坎 三爻變
 一爻變損剝蠱未濟渙師 二爻變頤大睽
 正視水天需 一爻變井既濟節夫泰小畜 二爻變蹇坎
 大過升巽屯革明夷家人兌臨中孚大壯乾
 大畜 三爻變比咸謙漸困師渙恒姤蠱
 正視天水訟 一爻變履否姤渙睽困 二爻變无妄乾中
 孚睽兌遯觀晉萃巽鼎大過蒙坎解 三爻
 變同人益噬嗑隨小畜大有夫損節歸妹
 正視地水師明夷震屯頤大壯需 大畜中孚 與同人對變
 節損謙豫比剝恒井蠱困未濟渙 三爻變
 一爻變臨坤升解坎蒙 二爻變復泰歸妹
 正視水地比兌臨中孚革明夷家人震无頤 與大有對變
 復益井困師渙咸謙漸豫否剝 三爻變需
 一爻變屯坎蹇萃坤觀 二爻變節既濟隨
 正視風天 一爻變巽家人中孚乾大畜需 二爻變渙
 渙姤蠱井益同人賁 既濟履損節大有泰 三

正視天澤履 一交變訟无妄乾中孚睽兌 二交變否姤

一交變困同人益噬嗑隨 三交變節 二交變否姤

一交變遯觀晉萃與鼎 過大蒙坎解 與謙對變

正視天火同人 一交變遯乾无妄家人離革 二交變姤否

漸旅咸履小畜大有夬益 隨賁濟豐 三

一交變訟與鼎 過大觀晉萃艮蹇 過小 與師對變

正視火天 有大有 一交變鼎離睽大畜乾大壯 二交變旅未

濟蠱姤恒噬嗑賁 同人豐損履 歸小 泰夫 三

一交變晉艮遯 過小蒙訟解與升 過大 與比對變

正視地山謙 變臨大壯需 奇大震屯頤革 離人 與履對變

豐既濟賁師恒井蠱豫比剝咸旅漸 三交

一交變明夷升坤小過蹇艮 二交變泰復

正視雷地豫 交變大臨兌睽 夷明革離屯頤 妄无 與畜對變

復隨噬嗑恒師困未濟謙咸旅比剝否 三

一交變震解小過坤萃晉 二交變歸妹豐

正視澤雷隨 交變過坎解訟蹇 過小遯坤觀晉 與蠱對變

豫否夫節歸妹履既濟豐同人復益 嗑 三

一交變萃兌革屯震无妄 二交變困咸比

正視山風蠱 一交變大畜艮蒙鼎與升 二交變賁損大

有小畜泰剝旅漸謙 濟渙師姤恒井 三交

變頤離 家明睽 中臨乾 壯大需 與隨對變

剝蠱 頤

正視地澤臨 交變謙豫比剝恒井蠱困 濟未 渙 與遯對變

一交變明夷震屯頤大壯需大畜兌睽 中 三

一交變師復泰歸妹節損 二交變坤升解

正視風地觀 變小畜履損節 同人賁 隨復 與壯對變

无妄頤屯與訟蒙坎遯艮蹇晉萃坤 三交

一交變益渙漸否剝比 二交變中孚家人

正視火雷 三交變鼎蒙訟解艮遯 過小觀坤萃與井對變

剝否豫大有損履歸妹賁 同人豐益復隨

一交變晉睽離頤无妄震 二交變未濟旅

正視山火賁 交變蒙鼎與升晉觀坤遯 過小蹇 與困對變

旅漸謙損大有小畜泰噬嗑益復 同人豐 濟三

一交變艮大畜頤離家人明夷 二交蠱剝

正視山地剝 大畜睽中孚臨 離 家明无 震屯 與夫對變

益復蠱未濟渙師旅漸謙否豫比 三交變

一交變頤蒙艮晉觀坤 二交變損賁噬嗑

正視地雷復 變升解坎蒙小過蹇艮萃晉觀 與姤對變

比剝泰歸妹節損豐既濟賁隨噬嗑 三交

一交變坤臨明夷震屯頤 二交變師謙豫

正視天雷 一交變否履同人益噬嗑隨 二交變訟遯

觀晉萃乾中孚睽兌家人離革頤屯震 三

一交變姤渙 濟未 困漸旅咸剝比豫 與升對變

正視山天 一交變蠱賁損大有小畜泰 二交變艮蒙

剝 蠱 頤

正視天山遊	一爻變同人姤否漸旅咸	二爻變乾	三爻變
正視雷天大壯	一爻變恒豐歸妹泰夫	二爻變小解升	三爻變
正視火地晉	一爻變履歸妹賁同人豐益復隨	與需對變	三爻變
正視地火明夷	變師恒井蠱豫比剝咸旅漸	與訟對變	三爻變
正視風火家人	一爻變漸小畜益同人賁	二爻變巽觀	三爻變
正視火澤睽	一爻變未濟	大有損履	二爻變晉鼎
正視水山蹇	變節夫泰	小隨復益豐同人賁	與睽對變

正視水山蹇	變節夫泰	小隨復益豐同人賁	與睽對變
正視澤水困	一爻變兌	大過坎解訟	二爻變隨夫節
正視地風升	復豐濟賁	節損夫大有小畜	與無對變
正視天風姤	一爻變乾	遯訟吳鼎	二爻變同人履小畜
正視澤地萃	節歸妹履	豐同人復益噬嗑	與大畜對變
正視風火家人	一爻變漸小畜益同人賁	二爻變巽觀	三爻變
正視火澤睽	一爻變未濟	大有損履	二爻變晉鼎
正視水山蹇	變節夫泰	小隨復益豐同人賁	與睽對變

正視澤火革	一爻變成夬隨既濟豐	同人	二爻變大過萃
正視風火鼎	一爻變大有旅	旅	二爻變離睽大
正視雷震	一爻變恒師困	謙	咸旅比剝否
正視山山艮	一爻變豫歸妹	豐	復隨噬嗑
正視風山漸	一爻變家火	觀	遯艮蹇
正視雷澤	一爻變小過	震	明夷
正視火山旅	一爻變離	鼎	晉

正視水澤節	變蹇萃坤觀大過	升	與旅對變
正視風水渙	一爻變中孚	觀	訟
正視澤澤兌	一爻變困	隨	夬
正視風風巽	一爻變小畜	漸	渙
正視雷澤	一爻變小過	震	明
正視火山旅	一爻變離	鼎	晉

論曰或謂易之有反對。自文王始。非義皇之本意也。愚謂不然。堯夫之意。直以先天圖為義。易所謂不易者。四反易者。二固未足憑矣。如史所稱十言之教。亦乾坤震巽為偶。坎離艮兌為偶。豈亦圖南堯夫之為耶。是反對之易。自義皇已。然文王特推而列之。闕止菴之於反對。固極涇渭淄澠之辨。然謂反變得初占上。是可藉為反証耳。豈可據為占例乎。至謂正變者八。交變者八。反變者四十。有八。可謂察見秋毫矣。願其三圖。涵焉。一例。故少變。其局。俾易曉焉。

夫說文王本之伏羲則先天後天亦不必分矣嘗聞之善
筮者云遇卦有反對互變亦有反對遇卦與遇之反對為
事初之應互卦與互之反對為事中之應變卦與變之反
對為事終之應意其為用蓋若斯邪不然何周易以反對
為始終而尼聖反覆贊之也來君得反對而侈為獨得宜
其未鄉僻之謂矣

變例

朱子嘗曰易中先儒舊說皆不可廢古注賁卦自泰而來
先儒非之以為乾坤合而為泰豈有泰復為賁之理殊不知
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都了雖乾坤亦无能
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復相生

易象圖說

反對

三十

无所不可陳潛室曰伊川正是破否泰卦變之說故以卦
變皆從乾坤來乾坤猶卦之父母否泰則甚无義若諸卦
皆可變之說則主乾坤者猶非况否泰乎蓋卦變之說每
卦皆可變為六十四若程子之例可稱于三陰三陽之卦
或三畫不等者即推之不通也蘇子瞻亦云易有剛柔往
來上下相易之說而其最著者賁之象也故學者緣是爭
其從變曰泰變為賁此大惑也一卦之變為六十三獨為
賁也哉凡易之所謂剛柔相易者皆本諸乾坤也是其意
待伊川潛室之論當矣然象所云上下上卦下卦也進者
自下卦往上卦來者自上卦來下卦也非止相比兩爻之
易而已乃紫陽所云變者不出相比兩爻若賁之變便取

損與既濟兩卦為本而隨之變取困與噬嗑未濟三卦為
本雖理无不貫而不見上下往來交易之妙誠如九家蜀才
虞虛之說隨本否卦剛自上來居初柔自初而升上蠱自
泰卦剛自初升居上柔自上來下初噬嗑本否柔自初上
五得中賁本泰卦柔自上來二文初三剛自二上上文五
於往來上下交易之情獨為簡切晦翁所謂舊說皆不可
廢者殆以此也故錄入辭會近見楊止菴古易需變自訟
來訟變自需來隨變自蠱來蠱變自隨來噬嗑變自賁來
賁變自噬嗑來即以反對之卦反覆相酬不惟陰陽合德
以類相從而初上相變五二相變三四相變陽仍變陽陰
仍變陰所謂後天周易反變之妙亦自在其中此與千載
獨得之見尤為始矣雖古註亦可息喙者况本諸乾坤乎
是用為圖於左以志其妙云

易象圖說

反對

三十一

需	訟	隨	蠱	噬嗑	賁	无妄	大畜	咸
☵上☰下	☰上☷下	☰上☷下	☱上☶下	☲上☵下	☶上☱下	☰上☷下	☰上☷下	☰上☷下
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中吉剛來而得中也	剛來而下柔	剛上而柔下	剛柔分柔得中而上行	柔來而文剛剛上而文柔	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	柔上而剛下
訟二之五	需五之二	蠱上之初	隨初之上	賁上之初	賁二之五	噬嗑初之上	大畜上之初	无妄初之上
恒初之上	恒初之上	恒初之上	恒初之上	恒初之上	恒初之上	恒初之上	恒初之上	恒初之上

恒 剛上而柔下

剛上而柔下

咸三之初

晉 柔進而上行

柔進而上行

明夷二之五

睽 柔進而上行

柔進而上行

家人二之五

蹇 利西南往得中也

利西南往得中也

解二之五

解 利西南往得衆也

利西南往得衆也

蹇三之四

鼎 柔進而上行

柔進而上行

革二之五

漸 進得位往有功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

歸妹三之四

渙 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

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

節五之二

旅 柔得位乎外而順乎剛

柔得位乎外而順乎剛

豐二之五

案卦變取義亦非泛泛爾已皆取兩體成卦之主而全卦由此得名者是故乾非險則何需而需之九五從訟之九

二來泄天位以正中所以能需也乾非險則无訟而訟之九二從需之九五剛來得中而不過所以能中吉也皆成

坎之主也隨以初剛為成震之主而是剛也從蠱之上九

來此而下乎兌之柔者也柔隨剛也蠱以上剛為成艮之

主而是剛也從隨之初九往此而與柔伏其下者也不事

事以致蠱也噬嗑之震主初剛主五者乃初剛自賁之上

來五柔自賁之二上往故明動相資而噬嗑賁之剛主二

艮主上者乃上剛自噬嗑之初分來而文五四之柔二柔

自噬嗑之五來而文初三之剛故文明以止為賁也无妄

之震以初為主是初剛也乃從大畜之外卦上九而來為

主於內卦為无妄也大畜之艮止以上為主是一剛也乃

主於內卦為无妄也大畜之艮止以上為主是一剛也乃

主於內卦為无妄也大畜之艮止以上為主是一剛也乃

无妄之內卦初九而來有无妄之賢德六五能尊而尚

之是為大畜也咸之卦變柔自恒之初六往此上六而為

成兌之主為少女剛自恒之九四來此九三而為成艮之

主為少男故男下於女為咸感也恒之卦變自咸九三之

剛往此九四之剛為成震之主為長男咸上六之柔來此

初六之柔為巽之主為長女故夫唱婦隨為恒久也若晉

之柔則卦變自明夷之六二而睽之柔則變自家人之六

二皆進而上行以至五為離火之主故與澤水相違而為

睽家人睽之反對也若蹇則解之二五易解則蹇之三

四易馬皆為成坎之主也乃鼎之柔進至五則自革之六二

進之也漸之柔進居四亦自歸妹之六三進之也而旅六

五之柔得位乎外而順乎剛則自豐之六二進之及渙九

二之剛來不窮則來自節之九五六四之柔得位乎外則

往自節之六三皆成卦之主也雖古註所取亦皆成卦之

主此則不事外來兩兩相印自有真趣恐卦變之例无出

其右矣此特就柔傳所取十有八卦言之餘四十六卦亦

皆兩相偶而互為變可以意會不必繫為之圖也易筮亦

符此意云易有卦變乃九六陰陽二老之交主占者臨時

而言也至於簡帙之上成卦之後豈有某卦自某卦來之

說哉仙井李舜臣易傳謂舍本卦而論他卦及某卦自某

卦來者皆所不取文山進講賁卦剛上文柔一節亦不取

卦變之說其見卓矣南溪王拱東論卦變云竊觀柔傳如

剛柔上下來往字。本義類以卦變言之。愚看止是一箇見在卦體。併無卦之說也。此其說又進於前矣。

論曰。緣象傳有剛來柔進。剛上柔下之文。故紫陽有卦變之說。蓋上下无常。剛柔相易。翼業道之矣。攷之於古。三陰

三陽云本否泰。二陰二陽云本臨遯。一陰一陽云本復姤。紫陽亦嘗宗之為圖矣。第變止相比。非古注意也。伊川子

瞻。則以為皆本乾坤。是諸卦之父母。然四五等畫推之不通。則潛室氏之解矣。仙井文山南溪。不取卦變。旨尤超詣。

可謂不濫言詮。无烟火氣者。无已其止。卷乎隨。蠱相變。噬嗑。賁相變。无妄。大畜。咸。恒。相變。不事遠求。而天然反對。即

易筮亦胎合焉。推之六十有四。靡不通者。柔傳所及。不過指其一二。以示例耳。窮經而經存。寧止漢儒哉。嗟呼。此一

卦變也。否泰變而乾坤。乾坤變而相比。相比變而无取焉。可謂窮矣。无取又變而反對。易窮則變。變則通。斯之謂矣。

小成變占

乾三金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變上為兌。乃天澤下究。宜博濟下民。春為德。澤仁人。夏為

其澤利物。秋成物。冬寒。苦金水人。吉火凶。

變中為離。日麗中天。宜起時立勛。春融和。夏酷炎。秋成物。

冬暖。木火土人。吉。因時定斷。普照乾坤之象。

變下為巽。風行天上也。宜順時而出。春和氣。夏收雲。秋歛

物。冬清涼。水火水三命人。俱吉。又金。颺。摧折之象。

坤三土

乙酉

乙亥

乙丑

乙卯

乙巳

乙未

變上為艮。山積地上。自卑而高。宜積小成大。春夏長養萬物。秋秀實。冬退華。土金人。吉。崇。高。榮。盛。四時安閒。

變中為坎。浮陷滂地也。宜臨深戒慎。春夏陽浮。虛陷。秋土實。冬化生水。發金。沈木。漂火。滅土。陷勞。後顛沛之象。

變下為震。雷出地中也。宜出達敬畏。寒谷生春。春分後榮顯。秋平。冬隱華。五音皆平。發育和樂之象。

震三木

庚戌

庚申

庚午

庚辰

庚寅

庚子

變上為離。雲雷收。日光見。宜兼善天下。春得令。冬雷隱。日暖。安靜。夏秋日熾。水木宜之日。出雨。餘精。光。答。煥。之象。

變中為兌。雷雨交施。宜德澤於人。春夏秋生。成萬物。吉。冬雷隱。而結。夾。連。水。木。土。宜之。

變下為坤。雷入地也。宜欲身自養。立春前。秋分後。恬靜。冬索寂。无聞。五音皆平。雷不夏奮。亦屯蹇之象。

坎三水

戊子

戊戌

戊申

戊午

戊辰

戊寅

變上為巽。海角生風也。宜漸進而升。春夏化露。滋物。秋結菓實。冬結霜寒。水木吉。隨時而用。

變中為坤。水入地而寒也。宜養晦。韜光。春夏旱。早。秋冬合理。金得養。木滋培。水阻滯。逐決而流。浸滲。壅塞之義。

變下為兌。地底生寒。困塞也。宜守貞自逸。春夏潤澤。秋益坎。放海。冬冷。金水吉。下漏上涸。凝滯。不通之象。

艮三土

丙寅

丙子

丙戌

丙申

丙午

丙辰

上為坤。險峻履平坦也。宜棄榮就遜。春夏山色錦繡。四季尤佳。秋冬平安。金土木宜。山附于地。陰人為患。
 變中為巽。風生巖谷也。宜險處求安。春夏草木盤根。秋冬萬物推折。鼠毒損物。高險為驚。獨金吉。
 變下為離。日出扶桑初旦也。宜升上近尊。春夏洞曉明徹。秋晦如日入酉者。冬凶反時也。木火吉。貴顯之象。
 巽三木 辛卯 辛巳 辛未 辛酉 辛亥 辛丑
 變上為坎。風行水上也。宜守靜觀變。春風解凍。夏濶坎。秋激浪烹舟。冬結冰。能漁散凶事。火息之。
 變中為艮。風入山林。君子握麾持節。常人宜守。春風草偃。夏林茂。秋零落。冬枯枝。木火吉。華實搖落之象。
 易彙編 小成變例 卷七
 變下為乾。徐風掃漢也。宜坐享清泰。春暖夏燄。秋爽冬溫。四時靜寥。秋風精明。五音吉。但陽宜防陰耳。
 離三火 巳巳 巳未 巳酉 巳亥 巳丑 巳卯
 變上為震。雲雷蔽光。曖昧也。宜暗中尋明。春雷啟明。夏雷動雨。有代天之權。秋成物。冬生寒。金木火吉。
 變中為乾。日入西天落輝也。宜保天年。春夏陰晦。寡和合。秋冬日落霜雪。生寒。金火中吉。若日中則宜照下。
 變下為艮。日入崑崙也。宜回光自照。春明晦相半。夏平秋。冬日入山。暑長景短。從容有機。木火吉。
 兌三金 丁未 丁酉 丁亥 丁丑 丁卯 丁巳
 變上為乾。雨收天淨。萬籟皆清。宜從容自得。春自如人出。

類其雨陽合期。秋天清澤。雷冬凝結。當富饒。金水宜。
 變中為震。雷動雨霖也。宜啟瘳。發枯。春雨及時。膏潤。秋西成豐利。冬雷伏隱。靜時休息。木土吉。
 變下為坎。雨積盈科也。宜流澆。逸樂。春潤澤。夏榮舒。萬彙不求。自富。秋及時禾秀。多稔。冬淹滯。五音吉。
 論曰。嘗觀希夷河洛數。其譚小成之變至悉。然其辭蕪而多端。時為韻語。以約之。是雖翼傳所未及。亦左傳風為天。天為澤。震為土之遺也。夫乾初變之姤。二變之同人。三變之履。四變之小畜。云者。貞悔全體之變也。今云乾上變兌。中變離。下變巽者。貞悔兩體之變也。匪兩體則无以成其全體。然則小成之變。詎可忽乎哉。近聞喻子縣鏡。其論變。
 亦以是為說。蓋亦有關於河洛之旨矣。况於左傳。又互有發者乎。京君明納甲之例。儒者不道。乃公明景純希夷用之。每有奇驗。似又未可盡湮者。故姑注之。卦下焉。想其傳自延壽。賴諸緯書。豈鑿空而撰之者哉。蓋亦舉於日月矣。日月行乎天。三日而成震。初見乎庚。故震納庚。八日而成兌。初見乎丁。故兌納丁。十五日而成乾。乾納甲。壬。十六日而成艮。始退于辛。故艮納辛。二十三日而成巽。爰退於丙。故巽納丙。三十日而成坤。故坤納乙。而消長之道。于是成矣。故曰。日月為易。易者變也。故夫日往月來。月往日來。象之變也。寒往暑來。暑往寒來。時之變也。將且忽。驥比夜。忽。飛行之變也。熱劇而寒。寒劇而雨。氣之變也。暴石。滂雨。積草。

少。伊。勢。之。變。也。地。化。而。龍。化。而。蛇。行。之。變。也。魚。羣。而。飛。鳥。羣。而。流。性。之。變。也。精。氣。為。物。游。魂。為。變。精。之。變。也。始。感。而。生。終。化。而。死。神。之。變。也。喜。而。禍。伏。懼。而。福。倚。事。之。變。也。是。故。萬。物。不。易。不。生。六。子。不。易。不。成。良。兌。以。終。相。易。坎。離。以。中。相。易。震。巽。以。初。相。易。始。則。終。終。則。始。所。以。為。不。窮。也。願。可。一。途。盡。哉。故。世。之。病。者。有。陰。易。易。而。月。令。屬。化。為。鳩。田。鼠。化。為。雀。化。為。蛤。雉。化。為。蜃。孰。非。變。易。之。著。明。者。而。謂。小。成。无。變。其。可。乎。然。小。成。之。變。亦。有。大。成。之。象。焉。何。則。天。變。澤。澤。變。天。則。有。夫。履。之。象。天。變。火。火。變。天。則。有。同。人。大。有。之。象。天。變。風。風。變。天。則。有。小。畜。姤。之。象。地。山。變。則。謙。剝。之。象。也。地。水。變。則。師。比。之。象。也。地。雷。變。則。復。豫。之。象。也。推。之。六。子。莫。不。皆。然。矣。要。之。本。失。位。而。變。得。正。者。為。貞。本。得。正。而。變。失。位。者。為。悔。而。變。得。卦。主。者。尤。善。此。又。變。之。大。較。也。縣。鏡。語。約。而。涉。俗。愚。不。暇。殫。也。故。附。錄。以。備。采。焉。

觀變

案傳文兆之論觀變專以爻言乎變化而裁之為主今彙括其義云變者何爻者言乎變者何先儒謂變以易中著策卦爻陰變陽陽變陰為言今日爻言何變者圓轉不拘之謂易曰變動不拘周流六虛是也非陰變陽陽變陰之謂也聖人未嘗以此言變也即爻之所言而變自可知矣觀之伊何化而裁之之謂也同一卦也而七八九六不同值同一爻也而初上中爻不同觀安得不謂之變出吾心

之靈明隨時裁度所謂化裁也六虛何以其有九六也則曰六位以其未有九六也則曰六虛然則何言乎變也自有九六與六位錯綜而處而其變不可勝窮矣自有九六與七八錯綜而來而其變不可勝用矣相雜而曰時物何初上為始終而不專以始終言中四爻辨是非而不專以是非言也或合初與四言相應之義或初與二言通塞之義或言三與五或言二與五或言四與五或合五上言陰陽合三上言相應此其變化无方不可一定測皆時之為也故曰變通者趨時者也乾初辭而擬之曰龍咸初辭而擬之曰拇雖知也因潛龍而曰亢龍因咸拇而曰咸輔不過以初擬卒成之耳不易知乎乾三不言龍乾惕進修所以養成龍德也咸四當心之位而不言心感不可以有心也其不言咸咸之所以憧憧也是故伏莽乘墉棟撓棟隆羸角不羸過防過遇勞謙撝謙濡如幡如吾以觀三與四之變焉大蹇蹇蹇噬膚遇巷師師在師歸妹包荒吾以觀二與五之變焉戶庭門庭復道牽復賁趾賁須滅趾滅鼻吾以觀初與二之變焉包承包羞小子丈夫吾以觀二與三之變焉乾肉乾肺牯牛犢豕躍龍飛龍吾以觀四與五之變焉甘節苦節金鉉玉鉉我生其生休否傾否不利利涉吾以觀五與上之變焉內比外比孚兌商兌吾以觀二與四之變焉易曰二多譽四多懼者何二與四皆視五以為榮辱二之多譽也以遠五也四之多懼近五也二唯遠

之靈明隨時裁度所謂化裁也六虛何以其有九六也則曰六位以其未有九六也則曰六虛然則何言乎變也自有九六與六位錯綜而處而其變不可勝窮矣自有九六與七八錯綜而來而其變不可勝用矣相雜而曰時物何初上為始終而不專以始終言中四爻辨是非而不專以是非言也或合初與四言相應之義或初與二言通塞之義或言三與五或言二與五或言四與五或合五上言陰陽合三上言相應此其變化无方不可一定測皆時之為也故曰變通者趨時者也乾初辭而擬之曰龍咸初辭而擬之曰拇雖知也因潛龍而曰亢龍因咸拇而曰咸輔不過以初擬卒成之耳不易知乎乾三不言龍乾惕進修所以養成龍德也咸四當心之位而不言心感不可以有心也其不言咸咸之所以憧憧也是故伏莽乘墉棟撓棟隆羸角不羸過防過遇勞謙撝謙濡如幡如吾以觀三與四之變焉大蹇蹇蹇噬膚遇巷師師在師歸妹包荒吾以觀二與五之變焉戶庭門庭復道牽復賁趾賁須滅趾滅鼻吾以觀初與二之變焉包承包羞小子丈夫吾以觀二與三之變焉乾肉乾肺牯牛犢豕躍龍飛龍吾以觀四與五之變焉甘節苦節金鉉玉鉉我生其生休否傾否不利利涉吾以觀五與上之變焉內比外比孚兌商兌吾以觀二與四之變焉易曰二多譽四多懼者何二與四皆視五以為榮辱二之多譽也以遠五也四之多懼近五也二唯遠

觀光也吾以觀三爻之變焉乘征翩翩往復復墮也來譽
 來反來運來碩也二臣三君四祖五妣也女妻老夫老婦
 士夫也吾以觀四爻之變焉艮趾艮腓艮限艮身艮輔也
 幹父幹母幹父裕父幹父也吾以觀五爻之變焉九五顯
 比內外孰不比之四近五而二應五四其外比而二內比
 乎三不應而比匪人矣初有孚而比有吉矣上後夫也寧
 无凶乎九五中正訟之所以元吉也四近五而克訟乎二
 應五而克訟乎獨三不應而食舊德矣初遠五而不終訟
 矣上訟極而終之服能免禡乎五為夫履之主而四以愬
 愬履之三以不明不行履之三其多凶乎四其多懼乎二
 不應五而履道所以吉也初遠五則履其素矣上履終則

觀其旋矣吾以觀六爻之變焉爻貴應也然剝上碩果九
 近之則貫魚三應之則无咎復初元吉二近之則休復四
 應之則獨復是近與應之兼懿也四由豫矣三近之則肝
 豫初應之則鳴豫是近與應之兼醜也姤初羸豕耳二近
 之則有魚四應之反无魚遠也是應不如近之得也吾以
 觀相近相應之變焉屯之六二與五昏媾也而初九冠其
 後賁之六四與初昏媾也而九三冠其前睽之六三與上
 昏媾也而三四冠其前後同人之六二與五同心也而三
 四冠其中吾以觀相昏相冠之變焉一陽居二陰之間而
 受其傷者夬四姤三之无膚次且乎一陰居二陽之間而
 受其阻者困之據蒺藜乎睽之與曳牛掣乎一陰居二陰

周易彙編 不曉爻 四十一

周易彙編 不曉爻 四十一

之間而受其暗者四之困蒙屯三之入林中乎一陽居一
 陰一陽之間而取舍異者兌四之介疾五之乎剥乎一陰
 居一陰一陽之間而得失異者隨三之係丈夫二之係小
 子乎吾以觀居間之變焉要之剛柔定位者體有固然也
 變動不拘者時有適值也故明乎時者可以語變矣然否
 中有泰靜中有動凶中有吉有德則應无德則否度德審
 時會彼取此又在乎人之化裁焉故曰化而裁之存乎變
 論曰夫交易變易之道漢宋諸儒談之熟矣然非漢宋儒
 之臆也翼固有之如傳君之言特論其變動不拘則六
 虛者耳不有曰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
 適者乎夫所謂知易者剛易為柔柔易為剛之謂也易片

變乎。適者自此而適彼也。適非之乎。故曰辭者各指其所。之此卦爻動。則之彼卦。此陰之彼為陽。此陽之彼為陰。然後其辭可揭而占焉。而謂聖人未嘗以此言變可乎。且周流六虛。剛柔相易。皆專言變者。乃以周流六虛。分屬觀變。剛柔相易。分屬觀象。遵何說哉。春秋傳作于左氏。聖門之彥也。聖人嘗以所耻為傲。其受易精矣。所著列國之占。或先孔子。或與孔子同時。是可信矣。如周史筮觀之否曰。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于土上山也。蓋以觀之。六四變巽為乾。故為天。互艮故曰山也。若不取之卦。則觀有巽坤耳。豈有天平。辛廖占屯之比曰。震為土。車從馬。母覆之。蓋屯震初變坤。故曰震為土。坤為母為衆。故曰母覆之。衆歸之。匪之。坤胡取焉。史蘇占歸妹之睽曰。震之離。亦齒之震。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夫張孤睽上九辭也。歸妹寧有之乎。春秋之占種種皆是。今生于千百世之下。而欲改春秋之例。未見其可也。但其論周流六虛之一偏。亦自貫通有可采者。故括其所臚。列著為篇。非謂變果止此也。

易彙編

大宛

四十二

不卜

尚書謬為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啟志。昆命於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蔽斷也。昆後也。蓋人謀定。則鬼謀從。不必卜也。殷太戊時。有桑穀生于庭。昏而生比。且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不為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為善。則禍不至。于是乃早切而宴退。問疾平喪三日。而殺自亡。蓋德可勝妖。不卜可也。金縢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王出郊。天乃雨。風禾則盡起。蓋天意可知。无事卜也。國語重耳出亡。及栢谷卜。適齊楚。狐偃曰。无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夫。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若以偃之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不遇可以窳惡。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于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為。其无不成。乃遂之翟。蓋度地既明。則不卜也。左傳楚屈瑕將盟。貳軫隕人軍于蒲騷。將于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蒲騷卒盟。而還。蓋料敵之明。不須卜也。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

易彙編

不卜

四十三

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下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容辭容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蓋對使有辭亦不卜也有雲如衆赤鳥來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冥諸股肱何益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蓋卜祭不用安于命也趙鞅率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于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于是乎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蓋先卜已吉今不襲也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馬使帥師而行三月楚公孫寧吳

周易彙編

卷六

四十四

由于遂固敗巴師于鄆故封子國于柞君子曰惠王知志志曰聖人不煩卜然惠王其有焉蓋寧卜如志不再卜也晉荀瑤伐齊高无平帥師御之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于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犁丘齊師敗績蓋伐國有辭乃不卜也呂覽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蓋卜之有素病何卜也離騷屈原既放三年心煩意亂不知所從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原云吾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

之與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詹尹乃釋策而謝曰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蓋其志先定詹尹不應也韓子飾邪越王句踐恃大明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宦于吳及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爲擒故恃鬼神者慢于法恃諸侯者危其國夫鑿龜數策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策兆曰大吉而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无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无功而國道絕故曰龜策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蓋占不可恃或一道也漢劉向反質篇夫賢聖周知能不特日而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卜筮而身吉謹仁義順道理不

周易彙編

卷六

四十五

禱祠而福故卜數擇日潔齊戒肥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禍以神明有知乃欲背道安行而以祀求福神必違之矣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專自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幸安之全是以泰山不享季氏之旅易稱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蓋重禮不貴牲蓋賢聖順道不筮而吉也漢紀順帝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胡廣等上疏曰詔以立后大事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蓋立后不卜漢臣之諛也後漢吳雄字季高以明法律桓帝時自廷尉致位司徒初雄少時家貧母欲葬人

所不封之地喪事趨辦不卜時日巫皆言其當族滅而雄
與子祈孫恭三世為廷尉以法律名家蓋不卜時日或以
得福也章帝拜孔僖郎中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
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謂為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
學不為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已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
蓋所信在命不信筮也晉嵇康集有弘達先生者恢廓其
度寂寥疏澗超在獨步懷王被禍遠念長想超然自失對
人既沒誰為吾質聖人吾不得見與聞之於數術乃適太
史貞父之廬而訪之曰吾有所疑願子卜之貞父乃危坐
操著拂几陳龜曰君何以命之先生曰吾寧發憤陳誠謹
言帝庭不屈王公平將卑懦委隨承旨倚靡為面從乎將

古易彙編

不卜

聖本

傲晚滑稽挾智任術為智囊乎寧與王喬赤松為侶乎將
追伊摯而友尚父乎太史貞父曰吾聞至人不相達人不
卜若先生者又何憂於人間之委曲蓋慕騷之達意不在
卜也顏含字弘都少有操行郭璞常過含欲為之筮含曰
年在天位在人脩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
性也自有性命无勞著龜蓋達人知命正不煩占也魏書
魏主至平城使羣臣更論遷都利害平陽公丕曰遷都大
事當訊之卜筮高祖曰昔周邵聖賢乃能卜宅今无其人
卜之何益且卜以决疑不疑何卜羣臣不敢復言蓋遷都
不疑亦无卜也唐書張公謹弘慎尉遲敬德數戲秦王乃
引入府王將討隱巢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授龜于

地曰凡卜以定猶豫决嫌疑今事无疑何卜之為卜而不
吉其可已乎王曰善蓋討亂志定龜可投也柳氏家譏序
汾州有易生非卜筮而前知柳公綽嘗問之易曰僕射只
怕入井後果于并州遇疾蓋非筮而知精于易也宋慶曆
中邵康節先生隱居山林留心學易冬不爐夏不扇糊易
于壁坐臥心玩焉遂深于易因受易先天圖學衍為數不
假卜筮而前乎知諸世運人物隆污善敗生歿修短之數
驗小物命中然未嘗以自神蓋深通乎道得道而忘卜也
元豐中王荆公乞罷機政神宗未許公喚老僧化成為卦
更欲看命化成曰仕至宰相復何問命公曰但力求去上
未許耳成曰去在相公不疑何卜蓋决去在已又何卜也

古易彙編

不卜

聖本

楊慎集李萃謂龜卜之法當廢余竊是之蓋聖王以麟鳳
龜龍為四靈而獨於龜剝之責之何其慘也摘巢毀卵則
鳳不留剝胎剔孕則麟不遊聖王禁之何其仁于麟鳳而
不仁于龜也書魚鱉鳥獸咸若龜卜之法盛行則自天子
以至于庶人皆用之一歲殺龜何啻數百萬是豈亦咸若
而龜獨不成若耶古者龜卜亦上世習俗之故聖人不能
遽廢龜筮皆有書孔子贊易而不替龜蓋亦欲崇此廢彼
也自孔子贊易之後筮法盛行卜法廢矣亦不見人之迷
于吉凶也傳稱武王伐紂卜而龜集以至仁伐不仁何事
于卜卜之不吉將遂止乎是敗大事不細也至漢文帝將
入繼乃猶龜卜賴得吉兆若其不吉將遂不行漢之大事

去矣。史記龜策傳載宋元王不忍龜之死，欲貸之，反覆千
百言，乃聽衛平得龜，可霸之說，卒殺其龜。何曾聞元王之
興且霸乎？蓋殺龜之下，亦可廢也。

論曰：汝之著有不占者五，而卜可倣焉。一曰：汚身不占。易
稱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是聖人平居而潔清其心，與
易渾涵，故能用易。則平日縱欲度法，汚濁其躬者，不可妄
意求筮也。二曰：不齋戒不占。易稱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
其德。夫是臨筮而齋戒，聖人猶然而况吾人乎？禮致齋三
日而將祭也，則將筮者，謂亦宜然。如求人筮，必預告筮師
亦齋三日可也。玄謂精以卜，筮神動其變。陸氏謂在精誠
而已。齋戒則精誠，精誠則與神明通，而筮響應矣。三曰：險
古易彙編 不卜 四六

事不占。春秋傳稱易不可以占險，謂叛逆不軌，行險徼倖。
若南蒯之為，則易不告也。四曰：不疑不占。觀尚書稱朕志
先定，卜不習吉。春秋傳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可見志定不
疑者，无以占為也。五曰：占不三瀆。易稱初筮告，再三瀆瀆
則不告。又原筮元來貞，原再也。再之謂瀆，况其三乎？再必
二事。如春秋傳初筮曰：元尚享，衛國得屯。再筮曰：余尚立
繫得屯之比。初命元也。再命繫也。是一也。若書稱乃卜三
龜，則三人同時，而卜三龜以為參攷，即稽疑所謂三人占
則從二人之言，是亦三人而占三著也。禮曰：卜筮不過三，
亦謂不過三人，而非三瀆之謂矣。蓋求者瀆問至三，則筮
者不占，即占而易亦不告，辭皆反謬，事不相蒙也。

玩占

案傳文兆之論玩占，專以貞悔為主。今聯絡其語云：洪範
曰：占用二。曰：貞曰悔。是貞悔者，古人用占之法也。貞者事
之幹也。試觀天下之事，有一稟於正，而不吉利，元亨者乎？
悔者何震无咎者存乎悔？試觀天下之人心，有深悔其失
而不改過遷善者乎？何也？貞者正也。悔者悔其不正，以歸
於正也。故文王作易，特取貞之一字，繫於乾彖辭之終曰：
元亨利貞。取悔之一字，繫於乾爻辭之終曰：亢龍有悔。非
无意也。正以見凡統觀卦辭者，必以貞折觀爻辭者，必以
悔也。然卦雖主貞矣，而未始不兼言乎悔也。觀此則知占
貞悔之意矣。翼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是故天下之

人品不同，涉世亦異，而不越一貞焉。有君子之貞，有小人
之貞，有女子之貞，有婦人之貞，有童僕之貞，師有師貞，旅
有旅貞，世有顯比之主，則當用內比外比之貞。世有夫履
之主，則當用幽人之貞。健不足，則用牝馬之貞。進退不果
則用武人之貞。吾而冥升，則宜反為不息之貞。然有可貞
者，有不可貞者。有无妄之心，則可貞以守損而有孚，則可
貞以徃內合章美，則可貞以從若夫苦節，則其道窮矣。此
可守以為貞乎？子幹毋蠱而失正，尚可守為貞乎？南狩則
疑於逼上，是可疾以為貞乎？此皆不可貞者也。而有當永
貞者，有當元永貞者，有勿用示貞者，坤之用六賁之濡如
艮之未失，益之弗違，宜永貞也。比之顯比，萃之有位，宜元

永貞也。若小過之往厲而可永貞乎。夫居貞者居而不遷也。有如屯之盤桓而可不居貞乎。有如隨之求得革之已成而可不居貞乎。若上之由順又何所為。亦唯居貞而已。坤之純陰訟之訟上則又安貞焉。不安則艱矣。而艱亦不可不貞也。當明夷之世而可不艱貞乎。此猶其變也。若泰當往復之介畜當良馬之逐用獄當金矢之得則人情所忽以為易尤不可不艱以守正也。悔有二義。悔者悔心之萌也。君子念念復善而令有悔乎。有悔固不善也。自吉而趨凶也。過則貴改非悔心奚能使之改。是能悔又不善中。改善者也。自凶而向吉也。乾之亢動必有悔困之葛藟。有悔豫之盱而有悔是悔自己致此悔不可有也。若

夫因動悔而能有悔因盱豫而能早悔又遷善之門矣。此悔不可无也。然則悔其立于吉凶之界者耶。无悔亦有一同於郊志未得也。咸其脢志未也。喪羊於易位不當也。雖无悔亦何足貴哉。惟渙其躬志在外也。五之敦復以自考也。此之无悔乃可貴耳。悔凶亦有不同。有先言盡其道而悔因之以亡。有先許之以悔亡而後申以悔亡之故。有但言悔凶不言其故而夫子象傳始申之者。晉之三以象允而悔凶。家人之初以閑家而悔凶。四有不進之悔。能盡牽羊之術而悔不凶乎。艮以多言而悔生。能良輔有序而悔不凶乎。此能盡其道而悔亡者也。睽初之悔凶以喪馬勿逐也。睽五之悔凶以厥宗噬膚也。晉五之悔凶以失

得勿恤也。革四之悔凶以有孚改命也。此所謂先許之而後申以凶之之故者也。若恒之九二則但言悔凶而不言其故矣。故象申之曰能久中也。不久中則未免于悔也。此所謂不言其故而象傳申之者也。若夫幹蠱而過剛但小有悔而已。雉膏不食而方雨則其悔可虧矣。惟復自知而自復於善乃不抵於悔。其最善者矣。天下之事何者不本於正。曰大壯則何不可為。而猶效以利貞也。他可知矣。是故離之利貞以柔麗乎正也。漸之利貞進以正也。中孚之利貞正以應天也。明夷之利貞正不可息也。損二之利貞因中以為正也。鼎五之利中實以為正也。夫貞矣則何往不利哉。是故復大過恒損益夬萃巽之柔也。損上之爻也。

皆利有攸往也。坤之二肥遯之上撓謙之四貫魚之五老夫之二鳴謙之五貞吉之五皆无不利也。需同人巽大畜益渙中孚之柔皆利涉大川也。謙之初大過之上未濟之三爻或用涉或利涉大川也。臨之初大有之上晉之六五屯之四皆吉无不利也。乾之二五萃升巽之柔蹇之柔上皆利見大人也。需利用恒師利執言謙之五上皆利用侵伐觀利用賓噬嗑利用獄益初利用大作四利用遷國升利用禴困利用亨祀也以正故也。不正則何利之有。是故利无妄則不利有攸往也。屯遯則勿用有攸往也。蒙之不有躬晉之不能遂未濟之濡其尾无妄之行有眚臨之其臨順之勿用恒之浚恒萃之嗟如歸妹之承筐皆无攸利。

也。訟則不涉大川。頤五則不可涉大川。否則不利。君子若貴之致飾。唯小利有攸往而已。夫唯正則利而吉可知矣。而貞多本於中。故爻但言貞吉。不兼他事者。唯大壯九二。而夫子釋之曰。以中也。是不中不可以言貞也。觀履未濟解之九二。比豫謙晉家人之六二。需之九五。升之六五。皆以貞吉。需頤蹇之象。皆以二五曰貞吉。若隨臨泰之初九。晉姤之初六。非中也。而亦曰貞吉者。蓋因其初而教之。以貞也。若夫和兌敦艮。童蒙牽復之吉。包蒙威如。小事豚魚之吉。女歸取女。畜牝孚嘉之吉。弗克攻。而柔來復。大牲之吉。幾望嗟若。无首不誠之吉。馬壯來碩。往夙改命之吉。不我即。啞咥。衍衍。後庚三日之吉。莫勝。夷主。享帝。慶譽。

吉身彙編 五十一

之吉。紛若有解。為儀有孚之吉。以彙能履。乃華有悔之征。吉敬之。愬愬。有言威如。虧悔之終。吉需訟之。有言終。吉以。及黃裳。黃離訟之。元吉。以祉其旋之。元吉。渙羣不遠。復之。元吉。允升不宜上之。大吉。鼎上之。大吉。无不利。大畜之。童牛元吉。豮豕吉。何莫而不本於正也哉。蓋以其吉之大來也。曰元吉。以其行事之盡善。亦曰元吉。損必元吉。而後无咎。萃必大吉。而後无咎。大作必元吉。而後无咎。鼎必元吉。而後亨。則勉以盡善之謂也。然則元吉可俸致哉。故同一事也。則當論人以斷吉凶。童觀之。小人无咎。君子吝。包承之。小人吉。大人否。恒上之。婦人吉。夫子凶。好遯之。君子吉。小人否。屯膏之。小貞吉。大貞凶。是也。同此人也。則當論其

行之得失。以斷吉凶。訟不可成。故惕中則吉。兵凶戰危。故大人則吉。家道貴嚴。故嗃嗃則吉。是也。又有吉而无咎者。臨之上。師之丈人。萃之引吉。井之享岐。師之二。已日華之。有言不信。皆言无咎是也。又有吉而亨者。泰之大來。否之。拔茅是也。正者宜吉。亨矣。然有厲者。有貞而厲者。震之。震來往來。遯之。遯尾有疾。漸之。小子。艮之列。夙兌之。孚。剝。夫之。孚。號。大畜之。利。已。其厲。宜也。乃履之。九五。晉之。九四。小畜之上。萃之。九三。大壯。旅。訟之。九三。噬嗑。皆貞厲。何哉。或處時位之過。或比應剛愎之君。或乘剛暴之寇。故雖得其正。亦危道也。况不正乎。若乾之。三。復。睽之。四。姤之。三。則厲无咎矣。家人之。嗃。嗃。頤之上。則厲而吉矣。訟之。食。舊。蠱之。

吉身彙編 五十二

初六。則厲終吉矣。有吝者。有貞而吝者。困蒙之。四。於宗之。同。頤。巽之。三。屯之。入。林。咸之。執。隨。蒙之。以。往。蠱之。裕。父。其吝。宜也。乃泰之上。六。恒之。六。三。晉之上。九。解之。六。三。皆貞吝。何哉。蓋不中不正。居窮極之地。雖貞亦吝耳。若貴之。五。則吝終吉矣。姤。角之上。遇。毒之。噬。則吝而无咎矣。无妄之。九。四。則可貞无咎矣。萃之。三。則无咎小吝矣。夫善者。既以正而獲吉。利否者。豈不以不正而獲凶乎。然有凶者。有貞凶者。夫比之後。夫。履之。啞。人。豫之。鳴。恒之。振。兌之。來。剝之。以。膚。比之。无。首。觀之。朵。頤。坎之。入。窩。離之。大。畜。益之。勿。恒。困之。蒸。漸之。不。育。豐之。不。覿。坎之。三。歲。不得。旅之。喪。牛。小。過之。或。戕。井之。羸。瓶。鼎之。覆。餗。節之。不出。門。其。吝。宜也。

乃師之六五隨之九四順之六三中孚與之上九皆貞內
 何哉蓋或時勢之難挽或所事之大過雖正亦不免凶耳
 若小畜之君子歸妹之不當損之弗損壯之於趾順之丘
 順困之享祀萃之居貞震之矍矍未濟之六三則皆征凶
 矣凶一也有今雖未凶而後必至凶者則曰有凶至於八
 月有凶壯於頄有凶无號終有凶是也有凶自我起者則
 曰起凶有凶之立見者則曰見凶有凶自我致者則曰以
 凶其致固不同也若節之上則貞凶悔亡六二則
 變貞而後凶矣大過之上六則雖凶而无咎矣至於恒之
 初歸妹之彖則征凶无攸利矣何足道哉要之其道甚大
 百物不廢其要使人歸於无咎而已是故解初也至臨也

行易彙編

元占

五占

白賁也利之也朋來也井甃也夷主也用恒也匪彭也有子
 也祇平也罔孚祿也包有魚萃有位也艮趾也渙王居也
 馬匹亡也隨利貞也在淵也逐逐也白茅也匪醜也過巷
 也過喜也有愠也過往也夫夫中行也弗損益之也萃涕
 洩也漸得備也豐折肱也畜渙惕出也中孚擊如也觀我
 生其生也元永貞也升用禴也鼎得子也漸有言也未濟
 飲酒也艮行庭也小過遇臣也震於隣也噬滅趾也即不
 出尸也皆无咎也然有能盡其道而人何所咎於已者出
 門同人是也有不能盡道而已何所咎於人者不節之嗟
 是也有咎自己為者則曰為咎壯於前趾是也有所以辟
 其咎者則曰无咎履錯之敬見惡人是也有勢可以往而

其无咎者則曰何咎何其咎復自道何其咎以明何咎
 噬膚往何咎是也有本无咎而恐至於咎者匪咎報則无
 咎是也有始有咎而卒能改之以歸於无咎者所謂善補
 過也成有渝无咎既憂之无咎是也有无咎而又无譽者
 坤之四大過之五是也而无咎而吉者何其咎吉是也有
 无咎而吝者萃之三是也而所以震无咎者則存乎悔而
 已易曰吉凶者失得之象也又曰吉凶者貞勝也是知吉
 之得也即得此貞也凶之失也即失此貞也故曰天下之
 動貞夫一者也

論曰易之為用信莫神於占矣然非占自為占也即占為
 象即象為占也是故彖辭多直言占若乾元亨利貞大有

行易彙編

元占

五占

元亨隨元亨利貞无咎賁亨小利有攸往恒亨无咎利貞
 遯亨小利貞大壯利貞明夷利艱貞及益鼎旅歸妹皆專
 言占而不言象也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盥而不薦有孚
 顛餗言象者兩卦而已餘皆兼占言也而尼聖之贊卦曰
 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是即占以為象也爻
 辭多直言象如龍戰於野乘馬班如需泥致寇需血出穴
 與脫輻夫妻及目賁趾舍車賁其須與說輓田无禽以杞
 包瓜及舊井无禽井冽寒泉黃牛之革或鼓或罷取彼在
 穴濡有衣袽皆專言象而不言占也惟恒二之悔入大壯
 二之貞吉解初之无咎專言占者三爻而已餘皆兼象言
 也而尼聖之贊爻曰觀會通以行典禮繫詞焉以斷其占

凶是故謂之爻。是卽象以爲吉也。故春秋之占斷多推測其卦象。蓋占之爲辭有限。而象之寓意無窮。玩占而本象。故有之否而利賓。黃裳而必敗者矣。愚觀傳君玩占解反覆貞悔吉凶亨利之辭。竊意其祇泥占辭也者。及暗觀象擬形容象物宜。其亦有以悟此矣。第其條條臚列散而無統。故爲聯貫錯綜者爲篇頗有逆者可以省也。

周易古本全書彙編變占集卷之十七

清源後學李本固維寧甫述

卜筮考

句曲門人湯謙亨六吉甫校梓

案路史伏羲著八卦申六畫作十言以明陰陽之中。于是神著著地靈龜出洛以龜爲策以著爲筮。獻南占之乃合五緯建五氣消息禍福命潛龍氏筮之一十八變而成卦以斷天下之吉凶。迎日推策矢正爻以配氣置重爻以抵日以作甲歷。故鄭舫云黃帝受河圖而定玉籙伏羲得神著而垂皇策三墳云伏羲出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惟變卜筮惟占古史云伏羲作卦始有著則著自伏羲始矣。此易所謂聖人幽贊于神明而生著。杜子春所謂庖羲得神著而定皇策。乾鑿度所謂垂皇策者義也。路史女媧乘靈車輔六蜚以御天申祝詞而牧占之曰吉詞曰昭昭九州日月代極平均土地和合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神農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乃命司怪主卜巫咸巫陽主筮八八成卦以酬酢而祐神。故種良以爲始。蚩尤產亂乃驅罔兩與雲霧祈風雨以肆志于諸侯。諸侯委命于有熊氏。有熊氏厲兵稱旅士旣成矣。逮蚩尤逆筮之巫咸曰果哉而有咎。注歸藏云將戰筮之晋卜偃占大有之睽所謂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是也。黃帝陟王屋而受丹經風后善乎伏羲之道以爲當天而配三台河龍圖發洛龜書威于是正乾坤分坎離倚象衍數乃種坤以爲首。旣受河圖得其五

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敘五事命史蒞占星義和占日尚儀占月車區占風以探五行之情又宋志云黃帝五十年秋大霧三日晝昏黃帝以問天老乃召史卜之龜焦史曰臣不能占也其問之聖人帝曰已問天老刀收容成矣史再拜曰龜不違聖智故焦尚書舜典禹曰枚卜臣功惟吉之從帝曰朕志先定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此楮先生所謂自古帝王發動舉事必先著龜者也禹平水土龜書出洛乃敘九疇建立卜筮人而靈龜穴庭玄龍銜雲焉夏啟既征西河敬承繼禹之道乃立五廟筮遷鼎命大廉祭鬯昆吾之谿歸藏云啟筮徙九鼎啟果徙之是也而筮享于大陵之上是為鈞臺之享連山陽文啟筮享神于

易象彙編

卷一

二

大陵之上是也又筮于晉之墟作旋臺于水之陽是以卜遷鼎以筮占祭也而張衡靈憲謂仲康之世姁娥竊藥奔月將往枚筮之于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獸將西行逢天晦芒母驚母恐後其大昌姁娥遂託身于月是為蟾蜍則事屬渺茫而辭涉傳會矣楊用修曰蓋尚儀占月之誤古尚音常儀音俄也史記夏后之衰有神龍二止于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請其祭而藏之吉于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亾而祭在積歷夏殷至周千有餘年而幽王發之得褒姒竟以滅周奇哉是卜灼見三代也路史桀時褒人參耦忠臣折口磬龜无腹著策日施太史終古負其圖哭而去之是卜筮之廢

由世衰也史記湯自伐桀大旱七年洛坼川竭煎沙爛石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若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以身為犧牲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案征誅而有天下自湯始七年之旱天之惡作備欺太史之占良為有見而身為犧牲痛自責省可謂及之聖矣是以卜禱雨也尚書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无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盤庚既遷爰有眾曰肆予冲人非廢厥謀迺由靈名非敢違卜用宏茲育是以卜遷都也路史傳說之初赭衣而負春于岩既夢乘雲繞日而行于是卜之得豫利建侯是以筮占夢也西伯既勤

易象彙編

卷一

三

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敢知言非先王不佑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是違卜不祥也所謂西伯乃武王非文王也六韜文王問散宜生卜伐紂吉乎曰不吉鑽龜龜不兆數著不交而折將行之日雨鎰車至軫行之日幟折為三此卜四不祥不可舉事太公進曰雨鎰重車是雨洗甲兵也案文王无伐紂之事六韜非太公之筆此後人之妄作也史記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虜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太公于渭之陽與語大悅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案太公以釣得君文王以獵得輔先君之告太史之卜其皆神之所為乎是以卜立相也歸藏薛

貞注武王紂牧占之得其耆老曰不吉泰誓天其以余
又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是以卜决征伐也
箕子之陳洪範七稽疑曰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兩
曰霽曰蒙曰圍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乃立卜
筮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
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
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疆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
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汝則逆庶民逆
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
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筮龜共違于人用靜吉作
用凶注雨水兆霽火兆蒙木兆圍金兆克土兆卜也貞內

古易彙編

卜筮

四

卦悔外卦筮也易曰人謀鬼謀蓋先人而後鬼也既克商
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
戚我先王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壇置璧秉珪乃告太王
王季文王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
王其罔害王翼日乃康彙秉珪之卜三龜並吉金縢納冊
感動風雷公之精忠格天如此是以下禱疾也大誥王若
曰寧王遺我大元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
人亦不靜越茲蠢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
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
通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越予小子考翼
不可征王害不違卜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

古易彙編

卜筮

五

亦卜用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兩
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注寧武也翼明也救撫也是
以下告天下而安民心也召誥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
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
得卜則經營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我卜河朔黎水我乃
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俾來
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俾來來示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
貞注食食其墨也俾使匹配視示休美恒常也是以下定
宅也君與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者
卜筮罔不是乎言周德如卜之信也竹書厲王奔彘諸侯
奉共和行天子事十四年大旱廬舍俱焚卜于太陽兆曰
厲王為祟共伯使諸侯求王子靖為宣王共伯復歸國于
衛迨遙得志于共山之言衆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共伯以
臣攝君不求其嗣天以早警不亦宜乎太陽託言于厲其
旨深矣是以下占旱也周禮天官太宰祀五帝則掌百官
之誓戒與其具修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
眠滌濯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
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
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
有四注原田也其兆似玉瓦田之形墨以邦事作龜之八

令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不六曰至七曰雨
八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
凶以招救政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
祀則眡高命龜凡小事泄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
龜凡喪事命龜注征伐天象錫與謀議果決至否雨否瘳
否皆命龜者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
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
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注開分明
也冬開方灼後右春開功灼後左夏開義灼前左秋開弓
灼前右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
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鼈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

占易彙編

卜筮

六

上春燹龜祭祀先卜若有祭祀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
亦如之華氏掌其燹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燹燹遂頷
其燹辨以授卜師遂役之占人掌占龜以八簋占八頷以
八卦占簋之八故以眡吉凶凡卜簋君占體大夫占色史
占墨卜人占坻凡卜簋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
其占之中否簋人掌三易以辨九簋之名一曰巫更二曰
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
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
上春相筮凡國事共筮春官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
示帥執事而卜日肆師之職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
其禮眡滌濯亦如之嘗之日蒞下來歲之芟彌之日蒞卜

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卜史掌邦國之志奠
繫世辨昭穆太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
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龜
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蕪士下士
二人史一人徒八人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
人是周官致詳于卜筮也儀禮冠義古者冠禮筮日筮賓
所以敬冠事筮于廟門注筮者以著問日吉凶于易也廟
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筮宅塚人營之掘四隅外
其壤掘中南其壤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經命筮
者在主人之右筮者東面抽上韝兼執之南面受命日哀

占易彙編

卜筮

七

子某為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无有後艱筮人許
諾不速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卒筮執卦以
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卒進告于命筮者
與主人占之曰從主人經哭不踊若不從筮擇如初儀卜
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
焯置于焦在龜東族長蒞下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
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下人及執燹席者在塾西闔東
扉主婦立于其內席于闔西闔外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
免經左擁之蒞卜既位于門東西面卜人抱龜燹先奠龜
西首燹在北宗人受卜龜示高蒞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
退受命命日哀于其來日卜葬其父某甫考降无有近悔

許諾不速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與受卜人龜負東扉
人坐作龜與宗人受龜示泄卜泄卜受示反之宗人退東
面乃旅占卒不擇龜告于泄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授卜
人龜告于主婦主婦哭告于異爵者使人告于衆賓卜人
徹龜宗人告事畢主人經入哭如筮宅賓出拜送若不從
卜擇如初儀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及筮日主人冠玄端
卽位于門外西面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
西面北上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席于門中闕
西闕外筮人取筮于西塾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宰自主
人之左贊命命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
某子尚饗筮者許諾還即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

周易彙編

筮

八

筮者執以示主人主人受視反之筮者還東面長占卒告
于主人占曰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宗人告事畢前
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是儀禮之尚卜筮也如此
曲禮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
先遠日吉事先近日曰爲日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
卜筮不相襲龜爲卜筮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
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故
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注假託也襲
因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龜筮敝則埋之倒筮側龜
于君前有誅龜筮几席蓋重素衿絺綌不入公門天子建
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

大饗不問卜檀弓石駘仲卒无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
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
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
衛人以龜爲有知也案玉去喪乃佩禮也祁子知禮而龜
許之嗣可謂紹天之明矣此豈敗甲之所能哉王制凡執
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
貳事不移官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月令是月也
命太史釁龜筮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无有掩蔽
禮運故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
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筮而後史卜筮瞽侑
皆在左右王中心无爲也以守至正禮器諸侯以龜爲寶

周易彙編

筮

九

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升中于天
而鳳凰降龜龍假龜爲列先知也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
至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於廟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
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內則國君世子生
三日卜士負之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玉藻卜人定
龜史定墨君定體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
无事則拂弗敢充也注定體定吉凶之形體也明堂位崇
鼎賈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喪服附葬者不筮宅筮日
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後去杖筮日
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後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尸少儀
不貳問卜筮曰義與志則可問志則否執龜筮不趨學記

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樂記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
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
冠不糝占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大
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人卜作龜祭義若召牛納
而視之擇其七而卜吉然後薦之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
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者聖人建陰陽天地
之情立以為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
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坊記故君子有君
不謀仕惟卜之日稱二君表記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
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
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无

口易彙編

卜筮

十

時日有筮外事用剛口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大人
之器威敬天子无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
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太廟子曰君子敬則用
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
瀆於民下不褻於上緇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
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於人乎
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
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慎婦人吉夫子凶冠義古者冠禮
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
本也禮之重卜筮也如此詩國風定之篇升彼虛矣以望
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珉之篇乘彼坻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
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无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還杖
杜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借止會
言近止征夫適止小旻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
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小宛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大雅大明大邦
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絲之篇周原膺膺董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
時樂室于茲有聲篇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
蒸哉歷觀諸詩而卜筮之用上自郊廟下達閭巷矣又春
秋僖公三十有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左

口易彙編

卜筮

十一

傳禮不卜常祀而下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
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无望可也公羊傳曰易言三
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
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
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
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乃者亾乎人之辭也成
公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
乃免牛穀梁傳曰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可也郊牛日展解
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鼯
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
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

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襄公乙未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也是故敬蠶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定公丙午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哀公丁未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傳曰夏四月辛巳郊此該之變而道之也于變之中又有言焉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為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與其卜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言則如之何不免

易彙編

卜筮

安置之繫而待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忘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一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是魯郊之尚卜也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无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无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凶安在擇地而封哉案有德則易昌无德則易亡聖人公天下之心如此後世謂周公知大風水何其誕哉國語晉十七年冬公使太子伐東山里克諫曰非故也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

易彙編

卜筮

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太子之道三身鈞以年年同以愛愛疑決之以卜筮子无謀吾父子之間用修筮短龜長杜預注曰筮數龜象象長數短此誓說也孔穎達云神以知來智以藏往雖龜之長无以如此以至理而言卜筮實无長短今案獻卜驪姬卜吉而筮凶卜人曰筮之辭所言理短龜之辭所言理長故下文遂引龜辭蓋即立驪姬一事而非謂筮龜有長短也孔子問于漆雕馮子曰事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為賢乎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二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馮從此見之若夫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石奩言于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是時卜偃史蘓史墨楚丘之倫皆世其官而卜筮多奇驗可謂盛矣左傳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繫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由使人犒師請行以觀怒之疾徐而為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繫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乃弗殺案蹇由之述卜吉及命龜之辭皆詭辭也而以免繫辯言哉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郭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无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春齊侯

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必魯公聞之卜曰尚无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案曹來朝而齊討之是已无禮而討有禮也其不及期宜矣楚丘占齊而及魯神矣哉魯之卜齊盍自卜乎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幣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二子在幄坐射犬於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起乘抽弓而射既免案不告而馳報簡我也搏人超乘示已能也射犬吉矣而張輔弗禮焉免之幸矣是以卜定僕也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

易類

卷之十四

十四

曰或卜攻讐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於萊陳无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无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遂殺慶繩麻嬰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國每夜駭曰王入矣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无厭也故從亂如歸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於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庶女為

人妾故名男曰圍女曰妾及子圍西質妾為宦女焉和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必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知文公卒君子曰知命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人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遠路鄭伯肉袒羊以逆楚退三十里而許之平衛早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无道天其欲衛討邢乎從之師與而雨聲伯妻涉洹或與已瓊瑰食

易類

卷之十五

十五

之泣而為瓊瑰滿懷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遷自鄭至于狸服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僕句以下為信與僭僭吉乃如晉李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奔齊平子立臧會會曰僕句不余欺也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持手且歌盾卜之占龜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于趙朔世益衰屠岸賈擅攻趙氏於下宮論衡子路問曰猪肩手膊可以得兆雀葦藁毫可以得數何必以着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夫著之為言者也龜之為言信也明承

疑之事當問者舊也史記秦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
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君嬴於此後卒獲為諸侯乃
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十年初為郿時十三年初有史
以紀事民多化者十九年得陳寶秦楚轂兵秦王使人使
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
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國无良龜也王方殺子以爨鍾
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轂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
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使者以報
楚王楚王赦之酉陽雜俎魯般燬人巧伴造化嘗作木
為其父乘之至吳會吳人以為妖殺之般怨吳人殺其父
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卜

古易彙編

卜筮

十六

曰般所為也於是賞物巨千謝之般為斷其一手其月吳
中大雨漢賈誼述青史之記曰古者胎教之法道王后有
身之七月而就蓂室大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
戶右太卜持著龜而御堂下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
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為王太子
懸弧之禮義史記龜策傳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與動
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
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
與百穀之筮吉故周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著
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
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各信其神以知來事際闡夏殷欲卜

者乃取著龜已則棄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著久則不神
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著龜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
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
官孝文季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
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傳開執能之路悉延
百端之學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學句西攘大宛南
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上尤加意賞賜或至
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至朝廷至以下筮射
左道巫蠱時或頗中夫揆策定數灼龜觀兆變化无窮是
以擇賢而用占焉可為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
王有瘳紂為暴虐而无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

古易彙編

卜筮

十七

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
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終被乾溪之
敗兆應信誠于內而時人明察見之于外可不謂兩合者
哉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
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
遊蓮葉之上著百莖共一根其所生獸无虎狼草无毒螫
江傍人家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于助衰
養老豈不信哉褚先生補略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
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
十事編于下方傳曰下有伏苓上有兔絲上有擣著下有
神龜伏苓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效聞著生滿百莖者其

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著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以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則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圖各有文在腹下云得長七八寸為寶龜矣又見萬畢石諸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常巢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得我為帝王求之于白蛇蟠杆齋戒以待醮酒化髮三日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于河至于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龜夜見夢宋元王元王

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咸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為國重寶又曰以刀剝之荆支卜之使工占之所言盡當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強龜之力也日者司馬季主曰卜者以法天地象四時順于仁義分策定卦按式正禁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定國必先龜策日月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勾踐傲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嚴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執導

之以善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受老子若兩人者其知卜筮之用矣白虎通考天子下至士皆有著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諸侯龜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耦也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著陽故數奇也龜之為言久也著之為言耆也久長意也龜曰卜著曰筮何卜赴也爆見兆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筮畫卦所以必于廟何託義歸智于先祖至尊故因先祖而問之也卜時西嚮已卜退東向問著于東方面以少問老之義皮弁素積求之於質也禮曰皮弁素積筮于廟門之外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不見吉凶于著復以卜何著陽道

多變變乃成龜以火灼之何禮雜記曰龜陰之老也著陽之老也龍非水不處龜非火不兆以陽動陰也必以荆者取其寃陰也禮三正記曰灼龜以荆以火動龜不以水動著何以為嘔則是也著龜敗則埋之何重之不欲人襲尊者也博物志曰龜三千歲旋于卷耳之上著千歲三百莖同本以老故知吉凶張禹為相見有變異若上體不安齋戒著筮正衣冠立得吉卦則獻其占不吉為感動憂色得事君之體也楊子雲太玄云古者不違不虞慢其思慮匪筮匪卜吉凶交瀆於是聖人乃作著龜鑽精倚神稱知休咎玄術瑩之是故欲知不可知則擬之以乎卦兆測深摹遠則索之以乎思慮二者其以精立乎夫精以卜筮神

動其變精以思慮謀合其適是知精者占之本與漢書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于神明遂知來物者也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于墳記矣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鈐決之符皆所以探隱抽贖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藝文志著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善于著龜及至衰世解于齋戒而屢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為忌龜厭不告詩以為刺然則齋戒者又精誠之要矣三國管輅公明少神穎從利人郭恩學周易意開發論難踰于師分著布卦言輒奇中曰

古易彙編

卜筮

二十

占卜非至精不能研其數非至妙不能通其道靈著者二儀之明數陰陽之幽辨也晉郭璞景純好經術博學有高才少從涿河東郭公受易得青囊書九卷遂洞五行卜筮之術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然璞尚筮有卦名而詳卦與春秋異輅无卦名亦曰易占輅稱善易者不言易是遵何法歟梁元帝洞林序云周王白雉之筮般人飛燕之卜著名聚雪非關北極之山卦有密雲能擁西郊之氣昔者桀筮伐有湯唐而枚卜占于焚惑云不吉其攷古之占備矣魏高祖將遷都謂元丕云昔軒轅兆卜龜焦卜者請訪諸賢哲軒轅乃問天老天老謂為善遂從其言終致昌吉然則至人之未然審于龜矣北魏主築白臺高二百餘尺樂平

二之夢登其上四顧不見人命術士董道秀筮之道秀曰大吉丕默有喜色及丕卒道秀亦坐棄市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父象勸以忠孝王之問道秀也道秀宜曰窮高為亢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无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於上身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其作筮論亦同此意唐于邵著龜論卜筮其生靈之縕耶必導以信時日良法令決嫌疑定猶豫者也自伏羲畫卦周公制禮率先師道以惠其人故立筮人建卜職或掌三易以辨乎九筮或開四兆以作乎八命俾吉不相習假爾有常叶乎乾坤調彼昭昧占兆審卦異位同功不其然歟夫以原始要終鈞深索隱則象事知器占事知來繇

古易彙編

卜筮

二十一

得疾黎終驗齊莊之難兆聞鳴鳳便與敬仲之宗若陸羽不知所生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陸為氏名羽而字鴻漸南漢劉襲隱弟也初名巖更名陟有胡僧言識書滅劉氏者襲也襲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為襲字以名焉四年因楚攻封州乃筮之遇大有改元大有十五年卒亦不知姓則卜之意歟五代以後史官不識卜筮之重乃並入藝術傳中悲夫宋程伊川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也司馬溫公曰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之蓍龜庶无後艱耳无常地亦无常日也季氏謂龜天下之神物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滿尺二者能知天道故王者得之

以為大寶大誥言寧王遺我大寶龜則一龜世世以遺子孫聖人好生之德洽于人心寧忍殺至靈之物乎諸侯之國亦有守龜大夫之家亦或居蔡未聞以厥龜卜也宋仁宗嘉祐元年帝臨御日久復思慶曆舊人之賢乃召富弼與文彥博並相而韓琦為樞密使弼彥博至郊召百官郊迎宣制曰士大夫相慶于朝百姓慶于野帝悅知之學士歐陽脩入奏事以語之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于夢或誡之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顧不賢于慶卜哉脩頓首賀宋文公家禮行冠禮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如不能然但擇賢而有禮者可也又謂大卜學三易連山歸藏周易秦人于卜筮之易不焚亦不用法亦不傳乃述筮儀明

古易彙編

卜筮

二十三

占法具見啟蒙焉史通春秋之時卜田宅者占雲日者皆稱太史然書趙盾書崔杼亦稱太史蓋是時學者多知天文而卜與廢者亦不純用著龜太史蓋兼掌之矣陸龜蒙曰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无他圖在精誠而已而蠱卜春秋有雜卜之屬曰蕪秦事鬼谷子學終辭歸道乏困行以燕人蠱卜傳說自給雜卜北戶錄卜之流雜書傳虎卜紫姑卜牛蹄卜灼骨卜鳥卜雞不法于著龜亦有可以稱者邕州南有雞卵卜番禺雜編嶺表凡小事必卜名雞卜鼠卜米卜著卜牛骨卜雞卵卜田螺卜篋竹卜雞卜史記滅南越時越人勇之言越俗信

鬼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乃令越巫立越祝祠而以雞卜上信之博物志虎知衝破又能畫地卜今人有畫物上下者推其奇耦謂之虎卜狼卜狼將遠逐食必先倒立以卜所向故今獵師遇狼輒喜蓋狼所在獸之所在也故古之造式者木用槐櫻棗溜而以狼牙為柱取其靈知也玉策記稱鼠壽三百歲滿一百歲者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諸卜不同雖或有中非正道也若趙卜之祭地為祟鄒忌之千金詐卜陳勝之卜而狐鳴莽女之兆遇金水郭璞之散豆取婢乾夫之陽驚誘聘亦奸雄之詭計耳何足道哉

古易彙編

卜筮

二十三

生著而黃帝堯舜循用之况禹箕衍疇而卜者姬孔衍圖而筮神乎蓋古者建立卜筮人而周禮設職制法尤詳雖百世不易可也春秋之世此道大行如卜偃史蒯史墨楚丘之倫稽兆觀象如燭照而數計焉可不謂能其職乎而无柰祖龍之不師古也太卜筮人之官既廢不置即易以卜筮僅免于烈焰而著之占斷卜之兆頌逸以過半矣漢武雖開六藝之路而詹人師春以誤說大過致占反謬至輪臺之詔遂棄不信卜筮之廢乃益甚哉其後公明景純頗有奇中然或本五行或雜納甲而著龜反以晦識者嗟焉疇人世業既久散逸所掌詹書遂不可稽千載而下今有志于稽疑之業者孰從而師焉是用蒐其散在諸簡者

彙以爲式庶列聖法制或存什伯于萬一以俟後之君子耳敢曰學乎嗟庠化而裁之存乎變尼聖固命之矣是所望于學者

斷法

汝之墨子言夏后開命大廉賈金作鼎以祭昆吾之墟使翁雞乙灼于白君之龜其兆曰... 一西九鼎成遷三國焉夏人受之商人失之周人受之史湯有韞行天下之効之者且百國矣桀欲伐有湯而收卜筮於歸藏得其災惑曰不吉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爲狸我爲鼠勿用作事恐傷其父... 傳丙辰天子南遊于黃口室之丘以觀夏后啟之所居乃

古易彙編

斷法

三四

口于啟室天子筮獵萃澤其卦遇訟三三... 曰訟之繇數澤蒼蒼其中口其正公戎事則從祭祀則惠... 辭即○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齊侯使敬仲爲卿辭使爲工... 正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 鑄劍有媽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後... 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 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三三... 之否三三... 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 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 他有耀者也坤土也與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也山也

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 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 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 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出嶽則配天物莫... 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初亾陳桓子始大於齊注四... 爲諸侯變乾有國王之象艮爲門庭乾爲金玉坤爲布帛... 朝王陳賈之象旅陳也姜姓之先爲堯四嶽互艮爲山而... 上比乾故知配天之業當興于太嶽之後胡雙峰曰扭合... 附會本不足法但以其去經最近取互體甚明說象无滯... 爲有補焉耳案風爲天於土上取三象爲一語也閔公元... 年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

古易彙編

斷法

三五

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卜偃曰... 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 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 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三三之比三三... 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 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 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赧王元年初命魏斯趙... 藉韓虔爲諸侯注震變坤爲土震車從坤馬也震爲足爲... 長男坤爲母爲衆一爻之變有此六體不可易也畢萬公... 高之後胡氏曰不特論一爻兼取貝悔卦體似可爲占者... 法案震二陰上虛一陽下承亦有車象焉閔公二年秋八

月共仲使下齟賊公于武闡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魯
 乃入立之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
 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於兩社為公室輔季氏則魯
 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三三之乾三三一爻曰同復于父敬
 如公所及生有文在手曰友遂以命之注兩社周社亳社
 執政之所乾為君父離變乾見敬於君同案同人大有之
 反故曰同復兼反卦言也交如威如臣之盛德也飛龍在
 天則如君位矣後季氏果專政逐君○國語晉獻公伐驪
 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
 骨齒牙為猾戎夏交梓交梓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
 憊民國移心焉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

易象傳

斷法

三本

立以為夫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
 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我卜伐驪龜
 往禽散以應我夫若是賊之兆也不跨其國可謂挾乎不
 得其君能銜骨乎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
 中其誰云弗從諸夏從戎非敗而何既驪姬不克晉正於
 秦五立而後平秦伯饗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
 三三悔豫三三三爻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
 通爻无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我命筮曰尚
 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
 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泉原
 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車有震武也

眾而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主震雷長也故曰
 元眾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利貞車上水下必伯
 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眾順而有
 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
 孫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處之謂也是二者得國之卦也
 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是為文公注少陰數八
 三陰不動也互體有艮坎水在山為泉車動而上威也水
 動而下順也季氏曰此以卦名彖辭及雜取象占而以震
 為主案辛廖曰屯因此曰屯厚也可見屯之為義不獨險
 難矣秦伯納公子及河董因迎公子於河公問焉曰吾其
 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今君當之无不濟矣晉史

易象傳

斷法

三七

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三三六爻
 不之八是謂天地配享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
 且以辰出而參入皆晉祥也而天之紀也濟且乘成必
 銷諸侯子孫賴之君无懼矣公子濟河丁未入於絳即位
 武宮注晉之初封主祀參星唐叔封晉以大火歲故歲
 禘大火而文公出奔歲在大梁次于參星為得國之元年
 三三三爻不動故占八小往大來吉亨故霸晉孫談之子周適
 周襄公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
 晉國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也遇乾三三之否三三三爻
 變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
 且吾聞晉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脅以墨曰使有晉

國三而昇驩之孫於今再矣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今德
孝恭非此其誰必蚤善管子其當之矣頃公許諾及厲公
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為悼公案歸者自周歸晉配配先
君也乾君也貞乾失位三大之悔有三出象季氏曰此以
乾坤分上下而取象于君臣○左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
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
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猶
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及將立奚齊
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
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
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

太子太子奔新城倍公九年齊師會秦師納晉惠公晉侯

之入也許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

栗秦饑晉閉之糴故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

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過蠱
三三不爻曰千乘三去三夫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
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
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壬戌戰于韓
原秦伯獲晉侯以歸注千乘侯車也狐諭晉君落實言秋
風落實則材為人取也按啟蒙六爻不變則占本卦彖辭
今雖不及彖辭而以貞悔分彼我亦可以見占法矣倍公
十五年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然三三之賤

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盍也女承筐亦
无貺也西隣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无相也震之離
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羸敗姬車說其輶火焚其旗不利
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冠張之孤姪其從姑六年其通
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注秦在晉
西為隣兌西方為口兌責言之象木生火震木為離火之
母火熾而害木女嫁而害母之象震為車上六變說輶之
象震動象旗變火為焚旗之象案季氏謂史蘇之言皆傳
會而木生火火克木之象則昭然矣倍公二十五年春正
月丙子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
莫如勤王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

吾不堪也筮之遇大有三三之睽三三

一爻曰吉遇公用

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于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

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
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
師逆王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温殺之于隰城
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注乾為天兌為澤離為日
天下降澤而上承日天日在上說心在下天子降心以逆
公之象去睽而復為大有以天之尊下離之卑亦此象也
案天為澤以當日亦一語兼三象猶風為天于土上也成
公十六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鄭師楚子棼五月晉楚遇
于鄆陵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史患之苗賁言于

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六爻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楚子宵遁胡氏曰此卦占與卦象絕不相類注終未確案貞震悔坤雷迅激而出西南之虛邑故曰南國蹙迅激有矢射象楚為南國為目故曰射王中目也非歟襄公九年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三之隨三五爻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

古易彙編

八斷法

三十

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必於此弗得出矣注五爻皆變唯二得八故曰艮之八季氏曰穆姜所論元亨利貞之義或周時有此古語而文言引之不必謂起於穆姜亦不必以為左氏之言也案五爻變當以之卦不變爻占是為六二繫小子失丈夫夫繫小子則有私交失丈夫則无聚期不出之光明矣而穆姜辨引古語不亦誤乎十年衛侯挾鄭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

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復鄭皇耳于大丘案敵之喪雄我之利也定姜之斷卓矣易曰夫征不復利禦寇是其義也襄公二十五年春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妹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歿御武子以弔見棠妻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三之大過三一爻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无所歸也崔子曰蒺藜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夏五月弑莊公立景公九月庚辰崔成

古易彙編

斷法

三十一

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嬰滅崔氏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其妻縶繫復命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无歸矣乃縶注坎中男為夫與風能隕落物故妻不可娶成疆紓之二子季氏謂此惟以坎變巽及爻辭取義宜公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三之离三弗過之矣間一年鄭人殺之夏六月晉荀林父救鄭先穀佐之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彘子不可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之臨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則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

也不行之謂臨有師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過必
敗彘子尸之及楚子戰於岢晉師敗績冬晉殺其大夫先
穀襄公二十二年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太叔
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德政而貪昧於諸
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
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无所是謂迷復能
无凶乎十二月楚康王卒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
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
志良臣將歿天命不佑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
所生也於文蟲皿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
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是歲趙孟卒平公

周易彙編

斷法

卷十一

楚昭公十九年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
之蠱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
知非人實知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
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
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坤
之剝曰龍戰於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趙簡子問於史
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
或罪也對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
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在易卦雷乘乾曰
大壯天之道也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
以得國案引易斷事而剖吉凶决生歿神哉昭公四年初

穆子之生也莊叔筮之遇明夷三三之謙三三變一示卜
楚丘曰是將得而歸為子祀以纜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
夙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明夷之謙明
而未融其當且乎故曰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
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
在且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火焚山山敗于人為
言改言為謙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牛
世氣離勝勝將離故曰其名為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
果以寧寧牛餒夙子即位朝其家眾曰牛禍叔孫氏罪
莫大焉必速殺之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之塞關之外注

周易彙編

斷法

卷十一

日之數十甲全癸也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且為卿鷄鳴
為士夜半為庶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
日映為臺故卿曰當且融朗也商為日為鳥鳥則能飛謙
則日光未朗不能高飛故垂翼胡氏曰此占亦多傳會又
兼之卦以論本卦之辭案古人之取義如此其精也今孰
能之昭公七年衛襄公夫人姜氏无子嬀人嬀始生孟繁
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嬀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繁之足
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亨衛國主其社稷
遇屯三三不交又曰余尚立繫尚克嘉之遇屯三三之比
三三變一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
之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且其繇曰利建侯利納吉

何建建非嗣也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故成子立靈公元也季氏曰元靈公名元亨之元取義于名或神啟之歟案始遇屯曰元亨利建侯後遇屯之初九亦曰利建侯建創立也故立元神之所為也昭公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如齊初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南蒯枚筮之遇坤三三之比三三變一爻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中美能黃上美為元

周易彙編 漸法 三十三

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費人司徒老所慮矣偽廢疾遂劫南蒯請送子遂奔齊注泛筮曰枚坎險故彊坤順故溫水和則土安貞老和矣皆蒯家臣朱子曰无其德則吉占皆反此可以見占法矣案坎中剛故彊非以險也哀公九年夏宋公伐鄭秋晉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三三之需三三變曰朱方吉不可與也

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服虔注卜法橫者為土立者為木斜向經者為金背經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今水兆南行適火方故可伐姜盈趙姓姜齊姓子宋出于商故曰子商宋微子後宋吉故不可與戰也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北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无辜公視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實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亾闔門塞實乃自後踰夫繇辭之占托物以興其近憂也衛公石圃之難隊而折股其如卜言何哉○家語孔子嘗自筮其卦得賁三

周易彙編 漸法 三十四

六爻焉愁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對曰以其夷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師故也季氏曰案孔子占賁之言似有尚質之意筮而得此則文明以止可也案此亦傷周末以文敝而衰之意也○衝波傳孔子使子貢于吳久而不來謂弟子占之遇鼎三三皆言无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曰无足者乘舟而來矣子貢朝至如回言蓋鼎以初爻為足此必鼎之大有三三其繇曰鼎顛趾故云无足○坤鑿度云仲尼魯人生不知易本偶占其命得旅三三不爻請益于商盟氏曰子

有聖知而无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无圖
至嗚呼天之命也歎訖而後息志停讀五十究作十翼胡
氏曰商瞿受易夫子者也夫子乃請益焉何哉而泣無位
嘆息天命豈其然乎○雜傳孔子使商瞿于齊瞿年四十
使行遠路恐絕元子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
夫子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_{三三}六爻_六艮之二世
九二甲寅木為世立五景行水為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
生互內象艮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
曰內象是本子一艮變為二醜三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
短命孔子傳易于瞿案世應納甲乃易緯京房之術豈孔
子事或術家為此以自附耶○論衡魯將伐越筮之得鼎

周易彙編

斷法

三五

三三爻 折足子貢占之以為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
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
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案此必鼎之蠱_{三三}爻_一占九
四鼎折足覆公餗貞風悔山悔覆折敵之敗也○周義記
漢初韓信將下趙聞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引兵攻出井
陘口師患无井筮之得蒙_{三三}知山下有泉焉信遣胡將
周而索之見二白鹿跑地有泉湧出後人于泉左立胡王
祠祀之案此但以卦象占也○史記楚人季布初匿於濮
陽周氏漢購之急布欲出走卜得水雷屯卦_{三三}六爻_六解
曰屯者難也先難後利之象周氏乃說布令自髡鉗衣褐
衣為奴置柳車與其家僮之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布買而

置之田之洛陽見汝陰滕公乘間言上召赦布拜為郎中
案此以卦名占高后崩大臣遂使人迎代王張武等皆疑
之願稱疾无往中尉宋昌請大王勿疑代王報太后計猶
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啟以
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
天子也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
王者昭還報曰无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
于是入未央宮即天子位案觀此則太卜之繇漢初猶
存後竟无傳焉何哉漢武帝止輪臺詔古者卿大夫與謀
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
石皆以虜白縛其馬不祥甚哉易之卦得大過_{三三}爻_一

周易彙編

斷法

三五

爻在九五繇曰枯楊生華何可久言匈奴困敗公車方士
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著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
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蒲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
朕親發貳師下蒲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及繆
又卜漢軍一將不吉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
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案程舜俞集載漢太卜師春
曰大過木兆卦也外克內之兆匈奴所以敗也豈以九五
君爻為主兌金克巽木而言乎不知內貞我也外悔敵也
內木受外金之克言窮兵之後何可久而師春不論貞悔
致占反謬其亦失職甚矣大過五變是為之恒_{三三}爻_一
王莽將有事以周易筮之遇羝羊觸藩以太玄筮之逢千

首千者陰家其位一五七也而以七決之其辭云何乾解
解羊繫其角解解亦絳羅之意明易玄之相龍存咎畧相
同也案羝羊觸藩是為大壯之歸妹其辭曰羝羊觸藩羸
其角莽之恃壯用罔蓋其象也其事豈謀篡之事耶夫易
不可占險其類如此○東觀記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
五年少雨上以易林占之繇曰蟻封穴居大雨將至以問
輔輔曰蹇三三六爻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山出雲為
雨蟻穴居知雨將至故以蟻穴為雨兆果如其言案此繇
語與易林類而易林云同濟共與中道別去初无雨意何
哉或當時古繇猶存也○漢書符融為司隸校尉京兆人
董豐游學三年而反過宿妻家是夜妻為賊所殺妻兄疑

吉易彙編

斷法

手七

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
曰汝行往還頗有怪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
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見兩日在於水下
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為不祥還之夜復
夢如初問之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為具
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
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三為水日為離三夢乘馬南渡
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陽兩日二夫之象離下坎上既濟三
三六爻文王遇之囚羑里馬左白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
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驗獲昌而詰
之昌具首服案融之詳夢推卦神矣哉蓋天網不漏神

廢之以正法歟而費季先之卦王旻郡守之斷酷類此
无卦名入占驗中蔡順事親孝遇歲饑盜起順將出野外
拾桑椹供母占得水天需三三六爻解曰需者須也雲行
於天見損不前將身有厄恐被勾連先凶後吉舟行大川
果遇赤眉賊欲殺之順泣曰母老餓在堂望稍容片時送
此歸奉母母來就死賊憐其孝反以米肉與之奉母吳志
陸抗之克步聞孫皓意張乃使尚廣並并天下遇同人三
三之頤三三三爻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略不
修其政乃常有窺上國之志已而晉大舉分道來伐丞相
張悌督諸軍戰死皓出降皓至晉晉主賜衣服車乘引見
此青蓋入洛之應也案繇其貞曰同人于野其悔曰觀頤

吉易彙編

斷法

手八

自求口實夫君居朝也而于野乎君玉食也而願求人乎
且易林曰元聖將終尼父悲心皆失國之象尚廣明知之
而不以告乃詭曰入洛以驕其志國忘而身不免焉史蘇
師曠之忠告固如是乎然蓋而曰青亦寓亡意而皓不悟
惜哉○晉郭璞洞林寧遠將軍景則其姊病四十餘年吾
卜之得明夷三三三之小過三三三爻案卦當取獨蹄猶畜
之如其言後婦人始眠見一丈夫衣服盡黑婦人語其來
前不肯言有所畏遂泣而去病始小聞吾嘗論此事為日
禽猪月畜水火相忌自然之數取太陰之伏物消太陽之
飛精日中三足故以獨足者當之案世未聞有獨蹄猪何
言之誕也豈以其繇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坤

為老母病在離火獲心意有可痊之理故神其說如此耶
郭璞為著郎上疏曰臣歲首占得解三三三之既濟三三三

變方涉春木龍德之時而為廢水之氣來乘如升陽未布

降陰仍積坎為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

推之皆為刑獄殷繁案解卦繇曰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

卦繇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宜祭哀矜之詔蕩滌瑕釁

贊陽布惠疏奏優詔報之胡氏曰此以卦象占假卜筮以

據忠君愛國之意也歲在甲子正月中丞相在揚州令余

卦安危諸事得咸三三三之井三三三一文案卦東北郡縣有

武名地當有銅鐸六枚一枚有龍虎象異祥又當有大與

古文者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水當自沸虎來入州城寺

其年晉陵郡武德縣民陳龍果於田中得銅鐸六枚丹徒

縣流民趙子康家有狗與吳人猪相交又明年寅歲六月

十五巳未日未時歷陽縣中井水沸湧經日乃止六月晦

日虎來州城浴井中見覺便去注丞相元帝睿也兌為金

有口舌東北丑位金墓也井五爻坎體為成犬也二巽體

為亥猪與午相連會成火局故相交井二納甲為丙午井

中陽升沸象兌西方虎艮山又為門闕虎出山而入門之

象其應奇矣攝提之歲晉王將即祚太歲在寅為攝提格

余自通占國家徵瑞之事得豫三三三之睽三三三案卦論之

曰會稽郡當出鍾以告成功王者功成備樂會稽晉王初

所封國又會稽山靈祥之所興也出於民家井者子爻併

也上有銘勒商為文章與太子爻併故知晉王受命之事

鍾出于民家井中者以象晉王出家而王也金以水為子

子相扶而生此即國家之祥徵也繇辭所謂先王作樂崇

德殷薦之上帝也其後歲在執徐會稽郡剡縣陳青井中

得一鍾長七寸四分口徑四寸半器雖小形製甚精上有

古文奇書十八字時人莫之能識注二卦皆互坎子爻併

也上震變離震為太子商為文章是文章與太子爻併也

又余鄉里遭厄災厲寇戎並作百姓違違靡知所投於是

晉卜郡縣可逃之處皆遇明夷三三三六爻之象乃喟然而

嘆潛命姻妮與共流遁當由吳坂遇賊却回之河北時草

賊劉石羣掠勢不可遏於是同行君子未審所之乃令吾

決其去留卦遇同人三三三之革三三三一文其林曰朱雀西

北白虎東起姦猾啣壁敵人束手占行得此是謂无咎余

初占未定眾不從却退倚氏縣而賊遂至諸人違窘方計

從此至河北有一間逕名焦丘極險難過然勢危不可得

停復自筮之得隨三三三之井三三三五爻其林曰虎在山石

馬過其左駭為功曹猾為王者垂耳而潛不敢來下爻井

虛邑遂釋魏野便以示行人咸失色喪氣无有贊者乃更

申以禍機約十餘家即涉此逕詣河北後賊果攻倚氏合

城覆沒又昌邑不靖復南過潁由脈頭口渡去三十里相

傳高賊屯駐柵斷渡處以要流人時數百家車千乘不敢

前令余占决得泰三三三六爻欣然語眾曰羣類避難而得

板茅彙征之卦且泰者通也吉又何疑吾為前驅從者數十家至賊界賊已去餘皆迴避標津渡為賊所劫至淮南安豐縣諸人緬然懷悲咸有歸志令余卦決之卜住安豐得既濟三三六爻其林曰小狐遊濟垂尾累衰初雖偷安終靡所依案卦言之秋吉春悲卜詣壽春得否三三六爻其林曰乾坤蔽塞道消散虎刑挽鬼法凶亂僵尸交林血流漂此占行者入塗炭卜詣松滋不言卜詣合肥又不吉卜詣陽泉得小過三三之坤三三二爻卦不奇雖有旺氣變陽齒初見勾陳被牽羈暫過則可羈不宜將見劫追事幾危賴有龍德終无疵於是諸計皆不可伴人悉散乃獨往陽泉會壽春有事周馥反為陽泉羣凶所迫登時惶慮

古易彙編

斷法

四十一

卒无所至廬江其春三月諸家住安豐者為賊所得所謂春悲也松滋合肥殘夷更相攻人无有全者案此林皆非焦氏林盖當時有此占書或即郭公之青囊歎義與郡丞仍叔實得傷寒疾積日危困令卦得遊三三之姤三三一爻其林曰卦象出墓氣家囚變身見絕鬼潛遊交墓克刑虎煞俱下病得此歸高丘誰能救之坤上牛若依子色吉之尤案林即令求白牛而廬江荒僻卒索不得即日有大牛從西南來詣途中仍留一宿主人乃知過將去去之後尋復撓斷綱來臨叔實叔實驚駭起病得愈也注乾體為金艮土在丑為金墓丙午又值世生丑時五月金在囚亥水當夏不能制火故鬼遊戌能生我而為鬼墓辛丑刑金

曰克刑戌見刑則午火不死金為白虎月煞臨丑虎殺相并也據之全在白牛案此全用郭氏林內有救法而書爐于火惜哉丞相掾桓茂倫嫂病困慮不能濟令余卦得賁三三之豫三三四爻其林曰時陰在初卦失度煞陰為刑鬼入墓建未之月難得度消息卦爻為扶助馮馬之師乃寡嫗自然奇救宜餐鬼子若恤之得守故茂倫歸求得鬼令嫂食之便心痛不可堪於是病愈注卜時四月降陰在初而見陽爻此為失度煞陰在申申為木鬼與煞陰并變乙丑為木墓午馬為火以消陰煞能變震伏巽為寡嫗鬼屬卯所謂破墓出身案鬼卯木也丑牛土也以木克土則破墓无非五行之理妙哉東中郎參軍景緒病經年不瘥

古易彙編

斷法

四十二

在丹徒遣弟景岐來卦六月癸酉日得臨之順其林曰卯與身世并而扶天醫案卦病法當食鬼弟歸捕兔食之而瘥注六月天醫在卯故宜食鬼余至揚州從事弘泰言家語余曰家適有祥試為卦卜之遇豫三三之解三三一爻其林曰有釜之象元火形變見夜光連月精潛龍在中不游行案卦卜之藻鑑鳴金妖所憑无咎慶藻盤非鳴或有鳴其家至今无他亦言大駭云前夜月出盪盤忽鳴中有盤龍象也注坤有金象无火不見離也月精坎也不游行蟠也揚州別駕顧球姊生十年便病至年五十餘令郭璞筮之得大過三三之升三三二爻其辭曰大過卦者義不嘉塚墓枯楊无英華振動遊魂見龍車身被重累嬰天邪

法由斬社殺靈蛇非已之咎先人瑕案封論之可奈何球
乃訪迹其家事先世曾伐大樹得大蛇殺之女便病病後
有羣鳥數千迴翔屋上人皆怪之不知何故有縣農行過
合邊仰視見龍牽車五色晃爛甚大非常有頃遂滅季氏
曰郭璞諸占其法本京房火珠林最為詳密但其書不傳
世未見不知璞術能盡同於房否也案璞書雖焚而火珠
林之法尚存今觀火占珠語曾有如是林之精古者乎則
璞乃神于房矣○日者柳休祖善卜筮其妻曾病鼠癢積
年不差漸因垂命休祖占之得頤三三之復三三一案
卦曰應得姓石者治之當獲彘鼠而愈也既而鄉里有
家果姓石自言能除此病遂火病者頭上三處覺佳俄有

占易彙編

斷法

四十三

一鼠色黃秀運前驗驗然伏而不動呼犬噬殺之視鼠頭
上有三彘處病者自差北史趙輔和傳有人父為刺史得
書云疾是人詣卜館託別相知者筮之遇泰三三筮者曰
泰者通也此占最吉是人出輔和謂筮者云乾下坤則父
入土矣豈得吉果凶其占與洞林互發洞林顧士羣母病
命筮之得歸妹三三之隨三三二爻云命盡秋節至七月
遂亾歸妹女之終兌主秋至立秋日亾果然程舜俞集筮
法六經圖下云泰天地氣變之卦也而占父者憂之父入
土也歸妹有家之卦也而占母者患之女之終也觀此亦
可以見占法矣案此但以卦名占宋景業胡周易為陰陽
緯候之學齊文宣作相在晉陽遷并州今景業筮遇乾三三

之鼎三三二爻景業曰乾君也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
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順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五
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為天子
无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帝大悅案動爻初潛五飛龍
自潛而飛也變鼎黃耳金鉉自正位凝命之象而景業言
不及何耶北齊神武每使入洛必止清河王岳岳岳岳山
氏常夜起見神武室中无火而有光移於別室如前所見
怪之詣卜者筮遇乾三三之大有三三二爻占者曰吉易
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貴不可言山氏歸報神武神武後
起兵於信都山氏謂岳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從之
岳遂往信都神武見大悅胡氏謂此以九五爻辭及文言

占易彙編

斷法

四十四

占○五代史董賀精於卜筮初幹曾詣賀卜卦成而謂幹
曰是卦也火水未濟三三終有立也九二之動曳輪貞吉
以正救難往有功也變而之晉三三明出地中奮發光揚
恩澤相接于今行也利用禦戎大獲慶捷王當有車馬之
賜其間小嫌不足憂之果應有行軍司馬路晏曾夜適厠
有盜伏焉晏忽心動取燭照之盜即告言請无驚惧某稟
命有自察公正直不忍刺刃即匣劍而去晏由是晝夜驚
懼以備不虞召董賀筮遇夬三三之革三三二爻用
事曰惕號莫夜有戎勿恤察象徵辭人有害公之心然難
已過但守其中正請釋憂心晏亦終无患胡氏曰此以夬
九二爻辭占又朱子語錄載王子獻占遇夬九二占者曰

後有兵權果得洪帥是又以戎象為有兵權也又贊皇縣尉張師臥病經年日覺危殆良醫不復藥請賀卜之得无妄三三之噬嗑三三一爻董生告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請停理療五日必大瘳也師果應期而愈又數十年師夢白鳥飛翔墜于雲際既覺心神恍惚召賀卜筮之卦遇小過三三六爻賀慘然而問曰朝來寢息不有夢乎必若有夢其飛禽之象乎且雷震山上鳥墮雲間聲跡兩消不可復見願加保愛樂天委命而已張竟不起時年七十一也藁城鎮將段晦曾夜泊郵亭有馬斷鞅而逸數日不知所適使詣賀筮之遇睽三三一爻賀曰初九動者應有亡失之事母乃喪馬乎勿逐自復必有繫而送之者回未及

舍果有邊鄙惡少牽而還之胡氏曰此以睽初九爻辭占案睽初九動是為未濟三三其繇曰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故云然也○魏闢朗善易同州刺史王彥師之問曰彥聞治亂損益各以數至苟推其運百世可知敢請明曰多則有惑百年為斷可矣於是引著布策遇夬三三之革三三一爻喟然曰後二十四歲戊申禍始宮闈蕃臣秉政若用之以道則桓文之舉也彥曰其人安出口參代之間有異氣焉其在并之郊乎當有二雄而中原分始于甲寅終於庚子天之數也辛丑之歲當有恭儉之主起而併六合必在西北定天下者不出九載請推其數曰乾坤之策三百六十自黃初庚子于今二百八十四矣更八十二

年丙午而天道周達者當生至甲子而與王者遇遇而用之王道振矣不用則洙泗之教修焉彥曰其人安出口是在唐晉之郊自甲申至甲子百年矣過此未或知也後歲戊申而胡后亂爾朱榮起并州已而周齊分霸隋祖以恭儉定天下開皇四年文中子生具如關生之占案夬之革辭惕號莫夜有戎勿恤易林曰江南多螟螣我手足革爻辭巳日乃革乾金變離火亦有兵火南侵革命之象但其刻期一百餘年之興廢一一符合而為文中地或曰文中子之徒偽作而自附也文中子父王隆開皇初以博士待詔雲龍門出為昌樂令猗氏銅川所居而治開皇四年文中子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三三之師三三一爻獻光於

安康獻公獻公凶素王之卦也胡為乎來哉坤二化而天能以眾正者也雖有君德位不在焉儻其能通天下之志乎遂名通後文中子學成陳太平十二策不合于將相果能退志其道續書詩修元經讚易正禮以述素王之業書授門人董常薛收焉案坤之師辭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文言所謂敬義立而德不孤盛德之卦也文中子以之能以眾正言之師也坤為眾為輿而丈人之貞白直方來卦獨一陽為眾所宗故也朋來之多孰為孤乎土盛則水滯故不達水流于虛則通故名通隋李綱仕宦不進筮之得巽三三六爻下者曰君當為卿輔然待易姓乃得如仕不知退折足為敗故綱後雖顯於唐數稱疾去位案泰元吉

亨商為文明與木生之當得卿位易姓者章故鼎新也
 反卦言初四二爻皆折足象宜知退也○趙矜歷襄城客
 歿鄧州官為歛葬後十七年子來章始壯自襄陽往求其
 喪不得野哭再越旬卜人秦謂為卜曰金食其墨而火以
 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士是守宜遇西人深
 目而髻乃得其實明日老人過其所問之得矜墓直社北
 遂歸葬案此兆跡甚明豈純孝之感神或告之歟梁武昌
 太守朱買臣問元帝議遷都入勸梁王云建業舊都金陵
 依在荆鎮邊疆非王宅願陛下勿疑乃召卜者杜景豪決
 之曰遇兆不吉答曰未去景豪退曰此兆為鬼賊所留也
 ○高伯傳釋遷初學於舅氏權會授以周易隨言即曉
 古易彙編 斷法 四十一
 有一媪失物就會決之得兌卦三三三六爻會令遷試辯之
 遷曰若如卦定失金釵媪驚喜曰實如所辨遷曰兌是金
 位字脚兩垂似於釵象耳舅曰更審盜者為誰對曰西家
 白色女子可年十四五者將去尋可得之後如言果獲問
 其故遷曰兌是西方少女之位五色為白也舅乃釋策而
 嘆曰方驗後生可畏宜尼不誣矣案此以兌卦象占亦偶
 中耳不可執也○唐高祖將舉師西入長安夜夢忽身臥
 墜于牀下為羣蛆所食及覺甚惡之乃詣智滿禪師而密
 話之滿即賀曰公得天下矣羣蛆共所食者是億兆趨附
 至尊之象也甚吉又曰貧道為沙彌日嘗工易今敢為公
 占之及卦成曰得乾三三三之大有三三三三爻飛龍在天又

是帝王之徵也其後即征案此以本文辭占即大人遺賈
 不可言之意在平人周馬少孤貧嗜學武德中補州助教
 不治去客密州守趙仁本奇其才厚裝齎之令入闕舍新
 豐逆旅主人不禮焉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會詔百官
 言得失何武人不學周為條時務二十余事將上狐疑未
 決乃筮之得火地晉三三三六爻解曰晉者進也蓋居官益
 位利見王侯之象遂上其策帝覽奏大驚召問何何以周
 對立召見與語大悅之詔直門下省拜監察御史案晉象
 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故曰利見之象而帝立召敷
 趨三四言无不聽至為構第調藥其三接亦隆矣哉城陽
 公主下嫁卜婚期繇曰二火皆食始同榮末同戚晝婚吉
 古易彙編 斷法 四十八
 馬周諫曰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燕飲
 以晝思相款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故上下有成動息有
 時今先亂其始不可為也且卜以決疑而以之顯禮又何
 貴焉帝曰善乃夜婚案卜之繇頌唐初尤存唯晝婚違禮
 豈後世之書而非古耶唐書崔信明以五月五日正中時
 生有異雀數頭身形甚小五色皆備集于庭樹鳴聲清亮
 隋太師令占之曰五月為火火為離三三三三為采日中文
 之盛也有雀文采而鳴此兒必文藻聲名播於天下雀形
 既小祿位殆不高矣及長博聞疆記下筆成章官果不崇
 高駉徙劍南西川節度使成都城歲久壞駉易以磚甃堦
 堦先固負城丘陵悉壘平之以便農桑訖工城未有名駉

筮得大畜_{三三}六爻曰畜者養也濟以剛健篤實光輝日
 生吉孰大焉文宜去下存上因名大玄城案城盛也以畜
 衆也駢之占彖得之矣開元二年梁州道士梁虛舟以九
 官推筮張鷟云五鬼加年天罡臨命一生之大厄以周易
 筮之遇觀_{三三}之渙_{三三}一爻主驚恐後風行水上事即
 散又安國觀道士善卜李若虛不告姓名暗使推之云此
 人身在天牢負大辟之罪乃可以免不然病當死果被御
 史李全交致其罪赦令處盡而刑部尚書李日知侍郎程
 行謀咸請之乃免流嶺南二道士之言信有徵矣天寶
 十四年王諸應舉欲入京卜於越州沈七得乾_{三三}之觀
 三三_{四爻}沈云公今應舉此卦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本
 是佳兆然爻動羣陰咸陽不成乾卦上變至四又不至五
 五是君位未得利見大人恐公此行不至京而迴果至東
 京屬安祿山反奔走却歸江東固統將朝京筮乾_{三三}之
 同人_{三三}一爻是為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筮者曰此
 行當見一大人後果見郭子儀而還胡氏曰此以九二爻
 辭占郭子儀德雖未及然其至公无我亦可謂當時之大
 人矣○原化記劉闢初登第請卜者胡蘆生筮卦生變替
 卦成謂劉闢曰自此二十年祿在西南然不得善終闢留
 東素與之釋褐從韋皋於西川至御史大夫軍司馬既二
 十年韋病命闢入奏請益東川如開元初之制詔未允闢
 乃微服單騎復詣胡蘆生筮之生操著成卦謂闢曰吾二

十年嘗為一人卜乃得无妄_{三三}之隨_{三三}一爻今復得
 前卦得非曩賢乎闢聞之即唯諾生曰若審其人禍將至
 矣闢甚不信乃歸蜀果叛憲宗擒戮之案无妄天下雷行
 聲振百里祿位之象變兌在西而隨上拘繫无妄上有青
 本之爻辭俱不吉易林亦曰破亡之國難以止息故不善
 卜筮成德軍節度田弘正時王廷湊為部將遣使於鄴請
 五明究平生否泰道士為卜之卦成而三錢並舞良久方
 定而六位俱重道士曰此卦純乾_{三三}變為坤_{三三}一爻
 坤土也大夫將來乘旄不遠兼有土地山河之分事將集
 矣宜速歸乎及還家未踰旬值軍民大變弘正為亂兵所
 害士大夫將校共推庭湊既立甚有治聲在位十三年子
 孫繼立至趙王鎰凡五世一百餘年滅案純乾之變彼失
 位也純坤之成此有土也宜占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若謂
 羣兵无主我其主之也故吉○馬重績字洞微少學數術
 明大乙五紀八象三統大曆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兵
 圍之勢危急命重績筮之遇同人_{三三}六爻曰天火之象
 乾健而离明健者君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嚮之所以治天
 下也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乎乾又曰
 相見乎离离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而南乎乾西北也戰
 而勝其在九月十月之交乎是歲九月契丹助晉擊唐晉
 遂有天下案同人之反卦曰大有是先同人驅除後大有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易類 6 反三

天下之象此以卦象辭占○宋類要太祖卽位召陳搏問
 享國長短命筮之得離☲☲之明夷☲☲二爻搏曰陛下
 得國中原而得南方火盛之卦非吉兆也太祖問朕壽幾
 何搏曰子年子月子日陛下終於火日之下離爲火日陛
 下之子孫壽矣太祖曰孰敢爲之搏指離九三及明夷之
 九三曰此人爲之其人在西北陛下之親也太祖又問後
 復若何搏曰後一百九歲南方有妖氣入中國中國用之
 天下自此多事矣太祖又問宋之子孫搏曰甲午之歲有
 金字者出丁酉金爲妻才子孫生之其禍滋甚又六年而
 通於中國又六年丙午騰蛇宋其危乎有二君者實受其
 禍宋火德也火德猶盛宋之子孫當有興於東北終於東
 南有近君者實竊其位明夷之九三曰明夷于南狩四曰
 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東北之位也出涕沱若興復之志
 也近君者雖竊其位火德也丁巳歲其危乎太祖又問中
 原可復得乎曰陛下得國之初而卜得東南旺卦亦終而
 已矣歲在癸巳滅我者其衰乎甲午宋德復興有賢人扶
 之則可以復占如非其人雖能復之亦旋失之歲在庚申
 宋之祚其衰矣自辛酉至庚申已三百年過此以往未之
 或知也後昇神宗時王安石南人入相天下多事金通中
 國而危宋二帝蒙塵端昂終于東南案純離重明以照四
 方主代出賢君治洽文明宋之真儒輩出實兆此焉但變
 明夷明而見傷上四兩爻火化爲土二帝蒙塵之象離互

周易彙編 斷法

五十一

兌土復生金又夷爲狄故金爲禍四出門庭則南渡應之
 至上初登于天後入于地雖有善者无如之何矣况明而
 終夷夷而復明於國號亦暗合歟希夷亦用火珠林也○
 梅花數辰年十二月十七日申時康節邵先生偶觀梅見
 二雀爭枝墜地先生曰不動不占不因事不占因占之得
 澤火革☲☳變咸☱☲一爻互乾巽斷曰詳此卦明晚當
 有女子折花有跌傷之厄遂屬家人曰若有人折花慎勿
 驚之次日晚果有一隣女來折花園童不知而逐之女子
 驚墜傷股果應其占盖兌金爲體爲少女離火克之互中
 巽木復生離火則尅體之卦也兌爲少女因知女子被傷
 互中巽木又逢乾兌之尅尅之巽爲股又見股傷之意幸
 而變爲艮土兌金得土有生意雖女子被傷而不至於死
 也巳年三月十六日卯時先生偶在洛中與客共觀牡丹
 值花開之盛客曰花亦有數乎先生因問而遂占之是爲
 天風姤☴☴之五爻變鼎☱☲一爻互見重乾遂謂客曰
 此花明日午時當爲馬所踐毀衆客愕然果次日午時有
 貴官遊觀牡丹二馬關嚙驚走花間踐毀之矣斷曰巽木
 爲體乾金尅之互卦又見重乾尤爲尅體卦中又无生意
 因知牡丹必毀傷馬者乾也午時者離也冬夕酉時先生
 同子伯溫擁爐坐有扣門者一聲而止繼復扣五聲且欲
 借物先生曰緩言所借令其子試占何物得天風姤☴☴
 之四爻變巽☴☴一爻互見重乾卦中三乾金三巽木二

周易彙編 斷法

五十二

體而已伯温云金短而木長所借者必鋤先生曰非鋤必借芥問之果借芥伯温曰何以故先生曰論數又須論理夜晩安用鋤蓋芥切於劈柴耳有客問曰今日動靜如何遂占之得地風升三三變泰三三變一爻互見震兌遂謂客曰今日當為人相請客无多酒无醉朱止雞黍而已當晚果然蓋升有升階之意互見震兌為東西席之分兌為口坤為腹為口腹之事客无多者坤土獨立无同類之卦氣也酒无醉者卦中无坎味止雞黍者坤為黍稷且又卦无相生之義故知品味不至豐也先生閑遊偶見西林寺額林字无兩勾占之得剝三三變艮三三變一爻互見重坤斷曰寺者純陽之人所止今卦得重陰有羣陰剝陽

占易彙編

斷法

卷三

之兆此中當有陰人之禍何不添林兩勾則无陰禍矣信之遂添兩勾寺中自此无事已丑日卯時偶在途行逢一老人從巽方來有憂色遂占之是為姤三三變一爻之九四易曰包无魚起凶是易辭不吉巽木為體乾金剋之互卦又見重乾俱是剋體盖无生意且時在途行其應又速遂以成卦之數中分而取其半謂老人曰汝五日之內有重禍果五日老人赴吉席食魚被鯁而終壬申日午時有少年從离方來喜形於色問何喜乎曰无遂占之得山火賁三三變之家人易曰賁于丘園束帛箋箋是易辭吉矣互見震坎离為體互變俱生氣斷曰子于十七日內必有聘幣之喜至期果然定婚○軌策有求名者决可否求廉節

占得坎之上六三三變策一萬一千二百七十四曰可往宜速行旺於來年五月丙申日秋至必赴任百姓服權二年後却不甚美盖初得進數元阻而有二七為文書火旺五月丙申日秋起者兌也克在下百姓可治得退數終不吉也有問家宅者占得坤之上六三三變策九千九百五十八時二月問曰君家有老人乎曰有之曰常有外人侵凌乎曰未也曰若是則乙丑乙未晚防有盜賊入室傷人之患宜慎之後果然案卦以龍戰變碩果問老人者君子也盜人者小人剥廬也數亦理而已六月己未日有買屋者占得大有之三爻三三變策二千八百六十三語曰不可成有兄弟與外人同謀而損己者成亦不利於後其人不信遂

占易彙編

斷法

卷三

成之果其弟與外人同謀自入宅輒貧不數年遭火盖三八為他人而自已坎陷且洩氣於三八又退數不利後也有問訪謁者占得震之四爻三三變策七千五百七十二曰丙申日可速往必有文書之會得意而返又有欲謁貴者占得噬嗑之三爻三三變策七千九百三十止曰勿往貴人不在亦難見徒費財耳其人曰已因來矣奈何旬日方到貴人已歿盤用盡失意而回前曰可往者財食內外皆吉离為文書故許之後曰不可者空世元數耗身會數克體故爾客有出行者行李在舟矣而求占焉得姤之三爻三三變策一萬一千空會二十五曰不得行來年六月方可動容云不驗怒而登舟忽見家童報其母病急歸歸母死矣

有老人无故有盖頭而來問之无語占得後天泰之二爻
三三軌二萬五千三百七十〇謂之曰勿謂无事防庚寅
日有跌蹠之患其日不出晚有東隣請酌緩步而赴忽風
折樹枝驚墮石溝折足數之不可逃也如此有客來問得
後天離之初九三三軌六萬七千九百三十一曰失家僅
乎曰然曰當去東南山林之所聞鼓聲處捕之然可見不
可得復出舊路以待必獲之皆如其言案此又以千百十
零為元會運世詳其生克順逆進退滿缺為斷康節獨得
之學也○焦氏易林序有王似者于雍熙二年春遇異人
筮得觀三三三之賁三三三爻在易林云東行无門西出擊
山道塞于難遊子為患其語最驗案三爻變占家辭无奔
北之象豈以賁互震為東而上陽且阻為无門艮為山賁
為華而坤虛變為道塞乎舉正小利為不利亦其驗矣
宣和末長慶福崔相公任州日其時晏清无事思易林聖
書虔誠自卜得大過三三三云典冊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
橫獨不遇災之遊卦三三三爻林曰坐席未温憂來扣門
踰牆北走兵來我後脫于虎口卜後十日州亂崔公踰牆
而出家事不損无事歸京案乾兌金為兵而過上六過涉
滅頂凶變遇上九肥遯无不利是以避難而无傷也紹興
未完顏亮入寇有人以焦賁易林筮遇解三三三之大壯三
三三爻其辭曰驕胡火形造惡作凶无所能成遂自滅身
後皆如此語其驗如此雖天綱淳風不能過也開闢以來

惟亮可以當之延壽著書何以知後世有亮也案解坎
方寇有胡象互離火象九三致寇至胡作凶象凶變乾火
形不見故自滅也○洪氏夷堅志宋南渡前葉助年壯无
子問日者黃生筮之得賁三三三爻曰今日辰居土土加
賁為墳君當生子但必有悼亡之戚果生男數歲而晁夫
人卒胡氏謂此以卦字加日辰占之葉助生少蘊登第為
淮東提刑周崇實婿嘗命一黃山人筮遇晉三三三爻曰
三年後學生二子晉卦坤離二陰也晉字兩口卦辭晝日
三接三年之象也俟驗當以前程奉告已而果然少蘊遂
問異時休咎曰公貴人也當徧歷清要登地府終節度使
宜善自愛少蘊後為尚書左丞紹興間年七十告老得觀
文殿學士除崇慶軍節度使致仕二年薨竟如黃生之言
胡氏曰此以卦字及卦辭占所謂建節亦康侯之象歟○
金樓子自敘云初至荊州孟秋之月亢暘日久月且雖雨
俄而便晴有人云月雨頗下里赤蓋早之徵也吾筮當雨
又以十七日筮于時雲卷金翹日輝合璧紅塵暗陌丹霞
映峙咸謂亢陽之執未沐膏澤筮遇坎三三三之比三三三爻
變予曰坎者水也子爻為世其在今夜三更乎地上有水
稱之為比其夜果有甘雨○元李孟勸大弟急還闕安人
心未决曰當以卜决之有儒服持囊遊于市召之至孟出
迎語之曰大事特汝而定但言其吉乃入筮遇乾三三三
五皆九日是謂乾之賁三三三爻鼓剛也睽外也以剛處

外乃定內也君子乾乾行事也飛龍天上治也乾而不乾
爭乃睽與曳牛掣其八而且鼻內允廢也厥宗噬膚往必
濟也大君外至明相麗也孟曰筮不違人是謂大同太弟
喜振袂起上馬至殿廊收阿忽台等誅之中外立定案元
之召卜乃持囊遊市者則其廢卜筮之官可知矣

論曰易有明訓以卜筮者尚其占聖人方視爲百姓之與
能而今皓首經生顧難之何耶意占之弗驗蓋其斷法踈
也周官立三史掌三易之占其職而業精觀南國蹶射
元王千乘三去獲其雄狐諸辭可見當時必別有占書如
易林者而今不可復睹矣愚夙業此而苦于釋之弗中乃
取左傳諸占時潛玩焉以春秋聖人之世也左氏聖門之

易類編

新法

五十一

徒也居千載之後而慕聖人之成能匪聖門之書胡稽焉
大都春秋之占反覆貞悔互變而釋其象所謂象數之學
也必如王弼義理之說則風爲天于土上天爲澤以當日
皆義理之難會而大有之同復貞風之落實也雷火之焚
旗夫風之隕妻也皆泥于象數而未暢者矣何占之奇驗
耶胡氏季氏則謂多附會之辭耳夫左氏浮誇固亦有之
但春秋諸史皆世其業諸所爲斷皆傳之尚世非臆之也
而槩以附會目之將易之筮口一无左驗而後可乎公明
不著卦名致難采入景純雖有卦名而雜用納甲顧其言
五行之理皆正秘也康節寓物起數兼以軌策庶爲得之
而不著不齋非占法也餘書雜占因並附錄名曰斷法

周易象通八卷二冊書衣長方木記曰乾隆三十八年十月
 浙江巡撫三寶進引吳玉墀家藏周易象通二部計書
 一冊內首頁有翰林院官印致四庫全書摺目書入存目
 題曰浙江吳玉墀家藏本與書衣木記正合按玉墀為吳
 緒各以子緒各薰習錄此書已著錄是冊是萬曆間原刻
 緒各舊藏玉墀進呈而滄桑之後又從內府散出者也予以
 四首端玉瑗仁大興孫君伯恆易得緒各浙人此冊本吾浙舊
 物百餘年仍為吾浙人有古緣之巧殆有教焉己巳三月望
 辰廷興書於瓊島君瑞軒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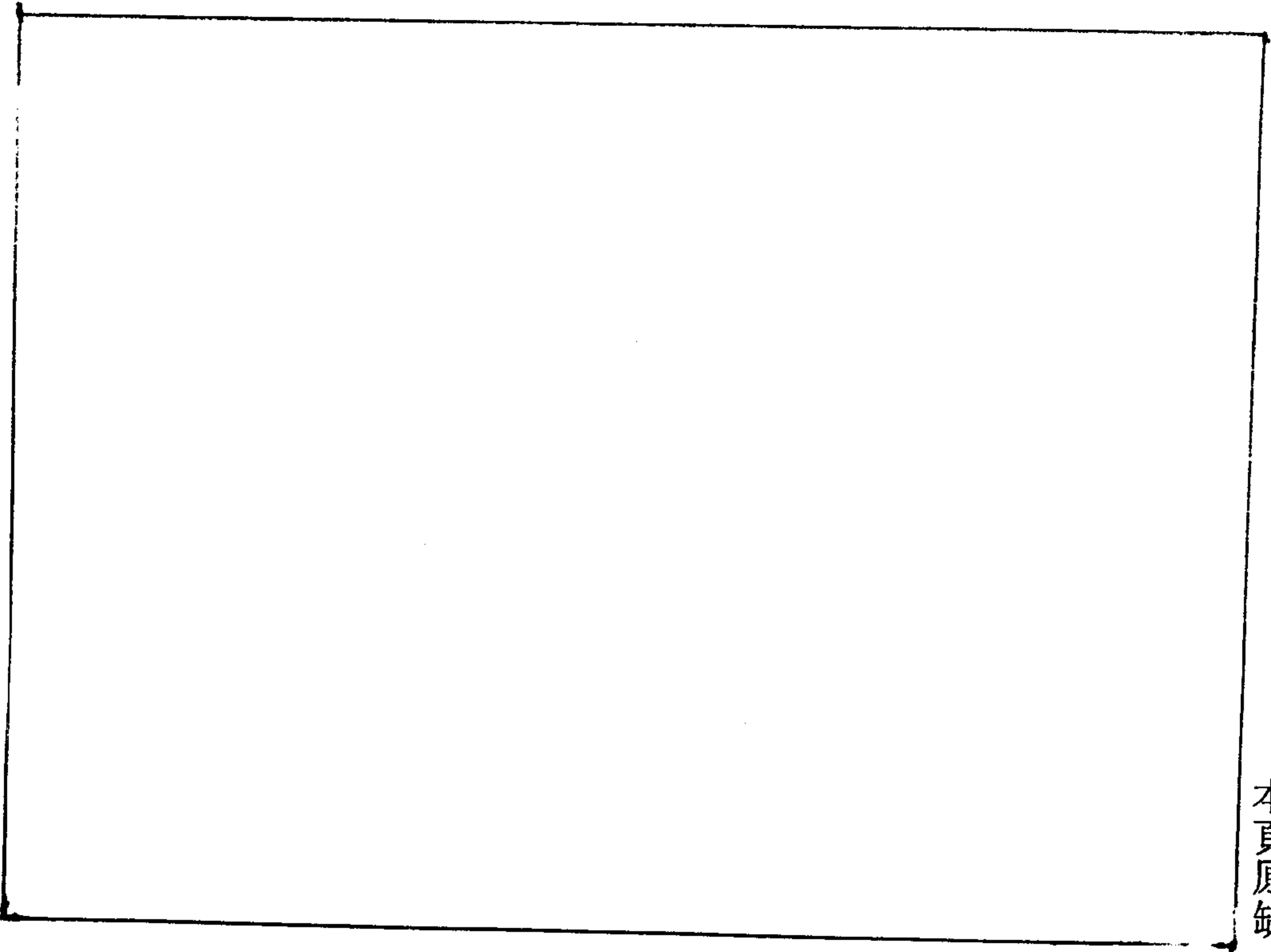
經解序

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人以其
 聰明彊敏操且習于其間其至
 足以通萬物而垂千古然必用
 志專壹而後超然縣解獨有所
 詣以成名極盛之世經術明于
 人人風俗一出于道德而文行
 乎其間近代能言之士始出于
 才徒以其魁博誕縱之力攘竊
 於外壹皆嘲弄風月彫績草木
 以泄其氣而蕩然無所可尚由
 其言以考于道德則背而違之

者多矣六經之旨誠深而潔淨
精微溫柔敦厚易詩之教更無
涯涘焉解者童習白紛如蝟斯
起顧時識受污皦蟬塗鴉自謂
窺無始之秘而實無當于著作
之林何限也漢唐之儒異鄒魯
矣閩洛之儒異漢唐矣尼父沒
而微言絕七十子逝而大義乖
知其解者可旦暮遇耶余昔待
罪西江得交宗侯鬱儀氏習其
人冲雅修潔頎然成德儒者也
自少博聞彊識于書無所不窺

論著行于世者咸以爲鴻寶枕
中之秘乃君侯歆然不勝尤殫
精易詩四十餘年索隱探賾至
再至三始出易象通八卷詩故
十卷總名經解貽我虎林受而
讀之彼其窮性命之變引萬物
之類吐人情之所欲洩而不能
極事理之所固有而不得以已
者蓋其性之專壹徃徃有極其
至者焉天若特縱君侯以著述
之具而君侯之用志又能夜以
繼日飲且食于斯而不倦是以

本頁原缺



周易象通 序

垂之千秋可也

龍舒浮渡居士吳用先撰



解
序
李

周易象通序

南新市人李維楨撰

孫廷獻書印

昔者孔子晚而學易而為之十翼其指曰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由周迄漢治易者
 率先明象迨晉王弼尚名理而宋邢恕輩
 因之至欲弃卦畫不用程氏傳專言理義
 邵氏說盡去象數矣然而識者多有遺議
 李鼎祚謂鄭康成參天象王輔嗣釋人事
 馮當可謂玉與人事疎程與天道遠天人
 寧可偏廢邪陳瑩中舉邵說似劉器之劉
 不其然朱子亦以必見意象方可說理而
 與劉君房滕珙言本義有模印之戒其定
 論如此人情畫狗馬難而鬼魅易是以為
 象數之學者卒不勝而自舉子業出易象
 益置不講矣友人朱鬱儀氏讀易而嘆曰
 說易者莫如孔子孔子曰八卦成列象在

其中此象之始也書契興而結繩遠後聖
 廣為之象以開物象有數故曰極其數遂
 定天下之象象有辭故曰彖者言乎其象
 聖人設卦觀象係辭焉吉凶者失得之象
 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
 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易之為書安往而
 非象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立象所以盡意
 象之不明意言何有即漢以來諸儒各得
 其一察以自好而不具論而孔子之學固
 在也若之何忽之乃為易象通八卷近取
 身遠取物揆人事以合天道無所附會穿
 鑿使夫讀者占者犁然各當於心而始信
 夫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理坦然明備彼
 訓詁支離與索之窈冥昏默者皆非孔子
 指也易無方而象有方象有定形而無定
 用陽一君而二民為君子陰二君而一民

為小人三畫之象八卦小成之體也二與
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重爻之象六位之
體也因而重之不可勝象矣八卦之象既
已為天地風雷山水火澤矣而說卦更廣
之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因
而廣之象不可勝用矣鬱儀之名象曰通
有以也見乃謂之象往來不窮之謂通化
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變則通
通則久要之範圍於孔子孔子之指不明
天下始遺象而言易遺象而言易則狗象
而言易者借之過也有狗象而後有遺象
不遺象而後象通與焉通也者德於狗與
遺之弊者也不曰得心而忘象乎惟通而
後能得惟得而後能忘惟忘而通之能事
畢矣孔子之指也

為曆壬寅歲長至日

易象通序

臨川友人湯顯祖撰

人之生面目理澤亦無以大異而所好玩
殊遠士之於書凡民之各其業有所好之
有非全乎好之者也得已則已其風雨起
暮砒砒然而不已者其有不得已者乎貴
游之家去四民之業而好狗馬聲伎博塞
狗馬聲伎博塞其利于養也不如農民之
業其利于養也不如書然而有好乎此者
何也得已者在彼則不得已者在此吾獨
愛 臞王之孫有如用晦宗良貞吉其君
者去貴游之家所好而好古書傳然技止
以詩行于公卿布衣之間游其名至于文
字之所起理義之所變探賾而鈎深刻意
而成言亦有時乎未暇也最後勸儀王孫
好揚雄氏之學方言奇字多所訓明儼然

而歎曰文字之所起者畫也。理義之所變者易也。通于書而蔽于易。不足以診天地人物之變。乃進而學易。凡子夏所傳九家所為變象互體者。潛測幽討。不遺餘力。久而彙括彷彿為一家言。名曰易象通。蓋能極暢其意之所欲至。亦可以有傳于世矣。豈其不得已於書而硤硤焉者乎。此所謂好之者也。雖然。方海岳子未成此書也。散

易象通

然而傲倪敦然而居。休倫黨堂除之間。愉如也。書成而嘖言且起。拘然以悲。儻然以貧。豈所謂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抑鬼神之害盈乎。海岳子能明易。必有以通其故矣。萬曆癸卯歲仲秋日書

易象通序

閩中友人曹學佺撰

余不佞。雖以易起家。然但事于章句訓詁之學而已。而其于精義無當也。後因習靜山寺。取乾坤卦而讀之。乃知大易盡于此矣。古注易不下數百家。大都漢主釋而宋主通。多聞闕疑者耳。未有以繫辭說易也。秦皇煽虐。以易為卜筮之書。留之。此語相傳。不知何本。而朱子始用卜筮。崇易矣。今之象誦而戶習者。朱子也。蓋嘗論之。

易象通

不但易不崇卜。而卜亦不崇易。如卜而崇以易也。則聖人爻象未成時。何取。又雜觀諸卜筮之書。其用易。豈易正解哉。左氏之用詩書也。其義曰。僭而歷代之論天文五行。必附會于時政。則故可知矣。一書之成。必有凡例。蓋做于易之繫辭焉。繫者。如物之懸于空中。而人先見之。免說易而不本之繫辭。如繫衣而不得其領者也。繫詞不云乎。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詞也。此夫子直自道其常編三絕耳。

豈俟卜筮哉。易卦爻皆序也。卦爻詞皆象也。陰陽相生。貞悔相承。此天生成之。而世人何莫猶是也。故宜安。天垂象。見吉凶。易天也。天何言哉。特名其似者而已。故或取諸人。或取諸物。而有時正言之。亦象也。又有象中之象。不可不知也。故卽詞卽象也。君子曰。吾不出牖。而知天道。何樂焉。樂斯玩。玩斯無窮矣。夫子之小象。必叶諸韻。贊之之類也。玩味之不足。則詠歎之矣。而其于占何謂也。曰。卦曰爻曰象。燦然備矣。余有事

易象序

十

而卜焉。易爲主而占者爲客也。如取火于日。取水于月。至足矣。本義分象。占爲二。至以實爲象。以句爲占。吾不知其何誦也。夫易之始于一畫。固也。則其卦之所重者。可想矣。易者。易情以就理之謂也。而其卦爻詞之所重者。又可想矣。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貞者。从卜。从鼎。言如鼎之鎮重而不移也。且鼎以足。取在下之義也。悔者。从卜。从每。言其爲內卦所覆被而晦也。物晦則變矣。譬之人。初在內爲始胎。三則人形已成。將

離內而外。上爻是老而幾化也。故聖人于初及三。併致敬慎危思之意。而其于上爻也。爻開以窮極自善之門。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此之謂也。吉者。凶之反也。亨者。不利之反也。悔者。吝之反也。惟无咎爲獨。何以故。吉从士。从口。言其爲賢人之所稱也。亨者。言其爲上下之所相享也。悔與吝。有幾焉。夫人孰无過。內自訟。則爲悔。文之口。則爲吝矣。悔者。心之所不安。而理之所甚安也。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又曰。无咎者。善

易象序

三

補過者也。夫子不敢自當焉。而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无大過矣。吉與亨。其機猶懸。諸人曰。元吉。曰元亨。言其本自知是。抑亦有天幸也。易主義理。而非以禍福之謂也。蓋以乾坤論之。乾健也。坤順也。健者。純理而氣塞于兩間矣。故元亨利貞。无別詞也。未有元亨而不利貞者也。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言其如金玉之物。而毛髮不能爲之間也。順則宜。有漸次。亦能達矣。馬首昂上而視下。承重致遠。順爲人役也。此

馬猶然况其牡乎。曰得主得朋斯安之而已安者為貞貞即順也。斯為君子所稱而吉矣。初九曰潛龍勿用。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慎也。九三不曰龍而曰君子。言其為乾之主人也。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即君子以自強不息也。六三曰含章可貞。即利牝馬之貞也。或从王事。即得主得朋之謂也。九二則曰利見。六二則曰不習无不利。九四六四。但曰躍之括之而已。而俱可以无咎。蓋必有初之慎。而後有二之利。有三

易象序

四

之危。與貞而後四。可以无過。此理勢之所必至也。夫五則已享其成矣。是德盛而事暢之時也。然稱任其情之所適。而不妙以理。助必為元為戰。故有用九用六者焉。用者言其用九與六而不為物所用也。見群龍无首。則忘其德矣。利永貞。明其一于順也。然惟乾坤為能之。曰元龍曰龍戰。龍者可以死生而屈伸之物也。而他卦無是矣。是安可不早自計也。朱子主卜筮。故主禍福。不無于易之體。與象重者反輕。而輕者反重。

焉。今沿之為舉子業。以售者為福。而不售者為禍。往往以初為白衣之士。二為臣。而五為君。三四為震主之地。六為奉朝請怨望之人。是又去朱子遠甚。故愚以朱子為主卜筮。而寔不知乎。卜筮。今訓詁為違。朱子而寔有悖于朱子者也。豫章友人鬱儀氏作周易象通一書。余讀之而大有當其道。主變其說。順乎本文。而不為穿鑿大要本之繫辭。故近是。愚嘗謂人必博極天下之書。而始可以語易。又必其中空洞元物。而始

易象序

五

可以語易之妙。夫是于鬱儀氏其殆庶幾乎。其殆庶幾乎。

萬曆甲辰端五日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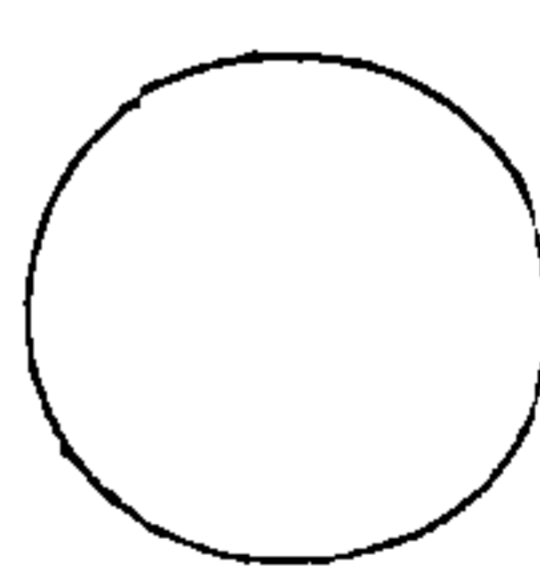


周易象通序

易為四聖人所制作精微弘遠固非它經可比亦非常人所能窺測也以聖測聖尚然常編三絕矧下乘哉自漢以下說易者無慮數十百家今世儒生獨宗程朱兩氏子甥鬱儀君侯幼嗜此經力加研討以為易主乎占占之用在乎變諸儒不知通變故其說往往窘束困苦鬱塞而不傳去義文周孔之所謂象也日益遠乃專精單思積為義疏凡二十萬言一旦會通群起折衷繫傳作周易象通八卷其詞簡潔其義精深其象近其理闕所以應事變程造化經緯錯綜也甚具視程朱兩易若加親切而著明焉予讀易往來五十餘年未嘗不拊卷而疑疑而輟讀乃今見鬱儀所說宿滯冰釋如張蒲帆駛順流不知其行之疾也如登春臺頹陽林不知其神之飽也若鬱儀者殆有天授而神解乎黃梅瞿屠夫今世鴻學通人也訪道南州一見象通即擊節驚歎之不置以為古今說易七十八家無足當鬱儀者乃鬱儀猶思有所損益秘固不欲傳予與屠夫兩人者強傳之世有聖如義文周孔者出見象通必將首肯而心服焉不致大有異同矣章貢俞琳國聲甫書

周易象通 序 圖說

周易象通

河圖

象 四	極 太
	
卦 八	儀 兩
	

河圖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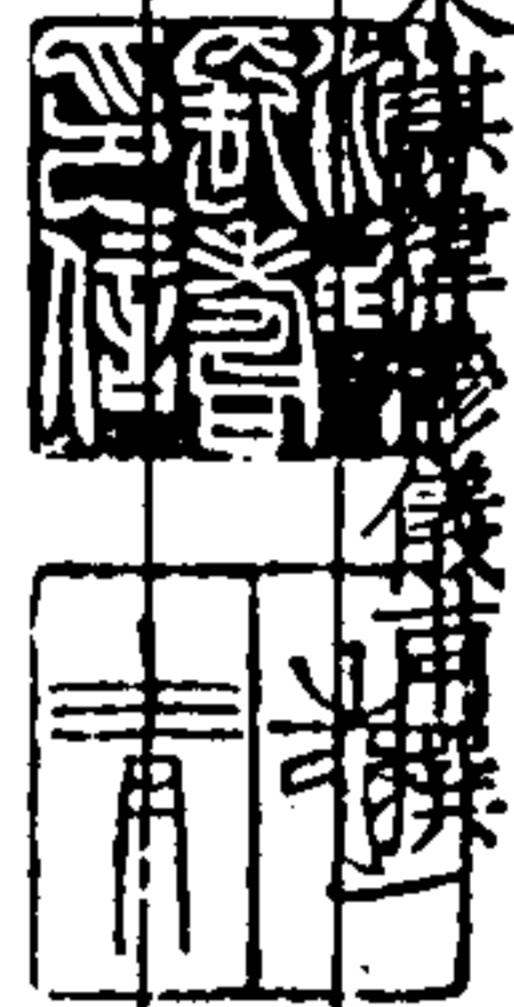
按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說卦又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是皆明夫河圖之生八卦也物必有所極而後形氣有所倚故兩儀之外有太極者存焉太極既立造化有基於是清陽上升而為天濁陰下凝而為地兩儀漸以位焉太陽之中不能無少陰也太陰之中不能無少陽也推明太少於是四象具焉是四象者河圖之所以成文伏羲之所以畫卦鬼神變化之妙蘊乎此矣蓋當伏羲之時龍馬交于河而產駒馬背負此文圖之以為

周易象通卷之一

南州朱謙之

三三乾上乾下

乾元亨利貞



乾卦貞悔皆七。七為少陽。其體剛健。其德清明。至尊至貴。以故象天之行。天以陽德。發育萬物。無微不至。是以元亨。然必寒暑以正。萬物乃无疵癘。生理獲遂。是以利貞。貞者。氣勢旁通之謂也。貞者。守正不易之名也。

初九三三潛龍勿用

九二二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易象

九三三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此三爻者。乾之貞也。稱九者。以其變也。七為少陽。變則為九。九者。陽之窮也。天道貞觀。理无變動。故六爻之動。皆取象於龍。龍之為物。能大能小。能上能下。屈申變化。非人所測。初九爻位極卑。於地為淵泉。龍所潛伏之處。動非其時。故告筮者以勿用。九二由淵泉而出。平陸。龍方有為之時也。龍出必有雲雨。利雲雨者。莫若田疇。故曰見龍在田。以其德可及物。故曰利見大人。九三處天壤之間。上未及天。下已離田。難為之象。故取類于進德。修業之君子。君子乾乾不息。勉力以造聖哲。無時自安。

則知龍於是時有進而无退矣。

九四三三或躍在淵无咎

九五三三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上九三三亢龍有悔

卦有貞悔。此三爻者。乾之悔也。九四居悔體之下。龍雖階天。勢猶近地。故曰或躍在淵。言龍首已躋雲霧。其足尚據淵而振躍也。九五之動。龍升霄漢。沛然作雨。下施萬方。聖主當陽之世矣。故曰利見大人。上九位居天極。風霆雲雨。際此而降。龍於是不反而猶動以求進焉。必致顛困。失據有悔而已。

易象

用九三三見羣龍无首吉

爻主乎變。一卦之變。六十四有四。極其變體。四千九十有六。聖人以爲煩曠。故於一卦之中。略舉六爻以示例。乾體本七。其用則九。今六爻之外。復發是爻。廣變例也。六爻皆變。或飛或潛。或見或躍。各當其位。無非善者。唯上爻亢而有悔。動失其中。故曰无首吉。无與毋通。禁也。詞。坤上坤下。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坤卦貞悔皆八。八為少陰。其體卑下。其德柔順。有地道。

焉有臣道焉有妻道焉順无不宜是以元亨然一於柔順則失之委靡必其馴而能任乃克大受故利牝馬之貞地道宜靜不宜動故先往則迷惑失道後人而動則得其所主西南坤位致役之所是以得朋東北艮位萬物成始者也從非其類是以喪朋坤體動則失常唯當安其貞固斯吉矣

初六三三履霜堅冰至

六二三三直方句大不習无不利

六三三三含章句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坤為地地德尚柔柔則物澤而能化生初六坤卦之主

尤宜鎮定今動而失常柔澤變為剛固矣物之榮華者變而枯槁矣是氣候將寒草木黃落之象故曰履霜聖人因微知著思患豫防故申之曰堅冰至言水澤將由此而腹堅萬物將由此而盡死動之不善有如此所以深戒之也六二位則平地動得其中可疆可理可稷可黍故无不利云直方者經界田疇之象也大不習无不利者極其贊歎之詞也大不習者且然又况小而習之者乎六三居內卦之極黍稷華秀之象故曰含章各性其情乃獲成實故曰可貞坤為臣三處下卦之上卿大夫之象故又為或從王事臣有稟命而无專制故曰无

成有終

六四三三括囊无咎无譽

六五三三黃裳元吉

上六三三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物已華秀理須成實三既含章四故括囊矣方內斂以求仁不傲傲於自衒是以无咎无譽六五之動括囊已實乎秩酉成黍稷可登之時也故取類黃裳以為象黃者正色知其非邪裳者下服明其降已正而能降周公所以吐哺而下白屋之士也得无吉乎上六坤體之極於地為峯巒於物為顛末是唯无動動必傾危故有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之象坤臣也上六則坤之所窮也臣位已極而猶動以求進則疑於僭竊弑奪之舉矣龍戰于野動失其道勢必危也其血玄黃明必敗也

用六三三利永貞

坤之體八為少陰今皆變六六為老陰陰本柔順老則剛健柔而之剛弱而之強昏而之明變之善者也由凡庸而造聖哲此其基矣能永貞而勿急則可超凡而入聖矣故曰利永貞所以勗其終也

三三坎上震下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內震外坎。坎為雲雨。所以潤物。震為雷。所以動物。物動而得其潤。勾萌奮矣。是以元亨。雷雨時而後化育斯殖。是以利貞。物方穉弱。未可有為於外。是以勿用攸往。草昧之際。強者侮弱。眾者暴寡。物思所恃。故利建侯。

初九 三三 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物以陽動。屯之能亨。實賴初爻少陽之健也。今七變為九。氣機屈撓。動失其德。故有磐桓之象。磐謂大石。桓謂豐碑。非藉眾力。莫克自舉者也。居貞勿動。斯吉矣。處屯之世。一陽正位。于五群陰附之。民得所主。故利建侯。

六二 三三 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年乃字 兩服兩駟一車為乘馬車馬

震於馬為鼻足。坎於輿為多眚。今震動失中。車馬有變。故有屯如遭如乘馬班如之象。震長男也。今變允允為少女。少長非敵。故曰匪寇婚媾。允數七更待十年。乃可嫁矣。故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雖婚姻之求。亦未易遂。處屯故也。

六三 三三 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坎為狐豕為叢棘。震為竹箭。以加于坎。敗獵即鹿之象也。內互坤。變為坎。合平原而即險阻。獸藏伏而莫獲。知无虞師鄉導而遭訶譴。非時而犯厲禁故也。惟乃誰字。

傳寫之謬。君子知幾。舍去以免僂辱。往則蒙其羞吝。

六四 三三 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兩儀既立。萬物乃生。故乾坤之後。屯蒙繼焉。震為天地長男。待配對而後生物。六二動之太早。故少長非匹。六四動及其時。故求婚媾无不利。震動于內。四變為兌。說以應之。故也。往求婚媾。必以車馬迎之。故曰乘馬班如。九五 三三 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屯外三爻。萬彙已達。所恃雲雨以為潤澤。今坎體變動。失其利澤之德。故有屯膏之象。膏其所施。動之不善者也。賤者膏施。以豐財貴者膏施。則失眾。故曰小貞吉大貞凶。

貞凶坎何以稱膏。坎為水。為血。膏者豕脂。亦血類也。

上六 三三 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處屯之時。理必求濟。濟屯莫若車馬。六二之動。險方在前。雖有乘馬。未必可恃。是以屯遭。上六之動。處險而窮。屯艱尤甚。是以泣血。

三三 艮上坎下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內坎為泉。外艮為山。泉出山下。其流甚微。積流不已。為谿。為谷。遂成江河。有童蒙積學以成大人之象。故曰蒙。

亨蒙之為道貴求其通若不汲汲以自求終昏蒙矣故曰童蒙求我尚就學也蒙本昏闇疑而就筮故告以決之告而弗諭至于再三其蒙極矣不足告之矣

初六 蒙卦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蒙本昏愚觸境多舛在下而動是小民无知犯法之象然在上者讀法懸象昭彰可曉豫以過其不肖之心使无陷于罪蓋是乃發蒙之道故曰利用刑人用說桎梏蓋言律令既設人所畏刑期于无刑桎梏可勿用矣若知法故犯敢動非理刑必及之能无吝乎

九二 蒙卦吉納婦吉无克家

蒙下吉字疑衍

蒙莫蒙於婦女九二蒙動於內婦姑勃誨之象處蒙貴乎含忍古人家翁所以欲其癡且聾也若小過不忍積怨生嗔慈愛日以薄矣故曰包蒙納婦吉翁姑包蒙所以廣慈子克乎家所以隆孝克之為言猶克已也

六三 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初乃民庶之蒙二則婦姑之蒙此則男女之蒙蒙生于穉今六三之動穉者壯矣坎變為巽巽為長女而遇火男血氣方剛不无人道之感非禮而合男女兩失之亦何利之有哉

六四 困蒙吝

六五 蒙卦道蒙吉

蒙昧于下恃在上者有以啓導之然必因材而施循循善誘斯可矣今六四艮變為離離為目為火明莫盛焉坎為水為溝瀆暗莫甚焉以明督暗強其所未能雜施而不遜蒙者困矣故曰困蒙吝六五變巽巽為風坎為水風行水上渙然成文蒙者安其學而親其師故曰童蒙吉

上九 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上九以愚蒙之極抗命于外坎則剛中設險擊而取之故不利為寇而利禦寇

象上乾下

需有孚光亨當作元亨貞吉利涉大川

坎險在前為江河乾剛健以乘之中无震巽之木難以馮涉故必需于水次有志於必濟不患无舟故曰有孚元亨貞吉需濟之道非一端而大川為尤急故言利涉大川

初九 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九二 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九三 需于泥致寇至

國門之外有郊郊外有川初九去坎遠舟未可通故

利用恒恒者造舟為梁以通往來者也九二之動漸近坎矣涯涘必決故曰需于沙內互兌為口舌今乾體變離水火相遇不能勿害故小有言水在火上既濟之象是以終吉九三之動臨坎而犯險矣乾屈其剛而之充潔躁以自陷故有需泥致寇之象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需以有待為義濟之需舟旱之需雨病之需醫皆需也此六四需于血者以病言也外坎為病內乾為金玉以

易象

九

乾乘坎六四變兌允為毀折鍼砭決病之象血去場出矣人體中之穴三百六十有五良醫按病刺穴血則百脉流通九五坎體變坤險者即平病者即愈去鍼砭而事酒食兩爻象同故互文以見意上六之動坎變為巽巽性反復病之困極莫愈者也言入于穴承上交需血而省文也不言血出未見其病之能已也巽為木於坎則舟矣舟自外來需者獲濟乾體三陽未動而遊近得舟故曰不速之客三人來一主一賓猶懼禮儀之或愆况三客乎故戒以敬之欲其勿德色于人驕慢以又高也

乾上坎下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天行向在水行向左天以自然而運有公道焉水以依勢而流有私道焉公私不並立故天水違行而訟成焉方訟之時不能勿惕于中已決則是非定而所惕平矣若謂訟枯終以狂為直必求勝人凶之道也有訟必決之於上故利見大人坎為江河乾為濟者乾志在西而坎趨東逆流犯險必多凶危故不利涉大川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无眚

易象

十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方訟之初怨隙未深動而得允允為毀折應時解散之象故曰不永所事允為口舌故小費辭辭費意通各得利益是以終吉夫與乾訟者坎也坎以剛中故能成訟今九二變坤險者平矣隱者露矣在下之坎理屈詞窮故不克訟而歸其逋逃以待命罪人既得其他在有所矣故其邑人三百无眚以下訟上故有是象君臣无訟故也六三之動念心已衰變而為巽巽風也行于坎上足以迴流而逆行合坎之險從乾之正知悔禍矣不著其象而曰食舊德貞厲者戒其當敗過也食如上惟

洛食之食坎志東行是其舊德風軌而西以從乎乾其德新矣吉之道也若食其逆志以違乾雖貞亦厲矣乾為君王剛健中正坎革其德以從事无敢師心以速愆故又有或從王事无成之占

九四 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九五 訟元吉

上九 或錫鞶帶終朝三褫之

乾以剛正乃能決坎之邪九四乾變為巽柔而不果故不克訟枉直未辨故復待命以求其決渝變所安斯貞吉矣九五之動乾變為離剛而能明洞見情偽是以元

易象一

十一

吉訟至是而止矣乃今上九持其器頑之志猶倔強不服求必勝焉終訟無休非凶德乎設令因是而獲命服且將為眾所奪不足為榮况訟之未必有所獲哉

坤上坎下

師貞丈人吉无咎 李鼎祚本 作大人吉

師者眾也一陽居中而帥五陰用兵征討之象坤眾在前坎車在後大將居中權以運籌策士卒无不聽其命也五者君位二者臣位民眾非臣所得而制唯推轂分闔得暫制之用師而討不庭故曰師貞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任非其人適足毒民必大德神武而不殺者乃獲

其吉而无咎故曰大人吉无咎

初六 師出以律否臧凶

九二 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六三 師或輿尸凶

師之貞在將帥初爻出師之始坎變為兌為口舌號令之象誓師者三令而五申之法律嚴明乃克有濟故曰師出以律始焉不肅眾亦不足用矣九二坎變為坤以剛武之威執謙和之德樂與士卒同其甘苦人將効命往无不克故有王三錫命之褒夫師之道以寡御眾號令貴一者也六三之動坎變為巽三三其令進止疑

易象一

十一

惑主帥偏裨謀不相協故有師或輿尸之象是凶道也安得功乎輿之誦眾尸之誦主非以車載尸也

六四 師左次无咎

六五 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上六 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貞為主帥悔為士卒四方遇敵坤變為震士卒震驚之象用兵者尚右而禁驚擾今而驚動知左次以避敵人之鋒也六五正與敵遇坤體變坎偏裨督戰于外也取類田獵以為象但有禽獲而已志在于必克也然深入敵師懼有誘致亦當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血氣之勇未

足恃也。故又戒以長子帥師，則可致勝。弟子與，必以寡謀而致敗矣。上六居師之終，振旅飲至之時也。既已克敵，必當論功行賞。胙土分珪，承家開國，皆大君之事。小人得此無德，以堪之，勿用焉，其可也。

三三 坎上坤下

比吉原筮，无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輔也。一陽當尊而統五陰，君臣相輔以臨天下，故曰比。吉言天下至大，非一人可治，必立諸侯卿士以佐助之也。卦象尊盛非常，人所敢當，故必推原所筮之事而後語之。若能大永于正，則无咎矣。不寧方來，言震驚之

易象一

象欲求王者皆來歸附之也。後夫之凶，戒懷貳心者也。

初六 三三 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詢有他吉。此上有

上下同心，遠近一德，而後成比。當比之初，坤眾震驚于下，由去上既遠，情志未通，故宜在上者比而撫之，羣疑解而眾志定，比者固矣。坎水非土，莫之奉；坤土非水，莫之澤。今坤變震，上虛下剛，土鼓之象，以之奉水，其比愈密，苟能上下相孚，終獲盈缶之福，不徒驚者自定而已。

六二 三三 比之自內貞吉

六三 三三 比之匪人

六四 三三 外比之貞吉

卦有貞悔，貞體為內，悔體為外。六二之動，坤變為坎，上下同德，良弼賢輔，佐助于內，故曰比之自內。比非其正，則禍亂之萌，故尚貞吉。六四變兌澤，以下及四，為公侯天子當陽，諸侯奉職，四方之象，故曰外比之。唯六三居民之上，則驕處君之下，則慢動，非其正比之賊也。

九五 三三 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比以九五一爻統攝羣陰，天子當陽，諸侯北面之象，今坎變為坤，屈其尊，顯以自比于臣民之間，唯狩獵之時為然。王者巡狩，諸侯來朝，必有收獵之舉，志在講武，不在多獲。故禽之前去者，舍而不取，坤有鎮靜之德，雖舉

易象一

大眾无所驚擾，故所狩之邑人無誡心。

上六 三三 比之无首，凶。

當比之終，君位已正，臣民附從，上六乃以一陰，崛強於外，僭竊妄動，懷无君之心，相比為非，凶之道也。

易象卷一終

周易象通卷之二

南州朱謀壘鬱儀甫撰

三三巽上乾下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小者陰也畜者積也陽道貴陰道富必有畜積乃至豐

厚故曰小畜亨陰在天上雲合之象巽卦為風風能散

雲故有密雲不雨之象內互兌為西方是閭闔之風善

解積陰者也故知自我西郊

初九三三復自道何其咎

九二三三牽復吉

九三三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此貞卦三爻畜而在下有畜牧之道故以駒犢取象初

爻駒犢始生隨其父母往來自恣未受羈勒故曰復自

道九二之動駒犢已成始受妻曳而教擾之故曰牽復

九三畜始服駕乾變為兌乾體圓而運輪輻象也兌為

毀折故知輿說其輻畜小不勝其任是以有此象耳乾

為夫巽為妻今乾動而得兌兌為少女則妾矣妾嬖于

內妻遠于外以賤防貴以少陵長能無怨乎故知反目

六四三三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陰雲在天蔽翳日月決而去之光耀乃復六四之動巽

陰解散故取鍼砭決病出血以為象外互離為大腹陰

沈滯而作病也乾金乘離而兌決之故曰血去惕出

九五三三有孚學如富以其鄰

九五之動所畜已厚其施必廣在天則雨澤被九州在

人則資財濟鄰里故有學如富以其鄰之象云學如者

言在掌握必得之義巽變艮艮為手為指故也

上九三三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小畜之極巽變為坎所畜彌豐於雲則既雨矣致積貴

財亦既饒厚可以處矣畜盛必散唯有德者乃克保其

所有故曰尚德載同雲蔽日有陰无陽夫死之象故曰

婦貞厲坎月也其體常缺畜之之極其光乃盈故日月

幾望乾健而往坎陷在前是以征凶

三三乾上兌下

履虎尾不噬人亨

乾為天為君父尊莫盛焉兌為少女為宮妾宦寺卑莫

甚焉以卑奉尊猶履履而奉足自然之分也但當敬慎

遜順勿敢違逆以取咎如躡虎後而行不為所噬則亨

矣乾位西北星當奎婁白虎之尾故曰履虎尾

初九三三素履往无咎

九二三三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六三三三三耿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噬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初爻卑下庶民之象兌變為坎坎勞卦也庶民服勤乃其分所當然故曰素履往无咎二為士人安乎貧賤講學脩德遯居山林不見是而无悶故曰幽人貞吉內互變艮外互為巽艮山巽木故有山林之象履能辨上下定尊卑者以之一陰柔順承乎乾也今六三兌變為乾愚而自用賤而自專故有眈視跛履之象犯分妄動故有履虎遭噬之凶此武人剛愎恃戾所以見治于大君矣乾履尊位剛中而正其失在兌故有是象

九四三三三履虎尾愬愬終吉

九五三三三夬履貞厲

上九三三三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此三爻者以乾臨兌而言九四逼近于下易以狎齷狎翫之積則怠慢生焉今乾體變巽使令之始必嚴立其防則免怨望不遜之禍故曰履虎尾愬愬終吉欲在上者毋褻威也小人機巧逢迎要求寵幸以竊威福恃在上者有以察之九五變離剛而能明故曰夬履貞斷也然我之怠心易生彼之便佞難變一墮其術悔不可追是以雖貞猶厲上九高而在上動見觀瞻故曰視履貞變為兌剛中而和說以御下百祥集焉是以元吉

三三三坤上乾下

泰小往大來吉亨

陰陽二氣相為消長陽進則陰退陰長則陽消泰卦三陽處下其勢日長肅殺之陰其勢日消故曰小往大來生理既暢物性咸遂是以吉亨

初九三三三拔茅句茹以其彙句征吉彙即

方泰之初草木奮生勾萌畢作乾變為巽巽為草木自乾而萃其性剛健凡草木萌芽先屈後伸唯茅性剛猛刺土直出故曰拔茅言茅莖挺拔于土也茅莖堅銳有似彙彙之發故曰茹以其彙志決力強是以征吉

九二三三三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乾變為離離為文明草木於是賁乎土矣翠秀蔚起陳根畢覆故曰包荒內互坎為江河離為大腹離游坎中匏舟之象徒涉必繫匏瓜故用馮河往无不濟處泰之時然耳陽和被物无幽不達故不遐遺根莖既吐枝葉咸生物物於是乎相見矣故曰朋亡得筮者得此求无不遂但戒過舉以快意故曰尚于中行

九三三三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泰之所以能吉亨者恃陽健于內也三與四接變剛為

柔陽氣若為陰所折闕而中餒者聖人扶陽抑陰故不著其象而激詞以獎進之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言造化廣大氣機難齊孰有平而不少陂隨者乎孰有往而不一顧復者乎今乾體剛中泰道已判雖少有折闕之艱貞而勿悔自可无咎又何憂恤之有哉誠守其孚不徒健志必行且于食有後福所以欲豔之者至矣

六四 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六五 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上六 城復于隍勿用 師自邑告命 貞吝

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天地交而成泰此悔卦三爻在上

之陰也陰无久據陽位之理六四變震震為飛鳥雖能冲天終當下集故有翩翩之象坤為富積而至四財貨豐矣坤土在高而震動焉財散之象故曰不富五六與四相隣四既震動五六從焉故知富以其鄰陰復其所去危即安故曰不戒以孚坤土也處上六孤高之地則城也高危而變動失常故有城復于隍之象設險所以禦侮今失其險動之不善者也故曰勿用坤為眾為師乾為君為邑出師于外而猶內顧以稟命于邑失閭外之寄是以貞吝唯六五動得乎中陰自上而下降有帝乙歸妹之象貴而下賤祉莫盛焉是以元吉

乾上坤下

否之匪人 匪人三字衍 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天氣下降地氣上通萬物發生是以成泰今天氣不降

地氣不升兩儀閉塞生意摧謝是以成否此賢哲隱避

群小進用之世故不利君子貞

初六 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六二 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三 包羞

方否閉之初臣子不能忘情于君父動以求進觀在上者之一悟也故亦有拔茅茹彙之象能貞而不變無不

吉亨之理矣六二變坎天水違行上下異德否道成矣坎為矯輮屈已從人之象故曰包承夫君子難進而易退者也上既剛傲以拂諫君子唯有奉身而去耳若乃貪位慕祿違時于進此六三所以包羞皆小人之吉也豈君子所謂亨哉

九四 有命无咎疇離祉

九五 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上九 傾否先否後喜

上以剛愎違諫故成否今九四變巽巽為風為號令悔過罪已之象故曰有命无咎夫能悔過以下匡救之命

其否濟矣。疇類有不蒙其福哉。九五乾剛變離。克已反正。否極而圖泰者也。故其象爲伏否。大人吉。言大德之人。厭亂思治。乃能克定禍亂。兢兢業業。如恐敗亡之將及。故復繫之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敬慎之至矣。坤爲牛。外互坎爲微纆。所以繫牛也。外離爲科上槁。知所繫者。苞桑也。柔雖堅韌。恃苞桑則柔。穉無取戒之也。上九處否之極。草木黃落。理勢危殆。故曰傾否。然而剝復相代。榮瘁相乘。不有所傾。何以著其再新之化。今日否傾。知明日之爲泰矣。故曰先否後喜。乾剛在上。木枝槁也。動而爲旻。旻折之象。故知其傾。

易象二

三三乾上離下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乾爲君。尊而在上。離爲明德之士。卑而在野。同德相求。成湯之于莘。野。武丁之于版築。是其象也。故曰同人于野。亨。乾健于外。離虛以載之。故利涉大川。同非其人。必致後患。故利君子貞。

初九三三同人于門。无咎。

六二三三同人于宗。吝。

九三三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上下一德。故各同人。六爻之動。其德異矣。初九同人于

門。是家庭之內。父子有異德也。六二同人于宗。是族類之中。少長有異德也。乾在上。爲君。有父道。焉。有長道。焉。離在下。居卑。有子象。焉。有少象。焉。父子情親。雖暫異而終同。是以无咎。宗黨情疎。頗難合。而易離一或乖違。不無吝矣。九三之動。在下者。終於乖戾。積猜構。嫌。理至相害。非但吝而已矣。離爲甲兵。動而爲震。雀。羣之象。可以伏藏。故曰伏戎于莽。自二以上。互體爲艮。高山之象。乾無失德。而處高陵。離情狡黠。畢露于下。雖欲害。乾終不獲逞。故曰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易象二

九四三三乘其墉。弗克攻。吉。

九四內互變坎。坎險在外。城墉之象也。外卦變巽。巽木。臨城衝車。雲梯。象也。內有明德。而乾動失其剛理。屈勢。緩。故不克攻。

九五三三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外互爲兌。兌爲口舌。五動得中。始雖異。而終同。故曰先號咷而後笑。蓋在上之乾。欲同于離。未同。則號咷以求之。既同。則笑悅而自喜矣。此自顯賢求士言之也。理象至順。即用大師者。且當講解無事于戰。故有大師克相遇之象。蓋兩離相遇。自同人而動。又何戰乎。

上九三三同人于郊。无悔。

猶歎于早簣土以求崇高故曰歎謙是君子自牧之道也。內互坎為江河離為匏舟故曰用涉大川吉。六二變巽為不果內互得兌為口舌為高山者獨力未能有成故鳴儔嘯侶以助之所鳴而正占斯吉矣。九三變坤坤為土而三為山顛不自滿假雖功成而不伐故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斯盛德事也。唯君子為能然。

六四 無不利 撝謙

六五 不富以其鄰 利用侵伐 无不利

上六 鳴謙 利用行師 征邑國

艮高而尊坤卑而賤今艮處坤下以貴下賤大得民心

易象二

得民心者其眾可用故謙外三爻皆以用眾為象明謙以得眾之効也。艮為手坤為眾六四變震震為足艮居內而指撝坤眾聽命而趨走故无不利。六五變坎為山者於是乎成其九仞之功矣。土積則雲雨興焉坎為雲雨勢必下降故曰不富以其鄰內互坎險外互離虛以險擊虛故利侵伐。上六居謙之極不宜變動今變為艮而曰鳴謙履危思懼鳴儔以求助也。外互震為善鳴故二與六皆有鳴謙之象內安外危故利行師。

震上坤下

豫利建侯行師

雷出地而為豫雷者天地長子號令萬物者也雷出則萬物以生雷入則萬物以死今雷出地上萬物欣欣向榮故名曰豫四為公侯一陽居之群陰恃以無恐故利建侯行師。

初六 鳴豫 凶

六二 介于石 不終日 貞吉

六三 盱豫 悔 遲 有悔

凡人莫不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故豫內三爻皆以宴安致戒欲其豫為防患以遠凶悔初六坤以安靜而變震動內互為門外震為樓夜象也當夜而譁動于內非有

易象二

外患必有內訌故曰鳴豫凶。六二變坎坎為隱伏于內內互艮為石自坤文而來知其為璞玉也。良玉隱于石中畔然有介明者識而鑿之舍石取玉事理易彰故曰介于石不終日君子知微知彰其所以別是非擇禍福者亦猶是矣。決去取于俄頃又何終日之有乎。豫之內互為艮門也六三今變為艮重門也震豫外鳴以儆非常艮又為狗內盱以防非類故其象為盱豫夜中有警亟宜內悔其所不備若遲疑怠緩必有後悔之失矣。

九四 由豫 大有得 勿疑 朋 盍 簪

九五 貞 疾 恒 不死

上六 冥豫成有渝无咎

豫之內卦三爻夜中重門擊柝事也故動則有警此外三爻則平旦豫樂事也九四變坤柝撤門啓在內者出在外者入有求斯得有取斯應故曰由豫大有得豫性多疑此非當防之時故示以勿疑內坤衆也外變坤亦衆也同類相聚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故曰朋盍簪六五變兌于時日中門猶未啟知其人之疾矣兌為醫巫方自外來內卦安靜无變故知貞疾恒不死上六之動日方向夕而遂閉門居內暗於備豫之理故曰冥豫處豫之極是其過慎非有失也能渝變其成何咎之有哉

易象

三

易象通卷之一終

周易象通卷之三

南州朱謀埠撰儀甫撰

隨元亨利貞无咎

震為長男兌為少女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震下于兌男求女也震動于內兌以說應夫婦相從之象故命曰隨夫婦者人倫之始今男女相隨是以元亨苟合不以禮則瀆亂所由興矣故曰利貞无咎

初九 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六二 係小子失丈夫

六三 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婚媾之道貴乎正始古有媒氏之官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中春令會男女初九之動曰官有渝戒私奔也求婚貴早則得其匹故曰出門交有功內卦震為長男內互艮為少男六二互體變離離為筐篚筐篚納自少男故係小子六三約象變離離為自長男故係丈夫內互艮變為巽巽為近利市三倍上逼于兌故曰隨有求得巽近非正故利居貞

九四 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五 孚于嘉吉

九五 孚于嘉吉

九五 孚于嘉吉

九五 孚于嘉吉

九五 孚于嘉吉

九五 孚于嘉吉

九五 孚于嘉吉

九五 孚于嘉吉

九五 孚于嘉吉

九五 孚于嘉吉

九五 孚于嘉吉

上六三三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然必六禮漸具乃可以行九四
逼近于震動失之柔不復擇禮唯所獲者則隨而妻之
故曰隨有獲野合非禮是以貞凶尤五兌動得中男來
女往嘉禮相接隨道成矣故曰孚于嘉吉上六居隨之
終動失之剛有亡羊而加係維之象兌為羊其性剛狠
不隨人後必拘係而順驅之故曰乃從維之兌為西左
內互為山上六變乾則君國者望祀名山之象故又曰
王用亨于西山

三三艮上巽下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巽為木艮為山木實成熟墮于山下理須潰壞潰壞已
極還當甲圻而生終而復始生理暢遂故知元亨犯險
獲濟故利涉川甲者十日之始蠱則已壞而更圖始者
也故往有事皆利用甲或先或後不得違于甲之三日
所以應其造始之義也內巽為市三倍故言三日

初六三三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九二三三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三三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果隕還生嗣續之象故六爻取類于父子以明之夫蠱

主于巽巽木在內則家事也或以柔變剛或以剛為柔

因事制宜以矯其失是為幹蠱初六當蠱之始事未大
壞易於拯救故有子能任厥考可无大過九二家道方
蠱大嘗持據當此之時任權反正未可牽於執一之禮
故曰不可貞初言父二言母者互文以備意也九三變
坎坎為矯矯是幹蠱者矯枉過中於心不能无悔然以
剛之柔遜順不道故无大咎

六四三三裕父之蠱往見吝

六五三三幹父之蠱用譽

父子一體緩急相濟苟有幹正于內不足彰露于外孝

子之道也六四變離坐視于外世世自寬不以幹蠱為
急故曰裕父之蠱動失其道故曰往見吝六五動得乎
中與二相應非唯幹父之蠱且復施美譽于其父克蓋
前譽多矣故曰幹父之蠱用譽

上九三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蠱以有事為志故其動也汲汲以幹正之上九蠱壞已
極不可復救故舍父子而以君臣之義斷焉蓋父子天
性也雖知壞極无有棄而不幹之理在君與臣亦然唯
高尚之人明哲保身見亂斯去事雖壞極彼若不聞故
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二陽自內而升萬物將泰陽日以長陰日以消故知元亨陽少陰多易為物所移奪是以利貞臨之為義居上臨下而其爻象則又自下侵上也殷正建丑二陽之月人君於是乎視朔而聽政萬方於是乎稟命而來王古之臨兆民者若朽索之馭六馬如此其危也臨與遜對逾遜而否至矣否於殷正則八月也故云至于八月有凶聖人於未泰之時已憂其將否此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之意戒慎之詞也

初九 咸臨貞吉

九二 咸臨吉无不利

六三 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兌澤在下庶民也坤土在上官師也澤無隄防則泛濫為害民無法制則驕僭為非故布今敷教欲其周備詳悉初九九二皆以剛變柔所臨之民咸奉化率教无一梗吾今者故皆有咸臨之象六三以柔變剛勢將逼上履霜堅冰慎之在早故必苦加防範以折遏其邪心乃獲无咎若縱其所欲甘以悅之下將不可復制上將受其陵偏亦何利之有哉

六四 至臨无咎

六五 知臨大君之宜吉

上六 敦臨吉无咎

內三爻以所臨之民為象此三爻以所臨之位為近於下官師稍卑者也五位正中官師最尊者也窮鄉僻邑必身親臨之民隱乃達故六四為至臨夫能職守勤勞勿怠又何咎乎坤臣也六五動而之剛剛獻智足以有臨故曰知臨是大臣正位宣其政令作君股肱耳目非大君之所宜任乎上六敦臨臨之終也凡人莫不始勤終怠是以全德其寡今於其終而加意焉

亦何咎之有哉坤體本柔今動則為剛足以有為故臨外三爻皆吉而无咎

巽上坤下

觀盥而不薦有孚顛若

巽為木坤為地植木於地所以表觀或議疆界或揆月景皆觀也觀望之效莫大於敬敬之所感莫若祭祀觀卦四陰在下於時則建酉之月也古者始殺而嘗將登黍稷必薦祖先示民追遠報本也有牲曰祭無牲曰薦無牲似嫌於禮薄然祭之道貴誠不貴物故觀感者於盥不於薦苟誠敬弗至禮意衰薄雖三牲五鼎在前何

足觀乎。上巽為風。風能動物。下坤為衆。因風而感。故曰有孚顛若。聖人神道設教。其感人者深矣。

初六 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六二 闕觀利女貞

六三 觀我生進退

蒙然無識之謂童。童觀初六地位卑下。去上最遠。雖隨衆仰觀。初無所得。故曰童觀。六二去上稍近。隔於艮之門闕。所見彷彿而未審。故曰闕觀。內坤變坎。坎為盜以闕內穿窬鑽穴之象。故利女貞。六三居坤衆之首。正與上接。所觀審矣。君之賢否時之治亂。瞭然可知。治則進。亂則退。唯觀我生之時。何如耳。故曰觀我生進退。

六四 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巽變乾。乾為君。以臨坤。坤為臣。以奉乾。上下肅穆。濟濟皇皇。威儀可觀。故曰觀國之光。君君臣臣。世方回治。故利用賓于王。

九五 觀我生君子无咎

上九 觀其生君子无咎

五為君位。一舉一措。民具爾瞻。深乎其可畏也。君子處之。僅可无咎。蓋九五動。失其剛。有剝落之象。故耳。上九

以巽變坎。坎為矯輮。以加巽木。而臨制于五。是師保阿衡之任也。雖至尊者。亦仰觀而受桀。不獨觀在下矣。五以位見。觀此以道見。觀其生也。天下安危。係焉。望高責重。能無懼乎。故唯君子居之。乃獲无咎。

離上震下

噬嗑亨利用獄

噬者。齒決物也。嗑者。上下齒相合也。食之梗於口者。必決絕之。初上二爻。口象也。三陰爻者。齒象也。其中一陽。則所噬之物也。噬而決之。則食無所梗。故亨。國之梗。吾化者。亦宜噬而去之。故利用獄。

初九 履校滅趾无咎

六二 噬膚滅鼻无咎

六三 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九四 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六五 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上九 何校滅耳凶

噬嗑六爻。皆以用獄為象。初九上九之校。用獄具也。二三四五之噬。求獄情也。不有嚴刑。則狡情莫得。情有淺深。求有難易。二三在下。卑者之獄。近于易決。噬膚噬肺。喻其噬之柔而決之易也。四五在上。八議之獄。近于難

決云噬乾肉喻其噬之剛而決之難也外互坎為豕膚者豕腹之腴也腊者晞於陽而未乾之肉也乾肺則脯脩之薄者乾肉則脯脩之厚者膚柔濡而易噬腊則稍強矣乾肺乾肉者腊之日久則又強矣初言滅趾校在足也繼言滅鼻校在手也械手者每食之時手必擁其鼻二不言校省文也內震為足內互艮為手初變在震故知屢校滅趾二變在艮故知手校滅鼻四五言金金作贖刑也禮刑不上大夫有罪則罰金使贖之金矢者銅鐵之金可為矢鏃者也黃金則兼金矣六五爵尊故可致黃金四則爵位稍卑視力所可致者罰之不必其

易象主 六 黃金也上九獄成罪極情無所逃是以何校滅耳校至滅耳械在首矣能無凶乎

艮上離下

賁亨小利有攸往小字誤當作不

艮為山為石離為日為火今日在山下既夕之象也夕則幽暗無覩聖人鑄燧出火以繼其光文明著矣故名曰賁火之所濟者廣故曰賁亨火之利用在夜夜不可以有事故不利有攸往

初九 賁其趾舍車而徒

六二 賁其須

九三 賁如濡如永貞吉

離以文明潛處山下君子脩德龍訟之象初九時未可出故雖賁飾所履寧安貧賤舍車馬而徒行六二以離變乾文明而加剛健才堪濟世上之所須於我者賁然飾矣故曰賁其須九三以離變震賁其須者益加飾矣德業昭彰濡然有光澤矣君子於斯時也持難進之心守不悶之操得時乃駕毋汲汲以求售故曰永貞吉

六四 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六五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上九 賁无吝

易象主 九 內三爻其處也外三爻其出也五則應聘而起出當其時者也四則動之易而先乎時上則動之難而後乎時賁如皤如急於待飾也白馬翰如急於治行也不得其聘而汲汲以自求安所得嘉偶乎故又係之曰匪寇婚媾

購六五以柔變剛下與二應巽以求離故有束帛賁于丘園之象君子以道自重束帛為輕猶不即起而吝以辭之故曰束帛戔戔吝夫能自重如此豈不終吉者乎上九變坤坤為吝嗇居者過吝其道終於後時坤又為地為白夫其受和白受采苟脩其潔白之德賁將我求終不失其高也又何吝乎

艮上坤下

剝不利有攸往

坤為地艮為山山附地上其宅安矣然山峭則壘崩今

一陽而處至高為五陰之所逼勢不獲安故名其象曰

剝陰主靜陽主動今陽窮於外理不可前故不利攸往

初六 剝牀以足蔑 貞凶

六二 剝牀以辨蔑 貞凶

六三 剝之无咎

六四 剝牀以膚

艮之託地類夫牀之安吾身也牀宜鎮靜不遷今坤體

變動於下牀覆而身墮矣蔑者材力弱小之名初六之

剝以牀足蔑弱而致變也六二當牀之第以牀幹蔑弱

而致變也故占詞皆曰貞凶六三處第之上則牀簣矣

撤易其簣以致其安非有隕越之患故曰剝之无咎六

四之動艮體自剝於牀而傷其膚非牀過矣故曰剝牀

以膚凶夫無故而剝牀苟非驚迫則篤疾矣安得不凶

六五 貫魚以宮人寵 无不利

五為君位六則后妃柔變而得剛是后妃與君相遇也

下四陰則眾妾也君御于牀后妃統其眾妾以次進御

無妬忌專寵之心故曰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貫魚之

云猶云魚貫而進也卦變巽巽為魚群陰次列于下

秩然有序若漁者以楊柳貫魚首也

上九 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艮之上爻其位已危今復變動理必摧隕艮為果茲上

則木末去人最遠故為碩果果之大者其仁必成過於

成熟則腐落不可復食果隕得土還當發生故有君子

得輿之象以其履危而獲安也不仁之人一犯險艱身

各俱敗猶果摧落祇有腐朽而已故曰小人剥廬

坤上震下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及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復者萬物發生還復其舊也坤為土震為專為反生震

動於內觸土而出莫之或遏故曰復亨勾萌既奮託根

於土一出入自然順理故曰出入无疾一陽疑於稱

弱不克前進然五陰漸消一陽漸長朋類方來我助故

勉之曰朋來无咎貴陽賤陰好生惡殺天之道也氣機

默運循環无端尋復其初故曰及復其道歷法暮三百

六旬有六日而氣朔一周至第七日歲氣更始故曰七

日來復陽剛始事勇於前進可以有為故利有攸往

初九 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六二 休復吉

六三 頻復 厲无咎

六四 中行獨復

六五 敦復无悔

失其所安者乃後志於求復初爻一陽卦之主也自五以下皆求復者也初九未出戶庭所失不遠易於追悔是以元吉六二則行者稍遠足勞而求息矣於是而悔心生焉則其復也不差易為力乎故曰休復吉六三去初則彌遠矣其求復也不免困苦而頻感矣苟知當悔勉力以濟其志又何咎乎六四旅于四陰之中獨能變而為陽故曰中行獨復此得失兩途之際也往則失還

則得唯人所行故不著吉凶之占六五去初則最遠矣去上則最近矣悔悟之士於此加意策勵勿憚其遠而求復焉庶幾無後日之悔也故曰敦復无咎二變為澤行者渴而求飲故有休復之象三變為離外互為坎離為輓舟以涉坎水不無顛感故有頻復之象上六迷途在外顛冥妄行不求復者也由其不辨是非至于十年不克征

上六迷途在外顛冥妄行不求復者也由其不辨是非不知禍福中心无悔是以終迷迷惑之人所行乖戾上致天災下構人禍以故行師則必敗而辱國且有喪亡

之凶雖蓄積兵力至于十年猶不克報極言不改過者患至此其深也大居五上師保之位故曰以其國君凶以者逮及之義五柔六剛君反見制於臣晉之桓温拜表輒行卒致枋頭敗屢正此謂矣復卦本以震木入土蠱而復生為象種木者常求用于十年之外此爻在上則碩果也迷而不復生理未涯故云十年不克征以木之才用而占之

易象通卷之三終

南州朱謀埠鬱儀甫撰

☰☳ 乾上震下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者。内自誠實。无所虧歎之名也。震為雷。乾為天。雷以二月出。八月入。出則萬物並作。入則萬寶告成。今天高氣清。雷伏於地。物皆受其正命。以成性。是以元亨。藏器待時。毋為物誘。是以利貞。夫能各正性命。以嗣續其生生之理者。内自誠也。苟或不誠。則匪天命之正。雖偽以欺人。終獲眚矣。如是則憂患不暇。又安可以行乎。

初九 无妄往吉

六二 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六三 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物之无妄莫如草木。草木之貴莫如黍稷。故春稼于田。秋穡於廩。百穀各以其類而成實焉。由无妄也。初九震為反生。變而得坤。始稼之象。是以往吉。必无妄而後吉。者穀未成。仁雖種亦不生也。六二變兌。兌為剛。剛不宜。黍稷故有不耕穫不菑畲之象。動而剛中。利有攸往。惟稼穡之事。則否耳。六三變離。離為日。為火。又為乾。槁稼而遭旱之象也。故曰无妄之災。非黍稷之妄。乃不幸遭

禍耳。或繫之牛。无所用其力也。行人之得商旅轉糴而獲利也。邑人之災。居者苦鄰之閉糴也。二為田疇。牛所有事。今在於三牛。用廢矣。故有繫牛之象。外乾剛實行人也。内離空虚。邑人饑乏之象也。

九四 无妄可貞无咎

九五 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上九 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内卦言稼。外卦言穡。九四變巽。穡始成也。九五變離。穡始登也。上九變兌。穡始藏也。巽為命。令黍稷方受西成之氣。以正性命。故曰可貞。離為戈兵。則刈穡之具也。刈

若疾苦乃實所以成稼非穡病也故曰勿藥有喜兌為

毀折為口舌。穡於是乎窮矣。春榆蒸薦及之矣。故行則有眚而无攸利。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畜云者。所畜之大也。山蘊陽氣而為雲雨。石蘊金玉而為寶藏。皂廩畜牛馬。而引重致遠。皆大畜也。畜非所用。雖天無益。是以利貞。畜之貴者。莫尚養賢。故曰不家食。吉。乾健於内。以乘兌澤。外艮為岸。望而可即。故利涉大川。

初九 有厲利已

九二 輿說輾

九三 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

畜之致用於下莫如輿馬乾健而善行則馬象也乾為天其體圓而善運車輪之象也外互震為大塗輿馬之所趨也乾體變動則輪輾毀敗之象也初言有厲而不言說輾二言說輾而不言有厲互文以見意耳云利已者止其動也九三車輾無損而良馬不受羈勒馳逐競前所謂銜際之變是也馬既良矣車既堅矣所以逐者輿衛駕馭之未閑耳苟日閑輿衛豈有不利攸往者乎

易象四

六四 童牛之牯元吉

六五 豮豕之牙吉 豮豕康成作豮豮豕張口而鳴

上九 何天之衢亨

畜之致用於上者莫如牲牢四五皆有離象離為大腹則牛豕也四曰童牛之牯郊祀之牛也五曰豮豕之牙廟祀之豕也四之離在上故知郊牛五之離近下故知廟豕特者福衛之名所以畜牛也五者豕將就執張曰長鳴也此皆備牲於未用之時上九則用牲而郊祀之矣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其精誠所感若有衢路可荷而上致者故曰何天之衢亨

頤 艮上震下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古文頤字作

頤者養也上非祿食不足以養下下非飲食不足以自養此卦外實內虛艮止于上震動于下咀咬之象故名曰頤飲食貴有節制過則傷生是以貞吉艮在上位節制祿食以示下故曰觀頤震動于下日用飲食而已故曰自求口實

初九 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六二 顛頤拂經于丘頤 此頤字疑當作古阜字 征凶

六三 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易象四

六四 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六五 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上九 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此卦爻詞詰屈疑有脫誤不可得詳王輔嗣依其文句而強通之義則近矣象終難求也頤卦外剛內柔介蟲之象故曰靈龜亦以龜能節食自頤而壽也初為龜足今變為剝是靈龜不能自藏出以求食而見剝矣外卦艮為虎豹而變離為目故有虎視眈眈之象夫離體中虛虎則饑矣然猶負隅而居審視而取不以口腹害其生知節故也與靈龜動而見剝者異矣故初九凶而

六四无咎上九為口飲食所由以頤於我者也有節則為我福无節則為我患故曰由頤厲吉

䷚ 兌上巽下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陰陽相濟乃為得中此卦四陽居內以操權二陰在外而无位德過乎剛故名大過巽木也兌剛鹵之土也周禮地官所謂駢剛是也剛土而居木上知其為斃瓦矣上重下弱棟不勝其瓦理必撓屈故曰棟撓知其過重則當往撤以安之故利有攸往明有過之當改也

初六 ䷛ 藉用白茅无咎

大過在初奉口腹者之過美也兌為羊物性過剛者也巽為草木又為白是白茅也巽變乾金而乘兌羊羊以肥美而見卦也牲味之美莫過於羊已卦則惡置諸地故藉用白茅詩所謂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是其類矣承頤卦之後故有此象

九二 ䷛ 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九三 ䷛ 棟撓凶

九四 ䷛ 棟隆吉有它吝

九五 ䷛ 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此四爻者皆陽過於剛動而得陰以濟之九二在內未

嫁之陰故知老夫得其女妻九五在外已嫁之陰故知

老婦得其士夫稊者楊柳之乎也巽為木兌為毀折以

兌加巽折楊之象也楊未乎而折之生意在內則可植

女妻宜男之象也巳華而折之則生意洩盡而難植老

婦不產之象也四損于上則上輕而棟力故知棟隆吉

三損于下則上重而下弱故知棟撓凶

上六 ䷛ 過涉滅頂凶无咎

大過本有澤水滅木之象謂舟重而沈沒于水也夫渡水者深則舟航淺則徒涉此處上交川澤亦既盈矣而猶徒步以涉能无滅其頂乎苟能以為凶而寢其所為

易象四

庶乎其无咎矣

䷛ 坎上坎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坎者阮穿之名坎非為水也坎以空虛受物為水之所歸也水源本發於山遇坎即趨盈科而進故曰習坎有孚无自滿之意有求益之情積裕谷而為川澤積川澤而為江河所就日廣志於德者取法焉故曰維心亨行有尚仲尼時習曾子傳習殆有見於此乎

初六 ䷜ 習坎入于坎窞凶

九二 ䷜ 坎有險求小得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枕古文

外坎水也內坎谿壑也初則谿壑之所注也水泉奔壑實犯危險故知其凶二則谿壑半盈水泉流散者今得歸宿可无蕩失故曰坎有險聚而未盈故曰求小得三

則內坎已盈而外坎之來未已勢將溢而復趨故曰來之坎坎險且沈言方去險獲安將復行而犯險也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內坎者險之所在此則犯險者也險者患難之地四始

易象圖

犯患幽在囹圄之象其犯淺其憂微故酒食納約自牖

以慰問之上六犯患深矣其憂大矣故拘以徽纆坐於

叢棘三歲之久莫能解焉唯九五之動坎變為坤去險

得夷於水則不盈以取行於人則不倖以取禍故得无

咎樽酒簋二飲食之薄者也牖者獄中通食飲之處約

者繫束樽簋以便出入也叢棘謂獄垣也

離上離下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者麗也物相附麗而後成其用也在天為日在地為火火生木石之中必得薪草附著其功乃行凡物相附

貴得其正乃無後艱故曰離利貞亨離卦一陰居於二

陽之中以柔附剛者也陰牝類也離為大腹則又牛之類也物附人而馴擾以致用者莫如牛故又係其象曰

畜牝牛吉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六二黃離元吉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兩離以文明相見賓主象也初為始且賓至之時也戶

屢交錯賓非一人故曰履錯然賓眾則禮儀懼有所不

至故曰敬之无咎二為日中光輝盛滿物被其榮无所

易象圖

偏覆故曰黃離詩所謂我有嘉賓中心好之是其象也

三為日夕情關樂闕驪駒就駕之時也故曰日昃之離

夫酒以成禮不繼以淫日昃而猶羣聚則禮敬廢而荒

淫所由作矣否則必有死喪哭泣之事相聚于此矣故

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皆凶道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此如焚如死如棄如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離火也戰而在下則吉動而炎上則凶九四變艮艮為門闕於是有變突決棟焚之象故曰突如其來焚如也

7 又三下

火焚及門禍无所逃故曰死如棄如五為王公離變乾
乾為君為父又為寒水而寒水知其死矣是王公大
喪之象故曰出涕沱若戚嗟若夫明德相繼國有嗣君
喪盡其哀示民以孝吉之道也上爻為首而離又為甲
兵兩離相當征伐之象上九窮蹙而變震動首動理必
折矣故曰王用出征有嘉折首喜其克敵人也克敵而
得渠魁大衆舉矣豈唯醜類之獲而已哉

三三 兌上艮下

咸亨利貞取女吉

艮為少男兌為少女兩相悅慕有人道之感故命曰咸

亨男女配合以正故利貞

艮下於兌男求乎女也故取

女吉

初六 咸其拇

六二 咸其腓凶居吉

九三 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咸而在下情欲之感也以人道近媾故取物類以為象

初六卑微禽蟲雌雄之感也九三壯盛畜獸牝牡之感

也禽蟲感以其足故曰咸其拇畜獸感以其陰故曰咸

其股執其隨者欲盛情侈不能自制志在於必合也此

鳥獸之行可耳占者得是能无吝乎初爻變離勢必附

三爻變坤理必順從唯二變得巽巽為進退不果故
有咸腓之凶腓者股之垂肉近膝處也牡乘其牝牝怒
以拒之故蹄其腓由二五皆剛不應故也

九四 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九五 咸其脢无悔

上六 咸其輔頰舌

咸而在上義理之感也四爻近下埋欲之念未決以故
憧憧往來子夏所謂二者交戰于胸中是矣夫邪正禍

福各以類應唯吾心所召耳故曰朋從爾思聖人誨人

之詞也九五變震動得其中含情欲而從義理是以无

悔云咸其脢脢者背也憧憧之思已決背下而從上也

上六爻位為口陳說義理感悟愚闇也艮本欲以私情

于兌今兌變乾柔化為剛執禮守正以開諭之故曰咸

其輔頰吉舊文以吉為舌傳寫誤爾

三三 震上巽下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震為長男尊而在上巽為長女卑而處下女治乎內男

治乎外夫妻常久之道故曰恒亨无咎利貞以言內外

各有其職勿相侵也巽又為木震足在上而履之是為

橋梁之象古者造舟為梁以利涉者故曰利有攸往

初六 浚恒貞凶无攸利

九二 悔亡

九三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九四 田无禽

六五 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上六 振恒凶

妻以柔順為道九二變柔又為門闕為手婦在中饋之象故曰悔亡夫以弋獵為事外震為竹弓矢象也九四剛變為柔動失所也弓矢既廢往無所得故知无禽三變為坎坎為中男為盜為通惟薄不脩婦德不謹之象

易象四

故曰或承之羞六五變兌兌為毀折為哭泣夫子死亡之象曰恒其德欲其從一而終勿改節而它適也巽女居内无他故曰婦人吉初上兩爻則以橋梁為象曰浚

恒者橋梁始成而更治之使通舟也曰楫恒者橋梁已

敝而楫柱之使苟完也江河宜於舟楫谿澗利於橋梁

今浚谿澗而廢橋梁違理費功何利之有哉上九恒道

已窮更當圖治楫柱振救皆无益矣

易象通卷之四終

周易象通卷之五

南州朱謀壘儀用撰

遯亨小利貞

陰陽不能兩盛陰進則陽退陰長則陽消猶乎君子小人不並立也一陰為妬二陰為遜至于三陰則為否矣

遜者否之階也小人在内日益親君子在外日益疎明哲保身者豈俟彘成讒構而後求免于禍哉故係之曰

遯亨小利貞以言遜乃亨也二陰用事于内故戒之曰

小利貞欲小人以正自處勿乘勢以害君子耳

初六 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六二 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

九三 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遯之道貴乎勇決此三爻者智識卑下牽於利祿貪

以取禍故取物類以為象艮虎也互體約象皆得巽巽

為近利為進退是虎豹以貪食而見執于人也執之不

力勢必奮逸故執用牛革三在上為虎首初在下為虎

尾曰係遯者虎被係繫奮決其藩也曰遯尾者愚暗尤

甚遯常落後者也九三以艮變坤坤為臣妾而乾以君

德臨之故曰畜臣妾吉

德臨之故曰畜臣妾吉

德臨之故曰畜臣妾吉

德臨之故曰畜臣妾吉

九四 ䷗ 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九五 ䷋ 嘉遯貞吉

上九 ䷠ 肥遯无不利

內艮以見患而後遯故多疾厲此三爻者身處于外見幾而作去危就安是以皆吉九四好遯志尚之篤也九五嘉遯慶喜其得去也上九肥遯則遠與禍遠心廣體胖明哲之所尚也何不利之有哉

䷲ 震上乾下

大壯利貞

雷伏天下而為无妄氣機閉也雷行天上而為大壯氣

機發也大壯四陽浸長剛健而動無有不遂聖人猶繫之曰利貞欲其果于正大以行其壯也

初九 ䷗ 壯于趾征凶有孚

九二 ䷗ 貞吉

九三 ䷗ 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九四 ䷗ 貞吉悔亡藩决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六五 ䷗ 喪羊于易无悔

上六 ䷗ 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大壯者陽氣剛以前進者也物之護前莫如羊故六爻皆以取象乾剛在內則羊也震為竹在外則藩也初爻

為足去藩差遠放逸而前故曰壯于趾九三逼近于震

以乾變兌兌為毀折故曰羝羊觸藩羸其角夫不度理勢妄動取禍此小人之壯也君子豈有是哉九四震變為坤藩離已決羊逸在外大壯之志遂矣故曰貞吉悔亡乾在後為車輪以其圓而運也震在前為馬而變坤又牝馬之貞也故又曰壯于大輿之輹六五變兌羊在藩外剛不可制逸而失之壯之過中者也羊既亡矣何悔之可及哉上六爻位已窮羊雖放逸更不能進其志折抑自沮待執而已唯九二動得乎中羊在藩垣從容自得是以貞吉

䷲ 離上坤下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者進也日自地而上升于天也離為日坤為地地臣道也日君象也坤順在下制節謹度以和其民君日在上而照臨之慶賞之典行矣坤為馬為衆故曰錫馬蕃庶一日之間三見接遇寵之至也

初六 ䷢ 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六二 ䷢ 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六三 ䷢ 衆允悔亡

晉者諸侯進見天子之象日光照耀在下者不敢逆視

天威嚴重有似于此初之摧如二之愁如皆諸侯入覲
自為貶損以待上之黜陟也初去上遠是以罔孚二漸
近矣是以受福云王母者王牧之誤謂郊甸也外互坎
險封疆之象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以勞
之故曰受茲介福于其王牧古牧字作圖與母字相似
而誤耳六三之動益近于王諸侯以其官屬將入覲矣
坤為臣為眾而變艮臣眾於是乎並進矣故曰眾執悔
亡既述其職而盡臣節又何悔之有哉

九四 晉如鼫鼠貞厲

六五 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古者諸侯入覲事畢則有肉袒于廟門之東以待罪天
子辭曰伯父無事歸寧乃拜天子賜侯氏以車服太史
述命加書于服上饗禮乃歸五為君位四與五接天威
不違咫尺肉袒待罪之時也故有晉如鼫鼠之象云鼫
鼠者狀其逡巡畏縮故慎之至也六五變乾君臣正位
王命無事歸寧之時也故曰悔亡失得言无罪悔可加
得奉介珪還歸其國也夫悔者亡矣失者得矣又何憂
恤之有哉

上九 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五之悔亡失得晉道備矣止九无事于晉今之動者牛

引重而晉其角之象也離為牝牛坤為大輿而在牛後
上爻為牛首凡牛力皆在首故曰晉其角離又為甲兵
變為震動而坤眾繼之故曰維用伐邑蓋牛車以載軍
儲甲兵以動大眾故有此象耳

坤上離下

明夷利艱貞

離以大明照燭萬物夕而入地其明乃傷故命地火之
卦曰明夷夫大明既夷幽暗無覩艱難屯蹇莫此為甚
矣然地勢蔽虧明德无損時至晨朝其明復著君子處
患難之世暫用韜晦故利艱貞

易象

五

初九 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
主人有言

六二 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九三 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六四 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明夷者日失其光去明而就昏也諸爻之動皆取禽獵
以明之離者文明之卦於禽則雉也於獸則虎豹也初
九垂翼謂雉被射傷覆地而死也其曰左股曰大首曰
左腹皆即獸體被傷之處而言也古之射禽者皆自左
臑而達右臑指股射首雖傷而未死唯射腹貫心者其

禽立死而可獲。貫心立死者為上殺。貫首者死遲。為中殺。貫股者死最遲矣。是為下殺。六二居下。故知所傷者。下殺之禽也。六四居上。故知所殺者。上殺之禽也。初九夜行遇坎。坎為盜賊。坤為囊橐。而坎奪之。故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離者南方之卦。故曰南狩。三為離首。故知大首。六四互體坎也。坎為心。故曰獲明夷之心。六二獸傷而逸。故拯馬以逐之。六四獸傷立死。故不出門庭。而獲之。皆以意象求之者也。

六三箕子之明夷利貞

商紂昏闇之世。箕子佯狂為奴。以自晦。故曰箕子之明。

易象

六

夷坤為臣象。五則尊位。箕子居父師少師之位。亦臣之最尊者。故明夷六五足以當之。

上六三三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不明者。大明之謂也。地奄日。故明夷。六四六五皆地也。日體雖隱。餘光猶存。今上六居坤之極。又變為山大。明于是晦。暗而為長夜矣。在長夜之中。首事者。志方登。天後時者。勢當入。地理則然耳。

巽上離下

家人利女貞

家人云者。父子同居。巽之象也。初上二爻。為宮垣所。

以居也。五為父。四為母。三為子。二為婦。此則尊卑長幼之序也。巽木為薪。離火為爨。火以化食。木以濟火。此則同居共爨之具也。父子一氣。固無可間。姑婦異姓。易致勃。故曰家人利女貞。蓋家之不和。常由婦。如異德。故耳。姑姑婦婦。各正其道。何不利之有哉。

初九三三閑有家。悔亡。

六二三三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九三三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此三爻。家人之在下者。固子婦之象。亦治內之流道也。初九閑有家者。謹其始也。尊卑有秩。內外有辨。彝倫正。

易象

七

而閨門肅矣。又何悔哉。二婦位也。婦以婉婉為道。柔順為本。今柔變為剛。動欲自遂。不復知有夫子之當從。故戒之曰无攸遂。而誨之曰在中饋。貞吉。三夫位也。夫道宜剛。今九三變而為柔。故誨之曰嗃嗃厲吉。嗃嗃云者。治家嚴毅之謂也。夫不嚴毅。則狎慢之心。易生而孝敬所由弛矣。婦子嘻嘻。狎慢之甚也。其終能无吝乎。

六四三三富家大吉

九五三三王假有家。勿恤吉

上九三三有孚威如。終吉

此三爻。家人之在上者。固父母之象。亦君后之尊位也。

王者以天下為一家。萬民皆其子矣。九五剛變為柔。其克已以脩身者乎。夫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王假有家。此之謂矣。六四尊亞於王。其母儀天下者乎。夫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巽變乾。無非無儀以從其夫。順莫甚焉。和氣致祥。百福所集。與牝鳴家索者異矣。故曰富家大吉。上九於卦體最尊。一家之所瞻視。必誠必敬。乃足儀刑於家國。故曰有孚威如。終吉。

離上允下

睽小事吉

易象五

離為中女。尊而在上。兌為少女。卑而在下。妻妾之象也。妻外而踈。妾內而親。兩情睚眦。是以名睽。離火也。兌澤也。火疑澤之害已。故情睽。離又為目。故也。允專于內。說以上行。故小事吉。

初九 悔亡 喪馬勿逐 自復 見惡人 无咎

九二 遇于巷 无咎

六三 見輿曳 其牛掣其人 且剝无初 有終

九四 睽孤 遇元夫 交孚 厲无咎

六五 悔亡 厥宗噬膚 往何咎

上九 睽孤 見豕負塗 載鬼一車 先張之弧 後說之弧

匪寇婚媾 往遇雨則吉

睽本凶德。能變而反于正。其際合矣。故六爻之動。皆得无咎。睽而在下。僕夫之睽也。允為少賤。僕役之象。離為大腹。牛馬之象。初去離遠。失其控御。所以喪馬。三去離近。牽曳太急。所以掣角。初為足剛。變為柔。無所事。行故勿逐。離體未動。故知自復。方睽之初。怨惡未深。相見則當自釋矣。故利見惡人。无咎。三為面柔。變為剛。故輿曳而牛掣。此僕御之非良也。而剝之。所以示懲。知所懲則知慎終。其所事矣。二在車中。為僕之主。主僕相失。故睽今以剛得柔。是主得其僕矣。故曰遇于巷。巷謂家也。鄭詩叔于田。巷無居人。楚辭伍子失用乎家。街是已。造睽者允也。以睽加人者離也。苟志於睽。合必寡而勢必孤矣。故九四上九皆有睽孤之象。九四近內。夫婦之睽也。上九處外。朋友之睽也。六五居外之中。宗族之睽也。外互坎為中男。四以坎險而為坤順。是其婦反目而夫諭之得解也。故曰遇元夫。上為宗廟。族所聚也。兌為羊。為口舌。五離火也。而變巽是鼎象也。羊而得鼎。知為膚鼎。睽必合。合宗族者。莫如酒食。故曰厥宗噬膚。土九居睽之極。孤而无親。故有豕負塗。鬼車之象。豕負塗。泥人皆趨而避之。鬼在車上。人皆悚而畏之。外互坎為豕。

為滿瀆以離變震震為大塗是承肩塗也內兌為巫主
事神鬼坎為輿而多管是以車而迎神故曰載鬼一車
孤以背怨而後張今上九怨解故說其孤離日而涸兌
澤以燠之象旱極必雨故云往遇雨則吉

三三坎上艮下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蹇象有二以天道言則艮山也坎水也雨水自山趨下
勢必蹇躓得地而蹇息矣故利西南坤位故也以人事
言重坎在外艮止于內是又王侯設險以守其國之象
故卦體以天道而著占六爻以人事而設教

易象五

初六 往蹇來譽

六二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九三 往蹇來反

六四 往蹇來連

九五 大蹇朋來

上六 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處蹇之世非才莫濟初二四皆以柔而之剛強忍果
敢可謂才矣五者君位屈剛為柔撫循其下仁智之君
也二者臣位變柔為剛毅然任事社稷之臣也五有此
德所以朋來二有此才所以匪躬之慎其蹇蹇不濟矣

初六有濟蹇之才未得其位故但有譽二得位矣鞫躬
盡瘁靡事不為故曰蹇蹇三居二上則一國之望也其
所去就國之安危係焉往則蹇莫之濟來則撥亂而反
正矣六四介內外之間足以連合眾志而成濟蹇之功
故曰往蹇來連是畿甸附庸之君也九五則大君矣上
六則在外之大國矣蹇不極則大國可無來援故六四
之動唯連在內之眾以定國耳上六既極其蹇而大國
實來其濟蹇之功不亦碩乎故曰往蹇來碩九五朋來
則并四與六而皆來矣蹇卦內艮為山城象也外坎為
谿隍象也城隍宜得人而守之故往則蹇而來足尚也

易象五

三三震上坎下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雷洩響于上雨滂沛于下天地絪縕之氣於是乎解矣
百果草木感此和氣將甲坼而發生矣物生必託乎土
故利西南生理有序故无所往所者勉強用力之詞也
解志在外宜往不宜于來故曰其來復吉謂却還也解
貴及時而往勿濡滯以取贖故曰攸往夙吉

初六 无咎

九二 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六三 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坎險而為物之害者坎也初爻位卑行淺未能大
害其動易解是以无咎九二位中狡始行矣然以至險
之坎而變為至易之坤狡黠畢露无所復逃故為田獲
三狐之象坎隱伏而善盜故為狐今變坤坤為眾故曰
三狐射狐者震之竹也禮有形矢旅矢皆錫予之物此
云黃矢則射矢也坎失其剛是以舉羣見獲不徒獲狐
且不失矢明其矢不虚發中必疊雙耳六三下據初二
有專制之尊操心陰險實小人之德以柔變剛工於害
物亟宜自解其任以求免於危禍斯可矣若貞固不變
危亡將及能无吝乎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六五解而拇朋至斯孚

震所以能解患者用其剛也九四變坤剛屈而為柔矣
坎方肆其狡心而震志莫遂故有解而拇之象拇者足
大指也解紛宜手而足指非可解之具然坤為眾象震
雖失剛而得眾助終當有濟故曰朋至斯孚六五約象
得坎是解患者亦犯患矣柔變為剛正以決邪而陰狡
之小人從心革固自當消沮避藏之不暇矣又何維之
不解又何小人之不孚哉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五為解難之君四為解難之臣剛柔相濟制御有方在
下之坎无不聽命今上六以一陰偏強于外是難不在
內而在外矣威天下者莫利于弧矢故取射隼為之象
內坎險也外互坎重險也險為城池故曰高墉離為雉
雉飛不逾丈今集高墉以害物故知為隼四為諸侯剛
以禦之故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六居窮極隼无所
逃故曰獲之无不利

易象五

五

周易象通卷之六

南州朱詩...

艮上允下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謂子... 允為澤艮為山浚川澤以埤丘陵王者取貢賦于民以... 資國用之象也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 百畝而徹上以是而取諸下下以是而奉其上令出民... 從故曰有孚元吉遠近率其常賦唯恐或後是以无往... 取民有制一定不易故曰可貞允去汚澤而升艮山自... 卑即高故利攸往曷者乞假之名處不足之時故乞...

易象六

雖二簋之薄亦足享賓不欲以歎儉而廢禮也

初九... 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九二... 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允以陽剛乃足効力而任事今初二動失其剛民力屈... 矣民財困矣故初之已事遄往欲損力役之征也九二... 利貞征凶欲損其粟米力役之征也初為足故知力役... 二為田疇故知粟米君子用其一緩其二此九二所以... 戒其利貞使勿過取于民也初九變坎掘澤及泉之象... 故欲酌而損之九二變震下民驚擾之象故不但弗損... 而且當益以安之聖人保民如赤子理則然耳

六三... 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六四... 損其疾使過有喜无咎

三是室欲四是懲忿皆人道之當損也蓋少男少女盛... 于血氣忿欲易動六三在內夫婦之象有盜一人于其... 間在男必淫在女必妒人道乖矣故曰三人行則損一... 人明當損之利也六四在外朋友之象以艮變離相麗... 而睽彼此志異苟能損其血氣之勇平其一朝之忿以... 無動于惡其益多矣過見其喜又何咎之有哉

六五... 或益之旬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上九... 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易象六

土唯不足于剛故損下以益上六五柔變為剛可勿損... 矣省徭薄賦使民眾各安業而樂土君或有以益之吉... 莫大焉雖卜諸元龜豈能違我之所筮哉上九處損之... 極民力困矣不徒弗損尚宜有以益之乃獲无咎今剛... 反變柔求索无厭動之不善者也故必貞固乃吉艮變... 為坤去險疇而即平易故利攸往坤為臣庶故曰得臣... 艮為門庭有家道焉去艮之坤是以无家

巽上震下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巽為風為號令所以制事變而行權者也下方震驚不

定而在上者隨宜安戢而鎮撫之設為禁制使強不得以侵弱眾不得以暴寡各遂其生益孰大焉君子勞心是為損上以益下下益而民說矣故利攸往震又為木在下而動舟楫之象巽風鼓行故利涉大川

初九 ䷗ 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六二 ䷋ 或益之 旬十朋之龜弗克違 旬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國之大事在祀與農初九震體變坤坤為土田經界疆理授民井田之事也六二震體變兌兌為巫祝冬則祈來年于天宗夏則祈民福于上帝之禮也以是大作鮮

不元吉以是益民龜豈能違巽之設施於是光矣

六三 ䷖ 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四 ䷗ 中行告 旬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三變為離離體中虛水旱為火饑饉之象故曰凶事巽以行權內則發其倉廩外則告糴鄰國故曰告公用圭云用圭者古禮國有凶災則使卿大夫以鬯圭告糴于鄰國是也六四承六三而來變為无妄告糴于鄰國而鄰國之君從之巽為華表以別郊境故為國下民震動而巽體變易故有遷國之象盤庚五遷皆益民也巽變為乾剛健果決故利遷國順民志也

九五 ䷖ 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五為巽主益所自出苟以誠愛為心保民如保赤子雖勿問卜筮知其元吉矣蓋巽變為艮成始而成終者也益民之政終始不易以仁率天下而民從之故曰有孚惠我德是益之應也

上九 ䷗ 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益民之道无分彼我苟有當益斯應之矣故三四之動告糴于外而外應之上九則外也有所求益于我我何可以自閉哉今巽變為坎畫地自守无恤鄰之意故致攻擊之禍由其立益之心无恒故耳不能保終能无凶

乎秦饑晉閉之糴是其事也動之不吝有如此

䷗ 兌上乾下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乾為君而在下諸侯之象也兌為口舌而在上王者命令之象也國有大事不敢自尊必決之于王故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孚則求夫之心无誠號則求夫之辭无不盡然而猶有厲焉必俟王命而後是非屈直之情始定是告自邑之道也即戎以應變為務君命有所不受故夫之象不利即戎而利有攸往

初九 ䷗ 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九二 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九三 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

夫主于上非我可得而與者在下三爻但宜靜以聽命而已今不待王命躁動于下故初則不勝其任而為咎

二則惕號而致戎三則遇雨而有愠三居下首故壯于頄盛怒之象也初居下足故壯于前趾急遽之象也二

在中位則心志矣故曰惕號夫能惕厲而號猶有求夫之志比諸壯趾壯頄決之已者異矣雖莫夜倉卒之變

終莫我害又何恤哉離為甲兵又為火而在內故知莫夜有戎乾為君子三與兌接兌為雨澤故遇雨若濡

易象

九四 無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九五 莫陸夫夫中行无咎

四五處當決之位是非之所由分功罪之所由定九四

無膚決罪也九五莫陸夫夫決功也兩爻皆以剛健而變柔順非決斷之才故四則聞言不信五則戒其中

行功罪是非於是有不當矣四居外卦之下則斃也兌變為坎毀折而見血則鞭笞傷膚流血之象也兌又為

羊羊性護前不受牽曳今兌變坎羊乃被牽罪人屈服之象也兌為言坎為耳受決者雖號以求申而主決者執意而弗聽失剛故也五變為震震為蕃鮮為萑葦自

兌澤而來故知莫陸莫者疏屬陸者墳衍適莫之用早決為貴失時不取莫陸荒矣苟有功而不亟賞則効力致用之士何所勸哉

上六 无號終有凶

兌為口舌窮蹙居危故號咷以求免今上六變乾剛以決之情見詞屈是以无號則知小人乘勢以陵君子者終有凶焉而已豈可長哉

乾上巽下

姤女壯勿用取女

邂逅相遇謂之姤凡物各有其偶非理弗合故乾坤也

易象

震巽也坎離也艮兌也皆以老壯少長對待而相遇也今以巽女而遇乾男男老女壯配合非理故勿用娶以

老夫而得女妻何可長哉

初六 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以壯女而遇老夫不無終悔之志繫于金柅謹其始也柅即靽字轅端持衡之木以金裹之故曰金柅乾健在

前則良馬也巽木在後則車靽也今巽體變乾乾為金故知金柅金柅而繫良馬所姤固矣是以貞吉巽已繫

乾不當更有所圖故曰有攸往凶乾巽二卦俱无豕象見字又似倒書當是九三爻之錯簡

九二 ䷗ 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包者網罟之總名伏羲氏始為畋漁亦稱包犧是也巽為魚而變艮以止之魚在網矣巽雖欲悔其姤豈可得哉然非理之遇以處夫婦而无變焉其可也賓主以是相遇則非禮矣故曰不利賓

九三 ䷖ 巽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此文疑是錯簡當云九三見羸豕孚蹢躅厲无大咎蓋巽變坎坎為豕自巽而來巽為寡髮故知羸豕姤以邂逅相遇今變為訟始姤之志乎矣故有見羸豕孚蹢躅之象蓋豕既孚乳其體必羸見壯必避逸而去乾以非

道遇巽故雖厲而无大咎也

九四 ䷗ 包无魚起凶

起字誤當作征

二以巽魚而遇艮以止之故包有魚此以巽遇巽乾剛解紐故包无魚

九五 ䷗ 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杞謂杞柳瓜謂瓠瓢之屬杞柳無實而瓜藤則單蔓其上結實下垂若固有之是邂逅相遇不期得而得者故曰含章有隕自天言若天偶降實其上耳巽為木乾變離離體大腹故有以杞包瓜之象

上九 ䷗ 姤其角吝无咎

姤非其偶終致垂戾上九變兌兌為羊上為羊角巽以繩直而制兌兌窮於上無所復往故遇物而抵觸之然已見制于巽故无咎也

䷗ 兌上坤下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者聚也和說以得眾也唯和說乃足以聚人故曰萃亨聚入之道莫如精誠吾之精誠既聚祀則可以格先祖出則可以見大人故曰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坤為牛兌為巫祝祝史在前犧牲在下王者備物以益裕其祖先濟濟多士駿奔在廟萃之盛也故用大牲吉

精誠所聚天命歸焉故利攸往

初六 ䷗ 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

坤為民眾兌則撫而萃之以其誠之孚于下也今初六坤變為震民眾驚擾之象非在上者孚之不至實坤眾不終其孚驚疑自擾耳蓋初六去上最遠故此震驚若能號咷以求通專一固執而勿擾兌必說以受之化號咷而為笑矣又何憂乎

六二 ䷗ 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坤變為坎眾志欲萃而陷溺于險必得援引而後萃志始通故曰引吉无咎坤為牛故宜大祀坎為豕故利禴

養者省約時享之名非丞給大祀之與也

六三 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兌德无美而坤衆變良亢踞于下兌之和訟久不決人萃志有不行矣坤亦何利之有哉三與上接行亦必涉尚宜往萃乃可无咎雖有小吝不足恤也

九四 大吉无咎

九五 萃有位无咎匪孚无永貞悔亡

坤衆既萃于下四則設城池之險以保障之五則設官長之位以分治之蓋九四變坎坎為城隍九五變巽巽為長一萃衆之道於是備矣苟孚之弗存則宜不動之

易象六

為善故曰匪孚元永貞悔亡

上六 齋咨涕洟无咎

萃而在上貴者相聚公侯朝會之象也朝會宜有燕享以通上下之情今兌變乾上下否塞乾往而不返兌說而為涕洟是王者大喪群公來萃而哭臨耳占而得此必有涕洟之事乃獲无咎其它不無凶矣

坤上巽下

升元亨用利 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巽木藏於坤土勢必發生而上進生理暢遂是以元亨內志既銳外无壅遏故利見大人當得其志何恤之有

哉云南征者巽木盛長之方也南陽比陰陽主發育陰

主殘殺巽在坤內備此二象故因方升而知其為南征

初六 允升大吉

九二 孚乃利用禴无咎

九三 升虛邑

巽木剛健升志乃遂初六變乾勇于上進生理勃然而達故曰統升大吉九二變艮艮為小石防礙乎巽升之性必徹石而援引之木乃獲升故曰引升无咎艮又為手金援故也九三變坎坎為城池坤為虛邑三升險而臨平地故曰升虛邑以有師象故耳

易象六

六四 王用享于岐山吉无咎

六五 貞吉升階

上六 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升之為道由下而進上由卑而達尊四享岐山王者廢縣之典也五之升階王者即位之事也坤為大牲內互兌為祝史乾實臨之故有王用享于岐山之象六五變坎坎為宮城自四以下皆堂階也五升其階執剛健而居尊位升于是乎極矣上六安可以復動乎上六而動是冥升矣所謂知進而不知退是也占者利永貞而不息其可也

兌上坎下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兌為川澤。坎為水泉。水泉盈則舟楫流通。水泉涸則百貨壅滯。此卦兌虛於上。坎渙于下。舟楫難通。民失所濟。故命曰困。然德慧知術常存乎疾。疾此困之所以能亨也。大人樂天知命。經德不回。是以脫窮之際。居貞有守。故吉而无咎。小人窮斯濫矣。兌為口。舌處困窮而中懷非實。故曰有言不信。

初六 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九二 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六三 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此三爻蓋困而在下者。九二以剛為柔。處脫窮而能巽順。是以有慶。初三以柔為剛。處脫窮而事躁暴。是以皆凶。坎為叢棘。初其株也。初六居兌澤之下。故為幽谷。六三居泉谷之間。故為石梁。株木石梁皆因未涸而為橋。梁是急於濟渡而遭困也。坎為中男。以兌為妻。今坎困于下。而兌越在外。故不見其妻。九二變坤。坤為腹。坎為酒食。故有醉飽之困。夫處脫窮而陶然自樂。可謂龍德而隱者也。能無好爵之加乎。故曰朱紱方來。坤為牛。坎為牢。兌為巫史。故利用亨祀。

九四 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九五 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上六 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

此在上而困者也。金車蓋即金路。天子以賜同姓者。赤紱蓋即赤芾。亦諸侯之法服。兌為金。坎為輪。故知金車以犯重坎。艱險于行。故來徐徐。外互巽為股。為帶。詩云。赤芾在股。是也。金車赤紱。而言困者。王事鞅掌。故耳。以剛為柔。故能有終。有說。坎為叢棘。兌以柔澤之體。加其上。故知為葛藟也。葛延棘上。末重本輕。是以臲臲。曰動悔。三字。疑有脫誤。不敢強通。

坎上巽下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坎為水泉。巽為桔槔。木出桔槔之上。故為井。古者方里而井。四井為邑。邑則人之所聚。井則人之所養。人有遷移。井无更變。故曰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是其象也。然井雖養人。必待施繙而後其用行。若徒有井而无繙。猶廢井矣。有其繙而羸其瓶。猶廢繙矣。故曰井者德之地也。而其用則遷也。占者得此。必具體用而施諸行事。乃獲其吉。故井言未繙羸瓶之凶焉。

初六 井泥不食 甞井无禽

九二 井谷射鮒 甞做漏

九三 井渫不食 可用汲 王明並受其福

井非巽木其功不行初居井下以柔變剛是水泉枯涸之象故常用之井則涸而泥見廢棄之井則枯而无禽禽即盭鮒之屬國語謂魚鼈為川禽是也二之射鮒三之不食皆以巽失其用故水泉不獲上行二有坎陷之象故知汲具敝漏而下注三有艮止之象故知井渫不食而可汲苟能修其汲引之具下民廣被潤澤之福矣

六四 井甞无咎

九五 井冽寒泉食

上六 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四為井幹而變兌為毀折知井幹崩壞而甞治之也九五之動坎泉已出于外變為坤象人人得而食之故知其寒且冽也上六井用已終故收緝而勿幕收緝所以送往勿幕所以待來占者苟能有孚无不得其所志是以元吉

易象通卷之六終

周易象通卷之七

南州朱謀埠鬱儀南撰

兌上離下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澤寒火熱介乎釜鬻則火能變澤之寒去乎所介則澤能變火之熱此兌上離下火革水也外互乾金釜鬻象也以火沸水變故易當是以名革獸易毛人徒義皆革也革之大者莫如四時歷法始上元甲子歲天正甲子朔子正初刻日南至為歷元歷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歲序一周萬物更始其日則在巳巳用是推求

易象通

十一

于歲不忒故曰巳日乃孚昭歷數也歷數正而敬授民時之政行故曰元亨利貞悔亡

初九 離用黃牛之革

六二 離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九三 離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離火能革乎澤以其外剛內明志決而才果也初九變艮其志止矣九三變震其志躁矣是皆失剛健之未而革道有不易行者故初則致其鞶戒之詞三則繫以征凶貞厲唯六二變乾剛中果決足以有為故即歷象以明之曰巳日乃革之離為牛初之黃牛未革而言也毛

表去故知其黃離變良以止之止有拘束之象故曰
聳用黃牛之革戒妄動也三躁而過中其才不足以任
革故必三就乃孚明其革之之難也革道與廢之所繫
任非其才不免疑沮故九三之動始而駭已而疑終焉
乃說而信之此革言三就之謂乎

九四 悔亡有孚改命吉

九五 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上六 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九四變坎水火既濟之象和而不同故曰有孚改命吉
上下相信令出唯行更無疑沮是以吉也兌位西方白
易象七

處之象豹則虎之類也九五得位正中號令天下湯革
夏政周變商俗威德赫奕文物一新如虎變毛毳煥然
改觀文德內著威令外行不俟于占知其孚之必矣上
六居既革之世黎民於變君子則率其典章以成化小
人則去其舊染而日新東西南北無思不服革之效也
如此又何征之有哉

三離上巽下

鼎元吉亨

巽木在下離火炎上內互乾金其體貞外兌為口一奇
在上以為鉉火氣旁達知其烹飪故取象于鼎焉上之

享上帝次之養聖賢鼎之用廣且大矣故曰元吉亨

初六 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九二 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初為鼎足二為鼎腹是皆鎮重不遷之物善為否穢之
所集者初六顛趾其否出矣去故納新以成烹飪之用
故又有納妾為室以成孔子之象鼎趾以出否而獲
賤妾以孔子而見寵皆權道也又何咎乎九二剛變為
柔不能自決故不穢內實而未去鼎乃烹飪之所求者
也今既否塞不除是烹飪者之所深疾矣遠而去之兩
不相病庶其吉乎

易象七

九三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兩虧悔終吉

九四 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自二至四為乾皆鼎體也鼎體以剛為用上有兩耳貴
之以鉉烹飪已成則舉鉉而進之三當鼎腹之中鼎耳
之所託也動失其剛鼎耳革矣耳之既革鉉無所施雖
有雉膏之味不能自舉故曰不食四為鼎口烹飪所由
以出入者也乾變為兌毀折之象故知足折而餗覆矣
其形渥者劉寬所謂羹爛汝手者乎

六五 鼎黃耳金鉉利貞

上九 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有意調之鼎有宗廟之器鼎烹調尚力故黃耳而金鉉宗廟彝鼎尚寶故玉鉉五為鼎耳上其鉉也五則王公之位故用金鉉舉鼎以薦食上為宗廟之位故直用玉鉉以示貴重之器焉

三三震上震下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此八字疑衍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何以為雷陽自下而奮也有聲無形是為天地之長子萬物乘震動之氣發生受命震是以享上下皆雷遠近皆震故曰震驚百里六爻無所變動故知不喪匕鬯增者禮神之酒外互坎為酒食內互艮手以奉之雷之

初九三三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後字衍

六二三三震來厲句億喪貝句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六三三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六四三三震遂泥

六五三三震往來厲句億无喪有事

上六三三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雷震于上人悚動于下初九雷始虩虩而笑言者為之

啞啞失聲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是以吉也啞啞者寂然無聲之義非和適也六二之動履威方盛私智小慧者皆喪其所守故曰億喪貝內互離為羸蚌有貝象焉古者交易用貝故億度決賭者亦用貝震又為馬為決躁不獨喪貝且喪馬也內互艮山而變離離數九故知躋于九陵離為日內得兌允數七故知勿逐七日得六三追近乎上迅雷蘇蘇若臨已之上矣君子內省諸身有過則改所謂懼而修德庶幾其无眚乎九四在上之震動失其剛聲威中止故曰震遂泥蓋雷以剛奮失剛則聲威泥矣五變為兌兌者西方之卦而震則出乎東方

易象

本

其聲往來去入差遠故億者不失其所有事上六積威已極又變為離雷雷交作若有所搜索而直取之故曰震索索視矍矍內省厥躬恐懼不眠又何征乎貝卦我也悔卦鄰也上爻去我最遠故知震不于躬于其鄰鄰之震也我何咎哉離有承筐之象而中無實故婚媾有言

三三艮上艮下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內外皆山兩相障蔽而不見夜中人各盛息于家之象故艮其背不獲其身內互坎為月兩艮為門重門襲固月在其庭人各安寢時止則止不見其人又何咎乎

六三 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二 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三 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

艮道宜靜內卦九宜安重自處者也此三爻之動皆

於物以為象艮為虎豹初其趾也二其腓也三則其腰

呂之限也虎豹山居則安出必遇患初二去山未遠猶

免于禍故並著戒謹之詞不拯其隨蓋言不救之患行

將及之危階之詞也限謂腰呂夤謂脊脊之肉凡猛獸

作威必從其腰呂於是而搏擊之則威折而成禽矣不

艮其限則裂脊之禍必至故曰列其夤厲蓋輕動不戒

易象七

本

患難無可救矣熏心荀氏本作動心蓋動凶之誤

六四 艮其身无咎

六五 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上九 敦艮吉

艮上三爻謹言慎行之象也四爻處上以攝下故戒其

脩身五爻位當口輔故戒以言有序上九一爻山岳之

顛也動而之坤坤土也艮山而得坤土敦厚培益之象

也以剛變柔高而不危故知其吉

巽上艮下

女歸吉利貞

漸者進有次序不遽迫也木生山上以漸而長女之適

男循禮而行是故六禮不備貞女不行者惡淫奔也故

漸之象曰女歸吉巽為長女艮為門庭女自外而歸于

男家女以男為家也

初六 鴻漸于小子厲有言无咎

六二 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九三 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六四 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九五 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上九 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吉

易象七

本

木之漸也不可為象故取類于鴻鴻者雲飛水宿之鳥

隨陽南北其羣飛也行列整肅次第相序而不亂漸之

象莫先焉初漸于水次漸于磐次漸于陸去水以即陸

也于者水之涯也磐者岸之下也陸則登于岸矣漸于

木者飛及林木之高也漸于陵者飛及丘陵之際也漸

至十達則乘風雲而成行列矣初為小子智慮未定故

將進而中疑是以有言三為丈夫艮變為坤二陽往而

不返是以夫征不復唯六二互體自坎變兌坎為酒食

兌以說之動得乎中故為飲食衎衎離為大腹孕婦之

象孕以漸成者也九三陽失其剛不能上載故孕而不

育九五陽失其剛不能下覆故三歲不孕楠之云者蓋木短小僅堪椽桷之用者也達之云者鴻飛成列若有道路者也

震上兌下

歸妹征凶无攸利

兌為少女震為長子震兄也兌妹也妹少而孤難于自嫁必兄主之故曰歸妹以說而動鮮不失正故知征凶无攸利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三為所歸之妹初與二則其娣也古者諸侯嫁女同姓之國必以姪娣從焉初二兩爻動非正匹而能變剛為柔婉婉合道故有跛履眇視之象兩爻相類故互文以明之二不言娣省文也女德尚柔故三以其柔而加乎初二之娣今六三柔變為剛內懷嫉妬專寵之心故于其歸也以須不以娣夫須女賤妾也以之自從得無自貶損而取辱乎故中悔而反歸于家復以其娣往焉江汜之詩所以作也九二互體為山動而得坎進不獲遂故利幽人之貞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震為長兄剛果於動故能歸妹今九四變坤坤為母母女皆處閨門之中不與外事者也兌既失其兄而從母猶豫後事不免愆期之嗟然兌德在內無失終當得良其偶但遲之歲月耳故曰遲歸有時

六五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

五為至尊之位所以主乎歸妹者也柔變為剛其德果毅故有帝乙歸妹致其戒謹之象京房載帝乙歸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往事尔夫必以禮義是必務損侈美以無加于其娣

易象七

九

可知矣君謂女君即妹也娣即初二從妹者也袂者車服資送之一事舉袂之節約以繫其餘耳貴而能降富而不驕往宜其家女德之盛也故有月幾望之象月幾望者陰道極也又何以尚之哉

上六歸妹無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凡事圖之始而成之於終六則歸妹之所終也今以震變離離為中女非兄非母兩情睽背故女欲承筐則无楫楫棗栗之實士欲納聘亦无可刲之羊阼於困窮歸願其遂矣震竹為筐離兌為羊坎為血上六變離空虛之象是以承筐无實到羊无血也何利之有哉

三三震上離下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帝出乎震相見乎離王者南面而朝諸侯威儀極其尊且盛矣上以離明臨乎下下以駿奔奉乎上上下下之情畢達是以豐亨是占也唯王者假而有之可以勿憂他人占而得此不能勿懷憂懼矣位卑德小不足以當盛滿之福故也易用多方理宜通變故又係之曰宜日中言凡有所事者勿過日中其可也過日中則勢在必易而豐盛之福衰矣

初九三三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易象七

六二三三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九三三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九四三三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處豐之世貴盛已極但當謙冲自靖不可復有所為有所為者非驕則侈非荒則淫故六爻之動咸有幽暗之懼日中見斗謂當晝日蝕而星見也沫與味字通用朱鳥之味南方星柳是也蔀沛之義諸訓參差然總之為蔽郭平明者大明如日猶為陰蝕而列星得以逞其光况一人之明能免于羣小之所蔽乎漢武當文景之後豐亨神仙土木唐玄宗當開元之際豐亨逸樂皆蔀也

皆日中見斗之象也見斗已暗故往得疑疾見沫折

故折其右肱九三內互得艮艮為手自兌而變故知折其右肱配主夷主二象未詳姑闕其疑以俟君子

六五三三來章有慶譽吉

離為豐主震則成其豐者也王者明照于內諸侯摩動而來朝五等有章各述其職秩然而進慶賞之典行焉所以能永終譽也五變為剛與二相應故有此象

上六三三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閭其无人三歲不覲凶當豐大之極益宜懷柔乃足保其無疆之福今上六用剛乘危矜驕已甚故有闕其无人三歲不覲之凶蓋震動而之離眾心失矣雖豐其屋尚安得而燕處乎

易象七

三三離上艮下

旅小亨旅貞吉

山上有火火燎于原也燎及草蔓俄復他適未嘗久留

有逆旅信宿即發之象內外皆柔不足大有所為故曰

小亨羈旅之人違鄉去井必也守不失正則無往而不

得其所安故曰旅貞吉

初六三三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六二三三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九三三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羈旅之初宜合眾志乃可恃以適遠初六卑下近汚瑣瑣分析其所取是以困窮而遇災初變離離為分析又為火災故也六二變巽巽以入之故知旅即次巽為近利市三倍故知懷其資逆旅之人唯恃童僕六二剛中足任故得童僕貞也旅以所止為次艮為門庭則所次矣九三動失其剛而外迫于離火內無可恃故知焚其次而喪其童僕占得斯象雖貞亦厲也

九四 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六五 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上九 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喪牛于易凶

易象七

七

艮為旅次離為旅人四已離次而行宜得長途以即所事今九四變艮艮為山為止旅于處者前途阻阨行不獲進也雖得資斧所志違矣又何快乎離為雉兌為毀折旅出在外雉失其所故見射六五之動雉方飛矣未可必得故曰一矢亡離變乾乾為寒冰有殺死之象焉故知終以善射獲禽而見譽上九變震震為棟宇鳥巢之所託也自離而動勢窮且危故知鳥焚其巢所謂燕雀處堂突決棟焚者乎夫樓託無所則羈旅思歸始焉邂逅以得侶而喜今鳥遇患以離析而悲故有旅人先笑後號之象離為牝牛旅人所恃以任重致遠者也上

九變震震為大塗則易道也離動在外故知喪牛于易旅人既喪其牛失所憑恃理不能歸故知其凶

易象通卷之七終

易象七

十三

周易象通卷之八

南州朱謀瑋儀甫撰

巽上巽下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河圖之文巽位乎西與震相薄蓋巽風作于秋所以收
飲萬物草木以之而零落斧斤以之而入山林上巽則
風也下巽則林也陽退陰進故曰小亨風作于上林木
振動于下志无不行故利攸往陽剛正位居中陰柔在
下以附麗之剛柔相恃故利見大人

初六巽而進退利武人之貞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

九三頻巽吝

此在下之巽為風所動也初為木本本動而知木搖故
為進退之象撓萬物者莫疾乎風一俯一仰一坐一作
講武習師者實象之故利武人之貞九二居中而動風
折木也在人則為巽于牀下蓋風者百病之始故虛邪
賊風避之有時巽于牀下人為風所中而病也內互變
坎坎為心病用史巫者所以禱神所謂祝由是也互有
兌象兌為巫祝而得民止故知其吉三為木末尤易受
風去上又近搖動必數故曰頻巽不能自執是以吝也

六四田獲三品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

日吉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貞凶

此在上之巽所以號令乎下也四之動亦為進退講武
之象因講武而行田獵外互離為雉則禽也變為乾金
以貫之禽見獲也自四以上三爻皆剛剛有死道故知
田獲三品三品者上殺中殺下殺之禽也五為號令之
主而變艮艮為手所以指麾乎下者也下巽視上指麾
以為進退故貞吉悔亡言不貞則凶而有後悔矣變卦

為蠱蠱者壞極而圖治者也故无初有終蠱以春遂巽
以秋蠱秋之日為庚辛故當庚日而動者理必蠱壞所
以戒占者或先庚馬或後庚馬斯吉矣上九進退皆窮
又變為坎與九二同象三以坎險在前宜知所避故巽
于牀下用史巫而獲吉上以坎險在後為患所害故巽
于牀下喪其資斧而貞凶巽為近例而變坎坎為盜而
取其利故喪資斧進退皆窮故也

兌上兌下

兌亨利貞

兌坎皆水也坎能納而能出故為江河之象兌納而不

出故為陂池之象。陂池無源。故資兩澤。乃無源有朋友。相資之象。上為兩澤。下為陂池。二者相得。則不困。是以兌亨。非類相得。則足以敗德。是以利貞。

初九 和兌吉

九二 孚兌吉 悔亡

六三 來兌凶

此在下之兌待上澤以為盈。酒者也有所待。則有所求。求益于人者必柔謙異順。而後人應之。初二皆能變剛為柔。虛已接物。樂于受納。推誠相信。无所疑貳。故有和兌孚兌之吉。始焉非和。則人不我親。中焉不孚。則人不

我與矣。六三顧以柔而變剛。於高自滿。欲人來兌于已。方見睽孤無侶。危困及之。能勿凶乎。

九四 商兌未寧 介疾有喜

九五 孚于剝 有厲

上六 引兌

以德義規正于人者必有剛中果斷之才。乃後行其辨。違匡救之志。四五外皆巽。巽為進退不果。故於其兌也。則商度而未定。於其孚也。則落落而難合。由其以剛變柔。才弱而志靡也。四與內近。其情親。其語禍福之際。則介然易曉。是以動而自喜。五與內遠。其情疎。雖忠告

而善道之不能勿疑。是以動而有厲。上六去內益遠。動而得剛。過于高亢。有遠引之志。無內顧之情。故曰引兌。以其無關。臧否故不係吉凶之占。

巽上坎下

王假有廟 利涉大川 利貞

渙者積聚解散之名。涸陰互寒。百川凍合。東風解凍。渙然流通。故曰渙亨。巽風在上。初無形質。而能感動乎在下之坎。坎水至誠。無為上承乎巽。有神理潛感之象。故又曰王假有廟。外互艮為門庭。廟象也。內互震為心。玉假于廟之象也。冰渙川流。故利涉大川。逆風絕流。則

違理而犯險。是以利貞。

初六 用拯馬壯 吉

九二 渙奔其机 悔亡

六三 渙其躬 无悔

六四 渙其羣 元吉 渙有丘 匪夷所思

九五 渙其血 去 逃 出 无咎

上九 渙其血 去 逃 出 无咎

結至險于下者坎也。渙至險者巽也。巽風不動。則坎險不解。當其不解之時。川流凝寒。車馬得暫通。馬坎為曳。為薄蹄。於輿為多眚。故初則用拯馬壯吉。二則奔其机。

悔亡。蓋以堅水之下。至險存焉。履水犯險。車馬實恃。馬壯軌奔。險斯濟矣。鞠躬致力為躬。六三。渙其躬者。釋重負也。三。近于巽。坎險將渙。故履險者。釋其所負。懼陷溺也。自四以上。巽風既動。坎之至險。渙然解矣。已渙者。不可為象。故復取人事以明之。坎險在下。隱伏而多眚。則群盜也。四在其上。而臨治之。大臣之象也。六四以柔變剛。果毅善斷。其才足以解散其黨。而撫定其衆。故曰渙其羣元吉。然而猶有懼焉。於是九五以大君之尊。變剛為柔。布其德音。普災肆赦。以大誥于天下。向之反側。疑貳者。渙然而大定矣。此盛福也。又非大臣之所敢與也。

天王居此。庶无咎乎。故曰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上九。渙極之世。至險已平。羣疑已解。宜平安居。今動而遇坎。故為疾病之象。內坎心病也。外互艮。為鍼砭。上變坎。體為血。以艮加坎而得血焉。故曰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節亨。苦節不可貞。水澤何以為節。澤節水也。坎水之委輸無窮。兌澤之容納有限。古之治水者。多其溝洫。廣其川澮。澇則隄而淪之。旱則汲而引之。制節有方。旱澇不病。水歸其壑。民受其利。是以節亨。蓋有不知通變。厚為隄防。以雍遏乎川。

流者違拂物性。物將苦之矣。是鮫之治水也。豈貞常之道哉。

初九 不出戶庭无咎

九二 不出門庭凶

六三 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節之貞也。節在內者也。兌為口舌。出好與戎。君子之所必慎。非其時。無其位。君子不自見焉。初九。卑下無位。宜乎退處。故曰不出戶庭。无咎。九二。動得乎中。有時有位。所宜出而當事者也。今剛變為柔。縮瑟不斷。徘徊門庭。坐失機宜。故知其凶。三為兌主。所節尤非一端。言語起居服食財用。皆所當節者也。乃今剛復自居。不知制節。唯務逞其所欲。後悔之嗟。行且及矣。又誰咎乎。外互艮。為門。初二皆在其內。故有門戶之象。

六四 安節亨

九五 甘節吉往有尚

上六 苦節貞凶悔亡

節之悔也。節在位者也。四大臣也。五大君也。上下有分。名器有等。貴賤小大。各有職守。不相覲覲。故君莫難於不吝。臣莫難於不借。六四。柔變為剛。守正奉職。能安其位者也。九五。剛變為柔。節約自甘。能愛其民者也。能安

節則不借以犯上矣。能其節則不傷財害民矣。馬往而不可尚也哉。上六之動節過乎中。矯激違時。崖異自是。夷齊餓乎首陽。恭伯逃于荆蠻。乃其事也。彼常人者謂之凶矣。求仁得仁。又何悔乎。

巽上允下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積精誠以感物為之感。是謂中孚。孚者禽鳥。中孚之精也。卵之性善。雞不孚則不成人之性善。感不誠則不應。上二爻鳥也。下二爻其巢也。中二耦者鳥卵象也。卵屬養。莫如豚魚。一精所感而千萬之卵。咸受命以有生焉。以寡感眾之效。莫過乎此。故曰中孚豚魚吉利。允為澤。巽為風。為魚豚魚又能占風而不爽者也。巽木入澤。故又利涉大川。

易象八

七

初九 巽吉有他 不燕

九二 鳴鶴在陰 其子和之 我有好爵 吾與爾靡之

六三 得敵或鼓或罷 或泣或歌

初為孚。鳩之始。鳥巢所託。宜乎安固。今變為坎。有傾陷之憂。故示之以虞吉。虞者掌山澤之官。禁禦害物者也。為之厲禁。則百物无它。而獲遂其生。故曰有他不燕。叮嚀之意也。九二變震。震為善鳴。所孚鼓矣。禽之善鳴者。

莫如鶴。故取鳴鶴為象。五則鶴也。二其鷖也。鷖鳴于前。鷖和于後。君倡于上。臣應于下。一德相感。无遠不至。奸辭之分。誠之至也。允以陰柔承巽。故能相孚。今六三變乾。剛固不圻。巽雖極其伏。姬之誠。允則拒而不應。蓋服。續而無成者。故有得敵之象。上下睽異。情志不通。有如讎敵之相遇。故巽或鼓之。允則罷而弗答。巽或泣以感之。允或歌笑而自若。動之不善。蓋如此。

六四 月幾望 馬匹亡 无咎

九五 有孚 攣如 无咎

上九 翰音登于天 貞凶

易象八

八

巽為風。其性善動。然當孚。姬之時。必其精誠專一。乃能下孚于允。四之動也。過于剛。剛則幾不可親。五之動也。過于柔。柔則幾不足恃。皆非所以成乎中孚之道者也。巽雖二三其德。允則誠一不移。故四有月幾望。馬匹亡之象。五為有孚。攣如之象。然皆獲无咎者。巽無大過。故也。蓋善姬伏者。莫如雌。雌陰物也。月之類也。月體之麗。則其常也。其盈而望。則非常也。馬以兩服。兩駝而致。用其相匹。則常也。匹而亡馬。則非常也。斯雌禽不終所孚之象也。九五剛中有執。故能孚。今失之柔。所志不固。故戒之以攣如。而後无咎。欲其堅伏。姬之德。而處有孚之

功也上九變坎為狐為盜患自外來號咷求援故有翰音登于天之象翰音雞也見患而長號者唯雞為然

震上艮下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好惡失中之謂過小過者矯世厲俗小有所偏也艮靜而震動震作而艮止兩相矯枉所以救其失而歸于中故曰小過亨利貞卦體二陽四陰陰過于陽陽失其位陰則居中用事陰德吝畜而儉約不足大有所為故曰可小事不可大事艮山也震足也足加于山履險而陵

高也故有飛鳥之象焉古之君子弋不射宿飛鳥遺音去人近矣取弋之道也是于進以取禍者也故係之古曰不宜上宜下大吉明候過者之足尚也

初六 飛鳥以凶

六二 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九三 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九四 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六五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上六 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鳥不高飛則不受弋人不過舉則不致患勿以過小而

為之為之稔而積焉過有不勝其大禍有不勝其解矣初六飛鳥以凶上六飛鳥離之凶皆以飛乎過舉要始終而言之也初上兩爻皆變為離離為目所以施弋者也初去人近故知以凶明不免于死也上去人遠而曰災眚明其不幸而被禍也六二柔動而剛足以補六五之不及以家則有益祖之妣以國則有弼違之臣上恃下以無恐外恃內以無困是以无咎六五變兌出自艮山之上宜為兩澤然以陰不能大有所為故曰密雲不雨兌西方也故自西郊震為飛鳥而之兌兌為毀折五為君公故曰公弋取彼在穴三四兩爻本已不及今其動也復去陽而之陰不及之中又不及焉所以並申防厲之戒動之不善者也不著其象但係其占而已

坎上離下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坎水在上而潤下離火在下而炎上各致其用物无不濟故名既濟水火得位功侔造化無微不至故曰亨小然猶懼其過當而致害也故利貞水雖潤下其究也足以懷山襄陵火雖炎上其究也足以燎原焚棟故曰初吉終亂蓋先聖懼人狂於既濟剛至急戒其慎終如始保夫終吉耳

初九 ䷆ 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六二 ䷋ 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九三 ䷉ 高宗伐鬼方年克之小人勿用

六四 ䷆ 繻有衣袽終日戒王弼本繻作濡

九五 ䷆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上六 ䷋ 濡其首厲

此觀於濟涉以為象也西北山高水急津涉之所易盈易涸故其人不便橋梁而便徒涉涉者多繫匏以防危厲離為大腹匏瓜之象則涉者也坎為川瀆則津濟也初二雖濟足未涉水故有輪茀之象離為中女女婦之

易象本

十一

濟必以車初變在下故曳其輪二變在上故喪其茀初九涉淺故所駕之馬濡其尾六二涉深故更駕而備車有喪必求求者無事于逐七日自得內互兌數七而離為日故知其為七日也九三臨乎不測之險億度弗審安危繫焉故以高宗伐鬼方為之象外坎為盜約象為山盜負險固是以用力至于三年乃克以明康濟之難也四始涉川故濡其衣上犯深淵故濡其首唯九五一爻酌中而動深則厲淺則揭無復濡衣濡首之憂動之時者也故取東鄰殺牛不如西鄰禴祭受福為之象坎為幽隱鬼神象也五變坤坤為吝嗇坎為酒食禴祭象

也離為牛而處祭祀之時殺牛象也離也坎也坎月生于西故坎為西鄰日生于東故離為東鄰坎祭當時故雖薄受福離祭後時故雖豐不享以明待車而濟未若徒涉之為利也

䷆ 離上坎下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上水下火兩致其用生者可熟剛者可柔故名既濟今也上火下水兩違其用烹飪未設化功未施故名未濟六爻陰陽雖皆失位然而剛柔相配二五相應水火已具設施不難故知其亨時乎未濟則當俟時之所濟而

易象本

十一

後濟斯善矣若違時躁進幸以取敗是小狐濡尾之象也何所利哉北方羣狐渡水審聽流漸無聲乃後敢渡小狐智短而躁於其初涸即濟是以濡尾

初六 ䷋ 濡其尾吝

九二 ䷋ 曳其輪貞吉

未濟之人急於求濟坎險在內必宜詳慎而後行初六汲汲犯險以汔濟故有小狐濡尾之吝九二動合乎中始詳慎矣然猶未免曳輪之艱以其未能出險故也動而涉艱未若不動為善故係之曰貞吉

六三 ䷋ 未濟征凶利陟大川

九四三三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三在坎險之中猶未能濟內互變乾剛以陵人在外之離甲兵有備是以征凶坎大川也乾健卦也涉于下則利征于外則凶故知利涉大川九四之動始出險矣未濟者今既濟矣故係其占曰貞吉悔亡四之互體自坎得坤坤為地則國邑之象也克大敵者必資助于大國已克則慶賞之典行四為公侯而得坤土是受邑矣故有高宗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之象震用者高宗二字之誤也

六五三三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上九三三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五已涉險未濟者亦既濟矣去危即安當守貞吉乃克无悔戒妄動也離為日光六五變乾乾為君子光明正大以臨幽險足使群邪革面故曰君子之光有孚吉上九獲濟而樂人情之常故飲酒而无咎離為目上為首今變得震離失其明首為之動荒淫流酒之象故曰濡其首有孚失是

周易象通卷之八終

易象通跋

予讀易山中十有五年而無所窺得阮籍易通而悅之非其至也又五年與王孫伯壘游授我易象通蓋尊公鬱儀先生所論著也予讀之始如發蒙又十年庚戌暮春同

經解 跋

社脩禊事于龍沙從鬱儀先生問易庚授我天寶藏書庶幾窺淮南鴻寶之秘矣明年吳體中先生命予梓易象通以行于武林而黃貞父亦命其門人剞劂詩故竝行焉夫其藏於豫章也或訾之為覆瓿

下缺

而鬱儀固曰後世復有子雲必我
知也予雖不敏自附于先生之桓
譚其亦可乎夫易也者象也象也
者盡意者也通也者推而行之者
也文義文周之易作於

之下鬱儀之